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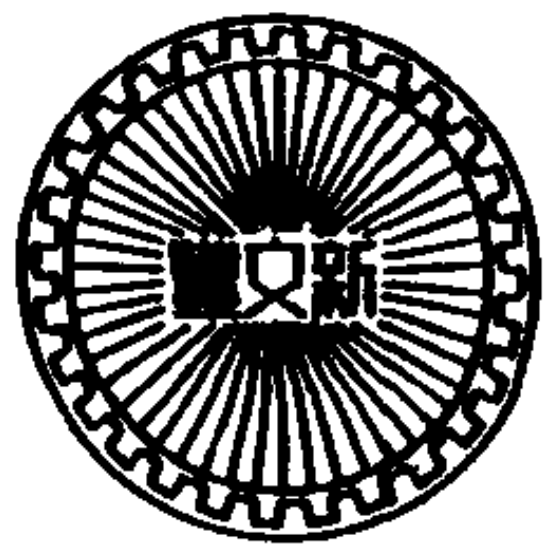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五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頤志齋文鈔一卷·····	清	丁晏撰	雪堂	一
落帆樓文集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	沈垚撰	吳興	二七
落帆樓文遺稿二卷·····	清	沈垚撰	聚學軒	三五七
瞻衮堂文集十卷·····	清	袁鈞撰	四明	三八五
三長物齋文略六卷·····	清	黃本驥撰	三長物齋	五二五
嶸山甜雪十二卷·····	清	黃本驥撰	三長物齋	五八五
蛻石文鈔一卷·····	清	蔡壽昌撰	吳興	六九九
十經齋文二集一卷·····	清	沈濤撰	十經齋	七二五
雲在文稿一卷·····	清	楊紹文撰	受經堂	七四七
玉鉤斜哀隋宮人文一卷·····	清	姚燮撰	香豔	七六五
勘書巢未定稿一卷·····	清	溫日鑑撰	適園	七六九

頤志齋文鈔

頤志齋文鈔目錄

關忠節公傳

孫君傳

朱琦陳慶鏞合傳

吳匪木傳

蘇徵君傳

清河汪先生傳

明經胡君傳

薛子韻傳

周先生傳

潘君傳

汪小城傳

孝子夏志浩孝婦夏韓氏夏陳氏合傳

記唐孝子事

戴孝婦傳

僧慧朗傳

義僕孫立傳

凌太孺人傳

山陽丁儉卿舍人頤志齋集編定而未梓行前年冬得寫本於丁氏後人其說經之文多非精詣酬應之作亦可不

頤目

存爰鈔其所撰傳記得十七篇非傳其文傳其文中之人也所為詩亦選刻感舊詩一卷以其畧存當時事實亦猶刊文鈔之旨云爾宣統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記

目錄

頤目

二

山陽丁晏儉卿

誥授振威將軍廣東全省水師提督關忠節公傳

關天培字仲因號滋圃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人曾祖宏睿祖恕父自明皆以公貴贈振威將軍廣東水師提督公由行伍於嘉慶癸亥學使取入武庠生歷陞淮安右營把總壬申授揚州營中軍守備癸酉訪獲私鑄犯人王國英等十八名甲戌督率汛弁拿獲梟匪張萬聚等乙亥擊獲逆案内匪犯嚴加烈二十五名丁丑軍政制府保題年壯技優曉暢營務引 見准其卓異回任候陞己卯七月呈改外營水師具題部准庚辰調補水

頤文

師奇營守備道光元年辛巳檄署鎮標右營都司壬午奏陞蘇松鎮標左營遊擊癸未陞川沙營水師參將乙酉十月蘇撫陶文毅公籌辦海運廉知公有才能檄委督押頭起海運米船赴京丙戌二月十三日督海船一千二百五十四隻運漕米一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行大洋五千數百里遇驚風駭浪漂入高麗境三百餘艘有大鳥立桅上導行挽入津淀安抵歸倉奉旨陞江蘇太湖營副將十月奉 上諭關天培督押海運妥協迅速着加恩交部從優議敘嗣奉部議給隨帶加三級丁亥陞授江南蘇松鎮總兵癸巳奉 旨來京 陛見 召見五次溫語慰勞交軍機處記名仍回本任甲午九月廣督盧

坤等馳奏英吉利國律勞卑來粵貿易兵船不遵法度闖入內河 上以提督李增階疎防夷船不能擊退先行革職旋奉

特旨廣東水師提督着關天培補授公具謝摺奉 硃批

廣東風氣浮而不實加以歷任廢弛水師尤甚朕看汝頗知向上有幹濟之才是以特加擢用務要激發天良公勤奮勉實力操防秉公去私一洗從前惡習海疆務期靜謐勉益加勉毋忽公莅粵東先令妻子奉母歸里隻身挈家丁三人抵任至則親歷重洋徧觀隄塞虎門最險要以沙角大角兩炮台為第一重門戶南山鎮遠橫檔三炮台為第二重門戶大虎炮台為第三重門戶併將南山炮台改建寬大如橫檔月台之式務令形勢

頤文

聯屬炮火得力查夷船闖入內洋甚畏炮擊是以候南風潮漲風水皆順飛駛而過夷船本極堅厚兩旁又支掛檣終難堵截公於南山鎮遠適中山根安釘大椿有礁口一處俗名飯籬排正中石峯修整成椿添製粗大鐵鍊三百二十丈勻作八條成造兩端做就接扣以便聯合另用四五丈長大木札成圓扁木排十八所於鐵鍊接扣處逐段網實以資擊托而免下墜再於木排左右結就纜扣收紮兩邊鋪本鐵鍊兩端預網於椿從中分為二如開合門戶之式其鎮遠橫檔兩台前此石牆石地一經炮子飛打以堅擊擊石碎傷人公改用三合土築成炮洞如內外八字式以土易石柔能尅剛至炮下墊石本係粗石高低

不平大砲難以運動亦改用墊土土面又加細沙挪移滑溜四人即可攆回再於鎮遠橫檔之北照前加鐵鍊木排一道重關阻截夷船設有闖入欲進則爲排鍊所阻欲退則風水不容而三台大砲連環轟擊縱使闖斷一層已傷其半第二層排鍊豈能飛越此制勝之計也復於蘆灣山脚就山取石另建炮台參差對峙量水淺處安釘梅花大椿斷不能揚帆直過不獨夷至此轉枕欠靈卽快蟹私船亦難迅駛至蕉門南向炮台相聯小山石金洲山山脚下椿五道使船隻過此曲折而行則炮火愈見得力又添鑄大炮八千斤六千斤以下者數百尊勻配各台以資猛烈其區畫周詳制防嚴密具詳公自著籌海初集四卷

頤文

三

方略可考見也已而禁煙事起公與制府林公截回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縱火焚之夷人大失其利海洋商民之牟利者煽誘爲奸日生邊釁已亥十一月奉

旨此次攻擊夷船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着賞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仍交部從優議敘庚子年英夷佔奪沙角炮台攻破大角砲台弁兵傷亡自是夷氛大熾辛丑年夷兵攻陷大角沙角二台又進攻威遠靖遠諸台大吏一意主撫盡行撤防併木排鐵鍊皆毀棄之公詣制府慟哭請益兵不許守台僅羸兵二百公自度衆寡不敵且籓籬既徹孤力無援乃決爲死計畫夜駐砲台督戰創痕徧體血濡衣襟會事急公顧

其僕孫立使去僕裴回不忍決公以刃逐之曰吾上不能報天恩下不能養老母死有餘恨汝歸告吾妻子但能孝事吾親吾目瞑矣僕遂奔至山半回首視公已爲飛炮所中隕絕於地時辛丑二月初六日僕以印送撫軍復返至砲台求得公尸負以歸辨髮已割左腕刀傷身受炮火焦爛無完膚同官賻金以殮事聞 天子震悼奉 上諭廣東虎門失守提督關天培陣亡着加恩照例賜卹除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着該督撫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該員統領士卒爲國捐軀均堪憫惻着該督撫卽在遇害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該提督靈柩回籍飭知沿途地方官妥爲護送

頤文

四

是年閏三月 賜諡忠節入祀昭忠祠命翰林院撰墓碑祭文給傳歸喪先是軍務孔亟公與制府議不合誓以死報乃緘一篋寄淮戒家人勿啓及公薨後啓之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蓋公懷敵愾之忠有死無二故寄齒與衣以絕生還之望及其臨終拳拳以君親爲念公之至性過人從容就義其平日之所守可知矣公性好書史能爲文章奏公移必手自削稿嘗曰吾不能習詞賦封章啓事有用於時此吾之學文也公生於乾隆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年六十有二長子奎龍仕至吳淞參將先卒次子從龍襲騎都尉職安徽徽州府同知長孫佛保 恩賞營千總早卒次孫祖保福保仙保尙

幼

論曰史所以傳信也鄉曲私書傳聞失實不足取信士大夫確有見聞又復多所隱匿不能據事直書傳示來茲烏睹所謂徵信者乎余撰關忠節公傳不敢溢一詞惟以裕靖節公林文忠公之言爲信重其人故信其言也辛丑六月二十一日裕公奏摺云故員關天培征調不能自主無可如何以身殉難壬寅正月十七日裕公札咨有各省有云前此粵東肅於議撫於夷船轟擊之案方咎責我兵先開炮又令副將備文認錯以該夷求撫爲可恃以我兵嚴堵爲非計詎知奸夷乘其弛防懈備之時突然攻擊以至弁兵傷亡炮台被搶是年二月二十七日裕公

頤文

五

札咨又云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夷人技無所施遂來竊據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於廣東該夷逞其奸狡赴天津直督遞呈乞撫并有中堂若赴廣東即可永遠和好之語一時墮其奸計署廣督即將防水勇盡行撤退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台施放號炮驚動逆夷致令生氣逆夷日縱日驕防守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止密派二三百名乘夜偷渡致大角沙角炮台被佔之事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至要之虎門炮台僅止防兵數百提鎮相向而哭坐以待斃兵民盡以解體裕公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所云提鎮大員即謂忠節公也林公譔輓聯云六載固金湯問何人忽壞長城孤注空教躬盡瘁雙

忠同坎壈聞異類亦欽偉節歸魂相送面如生雙忠謂遊擊麥廷章與公同時被害二公所云皆當時之實錄可以傳信矣余與公同鄉又託交契癸未余入都會公升參將入覲同舍居月餘酒酣耳熱縱談常至夜分公自述星家言漢壽亭侯祿命係四戊午吾日時皆戊午星家謂生當揚威死當血食然六十當有大難豈果然乎座客勸其屈六旬即乞休公慨然曰吾以兵丁起家微賤仰荷天子厚恩擢任大員終不忍歸老江湖吾當以死報國矣余聽其言而壯之故公之守台攻陷余決其必死已而果然聽其言而信其人於祿命何與哉

廣西南寧城守營都司浙江殉難孫君傳

頤文

六

君諱汝鵬字某淮安山陽人曾祖志宏祖肇聖皆不仕父廷樑海州營千總汝鵬由行伍海歷徐州中營守備升廣西南寧城守營都司從軍浙江道光壬寅年鎮海失守汝鵬力戰罵賊夷兵怒而支解之大臣耆英奏聞奉旨孫汝鵬打仗陣亡着照都司例賜卹給與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癸卯九月禮部行查孫汝鵬籍貫事蹟交翰林院立傳入祀駐防地方及本籍昭忠祠無子以兄汝鶴子榮華爲嗣襲職論曰余初識君年甫逾冠白晢豐頤儀觀都雅人以爲白面書生也及觀君之從軍奮不顧身見危受命何其偉哉自夷焰鴟張士夫喪氣君與關忠節公効命疆場炳烈一時爲淮人生色

矣

御史朱琦陳慶鏞合傳

道光咸豐之際

上方求言御史臺有敢言之臣直聲振天

下得二人焉曰朱琦曰陳慶鏞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父鳳森

嘉慶辛酉進士授河南濬縣癸酉歲賊陷滑縣深入濬境君守

城得全刻有守濬日記長子琦道光辛卯秋舉廣西鄉試第一

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時戶部庫

案初發羅及舊臣子孫琦上疏曰為敬陳管見請

皇上崇

本抑末罷黜言利以敦風化事竊惟天下以人心為本而人心

易惑者莫如言利一途伏惟

皇上宵旰憂勤愛養元元獨

頤文

七

棄一切不急之務敦崇節儉為天下先意至厚恩至沃也比年

軍興以來因經費不給許直省吏民捐輸而有司不識大體務

為苛細中外孜孜汲汲競以利進事例之外復開倖門致天下

謂朝廷可以利動爵祿可以賄致人心風俗漸成偷薄為害

不細臣聞有天下者非無財賄之患而刑賞政令不公不明之

為患請以銀庫一案言之臣愚以為辦理之外其弊有六庫項

盜竊至九百餘萬之多既經發覺該管王大臣不即奏請將庫

丁等家資查封備抵致令伊等聞風預為寄頓其弊一罰賠之

議原為彌補庫項現雖將庫丁等交部追賠兩月來交數無幾

奸胥狡詐冀日久倖邀寬典以家產盡絕為詞賠項徒有空名

究歸無著其弊二律載賊盜滿貫者斬今庫丁所犯至重刑部

於此等巨案並不根究漏卮之由及作奸者首從置之重典以

儆貪頑乃僅責令分賠夫國家所重者法也非財也財雖縑

尚可復得法一失人將蕩然不知畏懼復有效尤者以為侵蝕

至累千萬所賠不過十分之一何憚不為徒長倖心無裨國計

其弊三大臣小臣義同一體不宜異罰該管王大臣等以歷年

久遠人數衆多蒙恩從寬革留庫官及查庫御史不復分

別俱行革職賠項加重寬以待大臣而嚴以督小臣未見允協

其弊四勳舊大臣其子孫當十世宥之昨見吏部查取職名有

已故閣臣文孚朱珪董誥等此皆老臣耆德功足掩過今以庫

頤文

八

案波及後裔分賠執法原不為過但此已故諸臣其子孫大半

貧弱聖朝寬大罰弗及嗣似宜所在矜恤而大臣不申請

其弊五御史有稽查之責庫項虧短巨萬未能先事舉發罪有

應得惟查庫者人有清濁任有久暫有甫行署理數日而他轉

亦有久於其職持心如冰如陳鴻駱秉章者今皆不分輕重悉

挂吏議人謂貪吏可為廉吏不可為其弊六凡此六者盡人知

之而無一人敢為皇上言之今臣忝居言職畏罪循默又

所不忍且臣所私憂者尙不止此也方今天下東南民力彫耗

逆夷雖云就撫後患未已兼之河決星變災異頻仍正我

皇上側身修行求言納諫之時二三大臣仰承

聖意尙以

財用爲務一切概從節吝煩碎臣聞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計多寡大學於平天下之卒章推言當害之至以爲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孟子一書亦以言利爲亂之始唐陸贄諫德宗以遠利尙廉散小儲而成大儲所言如出一轍可以燭戒歷觀史言未有務財用而不賤削天下之元氣者也未有賤削天下之元氣而不亂者也譬之一家然雖有匱乏苟能安分不致顛覆若其子孫猥瑣不才則大可憂矣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臣愚伏冀 皇上以修政事求人才爲急蓋人才者國之寶也人才既得則政事不患不修政事既修財用不患不足方今急務莫切于此若一時權宜之計似利實

頤文

九

害不可不察應請 敕下將臣所陳庫案六弊交王大臣詳議重爲釐定以昭平允罷斥一二言利之臣及阿諛不職者風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聖天子崇本抑末之意則人心必奮災患可弭天下萬世幸甚此疏痛斥言利遠慮先幾其後畝捐抽釐之議競行於時矣琦在臺諫與陳君雅相善皆肆力經史以問學相切劘陳君名慶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精掌六書尤邃小學道光壬辰進士由部郎授浙江道御史升工科給事中時英人犯順 上命大臣奕山奕經琦善等出師不稱職糜歲帑無算慶鏞上疏劾之山等旋罷斥慶鏞亦鐫秩歸咸豐紀元奉 特旨起用復爲言官仍授掌陝西道御史二年壬

子十一月粵賊披猖岳州失守慶鏞上疏曰爲敬獻芻言仰祈

聖鑒事賊匪滋事三載於茲竄擾楚粵陷府州縣十餘

皇上命將出師屢申 嚴旨雖帑項支絀而軍需浩費已

不下二千餘萬任不可謂不專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裕

統兵大員在事文武豈盡無忠義之心奮激之氣甘心挫衄自

取罪尤而警報時聞賊氛未息者有故也民痛旣極則民不恤

官兵心久乖則兵不愛將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兵不愛

將則營伍不足恃也團練營伍兩無可恃雖使有險可扼有城

可守其如委而去之何哉爲今之計宜請 皇上降罪己之

詔以固人心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寬脅從之誅以散賊

頤文

十

黨練精銳之卒以遏賊鋒請悉言其弊與所以救其弊者爲我

皇上陳之夫州縣爲親民之官督撫有察吏之責乃近來

州縣地丁則加耗加平漕糧則浮收勒折清廉者尙視爲應得

之規貪黷者更不免誅求之切加以差徭之苛派胥吏之把持

獄訟不決則拖累輕年蠲貸 特恩則侵蝕過半上控批廻

則以爲健訟京控 交審則半屬消弭鬻子賣妻無所籲訴顛

連困苦誰則聞之一旦賊匪竄延籌餉練丁惟賴紳富彼富戶

則取利操縱紳衿或助官爲虐久爲鄉里側目貧戶垂涎素無

恩義相聯安得守望相助所以賊未至則衆已離心賊旣至則

轉求快意甚或乘機剽竊消息潛通雖曰莠民可誅實則官吏

吏驅迫孟子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此之謂矣賊困長沙柏葉舖九圍之時遷延觀望迨賊過後地方慘遭屠戮鄉民立起十五圍賊隨解圍而去向使賊徒狡獪不事荼毒長沙之事尙未可知常德府距賊較近聞八月間辦理團練十餘日之久僅得八十餘人團練之難於斯可見又況郴州桂陽皆係土匪嚮導岳州失去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奸細潛藏未必非民情渙散所致所謂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承平既久軍政廢弛遷調無常則民視官爲傳舍紀律不著則兵視操爲具文演炮演鎗不過聲響聯絡習陣習戰不過花法混場徒壯觀瞻無裨實用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供役使則鞭責頻加發糧餉則

顧文

十一

層層剋扣下怨其上已非一朝所以無事則將虐其兵有事則兵欺其將夫兵豈不知臨陣退縮軍法甚嚴但以進死於敵死在目前退死於法尙待查辦且一人先遁百人隨之小隊先遁大隊隨之軍法雖重豈可勝誅又況隊伍既動隊長卽因而敗北死於敵人敗則兵得藉詞死則兵且稱快何者將與兵素無拊循教訓之恩兵與將安得有護惜捍衛之意所謂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今籌辦防剿僅曰扼要夫險要之地豈可不扼但由粵至楚路徑崎嶇山川之險有過此者乎而賊由永州窺道州如入無人之境岳州皆背湖面江三面臨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間逆藩吳三桂之勢百倍於今日之賊我兵扼其岳州

三桂坐困城郭之險有過此者乎今賊匪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宜固士氣宜作而後賊黨可得而散賊鋒可得而遏也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莊以仁言動衆矧今飢渴尤易爲功凡百姓之顛沛流離由守令之貪刻兵丁之離心解體由將弁之寡恩守令將弁之失人由督撫提鎮之不職督撫提鎮之不職由簡任之未精特沛綸音深自引咎切責大吏與之更新務令上恩下逮下情上通使兵民知平日之疾苦仰荷皇上之恫瘝遐陬僻壤邸報未能盡周宜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唐臣陸贄有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贄又云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故

顧文

十二

當時詔書宣布聞者感泣矧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人心有不感奮者乎人心大振則民與官相依爲命兵與將敵愾同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軍興以來奏保奏升已千百員奮勇有功固不乏人瞻徇冒濫亦所不免庸碌之才微倖一階足以噉將士之氣而奇特之士循例保舉不足激忠義之忱承平時督撫提鎮類多依資格遷轉或未經歷其事迨事變日令其打仗出力著有成效各員又不早爲拔擢俾受調遣於庸懦之上司安能盡其才猷得其死力鄧紹良砲傷不避省城賴以保全僅邀加銜博勒恭武棄城遠逃岳州因而失事僅予革職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之旨雖降而軍法猶未伸

也破格保舉破格錄用之 旨雖降而資格固仍限也今者

請 特頒賞格無論大小官員兵民人等有能擒斬逆首予

以五等之榮十萬之賞其餘大小賊目分別等差擒斬若干即

邀重賞或有才智超羣成效可觀 特予大任俾盡所長則

人才奮興而士氣百倍矣賊匪攻陷城邑焚掠村鎮迫脅良民

賊愈蔓延良民之無身家者愈衆賊又不甚愛惜每戰驅之前

行或抑之在後以拒官兵年來諸臣奏稱殺數十人數百人殺

千餘人非盡真賊也多半此無身家之良民也此輩動以萬計

可盡殺乎即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也聞賊

脅良民皆令蓄髮或於背面刺太平字樣此輩一經蓄髮刺字

頤文

十三

自知罪無可逃遂爲賊致死與官兵抗衡今若寬其既往予以

自新蓄髮准其再剃刺字者更刺悔字或有著名賊目擒斬渠

首率隊來歸既已悔罪立功即照所頒賞格立予重賞一體錄

用使賊黨自相疑忌斯賊衆易散賊勢易衰至於調集兵丁尤

當精練賊匪在粵不及萬人兵勇雲集將及十萬賊竄湖南更

加征調徒耗軍餉未見有功而長沙守城得力者僅鎮守兵八

百名兵不在多其明驗矣今河南調兵約萬餘若於此中精選

二三千名或千餘名認真教練練其心志使勿二三練其膽氣

使勿疑畏練其耳目使勿惶惑一隊之卒愛其一隊之長一營

之兵信其一營之將然後講求器械規度戰守昔者教匪滋事

武員得力莫如楊遇春文員得力莫如劉清聞其出皆有親兵

數百所向無前今則將領到營派撥兵丁而貌尙不能識安能

性命相維乎亡羊補牢猶爲未晚失此不圖後將益憊江西安

徽水師亦令一體挑選教練兩者相資數月之後勁旅得力賊

鋒必挫矣凡此數端似儒生之常談實當今之急務似迂緩之

議論實救急之良方不思所以固人心作士氣而徒言進攻猶

驅市人而戰也不思所以散賊黨遏賊鋒而徒言防剿猶抱薪

而救火也 國家財用不足早完一日軍務即少籌一日餉需

欲求積財之法先求了事之人欲求了事之人先求能慮事之

人能慮事或未能了事未有不慮事而能了事者也誠得其人

頤文

十四

而任之賊不足慮也愚戇之言干冒 宸嚴不勝激切屏營

之至又附片奏再賊匪自粵西不過跳梁小醜乃數月之內竄

過湖南擾及湖北未受官兵重懲有輕視天下之心今既據上

游形勝之地志在不小遙揣賊勢約有三路而三路皆宜防堵

請爲 皇上陳之其由武昌而趨襄陽爲一路襄陽正道北

犯河洛西折則直指潼關其間道自襄陽至鄖陽卽入陝西之

商州過蘭田直抵西安省城使賊以疑陣犯河洛而指潼關以

大股由商州而趨省城陝西全省之兵業多陸續調遣賊如粹

至則關中之事不可問矣若賊至關中據天下之脊塞其險阻

因其財富休養士馬乘時而動此秦人虎視之資也其下江南

爲一路長江東下順流揚帆兩岸雖云設防而沿江一帶不見
兵革已二百餘年金鼓未聞先驚風鶴假如賊船直下竟抵江
甯則南北之漕運不通淮揚之鹽綱亦廢在南省爲切膚之患
在北省爲扼吭之憂加以吳越之間自有明迄今賦稅重於他
省兌漕折色積困難蘇使賊人布張僞示輕減錢糧小民何知
未有不閔然相應然而欲由淮南之間再行北犯形格勢禁有
所不能矣其北犯爲一路賊匪起自萬山登高履險是其長技
一入河南平原曠野四戰用武之地賊初至必無騎兵我師但
以步卒守險以所調各省兵馬及索倫勁旅排整馬隊直衝橫
截電掣風行賊匪萬不敢當此衝突今者河南調有重兵庶幾

頤文

十五

賊不能犯然非入關中卽下江南應請於襄陽樊城一帶處處
嚴加堵禦一面 飭陝甘總督舒□□ 陝西巡撫張□□ 派員
防堵商州南山地方則其入關之路不足慮矣再 飭兩江總
督陸建瀛暫將河工要務交河督楊殿邦辦理星夜督率水師
進屯安徽之小孤山該督親帶弁兵駐紮宿松縣水陸兩路皆
可兼顧小孤山之上游爲江西九江府已奉 諭旨著署江
西巡撫張□帶兵防堵而九江府之對岸爲湖北之黃梅縣湖
北兵力此時兼顧不及此應 飭徐□□ 速派兵勇前往與九
江夾岸固守扼其東下之路是九江黃梅爲一重小孤山爲一
重其下江南之路不足慮矣既扼其西入關中復堵其東下江

南而況有湖南重兵以爲之禦賊必坐困武昌萬不能突出然
後聚而殲旃其撲滅可計日待也 上以此疏明切下部飭

督撫采擇施行其所陳地形賊勢後一一皆如其言惜當時奉
行諸臣未能稱職耳慶鏞與琦在臺以直言鳴如日下雙鳳然
終以忤朝貴沈滯都門鬱鬱不得志慶鏞先歸閩在籍辦團練
有勞績 賞戴花翎未幾病卒琦亦落寞數年回籍守廣西
城賊不敢犯 奏獎以道員用後入浙江王中丞有齡幕辛酉
杭州失陷中丞死之琦奉檄守清波門以殉義終

頤文

十六

論曰余丙申以公車入都與頌南訂交因陳以識伯韓把臂傾
心過從甚洽頌南贈余聯云汝南交孟博高密訪康成是年余
下第回里二君餞余於陶然亭余留別詩云日下徵高會論交
第一流聚星訪陳實攀檻結朱游巖壑舒長嘯江湖感百憂此
行二千里端爲識荊州伯韓次韻云養拙慚中隱論交得勝流
樽前一搔首江海尙懷憂挾瑟惜高會宴花思舊游青衫數行
淚腸斷白江州戊戌甲辰余復至京頌南已去僅與伯韓相周
旋燕談之傾每憶頌南未嘗不望南天而慨歎也嗣伯韓又出
都過淮詣余家爲余序周易述傳信宿而去自此二君遂永訣
余爲此傳紀其磊磊大者罷斥言利之徒指陳用兵之弊皆名
臣之嘉謨今事之龜鑑也余爲天下惜才悼二君不盡其用逝
者既不可作乃僅藉言以傳悲夫

吳非木傳

吳君名玉楫號非木山陽縣學諸生耆學好古尤精天官家言
乾隆丙寅太守衛公哲治修淮安府志時非木兄玉搢與纂修
學者所稱山夫先生也山夫不習推步志有分野一門乃致書
非木問其詳君時客海州答書數百言博稽羣籍專據明史以
定淮安六縣之星野山阜鹽安四縣當星紀之次斗牛之分清
河桃源二縣當降婁之次奎婁之分君又謂分野不足定疆域
所在惟里差之說爲可據作淮安里差考立橫表三列上列京
師以示天下之所準中列江南上元省會以示各郡之所準下
列淮安郡城以識本郡與省城里差之數不同里差考凡一一

顧文

十七

由輿圖緯度所推以知日夜永短之數曰南北差說曰京師北
極出地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江省出地高三十二度三十分
淮安出地高三十三度三十分夏至京師日出寅正二刻五分
日入戌初一刻十分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淮安
日出寅正三刻十分日入戌初初刻七分晝五十六刻十分夜
三十九刻五分冬至京師日入辰初一刻十分日入申正二刻
五分淮安日出辰初初刻五分日入申正三刻十分其冬至之
晝各如其夏至之夜夜各如其夏至之晝一由輿圖經度所推
以知節氣加減之數曰東西差說曰節氣時刻以京師爲準居
京師東者每二百五十里加四分居京師西者每二百五十里

減四分不論南北如京師正午刻當日食初交之時在京東者
已見日過午正故刻分宜加在京西者尙見日未及午故刻分
宜減節氣亦由太陽行天經度所定江南省會在京東五百六
十二里又百八十步每節時刻較京師加九分淮安在省會東
一百二十五里在京東六百八十七里又百八十步較京師加
九分以乾隆十九年各節氣加數爲率又爲太陽出入里數通
軌說曰各省太陽出入時刻不等以京師爲主地在京師之北
者從春分起先京師而日出後京師而日入從秋分起後京師
而日出先京師而日入其地愈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多地在
京師之南者亦從春秋分起而太陽出入先後於京師者與北

顧文

十八

地相反其地愈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平又爲各省節氣加減
通軌俱以京師爲主天象同時俱見在京東者早見日故其刻
分加在京西者遲見日故其刻分減又爲各省月大小差表大
旨謂時憲專就都城定朔而實則各省不同時憲合朔在夜子
刻分中者京以東地方大月可爲小月合朔在子正刻分中者
京以西地方小月可爲大月時憲畫一以定朔而精求數理者
則不可不知各省月大小之差又立三率一由晷刻以求天度
里差密率一由天度以求晷刻里差密率一由里差以求晷刻
天度密率以地之二百五十里上應天之一度以整馭零無微
不晰自謂開卷視之不啻立身於渾儀之側仰觀而俯察也山

夫譚山陽志遺載里差說敘述多譌余得非木遺書據以正之君於推步甚精今時人無知者近有信今錄蒐集山陽文獻不列君名更數十年後無有能舉君姓字者矣余故摺摭其說爲之傳俾後之修志者與山夫共傳焉

制科孝廉方正蘇徵君傳

徵君諱秉國字均甫先世本徽人以武功顯後遷淮隸大河衛籍遂爲清河縣人幼者讀書質實無詭受經於尊人振紀先生性至孝能得親歡凡父所授書文至老猶背誦不輟志不忘親也入縣庠補增廣生屢應省試不售遂發憤窮經闡明易學太夫人知其有志欣然曰爾能通經勝科名多矣勉爲之自是君

頤文

十九

篤志學易深明立象之指窮極理要歸於的實蒼萃漢魏諸儒下及宋元明箸錄之書凡百有餘家究心三十餘年博考精思自抒心得成周易通義二十二卷依古易本經傳別行討論所及又爲增編實於後以明棄取之意稿凡數易猶未敢寫定也君少與汪文端公同學甫削草持以示文端公文端稱其上符至理下鑿羣心辭簡而義明語質而理洽又嘗稱通義之文淡不可及服膺至矣時文端視學浙江延君至試院關借文瀾閣易院君得盡讀秘書所學益進重加改乙然後自繕定本鏤板行世時河督黎襄勤公好易見君所箸大歎服乃折節下交常延至署或歛留信宿襄勤箸河上易注方注鼎震二卦君語之

頤文

二十

曰公注此慎無近煙火氣又曰公此注有偏霸手段言甚贖直而襄勤不以爲忤也每相見自論易外必痛陳民生疾苦音動左右襄勤輒傾耳聽之道光元年歲大荒道瑾相望公入謁襄勤公力請賑恤時值除夕公惻然曰民困如此吾輩尙慶賀年節耶卽日官民勸輸分場賑粥費十餘萬全活無算則君之言有以啓之也四年冬洪湖十三堡潰決時汪文端公持節駐河上君極陳流民慘狀又作長書寄文端觀縷數千言其末云某以待死之人又安能諛頌巧捷以乞暮年之交好乎其激切如此復具書謁魏制軍毅然主海運計制軍接待甚恭君坐論侃侃後卒如君言又箸籌運議大略曰今日之籌運者務使黃淮會通運道復舊愚竊以爲不然夫運道之咽喉在黃淮今之黃淮分而治之則易爲力合而治之則難爲功分治之法兩言而定惟曰黃淮不使交會長運改爲過堤而已今將禦堤塞斷使湖自爲湖蓄水止取濟運不必過多則高堰之工石可保河自爲河兩岸堅守堤工束水攻沙合力東注河身海口久則深通而且河湖之堤不致屢閉屢開高堰石工亦可乘其水落之時得以增修完固矣如謂過堤爲難不若長運之省事然糧艘自通五盤堤而後入倉今止一次過堤丁船酌留堤北以灌塘堵填之資爲截運轉搬之費此久長之至計若株守舊章必欲合而治之湖淤漸高堰工非舊蓄清少則不足以敵黃蓄清多則

堰內水深西風一大必致潰決迨其既決而斃民命糜帑金河
湖交瀾轉漕不通其害胡底慮其害而豫防之不可不早變計
也七年冬君撲被入都冀於當軸諸公有所建白卒不果道出
固安主張星槎觀察署觀察甚敬禮之經歲返里自是絕意不
復出矣君性慈仁留心經世之學慨然有拯濟生民之志雖困
頓不偶思遇賢豪長者藉之以行嘗曰事苟有濟於人在彼與
在我一也何必居功哉然其志終莫能逮每當與酣耳熱披露
胸臆輒誦少陵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之句或夜中不寐拊
几獨歎未嘗不嗚咽流涕晚歲潛心性理刻四書求是錄而君
之學益粹矣君性樸儉操行愨固弊衣糲食服用甚儉與人無

頤文

二十一

周旋俗態誠意懇到人輒感之好言經濟平易篤實期於有用
視世之高談治略者蔑如也君窮經者古於學無所不窺惟不
喜時文然獨好方百川文每舉一篇諷誦不去口尤好史記莊
子陶詩及韓杜集致力最深即釋道之書亦悉其奧而不爲所
惑其說經一出於至粹爲文澹古澹泊無意繩削而默與之合
嘗謂讀書須字字讀不可信口囫圇偶入他塾見學徒誦出師
表君問之曰侍中尙書長史參軍三人不名何也學徒不能對
君曰上文郭攸之費禕皆名此陳震張裔蔣琬三人獨不名者
尊之也當日內外諸務武侯部署至密只須後主親近此三人
則小人自遠武侯一意出師無復顧慮矣其他精識多類此君

家故貧衣食奔走兼又力學心血交耗年四十鬚髮盡白然甚
健步彊飯終日無惰容九年夏忽攫鬲塞疾自知壽命將終猶
時時勘定易注爲周易舉正寫定未就屬續前數日口授其子
改定大衍數章注義自輓聯曰向平之願今方畢子木之傳死
不休易簣時已昏眩移至正寢語嘖嘖不可辨審聽之皆說易
也無一語及家事踰時卒己丑歲十二月十四日也年六十有
八子二長廣志邑庠生次廣緒尙幼君之歿也家無餘財其同
志友汪君椿及文端子汪給諫報原厚賻之然後成禮孫君長
源又受遺屬經紀其家三君並篤學君子皆余之至交也君長
余卅有二歲引余爲忘年友初與余訂交通義已梓行余語曰

頤文

二十二

君師之執言卽詩執訊證之雅故皆合井之无禽卽易林云舊
井无魚魚通稱禽有國語川禽可證君欣然从之剗補板本改
用余說君愛我如弟昆其期望我者甚厚匪直問學之益長善
救失抑有助焉君歿前一月屬余爲之傳今追述行誼不以蕪
拙辭者則前日之諾不敢忘也君少夢昌黎古貌嚴肅初號夢
韓晚更號蒿坪痛念二親感匪我伊蒿之詩也 今上御極
之初舉 制科孝廉方正人皆謂稱其行云

清河汪先生傳

君諱椿字春園初名光大後更今名晚歲潛心三式號式齋又
號江湖日者先世自徽休邑遷淮遂爲清河人祖汲修學好古

藏書萬卷著有事物原會十三經紀字學編座右銘類編解毒編方言釋字琴曲萃覽詞名集解凡六十餘卷父敦附監生

封修職郎國子監典簿君幼而敏慧性能彊記大父甚愛之盡出所藏書與讀君一覽輒記十行竝下早入邑庠甲寅試省闈孟藝如七十子服孔子題君文悉數七十二弟子援据精博敘次亦峭勁變化與題義相比附房考績溪縣知縣梁公力薦闈中得卷傳觀主司尤賞其經策詳核首二藝已入彀以三藝不合時文法置之改應順天鄉試援例入貢需次典簿秩候選中書科中書例授朝議大夫鹽運司運同君雄於文累薦不售甲子科北闈房考編修李公呈薦已定南元第二既以對策用

顧文

二十三

事僻填榜時遂易他卷自是君決計歸里學道著書無意仕進矣君於學無所不窺尤明積算推步之術謂王制里畝二數鄭注最爲精密康成通九章算術故注文特爲分明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不知康成之確乃自爲步算其術甚疎孔疏疑經文錯亂亦不知鄭注之確推算益舛陳澧糾孔疏之失而自算之數步下忽有奇零則又譌矣里數未詳但云做此推之殆全未通曉者君細釋鄭注等王制里畝二數考其書具有功於經學甚鉅君往在京師受經於同郡汪文端公問太歲超辰之法文端答曰超辰之說發自太倉錢氏從古未聞理亦未足以三統細推亦不合然謂太歲無超辰則可謂歲星無超辰則不可三

統百四十四年一超大衍八十四年一超二衍不同以西法考之其實一也君晚著推太歲法推歲星法推太陰法闡明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謂戰國漢初皆用跳辰宋洪容齋筆亦知之元熊朋來經說則未能曉然也古法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不盡依六十甲子之次錢氏之說信而有徵爲說數萬言郵寄文端公文端歎服答書有嗜古強記如足下者造物生之必非無意名山之業舍君其誰追古人而從之自有不朽者在耳君自經史大典外雅嗜金石之學嘗慨吳山夫徵君金石存李雨村刻於粵東嫁名他氏且多踳駁會購得原本緘寄文端公請梓行文端屬李芝齡侍郎時侍郎督學浙江校刻精審遂爲完書

顧文

二十四

後又得金石存原目小有異同又譚後序一篇君復補刻之癸未春山陽庠重建明倫堂壞牆得古甌上有建康都統司五字書法遒美未識爲何代物君見之曰是南宋初年物宋史職官志載建炎初置御營都統司以王淵爲之紹興十二年於興元江陵建康皆除都統制又建炎三年改秣陵爲建康府置主管司留守見地理志及景定建康志潛研堂金石跋尾亦有建康府甌淮郡城造於南宋故有是甌學師聞而歎曰博物君子也中歲以後究心太一任道之學研精覃思鍵戶二十餘年自題其居曰三式書楹著周秦三式疏證數十卷自謂世無知者會河督黎襄勤公篤好此學折節下交屢從過訪君嘗製星盤襄

勤畫輿頂上隨所在占之以占水多奇中而於埽工合龍及啓壩築堤必請君擇日時君所言皆五行尅制至理非淺夫小數所有又爲人質實勁正以是襄勤最敬禮之庚辰夏黃河暴漲襄勤憂形於色請君占之君曰夜觀水星之次非此地也其在豫省乎未幾蘭儀工決甲申元旦君在節署筮易襄勤得師或輿尸之卦遂於是月薨君聞訃痛哭盡燬其所著疏證謂世無知音破琴絕絃今所存者僅三式序目一帙其稿間有存者百分之一也其序畧曰三式之道即三易之道三易之道即三才之道也其見於書者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日食後人以授時時法推而得之者豈知授時即太一之法乎武王十三年二月

頤文

二十五

四日以無射之上宮畢陳後人以三統法推而得之者豈知三統即王遁之法乎由是觀之三代易嘗無三式哉春秋時梓慎裨竈史墨之徒皆深明其術迨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史官失職典籍無徵復以謾聞竄亂其間如風角七政元氣六日七分日者逢占挺專須臾孤虛等術流爲機祥小數而讖緯興焉東漢張平子上書鄭君注乾鑿度獨契太乙九宮之旨蓋至是而晦者復明絕者復續厥後精太乙者有三國之劉惇趙達精通甲者有陳武帝與吳明徹精六壬者有晉戴洋與五代之梁祖精通三式者有僞蜀之趙延義元代之劉秉忠著於史傳至如南齊之高帝紀宋史之禮志律志金史之選舉

志以及晉唐元宋藝術方伎列傳不可枚舉而唐六典且以掌之太卜令焉豈非鬱之既久發之彌光也哉竊謂太乙明天數奇門明地數六壬明人數備乎三才通乎三易要爲周秦以上古神聖之所創造而非漢以下曲士短書之所能擬也君著述之存者有十四經通考大戴禮在宋時亦列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付梓者易革卦法書禹貢考春秋歲次考禮記古注考及孔子生卒年月考孟子年譜皆鈔板行世餘稿俱藏於家生平最服膺亭林顧氏之學著日知錄補正四卷又補注十六卷稿凡數易然後寫定君曩在都門古興盛寺有四川僧心蒼者一見驚拜詫謂老師降生因出其師畫像塔銘面貌與君逼似其

頤文

二十六

銘載圓寂年月日則君之誕日也心蒼言老師精於王遁臨終言轉生南方汝後日當見之其靈異如此故人皆曰君爲蜀僧後身而君不之信也君占法多奇驗道光四年洪湖堰圩十三堡決郡城居民逃竄君占之曰是不爲害俄倒漾水至漲溢至鹽河堤君曰土尅水堤必不破舉家皆驚徙而君堅坐不移後竟如君言君孝友忠信篤於朋友少所交者蘇徵君秉國談易最契蘇君歿後君經紀其喪賻之甚厚方堰圩之潰也君首出千金振苗民丁亥歲荒君又出七白金振饑饉當事累請君名獎敘君笑曰予豈爲此者哉固謝之君初與余不相識丙子歲於廣坐中見予與他客語與君心契歸而筮之曰是吾友也徑

至余家造訪握手定交如平生懽又館余於家命兩孫及曾孫受業君十餘年謝客惟余至則見之君歿之前一月望日薰沐撰筮得明夷之卦君告余曰明入地中此其讖歟是時猶未病也又逾月偶病暑余往視之談笑自若言數將終余問前知否君曰明夷告之矣夷者傷也七月夷則弗過此矣果於是月卒遺命不延釋道不絕於婦人之手殯於正廳禮也君生於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六子寶良職員孫見曾侍曾俱太學生侍曾耆學能屬文戊子應省試道卒曾孫黎獻咸豐己未舉人

明經胡君傳

頤文

二十七

彊梧大淵獻之歲仲秋壬午雲樵胡君捐館舍余哭之慟既殯其弟冠羣乞余爲文述其行余與君投契最密嗣因襄理災賑昕夕晤言歷數閱月服膺君之爲人今之仁人君子也知君者莫若余重以冠羣之命不敢以不文辭謹爲傳曰君諱玉山字煥昭雲樵其號也世爲山陽人伯祖一鴻名進士父縉齋先生惇厚有德里中稱長者君岐嶷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既長文譽日起補縣學生旋食廩餼每試列高等秋闈累薦不售年甫強仕遂棄舉子業家居事親君少好遊覽儻蕩不羈嘗之武林樂其山水輒累年不歸既以母老不復出君早年孤露事母盡孝蒸蒸色養依慕如孩提每晨夕侍牀蓐從容笑語以娛悅親凡

所爲必曲體親意冀得懽心然後已母年八旬以壽終君哀毀盡禮歲時忌日恒奉饗流涕友愛仲弟弟年及五十不知家事何若弟所欲爲者君已先爲之其情至委曲皆此類也君幹濟有才畧決事如流英英露芒角中年以後深自挫抑其待人也一本於至公血誠以是人人欽服遇有它人讒戾竊悲惋不自勝爲之經營擘畫即素不謀面者與君有隙者亦竭力拼援自族郇親故以至擔負備賃罷癘行乞之徒有求於君罔不憐而應之嘗曰儒者讀書致用縱不得爲國家宣力亦當拯濟一方若口耳佔畢何以儒冠爲自以身列膠庠修葺文廟綜理詳密數十年如一日會嘉慶二十一年民苦積潦井竈生毒

頤文

二十八

舊有市河洩水填淤成平陸君倡義興挑備嘗艱苦嚴冬迤寒雖手足皸瘃不恤也瀕河有田畝其高者植秫及菽下者磽确不毛自君濬河後引水溉田皆種秔稻爲膏腴民除其害而享其利道光四年冬堰圩湖決流民屯聚新城凡數萬人嗷嗷無食君應當事之聘勸輸振濟時議施糜粥君謂天寒粥冷民必受病乃按戶口賑米與之錢以易薪值大風雪君周視棲流苦以葦席藉以禾藁寒者給絮衣病者施藥餌其童穉患痘者君又給錢拊養多所全活死者畀以棺槨以市中所易棺薄購買材木徹夜督匠事爲之逮次年水涸民歸其鄉君又譖加歸費民之去者皆感激泣下君豐頤秀目魁壘長身望之儀觀甚偉

民之被難者一見輒指識君有爭競必就君陳說君音辭如洪鐘口講手畫爭者皆俛首罷去道光六年大霪雨復爲災禾稼不登流離徧野時君撻足疾不能踰閫當事延君議賑君不得已力疾出應其勞動甚於曩時計捐輸萬餘金賑災民七千餘戶賑畢賸錢三千緡君請於當事存貯質庫權母子以備凶年七年四月率諸同人焚香城隍神前核計賑簿君皓然歎曰某之心一腔熱血死二十年後有掘之者心終不冷是年八月遂卒卒一晝夜撫其胸溫熱竟如其言卒之先嚙語嘖嘖皆本局民生利病也年僅五十有六德豐數齋命矣夫君爲人清明長厚見義勇爲有鉗忌君才者煽浮議阻之君好義不少衰亦不

頤文

二十九

與辨其平生卹嫗孀嫁孤女厚撫亡友之家苟利於人無不爲之民有失火者君醵金爲會恤其災其餘羨又以掩骼骼嘗有蹠丐者病亟仆於衢君令人舁之僧寮逾日死君備棺葬之卒亦不知何許人也其他陰德積善不爲人知者尙多鄙之詩曰凡民有喪扶服掾之君其有焉子一錫嘏孫一□□皆庠生論曰昔魯文伯之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敬姜謂其多曠於禮旨哉賢母之言也今雲樵之卒君之同好雪涕搯膺撫其尸而哭之行路之人聞君之死莫不咨嗟太息既殮以後故人之來弔者皆行哭失聲非甚盛德而能感人若是乎夫雲樵一書生耳猶且負鄉曲之重望若柱石然使其得尺寸之柄其必能

濟物無疑也烏虜生令人愛死令人哀如雲樵者其亦可以無憾矣乎

薛子韻傳

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篤志古學于十三經注疏手自勘正反覆數十過曾不少劬嘗謂通經必先識字小學不明而欲通曉經術譬猶航絕流斷港而欲至于海也近人明小學者推嘉定錢氏大昕金壇段氏玉裁段注說文多武斷頗逞臆說錢氏較審文集有說文答問一卷舉通轉假借之義未暢厥指君筆精許書博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以文選中多古字馬揚雖詞賦家然皆深明蒼雅之學故能抉幽洞

頤文

三十

精君排比鉤稽雅材好博爲文選古字通疏義屬草未就君子資治通鑑肆力尤深洞然于治亂得失之故參互正史窮源溯流若指諸掌嘗病今之學者不先讀溫公書而遽從事綱目其于事之始末不能條舉融貫徒屑屑于褒貶義例甚矣其疏也君子學甚邃顧不爲世所知僅得補諸生學使者歷試屢抑之十赴省試輒報罷家故素封自君銳意于學家忽中落中歲以後迫于窶貧不得已就闈學使之聘學使新城陳公甚重君見君所著說文疏證恨識君晚以質制府金匱孫公制府歎爲絕作自是君稍稍爲世知矣校試汀洲君猝感熱疾竟卒年僅四十有二惜哉余初不識君偶于同年包君詩訓中見君評語歎

其精審君聞之亟引余爲知己并期後會孰意包君溘逝而君竟爲之續嗚呼力學如君方冀策名清時岸然自立有所表見于世不幸而困躓牖下爲當世經師可矣乃天不假之遇而又奪之驟相知如余至欲一識面且不可得又况據其學行以三寸秃管傳播來茲此豈可必之事乎然君所著書今已板行閩中君之學固已傳矣君固謂余爲知君者余之謏陋無聞不足以表君之學其不辭而爲之傳者亦藉以慰君之靈也悲夫

周先生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又字介存晚號止安江蘇荊溪人君之生也父夢顛僧驅虎入室及覺而君墮地遂以濟命名幼敏

頤文

三十一

悟勇于爲學九歲能屬文稍長深沈有智略膂力絕人讀書明大義不屑爲章句之學年二十四嘉慶甲子中鄉魁明年乙丑成進士以對策愨言實丙科出爲淮安府教授因憮然曰吾今日始可讀書矣益自淬厲求之六經三史以期實用深明韜鈴練習營陣圖法暇則縱情詩酒放浪于江淮間要其讀書精進實未嘗一日懈學也未幾謝病去官乃出遊求天下之士得涇包君世臣以實事相切劘屏去瑣碎提挈要領卓然爲通儒有用之學閒與包君共學書肆力北朝碑帖窮日夜臨摹至髀痛不少勸闕其用筆換骨易筋嘗病大王姿媚唐主好之沿爲習尚而古意寢微近世書惟鄧完伯山人篆隸精妙凌鏤古今書

學絕而復續與包君論書之秘妙曰峻曰澁曰中實其書變化騰擲自成一家時人莫之好也又與商邱宋君端已學作畫謂畫衰于文董而絕于惲王因求之北宋大家得其骨法純用墨鈎使筆如鐵著折肱錄以見志僑居金陵春水園撫真景入尺幅每自署曰春水翁作花卉必折供膽瓶翫其向背曲盡寫生之妙君之書畫初出當時頗不謂然迄今閱三十年長幀短箋珍逾什襲競爲士大夫寶貴矣君任俠好施與數往來齊魯晉楚結納豪士擊刺騎射互較所長君必精其技乃已君之友寶山令田君家鉅野有母喪時豫省賊匪滋事剽掠曹滑田君以道阻不得歸憂形于色君慨然曰我爲君一行挈一僕從七晝

頤文

三十二

夜至鉅野時賊將平視田太君喪得無恙田君復以虧帑失職君又鬻田產抵於有司田君始得釋其好義輕財急人之難多類此方君之之鉅野也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人君下車持鎗擊之仆其前隊二人其被重創走者又十數人賊驚竄遁去由是君之名益震濟南孫公爲兩江節相慕君才略延致之以淮南北鹽臬充斥撥緝捕費二萬金屬君獨任其事令各營副參以下惟君指麾左右之時臬黨數千人皆亡命無賴并力拒捕君偵知穴巢要擊殲除不遺餘力一日與臬衆相持臬自後將發巨礮君覺有異急回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追擊之擒臬衆數百人君長於兵法不得一展其才捕戮

私臬甚非所願以其拒傷官軍戕害民命特藉此小試以張朝廷之威然非君之志也會有以激變言于制府者事寢不行而君亦決計退休無意當世之事矣乙未秋復起病爲淮安校官垂老著書折節爲儒者行以讀書敦品教士子准之人幽光潛德久而未彰者君牒于大府舉節烈貞孝千有餘人皆旌其閭文廟雅樂久湮君力爲振興遴童子之秀良者教以執籥秉翟舞蹈之節吹篪擊鐘搏拊之事凡數月而文物燦然丁酉春秋釋奠觀禮者逾萬人君又節修脯所入自輸錢二百緡存質庫權子母爲每歲興舞之用則復古之盛事也漕帥東阿周公雅重君之爲人周公擢兩湖督君遂辭官從之行抵夏口嬰疾弗

頤文

三十三

廖以道光己亥年七月三日卒于僧菴年五十有九周公經紀其喪賻遺甚厚并刻其晉略以傳世君所著有說文字系四卷韻原二卷介存詩六卷味雋齋詞一卷史義二卷而最著者爲晉畧云

論曰君之爲晉略也自言一生精力畢萃于斯舟車傳舍挈以隨行增損改竄未嘗去手體例精深因而實叙非好學深思留心當世之務者烏能讀是書哉余讀其史論推見治亂若身履其間每覽一篇未嘗不歎歎流涕君少有命世之志既不得意迺著書以自見雖述舊文直同作者以是爲周君之書云爾豈王隱臧榮緒之書所可同論乎

潘君傳

潘君德輿字彥輔號四農淮安山陽人遠祖思誠元淮安醫學教授世稱古逸先生十一世祖亨景泰丙子舉人湖廣武昌府同知有仕績能詩著冰壑老人集朱檢討明詩綜稱之九世祖塤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河南巡撫明史有傳著淮郡文獻志楮記室熙臺奏疏熙臺詩文集自古逸以下三君皆祀鄉賢曾祖建武庠生封徵仕郎祖兆巽庠生著周易經傳分解父宗睿歲貢生候選訓導篤于內行著笥蕭詩文集君幼而聰慧年九歲卽能詩髫齡應童子試太守官公懋弼愛其才面試鉢池山詩君有句云我來秋色老人去暮山青太守歎曰潘君海內奇才

頤文

三十四

可惜晚達耳年十六學使者錢公樾取古學第一入山陽學是歲應庚申鄉闈房薦不售嘉慶丙寅莫學使晉歲科試皆第一食米廩自後屢躋鄉闈道光戊子科鍾公昌黃公爵滋主江南試君始發解第一三場十四藝皆進 御覽房考爲熊公傳栗揭榜士論翕然謂得一知名士而君年已四十有四矣君邃于學工詩古文詞雅懷高蹈不屑治生居郡東車橋鎮讀書授徒足不入城市植品甚峻恥爲唯阿道光四年洪湖堰圩堤決次年湖涸當事借黃濟運河身淺阻其後黃高於淮不得已倒塘灌放君怒然憂之因爲截運之說其畧曰今之淮必不能高于黃特以濟運之故欲使黃得入淮以通運道此倒塘灌放一時

權宜之策耳爲今之計莫如使黃淮相絕黃自北注淮自南注
禦黃壩直可永閉運道別籌水患永息此數百年之利也古人
治漕本有轉運之法今參用其意省歸一處統計運艘九千餘
南北各分一半以淮郡爲遞輸之所北船抵通南船抵淮省近
北者屬北船省近南者屬南船直隸山東江蘇安徽屬于北浙
江江西湖北湖南屬于南南船卸于淮郡漕督稽之北船卸于
通州倉場稽之旋至旋卸旋行由壩南以至壩北不過一
里之近盤剝之費亦易籌也且黃淮既絕黃不入淮則淮無病
黃不入運則運無病治河之費日省何惜此盤剝之費哉若夫
倒塘灌放之策陡啓兩壩則盛漲之決可虞萃處一塘則鬱攸

頤文

三十五

之災可畏此又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山陽民有裴廣妻周氏以
節烈奉 旨旌表將祀于祠或謂廣爲縣役幫工援河南捕役
妻例准旌表不准入祠訟于府久不決君貽書郡城士人曰夫
烈婦之當入祠也 聖旨旌表民人裴廣之妻周氏只以民人
二字斷之而已二字定則入祠之議定則其夫若子孫入祠與
祭之議亦定或曰裴廣非民人也賤役也良賤可混乎應之曰
裴廣之爲民人與否在請 旌建坊之時諸君子何不辨焉今
已大書深刻矣而乃辨乎夫袒裴廣者必謂其非賤役之幫工
誠無以服衆人而幫工之與賤役有殊乎無殊乎幫工之名不
在卯簿者也卯簿有名謂之賤役無名謂之良民此內自六部

外自督撫司道所萬不能更換游移者也而可以無據者置人
于賤役中乎抑吾聞之命婦守節不得請 旌何者爲其所易
知而節不足難也援此意以推論則以微賤之家得節烈之婦
尤朝廷所重鄉里所榮而忍摧挫之乎諸君子誠能表揚節烈
則必以民人二字爲定不特裴烈婦之主入祠並其夫若子孫
皆得入祠與祭無疑矣此書出而士論遂定即日奉木主入祠
君之能斷大事維持風教其卓識然也君自爲諸生時守已謹
篤未嘗一與外事然忠悃血誠出于天性每酒酣耳熱慷慨論
天下事輒拊膺流涕數上春官不第乙未會試後王大臣大挑
一等以知縣分發安徽試用君以科目資淺截留未即行退居

頤文

三十六

田里輿論物望帖然歸之時東城澗河歲久真淤每春陽田皆
龜坼涓流枯涸農民至不得飲汲土井療渴民甚苦之鄉之民
相與語曰吾儕一線生路惟有潘解元救我否則無生望矣君
感其言遂請于當事鳩夫興工力任浚河之役刻澗河上下游
一律疏通議積勞半載冒風雨不少衰君家素貧而操行廉正
凡浚河往來旅食不用公錢終事自負債百緡同事者笑君之
迂而鄉之民甚德君迄今灌溉之資資遷之利君之澤也君詩
才天授下筆成章茹古涵今千彙萬狀五言蒼深沈鬱直逼少
陵而不襲其貌歌行豪宕律句遒亮與遺山道園抗行李何諸
子不及也論詩推原風雅痛斥門戶聲氣之習著養一齋詩話

歛縣徐編修寶善梓以傳世爲古文旨醇體潔力追南豐及門
孔刑部繼錄吳孝廉大田復校刻四書文論者謂時文皆僞體
惟君之言一本于誠其言有物震川百川以後一人而已著養
一齋集十八卷念石子一卷生平最嫉佛老惡其害道著黜邪
家誠數千言臨終戒子不得延僧道生于乾隆乙巳年六月初
六日卒于道光己亥年七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五葬城南潘
岡子三人亮弼亮彝亮熙皆庠生

論曰君困躓不遇時然愛才若渴晚進後生每有寸長津津樂
道視世之蔽美嫉妒者何如也晏年十許時卽爲君所知贈長
歌以相勗厲愛之如骨肉不才如晏君猶好之況才之倍蓰于

頤文

三十七

晏者乎君自言一無所能然古之大臣不過曰無他技好彥聖
焉耳豈屑屑以能名哉君以縣尹不得一試然君非百里才也
令其柄用于時推賢薦士其好善曷有已耶君留心當世之務
感時撫事一寄之于詩悱惻纏綿出風入雅藹然忠孝人也君
之所以爲詩卽君之所以自見也悲夫斯人也乃以詩見也歟
哉

汪小城傳

自科目行而學術微士子從事帖括舉其聰明果銳之氣營營
於制舉之業其文藝書楷揣摩趨合皆若有一定之尺度雖輒
媚恬俗弗以爲嫌而惟以古爲戒近乎古則必戾乎今矣間有

矜言古學者不過擗摭拾夸多門捷寡識者詫爲新奇而實
則枵然無所得也甚且排擯實事高語清真以自文其孤陋此
豈科目爲之乎抑人之役志於科目而不能壹意以志乎學也
儀徵汪君小城穀其名也弱冠補諸生旋棄舉子業潛心經籍
發憤下帷恒達旦不寐君體素羸以耆學得略血疾又所好率
皆古學不爲榮名時好者競嗤笑之而君耆之愈篤其勇往精
進雖賁育不過也嘗謂經史要領多在輿地明人輿記地志紛
然滋譌卽近世常熟顧氏德清胡氏號爲絕學然亦頗有踳駁
君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一一精細君素工書筆法遒
麗求寫者無虛日壯歲以後肆力北朝碑刻騰擲踴厲直追古

頤文

三十八

人自謂書學大進而求者希矣爲文儻傑廉悍有北宋人風力
然甚虛衷商榷每脫稿卽就相知點定應時輒改必盡善乃已
顧以多病著書未就中道殂謝年止三十有五時人皆謂君以
學死然天之賦命有數君而不學亦未必不死也且今之年少
子弟率以色貨戕其軀視君之以學死者何如也君之歿也同
志友十許人纂爲文辭共琢石以表君學死而可傳則君不死
君有一女無主後以兄子寅壽爲嗣疾革時顧念弱女君至
交劉君文淇卽乞爲子婦風誼之友信厚至此則君之學有以
致之也嗚呼漢世儒林卓然大雅而班生贊之曰蓋祿利之途
然也如君之學不應科目顯門研精果何所爲而爲之哉夫惟

學不爲祿利此學之所以傳也

欽旌孝子夏志浩孝婦夏韓氏夏陳氏家傳

鹽城夏生士鑾持其先人孝行事狀乞余闡揚爲之傳按狀孝子名志浩字養吾號嶧峯乾隆中邑諸生生之大父也性至孝事父誠齋色養無違先意承志父患病嘗糞驗疾禱天求代以身病旋愈乾隆辛卯孝子應江南鄉試父患對口惡疽繼妻韓氏恐翁不及見孝子割股和藥以進厥疾以瘳孝子之母氏年逾八十得風痲疾夫婦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六閱月母臨終語曰幸我子婦皆孝願爾子婦亦如之孝子之子名儒林字竹友道光壬午歲貢生家貧藉館穀以養親繼妻陳氏體夫之

頤文

三十九

志敬事翁姑時時得其歡心翁年近七旬蹇於步履飲食需人牀蓐遺穢濁中幫廁陳氏必親滌之寒暑無間如是者殆十年其夫年六十五痰飲病革氏割股和劑以療之卒不能起咸豐八年 欽旌孝子夏志浩十年 旌表孝婦夏韓氏夏陳氏同治二年士鑾入庠補諸生陳氏子也

論曰夏氏世有孝行生述其先世水鶴公明中順大夫仕萊州太守祀名宦鄉賢其季子名萱號庭芳舉賢良方正將任卽墨會萊州公卒於官孝子輿櫬南歸居家奉母終身不復仕牛瀾漪刺史有夏孝子記宜其後裔之薰德善良世濟其美也夫孝非一身一家之事人能孝弟而犯上作亂之費無自而萌然則

振起澆風靖今日烽煙之戾必自孝弟始余曷主講鹽城書院躬率諸生請以宋陸忠烈公從祀 聖廟得 旨俞允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讀書惇行移孝可以作忠夏生勉之矣

記唐孝子事

唐孝子名耀遠鹽城諸生生三歲失父母痛不逮事親方在襁褓又不記親容訪諸親串求善畫者繪遺像屢繪終不似後踞城隍神前願見親容是夜宿廟中夢二親來晤而肖其狀繪之遂逼似有曾見其親者過之驚詫謂面如生月或數省親墓間以他故出距墓所近必迂道展拜一日舟行經墓道值暴風雨不能登岸跪于船首連稱兒子有罪遙望叩頭衣盡濕舟人呼

頤文

四十

之不應久之雨止復拜墓前然後去又嘗舟行之淮有少婦行烈日中欲趁其船孝子許之及登舟問之婦也肅揖入艙內坐孝子坐船唇少婦自言有子七歲同行不知去處孝子聞之即攏船上尋其子四顧呼號約行二十里許見其子即抱持之入船令坐其母傍孝子仍坐船唇自受烈日歲值荒歉道有積尸孝子買棺葬之悉記其狀貌衣履揭諸道以待求者偶與人行曠野中見嬰兒尸腐出蟲失其左足疑爲狗齧孝子惻然憫之舂土以葬時天色暝黑又將雨同行者趣其葬畢速歸孝子謂葬而失足是死有餘憾也復訪其旁居人乃知痘瘍者其母憎之故以斧墮其足而棄諸溝孝子踪跡之果得一足涉水持以

回共納諸墓封畢已二更許同行者候久亟趣之歸孝子不應自坐土塋上曉居人曰人之壽命有數子以痘瘍非子之罪也爲人親者忍而斲其足是爲不慈不慈者不育自今以後父老痛改惡俗生子必壽而克家孝子反覆諭之同行者厭甚而孝子不以爲煩余耳孝子名已久未識其人庚寅初夏由阜邑署乘舟之鹽濱時三更許聞鄰船誼讓聲甚厲審聽之有剔牙掠賣二女子客偵知之取其女子歸輿而送諸其家余方歎客之義問其姓名則唐孝子也驚而禮之孝子敝衣冠面黧黑鼻準圓大口語樸摯肫然熱血人也次晨各解纜去余至鹽邑署以語姚鶴洲明府鶴洲歎服鶴洲又言鹽邑東郭外有化人場火

頤文

四十一

化輒累旬臭聞十餘里人有觸之者立病孝子請著爲禁又捐購義地若干頃俾葬者有所歸自是火化遂息孝子家素封以行善貧多逋負然急難好義如故家中食指煩凡子女貧無依者取而乳哺之衣食之既長女則嫁之男則入塾授書與己子共處無異待少時兄與析居立分券兄卒後猶子貧孝子引與同居焚其券孝子嘗語余痛鹽邑民生之絀欲仿江南種木棉與勸織布之利嗚呼仁哉余在鹽匝月邑人士及婦孺走卒言孝子善行者不可殫紀皆呼爲唐善人余記其聞見之確者略舉數事藉以風厲澆俗且景仰焉嘉慶間舉孝子 朝廷旌其門道光元年復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秩孝子今年約五

十許人

戴孝婦傳

丹徒廩監生戴君澤字雪農工爲詩有緯蕭草堂稿三餘草皆佚不傳塵存停雲集行世妻李氏以孝婦 旌門舅國學生鏐家素貧婦于歸後雪農治舉業以文名嘗遠館授徒以資贍給婦以子職力任之孝事舅姑夫雖出外以婦賢無內顧憂姑有疾婦侍湯藥滌枕衾衣不解帶者數月戚鄰賢之舅先卒姑疾革執婦手曰吾無遺吾婦願得孫婦如吾婦賢族卒雪農寢苦樞側感寒濕疾年僅四十以哀毀卒婦盡瘁營喪葬孤兒甫三歲教撫成立其孤戴生啓寶介陶生鏗乞余爲傳陶生夙知其

頤文

四十二

賢述其行實實故不辭而爲之傳

論曰雪農以負米遠遊戴星奔赴泉魚之哭相見及泉其至性有過人者雪農亦孝矣哉有孝子宜有孝婦一門親睦薰德善良觀於孝婦之姑又冀得孫婦賢孝豈不以諄語勃谿爲人情之所不堪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而犯上作亂之萌由此而熾孝之不講非細故也是以古之祭禮必曰孝子孝孫匪孝無以承家國與天下之事無自而安無禮無學而賊民興矣余表孝婦之賢以維末俗江淮烽火日望治平靡靡者且以余爲迂見也異哉

僧慧朗傳

嘉慶丙子山陽民人裴廣妻周氏以節 旌表建坊初廣爲縣
役宿於外妻周氏不得於姑有所逼迫不從遂以烈殉事白聞
於 朝奉 旨旌門其姑繼歿廣不知所終或云薙髮爲僧
莫能詳也道光庚子初夏余往東鄉車鎮憩草菴有戒行僧芒
鞋布褐見客至徑至爨下然草淪湯煮柳芽爲茗將以飲余余
時渴甚坐佛殿旁待飲問其徒曰汝師何許人其徒曰吾師卽
裴廣是也又搖手戒勿言村中問吾師俗氏者皆不答或謬以
他姓名對昨有素識者自城中來忽驚視曰裴某在此耶吾師
淚下如雨然終不答言其人亦不敢固問也余聞而嘆曰廣其
合於義乎周之姑廣之母也欲明其婦之賢則無以掩其母之

頤文

四十三

惡是以涕泣而不忍言婦無二志而殉節廣不再娶而逃禪廣
之所爲情至而義盡矣道光癸卯余於城南準提菴再見廣廣
見余卽避去次日訪之已擔簦入寶華山矣廣爲僧名慧朗尋
卒

論曰周氏以形管淑姿而配白衣小吏宜若非類以至溘亡及
觀廣之所爲節婦義夫合之兩美天道無私洵爲嘉耦余性不
喜浮屠氏每見俗僧輒爲作惡獨於廣肅然起敬自世教凌夷
而夫婦之道苦厚風俗而篤人倫釋子有至性焉嗚呼微矣

義僕孫立傳

孫立一名長慶淮之山陽某村人幼侍關忠節公給洒掃役及

公貴爲提督從至廣州立農家兒不識字同舍頗輕其人公喜
其誠樸無誑甚倚重之顧好飲酒漁色嘗於元旦被酒狎遊粵
東妓館踉蹌醉歸呵罵他僕公聞之置不問次日公召立謂曰
吾受國家厚恩隻身在外茹苦含辛分應爾也汝輩從吾萬里
外行樂縱遊吾不禁汝然何至謾罵同類以後可少飲也立叩
頭服罪自是不飲酒公御下最寬惟吸食鴉片者不少貸立承
公意見有煙土笛具必摔而毀之公益重立公守靖遠炮臺立
負印從自卯至申決戰死傷相屬公血染衣甲顧立取印使奔
立慟哭願從死公揮刀逐之曰汝不以印信爲重汝負吾矣語
畢飛礮中公隕絕於地立乃由山後顛墜下山勢斗絕多箐棘

頤文

四十四

立受重傷卒以印畀中軍送制府署而身至炮台求公尸時夷
人嚴兵環守立邀通事吳某以情告夷人義而許之吳某者先
事獲重辜公捕得之宥弗殺今得藉以報公者也立登臺負尸
鉸交於胸膝行而出會礮發如雷霆立語通事曰旣許我矣又
轟擊我何也吳某曰此夷人重公節以礮送之今大臣林文忠
公輓聯云聞異類亦欽偉節紀實事也方立求公尸見遊擊麥
廷章半體立曰是吾主之友也并求得之負以歸立護公喪回
淮旣葬數月忽病謂其妻曰吾主來召我矣遂卒

論曰立扶櫬歸淮上年甫三十餘強有力善啖飯每見余言公
事必涕泣余甚敬而禮之未幾竟死彼雖賊獲然豈庸庸者流

所能爲之驅使者哉宜其從公以去矣嗚呼自英夷入寇擁麾持節竄跡逋逃者不可更僕數如立者何其錚錚也余拜關忠節公祠欲肖立像侍於側并以陣亡孫都司汝鵬祀孫亦吾淮人也然其事不果行存其說以俟後之好義者

凌太孺人傳

道光壬午之歲八月初二日儀徵劉君文淇丁太孺人艱時文淇赴省試戴星馳歸踰視含殮終喪如禮既除服劉君貽書於余並述事狀乞余爲之傳余素重劉君之爲人孳經耆古博雅君子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謹案母姓凌氏先世泰州人明御史諱儒之裔祖太學生諱鸞始遷揚州郡城父處士驚母張孺

頤文

四十五

人處士性竺厚里閭稱長者張孺人壺教嚴母十歲許卽嫻鍼黹婉婉有儀爲張孺人鍾愛年二十五歸於琢齋公微行淑德族人皆稱曰賢歲時奉祭先世必誠必敬嘗以不逮事尊章爲恨有姑嫁於陳殘而無子歸養於家母事之甚敬嘗曰吾事小姑如姑庶慰君姑之心於地下也琢堂公業歧黃術爲人診治而不計酬家益貧母勤且儉凡飄任煩瑣之事皆身任之終歲劬勞以是身有疾子文淇數歲就外傅歸母夜督課室或無篝燈恒令背文暗誦默坐聽之以爲樂每逢考校率解衣付質庫資之以行文淇補學官弟子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爲婿紉帛許千金時琢堂公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冀以療貧

母笑曰娶婦而得富非所以教吾子也婉言謝之其不苟取多類此文淇讀書梅花書院每自院中歸省貧不能舉火或勸文淇訓蒙可少得修脯以佐饕殮母曰學未成而授徒恐誤人子弟卒不許昔文中子言婚娶論財爲夷虜之道然見利忘義雖在士大夫猶難言之至於塾師無學句讀差互里鄰之間比比皆是聞太孺人之言宜何如媿報也及文淇入學食廩米舌耕餬口母嘗戒以非束脩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然後嘆文淇之學行固其趨庭之訓願琢堂公多居外客遊而其親切無間時時勗以義方者則畫荻折蘖之教也母近以張孺人下世女弟又相繼亡戚戚無歡容疾日以憊及病革時文淇尙

頤文

四十六

在金陵母顧其子婦言曰好語文淇凡事小心謹慎又撫其孫首曰必令讀書言畢而逝年六十有六子一卽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邑庠生陳傳洛孫一毓崧尙幼論曰余與劉君文淇同以優貢見舉於蕭山師時衰然舉首者爲郭君鴻事母以孝聞朝廷建坊旌其里余嘗聞郭君道其母之賢側耳傾聽爲肅然改容者久之今吾友劉君述母之事狀君篤實有學其言信而有徵嗚呼亦賢矣哉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可傳也已

頤志齋文鈔

出出
流可
亦
禮
文

鍾
二
十
四
齋

鋪
與
一
齋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余方童卯在塾時則聞吾先兄爲言先司空公觀學東南大省襄校者多砥行績學之儒因舉所知陳扶雅沈子敦王亮生三先生相告扶雅與先司空嘉慶辛酉同鄉舉歲相若爲老友亮生子敦先生則輩行差後先司空折節爲忘年交者也而子敦先生又爲吾父水部公授經師晚景獨窮故司空公遇之彌厚道光庚子子敦先生應京兆試落第後病十一月卒於京師司空公既與姚伯昂徐星伯兩先生經理其喪歸其遺書稿於南中嗣後遂絕無消息落颿樓文稿四卷刻於楊氏連筠移叢書中故老傳言蓋學海一滴耳道光之季文場戾

序

契頗有幽歧其還往常集於津要之途巧宦專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舉子謹厚步趨守繩墨者士以學問自負者恆聞風而逆加擯棄其名士而擅議論者尤平時忌張石洲張亨甫之流困躓當時士林所共記也先生博學傾諸公譏切時病洞見癥結其不遇豈足異哉先生與吾族蓮溪觀察爲摯友吾水部公七試不第蓮溪嘗深曠歎息論其當世之故如此蓋至咸豐戊午而后茲風乃殄而后單門孤進遺經獨抱者始得稍稽稽古之榮至於同光之際則吳縣常熟南皮順德迭主文衡重經史古學幾幾復反乾嘉之舊後世讀先生與友書語殆且不知其何指孰知夫六十年前舉場沉晦如此

序

哉先生學博而思精其所究心於地理圖志西北方域意且通康乾諸老先生東樵東潛休甯嘉定之所未通若魏書地形志注水經注地名釋元史西北地蠡測元和郡縣志補圖所自撰述者蓋皆以決曠代之積疑甄史家之絕學使其書成固當軼出於石洲默深願船以上天厄其運又靳之年并其爲姚徐諸君代撰之書而亡之惜哉余嘗太息道光間爲地理學者程春廬大理顯宦而書不傳先生寒士而書不傳以爲菽林遺憾及今得讀此編則猶幸先生遺稿得汪謝城先生爲整比之其著述總錄一篇微顯闡幽用心良爲至到而次第殘彙有倫有脊使讀者不得其全文而已知全文義例之幸較蓋文集也而遺書具焉又數十年而翰怡大卿得而刻之然則先生身不顯於當時而集顯於後雖書闕有間比於大理猶多幸已戊午花朝嘉興沈曾植

二

沈子敦著述總錄

烏程汪日楨剛木編校

沈圭字敦三號子敦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府學廩生道光甲午年優貢生高祖子祥自江蘇震澤縣之曹村遷居烏程南潯鎮東柵構觀成堂居宅曾祖廷揚烏程縣學武生曾祖母張氏祖楷祖母張氏朱氏父勳縣學附生母田氏妻金氏子敦生於嘉慶戊午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庚子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四十三歲卒後逾年而父及妻並卒葬震澤半邏亭之原在南潯東六里無子有弟二壘並無子

國史地理志

帆集總錄

嘉業堂校刊

子敦為姚伯昂先生元之修底稿不存

補修一統志新疆數冊

子敦為徐蓮峯先生寶善修底稿不存

道光九域志

子敦為姚伯昂先生撰以道光十四年為斷限用元豐九域志例沿革但載本朝而山川鎮堡關隘驛站則加詳每府各為一圖四至八到據到城不據到界與一統志例殊書未成惟存地道記十卷即其初稿也

地道記十卷

即道光九域志初稿惟成直隸盛京吉林黑龍江山

西山東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省餘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廣西均未備今編入外集

魏書地形志注

子敦為徐星伯先生松撰書未成遺稿未見

畿輔金石錄遺金元碑攷證

子敦為沈匏廬先生濤撰手稿存者僅元碑跋十餘

首今編入外集

詩音攷

未成殘稿僅存關雎葛覃兩篇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讀注疏雜辨

帆集總錄

二

手稿叢殘字多難辨或首尾不具今擇其可整理者

編入外集雜著卷

爾雅正義雜辨

同上

梁書釋官

未成僅有卷首數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後漢書注地名錄

未成僅錄光武明帝二紀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水經注地名釋

未成僅存河水篇首數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元史西北地蠡測二卷

子敦在都中撰稿本未見疑當存于徐星伯先生處今無可問矣殘稿有元史地理志釋數條又有西北地名雜攷數條塗乙增損幾不可辨蓋卽其初稿惜全本不存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新疆私議一卷

戊子年作編在前集第一卷王亮生鑒嘗刊于京師乃刪削之本此則足本也

漳北滄南諸水攷一卷

編在前集第三卷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一卷

編入後集第三卷此書金山錢氏已刊入指海

帆集總錄

臺灣鄭氏始末注四卷

書爲德清沈雲撰注本子敦少年時作後自毀其稿在都中復成之辰舍凌氏刊入傳經堂叢書

校河南志注

河南志注元人所以徐星伯先生從永樂大典錄出者子敦校錄一過至本未見殘稿僅存卷首數葉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校東京夢華錄

手稿鼠齧散亂校語可讀者僅存一條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校唐述山房日錄四卷

唐述山房日錄盛眉庵朝勳所著子敦編定爲四卷今錄其校語入外集雜著卷其全書已刊入震澤沈氏昭代叢書中

西域小記一卷

子敦在都中撰凡新疆統部表北路諸城表南路諸城表共三篇殘稿中新疆統部表全佚其北路南路二表亦多蠹缺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元和郡縣志補圖

子敦館洞庭山時作未成僅存河西節度使圖三北庭節度使圖二今編入外集雜著卷

歐陽亭雜錄

帆集總錄

雜錄攷證之語全本未見殘稿僅存泥水攷一篇今編入後集

家譜三卷

已丑年編定藏于家未見其本

落帆樓文集三卷

子敦未入都時手自編定今日爲前集後集三卷

前二卷爲子敦遊安徽及入都後所作之文其第三卷卽西遊記金山以東釋子敦得意作也今編爲後集

集

外集十七卷

子敦手編文集後附外集文數首今以殘稿及元碑
跋并入爲一卷附以簡札三卷雜著三卷地道記十
卷仍以外集目之

別集三卷

應試經解及酬應之文并代人捉刀之作過而存之
編爲別集

附子敦遺筆三紙

一云親老弟不才人生至此奈何奈何一云生平素
不喜服藥今服藥至此命也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矣
末一紙似是四六句塗鴉難辨

附沈小湖先生維鏞致王亮生塗書

帆集總錄

五

子敦咳嗽吐痰見血絲自前月廿幾起至本月初一
日不能進食初六夜感噩夢夢中獨享盛饌桌上祭
文六朝體甚佳臚舉其生平學行甚悉且而知非吉
兆卽告知主人並手檢著述文稿封爲三包自己號
明交弟收藏轉付足下及沈柳橋手字迹如平日於
初七日至早遣僕人來並招入城與徐星伯及湖州
人所素厚者次日搬在全浙老會館先請薛銀槎醫
治開方服一劑弟初九日請越人勞又峯秋間大兒
場中受暑經其一手看好者子敦連服五劑胃氣稍
開每日吃粥及燕菜惟痰嗽仍舊其同府朱孝廉謂
是肺癰服藥二劑到第三四服亟用人葭一錢黃耆

白朮等味而病愈深竟於昨十七日亥時辭世臨屬
續前一時不能言語而神明不亂索筆書數紙但云
不可爲人子又云生平不服藥爲主此次服藥而至
此命也喉間痰聲如鋸而神氣甚清傷哉傷哉讀書
苦命竟至此耶都中又失此直諒多聞之益友矣

帆集總錄

六

落帆樓文集目錄

烏程沈 堽敦二

卷一 前集一

六鎮釋

新疆私議

葱嶺南北河攷 附

卷二 前集二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

殤不當立後議

宋神宗用兵西夏論

帆閣

宥州答問 附

晉書賀循傳書後

喪服文足徵記書後

與張淵甫書 履一名生洲

再與張淵甫書

答張淵甫書

答徐星伯中書書 松

與徐星伯中書書

卷三 前集三

漳北滹南諸水攷

卷四 後集一

史論立名篇

史論風俗篇

泥水攷

家譜序

書盛眉庵唐述山房日錄後 朝勳

重修徐侯齋先生祠記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

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

與龔定庵書 自珍

與溫鐵華書 日鑑

紀思詒事略 慶會

帆閣

卷五 後集二

都統銜工部右侍郎前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諡文清松筠公事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安徽學政鄂木順額公

遺事述

卷六 後集三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卷七 外集一

連叔度周易辨畫序

元史氏慶源碑跋

元史進道碑跋

元曲陽縣重修眞君觀碑跋

元北嶽廟題名殘字跋

元北嶽廟題名跋

元眞定路中山府成宗崇奉孔子詔碑跋

元南宮縣扁鵲廟記跋

元保定路唐縣武宗加封孔子誥碑跋

又碑陰跋

元中山府加號孔子大成碑樓記跋

元唐縣學記跋

元房山雲居寺藏經記跋

元中山周氏義行銘跋

輓由

元保定路唐縣靈源山壽聖寺雲公大和尚塔銘

跋

元重修華嚴書經本記跋

元中山聖廟禮器記跋

丸熊圖跋

丙申四月陶然亭燕集記

記湯侍郎告門生語 金釧

記小皮受攤

與沈小湖學使書 維鏞

答王亮生書 鑒

謝府君家傳

恩貢生戴君墓表

張孺人墓志銘

卷八 外集二

簡札摭存上

與張秋永 鑒

與盛眉庵 朝勳

與張淵甫 履

與孫愈愚 鑒

卷九 外集三

簡札摭存中

與許海樵 旦復

輓目

卷十 外集四

簡札摭存下

與王亮生 鑒

與吳半峰 汝雯

與沈柳橋 登瀛

與紀石齋 磊

與丁子香 桂

卷十一 外集五

雜著集存上

詩音攷

讀注疏雜辨

爾雅正義雜辨

梁書釋官

卷十二 外集六

雜著彙存中

後漢書注地名錄

水經注地名釋

元史地理志釋

西北地名雜攷

卷十三 外集七

雜著彙存下

校河南志

帆目

校東京夢華錄

校唐述山房日錄

西域小記

元和郡縣志補圖

卷十四 外集八

地道記一

直隸

卷十五 外集九

地道記二

盛京

吉林

黑龍江

卷十六 外集十

雜著彙存中

山東

卷十七 外集十一

雜著彙存中

山西

卷十八 外集十二

地道記五

陝西

卷十九 外集十三

帆目

地道記六

甘肅

卷二十 外集十四

地道記七

四川上

卷二十一 外集十五

地道記八

四川下

卷二十二 外集十六

地道記九

雲南

卷二十七 目錄集十七

地道記十

貴州

卷二十四 別集

詩本音解

采蘋之詩鄭箋解

傳注后土不同解

古人廟制南向解

諸侯命圭解

庸蜀羌豳微盧彭濮攷

毛詩傳以重言釋經一字攷

帆船

論語古今文異同攷

尚書今古文辨

姚野橋梅花冊跋

薦畫友與人書

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

落帆樓文集目錄

前集一

六鎮釋

後魏六鎮沃野最西懷荒最東沃野懷朔武川三鎮詳
 元和郡縣志柔元鎮見水經注灤水篇懷荒鎮見太平
 寰宇記雲州下獨撫冥鎮地志家皆不言耳魏書高祖
 紀太和十八年秋八月行幸陰山癸丑幸懷朔鎮已未
 幸武川鎮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元鎮自西而東則
 撫冥在武川之東柔元之西矣詔六鎮及禦夷城年老
 孤貧廢疾者賜粟宥罪各有差則禦夷在六鎮外矣元

帆七

一嘉業堂校刊

和志西受降城正東微南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天德
 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中受降城東至東受降城
 三百里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一百二十里沃
 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
 懷朔古城在中受降城界向北化柵側近後魏六鎮從
 西第二鎮武川城在東受降城北三百里元和志原文
 作在軍北三百
 里按軍節振武軍景龍二年張仁愿於東受降城置
 振武軍天寶四年節度使王忠嗣移於單于大都護府
 在軍北者據振武未移而言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按
 振武軍北即東受降城北也
 水經河水注白道中谿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南流逕武
 川鎮城又西南出山於雲中城北南注芒干水塞水出
 懷朔鎮東北荒中南流出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

西南注沙陵湖攷沙陵湖即唐金河泊元和志東受降
 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
 周回三里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沙陵湖及雲中
 故城皆在東城東北則塞水亦在東城界然則懷朔鎮
 在中城東北界西去沃野鎮遠而東去武川鎮近矣水
 經灤水注曰灤水東逕潘縣故城北又東逕下洛縣故
 城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
 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馬城縣故
 城北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右注雁門水又東南逕小寧
 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大寧縣故城南又東南逕茹縣故
 城北又東南逕鳴雞山西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

帆一

二

注於灤水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平城直
 東行三百二十里至高柳城又東行一百八十里至代
 郡城又東北行一百七十里至大寧城當涿郡懷戎縣
 北三百里也從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按懷戎縣
 唐為媯州治今宣化府保安州地本漢潘縣大寧城當
 懷戎縣北三百里則是後魏大寧郡懷荒鎮在大寧西
 北百里則西去柔元鎮甚近柔元鎮唐為天成軍東北
 境地懷荒鎮唐為納降守捉地元和志單于大都護府
 東南至靜邊軍一百二十里靜邊軍東至雲州一百八
 十里雲州東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
 十里又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與幽州分界計自單于

都護府至天成軍四百八十里而武川鎮又在單于府西北柔元鎮又在天成軍東北武川至柔元約六百餘里而撫冥在其中間然則六鎮相詎遠近約略可知矣以今輿地言之沃野鎮城在吳刺或旗西北懷朔鎮城在吳刺或旗東北武川鎮城在歸化城西北柔元鎮城在正黃旗察哈爾東南懷荒鎮城在正黃等四旗牧地南歸化城之東爲四子部落地歸化城之東南爲鑲藍旗察哈爾地四子部落之南爲鑲紅旗察哈爾地鑲紅旗察哈爾之東爲正紅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東爲正黃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南爲太僕寺右翼牧地正黃旗察哈爾之東則正黃等四旗牧地也自

帆一

三

正黃旗察哈爾西至歸化城五百餘里不知撫冥鎮在今何地然則六鎮故城不可攷者獨撫冥耳

新疆私議

戊子夏作

自古制戎狄之道無不以通西域爲事漢置西域都護斷匈奴右臂而單于入朝唐平高昌滅焉皆取龜茲于闐疏勒等屬國於突厥列爲安西四鎮扼諸蕃走集則北不患突厥南不患吐蕃建武時西域請復內屬光武辭不許意非不美也而永平中匈奴卒脅諸國共寇河西明帝命將討匈奴取伊吾盧地卒通西域而後寇息武后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后從郭元振言不許逮上元後河西隴右皆陷沒而李元忠守北庭郭昕

守安西與沙陀回鶻相依吐蕃百計攻之不下是時唐室多難強臣方命而吐蕃兵終不能踰隴而東固由鳳翔涇原唐皆屯設重兵亦未始非畏安西北庭之議其後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也元定西域而後取中國如拉朽宋墜夏州不救靈州於是西域爲党項隔斷而契丹不能制矣明不阨玉門陽關而守嘉峪於是中葉以後蒙古諸部北擾延綏寧夏者遂踰甘涼絕瓜沙據青海而東擾河洮岷矣然則隔絕羌胡姦通之路使不得并力東寇西域誠要地哉而論者或謂竭內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資無用不知外夷不守防守將移在內地而費益不貲西域地廣饒水草其處溫和田美種五穀與

帆一

四

中國同時熟誠廣行屯田積粟之法卽有軍興可無須中國餽運然則謂西域絕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眞迂士之論而不審於漢唐之已事者矣然漢之都護雖統率南北二道固非有其地也唐所有者僅車師前後國及焉耆地而龜茲以西爲國如故也我

國家

皇靈遠

威德遐宣風行所及日入以來皆慕

化輸誠願爲臣妾

高宗皇帝平伊犁定回疆闢地二萬餘里漢唐所謂烏孫西突厥及葱嶺東城郭諸國均編入內地有重臣鎮

守則昔之羌種塞種今皆

天子生全長育之民昔之窮荒極遠界在區外之國今皆

國家出貢賦列亭障之地矣夫漢不有西域地然棄西

域則河西受敵唐不有龜茲以西地然棄四鎮則伊西

庭三州單弱故當時君臣深謀遠慮悉力與匈奴吐蕃

爭而不肯棄也況地皆王土民皆王臣隸版圖已久涵

濡化已深者哉前年逆回張格爾叛攻陷喀什噶爾等

四城西陲自蕩平後休養生息六十餘年一旦逆賊猖

獗調兵籌餉羽書旁午加以地界窮邊冰雪滿山戈壁

帆

五

而地輓粟飛芻轉運艱阻大臣以其懸遠難守欲棄四

城

皇上深仁覃覆不忍置遠方於域外謂英吉沙爾為外

蕃各國入回疆之總道棄之則朝貢路斷和闐南通後

藏葉爾羌等城歲解伊犁銅布棉數萬棄之則伊犁經

費有缺夫回部諸城北界雪山西界葱嶺四城據葱嶺

之要無四城是西面無門戶也由喀什噶爾而東據烏

什而北鈔則伊犁之兵列城障而守由和闐而東渡河

而北則庫車以東諸城危渡河而東經故曲先衛歷白

龍堆而東鈔則安西敦煌諸州縣城盡守矣四城不可

不復非一勞不能永逸且

祖宗開闢之地尺寸不可失

赫然震怒

命將出師揚威將軍長齡等承

聖旨統勁旅躍馬崑山之西投鞭計式之水三戰皆捷

遂復四城曾未幾時逆首就獲安集延布魯特諸蕃益

懾

皇威稽首恐後葱邱以西至於海曲莫不震疊咸修職

貢

高宗皇帝開創新疆遠拓邊塞於萬里之外

皇上敬繩

祖武

帆

六

天戈所指電掃塵清誠所謂

聖人之達孝善繼善述者矣然而元惡就擒撫綏為急

善後事宜方勞

聖慮夫議者之所以欲棄四城恐其空竭中國也自軍

興以來所費誠不少矣然漢不有其地而都護校尉等

官撫諸國兵攻匈奴未嘗勞費內地諸國未屬漢時匈

奴置童僕都尉收賦稅取富給焉及既屬漢則發畜食

食漢軍負水僭糧雖苦迎送然未嘗不給漢所置田官

僅渠犁北胥鞬數處然未嘗置之即間有匱乏亦不過

發酒泉敦煌驢橐佗負食出玉門而已未嘗擾及天下

也

國家回疆諸城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亦數千里張格爾
亡虜小醜非漢鄯善莎車王有國有民者比一朝竊發
朝廷以軍餉爲慮昔之西域分爲三十六國國小地隘
然尙以自奉之餘奉匈奴奉漢而無不足今之回疆以
阿克蘇以東數千里膏腴沃衍之地而不能定軍食以
備二小醜何古今懸絕若斯邪則以回疆鎮守諸臣不
講求於屯田積穀之道故也西域經準噶爾霍吉占之
亂人戶死亡略盡

大兵平定後招集流離漸就完準夫龜茲有東西川焉
耆有敦薨水皆左右其國城水流逕通枝津布濩桑宏
羊言輪臺以東水可溉田五千頃以上誠穀食易給足

輒一

七

不可乏之國也故匈奴賦稅之使長居焉耆尉犁危須
間而漢都護治烏壘與渠犁田官相近昭帝用宏羊前
議復田輪臺亦與渠犁相連今之庫車古之龜茲也今
之布古爾古之烏壘渠犁也今之哈拉沙爾古之焉耆
尉犁危須也今之渭干河齊召南水道提綱所謂南源
東流經枯察北者古之龜茲東川也今之海多河在哈
拉沙爾西者古之敦薨水也哈拉沙爾等城有灌溉之
利蒲魚蘆雁之饒詳葱嶺南
北河攷而所安插之土爾扈特霍
碩特二部不能力本農務耕作唯以盜竊爲事新疆初
定時荆榛彌望墾荒之人聊無村落故賦稅鮮少僅足
支各官祿米伊犁兵食須仰給內地其後荒地日闢生

齒日增則經制亦當漸備鎮守諸臣誠以時度地形益
治溝洫廣田畜務儲積則內地之轉輸可罷蓄積益多
兵食益足緩急有備則雖犁大宛陷康居斬郅支亦非
甚難事何至以回疆奉回疆而不能制一小醜哉不知
經久大計令有以待卒然之變但奉行成例歲歲仰關
內脂膏以贍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內非衛內也平
時尚不免耗內況有事乎不欲耗內則必棄外此議者
所以有四城懸遠難守之說也然則遠終不可守乎非
也不盡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遠必守近
而守近之費不減于遠或更甚焉則何如盡守之之術
以守遠不棄可耕之地於外夷之爲得也夫所謂守之

輒一

八

之道則屯田積穀而已矣四城兵火之後田廬蕪沒邑
郭空虛宜及時量留官兵田要地徙他處回戶實四城
益墾荒廢之土不足則募民無田而壯健敢遠徙者詣
田所就耕墾爲本業又令於閒暇時習騎射戰陣之法
使人皆可用且耕且守有變不至遙遙於萬里外勞敝
索倫兵庶幾威服西國四城灌浸之水有葱嶺南北河
又有于闐河膏壤數千里誠皆開設屯堡卒有外寇蓄
積足爲戰守之備又何至開口望哺於關內有司致虛
耗中國也漢徙渠犁田官披莎車地田北胥隴僅一隅
耳然都護尙得以蓄聚之富時出兵以威外夷況今合
疏勒莎車于闐諸國數千里地而盡田之乎四城屯政

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寧寇軍在居延水兩又中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羌
入其澤溉民田龍勒縣氏置水出南羌中東羌北
民田按冥安郡唐瓜州晉昌縣在今安西州東龍
唐沙州壽昌縣在今敦煌縣西南太平寰宇記南
水一名冥水元和郡縣志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
東西二百六十里南自靖遠縣西六十里北自
網日布隆凡勒河自靖遠縣西六十里北自
南自柳溝衛北流注之西又西數十里至雙塔南
南自真拖來地北流注之西又西數十里至雙塔南
西自里至古沙州北境有西拉葛金河自南經西
北來注之西拉葛金河源出安西廳南邊界大山
流折而西北百七十里折而西百二十餘里有蔡
水自西來會又北流八十里經沙州東又北五十
與布隆凡勒河會又北流八十里經沙州東又北
澤日哈勒池周六十餘里池東南多山按布隆凡
上源日昌馬河至柳溝衛南境北來之十道溝日
賴河即漢時南籍端水西拉葛金河漢時氏置水
日黨河去按靖遠縣西二十五里改置玉門縣西
府三十八年降為州沙州衛二十六年改置玉門縣
門縣西至州二百九十五里敦煌縣東北至州二百

帆一

十里氏置水在漢龍勒縣則當在唐壽昌縣地壽昌東
北至沙州百五十里水不應反在沙州之東又漢志言
東北入澤而此水自東南而西北亦與漢志不合疑
河非即古氏置水太平寰宇記沙州敦煌縣懸泉水
名神泉在縣西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此水西與龍
勒近然漢志言出南羌中而懸泉水近出龍勒山腹則
亦不合今黨河之西又無他水可當氏置水柳溝衛在
安西州東二百三十里漢志敦煌郡廣至縣宜禾都
尉治昆侖障效穀縣故城在瓜州常樂縣西一百十
年濟南崔不意為漁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
縣名太平寰宇記廣至故城在瓜州常樂縣西一百十
都尉城在晉昌縣西北界按常樂縣東至瓜州一百十
五里今為安西州地廣至故城如是何遠之不可守
在州西效穀故城在敦煌縣西如是何遠之不可守
而守遠又何有耗內之患哉然欲使回疆永靖則在綏
輯諸臣矣回民雖不嫻教訓然頗知敬官長安全至樂
也人命至重也舍保性命全身家之至計而反樂於從
逆即極愚憊當不至此然卒至此者蓋有由矣鎮守諸

臣不仰體

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宣布

朝廷威德乃恣為貪酷侵奪其財貨虜辱其婦女以積
其愁苦冤怨之氣然猶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凶悍之人
乘機鼓扇而後向之窮志無聊者皆揭竿起矣不觀後
漢之多羌患乎西羌之雜居內地者多則萬餘人少或
不滿千人皆役屬郡縣豪右不為寇也豪右既奴虜使
之小吏黠人又侵掠之郡縣又淫毒之於是東羌西羌
不勝其憤相率皆叛連及河首諸羌東犯趙魏南寇梁
益朝廷為之移徙郡縣以避其鋒民不樂徙則刈禾稼
徹室屋移壘壁以驅迫之不戰不守之守令竟忍視民

帆一

十二

之捐老弱沿道死亡而不卹也民多死亡羌寇轉熾延
及桓帝數征數叛段熲轉戰連年盡殺之乃止而漢之
府庫已空竭矣并涼二州已虛耗矣讀范書西羌傳見
鄧騭任尙諸人措置乖謬屢為之廢書歎也使當日任
虞詡以平羌之事何至棄數千里險阻沃饒之地以資
寇哉使二千石令長皆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人則羌
亦一氣所生何至屢征屢叛必誅盡而始息哉明之失
交趾也以鎮守中官之貪黷也使得廉吏以撫之交趾
且至今為冠帶之邦矣故欲使西陲無事必自鎮守諸
臣能仰體
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始

葱嶺南北河攷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水經注曰河水出迦舍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南河東流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等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于闐河源導於于闐南山北流

帆一

三

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注於南河南河又東逕于闐扞彌精絕且末等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通為注賓河又東逕樓蘭國北注牢蘭海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又東北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經流南河之北暨於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又東逕莎車溫宿二國南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右注北河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東注蒲昌

海是葱嶺水分為南北二河于闐河即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也水道提綱以塔里母河為古于闐河以海多河為古葱嶺河其言曰塔里母河源出葉爾欽之大山即葱嶺葉爾欽在吐魯蕃西南二千餘里即古于闐國塔里母河即于闐河東北流至也勒七母之地五百里又東北千五百餘里經郭必伏行鹽磧中又八百里與一水自北來者會又東三百餘里為蒲昌海即古鹽澤為洛普鄂模此水源流三千里其北來會之水即海多河也按于闐河自南而北葱嶺河自西而東于闐河即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葉爾欽以東東流之水即古葱嶺南河水道提綱槩指為

帆一

五

于闐河失其實矣又曰海多河即古葱嶺河源出吐魯蕃西稍南千五百里嶺下山脈自西南來折而東與天山接有南北二源出其下東南流數十里經拉察勒北又東南流一東流十餘里經枯察北又東稍南數十里而合東流百餘里經它沙里克北又東七十里經古勒南折東南曲曲流百數十里其北有部落其南皆郭必也又東南曲曲四百里有一河合數水自西北來會實北源也北源又有東西二派西源出吐魯蕃西千二百里葱嶺下東南流百餘里經烏那哈達哈嶺之南又數十里而東源來會東源有三大水自厄倫哈必拉寒南大山發源即天山也

俱西南流二百里至克里忒之南五十里合焉又南會東北來出閩多招地經朱爾土思地之水又西南百里與西源會二源既合南流稍東百數十里折而東流三百餘里有楚庫河自北來會楚庫河出哈拉薛勒西北平地東流百五十里經楚庫西北折而東南經其西又東南數十里與東西二源會又東南百里而南源來會始曰海多必拉又東曲曲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句海多地之北又東南而塔里母河自西南鹽積中來會會處直吐魯番之南三百里又東流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母村之北又東爲洛普鄂模洛普池渟而不流東西長南北狹周百餘里在

帆一

十五

吐魯番東南三百餘里合密城西南六百餘里直沙州西北千二百里按元歐陽原功撰高昌僕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今吐魯番東九十里有哈刺和卓城唐西州治高昌則即唐西州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東南至州八十里則吐魯番城即唐交河縣矣漢書曰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西南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焉耆西南至都護治所烏壘城四百里北史曰焉耆南去海十餘里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元和郡縣志西州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焉耆都督府在安西都護府東八百里唐書地理志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

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礪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二十里至于衛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今吐魯番西南八百七十里爲哈刺沙爾回城又西南百五十里爲庫爾勒回城又西五百九十里爲布古爾回城又西三百里爲庫車回城吐魯番爲故交河城哈拉沙爾爲故焉耆地庫車

帆一

十六

爲故龜茲國道里與前史符矣漢書曰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則今之布古爾當即漢之烏壘而渠犁則在其東南也漢書又曰危須國西至焉耆百里焉耆國南至尉犁百里山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至危須二百六十里尉犁危須故城當皆在今哈拉沙爾界水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南流逕赤沙山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川水又東南流逕於輪臺之東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

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大河水道提綱所謂枯察卽庫車所謂古古勒卽布古爾所謂南源脈其經流則東川水也水經注又曰大河又東南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在四水之中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澗瀾雙引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爲海

帆一

七

自海逕尉犁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裂以爲田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又東南流逕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又南流注於河水道提綱所謂哈拉薛勒卽哈刺沙爾所謂北源卽敦薨水也然據酈注西源分爲三水左右焉耆之國東源則逕危須之西今則東源西源合於哈刺沙爾之西北而流逕其西楚庫河則流逕哈拉沙爾之東而源出其西北平地上流與東西二源水不相通水流與古異矣又自兩源合後皆東南流與酈注西逕尉犁渠犁之文亦不合要其爲古敦薨水則無可疑也南源爲古龜茲川北源爲古敦薨水西去羅逝之源遠矣攷自

布古爾之南以東實古葱嶺北河之所經謂之葱嶺河固亦不妨但以龜茲敦薨二水之源謂卽葱嶺河源則甚不可矣水道提綱又曰葱嶺以東自塔里母河源迤北從山出水流至沙地自涸長者數百里短者數十里則龜茲以西水皆不相連屬似水經注所謂北河不足憑案北史曰疏勒國南有黃河西帶葱嶺則葱嶺河實出疏勒之西欲窮葱嶺之源當先知疏勒所在漢書曰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東通姑墨三百七十里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尉頭國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則疏勒在溫宿西南北史曰疏勒國東去龜茲千五百里唐安西都護府治龜

帆一

六

茲太平寰宇記安西都護府正西至撥換五百六十里自撥換西南至據史德城四百里自據史德城西南至疏勒鎮城五百八十里其疏勒北至安西都護府一千五百四十里唐書地理志則較詳其言曰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撥換城一曰咸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是撥換城卽故姑墨國也又曰西北渡撥換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盧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是大石城卽故溫肅國計自撥換至大石城二百里亦與漢

書姑墨至温宿道里合漢書曰姑墨國南至于闐馬
行十五日二石城南去于闐尚遠而胡盧河得爲于
闐境者于闐北與姑墨接唐時于闐國境北至胡盧
河也而姑墨温宿故地則皆屬龜茲故據史德城在
西南而爲龜茲境唐志又曰自撥換西南渡渾河百
八十里至濟濁館故和平鋪也又經故達幹城百二
十里至謁者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
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
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鎮
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東又有漢城亦在
灘上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于城

帆一

十九

東北入據史德界案赤河自疏勒東北至據史德城
似卽古北河枝水之所經而撥換城東南昆岡之南
亦有赤河當卽其下流蓋自據史德城又東流經昆
岡南也所經又似卽古北河然莎車在疏勒東南温
宿在疏勒東北北河枝水自疏勒東逕莎車之南而
後逕温宿則似曲而東南又曲而東北與赤河之經
向東北流異矣酈注與唐注終不合撥換城南有思
渾河西有撥換河疑卽古之姑墨川而北庭都護府
西塞外弓月城西亦有思渾川與此異也唐志又曰
自撥換南而東經昆岡渡赤河又西南經神山睢陽
鹹泊又南經疏樹九百三十里至于闐鎮城案北史

于闐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太平寰宇記曰從撥換正
南渡思渾河又東南至昆岡三汊等守戍一十五日
程至于闐大城約千餘里唐志又曰于闐西五十里
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
鄧支滿城一曰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黃渠三百二
十里至雙渠故羯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百六十里
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鎮案漢書于闐國西
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
里莎車西北至疏勒五百六十里則于闐至疏勒一
千三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于闐西北至疏勒一千
五百里唐志又曰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山嶺青

帆一

二十一

嶺不忍嶺六百里至葱嶺守捉城故羯盤陀國開元
中置守捉安西極邊之戍也今自庫車西北二百十
里至賽里木城又西八十里至拜城又西四百五十
里至阿克蘇城計自庫車至阿克蘇七百四十里漢
龜茲至姑墨六百七十里則姑墨當在今阿克蘇東
阿克蘇西二百里至烏什城則古温宿當在今烏什
東阿克蘇南至伊拉都臺三百九十里伊拉都臺西
南至葉爾羌城千里葉爾羌東南至和闐七百里北
至英吉沙爾三百三十里英吉沙爾北至喀什噶爾
二百里喀什噶爾東一百三十里有牌斯巴特回城
水道提綱曰特因多博河自葱嶺西麓西流亦分水

嶺也其東北水爲土什克水長二百里其東水爲阿勒土思水東北流經衣齊木拉哈地南又東經哈什哈勒地北又東北經哈拉七勒地煙達木地西又東北至當几爾察地而過共行四百里嶺在多倫地之南九百里南去葉爾欽塔里母河源四百里案舊圖當几爾察地東北爲朱普奇地朱普奇東北爲排雜巴忒地排雜巴忒卽牌斯巴特哈什哈勒卽喀什噶爾阿勒土思水當卽唐之赤河古葱嶺河源當在此古疏勒城當在喀什噶爾西南界疏勒旣在喀什噶爾則莎車在英吉沙爾之南皮山在葉爾羌之東南于闐卽在和闐界矣地旣確知所在則喀什噶爾以

帆一

三

東爲古北河之所行葉爾羌以東爲古南河之所行和闐城界水之北入塔里母河者當爲古于闐河矣牌斯巴特有道東通阿克蘇當卽唐自撥換入疏勒鎮路岐沙分爲二之處不可知而塔里母水不受源於阿勒土思水則南河輟流五百里當几爾察以東至庫車水全不續則北河輟流幾二千餘里亦古今水道之一大變矣水道提綱又曰海多河南源之西三百里有一河二源俱發葱嶺下東流經察克齊地崖拉哈地之南北又東合焉又東經哈拉它博地格則兒地沙爾達耶地之南又東南至枯察地之南澗案舊圖察克齊崖拉哈等地在拜城西哈拉它博等

地在拜城東此水當卽古龜茲西川總之北道諸國之水皆入北河逮北河輟流而其水力微不能自達於蒲昌者皆流至沙地自涸矣或曰酈注誤處多矣一河分爲南北安知非道元附會而必信之乎且北史西域傳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又曰龜茲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成水卽黃河也計成卽計式音轉耳然則樹枝水東北流至龜茲爲計成水無所謂南北河矣曰樹枝水在龜茲城南三百里則北河何妨經流樹枝之北回人工於引渠灌溉之法枝渠旣開水易

帆一

三

失故道中國水道變遷多矣安見西域獨否乎道元博采羣書言當有據執近日之輿圖而疑古昔之川瀆將乾時枯澤可皆疑爲紀載之譌乎且漢書言南道至莎車北道至疏勒何以皆曰波河西行也南河北河分灌城郭諸國均匯於蒲昌道元之言信而有徵特北河至後世輟流耳又案古所謂葱嶺指在疏勒莎車西者而言溫宿姑墨龜茲焉者諸國北界之山古不名葱嶺水道提綱概以葱嶺目之失正名之義矣

落帆樓文集卷一

前集二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自唐以來輕重服制屢變先王之舊獨於爲人後者爲所生之服則持不貳斬之說相沿不革豈竊以爲過矣夫禮緣義起制隨時變立後之意今古絕殊古者惟大宗立後今則無人而不立後今所謂不可絕者古所謂可絕者也以可絕之宗而亦服後大宗之服是過禮也非受重於大宗而亦降所生創鉅痛甚之服是奪情也予奪之不當莫此爲甚然則繩今人以古禮而亦使不

帆二

一嘉業堂校刊

立後乎曰此必不能何也古者喪有無後無無主有後而妻穉子幼亦使人主其喪主喪者爲大功之親則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今無有爲人主喪者不立後則喪無主矣古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親者其其牲宗子主其事今宗法久廢無從祖祔食之禮不立後則祭薦無人矣古者大功之親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今則人人各私其財有積貲而不立後則爭端紛起而亂獄滋豐矣故不當立後而亦立後者後王之所不得已也夫欲正近世立後之失則必復宗法宗法既復則喪祭有主而爭競自銷然宗法與井田封建相維豈近日所能遽復者哉

不能復宗法不得已而徇情立後以止人之爭則不當仍援古人後大宗之制以妄傳於不貳斬之義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爲尊祖故不絕大宗後大宗以敬宗尊祖故必降小宗今意皆異是而引以爲比其於禮不亦比擬失倫乎故愚竊謂所後非百世不遷之宗則所生亦不妨並重而皆服三年此則權之於義而差安反之於情而較順者也所謂事異殷周禮隨而變者此其類也曰古者婦爲舅姑期後世加至三年論者以爲非不貳斬之義今之所議得毋類是曰婦爲舅姑從服也從服則服餘於情不當加者也非不貳斬之謂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帆二

期降服也降服則情餘於服有所特重而不得申者也苟非特重而可以申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也又何貳斬之嫌乎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

宗法既廢士大夫無封邑世祿可以茲後嗣而又無古人家法子孫克世其家者蓋鮮當世所推爲望門甲族猶有宗法遺意者海內不數家然此數家固有不襲宗法之名而陰合宗法之實者矣夫古之宗法原行於士大夫非行於庶民也有爵祿故有宗廟有宗廟故有宗子宗子主收族故孤寡廢疾者得有所養焉殤與無後者得有所祭焉無能而列於庶人者得有所統焉所謂

以族得民也若夫蚩蚩之民則不但無廟且有不知其姓者矣又安可以宗法部分之哉孔穎達曰殷制始有爵及他國來仕者若子孫祿位不絕卽爲太祖則百世不遷之祖獨別子而已又別子若身無爵至子孫始有爵及中衰而復興者雖別子亦不得爲太祖夫不爲太祖則但爲小宗不爲大宗矣然則周之大宗蓋寡於殷矣惟天子諸侯之子孫世有爵祿保宗祔者得爲大宗則得立後而降所生之服者一國之內有幾族哉今宗法雖不行然特不襲其名耳未嘗無其實也何以言之周之宗法非封建之天下不能行後世當以殷制爲準今之親王猶古之同姓諸侯也今之有大功受封爵者

帆二

三

猶古之異姓諸侯也以無分土故次子不得爲別子而長子襲爵者則大宗也若夫身經百戰以死報國天子嘉其忠節子世職俾子孫承襲者亦古世祿之遺也海內豪傑起隴畝至大官以才識幹略自見於世舉世推爲名公卿者卽古始爵之比也令子孫能世濟其忠長爲

國家效奔走禦侮之用卽其祖爲百世不遷之祖矣豈非不襲宗法之名不能不有宗法之實者哉夫有大宗之實而爲之後者不如後大宗之制則悖於禮矣故王公貴人凡有官祿嫡長相承者其立後當仍用古後大宗不貳斬之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古之不貳斬原爲士

大夫家言非爲庶人言也王公貴人嫡長相承而立後則用不貳斬之例雖爲大官而非嫡長相承及庶人以止爭而立後則用並尊得並斬之例庶幾兩不相悖也夫

殤不當立後議

乾隆時有爲殤請立後者援陳澹喪服小記注爲證大吏據以入

奏禮部失攷遂準其請且著爲令夫殤無爲人父之道陳澹注禮多誤此則謬更顯然不可爲據古惟大宗得立後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然則小宗卽不得立後矣喪

帆二

四

服記曰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鄭康成曰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記又曰親則月算如邦人鄭康成曰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總麻之親成人及殤皆與絕屬同然則宗子爲殤族人皆以殤服服之矣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康成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敘昭穆立之廟孔穎達曰殤者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不以父服服此殤喪服

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康成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穎達曰族人後大宗不得後此殤者爲之子以殤者之父爲父而以兄弟之服服此殤然則爲殤後者爲殤者父後也爲殤者父後則與此殤爲齊衰兄弟之親長殤中殤當服大功衰下殤當服小功衰矣以其服服之此之謂也若謂爲殤後卽爲殤子則與曾子問之言不合且爲子禮自有爲人後之重服矣又何必別之曰其服哉宗子殤吉祭特性不舉肺無所俎不告利成以無尸故無元酒以禮降故若謂爲後卽爲子則子無殤父之義何不以成人禮祭父而但爲陰厭也陳氏於曾子問注襲用

帆二

五

鄭義而於喪服小記忽創爲新說前後乖違其謬本不足辨然貽誤後人頗不小矣夫孔疏謂爲殤者父後誠恐人之誤解也然卽謂爲此殤後亦不得如陳氏之說蓋爲後與爲子有別爲人後者爲之子但據一端言之而未極其變也天子諸侯繼統不繼世孫繼祖兄繼弟皆爲後非爲子也周共王弟孝王繼共王子懿王且以叔父繼從子矣懿王子夷王繼孝王又以從孫繼從祖矣衛公子頑之子戴公繼懿公又以從父昆弟相繼矣凡此皆爲後非爲子也雖不爲子其服則斬而禮亦如子以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他服又先有君臣之分故也此則人君之禮與大夫家不同者也衛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其證也雖不爲子本宗則絕天子諸侯爲所生之服無明文或亦服期或練冠以燕居如庶子王服母之制皆未可知而斷無加尊於所生之禮則可以義斷者也卿大夫有田邑者亦繼爵不繼世春秋列國大夫有罪見誅或出亡其先祀未可滅則皆得立後而昭穆不必盡相當宗子爲殤而死假令兄弟行無可主宗事者得不以子行爲後乎又無得不以孫行爲後乎又無則大宗究不可絕得不以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乎子行而爲後則服此殤如服叔父之殤孫行而爲後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殤父行而代主宗事如服昆弟之子之殤祖行而代主宗事亦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殤

帆二

六

所以然者後大宗以承尊統義亦非由繼世也子行孫行而服此殤之母則如爲人後者之重服父行於此殤之母則嫂也祖行於此殤之母則昆弟之子之妻也服窮矣當亦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母之服而於所生之小宗則皆降此亦可以義斷者也此又卽以其服服之之義推廣言之而悉與禮合者也又安可謂爲殤後卽爲殤子服卽子爲父之服哉陳氏之誤徒以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因謂不爲殤卽得立後不知禮正不如此也不爲殤甚多而得立後之人甚少年少而爵爲大夫則不爲殤然不必立後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亦不爲殤然亦不爲立後也鄭康成曰未踰年之君

魯子般子惡者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君也不成君則
不立廟序昭穆凡無廟者為壇祭之夫未踰年之君不
必未冠然不得廟祭則大夫而蚤死雖不為殤禮亦必
有降下者若是宗子雖得立後而所立之後不必與此
大夫為子又況不為殤之大夫不皆不可絕之大宗乎
安可謂不為殤即得立後以為子哉古者女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言其未成婦也今則有未婚而歸
柩於夫氏者矣古者婿之父母死雖已納幣有吉日婿
家猶致命女氏使別嫁言未成婚之未定為夫婦也今
則有婿死而女歸其家與鬼婿為婿者矣一生一死非
禮相接瀆亂陰陽媒媾人鬼嫁殤遷葬古媒氏所禁今

帆二

七

則相習成風莫識其非或不如是反以為無情不義其
故總由禮教陵遲風俗衰敝或情緣於溺愛或意起於
防爭有整頓風俗之心者方當禁之不遑忍導其流而
揚其波也夫為殤立後固與冥婚遷葬之事相連者也
陳氏之說不合禮制當請於
朝亟加刊正

宋神宗用兵西夏論

史言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人財粟銀絹以萬數
者不可勝計夏人困弊而神宗亦深自悔咎堽竊謂宋
師之所以敗者由將帥之不得其人非夏之不可加兵
也拓跋偏據一隅以數州抗衡上國疆弱懸絕靈夏地

沙磧無所生但產鹽鐵耳資用皆出中國需歲賜及互
市甚急吐蕃又逼處其西南數以兵擾其河外列城宋
若停歲賜絕互市夏財用困竭未有能立國者也厚集
兵力乘其因而討之雖有知者不能為夏謀矣然則夏
之所以得存者非宋兵力不能取之也乃天子不欲以
一方擾天下置而不取也然而戎心無厭見天子許其
乞和給以歲幣益肆然無所畏忌小則媾朝使大則興
兵入寇夫許其和而仍不免入寇則歲賜之給適所以
養寇矣同一耗民力與其為養寇之資孰若為滅寇之
用佳宗為之君韓范為之臣而元昊猶得幸逃天誅讀
史者之所以不能無歎歎也然而元昊狡譎善謀其臣

帆二

八

能為之用及元昊身而即欲殲滅之時固猶未可至其
孫秉常為母所幽斯真天亡夏之時矣梁氏淫亂諸酋
各擁兵自固不相統攝是天以興靈祚宋也討其廢君
之罪名至正也因其散亂而復我故土事至易也孟子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仁宗遭拓
跋之疆而不能得志神宗值拓跋之亂而可以得志使
能慎擇將帥收復興靈誅百年之逋寇撫祖宗之宿憤
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得弛擔息肩免於殺掠之
慘豈非一時盛烈哉且夫宋之所以不能制契丹者以
有拓跋之擾其西也復涼甘諸州則可以連絡回鶻復
夏州北出兵渡河則可以復受降三城三城復而宿重

兵於振武據河山之險東向而爭則遼之臨潢祖州亦在我麾下矣區區燕雲十六州又奚不能復之足患哉時難得而易失幸遇其時而不知擇帥五路出師乃有宦者二人爲之將于斯知神宗之不能承受天祚不必待鹽州之潰黃河七級渠之決而早歎其師之無功矣圍靈州不克所得銀夏宥諸州又皆不守於是種諤沈括復規取橫山帝又誤用狂謀輕敵之徐禧致有永樂之陷夫王中正出麟州數里即奏入夏境是欺誑也而帝不誅李憲期會靈州乃至胡盧河即還是失期也而帝不誅劉昌祚薄靈州先鋒奪門幾入矣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靈州之敗遵裕之罪也使圍城之事專屬

帆二

之昌祚則克矣夏兵至永樂高永能請及未陣擊之曲珍請於半濟擊之禧皆不從永樂之陷徐禧之罪也使守城之事不屬禧而屬永能則城不陷矣然則喪師辱國洵皆由將帥之不得其人而非夏之果不可勝矣夫謀天下者已彊則用以立功人彊則制之使不得逞漢武帝承文景富厚之業外斥地四夷用已之彊也唐武后用郭元振計不聽吐蕃罷四鎮兵之請能制人之彊也拓跋若值漢唐之世萬無能立國之理宋世君臣習仁慈而無遠略故繼遷陷靈州而宋不救元昊數入寇而竟許其和眞宗仁宗當宋室全盛時乃如此雖曰寇狡不易制不可謂非苟安縱敵而不爲子孫久遠計也

神宗際西夏衰弱有可復故土之機而卒取潰敗是猶唐宣宗當吐蕃衰亂而不能經略隴右矣豈不惜哉夫入君必先治內而後能攘外神宗用安石新法鄧綰呂惠卿輩釋騷中外已之國且不能安全而故擾之又安能取人之國哉

宥州答問附

問宥州在夏州西北讀宋史諸傳驗其地乃在夏州西南豈宋時宥州非唐舊歟曰宥州之治凡再徙初置在夏州西北元和郡縣志廢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夏州西北三百里開元二十六年所置之州也天寶末宥州寄理經略軍寶應後廢元和九年於經

帆二

略軍復置則益移而北元和志新宥州在夏州西北二百二十里廢宥州東北三百里東至麟州六百里西南至靈州六百五十里北至天德軍六百里東北至中受降城五百六十里南至鹽州六百里此李吉甫爲相時所置之州也舊新二州皆在夏州西北至元和十五年移宥州治夏州之長澤縣割長澤隸宥州則移在夏州西南唐時已然非至宋始移也元和志夏州長澤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宥州東北至市澤四十里爲界以東北至夏州八十里然則唐末之宥州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矣元和志夏州西南至鹽州三百里寰宇記宥州西至五

原郡鹽池一百八十里爲界然則唐末之宥州在鹽
夏二州之間宥州東北至夏州百二十里故西至鹽
州一百八十里矣宋時宥州地屬西夏寰宇記宥州
南至洪門鎮八十里元豐九域志保安軍北至宥州
一百八里西北至宥州二百七十里東至本軍界五
十里自界首至延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本軍界八十
里自界首至延州一百五十里然則宥州至延州約
四百三十八里沈括曰烏延古城土地膏腴去鹽池
不遠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最
爲衝要然則西夏之宥州卽唐末治長澤之舊故宥
夏相去一百二十里也宋史地理志塞門砦西至平

帆二

十一

戎砦六十里南至安塞堡四十里北至烏延口九十
里平戎砦南至園林堡五十一里北至杏子堡四十
里園林堡東至安塞堡七十里西至保安軍四十里
烏延口蓋卽入烏延古城路之口延字異耳烏延
在宥州之東塞門在保安之東保安直宥州則塞門
直烏延矣然元和志旣曰舊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
里又曰宥州在鹽州北一百四十里旣曰新宥州置
經略軍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則在鹽州東北六百
里而乃曰鹽州東北至經略軍四百里里數互異豈
屈曲逕直之不同固有兩道歟夏州北至黃河八百
里經略軍北接天德南據夏州總統蕃部居中控馭

於此置州深得地形於軍北置新館十一所通三城
急驛洵護黨項制回鶻之良算矣乃置州未幾仍復
南移長澤至回鶻消息不通天德應援不及惜哉又
按宋史夏國傳徐禧請於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
樂依山無水泉種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
名銀川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地理
志元豐四年收復銀州五年卽永樂小川築新城距
故銀州二十五里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砦旋被
西人陷沒元和志夏州東至銀州一百八十里則銀
州西至宥州三百里永樂城又在銀州之西則去宥
州二百七十八里

帆二

十二

晉書賀循傳書後

自天子至於士經所陳宗廟之數皆據父昭子穆繼世
之恆而言非父子而相繼昭穆之同異經無明文於是
禮家有兄弟不相爲後之說是說也甚便於人君之私
而合之廟制必越乎昭穆常數之外其甚者且亂君臣
之分焉蓋廟數之或七或五或三制之一定者也非父
子而相繼則事之隨變所值而至無定者也以事從制
則制定而事有準以制徇事則制不一而事益紛攷之
公羊穀梁及左氏外傳斷當從服虔兄弟異昭穆之義
不得如何休隱桓與閔僖同北面西上之說夫禮家之
所以謂兄弟無相後義者泥於爲人後者之必爲之子

也使知爲後而非子行雖服重服而不稱子則兄弟無嫌于相後矣卽并非兄弟亦無嫌于相後矣晉武帝定郊廟禮用王肅說潁川京兆與宣景文三帝爲高祖以下四親廟征西豫章爲六世五世無服之祖之廟其時太祖虛位景與文以兄弟同爲一世故六世之祭上及征西而廟數適七是則創制之初已苟取充數而不爲一定之制矣嗣是武帝崩而征西遷惠帝崩而豫章遷至懷帝入廟而潁川又當毀毀則上祭不及六世不毀則廟數又復過七於是初從才協議以兄弟爲世數而遷潁川繼又從賀循議以兄弟不爲世數而復潁川且并復豫章于昭穆之位已廢之祀重復修舉已遷之主

帆二

三

忽又入廟而惠懷愍三帝又以元帝上繼武帝議別爲廟祀此其失禮又何待言其故總由初制不定子孫無所依據至遷復紛紛也使武帝定制景文卽各自爲世而以豫章爲六世之祖其有見神盈入之事乎惠懷雖無後然故親廟也豫章潁川雖上世然故遠祖也留遠祖於廟中而欲別出親廟之神於廟外是謂當毀不毀當祭不祭古者致親而祧遠今則事遠而祧親其可謂禮乎且夫元帝之踐位也與漢光武異光武復故物于已失之後元帝見推戴于方失之時其繼統也當繼愍帝不當繼武帝然而當時諸臣皆以元帝爲宜繼世祖用光武繼孝元故事者何也則以元帝於惠懷爲從祖

昆弟於愍帝又屬居族父嫌其不可爲後故也夫天子以繼統爲世次廟制又以天子而定爲三昭三穆豈如家人父子族屬論行輩哉不爲天子則不入世數雖周平王太子洩爲桓王之父桓必以平爲親廟而洩但祭於壇不得入廟也旣爲天子則必入世數周考王以叔父繼懿王不得以穆王爲親廟而必以懿夷王以從孫繼孝王不得以懿王爲親廟而必以孝也豈不顧天生親屬之稱謂而爲此顛倒哉蓋必如此而後七廟之數不越先後之次不逆祧毀之事不旣遷又復而君臣之分不亂耳使武帝以豫章爲六世之祖元帝竟後愍帝則愍帝入廟而宣帝得正太祖之位矣元帝入廟而景

帆二

十四

帝又得別爲百世不遷之廟矣如是則雖康帝以弟繼成帝哀帝以從兄繼穆帝而廟數不加也海西廢而簡文立雖以從祖後從孫而廟數亦不加也何至豫章潁川京兆諸主屢遷屢復如弈棊不定哉豈非賀循之議但知家人親屬之稱謂不知天子以繼統爲世次哉夫持兄弟不相後之說至於宗廟之主屢遷屢復則兄弟斷當異昭穆不得如何休范甯之言矣然則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昭穆相當者言也非相當則據禮之如子言也非卽稱爲子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温嶠曰非子者可直曰皇帝敢告某皇帝是也明乎爲子之義而後爲後之義盡明乎非子行不稱子之義而後爲後之途

廣明平不稱子而仍爲後之義而後人君之禮無家人稱謂之陋明乎爲後不得顧私親之義而後宗廟之次順君臣之位正朝野上下莫不得所矣是故元帝建廟之議刁協是而賀循非哀帝纂承之議江彪是而王述謝奉皆非安平穆王薨以母弟敦爲後博士張靖謂敦宜服三年依魯僖服閔禮是矣而孫毓宋昌以穆王不臣敦爲難是但知兄弟之親不知受重者必服尊服之禮也康獻褚皇后崩於孝武爲從嫂博士徐藻議謂資父事君而敬同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皆后道服后宜以資母之義善矣而不服三年第謂應服齊衰期是又明于受重服尊之禮而偏忘父沒得伸之

帆二

十五

節也夫至變者事也不變者禮也繼續之事至簡文以從祖後從孫而變極矣而以義斷之當仍用爲人後之禮以哀帝爲親廟夫簡文尙當以哀帝爲親廟則安得有魏孝莊明世宗尊私親而亂大統之事哉又安得有張璠桂萼席書霍韜之邪說得乘時取寵哉

喪服文足徵記書後

程易疇喪服足徵記可謂精矣然頗有過泥而失者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爲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謂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

之孫宜嗣位而蚤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程氏初從前說駁後說謂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後又以前說終不能無隔閡謂此君是公士大夫之君豈反復思之鄭注二說皆無可疑繼體之君間二代而不立此雖古今罕有之事然亦不可謂必無之事鄭君設此例以通其變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程氏謂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當如爲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爲不貳斬斯言非矣以旁支繼立從爲人後者降其小宗之例若本嫡長相傳特因父祖並有廢疾而曾孫受重豈可同旁支繼立之例祖有廢疾不任國政臣可以其不爲君而

帆二

十五

服期孫豈可以其不爲君而不服斬乎不貳斬之言可爲旁支繼統之例不可爲曾孫受重服祖之例鄭答趙商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何等直截若謂已爲曾祖服斬不當又爲祖服斬此何據也至公士大夫之君自與有國之君同

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賈疏引王肅以爲父爲眾子期妻小功謂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同己子明妻同可知程氏謂經不見報文不服也舅姑爲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夫之祖父母爲孫婦總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姊妹婦而爲此婦人服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卽降二

等總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慎矣乎觀程氏說不制服明矣然其終不能無疑也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不以同孫婦爲嫌而從子之妻獨以同庶婦孫婦爲嫌何也若以旁殺爲言則從祖祖父母猶爲此婦服而世叔父母反不爲此婦服亦非旁殺之義

與張淵甫書

庚寅閏三月作

歲華不留搖落增感追憶曩歡歷歷心目壬午冬初訪君山館癸未秋末同遊石公兩地勝賞清言如昨而乃同訪之盛生久爲異物借遊之紀子又復長飢腹痛之墓宿草掩其荒邱食宇之仙弱鱗生於翠釜自傷微植

帆二

北

已怨歲寒念彼友生彌形惻愴竹生易蠹蘭萎不芳如何如何感今悲昔歸雲洞口燕石峯頭論古證心烹泉淪茗溼雲過嶺挹之以餐危石墜波據之而坐劉知幾之論史楊子雲之談元林風助以狂號空谷應以遙響友朋極樂山水方滋豈料今之歡悵寂寥哀生傷逝者哉一別五稔長路三千不獲如前縱言鼓掌管窺所及雜書於左豈曰有當惟以貢疑聊代面談幸有教我禮記正義集熊皇之長萃南北諸家精義左傳疏非其匹也鄭康成博綜羣籍會通三傳而求其是不徇一家之說杜預不能鉤貫三傳但就左氏望文生義又不信禮記諸書堅執已見而左氏本義反有違矣

爲鄭氏疏難而是爲杜氏疏易而非故左傳疏之不及禮記者因注之不及遂疏亦有不及也賈氏兩疏詞甚疏略筆甚蕪累而義反正者依注爲重也

康成習穀梁春秋而注經不專用穀梁之說兩不克葬從公羊左氏之義不從穀梁周之秋三月皆得雲本穀梁而變其說諸侯在喪之稱從公羊而不從左氏奔喪之禮於天子用公羊義於鄰國用左氏義卜郊則於三傳皆不用而獨出其解萃羣言而析淆亂定一是真空前絕後之學疏家能羅列眾說斷以鄭義使讀者一覽而知所以善也若賈氏周禮疏略無引證不能觸類旁通雖疏奚爲

帆二

六

鄭氏禘祫之義商頌元鳥箋周禮大宗伯注及王制注三處皆同詩疏引禘祫志最爲完善王制疏已嫌其略賈疏乃一語不引不知何故簡略乃爾王制疏引鄭注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云云而謂地有九等豈竊疑其誤會注意鄭所謂九等指家口多少而言非指地也檢賈疏視之其誤一如孔疏而盡刪其引證如此刪削真不可解禮記疏序謂皇勝於熊奉敕刪理據皇爲本今觀二說並列者往往熊勝於皇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有三條賈疏全不分曉檀弓疏則條分縷析兩疏高下迥絕

程易疇喪服足徵駁正鄭注處精確不刊如謂子夏傳不誤鄭氏斥之乃鄭之誤厭與降有別女子子成人雖有出道決無逆降之義總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二等四句乃經文經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指成人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即據喪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殤降在大功而爲大功之殤故齊衰之殤中從上即大功之殤中從上也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也下殤則降在小功所謂下殤降二等也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殤降在小功而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則從下殤而降在總麻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故小功之殤中

帆二

九

從下即大功之殤中從下也鄭誤經爲傳謂皆據成人服以前主謂丈夫爲殤者服後主謂婦人爲殤者服改庶孫之中殤爲下殤謬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條及大夫之妾條當從舊讀皆定論也鄭氏釋經彌縫經傳之闕說最精鑿後儒不通貫全經偶得一端輒爲新說於是說益紛而經益不可通故必如易疇先生之精乃許駁鄭注註最愛其妾不體君述比例最精謂妾當以妾子爲例不得以女君爲例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有爲父後之時則有與尊者爲體之事故爲其母及外祖父母有不得遂之

時妾無體君之事故無不得遂之服注以女君爲例是自亂其例此等精鑿之說非研精覃思者不能道一字

程氏謂喪服無逸文高祖元孫服不見於喪服者不制服也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不見服者亦不制服也

熊安生禮記義疏可謂精矣而北史本傳訟墓之事何其愚也冀州長史鄭大謹判河南將軍晉無此號何不取晉書攷之猶欲通名於貴人也豈當時晉書不易得植之無從求歟抑晉語所謂甚精必愚歟

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帆二

九

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杜預不信可謂師心自用者矣鄭注士虞禮云練而遷廟本穀梁傳而杜謂三年喪畢乃遷廟此則用服注

敘事之文貴詳不貴苟簡姚姬傳敘姚令譽調和兩帥事何不備載其語惲子居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其所自於劉文清公者何不詳述其言

海宇承平無事可紀而士大夫議論即成風俗秉筆者述其言行後世得攷鏡其得失即是紀事夫虛元爲正始之音節義知東都之俗使舊史不錄其語言而惟載案牘尙成文乎近世古文家簡者既盡刪事

實以爲古而詳者又累累皆案牘語也此文之所以益不如古歟

再與張淵甫書

去歲堯以書貢所疑蒙惠賜復數千言逐條剖析而教其不逮不異親相往復於几席矣堯爲之狂喜數十日不但不能寐而已所論鄭氏釋廢疾雖庶人葬爲雨止者謂甚雨及之也雨不甚葬不止卿大夫士葬雖微雨亦止檀弓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謂雖諫行言聽有故而去亦無服若三諫不從待放而已絕者雖曾受祿亦不服皆足正孔疏之失又言程易疇喪服足徵記之誤謂國君不服庶子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帆二

三

公子父在爲昆弟無服父沒而猶有餘尊之厭故但服大功不得如大夫爲昆弟尊同得服親服若程氏之說高祖及元孫相見在古亦恆有之事祭法且及於適來孫矣不得如程氏高祖元孫不制服之說皆不刊之論也至謂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的係程氏之誤非鄭君之謬則堯終不能釋然于心故復以書質之左右小功殤服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康成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丈夫之爲殤者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總麻章末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

中從下鄭康成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程氏謂總麻章末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大功皆指成人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小功卽指殤服而言所言中從上下雖異而事則一無男子婦人之別而尊說乃不敢謂據殤服而言長中殤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殤下殤入小功卽不得云大功之殤長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若中從下入總麻當云總麻之殤不得云小功之殤今在總麻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其本服也程氏謂小功之殤中從下卽大功之殤中從下

帆二

三

文義不甚通當仍如鄭注足下之說可謂辯矣然堯於鄭注終不能無疑也成人服小功者長殤已服總麻更有何服服下殤而可爲中殤從也若謂中從下無服則此句爲贅矣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功經於總麻章見中殤而不見下殤如程氏說則中從下不必改字如鄭說則中從上當服小功此在總麻章中殤當改爲下殤方合服例夫合例而必改字則不如不改字而亦合例之爲得矣且鄭君以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但主妻爲夫之親服則姑爲姪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皆與丈夫同矣同一婦人爲殤之服何於本宗與丈夫同於夫之親獨與丈夫異也以其爲夫之親乎則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指小功以下言非指齊衰大功之親也卽以其殤而示異何不并異其長殤下殤而但異其中殤也以此爲聖人制服之意恐不然矣竊謂成人大功之親中下殤雖入總麻而長殤則在小功據長殤所在而謂之小功之殤古人屬文句法往往如此不必過泥而疑其文義不通也且大功小功別制殤服總麻不別制殤服據所別制而言亦當云小功之殤不得云總麻之殤從鄭說則庶孫之中殤不得不改字又小功之殤中從下有無服之嫌而程說則了無此病故竊謂程說爲長鄭氏月令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所謂夏指夏正之二月

帆二

二

三月而言尊說謂其自相違戾太泥矣管見如此未識有當否幸再賜教焉

答張淵甫書

接尊書於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力主陳氏而深非鄭注將鄙著殤不當立後議中申鄭駁陳處悉力爲陳氏辯洵可謂陳氏功臣矣然鄙見終以鄭爲長也來書言不爲殤者不以殤禮處之而年則猶在殤也經據其年而仍曰殤陳氏承冠而不爲殤而曰不爲殤文義甚明竊謂旣因其早成而許其不爲殤不當尙計其年而仍目之爲殤旣目之爲殤則決是未冠之童非早冠之子矣古人厚重非爲大夫無早冠之事旣爲大

夫本不爲殤斷無仍計其年而呼爲殤之理足下又謂陳氏所言原指大宗故得立後竊謂大宗所立之後不必與此不爲殤之大夫爲子旣爲大夫年雖少不必未娶旣娶則得立後以爲子不必言也未娶則當以兄弟行繼大夫之父爲之子不當以子行繼此大夫爲之子所謂雖不爲殤禮必有降也若謂旣爲大夫雖未娶必立後以爲子而服重服則是無妻而有子揆之於義恐不如是設竟如是則亦以喪服爲人後條中已包之矣不必更計其年而別標之曰爲殤後矣子無殤父之義旣爲之子豈可仍呼爲殤殤後之解當依鄭注

答徐星伯中書書

帆二

二

沈堯頓首謹復書星伯先生中書閣下去歲十二月十五日接讀先生五月朔日之書并所惠大著新疆賦一卷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欣躍之忱莫可言喻竊賦性愚鈍生烏程東鄙地少藏書家雖好研究古籍而見聞寡少所得殊陋甚不足見方雅之士遊覽所及遠不過百里近才數十里不獲奉教于海內賢士大夫以增益所不逮往者張淵甫書來言先生鴻才碩學好獎厲後進竊私心竊竊然欣慕欲獻所疑於左右久矣今先生乃先辱賜書降達尊而下交賤士此古人用心也先生之道謙而益尊矣竊何人其克承斯矜寵也人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竊謂必一身樹立無媿知己方可無恨

堯辱先生知自惟學殖淺薄異日若不能有所成就則累先生知人之明如何如何竊自勉又自懼也海內讀先生賦者無不歎先生之才惜先生之遇堯竊謂國家有非常之功開闢疆域則必有宏博偉麗之才親歷其地拔華揚藻宣

皇風而揚

盛美而遐馭之山川草木皆附鴻章鉅製以傳示無窮假令先生不親至新疆未必爲之作賦不作賦則新疆之山川草木豈不闕然無色哉然則天欲永遐甌物產不朽之傳故小謫先生先生藉是略見其才是亦先生之遇也異日重登著作之庭歌詠太平潤色

帆二

五

鴻業豈非劍以淬而益光玉以磨而益潔乎讀西域傳補注歎先生立說皆精鑿不刊如天山在焉耆北烏孫都北山南敦薨水不經渠犁之西葱嶺南北河於阿克蘇南合爲一水未嘗兩河雙注分入蒲昌皆發前人所未發足正千古耳食之誤堯初讀水道提綱見其與水經注所言不合疑北河輟流水道與古有異今讀先生書而恍然矣來論謂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種植不可奪其利故屯田非易具徵先生處事之審必驗之實在情形不爲虛辭以欺世論事之文不皆當如是耶拙議承爲改正處悉如來教近作漳北滹南諸水攷一卷附上乞正以隋唐之洛水當漢志之寢水以元和志之派水

當說文之泝水漢時滹沱水先與漳合後魏及唐滹沱先與滹易合管見如是未識有當否幸有以教之堯頓首

與徐星伯中書書

淵甫書來述先生撰西夏地理攷以圖籍未備下詢芻蕘堯於西夏事未嘗究心里中張秋水文曾撰西夏紀事本末一書因問往之文取一圖以示言從舊本范文正集影鈔者堯以圖檢攷宋史种諤傳言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今圖列石州於夏州之東銀州之西與諤傳自東而西次第合劉平傳言得洪宥二州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此天險也今圖列洪州於

帆二

五

宥州之西南宥州東北踰山則夏州亦與平傳合而東至契丹驛路北與鞞鞞壤接之地又足補史所未備得是圖而西夏之疆域可得其厓略矣惟天都爲夏人南境東接涇原中國自環慶至涇原乃從北而南圖當縱列不當橫出以限于紙幅亦斜向而西則在閱者之善會耳然圖中有綏德軍及御謀城文正仕仁宗朝其時綏州爲夏地公但使种世衡城青澗而已熙寧三年收復綏州爲綏德城元符二年始改爲軍則去公薨久矣公子純仁純粹哲宗初相繼知慶州米脂等砦之棄忠宣兄弟實主之至御謀城之築則在崇寧三年其時忠宣已薨元祐姦黨之禁方熾而圖中有此等軍砦必是

崇寧後人所作宋地與夏接者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皆屯設重兵而此圖若堡但詳鄜延環慶兩路想官是地者取圖附入文正集耳世間通行文正忠宣之集皆無圖舊本爲里中劉氏所藏今其家書籍已散無由借讀獨圖爲張丈影鈔因先生之言乃假以攷校亦可謂奇緣矣謹影鈔一紙奉上惜張丈之圖自碧羅山至鎮燕軍爲墨汁所汙其小地名遂不可知先生若取善本補之幸甚

落帆樓文集卷三

前集三

烏程沈 堯敦三

漳北滹南諸水攷

河自大伾折東北行過降水至大陸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海太行恆山以東諸水皆注焉江自過九江至東陵後東出分為三以入海淮南及越閩以北諸水皆注焉九河塞而河徙河徙而水之注河者皆注漳漳滹沱日南徙而燕趙諸水多失故道矣南江中江塞而田日增田增而吳越遂為財賦重地而江形失矣長吏以鑿渠為功小民規圍占之利陵谷變遷川流戕攷古者為

帆主

一書業立

之目眩神迷又安能一一證明古書所稱也然使酈道元水經注全書具在則水流雖與古異其故道猶可援書以攷不幸而酈注又有缺佚江自下雒以東及涇洛滹沱諸篇今皆散失不存於是測地者莫能索昔形於已淪之籍而水之纏絡不可知矣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原功敘稱其詳趙代間水書今不傳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於江南塞外諸水鉅細靡遺可謂創千古未有之奇然敘中原諸水則失之太略中原之水雖有水經注詳於前但水道古今不同有意略中原殊非詳內略外之義又諸水多沿方俗之稱不能合古今以求其是則亦得失參半焉戴吉士震撰直隸河渠書

六十四卷想於水所經歷及古今遷變之故言之必詳惜不可得見堯以漳北滹南諸水水經注既放軼水道提綱於滹沱外他水又槩從略因取酈注逸文之散見於寰宇記者參以他書分別攷之而深覲東原先生河渠書得一見之而析所疑也

釜水

寢水

澗水

澆水

渚水

泚水

濟水

槐水

汶水

縣曼水

木馬水

忻水

滹沱水

滋水

鹿水

派水

釜水攷

帆三

山海經曰神困之山釜水出焉東流注于歐水郭璞曰釜水今出臨水縣西釜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於漳其水熱水經漳水注曰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閭馬臺西又北逕祭陌西又北釜水入焉漳水又東逕梁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又東右逕斥邱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於縣右合白渠故瀆戴震曰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釜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奮涌滾滾如湯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釜水東流注於漳謂之合河水當在釜水入馬甸下原本及近刻並奪落查按水經本有釜水篇御覽所引當是釜水篇注非漳水注有奪落

帆主

也元和郡縣志磁州釜陽縣鼓山亦名釜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釜水出焉泉源奮涌若釜之揚湯故以釜口名之八徑第四曰釜口徑山嶺高深實爲險阨按釜陽磁州郭下縣也州所領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太平寰宇記昭義縣釜口泉在縣西一里半出鼓山南流至按釜水出唐昭義縣西北東南流逕縣南又東南逕釜陽縣南又東南至相州鄴縣西東入漳晉臨水縣即唐釜陽縣也故城在今磁州西北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二十里祭陌即紫陌寰宇記洺州肥鄉縣列人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相州鄴縣濁漳水在縣東北有永樂浦浦西五里俗謂紫陌河此即俗巫爲河伯娶婦處元和

志西門豹祠在相州鄴縣西十五里縣南至州四十里斥邱故城在成安縣南三十里縣西南至相州一百五十里按寰宇記梁期城在鄴縣平陽城在臨漳今梁期城在磁州東平陽城在臨漳西釜水入漳而後漳水逕梁期城則釜漳合於鄴縣界矣郭注釜水至列人入漳然則漢梁期即裴等縣地在漳北者皆并入列人故入漳得在列人也道元在後魏時注水經言漳釜合流在鄴則郭璞時釜水亦在梁期故城西合漳無疑矣今釜水不於故鄴縣界合漳而乃東北出水道提綱曰釜水源出磁州西山中兩水合於彭城鎮之東東流經州城南講武城西折而北流至車關驛東又東北經邯鄲縣

帆三

城東南又東北至牙固村西北折而東南又折而東北經廣平府城東南又東北經肥鄉縣北曲周縣城東南折而北流經雞澤縣平鄉縣東又北折而西北至新店橋鉅鹿縣之西南南泊水西南自順德府治邢臺縣來會又東北逕鉅鹿縣西隆平縣東又東北入北泊按元和志相州北至磁州六十五里寰宇記磁州東南至相州鄴縣二十五里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舊釜水經磁州南即東南注漳水不東北出今自邯鄲東至肥鄉出入白渠水故道自肥鄉以北又出入漳水故道蓋自渠拘濁牛首諸水所匯不獨一釜水矣又按漢書地理志魏郡武始縣漳水東至邯鄲入漳上漳字乃釜字

之譌武始故城在今邯鄲縣西南今磁州卽故武始武
安三縣地又按趙一清曰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水經鄴
西北釜水熱故名釜口

漢書地理志魏郡武安縣寢水東北至東昌入滹沱河

過郡五行六百一十里說文寢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
滹沱水堑按隋唐之洛水卽古寢水也太平寰宇記磁
州武安縣洛水本名漳水源出縣西北三門山山下去
縣八十三里水經云洛水出易陽縣西山按隋圖經云
晉惠帝敗於湯陰之歲烏丸鮮卑掠鄴城婦女悉沈於
洛水卽此水也洛州永年縣漳水風土記云南易水本

帆主

五

名漳水源出三門山西自肥鄉縣界流入趙地記云六
國時此水名易水埤蒼及水經云洛水之目不知誰改
俗謂山之下地名洛因經之故曰洛水按燕趙記云其
分有三易漳爲南易按此二條諸漳字皆寢字之譌古
人正名百物洛水本稱斷無與清漳濁漳相混之理武
安之寢水後世地志家皆不言而洛水適出武安又洛
字說文所無然則洛之卽寢無疑也趙一清曰初學記
洛州下引水經注曰狗山頂上有狗蹟今在臨洛縣西
又水經注曰洛水東北逕廣平縣故城東水積於大澤
之中爲澱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里亦謂之黃唐泉
九域志邢州古蹟下引水經云洛水東流逕曲梁城堑

按元和郡縣志磁州武安縣洛水西北去縣八十三

里洛州臨洛縣本漢易陽縣地隋置臨洛縣北濱洛水
因以爲名狗山在縣西十里武德五年太宗親總戎討
劉黑闥於此立宮永年縣洛水在縣南三里皇家坪劉
黑闥壘在縣西南十里洛水南洛水縣以縣西近洛河
故爲洛水雞澤縣洛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合流
東入平鄉縣界寰宇記邢州龍岡縣千步口卽洛水西
北流今俗名千步口按千步口一條趙一清引初學記
邢州下引作水經注曲梁今永年縣也武安縣東南至
磁州九十里磁州東北至洛州一百一十里洛州西至
磁州武安縣界七十五里臨洛縣東南至州治永年縣

帆主

六

五十里永年縣東南至肥鄉縣四十里東至洛水縣東
北至雞澤縣皆五十里洛州西北至邢州二百二十里
北至邢州沙河縣界四十五里邢州南至洛州臨洛縣
六十六里然則洛水出磁州武安縣三門山東流經縣
北又東經洛州臨洛縣北折東南流經永年縣南肥鄉
縣西北又北經洛水縣西又東北至雞澤縣東南入漳
唐時洛水所經如是若漢時寢水則北至任縣與渴合
故漢書地理志言渴水東北至任入寢也又東北至南
宮縣入漳故水經漳水注言漳水逕南宮縣故城西其
水與隅禮通爲衡津也雞澤縣本漢廣平縣漢時寢水
由廣平北經南和縣東又北至任縣合渴水寰宇記邢

州任縣任水在縣東南二十里從南和縣界流入當卽
寢水與澗水合流之所行澗水流經沙河南和二縣之
南龍岡故襄國在沙河之北南和之西北洛水流經澗
水之南未合澗水不得越澗水而口至龍岡之千步口
然則至龍岡而名千步口者必是洛水合澗水後也蓋
在任縣之南南和之北龍岡之東唐時洛水改由雞澤
縣東南入漳而故道則至龍岡此亦洛水卽寢水之一
證今洛水由雞澤流至任縣入釜水水流又與唐異矣
漳水注曰衡漳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合滹沱故
瀆謂之合口寢水入漳後與滹沱合故漢志言東北至
東昌入滹沱矣過郡五者魏郡趙國廣平鉅鹿信都也

輟三

七

元和郡縣志武安故城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里太平
寰宇記東昌故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北二十八里按南
宮故城在今南宮縣西北

澗水攷

說文澗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寢漢書地理志
趙國襄國縣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寢段玉裁曰
漢志渠水當是澗水之譌查按段說是也太平寰宇記
邢州沙河縣沙河卽澗水也在縣西北七十一里俗謂
沙河水水經云澗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東南和縣澗
水經邑界洛州雞澤縣沙河卽澗水經邑界元和郡縣
志沙河縣以沙河在縣南五里因以爲名按沙河縣北

至邢州三十五里南和縣西北至邢州三十八里雞澤
縣西南至洛州五十里澗水出沙河縣西北東南流經
縣南又東經南和縣南又屈經其縣東雞澤縣西北與
澗水蓼水合又北入寢寢水又北經任縣東又北經鉅
鹿縣西又北入漳襄國故城在今邢臺縣西南任縣故
城在今任縣東南元和志任縣西南至邢州三十八里
又按趙一清曰胡三省通鑑注引水經澗水出趙國襄
國句下又有東過沙河縣五字宋白曰沙河卽澗水也

澗水攷

輟五

八

平入澗段玉裁曰澗水當是澗水之譌字之誤也澗入
澗澗入寢查按太平寰宇記邢州龍岡縣百泉河在州
東南八里水自平地而出其泉無數故曰百泉是澗河
之上源也石井岡在縣西北七里鄴道元注水經云蓼
水出襄國石井岡岡上有井大如車輪蓼水一名達活
水南和縣本漢舊縣也水經云北有和城縣故此云南
鴛鴦水在縣北五里郡國志云縣西有鴛鴦水冬日常
溫和水經注云南和兩官治東有便水一名鴛鴦水
又趙記云俗謂之百泉水是也烈家水在縣西南一十
里下至狼溝河按百泉水卽澗水也狼溝河卽百泉水
分流自沙河縣東北東流至南和縣入澗漢志言列葭

水東入灑然則狼溝河乃灑水正流也水道提綱曰南
泊水出順德府西北東南流經府北又東南流經任縣
南有一水西南自府城之東南東北流經南和縣北來
曾又東北爲南泊廣三十里按出順德府西北者古藜
水也出府東南者古灑水也漢朝平故城當在南和任
二縣界流俗名稱易至淆混灑未入澗不得名灑爲澗
南和西便水名鴛鴦水不得統百泉水而槩呼之爲鴛
鴦水而寰宇記龍岡縣下又云澗水一名澧水一名鴛
鴦水俗謂之百泉源出縣東南平地是并澗灑而混之
矣又按御覽引水經作漏水一名澧水一名鴛鴦水然
則澧水又名漏水寰宇記龍岡縣下之澗水其殆漏水
之譌乎

渚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中邱縣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
張邑入濁說文諸作渚濁作澗段玉裁曰諸當作渚濁
當作澗皆字之譌查按太平寰宇記邢州內邱縣在州
北五十八里漢爲中邱縣後魏省入柏人太和十九年
於舊城東十里復置中邱縣卽今縣理是也隋諱忠改
名內邱蓬鵲山亦名龍騰山在縣西六十三里地理志
云中邱蓬山長谷諸水所出注水經云中邱有蓬鵲之
山郡縣志昔扁鵲同號太子遊此采藥因以名之礪水
在縣西北一十三里源出礪山其水可以礪刀劍龍騰

輒三

九

輒三

十

水在縣西七十五里出龍騰山沙溝水源出鵲山東流
經縣五里龍岡縣鵲山水經云鵲山有穴出雲母又云
其南有龍騰溪鶴度嶺此二縣下所引水經皆渚水注
也元和郡縣志邢州任縣本漢張縣地張城一名渚陽
城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寰宇記晉將王浚遣段就六眷
部眾討石勒屯於渚陽謂此也按礪水注沙溝水源出
鵲山流經內邱縣北當卽古之渚水班言入濁許言入
澗寰宇記任縣下又云澧水在縣西一十五里從龍岡
縣北來山海經敦與之山澧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於
泰陸之水郭璞曰太陸水今鉅鹿北廣阿澤卽其水澧
水入大陸澤澗水入澧亦北注大陸澤張城謂之渚陽
城則在渚水之北城在任縣西南二十七里則去澗水
甚近渚水入澗必矣澧水在任縣城西十五里亦必下
注於澗渚水澧水同入於澗謂之渚入澗可謂之渚入
澧亦無不可漢志濁水或卽澧水澧入澗澗入澧澧注
大陸澤卽澧注大陸澤矣

泚水攷

山海經敦與之山泚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彭水郭
璞曰今泚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注於堂陽縣入
於漳水按漢書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
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段玉裁說文注曰以郭
正班知沮爲字之誤風俗通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

山東入沮此亦泚譌作沮也查按元和郡縣志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漢以爲縣天寶元年改名臨城泚水在縣南二里敦與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泚水所出贊皇縣泚水在縣西南三十五里韓信斬陳餘處邢州堯山縣本曰柏人泚水在縣西一里俗亦名曰脂溝太平寰宇記趙州臨城縣下引酈道元水經注云泚水東出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絲色奪霜雪光彩鮮潔異于常縣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績也抑亦似蜀錦之得濯江矣歲貢其絲以充御府又百暢亭引水經云泚水東逕百暢亭在今縣西趙一清曰九域志邢州古蹟干言山引水經云泚水又東南逕干言山

帆主

十一

抑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也按寰宇記干言山在邢州堯山縣西五里臨城縣東北至趙州治平棘縣一百里贊皇縣東北至州七十里贊皇在臨城西北趙州西南至邢州一百九十五里堯山縣在邢州東北八十里邢州今順德府府北至趙州臨城縣界九十里趙州南至順德府唐山縣界八十二里唐山卽堯山泚水出趙州臨城縣敦與山東北流經贊皇縣西南又東經臨城縣南又東南經邢州內邱縣北又東經堯山縣西元和志泚水在縣西一里則在干言山東寰宇記泚水在縣西十二里則在干言山西漢書地理志洩水石濟水皆東至廩陶入泚太平寰宇記廩陶故城在寧晉縣南

二十九里堯山縣東接昭慶縣昭慶縣卽今隆平縣昭慶縣北至趙州九十里寧晉縣西北至趙州四十里泚水既經堯山縣西則自縣東經昭慶縣南又東經寧晉縣南郭言至堂陽入漳水堂陽漢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元和志堂陽縣東至冀州六十五里冀州正西微北至趙州一百六十里堂陽故城今在新河縣西按漳水經南宮縣故城西與隅醴通爲衡津乃北過堂陽縣西隅寢諸水北入大陸澤泚亦東注於大陸澤水道提綱曰北泊卽古大陸澤自西南而東北長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或二十餘里俗稱寧晉北泊西受槐河於寧晉南西南受釜陽南泊水於隆平東北按泊在寧晉縣東南

帆三

十二

新河縣西槐水入泚水則齊召南所稱槐河卽泚水也南泊水卽隅寢諸水也泚水與隅寢諸水同注大陸澤入漳則漳水注所言與隅醴同爲衡漳者泚亦在其中矣漳水與隅醴泚諸水合在南宮縣西北堂陽縣西南故郭言注堂陽入漳水也漳水注又曰縣曼水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太白渠又東謂之斯洩水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又東南逕貫城西百尺溝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泚湖東注衡水也斯洩水自枝津東逕貫城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泚水承白渠於藁城縣之烏子堰又東逕肥累縣之

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又東逕下曲陽城北又逕安鄉縣故城南又東逕貫縣入斯浚水元和郡縣志恆州藁城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肥纍故城在縣西南七里太平寰宇記藁城故城在藁城縣西貫城廢城在束鹿縣西南下曲陽縣廢城在鼓城縣西五里按和城在寧晉縣東北歷鄉故城在寧晉縣東二十五里鼓城縣今晉州也安鄉故城在州東百尺溝散流逕歷鄉東乃南入泚湖則泚湖當是今之寧晉泊湖即大陸澤以西受泚水故湖有泚稱湖有泚稱故白渠枝水亦有泚水之稱方俗謠滑展轉相蒙不可爲典要濟水在泚水之北槐水在濟水之北浚水在槐水之北斯浚水在浚水之

卷三

七

北辨方正名斯浚安得冒泚水之目哉郭言入漳班言入河以泚水入漳後又入河乃入海且漳水所行本大河故瀆故也元和志趙州元氏縣東南至州四十九里漢元氏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寰宇記中邱故城在內邱縣西十里自內邱北至元氏中隔臨城贊皇等縣班志元氏沮水當是今之槐水泚水出敦與山槐水出贊皇山贊皇即敦與之別阜槐水東北流經今元氏縣南去漢元氏城爲近固不得近舍槐流遠取泚川當沮水矣舍班從郭竊所不取又按趙一清曰九域志趙州沃州城引水經云沃水東至沃州城入於沃湖按魏書地形志鉅鹿郡慶陶縣有沃州城查按慶陶縣在寧晉縣

南則沃湖當亦在今寧晉泊左近

濟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泚元和郡縣志趙州高邑縣東北至州五十五里房子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贊皇縣東北至州七十里贊皇山在縣東南二十六里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自別是一濟水水道提綱曰古濟水出贊皇縣西南贊皇山亦曰沙水其水東經贊皇高邑之南太平寰宇記高邑縣光武碑水經云漢章帝北巡至高邑亦光武即位於此有石壇壇有珪頭碑即帝所建趙一清曰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引水經注曰亭有石壇

卷三

七

壇有珪頭碑其陰云常山相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相對焉後漢書注視寰宇記爲詳查按後漢高邑縣乃唐之柏鄉縣元和志高邑故城在柏鄉縣北二十一里唐高邑縣乃漢房子縣水經注言光武即位於高邑乃漢之高邑非唐之高邑樂史不引於柏鄉縣下而引於高邑縣下可謂誤證矣然所引水經爲濟水注文無疑也濟水自今高邑縣南又東經柏鄉縣南又東入槐水槐水合濟水東經隆平縣北又東南經寧晉縣南又東入泊即班志所謂至慶陶入泚也

槐水攷

山海經曰敦與之山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泚太平寰

宇記鎮州元氏縣黃石山水經云槐水出黃石山山連
邑界贊皇山別阜趙州平棘縣下引水經同元和郡縣
志趙州平棘縣槐水一名白溝河南去縣二十五里
按李吉甫所謂南去縣二十五里者言槐水在縣南南
字絕句二十五里者北至縣之數也漢平棘縣故城在
唐平棘縣之南洩水經漢平棘縣南槐水又在洩水之
南則不得經流平棘之北樂史改元和志之文曰槐水
在縣北二十五里則大誤矣水道提綱曰槐河源出贊
皇縣西南山中合諸水東流出山經縣城北又東經元
氏縣南高邑縣北欒城縣趙州南柏鄉縣北又東南流
經寧晉縣城南東南入泊按今槐水當是漢志之沮水

卷三

七

今贊皇臨城兩縣西界地漢時當屬中邱故元氏之水
首受中邱西山之泉也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贊
皇山東入沮今濟水東入槐然則槐之即沮無疑矣趙
一清曰九域志趙州有平州城引水經云槐水又逕平
山南按地形志趙郡房子縣有平州城

洩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在西洩水所出東
南至慶陶入泚元和郡縣志恆州井陘縣東南至州九
十里井陘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
曰井陘獲鹿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漢石邑縣地井陘
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

太原府廣陽縣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井陘故關在縣
東北八十里太原府東北至恆州五百里太平寰宇記
鎮州獲鹿縣飛龍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一名封龍山
酈道元注水經云洩水東逕飛龍山北是井陘口今又
名土門石邑縣在州西南三十里漢石邑故城在縣西
北洩水一名童水注水經云洩水出常山郡即石邑縣
也趙州平棘縣洩水水經云洩水又東逕平棘縣南有
石橋跨水闊四十步長五十步橋東有兩碑又石柱水
經云平棘縣南門夾道有兩石柱翼路若闕焉漢平棘
故城在縣南水道提綱曰洩水源出獲鹿縣西南蓮花
山曰白鹿泉東流爲西河經欒城北趙州南下流入胡

卷三

七

蘆河胡蘆河即北泊之上游也查按斯洩水流經洩水
之北漳水注曰斯洩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首受縣曼
水縣曼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
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
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
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又東流逕縣曼
縣故城北自下通謂之縣曼水縣曼水又東流逕樂陽
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
北流屈逕陳餘壘西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
縣曼水縣曼水又屈從城南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
又東謂之太白渠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又東逕宋子

縣故城北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又東謂之斯浚水元和志恆州并陘縣曼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房山縣東南至州八十里蒲吾故城在縣東南二十里獲鹿縣鹿泉在并陘口南山下石邑縣鹿泉水一名陘水南句去縣十里趙州欒城縣東南至州三十九里斯浚水在縣西北二十里平棘縣斯浚水在縣北三十五里趙州北至恆州一百里寰宇記欒城縣本漢關縣後漢省後魏太和十一年於漢關縣故城置欒城縣按房子今平山縣也桑中故城在平山縣東南縣曼故城在獲鹿縣北樂陽故城在縣東北宋子故城在趙州北敬武故城在州東北鹿泉水入斯浚水浚水出鹿泉之南不當亦冒

帆三

十七

鹿泉之稱齊召南乃謂浚水始出曰白鹿泉則似以鹿泉水之入斯浚者當浚水正流矣斯浚經趙州北浚經趙州南則自趙州以下固浚水也浚水自州南東南逕寧晉縣南東南入泊所謂至屢陶入泚也

縣曼水攷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縣曼水東至蒲吾入滹沱水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縣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浚真定國縣曼縣斯浚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鄴入河按縣曼水正流至蒲吾入滹沱枝流則爲太白渠斯浚入漳鄴道元敘枝流於漳水注必敘正流於滹沱水注惜今亡耳漳水注曰斯浚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

首受縣曼水縣曼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按此桃水正流也東北入滹沱漳水注又曰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則卽爲太白渠之枝流矣元和郡縣志太原府廣陽縣本漢上艾縣地縣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澤發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泉水經注曰澤發水出董卓壘東董卓壘在縣東北八十里妒女祠在縣東北九十里澤發水源并陘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太平寰宇記舊廣陽縣城在平定軍東南三里軍北至鎮州平山縣界九十里東北至娘子關接鎮州并陘縣界

帆三

十九

九十里按縣曼水亦名桃水則卽今之甘洵河澤發水寰宇記及太平御覽皆作畢發水則卽今之柏川水道提綱曰冶河有三水會台北曰桃河卽甘洵河源出山西平定州西壽陽縣東南新興鎮之南山東北流經州北四角山又東北有李賓山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經臥虎山鏡山東穿城入直隸并陘界折東南流經桃核店北又東南經井陘縣城南又東北至獲鹿縣西南之雨水店西與南來之河水會又北流百里至平山縣西北入滹沱中曰柏川源出平定州西南隄泉山東北流經州南又東有州城河西北自城來會又東經西交鎮南藥嶺山北又東北於固關南穿城入并陘界四十里沾

河自南來會也南曰沾河源出樂平縣西南之沾嶺北
流而東經縣城西北折東南流有小松水自南來會又
東北流有鳴水自西北來合石馬山水東流來會又東
北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穿城入井陘界北流與
柏川合又東北至縣東北與冶河會又北至平山縣西
北入滹沱

木馬水攷

山海經白馬之山木馬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滹沱元
和郡縣志太原府孟縣西南至府二百二十里白馬山
在縣東北六十里木馬水出焉上有白馬關後魏所置
太平寰宇記忻州秀容縣大白馬山在縣西南四十五

帆三

九

里連小白馬山定襄縣在州東四十五里三會水水經
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流入滹沱水經定襄界水道
提綱曰牧馬河即三會水源曰嵐水出忻州西南白馬
山東北流有陰山水自南來會又東又合一水東北流
經麻令鎮北及州城東南又東北經定襄城南又東北
注滹沱水吳任臣曰牧馬河源有二一出孟縣一出忻
州俱名白馬山至三家村之牛尾莊合流經州城南七
里東北入定襄界注於滹沱

忻水攷

太平寰宇記忻州秀容縣程侯山一名金山在縣西北
三十五里注水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山甚層銳其

上舊有採金處俗謂之金山忻川水在縣東三十二里
注水經云滹沱水南歷忻中口類會忻川水水出西管
涇東山也元和郡縣志嵐州靜樂縣西至州四十五里
管涇山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嵐州東至忻州二百四十
里忻水西出管涇山東至忻口入滹沱

滹沱水攷

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澗水郭
璞曰今滹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漢書地理志
代郡鹵城縣滹沱河東至參戶入滹沱別過郡九行千
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
三百七十里元和郡縣志代州繁峙縣西至州六十里

帆三

三

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滹沱水出焉雁
門縣本漢廣武縣夏屋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句注山
一名西陘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
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唐林縣東北至州一百一十里
滹沱水在縣東沙河在縣南三里忻州東北至代州一
百六十里秀容縣滹沱水在縣東三十二里定襄縣西
至州四十五里縣本漢陽曲縣城聖人阜在縣東北二
十里石上手足蹟猶存滹沱水西自秀容縣界流入代
州五臺縣西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本漢慮虜縣五臺山
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慮虜水在縣北十五里太原府
孟縣西南至府二百二十里原仇山在縣北三十里滹

沱水西自代州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縣城本名原仇城一名仇由城太平寰宇記代州雁門縣句注山在縣北注水經云雁門郡北對句注東陘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祖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械繫於廣武遂踰句注困於平城謂此也滹沱水在縣南龍泉水源出縣西北平地注水經云龍泉出雁門縣西平地其大三輪泉源涌沸騰波奮發以巨石投之水輒潰出亦云潛通燕京山之天池也漢故廣武縣城在郡西南魏文帝移雁門郡南渡句注置廣武城冀州圖云廣武縣城在句注陘南口之南

三

三

二十里東陘關地甚險固在郡南二十里西陘關在縣西北五十里五臺縣五臺山水經云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晉永嘉三年雁門郡後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爲之先驅因而反遂寧巖野往還之士希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此山爲仙者之都矣聖人阜水經云滹沱水東流經聖人阜阜下有泉泉側石有十二手蹟其西復有二腳蹟甚大莫窮所自在縣西南四十八里趙一清曰五臺縣五臺山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其北臺之上冬夏長冰雪不可居文殊師利嘗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禮焉寰宇記仙人山在五臺縣東南五十

里石崑上有人坐蹟山腹石上有手蹟山下石上有雙腳跡皆西向立初學記引注水經曰代州專池水西注五臺又思陽水東有獨山山上有崑崙上有坐蹟山腹石上有兩手蹟山下石上有兩腳跡俗名之曰仙人山也據此則樂史所稱仙人山亦是鄭注原文而思陽水一語尤足補其缺逸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驢夷縣有思陽城蓋因水以爲名查按漢鹵城故城在今繁時縣東漢繁時故城在渾源州西慮虎故城在五臺縣北驢夷卽慮虎字隨音變耳水道提綱曰滹沱河源出山西繁時縣東山泰戲山在平荆關南巖頭山西曰青龍泉西流經三泉鎮北孤山大營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

三

三

西經沙澗驛南有華嚴水自南來會水出中臺之麓北流經北臺東又西北流入滹沱滹沱又西少南經縣城南又西南有峩水自東南來注之峩水出東峩山西麓西北流入滹沱滹沱又西南經代州城東南有小水自北來繞城東而南來會又西南經陽明堡東有二小水自西北來注之由西南經崞縣城東有一水自西北經城北而東注之其東岸卽五峯山滹沱又南有小水自西來經城南注之又西南有陽武河自西來會其東岸卽天柱山及福壽山又南經平原村東有銅河東出鳳皇山北麓自東來會有小水西出五峯之西北麓自西來會又南有沙河自西南來會又南爲忻州北境之忻

口折而東南流經定襄縣城西北有雲中河自西南來會河出忻州西北山兩源合而東流數十里經州北又東稍北自定襄西北入滹沱滹沱河又東南牧馬河自城南來會又東經五臺縣南境槐陰堡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水出定襄縣南陽西鎮之南山東北流又北經兩嶺山又北合一南來之水經建安堡東注於滹沱滹沱河稍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出泉巖堡西北山兩源合東南流經槐陰堡東北至河邊堡之西南南入滹沱滹沱又東南五臺山之清水河自西北來會清水河源出南臺山麓西流數十里東義山東麓山自西北來會折而南稍東南流百里有射虎川自東來會折而西

帆三

三

流稍西南經鹿陽山麓又西有鹿陽河北自獨龍山來會又西南有九女泉西北自縣東來會又西經五臺縣城東南又南有小水自城西來會折而東南流經煖泉山西突厄山東又東南經寶村店西又東南入滹沱河滹沱河又東南經孟縣東北境有龍華河自西南來注之河出孟縣北之龍霧山東北流百里入滹沱海沱又東南有秀水河西南來會秀水河三源一曰烏河出孟縣西南之玉泉山合一水東北流經縣城東南又東北有星河自縣西北東流繞城來會又東合一小水又北有白鹿泉自西來注之又東有白馬山水自西來注之又北入滹沱滹沱又東入長城黑山關東南入直隸界

自發源至此由東而西而南而東而東南回環九百里按代州城東之水即續漢書郡國志之常溪水也五臺縣西之小水即元和志之慮虜水也雲中河即肆盧川寰宇記肆盧川水今名雲中水一名分領水元和志後魏宣武帝於忻州西北十八里故肆州城移肆州理此因肆盧川為名也開皇十八年改置忻州因州界忻川口為名也忻川在北肆盧川在南水道提綱有肆盧川而無忻川元和志恆州房山縣東南至州八十里蒲吾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靈壽縣東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西南二十里真定縣恆州郭下縣也恆州西北取五臺山路至代州五百三十里滹沱河南句去縣一里

帆三

三

九門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滹沱水在縣西九十里藁城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肥曩故城縣西南七里滹沱水去縣二十九里鼓城縣西北至州九十五里滹沱水在縣北十三里寰宇記靈壽縣衛水水經云衛水出常山靈壽縣西東北入於滹沱河靈壽舊縣城在縣西北真定縣蒲澤鄜道元注水經云滹沱河水又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安樂壘魏道武出關登常山郡城北望安樂壘嘉其美名遂移郡於壘今州理是也藁城縣藁城舊縣城在今縣西按唐真定縣城本安樂壘舊常山郡城在壘南滹沱水經常山城北則經安樂壘之南不得在唐真定縣北樂史

改元和志之文曰滹沱水在縣北一里則誤矣水道提綱曰滹沱水入直隸界東五十里有一水西自黑山關之北東流穿城而南注之又東南三十里出山始行平地經平山縣城北有井陘縣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流經靈壽縣南獲鹿縣北境真定府城南又東南經藁城縣城北按井陘縣水即漢志之縣曼水鼓城縣今晉州也滹沱水舊經晉州之北今改由晉州之南四十里滹沱自晉州以下宋元來決溢不常元和志定州毋極縣北至州八十里滹沱水南句去縣三十五里從藁城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深澤縣西北至州九十里滹沱河縣南二十五里光武至滹沱冰合以囊沙布冰上渡未畢

概三

五

數車冰陷今名溝旁合處為危渡口深州安平縣東南至州五十三里滹沱河在縣南二十三里鹿城縣東至州二十五里滹沱河在縣西北四十二里饒陽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滹沱河北句去縣四十五里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城也蕪蕪亭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後漢光武帝自薊東南馳晨夜至饒陽蕪蕪亭飢甚馮異進豆粥寔字記漢毋極故城在祁州無極縣西深澤故城在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饒陽故城在饒陽縣東北二十里按隋本於饒陽置深州故元和志

載魯口城不曰縣理而曰州理州理即縣理也寔字記又曰寧邊軍博野縣東至瀛州一百里南至安平縣五十里東南至饒陽縣六十里東北至高陽縣七十八里滹沱河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寔字記又曰饒陽縣枯白馬渠在縣南一里一名黃河今名白馬溝上承滹沱河東流入下博界故注水經云滹沱河又東自白馬溝出李公緒趙記云此渠魏白馬王彪所鑿又通典州郡云滹沱河舊在縣南即光武所渡處魏武帝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漳水注曰漳水東北歷下博城西透迤東北注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

概三

五

白馬河注之水承滹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水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元和志冀州下博縣南至州一百里下博故城在縣南二十里武強縣西南至州一百三十三里本漢武隧縣地武隧故城在縣東三十三里武強故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武邑縣西南至州九十里長蘆水北句去縣三十二里寔字記武強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漢為侯國西晉於其城置武強縣因古城名之高齊移於今理有衡漳河在今縣南五里其城即後魏武邑郡城道武皇始二年築然則後魏武邑郡即今武強縣城元和志武邑縣北之長蘆水即漳水蓋長蘆

水於下博城東北注漳水自下漳水兼納長蘆之通稱矣下博故城在今深州南樂鄉故城在州東南滹沱水唐時自藁城縣北東經鼓城縣北定州毋極縣南又東經深澤縣南又東經深州鹿城縣西北安平縣南又東白馬河出焉又東北經博野縣東南饒陽縣北又東北故瀆東出與漳水合蓋東與漳合者漢時滹沱水道也自饒陽東北至樂壽者後魏及唐時水道也漳水注曰衡漳自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又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渙衡漳又東分爲二水左出爲向氏口瀆水自此決入也衡漳又

帆三

三

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李聰渙水又東逕阜成縣故城北樂城縣故城南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建成縣北二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也淇水注曰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謂之合口城謂之合城也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卽是城矣清河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漳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漳水注又曰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故澹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澹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爲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

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接而爲澹一米逕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分爲二水一右出爲澹一水北注滹沱謂之澹日按漳水注敘枝瀆之澹水而不敘正流淇水注敘正流而不敘澹水互以相明淇水注曰清河又東北逕姑邑南又東北逕窮河邑南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寰宇記東昌故城在武邑縣東北二十八里弓高故城在阜城縣南二十七里阜成故城在阜城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深州樂壽縣東南六十五里建成故城在瀛州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成平故城在景城縣南二十里按阜城縣西南至冀州一百四十里冀州東北至瀛

帆三

三

州三百四十里樂壽故城在今獻縣西南獻縣北至河間府六十里景成故城在今交河縣東北交河西北至河間府一百十里南皮故城在今南皮縣東北浮陽今滄州也今大城縣古平舒縣地泉州故城在武清縣東南四十里南皮縣東北至天津府二百五十里滄州北少東至天津府一百八十里天津府西北至武清縣治一百二十里元和志參戶故城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縣東南至滄州四十四里今參戶故城在青縣界漢書地理志河間國樂成縣滹沱別河首受滹沱河東至東光入滹沱河弓高縣滹沱別河首受滹沱河東至平舒入海按滹沱於東昌東北入漳自下漳卽

滹沱矣左出爲向氏口乃東逕弓高城北則向氏口之水當卽弓高縣之滹沱別水滹沱逕弓高縣城北卽東逕樂成縣城南又東逕建成城平縣南又東與滹沱別河合此別河卽向氏口決入之水蓋自向氏口東北出逕樂成城平等縣北又東與滹沱合也然則樂成縣之滹沱別卽弓高縣之滹沱別矣寰宇記東光故城在東光縣東二十里按東光唐屬景州東光西至州治弓高縣四十里景州西南至冀州二百十里東光西至阜城縣六十五里西北至景城縣九十里而建成故城在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滹沱逕建成縣南乃東與別河合其地正與東光相直蓋水北爲建成水南則東光故言滹

帆三

三五

沱別河東至東光入滹沱河也東光入滹沱後又北與清河合自後清河卽滹沱河亦卽滹沱別河矣清河至東平舒縣北泉州縣南與滹沱諸水渾濤入海故言滹沱別河東至平舒入海滹沱經成平縣南故漢志成平縣有滹沱河也寰宇記文安古城在霸州文安縣東北三十里平舒在文安東南參戶又在平舒西南文安平舒參戶之東皆是陂淀水道提綱曰三角淀卽古雍奴水當西沽之上最大周二百餘里後漸填淤衰延霸州永清東安武清南至靜海西及文安大城之境東西百六十餘里南北二三十里爲七十二清河所匯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注之今日東淀以其對

任邱趙北口之泊爲西淀也東淀在武清縣南八十餘里玉慶埭之南東西四五里南北十餘里耳又東爲西淀三十里然則平舒參戶以東皆陂澤矣漢志鹵城縣下言東至參戶入滹沱別按淇水注清河逕浮陽縣故城西東北與滹沱別瀆合驗其地正當參戶故縣之南此別瀆當卽漢志參戶之滹沱別特其水首受滹沱之處則不可攷疑自饒陽以下分故瀆東北出經瀛莫二州者卽古滹沱別河所行道元時滹沱正流改由滹沱別河之道而舊時與漳合於東昌東北者改稱故瀆矣漢時滹沱與漳合後魏及唐滹沱先與滹易合鄭注雖亡滹沱脈絡猶可得其彷彿也過郡九者謂代太原常

帆三

三五

山中山眞定信都涿河間勃海等郡也漢志從河東至文安入海從字疑有誤近儒改曰別河東至文安入海然曰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數多於滹沱河則此從字決非別字之譌蓋滹沱篇亡不可悉知矣且自鹵城至參戶里數亦不止千三百四十里也寰宇記深州樂壽縣漢中水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高祖封功臣呂馬童爲中水侯卽此地居兩河之間故曰中水郡國縣道記云其城南枕滹沱北背高河瀛州河間縣大浦淀又名大廉陂在縣西南四十一里注水經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滹沱河在縣西二十里按河經武垣北後魏太和年刺史

王質掘直之西武垣城在郡西南三十八里故城東微北十三里又有一武垣城時人謂之東武垣城即當今郡南二十五里蓋因魏武鑿渠引滹沱水遂移西武垣城於此置武垣縣高陽縣在州西北七十里滹沱河在縣東北十四里瀛州西南至深州一百五十里北至莫州一百八里莫州任邱縣在州南四十三里狐狸淀在縣西北二十里水經云鄭縣東南隅水有狐狸淀俗亦謂之掘鯉淀非也按淀中有蒲柳多葭葦莫縣滹沱水東流經縣南二里東北流入文安縣界易水在縣北二十里東入文安縣界合滹沱水掘鯉淀在縣西二十里俗名掘柳淀易京城在鄭縣西北三十里濡水在縣西

水經三

三

二十里向東合易水廢鄭縣城在縣東北三里高郭故城在縣西南二十六里宣帝封河間獻王子嗑爲高郭侯此城是也流河經高郭城南面東流過莫州東北至霸州七十里霸州文安縣西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西北三十里又東溢爲趙淀大城縣西北至州九十五里本平舒縣滹沱河出縣北一百三十里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又東滹沱水注之水側有渾泥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澧水自下澧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邑京南又東逕易縣故城南又東逕安次縣南鄭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巨馬水注曰巨馬水於平舒城北南入於滹沱而

同歸於海按寰宇記容城廢城在雄州西北五十里渾泥城在容城舊縣南四十里南易水在容城縣南流入瀛州高陽縣界與澧水合流按容城本屬易州元和志容城縣西北至易州八十八里周顯德六年收復三關於良橋建雄州移涿州之歸義及易州之容城二縣於城中故樂史謂唐屬易州之容城爲舊縣南易水在縣南者亦指舊縣言也舊歸義縣寰宇記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漢易縣地易水在縣南易京城在縣南十八里易縣故城在縣東南十五里是燕桓侯之別都安次縣在幽州東南百里按寰宇記之安次縣本耿橋行市在常道城東五里常道城在漢安次縣西則唐縣去漢縣

水經三

三

不遠今爲東安縣地寰宇記雄州南至莫州三十里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按澧水合濡博諸水入南易南易與滹沱合而入北易范陽以下之巨馬水即北易也鄭縣西之濡水即澧水也滹沱自故瀆東北出東北逕樂壽縣西北又北逕瀛州河間縣西又北逕高陽縣東北又東北逕莫州莫縣南又東逕文安縣北與南易澧水合又東逕平舒縣北與北易巨馬水合又東南與清河合北與鮑邱水合同入於海大城縣東之永濟渠即清河也鮑邱水注曰南極滹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條分往往徑通沽河注曰清淇漳洹澧易涑濡沽滹沱同歸於海

故經曰派河尾也此後魏及唐滹沱所行之道也滹沱自宋元來遷徙不常今水自晉州南東南出水道提綱曰滹沱河經藁城縣城北又東南經晉州南又東南至東鹿縣東南入大陸澤自澤東南流經冀州北東北流經衡水縣城西北又東北經武邑縣北武強縣南又東北經交河縣西境至獻縣南而水分爲二派一派東流經獻縣南東北行一百三十里至滄州西境杜林鎮南與南來之漳河合又北至青縣城東南與運河會北至靜海縣西又北至天津會白河桑乾諸水東入海一派北流經獻縣城西北折東北流經河間府東境景河鎮北又東北經青縣西境大城縣東境又北經子牙汎俗

輿三

五

日子牙河又北經靜海縣西境與西北來之清水河合東流至西沽北與白河桑乾會又東南南與運河會二派復合也滹沱既入直隸由西而東南折而東北又東入海行一千二百餘里按自大陸澤以下本古漳水所經漳水南徙而滹沱行漳水故道清水河洑易澆唐諸水之委匯也水道提綱曰漳水北入直隸成安縣西南界又東北經縣東南又東至廣平縣西南境分爲二派東流者經魏縣北大名府治元城縣北又東北入山東冠縣西界與南來之衛河合而東北經館陶西北又東北至臨清州入運河東北流者經廣平縣東南東北經肥鄉縣東東北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爲二派一自

邱縣城東北流入直隸威縣南境又東北經清河縣城北又東北經故城縣西東強縣東又東北經衡水西南景州西武邑南阜城縣城西北交河縣城東南又東北經南皮北又東北至滄州西之杜林鎮東滹沱東派自西來會又東北至青縣城南運河自東南來會又北達直沽一自邱縣城西北流至直隸界龍堂折而北流經廣宗縣城西又北經鉅鹿縣東又北至新河縣西南北流入北泊大陸本爲漳水之匯今僅存此一派耳自泊東北流會滹沱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武強之南交河之西至獻縣復分爲二至天津俱會而東入海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者僅存廣宗一支是漳水南徙也澆水

輿三

五

本經高陽之北今乃經肅寧縣北高陽縣南是澆水南徙也巨馬水本於平舒城北南入滹沱今乃於雄縣東南入南易是巨馬西徙也巨馬澆漳諸水皆非故道不獨滹沱矣澆水注曰澆水歷安國縣東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南流逕解瀆亭南又東南逕任邱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又東南流入於滹沱澆水又東北流逕解瀆亭北而東北注元和志定州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本漢安國之地澆水在縣北五里解瀆故城在縣東北九里定州東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寰宇記任邱古城在任邱縣南二十六里按義豐縣今爲祁州自義豐東至莫州之任邱一百八九十里疑澆水枝津之所經別

是一任邱去解瀆亭不遠非莫州之任邱也澧水注又曰澧水東北逕依城北卽古葛城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廢唐興縣在鄆縣西北五十里舊名葛鄉城一名依城阿陵故城在任邱縣東北二十里任邱北至莫州四十三里是依城在西北阿陵在東南澧水不得先逕依城而後逕阿陵城東疑此有誤

滋水攷

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滹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滹沱水元和郡縣志蔚州靈邱縣東北至州一百三十里茲水出縣西枚回山懸河五丈湍激之聲

帆三

三五

響動山谷樵樵之士咸由此渡巨木淪渚久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也土地記云枚回嶺與高氏山連麓接勢蔚州東南至定州取轆轤山路四百九十里南至恆州取秦嶺路四百九十里恆州行唐縣南至州七十里滋水去縣南二十六里真定縣滋水北句去縣三十里九門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滋水北句去縣二十三里定州新樂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漢新市縣之地寰宇記蔚州靈邱縣高氏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土地記云鹵城東三十八里有枚回嶺鎮州真定縣滋水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新市故城在縣東北祁州無極縣資河從鎮州九門縣東北界入無極界東南入

滹沱河兩岸高阜無隄故新城在州西二十八里水經云後魏太武帝南巡行營築亦曰資城故魏昌城在州東北二十八里水經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原林麓之饒下無溪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苦吾百姓遂執而免之漢光武封大將軍杜茂爲苦陘侯漢章帝北巡改曰漢昌至魏文帝改漢昌爲魏昌城故安城在州東南六里水經云安城卽魏昌之安鄉也魏志云明帝太和元年封外祖甄逸爲安鄉侯祁州西至鎮州七十里水道提綱曰滋河源出山西五臺縣東界烏牛山北麓東流穿長城入直隸平山縣西北界山中合數小

帆三

三五

水東南流經靈壽縣北行唐縣南又東南經真定府北又東經無極縣南折而東北流經晉州西北深澤縣北又東北至祁州東南與西來之沙河會而北合唐河也滋河至行唐縣之張茂村伏地流至真定縣北之南孟社復出按滋水本於無極縣南入滹沱今改折東北流至祁州入澧水道變矣牛飲山今在行唐縣西北白陸谷說文作白陘谷

鹿水攷

太平寰宇記鎮州平山縣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澧水出焉亦謂石曰水又謂之鹿水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木刀溝行唐縣輪井水經注云行唐城上有大井若輪

水深不測王山祠水經云行唐城內北門東側祠後有神女廟廟前有碑其文云王山將軍故燕翼之神童後為城神聖女者此土華族石神夫人之元女趙武靈王初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歎應與神俱遂妃神童潛刊貞石百堵皆興不日而就故此神後之靈應不混焉怪誕謬妄之談不可據信以樂史稱是鄭注原文故引之按此二條當是鹿水注文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漢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承滹沱之水轉山東之粟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為謁者監護水功訓隳括知其

輒主

三

難立言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父也訓叔父以為訓積善所致也元和郡縣志定州新樂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木刀溝在縣東南二十四里溝旁人姓木名刀因為名陘邑縣北至州五十里木刀溝在縣南二里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長林溝今名木刀溝在縣南三十三里然則鹿水自房山縣西北東逕行唐縣南又東逕新樂縣南又東經陘邑縣南又東經義豐縣南義豐今祁州木刀溝自義豐以下元和志不詳所入想入派水耳今其水上流為滋水所亂故道塞矣按石臼河資承滹沱之水想亦經穿鑿而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石臼河在定州唐縣東北按唐縣東南至定州五十

里石臼河在新樂東南不得在唐縣東北北字當是南字之誤又按趙一清曰名勝志行唐縣下引水經注云滋水至行唐縣鹿水出焉謂之木刀溝入滹沱河查按據寰宇記鹿水出平山縣房山此言出於滋水與樂史所言不合水經滋水篇亡不可攷矣名勝志雖非可據之書此語當有所本木刀溝至義豐去派水甚近想入派後乃入滹沱矣

派水攷

說文派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玉裁以為即滹沱水查按此即元和志之派水也派派字相近因譌作派泰戲山通典謂之派阜山寰宇記代州繁峙縣

輒主

辰

鎮州行唐縣皆作派山然則派水之為派水無疑也後人故城在今繁峙縣南滹沱與派水同出泰戲山以其是派水所出因謂之派山寰宇記鎮州靈壽縣派水經白羊山山之下有白石如羊頭角身足粲然逼真定州安喜縣天井澤在縣東南四十七里周回六十二里水經云派水歷天井澤南水流所播為澤俗名為天井淀元和郡縣志定州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派水在縣西二十五里深州安平縣東南至州五十三里派水今名疆河西自定州義豐縣流入饒陽縣西南至州三十里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李吉甫樂史所言之派水字

皆當作派趙一清曰初學記引水經注云定州派水東北流經大核山大核山疑是大派山之譌大派山在今阜平縣北五里其東又有小派山以派河所經得名按阜平縣本靈壽行唐二縣地在唐爲恆州地非定州地也大核山當別是一山派水今沙河也水道提綱曰沙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界巖頭山其西卽滹沱源所謂泰戲山也東南流穿長城入直隸界茨溝營北又東南有小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至阜平縣東南有一水自西界龍泉關東南流合一水經縣城而東來會又曲折東南流經王快鎮西又東流經宕城西始出山經曲陽縣西南又南經行唐縣東北新樂縣城南又東經定

帆三

完

州南無極縣北又東至祁州東南滋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與唐河會焉按唐時派水東經安平饒陽與滹沱合今改入滹水

後集一

史論立名篇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非君子所不尚也後世病國之人妄託徇名尤之者因謂好名同之好利斯言過矣夫所謂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名之謂也彼病國者正唯不知有功德而誤有所徇耳烏有徇名而國反病者乎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尚周漢而下大概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時爭為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過人為名唐之士大夫

帆四

嘉業堂校刊

以功業濟世為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為名則隨時隆汙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為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已守其潔故其望峻功豐則拯生民之厄天下樂而安之望峻則立臣道之則天下仰而象之二者雖異有神于世道人心則一也且夫元起沙漠兵威窮天之畔所夷滅無算而宋獨後亡憲宗傾國之力大舉攻蜀自謂平在旦夕矣而殞于釣魚山則宋士大夫崇名義厲廉恥之效尤有不可沒者憲宗兵力過於鄧艾邢巒奚啻數十百倍而王堅等竟抗拒不下迨後臨安降而萬州上官夔合州張珪猶致死弗去也堅等備禦之

策應變之方較之羊侃之守臺城韋孝寬之守玉壁臧質沈璞之守盱眙張巡許遠之守睢陽必有可匹美者惜史策諱而不書後人無由知耳豈非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哉豈非士爭立名則天下治哉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後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狐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宋之君子務高于古人宋小人之所為亦禍酷于古人古人好利之禍及于一時熙豐小人貪利無恥之禍延及敵國金初本涓樸後乃遇事觀望不正言得失以迄于亡推其風俗敗壞之

帆四

二

由畏罪不敢言之故實由田穀黨禍之所致田穀獲罪則宋六賊遺孽蔡松年之所為金章宗詔曰自田穀黨事之後居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豈非金之亡又宋六賊遺孽亡之乎夫熙豐小人不過求好官不顧人笑罵耳而其禍敗乃至于此嗚呼酷矣宋兩宮之北也禍慘于石晉金崔立之翻城也禍更慘于靖康嗚呼酷矣

史論風俗篇

夫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于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于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

俗爲先務昔者漢之風俗美曹孟德壞之唐之風俗美李逢吉壞之宋之風俗美王安石壞之明之風俗美張璪桂萼壞之劉石之亂孟德敗之也五季之亂逢吉敗之也宋失中原君子之免于難者隨高宗南渡不得免者沒死北土其仕于金者率皆六賊遺孽也六賊遺黨金之正士孟浩田穀之徒皆薄之蔡松年者宋燕山守將蔡靖子也求結于穀不得則起黨禍以殺正士而金之風俗壞矣松年詔事宗弼又結張浩浩及子汝霖相繼爲宰輔故世宗章宗雖習知田穀之冤不能昭恤之以激厲風俗迨汝霖死始復穀官則正氣銷亡已久矣史言浩在海陵時不敢與宦者抗汝霖通敏習事凡進

帆四

三

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世宗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治而汝霖等依附苟且無所薦達及章宗卽位詔尙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忠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以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贈其議以聞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章宗乃止豈非金之風俗松年及浩父子壞之乎史又言金自宣宗遷汴後爲宰執者習爲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養相體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當奏者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所用

必擇便熟無鋒銳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因循苟且遂至亡國嗚呼世宗金之賢主而所任者乃張浩父子則安得不陵夷至斯極也且夫宋之立國寬寬則賢不肖迭起相勝故高宗後猶得保偏安之局金之立國猛猛則君子一不勝天下皆化爲小人故以世宗之賢不能得賢相以遺子孫亦其勢然也然則宋無六賊金不得有中原亦宋無六賊金可不卽至于亡矣自宋王安石引用小人至金天興之季中原幾無遺噍而禍始息於是江漢先生趙復魯齋元生許衡奮起于大亂之後拯救于焚溺之餘遂盡革金季惡俗以開元明之治二人或仕或不

帆四

四

仕而關繫世運則一也明太祖嚴刑峻法誅斬朝士如草芥而天下不叛者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成祖靖難之修正士皆盡乃不數年而士氣復振者亦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講道論德之風久而成俗民無異志士無異習故雖法慘于上而猶俗醇于下自宣德至正德奄寺佞倖屢汙朝政而風俗不衰嗚呼宋元諸儒漸漬數百年乃克有此斯豈易觀也自大禮議起張璪桂萼諸小人乘時竊政于是新進少年皆奔走阿附希圖富貴而風俗大壞風俗一壞則圖富貴之不肖日多一日趨附之術日工一日無忌憚之心日肆一日于是嚴嵩出則附嚴嵩齊楚浙三黨出則附凶黨逆閹魏忠賢出則

附逆闕溫體仁出則附體仁而明亡矣生祠之建孩兒之稱九千歲之祝極史策未有之羞而崔呈秀魏廣微輩恬然安之雖人之無良苟風俗不大敗亦何遽至斯非存善諛惡直倒置冠履之世宗則祖宗朝風俗極厚亦何遽積敗而馴至于斯非有聰尊輩逢君之惡世宗亦安得不顧清議而遽傾倒若斯然則明之亡雖亡于崔魏周溫而推原禍始張璠桂萼實罪之魁矣且夫是非得失使人得議者不至亡國不使人得議者則害必深中于人心風俗必潛壞于不覺故其禍不至亡國不止正德前小人屢杖正士天下皆議其惡故風俗無傷大禮一議則世宗自挾天子得制禮之權裂冠毀冕混

帆船

五

棄民彝雖有知禮之人不敢開口而不顧是非之徒畧一附會即加顯擢風俗安得不大壞而漸至于亡也夫元祐諸君子直言正論人主憚之羣小恨之松年汝霖揣探主意之術人主忠之同僚諸之熟習世故之人孰不為松年汝霖而肯為元祐諸君子也然用元祐諸君子則宋可以不亡用松年汝霖則金之禍難極于天與之季世但知王安石禍宋而不知并以禍金但知明之亡亡于崔魏周溫而不知實始于聰尊但見明季朝士水火相爭不推攷源委反致謂于講學是不知宋明之不得遽亡實講學之效而松年汝霖揣探主意之術其禍敗乃若斯酷也嗚呼可以鑒矣

泥水攷

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郁郅縣泥水出北蠻夷中郡屬又有泥陽縣洛合渭以入河泥入涇洛東泥西洛大泥小東漢後羌胡雜居郡縣徙廢泥水漸至茫昧水經涇洛諸篇至宋又亡遺文墜簡僅散見一二於諸書所引而太平寰宇記為多顧其中引酈注泥水之文今本謬作洛字不可不為辨正慶州安化縣白馬水出北塞夷中水經注云洛水南經尉李城東北合馬領水號曰馬水合于渭谷北川與合水縣相接按此句非酈注本文隋志合水縣開皇十六年今安化縣非寧州定安縣洛水按水經云一名馬領川今合水縣也

帆船

六

水酈道元注水經云洛水又南經柤邑故城北與柤陽合珊瑚谷水水經云珊瑚水東南至柤邑入洛此三條洛字皆泥字之譌泥洛二水中隔于午大山元和郡縣志寧州真寧縣西北至州七十里午山在縣東八十里襄樂縣西南至州六十里秦故道在縣東八十里午山慶州華池縣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午山舊名翟道山在縣西四十五里太平寰宇記坊州平泉縣午水在縣北一百里出子午嶺東南流入中部縣合沮水縣在州西九十里山北自華池南至升平真寧幾三百餘里山東鄭坊等州山洛水出唐慶州洛源縣北三十里白於西慶寧等州山山縣本漢歸德縣地元和志縣西南至東南流過延州金明縣西南縣本漢上郡高奴縣地元和志縣東南至太武帝於此置廣洛縣隋仁壽四年以太子名廣改為金明縣按金明故城在今延安府安塞縣北元和志寰宇記俱不言金明縣有洛水然洛水逕今安塞縣西又後魏置縣以廣洛為名則金明有洛明矣又南

過敷政縣西元和志縣東北至州一百五十里寰宇記
敷政故城在安塞又東南過鄜州甘泉縣西本漢上郡
縣南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過鄜州甘泉縣西本漢上郡
雕陰縣地元和志縣南至州七十五里宋初改鄜州
水在又東南過其縣南寰宇記雕陰山在縣南二十里
伏斤水川在縣南二十九里源出大盤山東西二百步阿
東至州一百里大盤山在直隸西北一百一十里又東南過
里即此大盤山也山在直隸西北一百一十里又東南過
洛交縣東至州一百八十三里北至延州一百五十五
在縣南一里隋開皇十六年置洛水在州南今水在洛水
東登洛水改道據元和志則洛水在州南今水在洛水
交會之所則縣南之水似指華池水黑原水與洛水相
南從北而來之洛水則在縣東讀不辭善意可也
又漢志上郡雕陰應劭曰雕陰山在西南元和志漢雕陰
縣城在甘泉縣南四十里寰宇記作四十一里而山在

縣南三十里則山在漢縣又東南過三川縣東洛川縣
北不得在西南必有誤又東南過三川縣東洛川縣
西三川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洛川本漢左馮翊郡縣
地元和志三川縣東北至州六十里以華池水黑原水
縣界有洛水三川同會因名洛川縣西北至州六十里以
翟道縣地中唐縣唐坊州治元和志坊州北至鄜州一
邠州三百里東至州至州二百六十里寰宇記洛水
在州東四十里從鄜州洛川縣西南入中部鄜州二縣
過入同州白水縣鄜州道故城在縣西南入中部鄜州二縣
唐屬坊州元和志鄜州道故城在縣西南入中部鄜州二縣
宇記鄜州道故城在縣西南入中部鄜州二縣
東一百二十里自此以下由同州華州合渭入河泥
水源出慶州延慶縣西北夷中南流過其縣西縣本漢
北地郡郵縣地元和志縣南至州四十里武德六年置
年改名又南過順化縣東合水縣西順化亦漢郁郵縣
延慶

地合水本漢北地畧畔道地順化縣唐慶州治元和志
十里西至原州三百四十里北至靈州五百七十二里
隋開皇十六年于今州城西南一里置合水縣在馬領
白馬二水口因以為名武德二年改為合水縣在馬領
改宏化天寶元年改為合水縣武德二年改為合水縣
朝又改安化周地圖記云都到城今名順化寰宇記皇
馬領兩川交口注水經云都到城今名順化寰宇記皇
今州理東南三里有不窟故城州里即漢都到城也
窟在順化縣南三里有不窟故城州里即漢都到城也
據寰宇記所引周地圖記云都到城今名順化寰宇記皇
非唐之順化縣也然隋城與唐城相去僅一里唐之
城亦在兩川交口則謂都到城與唐城相去僅一里唐之
惟據水經注泥水南經都到城城在唐城北合水縣亦
蜀慶州元和志唐之州城乃在北則不合馬領水是
今縣西南三十八里故城是也武德六年置蟠道之
城臨大小樂蟠二水交口因以為名天寶元年改為合
水縣按今合水縣東有建水西有北分河流合焉因日
古之大小樂蟠二水乎馬領水自西來注之水出方

渠堡西北馬領山東南流過其縣西又屈過其縣南方
渠堡北元和志縣東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景龍元年置
縣所置方渠堡按方渠堡五代時廢為鎮晉天福四年
於方渠堡置通遠州又置通遠縣為州治周順二年改
曰環州元和志通遠州又置通遠縣為州治周順二年改
山在安化縣北西接環州縣領水即今環州慶陽府馬領
峽在安化縣北西接環州縣領水即今環州慶陽府馬領
峽在安化縣北西接環州縣領水即今環州慶陽府馬領
也環州在安化縣北西接環州縣領水即今環州慶陽府馬領
數合則環州在安化縣北西接環州縣領水即今環州慶陽府馬領
今環州在安化縣北西接環州縣領水即今環州慶陽府馬領
同川亦漢郁郵縣地馬領本漢舊縣屬北地郡元和志
東至州八十里隋義寧三年分寧州之彭原縣于縣西
南十五里三泉故城置三泉縣寰宇記唐武德三年自
三泉故城移於今所為同川縣因同川故城為名皇朝
乾德二年并入安化又元和志馬領縣東南至州六十
七里隋大業元年分合水縣于此置馬領縣復漢之舊
名以縣西一里有馬領阪因名寰宇記馬領山俗名箭

括嶺與青山相連五縣西一里有馬領阪左右帶川水
傳漢之牧地也又有水出縣西北注水經云與青山水
合按此水經注又東南過順化縣西又屈過其縣南寧
一條亦泥水文

州彭原縣北東入泥水
元和志彭原縣南寧州一百
里本漢彭陽縣地在今縣理西
南六十里臨涇縣界彭陽故城是也因彭池為名原南
北八十一里東南六十里按寰宇記作縣在州西北一
百里今馬領水至慶陽府城西為西河泥水在府城
東為東河彭原故城在安化縣南去安化城三十里寧
州明始屬慶陽府今州北泥水於是有白馬水之稱水
少西至府一百五十里

慶已有白馬之稱
後始號白馬水而元和志於延
慶已有白馬之稱後始號白馬水而元和志於延
馬領水之稱今東河西河合而流之稱被之流矣又通得
過樂蟠縣西寧州彭原縣東二十里本漢畧畧道地
今縣北五里畧畧故城是也義寧二年分合水縣置樂
蟠縣屬宏化郡取樂蟠城為名也又畧畧故城在合水
縣西南三十里入里樂蟠縣理北五里按畧畧又南過豐義
縣樂蟠皆指此城方言謠舛故不同耳

帆四

九

縣東
元和志縣東南至寧州八十里本漢彭原縣地今
縣理西四十里彭陽故城是也武德二年分彭原
縣置豐義縣按寰宇記縣在州西八十里開寶元年改
為彭陽縣以地望準之當為漢義渠縣地自豐義西至
涇州宋為原州治今涇州鎮原縣也豐義故城在鎮原
縣東又南過定安縣西縣本漢北地郡義渠曼泥陽等
南

縣地
定安唐寧州治元和志寧州東至坊州三百二十
里西北至慶州一百三十里南至邠州一百四十里
記西北至涇州臨涇縣二百三十三里東至邠州直
羅縣三百八十九里元和志漢泥陽縣今縣理東南十
五里泥陽故城是也後魏太武帝置定安縣在今縣理
西北三里定安故關自開皇三年移縣入廢趙興郡理
按金大定七年改定安曰安定元至元七年省縣入州
屬鞏昌府明初改屬慶陽府今州北少西至府一百
五十里義渠故城在州西北大曼故城在州東南
南過定平縣西居故城定平故城在寧州南元和志
縣北至州七十里大業十年于此置鞏昌府武德二年
于驛置太平縣其驛移出城北宋鞏昌州寰宇記縣在

帆四

十

州北六又南過邠州三水縣西北縣本漢右扶風栒邑
縣地元和志寧州南至邠州百四十里三水縣西南至
東二十五里即漢栒邑縣古邠國也寰宇記後魏初于
今縣西二十八里置三水縣屬新平郡大統十四年移
縣于今邠州西北十五里白馬堡隋開皇三年移理于
邠州又曰古邠城在龐川水西又曰今縣東北二十五里
邠邑原上有邠邑故城即漢理所按今慶陽府正寧縣
南三十里即邠又南至新平縣入涇水縣本漢右扶風
漆縣地新平唐邠州治明省縣入州元和志東至奉天
記西南至鳳翔府一百六十里至涇州一百八十里寰宇
之漆縣即今州理是也後魏于今縣之西南陳陽原上
置白土縣隋開皇三年移白土縣于今州城中四年泥
改白土縣為新平縣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
洛三水雖皆發源慶州而下流之相去三四里以元和
志寰宇記二書攷之慶州東至邠州三百九十里洛水

已經邠州東矣焉能西行經慶州之尉李城邠州東北
至坊州三百十里洛水又在坊州東四十里焉能西行
經邠州之栒邑故城而合珊瑚谷水此即地形灣下可
以任水所之亦斷無忽西忽東之理況子午山隔絕東
西崇岡峻嶺直接甘泉九嶷尤不能越之而西乎此其
為泥水之謫無疑惟華池縣在慶州東北一百五十里
子午山在縣西四十五里寰宇記曰子午山一謂雞山
水經云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注於洛水此則水之出山
東西不可知出山西則注泥出山東則注洛就西北流
斷之當以出山西注泥為近洛水似亦當為泥水但寰
宇記文字多謫東西之字誤謬尤甚注洛注泥未得明

證則終不敢懸斷耳

家譜序

先世自嚴墓遷曹村西港族曾王父陞宣先生與羣從兄弟輯爲宗譜其時嚴墓舊支世系已不可攷僅載曹村子姓而已譜成于雍正十年迄今又九十八年矣吾家故貧賤數十年來益衰替繼嗣多絕卽不絕亦空乏不能自存子孫數典忘祖奔走衣食無暇增輯舊譜乙酉之秋仲弟筠始奮欲增輯之咨訪軼事于族兄翔鳳與共論定世繫書未成弟遽以瘵疾卒未半年而族兄又歿又二年而族兄翔鶴亦卒於是族中遺老皆盡無有能道舊事者矣今檢亡弟遺稿先所定世繫又頗

帆四

十一

有散軼再加訪輯錄成三卷舊譜分爲七支支皆備載名字年壽及戚黨今則合族子姓皆不能自詳查力又不能爲之詳故所增輯僅詳本親而於他支從畧勢使之然非有意增減之也嗚呼使族兄猶在遺老猶存所載寧僅止于是然使無亡弟遺稿查又何據而能爲是夫爲譜而至于不能詳直與無譜同然竟無譜則祖考之遠近子孫之親疏皆將如嚴墓舊支之不可攷矣故不辭固陋而增輯之如此

書盛眉庵唐述山房日錄後

查之從祖世母眉庵之從母也以姨子時往來從母家又從家大人受經故查童時卽識眉庵其棄賈而就學

也依於舅氏其從舅延張鐵夫先生課從子及子因亦從先生學旣聞先生緒論眉庵以單寒孤苦而能自拔於俗者先生之教也初述詞賦甚獲時譽卽盡棄之而潛心于經史曰士不當爲藻飾無用之言數年學益進境益苦而峻潔之心堅定之守益嚴厲峭拔稜稜露風骨飢則閉門餓不外求人遇同志仍愜慨論古今事不稍倦嗟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眉庵庶幾其人乎設使所遇之困厄不至如剝膚之迫雖耗心血於讀書稽古亦斷無死理所以死者搜討旣勞其心飢寒又傷其體故也可勝痛哉查稟最愚下藉友朋以自植而所得于眉庵爲多獲受益于有道先生每眉庵爲之介家事亦

帆四

十二

往往咨而後行查不可一日無眉庵也辛巳壬午查在里中與眉庵往復最勤後以飢驅不獲時時見見則謂查曰子近日講求說文音韻意欲免俗不知此正俗學也又謂孫愈愚曰子敦材本不小今日之爲所謂匠人斲而小之也查爲之爽然是時查家多故氣不振眉庵曰天無厄人之事不可效小人之戚戚以自厄嗚呼此可以徵眉庵之所守矣查深有愧于其言也眉庵謂著書不可太早故生平讀書甚勤鈔錄前人成書甚多而自著甚少卒後紀師泉定其日記之可留者屬查編次查錄爲四卷倘天假以年所成未可量茲之所錄安知非其所不欲存者今則舍是無以見眉庵矣而查深恨

以童稚之交直道規切之友所賴以扶植者而竟困厄以死也則豈又何望哉

重修徐侯齋先生祠記

明遺民長洲徐侯齋先生於國變後隱于天平山麓上沙村所居曰澗上草堂歿後為富家所有門人吳江潘檢討耒贖歸言之巡撫商邱宋公犖改建先生祠其後傾圮嘉慶元年吳江徐待詔達源重修之兼置田以奉祭事十二年又與其徒趙錄事筠增築外垣規制廓于其舊是時待詔家已中落而急于名義如此迄今三十四年矣向之所修者又剝落頽毀而待詔家益貧乃謀與好義之士共任完葺之事而屬記于余我

帆四

三

朝褒卹前明死節之臣凡抗顏行拒

國命者皆深許其忠專諡通諡照耀史策所以勵忠節示臣則也先生屏居榛莽不接世事無拒命之迹故轉為褒揚鉅典所不及而不屈身以繼父志忠孝大節實與亡身湛族者同風勵百世是故專祠之設亦推行國家激揚忠義之意不可廢也好義之士敬遵

國典以時修其祠宇弗使圯毀於以昭

朝廷褒崇之美於以見閭里風俗之厚使過其地者瞻拜祠下凜然於先賢之志節而勃然興起豈不於人心士習大有裨哉宜待詔之屢為修治而不能自己也余與待詔有舊其勇于行義也久欽于余心又以忠臣志

士之祠興廢繫于風教事似緩而實急故記之以告來者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

星伯先生閣下首春曾肅手書并奉繳去歲薦函想蚤得達三月中接到惠示安瀾志案語一冊甚深歎獎引曲成若先生真不後古人而自以愚昧過蒙大君子期許為可媿也受讀畢竊謂案語亦經後人增損非盡戴書之舊故攷證處或未明晰或明晰矣又雜引他書亂之如木馬水源委不明白馬山有二一在孟縣東北一在忻州西南據吳任臣說牧馬河有二源一白馬山俱為牧馬河所出是書木馬水合中存孟縣山而遺忻州則牧馬水源委不明矣蒲水蒲吾渠蒲澤濟為一漢志中山國曲逆縣之蒲水在滹沱水北常山郡之蒲吾渠

帆四

四

在滹沱水南後漢之蒲吾渠當在蒲吾縣滹沱水北蒲水與蒲吾渠不相涉滹沱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為蒲澤濟亦與蒲吾渠無涉是書乃雜引漢志言或蒲水下流名蒲澤或因濺水入蒲名蒲吾渠牽合為一則誤甚矣又合鹿水鹿泉為一滹沱水一名鹿水下水注縣曼水下流為太白渠斯夜在滹沱水南是書又誤以鹿泉鹿水為一皆誤甚然其精確不刊處固戴書原文也自禹貢雖指有恆即滹衛即滹沱之說于是水道提綱一書凡數水相合者但取最遠之一源為源不復計水之本源又視諸水之名獨標一目而主名山川之義乖矣是書獨言恆衛滹沱各自為水不得以恆衛隱滹沱滹水之名此等卓識豈經生所易及惜乎書為妄人增損而其真面目不可得見也滹沱水在真定城南自唐至今皆然元和志鎮州真定縣滹

沱河南去縣一里堽謂南字絕句溥沱河南者在縣之南也去縣一里者北至縣一里也寰宇記改元和志之文曰在縣北一里失吉甫之意矣是書言元史方輿紀要及縣志皆言在縣南吉甫所言當指舊治在今縣東南八里者而言但唐初已移今治何尚據舊說想有所未攷耳堽以此言觀之初以爲已見不誤蓋元和志於水在縣北者往往曰某水北去縣若干里水在縣南者則曰某水南去縣若干里若不將南北等字絕句則方面互易古人著書必不錯誤如是既反覆思之始歎已說之未的徵引舊文不加修改李吉甫樂史皆有此病故云水北去縣若干里者亦有不在縣北水南去縣若

帆四

五

千里者亦有不在縣南然則信爲引舊文而失于修改而非如堽所云云矣以派水爲泝水之譌仁和趙東潛先生亦主是說是書偶未檢說文耳潛邱劄記曰志不詳卽事不該而米鹽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畧文不酌諸古則不雅醜而古則遠於俗而不適於用堽竊謂文之適用不適用非由於古不古也近日河渠水利之書連篇累帙無非吏胥案牘語而水之源委脈絡地之向背高下雖尋繹數四仍不得端緒甚者且至虛字不通其故由欲便俗適用取案牘一切盡載之而不知改削故耳以今日之案牘而不改易雖司馬遷班固復生亦不能成佳志卷帙則古人少而今人多

論事則古人周而今人漏古人明而今人昧漏而又昧亦徒見其文之不古未見其書之適用也春間隨使車歷盱眙鳳陽見人家往往在水中回太平後值江水汎溢安慶太平田廬遭淹沒問其故則由焦山一帶江面狹隘水去不速致然昔嘗與友人論黃河病淮日久治水者每開高堰五壩泄淮水注江如是則不特病淮且病江今之沿江一帶多水災未必非病江之徵如何如何堽頓首

寰宇記雜錄前人成書不加審正往往州縣已移舊治而所載之山水土地名里數方向仍襲舊說粗心人不細加研究遂爲其所誤知其誤者又以其不合

帆四

六

而棄之其實樂史雖學疏多誤而所錄皆六朝初唐人善本信而有徵讀者能思其致誤之由則古書之藉是以傳者固可寶貴矣如媯州懷戎縣本漢潘縣地唐武德四年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曰媯州今宣化府保安州也故城在州西南長安二年移媯州及懷戎縣理清夷軍則爲漢沮陽縣地今懷來縣矣史於懷戎縣下曰鳴雛山在縣東北七十里本名摩笄山按山在縣東北乃初唐人輿地書據縣理漢潘縣故地而言若據清夷軍言之當言在西北不得在東北也又唐雲州雲中縣本置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之故盛樂城貞觀十四年始移于恆安鎮則爲故平

城縣地而舊雲州城後改置單于大都護府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曰君子津冀州圖云雲中郡南有君子津卽大河之津桐過縣城冀州圖云在郡西五十里武進故城東百四十里雲中故宮後魏所都築之在故城東四十里陰山道按冀州圖云雲中周回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漢長城百里卽白道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穫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當原陽鎮北欲至山上當路有千餘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遙去五百里卽見之卽是陰山路也從此以西及紫河以東當陰山北者惟此道通方軌自外道皆小而

凡四

十七

失次者多此數條當皆列在單于大都護府金河縣下不當列在雲州雲中縣下樂史錄初唐人書不知改正故有此誤然猶幸其能雜錄之也倘不知審正而又若後人之不肖雜錄以自表其審慎則故蹟湮湮後雖善讀書者亦無由攷而知之矣

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

日前奉教攜河南志一冊歸細讀一過欣快無比是志實出元人之手而宮殿坊市則直錄宋敏求之書間加改竄按隋唐東都宮城南爲皇城東爲東城外爲京城包東南兩面周六十九里區置坊市西爲西苑周百二十六里洛水自苑流經皇城東城之南東出郭皇城南

門曰端門跨洛水爲天津橋其街直南出京城定鼎門曰定鼎門街河南府治宣範坊在定鼎門街東當東城之南河南縣治寬政坊在定鼎門街西當皇城之南洛陽縣治毓德坊當東城之東唐末移河南府廡于臨闕坊則在舊治東北然猶在東城東南至金正大初改河南爲中京金昌府但據故東城而畧展其東偏於是府廡始移在東城中而故宮城皇城及京城皆棄爲城外地元因金城而改曰河南府路今是志言隋皇城在府治城西二里惟府治移處故東城中故皇城在府城之西若府仍治洛水之南當曰皇城在西北不得言治西二里又言定鼎門在府城南一十里建春門在府城東

凡四

六

南一十里屢言府城又每言河南府路則爲元人書無疑且言寧風坊安國寺今徙東城承福門內爲祝釐之所內有八思巴帝師殿尤元事之顯然者蓋其時敏求書具在故宮殿坊市盡錄原文而畧加金元事一二條今宋氏長安志雖存而坊市有譌缺河南志久佚獨藉是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攷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是志非全本言千金場事具河南縣中可見原書具載屬縣言荷澤寺詳寺類郭從義安審琦宅詳宅類可見第宅寺觀原書又別載其詳是冊特全書什之一二耳而譌字甚多秋冬當取新舊唐書及諸史細爲校正也

與龔定庵書

定庵先生閣下承詢以所獲銅器文曰武衛和川府第一按唐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等六軍爲北衙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爲南衙武衛者十六衛之二也新唐書兵志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又云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然則和川府者武衛所領諸府之一也府屬武衛其地必在京北界內而新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府百三十一但存真化匡道水衡

帆四

九

仲山新城寶泉善信鳳神安業平香太清等十一名而餘皆逸和川蓋在所逸三百六十府之內足補新志之闕漏特其地不知所在耳按寧州有和泉府岷州有和政府不名和川且皆隸州不隸衛雅州有和川鎮又鎮而非府又在外之兵非禁旅也然則和川府必在京北界內矣和川府隸武衛將軍則此銅器當是魚符非鑰也寓中適有事不能卽答今畧疏管見未知有當否幸教正之

與溫鐵華書

承示所著魏書地形志注於糾錯譌闕之書而欲辯嚴精當可謂爲所難爲諸史地志皆不可無注而宋書州

郡魏書地形兩志則尤不可少注兩志比他史志爲難注魏志比沈志尤難夫魏收據鄴都一角之山河遼洛陽全盛之土宇致關西郡縣多漏落今則并其所未漏落者亦缺而不全旣爲作注當采羣書之可據者補之夫僑置與實土相混有州郡縣皆僑者有州僑而郡縣實者有州實而郡縣僑者旣爲之注當分別部居詳注於下而地之可攷者詳注今之所在二者是皆然矣豈則謂注是書之大要更有三焉一則舊名今縣宜覈實也地形志於縣所屬郡與漢晉異者第曰漢晉屬某郡某年改晉與二漢異者則第曰漢屬某郡晉改而中間移徙之故不明讀其文一似郡屬雖改縣城如故不學

帆四

二

者且舉二漢志所載之山川故蹟一一實之富平白土之遷移橋山黃帝陵之譌謬近者去故土三四百里遠者且千里矣時代益遠名目益淆此不詳攷注更何爲故注是書之法當曰漢縣在今某縣晉縣在今某縣魏縣在今某縣庶幾不相混乎一則州郡所治宜詳攷也續漢書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諸史皆然而其是書獨否有州與郡各治一縣者有郡與縣各治一城者伯起於州郡下每明注所治或於縣下注州郡所治有非第一縣者有卽第一縣者或於州郡下言治某城有易知者有須參攷者有無可攷者又有州郡俱不言所治者此則參攷無從取證更難矣一則宮闕鄉聚鎮

戊之屬宜依劉昭補注郡國志例悉爲補入夫班志之集靈蘭池宮闕也扈谷中水鄉聚也東西南北諸都尉猶魏之鎮戍也魏收書於平城洛陽故宮皆不詳宜據鄴道元楊衒之所言補入而細證以後世釋地之書確攷今之所在鄉聚則據紀傳所載與他史之與是書出入者按切當時之縣細爲列入至戰爭之區尤宜詳載魏初削平關隴河西諸國但爲鎮戍不立郡縣後罷鎮復置州郡統攷魏制始以鎮將加都督諸州之名繼以鎮將帶刺史之號後遂以刺史行鎮將之事而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並以貪殘獲罪則刺史鎮將又有一時並置者戍之屬鎮猶縣之屬郡而鎮有

帆四

三

大小之異有小鎮屬大鎮者總之鎮罷而戍不罷內地之鎮改爲州郡而外鎮不改青兗徐豫荆郢所屬之戍南備江左沿邊六鎮北拒蠕蠕而六鎮乃後魏存亡所繫尤不可畧伯起據武定殘局見恆代以北盡爲邱墟舊時鎮戍無有存者遂不著於志用高齊霸府之版籍致元氏治亂之迹不明其失殊非小矣今欲成一家言豈得因陋就簡不爲詳補之耶此三者注是書之大要也魏收書今不全隋志所載甚畧樂史徵引較多而龐雜譌淆非精心決擇不可輕引欲集眾家之長成一良注難矣哉嘉定徐仲圃有南北朝輿地表歛凌次仲則有後魏書注二書尙均未之見承垂詢殷殷故率抒管

見如此

紀思詒事畧

黃梨洲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茲年二十餘與里中諸君訂交最相親愛者爲盛介眉朝勛所最畏服者則紀思詒慶曾是時孫愈愚變邀沈金坡登瀛讀書其家延震澤金山甫錫桂課其子而施北研先生國祁以宿儒獎厲後生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詞介眉旁涉百家言後專治通鑑山甫善詩賦工筆札思詒則識解絕人論古今得失儒術純疵口若懸河聞者爲之色駭奎與諸君數過從相質證諸君皆志銳氣盛絕不料有世故之摧折人事之變遷也乃北研先生遽逝未幾而

帆四

三

介眉死十年來奎與諸君或合或離非復昔時意興嗚呼孰知山甫思詒又不一一年而相繼死乎思詒號牛虻又號師泉烏程人少孤育于祖母天姿警敏入歸安學補增廣生家貧甚授徒自給然不工場屋之文又屢爲族人所累由是大困北游山東五年無所遇歸益窘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以傷寒疾卒思詒彊記過人雙眸炯炯每朋儕會合時笑語喧雜輒起取架上書默視俄頃已盡數卷多能背誦其爲學初頗泛覽繼乃潛思理學家言然所長終在史而明史尤深嘗以國初修明史諸臣多於搜采攷索上用心未及翦裁潤色乾隆時重修刪改出方望溪之手望溪於敘事雅非所長

詳畧頗未得宜因擬刪併列傳謂議禮諸臣用漢書章
賢傳體盡載入楊廷和傳齊楚浙三黨諸小人用後漢
書黨錮傳序體撮其大畧載入東林諸君子傳溫體仁
之黨事皆入體仁傳熊文燦之事即入楊嗣昌傳崔呈
秀魏廣微之事即入魏忠賢傳而刻酷摹寫其上壽頌
闈之狀又謂明代氣節與東漢類東漢諸臣章疏史不
盡載其事或見本紀或散見他人傳中明史敘直諫諸
臣亦當如此土司不必立傳可入地理志治河諸臣事
入河渠志邊將無赫赫顯功者事入外國傳如是則篇
目省而文體不破碎矣又謂明初政事歸六部其時六
部即宰輔嘉靖後閣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閣臣爲

帆四

三

宰輔表別以六部及都察院爲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
不若陳東莊合殿閣部院諸大臣作一表爲善史記載
淮陰侯與陳豨步庭語何等神采案贖原文必不如是
祇是史臣善改飾耳王之案傳直載張差供語不爲改
潤殊非文辭行遠之道將與元史泰定紀同譏矣王文
成傳事功與講學雜見一篇之內文終不純當於本傳
中詳載事功而列其論學之旨於儒林傳序又謂漢書
不別立紀信傳後代史官標忠義之目而史愈下當取
忠義傳事多者入列傳餘改爲表列女亦爲表表多而
傳少斯事備而文可讀古人爲名臣作傳敘大事不惜
數千言而小事則畧讀霍光傳可見後代史官無識小

事一概采入反將大事刪節字句以爲簡於是間世名
臣黯然無色矣于忠肅傳了無可觀當刪去其小事而
鋪張其大事查謂思詒曰宋禮治會通河祇是強用民
力當時國勢方盛小民奔走惟命故事易成然自淮以
北運河所經之地皆古人膏壤鄆子藉稻匡衡爭田明
著古籍自運河成而山泉皆資以濟運小民不得灌溉
由是岱南淮北曠土彌望重徵三吳之粟而廢棄淮泗
之田譬以一牛易九羊以此爲功吾未之敢許思詒曰
陸桴亭先生亦嘗言之謂以民力開河而不興西北水
利不可爲智查與思詒志同意洽聚則窮日夜縱談史
傳爲樂思詒與頗豪酒酣以往書卷縱橫歡呼自得其

帆四

三

累亦頗由於酒後自山東歸不復飲矣思詒恥爲求知
干譽之交遇知名士則走避查嘗與約訪一友思詒曰
學與我合則往不然寧與古人相對查每譏其隘數與
爭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思詒之人其往山東也妻
子時困乏又喪其次子次子頗明慧思詒託之震澤沈
退甫眉壽退甫慨然任其教養漸有知矣乃竟夭歿思
詒思家而歸行裝用盡冬月衣單嗚呼何其窮也長子
不能讀父書餘二子皆幼遺橐古文數十首日記一冊
山甫先於十四年五月卒查將之京師聞思詒疾趨視
思詒曰初頗發熱今緩矣孰知查行而思詒遂不起斯
言竟爲永訣乎舊時過從之侶愈愚與金坡在里中其

傷悼將更何如也

帆四

三五

落帆樓文集卷四

後集二

烏程沈 查敦三

都統銜工部右侍郎前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諡文清松公事畧

公名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先世喀爾沁部人喀爾
沁為元時大臣濟勒瑪之後始遷祖達爾彌岱從

太宗文皇帝平察哈爾布拉尼汗遂為正藍旗蒙古人
曾祖五十九祖舒勒赫父班達爾什皆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母蒙古勒氏祖母蒙古勒氏母布
勒噶齊氏皆

帆五

一嘉業堂校刊

誥贈一品夫人贈公素好義家惟有香河縣田三百二
十畝有友以其父負官項繫刑部獄告贈公贈公取田
契盡與之時公生七歲贈公指公謂夫人曰此子若不
賢田終當質于人種田不如種德也公由繙譯生員筆
帖式補軍機章京歷戶部銀庫員外郎蒙古司員任銀
庫自公始時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五年也四十八年升內閣學士
并

賞戴花翎補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明年改正紅旗滿洲
副都統以事奉

命往吉林五十年春復

命即日又奉

命赴庫倫辦俄羅斯市易事務時俄羅斯界上人掠取
庫倫商人貨物庫倫辦事大臣勒保檄俄羅斯捕送恰
克圖聽治遷延不受命

上飭停市易使公治其事明年擢戶部右侍郎會庫倫
巡兵出巡被殺公檄俄羅斯縛送殺兵者斬于界上以
徇

上以公不先奏落職以四品頂戴留庫倫辦事初
孝賢皇后從

高宗皇帝南巡崩于濟南行宮及 梓宮回京
上悲甚 皇四子謁見以

帆五

二

上前不敢喪服

上望見大怒以為不孝切責之 皇四子旋薨未有子
四十五年

上復南巡回鑾至涿州有僧攜男子投訴

上前言是 皇四子遺體以服中生不敢留展轉寄僧

舍生十四年矣男子狀貌奇偉顧盼非常見軍機大臣
福康安和坤皆直斥其名

上見之心動遣中官問 皇四子福晉福晉問管事臣
金三合可質言否三合懼及已對曰

上意未可測若直言是遺體自承罪也福晉懼遂不敢
質言大臣亦無能辨真偽者公後至奮然曰此偽也

皇孫尊貴必不戀惜小物今乃屢顧所佩扇囊決非是乃
命大臣訊之遂以民劉六之甥郭二格詐稱 皇孫定

案
上命誅僧戍郭二格于伊犁郭二格之遣戍也沿途官吏皆謂爲真 皇孫莫測

上旨供張甚厚郭二格指揮徵索所爲多不法至是郡王福康安由喀什噶爾至京奏言郭二格在戍所稱 皇孫煽惑厄額特恐生他變

上命改戍黑龍江五十二年春郭二格行至庫倫入見公索器物甚廣公先以沿途不法事具奏矣姑給其欲

帆五

翌日又見公公曰汝今無前往郭二格曰

汗瑪法遣我往敢不前行公曰汝今猶稱

皇上爲汗瑪法乎皇孫帝子無如汝不法事

皇上以汝小民無知爲妖僧所煽誘故貸汝生命遣戍

遐方汝不思生全之

恩加意斂束反多肆徵求長惡不改我密奉

諭旨治汝詐稱之罪卽縛出絞殺之事聞舉朝大駭

上益以明決重公五十六年復擢工部右侍郎正白旗

滿洲副都統俄羅斯謝罪

上復許其互市明年公往恰克圖與俄羅斯立約聽命

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留庫倫凡八年歸授 御前

侍衛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五十九年以事奉

命往荊州過衛輝大水環城公卽貸銀買米以賑

上嘉之旋授工部尙書駐藏大臣鑲白旗漢軍都統由

荊州馳驛往既至藏悉奏罷無名賦稅之擾民者并請

撫卹唐古忒百姓

上皆從之時貴幸大臣和珅用事公不爲屈故久在邊

地留藏凡五年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

特旨召公爲戶部尙書旋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少保時

陝西甘肅湖北四川教匪方熾

上以公立身公正得古大臣體故授斯任公于途中奏

帆五

言四川廓爾喀軍需分扣各官養廉州縣無養贍之資

必多索于民軍務紛繁撫靖安輯事極緊要若辦公無

資何以駕馭百姓臣不敢稍分畛域知而不言

上嘉公忠誠

賜詔褒美是時經畧勒保參贊額勒登保勦川賊參贊

明亮勦陝賊張漢潮將軍恆瑞勦甘肅藍白等號賊提

督王文雄總兵慶溥往來擊勦平利西鄉賊公則司餉

運居中撫馭給明亮諸軍於是年四月至任請卹戰死

鄉兵安撫被劫良民團練近賊州縣土著使人自爲戰

各保鄉里皆

允行五月白號賊由禮縣西和奔竄藍號賊奔陽平關

欲南入川扼官兵不得入張漢潮奔商洛公曰漢潮東奔扼于河南官兵必仍西竄與白號賊合若西竄則鎮安及洋縣之華陽城固之小河口其走集也于三處屯兵嚴守以逸待勞遣兵東西追擊必可得志於是將由畧陽至漢中而白號賊已從徽縣嘉陵江趾淺渡直東趨棧道署陝西巡撫永保由褒城入棧賊即南奔公遣兵迎擊于畧陽之何家崖賊乃由東南山路晝夜狂奔直趨南江公遣游擊楊國林等迎擊而身由畧陽赴漢中時

詔問平賊方畧公上疏曰
皇上賞罰嚴明將士用命

帆五

五

恩旨所頒人人感動正氣既充邪氣自退民心既歸天心自格以天時人事推之川陝軍務自當速蕺臣所慮慮不在賊之未平轉在將平之時與既平之後耳何則今之反者不盡教匪也鹽梟私鑄私硝私磺私鉛之徒乘機起事故日聚而日多此輩即予以良田亦不能安分躬耕自食其力首惡就擒餘黨星散勢必潛匿林菁竄伏深山大兵一撤又將出而滋事誅之不可勝誅防之不可勝防此可慮在將平之時也從征之川楚鄉勇大抵陽藉官糧以糊口隱攫民財以營私軍務半以鹽糧亦停此輩放縱已久習于殘忍計無所歸將來必釀隱憂此可慮在既平之後也臣愚以爲皆宜預爲籌畫

以期久安長治臣伏讀

聖訓自古惟聞用兵于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臣捧讀回環謂即此數語已足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聞賊中遇見謄黃竟有沈吟歎息言可惜我已成騎虎之勢可見賊亦具有天良非無悔志祇以身降之後無業可歸謀生無計是以未能自決伏思

國家所以嚴禁私鹽私鑄私硝私磺私鉛者爲其有關于鹽法錢法及軍需也然例禁愈嚴偷漏愈廣地方官

帆五

六

吏趨避愈巧具文承應上下相蒙徒以飽關津之需索遂胥吏之嚇詐於民生有損於國計無益且其勢有必不可得而禁者天地自然之利斯民共欲之情非威力所得遏也即以鹽法而論官鹽之價十倍于私鹽又多雜以泥沙不如私鹽之潔白完好今使小民舍賤價適用之鹽而買貴價攙雜之鹽此豈人情所願至于硝磺銅鉛多產川楚地方取攜甚便今使無衣無食之小民忍飢忍寒見利不取以士君子之所庶幾者責之趨利如鶩之小民無怪其抗違而不遵也故巡邏愈密私販者愈接踵向聞達州一帶皆鹽梟出沒之區自夔州以至宜昌大艫連舸乘夏秋水漲放炮開船順流直下關

吏不能訶止石砭以東達於黔楚到處有銅有柴就山鑄錢窮民以此爲生者不可勝數駐藏大臣和寧曾向臣言石砭廳所鑄私錢分兩輕重竟與省局官錢無異福康安查辦私鑄曾將所鑄私錢隨摺呈覽亦與京局官錢無異如是者皆可化私爲官不過禁鑄小錢而已無事矣自乾隆五十九年查拏驅逐失業之徒無所聊賴竄入苗洞鉤結煽惑苗疆由是不靖教匪相因而起至今爲梗究之錢法何嘗得清是禁之無益而有損也明矣其私販硝磺鉛汞拒捕殺人釀爲重案者又比比也臣以爲與其禁之而有名無實曷若弛之而化私爲公仰懇

帆五

七

皇上因勢權宜明降

恩旨一切有名無實之禁悉與蠲除俟軍務告竣之後再定久遠章程先請將出鹽之所及鹽所經過之關口如夔關鄖陽沙市等處官爲收稅以代鹽課一課之後不問其所之聽民自便則私鹽皆官鹽也有銅有柴之處聽民自行採鑄止令報官查驗每千文納稅幾文則私鑄皆官鑄也硝磺鉛汞窮民于所出之地隨便採取地方官酌量抽分以充營汛之用其餘皆聽售賣則皆官硝官磺官鉛也如此因民所利既無作姦犯科之名而無業之徒藉此以爲餬口贍家之計其狡悍無賴者身有所營則不暇他顧心有所戀則不忍棄捐可潛消

其桀驁不馴之氣川楚鄉勇解散之後不患無以營生從賊匪黨一聞此

旨必紛紛來投生路既多必無他慮如謂鹽法錢法皆經國大計不宜輕易更張硝磺爲行兵利器大不宜公之于民致滋後患臣請得再申其說火器之制始于元而盛于明當時議者謂東南諸國有磺而無硝西北諸部有硝而無磺惟中國兼之以制服四夷故邊關之禁甚嚴然西洋所製鎗礮皆極精巧佛郎機之製卽由彼處所進使其無藥何需是器西洋與海南諸國皆通貿易是東南諸國未嘗無硝臣駐庫倫時見俄羅斯均有硝磺且配製甚佳及哈薩克之藥云皆購于俄羅斯是

帆五

八

西北諸部未嘗無磺至金川臺灣苗疆皆有火器使禁而可止彼何從來若禁而不止又何必禁自明以邊塞無糧行中鹽之法令富商大賈納粟于邊以引償之於是有分地行銷之制其後法壞而此制未改是弊政也今河南山西陝西鹽課歸于地丁已知其弊而更之矣然販鹽者什倍取利而令力田務本之農代之輸課稅課之不均莫此爲甚川楚地方民力尤形凋敝若令民間自爲流通官取其稅以補鹽課之不足毋庸歸入地丁是在官仍無賠墊之虞在民亦無加派之累民力裕而國課充案牘清而刑罰省矣歷代鑄錢各有定式其立法之善者意在便民非以利國今官取其稅又無工

本之費卽以國計而論亦屬無損如蒙

聖主格外施恩一切販私牟利之徒俱不至于犯例禁藏匿深山密箐之匪徒及隨時散遣之鄉勇均可有路謀生軍務未平之日易于解散既平之後亦不至自外于良民於勦撫事宜深有益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秀頑雜出正當疏節開目治其大綱使之有所容而不爲害所謂網漏吞舟之魚而治烝烝日進于古者此也疏入

上以所論迂闊而素知公忠直委任如故六月白號賊由通江竄廣元藍號賊自階州東北奔渡嘉陵江焚掠畧陽沔縣境將軍恆瑞由徽縣兩當入棧扼賊東北按

帆五

九

察司廣厚總兵吉蘭泰屯徽縣扼賊西北公以藍號賊將南與白號合檄游擊楊國林駐廣元寧羌界上遏賊衝賊乃東南由寧羌之故家壩踰山竄南江於是藍號白號俱南入川公移書經畧勒保督川北兵進勦恆瑞遣總兵觀祥率兵屯大安驛助楊國林制賊北竄是時張漢潮由商洛西奔洋縣又西竄鳳縣葦子坪逼棧道而漢水南自平利至西鄉東西七百里處處皆賊公曰西鄉邊界延長歧路紛雜鍾家溝堰口峽口貫子山楊柳山諸處皆要隘而王文雄兵少平利境東西長五百八十里雖不能處處屯兵而要地不可不嚴守乃分楊國林兵遣游擊阿克東阿自寧羌馳至西鄉助文雄守

隘而飛檄慶溥及□□□溫成惠扼賊北竄于是慶溥駐營師子壩當平利中道溫成惠由安康馳至平利分遣鄉兵東守朝天坡西扼白沙河秋慶溥率參將李逢春敗賊于金家山王文雄敗賊于皮貨鋪總兵柯藩敗賊于滾子嶺慶溥溫成惠追敗竹山賊于銅錢關竹山平利西鄉諸賊不得北渡漢水時官兵勦賊久未奏功

詔問公諸將優劣公奏曰參贊明亮久歷戎行素稱知兵近勦張逆布置似合機宜所以罔有成效者蓋由年近七旬精力頹敗所致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功爲最迨勦藍白兩號賊肅清甘境頗著勞績乃亦年近六旬

帆五

十

精力似不如前將軍慶成中無主見聽人行止署巡撫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己過則歸人不但弗克領兵亦不能休養百姓若川省之額勒登保不獨轉戰殺賊英勇超眾且于應支餉銀賞項之外毫無私取其次德楞泰臨陣殺賊亦稱奮勇俱在

聖明洞鑒之中

上曰所論甚公不虛延訪時張漢潮自陝西東竄明亮約永保分道夾擊明亮由鄖陽迎賊西上永保遷延鎮安商州之間日行二三十里賊遂由五郎西竄廢邱關趨甘肅境矣

上革永保職遣尙書那彥成同公鞠訊永保奏明亮所

上戰功不實

上亦革明亮職

命公治罪會明亮已擊殺張漢潮

上命那彥成代明亮督兵搜捕餘黨額勒登保自川北
移公書曰賊被官兵追勦窮蹙勢將望北分竄漢中諸
隘口不可忽也公遣將撥鄉兵分防諸隘而前所調之
游擊阿克東阿自寧羌馳赴西鄉為賊所殺

上以公調遣失宜冬革太子少保 御前侍衛職拔去
花翎時議以終南山空地給新撫之民墾種建立縣治
安設營汛

詔下公議公奏言終南山可耕之地俱已開墾所餘老

帆五

十一

林非地土磽确卽厓勢險峻人力難施川楚及河南江
西安徽等處貧民自乾隆初來種山地結草為棚所種
惟包穀其人轉移無定來去不常故地日闢而不能升
科民日增而不能編籍然地界遼闊五方雜處游手無
賴之徒多溷迹其中欲為經久之謀誠不可不為建官
設兵之計至漢水之南平利安康紫陽西鄉各縣及南
鄭洋縣褒城所屬地與湖廣四川連界山勢險惡地更
遼闊亦當一體籌畫陝西巡撫台布請設總兵于五郎
軍機大臣請改漢中副將為總兵與漢興道同移駐西
鄉

詔亦下公議公奏曰西鄉為漢中屏障守西鄉卽以守

漢中但建立重鎮必擇居中扼要之地使隨處有警皆
可策應方能有益漢中北通褒鳳西達畧陽西南寧羌
為蜀棧咽喉東南洋縣為駱谷要口古來皆為重鎮今
總兵與漢興道俱駐西鄉滯于偏隅他處有事將有鞭
長莫及之勢矣陝西外患豈必專在四川卽以通川要
路言之數年來川省教匪有自寧羌入者有自南鄭入
者有自褒城入者近又自城固入矣是守西鄉亦未能
屏蔽漢中也五郎為終南山內適中之地然山徑崎嶇
土地寒瘠若設立重鎮兵糧必取資外縣輸挽不易臣
採訪眾謀揆度全陝形勢竊謂漢中通甘肅四川為西
南門戶商州通河南湖北為東南門戶兩處皆屬要區

帆五

十二

舊制漢中有協商州有營而總兵駐興安今請于漢中
商州各設總兵而西鄉寧羌各設副將為漢中鎮之翼
興安改設副將與潼關協為商州鎮之翼互為聲援於
計為便既而額勒登保痛勦川北賊賊北犯西鄉石泉
等縣又為官兵所扼不得北渡漢水乃遁入川陝界上
之老林復自老林伐木開道出犯南鄭王文雄率兵自
西鄉西上扼漢濱要地遏賊入褒城棧道賊乃分為二
一綴文雄一直西趨沔縣畧陽公慮賊繞至嘉陵江
趾淺渡乃檄總兵吉蘭泰由鳳縣問道趨徽縣扼漁關
臨水拒險與安肅道瑞亨聯絡聲勢檄總兵索費英阿
由褒城大道趨擊時漢水淺涸可涉陝西各路兵皆隨

那彥成搜勦張漢潮餘黨漢中等處兵備單弱公遣漢興道文需率鄉兵駐長寨以顧南鄭扼賊渡漢而身率副將韓加業等馳赴畧陽行至沔縣遇別賊沿途焚掠逼官莊距沔城三十餘里公素謂賊本平民可諭使降至是被賊逼欲單騎赴賊諭之屬下皆諫不聽部將韓加業曰公銳欲諭賊賊不從而喪總督大損國威取笑天下與其喪一總督不若僅喪一副將乃請先公行諭賊賊殺加業遂西竄沮水鋪走畧陽趨徽縣兩當五年春正月額勒登保率兵六千自川入陝上復命那彥成馳赴徽縣徽縣賊乃三路分竄一北竄秦州二西竄禮縣之長道縣一竄鳳縣逼棧道

帆五

十三

上命長麟代公為陝甘總督而以公為伊犁將軍又命公暫署湖廣總督夏五月入覲又請弛私鑄私鹽之禁不稱

旨以副都統改伊犁領隊大臣七年春始授伊犁將軍伊犁地肥美饒水泉滿洲駐防八旗兵生齒日繁所得口糧漸不足以贍公謂當廣開屯田通計惠遠城官兵需地八萬畝惠寧城官兵需地四萬畝而伊犁可耕之田甚多乃度地勢于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引水開渠逶迤數十里又于城西北導泉水為渠分灌田畝凡兩城有水之地皆開渠溉田分授旗人為世業又給穀種田器馬牛惠遠城八旗旗牛八十頭惠寧城八旗旗牛

四十頭然旗人素驕逸坐食授田令下恚曰奈何使我為傭奴事則殺食所給牛鬻田器棄不耕公反復曉諭繼以涕泣始稍聽命比公之去凡墾田六萬四千畝伊犁南北山林木茂密舊時民人入山伐木官不問公慮為逃亡數乃擇老成者立為商頭使管束其人書其名于冊冊無名及形迹可疑者不許入山凡伐木百枚官稅七枚備歲修之用故時伊犁河北距惠遠城二三里後水屢衝隄去城僅半里公乃創築挑水壩長六十餘丈下寬七丈上寬四丈由是夏秋間水發不壞隄矣初新疆進玉頗擾民

帆五

十四

上命運送之玉於所在棄置及玉慶為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乃擇其三小者運之然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公奏請毋運送而上亦下

詔切責玉慶運玉之役遂罷公遇事敢為不拘拘于曲節先是寧陝鄉兵蒲大芳以叛亂遣戍塔爾巴哈台其黨王文龍周奉等分戍南路喀什噶爾諸城十三年冬蒲大芳復謀逆公以叛兵宜殺前但遣戍已輕縱乃檄參贊悉捕斬大芳等五十餘人十四年又檄南路參贊調取文龍等赴伊犁種地而遣伊犁領隊大臣色爾觀悉斬文龍等于冰嶺公恐事不密不先奏也事聞上命革職付刑部治罪公奏上

上乃以公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旋以三品頂戴補陝甘總督行至甘州有兵士訴管兵大員剋扣軍餉公以

聞

命公按治於是布政司蔡廷衡甘州提督百祥皆革職遣戍改兩江總督公素以能任事契于

上是時河水倒灌洪澤湖運道阻梗廷臣皆言漕艘不能如期渡河公入見獨言臣前往能令無誤明年春馳赴任過邳州視微山湖水勢步高郵邵伯隄測水深淺督運清江晝曝烈日夜席地枕一瓜臥神祠旁見水落滯運或風不順輒禱于神卽水漲風轉觀者嗟異于是

帆五

十五

全漕皆渡河早于定限數日

上賜詔褒美公以河督吳璥副河督徐端二人辦工游移奏請自往海口相視

上不許公奏言河之受病由治河者將彎取直河本無病而人爲之病蓋河之所行曲則逢彎逼溜水行有力直則水行無力濁流易淤此時祇須順其自然以期逼溜刷沙

上乃遣尙書馬慧裕馳往相視十六年

命改兩廣總督又

命協辦大學士旋召爲內大臣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至京授鑲紅旗滿洲都統明年充 國史館正總裁專

看蒙古表傳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八年授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復出爲伊犁將軍授 東閣大學士又以平定滑縣賊加太子太保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聽其妻色奇納之言所爲多不法私與霍罕交通霍罕者安集延西一部落去喀什噶爾二千里玉努斯自年班入覲歸遣人齎緞匹茶葉賂霍罕伯克愛瑪爾與通好愛瑪爾遂欲玉努斯尊之爲汗遣人至喀什噶爾城請于參贊大臣恩長欲自設哈子伯克用霍罕抽稅之例典安集延貿易事務情詞黠傲公奉

帆五

十五

定已五十餘年巴里坤烏魯木齊早列爲郡縣南路各城回民歲輸貢賦與內地齊民無異伊犁塔爾巴哈台亦分列屯田地利人力今異于昔仍歲資內地轉輸非經久之道

上命公及參贊大臣長齡通計南北諸城出納大數量減內地饋運公計北路塔爾巴哈台歲需內地銀四萬數千兩南路回疆八城歲需內地銀五萬數千兩地方貢賦皆入經費之內無庸議減伊犁地處極邊鄰接外夷歲需內地經費銀六十萬兩可樽節者亦屬無幾惟烏魯木齊爲新疆腹地歲需經費銀一百一十餘萬爲數最多宜加裁減乃請增復屯田廣墾蘆灘荒地開採

銅鉛各礦抽收迪化州土魯番木稅以省內地經費又議綠營糧餉舊皆以銀折米今請倉儲充裕之處改給米銀各半入粟為監生本古納粟實邊之意請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例使邊地之人即于邊地納粟則內地之轉輸可漸減而或行或不行於內地歲輸卒無大減省也

上轉公為 武英殿大學士

命班次在董誥之前明年秋喀什噶爾回人仔牙敦作亂公即南由木素爾嶺馳赴回疆仔牙敦旋就獲冬公至喀什噶爾廉得布魯特比圖爾第邁莫特助亂乃奏請照謀叛律斬決梟示後訊仔牙敦知比圖爾第邁莫

帆五

七

特賞首謀乃將二人皆凌遲處死

上以公不待報革太子太保下部議議革任

上改為革職留任二十一年夏

上召公歸前公之在伊犁也築四堡于伊犁河北議移置八旗間散壯丁未築室而公去及再至伊犁乃築室于前所為堡中堡置百戶戶蓋屋三楹院牆周四十丈每戶壯丁授田三四十畝藝穀麥蔬果畜雞豚使可供祭祀喪紀婚嫁之用三時務農冬時習弓箭烏鎗計頗深遠然新疆之耗中國在歲資內地饋輸公本意惟在加惠八旗非能統計耕墾所獲漸減內地之饋也習既難易又無輔志佐治之人公亦素非吏才故功卒不克

成長齡代為將軍公屬耕墾事長齡曰此事由乃意何與吾事於是公去而田遂荒矣秋公自伊犁馳赴熱河八月朝于

行在復太子太保冬兩江總督百齡疾病

命公馳赴江南署其任是時徐海淮揚大水新任總督孫玉庭巡撫胡克家請給沛縣一月口糧十二月公北旋行至邳州百姓遮道哀號公以聞于是總督續以邳州銅山宿遷蕭豐等州縣災傷入告

詔一體撫卹二十三年春至京公素以忠直見重于上及在朝凡燕游替御之事乘間直言畧無所避會上將以明年東巡 盛京謁

帆五

六

三陵而是夏久不雨六月公奏請停止謁

陵有

旨軍機大臣會同吏部議罪議上革職

上乃革大學士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職以二

品頂戴補察哈爾八旗都統仍帶革職留任明年冬

上以公長子熙昌病沒召公補正白旗漢軍都統

賞還頭品頂戴旋授禮部尚書二十四年轉兵部尚書

復為 御前大臣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旋出為 盛

京將軍時公屢忤

旨明年夏五月以兵部遺失 行在印降山海關副都

統又革副都統以中公中佐領用六月又降驍騎校秋七

月
今上登極冬

特授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升左都御史十一月又出爲熱河都統道光元年夏召補兵部尙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事奉

命往杭州明年春署直隸總督畿輔州縣遇

屬車行幸凡徵發供億例不準給帑者皆分年扣各官養廉自乾隆四十五年至六十年嘉慶八年至二十三年

行幸供億當分扣養廉銀者共二百四十一萬三千九百兩州縣所得養廉不足償分年之扣公乃奏未及分

帆五

十九

扣之銀請加

恩免扣夏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公在邊地久熟悉外蕃情勢六月理藩院將奏事公閱其稿謂不合尙書禮恩遂屬公刪改或謂禮恩曰公定稿而彼乃擅易是目無公也禮恩怒言之

上有

旨大學士等議罪議上革職發新疆効力贖罪

上命以六部員外郎候補冬補光祿寺少卿十二月

命以二品頂戴補左都御史三年夏以事奉

命往熱河秋

賞還頭品頂戴署正紅旗蒙古都統

上錫宴十五老臣于萬壽山玉瀾堂

詔公與宴出補吉林將軍明年復入爲左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內大臣五年春以事奉

命往熱河明年夏授禮部尙書以事奉

命往山西八年春署熱河都統秋又署熱河都統明年春以事奉

命往保定夏署直隸總督旋以科布多參贊大臣額勒錦擾累外藩奉

命往科布多按治秋轉兵部尙書烏刺特札薩克公車榜旺楚克多爾濟斂取所屬銀言年班入京時以銀分

遣大臣禮恩者英長齡及三額駙今當徵取屬下以償

帆五

三

諸所爲多不法十年秋

上命公馳往鞫訊公以分遣大臣事不實奏

詔削車榜旺楚克多爾濟公爵明年以前署直隸總督時事違制部議革職

上命以三品頂戴休致十二年

復命以頭品頂戴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會右翼喀爾喀茂明安土默特三旗爭界地

上命公馳往履勘山西巡撫徐忻納輿人女爲妾妾與忻所幸小童姦輿人見而宮之童家言之官忻諷陽曲

縣知縣以童自宮驗報知縣不從布政使葉紹本強之事爲御史葛天柱所劾

上命公馳往按治公亦以事不實奏明年授工部侍郎

霍罕伯克請于哈薩克稅馬伊犁將軍以聞

上召大學士與公同入對公曰哈薩克游牧在伊犁邊

外歲令輸馬為租霍罕本安集延一小部長哈薩克非

其所屬豈可令霍罕恃強稅天朝屬藩之馬故時疆

外事將軍不聽治今霍罕既陳請當令將軍以已意檄

諭霍罕言爾與哈薩克俱

大皇帝臣僕宜修好即安集延貿易之人或入居哈薩

克地欲招其來亦當婉言相請不得恃強滋事庶足懾

服其心免生邊患

上納公言十四年春以疾請假

帆五

上命以都統銜致仕十五年夏公疾篤時久旱

上步禱黑龍潭得雨公喜甚令左右扶至庭中觀雨入

室坐兩足忽麻木越三日卒五月二十二日也年八十

四贈太子太保

賜諡文清公忠誠亮直名滿海內然頗行小惠乞人貧

兒不惜傾財以與而前署直隸總督時有人告其知縣

公即給告者錢令自往捕知縣人皆譏其失大體屢起

屢蹟數出按事晚年持正不克如前聞望大損然實心

為

國不憚碎首殞身冀有裨于

君上則公之心固不可于輓近求之也夫人察哈爾氏

長子熙昌官至吏部侍郎皆先公卒次子熙慶

按左翼喀爾喀貝勒沙克都爾札布為其叔父刺麻

濟蘭所殺公奉命馳至朝陽鞫訊擇其族子昌彥

巴圖爾為嗣此事未知究在何年故未敘入姑記于

此俟攷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安徽學政鄂木順額公

遺事述

珪至當塗學使署與寶應喬君守敬交君先佐前學使

鄂木順額公幕時時道公之賢又悲公早逝無子恐懿

德美行之不克聞于人也屬珪撰述其遺事珪仰公明

德又感喬君謀不朽公之意因為撰次之俟能文君子

帆五

擇焉公姓鈕祜祿氏諱鄂木順額字見吾一字復亭滿

洲正藍旗人也始祖某從

太祖高皇帝征伐有功授某官曾祖鼐滿達任某官祖

伊都任某官父明安泰江蘇按察使公由貢生授七品

筆帖式嘉慶十八年鄉試中式二十五年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

今上道光二年散館授編修尋升贊善進庶子四年

考山陽汪文端公奇公文列一等第三名滿洲翰林列

一等自公始升授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

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謁

祖陵

車駕所過

命公與隨

馳道行諸大臣莫能禁公獨鞭中官使改行左右道中

官憩于

上公即奏曰關外地與關內異先驅蹂踐則路不平正

慮驚

乘輿且

御道非

大駕不得行臣不敢不鞭

上是公奏 輦路肅然

帆五

上知公可用陝甘湖南學政先後出缺皆

詔公補授公時丁內艱皆力辭

上益重公服闋數月即補授安徽學政在任授光祿寺

卿十一年夏大水江溢安徽沿江諸府州田廬悉湮沒

公首出養廉銀督守令勸捐士民皆踊躍當塗縣知縣

趙汝和請帑五千兩救民饑巡撫但許給錢二千緡汝

和曰下官此請非為入己計也下官雖無狀斷不忍侵

剝饑民如有絲毫入己者身首分離子孫絕滅巡撫大

怒竟不許而汝和已被布政司檄將入鄉試聞矣公慮

汝和去而來代者處置或不當饑民且生變即馳書巡

撫曰趙令查勘災戶章程畧定民心粗安事急之時不

當改換他人或乖處置夫事必責成于一人斯功罪各

有所屬某職司學校豈敢蹈干與之嫌但民命所關不

容漠視巡撫得書乃屬布政司改檄他知縣入關旋勘

災至當塗入見公曰汝和所請過多且其言無禮公曰

令北人性戇故開罪于公然為民請命之心殊可原也

巡撫曰凶荒賑卹總在士民捐助動請官帑存活幾何

公曰官帑不發士民豈肯捐資巡撫曰閣下客官耳乃

捐五百金給民獨不為我地乎沿江災區有重于當塗

者焉得人人濟之公正色曰某駐當塗故救當塗之災

他處濟否恃有公在非某所敢主也學政無撫民之責

故但出已貲給民公以

帆五

天子重臣巡撫斯土凶荒水旱例得陳請賑救事權在

已膏澤由心豈學政比哉巡撫默然無以應於是巡撫

續以當塗災傷入奏捐已貲百金助當塗賑而給汝和

錢三千緡是時當塗不得公民幾殆事頗聞

上益重公有

詔留任遷大理寺卿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

秋補行正科鄉試公又將赴江寧錄遺忽中暑治益劇

仍力疾上道到試院卒七月十四日也年四十有一總

督陶公澍經紀其喪公器量宏達遇事敢為不克竟其

用士論惜之公自奉儉甚衣服器用雖敝不肖易而樂

周人急一武生踰署垣公詰之泣曰生有老母不食三

日矣稔公盛德願活之公諭教官申飭而陰以金給其母性謙冲不伐當塗民蒙全活者具聯額奉公公曰此守令之勞我何功焉卻弗受大學士英和公爲公朝考閱卷師公在翰林非有故不通謁及以事謫戍公送至數十里外英和公歎曰吾自恨不知人平日何曾好待君也掌院玉麟公新入軍機公往謁閣人弗納公叱曰英相國之獲罪皆汝曹爲之奈何猶不知懼翌日玉麟公往謝焉故相松筠公欲引公爲同志會居母喪乃入弔公謝曰某平日未嘗修謁蒙公賜唁竊所未安松筠公曰我所以重君者正以不輕謁人耳君光明挺直上行將大用後事君好爲之公知星術自言當死于外

帆五

五

及疾呼妻女與訣而行夫人哈達那拉氏先公十餘年卒繼娶瓜爾佳氏一子早殤遂無子女二皆未字公待喬君厚喬君彊記過人遺事皆君所記錄可謂不負公者矣烏程沈垚謹述

後集三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珪初見徐星伯先生即問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先生出長春真人西遊記見示記後有先生跋詳證金山西南山川道里得之日驗者又有程董二跋皆言邪米思于今撒馬兒罕嗣見先生所藏乾隆十三排輿圖知撒馬兒罕在霍罕西北即大石河中府也獨和林所在尚未得其審今讀張德輝紀行始知和林城東北有一澤泊因悟記所言皇后窩里朵尙在和林之西

帆六

一嘉業堂校刊

也先生屬珪再作一跋攷定和林珪以紀行所載自德興宣德以北山水驛程多與記合因取紀行以證是記并參攷史傳疏釋之曰德興府今保安州宣德州今宣化縣紀行曰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即記十日宿翠峴口明日北度野狐嶺路也紀行曰扼胡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旃車逐水草畜牧非復中原風土即記所謂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也按一統志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三十里勢極高峻遼史重熙六年獵于野狐嶺明洪武三年李文

忠北伐出野狐嶺景泰中上皇自北還也先遣兵送至野狐嶺地為撫州宣德間要道金史太祖紀天輔七年四月己亥次儒州五月丙寅次野狐嶺己亥次落黎濛元史木華黎傳歲壬申進圍撫州金兵四十萬陳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殪尸百里按壬申者太祖之七年也野狐嶺之戰太祖紀在六年辛未紀云二月帝自將伐金敗金將定薛于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秋七月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于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元太祖六年當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衛紹王紀是年四月大元太祖皇帝來征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備邊八月千家奴胡沙自撫州退軍駐于宣平九月千家奴胡沙敗于會河堡澮河當即太祖紀之會河川即金史之會河堡也木華黎傳亦以克德興為在辛未年而野狐嶺之戰乃移下一年會河在德興之西北野狐嶺又在會河之北豈有野狐未敗而德興先克傳蓋誤矣千家奴一名思忠胡沙一名承裕承裕傳大安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

帆六

二

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
土豪嗤之曰谿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
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
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
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
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按一統志宣平廢縣在
萬全左衛西十里衛在懷安縣東北六十里會河堡在
衛西東南二洋河合流處水道提綱曰東洋河卽古于
延水其源曰兆哈河在正黃旗察哈爾車卜兆哈嶺之
東東南流入邊城經山西新平堡之北平遠堡之南又
東流經直隸西陽河堡柴溝堡之南有西洋河自西南

帆六

三

來會西洋河西出陽和邊外太僕牧地東南流入邊城
靖魯堡北守口堡南又東經陽高縣城北又東流至天
成衛西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城北又東入直
隸界東北流至萬全縣西南之柴溝堡東南與東洋河
合既合東流至萬全驛北有一水南自懷安縣東北流
注之按自懷安縣東北流合東洋河之水卽南洋河也
萬全驛置在萬全左衛城中會河堡在左衛之西卽在
萬全驛西承裕自野狐嶺退至宣平縣中夜率兵南行
明日敗于會河川則宣平縣在會河堡西北其相去當
不止十里矣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得勝口舊名
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名金之撫州卽元皇慶後之興

和路一統志張家口在萬全縣東二十里興和故城在
鑲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方輿紀要
萬全右衛初與左衛同城永樂二年城德勝口移衛治
焉德勝口卽得勝口卽今之萬全縣也紀行過宣平縣
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然後北過撫州然則得勝口爲
撫州南界之泊扼胡嶺又疑卽野狐嶺之異名矣方輿
紀要翠屏山在萬全右衛北三里兩峽高百餘丈望之
如屏宋嘉定四年蒙古敗金將胡沙虎于翠屏山遂取
西京卽記之翠峩口矣

自首至此爲第一節釋野狐嶺翠峩口兼釋宣平縣
會河堡得勝口等地

帆六

四

紀行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
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
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
按紀行于撫州下言北入昌州而不言過蓋里泊記言
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
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而不言過昌州就記言攷之
蓋里泊在撫州東北金志泊屬撫州豐利縣縣以泥濼
置則蓋里泊當在泥濼側近水道提綱及一統志皆謂
泥濼在蘇尼特右翼南六十里據一統志鑲黃等四旗
牧廠南至宣化府邊界四十里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
一百十里鑲黃旗察哈爾南至鑲黃旗牧廠界七十里

北至蘇尼特右翼界一百二十里蘇尼特右翼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瀚海一百八十里計由鑲黃旗牧廠北至蘇尼特右翼四百二十里由撫州故城北至泥濼三百八十里而由泥濼北至瀚海止二百四十里泥濼去撫州如是之遠較記與紀行所言不合方輿紀要云金昌州在興和西北又云威寧廢縣北有昌州城按威寧縣屬撫州故城在正黃旗察哈爾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昌州在威寧之北則在撫州西北而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然則張參議出撫州西北行故經昌州而不經蓋里泊真人出撫州東北行故經蓋里泊而不經昌州而

帆六

五

度漠則皆至魚兒濼也蓋里泊當與泥濼相近而一統志蘇尼特右翼有占木土鹽泊在右翼東南七十里西刺布祿泊在右翼西三十五里不知孰爲蓋里泊矣水道提綱蘇尼特部有滾泊在左翼南七十里黑水濼在左翼西南一百二十里葦濼在左翼西南九十里古爾板馬潭泊在左翼西三十五里最大者曰呼爾泊在左翼東南六十五里據一統志右翼東至左翼界一百三十里左翼西至右翼界百里蓋里泊必在左右二部諸泊之內但不知何泊爲是而呼爾泊疑卽太祖紀之大水濼若昌州之狗泊則竟不知所在也金史徒單鑑傳鑑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

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鏗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鑑益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里安兵州府願望必須報可謀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紀行曰昌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互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按奎史張萬公傳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

帆六

六

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于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此之堡障當卽襄所築也以上爲第二節釋蓋里泊兼釋昌州紀行又曰自保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按紀行自保障至魚兒泊行十一驛自昌州以上皆不著道里長春則

于三月十五日過蓋里泊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凡行半月紀行曰魚兒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時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按此公主不知何人所尙元代諸部落之世尙主者亦乞列思部居中白達達部居西宏吉刺部居東魚兒泊直昌撫等州之北疑是亦乞列思部分地李禿傳李禿亦乞列思氏太祖妻以皇妹帖木倫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李禿從征西夏病薨追封昌王魚兒泊之離宮究不知何公主所居疑未能

帆六

七

證矣太祖紀九年夏六月避暑魚兒濼蓋離宮本是帝所居後以賜公主耳按元之魚兒泊與遼之魚兒濼名同地異元魚兒濼直昌撫等州沙漠之北遼魚兒濼則與長春州混同江相近遼史聖宗紀太平二年春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四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二月如魚兒濼三月如長春河撻魯改曰長春必在長春州側近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營衛志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則長春州逼近混同江與宗道宗諸紀屢言如魚兒濼

而史文皆與如混同江春州等比月相連則遼史之魚兒濼西去直昌撫等州北之魚兒濼甚遠然太平四年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與紀行魚兒泊有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之言頗相似而以史攷之實是二地蓋元之魚兒濼在遼上京臨潢府西北沙漠外而遼之魚兒濼則去長春州頗近道宗紀大安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丑如魚兒濼已亥如春州春州卽長春州己丑至己亥十日若爲上京西北沙磧外之魚兒濼則東至混同江畔之長春州非十日所能到遼之遊幸亦不應倏東倏西如此矣按一統志遼魚兒濼在郭爾羅斯前旗西北五十里遼

帆六

八

長春州故城卽金泰州故城在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混同江在郭爾羅斯前旗東一百七十里旗東至奉天永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科爾沁界一百四十里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至郭爾羅斯界一百八十里洮兒河在右翼前旗西四里卽遼之撻魯河也然則遼之魚兒濼在長春州西北三百五十里撻魯河在魚兒濼西北三百里矣地志家又以與和城西之濼當元太祖避暑之魚兒濼殊誤太祖不避暑于撫州境也以上爲第三節釋魚兒濼元與遼名同地異紀行曰自魚兒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縣延不盡亦前朝所築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

深廣約什虜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按紀行自魚兒泊至驢駒河行十九驛而記言三月五日自魚兒灤起之東北行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者蓋驢駒河由西南趨東北張參議自魚兒泊西北行故十九驛而至真人以赴幹辰大王之請自魚兒灤東北行故二十餘日方見入驢駒河之沙河也北人讀陸局音如驢駒故記謂之陸局河矣元史謂之怯綠憐河也元太祖諸弟皆封在東方幹辰大王宗室表作幹赤斤國王據此記知幹赤斤營帳在驢駒河南記言水濡馬腹者謂沙河也渡河北行渡沙河也今輿圖及水道提綱驢駒河之北有沙水南注

帆六

九

而南則無有蓋塞外小水隱見不常故不能合矣記言四月朔至幹辰大王帳下十七日大王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計自幹辰大王帳下至驢駒河行五六日則幹辰之帳似在今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左翼後旗北境中左旗之東境積水成海周數百里似即水道提綱之杜勒鄂模矣牙忽都傳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引兵趨怯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率眾追之時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幾獲之也不堅即也不干幹辰之曾孫也乃顏者太祖弟別里古台之曾孫別

里古台傳以幹難卻魯之地建營以居是別里古台分地並幹難河在幹辰之北時也不堅從乃顏叛故引兵趨怯綠憐矣記言並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則在全車臣汗本旗之西南右翼中前旗之南右翼中右旗之北也驢駒河至右翼中前旗之西南折而東南流水道提綱所謂克魯倫河自源西南流四百數十里折而東南流者也亦史所謂怯綠憐河曲矣紀行曰驢駒河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亦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宇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菽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

帆六

十

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按黑山在驢駒河北當河曲之中亦幹辰大王分地撒吉思傳初為太祖弟幹真必閣赤領王傅幹真薨長子不干早世適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適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為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之幹真即幹辰火魯和孫分理黑山以北則幹辰之地跨驢駒河南北西至河曲矣按驛路本由魚兒灤西北行徑抵驢駒河曲當黑山之陽參議所行是也真人以赴幹辰之請改向東北行則非驛路由

王帳下西至臚胸河曲方與魚兒濼驛路合故記言西南接魚兒濼驛路也自河曲以西與參議行途合矣紀行曰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抵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免兒也按渾獨刺今日土刺河太祖紀帝以汪罕與烈祖交好遂會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爲父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汪罕夜然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眾于別所及旦帝始知之因疑其有異志退師薩里河汪罕亦還至土兀刺河洪茶邱傳從丞相伯顏北征至脫刺河猝與賊遇茶邱突陳無前土土哈傳至元十四年土土哈追

帖木

十一

脫脫木至秃兀刺河三宿而後反尋復敗之于幹歡河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眾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啟行疾驅七晝夜渡秃兀刺河戰于孛秃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土兀刺脫刺秃兀刺皆即渾獨刺之轉譯音無定字語有輕重故字隨音變矣勝刺哈亦作勝納哈哈丹之孫哈丹者太祖弟哈赤溫之孫也玉昔帖木

兒傳乃顏遺孽哈丹秃魯干復叛玉昔帖木兒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穴殺戮殆盡哈丹秃魯干莫知所終夷其城撫其民而還哈丹巢穴在黑龍江則黑龍江當卽是其分地故土土哈不欲勝納哈往東道矣秃魯干疑卽哈丹之弟吳王朵列担也然則哈赤溫分地又在別里古台分地東北也太祖諸弟獨搆只哈兒王分地不可攷耳憲宗元年東方勸進諸王有也古脫忽亦孫哥也古卽也苦亦孫哥卽移相哥三人皆搆只哈兒王子也則分地亦在東方特無由知地所在耳紀行言西南行九驛抵渾獨刺河記言驛路行十日夏至量日景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而不言有河董跋推校

帆六

十二

日景而斷其地在土刺河之南喀魯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語最精確蓋真人與參議所行實是一途語有詳畧耳大山峭拔者卽土刺河南岸喀魯哈河東岸之山也

以上爲第四節釋臚胸河兼釋土刺河并東方諸王分地所在

紀行曰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按過免兒河而西又行一驛然後至契丹故城則城當在喀魯哈河之西土謝圖汗本旗之東北紀行曰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

里水極激激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按水道提綱曰朱爾馬台河出額黑鐵木兒山南麓東南流繞布庫鐵木兒山足三面東北流曲曲三百餘里瀦爲池曰察罕鄂模廣數十里又東北流百里有布勒哈爾台河南自達爾湖喀刺巴冷孫地之池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入鄂勒昆河布勒哈爾台與畢兒紇都音相近察罕池東北流百里與澤泊之言合又自布勒哈爾台河東至喀魯哈河里數與紀行行三驛之言亦合然則吾悞竭腦兒卽今察罕池池西南百餘里實元和和林城所在矣太宗紀九年春

帆六

三

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夏四月築掃隣城作迦堅茶寒殿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錢大昕謂迦堅茶寒卽揭揭察哈譯音有輕重耳揭揭察哈憲宗紀又作怯蹇义罕然則殿以澤得名殿在和林城北七十餘里澤亦當相近察罕池卽揭揭察哈澤無可疑矣紀行曰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卽和林川也歐陽元高昌僕氏家傳曰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爾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按忽爾班達彌爾卽

今塔米爾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者曰阿索郭特河西北流百里許又在其西五十五里者兩湖北流而合又在其西南九十里者三湖合而東北流有西北來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阿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會東南來一水其東卽蘇巴勒干山又北經特禮布拉克地東受西北來一小水又東北受西北來之朝穆多河又東北經布拉干地南受西北來一小水稍東有車車勒里克河自南來會又東北受西北一小水又東北折而北流有一河合四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

帆六

四

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有二湖東北流而合又北會東南外來一水又東北而三湖自西北合而東流稍北來會又東北會西北來一水又東會南來一水又東北會西北一水始曰他米勒河北岸連山卽哈瑞河諸源也又東流受北一水又東有一河西南自哈龍恩格勒山東北流合二水來會又東瀦爲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中有一山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布拉干北山也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會入焉按二源會合之

後又東北二百里入鄂勒昆計自和林城東北百餘里至察罕池又東北百里至布勒哈爾台又東北至鄂勒昆實二百數十餘里而鄂勒昆河自東南趨西北塔米爾河南源自西南趨東北以道里覈之南源實在故和林城西則卽和林川矣北源乃塔米爾河耳幹爾汗卽鄂勒昆也或者南北二源俱爲塔米爾河則入察罕池之朱爾馬台河當是古之和林川三水會合之地計去和林城約有三百里而僕氏家傳云三十里傳寫誤耳以水道提綱所載攻之張與歐陽之言一一宛合而提綱三述和林顧皆不得其實一疑在色楞格河之北一疑在鄂勒昆河南源之北則由惑于烏倫烏林皆和林

帆六

五

之轉而不知和林川實自南而北非自北而南也一疑在塔米爾河北源之南其說近矣而覈其地猶在和林川西非和林城所在也良由詳徵今圖無暇攷古故耳然非有詳徵今圖若提綱一書亦無由得和林所在矣然則和林城在今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也一統志和寧路其地在杭愛山東鄂爾渾塔米爾河之間斯言得之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按十五年太祖在西域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河秋克幹脫羅兒城駕未嘗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又十五年歲次庚辰正真人由燕京往德興之歲記云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

欲待駕回朝謁則自前年征西域後駕實未嘗中回也且太祖所居之見于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十一年春居臚胸河行宮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二十二年秋七月崩于薩里川哈老圖之行宮本紀中不見有和林之名安得謂和林爲太祖所建太宗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于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于庫鐵烏阿刺里亦不言和林二年春帝與拖雷獵于幹兒寒河夏避暑于塔密爾河則始在和林左右幹兒寒卽幹爾汗也嗣是六年春會諸王宴射于幹兒寒河而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和林建都實始太宗非由太祖矣記于夏至量

帆六

六

日景長三尺六七寸後云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或云契丹所建按紀行過免兒河後行四驛至畢兒紇都記則行四程渡河驛程之數相當所渡之河當是鄂勒昆河也云山川秀麗故城地中得古瓦有契丹字則已在和林側近而不言和林者是時實未建都故無和林之目也然謂行四程渡河渡河已後實多日駐留故至六月十三日始宿長松嶺也長松嶺卽紀行所謂山之陰多松林矣

以上爲第五節釋和林

契丹故城疑是遼鎮州諸城按遼史蕭撻凜傳撻凜以

阻卜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聖宗紀統和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開泰二年春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地理志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皇太妃奏置統防維二州又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譌爲河董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靜邊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城地控北邊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胸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漣河按地理志

帳六

七

敘鎮州以下諸城自西而東鎮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以道里校之實與記所指西故城相合蕭撻凜傳不言三城之名可敦當卽其一後改爲鎮州耳蕭圖玉傳統和初爲烏古部都監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于窩魯朵城據傳是窩魯朵城與可敦城相近窩魯朵音近窩里朵元世窩里朵雖無定所其名當出于此故史亦謂之龍庭可敦城與窩里朵城相近然則記所指之契丹西故城其卽鎮州所在乎耶律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

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給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鎮州西南有沙磧或其地尙在記所指西故城之西疑未能定矣遼起臨潢居四戰之地西北築諸城以控制諸部勢非獲已而當時多患苦之耶律唐古傳統和時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胸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重熙間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以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旣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蕭韓家奴傳重熙時制詔問繇役何者最重韓家奴對曰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與西南副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是遠戍之苦當時深患之矣天祚紀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栝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馳二十西至可敦城是大石西行駐軍于可敦城故記以契丹城爲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矣亦可證是城之當

帳六

七

卽鎮州也記言東西有故城東故城卽紀行過河而西行一驛之契丹故城西故城卽紀行腦兒正西之小故城蓋東西之言所兼頗廣山川秀麗之云實兼指今鄂勒昆河東西兩岸矣

以上第六節釋契丹城

紀行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卽記所謂朝暮有冰霜已三降也特記甫初伏紀行則孟秋下旬時稍不同又紀行所說尙在和林川中記則十三至十七連日山行已在和林西北山中故地氣較寒矣紀行曰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

帆六

九

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墩在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面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按自和林川西北行五驛而抵唐古河則地當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末旗之西南近哈瑞河發源處唐古河疑卽哈瑞河此水南去西夏甚遠而以爲源出西夏傳聞之謠耳水道提綱曰哈瑞河出西南幹山在齊老圖源之南隔山三百餘里他米勒河源隔山百餘里東北流入色楞格河長九百

里紀行曰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忽蘭赤斤山名謂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帥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脩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樺不以金銀爲飾尙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糲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于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按由忽

帆六

三

蘭赤斤東北迤邐入山當是今之賽堪山祭天及避冬之處紀行旣不言其地無由知所在矣憲宗紀七年秋駐蹕于軍腦兒醜馬漣祭天軍腦兒亦不知其地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太宗皇帝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卽親統大兵入陝西蓋祭天無一定之所遇當祭日隨在可祭矣大牙帳則皇帝所在也紀行又曰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

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按紀行田和林川往避暑處但行五驛而記自六月十三日宿長松嶺至二十八日方泊窩里朵之東凡行十五六日是時窩里朵亦是駐夏處而遠近不同者蓋張參議于定宗丁未年應世祖潛邸之招所往者定宗駐夏之地真人當太祖時所往者是太祖皇后駐夏之地故不同矣據真人所行多山路又有海子淵深之語疑在今三音諾顏中左旗之南中左末旗之西北齊老圖河側近以其所渡之水東北流也若踰山而西水皆西南流矣真人行緩或中道駐留故二十八日始至也

帆六

三

以上第七節釋皇后窩里朵與紀行所言駐夏處異地

水道提綱據康熙輿圖以色楞格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愛山頂以塔米爾河南源鄂勒昆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愛山尾而齊老圖河諸水所出之山皆爲杭愛頂南行支阜近圖移杭愛山于鄂勒昆河之東土謝圖汗旗之西則在故和林之東與舊圖異細繹元史杭愛之名當卽航海音之轉元史惟太祖紀作沆海山土土哈傳作航海嶺餘皆作航海今且以武宗撫軍北邊事攷之武宗紀大德四年八月與海都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十二月軍至按台山五年海都入犯武宗與戰于迭

怯里古又大戰于合刺合塔據姚燧撰乞台普濟先德碑言寇出金山南闊別列知闊別列在金山之南據康里脫脫傳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航海進擊海都大破其眾知武宗于大德五年破海都于航海又據乞台普濟碑大德五年八月寇大至乞台普濟教吾軍表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闕不迷自是寇望紅衣軍則退不戰碑又云大德五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刺台乞台普濟子也兒吉尼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卻皇上乘之遂大潰斬賊不可級計哈刺台卽合刺合塔曰大至曰舉國至皆舉眾深入之謂深入而敗無一語及和林則戰地

帆六

三

實在和林之西又據牀兀兒傳大德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牀兀兒急引兵敗之知海都兵又擾金山之南又據乞台傳乞台子哈贊赤大德五年從戰航海從武宗親征哈刺阿荅復從創兀兒征不別八憐八憐之地據牀兀兒傳在金山之南哈刺阿荅卽合刺合塔創兀兒卽牀兀兒據是傳次第知海都兵犯航海戰敗而西走合刺合塔又戰敗而西踰金山至不別八憐也然則航海在合刺合塔之東和林之西矣又按武宗駐冬之按台山當卽乃蠻之按臺太祖之征乃蠻也乃蠻部長太陽罕至自按臺營于沆海山帝與大戰擒殺太陽罕帝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擒之以

歸太陽罕子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兀魯塔牀兀兒傳作兀兒禿今日阿爾泰皆音之轉卽金山也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則金山實乃蠻部落所在按臺必在金山側近疑按臺卽兀魯塔緩言之曰兀魯塔疾言之曰按臺而也兒的石河又在金山西南矣太陽罕自按臺至沆海山實自西而東武宗于四年八月戰于金山之南十二月軍至按臺山則卽踰金山而東想五年必由按臺東歸故海都大舉入犯而遂戰杭海也今齊老圖塔米爾鄂勒昆諸源之山由北而南環繞和林之西實和林西面門戶爲海都東寇必爭之地海都大德五年之寇和林尙未被兵則謂此諸山爲杭海實于形勢

帆木

三

相合杭愛卽杭海音之轉水道提綱之言實是不誤若移于鄂勒昆河之東則海都兵未至和林不應寇從西來而康里脫脫哈贊赤諸人反東出若海都兵已越和林而東則和林要地不應諸傳概未之見而牀兀兒轉在金山之南準之情事義證顯然矣一統志杭愛山在鄂爾渾源之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許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鄂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渾塔米爾諸河俱發源于此是一統志亦以杭愛爲在故和林之西然則真人由窩里朵西南入山實是杭海道也

以上第八節釋杭海

記云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按高峯海子大峽雖不可悉知而覈其程途則一水西流疑卽今之烏里雅蘇台河蓋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旗西矣又云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月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七月二十五日徒單夾谷二妃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按真人于七月

帆六

西

九日由窩里朵起行二十六日至阿不罕山北凡行十八日計其地當在今喀爾喀西部札薩克圖汗左翼左旗界直科布多之東鎮海傳屯田于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卽此之八刺喝孫也夫曰立鎮海城是城名鎮海也城爲鎮海所立遂以鎮海名城劉容傳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小雲石脫忽憐傳以鷹房萬戶從裕宗北征至鎮海是又以城名地矣鎮海又轉曰稱海裕宗傳至元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王恂傳從裕宗撫軍稱海卽小雲石脫忽憐傳之鎮海也囊加歹傳武宗在潛邸囊加歹嘗從北征與海都戰于帖堅古明日又戰海都圍之山上囊加歹力戰決圍而出與大軍會武宗還

師囊加歹殿海都遮道不得過囊加歹選勇敢千人直前衝之海都披靡國兵乃由旭哥耳溫稱海與晉王軍合牀兀兒傳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帖堅古是帖堅古在金山之南由金山還師而東道必經鎮海城是稱海即鎮海矣稱海爲西北要地據地理志及武宗紀中統初置宣慰司都元帥府于和林後分都元帥府于金山之南至元二十六年諸王叛兵侵軼和林宣慰司怯伯乘隙叛去二十七年立和林等處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和林改置行中書省移都元帥府于稱海兼置稱海等處宣慰司稱海誠控禦叛王要地矣哈刺哈孫之行省和林也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

帆六

五

石以饑飢民不足則益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地理志元貞元年于六衛漢軍內撥一千人赴稱海屯田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處成宗紀元貞二年二月給稱海屯田軍農具大德元年三月給稱海匠戶市農具鈔按稱海地鄰接海都海都犯邊屯田暫罷海都既平屯田旋復故成宗紀大德四年罷稱海屯田改置于呵札之地而六年九月又遣阿牙赤撒罕禿會計稱海屯田歲入之數也仁宗紀至大四年六月命和林行省右丞字里馬速忽經理稱海屯田延祐元年三月敕儲稱海

五條河屯田粟以備振濟六年十一月敕晉王部貧民二千居稱海屯田英宗紀延祐七年五月復置稱海五條河屯田按七年復置則七年以前必嘗能之矣是時明宗以不得爲皇儲憤發兵反兵敗走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率眾附之屯田之罷其以是與後明宗不復入寇故屯田亦旋復也然則明宗紀冬居札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當與阿魯歡相近阿魯歡即阿不罕據是記鎮海城在阿不罕山東北則明宗所居當在其西也又按阿不罕亦作阿荅罕月赤察兒傳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歸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

帆六

五

軍備其衝突大德十年冬叛王滅里帖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往至大元年月赤察兒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願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異又諸部已歸順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我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我已擣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荅罕三撒海地阿荅罕在金山之陰當即是阿不罕武宗紀大德十一年秋七月稱海置都元帥府當即是其事特紀在大德十一年而傳

在至大元年差一年耳又按古人稱北包東稱南包西凡言金山之北皆謂其東北正今阿爾泰以東地也史于稱海屯田言之綦詳真人言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亦其明徵矣漢公主者金衛紹王之女也其母則衛王妃也元太祖九年金宣宗奉衛紹王之女岐國公主以請和宣宗旋遷汴使完顏福興抹撚盡忠留守中都中都危急盡忠密與腹心謀南奔福興仰藥而死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二妃與公主母之陷于北由盡忠給之也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

帆六

偕來我輩豈能至此金人虜宋帝后妃宗室于青城厥後盡忠棄燕崔立翻汴覆亡之蹟轉瞬一轍天道好還故令二妃等居鎮海城前後百年中與五國城唱月上海棠之主遙遙于萬里外東西相對也今科布多之地湖泊甚多故鎮海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矣是地本乃蠻國所在故乃蠻國王以佳饌食山精也

以上第九節釋鎮海城即稱海

若夫金山以南則先生跋中詳之霍闡沒輦以西又未得明徵姑闕俟知者

塞外疆宇自大石林牙西遁及元太祖創業幹難旋

平西域開闢漸廣而建設城郭興立屯戍與前此風氣境土迥然不同志地者固宜引據詳贍攷證明晰始可以得其實蹟所在余同年徐星伯儀部最精于此同里沈君復爲之疏通證明使甌脫之區瞭如指掌洵爲人間有用之書不徒以廣異聞也時道光十有八年五月己巳筠潭葉紹本識

帆六

落帆樓文集卷六

外集一

連叔度周易辨畫序

易自輔嗣注行而義理象數二家各分門戶言義理者頗有微妙之思而按之卦象多不合言象數者拘于卦爻又穿鑿附會而無甚意理二者皆過也阜陽連叔度先生兼綜漢宋諸儒之說極七年之力成周易辨畫一書大指謂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不知象無由知言不知言無由知意故必以明象為先又謂爻之義必期于貞當位是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動而貞者必吉

帆七

嘉業堂校刊

動而不貞者必凶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然有當位而不云吉不當位而反云吉者義又具于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中而不在本爻漢以來互覆升降卦變之說皆即繫辭上下相易之意而所以必上下相易者凡以求其貞而已故解釋諸爻酌取荀虞之義而皆以貞為說蓋有是書而義理象數二家之言融會貫通可以無相爭矣或譏是書不明六書不知朋即鳳字而謂為兩月不知遯本作遁而謂遯字從豚從走姤之羸豕又進一陰而為遯又好采新說豫九四朋盍簪用來知德說解為冠簪婦人六五貞疾恆不死解為疾徐之疾旁死魄之死皆穿鑿過甚不合經義又象象等傳有專言象亦有

離象而廣陳事理是書概以象牽配亦不免漢儒拘滯之失又拘于繫辭傳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二言謂諸卦初爻多統領一卦之旨上爻多總結中爻之義於是一卦但有四爻而初上二爻皆贅設矣此更非陳列志爻之義余謂著書不能無得失要在瑕瑜不相掩是非不相亂而已是書據象陳義言有依傍不用空虛無實之說其精確處故自不可沒也歸妹彖辭有征凶无攸利之言注家皆以歸妹為不善矣先生獨據彖傳謂由爻位之不當非謂歸妹之不善孔氏小畜正義謂巽是陰柔不能止畜在下之乾於是說者多誤訓畜為止先生乃依古訓為養如此之類不可謂於傳義無補矣是書

帆七

二

為朱竹君學士所表章采入四庫全書今先生之裔孫某謀重付梓而請序於余先生不為空言余不敢以空言復也因著其大指如此

元史氏慶源碑跋 太宗十二年

右史氏慶源碑崔鉉撰庚子九月立石元太宗十二年也碑字多殘缺元史史天倪傳曾祖倫祖成珪父秉直碑但存倫之名錢少詹大昕元史攷異據此碑稱天倪曰河北西路都元帥稱天澤曰真定五路萬戶謂史氏之授萬戶始于天澤太祖紀及天倪傳謂天倪初降即授萬戶者誤也今碑于天澤之官已剝落不可辨矣秉直三子天倪天安天澤元史于天安事附見其子樞傳

云甲午天安宣權真定等路萬戶賜金符甲午者太宗之六年天澤傳已丑太宗即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五路字上已殘缺當有宣權等字五路萬戶本授天澤碑稱天安曰五路萬戶知中山府事元初軍民官皆世襲天安子樞繼父知中山府傳于天安不言知中山府至樞始言以勳臣子知中山府亦史之疏矣碑中所載夫人氏族若納合末撚奧屯皆女直部族吾古論卽烏古論亦女直也惟刪只當卽刪竹乃是蒙古元史吾也而珊竹氏攷異曰一作珊竹帶又作散朮台鄭玉撰珊竹公遺愛碑云蒙古族珊竹台亦曰散朮朮其家蓋與

帆十

三

國家同出視諸臣族爲最貴元秘史孛端察兒之兄曰不合禿撒勒石後爲撒勒只兀惕氏卽散朮台也按譯音無定字元史太祖紀屢言散只兀部疑卽珊竹帶也金史宗浩傳山只昆北方別部亦疑卽珊竹帶是時天倪與吾也而俱從國王木華黎征伐故天倪長子楫得有刪只夫人乎碑中所載諸州高州故城在喀刺沁右翼西北利州故城在喀刺沁左翼東北金之北京卽遼之中京元初仍金北京名至元五年改名大寧路故城在喀刺沁右翼南平泉州之東北直建昌縣北土河流經其南

此碑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安世篆額

元史進道碑跋 太宗后稱制四年

右史進道碑段紹先撰乙巳年五月立石六皇后乃馬眞氏稱制之四年也史進道元史無傳錢氏攷異據此碑張致叛在丙子討平在丁丑正太祖紀皆移前一年之謫碑洵爲讀史之資矣碑敘攻戰事文多殘缺錢氏次敘碑文載入攷異其言曰進道字道遠天倪父秉直之弟癸酉十一月與秉直同降從木華黎下山東甲戌三月還師圍中都八月進兵圍守北京乙亥三月城降八月進兵攻興州趙守玉望風送款以勳授義州節度使命管領北京勾當丙子錦州渠帥張致叛丁丑從王提大軍攻拔之張致伏誅王又令公招收廣寧府兵及城下開門迎降就命留守廣寧未幾復命留守北京在

帆七

四

北京十有餘年甲午薦其塔北京管民長官張之翼自代又十年卒是碑于甲戌圍中都但存中都二字圍守北京但存一守字張致伏誅又招收廣寧但存迎降二字然則錢氏所見者尙是不殘本也進道卒于癸卯六月錢云又十年卒槩括之耳興州故城在今灤平縣南金制諸州有節鎮防禦刺史三等元世祖至元三年定一萬五千戶之上者爲上州六千戶之上者爲中州六千戶之下者爲下州江南旣平二十年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爲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爲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爲下州於是州置達魯花赤及尹無節度防禦刺史之目進道在元初官沿金制義州爲節鎮州故結銜稱義

州節度使前北京路兵馬都元帥也

元曲陽縣重修眞君觀碑跋 世祖至元五年六月

右曲陽縣重修眞君觀碑知常眞人姬志眞撰碑立于世祖至元五年六月首言重光大淵獻上即位之元年詔命掌教大宗師眞常眞人代禮名山先詣北嶽則憲宗之元年也元代缺秩祀之典名山大川之祀付之道流姚牧庵所謂維方外臣竊取成秩大爲醮祠無文每及者也姬志眞之名見長春眞人西游記

元北嶽廟題名殘字跋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右北嶽題名字多磨泐不可識可識者諸路怯憐暨總管府及年月日等字又別行兼管內勸農及總管等字

帆七

五

而已怯憐怯字其心旁亦磨泐諸路怯憐下當脫口民匠都等字諸路上當有管領等字百官志管領諸路怯憐口民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至元七年招集析居從良還俗僧道編籍人戶爲怯憐口立總管府以領之十四年以所隸戶口善造作屬中官總管一員達魯花赤一員所屬有管民提領所秩正七品河間益都保定冀寧晉寧大名濟寧衛輝宣德九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相副官二員汴梁曹州大同開元大寧上都濟南眞定八所提領副提領相副官各一員大都歸德鄂漢三所提領同提領副提領各一員相副官一員大都二員北嶽廟在曲陽縣曲陽縣初置恆州立元帥府後移元帥

府于歸德縣隸眞定路中山府又改隸保定路眞定保定皆有管民提領所則北嶽廟皆所管近地也怯憐口總管府之隸中宮者不止此職中政院所屬有管領本位下怯憐口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都總管各一員掌怯憐口二萬九千戶田萬五千餘頃出賦以備供奉營繕之事中統二年置此外又有隸諸王者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國初招集怯憐哈赤民匠一千一百餘戶中

統元年立總管府二年給六品印至元九年撥隸安西王位下是則屬中宮者曰都總管屬安西王者曰總管品秩不同三職皆世祖所置也至大三年別立管領怯憐口諸色民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而中政院所屬添置管領六盤山等處怯憐口民匠都提舉司秩正四品統長官司五提領所十延祐後又置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鷹房諸色人匠怯憐口萬戶府秩正三品統千戶所十一而中政院所屬管領怯憐口官愈多矣又迭只幹耳朶位下有怯憐口諸色民匠達魯花赤秩正五品太祖四皇后位下有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民匠怯憐總管府秩從三品而長信長秋承徽長寧長慶諸寺添設益多矣

帆七

六

元北嶽廟題名跋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

右北嶽廟題名云至元庚寅秋七月朔大都高元帥子

天裕拜謁殿口口口口簡識可識者二十一字缺者四字高元帥當是高宣元史傳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宣爲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四年從破金兵三峰山降宣者二千餘戶籍以獻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爲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子天錫事世祖潛邸後官至兵部尙書天裕當與天錫爲兄弟至元庚寅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也

元真定路中山府成宗崇奉孔子詔碑跋至元三十一年

右碑勒至元三十一年七月詔諭一道額書蒙古字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卽此碑之詔也碑後又載廟地四至及水陸地畝末云條

概七

段四至已于大德六年增修則勒此詔書又在六年之後成宗紀大德五年夏六月建文宣王廟于京師七年閏五月詔禁犯曲阜林廟者十年秋八月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閣復傳元貞元年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宮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冢戶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洒掃二十八戶賜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時方崇奉孔子故園地皆勒之碑云

元南宮縣扁鵲廟記跋元貞二年六月

右扁鵲廟記將仕佐郎國子學博士康繼禮撰宣授眞定彰德官醫提舉劉潛德書篆記云扁鵲不常厥居今

有祠直龍崗之西北號曰神應王其山以鵲爲名每歲之春民俗以香火往薦者絡繹不絕風靡波流數百里間往往立爲下廟廟在南宮者蓋亦有年矣其意謂扁鵲廟本在龍崗西北之鵲山郡國多別立下廟南宮所立者亦下廟耳龍崗卽今之邢臺縣隋唐曰龍崗宋宣和二年更曰邢臺元亦曰邢臺爲順德路治記曰龍崗者用古名也唐邢州治龍崗元和郡縣志邢州內邱縣南至州五十八里鵲山在縣西三十六里昔扁鵲將號太子游此山採藥因名按內邱在龍岡之北山在內邱之西故記以爲直龍岡西北矣鵲山本名逢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中邱縣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

概七

濁太平寰宇記蓬鵲山亦名龍騰山在內邱縣西六十里注水經云中邱有蓬鵲之山然則以逢山爲蓬鵲山始見于道元注也今水經注源濁清泚諸篇皆缺矣太平寰宇記邢州東北至冀州二百六十里元和郡縣志冀州南宮縣東北至州六十二里然則由南宮至龍崗不過二百里由龍崗至鵲山不過八九十里矣元史百官志官醫提舉司秩從五品掌醫戶差役詞訟至元二十五年置由一品至五品爲宣授六品至九品爲勅授勅授則中書署牒宣授則以制命之官醫提舉從五品故稱宣授也又百官志諸路總管府下有惠名藥局提領一員今此記末云南宮縣濟民藥局司丞高天明

濟民司丞不見于志想以微而略之耳

元保定路唐縣武宗加封孔子誥碑跋

大德十一年

右唐縣學元武宗加封孔子誥後有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授平章政事閻復述語武宗紀大德十一年七月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是碑則言十一年九月與史差兩月閻復傳大德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一年武宗踐阼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官階與碑合傳又言復力辭平章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俸公卿祖道都門外釋老傳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

帆七

九

叵測真人吳全節力為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為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然則遙授平章後復不久即去矣是碑篆額出郭貫之手貫精于篆籀見本傳然結銜云中書左丞榮祿大夫太子詹事加授太子賓客攷貫傳云延祐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升左丞加集賢大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六年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則碑當建于延祐之後也

又碑陰跋

右碑陰列唐縣職官書吏耆老進士姓名末書泰定二年十月元史百官志江北諸縣六千戶之上為上縣二

千戶之上為中縣不及二千戶為下縣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為上縣一萬戶之上為中縣一萬戶之下為下縣上縣秩從六品中縣正七品下縣從七品攷地理志唐為下縣而此達魯花赤散官則進義副尉從八品縣尹散官則承直郎正七品達魯花赤散官減于職尹乃散官高于職據元史選舉志凡文武散官元初例降職事官二等至元二十年始升官職對品蒙古色目初授散官或降職事再授職雖不降必俟官資合轉然後升職漢人初授官不及職再授則降職授官必歷官至二品則官必從職不復用理算法矣此外日月不及者惟歷繁劇得優獲功賞則優由內地入邊遠則優憲臺舉

帆七

十

廉能政蹟則優以選出使絕域則優然亦各有其格也然則蒙古色目人初授散官降于職事再授不降漢人雖再授散官猶降于職事故云降職授官言降職事授散官也漢人升職不能如蒙古色目之速歷年久者升其散官不升其職故散官多高于職蒙古色目遇資合轉即升其職故碑石所載散官多下于職也又茲之達魯花赤或是初授故散官下于職縣尹或獲功賞或憲臺舉廉能故散官高于職矣選舉志又云至大四年蒙古人散官降職事一等色目人降二等漢人降三等然則漢人散官必下于蒙古色目其高于職者由升職之難轉見散官之高耳

元中山府加號孔子大成碑樓記跋 延祐六年

右中山加號孔子大成碑樓記仁宗延祐六年八月建
記後列達魯花赤知府以下等官百官志散府達魯花
赤一員知府或府尹一員秩正四品同知判官推官知
事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記後所列自達魯花赤至提
控案牘與志合下又列蒙古教授儒學教授及附郭安
喜縣等官攷地理志安喜爲中縣則達魯花赤縣尹皆
正七品而此散官皆承務郎則從六品中山府達魯花
赤知府散官皆亞中大夫則從三品同知中山府事散
官則承直郎正六品中山府判官乃奉訓大夫從五品
元唐縣學記跋 致和元年五月

帆七

十二

右唐縣學記泰定帝致和元年夏五月前承務郎真定
路無極縣尹口希中述并書按是年七月泰定帝崩于
上都九月文宗自立于大都改元天厯上都諸王忽刺
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十月紫荆關潰卒南走保
定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張珪子武昌萬
戶景武等率民持挺擊死數百人也先捏以軍至保定
殺阿里沙等及張景武兄弟五人并取其家貲唐去保
定僅百二十里耳得免馬矢蹂踐幸矣攷地理志真定
路無極縣中尹正七品而散官承務郎則從六品元制
路置總管府故記稱保定路爲保府然亦世俗之稱耳
百官志于散府下同知府事判官推官知事皆不言品

秩但判官必卑于同知府事

元房山雲居寺藏經記跋 順帝至元二年六月

右房山雲居寺藏經記竹林寺僧法禎撰立于順帝至
元三年六月斯寺經教久缺明里董阿于延祐中奏賜
經律論三大藏又請寺僧行澤主京之竹林寺奏賜田
五十頃澤後復歸雲居刻石識德明里董阿事見文宗
順帝二紀中文宗紀致和元年七月泰定皇帝崩于上
都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大都遣前河南行省參
知政事明里董阿馳驛迎帝于江陵帝至京師卽位以
致和元年爲天厯元年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錄軍國
重事申書右丞相明里董阿爲中書平章政事遣使迎

帆七

十二

皇兄明宗于漠北二年春明帝卽皇帝位于和寧之北
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明宗行在所明帝以帝爲皇
太子帝發京師北迎明宗八月乙酉朔明宗次于王忽
察都丙戌帝入見明宗宴帝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
明宗崩燕帖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
還己亥帝復卽位于上都大安閣順帝紀至元六年六
月丙申撤文宗廟主詔曰文宗假讓位之名以寶璽奉
上皇考推誠不疑卽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
躬逆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
爲不軌使我皇考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內懷慙媿
則殺也里牙以杜口旣往之罪不可勝誅其令太常撤

去在廟之主賊亞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
阿明正典刑九月辛亥明里董阿伏誅是記極口稱譽
功烈豈知兵已在其頸也此碑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陳顯象額記未有宣授進義
校尉出蠟提舉司正提舉張彬助緣監造進
義校尉散官正八品出蠟提舉司從五品

元中山周氏義行銘跋 順帝至元二年七月

右中山周氏義行銘奉議大夫真定路同知中山府事
幹洛那台氏兀納罕撰錢少詹大昕元史氏族表曰兀
魯兀台氏與元同族孝端察兒之曾孫曰納臣把都兒
生二子長兀魯兀台次忙兀台子孫各因其名爲氏兀
魯兀台之孫曰尤赤台兀魯兀台聲與幹洛那台相近
氏族表又言幹刺納兒氏亦稱幹羅納氏其先幹羅納

帆七

十三

兒亦抄真幹兒帖該之子與元同族又言阿朮魯亦幹
納氏史作幹魯納台氏按幹魯納台亦與幹洛那台聲
相近

元保定路唐縣靈源山壽聖寺雲公大和尚塔銘
跋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

右雲公和尚行實塔銘博陵東野浮圖酒埽靜山庵主
德安撰石曰泉甘露禪寺住持月堂長老圓明書丹按
石曰泉沿漢石曰河之名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夏
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曰河漕鄧訓傳永平中理呼
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
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

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知功難立具以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太平寰宇
記鎮州平山縣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瀛水出焉亦謂
石曰水又謂之鹿冰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木刀溝然
則石曰水即木刀溝之上流古木刀溝在今新樂定州
邢州之南而唐縣在定州西北五十里石曰水不得在
唐縣界又石曰水在滋水之北派水之南派水土名沙
河元和郡縣志譌寫作派水瀛水在派水之北唐縣又
在瀛水之北石曰水不得越派瀛而至唐縣東北章懷
太子章帝紀注謂石曰河在唐縣東北誤矣總之唐縣
無石曰水續漢書郡國志常山國南行唐有石曰水是

帆北

十四

也

至正元年五月

右重修華嚴書經本記房山縣西鄉里東峰古剎舊有
堂殿石刻華嚴經歲久摧剝高麗僧慧月請于諸貴人
爲重修之記末列功德主姓名內有中政院使伯帖木
兒中政院者掌皇后財賦營造諸事是時伯顏忽都皇
后無寵而第三皇后奇氏方貴幸居興聖西宮至元六
年十二月特爲置資正院官以宦者朴不花爲使奇氏
與朴不花皆高麗人也記刻于至正元年夏五月慧月
高麗僧而功德主有中政院使無資政院使慧月固賢
于當時之僧歟

元中山聖廟禮器記跋 至正十二年八月

右聖廟禮器記刻於順帝至正十二年八月記言春秋
釋奠自天子而下朝服西面拜跪攷元史祭祀志宣聖
廟釋奠儀奠幣酌獻皆北向跪拜無西面拜跪之禮記
乃訓導官所作而與史不合檢通典開元二十七年八
月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勅命並撰
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
宜補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
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又飭兩京及舊
宅廟像宜改服袞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
不須改服然則西面拜跪者開元以前之儀開元雖有

帳七

注

移坐之制但諸州小縣既不改服即不移坐亦容有之
事元史諸志但依經世大典抄錄延祐雖有釋奠之詔
而所用儀注州縣仍沿西面拜跪故習訓導官舉狂於
所見遂以為天子以下皆西面云爾碑陰中山府達魯
花赤正四品而散
官奉政大夫乃正五品安喜中縣正七品而達魯花赤
散官忠顯校尉則從六品縣尹散官承直郎則正六品

丸熊圖跋

查友沈君退甫少失怙家又多故生母李太孺人厲志
守節於漂搖患難之秋嚴訓子而勤督課退甫既成立
取唐柳仲郢母丸熊瞻故事作圖以志母訓張君淵甫
為之敘矣又屬查書其後查竊惟唐世高望華族教子
孫皆有禮法故能保其門閥世享重名於天下史稱穆

崔柳等族代為孝友聞家貴倨如韋陟侈矣然家法修
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其課勤則問安色必怡少怠則
立堂下不與語童奴雖多賓客必使允應門教子之嚴
門庭之肅名門右族大概如此仲郢父公綽叔父公權
皆時名臣母韓氏開元名相韓休曾孫也祖滉父舉皆
為大官滉性節儉自始仕至將相不為家人資產休家
訓子孫至嚴貞元間言家法人稱韓穆三門故韓氏善
訓子公綽治家均韓滉仲郢能守其法子珙亦清直有
父風讀此所述家訓恭儉孝友之風至今猶可想見宜
其家門鼎盛子孫蕃衍也今世士大夫無家法不能教
子弟子弟非驕溢淫縱即凡陋庸鄙如豎買所為即間

帳七

注

有言三以訓子稱者亦不過授以速化之術冀可圖利
祿而已若古所謂經世之學行已立身之槩無有聞焉
學非所學教非所教而人心風俗遂至大壞而不可收
拾也高門貴族尚如此況貧賤乎況婦女乎退甫為人
狷介疾惡有河東柳氏之風不為俗學所惑而求至於
道家益貧而操守益堅吾知太孺人之訓必有異於世
俗之所為而以無媿古人勵其子故子能賢如此然則
退甫亦惟勉至於古人以克副母訓而已夫所以無媿
古人者固不在出處顯晦之迹也

丙申四月陶然亭燕集記

柳子厚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

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言爲政之暇不可無游觀以輔其高明也夫豈獨爲政哉君子之爲學亦如斯焉夫得清遠寥曠之區仰觀俯矚以廓其物外之想而又有良朋以上下其議論則不言學而學存矣是故莊論可也諧談亦可也無非解頰釋滯之具也抗言可也不語亦可也無非從其所已及而啟其所未逮也然則游觀其可少乎陶然亭者都城寥曠之區士大夫宴賞之勝地也道光十六年首夏之朔道州何紹基子貞與弟紹業子毅宴客于斯亭客之至者五人安邱王錫曰箴友日照許瀚印林鎮海姚燮野橋成都汪堯辰致軒及珪也黟縣俞正燮理初

帆七

七

則期而不至口口劉口口心農則先至而即去故與宴者但七人天氣清和微風散馥酒酣以往書扇作畫哦詩聯句子毅捉野橋臂讀曲踏歌極其興之所至可謂樂矣夕陽將墜客猶未散珪以寓在內城揖諸君先歸走出亭清風振于林木悅若鸞鳳之音自天半而降不覺胸中鬱滯一時消融頓盡而心之空明又將以虛而能有所受夫乃歎勝地良辰友朋會集之必不可少也子毅約諸君各爲詩若文以永斯游珪因卽此意以爲之記

記湯侍郎告門生語

蕭山湯侍郎金釗以理學名海內震澤張生洲侍郎主

汪南鄉試所取士也爲人守正不阿依侍郎于京邸會試不第侍郎謂之曰君不能隨時外其皆與君不登卽有授經者席我亦不薦夫以君之不合時宜將安所容身哉惟我愛才能容君耳君可留教我乎未幾又謂之曰我兒本習舉業自君入我門頗看理學書少年人當專意進取有先儒迂闊之見橫梗于胸中則進取絕矣夫理學之說可以爲名而不可行也君不知變通亦已自誤以教我兒矣將誤我兒矣我留君課兒爲舉業不爲理學君宜體此意歸安陳洪謨聞之曰侍郎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年書一門下士

轍本

六

書五行志之例當以爲言不從之戒矣侍郎室中壁障楹聯盡英和相國手書一門下士趨謁曰英相公書可謂精絕侍郎因指示佳處其人曰相公書誠佳然公何以懸之若是其多也竊謂懸一聯猶可乎

記小皮受撻

小皮者皮姓名福禮部左侍郎新城陳公故僕也其父先事公故公家人皆呼福爲小皮道光十四年秋九月公取珪充浙江優貢生且命載後車入都時

珪以吏評代公爲浙江學政而命公留杭州讞獄公以能文章扶植寒士名海內賓客戶外屢常滿小皮性敏以事公久亦學爲詩公輒取而

改正之小皮又樂山水游於什伯僭僂中灑然出塵物也公遇閒暇時輒與客圍棋客或不至則呼小皮侍奕珪將從公北上謁公于行館公出圖籍屬題小皮捧卷拂几侍立循謹甚時淵乎若有所思明年公事竣入京小皮則薦事史學政史畧無學術不接士大夫而縱其弟往來民間不禁惟又吝且躁數以米鹽瑣屑撻責其僕小皮性溫雅尤史所不喜鞭朴殆無虛日小皮故好佛又屢遭箠笞不勝痛楚遂長齋不肉食欲削髮爲僧于西湖嘗泣曰奴不才受陳大夫恩厚大夫憐奴有母故不令從而北薦事學政而所遇如此命也又奚敢怨聞者憐之

帆七

沈

沈珪曰余之公卿率庸猥鄙嗇概置天下大小事不問惟孳孳焉庇私人殖貨利是務士之能讀書者居則無所得食轉死溝壑出而幸見賞公卿亦不過頤指使之犬馬畜之而旋以千秋之報責之故居者出者皆無以自立能爲寒土地者僅見於新城陳公而公又不可作矣天喪斯文風雅道盡不獨士能讀書者無地自容即奴僕之有性情者亦必遭摧折時運如斯可哀也已

與沈小湖學使書

小湖先生學使執事別後曠更裘葛恭惟起居萬福珪於八月下旬閱邸抄即知執事膺留任之命私心竊自喜謂可仍依舊下嗣以充貢國子監往來

酬應多端兼鄉居少便竟不修箋道意以老親需館穀爲養不能離左右之意前已面陳無俟再瀆也準擬料道諸事畢即束裝來太平矣今碩士師命珪隨使車入都又在復爲籌費且解橐金爲辦裝恩遇之渥有非筆墨所能罄者如此而不行則負師門栽培之意以故決計北上珪有不能不言于執事者珪有畏友曰紀半虔名慶會歸安諸生其人有學識而無詞華經史能見其大而史學尤深明史更深于他史遇事剖析明敏而制行甚謹飭於元明理學先生之書多窺其精奧而不屑訓故瑣碎之爲少孤露無師承學皆所自求故議論上可古今而不能合近時程式此人若以尋常繩墨求之

帆七

三

或反不如不學之徒若去其短而用其長則其有裨世用者故非一二所能盡矣半虔讀書細而捷俄頃間已盡數十紙而多能言其略明公若用以襄校必能收指臂之助非若珪之緩不及事也近得桐鄉友人書知故桐鄉教諭宋君小茗明年在幕小茗學行鄉里所推重半虔文不逮小茗而質過之珪謹舉以自代半虔與亮生爲友明公若欲致之但託亮生致書可得也平湖方子春先生淵源陸清獻公在今日可謂中流砥柱惜其人已遊友人謀梓其遺集執事若能出資相助鄉里必皆感奮斯集流傳或可於士習大壞時少挽狂瀾幸明公留意焉珪附星軺入都深憶兩年知待或者異日重

依幕下不宜去頓首謹上

答主亮生書

接手示并錄示小湖先生屬招之札去以非材猥蒙明公獎引感愧交并校文事重深懼不克勝任顧自念夙具四方之志久欲以鈍質與海內豪傑相砥礪今幸得奉教于賢士大夫深愜素願况隨使車游歷南浙江而北汝頴謝公賸墅之山漢帝射蛟之所翠被耀目想楚子風雪之游羽扇揮軍憶章叡凱旋之樂攷地形于歷陽壽陽究溼瀆于東迤北會安豐大別證漢志之非謬姑孰當塗笑唐賢之多誤尤足摠懷古之蓄念釋讀史之前疑是以承命不辭謹俟使到就道然撮壤之助非有補于嵩恆聚螢之光亦奚增于星月深慙無任幸足下備道區區去頓首

謝府君家傳

謝府君諱維字顯臣號蟾桂紹興府蕭山縣人也先世由江陰徙蕭山府君同產四人以次居仲爲叔父後幼沈毅長益自樹立鄉黨服其行誼世居縣南之桃源鄉鄉有太平橋跨橫江之西江以西諸村落之水爭走焉道光八年二月山水暴漲橋壞支以木行者往往落水中府君惻然命子芝英改作之堅于其舊南鄉土故瘠收薄族繁多貧乏府君與從子毓英謀爲義倉以振卹事未就而卒年七十三歲毓英亦先府君卒十二年府

君之子謀繼先志與再從弟煥辰卒置良田百五十畝

云

論曰唐時州縣興造之事聽長吏自爲宋後動須上請一錢以上州縣不得擅用所請不能稱所需則所作往往不堅固於是長吏始有借助富民民之好義者有助官興造之舉符富民輸錢佐材費見王介甫信州興造記是宋時已然至金元更甚姚牧庵撰游顯神道碑言游氏爲代之崞縣鉅姓顯父當金時傭工饒平太和嶺石路又橋崞水以通夏冬閉漲病涉鄉民惠之目爲崇善老人虞道園撰大同路城東興雲橋記言如渾水循城東而南行遇積雨橫溢阻行者自元魏至唐率造橋

帆七

三

以達金西京留守高慶裔于天會壬子作橋不一年以大雨雷震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二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是皆民助官興修之事也道園又有平江路重建虹橋記言虹橋在閩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東行勢剽悍橋舊植以木歲久腐燒今夏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下吏計令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無煩官也官聽所爲文貴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十五萬貫是又官修不及民修較堅之

證矣興造本有司之責以束于例而不克堅責不及民而好義者往往助官徇民之意蓋任其責者不能善其事善其事者每在非責所及之人後世事大率如此此富民所以爲貧民之依賴而保富所以爲周禮荒政之一也府君不忍鄉民之溺惻然在建橋之事設遇姚虞三公將如何其褒稱也府君之孫注以道光甲午舉于鄉而余亦以是年貢成均相遇于京師以傳請余因據所述而書之

恩貢生戴君墓表

君諱宸字晴楓湖州府歸安縣人先世居休寧會祖爲穀始徙歸安祖滋父永槐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君年

七

十九入仁和學鄉試屢薦不得解兩應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皆列二等不得官君從父永椿以進士起家官至江蘇按察使子及孫皆貴而君僅以恩貢生終迨選授景寧縣學教諭而君已前卒矣君好吟詩鉛山蔣編修士銓左都御史金公德瑛門下士也君爲金公孫壻在甥館師事編修詩日工與烏程王復齋鑿孫心湖功烈陳無軒焯相倡和所著有沐桐居士集浙江巡撫阮公元採入兩浙輶軒錄金孺人諱穎第能詩有蘭省吟橐繼娶董孺人有賢行曾割臂療母疾子四璠珣玕琪璠珣皆諸生女二長適仁和諸生朱肇會次適烏程監生陳泰孫八人曾孫五人君卒于嘉慶

三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璠先君卒道光七年七月珣葬君於烏程東鄣要字一圩之原君孫銓與珣交銓痛大父力學而奮于遇也乞珣文表於墓珣謹据銓所述而敘次之如此道光十二年正月烏程沈珣表

張孺人墓志銘

珣友陳銅士彊敏有幹略思以所學施諸用而試于有司輒報罷道光十五年與珣先後至京師再應順天鄉試再被黜先是銅士屢喪其偶入都時挾其少子以來少子年十餘歲聰慧能作文珣每以不得於身必得於子爲銅士慰而銅士乃以身之不遇爲悲也銅士以所作繼室張孺人行略請銘于珣珣諾而未及作至今三年矣張孺人美而賢銅士不平之鳴輒婉解之珣安可不銘孺人諱文芝字蕙卿號晚香女史歸安人也世爲湖州冠族家在府城內蘇臺人稱以所居曰蘇臺張氏會祖之綱縣學生工詩康熙四十二年

七

聖祖仁皇帝南巡獻頌以

召試失期不得用祖暎樞乾隆十七年進士杭州府學教授父虹國子監生母沈氏教授君與兄編修君暎斗皆以詩名孺人生名門幼嗜書稍長通毛詩論語孝經工吟詠孺人之姑曰安曰密皆能詩安適嘉興金氏其女歸湖州戴氏亦以詩名詩固家學也然孺人好讀史熟有明一代之故有至性居母喪哀毀合禮國子君末

年好若飲非夜分不寐孺人恆手書一卷侍父側哦書聲與茶沸聲相應寒暑無間者十餘年故人謂張氏多賢女初孺人曾祖母史太安人治家有法有老嫗以鬻珠來遺美珠數十顆價值數百金太安人遣人送還之一時士大夫盛稱其事沈尙書近思書還珠亭三字表其墓閨門雖肅婦女皆婉順知禮節異於他族所爲孺人之賢亦由其家法然也孺人年二十四父命許嫁陳氏而國子君旋歿銅士又遭父喪故至二十九始歸歸未三月遽以療疾卒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得年僅三十銅士思用世而不見用嘗取諸葛孔明故事繪圖以見志曰抱膝孺人指之曰諸葛公生平得力安在

帆七

五

曰在澹泊寧靜孺人曰良是願君毋忘蓋以諷也嗚呼可以想其賢矣銅士將以南歸後葬孺人于某原銘曰顯晦通塞天所爲遺時功業薄四垂時不我用山水娛君子守位不出思此理紅閨先見之以諷夫子進良規古有明星戒旦詞茲意深于雞鳴詩數尺荒土葬鳳姿遺詩幸猶存色絲吁嗟陳君亦何悲

烏程沈 堯敦三

外集二

簡札撫存上

與張秋水

秋水三丈先生閣下堯秋聞報罷仍滯春明見寓食徐星伯中書家古籍續紛足資搜討而無館閣住終不免俗緒縈牽不能專心古訓騷雅道衰士大夫宏獎之風久已寥寂如堯之所遇已為景星慶雲而僅免餓死則餘人更可知矣

帆八

嘉業堂校刊

敢委過于命而亦不能不自傷所遇之窮也顧所以久不歸者初則意欲有所圖今則無可圖而勢不得歸歸不能不求館相知而能為堯謀館者甚少非勉成所撰之書不可是故久留不去蓋事有所阻而不得遂非心有所戀而不能決也至書之所以不能速成則又自為法縛初見以為既欲撰書自當與前人少異因變一統志之體每府州縣下四至入到都據到城而不據到界則一統志所載無能承襲須詳攷而採取他書是故久而尙未成耳里中故人來書甚少浙闈題名錄堯尙未見不知故人得售者幾人斯時饑粥若少可以自給當以不圖進取為知幾矣歷攷古無門第之寒士自漢至

南北朝以窮經求名唐以進士求名宋元明以講學求名本朝以攷證求名其故皆不過為救飢耳今則無一可求無一可以救飢即昔人所詆為荒速之術今亦術非其術工者不必得得者不必工此古人之言也今則無所謂工者亦無所謂不工者外則公正之言過于古聖賢內則苟且之見并有古鄙夫所料不到者矣是故寒士求食之難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海樵每謂不當多言堯于不可言者卻未嘗言特于里中故人及我丈前則不能默耳若遇可言之人而亦不言則鬱悶難堪故吐其言如此

堯見為伯昂少司寇校修國史地志兼課二學生去

帆六

秋不就沈學使之招留滯都下真無謂也堯之所遇不可謂世竟無知者所挾持之具亦時出為公卿大夫之用而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騷雅道衰此自關于氣運可歎亦可懼也又疲精竭神以為不愜于心之作日復如此竊恐更天年壽無可奈何祇得任運而已惟此哲人謂我劬勞想三丈知我苦衷也

與盛眉庵

眉庵足下起居安否堯於月之三日往訪小秋知足下寓童不戒幾有鬱攸之戚所居繞水濟濡惟幙救焚甚便而書策之拉雜顛倒諒亦不免堯與兄別月餘矣王孫寄食之感杜老抑塞之懷筆所難罄七月內擬歸省

當縱言一切也水經注葱嶺河分爲二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于闐扞彌精絕且末鄯善入牢蘭海北河逕温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海不言其合但鄯善卽樓蘭牢蘭海在樓蘭北扞泥城蒲昌海在樓蘭之東北則南北河所入之澤地不懸遠特不知牢蘭海與蒲昌海合否耳不知牢蘭亦如蒲昌有隱淪之勢否耳若亦有隱淪之勢則亦爲河之源矣司馬通鑑可讀畢否有得幸見示也秋冬課程擬以讀小戴正義爲正業而讀三禮必自攷工記始放假戴東原補注及程易疇通藝錄對讀今卒業矣

與張淵甫

帆八

淵甫仁兄先生足下去冬蒙寄示見懷之作六月中又接奉手書惓惓以眉庵遺著爲念眉兄近年來學邃而境益苦品益峻所造月異而歲不同天假以年豈可量者而竟以暴疾逝日錄一書師泉審定屬堉編錄堉性不能赴速中有數條又須參攷羣書故尙未錄竟足下謂得精確數十條卽足不朽師泉則以眉兄著述少意在存其真收采較寬堉略遵師泉之意間有異同千秋之計定當如足下之言將再與師泉商之古人絕大事業皆豫定于未仕之先草野見聞僻陋又無以周知當世之故而悉朝廷之典則欲爲有用之學於都中居爲最宜矣足下素有用世之志近何如其用心耶堉好用

心于瑣屑紛曠之處頗亦自知其誤究名物而弃微言指示病根至爲痛切堉當以爲坐右銘豈敢視爲尋常見懷之什也

眉庵唐述山房日錄師泉審定堉編爲四卷眉兄生平於通鑑用力爲最久故辯胡注數條最爲精確其餘隨時所記不能無前人已言之言今天假以年所見益博所得益精必將多所改定而今已矣師泉以眉兄著述少故多從寬列入哀其志也

書中所言王延于什門二條則人所共知當仍削去

今將堉手鈔本奉上望與海內諸君子共商之

近日自知瑣悉之非計妄思奮勉于古作者之文而未知所從事又以爲不明悉國家典故則開口便錯無可

帆八

下筆且草野苦無好題目頗懷北游之意所患者臨行無辨裝之資至都無投足之地耳堉擬作元和郡縣志補圖久而不就足下所稱徐君不知何地人長安志圖成堉所急欲觀者也今夏不自知固陋作新疆私議一首錄上乞正之

堉僻處山中不見邸鈔民間喧傳回逆之起以鎮守大臣之淫掠又言四城旣失寇氛甚惡大臣有議棄四城者有此事否乞示知也足下所稱徐君名爵里居堉均不知堉有蓄疑數十條不知可通書問否

堉寓洞庭東山三年矣踽踽涼涼無友朋以激發其志氣暇日擬爲元和郡縣志補圖寓中乏書籍又無劉智

海可假所爲歷歲月未就以珪之具出而問世故枘鑿不相入也乃家中近況有迫以不得不出遊者而茫茫宇內遊將何之人以依人爲活爲苦我謂有人可依而可活猶非至苦者也鄉里秋收殊薄有司浮收日甚一日民何堪耶

兩奉手書諄諄以古義相勗我雖不敏敢不自力以勉副期望之盛心耶自去春後專意治經深悔前此之囿于一偏而自小也顧精力不振秋來一病今春始愈禮記正義七十卷僅閱十七卷而目疾又發矣日月逝于上人事變于下憂勞灼其心神性情減于閱歷昔所謂千秋事業頽仰可期一旦銷歸烏有言念及此能不寒

帆八

五

心前書述葉君去病之言以鄙作新疆私議首句自古二字爲非此句本蘇文忠公非珪自撰西域自漢以前不通中國謂漢爲古似亦不妨若必以二字爲非可改作自漢以來四字何如焉者國滅于貞觀中珪作議時無唐書可檢故言唐所有者但車師前後國不及焉者此誤非小又文中沿襲史傳成語甚多今悉改去矣惠到汪明經述學內外篇謝謝來書謂述學攷訂文章俱臻絕詣信然鄙意嫌其氣稍弱耳空者易工實者難巧爲莊子之文易爲國語之文難爲近世古文家空疏之詞易爲述學之文難攷訂之文字字裝實非行以盛氣文勢不能極天際地韓子云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

之高下皆宜故君子必先養氣

大著耐廟論毀廟論及所說諸侯在喪之稱俱未見示望有以教之也杜預論郊不能會通二傳珪讀書少未嘗博覽古今成說禘郊之禮缺再讀數年書後論之近作議首晉書賀循傳書後附首錄以就正乞教之書後所言萬季野先生已先言之矣王曉庵先生文引徐氏禮記注未昏不立後按古但論殤與不殤不論昏與未昏徐氏之說不知所出亦幸詳示之

天子諸侯之禮不爲子而服子服以臣服本如子也大夫不臣其族則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似無服重之義然族人爲此殤之母皆以宗子母服服之而此代主宗事

帆八

六

之人有爲後之義者亦但如不爲後之族同服齊衰三月終似輕重無別竊疑受重者必服尊服凡爲成人後之禮皆然不獨天子諸侯也但無明文可據拙議初稿本謂服此殤之母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母之服後以父行祖行屬雖尊義則爲後乃改爲人後之服今足下來書謂文無所出珪卽改如初稿矣但代主宗事爲此殤之母乃與不爲後之族之服同此義究屬可疑宗子殤死兄弟行子孫行皆無可爲後而必以父行祖行代主宗事此誠天下所希有然不可謂竟無此事也設有如此者宜以何服幸高明教之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篇所言宗法本王制疏用其

意而易其詞遂有與疏中原意不相合處今改換數字與疏意無不合矣必有太祖乃有大宗細釋王制疏與喪服小記注疏宗子有庶人本不合在竊謂王制大夫有太祖據大宗言祭法大夫無太祖主小宗言必有爵祿乃得祭祀大宗子有庶人則天下有廟祭之庶人矣庶人得有廟終不能無疑

承示大著三篇父卒為母服論及變葛辨皆精當惟毀廟論私心竊不謂然士喪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祔廟之期也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壞廟之期也廟壞後即遷與否傳無明文鄭康成盧辯皆以壞廟即遷廟有練而

帆八

七

遷廟之說服虔注左氏傳謂特祀於主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于廟見士虞禮疏而不言遷廟在何時杜預則謂三年喪畢乃遷廟楊士勛疏穀梁并謂壞廟在三年喪終朱子據遷廟禮君臣皆元服疑遷在除喪之後足下因謂於練壞廟非遷廟於三年遷廟非壞廟在復讀遷廟禮而歎鄭說之未可非也遷廟禮曰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與祝聲三日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于新廟祝奠幣于几東君及祝再拜與祝聲三日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箱西面祝就西箱東面如食頃君反位祝從在左祝

聲三日孝嗣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按吉祭祝詞無噫歆警神之禮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生及子見殯皆祝聲三士喪禮將啟商祝袒免執功布升聲三啟三命哭然則噫歆警神非吉禮矣遷廟禮曰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孔廣森曰聘禮釋奠于廟雖無尸猶以人舉爵此莫不舉者未即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然則遷廟不舉爵與曾子問練不行酬合矣十三月而練二十七月而喪畢改塗易檐不稽時日遷廟禮一則曰成廟將遷再則曰成廟將徙是毀廟即成廟成廟即遷廟相去必不遠若成後遲至歲餘始遷與遷廟禮文不合杜預三年喪畢遷

帆八

八

廟之說不足據信至以君臣元服為疑則古人居喪固有釋服時矣檀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康成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是葬時冠服有變也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鄭康成曰臨事去杖敬也夫三者皆祭前事而猶去杖則祭時可知矣是練時有變也小記又曰大祥吉服而筮尸吉服者朝服也鄭康成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是祥時有變也然則以安神之故釋凶服而服元服豈足怪哉且以禮服差之大夫吉祭朝服故祥祭朝服諸侯吉祭冕服則祥祭亦當冕服祥祭冕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弁服故盧辯

以未即吉略曰爵弁服解元服

下諸侯變廟篇亦君臣元服而雜記作爵弁純

衣故盧釋若諸侯祥祭亦朝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元端

服故孔廣森以冠端元解元服而為之說曰吉事之始

故假吉服易衰經也不申祭服者未純吉也夫元服之

為爵弁與元端雖未可定而服元服之不必待除喪則

固可斷矣鄭說安可非哉足下據殷練而耐周卒哭而

耐遂謂練時壞廟猶殷禮周於卒哭已壞廟而以檀弓

舍故諱新為卒哭壞廟之證則堯竊謂舍故諱新未見

有壞廟之實據而練時遷廟亦未見其必為殷禮也以

壞廟耐廟合為一事遂謂壞廟而祖主升升而新主耐

則堯竊謂耐廟於卒哭壞廟於練截然兩事不可混合

帆八

九

也又據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藏祖廟

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遂謂祧者因而遂藏反者

因而遂升事不再舉則堯竊謂孫從祖祭故謂之耐若

祖主已升則所祭者但新主耳不得名之為耐矣惟孫

從祖合食故喪服小記士耐於大夫則易牲若祖已升

而但祭孫不必易牲矣士虞記曰卒辭曰哀子某來日

某躋耐爾于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耐曰適爾皇

祖某甫以躋耐爾孫某甫尚饗鄭曰欲其耐合兩告之

若但祭孫而不祭祖不必兩告之矣古人解經皆本師

授又研精覃思左右攷覈而後定一說新說不易創也

創一新說初似可喜細校之全經皆不合矣足下以為

然否幸再賜教

此稿宜刪淵甫答書于練時所服推嚴至細當從之自記

堯甫三月至京師朝考已于本月九日考過各直省優

貢到部者五十餘人取二等卷九本堯名名列第八此項

亦救貧之道毫無所用直完結優貢二字耳星伯先生

家所藏圖籍多外間所希有今堯得衣食有資留京數

年所欲著之書或可成一二也都下人才所聚堯自問

無具未敢與天下士相見而數十年來學者之概約略

可言聞見自誇之人多讀書貫穿之人少聞見須有所

憑藉故奔走形勢之人既得潤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學

自命貫穿非空山靜坐默而好深沈之思者不能而能

也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餓死于荒江老屋之中師

帆八

十

泉之死亦明驗之一端無怪好學深思之人日少一日

也夫以荒江老屋之人出其具以與憑藉得所之人相

角至則靡矣然而得所憑藉者不過胥鈔數十條驚愚

眩瞽耳豈足言學堯所重在貫穿就所獲見者言輿地

之學如星伯先生禮服之學如足下斯不媿貫穿二字

求之並世諸賢豈易多得也故居人海之中默默自求

不敢廣言投契足下聞堯言雖謙讓不敢自居亦諒以

為不妄矣退甫境地益窘一時不能為之謀堯出遊後

往往歎忠信之人少以退甫之忠信而困厄如此為之

奈何

石士師遠于八月十三日棄世堯鄉試後寄食星伯先

生家迄今尙未有館實心力學不及譁世取寵本古今同慨而近日更甚矯矯名公尙不免世俗之見况等而下之耶壺口辨不足以動人筆札不足以微利而孤懷僻性又以爲得千百近日名士不若得一眞俠士燕市屠狗亦無可求又安敢與名士遊也都下惟利爲最重挾高貲入京師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鉅公亦鱗集雲附無此妙券而但挾學以求殆矣讀書二字今殆將絕矣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卽所以爲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卽所以治史精此三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况但拾其唾餘以瓦礫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爲讀書人而不工世俗之書不爲昏夜之乞雖有瓦礫

帷八

十一

之耀終于進取尺寸無獲故以瓦礫耀者亦落落不數見也故鄉無可得食四方蹙蹙無所聘幾何而不隨眉庵師泉之填溝壑也眉庵師泉所學雖未及成而志趣高超胸懷浩落輦下名流識解議論未見有逮此二人而二人皆飢凍以死天意其可知矣足下明春入都否近日習氣有學之人得之數較少于失然暫別茅山來就朋酒談讌之樂亦差自得壺引領以望亮生云淵甫在都中所作皆就葉去病審定去病之文壺但見鐵夫先生集序簡古峭潔于文律甚深然淵甫得山川清淑之氣儵然塵表盎然倫物之內不必峻厲其氣而自有和平溫厚之音其文其情皆與去病異去

病長處固淵甫所無淵甫長處亦非去病所有若舍己所不能自己者而改就去病之簡是謂棄長用短徒失淵甫之美矣文須良友剛定特各人有眞性情仍須以我爲主也

接奉尊書以少可語之人盼望羈客早歸壺讀之不勝惻然竊謂學術之盛衰關乎時運道消之會提世一轍聲華之地襲古祇以希榮寂寞之鄉貌樸亦無眞性天下滔滔安得更更有眉庵半處其人與之抗論古今商酌取舍也壺在都下三年惟與德清家閒亭孝廉投契較深閒亭有論古之識性落落寡交遊借不喜宋儒爲其生平一大病然壺于都下所見人未有如渠比者因歎

帷八

十二

學術之衰人心之壞而光明純白如足下者在今日遂爲不食之碩果也天下皆欺人之人天下皆求利之人獨足下無此卽此已足爲今日之麟鳳壺覽觀史冊于古今利病亦略識其梗概今日風氣備有元成時之阿諛大中時之輕薄明昌貞祐時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見嗚呼斯非細故也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之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卽不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心嗚呼斯豈細故也向與眉庵諸君風雨論文備極往復之樂今逝者不可作存者亦非昔時意興足下薄宦羈身固有德孤之感就使舍官而歸亦豈能追歡曩日

即身歷之二十年已不勝今昔盛衰之異况貧者益貧
衰者益衰故入子弟皆不能讀父書恐後日并不如弟
今日所望也。珪初至都到今日但三年耳然殊覺風雅
之衰日進月削固推足下在都時光景必尙遠勝今日
故能冷足下久留。珪君繼逝足下亦不能留都矣况今
懇自然猶有可留。珪君繼逝足下亦不能留都矣况今
日乎諸故人所講求者學也都下所重者技也。珪幸有
略知輿地之技故羈縻不得自縱留則耗做精力歸則
待激無期斯時頗欲思索名理攷論文章苦不得暇可
歎也。

札八

十三

望朝以望兄來都而竟不至望者珪之私也不至者兄
之明也以不說學之時積愛貨寶之勢讀書自守之儒
豈有獲售之理以此益歎足下識之卓爲不可及也兄
在都時嚴以繩貴人而寬于待同類此古人用心也。珪
竊謂今之同類其詭變或甚于貴人足下同類今亦有
少貴者矣既爲友自應出處與共休戚相關爲朋友計
固宜招足下爲國家計尤宜招足下乃亦若不相識者
然此尙得爲有性情道誼者哉然則足下向日之取友
或未免爲色莊論篤者所欺歟史稱孟郊張籍名位未
振韓昌黎不避寒暑薦之公卿間舉賢爲國以人事君
古人用心如是其摯今雖不敢以古人期同類亦何至
漠不相關如是之甚也。珪身賤識淺於國家進退羣賢

之惠未能仰視而遇春秋闈榜發見一善者獲售焉則
爲之喜舉亦不譁者獲售焉則爲之憂。珪性情淺薄尙
知如是况以賢士自負者哉。珪見人之意趣性情皆與
我異故在都益久交遊轉寡以爲無益于學問而有損
于性情。珪因謂足下之取友不免被人欺也。珪去冬于
盛紀兩家略有所助唯論及半度家則殊難措手以廉
耶既不聰明又不誠實父既失教母又溺愛實是無可
如何然既與半度爲友自當始終周卹之毋使劉孝標
續作論也。珪因半度事益歎今日風俗已大異于十年
之前。兩又歎今日爲本之更不易也。去歲本欲南歸緣
星翁欲珪爲作魏書地形志注以故不得歸在都日全

札八

十四

是爲之糾縛然實是爲實糾縛耳。人豈能糾縛珪哉。令
嗣學業想益進教本但當以中人爲法教子更當以
中人爲法也。
大著宗法通攷以事尙未成鄙意以爲成書可且無速
六朝大禮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異于古之
宗法然尙與古不相遠史傳中所載多禮家精粹之言
至明則士大夫皆出草野議論與古絕不相似矣。古人
於親親之中寓貴貴之意宗法與封建相維諸侯世國
則有封建大夫世家則有宗法尊意謂宗子可無爵鄙
意竊不謂然既無爵安用宗子既爲宗子安可無爵明
代士志議論自謂極精者皆求之古而絕不然者也其

故由全不講貴貴字耳。豈謂足下既成是書，當求其是，遂盡緝其大體，與傳不可全據。近代禮家之論，不知尊意以爲然否也。所述張某則一妄人耳。天下未有不能坐靜而能讀書者，未有不知讀書而可與言義理者。余日所見之人，非以瓦礫相耀，卽如張某所爲。豈雖示學，益無所就。然三種人，則固不能相蒙矣。足下謂不能束縛之，豈則謂直可不與談耳。

豈生平雖不爲心性家言，亦不爲齷齪之態。究亦未嘗妄作，而遭遇多困，令人動輒得咎。奈何奈何。都下人物，祇是無性情節概，全所以發靡弊之歎者，亦廉恥道喪，風俗頹敗故也。都下忌嫉之人，造作惡言，醜加詆毀，至

卷八

十五

有謂豈有加賦之議，又有作書寄數千里外之人，謂豈得外館妾爲費用者，妄費之言，流至家鄉，恐傷老人之心。加賦之言，則得罪名教，其故祇由豈不喜外飾儉約，內懷貪鄙耳。

豈去歲幸有鼎翁惠贈之穀，得將家中宿負一清，并有以及盛純之家，殊可感也。惜今歲不得聯聯，則都下之負亦清，而并可暫寬退甫矣。然去年已是望外之惠，乃沾沾于席之聯，真是小人懷惠也。特一時情事實是如此，不能不奉聞耳。

接奉手書，并所刻教事錄一冊，牛痘新書一冊，細讀教事錄及來諭，具論隨遇行仁之道，然豈有欲言者當賦

歛嚴急之時，州縣官無不以催科爲要務，教官不助州縣催錢糧，斯爲不染俗習之賢教官耳。餘事皆粉飾之道，非當急務也。儒者爲官，易受人蔽，故欲以興利爲急，尤當以蔽蔽爲急，未有蔽不祛而利可興者。姚元崇、球時賢相，而子弟放恣，卒爲名臣之累，斯固居官者所當深念爾。若夫教事錄之刻，則豈亦有不敢貢諛者。孔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未有泣眾出言而可以不文者。商周之誥，皆泣眾之言，而古奧如此。六朝人詔令書檄，見于史傳者，皆典雅深厚。至唐中葉，始趨于滑易。至元明，則皆俗語矣。今日居官者出言，苟非法制所不得爲者，縱不能如商周之簡奧，亦當法六朝人之典雅。

卷八

十六

唐宋之滑易，已不可爲。況如元明人之俗乎。行文之道，寧使決不知毋使文不古。文而古，但有一人知，卽可。人人皆知文而不古，卽人人皆知實無一人得與于文。發令出言而使人人皆不得與于文，是則苟而已矣。今之習爲俗體者，皆曰欲人易曉也。古人如此，古奧而不患人之不易曉，今人恐人之不曉，而至爲如此之俗，是不以古人待人而驅人皆不學而已矣。驅人爲不學而苟世俗之人，故應如是。儒者爲官，不當似此。諭帖告示文體之至俗者也，而俗體尤當出以雅馴。昌黎集中敘案牘之文，皆離奇簡奧，無一率易之筆。姚牧庵集中奉詔撰述之文，皆淵雅得訓誥之遺，時尚流于易且俗之時。

而古居必力矯之不使人易曉蓋深惡其苟也晉宋後
魏等書凡議律令制度及論食貨財用等文皆稟經酌
雅簡鍊整肅無大苟者竊謂論帖告示當用其法而參
以昌黎老變化牧庵之駁厲方不愧爲儒者之言乎若
謂如此用筆無以喻今之人而必如世俗之爲則豈可
編爲彙集而輕付棗木於政事未必有益於文章大有
所損故竝以爲不如用此刻書之資以助寶交之博有
實功也乾隆嘉慶間士大夫好刻詩集今之士大夫好
刻告示斯亦世俗趨而益下之一端豈可以賢者而亦
蹈此古太術藝之書皆莊雅可誦今人術藝之書大率
虛字不通足下以牛痘之法行之有成效而欲廣其術

愧八

何不刺取書中之意而別作一書何苦仍其不通之陋
言致令賢者刻書亦有不講文體之誦誦之意見與凡
絕異書之不文者輒不欲置案頭牛痘新書到時略一
翻閱輒病其不文適有鄉人欲得是書卽擲付之矣來
書詢都中同志誰爲可稱并通人碩士之姓氏查自問
無學識不足知大而編陋之衷又日甚一日竊以前明
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
故大率有得于中故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
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誡前明人爲不通而當世所推爲
通士者率皆冒于貨賄昧于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憤然
罔覺是尙可爲通乎譬之于身明人于一指一拇之

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于
一擗一指察及羅紱之疏密辨其底之長短厚薄味請
細矣而於其手志足之全已不能備識况心之犬豕
身之登降楚倚可爲通乎由是以之居家則父子責利
以之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嚮純繆之論積成俗
生心善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莫也豈雅愛文章而深惡
人浮薄好致典故而深惡人貪利居都下六年求三不
愛財之公而未老遇然則通人碩儒終當於山澤間求
之乎都下大議論與昔日眉庵半度之言大異清議久
廢公道不存利害得失之顯然者愚夫愚婦能辨之確
通人鉅公轉有所不達利欲之陷溺人心也久矣古太

愧八

成人恣美見有求者愛護保全之惟恐其不達今人成
人恣惡見有才者嫉忌挫折之惟恐其不敗而有才者
又不善自處或不能潔已或好爲大言有以招尤取謗
忌才者從而中傷之曾不思人之有用時之需才嗚呼
如此類者多矣宜乎鱗集麀至者皆無所知但王便
辟之人乎天下不可謂無才在位者無禮賢下士之人
雖有通大碩儒無由自顯于世然則都下或亦有其人
而不得知者乎陳卓人已相識其能讀書洵如足下所
云特甚好利耳查今日取友總以不好利爲主也半度
家幾餓死足下須存以給之講席清苦幸少刻書如有
所刻須爲天誅不可無者方可耳

與孫愈愚

愈愚仁文先生閣下
半峰述家言驚悉友朋中惡耗咄咄怪事令人無生人之樂不及一年既喪山甫又喪半度天何此酷命斯人皆以飢寒死斯乃里中斯文之厄非獨同志之戚而已警絕之論上下古今之識在吾郡中當不數見乃不獨靳其富貴并靳其讀書則造物何如不生斯人之為快也辛巳壬午兩年並與山甫眉庵過從最數受益亦最深所望而畏者惟半度孰知不十年而相繼淪沒雅韻既沈微言又絕南雷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庵老志操山甫之筆半度之識卒皆如此後生小子將何所矜式我丈與諸君又將孰與語

帖八

五

言死者可悼生者又深可唁也去年夏間查數與半度議論冬末在家諸事急迫不復為夏時議論我丈怪查不奉談實以胸無好懷不能為閒暇時笑語亦初不料半度之遽至于死也廣陵散竟斷人間哀何如之半度生平雅不求人知故讀書勤而不多述作遺稟古文數篇日記一冊亟須收拾寄淵甫審定生後之文惟在我丈想感逝思舊之懷必為之執筆流涕欲下而不能遽下也至其孤寡伶俜較之山甫眉庵尤難區處然不為之計則又無貴乎友朋矣不知諸君若何位置也查前薦山甫于沈學使學使欲延之而山甫已先卒後薦半度于學使不延而半度亦逝亦可怪矣

都下古吏星翁與何子貞盛推龔定庵餘人則推服梅伯言以查觀之定庵有履體之病伯言又窘于篇幅俱未能遺淵甫

查三年京邸無所遂又以南歸無所得食似于都下就犬馬之畜主人官書已告竣明年委查別撰地志今秋試後為徐蓮華編修補修志新疆數冊期限迫促心極煩勞自問在都于國家及友朋俱不為無益獨于查無絲毫之益耳時運使然又誰敢怨近日風氣貨賈之外惟有查無所知之孩稚差有中式之望考官得孩稚志以為報效老師之口長爭欲居為奇貨以資有意理之文隱所不解亦爾所不耐以為安用此石田

帖八

三

為也蓋取孩稚之意儼然求貨賈之心爾風氣如斯少知讀書之人又安有獲售之道也近作與淵甫書云近日風氣備有元成時之阿諛大中時之輕薄明昌貞祐時之苟且又云救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老不信古人有言於此則不可成終身今乃成於時之風俗三世之人心數語頗為深切有識之士亦必再催進取之想得空性命乎知平之世足矣山甫子謙即從閣下讀甚妙此乃不忘死友東京節義之風不存我輩都太邑而僅存于鄉曲者查不特為山甫幸為誦耶幸謙兼為余即查風俗幸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賢者庸庸愚民所仰其中風俗其復古乎查我眉庵

半度兩家雖有所助殊不濟事十年期滿而眉庵子尚幼展期之議自不容緩或謂家各有族屬各有孤寡不應但私于朋友豈竊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聖人明訓族有遠近友有疏密眉庵半度乃平日砥礪學問之友固應與常情異有等有殺是乃所謂義是乃所謂禮也豈之戚屬飢乏者不少然或以博蕩產或以無行毀家此則自作孽不可活者卽任其餓死亦不得爲用心之忍用財之道君子固有權衡矣尊意以爲然否

近見桐城劉孟涂古文論事切當才氣橫溢不勝欽服孟涂爲姬傳先生高第弟子抱才不遇又不幸早逝而文之光燄自不容掩其集爲居停族人所刻以刷印無

帆八

三

多留傳願少豈近爲閣下乞得一部待便奉寄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攷證于不必攷之地上下務爲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作者指陳其弊極爲痛切嘉慶道光年間能爲是言者甚少可見學不從本原上起記覽雖多總不得通也都下人士豈所熟者廉溪比部閒庭孝廉二人頗能見其大行誼亦不苟同都下名士往來無此二人然豈於名士不敢近而於二人不敢疏豈不敢自謂有當而不屑苟同鄙見固如是也近日文章一道幾于斷絕能爲文章如我先生者皆窮而在下無以爲海內倡斯事自闕氣運然又竊謂文章可絕于朝不可絕于野不絕于野則天下尙有其人斯道固猶在也惟并

絕于野則斯道眞絕後人無可望矣豈雖窮陋固願與世之好古者共勉之也子香能爲古文近日所造何如當令進取一道俱非吾黨所能果能之又將無以對妻子不如自守其學之爲得也無力者既奔走衣食之暇有力者當留心衣食之外乃可自立于世柳橋小築已就能撥冗讀書否吾鎮好古之風有通都大邑所不及者今則衰矣後生中有能自振厲者乎幸問下鼓舞之秋憶秋史之亡至今猶爲悲也

吾郡凌厚堂所行事有極可駭者而文筆殊峭健豈初聞都中人言繼又得之目擊故甚輕其人而不意其文筆之妙至于如此也有此筆而深之以學依傍義理而

帆八

三

行卽古夫不難到而乃以無理之言不曉古今典章之見猖狂自恣東馳西擊豈不深可惜也然其筆固足動人矣不以人廢言豈之見竊如此今寄上一部與子香試取閱之以爲何如也閒亭學識俱好文亦潔淨然鄙見終恨其平弱厚堂以無道行之而氣極凌厲惜不能於二者之間執其中耳

豈去冬讀姚牧庵集深契于懷謂昌黎之文惟介甫牧庵能用其法而牧庵熟悉一朝故事碑志之文實足補史傳之缺且多爲元史襲用元代之事殊難敘述而牧庵敘得如許奇古深爲可敬惜舊本流傳甚少斯集必須得舊本方可讀耳不知尊處有是書否

去素不爲心性家言近讀陸桴亭先生思辨錄深有契于心因歎讀書行已固自有法而近人之決裂範圍真不可爲人也他且無論但如思辨錄中所載當讀之書近人有能循其法以徧讀者乎未能徧讀而猶自詡爲博雅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去資稟凡下事事皆由閱歷而知大概近日所謂士約有數端或略窺語錄便自命爲第一流人而經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術也或略窺近時攷證家言東鈔西撮自謂淹雅而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此又欺人之一術也最下者文理不通虛字不順而秦權漢瓦晉甕唐碑撮拾瑣屑自謂攷据金石心極貪鄙行如盜竊斯又欺人之一術也三者同

帆八

三

一欺人而習語錄者最少習攷證者亦以無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術則貴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騰仕者踵相接也是故去在今日益不能不推重淵甫讀書行己之道惟淵甫能庶幾耳都下人材所聚而去乃欲語無可告是故讀書二字今日殆將絕也欲言無可言故作書告丈想丈深憐其情之悲而遇之窮也

去以子香及海翁屢言山甫家近狀而旅況又窘無能周助故人子故金紀二家所奉僅如此子香信中乃有集腋之濟限於來歲之言斯尤可慮當泣告故人爲繼粟之濟也人之興毀由天事之盡否在人從未有爲任

卹之舉而反至傾家者柳橋近年少形不足故別有在非由義舉累之也去去年光景殊窘亦故別有在非少助故舊累之也聞城中諸鈕惟松泉之父能于親故有情故其家之富不如各房而松泉登上第矣紀眉峯家矣錢如命前爲石齋事雖以半峯先生之言亦置之不吝守錢之堅似可錢久隨不去者乃不數年而潰敗決裂眉峯至以負人錢受辱矣是故濟人未必長貧不濟人未必長富也若夫石齋之所爲則甚有可危者石齋以女許亡友之子來書沾沾自喜去以斯事東漢人所習爲近則爲之者少矣少而爲之誠可矯薄俗然必先自立而後立人必先自達而後達人石齋以曠爲高以

帆八

三

放爲逸深非貧士處近世之道尋常之奉養且不足又安能爲高世之事一己之自立猶甚難則又安能立人故去書不譽而規勸其留心處世庶不至作事自困今石齋去書乃深辯自立二字謂己方精研易理不可謂不求自立不知去所謂立者意本甚淺祇是植生之立並非立心立命之立如石齋所爲乃實是不知自立矣何也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易必待假年乃學未有不先事詩書禮而可先事易者石齋性不耐煩避實就虛因舍人所盡曉之詩書禮而遁入於無不可附會之易豈是古人學問之道凡學就先儒同異而辯其是非則難盡廢先儒而獨逞己說則易石齋爲易盡

廢漢宋諸家之說獨守己所杜撰之消息昔杜預注左氏於吉凶之禮明見於大小戴記者概置不論而自撰所為禮石齋之病正與之同特禮不可杜撰消息則不妨杜撰禮不能附會易則儘可附會說經家惟易最多其故正由於此先儒詆王弼以老莊說易顧亭林謂陳氏之圖康節之書乃道家之易非儒家之易石齋來書未嘗明著其旨豈無由知其所謂特其本領斷不能過于先儒以此為植生之立固不足以植生以此為立心立命之立尤未見心與命之立矣其來書又謂吾道終窮清壑亦志士之願斯言豈尤憂之以其鄰于溝壑而實未見所謂道以天下無空疏不學之道尤無不切近

帆八

五

人事之道耳半度之于學可為多矣然其死也以飢凍死而擬之以首陽固非倫即擬之以摯虞劉炫亦非類然則石齋又安得高引志士之言自矯飾也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己之學則可謂窮經而不可先從事于形聲訓詁則不可半度之所以困其故正由好高論而不耐煩耳石齋無半度之學而不耐煩更過之危矣豈前與馮星客書言今日處世極難凡飲酒遊山清談之習一概屏除方可免于今之世耳斯言石齋所不欲聞豈好徵實石齋好趨虛豈經人海之險時時懼不免石齋不懼不免豈之膽識誠不及石齋然實不

願石齋有如是之大膽大識也今于石齋不復作答故備陳于我丈祈轉以書示之

大集子兩以路途難帶故止送到一部秋水文集甚妙嚴鐵橋先生豈生平未嘗通謁近忽寄賜詩文讀之詩宛然屈翁山金石跋證據確覈尤為讀史之助吾鄉有如許儒林丈人而不使雍容於廟堂乃使胥疎于江湖宜今日都下士皆不學無術之人矣嗟乎一士之進退天下之風氣繫之則所謂命者固天下之命非一士榮瘁之命矣半度之餓秋憶秋史之天一一方之學問攸關而又豈僅關一方之學問也

帆八

五

外集三

簡札撫存中

與許海樵

海樵一丈先生足下賢郎未有所聘足下有納養婦之意堯今有戚屬朱姓者貧無以自存願以其次女為人養婦女之父堯家大人內弟鄭注喪服舅之子謂內兄弟祖母之姪其女則歸孫也女之母吳濃張君寶成之女張君則堯前祖妣之姪伯父之內兄也女之姑為寒睡張君妻家雖貧中外皆士族女之父不善治生又好狹斜遊又得

九

嘉業堂校刊

狂易病女之祖本薄有家私為其子蕩盡其祖歿女父依人於江西祖母以女之姊依於祖舅氏母以女及子三郎依外祖以居今年春女之外祖病卒其父又以病發自江西歸盡喪其資僅以身至家家益困女之舅氏張卯君兄妹之情頗渥見妹婿以病歸留甥三郎於家而以糧送其妹且有廩人之繼今所食者皆卯君之糧也然卯君寒士勢豈能給而欲為朱家衣食計雖智者不能為謀堯前日歸女之姊在堯家婉順端淑靜默寡言堯甚重之觀其姊可以知其妹矣女之母孝婦也其姑遇之極無禮婦事之甚謹姑見子之不肖家業日落又惡人之言其子之短則遷怒於婦婦雖遭辱責無愠

容堯之中外數十家無忝婦道者斯人而已堯在家時與伯父縱言及之伯父屬堯通詞於足下故以書言之若欲知其詳則端午後足下旋里向堯伯父面詢可也接讀手諭得悉一切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入况嫌隙已開豈能反為吾用且人而無信言必不靈彼於黃葉方相構惡即使有言亦未必有益况斷不肖言乎總之吾輩之事正大光明不必假手於小人亦斷不能得小人之助也堯於晤足下後次日即責問黃葉彼仍頑梗不化此事已望絕矣

九

千計又老師宿儒所在襄校事未易言稱職年歲荒歉太平米價較貴於里中公私俱不免困乏仲則稚存諸先生在朱學士幕中研說經史準酌風騷揆之今日時異勢殊寓室鄰主人會客處親故託薦館地者相屬可見謀食之苦出世之難諸故人通病大約自處甚高而不解通俗之用故責人往往過當施之細事多未適其可半度石齋將奈之何將奈之何堯久不讀書筆底頗覺結韜到考棚後校文少暇舍田耘田深以學業荒廢為懼里居有里居之苦出遊有出遊之苦方知飽飯讀書若孫愚愈福真不可及也

堯於前月晦日抵家驚悉山甫三丈之變并石谿石齋

花卿丁艱之耗及師泉歸而無著之狀爲之於泥者累日世事多艱舊遊盡謝死者已矣生者斯飢俯仰茫茫百端交集窮愁中接誦惠詩寸草山陽笛那黃鸝歌耶起用山甫舊詞沈痛之音不寒而栗矣在沈學使幕風雨馳驅舊業無暇溫習惟迂拙之狀任情使氣恣習見疾手同事而主人乃加意相容此頗可感至出納之吝乃近日通習在亦安得以所獲之少遽不滿於主人然歸未十日囊已罄空亦殊可歎矣主人前在湖北福建待友朋皆厚至直隸已薄矣安徽更薄世運之變卽此區區者可見嗚呼吾見天下之寒士將盡轉手溝壑也

概九

三

在三月二十八日抵都石士師有廣厦萬間之概住宅不足容客則開謝文節祠以留賓在與鄒王萬三同年及宜興吳君俱寓祠內日送兩餐在以菲才邀此大惠爲幸已多師與星伯先生又到處延譽以故友朋之樂頗不寂寞惟南望鄉園家貧親老則殊多可慮耳在首前在杭州聞半度之變卽作書與諸君又作事述一首後得子香書知諸君皆篤于故誼深爲孤寡籌謀如此風義實足激厲末俗有裨世道不淺而惜乎諸君境遇皆非昔比也至遺事一述頗自謂能得半度之真人看半度闖然無光得在之文或者能發逝者不顯之采但其中所論又恐有不當言者幸弗妄示人也浙江謄錄

之弊漸行于北杭州紹興人將兩府試卷先謄先送於是浙江中式五十二名兩府人占居十九而餘九府多以額滿見遺中式者僅三人如此作弊將來九府人可不亦會試矣

半峯爲廉郎營生計情極可感願是區區者胡可持久况未操刃而遽使割乎然亦竟無長策嗟乎卒之所謂有才者止是善奔走承迎已耳必能是而後可免餓死伊可悲矣能是而僅免餓死益可憫矣半度無奔走承迎之才不幸而子又不慧爲半度友者亦皆無奔走承迎之才可爲奈煉堯遊光寵欲不餓死可得乎在自七月以前俱寓謝公祠星伯先生邀鄉試後移寓其家故

概九

四

出場後卽遷居徐宅而宗伯師遽于八月十三日卽世在非宗伯師不能至京植根未固哲人已萎市駿之金才化留賓之驛已遙尙忍言哉脫非星伯先生雅意相邀填溝壑已久矣在之所遭在今日實爲絕無僅有然竟不得館近鼎甫先生寓書廉溪刑部仍邀在至安徽待榜後再定去留之計闢作亦無不妥處然李廣數奇終不能有所獲耳

都下人士所聚而時儁中知讀書者僅見何子貞一人在不敢妄交而所見四方知名士其羽毛鱗介能採取美利百倍于故人而求如故人之誠實好學敦厚可交者尙未之見以故踽踽涼涼彌增故友零落之戚也半

度有子不能教養身至凍餒以死非半度之咎乃時世使然耳愈支柳兒能助其孤甚善第半夫人天性不能教半支時多病稚承伶俜不識丁倒甚為可慮又眉庵家于年遂期將滿諸友中貧者愈貧不貧者亦難強以繼東也事親友濫亡遺孤及孤得廟于衣冠實天下老至修者願將何所取財而為振卹遺孤用也堯明歲書院遊穀尙未接到關聘不知其數多少俟關聘到時乃以所表之數酌量所用以若干償適以若干奉親以若干給盛紀兩家孤耳然堯深以紀孤老放縱不識字為慮既事總在石齋與諸君堯老善處矣賢耶當以習字為要來之能否焉必慮字而不立深可危耳石齋書來

韓九

五

見其字流入惡派每為之犬戚廷家貧親老下無見息楊滄燕臺居固飛易而歸更無託足之地萍漂蓬轉之身孫知所稅駕進取之道又別自有術非堯所能為身世茫茫臨紙不勝於悒

來書述及令傳不勝企羨又以為喜看宋五子書則堯猶有不能已於言者宋儒先生律已甚嚴自處甚高而待太則失之不恕三代時朝聘饗食之數用財如此其厚可見君子之道必本于人情而不尚過高之行宋儒先生所為合之聖人之言實不免賢知之過世人之律已萬不及宋儒而徒借其苛于待人以自文其鄙吝則古大卓絕之行轉為鄙夫添一護身之術而流弊無窮

矣今之士大夫其賢者每皮傳宋儒見人之言語步趨則矜矜以宋儒為繩而其居官也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民之居職不能求處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忠封事之面辭官之牘若未嘗見而讀者而於無甚關係之德而必稱朱子凡所以求吾人者無以甚異于利俠之舉賍是隱居小人之術以罔利而陽借君子之名以蘊利宋儒先生有靈必痛心疾首於斯人而置諸不齒之列矣豈能為若輩所欺乎然而宋儒實有過高之弊寒不能不衣飢不能不食衣食足而後責以禮節先玉之教也先辨以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

韓九

六

字如何可以責人豈非宋儒之教高于先王而不本于人情乎宋有祠祿可食則有此過高之言元無祠祿可食則誅魯齋先生有治生為急之訓可見餓死二字之斷不能責人也醇厚者慕其高行而不喜審時度世之言則真至于餓死狡猾者見其不輕予人一節可為出納之者藉口則反以蓋其為富不仁之詭計於是理學三字適以困善人而庇狡猾矣是故明之士大夫未得志則談論心性既得志則規占膏腴今之士大夫未得志則借聲色以媚世既得志則屏聲色以遇人之求世變愈下而其心亦愈幻而愈險焉可歎也今曹君將為狡猾之為乎則狡猾未可為而又無高明之位將為醇

謹之爲乎則懼其爲半度退甫之續將可乎哉殆必不可
可亦所謂危不敢不告也嘗謂東漢之人清唐之人大
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務實已而不責人者東漢
之人也則已俱安于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已刻而待人
亦刻者宋元明也其也自處于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
世之夷也風俗之壞極矣居泰之世而欲振厲之惟東
漢處士之行責已而求苛求于太最爲踐履篤實而無
弊耳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
耕不能躬耕則擇藝以爲食力之計宋儒復生于今
亦無以易斯言而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欺幽獨不侮
鰥寡能是數語即不爲宋儒之言已無愧宋儒之行矣

帆九

何必託其門牆以自大哉楊用修不喜宋儒而侃侃謬
謬百折不回席書霍韜陽明之徒而阿諛順旨苟取富
貴君子小人之分固不由于談心論性耳豈非詆毀先
賢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皆許以聖而又斷之
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宋儒先生實後世之伯夷制行
之高實是令人難學非謂遺書之不必看也近時爲宋
學者淵甫爲最真其該治亦非方子春墨守當湖之比
而欲全悌弟之名至居官而清望日損斯正不善學宋
儒之驗令以宋儒處淵甫之地則其兄自然不敢爲非
子春之行非近人所能及然以高才碩學徒供守錢虜
賤值之求亦殊爲可惜張丈鱸江雖不爲宋學而其行

誼實不在二人之下人不必以高談性命爲賢也近
以閱元史成元史西北地蠶測二卷脫稟後當錄奉正
華嚴經音義一冊附上乞檢收

稼生至兩接惠書得悉故人消息藉慰三千里外之人
三復尊言百端振觸益發身世茫然之感竊謂無氣力
之人今日可不必作進取計科場事發覺者特百分之
一二且其小小者耳宰相家兒不入場而中式以有此
故發覺者亦概從輕比時事可知更可笑者二場春秋
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中式之文有作齊伐魯
解者被磨勘官簽出禮部按舊例違背經旨主司從降
三級調用房考官革職於是房考官程庭柱趨見主司

帆九

文慶日大人事故司官革職矣但緣是革職司官卻不
甘心文慶慰之日子無恐有我在事總不妨磨勘官係
穆相門生穆相之子即所謂場外舉人也文慶往告穆
相穆相屬磨勘官改簽禮部曰事經部議改簽滅迹將
移告禮部耶命數吏守之不得改而止庭柱又趨告潘
相是時舉朝紛紛僉思所以寬主司罪而謬謂能讀書
者以唐啖助釋春秋有來魯之說妄謂意本啖助潘相
即呼磨勘官至此之日汝誤簽來魯之說明出啖助磨
勘官恨其陵已即對曰啖助之旨不如是磨勘官不誤
而大磨勘官吏部尚書湯金釗等遂以意本啖助主司
罰俸舉子停科結案嗟乎啖助趙匡輩妄創新說新唐

書本傳深貶之至以齊伐魯受誣則三尺童子皆代助竊笑者也考官以關節之故二三場付之不閱舉朝又以欲出主司罪之故不憚厚誣古人如此作事何異指鹿爲馬唐裴延齡妄附經議意導德宗聚斂舉朝糾之今之厚誣古人無一人言且以能尋出證據爲功人心如斯尙可問耶無氣力者尙求進取耶場外舉人伐魯啖助此蒙蔽之大者故特言之若悉數科場之弊則古人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未勝者矣無氣力者尙求進取耶朝夕之需賓祭之用無一可少當今有識之士惟有勤力自澹葆真養素爲最得耳舍而別圖進取總無是處甚急欲南歸徐星翁迫爲攷證後魏地理故不得

帆九

九

歸且歸并無所得食耳非有戀于軟紅塵也甚之所長在古人祇算一技以有此技故不至如半度之餓死亦以有此技故受羈縲而不得自由罷精竭神奏技以就犬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己意所感觸涉筆便爾激盪非好爲議論也

讀手示并柳兄書兼與星槎談知廉郎一切令人惻然思作事之難益慘然念故友半度之苦也任其餓死固無是情但以極不易得之錢充廉郎蒲飲之用亦無是理日夜思之竟無善計今有一策未知能辦否半度子三人中子旣在虞山少子隨其母兄居不省事之母好博飲之兄萬無能存活之理相隨併命何如離而得全

我輩與半度關切之人旣不能貴又不能富目前斷不能兼顧竭力營一饘粥不足充廉郎片刻之擲此豈可支也哉今日爲半度計但使其少子得逃性命幸矣古人有遭家多故而寄養僧舍者今當擇一清淨之蘭若戒行完密之頭陀告之云有故人子須寄養寺中衣食當相送須憑法力護持訓誨告半度夫人云故人不能相助少子一出家爲沙彌入寺以後從童子師讀論語等書如少子質性過人我輩不至終身落莫則劉孝標自能舍佛爲儒韓昌黎亦能令賈島還俗倘少子竟不克自立我輩亦遂不能立人則託蹟桑門不猶愈于相偕赴溝壑乎今日爲半度計其勢止可如此星槎云問

帆九

十

下令半度中子往虞山石谿以其業微而爭論甚謂皆是也爲友朋計自不可無石谿一段議論特空論無益龍肉雖美豈能于餓死之時舍目前已具之豬肉而望虛空不可得之龍肉哉况食肉有何龍豬但祈飽耳執事有何高下但祈能事父母蓄妻子耳責人非難實心自効爲難甚更事漸多議論益求平實蓋今日而知放言高論之無當也半度惟好高論故至于此丈爲半度子計猶在四民之內且實有其地甚爲半度子計乃出四民而事空王且虛無其所甚之不逮閣下遠矣友朋中如有善計甚所樂聞若一時未有善計則甚之言幸丈留意焉嗟乎清淨之蘭若猶可得戒行完密之頭陀

不可得。堯之所言竊恐猶是龍肉之見耳。丈不泥于文字之間，而但求事之獲濟可也。堯因半度故頗責難于星槎。星槎初有難色，後乃云得所託，後當少有所助。可見星槎之敏，乃當今一官料也。特言及廉郎之浮盪，半夫人之糊塗，則不禁怒髮衝冠。祇得藉口于天之所棄，堯所當為而阻于不能為者甚多。今乃舍己當盡之責而曲庇自作孽不可活之廉郎，于已既有莫贖之愆，于人且有違天之罪。竊謂少子得有所託，廉郎竟不改半夫人竟不教則，母子二人聽其餓死可矣。天地春生而秋殺，王政賞善而罰惡，鬼神害盈而福謙，廉郎博盪半夫人不禁而故入任其餓死，卽質之天地鬼神亦正無

帆九

十一

媿特欲爲半度延一綫之緒，必須多爲之所。丈既留其種于海虞，堯思留其種于淨域，而不知事竟何如也。堯安徽之席，今歲不得蟬聯去冬，幸有此項。昔日所負可藉手告無罪，甲午秋間窘急之狀，今日思之猶爲心悸。幸故人情厚，又有宗伯師後車之命，得以至都。閣下及子香相送時光景，今猶可念。家大人素不乞假于人，以堯之故不免向故徒有假貸，亦藉舍山之穀得以繳清人情，非薄不幸而遭惡歲，又堯命蹇數奇，久爲鄉里所洞鑒，故其時里中有所圖無不拂亂人意。京華久住一無所成，設無舍山之穀，他日南歸將何顏見親故。嗟乎惟丈知堯苦衷耳。今里中之負漸少而都中則依然如

故都中本可以無負，祇以性長厚爲人所用，雖其錢皆寄作家用及試事所需，然終由被人賣弄，人雖不負堯而堯已負人矣。堯性不喜齷齪，故無一錢之留，又添買書籍，今歲較去歲爲迫，然可告無罪于鄉里，則亦不必論及都中也。急急于半度孤寡，堯非有名之見也。近日於事理頗看得透達，著述之名尙所不圖，又何有于周急之名哉。祇以平昔好友不幸而遭此慘酷，故忽悲忽怒如此耳。

紀金二家一切孤寡苦况，左支右絀，錢不敷用，情勢實是如此，不必多費而後見絀也。堯去歲給紀家之數，今年自當依舊相助，特今頗有所負，又無安徽之穀籌畫

帆九

十一

頗難，然不敢不力任也。廉郎質性堯所深諳，非敢他有所望，但求得免餓死已是深幸。以今日之人心習尙求免本不容易，堯今日尙難自保，不餓死况廉郎乎。特不可令自己有取死之道耳。今日稍有性情之人，非大戾困卽不壽，待物略有有意，誼卽不得多生。今世徐蓮峰編修又於閏四月末棄世，堯相識人益少。平日深恨吾郡人薄于鄉誼，故於稼生頗爲之盡力，然彼吝嗇無信，致堯見訾于居停主人，今後不能爲友朋，并不能自爲可歎也。聞稼生通籍後，里中風俗爲之一壞，何淺鄙一至於是。堯數千里外亦爲含羞也。我輩作事關係庸愚，觀聽不可不慎。堯但能薄於自待，不能以薄待人。柳兄素

有善行今雖境不如前遇當爲事不可少懈須知物無聚而不散之理已不用則子孫用子孫不用則他人用與爲他人用不如己用與爲不正用不如正用柳兄爲山甫家所累究何如爲佞人樗蒲所累之多也爲周卹親故用不特身受者感非身受者亦感爲佞人樗蒲用不特非身受者笑并身受者亦笑柳兄境所以不如前究由惑於佞人之故非由周卹親故之故也查貧于柳橋用財濶于柳橋然而好利則精于柳橋查以散爲聚亦以聚待散身無一錢之餘而不爲一生之計以所獲之多寡爲所施之廣狹所施雖少而市義已多今又自誓不妄費一錢并不作迂濶之論此所以自謂精也柳

帆九

十三

橋所施雖廣不敵樗蒲所喪之多所以好樗蒲者以親佞人也所以親佞人者以求利而失其術也利不可求并故有之利而反有所損此所以謂爲不精也蓋利之去來全由天幸非關人力柳兄之所以耗與其尊甫先生之所以日增月益皆天爲之非盡由人事之得失也特已不可有致耗之道予人以口實耳致耗之道人雖知而不肯認于是轉追悔周卹親故之太厚斯則勢有必至而惑且益甚矣且柳兄之所以耗非盡由柳兄之親佞人而樗蒲也其家蓋亦有助爲耗者矣嗇于當爲之事而華于無益之費此天下皆然不獨柳兄家也天下皆然故人不以爲耗財之由而耗財之事莫甚于此

而柳兄家猶爲未甚者也財有不隨我之時而義有不可磨滅之實愈翁之財可謂不妄費矣然已不用而子用之不如己自用之爲得也張兄葉莊之心計可謂精矣然無救于貧可見利之去來本非人力所能爲也查家故無儲石之儲卽今後終至飢死然已先救廉郎之餓矣使命當餓死卽不救廉郎亦不能免徒留缺陷于故人使命不當餓死則已與廉郎皆得保全豈不身名俱泰故查竊自謂好利之獨精也

帆九

十四

審時度勢以求其通斷不可鄉僻自是致一步不可行淵甫使子習錢穀自是因材而篤之道而石齋大爲致怪習此爲常而求不餓死難矣其故總由自信太高而不虛心好學故既見怪于今人而又未必見諒于古人也我輩今日當痛改前非方有託足地凡好談好遊之習昔日以爲方雅者一切懲戒或者得免于餓死不致爲半度之續耳斯乃痛哭流涕之言石齋聞之必又以爲子敦漸染時習之談也須知求身後之名貪于求進取衣食之急急于科名人須衣食粗給方不至爲苟且耳而乃有因謀食而轉苟且者斯又我輩之所當三省者也

來書述友朋之耗盡不怡者累日不獨以盛紀兩家孤也視洲少年不永可痛之至春谷亦未可以死而卽死亦友朋中大不幸之事交游中俱少後福生子聰明如愈愚春谷之子宜可無憾而殊不能無憾盡所以聞春谷之逝而益惻然抱無涯之戚也盡無子又不能遽歸家中事事都可慮族屬內求一爲後者而不可得撫往念來悲生傷逝既念友生還思自己腸一日而九迴不知後日作若何了局也承誨以不妄議論并無失色于僕役銘感之至當以尊言時時自省耳都下人亦無他祇是無性情二字與之談輒令人少歡以故益念故人不釋也

帆九

十五

今春將甲午年積負一清私心竊自喜以爲今後可歸見江東故人不意山妻復有納妾之舉致再積百餘金之債此事孟浪已極接信之後不勝大駭都中館穀本少一切酬應之費甚多日來絕不妄費一文子兩所親見買書爲著書之用譬如商賈居貨之本錢周卹故舊贈助朋友亦皆于人情物理宛轉相權非市惠沽名以求自異也刻下行囊空空敝裘不溫禦冬無具方愁居痛歎乃接到家中納妾之信索寄銀七八十金何不體卹遠人一至于今世無長門買賦之人盡又無王陽化金之術何所取財而孟浪至是也想爲是計必是親戚中聞盡有買書之事又有周卹友朋之舉因謂族中

所獲必多不如置一妾使渠不得不寄金并不得不速歸耳不知盡之清前債原爲速歸之計今因置妾復舉債是非速其歸乃令其不得歸也更事漸多世故亦漸熟盡非有戀于紅塵而不歸實以養親無資里中無所得食先祖及先慈皆墳壟未成思欲有所藉以完所當盡非真以在外爲樂竟不思朝夕侍親之側也至以周卹故舊爲非則真不知事理之見天下唯故舊皆有喫著處斯已亦有喫著處謂盡但知周卹故舊不復爲子嗣計因急爲置妾以耗其財殊不知財耗而故舊與已同困斯豈善處事者所爲也欲盡速歸當以先清債爲計債清而囊粗具則今日歸家明日即可置妾何必于

帆九

十六

極窘迫中更爲舉債以益其急也債益多則行人愈不得歸徒使賤妾久爲延佇耳作計亦可謂左矣盡所以畏舉債者實以前日將入都時欲向家大人舊居停賒五斗米而不得奉別時賴有半峰丈載以至杭囊無一金之攜裝少及時之服至都下四年一無所成幸有鼎甫先生得稍清里中宿負痛定思痛實不願再蹈故轍不意又有斯舉也盡之親戚目不覩史策不知人情物理以蕩子不歸擬盡既觀盡太淺欲以區區村婢糜盡而不知糜之適所以緩之又作事太疏望我丈將盡此札出示諸友見盡非好游而不歸實較爲曉事耳然親戚作事雖左用意亦良厚盡極感情也但刻下餘錢無

多七八十金之數實無由能辦親戚既興此舉幸終體恤之使豈得明年續繳不於今冬急索其逋斯則所深望也幸我丈婉致此意豈非敢有怨于親戚實以事理確是如此不得不詳言之耳

遺山集箋今始得一讀爲人所難必傳物也特其例言大小字連讀殊爲不妄人未見其疏證之精密而先議其大字小注連讀之不妄殊可惜矣豈如有錢當爲改刻

承示半度少子讀書總不上緊竊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之士也必富而教者中人之資也觀唐宋以前史傳凡奮蹟孤露大概門閥中子弟宗族親屬多半華廡

帆九

十七

卽有缺乏亦斷非後世寒門孤子可比其時書籍皆係寫本不易得讀文章又博雅宏贍種種非後世可比而卒能奮興實以舊業有可藉也今半度子寒未必能暖飢未必能飽而衣食之外一切資生必不可少之具皆無由得給卽以少知事理若我輩今日之身處之亦岌岌不可終日况孺子無知而乃責其知甘苦能勤讀我恐非孺子之過實所以處孺子者未盡其道耳今夫京官之子朝抱書入書堂所見者先生所對者書策所指搗者僕隸一切俗習不特不能爲實無由得悉雖欲不勤讀安得不勤讀若夫里巷之氓躬親蠶桑爲之子者聞見大率凡鄙所謂讀書不過墨卷數冊問以古人之

所爲則目不見史傳問以今人之所爲則又未接名流于是有錢則爲金小谷無錢則爲華以珪非天生欲爲是其所習然也假令我輩不落窠若是則眉庵半度山甫之孤自當爲之專延名師以授讀一切資生之具皆不使有缺則彼數孤縱不能讀父書亦自然舉止溫雅吐屬清華不失爲素族子弟今不能然所以給之者纔不過貧家一月之糧見之方且惻然傷赧然慙安能責其讀書必勤也使彼能勤乃是天生豪傑不勤實是我撫之不善明眼人但當自責耳然豈雖知自責過此時世實亦無如之何是故數孤但能不染惡習不至餓死能爲其父延一綫之傳已是大幸設彼能自奮轉是意

帆九

十六

外之喜乃其先世有靈陰爲芘覆所致非我輩不善撫卹者所能致也豈行事務求其通畏入于室議論務求其切實不敢過入于高宋儒先生口不言利而許魯齋乃有治生之論蓋宋時可不言治生元時不可不言治生論不同而意同所謂治生者人已皆給之謂非瘠人肥已之謂也明人讀書却不多費錢今人讀書斷不能不多費錢今以明人之所爲責之自己不能行而乃以責之無父之孤豈可得也因我丈之言而論及此望徧質之故人

九月中以買妾事奉一書極論其事之鹵莽不蒙答示別有故耶抑不欲多言耶抑以事已成言之無益耶承

里中故舊共助一會而藁莊張君借錢給堽家用故人之情厚矣而堽則益增重負一冬居不安寢不寐盼安微舍山之館穀而竟不至無以助故人之孤無以給家用益不能不追恨於買妾之鹵莽今日事勢極難聰明如眉庵半度尙不免餓死堽安能自保使堽生子亦如堽恐此後不必有如石士師之大庇寒士無大庇寒士之石士師則生子卽如堽亦終歸于餓死而已矣况乎其未必如堽也然則生子未必爲可喜不生子亦未必爲可悶也無子未可悶則亦何必于極窘迫時舉債以買妾也古今得失堽證之史傳當世風俗堽得之目驗持身處世之方心中非全無所見孔子曰不有祝鮀之

帆九

五

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今日卽有鮀之佞朝之美恐仍難免于世何也好佞好美其習俗雖不美其情意尙在于厚今日風俗之薄卽好佞好美亦非出于真情故其于天下不論大小事皆泛泛若水上之萍而一無所繫戀也大小事皆一無繫戀故佞者徒効其口美者徒獻其妍皆終不免于餓佞者美者尙不免于餓則不佞不美者更將恃何術以全生也堽於風俗久知其不美而初不料其壞之至于斯也詩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傳曰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眞我生之謂矣是故堽家之爲堽納妾但知一己有嗣續之義而不知今時局面有不能嗣續之勢淵甫之兄弟皆納妾但知禮有廣

繼嗣之道而不知廣繼嗣于今日徒增衣食之累繼嗣將仍歸于不能廣堽家之計淺淵甫之計迂皆由不知時勢故耳舍山館穀不至國子監肄業期滿居停適以事左遷館穀減于昔長安居大不易又不得他適所遇眞是難也

作書述事俄已數紙而意實未盡堽今冬之窘實由去歲之買書重以家中之置妾然堽咎置妾而不咎買書則以買書將藉以衣食買妾則耗我衣食且買書時適錢有所著而買妾則正錢無所著之時以故展轉追恨之不已堽在都門買書雖不多然卻爲堽所必需爲世所鮮有丈前有言豈可以子敦而無鮪埼亭集堽今日

帆九

三

思之豈可以堽而無一統志豈可以堽而無胡注通鑑豈可以堽而無舊唐書豈可以堽而無史記正義然是數書天下之精華古今之至美不特寒士不能得卽非寒士亦有不能適遇者舊唐書通鑑有者多史記正義一統志有者少而堽乃于一年中盡得是數美其犯造物之忌將何如宜其于進取尺寸無所得也今于極窘迫時而家中有買妾之舉或者造物忌其盡得是數美因故爲斲弄以磨折之亦未可知然則堽家之買村婢乃堽買一統志史記正義之報天忌其得古今之精華乃付一村婢以耗其財以示薄懲而堽乃追憶其事不已是不受天之懲也故終當思一解恨之道特遇無錢

時終不能不追憾之耳今日時勢但得不餓死已非容易半度少子既不上緊讀書遇有可付之業即早爲付之亦未爲不可豈非薄視故人子乃深知時勢之言豈生子即如豈將來亦不免哉死斯言極有見諸君幸勿易之也先師篋園先生行狀頗詳瞻得體惟字句或當略加刪整柳兄深于史學故所作非都下空疏古文家所能及幸勸其無再謙讓而不事此也馮三弟文筆頗橫所恨者新有家室而遽傾乾蔭或者不免惑于俗論不克擴充其所長文見時幸勉勵之

惠寄元遺山詩箋即爲何子毅取去金源劄記爲山東許印林取去求此書者相踵豈無以相給使不納妾而

帆九

以四之一刷印元集豈不大快凡人慮不及遠道破眞可浩歎承示春谷文令子事可駭可駭春谷爲人不應有此無所歸咎止得歸咎于不善教導耳凡教子者當教以用財之道不當教以吝嗇財物之習子見睦爛任卹之事隨處皆須費財則於不當爲事自然無餘力以爲之矣若但貽以奉養之厚則子見奉身有餘勢必圖快心之事此乃自然之理無足深怪使如豈所爲則當爲事且日不暇給而又何能妄有舉動也

都下種種用財之區惟自奉極省而待人則爲其通不爲其窒乃可以立身可以爲友朋豈于處世本務爲其通而所遇乃事事迫我于窒即如納妾一事題甚正大

而不知有此費用則于他事將不能爲而于持身處世必至窒而不通矣至窒而不通則一己之身且難保而又何暇蓄妾以得子也嗟乎嗟乎豈之所處爲極難而亦惟文可以語此故人中有舊業可坐享者方將端居而議其可否於寒士今日之苦衷萬萬見不到此也華嚴經音義一書係廉峰編修所刻今編修已棄世此書不可復得望屬諸故人幸寶之藏之無輕視此

豈沈滯都門所撰之書不能速成以故不得即歸然今日即撰成是書亦豈能空手歸哉去住皆難眞可悶也此間雖苦究是老輩作爲近來新進少年遽登華臚寒士豈有相依之處前書以餓死爲憂非故作危語乃是

帆九

三

實在情形來書謂不好議論斷不至餓死此猶是嘉慶年間之言非今日處世之言也好論固死不好論亦死以今日得志者無不思瘠人以肥己得志者競思瘠不得志者以自肥不得志者安得不日瘠而至于死也是故豈亦半度續耳豈爲半度續人必歸咎于好論然則豈之好論轉爲瘠人肥己之得志人出其罪名矣烏虜天欲盡此有性情人故特使欲瘠人肥己之人羣然得志斯固無可如何而同志者之所深憂也柳橋閉戶著書大是樂事家業雖小耗一身猶可無憂最要緊事在善教子耳

豈今歲自正月至六月專爲主人撰述七月始溫舉子

業然闈作猶可以對人而有司付之不閱則固未如之何矣都中久住甚難而所撰書尚未至半場後又以寓中改造房屋不得著書既耗精神又磨歲月真可歎也近日人心日壞可以不求人者偏欲求人銅士一姻戚在京本不工畫偏欲以畫售以銅士故不能不應酬其畫萬無可售祇得自己出資後其人南歸以索畫求主人書不得大肆惡言銅士加捐監生取資于朋友畫力不能助銅士意甚恚大有齟齬畫謂君子周急不繼富可不必取資于友者銅士也即欲助友亦當助其急而不能助銅士者畫所值之遇也卹山甫眉庵半處之孤與助銅士之捐監孰緩孰急畫自當卹其急而不當

帳九

五

助其緩矣况銅士捐監相助之人已多更無藉于畫也乎乃殊不能釋憾于畫深可怪已斯時急迫實由去年買妾之鹵莽前家大人書來言所買之婢嫌畫家貧有不欲留之意女不願留不可勉強當遣之繳還親故會項畫謂此事勢所必至貧士家無一可為薪水不給此常有之事况有逋負其窘必更甚村女無知豈能見遠征人不歸室權時乏賸空匱而生危復盼勞而成怨心無固志憤而思離斯固情事之常本無足怪特是去秋承親故之情共助會項買斯村女今又遣去雖繳還會項于諸親故究有對不過慮然怨女難留祇得順彼之意山妻率情徑行故是不善調遣然畫之所遇調遣殊

難故畫特恨前日之不能早見及此而不置不恨今日之既買而又遣去也嗟乎處貧甚難釜中僅有粥然同居者皆無粥則有粥者難處矣身但衣敝絮然同居者或無絮則衣絮者難處矣是故貧士不能少有成立萬無可娶妾之勢見意山香波柳橋子雨諸君幸言畫之深感且媿也

來書殷殷以石齋為言具徵友朋高誼然石齋之所為實有甚難處置者君子為學不可沈溺於俗亦不可過與時違唐時所尚文選李栖筠以非是無以出身故亦置一部逮栖筠子吉甫孫德裕家世已顯門資可以得官即亦不復措意此古豪傑不廢時學之驗也明道

帳九

五

先生亦舉進士伊川有兄在前自然可以布衣自遂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聖如孔子賤尚不敢無能况非孔子而又處今世乎顧亭林言詩文不能不可以為通人唯能之而不為乃為天下之大勇然則君子有高世之才學必先能為時賢之所為矣夫唯為時賢之所為而覺不安於心乃創古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為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後人不以為惑韓昌黎惟能為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為古文程朱惟能貫串注疏故能獨成己說遺書具在不可誣也若古人之書已實未嘗津逮偏欲以己說駕而上之此唯魏之王弼明之姚江一派乃有此謬輔嗣不曉古今或以年少蚤夭未及讀書而然

姚江數傳狡猾者借以籠取衣食非儒者所爲故自不可爲訓石齋以揣摩時藝博取科第詆時賢之所爲此又太誣時賢蓋此乃俗士之所爲非賢者之所爲也近世賢者所爲若高郵王氏之於經嘉定錢氏之於史實事求是疏通證明可以質古人可以詒來者不可謂爲不賢者矣惟是唐人有史學又有史才舊唐書皆唐人原稿德宗以前諸傳敘事皆可觀錢氏有史學而無史才故以之釋史則得以之著史則瑣屑破碎不合史法此今人之不及古人也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嶽嶽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

帆九

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盡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于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也豪傑之士知時賢之所以得又鑒時賢之所以失則律已衡人自有中道矣故以時賢之所以讀書者讀書則書無不通以古人之所以治身治民者治身治民則身無不修物無不理是故治身則必師古讀書則必參取古今過尊時賢而謬斥古人妄矣不能效時賢之細心讀書而欲以己加其上更妄矣不特欲加時賢之上并欲加古賢之上而于古今人所能爲者概不能爲斯則妄之尤者實事求是今人

之所以讀書也吳康齋胡敬齋之治身勤苦古人之所以處貧也石齋一切反之而自是其臆說殆矣錢竹汀王懷祖之學雖與宋儒異趣而使宋儒再生于今則必兼取錢王之說斯則宋儒之所以爲大而亦物之是者斷不能謂爲非也輔嗣生長世族故能簧鼓天下而范甯乃斥爲罪深桀紂姚江之徒正當嘉靖後尙異說之時故能立標樹幟而憚子居乃詆爲變舊義以求食可見天下後世萬不能欺而理之非者不能飾爲是也然嘉靖時變舊義可以得食今則不能得食則亦何苦而爲此盡居都下久四方之士接于目者不少矣其性情節概雖未遇奇特出眾之人而可爲世用之技則皆非

帆九

故人所及故人欲求自見于世不可浮慕古人而鄙棄時賢尤不可自任胸臆而怠于實功也盡與石齋異尙石齋正當困厄時盡又無從援揀故亦不以苦口相聒答愈翁書已詳言之矣今又言其不能不言者如此子香亦當細觀說文至要至要姜令路隔六千里退甫不往而欲易以他人事必無及去夏何子貞兄弟強盡就安徽學幕盡以主人方失官不可舍之而去因薦家聞亭自代閒亭亦何師辛卯典浙試時所取士其古文學術子貞所素知故以自代子貞乃曰閒亭不能去盡曰何故子貞曰閒亭太不修飾車意園有官樣去必不相合故不薦嗟乎子貞在公卿子弟中號爲樸素一爲官

其議論乃如此何況餘人是故寒士在今日處世甚難也子香不但常讀說文并當留心時賢之所撰觀秋水丈之集則半度之所以餓死堯之所以僅免石齋議論之妄不妄皆可見而退甫之可往不可往亦可以意得矣堯不能不深怪故人少入世之技而議論偏又若是其高而不可施也相別久所論不覺繁複聊代面談耳此書及奉愈翁信可與諸故人共質之

今日謀食之途甚窄故人欲出門求食當師秋水丈及山甫欲里中求食當師半峰丈及先師篋園先生未有舍是二途而可以活者若以先師之所為施之于出門以山甫之所為施之于里中是為兩誤先師知己之所

帆九

三五

為不宜出遊山甫不知己之所為宜出遊而不宜居里故先師猶可勉強支撐而山甫終困然而山甫所以不可居里者以不知節省也先師所以不宜出遊者以天下尚樸學者之少也苟遇尚樸學之人則先師未嘗不可遊苟知自節山甫未嘗不可居里矣若但有山甫之不可居里無山甫之筆墨橫飛則餓死可立待堯所以時懷餓死之憂也

半度少子亦習生業差可相慰行事必須切近半度之失教若此其家之貧若此半夫人之糊塗若此諸孤之愚若此我輩之落寞沈淪又若此則廉郎兄弟安能得貴業哉必如石齋之言惟有相枕藉死耳於此見議論

之斷不可過高也淵甫命子相官習錢穀事未嘗誤而退甫石齋交非之謂不如鱸江先生尙有子能讀書斯言所見又太陋相官近日所為堯不得知若前在退甫家中時童稚識見非鱸江先生子所能及及鱸江先生子雖為諸生不能讀父書又好奔走殊乖乃父端方之趣石齋云云真是世俗論爾

馮星客溫馴無子弟之過而乃天歿深可痛悼譜南未習人事何以克支堯有一要語憑我丈轉述之今日處狡狴之世不可不以誠應若見人狡狴而亦以狡狴應既未有以相勝必轉為所持惟一以誠應則狡狴者無所施技而信可格豚魚矣此即孟子所謂小國不可師

帆九

三五

大國而當師文王也

來論述里中錢糧日重一日此事今日無可告愬中朝貴人取給于方面方面取給于州縣州縣取給于小民層層剝取即層層護持都下衣冠之會無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騁于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臺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諾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據瑣屑而已
來論又述吳秀才受困于營兵事此乃里中風俗之不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鄉里風俗必須有士大夫表率于前布衣章帶之士振厲于後乃使庶民安業與隸欽

風吾里中久無士大夫其列名庠序者大率競錐刀之利不識大體遇小利害卽戚屬不相謀朋友不相顧誠有如石谿前日之言賄其子子卽可告父賂其弟弟卽可謀兄者風俗之壞極矣吳秀才惟有奮志讀書淬厲可爲世用之才則此等無端之橫逆故亦不足雪也石谿之事可是誤于酒否案被改而不知及知而事已無及致使持刀殺人者橫行無忌可歎也

都下無可刻碑之字亦無能勒石之手官至公卿亦少聞有勒碑之事卽斯一事士大夫之鄙齋概可想見而官于外者遇有古碑又往往輦歸其家是故今人之貪不獨剝削小民并難及枯骨

帆九

三五

子香石齋不讀諸經注疏不獨無以對古人并無以對今人使堇蚤從半度之言薄訓故而不敢爲則堇之骨枯已久矣此痛哭流涕之言也

堇展轉爲石齋謀一襄校之席竟無一能成塊甚憤甚人心之不古世風之變有非可一言盡者聞試帶病入場終歸無成得失由天固非人所能爲也吾文并諸君應試者可得意否斯時當學申屠君不必效孟博之攬轡耳淵甫畢竟名心太重近寄到所刻書二種堇以爲俱可不必刻也里中故人如欲出門而才具與時下不相宜者惟有讀說文解字一書差猶可喫飯

堇屢試無成南北共十二回矣今科房考官閱卷頗細

二場卷評云含英咀華易藝尤善談名理春秋文斷案更精三場卷評云疏粵條達言之有物及主司不中擲卷下房考官又加評云此卷二三場斟酌飽滿望而知爲積學之士不獲見售可惜惜然文章終必有價勉之勉之堇頭場首藝平生交友及士大夫之相識者皆以爲必中房考官評以氣清詞潤主司竟評以穉弱無力異哉矮屋光陰閱歷已百有餘日到今年才得上堂而又遭黜斯亦命已今年本不欲就試以老親之言勉入棘闈而仍不售苦人故不能與數爭也庚子九月十四日

帆九

三五

都下讀書人日少一日古文一事竟成廣陵散矣子香獨子留養議殊妙惜無人能知古人讀書取爲世用今人讀書但可自娛可歎也今日本無事讀書而所推爲讀書者大概不過閱幾行說文辨幾紙古碑略事乎此少可取流俗之譽不事乎此卽有古人之學識亦未由自立于世蓋古學之亡也久矣堇心所欲言者擬爲史論以發之竟未得其暇僅于去冬成二首今命童錄一通奉正于故人閱後幸轉寄淵甫也

落帆樓文集卷九

外集四

簡札摭存下

與王亮生

倪書客來接讀大著鈔幣芻言具悉濟世之苦心以鄙
撰新疆私議之陋亦蒙采付剞劂與大著並行真所謂
蠅附驥尾矣感甚媿甚續又奉到手翰得悉近著四書
地名攷訂閻氏之訛補其未備而以柳下及庾路史所
言垂問堯謂柳下不可攷閻氏據國策謂在齊南魯北
二國接壤處甚是路史引應劭說以高城縣東北之柳

帆十

一 嘉業堂校刊

亭當之則為今天津府之鹽山縣地在魯東北九百里
其非不言可知左傳昭十二年周甘簡公無子立其弟
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殺甘悼公而
立成公之孫鮪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注庾過
劉獻太子之傅甘悼公之黨路史謂春秋時庾皮子過
邑于淮氏堯按淮氏疑緱氏之譌緱氏在洛水之南偃
師在洛水之北今皆為偃師縣地庾子山哀江南賦曰
我世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
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
臨河而晏安然則庾過之邑其殆近緱氏乎緱氏本春
秋時滑國後地屬晉曰負洛曰臨河緱氏之地差為近

之

西域圖志堯不得見據漢書西域傳所載道里以洪稚
存乾隆府屬州縣志及西域聞見錄之里數準之哈拉
沙彌的是古焉耆地則布古爾的是古烏壘渠犁地此
推之前後漢書及後魏唐書而無不合者也既的知哈
拉沙爾為焉耆地則今之渭干河道提綱所謂南源
東流經枯察車北者即古龜茲東川今之海多河在
哈拉沙爾西者即古之敦薨水矣西域道里歷代史傳
俱詳載之而聞見錄不知取證洪志又但據聞見錄列
入水道提綱亦但據見在不貫通古昔堯竊以私見測
之不知有當否

帆十

二

水經注叙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南河逕無雷依耐
蒲犁皮山而東合于闐河又東逕于闐扞彌精絕且末
鄯善入牢蘭海北河逕疏勒温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
樓蘭入蒲昌海而龜茲之東敦薨水流逕焉耆危須尉
犁而注葱嶺北河今水道提綱之塔里母河謂即古于
闐河實即古之葱嶺南河也而北河則不可見水道提
綱不知今之渭干海多二河乃古之龜茲水及敦薨水
而以爲即古葱嶺河固誤然所叙南源自枯察東流百
餘里經佉沙里克北又東七十里經古古勒南折東南
曲曲流百數十里又東曲曲四百里與北源會曰海多
必拉又東曲曲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句海多地

之北又東南而塔里母河自西南鹽磧中來會又東流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母村之北又東爲洛普鄂模卽古蒲昌海自厄勒尙海多以西實卽古之葱嶺北河但不當以龜茲敦薨二水之源爲卽葱嶺河源耳而自枯察以西則斷續不可攷同人長于引渠溉田之法疑水道爲鑿渠所亂與古異矣

蒲昌海水道提綱謂之洛普鄂模戴校本經注謂之羅布淖爾卽聞見錄之賀卜諾爾也乃作聞見錄者不知爲蒲昌海而謂之星宿海且曰廣輪萬里然則鄯善且末扞彌精絕之地皆淪爲海矣何水道提綱但曰洛普池周百餘里也稚存不加深攷卽據聞見錄列入乾隆

志大謬

帆十

三

與吳半峯

半峯三丈先生閣下查三年京寓一無所成場作以用儀禮司士擊豕句被本房所抹蓋近日風氣尤憎用經也北闈中式者多半是關節十八名以鈔襲成文被革其實取中亦是關節主司本屬房考改不改而後被御史糾也此時風氣無勢力者竟可不必應試本年順天科場之弊發覺者特百分之一二且其尤小小者耳以有宰相子不入場而中式之事故發覺者概從輕比蒙蔽二字至斯爲極無勢力者尙求進取耶查精力殊不如前飯食亦減都下鉅公豈以圖千秋之業豈欲歸

不得留恐或促年壽未有兒息族中并無可以爲後之人親老弟又無能中夜興思直不知如何方可也近日能文章者多不得中間有中者亦非以文中者也看到風俗人心可懼之至天下有似公而私似整飭而實惰偷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真心相與者如此風俗實有書契來所未見有元成時之阿諛而無其經術有大中時之輕薄而無其詩才至明昌貞祐時之苟且則全似之矣是故讀書人深爲賈生之歎也子兩人都領到尊翰教以慎言之道查量窄氣隘往往激于所遇今當取手示時時省念庶幾少化褊衷也主人持節吾浙查仍留其京邸修道光十四年地志用元

帆十

四

豐九域志例沿革但載 本朝而山川鎮堡關隘驛站則加詳主人欲每府爲一圖意亦良是特查以蹇淺之智力窮流峙于神區力小任重已非所勝又況無輔助之人少資采之書凡編錄所藉者皆苟取節省而已則亦安能成一善本哉查滯都下數年藉攷證以自給而意之所期實不願以攷證見今乃違其意而代人謀無益于人而有損于己誠可悲也來書自道所取法詩則晚唐宋楊陸明高青邱文則八家參以六朝而深慮世故之困人不得致力于所尙具徵嗜古之勤查不能爲詩文則亦如丈之所云竊以學古者競言史記漢書此門面之言也漢書不易學六朝諸史皆學漢書者也魏

書得其樸宋書得其贍獨昌黎集得其古奇詭變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欲學漢書當從宋魏二書入蓋古奇詭變之境不易造世人但震昌黎之名不能學其奇變不學其奇變則將流入于宋後之體格下而事亦不能敘矣近世古文家多不能敘事由尊漢而輕六朝尊昌黎而適成其爲宋後體故耳六朝諸史及舊唐書敘事多可觀堯病古文家往往不長敘事故不以文集爲法而以唐以前諸史爲法斯實昌黎先生文之所自出者也世人泥于昌黎之不喜華縛不知昌黎乃由華縛而進于醇古後世則奔華縛而趨率易以此自誇體格之正人誰信之黃梨洲先生文詳于掌故頗異于空疎

帆十

五

家所爲矣然敘事不能如六朝唐人之詳又使字用意不免明人習氣則以明人之文讀之太多而于古史之文反未暇致力學之故也人皆推介甫之文能得昌黎之法堯則謂介甫之法昌黎在于虛不如牧庵之法昌黎在于實虛易工而實不易工惜牧庵集世無刻本古文家皆不得讀也堯之所見曾以告淵甫淵甫之文潔則潔矣純則純矣然恨其不長敘事家閒亭孝廉以古文自命堯竊謂淵甫之病在少讀史閒亭之病在少讀經都下言古文皆推龔定庵閒亭不求人知人亦無知閒亭者堯竊謂定庵畫鬼閒亭畫人人見鬼則驚見人則了無可異都下言古文者不數人然其文皆未能過

于愈愚淵甫或反不如焉則甚矣古文一道之至今衰也愈翁文境益進半度秋史研洲三哀詞皆好子香下筆疎樸可以學古吾鄉于諱世取寵之事不能與通都大邑爭而學術文章竊恐通都大邑之遜于吾里也多矣夫與愈翁諸君朝夕可過從後進英髦得所折衷使鄉先生流風遺韻終于不墜諸君子不得有爲于世而使之教里中後進天子諸君子一身似有所不足而于吾里則偏于厚矣南北遙隔直抒所見以當面談幸丈有以教之伏祈爲道自重不宣

帆十

六

肅亦不過徒爲文具擇取一二工寫吏胥字而已堯年逾四十一無所成今日猶能代人撰書將來有不能代撰之日不得已思營一升斗之秩以圖後日之息肩而遭逢不偶所爲輒左命也主人今又內用首春幸不偕南南則又將別求食矣淵甫又以書促歸堯甚感其情而無由用其言徐廉峯編修又稟世相識之人益少近狀不言則不能已言則累紙不能盡我丈見子雨當知堯一切耳遺山詩集箋注今始讀一過深歎北研丈用心之勤搜采之備爲請元集者不可少之書而益惜文集箋注之不得同刻也文集世間傳本甚少北研丈之注于金元間史事搜殘補缺處必多惜今無好事者刻

甫尙有相助之親朋而半度則無有斟酌緩急祇得躬任其難倘備書之獲較多亦當分兄之累特仰給于人豐約不定故不能自必耳在己之責缺陷既多在人之事彌益難處展轉思之實爲棘手先王制錢法以利人本但可流通不可壅滯一有壅滯無不虐用隨其後卽如珪之一身素貧賤也且畧知讀書當不患其虐用矣然少有贏餘輒思放縱可見利之本不可有餘也是故善處有餘者以散爲聚善教子孫者教以用財之道珪恐一身之放縱而虐用故遇當爲之事苟有可以措手卽不顧後患而爲之豈于同道之友而少存愛嗇也哉特目前當盡之事甚多萬萬不能兼顧耳珪于奉身之

帆十

九

物惟昌黎先生所云裘葛不能不具餘則概從省銅士每謂珪好華不守樸數相訾警不知銅士乃自便之術珪少存濟物之心不欲與銅士爭而實不能謂銅士是也銅士每致怨于淵甫珪則謂淵甫特學古而愚而其心實正誼不謀利當今所絕無而僅見者也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有所取魯仲連詆爲商賈之行所持約而所欲奢滔于髡猶仰天而笑銅士之怨朋友正昔者淳于所笑者耳子香來書詞義可觀當益致力于學力學當致力于本原當爲其難毋爲其易當充其量之所能至毋惑于世俗謬悠之論凡今進取之事別有其術非盡由舉業之工拙不由其術舉業雖工仍歸無用苟

由其術又將不堪自省欲爲行道乎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欲爲利乎利則先歸于人怨則先招于己苟知世情未有不以學古謂得而以徇俗爲失者也然子香方迫于境珪則謂有閭下爲之舅則子香當不以奪學爲慮珪每爲人所疾以生平見賢則屈己事之見不肖則涕唾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故憎珪者多而愛珪者少閭下氣度寬宏賢愚皆覆而莠之然珪竊謂于所待太無分別如能別異子香于眾戚屬之中則子香既得益肆于學而眾戚屬亦慕而效之則而象之而皆將興起矣唐以前門族之所以盛其術蓋用此後世之不肖者于戚屬但存富貴貧賤之見而賢者亦第區別才否

帆十

十

于其心而未敢區別于其貌家法由是而替人才由是而壞深可歎也愈翁文境益進半度秋史硯洲三哀詞皆好三人爲不死矣而意可垂法戒筆之陷折猶其餘事莫輕視吾里中如此文今日恐未易多得也珪前與愈翁書深歎劉孟涂文之美今再閱之自悔所言之過蓋孟涂平生手謁之事多讀書自得之趣少古人苦心求自立之道爲世俗酬應所奪故才氣滂沛初讀之似可喜細讀之實無卓絕之處愈翁冥心搜索稱意而談不迎合于世不矯異于眾而自得古人所以言之意深于文者皆知之不知愈翁以珪言爲有合否也一瀛書來言兄近狀珪爲之甚喜親君子遠佞人太皆知之多

讀書少求利人或迂之必謂求利爲非則理產治生正
儒者居家之政特非多讀書則不能審于人情物理不
謬于操縱出入則所以求利者適以喪利而已佞人欲
採取人之財則必投以獲利之甘誘以悅心之趣不幸
而墮其術中不獨利不可得并所固有之利而反棄之
周卹親故所出有數佞人耗財所出無數有數則雖竭
力營救不足以傾家無數則畧墮其術而受害已無窮
矣人皆知佞人之不可親而不知佞人之進由求利之
心所引人皆知利之不能不求而不知欲求其利急須
多讀我書羸紬之數聽之天舒疾之道盡之已此乾元
美利之所以爲大非近日以攷證爲讀書者所能知亦

帆十

十一

非不讀書而但求利者所能知也北研先生金源札記
一書流傳頗少尙欲刷印數十本寄至都中分送四方
同志是書體例非無可議然其精審處自不容掩懇閣
下代尙買紙墨刷印紙不可用易朽之質工費多少當
卽奉繳兄亦可刷印數十本以給四方之求凡刷印書
籍須看書之有用與否如此書急宜多印以廣其傳也
海翁書言閣下境遂於前尙以爲財之去來皆由天幸
非關人力財之來也非已所能招特不可故意拂之所
謂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也財之去也非已所能留特不
可有意損之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財有不隨我之時
義有不可磨滅之實人當財力耗損之時往往不達觀

于天意之去來人事之得失躬蹈耗財之實而反致嗇
於當爲之事于是財之去愈速而聞望亦損名實俱喪
真可惜也爲閣下計者惟有不蹈耗財之實無損慕義
之心而已毋親佞人毋貪小利毋存流俗之見而爲無
益之費去是三者則已無耗財之端財亦不遽我去矣
若夫親故有困乏雅意周旋斯則情誼之所存風俗之
所繫不可懈也天下之廣古今之久從未聞有周卹親
故而困乏至不能自存者此則可無慮也使果可慮則
東漢處士皆先無立錫之地矣何至今日而猶動人感
慕也至爲兒女擇偶則急當效古人之重門族近日禮
教陵遲蓋有雖名族而失其家法者矣未有非名族而

帆十

十一

轉知禮教者也近日士大夫專以營財爲急婚姻亦惟
有錢者是求于是妻抗其夫婦凌其舅初雖獲其小財
之助後乃受其無窮之累人見其助則以爲可貪而見
其累則又不自鑒其失而轉諉其咎于不可知之命中
朝公卿亦往往蹈此失嗚呼益見其惑也閣下于擇偶
之事雖非有營利之心而往往不甚經意故附言之遺
山詩集尙今甫讀一過深服北研文用心之勤采搜之
備而深恨文集箋注之不得借刻也天下無有不靜坐
而可以著書者北研丈一生不出戶庭故著書雖小有
失而大槩可傳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亦不能知
此中之甘苦也都下人爭欲得其書而蔣氏既不發坊

又不重印，力又不能刷，印數十部待朋友之索，海翁及子雨先後惠到之書，俱為相識持去。去數年來，于此書費錢已不少矣。非有所吝，正見是書之美耳。金源札記一書斷缺之板，望即為補完，刷印數十部，覓便寄來，其費多少，示明當奉繳也。

乾隆初年，一統志為讀書人不可少之書，故去發癡興買之。都下素稱難得，士大夫家有者甚少。外間所有者，多是後來重修本，不及初纂本之善。今初纂本書舖內，忽有二部閣下，如欲得此書，可速作一信來，當與說定，特須速作，信遲恐人家已買去耳。

鄭布政所為先師傳，遠不及尊著行狀，以其但取法近

帆十

三

時空疏古，文家而無史傳為之根柢，故也行狀中，字句亦有須商論處。然易去數字，便自詳贍，可觀布政之傳，即改易其未協處，亦空無一物。非文之求而官之求，胡星客兄弟所見之不超也。不熟讀南北史傳，不能為叙事之文。魏書崔浩傳及梁書羊侃、周書韋孝寬等傳，宋後人不能作舊唐書，非一人之筆，前後高下懸殊，然其高者較之六朝人，諸史亦似少遜。可見東坡以八代為文衰，斷非確論。通鑑所載李泌事，大槩本泌子繁所為。家傳繁之文才，後代人殊不易及。處士無事迹，可見似乎無從下筆矣。然用范氏後漢書法載其言論之有關係者，亦紀事也。是故後世古文家不長叙事者，以不屑

讀六朝諸史傳也。潛研堂集中諸傳詳而不得謂之能文者，以專攷事而不攷文也。以實事求是之學而加以六朝人苦心研鍊之功，則于古人叙事之法，庶幾有合乎尊意。以吾湖志書多誤，因取羣書之言，湖州者精加攷覈，錄成一冊，待異日修志時白之。當事用意甚善，然去以為兄當自成一書，不必付之志局，何也？近日方志之修，大槩為添科第起見，操筆者非能著書之人，能著書者不專著書之事。于是有力者虛稱先美，肆行請託，無行者收受賂遺，誕構虛言，而山川故蹟、田蕩賦役等概付鈔胥，任其謗奪。是故方志之書，轉因修而益壞。故去勸兄但成私志，無送官局也。博聞強記，兄事事皆遠

過于去，而過自摛抑，真所謂以多問寡矣。大著容留細讀輿地紀勝一書，徐星翁家亦無有。前年陽湖洪子齡言家有是書，係鈔本子，齡是北江先生少子，故家藏輿地書最多，惜無由借鈔耳。前書言書店內一統志二部，俱有人買去矣。

帆十

十四

半峯先生信末所詰事，非無因，係稼生所牽連。然事涉于去，雖一分傳者必裝點至數十百分矣。此乃初入京時坦率之咎，入世少深，即知忌避也。人不必有行道之美，而此種事反不為傳之者，以非世所屬耳目也。去既有微名，而一時不及自檢，遂成口實，望代為明之。從此當日慎一日也。

大著湖志彙鈔一冊謹奉繳在寓中少暇一統志湖
州府共二卷不得手錄奉覽尊作攷證甚精甚擬急速
辦主人之書不能逐條細讀後日旋里當再商耳
亮生作先師家傳情文相生立言有體與大著可云雙
璧師門有此二作可無容再有所綴矣非素習之人不
能傳人之真素習而不能文者亦不能傳人之真所以
貴有賢弟子也凡人貴耳而賤目淵甫亮生近在數百
里之內人不知重其實斯人在今世甚不可多得在久
滯都下彌覺故人之可寶而每以不得合并爲恨也
義山詩云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此在之遇也天涯
長病意岑寂勝歡娛此在之狀也亦可悲矣

帆十

十五

與紀石齋

石齋仁兄先生足下在鄉試後若不出遊則衣食無藉
若仍出遊則故業益荒而能遊與否則又視乎其遇而
非斯時所能預計也師泉結習洵如尊諭所云然海宇
茫茫究如何方可世俗所用者皆師泉所短也師泉所
長者世俗之所不用也側身天地實未知所措饑饉荐
臻自公卿至于庶人無不計較贏絀男兒生斯世唯有
辦一餓死地耳我兄在持服之時用古人成法讀禮否
半度少子足下令其從師識字甚善惟是廉郎坐食事
殊可慮不論工商付與一業此事極緊要我輩作事爲
薄俗表率君家如得星槎出力爲半度孤寡計何慮不

全倚星槎謂族中類此者多勢不能兼濟則類此之人
不能得于敦之言人所以樂有賢父兄君子所以貴有
遺澤也若謂類此之人在星槎俱是木家不可獨厚半
度則不知親親有殺尊賢有等族屬既遠當以朋友論
星槎與半度不得但執族屬之見也若謂類此者亦有
友誼則星槎固當籌之不得推諉矣總之貴則求者多
賢則責者備星槎固應樂人之求我責我不應樂人之
不求我不責我也眉庵家無族屬其孤寡可全責友朋
半度族繁又有若星槎其人則孤寡固不應全責友朋
矣星槎明春入都在當與之面談也近日爲眉庵半度
及退甫殊費沈吟退甫殊有諱貧之癖今日薦人本不

帆十

十六

易熱心人尤少我不諱貧人尙未必出力再有是癖安
得不困在嘗與學徒論及理學謂其名甚高其事甚難
必躬行實踐不可空談能不逆不億自然先覺則可以
爲理學有論世之識則可以爲理學能如康齋之勤苦
則可以爲理學有王陽點金之術則可以爲理學若不
審時度德而務爲名高是乃速死術耳半度好談心性
而持家教子於儒者相似者何在適足以戕其軀而已
石齋有性情人也亦非全無知識者故以所感觸者
告近日風氣字最爲要時文及試帖詩次之識趨避爲
尙謹厚不忤物次之習時尙則心術盡壞且不及禽獸
矣不習時尙則人皆欲殺難免于今之世矣死不足惜

上有老親則不可死身不可死則必求免于世夫求免于世而亦若心術壞盡者之所爲則又不可且夫金鐵不可爲皮韋玉石不可爲粉餌其質然也效世俗之爲而終不若世俗之工則亦徒陷入禽獸而已然則居今之世而求免當求無害心術者爲之石齋於時文致力矣所未致力者字耳豈爲同事所忌嫉所以毀撼之者不遺餘力細思立身謹飭無可招毀若謂稍解讀書故爾遭妒則毀我者適所以譽我也又何足患惟念字畫不工則實予譏人以口實此則未免懷愧不敢咎毀者之過矣石齋之貧甚于尙而身不可死亦如尙則當以習書爲求免于世之計願無忽也星槎的是近日仕途

帆一

七

中人而質性溫馴可與爲善里中少人材高者不可入世下者卑不足道此君若能植立不盡染時習而喪其本質庶幾猶可與言乎惟我兄速有以善引之無令其陷入惡習也

名場屢躓不圖似無以奉親圖則事難自必其實祇坐一打不破耳今日弊竇叢生我輩卽有佳文獲售之理亦少況百憂攻心不得專一意以爲文乎故今日爲尙及足下計但當專力于所託之業令可以奉親已爲大幸不必再圖進取而于所託之業必盡心竭力不可圖一瞬之適致并所託者亦失所恃也人所成就雖由己力亦資天命我輩福澤本無多科第特一時之事尙不

我界况託詩文以謀不朽其事更爲天之所靳乎淵明曠代高人其詩後人無能繼者足下欲希蹤斯人我知其萬不能成非特天分不若也處境亦異焉淵明雖貧究屬世胄祖父故吏半天下其時人情亦與今不同故得詩酒自適我輩窶人子豈能與之相抗也孟子言讀書論世論世二字最是讀書要義凡唐宋以前所傳之文人大槩皆門閥中子弟唯明代不然然其風俗大與今異我輩旣無唐宋之門閥又不值淳樸之風俗所處實較古人爲難遇異古昔處置亦隨之而變今日惟有夏馥之傭保麟士之織簾上以事親下以育兒無慚名教無負所生斯爲完人耳舍此而他求下則求進取高

帆十

六

則圖千秋皆惑也皆不達事理之言也尙向日爲名心所誤不務本業而希高望遠致進退失據悔之無及自知所爲之失故所言皆親切而有味以皆是閱歷之言也幸足下鑒之半度故後故人未能相助亦不得盡咎故人半度平生放言高論懶于作事爲之友者已竭歡于前勢不能謀繼于後且友朋光景大槩失意非可多責當今唯里中故人尙通情理尙重廉耻吾兄不出門不知世態故行事尙多任意使早知世故若此則於里中故人將推頌之不暇而立身行己亦不敢以放爲高矣兄一切都好唯放爲大病今而後惟免此病庶幾可以安身耳好爲高論遺棄實務半度之病也務爲適意

輕視禮節吾兄之病也其事皆竹林七賢遺習事不同而族同七賢在晉時已有不免者況門第不及古人所處之難百倍古人乎幸免之慎之

閱浙江題名錄始知諸故人無一售者心殊悶悶繼而思之諸故人於審時度世之道實未免少所斟酌當今錢神爲貴儒術道消知幾之士可以閉戶不出矣若必欲營求豈有舍載寶而朝之一法可以得志鄉里不知徒苛求于文字工拙之間又安知文字實不任咎也人心之壞極矣公正之貌愈襲而愈莊則取利之術愈工而愈秘貧者亦間有得而得者殊少富者之得不必盡出于貨而不貨亦貨何也取貨者之心以爲彼既有錢

帆十

元

必不負我故往往有虛有富名而誤爲時所錄取者古人最忌有富名有富名則雖有學行不見信與今日適相反也然有虛名而無實富者雖可誤邀一時之得而以虛富得要必以實貨報苟不以實報失即隨之矣是故有以不貨得未有不以貨保者有不貨而偶得未有不貨而必得者則安得不謂之貨也處此重貨之時而諸故人大半皆貧卽有不貧者亦於婚嫁諸小事肯從俗奢華而於進取一事獨吝吝過甚不肯畧費一錢則其無所得也直是分當爾矣然不貧而無所得究亦無所損貧不能以貨求者偏冀幸于萬一之偶得上無以贄主司中無以通房考下并無以貨贍錄而徒竭仰事

俯育猶不足之資拋擲于矮屋之中則真不可解耳既不可謂知幾人不可謂有守而又一無所得則亦何苦而如此也人生當爲之事甚多及早知非尙恐不能盡豈可以有有限之精神銷磨于矮屋之苦海哉苟有致富之術聲達于當塗則好貨者方爭來取雖欲避之而無從苟能理財治生則於人世之科第不能得之于身將必得之于子孫又何爲舍其本業而年年爲之拋擲也乾隆嘉慶年間公卿遇學人則取學人遇才人則取才人遇富人則取富人卻未嘗避好貨之名今日之公卿遇才學之士則告之曰有命遇有積貨之人則又慨然自任曰我能造命偏又巧避好貨之目的是故昔日之士

帆十

子

富者効其財貧者則致力于學今日之士富者効其財貧者無可獻則取貨于人以爲獻諸故人之富者既不肯獻貧者則先苦於無可取則安得不同歸于無所得也嗟乎昔之公卿雖兼取富人而所任用究在有才學之人故于事尙無所害今之公卿所任用者專在多獻寶之人則于天下事我不知胡所底止矣然則以貨進者亦究可危也諸故人不里閭不悉當世情狀謂科名可以文字求也故以斯言告望決然不冀幸于萬一之獲而退事本業耳一笑

與丁子香

子香仁弟大人閣下秋丈來書以甚久離親側勸卽南

歸與淵甫之言合然堯今日勢不能即歸都下無愛堯之人而偏有望堯之人不赴其望退乃無駐足之地并此犬馬之豢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苦也近日風氣好于不關利病之處動輒言例所以不借主人南者正以恪遵新例故也新例學政不得延請本省人故堯仍留其京邸專辨地志今惟有速赴人之望乃得速歸耳然亦須有駐足地也前半度山東歸堯爲之甚戚而果以飢凍死今不遽歸或可不遽死前淵甫書言紅塵中有何趣味而乃久留堯戲笑云碧水中佳趣其如我不得餐何士生今日又豈敢他有所求但求免耳而求免正復不易特堯所慮者在諸君所慮之外免不免正未敢

帆十

三

定也堯聞石齋甚放又爲之甚戚當此敬慎自守尙猶難免又可放乎當今爲人不可拘不可放不可慕虛名拘而慕虛名者退甫也放而慕虛名者半度也石齋于慕虛名雖不及半度而其放則與半度異曲同工特石齋全是放半度則于放之中又雜以拘此半度所以立餓死石齋所以猶得勉強支持也然而危矣半度兼三病退甫兼二病石齋得一病然而放之病重于拘與好名幸爲告之堯之言恰是少有閱歷之言惟吾弟及海翁當知斯言之沈痛耳

近日風氣於進取一無可望非賄屬公行即擇取吏胥俗書君子處此世但可讀書自淑以求無媿而已山甫

先生子從愈翁讀想日益進但里中故人皆講求讀書不講求作字今世不工胥吏書即一領青衿恐亦不可得堯爲故人子慮不得不痛切言之今爲乞得新科鈕修撰場前所書試策一本寄奉山甫子平日楷式如能摹寫則付與摹寫如尙未能則且藏之待後日再付毋易視之也今日自爲計當讀書明義理求可對於古人爲子弟計當急學入時小楷以求免於餓死非厚自待而薄待子弟必如此庶可偷生於今之世耳公卿議論皆以能小楷爲天下奇才今日即有韓昌黎歐陽文忠之文章政績亦不能希館選人無羽毛以避寒無爪牙以爭食必古之好而時之違安得不相率而入于溝壑

帆十

三

也是故爲子弟計不特經史不必讀即文義亦不必甚通以今世原無通文義之人也不特拙書之習不可仍即古書家法帖亦不可學以學法帖而不工胥吏之書猶之不工書也堯及諸故人皆老矣勢不能再習此子弟慎毋蹈此覆轍可也前以劉孟涂文集寄奉愈翁想已寄到此書得失前已言之有決不可編入者惜付梓時失於刊去耳

都下能爲古文者亦不可多得近見吾郡凌厚堂文集其詞氣筆力頗妙惜心術不純古今亦不能貫串耳然較之委靡樸仿者流相去遠矣今奉上一部尊意閱之以爲何如也堯近爲家聞亭孝廉注所撰書一册非可

謂爲著作特一時朋友相慕悅之意耳惜無副本可以奉覽斯人南歸去遂無可與語矣

前知尊宅失火之信卽作書奉詢今又接來示細審一切无妄之灾非意所料他無可言惟尊甫先生詩文未刻之稿俱被祝融取去斯真可痛幸有鈔往鄭氏備選本詩一帙歸還趙璧尙得存什一于千百古來名家詩文全集往往不得傳傳者往往非其極至之作斯固有幸有不幸然全集之傳者未必人人皆讀而吉光片玉後人倍加珍惜則不傳全集而但傳詩文數首亦未始非造物愛護之微權然則吾兄固亦可以無過痛也承示尊舅氏及愈翁半峯丈古誼具徵諸君子之用心去

帆十

三

無以相助祇得以鄙見奉告來書鬱悶已甚讀之令人不知所爲計事急情迫諒亦莫之爲而爲然去不能不爲之寬譬并爲君正論古人所處之難有較甚于兄所遇者矣經一失火庸何傷張儀問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其妻曰舌固在也今去竊以爲吾兄筆固在也何必過愁况太夫人年高兒子尙幼君之一身所繫不輕豈可過自愁悶以自損其身以公言之則吾兄乃吾邑文章之所繫以私言之則吾兄尤君家前後之所繫斯則去之所不敢不正告者也惟斯時風氣利于矯滑欺負之人不利于持躬守正之人吾兄而圖進取恐未必有成石齋亦然去竊謂斯時當以治生爲急石齋及兄尤當

以治生爲急進取固未必有成卽有成恐于近日人情亦格不相入如能相入則亦不成爲石齋子香矣當開科之年斷無人以斯言告者而去則不爲餘人言而獨爲兄及石齋告幸詳思之

來書責去歲用財不節故有今日之急斯言是也然今日之急究由家中買妾一事去在都中不飲酒不觀劇不妄交游出不坐車居不食寒具惟于朋友周旋則爲其通不爲其窒而去歲買書過急耳然去藉是書以爲主人著撰其爲計實未嘗過也惟身未能歸子未可必而遽重累故人以買坐耗衣食之妾斯其爲計之謬爲不可一言盡耳然則去之用財實亦未嘗不節也特

帆十

三

去之命不能使財餘于用故家中有斯謬誤之舉今後當加意自檢以無負故人尊書中所言去當時時觀省也進取既無可圖自然當以治生爲事石齋及兄皆有能治生之才然其事必有所憑藉非可以虛說也所謂治生者既非如商賈之熾營亦非如土豪之武斷財非欲其多積但欲其給用用非欲過示其奢華但欲其無拂人情無傷物理而所謂不拂人情者非不拂世俗非禮爲禮之情乃不拂物我皆適之情也人不可不讀通鑑尊舅氏處既有其書宜猛力取讀一過則于立身處世之道必有大進焉者而生亦不治而治矣石齋苟有遠館斷不可以戀鄉試之故而不就斯乃去閱歷有得

之言毋以爲憤激之談也近日讀書人之窮困非由一端而開科之數實亦耗財之一道且非獨耗財也疲于奔走而不得專力讀書人材之消長亦深有繫焉豈故願石齋無垂涎于此也幸以是言告之

去秋不欲赴試却是自己之見非緣主人急欲成書也家夫人書來疑是主人之意其時豈已改易初意擬入闈矣而事卒無成轉致病纏一冬天方將使士大夫盡不曉古今而爲生民之困稍知史冊成敗者安有中式之理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豈焉敢逆天哉今後決然不應試矣所願在熟讀通鑑不知天能許我否也讀大著二首具徵近年來學力之精進豈疲于攷索無

帆十

三

暇作自己身上事意欲作史論數首僅成其二後日當錄一本奉正也石齋困厄若此而目前又無可位置徒說渠任臆廢書然渠又安所得書卽得書又豈能枵腹而讀斯固迂闊之言無救目前之急者也大著獨子留養議中當載兩造之名此種文字以簡鍊嚴整爲主晉宋二書中所載可取法昌黎禘祫議亦極簡肅也

壺書札每多沈痛語後人觀之當深悲其所遇豈不別留稿或足下代錄一通或勸諸君得壺沈痛之信不棄于亂紙堆中庶幾後人知壺之爲人也在京師竟無暇爲自己著述與故人諸札感于中而發于言雖未得性情之正然與時下不著痛癢語大異故願諸君無棄之

也見退甫望勸其相就諸故人未嘗出遊不知世間如何模樣故于淵甫命子邦郎習錢穀特深非之而壺則世間情狀已稍悉故遇此等事不特不敢非且服其見幾之早而處事之決然淵甫若知退甫出遊事恐又未必以爲是如不以爲是是於子則利害明而識時知變於友則稍不關切而頭巾氣復發矣明眼觀之邦郎之習幕退甫之遠遊皆是萬不得已今日時勢祇可如此但當痛哭流涕斷不可稍存詆非之見也甲午年一溫飽家欲納聘于退甫長女退甫以不讀書謝之而淵甫乃以兄之子許之斯事豈深以爲非淵甫可許以兄之子退甫乃不許以己子是退甫不識時務處淵甫與退

帆十

三

甫爲友使淵甫爲尙氣任俠之人見退甫不許則己亦必不許使淵甫爲識時務而又明理義之人則見退甫執不許之迂見當明告以識時知變之道使退甫不至爲義理所愚爲詩書所束縛方可以對朋友方可以告後世兄之子尊于己之子論語有明證退甫不可執壺不讀書之迂見淵甫不妨執壺不讀書之迂見鄉里之人亦皆有切論淵甫以退甫所執是耶不可獨讓退甫以是而已乃貢兄以非以退甫所執非耶不可何退甫作事之失而幸以爲兄利當時淵甫告退甫曰足下若不許某當以兄之子與之使餘人處此必告之曰我既不許兄何得可許則淵甫必不敢許否則曰兄既可許

我何獨不可許則淵甫亦不能幸退甫之不許以利爲已許退甫旣懦而又不機警祇得仍執前見而淵甫則竟許矣斯事在退甫不過作事之迂而淵甫則殊非小失任俠之人所不爲而儒者爲之真太史公所謂儒不如俠者矣淵甫在今日實爲世間希有之人豈不欲相非因退甫事而論及此實以退甫作事極迂今後不可多誤故耳使淵甫見此札必以爲當時某明告退甫退甫不許而已乃許本可告無負于退甫此子敦之論又是深文巧詆之言而憾將不得釋矣然淵甫此事究于退甫有未盡處由退甫固不識時變淵甫亦略識而不透故有此失淵甫爲兄之子求一溫飽壻甚是易事不

帆十

三

必收退甫之所弃也退甫弃而淵甫收一何無節概如是耶因作書而又痛論如此質之子香以堯爲果深文巧詆耶抑有感而然耶

外集五

雜著彙存上

詩音攷

國風

關雎

得 顧炎武詩本音曰 服 顧曰古音蒲北反與韻
 七部表第一今入屋側音表分十四職以支脂之微齊
 佳皆灰哈為第二部入韻標準平聲分十四職屬七之二
 德屬十六哈江永古韻標準平聲分十四職屬七之二
 入部以職德為第六部別收一屋等字段氏今韻古
 分十七部表平聲第七之十六哈為第一音入聲二十
 四職之二十五 采 顧曰此禮切友 混入四十四有韻
 德配之如顧 帆十一

江日友羽以一切。 毛 顧曰三十七號江曰莫到切
 按段表屬第一。 樂 顧詩本音曰陸德明音五教
 明釋文引沈重音毛 樂 顧詩本音曰陸德明音五教
 四覺樂字下曰去聲則音效江曰四聲通韻與去聲
 韻者不必叶五教反亦不必叶力告反。 按廣韻四
 四覺字下古韻切十九鐸業字虛各切顧唐韻正正於
 四覺下古韻標準對子入聲第切部十九鐸業字虛各切
 秦漢初之文又平上入而無去音不韻也效周
 而為去聲平聲多轉為仄聲於是乎四聲大備而與
 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平而今去者有古平而
 搜尋隨在可得其條理又曰古平上入而今去者有古
 入聲第二部樂字為第三部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
 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
 七部表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
 第二部表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以蕭宵肴豪為第七部
 葛覃 谷 顧曰一屋 菱 顧曰一屋 飛 顧曰一屋 木 顧曰一屋 階 顧曰一屋
 皆江日居奚切。 又按顧表以一屋之半配魚三燭配模為
 句隔韻。 又按顧表以一屋之半配魚三燭配模為

第三部表以屋沃燭覺配十八九二十幽為第三
 部支脂之微齊佳皆仄哈顧江皆合為一段分為三
 以六脂沃微十二 莫 漢 顧曰十一暮 裕 顧曰二十
 齊為第十五部 昔 古音弋灼反。 按顧表以魚虞
 反 顧曰二十二部以入聲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
 十一 麥之半二十二 昔 昔之半配十九侯江以十八
 十九 鐸為入聲第四部昔分二沃四覺二十陌二十一
 以二十九鐸配模。 又按顧以侯從虞模江以侯從尤
 幽段表又析侯於
 尤幽而自為部

讀注疏雜辨

按漢志濟陰郡治定陶東郡治濮陽成武屬山陽郡成
 武有楚邱亭志以為即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
 然據水經注成武城在濟水之南定陶之東南定陶
 故曹國則成武之楚邱亦曹地非衛所遷明矣鄭荅
 帆十一

張逸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孔沖遠不知
 地理據杜預左傳注楚邱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成武
 屬山陽漢屬 謂成武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
 濟魏晉屬之 河間強府杜說合于鄭不知杜本漢志鄭謂疑在東
 郡界正不從漢志之言孔說大謬 元和志成武縣西
 州西北至滑州二百里是楚邱至戴 攷元和郡縣志
 公所廬之漕三百里也 不太遠乎 滑州東北五里白馬故城即衛之漕邑楚邱今衛南
 縣也縣西南至滑州五十五里按滑州今為縣屬衛
 輝府衛南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秦更
 名廢邱高帝三年更名太平寰宇記犬邱城一名槐

里城一名廢邱城今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秦仲之子襄公伐西戎復其地爲西垂大夫卽此周懿王所都按樂史又謂槐里故城在興平縣北元和郡縣志京兆府長安縣周武王鎬京在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陷焉鄠縣東北至府六十五里周豐宮在縣東三十五里興平縣東至府九十里按京兆府治長安興平在長安西北九十里而犬邱在興平東南十里鎬京在長安西北十八里則犬邱在鎬京西六十里又豐在鎬西十餘里則犬邱在豐京西五十里

魏葛屨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正義曰夏日之有葛屨

帆十一

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爲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天官內司服疏葛屨者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爲之若冬則用皮爲之 按孔以葛屨爲便屨賈以葛屨爲禮屨

左傳疏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與少皞遠近也四叔出于少皞耳其使重爲勾芒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爲名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則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

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之世按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生黎按楚世家作合重黎爲一人毛詩節風譜疏曾辨其謬此疏節去重字便於文耳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卽命是黎似是卽位之初不應卽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縣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亾如此參差難可攷校世家云其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按世家黎卽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詩疏

帆十一

謂以吳回爲重黎似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是官名爲史遷之謬 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 按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非一人矣本詩疏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歷事二代矣史記索隱引劉氏云少皞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欲周旋世家之文故爲此說耳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

其冠括髮注冠素委貌正義曰按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士大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經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經按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按士喪禮主人髻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雜斯括髮者去雜斯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按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

帆十一

五

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 雜記小斂環經公士大夫一也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纏經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經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經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經則其子弁經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經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注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

子亦弁經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經是未成服此雖已大斂爲子其小斂時子亦弁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士大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于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經者按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與他殯事尚弁經明自爲父母弁經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按上三條皆謂天子之大夫小斂大斂用素爵弁諸侯之大夫同天子之士用素委貌故武叔魯大夫而投委貌冠喪服小記疏則以小斂之時大夫與士俱用素冠三說不同小記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投冠括髮是素

帆十一

六

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

曾子問宗子爲殯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殯不舉肺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是宗子而殯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殯其祭亦如之正義曰鄭既云小宗爲殯而死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殯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殯祭之禮皆然

是以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于孫爲後按鄭謂小宗殤祭之禮亦如大宗則小宗而殤亦得以族人昭穆同者代主禮矣俟攷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性注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正義曰檀弓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惟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

帆十一

七

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祀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按熊說是

禮器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曰燔柴在壇設饌在地沖遠因禮器與祭法之文不合故爲此解乃郊特牲疏引皇氏云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齊在壇下賓長用之升壇以獻則祭又在壇上矣何前後矛盾耶喪服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總麻

爲之練祭可也正義曰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及練小功總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人爲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人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人至期小功總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雜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虞祔乃畢正義曰此疏謂小功總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總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總小功者亦謂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

帆十一

八

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總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玩上下文意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按主朋友之喪尙爲之虞祔則主總小功親之喪必不僅主其虞雜記云雖疏亦虞之明謂袒免以外之兄弟故鄭小記注云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當以熊說爲正

喪服小記除喪者先重者正義曰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

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按卒哭之後男子經帶皆以葛易麻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所重者有除無變惟婦人為然耳正義云云誤矣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正義曰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則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按鄭謂繼父有子為異居則有主後專屬繼父無子為之期者不特感其恩兼哀其無

帆十一

九

後故也若繼父有子則但報其恩焉可矣故為之齊衰三月經文上皆字不必泥正義謂此子有子亦為異居恐非

喪服小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注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正義曰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己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己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如己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服于慈庶母三年而猶為己母不異異于後大宗而降小宗也按喪服總麻章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

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總也合而觀之大夫之子父在以士禮為庶母總慈己者加服小功父沒嗣為大夫不論慈己不慈己皆無服鄭所謂父沒不服喪服傳所謂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也不為父嗣而為大夫亦不服不為大夫則為庶母總矣賈疏謂父沒不服大夫服總若為大夫則無服賈云云不備大夫為庶母無服據身為大夫者耳非謂大夫之子也又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為母

帆十一

十

傳曰大夫之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生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然則大夫之妾子為慈母後父在為母大功父沒為母三年若祖庶母父為大夫于庶母無服祖庶母沒在父沒之後固三年矣適沒于父在之時將以何服服祖庶母乎不為之服則非為後

之義爲之制服又非若爲庶母後者可援父在爲母大功之條又孔疏以無子不得立後謂祖庶母者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故爲立後我不知爲之後者將後其子乎抑直後祖庶母乎後其子失支庶不立後之禮直後祖庶母則亂父子之序徇情廢禮進退失據誤矣

喪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正義曰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卽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卽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父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

帆十一

十二

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于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鄭注辟尊者於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卽位子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卽位耳猶如庶子之者非非厭也按此句有缺誤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卽位可也按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注辟尊者正義爲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辟尊者然則孫之不杖以有祖爲之杖也非不得杖也若舅爲適婦大功父在爲妻不杖適婦之子祖父既皆不杖則爲母其杖與

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正義曰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卽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卽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卽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則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于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冢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卽位言卽位如依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卽位耳答曰庶

帆十一

十二

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卽位今夫爲妻按夫爲妻近刻誤亦得杖而不卽位故明之也按雜記爲妻夫母在不杖正義謂適子爲妻疏出一人之手而此乃以雜記所謂爲庶子同宮者彼此不照應如是又按不以杖卽位與不杖有別疏因庶子父在爲妻以杖卽位遂謂適子爲妻特不以杖卽位非不得杖誠如疏言則雜記當言謂妻父母在不以杖卽位矣安得僅言不杖耶

或問曰雜記三年之喪既類其練祥皆行鄭以爲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正義謂先有父喪而後母死其練祥亦然又引庾蔚云後喪既類前喪練

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而以爲未知然
否庚說何如曰虞祔在葬後若前喪未葬則後喪殯
後不得卽言虞祔若前喪才葬未及虞祔卽遇後喪
則後喪殯後亦不得卽爲前喪虞祔庚說非也曾子
問曰並有喪如之何孔子曰喪先輕而後重其奠也
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
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正義曰親同者謂
祖父母及世叔兄弟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
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鄭曰借俱也謂同月若
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

帆十一

十三

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
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
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正義曰
葬母既竟所以不卽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
未忍爲虞祔也後事謂葬父也其葬服斬衰者從重
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
也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
未葬之前皆是前月未必惟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
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按注以父喪在前爲言舉一
隅耳其實母喪未葬而遇父喪葬母必俟葬父之月

何則葬後必虞虞必先重後輕故也然則並有喪而
父在前者葬父在葬母之後母在前者葬母在葬父
之月父母未葬而長子死長子未葬而母死以曾子
問例之葬父母必在葬長子之後前喪重而後喪輕
後喪未葬前喪不葬也前喪輕而後喪重後喪非葬
之月前喪亦不葬也安得有殯後虞祔之事哉

服問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
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注謂大功之
親爲殯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
三年之葛大功變旣練齊衰變旣虞卒哭凡喪卒哭
受麻以葛殯以麻終殯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殯

帆十一

十四

未成人文不緦耳不殯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
喪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由從下服緦麻正義曰
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殯長中之麻不
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
前喪葛者以殯服質畧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
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畧其文不緦故也下殯則否
者以大功以下殯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旣輕
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
之葛則齊衰下殯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
小記云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殯乃變
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殯麻旣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

以其殤服質畧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
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按是非重麻爲
其無卒哭之稅乃釋上終殤之月算句非兼釋變三
年之葛句也鄭注自明如正義云云則下殤不變三
年之葛者豈以其有卒哭之稅耶誤甚又按麻之
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大功殤長中麻無本而得變葛
者以本服在大功親重故也非以其質畧無虞卒哭
之稅也疏亦誤甚又按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濕
麻不絕本謂而反以報之唯言下殤小功則大功之
長中殤降在小功者絕本矣賈公彥喪服疏亦謂大
功殤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而鄭注澡者治去芋

帆十一

十五

垢不絕其本也則以期之下殤大功之長中殤皆不
絕本俟攷又按喪服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賈疏
云上皆帶在經上者以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
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
同故進帶于經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小
記孔疏引賀場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
人帶牡麻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澡麻帶經去按原
麻經誤令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
後言婦人之經也二說不同亦俟攷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
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注弁經如爵

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
所正義曰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
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
衰若于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
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按喪服小記主人未喪服
則君亦不錫衰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士喪
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
衰雜記大夫與殯亦弁經正義曰此謂未成服之前
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
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
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

帆十一

十六

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也若主人未小斂
之前吉服而往不弁經也然則主人小斂之時弔者
不弁經與殯之時弁經而不錫衰服問言弁經錫衰
而云當事則事必在成服之後疏連大斂及殯言之
小混然視斂與殯雖不錫衰而服弁經則兼言之亦
無大誤若公彥喪服疏連小斂言之則誤甚矣公彥
司服疏亦謂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小斂已後而喪
服疏乃自相矛盾何耶又按司服凡弔事弁經服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
侯亦當有三衰見經傳惟錫衰弔已國之卿大夫則
弁經錫衰弔他國之臣則皮弁錫衰知者服問云公

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注云不當事則皮弁喪服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必皮弁錫衰諸侯弔士無文鄭文王世子注云君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喪服及士喪禮注又云皮弁錫衰以無文言之故不定其說也孔疏云士喪禮注云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于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士喪禮爲錫衰也賈疏則專謂大夫弔服見于經傳亦惟有錫衰於君有師友之恩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無總衰疑衰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當事弁經否則皮弁大夫弔士無明文鄭喪服記注卿大夫弔士惟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司服注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賈公彥司服疏

帆十一

云大夫雖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總麻則不得以總衰爲弔總衰旣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故以錫衰爲弔服也此因總衰疑衰無明文從而爲之辭耳士弔服無明文鄭注喪服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司服注云士當事弁經疑衰庶人弔服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疏云其服則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也而司服疏則云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二說喪服疏近之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采纓也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織或作綾正義曰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禫祭之時元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織冠身著素端並按素端當作元端黃裳以至吉祭云黑經白緯曰織者載德變除禮文並按載德云舊說織冠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旣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尙織冠元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旣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

帆十一

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按雜記注曰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旣祭乃服禫服朝服織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旣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正義曰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元衣黃裳旣著元衣應著元冠故云則是禫祭元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元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旣祭乃服禫服朝服綾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禮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綾冠也云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以

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縞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據此則間傳疏所說禫祭時冠服及祭後冠服與雜記注異蓋雜記注之元衣元冠即間傳疏之元冠朝服也雜記注之朝服織冠即間傳疏之織冠元端也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非有異也

爾雅正義雜辨

帆十一

十九

釋詁

廓大也 邵氏正義曰廓又通作郭按說文無廓字詩大雅皇矣篇憎其式廓釋文云本又作郭郭是本字廓乃後人增加之字爾雅本文當亦作郭邵言通作郭非
格至也 邵曰格通作假按說文木部格木長貌無至義不部假至也至本作假通作假人部假非真也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
亮信也 邵曰亮通作諒按諒本字亮皆字說文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無逸天命自度王鳴盛曰度蔡邕石經作亮亮本俗字不知所從無以下筆說文卷八

上人部云倮疆也疑倮即亮字移入於下誤京作亮遂作亮而載籍中遂罕見倮字惟唐楊倮注荀子尚作倮耳晚晉尚書多俗字亮采惠疇亮天工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也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

案察 邵曰案通作采察通作僚按案察二字說文所

無爾雅原文本作采僚今作案察乃後所改耳

亮道也 邵曰小爾雅云涼佐也涼與亮通又曰詩釋

文引韓詩云亮彼武王亮相也毛詩作涼彼武王者

義同按亮字本當作涼爾雅韓詩皆爲後人所改非

亮與涼通也

帆十一

二十

禕美也 邵曰禕與偉通按說文無禕字大傳異微號

鄭注微或作禕然則禕乃微字之俗文上云微善也

速疾也 邵曰速通作遯按說文無遯字速字重文有

遯字

竦懼也 邵曰竦懼竦古字通用按竦懼二字說文

所無

虺積 邵曰詩釋文云虺說文作瘞按說文無瘞字有

瘞字云病也从疒鬼聲詩曰譬彼瘞木一曰腫旁出

也

頰 邵曰頰通作瘁按瘁字說文所無

瘋 邵曰瘋通作鼠按瘋字說文所無爾雅原文當作

鼠

瘡 邵曰瘡通作瘡按說文無瘡字爾雅原文當亦作瘡

勅勞也 邵曰說文云勅勞也从力來聲故下文云來

勤也今經傳通作勅徐廣史記注云勅古勅字天官

冢宰云百工飭化入材賈疏云飭勤也勤力以化入

材勅通作飭飭訓為勤勤即勞也按勅字說文所無

釋文云按說文字林來旁作力是勞來之字東旁作

文音丑力反邵混二字為十非也

謹敬也 邵曰謹禮古字通按謹字說文所無爾雅原

文當亦作禮

帆十一

俟待也 邵曰俟通作俟按說文無俟字

食偽也 邵曰左傳杜注云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

終不行前言為偽也按此僖二十八年孔疏非杜注

也

選見也 邵曰選又通作迂按迂字說文無

臨 邵曰雜記云臨者入門左按雜記文作入門右

泄 按說文無泄字周禮鄉師執斧以泄匠師大宗伯

泄玉鬯注皆云故書泄為立鄭司農為泄

較 按攷工記輿人注故書較作權杜子春云當為較

頽直也 邵曰頽通作挺又通作脰曲禮鮮魚曰脰祭

按脰字說文無

侑報也 按侑字說文無爾雅釋文云侑本或作宥鄭

特牲饋食禮注曰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然則

字本作又或借作宥也

輔備也 邵曰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有四輔臣按王

制疏引尚書大傳及近時盧刻尚書大傳皆云天子

必有四鄰此云有四輔臣不知何本

昌當也 郭注引書曰禹拜昌言按此乃皋陶謨之辭

偽孔取入大禹謨而訓曰昌當也郭時偽古文尚書

雖已出恐此所引仍是皋陶謨非引偽大禹謨也邵

乃引梅賾大禹謨實之恐非

申習也 按申字說文所無大雅皇矣云申夷載路釋

帆十一

文云申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說文患字下云从心

上貫叩叩亦聲

躋陞也 邵曰躋通作階按階字說文無士虞禮記曰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階附爾於皇祖某甫鄭注今

文階為齊然則階字本有說文傳寫脫落耳

盞竭也 按盞字說文無當作澣或作澣

拭清也 按拭字說文無

峙具也 邵曰峙通作序按峙字說文無爾雅原文當

是峙字或峙字

妯動也 郭注引詩曰憂心且妯按說文云妯動也又

心部妯字下引詩曰慰心且妯

算數也 邵曰算與撰選義同按撰字說文無

育養也 邵曰育通作鸞又省作粥按說文鸞健也从

粥米聲武悲切徐鉉曰今俗作粥音之六切又鸞鸞

也从粥毓聲余六切重文鸞云鸞或省从米然則毛

詩鸞子之閱斯當作鸞今作鸞及經典俱从俗作粥

皆後人妄改

拼 邵曰拼通作緝或省作并按拼字說文無爾雅原

文當是并字

抔 邵曰抔通作抔按抔字說文無

儻因也 邵曰儻通作襄又通作攘按說文人部無儻

字爾雅釋文樊孫作攘則今作儻乃後人所改又云

帆十一

三五

施息羊反則作襄又按邵引馬融舉陶謨傳出釋文

非疏鄭康成費誓注出詩大雅蕩疏非尙書疏邵俱

誤

享獻也 郭注引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邢疏誤謂隱

五年傳文邵承其偽隱字當作僖

省察也 按省通作眚大宗伯省牲鑊釋文省本又作

眚同息井反洪範王省惟歲王鳴盛曰宋世家作眚

古字通公羊莊二十二年肆大省穀梁左氏並作眚

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眚灾潛夫論引並作省是

也

烈栻 邵曰烈通作栻按栻字說文無栻說文作櫛又

曰梓古文櫛栻字乃隸體梓字之譌

廣續也 按廣卽續字古文小雅大東西有長庚毛傳

以庚爲續而詩與明行爲韻則廣本有古郎反之音

蓋廣緩讀則古郎反急讀則似足反古音有轉一字

本有數音非至後世始讀廣爲平聲也

釋草

荼苦菜 邵氏正義引夏小正云正月取荼按夏小正

四月取荼邵作正月譌

荏菹 正義引陶注本草云云是郭注所本也按宏景

生在郭後此言郭本陶注譌

蒼接余 正義稱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接余其葉白

帆十一

三五

莖紫赤按詩疏引陸璣疏作接余白莖葉紫赤色

芹楚葵 正義引說文作造云造菜類蒿按說文自有

芹字云楚葵也卽用爾雅爲義此云說文作造譌

苕陵苕 正義鼠尾草惟有紫赤一種絕無黃花白花

者按正義于上文勤鼠尾下明言其花或赤或白

梁書釋官

武帝紀上

歷官侍中衛尉 蕭子顯齊書百官志曰侍中漢世爲

親近之職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侍中呼爲

門下又曰衛尉掌宮城管籥

太子詹事 隋書百官志梁武天監七年定十八班領

護軍將軍十五班太子詹事十四班侍中衛尉卿十二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以居下者爲劣齊志不言官品高卑而以諸臣傳參之亦大畧相類

領軍將軍 齊志曰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諸爲將軍皆敬領護諸王爲將軍道相逢則領護讓道又曰晉世以來謂領護左右二衛將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爲六軍

丹陽尹 齊志曰位次九卿下

贈鎮北將軍 齊志曰四鎮將軍位從公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 齊書武十七王傳

曰巴陵王子倫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

帆十一

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百官志曰四中郎將晉世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又曰凡公督府諸曹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長兼員又曰諸將軍加大字位從公開府四中郎將冠軍輔國等將軍請小號亦有置府者又曰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又曰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

遷衛將軍王儉東閭祭酒 王儉傳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百官志衛軍將軍位從公府置東西閭祭酒各一人

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武十七王傳隨郡王子隆世祖第八子也永明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百官志凡公督府置諮議參軍二人按諮議參軍位在掾屬及諸曹參軍上鎮西四鎮之一

寧朔將軍鎮壽春 按寧朔位次輔國所謂小號將軍

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 齊志給事黃門侍郎屬

侍中亦管知詔令世呼爲小門下按隋書百官志太

帆十一

子庶子九班給事黃門侍郎十班太子中庶子十一班齊無十八班之制而官品之高卑據此亦相同

冠軍將軍軍主 按冠軍位次四中郎將亦小號將軍

右軍晉安王司馬 明七王傳巴陵隱王寶義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

太子中庶子 見上又按隋志皇弟皇子府司馬十班與給事黃門侍郎同班進一班卽太子中庶子

領羽林監 按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謂之三將

左民尚書 齊志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次度支

輔國將軍 位次冠軍亦小號將軍

尙書令 齊志總領尙書臺二十曹行遇諸王以下皆

禁駐

尙書右僕射 右僕射兼主祠部尙書事令左右僕射

吏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五尙書謂之八座

右將軍蕭坦之 明帝紀建武二年夏六月乙丑以右
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四年夏四月丙戌以鎮
軍將軍蕭坦之爲侍中中領軍坦之傳東昏立爲侍
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加右將軍置府和帝中興元
年追贈坦之中將軍按前後左右將軍有二曰右軍
將軍者齊志列左右二中郎將下梁制班二將上號

卷十一

注

四軍分司丹禁侍衛左右在領護二衛驍游六軍下
曰右將軍者位次四平亦小號將軍梁制則謂之四
翊與鎮衛等三十五號爲重號將軍坦之傳謂置府
卽百官志謂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也右軍將軍職
事官右將軍加官坦之爲右衛將軍時位已在右軍
將軍上和帝追贈中將軍卽中軍將軍位次鎮軍將
軍齊志所謂加大字位從公者也坦之於建武二年
爲領軍將軍後加鎮軍將軍四年爲中領軍中領軍
小輕於領軍蓋以事降也

175 MT / 120 MK

落帆樓文集卷十二

烏程沈 堯敦三

外集六

雜著彙存中

後漢書注地名錄

光武帝紀

南陽郡今鄧州縣也

蔡陽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

長沙郡今潭州縣也

春陵鄉名本屬零陵洽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

帆十二

鬱林郡今彬州縣

鉅鹿郡今邢州縣也

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

新野屬南陽郡今鄧州縣

宛縣屬南陽郡故城今鄧州南陽縣也

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富水縣東北

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

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

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

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

唐州湖陽縣西北

續漢書曰清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瀋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

清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在清水之陽

昆陽定陵鄧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鄧今豫州鄧城縣也定陵故城在今鄧城西

北

潁川郡今洛州陽翟縣也

陽關聚名也鄧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聚夾

帆十二

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

水經注曰滎水出南陽魯陽縣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

東入汝

潁陽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

城父縣古應國也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

邯鄲縣名屬趙國今洛州縣也

續漢書曰是時上平河北過邯鄲林按故趙繆王子進見言赤

眉可破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

灌之皆可令為魚上不然之列人縣故城在今洛州

肥鄉縣東北

真定縣名屬真定國今恆州縣也

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本字從契從邑見說文

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

縣東北

山海經云太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

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渡處今俗猶謂

之危渡口臣賢按呼沱河舊在饒陽縣南至魏太祖

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

縣北

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

州下博縣南

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

帆十二

信都郡今冀州也

堂都及貫並屬鉅鹿郡堂陽在堂水之陽今冀州縣貫

縣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西南按汲古閣本故城上脫貫縣二字

昌城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西北

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

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

太平寰宇記鎮州鼓城縣隋開皇六年分藁城地于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昔陽縣屬定州即今縣是也

十八年改昔陽縣為鼓城又云下曲陽廢城在今縣西元和郡縣志鼓城縣西北至鎮州九十五里

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

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

新市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恆州東北

元氏房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

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

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

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懷戎縣

漁陽郡在漁水之陽今幽州縣

南嶽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

齊國夏伐晉取嶽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

謂之倫城聲之轉也

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

睢陽縣名屬梁郡今宋州也

淮南郡今壽州也

帆十二

黎邱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

琅邪郡有琅邪山故城今海州朐山縣東北

東海郡名今海州縣

漢中郡名故城在今梁州南鄭縣東北

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縣也故城

在今縣西北

鄆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

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

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

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

射犬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

四

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宏農湖城縣西前書楊僕
為樓船將軍有功恥居關外武帝乃為徙于新安故
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之東

舞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沘陽縣西北

孟津俗名治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平陵昭帝陵也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

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臣賢按東觀記續

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
郡故城非此地

酈元水經注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
幡破之於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在今易州

帆十二

五

范陽縣名屬涿郡在范水之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
南

安次縣名屬勃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

潞縣名屬漁陽郡今幽州縣也有潞水因以為名

平谷縣屬漁陽郡故城在今潞縣北

温今洛州縣

平棘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

鄆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

千秋亭五成陌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

安邑縣屬河東郡今蒲州縣也

野王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

懷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

水經注曰鞏縣北有五社津一名土社津

廩丘縣屬東郡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也

淮陽郡故城在今陳州宛邱縣西南

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縣故城在今縣之西南

蔡質漢典質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

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

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却非殿

安定郡名今涇州縣

曲梁屬廣平國今洺州縣也

修武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

帆十二

六

紂勒兵於甯改曰修武今懷州縣也

蠻中聚名故戎蠻子國在今汝州西南俗謂之麻城

密縣屬河南郡今洛州縣

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

泗水國今兗州縣也

承休故城在今汝州東北

淄川國今淄州縣

內黃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

蕘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諸本有作

蕘者誤也左傳云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

預注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與蕘同

譙今亳州縣

杜陵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

水經注曰堵水南逕小堵鄉在今唐州方城縣

上郡故城在今涇州上縣東南

沛今徐州縣也

同溪溪名也俗名回坑在今洛州永寧縣東

崑山名底阪也一名嶽岑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宜陽縣名屬宏農郡韓國都也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

東韓城是也

海西縣屬琅邪郡

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

帆十二

廣樂地關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

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縣

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縣

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

涿郡故城在今幽州范陽縣

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

此地也

武當縣屬南陽郡有武當山今均州縣也

臨平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

垂惠聚名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

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水丞縣東

壽春今壽州縣

舒縣名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

魏郡今相州也

平原郡今德州縣也

南郡有津縣故城在今荊州江陵縣東

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

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

湖陵縣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一名湖陸

蕃縣名屬魯國故城今徐州滕縣

昌慮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

濫邑也左傳曰邾庶其以濫來奔即此地

帆十二

郟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

胸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胸山縣西

臨淄今青州縣

劇縣名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

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

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交趾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並屬交州

濟陽縣故城在今曹州冤胸縣西南

南郡今荊州也

天水今秦州安定今涇州北地今寧州隴西今渭州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

河東宏農七郡於河南洛陽故謂東京為司隸

高柳縣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樂浪郡故朝鮮國在遼東

西城縣屬漢中今金州縣也

畧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五郡謂隴西金城天水酒泉張掖

高平縣名屬安定後改為平高今原州縣按汲古閣本平高誤高平

上邽縣名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今秦州縣

安邱縣屬北海郡今密州縣有渠邱亭

帆十二

九

水經注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

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

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在今硤州夷陵縣

東南

緱氏縣有緱氏山轅轅山有轅轅坂並在洛陽之東南

繁時縣名屬鴈門郡今代州縣

汧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

前書曰天水冀縣有落門聚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

落門山落門水出焉

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之西南

續漢志曰隴西襄武縣有五谿聚

定襄故城在今勝州界

西河郡名今石州雜石縣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臨洮縣名屬隴西郡故城在今岷州

下辨縣名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衛城

黃石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

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

水經注曰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

朔方郡在今夏州朔方縣北

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也

行唐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縣

帆十二

十

東阿今濟州縣

廣都今益州

涪城今綿州縣也

九真今愛州縣

武都今武州也

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

樂成縣故城在今瀛州樂府縣西北

單父今宋州縣

廣漢今益州雒縣也羌有百五十四種在廣漢西北者

為白馬羌

日南郡屬交州

越雋郡武帝置本邛都也雋水名因越雋水而置郡故

元以蒼焉

垂城屬屬門郡今雲州定襄縣也

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魏縣名屬盧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

常山郡本恆山郡避文帝諱改為常山故城在今趙州

元氏縣西

魏今汝州郊城縣也

蒲坂縣屬河東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西北

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帆十一

常據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三年度夷反將軍郭昌討

益之因開為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晉寧縣是也

青山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

江夏郡名故城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

武陵郡今朗州也沅水名出牂柯東北過臨沅縣至長

沙入洞庭湖

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

夫餘國在海東去元菟千餘里

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

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

贏博梁父奉高四縣屬太山郡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

界

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

明帝紀

帝王紀曰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臨平亭東南

去洛陽十五里

允街縣名也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

臨麗水一名麗水城

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

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姑復縣名

東觀漢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又云

帆十一

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

酈縣屬南陽郡

千乘國名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

上脫 縣字 按汲古閣本北

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

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

漢湖名在今廬州合肥縣東南

西南夷傳曰罷益州西部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置哀

牢博南二縣去洛陽七千里在今匡州匡川縣西

汴渠即荻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

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

中所作也

瓠子隄名也在今濮州濮陽縣西也

涇縣屬丹陽郡今宣州縣故城在縣東有涇水出蕪湖

因水立名

良成縣名屬東海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陽都縣名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

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

中背洙面泗翼相圃之東北也

東平國名故城在今鄆州縣

大梁城魏惠王所築故城在今汴州

濟陰郡今曹州

帆十二

高闕山名因以名塞在朔方北

居延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今甘

州張掖縣東北

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

伊吾盧本匈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

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按汲古閣本納職誤

職細

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

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周穆王見

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

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
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

水經注地名釋

河水篇

富平縣 元和郡縣志富平故城在靈州回樂縣理西

南回樂州所理也今州屬寧夏府

上河峽 胡渭曰今寧夏衛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口

山

薄骨律鎮城 元和郡縣志後魏太武平赫連昌置薄

骨律鎮後改置靈州按鎮城在河清上李吉甫謂回

樂縣枕黃河則城在河南非鎮之舊矣太平寰宇記

帆十二

初在河北胡城大統六年於果園復築城以為州即

奈之州城是也然則大統改築始移在河南也

胡城 元和郡縣志仁壽元年靈武縣移入胡地城安

置縣東南至州十八里按胡地城即胡城也地今屬

靈州

漢城 元和郡縣志保靜縣本後魏宏靜鎮徙關東漢

人以充屯田俗謂之漢城縣西南至州六十里按保

靜故城在寧夏縣東南

廉縣故城 在今寧夏縣北

卑移山 在今寧朔縣西北

元史地理志釋

西

中書省上都路松州二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松州西南至大都九百里西北至上都七百里東至高州分
米嶺八百里西到興州至海嶺一百四里南到大
寧路三百三十里北到應昌府七百里東南到武平
縣三百里東北到古泉州三百五十里西南到興州
三百五十里西北到上都七百里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大寧路大定一熱河志引元一統
志云大寧縣西南至大都九百里西北至上都九百
里東至金源縣界岔道站九十里西至興州界雞嶺
三百五十里南至和眾縣界車家嶺五十里北至高
州界細河一百五十里東到金源縣二百里西到興

嶺十一

五

州三百五十里南到和眾縣九十里北到高州三百
二十里東南到富庶縣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惠和縣
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惠州三百二十里西北到松州
二百三十里

龍山等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龍山縣西南至大都九
百里西北至上都九百里西至本路二
百四十里東至利州界石匣口五十里西至惠州界
大嶺一百五十里南至撫寧縣界冷口三百里北至利
州界白道子嶺四里東到錦州四百里西到惠州
三百二十里南到撫寧縣三百五十里北到利州八
十里東南到瑞州二百八十里東北到建州三百里

西南到遷安縣三百五十里西北到和眾縣一百四
十里

富庶 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富庶縣西南至大都一
千一百里西北至上都一千一百里東至建州界弓子嶺
十五里西至大寧路界乾澗廟兒嶺一百三十里南
至利州界南港嶺五十里北至金源縣界滑河墩子
嶺六十里東到建州七十里西到本路一百五十里
南到利州七十里北到惠和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
錦州三百五十里東北到金源縣一百二十里西南
到和眾縣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本路一百五十里
和眾 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和眾縣西南至大都九

嶺十二

六

百里西北至上都九百里西北至本路九十里東至
利州界水峪嶺三十里西至惠州界鵝鴿嶺一百里
南至惠州界燕玉城嶺六十里北至大寧縣界車家
嶺四十里東到利州九十里西到興州三百五十里
南到惠州一百六十里北到本路九十里東南到龍
山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富庶縣一百二十里西南
到惠州一百六十里西北到上都路九百里

金源 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金源縣西南至大都一
千一百里西北至上都九百里東至興中州界青山
嶺二十里西至大寧縣界岔道站一百十里南至建
州界龍興寺四十里北至武平縣界偏道子嶺七十

里東到興中州一百里西到本路一百里南到建州
九十里北到武平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錦州三百
七十里東北到高州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富庶縣一
百三十里西北到惠和縣九十里

惠和縣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惠和縣西南至天都
平五十里西北至上都八百里東至武平縣界黃柏
嶺七十里西至大寧縣界塗河六十里南至富庶縣
界趙花谷六十里北至高州界荆家寨五十里東到
武平縣一百五十里西到本路一百五十里南到富
庶縣一百八十里北到高州九十里東南到金源縣
九十里東北到武平縣一百五十里西南到本路一

輿十二

七

百五十里西北到松州三百五十里
武平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武平縣西南至大都
千二百里西北至上都一千里東至川州界欄子嶺
七十里西至惠和縣界盤道嶺八十里南至興中州
界匣口五十里北至蒙古行營界郭松寨三十里東
到川州一百五十里西到惠和縣一百五十里南到
興中州一百八十里北到臨潢府一千三百里東南
到義州三百里東北到懿州四百里西南到金源縣
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高州一百五十里
興中州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興中州西南至大都
一千三百里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里西北至本路

三百里東至義州界喀喇山九十里西至金源縣界
青山嶺八十里南至瑞州界油霧嶺一百六十里北
至武平縣界匣口一百三十里東到義州一百八十
里西到金源縣一百里南到瑞州三百里北到武平
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錦州一百八十里東北到
口口口口口里西南到建州八十里西北到惠和
縣一百八十里

輿十三

六

高州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高州西南至大都一千
一百二十里西至上都七百里東至武平縣界夾頭
部落八十里西至松州界陰涼河七十里南至大定
縣界細河九十里北至蒙古行營界挖拔河九十里
東到武平縣一百五十里西到松州一百五十里南
到本路二百二十里北到古慶州七百里東南到惠
和縣九十里東北到臨潢府七百里西南到本路二
百二十里西北到應昌府七百里
利州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利州西南至大都一千
里西北至上都一千里東至錦州界梨園嶺二百三
十里西至和眾縣界文山嶺六十里南至龍山縣界
白道子嶺四十里北至富庶縣界龐家庄三十五里
東到錦州三百五十里西到和眾縣九十里南到龍
山縣八十里北到富庶縣七十里東南到瑞州三百
里東北到建州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惠州二百二十

里西北到本路一百六十里

惠州 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惠州西南至大都六百

六十里西北至上都八百五十里東至利州界長嶺

二百十里西至興州界赤嶺六十里南至豐閏縣界

崖兒口三百十里北至和眾縣燕王城嶺一百十里

東到利州二百六十里西到興州二百二十里南到

豐閏縣三百五十里北到和眾縣一百六十里東南

到龍山縣二百二十里東北到本路二百二十里西

南到遵化州三百里西北到松州四百五十里

川州 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川州西南至大都一千

四百里西北至上都一千里西北至本路五百里東

帆十二

五

至懿州界額東山七十里西至武平縣界欄子嶺八

十里南至興中州界獨山一百四十里北至蒙古行

營界蝦蟆山一百里東到懿州二百二十里西到武

平縣一百五十里南到興中州一百八十里北到臨

潢府一千五百里東南到義州一百八十里東北到

咸平府六百二十里西南到金源縣三百里西北到

高州三百里

建州 熱河志引元一統志云建州西南至大都一千

一百七十里西北至上都一千七十里東至興中州

界田家嶺四十里西至富庶縣界兩家店五十里南

至瑞州界油霧嶺一百二十里北至金源縣界龍興

寺五十里東到興中州八十里西到富庶縣七十里

南到瑞州三百里北到金源縣九十里東南到錦州

二百六十里東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利

州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本路二百二十里

西北地名雜攷

弓月城 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

海軍自清海軍城渡葉葉河七十里葉河守捉又

渡黑水七十里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東林守捉

又七十里西林守捉又經黃草泊大漠小磧渡石

漆河踰車嶺至弓月城過思渾川蟄失蜜城渡伊麗

河一名帝帝河至碎葉界按北庭都護府今為阜康

帆十二

五

縣東之濟木薩由濟木薩西至阜康縣治二百三十

里阜康縣西南至迪化州二百里迪化州西北至綏

來縣三百四十里濟木薩至綏來縣七百七十里綏

來縣北一百三十里有額彬格遜池當即唐所謂清

海綏來東至濟木薩與唐清海軍東至北庭道里亦

相符今之綏來洵為唐之清海軍地矣自渡葉葉河

至西林守捉凡二百八十里今自綏來縣西至庫爾

喀喇烏蘇三百六十里則唐之西林守捉已在今庫

爾喀喇烏蘇東境自西林守捉已西唐志無里數可

攷然曰大漠小磧當即今拓克多西至晶河一帶沙

磧則黃草泊當即今之布勒哈齊池矣石漆河當即

庫色木蘇克河庫色木蘇克河出塔勒奇山西過山東迤北行八十里又折而東五十里入布拉哈齊池石漆河即庫色木蘇克河則所踰之車嶺當即塔勒奇迤東之山而弓月城當在博羅塔勒地也博羅塔勒在塔勒奇山北形勢最勝雙河以水言弓月以城言地當相近然則弓月城在今伊犁東北境也

碎葉城按弓月城在伊麗水東碎葉城在伊麗水西元和郡縣志北庭都護府西至碎葉二千二百二十里唐書地理志渡伊麗河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天磧及入夷播海計今自濟木薩至伊犁二千三百里自伊犁西至圖斯池三百餘里圖斯池東西

帳十二

長四五百里碎葉城又在池西計伊麗河至碎葉城約有千里則自北庭至碎葉實有三千餘里元和志又云北庭都護府西北去突騎施三千餘里突厥傳突騎施烏質勒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後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噉蘇祿子吐火仙居碎葉城積西節度使蓋嘉運率石王史王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是碎葉城爲突騎施所居之地北庭去突騎施三千餘里不得去碎葉城但二千二百二十里蓋三千譌作二千也西域圖志唐碎葉水今之圖斯庫勒碎葉城當在庫勒南水草豐饒之地地理志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二十里至碎

葉城北有碎葉水西城東西相距不遠咸在水南碎葉川東西四出西北通吹郭勒經流千里其甫出圖斯庫勒二三百里間亦得名碎葉水也唐跋祿迦即漢姑墨在今賽里木拜諸城之西當圖斯庫勒東南境西北至圖斯庫勒之南山徑迂回約五百里亦與唐書西域傳跋祿迦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之說合按夷播海即吹河所匯之和什庫勒

蔑里乞部按蔑里乞部當在乃蠻部之北歐陽元高昌僕氏家傳所稱之滅里棘即蔑里乞也傳云滅里棘脫脫伯吉叛合刺山克直普爾言于王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忘臣可以計取今與

帳十二

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其時回鶻久遷高昌而克直普爾之斬脫脫期以七日則滅里棘部當在金山之南近今烏魯木齊之北青吉勒河左右此地元太祖時實爲乃蠻部地克直普爾受遼官則其人當遼金之際想其時未有乃蠻部故其地屬滅里棘後當受太祖初年乃蠻部強盛滅里棘益徙東北其故地爲乃蠻有矣太祖於甲子年破乃蠻並征蔑里乞部乃蠻主奔西遼蔑里乞雖被滅而種類尚存故十四年己卯又伐蔑里乞遂征欽察欽察爲西北極遠之國蓋蔑里乞于戊辰之後畏太祖之強益徙西北也

柳谷一按柳谷之名最多漢書西域傳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西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車師西南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而狐胡較少六十五里是狐胡在車師西南六十五里此車師西南之柳谷也布干在招哈河屯西南五十里則狐胡之柳谷當作布干西南唐書地理志自交河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一百三十里經柳谷此車師北道之柳谷也當在招哈河屯北二百餘里侯君集傳君集次磧口進營柳谷姜行本傳高昌之役爲行軍都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此車師東道之柳谷也西域圖志謂今自漢出磧口西行至闐展爲第一程南臨沙

卷十二

三

山其地應卽柳谷君集次磧口而進營行本出伊州而造械沙山北麓爲往來必經之道然則柳谷在闐展無疑按元和郡縣志伊州柔遠縣有柳谷水出縣東北天山是伊州亦有柳谷然日出伊州距柳谷百里明已至高昌國界決非伊州之柳谷謂爲闐展沙山良是柳訓爲聚地處金方故隨在標柳谷之稱矣焉耆鎮 舊唐書地理志安西都護府統四鎮第四鎮曰焉耆都督府本焉耆國上元中置都督府在都護府東八百里西域傳太宗旣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于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

茲等四鎮移安西府于西州其後吐蕃大入焉耆以西四鎮城堡並爲賊所陷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于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旣徵發內地精銳遠踰沙磧并資遣衣糧等甚爲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請棄之則天竟不許西域四鎮之目有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而無焉耆與武后紀王孝傑吐蕃諸傳合與地理志不同西域傳又言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送卑路斯爲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王方翼傳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旬奏方翼爲副兼檢校

卷十二

三

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域謂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皆謂安西有碎葉鎮攷碎葉城在伊麗河西千里東去焉耆二千餘里碎葉處龜茲西北焉耆處龜茲東北兩地判然遙隔新唐書地理志羈糜州焉耆都督府有碎葉城調露元年都護王方翼築似四鎮之碎葉城卽在焉耆國界與伊麗河西千里之碎葉城爲突厥地者不同新書焉耆傳又云開元七年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又似開元之前以碎葉備四鎮開元後地賜突厥始移鎮于焉耆然舊書言高宗時吐蕃大入焉耆

以西四鎮皆陷則焉耆實四鎮之一地理志又明言
統龜茲毗沙疏勒焉耆四鎮又言毗沙疏勒焉耆三
都督府皆上元中置則焉耆之備四鎮實不始開元
時又似碎葉鎮即焉耆鎮猶毗沙鎮即于闐鎮也然
則唐有兩碎葉四鎮之碎葉即在焉耆國界歟新書
又何以云十姓可汗請居碎葉乃以焉耆備四鎮也
新書雜采傳記不若舊書之可信然不敢遽定姑闕
疑焉

亦刺八里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畏吾兒地第
三十五曰亦刺八里第三十六曰別失八里明史西
域傳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東接火州東

卷十二

三

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龜茲成祖
永樂十六年貢使言其王爲從弟所弑而自立徙其
部落而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按今自哈刺沙爾東
至嘉峪關三千六百八十里與別失八里去關里數
適合是明之別失八里確是今之哈刺沙爾實古之
焉耆也但據歐陽元圭齋集別失八里本唐之北庭
都護乃是今之濟木薩何得南移其名于今哈刺沙
爾據明史距關里數及東接火州之言又確是哈刺
沙爾非北路之濟木薩反覆推求乃悟明史徙部落
更國號之言卽是所以在哈刺沙爾之故蓋別失八
里本在天山北之北庭後乃徙其部于亦刺八里之

地卽改國名曰亦力把里亦力把里卽亦刺八里字
少異耳明史仍其舊部之名而據其新徙之界故國
則曰別失八里而界則曰東接火州也由是據明時
已改之名推攷元時舊城之目哈刺沙爾之爲亦刺
八里無可疑矣別失八里之爲北庭圭齋集言之哈
刺沙爾之爲亦刺八里則推攷明史而知確不可易
也

欽察部元欽察部近寬田吉思海速不台傳癸未
年速不台請討欽察許之遂引兵繞寬定吉思海
展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
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手不租河縱兵奮擊其眾

卷十二

三

潰走矢及玉里吉子逃于林間其奴來告而執之餘
眾悉降遂收其境按太和嶺有二一在欽察境速不
台傳所言是也一在大同成宗紀大德四年二月置
西京太和嶺屯田百官志太和嶺千戶所于大同路
昌邑縣本隘置司又地理志至元十八年從諸王阿
只吉請自太和嶺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亦大同
之太和嶺也土土哈傳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
極短日暫沒卽出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欽察屬月祖
伯分地求赤傳求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
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
日方達京師求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答嗣

撒里荅蕓弟忙哥帖木兒嗣忙哥帖木兒蕓弟脫脫
忙哥嗣脫脫忙哥蕓弟脫脫嗣脫脫蕓弟伯忽嗣伯
忽蕓弟月即別嗣蓋自後部落遂以爲號矣月即別
節月祖伯也欽察去京師極遠則寬定吉思海去中
國亦極遠矣地理志歲下酉師至寬田吉思海旁欽
文酋長入赤蠻逃避海島中適值大風吹海水去而
乾生禽入赤蠻則海中有山今塔爾巴哈台之西臨
邊有巴爾噶什泊泊中有山以欽察去京師三萬餘
里較之則寬田吉思海當尙在此泊之外巴爾喀錫
泊之東北于數百里有慈謨斯夸泊中亦有山其爲
元之寬田吉思海乎慈謨斯夸泊之西北八九千里

輿十二

注

有額納噶泊中亦有山以去中國三萬餘里言之必
額納噶泊足當欽察之海然其地益遠矣按欽察與
幹羅思阿速康里諸國爲鄰元史述征諸國事曷思
麥里傳與速不台傳正相倒速不台傳先欽察而幹
羅思阿速曷思麥里傳由西域諸城轉戰而北先阿
速而幹羅思而康里而後欽察兩傳所述正一時事
而先後乃相反然曷思麥里傳先言帝趣哲伯疾馳
以討欽察則征欽察究在先曷思麥里徇西域諸城
而北先至阿速則阿速在欽察之南疑卽今之哈薩
克阿速與哈薩音亦相近也然則欽察在幹羅思之
西阿速之北矣寬田吉思海當于西北遠地求之意

昔者額納泊其卽入赤蠻所逃乎

輿十二

注

落帆樓文集卷十一

外集七

雜著彙存下

校河南志

河南志

京城門坊街隅古蹟

京城以下自隋曰羅郭城武后號神都城曰金城唐
 羅城號周回五十二里按韋述記曰東面十五里西
 面十二里周回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隋大業元年築唐長
 壽二年命李昭德增築唐末兵亂摧圯殆盡周世宗顯

帆十三

一嘉業堂校刊

德元年命留守武行德葺之然甚庳陋至宋景祐元年

王曾判府事復奏加築於是城雉僅完南面三門正南

曰定鼎門南通伊闕北對端門隋曰建東曰長夏門在

鼎門東西曰厚載門在定鼎門西二里隋曰東面三門

北曰上東門西對東城之宣仁門中曰羅門無榜當是

義而南曰建春門春南曰永通永通周廣順中猶存疑

名初廢塞建春門在府城東南一十里在按此句原本

而開羅門建春門在府城東南一十里在按此句原本

句之上放府城者元河南府城金正初改築之也

宋敏求志之原文曰初廢塞而開羅門者正指宋初

也建春門在府城東南一十里此句乃元人修志者所

增謂建春門在府城東南一十里此句乃元人修志者所

得爾在南曰建春門之今移於下北面二門東曰安

喜門隋曰喜寧西曰徽安門城內縱橫各十街按韋述

唐初改

記定鼎

門街廣百步上東建春二橫街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
 通徽安喜門及當左掖門等街各廣六十二步餘小
 街各廣三十一步凡一百二十坊改曰坊今八十八坊隸
 步今不復舊制凡一百二十坊改曰坊今八十八坊隸
 河南縣三十二坊開十字街四出趨門自唐末五代鞠為荆
 棘後依約舊坊久無榜皇祐二年張奎知府事命布列
 地列坊云

之洛陽志云凡一百二十坊明教宜人淳化安業修文

修業旌善尚賢敦行崇教宣範恭安勸善惠訓道術歸

德康俗敦教化溫柔擇善道德仁正俗永豐修善

思順福善惠和安眾興教宣範恭安勸善惠訓道術歸

遠慈惠上林遊奕集賢尊賢章善賢相承泰臨閣延福

富教詢善銀龍崇讓履道履信會節綏福從善睦仁嘉

飲里仁永通利仁歸仁懷仁仁風靜仁延慶寧人寬政

淳化宣風觀德積善從政大仁承義明義廣道義廣利通

濟懷義淳和南里北里承福立德清化道義道義廣利通

永福思恭歸義履順進德景行溫洛北市鄰德敦厚修

義時恭時雍立行殖業豐則教業繁財德懋德德審教

積德賜福教善興典通遠○去按原本脫修業二字今

据後文校補尚賢原本誤尚善與前復今据後文改崇

教後文作崇政通和後文作通利未知孰是上林原

本誤上抹亦据後文改淳化前後復見當有一譌

河南府路羅城隋築自隋至唐天寶二年築神都羅城

號曰金城城內縱橫各十街按羅城以下云云與上

小注按韋述記定鼎門街廣復縱橫各十街下原本有

百步云云俱已見上今刪去

當皇城端門之南渡天津橋至定鼎門南北大街唐曰

定鼎街亦曰天門街又曰天津街今或曰天街按韋述

種櫻桃石榴榆柳中為御道通泉流渠今雜植槐柳等

樹兩行洛陽志云禱載定鼎門詩郊郭城高門倚天九

有韋述記所著隋唐舊蹟存者大書之改易者附見其
下堙滅者注於坊名之下韋述記後唐事及五代後事
雖毀廢皆大書之所以續舊記之闕○茲按據此文則
坊下第宅當有大字書者今徐氏本從永樂大典內錄
出槩作小注非其舊矣原書故蹟存者大書湮滅者作
小注今無從別其為存為湮滅依徐氏本注書
之亦疑不取次北宜人坊本曰宜民避唐太宗諱改俗
宅唐為太西南隅荷澤寺詳見寺類○茲按徐本西南
常寺藥園西南隅荷澤寺三字作大字荷澤寺三字
讀蓋荷澤論寺三字誤作小注今改次北淳化坊唐有王
次北安業坊隋有薛道衡宅唐有太僕寺典次北修文
坊隋立國子學於此因曰修文宅王叔備立為弘道觀因
改坊名弘道初修文宅王叔備立為弘道觀因
避廟諱復曰修文宅次北尚善坊北至洛水唐有太史監
內僕局岐王範宅本武三思宅有薛坊之直北引龍橋
稷畫鶴薛王業宅本太平公主宅有薛坊之直北引龍橋
詳橋類天津橋北有就日亭橋南有朝宗亭錢惟坊之
演建○茲按引龍橋三字徐氏原本作小注今改坊之

帆十三

東郭從義安審琦宅詳宅類○茲按郭從義安審琦宅
坊之東三大字讀不得將定鼎門街東第二街北隔洛
七字區作小注今改正
掖門之左凡六坊從南第一曰樂和坊唐有國子學本韓
宅齊景胃次北正平坊今或作政平者非是唐有孔子
師撰碑立廟前又有安國女道次北修行坊唐有奉國
士觀本太平公主宅李適秀宅次北修行坊唐有奉國
之宅又豆盧欽次北崇業坊唐有福唐觀申次北修業
望宅李義珍宅次北崇業坊唐有福唐觀申次北修業
坊唐有景雲女道士觀息國公主宅本陸頌宅次北旌善坊北
洛水唐有崇化寺寧王定鼎門街東第三街唐時北當
橋又當東城之承福門其橋隋大業初造名立凡八坊
德橋唐乾封中常機從於東街按承福門今廢
從南第一曰尚賢坊唐有張錫宅父子五人列戟時號
裴談宅崔明春宅次北敦行坊唐有司農寺司竹園本
韋湊宅張知鸞宅次北敦行坊唐有司農寺司竹園本

宅次北崇政坊唐有府學杜景佐宅次北宣範坊隋唐
為河南府廨西北去宮城七里古監洛城即古之甘次
城也隋置都因平之莫詳置立所由有元行冲宅次
北恭安坊隋有馮慈明宅唐有太子僕寺褚次北勸善
坊隋有李圓通宅唐有魏徵宅後王方次北惠訓坊北
洛水唐有翻經館唐有長半已西道術坊隋煬帝多忌
寧公主宅岐王山亭院
卜筮醫藥者皆追集東都置此坊遣使檢察不許出入
時改諸坊為里以此偏居里外故使藝所聚謂之道術
坊唐貞觀中并坊地以賜魏王泰泰為池彌廣數頃號
魏王池泰死復立為道術坊分給居人神龍中併入道
訓坊盡為長寧公定鼎門街東第四街北隔洛水當北
主第開元初復舊郭之微安門
卽長夏門之西街凡七坊從南第一曰歸德坊唐有韋
劉幽求宅劉子元宅長夏門內客亭也水南倉太祖
常幸其所制度甚雄微按今倉之南有土家俗傳蔡邕
墓疑非是水南草場次北康俗坊唐有張說宅陸餘次北敦

帆十三

化坊本基化坊唐景雲初避明皇名改隋有永昌公主
厥阿史那斛瑟羅宅源乾曜次北道化坊隋有王劭宅
宅陸象先宅嗣許王瓘宅
定安公主宅皇甫無逸宅本隋蕭瑄居後為唐臨宅又
有房仁裕宅本隋郡學按道化一作道化唐中書令崔
暹宅悟寂禪院晉開運二年將軍牛氏漢乾裕二年沂
州刺史李奉先奏賜名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馮拯園
今屬次北溫柔坊唐有李晦宅太平公主壻豆盧光祿
民家宅門使薛昭簡園號薛氏奉次北擇善坊唐有李
主宅園內流杯石傳自平泉從置次北道德坊本道訓坊
親園園內流杯石傳自平泉從置次北道德坊本道訓坊
勳宅張仁愿宅本隋來護兒宅次北道德坊本道訓坊
又有宣城公主宅本隋師德宅
隋有秦王浩宅唐永昌中折河南洛陽二縣立永昌縣
治此坊之東南隅龍元年中併一坊為長寧公主宅
及鞠場景龍女道士觀南北居半坊之地金仙公主宅
焉又有史務滋宅武成上廟後唐權密使郭崇韜園後
密使安重誨宅唐武成上廟後唐權密使郭崇韜園後
書

許慶麻中詔遣京西轉運一員居洛尋以非便復次北
安遠坊李道謙宅魏王符彥卿水磨次北慈惠坊姚崇
宅北更益述記此坊半以詳銀沙洛水之橫隄今乃次北
林坊清洛館景祜中留守張士遜建為客館濟川亭在
洛河張士遜建長夏門街之東第三街郭之安喜門北
十一坊一坊又徙銅駝以接詢善相從南第一日遊奕
坊號嘉慶李其坊內有李樹其甘鮮次北集賢坊唐有
池尚存今號湖園屬民家太師致仕盧鈞宅失處所太
子太師致仕次北尊賢坊唐有宅失處所太師致仕
呂宋開府善習鼓叔明祖母唐宅失處所太師致仕
宅宋開府善習鼓叔明祖母唐宅失處所太師致仕
小樓宋開府善習鼓叔明祖母唐宅失處所太師致仕
五正宅西陽雜俎宅中門外有紫樹丹成樹發花田
餘朵今失其處尊賢園官園觀文殿學士張觀園龍圖

閣直學士郭稹園提點刑獄慶麻中徙鄧州其解舍
長空閣○壹按楊元珍泉獻誠二宅已見上集賢坊今
復出此必有一舊有南雙市門今次北章善坊唐太子
國公寶希城宅昭其東賢相坊晉少帝開運二年改中
成太善坊為賢相坊今乃析章善坊之東會次北永泰
節之西增一坊焉尚書刑部郎中王濟宅東會次北永
坊唐貞觀九年析南中置尚書刑部郎中王濟宅東會
會節坊號華致政園中作中隱亭以見志故相張齊賢居
族最盛左軍巡院本華號北張皆子孫昌熾洛中冠冕二
集賢院李建中宅有書堂越國進奏院直學士張次北
觀宅本太子太師致仕呂蒙正宅真宗兩臨幸之次北
臨閣坊皇祐府致仕呂蒙正宅真宗兩臨幸之次北
錢惟演飛白書張全義重葺之府西紫雲閣
景祜中判府事張全義重葺之府西紫雲閣
右軍巡院鹽院臨閣館次北延福坊唐有先寺水
舊監院之地張士遜建為客館濟川亭在
國公冠準宅本洛民左氏居有紫牡丹花者舊有雙市
準滿官始創之專勾司太子太保呂端宅

門廢次北富教坊尚書禮部侍郎次北詢善坊北至洛水
散宅後為姚崇山池院崇次北銅駝坊按此坊自洛廣
既甃為金仙公主所市次北銅駝坊按此坊自洛廣
之西北會通橋亦以大小不可連讀改作小注今長夏門
街之東第四街凡八坊從南第一日崇讓坊唐有蘇頌
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諸坊節節細小唐兵部尚書願少
連宅與其下皆失處所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尚書願少
即茂元婿有崇讓宅詩數篇太僕卿分司東都章韋宅
題云分司使崇讓宅詩數篇太僕卿分司東都章韋宅
官不了卻歸來還為杜陵一男子余洛川傲盧在崇讓
里石有竹干竿有池一畝罷郡之日携猿一隻越鳥一雙
疊石數片將歸洛中力與猿鳥為伍得喪之際豈足介
懷○壹按與其所下皆失處所唐兵部尚書願少連宅河
陽節度使王茂元宅尚書願少連宅河
與節下皆失處所也永樂大典本將第宅之別猶約畧
可攻特無由一區別之耳又按州觀察使之上當脫

一次北履道坊隋有樂平長公主宅即文帝長女周宣
高力牧宅長壽寺果園唐吏部尚書次北履信坊本茶
崔邵宅失處所唐明學士李淑宅次北履信坊本茶
避武陶公宅唐名太子少傅韋夏卿宅宅有大隱洞其
下皆失處所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宅有大隱洞其
宅皆失處所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宅有大隱洞其
按武有櫻桃池仍淑嘗與白居易劉禹錫會其上○壹
所謂武元稹李仍淑等宅皆失處所也亦宋敏求原志
注中 此下校本缺

校東京夢華錄

穿城河道有四面壁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
京城繚繞自東南陳州門出 壹按太平寰宇記開
封府南至蔡州五百里東南至陳州三百一十里蔡
河自戴樓門穿城入東穿陳州門出東南入陳州此

言蔡河自陳蔡來誤當云自中牟來元和郡縣志汴州尉氏縣北至州一百里陳州太康縣南至州七十里蔡水西北自汴州尉氏界流入渦水首受蔡水東流經縣北宛邱縣蔡水自西北流入經縣理東一里又曰陳州州城枕蔡水周回三十里寰宇記開封縣蔡水在縣南合李吉甫樂史諸人之說攷之蔡水自開封縣南流經尉氏縣東又南經太康縣西又南經陳州州城州理宛邱縣蔡水即水經注沙水蔡水直通陳州故門以名宋導洧水益蔡以通漕名惠民河陳蔡之粟由此入汴

校唐述山房日錄

帆十三

九

後魏沃野鎮元和志云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胡三省云即漢朔方郡沃野縣也攷水經注河水逕三封縣故城東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是沃野在西河之東北河之南今鄂爾都斯界內也按水經注敘枝渠畢即曰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則枝渠在南河之南矣下文別敘南河曰經臨戎縣北臨戎縣南廣牧縣北而不更及沃野則沃野必不在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矣唐天德軍在北河之北鎮又在軍北與漢沃野縣隔一北河據元和志似後魏鎮城非漢之舊縣或曰沃野本在河北水經注所謂河枝渠在其縣南者即就河北言亦通安見縣之定在河南乎然攷魏收志沃野縣屬偏城

郡郡治廣武今虜施縣也其屬縣不當遠在北河之北按後魏沃野有二一鎮為六鎮之一一縣屬偏城郡則取漢舊名非故地二沃野不得混為一漢沃野縣當在唐豐州西南界魏沃野則必與廣武相近元和郡縣志後魏廣武縣在延州豐林縣理東四十里縣西至州三十里延州北至夏州四百里夏州西北至豐州七百里五十里偏城去漢沃野若其遠也且中隔夏州然則屬偏城又孝明帝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殺鎮將廣陽王森表言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率為亂戍主即鎮將也以其

與高闕相近故又稱高闕戍主按沃野鎮也高闕經注沃野鎮西北至高闕二百五十里見寰宇記不得合為一高闕亦在河北與元和志之說合惟刁雍在薄骨律鎮表言穀在河西轉至沃野鎮越渡大河又似胡氏說為是詎鎮先在漢

帆十三

十

縣而後移之河北乎宋白曰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鎮為沃野鎮說甚謬按宋白之誤由于樂史寰宇記十年改朔方故城為沃野鎮于上下文不貫靈州故薄骨律鎮也沃野鎮則唐天德軍也樂史誤甚宋白則因誤而按漢朔方郡有沃野縣水經注河水經三封臨戎而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河水至朔方郡臨戎縣西北北逕臨戎縣東東屈逕臨戎縣北是逕沃野縣南之枝渠在南河之南也枝渠在南則沃野亦在南矣元和郡縣志豐州永豐縣本漢臨戎舊地縣東至州百十六里臨戎既在永豐則沃野亦當在永豐左近永豐在河南是沃野在河南也後魏六

鎮從西第一鎮爲沃野鎮元和郡縣志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軍在大同川西軍正西微北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西南渡河至豐州一百六十里寰宇記軍西至黃河五里以地理求之西受降城爲漢臨河縣故理處在河南河之北則天德軍當爲漢五原郡河目縣地天德軍在河北是沃野鎮在河北也然太平寰宇記靈州下引陸恭之風土記云朔方故城太和十年改爲沃野鎮朔方故城在夏州北七百里餘里當天德軍之南黃河南岸則沃野鎮在河南與元和志不合懷遠縣下又引風土記云正始三年尙書原思禮侍郎韓貞撫巡蕃塞以沃野鎮居南與

帆十三

十二

蘭山澤六鎮不齊別置三戍則沃野鎮偏南似不在河北然寰宇記靈州雲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從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雲中又西北五百今本誤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關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五原高關皆在河北以元和志細校入塞圖所言里數無甚差異漢五原郡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中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則五原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也又北行六十里至沃野鎮統計二百二十里少三十里蓋經路所由人跡屈曲不可細爲折算而大致則同矣高關在北河之北元和志雖不載所在度其地當在西城西北橫塞軍界天德軍西北至橫塞二百里則沃野至若沃野鎮置在朔方故城則在五原之西非西北而西北至高關亦不止二

百五十里矣唐去魏近吉甫之言當得其實沃野鎮必在河北矣然則樂史誤證歟抑初在河南後遷河北歟按刁雍爲薄骨律鎮將軍七年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薄骨律鎮卽靈州也攻靈州東北至天德軍及朔方故城皆千餘里與雍言不合惟至永豐縣界適八百里則漢沃野舊縣所在也然則魏初置鎮在漢舊縣故雍言里數如此後移在朔方故城故陸恭之謂太和十年改朔方故城爲沃野鎮後又以鎮偏南與他鎮不齊益移而北故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然沃野於靈州無涉樂史不引陸說於天德軍下而引於靈州下與上下文不貫且沃野爲六

帆十三

十二

鎮之一日與六鎮不齊則似沃野在六鎮外矣必有缺誤但據刁雍言則可斷魏初置鎮在漢舊縣據李吉甫言則又可斷後移河北矣 又按新唐書地理志載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有後魏沃野鎮城又有沃野泊其言曰夏州北渡烏水經賀麟澤拔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剗沃野泊長澤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曰經十賁故城卽漢朔方縣故城又十里至寧遠鎮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遠戍戍在河西墻其東端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柵也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大同卽天德軍也唐志本賈耽所言與李吉甫合沃野鎮之在河

北益信矣若沃野泊則敘在白城之內元和郡縣志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夏州朔方縣北一百二十里契吳山唐朝方縣本漢上郡地由白城北至漢朔方縣故城六百餘里而沃野泊又在其內決非漢沃野縣所在矣夏州之泊有沃野之名猶之漢三封縣在臨戎縣西黃河外當在唐豐州永豐縣西黃河外而元和志謂夏州長澤縣北二十里有三封故城也三封故城元和志有二一曰在夏州長澤縣北二十里一曰在豐州西一百里按在豐州者是也然酈道元引開縣十三州志曰三封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臨戎縣為唐永豐縣在州西一百六十里而永豐縣城又未必即臨戎故城則三封在豐州西當二百里外三百里內矣而元和志曰百里誤也豈豐州初置本理永豐三封在豐州西百里本指理永豐之豐州而言吉甫錄前人之書而未及訂正歟其故

帆十三

總由唐於夏州城置朔方縣遂謂漢朔方即在此因而夏州之西有三封之城長澤在夏州西一百二十里夏州之北有沃野之泊矣或謂沃野泊既非漢縣其後魏偏城郡之沃野所在乎然偏城郡在延州東沃野泊去延州太遠則亦非魏縣所在矣
通鑑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遣陶亮統兵東下屯軍鵲洲胡注曰鵲洲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鵲岸也杜預曰鵲岸在廬江舒縣鵲尾渚審是則鵲頭在宣城界鵲尾在廬江界鵲洲則江中之洲也按鵲洲即鵲尾在今繁昌縣東北三十里江中西南有鵲頭山在今銅陵縣北十里鵲頭鵲尾相拒不遠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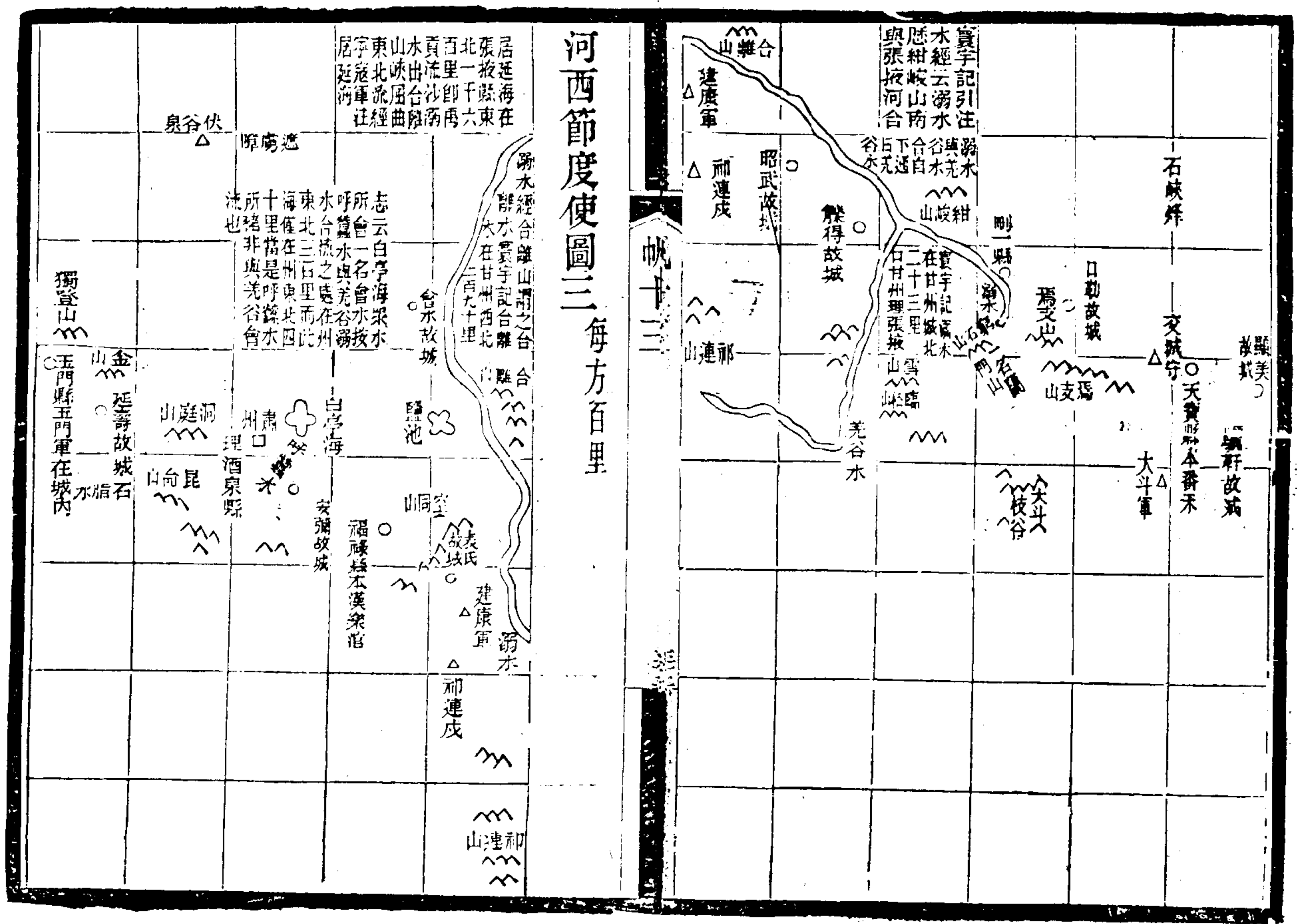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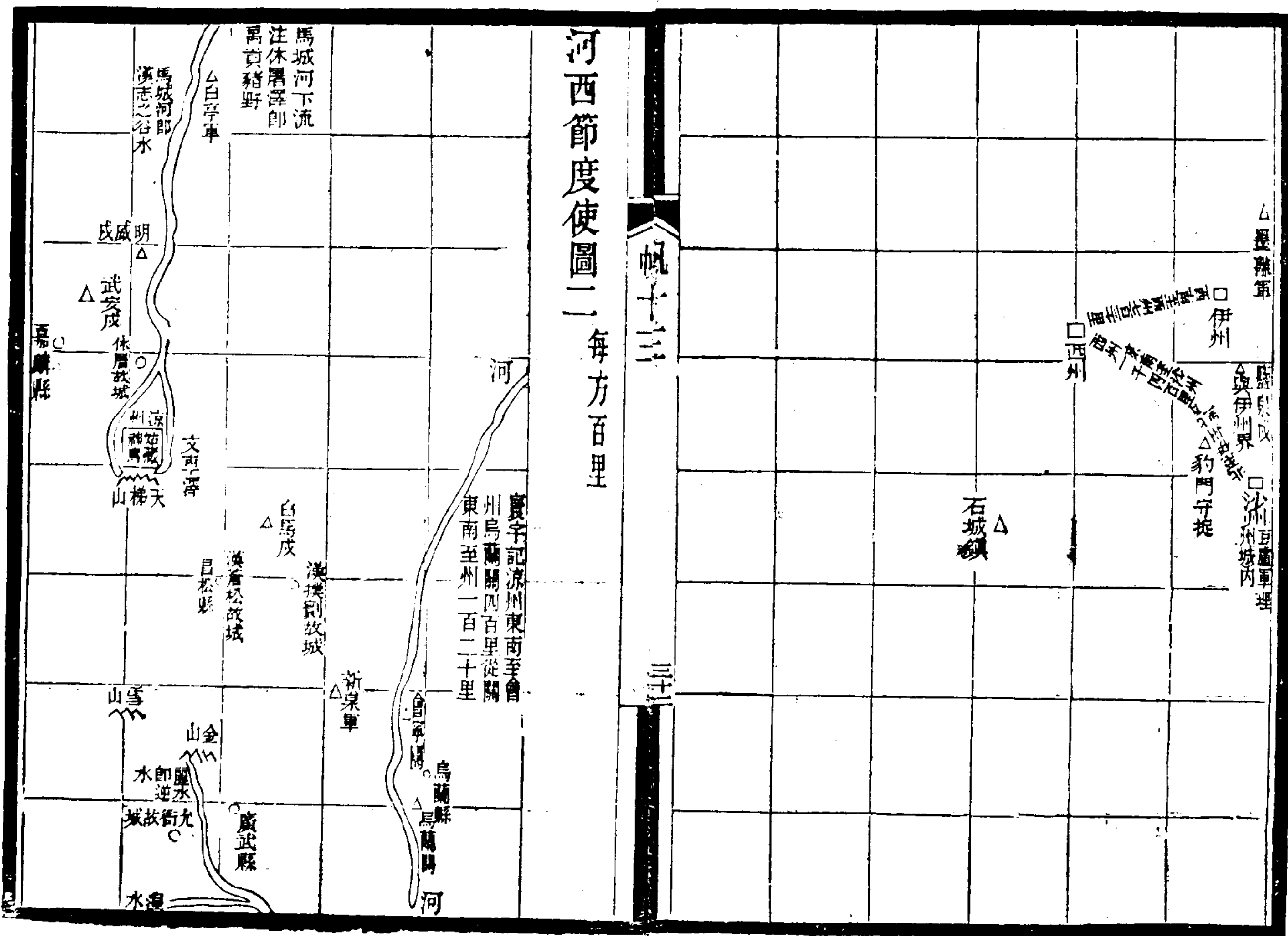
江岸皆曰鵲岸通典云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元和郡縣志鵲頭鎮在南陵縣西一百一十里即春秋楚伐吳敗於鵲岸是也沿河當作江八十里有鵲尾洲吳時屯兵處今繁昌縣南唐所置唐時地屬南陵胡氏不舉宋縣而曰在南陵未徵實也至引杜預說尤謬舒縣即今廬江縣鵲尾渚無攷高士奇以舒城之鵲亭當之亦於左氏傳不合顧震滄曰為射自夏汭出為啟疆則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故鵲岸當從通典說胡氏不能舉正反分鵲洲鵲尾為二以回護其說殊屬附會 查按晉舒縣當有今無為州地故鵲岸渚東在江中而得西屬舒縣唐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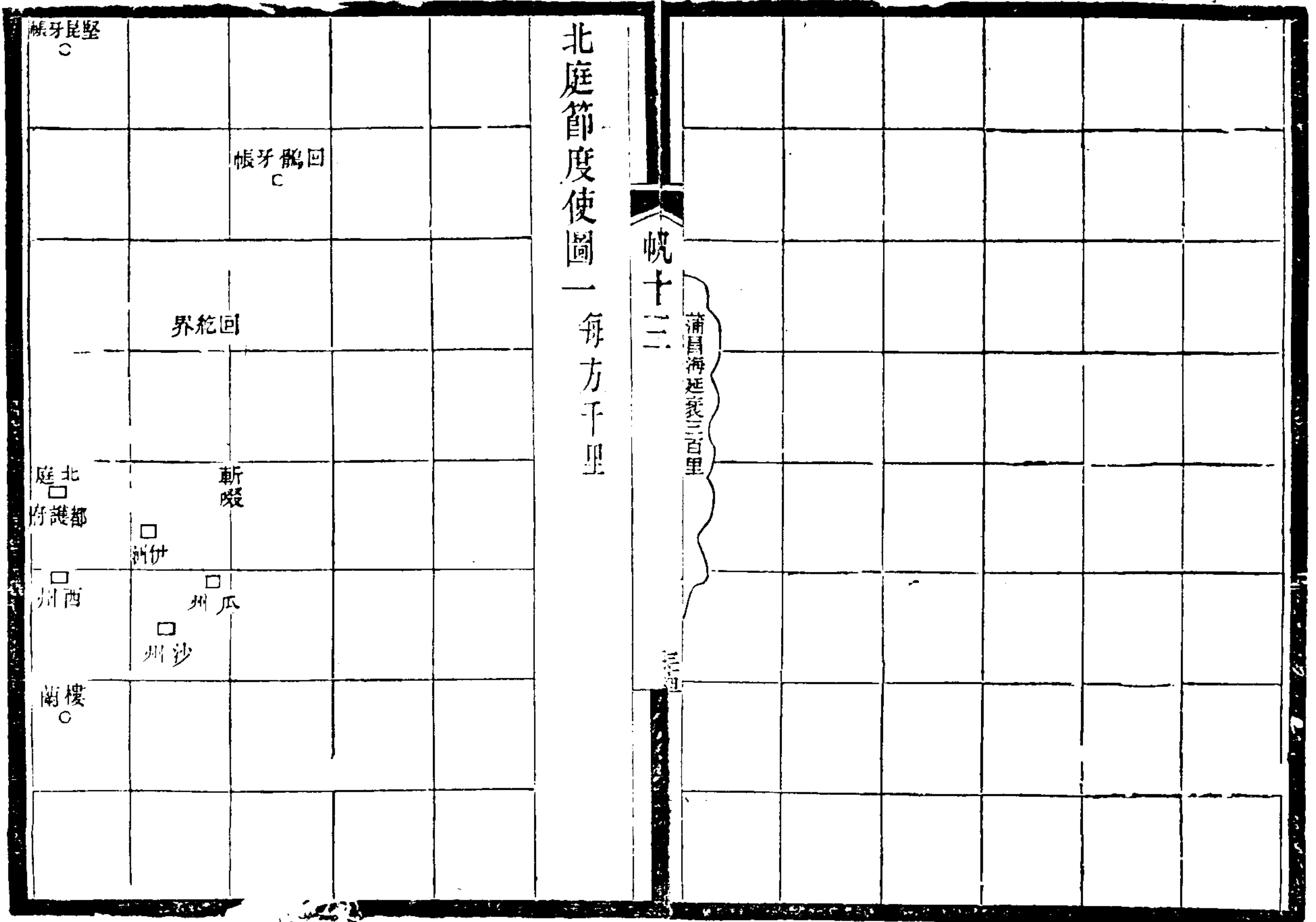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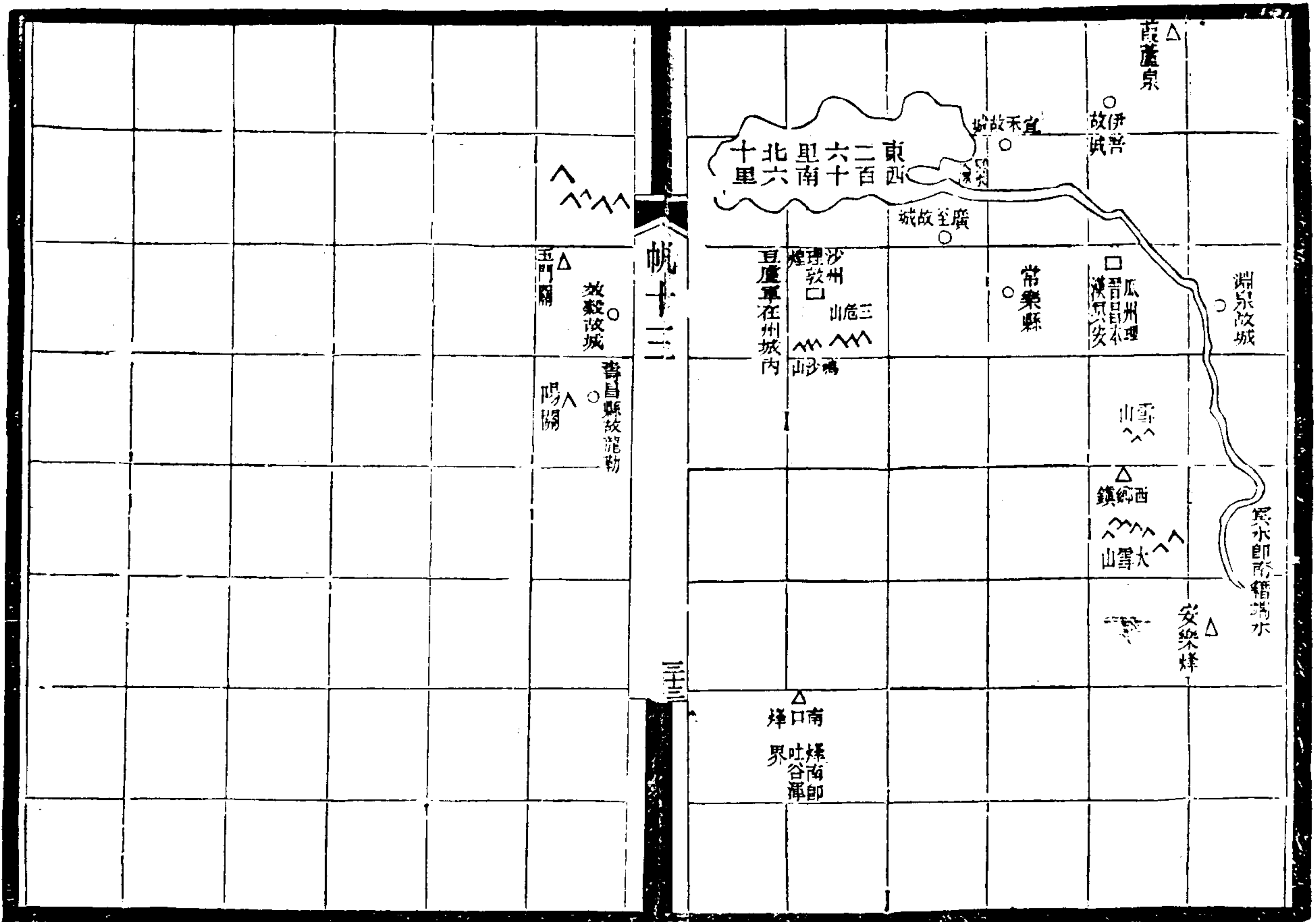
帆十三

南陵故杜佑李吉甫皆言在南陵晉屬舒故杜預言在舒說本合特預言渚佑言洲二字小異耳
通鑑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大陽蠻酋桓誕降于魏魏以誕為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胡注東荊州治比陽縣按魏書蠻傳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遣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誕治于朗陵今在確山縣西南
太和十年移居潁陽時東荊州不治比陽也 查按胡氏說本元和志蓋後又移治比陽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亦曰魏太和中置東荊州于比陽古城吳任臣十國春秋地理表武泰軍黔州王氏以黔州為

烏魯木齊	額爾齊斯	塔爾巴哈臺	哲克得克里
蒲類國蒲類國		匈奴地	
烏魯木齊屬		鮮卑地	
高車國蠕蠕地突厥地		蠕蠕地突厥地	
西突厥	多遜斯川	沙陀部	
地太平			
義字記			
輪臺縣			
在北庭			
都護府			
西四百里			
北庭地	茂里乞茂里乞		海都諸
高昌國別失八	部南境		王封地
地	後為稱		
	海宣慰		
	司西境		
	乃續部		

賽音塔喇	阜康縣	昌吉縣	綏來縣
單桓國	烏魯木齊	蒲類後移支國	烏孫國
		蒲陸國高車國	
		蠕蠕地突厥地	
		西突厥輪臺縣	
	俱六鎮	許其道	
	地元和	里正與	
	郡縣志	今迤化	
	鎮在庭	州相當	
	州西二		
	百四十		
	里當碎		
	葉路計		
	其道里		
	當在縣		
		回鶻地	別失八
		彰八里	里西境
		城世祖	
		時屬別	
		失八里	
		宜慰司	
		後隸第	
		來帖木	
		兒	





天近而馬落鎮在清海軍之東三百
三十里相去又大遠似當從寰宇記
則縣在馬落西清海東道里均而防
守得相接

○天山縣

△俱六鎮
當碎葉路

△馮落鎮

清海軍△舊名鎮成鎮

帆十三

三五

落帆樓文集卷十三

落帆樓文集卷十四

烏程沈 堯敦三

外集八

地道記一

直隸

順天府 府尹治北城安定門內靈椿坊當 皇城地
安門外東北東西距四百七十六里南北距四百八十
八里東少北至遵化州治三百里西少北至宣化府保
安州治三百十五里南少西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三百
一十里北至邊牆一百七十五里東南至天津府天津
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保定府定興縣治二百一十

帆十四

嘉業堂校刊

里東北至喜峯口邊界四百二十里至古北口二百四
十里西北至宣化府延慶州治一百九十三里 領州
五縣十九

大興 治北城教忠坊在府東南當 皇城地安門

外東北京城安定門內道東

宛平 治北城豐儲坊在府西南當 皇城地安門

外北少西道北京城德勝門內道東西至天津關二

百十五里自關西北至宣化府保安州治百里

良鄉 府西南七十里東少南至武清縣治一百七

十里東南至固安縣治七十里西南至涿州治七十

里西至房山縣治二十四里

固安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東安縣治九十里

西南至保定府新城縣治九十里南少東至霸州治

六十里西少北至涿州治六十里西南至保定府雄

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武清縣治一百一十里

永清 府南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大城縣治一百里

東北至東安縣治四十里西北至良鄉縣治一百一

十里南少西至文安縣治九十五里北少東至通州

治一百四十五里西北至固安縣治四十里

東安 府南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小直沽海口一百

十里西南至霸州治一百里東北至通州治一百里

西北至固安縣治八十里東至寧河縣治二百二十

帆十四

二

里東北至寶坻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天津府靜

海縣治九十里

香河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北至三河縣治六十里

東南至崔黃口營七十里西南至武清縣治六十里

西北至通州治七十里東南至寶坻縣治五十里東

北至薊州治一百二十里

通州 府東四十里東至薊州治一百四十里南至

天津府治二百十里西北至昌平州治一百十里北

至順義縣治四十五里東北至平谷縣治九十里西

南至固安縣治一百五十里

三河 府東一百一十里東至薊州治七十里西少

南至通州治七十里東南至寶坻縣治九十里北少西至密雲縣治九十里

武清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寶坻縣治九十里東南至天津府天津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東安縣治三十五里西北至通州治九十里

寶坻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南至天津府治一百六十里北至薊州治九十里東北至遵化州玉田縣治九十里西北至通州治一百二十里

寧河 府東南三百里西北至寶坻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天津府天津縣治一百四十里東至永平府樂亭縣治二百六十里

帆十四

昌平州 府北少西七十五里東至薊州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宣化府延慶州治九十七里北至上都牧廠東北之舊開平衛城七百七十里西少北至洪鎮山城一百六十里與宛平縣西北二百里之沿河口接

順義 府東北六十里東南至三河縣治九十里西至昌平州治九十里東北至古北口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居庸關一百二十里

密雲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東至牆子嶺關界九十里北至白馬關一百里東南至平谷縣治九十里西南至順義縣治七十里至昌平州治一百三十里東

北至曹家砦一百四十里自砦北至廢小興州九十里

懷柔 府東北一百里東北至密雲縣治四十里西少南至昌平州治九十里南少東至順義縣治三十五里東南至平谷縣治一百二十里

涿州 府西南一百四十里南少東至河間府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霸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保定府治一百九十里至保定府定興縣治七十里南少東至雄縣治一百五十五里南少西至新城縣治六十里西少南至易州涑水縣治九十里

帆十四

涿州 府西南九十里東南至固安縣治九十里至涿州治四十里西南至涑水縣治一百里西北至宣化府保安州治二百里

霸州 府南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文安縣治六十里西南至保定府雄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永清縣治五十里西至保定新城縣治一百十里

文安 府南二百四十里東至天津府靜海縣治八十里東南至大城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七十里東北至東安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保定縣治四十里

大城 府南少東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天津府青縣治二十里西南至河間府河間縣治一百二十里東

北至天津府靜海縣治九十里西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七十里西北至霸州治一百三十里

保定 府南二百里西南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永清縣治七十里西北至保定府新城縣治九十里北至霸州治四十里西至保定府雄縣治

八十里

薊州 府東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遵化州玉田縣治八十里東北至遵化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平谷縣治七十里

平谷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西南至三河縣治四十里至香河縣治九十里西北至密雲縣治九十里

帆十四

五

保定府 總督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二百七十里

南北距四百九十里東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一百三十里西至正定府阜平縣治三百里南至冀州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順天府霸州治二百十里西北至易州治

一百二十里至宣化府蔚州治四百里西南至正定府

晉州治二百二十五里

領州二縣十四
清苑 郭下

滿城 府西少北四十里西少南至完縣治四十里

東北至易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安肅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易州紫荆關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博野縣

治一百二十里

安肅 府北六十里東南至安州治六十里東北至新城縣治九十里北少東至定興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易州治九十里

定興 府北少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新城縣治四十里西至易州治六十里東北至涿州治六十五里西

北至易州涿水縣治三十五里

新城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東至順天府霸州治一百十里東南至保定縣治九十里東北至固安縣治

九十里北至涿州治六十里

帆十四

六

十里南少東至定州治六十里西南至正定府新樂縣治一百八里西至定州曲陽縣治六十里西少北

至正定府阜平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易州廣昌縣治二百里

博野 府南九十里東南至深州饒陽縣治九十里西南至祁州治三十里西至定州治九十里西北至

完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高陽縣治八十里

望都 府西南九十里西至定州曲陽縣治七十里南至定州治六十里西北至唐縣治三十里東北至

滿城縣治七十里東南至博野縣治九十里

容城 府東北九十里東至雄縣治五十里西至安

肅縣治四十五里東南至廢新安縣治三十里西南至安州治四十里東北至新城縣治五十里西北至定興縣治五十里

完 府西七十里西南至唐縣治四十里東北至滿城縣治五十里東北至易州治一百六十里南至望都縣治三十里

蠡 府南少東九十里東南至深州饒陽縣治七十里東少南至河間府河間縣治九十里至肅寧縣治五十里西南至博野縣治十八里東北至高陽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望都縣治九十里南至深州安平縣治三十七里

帆十四

七

雄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至順天府保定縣治八十里西南至安州治七十里南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新城縣治六十五里東北至順天府霸州治九十里至固安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廢新安縣治四十里

祁州 府南少西一百二十里東至河間府河間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定州治七十里東南至深州安平縣治六十里西南至定州深澤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博野縣治三十里西北至望都縣治九十里東鹿 府南少西二百五十五里東北至深州治六十五里西少北至正定府晉州治七十里南至冀州

新河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衡水縣治百里西南至趙州寧晉縣治一百二十里北至祁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定州深澤縣治一百里

安州 府東七十里東少北至故新安縣治三十里東南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七十里西南至祁州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順天府涿州治一百五十里南至肅寧縣治九十里

高陽 府東南六十里東至河間府任邱縣治七十里東南至肅寧縣治六十里西南至蠡縣治六十里西北至安肅縣治一百里北少東至安州治四十里東北至廢新安縣治六十里東南至深州饒陽縣治

帆十四

八

一百二十里 承德府 東至錦州府錦縣治八百里西至獨石廳治五百六十里南至尖帽山接遵化州邊界一百五十八里北踰圍場至克什克騰旗駐六百里東南至永平府遷安縣治四百八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里東北至敖漢旗駐八百里西北至多倫諾爾廳治五百四十里 領州一縣五

灤平 府西南四十里東至平泉州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一百六十里西少北至獨石廳治五百四十里北至豐寧縣東之黃姑屯一百里西北至故小興州城七十五里自小興州西北至豐寧縣西

之大閣兒一百六十里

平泉州 府東南二百八十里西南至遷安縣喜峯

口關三百里自關西南至遵化州治七十里東北至

建昌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古大寧城一百八十

里東少北至喀刺沁左翼旗駐二百六十里北少東

至喀刺沁右翼旗駐三百四十里南至倉州故城二

十里自倉州故城西南至古松亭關一百二十里自

松亭關西北至喜峯口一百四十里

豐寧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東南沿灤水至灤平縣

治二百里西北沂灤水屈曲至都倫諾爾廳治四百

餘里自縣西北水陸相兼至多倫諾爾廳治三百里

帆十四

九

南至古北口二百四十里西至獨石廳治三百五十

里東北至伊馬圖口接木蘭圍場二百里

建昌 府東北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喀刺沁左翼旗

駐牛心山一百十里西北至喀刺沁右翼旗駐錫伯

河北二百五十里北少西至故大寧城百里南至永

平府撫寧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小城子即古和

眾城二十五里東北至大城子即古利州城七十里

東南至元龍山故縣城一百十五里北至敖漢旗西

境博羅科城即元惠和城三百四十里東北至敖漢

管兵務王府三百一十里至敖漢管旗務王府四百

五十里

赤峯 府東北五百五十里西南至翁牛特右翼旗

駐三十里北少東至翁牛特左翼旗駐一百三十里

南少東至建昌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少南至古松州

城四十里東南至古高州城一百十里北至巴林旗

駐三百三十里東北至烏丹城即古全寧城二百里

自松州城南少西至平泉州治四百里

朝陽 府東北七百里東北至土默特左翼旗駐旱

龍潭山一百八十里東至土默特右翼旗駐大華山

五十里西至故大寧城三百里西少南至建昌縣治

三百里東南至錦州府錦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

喜峯口六百九十里東北至遼川州城六十七里北

帆十四

十

至金川州城一百八十里西至元建州城一百二十

里

永平府 東西距三百四十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東

至山海關一百八十里西至遵化州豐潤縣治一百八

十里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北至桃林口邊界六十里

東南至海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順天府寶坻縣治三百

五十里東北至承德府朝陽縣治六百九十里西北至

遵化州治二百一十里 領州一縣六

盧龍 郭下

遷安 府西北四十里西少北至遵化州治一百五

十里西南至遵化州豐潤縣治一百四十里北至承

德府平泉州治三百七十里

撫寧 府東七十五里東至臨渝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昌黎縣治四十里北至承德府建昌縣治四百五十里

昌黎 府東南七十里西至灤州治八十里西南至樂亭縣治九十里東南至海七十里

灤州 府西南四十里南至海一百三十里西北至豐潤縣治一百四十里至薊州治三百二十里

樂亭 府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灤州治九十里西北至豐潤縣治一百九十里西至順天府寧河縣治二百六十里南至海四十五里

帆十四

臨渝 府東二百里東少北至錦州府寧遠州治二

百里北至喀刺沁左翼旗駐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承德府朝陽縣治五百六十里西北至建昌縣治四百八十里

河間府 東西距一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四十五里東至天津府青縣治一百五十里西至保定府蠡縣治九十里南至山東德州治二百五十里北至保定府雄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天津府南皮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冀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順天府文安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保定府安州治一百四十里 領州一縣十

河間 郭下

獻 府南六十里東至滄州治一百三十里西至深州饒陽縣治六十里東南至交河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深州武強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天津府青縣治一百六十里

阜城 府南一百四十里東至東光縣治六十五里東南至景州治六十里西南至冀州武邑縣治五十里西北至深州武強縣治六十里北至獻縣治七十二里

帆十四

肅寧 府西四十里西至保定府蠡縣治五十里南至深州饒陽縣治六十五里東南至獻縣治八十里

西南至深州安平縣治九十里東北至保定府雄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高陽縣治六十里北至安州治九十里

任邱 府北少東七十里東至順天府大城縣治九十里西至保定府高陽縣治七十里西南至肅寧縣治八十里東北至順天府文安縣治北至保定府雄縣治西至安州治皆七十里東北至順天府保定縣治九十里 交河 府東南一百十里東至天津府南皮縣治七十里西至深州武強縣治六十里西南至阜城縣治四十五里

寧津 府東南二百三十一里東南至山東武定府
治一百三十里南至濟南府德平縣治八十里東北
至天津府鹽山縣治一百三十里北至滄州治一百
三十里西北至東光縣治七十里東至武定府樂陵
縣治九十里

景州 府東南一百九十里東南至吳橋縣治四十
里南至山東德州治五十五里西南至冀州治一百
五十里西北至武邑縣治八十里至深州治一百六
十里

吳橋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寧津縣治五十
里南至山東濟南府陵縣治八十里西南至德州治

帆十四

三

四十五里西北至景州治四十里東南至山東德平
縣治七十里南少東至山東臨邑縣治一百三十里
故城 府南二百八十里東北至山東濟南府德州
治三十五里東南至東昌府恩縣治七十里西南至
臨清州武城縣治六十五里西至冀州棗強縣治六
十五里東北至景州治九十里東至濟南府陵縣治
九十里南至臨清州夏津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
冀州武邑縣治九十里
東光 府東南一百六十里東南至寧津縣治六十
里南至吳橋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景州治六十里東
北至南皮縣治四十五里西北至交河縣治四十里

天津府 東西距一百八十里南北距三百三十里東
至海一百里東南至山東武定府海豐縣治四百一十
里南至武定府樂陵縣治三百二十五里西南至河間
府交河縣治三百三十五里西北至順天府武清縣治
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寶坻縣治一百六十里至寧河縣
治一百四十里 領州一縣六

天津 郭下

青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西至河間府治一百五十
里西南至獻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順天府大城
縣治二十里東北至靜海縣治九十里

靜海 府西南七十五里東至海一百六十里西至

帆十四

十四

順天府文安縣治八十里西南至河間府治一百八
十里西北至順天府霸州治一百二十里至東安縣
治九十里
滄州 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東至海一百三十里東
南至鹽山縣治九十里南至河間府寧津縣治一百
二十里西南至南皮縣治七十里西北至青縣治七
十里
南皮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東南至山東樂陵縣治
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河間府東光縣治五十五里西
至交河縣治六十六里西北至河間縣治一百四十
里

鹽山 府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山東武定府海豐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武定府樂陵縣治六十里西南至河間府寧津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海一百二十里

慶雲 府南少東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山東海豐縣治四十里南至陽信縣治七十里西南至樂陵縣治四十五里西北至鹽山縣治六十里至滄州治一百六十里

正定府 東至定州深澤縣治一百二十里西至山西平定州孟縣治二百六十里南少東至趙州治百里北少東至定州曲陽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冀州新河

帆十四

五

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定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山西代州五臺縣治三百四十里 領州一縣十三

正定 郭下

獲鹿 府西南六十里東南至欒城縣治七十里西南至井陘縣治七十里西北至平山縣治六十里

井陘 府西南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元氏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治一百六十里

西至平定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孟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平山縣治八十二里

阜平 府西北二百十里東至保定府唐縣治一百

八十里東南至定州曲陽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山西平定州治一百七十五里西至代州五臺縣治二百四十里北至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治二百里東北至保定府完縣治二百二十里至易州廣昌縣治二百里

欒城 府南六十里東南至趙州寧晉縣治七十五里南少東至趙州治三十九里西南至元氏縣治四十里東北至藁城縣治四十里

行唐 府西北七十里東至新樂縣治四十五里西南至靈壽縣治四十五里西北至阜平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定州治九十里北少東至定州曲陽縣

帆十四

六

治四十五里

靈壽 府西北五十里西至平山縣治五十里北少西至阜平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定州治一百二十里

平山 府西少北七十里西至山西平定州孟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山西代州五臺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靈壽縣治二十三里北至阜平縣治九十里

元氏 府西南九十里東至趙州治四十里東南至

趙州高邑縣治三十五里南至臨城縣治八十五里西南至贊皇縣治三十五里西北至獲鹿縣治九十

里
贊皇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趙州高邑縣治四
十五里西至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治二百里東南至
趙州臨城縣治四十五里西北至井涇縣治一百六
十里
晉州 府東少南九十里東至深州治九十里東南
至保定府東鹿縣治七十里至冀州新河縣治一百
二十里南少西至趙州寧晉縣治八十里西南至藁
城縣治四十里西北至無極縣治三十五里東北至
保定府祁州治一百里東北至定州深澤縣治四十
里

帆十四

七

無極 府東少北七十里東至定州深澤縣治四十
里西南至藁城縣治三十五里西北至新樂縣治六
十里北至定州治九十里東北至保定府祁州治九
十里
藁城 府東南六十里東南至冀州新河縣治一百
四十里南至趙州寧晉縣治七十里西南至趙州治
六十里東北至定州深澤縣治九十里
新樂 府東北九十里東至保定府祁州治一百里
東南至定州深澤縣治一百里南至藁城縣治八十
里西北至定州曲陽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定州治五
十里至保定府唐縣治一百八里

順德府 東西距三百八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東
至廣平府威縣治二百四十里西至山西遼州和順縣
治二百三十三里南至廣平府邯鄲縣治一百十五里北
至趙州臨城縣治一百五里東南至廣平府雞澤縣治
八十里西南至遼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冀州新河
縣治二百里西北至正定府贊皇縣治一百六十里
領縣九

邢臺 郭下

沙河 府南三十五里東南至廣平府永年縣治七
十里南至邯鄲縣治八十里西南至河南彰德府武
安縣治八十里西北至山西遼州治二百里

帆十四

六

南和 府東少南四十里東至平鄉縣治四十里南
至廣平府永年縣治七十里東南至雞澤縣治四十
里西南至沙河縣治四十里東北至鉅鹿縣治九十
里西北至內邱縣治九十里
平鄉 府東少南八十里東至廣平府威縣治六十
里南少西至雞澤縣治二十里東北至廣宗縣治四
十里西北至任縣治五十里
廣宗 府東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廣平府威縣治二
十五里至山東臨清州治七十里南至邱縣治七十
里西南至廣平府曲周縣治八十三里東北至冀州
南宮縣治七十里西北至鉅鹿縣治三十五里

鉅鹿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廣平府威縣治
 七十里南少西至平鄉縣治六十里西南至任縣治
 七十里東北至冀州南宮縣治六十里西北至趙州
 隆平縣治六十里西少北至唐山縣治六十里
 唐山 府東北八十五里南至任縣治五十里西少
 南至內邱縣治五十里東北至趙州隆平縣治二十
 里北至栢鄉縣治西北至臨城縣治俱三十五里
 內邱 府北六十里東南至任縣治六十里東北至
 趙州栢鄉縣治六十里北至趙州臨城縣治四十五
 里西北至山西樂平縣治三百里
 任 府東北三十五里南少東至南和縣治三十里

帆十四

五

東南至廣平府雞澤縣治七十里西南至沙河縣治
 六十里東北至趙州隆平縣治六十里
 廣平府 東西距一百七十里南北距一百三十三里
 東至山東臨清州邱縣治九十里西至河南彰德府武
 安縣治九十五里南少西至彰德府臨漳縣治八十五
 里北至順德府南和縣治七十里東南至大名府治一
 百二十里西南至彰德府林縣治三百里東北至順德
 府廣宗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順德府治九十里
 領州一縣九
 永年 郭下
 曲周 府東北四十里東南至山東臨清州邱縣治

六十里至東昌府館陶縣治九十里西南至肥鄉縣
 治五十里東北至威縣治七十里至順德府廣宗縣
 治八十三里西北至雞澤縣治三十五里北少西至
 順德府平鄉縣治五十里東至山東臨清州治九十
 里
 肥鄉 府東南三十五里東至山東東昌府館陶縣
 治七十里西至邯鄲縣治五十里南少東至大名府
 廢魏縣治四十里
 雞澤 府東北六十里北少東至順德府平鄉縣治
 二十里東北至廣宗縣治六十里西北至南和縣治
 四十里

帆十四

五

廣平 府東南六十里東至山東東昌府冠縣治七
 十里東南至大名府元城縣治六十里西南至成安
 縣治三十里西南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治六十里
 東北至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治七十里至臨清州邱
 縣治九十里西北至肥鄉縣治三十里北至曲周縣
 治七十里
 邯鄲 府西南五十里東南至成安縣治五十里東
 南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治七十里西南至磁州治
 七十里西北至彰德府武安縣治六十五里
 成安 府南六十里東南至大名府廢魏縣治六十
 里西南至彰德府臨漳縣治二十五里東北至肥鄉

縣治三十里西北至彰德府武安縣治一百十五里
威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南少東至山東東昌府館
陶縣治六十里南少西至大名府治一百二十里西
南至雞澤縣治六十里西至順德府平鄉縣治六十
里東北至清河縣治七十里北少東至冀州南宮縣
治九十里北少西至新河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
順德府廣宗縣治二十五里南少西至山東臨清州
邱縣治五十里

清河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至山東臨清州夏津
縣治七十里西至順德府廣宗縣治八十里東南至
山東臨清州治五十里西南至曲周縣治一百四十

帆十四

三

里至東昌府館陶縣治九十里東北至臨清州武城
縣治五十里西北至冀州南宮縣治九十里北至冀
州衡水縣治一百三十里至棗強縣治一百里西北
至冀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臨清州邱縣治一百
十里

磁州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成安縣治七十里
南至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治七十里東南至彰德府
臨漳縣治六十五里西南至彰德府林縣治一百八
十里西北至彰德府武安縣治九十里西少北至涉
縣治一百六十里西至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治二百
二十里

大名府 東西距一百二十里南北距三百六十里東
至山東東昌府莘縣治一百里西至河南彰德府臨漳
縣治一百三十里南至河南開封府舊儀封縣治三百
十里北至山東臨清州邱縣治九十里東南至山東曹
州府定陶縣治三百二十里至朝城縣治九十里西南
至彰德府內黃縣治九十里東北至臨清州治一百五
十里至東昌府冠縣治六十里西北至廣平府成安縣
治八十里 領州一縣六

大名 郭下舊在府南少東八里乾隆二十二年以
漳水爲害移入府城
元城 郭下

帆十四

三

南樂 府東南五十里東至山東曹州府朝城縣治
七十里東南至曹州府觀城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河
南彰德府內黃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山東東昌府冠
縣治一百十里西北至廢魏縣治九十里

清豐 府南九十里東至曹州府觀城縣治五十里
西至彰德府內黃縣治四十里東南至曹州府濮州
治六十里西南至開州治四十五里東北至南樂縣
治四十里西北至魏縣治九十里
東明 府南二百二十里東至山東曹州府荷澤縣
治六十里南至河南開封府舊儀封縣治九十里東
南至曹州府定陶縣治一百里西南至開封府舊蘭

陽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曹州府濮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衛輝府濬縣治一百四十里
開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東至山東曹州府濮州治七十里西少南至河南衛輝府濬縣治九十里東南至東明縣治九十里至曹州府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衛輝府滑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曹州府朝城縣治九十四里西北至彰德府內黃縣治六十里
長垣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東少北至東明縣治七十里西至衛輝府廢胙城縣治九十里南至開封府舊蘭陽縣治九十里東南至開封府舊儀封縣治一百里至歸德府考城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開封

帆十四

三

府封邱縣治六十里東北至開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衛輝府滑縣治九十里
宣化府 東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七十五里東南至順天府昌平州治三百里南至易州紫荆關四百七十里西南至山西大同府廣靈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獨石口三百十里自獨石口東北至上都牧廠之博羅城一百四十五里自博羅城東北至古桓州城九十里自桓州城東北至古上都開平城四十里西北至張家口六十里自張家口北至鑲黃等四旗牧廠一百里自牧廠西至古興和城二十里北至邊界六十五里自界北至太僕寺左翼牧廠一百十里 領州三縣

七

宣化 郭下
赤城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東至龍門所三十里自所東至滴水崖堡五十里東北至鎮安堡五十里北至雲州堡三十里西北至馬營堡六十里東南至延慶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龍門縣治六十里東北由獨石口路至多倫諾爾廳治四百六十里
萬全 府西北八十里北至膳房堡二十里自堡西北至古興和城一百里西少南至西陽河堡一百里西南至懷安縣治九十里西少北至洗馬林堡七十里自洗馬林堡東北至新河口堡四十里自洗馬林

帆十四

三

堡西南至西陽河堡三十里自興和古城東北至鑲黃等四旗牧廠二十里
龍門 府東北一百十里東南至懷來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保安州治一百二十里東至雕鄂四十五里東南至長安嶺堡九十里西北至葛峪堡八十里自堡西北至張家口六十里
懷來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東至延慶州治六十五里東南至順天府昌平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蔚州治二百五十里南至沿河口一百三十里自沿河口東南至宛平縣治二百里
蔚州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東南至易州廣昌縣治

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保安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西寧縣治九十里西至大同府廣靈縣治六十里

西寧 府西南二百里東至故順聖東城六十里南至山西大同府廣靈縣治八十里東北至懷安縣治九十里西北至大同府天鎮縣治六十里西至大同府大同縣治二百二十里

懷安 府西少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故萬全左衛城六十里西至大同府天鎮縣治六十里北至柴溝堡五十里自堡東北至萬全縣治四十里西北至李信屯堡三十里自堡西北至天鎮縣永嘉堡十里自

帳十四

五

李信屯堡西北至威寧海子一百八十里自威寧海子北至正黃旗察哈爾所駐山八十里自威寧海子西南至太僕寺右翼牧廠六十里
延慶州 府東南二百里東至四海治堡百里南至八達嶺三十三里自嶺東南至順天府昌平州治六十四里西北至赤城縣治一百里
保安州 府南少東六十里東至懷來縣治六十五里東北至赤城縣治一百八十里西至深井堡四十五里自堡西南至順聖東城八十里東南至天門關口一百里與房山縣接界西南至馬水口一百六十里與涑水縣接界

遵化州 東西距一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二十里東至永平府遷安縣治一百五十里西至順天府薊州治一百二十里南至海三百里北至羅文谷關十八里東南至永平府灤州治三百三十一里西南至順天府寶坻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喜峯口關七十里自關東北至松亭古關一百二十里自松亭關東北至承德府平泉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馬蘭谷六十里 領縣二

玉田 州西南九十里東至永平府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薊州治八十里東南至開平城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寶坻縣治九十里

帳十四

五

豐潤 州東南九十一里東至永平府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北至玉田縣治八十里南至海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永平府樂亭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順天府寶坻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永平府遷安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順天府薊州治一百六十里
易州 東西距二百八十里南北距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順天府涿州治一百三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保定府安肅縣治九十里西南至保定府完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宣化府蔚州治三百里東北至順天府房山縣治一百四十里東至保定府興縣治六十里 領縣二

涿水 州東北四十里東至涿州治九十里東南至定興縣治三十里至新城縣治六十里西北至馬水口二百里自口北至宣化府保安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房山縣治一百里

廣昌 州西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治九十里東南至保定府唐縣治二百里西南至正定府阜平縣治二百里東北至宣化府保安州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蔚州治一百三十里南至定州曲陽縣治二百十里東北至紫荆關一百里

冀州 東西距二百十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東少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治九十里西至趙州寧晉縣治一百

帆十四

二十里西少南至趙州隆平縣治一百二十里北至深州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山東臨清州武城縣治九十五里南少東至廣平府清河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順德府鉅鹿縣治八十里東北至河間府阜城縣治一百八里西北至保定府東鹿縣治七十五里領縣五南宮 州南少西六十里東至山東臨清州武城縣治一百一十五里東南至廣平府清河縣治九十里南少西至廣平府威縣治九十里西南至順德府鉅鹿縣治六十里西少北至趙州隆平縣治一百里西北至趙州柏鄉縣治一百三十五里西北至新河縣治四十五里東北至棗強縣治九十里

新河 州西少南六十里南少東至廣平府威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順德府鉅鹿縣治八十里西至趙州寧晉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正定府晉州治一百二十里北至保定府東鹿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衡水縣治一百里

棗強 州東少南六十里東至河間府故城縣治六十五里東南至山東臨清州武城縣治七十里東北至河間府景州治一百二十五里南少西至廣平府清河縣治一百里南至臨清州治一百三十里

武邑 州東北九十里東南至河間府景州治八十里至山東濟南府德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棗強

帆十四

縣治七十里東北至河間府阜城縣治五十里北至深州武強縣治四十里西北至深州治六十里衡水 州東北四十里東少北至武邑縣治四十里東南至棗強縣治五十里南至廣平府清河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正定府晉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保定府東鹿縣治一百里北至深州治七十里東北至深州武強縣治七十里東至山東濟南府德州治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治一百一十五里趙州 東西距一百五里南北距一百二里東少南至冀州新河縣治一百里西至正定府元氏縣治四十里南少西至順德府唐山縣治一百里北少西至正定府

樂城縣治三十九里東南至順德府鉅鹿縣治一百八十五里西南至順德府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正定府藁城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正定府獲鹿縣治一百十里領縣五

栢鄉 州南六十里東南至隆平縣治三十五里西南至臨城縣治四十一里東北至寧晉縣治五十里西北至高邑縣治二十五里南至順德府唐山縣治三十五里

隆平 州南少東九十里東少北至冀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冀州南宮縣治一百里東南至順德府鉅鹿縣治六十里西南至唐山縣治二十里北少

帆十四

東至寧晉縣治七十五里東北至冀州新河縣治九十里

高邑 州西北五十里東至寧晉縣治七十里西至正定府贊皇縣治四十五里東南至順德府唐山縣治六十里西北至元氏縣治三十五里東北至正定府欒城縣治七十里

臨城 州西南九十里南至順德府內邱縣治四十五里北至正定府元氏縣治八十五里西至太行山九十里西北至正定府贊皇縣治四十五里東南至順德府唐山縣治三十五里東北至高邑縣治五十里

寧晉 州東少南四十里東至冀州新河縣治六十里東少南至冀州南宮縣治一百里北至正定府藁城縣治七十里北少東至正定府晉州治八十里東北至保定府東鹿縣治七十里

深州 東西距一百二十三里南北距一百一十五里東至河間府交河縣治九十里西至正定府晉州治九十里南至冀州衡水縣治七十里北至保定府蠡縣治八十七里東南至冀州武邑縣治六十里西南至保定府東鹿縣治六十五里東北至河間府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定州深澤縣治七十里 領縣三

帆十四

南至冀州武邑縣治四十里東南至河間府阜城縣治六十里西南至冀州衡水縣治七十里東北至河間府獻縣治六十里西至正定府晉州治一百六十里

饒陽 州東北六十里東至河間府獻縣治六十里北至河間府肅寧縣治六十五里東南至武強縣治六十里西南至正定府晉州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河間府治九十里西北至保定府蠡縣治七十里 安平 州北五十里東至饒陽縣治三十七里西至定州深澤縣治六十三里北至保定府蠡縣治三十七里東南至武強縣治九十里西南至保定府東鹿

縣治一百十里至正定府晉州治九十里東北至河
間府肅寧縣治八十里西北至保定府博野縣治五
十里至祁州治六十里

定州 東西距一百三十里南北距九十里東至保定
府祁州治七十里南至正定府無極縣治九十里東北
至保定府望都縣治六十里東南至保定府東鹿縣治
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正定府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正
定府阜平縣治一百八十里 領縣二

曲陽 州西北六十里東北至保定府唐縣治六十
里南少西至正定府行唐縣治四十五里東南至正
定府新樂縣治六十里西北至阜平縣治一百二十

帆十四

三

里北至唐縣軍城鎮八十里自軍城鎮北至易州廣
昌縣倒馬關六十里

深澤 州東南九十里東至深州安平縣治六十三
里西至正定府無極縣治四十里西南至正定府晉
州治四十里東北至保定府祁州治六十里東南至
東鹿縣治一百里東南至深州治七十里

張家口廳 東南至宣化府治六十里西南至萬全縣
治二十里東北至太僕寺左翼牧廠一百四十里自牧
廠東北至正白旗察哈爾二百三十里北至鑲黃等四
旗牧廠一百里自牧廠北至鑲黃旗察哈爾二百四十
里西北至正黃等四旗牧廠二百里自牧廠西至正黃

旗察哈爾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太僕寺右翼牧廠三
百里自牧廠西北至正紅旗察哈爾六十里

獨石口廳 東南至外遂黑河四十五里至古北口七
百里西南至赤城縣治一百里東北至上都牧廠一百
四十五里自牧廠西北至鑲白旗察哈爾一百里自牧
廠北至正藍旗察哈爾二百十五里西北至正白旗察
哈爾二百九十里東至承德府豐寧縣治三百五十里
東南至灤平縣治五百四十里

多倫諾爾廳 東南至承德府豐寧縣治二百四十里
南少東至古北口四百七十里西南至獨石廳治二百
八十里東北至克什克騰旗駐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正

帆十四

三

藍旗察哈爾一百六十里西南至上都牧廠一百三十
里西至金桓州城一百里西少北至元桓州城九十里
北少西至上都開平城七十里

外集九

地道記二

盛京將軍

奉天府 東西距二百餘里南北距九百九十餘里東至薩爾護城一百四十里西至錦州府廣寧縣治三百三十里南至海七百三十里北少西至法庫邊門二百八十里自邊北至科爾沁左翼後旗駐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鎮江堡五百四十餘里與高麗界西南至梁房口關三百十里東北至威遠堡邊門二百三十里自威遠

帆十五

嘉業堂校刊

堡東北至吉林城五百四十里西北至彰武臺邊門四百里自邊北至楊柳木牧廠五十里 府尹與將軍同治府尹領府二將軍領城十四 奉天府領廳四州二縣六

承德 郭下

新民廳 府西一百三十里東南至遼陽州治二百二十里南少西至牛莊城二百三十里西至錦州府廣寧縣治二百里西北至楊柳木牧廠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鐵嶺縣治二百四十里

遼陽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東至馬根單堡一百五十里自堡東至興京城一百九十里西至錦州府

錦縣治五百里南少東至岫巖城三百里東少南至襄陽堡四百餘里東北至鳳凰城三百五十里西南至牛莊城二百八十里東北至撫順城二百里西北至廣寧縣治四百二十里

海城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東南至析木城四十里西南至耀州故城六十里西北至古爐州城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沙河堡九十里自沙河堡東北至遼陽州治三十里

蓋平 府西南三百六十里東少南至岫巖廳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畢里河一百九十里西至海十五里西北至梁房口關九十里東北至海城縣治一百

帆十五

三十里

開原 府東北二百里東北至威遠堡三十里自堡東北至吉林城五百三十五里東南至英額邊門二百十里南至撫順城一百七十里西至法庫邊門一百里西北至科爾沁左翼後旗駐二百二十里西北至科爾沁左翼中旗駐四百五十里東南至興京三百里東至尙陽堡四十里自堡東至哈達城七十里

鐵嶺 府北少東一百三十里東北至開原縣治八十里東南至撫順城一百里南至懿路城六十里西至廢雙州城六十里西北至科爾沁左翼後旗駐二

百五十里

復州 府西南五百四十里東至得利羸城八十里

西至海四十里西南渡海至長興島四十里西北渡

海至老鴉島四十里東北至蓋平縣治一百八十里

寧海 府西南七百二十里東至蓮花島三十里東

至皮島七百餘里南至三山島七十里西至杏園島

十里北至河口島三十五里東南至長行島百餘里

西南至雙島一百四十五里東北至青山島一百里

西北至鹿島三十里北至復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南

至旅順海口一百二十里自旅順口出海南望山東

蓬萊水程二百五十里西望直隸天津千里東北至

帆十五

鴨綠江口八百餘里

岫巖廳 府南四百二十里東少北至鳳凰城一百

三十里西至熊岳城二百十里南至海二百里東北

至驍河邊門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海城縣治一百八

十里

昌圖廳 府東北三百里南至開原縣治百里北少

東至郭爾羅斯前旗駐四百二十里西少南至科爾

沁左翼後旗駐二百里西北至科爾沁左翼中旗駐

四百里東北至黑爾蘇邊門二百二十里自邊門東

至吉林烏刺城四百六十七里東北至長春廳治三

百八十里

興京 西北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北至納綠窩集二

百二十里自納綠窩集東北至吉林烏刺城五百四十

九里西北至開原縣治三百里西南至鳳凰城三百七

十里東至湖淪嶺四十里自嶺東北至吉林烏刺城六

百八十三里西至馬根單堡一百九十里自堡西至遼

陽州治一百五十里北至長春廳治六百里

鳳凰城 西北距 盛京五百十里南至海二百里北

至清河城二百二十里西南至黃骨島堡三百五十五

里東北至 興京城三百七十里東南至鎮江堡一百

二十里自鎮江堡東南渡海至西彌島四十里自西彌

島東南至朝鮮義州一百六十里

帆十五

牛莊城 東北距 盛京二百八十里東少南至海城

縣治四十里東南至鳳凰城五百七十里南至蓋平縣

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海一百里西北至沙嶺驛八十

里自沙嶺驛西北至廣寧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遼

陽州治一百六十里

熊岳城 東北距 盛京四百二十里東北至蓋平縣

治六十里西南至永寧監城六十里自監城西南至復

州治六十里西至海十五里

錦州府 東距 盛京四百九十里東西距五百三十

里南北距一百八十里東至奉天府遼陽州治五百里

西至喀刺沁左翼旗駐三百二十里南至海四十里北

少東至土默特左翼旗駐二百七十里東南至奉天府
海城縣治四百十里西南至山海關三百一十二里東北
至楊柳木牧廠三百八十里自牧廠東北至科爾沁左
翼前旗駐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承德府朝陽縣治一百
七十里自朝陽縣西至故大寧城三百里 領州二縣

錦 郭下

寧遠州 府西南一百十里東南至海十五里西南
至山海關二百里東北至土默特左翼旗駐三百八
十里西北至喀刺沁左翼旗駐二百五十里北至朝
陽縣治二百六十里自朝陽縣東至土默特右翼旗

帆十五

駐五十里

廣寧 府東北一百六十里西至土默特右翼旗駐
二百三十里北至土默特左翼旗駐一百三十里東
北至楊柳木牧廠二百二十里東至奉天府承德縣
治三百三十里東南至海城縣治二百五十里南至
海九十里
義州 府北九十里東至廣寧縣治一百里西至土
默特右翼旗駐一百三十里自右翼旗西至朝陽縣
治五十里西南至喀刺沁左翼旗駐三百八十里北
至柰曼旗駐三百五十里西北至敖漢旗駐四百二
十里東北至土默特右翼旗駐二百二十里

吉林將軍

吉林烏刺一名船廠 東至海三千七百里西至奉天
府昌圖廳治六百八十七里南至鴨綠江九百七十七
里北至費克圖河入混同江處六百八十里東南至海
一千七百里西南至鳳凰城一千一百四十里東北至
海三千八百里西北至郭爾羅斯後旗駐七百三十五
里西南至 盛京八百四十五里 將軍駐領城八廳

帆十五

六

寧古塔 西少南距吉林城六百五十五里東至海三
千里西南至俄莫賀索落站二百九十里自站西踰色
奇窩集至推屯站一百二十里自推屯站西至吉林城
二百四十五里南至艾丹城四百里南少東至土門江
與朝鮮界六百里北至混同江六百里與黑龍江將軍
界東南至土門江入海處約千里西南至俄多里城二
百三十里東北至海三千餘里西北至必爾漢窩集二
百二十里西與吉林東北二百五十五里之賀倫窩集
接東南至興凱湖即古鏡泊七百里西南至金上京會
寧城六十里 副都統駐
打牲烏刺 東南距吉林城七十里東南至俄多里城
四百二十里西南至葉赫城五百三十五里自葉赫城
西南至奉天府開原縣治七十里東北至西蘭窩集一
百四十里西北至法忒哈站八十五里自法忒哈站西

北至伯都納城三百三十五里西至伊通河一百七十里
總管駐

伯都納 東南距吉林城五百二十五里西南至郭爾羅斯前旗駐二百七十里西北至郭爾羅斯後旗駐二百十里西少北至科爾沁右翼後旗駐三百二十里東北至呼蘭三百八十里北少西至墨爾根城九百里西北至齊齊哈爾城五百六十里東南至巴延俄佛落邊門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松花江東岸四十里 副都統駐

拉林 東南距吉林城五百里東北至阿爾楚喀城一百三十里西南至伯都納城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呼蘭

帆十五

二百里西北至郭爾羅斯後旗駐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小白山四百八十里 副都統駐

阿勒楚喀 南距吉林城六百里北少東至木兒昆城七十里北少西至呼蘭一百七十里東南至寧古塔城七百里西北至郭爾羅斯後旗駐四百里北至黑龍江城約千里西北至齊齊哈爾城七百里 副都統駐

三姓 西南距吉林城九百三十六里西少南至阿勒楚喀城五百六十里南至寧古塔城六百里西北至黑龍江城約千里東北至混同江合黑龍江處約六百里自合黑龍江文東北至合烏蘇里江處約四百里又東北至入海處約千餘里西少北至呼蘭六百里東至佛

楞窩集六百餘里 副都統駐

琿春 西北距吉林城千二百里東至海二百八十里西至土門江五十里南至海一百二十里北至佛思恆山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興凱湖四百三十里西北至寧古塔城五百五十里 協領駐

長春廳 東距吉林城二百里南至伊通邊門十五里西南至奉天府昌圖廳治三百八十里西至科爾沁左翼中旗駐五百里西北至郭爾羅斯前旗駐三百里東少北至打牲烏刺城二百六十里南至興京城六百里 黑龍江將軍

帆十五

齊齊哈爾 將軍駐東西距三千一百里南北距四千里東至黑龍江合混同江處一千五百里西至喀爾喀車臣汗左翼前旗駐九百里南至杜爾伯特旗駐百里北至俄羅斯界三千五百里南轉東南至伯都納城五百六十里東南至阿勒楚喀城七百里西南至札賴特旗駐三百二十里東北至吉林所管界三千六百里西北至俄羅斯界二千里 將軍領城六

黑龍江 西南距齊齊哈爾城八百五十里東南至三姓城約千餘里西北至尼布楚城二千二百里南至阿勒楚喀城千里東北至外興安嶺二千五百里西南至盛京二千六百八十里 副都統駐

呼蘭 西北距齊齊哈爾城五百二十里東少南至三

姓城六百里西南札賴特旗駐六百四十里南少東至
阿勒楚喀城一百七十里北至黑龍江城八百六十里
西南至伯都納城三百八十里西少南至郭爾羅斯後
旗駐三百七十里 城未建

布特哈 南距齊齊哈爾城四百里東少北至墨爾根
城八十里東南至呼蘭八百五十里西南至車臣汗左
翼前旗駐一千三百里東北至黑龍江城四百五十里
城未建

墨爾根 西南距齊齊哈爾城四百八十里南至郭爾
羅斯後旗駐八百里東南至呼蘭八百二十里東北至
黑龍江城四百里 副都統駐

帆十五

九

呼倫貝爾 東南距齊齊哈爾城九百六十里東少北
至黑龍江城一千三百里東少南至布特哈九百里西
至車臣汗中前旗駐四百五十里南至車臣汗左翼前
旗駐五百里西南至左翼後末旗駐五百六十里

外集十

地道記三

山東

濟南府 巡撫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三百六十里
 南北距二百八十里東至青州府臨淄縣治二百八十
 五里西至東昌府博平縣治三百八十里南少東至泰
 安府治一百八十里北至直隸河間府寧津縣治二百
 八十五里東南至青州府博山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
 至泰安府平陰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武定府治二

帆十本

嘉業堂校刊

百四十里西北至河間府景州治三百二十里 領州
 一縣十五

歷城 郭下

章邱 府東少北一百十里東少北至鄒平縣治六
 十里南少東至泰安府萊蕪縣治一百八十里北至
 齊東縣治八十里東南至淄川縣治一百二十里東
 北至武定府青城縣治一百里西北至濟陽縣治七
 十二里

鄒平 府東北一百六十五里東至長山縣治二十
 五里東南至淄川縣治九十四里北至武定府青城
 縣治七十二里東北至青州府高苑縣治一百十里

西北至齊東縣治八十里

淄川 府東二百二十里東至青州府益都縣治一
 百二十里東南至青州府博山縣治四十里西南至
 泰安府萊蕪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長山縣治七
 十里東北至青州府臨淄縣治一百里北至高苑縣
 治一百十里
 長山 府東北一百九十里東至青州府臨淄縣治
 七十五里東南至益都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青
 州府博興縣治九十里西北至齊東縣治九十里至
 武定府青城縣治九十里東北至青州府高苑縣治
 五十五里

帆十六

一

新城 府東北二百十六里東南至青州府臨淄縣
 治七十五里西南至長山縣治二十六里北少東至
 高苑縣治三十里東北至青州府博興縣治六十五
 里西北至武定府青城縣治七十五里南至淄川縣
 治八十里
 齊河 府西四十里南少西至長清縣治三十里北
 少西至禹城縣治七十里西至東昌府博平縣治一
 百四十里西南至東昌府茌平縣治一百二十里西
 北至東昌府高唐州治一百十里
 齊東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東至武定府青城縣治
 三十三里南至章邱縣治八十里北至武定府治九

十一里西南至濟陽縣治八十里西北至武定府商河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武定府濱州治一百二十里濟陽府東北七十里西至禹城縣治百里北至武定府商河縣治九十里西南至商河縣治西北至臨邑縣治皆百里東北至武定府治一百五十里德州府西北二百六十里東至德平縣治一百五十里西至直隸冀州衡水縣治一百十里南至東昌府恩縣治七十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景州治五十五里東南至平原縣治七十里西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治三十五里東北至河間府吳橋縣治四十五里西北至冀州武邑縣治一百二十里

帳十六

德平府北二百五里東至武定府惠民縣治一百七十里北至直隸河間府寧津縣治八十里東南至武定府商河縣治五十五里東北至武定府樂陵縣治八十里西北至河間府吳橋縣治七十里禹城府西北一百十里西至臨清州夏津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東昌府高唐州治百里西北至東昌府恩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武定府商河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南至章邱縣治二百十里臨邑府北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武定府商河縣治六十里北至德平縣治六十五里西南至禹城縣治八十五里北少西至直隸河間府吳橋縣治一百

三十里東北至武定府樂陵縣治一百四十里南少西至齊河縣治一百二十里

平原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東至臨邑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至臨清州武城縣治九十里南至泰安府平陰縣治三百里東南至禹城縣治七十里至商河縣治一百四十里南少西至高唐州治八十里西南至臨清州夏津縣治九十里西少南至東昌府恩縣治二十七里

帳十六

陵府西北二百里東至武定府商河縣治一百二十里西至直隸河間府故城縣治九十里北至河間府吳橋縣治八十里東南至臨邑縣治五十五里西一南至平原縣治四十五里東北至德平縣治西北至德州治皆七十里長清府西南七十里東南至泰安府泰安縣治二百五十里南至泰安府肥城縣治九十里西南至泰安府平陰縣治九十里西至東昌府茌平縣治九十里西少北至東昌府博平縣治一百十里西北至東昌府高唐州治一百十里西北至平原縣治二百七十里泰安府東西距四百三十里南北距一百七十里東至臨沂沂水兩縣界大峴山三百四十里西至兗州府陽穀縣治二百八十里南至曲阜縣治一百四十里北

少西至濟南府歷城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沂州府
蒙陰縣治二百十里西南至兗州府寧陽縣治一百五
里東北至濟南府淄川縣治二百三十里至青州府博
山縣治三百十里西北至東昌府茌平縣治二百七十
里 領州一縣六

泰安 郭下

東平州 府西少南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肥城縣
治七十里西至兗州府陽穀縣治一百四十里南至
濟寧州嘉祥縣治一百四十五里東南至兗州府寧
陽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曹州府鄆城縣治一百
里東北至濟南府長清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東

帳十六

五

昌府莘縣治一百七十里

東阿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東少北至平陰縣治三
十五里西至東昌府莘縣治一百里北至茌平縣治
一百里東南至東平州治七十里西南至兗州府壽
張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濟南府長清縣治一百二十
五里西北至東昌府聊城縣治一百三十五里
平陰 府西北一百九十里東南至兗州府寧陽縣
治一百七十五里西南至東平州治一百里東北至
濟南府長清縣治九十里西北至東昌府茌平縣治
八十里北至平原縣治三百里
新泰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沂州府蒙陰縣

治六十里西南至兗州府泗水縣治一百三十里東
北踰山至青州府臨朐縣治三百里北少西至萊蕪
縣治九十里南至兗州府嶧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踰
山至濟南府鄒平縣治二百九十里南少東至沂州
府費縣治一百六十里西至兗州府寧陽縣治二百
二十里

萊蕪 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大峴山二百一十里
自山東出至安邱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沂州府
蒙陰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兗州府泗水縣治一
百六十里東北至青州府博山縣治九十里北少西
至濟南府章邱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濟南府淄

帳十六

六

川縣治一百二十里

肥城 府西七十里東南至兗州府寧陽縣治九十
里西南至汶上縣治一百十里東北至濟南府歷城
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平陰縣治七十五里北至
濟南府長清縣治九十里

武定府 東西距二百八十里南北距二百七十里東
至海二百二十里西至濟南府德平縣治一百七十里
南至濟南府齊東縣治九十一里北至海一百九十里
東南至青州府博興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濟南府
臨邑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海二百十里西北至直
隸天津府南皮縣治二百十里 領州一縣九

惠民 郭下

陽信 府北少東四十里東少北至霑化縣治五十

里東南至濱州治七十里西南至商河縣治一百二

十五里西北至樂陵縣治八十五里東北至海豐縣

治二十里北至直隸天津府慶雲縣治七十里

海豐 府東北六十里東至海一百六十里西至直

隸天津府慶雲縣治四十三里北至大沽海口一百

五十里西北至天津府鹽山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

至樂陵縣治七十里

樂陵 府西北九十里西至直隸河間府寧津縣治

九十里西南至濟南府德平縣治八十里西北至直

帆十六

隸天津府南皮縣治一百二十里北至天津府鹽山

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天津府慶雲縣治四十五里

濱州 府東九十里東至海九十里東南至青州府

博興縣治八十里南至青州府高苑縣治九十五里

西南至濟南府齊東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商

河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海豐縣治九十里

利津 府東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海一百二十里東

南至青州府樂安縣治一百四十里南少西至青州

府博興縣治七十五里西南至蒲臺縣治六十里西

至濱州治六十里西北至霑化縣治一百二十里

霑化 府東北七十里東南至濱州治六十里南少

西至青城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海豐縣治五十

里東北至海一百四十里

蒲臺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青州府博興縣

治五十里西南至青州府高苑縣治六十五里西至

商河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濱州治三十里西南

至青城縣治一百五里

青城 府東南六十里東至青州府高苑縣治六十

里西至濟南府齊東縣治三十三里南至濟南府鄒

平縣治七十二里北至海豐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

至濟南府長山縣治九十里西南至濟南府章邱縣

帆十六

治一百里東北至濱州治九十里

商河 府西南九十里西至濟南府臨邑縣治六十

里南至濟南府濟陽縣治九十里北至樂陵縣治一

百一十里東南至濟南府齊東縣治九十里西南至

濟南府章邱縣治一百里西北至濟南府德平縣治

五十五里

兗州府 東少北至沂州府蒙陰縣治二百十里西至

曹州府鄆城縣治二百里南少西至江蘇徐州府沛縣

治二百二十里北少西至泰安府肥城縣治一百四十

五里東南至沂州府費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濟寧

州治六十里東北至泰安府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東

昌府莘縣治三百五十里 領縣十

滋陽 郭下

曲阜 府東三十里東少北至沂州府蒙陰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沂州府費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泰安府萊蕪縣治二百二十里北至泰安府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濟寧州治九十里南至鄒縣治四十五里南少東至滕縣治一百十里

寧陽 府北五十里東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二百二十里西至東昌府范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少南至汶上縣治六十里北少西至泰安府肥城縣治九十里東南至曲阜縣治六十里西南至濟寧州治九十里東北至泰安縣治一百五里西北至東平州治一百

帆十六

二十里

鄒 府東南五十里東南至沂州府費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濟寧州魚臺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沂州府蒙陰縣治二百十里西北至曹州府鄆城縣治二百五十里西至濟寧州治七十五里

泗水 府東少北九十里東至沂州府蒙陰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曲阜縣治六十里東南至沂州府費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鄒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泰安府萊蕪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寧陽縣治九十里東少北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一百三十里南少西至江蘇徐州府銅山縣治三百八十里北少西

至泰安府泰安縣治一百十里

滕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東至沂州府蘭山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少北至沂州府費縣治一百八十里西至濟寧州魚臺縣治一百六十里南至江蘇徐州府銅山縣治二百里北少東至泗水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嶧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徐州府沛縣治一百二十里至豐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沂州府蒙陰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濟寧州治一百六十五里至鄒縣治九十里

帆十六

十

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南至徐州府邳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徐州府銅山縣治一百四十五里東北至費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泗水縣治二百四十里至曲阜縣治二百六十里汶上 府西北九十里東南至鄒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濟寧州嘉祥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泰安府泰安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泰安府東平州治六十里南少東至濟寧州治九十里東北至肥城縣治一百十里西至曹州府鄆城縣治一百十里陽穀 府西北三百里東至泰安府東平縣治一百四十里西至曹州府朝城縣治四十五里北少東至

東昌府堂邑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莘縣治五十里東南至曹州府鄆城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范縣治四十里東北至東昌府聊城縣治一百里西北至冠縣治一百三十里

壽張 府西北二百七十里東至泰安府東平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曹州府范縣治五十里南至鄆城縣治一百里北至東昌府聊城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汶上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曹州府濮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泰安府東阿縣治九十里西北至陽穀縣治三十里

帳十六

十一

沂州府 東西距五百二十里南北距五百十里東至海三百里西至兗州府滕縣治二百四十里南至江蘇徐州府宿遷縣治三百里北至青州府益都縣治四百十五里東南至江蘇海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兗州府嶧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二百六十里 領州一縣六

蘭山 郭下

郯城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江蘇海州治一百二十里西至兗州府嶧縣治一百八十里南至徐州府宿遷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海州沐陽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徐州府邳州治一百六十里

東北至海州贛榆縣一百八十里

費 府西北九十里東南至郯城縣治一百九十里南少東至徐州府邳州治三百七十里西南至兗州府嶧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少南至滕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鄒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泗水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曲阜縣治二百五十里北少西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一百六十里北至蒙陰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沂水縣治二百里

帳十六

十一

莒州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沂水縣治七十里東北至青州府安邱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臨朐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海州贛榆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費縣治二百里西南至郯城縣治二百十里北至萊州府濰縣治二百四十里

沂水 府東北一百六十里東少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北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一百八十里北至沂山一百十里自山北至青州府臨朐縣治九十里北少東至大峴山一百二十里自山北少西至臨朐縣治一百五里北少東至昌樂縣治二百七十里北少西至益都縣治二百五十五里東北至安邱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踰山至博山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郯城縣治二百八十里

蒙陰 府西北三百里東至沂水縣治一百二十里
西至兗州府泗水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鄒城縣
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兗州府滕縣治二百六十里
東北踰山至青州府益都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北至
泰安府新泰縣治六十里北少東踰山至青州府博
山縣治二百十里
日照 府東北二百四十里東至海二十里西南至
海州贛榆縣治一百六十里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
一百七十里北少西至安邱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北
至萊州府膠州治三百二十里西北至莒州治一百
五十里南至安東衛城九十里

帆十六

十三

曹州府 東西距一百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
東至濟寧州嘉祥縣治一百九十里西至直隸大名府
東明縣治六十里南至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治二百里
北至東昌府冠縣治三百里東南至江蘇徐州府碭山
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河南開封府杞縣治二百二
十里東北至兗州府汶上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大
名府開州治一百二十里 領州一縣十

荷澤 郭下

曹 府南少東一百里南少東至河南歸德府商邱
縣治一百十里南少西至歸德府寧陵縣治一百里
東南至歸德府虞城縣治一百十里西少南至舊考

城縣治六十五里西至舊儀封縣治一百里西北至
直隸大名府東明縣治一百五十里

濮州 府北一百二十里東至鄆城縣治一百里西
至直隸大名府開州治七十里東南至鉅野縣治一
百五十里西南至大名府東明縣治一百五十里東
北至兗州府壽張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大名府
清豐縣治六十里

范 府北少東一百六十里東少北至兗州府壽張
縣治五十里東北至兗州府陽穀縣治四十里至泰
安府東阿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東至東昌府莘縣
治九十里北少西至朝城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濮州

帆十六

十四

治七十里南至定陶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南至鉅野
縣治二百十里

觀城 府北一百七十里東至范縣治三十五里西
至直隸大名府清豐縣治五十里東南至濮州治五
十里西南至大名府開州治五十里東北至朝城縣
治四十里西北至大名府南樂縣治五十里北至東
昌府冠縣治一百三十里

朝城 府北少東二百一十里東至兗州府陽穀縣
治四十五里西至直隸大名府南樂縣治七十里南
少西至濮州治九十里北少西至東昌府冠縣治九
十里東南至壽張縣治八十里西南至大名府清豐

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東昌府莘縣治五十五里西北至大名府治九十里

鄆城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至兗州府汶上縣治

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濟寧州嘉祥縣治九十里東北

至泰安府東平州治一百里北至兗州府壽張縣治

一百里南少西至城武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泰

安府東阿縣治一百七十里

單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東至江蘇徐州府豐縣治

九十里西至曹縣治一百里南至河南歸德府夏邑

縣治七十里北至鉅野縣治一百里東南至徐州府

碭山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歸德府虞城縣治七十里

東北至金鄉縣治四十里西北至濮州治二百五十

里

城武 府東南一百里東少北至濟寧州金鄉縣治

八十里西少南至曹縣治七十里南至河南歸德府

虞城縣治七十里北少西至兗州府陽穀縣治二百

八十里東南至單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歸德府寧陵

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濟寧州嘉祥縣治一百里

西北至濮州治二百二十里

定陶 府東南四十里東南至單縣治一百三十里

西南至曹縣治六十里東北至鉅野縣治一百四十

里西北至直隸大名府東明縣治一百里東至濟寧

州金鄉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兗州府壽張縣治

一百里東少南至城武縣治六十里

鉅野 府東一百四十里東至濟寧州嘉祥縣治五

十里東南至濟寧州金鄉縣治一百里西南至城武

縣治九十五里東北至兗州府汶上縣治一百五十

里西北至鄆城縣治六十里

東昌府 東西距二百二十里南北距一百三十八里

東少北至濟南府長清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南至直

隸大名府元城縣治一百七十里南至兗州府壽張縣

治一百二十里北至臨青州夏津縣治一百二十里東

南至泰安府東阿縣治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大名府

開州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濟南府齊河縣治一百八

十里西北至臨清州治一百二十里 領州二縣九

聊城 郭下

堂邑 府西少北四十里東北至臨清州夏津縣治

一百十里北少東至臨清州武城縣治一百五十里

北少西至臨清州治九十里西少北至館陶縣治八

十里南少西至兗州府陽穀縣治一百三十里

博平 府東北四十里東少北至濟南府齊河縣治

一百四十里東少南至濟南府長清縣治一百十里

南少東至泰安府東阿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南至

堂邑縣治六十里西北至臨清州治九十里

帆十六

十五

帆十六

十六

荏平 府東少北六十里東至濟南府長清縣治九
十里西至堂邑縣治九十五里南至泰安府東阿縣
治一百里北至高唐州治六十五里東南至泰安府
平陰縣治八十里西南至兗州府壽張縣治一百八
十里東北至濟南府齊河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
博平縣治二十七里至臨清州治一百一十里
清平 府北少東七十里南少東至博平縣治三十
七里北至夏津縣治五十里西南至堂邑縣治九十
里西北至臨清州治六十五里東北至濟南府平原
縣治一百二十里

莘 府西南七十里東至泰安府東阿縣治一百里

帆十六

十七

東少北至泰安府平陰縣治一百四十里南少東至
兗州府陽穀縣治五十里西南至曹州府朝城縣治
六十里西至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治一百里北至臨
清州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堂邑縣治九十里東北
至荏平縣治一百三十里南少西至曹州府范縣治
九十里
冠 府西一百里東少北至堂邑縣治六十里東南
至莘縣治八十里至曹州府朝城縣治九十里西南
至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治六十里至南樂縣治一百
十里東北至臨清州治一百十里西北至邱縣治九
十里西至直隸廣平府廣平縣治七十里南至曹州

府觀城縣治一百三十里

館陶 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堂邑縣治
六十四里西至直隸廣平府肥鄉縣治七十里南至
冠縣治四十里西南至廣平府廣平縣治七十里西
北至廣平府曲周縣治九十里至邱縣治四十里北
少西至廣平府威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廣平府清河
縣治九十里至臨清州治七十里

恩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少北至濟南府平原縣
治二十七里西少北至臨清州武城縣治七十五里
北至濟南府德州治七十里東南至濟南府禹城縣
治九十里西南至臨清州夏津縣治七十里東北至

帆十六

十七

濟南府陵縣治七十里西北至直隸河間府故城縣
治七十里
高唐州 府東北一百十里東北至禹城縣治百里
東南至齊河縣治一百十里東南至長清縣治一百
十里西南至博平縣治七十里西少南至清平縣治
四十里西北至臨清州夏津縣治六十七里北至恩縣
治七十五里北少東至平原縣治八十里
青州府 東西距二百七十五里南北距三百四十里
東至萊州府濰縣治一百二十里西至濟南府淄川縣
治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沂州府治四百十五里南少東
至沂州府沂水縣治二百五十五里北少西至武定府

利津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海五百里西南至泰安府泰安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武定府治二百三十里 領縣十一

益都 郭下

博山 府西少南一百八十里東至臨朐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沂州府沂水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泰安府萊蕪縣治九十里東北至臨淄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濟南府淄川縣治四十里南少西至沂州府蒙陰縣治二百十里北至武定府蒲臺縣治二百里

臨淄 府西北五十五里西至濟南府長山縣治七

帆十六

十九

十五里西南至淄川縣治一百里西北至新城縣治七十五里西北至武定府蒲臺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利津縣治一百四十五里東南至昌樂縣治一百二十五里

博興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濟南府新城縣治六十五里西至武定府青城縣治一百里西北至蒲臺縣治五十里北少東至利津縣治七十五里東南至臨淄縣治七十里

高苑 府西北一百五十里東至博興縣治四十里西至武定府青城縣治六十里南少西至濟南府新城縣治三十里北至武定府濱州治九十五里東南

至臨淄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濟南府鄒平縣治一百十里東北至蒲臺縣治六十五里西北至武定府惠民縣治一百三十里

樂安 府北少西九十里西少北至博興縣治五十里西少南至濟南府新城縣治一百十里西南至臨淄縣治五十里西北至利津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昌樂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海一百三十里 壽光 府東北七十里東至萊州府昌邑縣治八十里西至臨淄縣治七十里東南至萊州府濰縣治八十里西南至濟南府淄川縣治二百里西北至樂安縣治七十里

帆十六

二十七

昌樂 府東七十里東至萊州府平度州治二百里東北至昌邑縣治一百十里東少南至濰縣治四十五里東南至安邱縣治九十里西南至臨朐縣治一百十里西北至壽光縣治四十里南少西至沂州府沂水縣治二百七十里

臨朐 府南少東四十五里東南至沂州府莒州治二百五十里南至沂水縣治二百十里西南至泰安府新泰縣治三百里東北至壽光縣治九十五里西北至樂安縣治一百三十五里東北至萊州府濰縣治一百四十里

安邱 府東南一百六十里東少南至萊州府高密

縣治一百里南少東至沂州府日照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莒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沂水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臨朐縣治一百三十五里西北至萊州府濰縣治七十里北至昌邑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平度州治一百里

諸城 府東南二百八十里東北至萊州府高密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膠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沂州府日照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莒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南至沂水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安邱縣治一百二十里

帆十六

三

東至大海四百里南至海三百五十里北至海三里東南至大海三百九十里西南至萊州府治二百六十里東北渡海至奉天金州界旅順海口五百里西北至海四十里 領州一縣九

蓬萊 郭下

黃 府西南六十里東南至棲霞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萊州府掖縣治一百八十里南少西至招遠縣治八十里北至海二十五里南少東至萊陽縣治二百里

福山 府東南一百三十五里西少北至黃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萊陽縣治一百二十里北至海十

五里南至大嵩廢衛二百八十里

棲霞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至大嵩廢衛一百九十里西南至萊陽縣治一百十里東北至福山縣治一百十里西南至萊州府平度州治二百八十里招遠 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東至棲霞縣治九十里西少南至萊州府掖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即墨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平度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萊陽縣治一百一十里

帆十六

三

萊陽 府南二百五十里東南至大嵩廢衛二百三十里西少南至萊州府平度州治一百八十七里西南至即墨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掖縣治一百七十五里 寧海州 府東南二百十里西少南至棲霞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萊陽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福山縣治七十五里西南至大嵩廢衛二百三十里北至海十里

又登 府東南三百三十里南至海一百十里南少東至靖海廢衛一百二十里北至海濱廢威海衛九十里西北至寧海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大嵩廢衛二百九十里 榮 府東南四百六十里東南北三面皆海西至文登縣治一百二十里

海陽 府東南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文登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寧海州治三百六十里西至大嵩嶺衛一百五十里南至海二里

萊州府 東西距二百九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里東少北至登州府招遠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青州府壽光縣治一百九十里南至大海三百五十里北至勃海八十里東南至登州府萊陽縣治一百七十五里西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二百六十五里東北至登州廣黃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海倉口七十五里 領州二縣五

掖 郭下

帆十六

平度州 府南少西一百里東少北至登州府萊陽縣治一百八十七里西至青州府昌樂縣治一百里東北至登州府招遠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青州府安邱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沂州府莒州治三百四十里

濰 府西南二百八十里東至平度州治一百八十里西至青州府益都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沂州府莒州治二百四十里北至海八十里東南至青州府安邱縣治七十里西南至臨朐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昌樂縣治四十五里東北至昌邑縣治九十里 昌邑 府西少南一百十里東少北至登州府萊陽

縣治三百里西至青州府壽光縣治八十里南至安邱縣治一百十里北至海九十里東南至平度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昌樂縣治一百十里東南至高密縣治一百六十里

膠州 府南二百二十里東至即墨縣治九十里西至高密縣治五十五里南至海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平度州治一百二十七里東南至海二十五里西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一百六十里南至靈山廢衛九十里

高密 府南少西一百五十五里東南至靈山廢衛城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青州府諸城縣治一百二十

帆十六

里東北至平度州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青州府安邱縣治一百里

即墨 府東南二百五十里東至鰲山廢衛四十里南至海九十里北至登州府招遠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北至登州府萊陽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平度州治一百四十五里

濟寧州 東西距一百四十里南北距一百八十里東至兗州府鄒縣治七十五里西少南至曹州府鉅野縣治一百里南至江蘇徐州府豐縣治一百七十里北少西至兗州府汶上縣治九十里東南至兗州府滕縣治一百六十五里西南至曹州府單縣治一百四十里東

北至兗州府寧陽縣治九十里西北至曹州府鄆城縣治一百四十里 領縣三

金鄉 州西南一百里東至兗州府滕縣治二百十

里西至曹州府城武縣治八十里南至河南歸德府

永城縣治二百六十里北至嘉祥縣治九十里東南

至江蘇徐州府豐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曹州府單縣

治四十里南少東至徐州府碭山縣治一百六十里

南少西至歸德府夏邑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兗

州府鄆縣治一百七十五里西北至曹州府鉅野縣

治九十里

嘉祥 州西少南五十里東南至魚臺縣治一百十

帳十六

三五

里西南至曹州府城武縣治一百里東北至汶上縣

治九十里西北至曹州府鄆城縣治九十里西至鉅

野縣治五十里北至泰安府東平州治一百四十五

里

魚臺 州南一百一十里東至兗州府滕縣治一百

六十里西至曹州府城武縣治一百一十里南至江

蘇徐州府豐縣治六十里東南至徐州府沛縣治九

十里西南至曹州府單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兗

州府鄆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金鄉縣治五十里

臨清州 東西距一百五十二里南北距一百三十里

東至東昌府高唐州治百里西至直隸廣平府曲周縣

治九十里南至東昌府莘縣治一百五十里北至直隸

冀州棗強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東昌府博平縣治

九十里南少東至堂邑縣治九十里西南至館陶縣治

七十里東北至直隸河間府故城縣治一百三十五里

西北至廣平府清河縣治五十里 領縣三

武城 州東北六十里東至濟南府平原縣治九十

里西至直隸冀州南宮縣治一百十五里東少南至

東昌府恩縣治七十五里南少西至堂邑縣治一百

五十里西南至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治五十里東北

至河間府故城縣治六十五里西北至冀州棗強縣

治七十里

帳十六

去

夏津 州東北六十里東至濟南府禹城縣治一百

三十里西至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治七十里南至東

昌府清平縣治五十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故城縣治

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高唐州治六十里東北至恩縣

治七十里西北至武城縣治五十里

邱 州西南四十里東南至東昌府館陶縣治四十

里至冠縣治九十里南至大名府治九十里西南至

直隸廣平府廣平縣治九十里至肥鄉縣治七十里

西北至曲周縣治六十里北至順德府廣宗縣治七

十里東北至廣平府清河縣治一百一十里北少東

至威縣治五十里

落帆樓文集卷十七

烏程沈 堯敦三

外集十一

地道記四

山西

太原府 巡撫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五百七十里
 南北距七百三十里東至平定州壽陽縣治一百六十
 里西少南至汾州府永寧州治四百里南少東至沁州
 治三百十里北少東至忻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遼
 州榆社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汾州府平遙縣治一
 百九十里東北至平定州孟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
 保德州治五十里 領州一縣十

帆十七

嘉業堂校刊

陽曲 郭下

太原府 府西南四十里東至榆次縣治五十里西少
 南至交城縣治八十里東南至徐溝縣治五十里西
 北至忻州靜樂縣治二百四十里南少西至廢清源
 縣治四十里西南至汾州府平遙縣治一百五十里
 榆次 府東南六十里東北至平定州壽陽縣治一
 百二十里東南至遼州和順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
 至遼州榆社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太谷縣治七
 十里
 太谷 府南少東一百二十里東至遼州和順縣治

一百九十里東南至遼州榆社縣治一百五十里南
 少東至沁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少南至祁縣治五十
 里南少西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沁
 州武鄉縣治一百九十里

帆十七

二

祁州府南少西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沁州武鄉縣治
 二百二十里南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十里西南至
 汾州府平遙縣治五十里西北至廢清源縣治六十
 里北至太原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汾州府介休縣治
 一百里東南至遼州榆社縣治二百里
 徐溝 府南少西八十里東少北至榆次縣治四十
 五里西南至祁縣治七十里東南至太谷縣治四十
 五里西至廢清源縣治三十五里
 交城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廢清源縣治四十
 里西至汾州府永寧州治二百八十里南至汾州府
 平遙縣治七十里北少西至忻州靜樂縣治二百八
 十里東南至祁縣治七十里西南至汾州府汾陽縣
 治九十里西北至汾州府臨縣治三百里
 文水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東少北至交城縣治四
 十里西少北至汾州府永寧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南
 至平遙縣治七十五里西南至介休縣治八十里西
 北至臨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祁縣治七十里西
 南至汾州府汾陽縣治七十里

岢嵐州 府西北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忻州靜樂縣
治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汾州府永寧州治二百四
十里西南至汾州府臨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寧
武府五寨縣治八十里西北至保德州河曲縣治一
百七十里西少北至保德州治一百七十里
嵐 府西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文水縣治二百七
十里西南至汾州府永寧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
靜樂縣治五十里北至岢嵐州治一百十里西少南
至汾州府臨縣治一百十里南至汾州府汾陽縣治
三百十里

帆十七

東北至岢嵐州治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臨縣治一
百六十里西北至保德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北渡
河至陝西榆林府神木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渡河
至榆林府葭州治一百八十里
平陽府 東至潞安府長子縣治三百四十里西渡河
至陝西延安府宜川縣治四百十里南至絳州絳縣治
一百七十里北至霍州趙城縣治九十里東南至澤州
府沁水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絳州治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隰州治二
百五十里 領州一縣十
臨汾 郭下

洪洞 府東北五十五里東至岳陽縣治六十里西
至隰州蒲縣治一百二十里北至霍州趙城縣治三
十里里東北至沁州沁源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
隰州治三百三十里

澤州 府東南八十里東南至澤州府沁水縣治
百里西里東少北至潞安府長子縣治二百六十里
東北至潞安府屯留縣治三百九十里東北至岳陽
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洪洞縣治一百里東少南至澤
州府高平縣治三百七十里

帆十七

岳陽 府東北三百二十里東至潞安府屯留縣治
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潞安府長子縣治二百三十里
南少東至澤州府沁水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沁
州沁源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北至霍州趙城縣治
七十五里西北至霍州治一百二十里
曲沃 府南一百二十里南少東至絳州絳縣治五
十里西南至絳州聞喜縣治一百里西至絳州治五
十里西北至浮山縣治七十五里
翼城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至澤州府沁水縣治
一百十里西至曲沃縣治五十五里東南至澤州府
陽城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絳州絳縣治六十里
東北至岳陽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北至太平縣治
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絳州垣曲縣治一百八十里

北少東至浮山縣治七十里

太平 府西南九十里東南至曲沃縣治七十里西

南至絳州稷山縣治一百里東北至浮山縣治一百

五十里西北至鄉寧縣治一百六十里南少西至絳

州治六十里

襄陵 府西南三十里東至浮山縣治一百里西至

鄉寧縣治一百五十里南少東至曲沃縣治九十里

南少西至太平縣治六十里東南至翼城縣治一百

四十里西北至隰州蒲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洪

洞縣治九十里

汾西 府北少西一百八十里東少南至霍州治五

帆十七

五

十里西至隰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霍州趙城縣

治九十里西南至隰州蒲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

霍州靈石縣治一百里百北至汾州府石樓縣治二

百六十里北少東至汾州府孝義縣治一百八十里

鄉寧 府西少南一百八十里南少東至絳州稷山

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絳州河津縣治一百三十

里西南渡河至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治一百七十里

東北至隰州蒲縣治一百里西北至吉州治六十里

東南至絳州治一百八十里

吉州 府西二百四十里東少北至隰州蒲縣治一

百二十里西渡河至陝西延安府宜川縣治一百五

十里南少東至絳州河津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渡

河至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隰

州大寧縣治一百十里西北渡河至陝西延安府延

長縣治二百十里東南至絳州稷山縣治二百里

蒲州府 東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東至

解州治一百十里西至河五里即舊蒲津關所在也亦

曰大慶關本在河西明萬曆時河決而西關故地始在

河東渡河西至新大慶關二十里自新關西至同州府

朝邑縣治七里南至河北岸風陵關六十五里渡河南

至陝西潼關廳治一里北渡河至同州府郃陽縣治八

十里東南至解州芮城縣治一百三十五里東南渡河

帆十七

六

至河南陝州閿鄉縣治一百二十三里西南渡河至同

州府華陰縣治九十五里東北至絳州稷山縣治二百

二十五里東北至河津縣治二百十里西北至同州府

澄城縣治一百十里 領縣六

永濟 郭下

臨晉 府東北七十里東至解州安邑縣治九十里

東南至解州治七十里東北至猗氏縣治四十里東

北至萬泉縣治九十里西北渡河至同州府郃陽縣

治八十里西南渡河至朝邑縣治一百里西渡河至

澄城縣治一百十里南少東至虞鄉縣治七十五里

北少西至榮河縣治六十五里

虞鄉 府東六十里東至解州治四十五里東南至
芮城縣治六十里東北至猗氏縣治八十五里南渡
河至陝州關鄉縣治八十里

榮河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至絳州聞喜縣治一
百五十里北渡河至同州府韓城縣治三十里東北
至絳州河津縣治九十里東南至猗氏縣治六十里
西南渡河至邵陽縣治七十里

萬泉 府東北一百六十里東少南至絳州聞喜縣
治八十里東北至絳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稷山
縣治六十五里西北至河津縣治六十五里東南至
解州安邑縣治七十五里西少南至榮河縣治七十

帳十七

七

里西渡河至同州府韓城縣治八十五里
猗氏 府東北一百十里北少東至萬泉縣治六十
五里南少西至解州芮城縣治一百十里南少東至
解州治六十里東南至安邑縣治五十五里東南至
夏縣治七十里東少北至絳州聞喜縣治八十五里
東北至絳州治一百五十里

潞安府 東西距三百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東至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治三百里東少南至林縣治二百
里西至平陽府臨汾縣治三百九十里西少北至岳陽
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澤州府高平縣治一百二十
里北至沁州武鄉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衛輝府輝

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澤州府沁水縣治二百五十
里東北至彰德府涉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沁州沁
源縣治二百六十里 領縣七

長治 郭下

長子 府西少南五十里南少東至澤州府高平縣
治八十里西南至沁水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南至
平陽府浮山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岳陽縣治二
百三十里西北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五十里

屯留 府西北六十里南少西至長子縣治五十八
里西南至平陽府浮山縣治二百九十里西至岳陽
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沁州沁源縣治一百里北

帳十七

八

少東至沁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武鄉縣治二百
四十里

襄垣 府北九十里西南至屯留縣治七十五里西
北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沁州治一
百五十里北少西至武鄉縣治九十里北至遼州榆
社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遼州治一百九十里東
少北至河南彰德府涉縣治一百六十里

潞城 府東北四十里東南至慶平順縣治五十五
里東南至河南彰德府林縣治一百六十五里西南
至壺關縣治五十里東北至黎城縣治六十五里西
北至襄垣縣治七十里西至屯留縣治七十里南少

西至澤州府陵川縣治一百三十里

壺關 府南少東三十里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治

一百八十里西至長子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澤州

府陵川縣治八十里北至襄垣縣治一百十里東南

至河南衛輝府輝縣治二百十里西南至澤州府高

平縣治一百五里東北至廢平順縣治五十里

黎城 府東北一百十里東至直隸廣平府磁州治

二百二十里東南至河南彰德府林縣治二百里南

少東至廢平順縣治七十里東北至彰德府涉縣治

六十里西少北至襄垣縣治八十里北至遼州治二

百里西北至沁州武鄉縣治一百七十里

帳十七

九

汾州府 東西距四百三十里南北距一百里東至太

原府祁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北至陝西綏德州吳堡

縣治三百十里西少南至綏德州清澗縣治四百五十

里東南至沁州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隰州治二百七

十里東北至太原府文水縣治七十里西北至陝西榆

林府葭州治四百里南至霍州靈石縣治一百二十里

北至太原府嵐縣治三百十里 領州一縣七

汾陽 郭下

孝義 府南少東三十五里東至平遙縣治七十五

里西至石樓縣治二百四十里南至霍州靈石縣治

九十里南少西至平陽府汾西縣治一百八十里西

南至隰州永和縣治二百九十里東北至太原府文

水縣治一百里

平遙 府東少南八十里東少北至太原府祁縣治

五十里東少南至遼州榆社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南

至沁州治二百十里南少東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

十五里西南至霍州靈石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

至太原府文水縣治七十五里北至太原府交城縣

治七十里東北至太原縣治一百五十里

介休 府南少東七十里南少西至霍州靈石縣治

六十五里北少西至孝義縣治三十五里東南至沁

州沁源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平陽府汾西縣治

帳十七

十

一百四十五里東少北至平遙縣治五十五里東北

至太原府祁縣治一百里東北至文水縣治八十里

東至遼州榆社縣治三百里

石樓 府西少南二百五十里東至介休縣治二百

十七里西少北至陝西綏德州清澗縣治二百里南

少東至隰州治九十五里東南至平陽府汾西縣治

二百六十里西少南至陝西延安府延川縣治二百

二十里西北至綏德州治二百六十里北少西至綏

德州吳堡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隰州永和縣治

九十里

臨 府西北三百二十里西北至陝西榆林府葭州

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綏德州吳堡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南至綏德州米脂縣治二百三十里北少東至太原府興縣治一百六十七里東北至太原府嵐縣治一百十里東南至太原府交城縣治三百里

永寧州 府西北一百七十里東至太原府文水縣治二百四十里西至陝西綏德州治二百五十里東至太原府交城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少北至綏德州吳堡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孝義縣治二百里西南至石樓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綏德州清澗縣治三百六十里北少西至臨縣治一百十里東北至太原府嵐縣治二百三十里

帆十七

十二

寧鄉 府西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孝義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石樓縣治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隰州治三百十里北少東至永寧州治五十里西北至綏德州吳堡縣治一百里西少南至清澗縣治二百十里

澤州府 東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四十五里東至河南衛輝府輝縣治二百四十五里西少南至絳州絳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少北至平陽府翼城縣治二百六十里南至天井關四十五里自關南歷羊腸坂四里出坂東南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治四十里南至碗子城九十里自城南至河內縣治五十里北至長平

關一百三十六里自關北至潞安府長子縣治四十里東南至懷慶府脩武縣治二百里西南至絳州垣曲縣治三百里東北至河南彰德府林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北至平陽府浮山縣治二百七十里 領縣五

鳳臺 郭下一

高平 府北八十五里東至陵川縣治八十五里西少南至沁水縣治一百八十里北少西至潞安府長子縣治八十里東北至長治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平陽府岳陽縣治三百十里西少北至浮山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潞安府壺關縣治一百五里

陽城 府西八十里南至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治一

帆十七

十三

百十里東北至高平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沁水縣治九十里西至絳州絳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垣曲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平陽府翼城縣治一百八十里

陵川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衛輝府輝縣治一百二十五里南少東至懷慶府脩武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彰德府林縣治二百十里北少西至潞安府壺關縣治八十里西北至長治縣治一百十里東北至彰德府涉縣治二百六十里北少東至潞安府潞城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臨清棧八十七里自棧東北至林縣八十五里

沁水 府西北一百七十里東至臨川縣治二百六十里西至平陽府翼城縣治一百十里西北至浮山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岳陽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絳州絳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路安府長子縣治一百八十里

大同府 東西距二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四十三里東至宣化府西寧縣治二百二十里西至朔平府右玉縣治二百里南至代州繁峙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宣化府蔚州治三百里至易州廣昌縣治四百十里西少南至朔平府左雲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馬邑縣治二百十里北至得勝口八十里自得勝口北至邊城

帆十七

十三

三里自邊城北至太僕寺右翼牧廠三十五里自牧廠東北至威寧海子六十里自海子北至正黃旗察哈爾駐八十里自太僕寺右翼牧廠北至正紅旗察哈爾駐一百三十里 領州二縣七

大同 郭下北少西至拒牆堡八十里自堡出邊北至鑲紅旗察哈爾駐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朔平府左雲縣助馬堡一百里

懷仁 府西南七十里東少南至廣靈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少南至朔平府平魯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左雲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應州治六十里東南至渾源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山陰縣治七十

里東北至陽高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朔平府廢馬邑縣治一百四十里

渾源州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少北至廣靈縣治一百里東少南至靈邱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南至直隸正定府阜平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代州繁峙縣治一百八十里北至陽高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天鎮縣治二百里東北至直隸宣化府西寧縣治一百八十里

帆十七

十四

應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東至渾源州治九十五里南至代州繁峙縣治一百里西南至代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少北至朔平府平魯縣治二百十里西北至左雲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陽高縣治二百四十里

山陰 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應州治五十里東南至代州繁峙縣治一百十里南至代州治一百十里西南至寧武府寧武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朔平府朔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馬邑縣治七十里西北至平魯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左雲縣治一百三十里

陽高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北至貓兒莊堡一百里東北至天鎮縣鎮口堡六十里西北至守口堡二十里自守口堡西至大同縣鎮川堡六十里自鎮川堡

西至得勝堡四十里自守口堡北至邊牆十里自邊
北至威寧海子九十里自海子北岸北至正黃旗察
哈爾駐八十里自正黃旗察哈爾駐東南至正黃等
四旗牧廠一百二十里

天鎮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至直隸宣化府懷安
縣治六十里東南至西寧縣治六十里東北至萬全
縣治一百五十里西至陽高縣治六十里東北至永
嘉堡四十五里堡東與懷安縣李信屯堡接東北至
新平堡六十里新平堡東至平遠堡四十里與萬全
縣西陽河堡接北至邊牆二十里自邊北至正黃等
四旗牧廠一百三十里自牧廠東至古鴛鴦泊六十

帆十七

十五

里自鴛鴦泊東南至古興和城四十里自正黃等四
旗牧廠北至查喜爾圖察漢池四十里池西即禮部
牧廠地自鴛鴦泊西少南至威寧海子一百八十里
廣靈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至直隸宣化府蔚州
治六十里北至西寧縣治八十里東北至懷安縣治
一百七十里東南至易州廣昌縣治一百七十里北
少西至天鎮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陽高縣治一
百九十里

靈邱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東至易州廣昌縣治九
十里東南至倒馬關一百四十里自關東南至保定
府唐縣治一百五十里自關南至定州曲陽縣治

百四十里南至正定府阜平縣治一百里西南至代
州繁峙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廣靈縣治八十
里東北至蔚州治一百三十里

寧武府 東西距一百五十里南北距一百七十七里
東至代州治一百八十里西至保德州河曲縣治二百
四十里西至保德州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代州崞縣
治一百十里東南至忻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靜樂
縣治一百八十里北少東至朔平府朔州治一百二十
里東北至大同府山陰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渡河至
鄂爾多斯左翼前旗駐二百五十里 領縣四
寧武 郭下

帆十七

十六

偏關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東少南至朔平府朔州
治二百三十里東少北至平魯縣治二百八十里東
北至清水河廳治一百六十七里北至薩刺齊廳治三
百里西北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駐四百三十
里西少北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駐一百五十
里西南至保德州河曲縣治一百四十里
神池 府西少北三十里東北至朔平府朔州治一
百二十五里北少東至平魯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
至偏關縣治一百六十里西至保德州河曲縣治二
百十里西少南至五寨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忻州
靜樂縣治一百三十里

五寨府西三百里東北至朔平府平魯縣治三百七十里西北至偏關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北至保德州河曲縣治一百四十里西至保德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大同府崞嵐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忻州靜樂縣治一百三十里

朔平府東西距三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三百十里東至大同府大同縣治二百里南至寧武府寧武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大同府山陰縣治二百十里東南至代州治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寧武府五寨縣治三百九十里西南至偏關縣治三百里西少南至清水河廳治一百四十里西至和林格爾廳治五十里北至東至

帳十七

十七

鑲藍旗察哈爾駐九十里東北至鑲紅旗察哈爾駐三百八十里西少北至舊東勝州城二百四十里 領州一縣二

右玉 郭下

朔州 府南少東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廢馬邑縣治四十五里自馬邑廢縣東北至大同府山陰縣治七十里東南至代州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代州崞嵐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寧武府寧武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神池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井坪城六十里自井坪城西至乃河堡四十里乃河堡西至老營堡四十里老營堡西至偏關縣治八十里自州

治西至偏關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左雲縣治一百八十里

左雲 府東南八十里東少北至大同府大同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懷仁縣治八十里東南至山陰縣治一百三十里南至廢馬邑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井坪城一百二十里西至威遠城六十里西北至右玉縣殺虎口一百里東北至助馬堡八十里平魯 府南少西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左雲縣治八十里東少北至大同府懷仁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廢馬邑縣治一百二十里南少東至井坪城六十里南少西至寧武府神池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

帳十七

十六

寧武府五寨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少南至偏關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清水河廳治一百五十里北至威遠城六十里自威遠城西北至威虎堡六十里自威遠城北至右玉縣治五十里

平定州 東西距二百九十里南北距二百九十五里東至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北至太原府陽曲縣治二百六十里南至遼州和順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代州五臺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正定府贊皇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正定府井陘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平山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太原府太谷縣治三百里西北至忻州治二百七十里

領縣二

壽陽 州西少北一百里西至太原府陽曲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榆次縣治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遼州榆社縣治二百二十五里東南至和順縣治二百十里北少西至忻州定襄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忻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孟縣治九十里
孟 州西北一百里東至直隸正定府平山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南至井陘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阜平縣治二百二十里南至遼州治二百八十里北至代州五臺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太原府陽曲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忻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

帆十七

十九

定襄縣治一百四十里

忻州 東西距三百四十五里南北距一百里南少西至太原府陽曲縣治一百六十里北少東至代州崞縣治八十里東南至平定州壽陽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汾州府永寧州治四百十里東北至代州五臺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太原府崞州治三百里西至嵐縣治二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寧武府寧武縣治一百九十里 領縣二

定襄 州東少北五十里東南至平定州孟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代州五臺縣治一百四十里南少東至平定州壽陽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太原府

榆次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北至代州崞縣治九十里北至代州治一百五十里

靜樂 州西少北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太原府陽曲縣治二百二十里南少東至交城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汾州府永寧州治二百八十里西少南至太原府嵐縣治五十里西北至崞州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寧武府五寨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寧武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代州崞縣治二百十里代州 東西距三百七十六里南北距三百四十里東少北至平刑關一百九十里自關東北至大同府靈邱縣治九十里自關北出大寨口至渾源州治九十里自

帆十七

二十一

關東南至直隸正定府阜平縣治二百里西至寧武府寧武縣治一百八十里南至忻州定襄縣治一百五十里北至大同府山陰縣治一百十里東南至正定府平山縣治四百十里西南至忻州靜樂縣治二百九十里至忻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渾源州治二百七十里西北取太和嶺路至朔平府廢馬邑縣治一百里至朔州治一百四十里 領縣三

五臺 州東南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直隸正定府阜平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平山縣治二百七十里南至平定州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忻州定襄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少北至崞縣治一百四十里

北至繁峙縣治一百五十里東至阜平縣之龍泉關一百八十里自關東北至倒馬關一百五十里

繁峙州東六十里北取茹越口路至大同府應州

治一百里東北取凌雲口路至渾源州治一百八

里西北取馬蘭口路至山陰縣治一百十里東北取

平刑關路至靈邱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朔平府

廢馬邑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五臺縣五臺山北

臺之黑龍池九十里

蔚州西南八十里東南至忻州定襄縣治九十里

南少西至忻州治八十里西南至靜樂縣治二百十

里西北至寧武府寧武縣治一百十里西北至朔平

帆十七

三

府朔州治一百七十里北至廢馬邑縣治一百五十

里東北至繁峙縣治一百四十里

保德州 東西距三百三十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東

至寧武府五寨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少南至太原府崞

嵐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南渡河至陝西榆林府神木

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太原府興縣治一百五十里

西南渡河至榆林府葭州治四百二十九里北渡河至

榆林府府谷縣治一里東北至寧武府偏關縣治二百

里 領縣一

河曲 州東北六十里東至寧武府神池縣治二百

十里東少南至五寨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渡河至

陝西榆林府府谷縣治五十八里南至太原府興縣

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崞嵐州治一百七十里東北

至寧武府偏關縣治一百四十里北至河曲營堡二

十里堡西渡河至府谷縣黃甫川堡二十里黃甫川

堡西至清水營十里清水營北至鄂爾多斯左翼前

旗駐一百十里北至石梯隘口十五里自溢口北至

楊兔堡十里楊兔堡北至得馬水堡十里其西即黃

河孃孃灘也得馬水堡北至五花營堡十里五花營

堡北至唐家會堡十里唐家會堡當黃河渡口之衝

自孃孃灘西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駐七十里

霍州 東西距八十里南北距二百二十五里東至沁

帆十七

三

州沁源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北至平陽府汾西縣治

五十里南至洪洞縣治八十五里北少東至汾州府介

休縣治一百六十五里東南至平陽府岳陽縣治一百

二十里西南至隰州蒲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汾州

府平遙縣治二百三十里 領縣二

趙城 州南少西五十里南至平陽府洪洞縣治三

十五里東少南至岳陽縣治七十五里西少南至隰

州蒲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沁州沁源縣治一百

七十五里西北至隰州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平陽

府汾西縣治九十里

靈石 州北一百里東南至沁州沁源縣治二百三

十里西南至平陽府汾西縣治一百里北少東至汾州府介休縣治六十五里北至孝義縣治一百里東北至平遙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寧鄉縣治二百二十里

解州 東西距二百二十五里南北距九十里東至絳州垣曲縣治二百八十五里西至蒲州府虞鄉縣治四十五里南至河南陝州靈寶縣治七十里北少西至蒲州府猗氏縣治六十里東南至陝州治九十五里西南至陝州閿鄉縣治九十里東北至絳州聞喜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蒲州府臨晉縣治七十里 領縣四安邑 州東北五十五里東少北至夏縣治五十里

卷十七

三

西至蒲州府臨晉縣治九十里南至平陸縣治一百二里北至絳州稷山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聞喜縣治六十五里西北至蒲州府猗氏縣治五十五里西北至萬泉縣治七十五里 夏 州東北一百里東南至絳州垣曲縣治一百五十一里西南渡河至河南陝州治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絳州絳縣治百里西北至蒲州府猗氏縣治七十里北至聞喜縣治五十里 平陸 州東南九十里東少北至絳州垣曲縣治一百八十里南渡河少東至河南陝州治五里西南渡河至陝州靈寶縣治五十五里東北至夏縣治九十

里西北至猗氏縣治一百五十里

芮城 州西南七十里東南渡河至陝州靈寶縣治四十里西南渡河至陝州閿鄉縣治三十里東北至安邑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蒲州府虞鄉縣治六十里至永濟縣治一百三十五里東至平陸縣治百里北少東至猗氏縣治一百十里

絳州 東西距一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一百里東至平陽府曲沃縣治五十里西少南至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治一百七十五里南少西至解州夏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東至平陽府太平縣治六十里東南至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治四百里西南至蒲州府猗氏縣治一百五

卷十七

三

十里東北至平陽府臨汾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鄉寧縣治一百八十里 領縣五垣曲 州東南二百十里東少北至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南至解州平陸縣治一百八十里南渡河至河南滎池縣治一百五里北少東至平陽府翼城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渡河至河南府新安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渡河至陝州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澤州府陽城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解州夏縣治一百五十里 聞喜 州南少西七十里西至蒲州府榮河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南至猗氏縣治八十五里西少北至

萬泉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解州夏縣治五十里西
南至安邑縣治六十五里至解州治一百二十里東
北至平陽府曲沃縣治一百里

絳州東南八十里東至澤州府陽城縣治一百八
十里西少南至聞喜縣治七十里南少東至垣曲縣
治一百三十里北至平陽府曲沃縣治五十里東南
至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解州
夏縣治百里東北至平陽府翼城縣治六十里東北
至澤州府沁水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稷山縣治
一百三十里

帆十七

三五

至蒲州府萬泉縣治六十五里東北至平陽府太平
縣治一百里西北至吉州治二百里北少西至鄉寧
縣治一百五十里南至解州安邑縣治一百三十里
河津州西一百里東至稷山縣治五十里東南至
蒲州府萬泉縣治六十五里西南至榮河縣治九十
里西南渡河至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治七十五里東
北至鄉寧縣治一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吉州治一百
五十里西北渡河至陝西延安府宜川縣治二百二
十里

隰州東西距二百五十里南北距二百九十五里東
至平陽府汾西縣治一百六十里西至陝西延安府延

長縣治二百四十里南少西至絳州稷山縣治三百三
十里北少西至汾州府石樓縣治九十五里東南至平
陽府臨汾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延安府宜川縣治
三百七十里西南至平陽府吉州治二百里東北至汾
州府孝義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延安府延川縣治
二百五十里 領縣三

帆十七

三五

大寧州西南九十里東至霍州趙城縣治二百二
十里西少南至陝西延安府甘泉縣治三百四十里
南至平陽府鄉寧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永和
縣治九十里東南至平陽府襄陵縣治二百十里西
南至吉州治一百十里東少北至汾西縣治二百三
十里西北至延安府延長縣治二百二十里
蒲州東南一百十里東至平陽府洪洞縣治一百
二十里西少南至吉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襄陵
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鄉寧縣治一百里東北至
汾西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大寧縣治七十里東
北至霍州治一百八十里
永和州西北九十里東少北至霍州靈石縣治三
百二十里東北至汾州府石樓縣治九十里西南至
陝西延安府延長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延川縣
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汾州府孝義縣治三百三十
里

沁州 東西距四百二十里東北距四百里東少南至河南彰德府涉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少南至霍州治二百七十里南少西至潞安府屯留縣治一百八十里北少西至太原府太谷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南至潞安府襄垣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平陽府岳陽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遼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汾州府平遙縣治二百十里 領縣二

沁源 州西少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潞安府屯留縣治二百里西南至平陽府岳陽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霍州趙城縣治一百七十五里西至霍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靈石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

帆十七

七

汾州府介休縣治二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平遙縣治二百十五里北至太原府祁縣治二百十里北少東至太谷縣治二百五十里

武鄉 州東北六十里東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治三百里西至霍州靈石縣治二百八十里南少東至潞安府襄垣縣治九十里東南至彰德府涉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潞安府黎城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屯留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太原府祁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太谷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遼州榆社縣治六十里東北至遼州治二百二十里遼州 東西距二百三十里南北距二百三十里東至

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治二百四十里西至汾州府介休縣治三百九十里西少北至平遙縣治三百三十里南至潞安府黎城縣治二百里北至平定州孟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南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涉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潞安府襄垣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沁州武鄉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平定州廢樂平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太原府榆次縣治二百八十里 領縣二

帆十七

七

和順 州東北九十里東至直隸順德府內邱縣治二百二十里西至太原府太谷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南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治二百八十里南少東至涉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潞安府黎城縣治二百九十里東北至直隸正定府井陘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太原府榆次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平定州廢樂平縣治七十里西北至壽陽縣治二百十里 榆社 州西九十里西至汾州府介休縣治三百里西少北至平遙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太原府太谷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榆次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祁縣治二百里北少東至平定州壽陽縣治二百二十五里東北至平定州治三百十里西南至沁州武鄉縣治六十里

歸化城 東西距四百三十三里南北距三百七十里東南至鑲藍旗察哈爾駐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四子部落旗駐二百十五里北至喀爾喀右翼旗駐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毛明安旗駐二百五十里西少北至吳刺忒旗駐三百六十里西少南至黃河帽帶津一百九十里自帽帶津渡河西至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駐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湖灘河朔一百四十五里其地即古東勝州其河津即古君子津自君子津渡河西南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駐二百十五里南少西至寧武府偏關縣治三百六十里東南至朔平府右玉縣治二百二十里 副都統駐

帆十七

三五

綏遠城在歸化城東北五里右衛將軍駐 領廳四
薩拉齊 歸化城西少南一百二十里北少東至喀爾喀右翼旗駐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毛明安旗駐二百七十里西北至吳刺忒旗駐二百六十里西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駐二百二十里西南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駐二百六十里南至寧武府偏關縣治三百里
和林格爾 歸化城東南一百七十里北少東至鑲藍旗察哈爾駐一百里東北至鑲紅旗察哈爾駐一百九十里東至太僕寺右翼牧廠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朔平府右玉縣治五十里西至古東勝州城二百

二十里

清水河 歸化城南二百里東北至和林格爾廳治一百六十里東少北至朔平府右玉縣治一百四十二里東南至平魯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寧武府偏關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駐一百七十里西北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駐三百五十里西北至薩拉齊廳治一百七十里 托克托城 歸化城南少東八十里即舊一統志之賀通圖城也東北至四子部落旗駐一百五十五里東至鑲藍旗察哈爾駐八十里東南至和林格爾廳治九十五里南少西至清水河廳治一百三十里西

帆十七

三五

渡河至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駐三百五十里西北至薩拉齊廳治一百五十里

落帆樓文集卷十七

外集十二

地道記五

陝西

西安府 巡撫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三百五里南
 北距四百四十里東少北至同州府華州治一百九十
 里西少北至乾州武功縣治一百五十里南少東至商
 州鎮安縣治四百三十里北少東至鄜州宜君縣治三
 百二十里東南至商州治三百里西南至漢中府洋縣
 治六百三十里東北至同州府蒲城縣治二百四十里

帆十八

一嘉業堂校刊

西北至邠州淳化縣治一百六十里 領州一縣十五

縣二

長安 郭下西

咸寧 郭下東

咸陽 府西少北五十里東北至涇陽縣治五十里

西北至醴泉縣治七十里南少西至鄠縣治四十里

北少西至邠州淳化縣治一百四十里

興平 府西少北百里東至咸陽縣治五十里西至

乾州武功縣治五十里東北至涇陽縣治一百里西

北至乾州治七十里

臨潼 府東少北七十里西至咸陽縣治一百一十

里北少西至高陵縣治五十里北少東至富平縣治

九十里東北至同州府蒲城縣治一百六十里

高陵 府東北八十里東南至渭南縣治一百里西

南至咸陽縣治一百里北至同官縣治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同州府蒲城縣治一百四十里

鄠 府西南七十里東至藍田縣治一百五十里西

至盩厔縣治八十里西北至興平縣治五十里西北

至乾州武功縣治一百里

藍田 府東南九十里東至商州雒南縣治二百三

十里東南至商州治二百五里南至鎮安縣治三百

四十里北少西至臨潼縣治八十五里東北至華州

帆十八

二

治一百五十里

涇陽 府北七十里東至高陵縣治五十里西至醴

泉縣治九十里東南至臨潼縣治七十里西北至邠

州淳化縣治一百一十里

三原 府北九十里東南至高陵縣治三十五里西

南至涇陽縣治三十里東北至富平縣治五十里西

北至邠州淳化縣治一百一十里北至耀州治九十

里

盩厔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西至鳳翔府郿縣治一

百里西南取駱谷路至漢中府洋縣治五百里西北

至鳳翔府扶風縣治一百十里北少西至乾州武功

縣治五十里東北至興平縣治六十五里

渭南 府東少北一百四十里東至同州府華州治

五十里東北至大荔縣治一百五里北至蒲城縣治

百里西至臨潼縣治七十里西南至藍田縣治百里

東南至商州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雒南縣治二百

六十里西北至富平縣治一百里

富平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東至同州府大荔縣治

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蒲城縣治九十里東南至華州

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高陵縣治七十里東北至同

州府白水縣治一百三十五里北至鄜州宜君縣治

一百八十里

帆十八

醴泉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至乾州治四十里西

南至武功縣治九十里西北至永壽縣治一百三十

里北至邠州三水縣治二百里東北至淳化縣治一

百二十里南至興平縣治五十里

同官 府北少東二百三十里東至同州府白水縣

治八十里東南至蒲城縣治一百三十里南少東至

富平縣治九十里北少東至鄜州宜君縣治九十里

西至邠州三水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淳化縣治

一百六十里

耀州 府北一百八十里東至同州府蒲城縣治一

百里東北至白水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涇陽縣治

一百里西至邠州淳化縣治九十里西北至三水縣

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醴泉縣治一百九十里

孝義廳 府東南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商州治二百

七十里東南至山陽縣治二百四十里南少東至鎮

安縣治九十里西南至興安府漢陰廳治四百五十

里北少東至藍田縣治二百八十里

寧陝廳 府西南四百四十里東至商州鎮安縣治

二百五十里西至漢中府洋縣治二百四十里南至

興安府石泉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漢陰廳治一

百九十里東北至孝義廳治三百一十里西南至漢

中府西鄉縣治三百二十里

帆十八

延安府 東西距四百八十里南北距三百九十里東

至山西陽州治三百九十里西至甘肅慶陽府環縣治

五百里南至鄜州舊洛川縣治一百九十里北至榆林

府榆林縣治五百里東南至同州府韓城縣治四百八

十里西南至慶陽府合水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綏

德州青澗縣治二百三十五里西北至寧夏府靈州治

九百一十里 領縣十

膚施 郭下

安塞 府西北四十里東少北至延川縣治一百九

十里東南至延長縣治一百九十里南至甘泉縣治

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慶陽府合水縣治三百五十里

北少西至榆林府懷遠縣治三百里東北至綏德州清澗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蘆關一百七十里自蘆關西北至靖邊縣治一百五十里

甘泉 府南少西九十里東南至宜川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鄜州洛川縣治一百三十里南至鄜州治七十里西南至慶陽府正寧縣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合水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環縣治四百五十里東渡河至山西隰州大寧縣治三百四十里
保安 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東至延川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安塞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甘泉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慶陽府安化縣治三百里西

帆十八

五

少南至環縣治三百三十里東北至榆林府懷遠縣治二百六十里
安定 府北少東一百八十里東少南至綏德州清澗縣治一百二十五里東南至延川縣治一百七十五里東南至延長縣治二百五里東南至宜川縣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安塞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保安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榆林府懷遠縣治二百五十里北少西至榆林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綏德州米脂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綏德州治一百五十里
宜川 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東渡河至山西平陽府

吉州治一百五十里東南渡河至絳州河津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同州府韓城縣治二百二十里南至郃陽縣治二百七十里南少西至澄城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白水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鄜州洛川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少南至鄜州治一百八十里

延長 府東一百五十里東渡河至山西隰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北渡河至隰州永和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南渡河至隰州大寧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渡河至平陽府吉州治二百十里南少西至宜川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鄜州治二百九十里

帆十八

六

延川 府東少北一百九十里東少北渡河至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渡河至隰州永和縣治一百六十里南少西至延長縣治五十里北至綏德州清澗縣治四十五里
靖邊 府西北三百六十里東少南至安定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南至保安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慶陽府安化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環縣治三百一十里西北出邊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駐六百里東北出邊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駐六百里東北至榆林府懷遠縣治二百三十五里東北至綏德州治四百二十里

定邊 府西北五百八十里東南至靖邊縣治二百
二十里東南至慶陽府安化縣治四百五十里南少
西至環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花馬池營六十里
白花馬池營西北至寧夏府靈州治二百七十里北
少東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駐五百八十里東北至
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駐六百二十里

鳳翔府 東西距四百二十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東
少北至乾州治二百十里西至秦州治四百九十里東
南至西安府盩厔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漢中府鳳
縣治三百里東北至邠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甘肅
平涼府華亭縣治二百六十里北至涇州靈臺縣治一

百五十里 領州一縣七

鳳翔 郭下

岐山 府東少南五十里東少南至扶風縣治六十
里西少南至寶雞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郿縣治
六十里東北至麟遊縣治九十里

寶雞 府西南九十里東南至郿縣治一百六十里
西南至漢中府鳳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少北至甘肅
秦州治三百八十里西北至清水縣治二百六十里
東至扶風縣治一百九十里

扶風 府東少南一百一十里東至乾州武功縣治
六十里東北至乾州治一百里東北至永壽縣治一

百八十里東南至西安府盩厔縣治一百一十里北
至邠縣長武縣治二百七十里北少西至麟遊縣治
二百一十里西北至涇州靈臺縣治二百四十里

郿 府東南一百一十里東少南至西安府盩厔縣
治二百里西南取斜谷路至漢中府褒城縣治五百
里東北至乾州武功縣治九十里北少東至扶風縣
治三十五里北至麟遊縣治一百五十里

麟遊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乾州治一百二
十里東南至武功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永壽縣
治七十五里東北至邠州治一百四十里北少東至
長武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涇州靈臺縣治一百

二十里 帆十八

涇陽 府西少北七十里東少北至麟遊縣治一百
六十里西至秦州清水縣治三百里南至寶雞縣治
六十里北至涇州崇信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靈
臺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隴州治八十里

隴州 府西北一百五十里西少南至秦州清水縣
治二百二十里西至秦安縣治三百里西北至平涼
府華亭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平涼縣治二百一
十里北少東至涇州崇信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少北
至靈臺縣治一百三十里

漢中府 東西距八百一十里南北距六百五十里東

南至四川綏定府太平縣治六百六十里西南至保寧府廣元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北取駱谷路至西安府盩厔縣治六百二十里西北至秦州兩當縣治四百七十里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少南至興安府石泉縣治三百三十里西北至甘肅階州治六百五十里 領州一縣八廳三

南鄭 郭下

褒城 府西少北四十里南少東至四川保寧府通江縣治五百三十里西南至南江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寧羌州治二百九十里北至馬道驛九十里自馬道驛西北至鳳縣治二百七十里北轉東取斜

帆十八

谷路至鳳翔府郿縣治五百里

城固 府東少北七十里南至四川綏定府達縣治八百五十里東南至太平縣治六百里西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五百六十里西南至南江縣治三百五十里南至西鄉縣治一百七十里

洋 府東少北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興安府石泉縣治二百三十里東至寧陝廳治二百四十里東北取駱谷路至西安府盩厔縣治五百里至西安府治六百七十里西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五百六十里西至城固縣治五十里

西鄉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至興安府漢陰廳治

二百六十里東少北至石泉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紫陽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柏陽關四百里自關西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綏定府太平縣治五百六十里西北至洋縣治一百里東北至寧陝廳治三百二十里

鳳 府西北三百八十里西至甘肅秦州兩當縣治九十里西南至徽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清水縣治三百里東北至鳳翔府寶雞縣治二百一十里北至隴州治四百二十里

寧羌州 府西南二百八十里東南至四川保寧府南江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巴州治三百九十里

帆十八

西南至廣元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少北至甘肅階州文縣治四百里西北至階州治六百里

沔 府西一百一十里東至褒城縣治七十里南至保寧府南江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寧羌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略陽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甘肅秦州徽縣治三百七十里北至鳳縣治三百四十二里西北至秦州兩當縣治三百八十里

略陽 府西北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寧羌州治三百一十里東北至鳳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南至保寧府廣元縣治四百八十里西南至階州文縣治四百八十里西至階州治三百六十里西北至成縣治三百

一十里北至秦州徽縣治一百八十里

定遠廳 府東南五百里東北至興安府石泉縣治

六百里東北至紫陽縣治四百里東南至四川綏定

府太平縣治一百六十里南至新寧縣治五百二十

里西南至達縣治四百八十里西南至保寧府通江

縣治四百里北至西鄉縣治四百里東少南至四川

城口廳治二百六十里西少北至保寧府南江縣治

六百里

留壩廳 府北少西二百里南至褒城縣治一百六

十里西北至鳳縣治二百里西南至沔縣治一百七

十里西少南至略陽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秦州

帆十八

十一

徽縣治三百二十里

佛坪廳 府東北四百里東北至西安府藍屋縣治

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洋縣治二百八十里

榆林府 東西距五百二十二里南北距二百二十三

里東南至綏德州米脂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延安

府靖邊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北渡河至山西保德州河

曲縣治四百八十里西北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駐六

百五十里南至延安府安定縣治三百二十里北至鄂

爾多斯右翼前旗駐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鄂爾多斯左

翼中旗駐三百八十里 領州一縣四

榆林 郭下

神木 府東北二百四十里東少北渡河至山西保

德州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太原府興縣治一百五

十里南至葭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綏德州米脂

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駐二

百三十里北至鄂爾多斯左翼中旗駐二百一十里

府谷 府東北三百六十里東北渡河至保德州河

曲縣治五十八里南渡河至保德州治一里西少南

至神木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葭州治二百四十

里東北至清水營六十里自營北至鄂爾多斯左翼

前旗駐一百二十里

葭州 府東少南一百七十里東南渡河至山西汾

帆十八

十二

州府臨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渡河至太原府興縣

治一百八十里東北渡河至保德州治四百二十九

里西南至綏德州米脂縣治九十里西南至綏德州

治一百七十里南至吳堡縣治一百七十里

懷遠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東至綏德州米脂縣治

二百二十里東南至綏德州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

清澗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延安府安定縣治二

百五十里南少東至安塞縣治三百里西南至保安

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靖邊縣治二百三十五里

北至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駐八百里東北至鄂爾多

斯右翼前旗駐四百四十里東北至葭州治三百二

十里

同州府 東渡河至蒲州府永濟縣治六十五里西至
西安府富平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河南陝州盧氏
縣治三百七十里西南至西安府渭南縣治一百五里
東北渡河至絳州河津縣治二百七十五里西北至鄜
州宜君縣治一百三十里 領州一縣八廳一

大荔 郭下

朝邑 府東三十里東渡河至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治三十二里東北渡河至臨晉縣治百里東南至潼
關廳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郃陽縣治九十里北至
澄城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華州治一百一十里

帆十八

十三

郃陽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東北渡河至蒲州府榮
河縣治七十里東南渡河至臨晉縣治八十里南渡
河至永濟縣治八十里北至延安府宜川縣治二百
七十里西北至鄜州洛川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少南
至澄城縣治四十里東北至韓城縣治一百里
澄城 府北少東一百里東渡河至臨晉縣治一百
一十里西至白水縣治五十里北少東至延安府宜
川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鄜州洛川縣舊治二百
二十里西北至中部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蒲城
縣治一百一十里
韓城 府東北二百里東渡河至蒲州府萬泉縣治

八十五里南渡河至榮河縣治三十里東北渡河至

絳州河津縣治七十五里東北渡河至平陽府吉州
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延安府宜川縣治二百二十
里西北至鄜州洛川縣故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中
部縣治二百七十里西至宜君縣治二百八十里
白水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延安府宜川縣
治三百二十里北少西至洛川新縣治一百六十里
西北至中部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宜君縣治一
百二十里西至西安府同官縣治八十里西南至耀
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富平縣治一百三十五里
華州 府西南八十里東南至商州雒南縣治二百

帆十八

十三

一十里南少東至商州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藍田
縣治一百五十里西至渭南縣治五十里西北至富
平縣治一百四十里
華陰 府東南八十里東至潼關廳治四十里西至
華州治七十里南至商州雒南縣治一百四十里北
至朝邑縣治五十里東北渡河至蒲州府永濟縣治
九十五里西北至蒲城縣治一百四十里
蒲城 府西北七十里北至白水縣治四十五里西
北至同官縣治一百三十里西至耀州治一百里西
南至富平縣治九十里西南至高陵縣治一百四十
里西南至臨潼縣治一百六十里南至渭南縣治一

百里南少東至華州治一百二十里

潼關廳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至河南陝州閿鄉

縣治六十里東南至盧氏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北渡

河至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治六十六里南至商州雒

南縣治一百四十里

興安府 東西距七百六十里南北距六百二十里東

北至湖北鄖陽府鄖西縣治四百七十里東南至竹溪

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漢中府洋縣治五百里西少

北至西鄉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南至四川綏定府太平

縣治六百五十里南少東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治六

百七十里北至商州鎮安縣治三百四十里 領縣六

帆十八

廳二

安康 郭下

平利 舊縣在府南少東九十里東南至湖北鄖陽

府竹溪縣治二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治六

百里西南至開縣治約八百里東北至洵陽縣治一

百九十里新縣治白土關在舊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在府東南二百三十里東至竹溪縣治五十里

洵陽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商州鎮安縣治

三百二十里東至湖北襄陽府均州治五百八十里

東南至鄖陽府竹溪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竹山

縣治三百九十里東北至廢上津縣治二百一十里

自廢上津縣東北至商州山陽縣治一百五十里自

廢上津縣東至鄖西縣治一百四十里

白河 府東少北四百里東少北至襄陽府均州治

二百四十里東南至鄖陽府竹山縣治二百四十里

西南至竹溪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鄖縣治一百

二十里東北至鄖西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少北至洵

陽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南至平利縣治四百里

紫陽 府西少南二百二十里東南至平利縣治四

百三十里西北至漢中府西鄉縣治二百八十里西

南至定遠廳治四百里自廳治西南至四川保寧府

通江縣治四百里西南至四川城口廳治三百三十

帆十八

里自廳治西南至綏定府太平縣治一百里南少東

至夔州府雲陽縣治八百里北至漢陰廳治一百一

十里

石泉 府西北二百七十里東南至紫陽縣治二百

里西少南至漢中府西鄉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北至

洋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商州鎮安縣治三百六

十里北至西安府寧陝廳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漢

中府定遠廳治六百里南至四川城口廳治四百里

東南至漢陰廳治九十里

漢陰廳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東少南至洵陽縣治

二百八十里西至漢中府西鄉縣治二百六十里東

北至商州鎮安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西安府寧
陝廳治一百九十里

磚坪廳 府西南

商州 東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里東南
至河南南陽府浙川廳治五百五十里西南至興安府
漢陰廳治七百里東北至河南陝州閩鄉縣治二百七
十里西北至西安府藍田縣治二百五里東南至南陽
府南陽縣治七百四十里南轉東至湖北鄖陽府鄖縣
治四百九十里東北至陝西州盧氏縣治三百里北少
西至華州治二百八十里 領縣四

鎮安 州西南三百四十里東南至湖北鄖陽府鄖

帆十八

十七

西縣治四百二十里西至西安府寧陝廳治二百五
十里南至興安府安康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洵
陽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漢陰廳治三百六十里
北少西至西安府孝義廳治九十里

雒南 州東北九十里東至河南陝州盧氏縣治二
百五十里東北至閩鄉縣治一百八十里北至同州
府華陰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華州治二百一十
里西北至西安府渭南縣治二百六十里西至藍田
縣治二百三十里

山陽 州南少東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鄖陽府鄖西
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鎮安縣治二百三十里南

踰鄖西縣地至興安府白水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南
踰鄖西縣地至洵陽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少北至西
安府孝義廳治二百四十里北少東至雒南縣治二
百一十里

商南 州東南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河南南陽府浙
川廳治三百里西至山陽縣治一百七十里南至鄖
陽府鄖縣治三百里西南至鄖西縣治二百八十里
北至陝州盧氏縣治四百里西北至雒南縣治三百
二十里

乾州 東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東南至
西安府興平縣治七十里西南至鳳翔府郿縣治一百

帆十八

十八

五十五里東北至邠州三水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
甘肅涇州治三百四十里東至西安府醴泉縣治四十
里南至整屋縣治一百一十里北少西至邠州治一百
六十里 領縣二

武功 州西南六十五里東北至西安府醴泉縣治
九十里東至興平縣治五十里南少東至整屋縣治
五十里東南至鄠縣治一百里西南至鳳翔府郿縣
治九十里西至扶風縣治五十里西北至麟遊縣治
一百六十里

永壽 州北少西九十里東南至醴泉縣治一百二
十里東至邠州淳化縣治九十里東北至三水縣治

一百四十里北至邠州治七十里西北至長武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甘肅涇州靈臺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鳳翔府麟遊縣治七十五里西南至扶風縣治一百八十里

邠州 東西距二百九十里南北距九十五里東少北至西安府同官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少南至耀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南至甘肅涇州靈臺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乾州永壽縣治七十里北少東至慶陽府正寧縣治九十里北少西至寧州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西安府涇陽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鳳翔府麟遊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鄜州宜君縣治二百九十五里西北

帆十八

十九

至涇州治一百八十里 領縣三

三水 州東北六十五里東至西安府同官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耀州治一百六十里南至醴泉縣治二百里西南至乾州永壽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乾州治二百三十里北少西至慶陽府正寧縣治六十五里東北至鄜州宜君縣治二百三十里 淳化 州東少南一百四十里東北至西安府同官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少北至耀州治九十里東南至三原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涇陽縣治一百一十里南少東至咸陽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醴泉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乾州治一百六十里西至永

壽縣治九十里西北至三水縣治九十里東北至鄜州宜君縣治三百五十里

長武 州西北八十里東少南至三水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南至乾州永壽縣治一百四十里南至鳳翔府扶風縣治二百七十里南少西至麟遊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甘肅涇州靈臺縣治八十里西少北至涇州治一百里北至慶陽府安化縣治二百四十里北少東至寧州治九十里東北至正寧縣治百里鄜州 東西距三百五十里南北距三百八十五里東少北至延安府宜川縣治一百八十里西至慶陽府合水縣治三百二十里南少西至西安府富平縣治三百

帆十八

二十

九十里北至延安府甘泉縣治七十里東南至同州府郃陽縣治三百里西南至慶陽府正寧縣治三百九十里東北至延安府延長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保安縣西百里之古金湯城四百四十里 領縣三

洛川 舊治在州東南六十里東北至延安府宜川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甘泉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同州府韓城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郃陽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澄城縣治二百二十里南至白水縣治一百九十里北至延安府膚施縣治一百九十里新治在舊治西南四十里州南少東八十里南少東至同州府白水縣治一百六十里

中部 州南少西一百四十里東少南至同州府韓
城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澄城縣治一百八十里
東南至白水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南至慶陽府正
寧縣治二百五十里西至寧州治三百二十里西北
至合水縣治三百里西北至延安府保安縣治四百
九十里東北至洛川縣舊治一百一十里至洛川縣
新治七十里

宜君 州南少西二百十里東至同州府韓城縣治
二百八十里東南至白水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西
安府富平縣治一百八十里南少西至同官縣治九
十里西南至邠州淳化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三

帆十八

三

水縣治二百三十里西至慶陽府正寧縣治二百二
十里東北至中部縣治五十五里

綏德州 東西距二百四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東
渡河至山西邠州府永寧州治二百七十里東南渡河
至石樓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北渡河至臨縣治三百里
南至延安府延川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安定縣治
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榆林府榆林縣治二百五十里東
北至葭州治一百七十里 領縣三
米脂 州北八十里東少北渡河至山西汾州府臨
縣治二百三十里西至榆林府懷遠縣治二百二十
里東北至葭州治九十里西北至榆林縣治一百七

十里東北至神木縣治二百二十里

清澗 州南少西一百四十里東少北渡河至山西
汾州府寧鄉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渡河至永寧州
治二百六十里東南渡河至石樓縣治二百里南至
延安府延川縣治四十五里西南至膚施縣治二百
三十五里西少北至安定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
至榆林府懷遠縣治三百七十里

吳堡 州東少北一百四十五里東少南渡河至山
西汾州府永寧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渡河至臨縣
治一百八十里東南渡河至寧鄉縣治一百里南少
東渡河至石樓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清澗縣治

帆十八

三

二百八十里西北至米脂縣治一百里北至榆林府
葭州治一百七十里

落帆樓文集卷十九

烏程沈 堯敦三

外集十三

地道記六

甘肅

蘭州府 總督及布政使司治 東至平涼府固原州
治七百四十里西至西寧府巴燕戎格廳治三百五十
里南至鞏昌府岷州治五百十里北少東至紅水堡三
百三十里東南至鞏昌府隴西縣治三百八十五里西
南至邊外西傾山六百六十六里東北至寧夏府中衛
縣治五百四十五里西北至涼州府平番縣治二百七
十里自紅水堡東北至阿拉善旗駐四百里 領州二
縣四

帆十九

一嘉業堂校刊

臯蘭 郭下

金 府東南九十里東南至鞏昌府安定縣治一百
三十里東南至隴西縣治二百九十五里南少東至
渭源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少南至河州治三百四十
里西南至狄道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靖遠縣治
三百二十里東少北至平涼府固原州治六百五十
里
狄道州 府南二百一十里東南至渭源縣治一百
二十里東少北至鞏昌府安定縣治二百一十里西

南至洮州廳治二百八十里南至岷州治三百里西
北至西寧府循化廳治三百二十五里東至平涼府
廢莊浪縣治五百八十里

渭源 府東南九十里東北至鞏昌府安定縣治二
百里東至通渭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隴西縣治
九十里東南至漳縣治一百五十五里西南至岷州
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洮州廳治三百八十里南至
西固城五百里

帆十九

二

靖遠 府東北三百三十里南少東至鞏昌府安定
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會寧縣治三百一十里東
南至平涼府靜寧州治四百九十里東南至固原州
治四百五十里東少北至鹽茶廳治三百五十里東
北至寧夏府中衛縣治二百十五里西北至涼州府
古浪縣治五百二十里西北至平番縣治三百里

河州 府西南三百里東少南至鞏昌府安定縣治
三百八十里東南至狄道州治一百九十里南少東
至洮州廳治三百里西南至西傾山五百里西至西
寧府循化廳治一百三十五里西北至巴燕戎格廳
治二百里西北至碾伯縣治三百里東北至涼州府
平番縣治三百六十里

平涼州 東西距三百九十里南北距五百八十里東
至慶陽府寧州治二百六十里西至鞏昌府會寧縣治

四百一十里東南至涇州崇信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鎮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秦州秦安縣治三百一十里東北至鎮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寧夏府中衛縣治六百里北少東至靈州治七百三十里東南至鳳翔府隴州治二百一十里 領廳一州二縣三平涼 郭下

靜寧州 府西二百三十里東南至廢莊浪縣治九十里南至秦州秦安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鞏昌府伏羌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通渭縣治一百九十里西至會寧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蘭州府靖遠縣治四百九十里西北至寧夏府中衛縣治四百

帆十九

三

九十里自莊浪廢縣東南至秦州清水縣治二百二十里 華亭 府南少西九十里東至涇州崇信縣治九十里東南至靈臺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南至鳳翔府隴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秦州清水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秦安縣治二百一十里西至廢莊浪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涇州鎮原縣治二百一十里 隆德 府西一百四十里東南至華亭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廢莊浪縣治一百里東北至涇州鎮原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寧夏府中衛縣治五百五十里南至秦州清水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至鹽茶廳

治二百八十里西至靜寧州治九十里

固原州 府西北二百七十里東北至慶陽府環縣

治三百二十里東至涇州鎮原縣治一百六十里南

少東至華亭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隆德縣治一

百二十里西南至靜寧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鞏

昌府會寧縣治三百四十里西至蘭州府臯蘭縣治

七百四十里西北至靖遠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

寧夏府中衛縣治四百三十里北至寧夏府治六百

一十里北少東至靈州治五百二十里東北至花馬

池營六百二十里

鹽茶廳 府西北三百四十里東至慶陽府環縣治

帆十九

四

二百五十里西少南至蘭州府靖遠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南至涇州鎮原縣治三百三十里南少東至固原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鞏昌府會寧縣治三百七十里西北至寧夏府中衛縣治二百九十里北少東至寧夏府治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靈州治四百一十里 鞏昌府 東西距二百九十五里南北距六百六十里東至秦州秦安縣治二百八十里南至階州治六百二十里北少西至蘭州府靖遠縣治四百三十里東南至階州成縣治四百七十里西南至古豐州城五百一十里東北至平涼府固原州治六百里西北至蘭州府漕

源縣治九十里西北至金縣治二百九十五里
一廳一縣七

隴西郭下

安定 府北一百六十里西南至蘭州府渭源縣治
三百里西少南至狄道州治三百一十里西少北至
河州治三百八十里西北至金縣治一百三十里北
少西至靖遠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寧夏府中衛
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北至平涼府固原州治四百五
十里

會寧 府東北二百一十里東南至秦州秦安縣治

三百一十里東南至平涼府廢莊浪縣城二百七十

帆十九

五

里東至靜寧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固原州治三
百四十里東北至鹽茶廳治三百七十里北少東至
寧夏府中衛縣治四百里西北至蘭州府靖遠縣治
三百一十里西至安定縣治一百一十里
通渭 府東少北二百里東南至秦州治一百八十
里東南至秦安縣治一百里東北至平涼府廢莊浪
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靜寧州治一百九十里北
少西至會寧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安定縣治一
百九十里西南至廢漳縣城一百九十里西至蘭州
府渭源縣治二百二十里

寧遠 府東南九十里東至伏羌縣治九十里西至

廢漳縣城一百里東北至通渭縣治一百七十里西
南至岷州治二百八十里南至秦州禮縣治一百二
十里東南至階州成縣治三百八十里

伏羌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東北至秦州秦安縣治
九十里東少南至秦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徽縣
治四百里南少東至階州成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南
至西和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秦州禮縣治一百
二十里北至通渭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平涼府
靜寧州治二百八十里

帆十九

六

西和 府東南三百一十里西北至秦州禮縣治七
十里東北至秦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階州成縣
治一百六十里南至文縣治五百九十里南少西至
階州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西固城三百七十里西
北至岷州治四百二十里
岷州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廢漳縣城一百
七十里東南至秦州禮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南至階
州治四百三十里南少東至西固城二百七十里南
至古宕州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古疊州三百六十里
北至蘭州府狄道州治三百里東北至渭源縣治二
百八十里
洮州廳 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岷州治二百
一十里東至廢漳縣城二百里東北至蘭州府渭源

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狄道州治二百八十里北
少西至河州治三百里西北至西寧府循化廳治四
百四十里西南至西傾山四百五十里西南至古豐
州二百五十里南少西至四川松潘廳治八百五十
里

慶陽府東西距三百一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里東
至鄜州治三百九十里西至涇州鎮安縣治一百六十
里南至邠州長武縣治二百四十里北至鄂爾多斯右
翼中旗駐千里東南至邠州三水縣治三百五里西南
至涇州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延安府保安縣治三百
里西北至寧夏府靈州治六百八十里 領州一縣四

帆十九

七

安化 郭下

合水 府東七十里東至鄜州治三百二十里東南
至中部縣治三百里東北至延安府甘泉縣治二百
五十里東北至安塞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北至保安
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靖邊縣治二百九十里西
南至寧州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環縣治二百五十
里
環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東至延安府膚施縣治五
百里西至平涼府鹽茶廳治二百五十里南至涇州
治三百八十里北少東至延安府定邊縣治二百八
十里東南至鄜州治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平涼府固

原州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延安府靖邊縣治三百
二十里東北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駐九百里西北
至寧夏府靈州治五百里南少西至涇州鎮原縣治
二百八十里

正寧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至鄜州宜君縣治二
百三十里東少北至中部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
鄜州治三百九十里東北至延安府甘泉縣治三百
八十里北少西至合水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寧
州治九十里西至涇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邠州
長武縣治一百里西南至邠州治九十里南少東至
三水縣治六十五里東南至西安府同官縣治一百

帆十九

八

八十里

寧州 府南少東二百五十里東少南至鄜州宜君
縣治三百一十里東至中部縣治三百二十里西至
平涼府平涼縣治二百六十里南少東至邠州治一
百四十里東南至邠州三水縣治一百五十五里西
南至涇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鎮原縣治一百八
十里東北至合水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鄜州治
四百里
寧夏府 東西距五百一十里南北距六百六十里東
北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駐五百五十里東少北至鄂
爾多斯右翼前旗駐六百五十里東南至陝西延安府

定邊縣治四百二十里東南至慶陽府環縣治五百七
十里南至平涼府固原州治六百一十里西南至蘭州
府靖遠縣治五百七十五里西至蘭山邊界一百六十
里山外厄魯特旗游牧地北至西瓜山邊界一百九十
里

寧夏 郭下東

寧朔 郭下西

平羅 府北少東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鄂爾多斯右
翼中旗駐四百四十里東北至鄂爾多斯左翼中旗
駐入百里東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駐六百五十里
東南至花馬池營四百八十里西至賀蘭山六十里

帆十九

北至鎮遠關六十里

靈州 府東南九十里東南至花馬池營二百七十
里自營東南至陝西延安府定邊縣治六十里東南
至慶陽府環縣治五百里南少東至涇州鎮原縣治
五百四十里南至平涼府治七百三十里南少西至
固原州治五百二十里西南至鹽茶廳治四百一十
里東北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駐六百里東北至鄂
爾多斯右翼後旗駐八百六十里東北至鄂爾多斯
右翼前旗駐六百二十里

中衛 府西南三百六十里東北至靈州治三百二
十里東南至平涼府鹽茶廳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

固原州治四百三十里東南至靜寧州治四百九十
里南少西至鞏昌府會寧縣治四百里西南至安定
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南至蘭州府靖遠縣治二百十
五里北至觀音山邊界七十里

西寧府 東西距三百五十里南北距三百九十五里
東至涼州府平番縣治三百八十里西至青海五百餘
里東南至鞏昌府洮州廳治六百八十里西南至古積
石山一千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涼州府古浪縣治五百
里北少東至武威縣治五百六十里西北至甘州府張
掖縣治一千三百五十里

帆十九

碾伯 府東一百三十里東至涼州府平番縣治二
百五十里東北至古浪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武
威縣治五百里東南至蘭州府臯蘭縣治三百二十
里東南至河州治三百里南至循化廳治二百五十
里西南至貴德廳治六百里

大通 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東南至碾伯縣治三百
五十里東南至涼州府平番縣治五百里東北至古
浪縣治四百二十里東北至武威縣治四百九十里
北少東至永昌縣治五百七十里西北至和碩特南
左翼末旗駐八十里西南至和碩特南右翼後旗駐
三百九十里

貴德廳 府西南四百八十里南至黃河自南曲向西北處和碩特前頭旗駐五百八十里西南至黃河自南折東北處和碩特南左翼中旗駐四百五十里西至和碩特南左翼次旗駐二百八十里西少北至和碩特南右翼末旗駐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輝特南旗駐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大通縣治六百里東南至蘭州府狄道州治八百里西南至古積石山六百四十里

循化廳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南至蘭州府狄道州治三百二十五里東至河州治一百三十五里東南至鞏昌府洮州廳治四百四十里北少東至巴燕

帆十九

十一

戎格廳治一百四十里西少北至貴德廳治五百二十五里西南至西傾山五百八十里

丹葛爾廳 府西九十里東北至大通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貴德廳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和碩特

南左翼末旗駐二百里西少北至和碩特南右翼後旗駐三百六十里西南至輝特南旗駐三百六十里

巴燕戎格廳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東至蘭州府臯蘭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南至河州治二百里東北至

涼州府平番縣治三百里北少西至碾伯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少南至貴德廳治五百五十里

涼州府 東西距九百三十里南北距五百二十里東

南至蘭州府靖遠縣治六百五十里西南至西寧府大通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北至魚海子五百里西北至甘肅州府山丹縣治三百八十里東至阿拉善厄魯特旗駐五百五卡里北渡漠至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駐二千

武威 郭下

鎮番 府東北二百里東踰厄魯特旗地至寧夏府

平羅縣治七百里南至古浪縣治三百里西南至永

昌縣治二百七卡里東北至魚海子三百里西北至

合黎山四百里西北至亦集乃地一千二百五十五

里北至亦不刺山二百八十里

帆十九

十二

永昌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南至西寧府西寧縣治

六百四十里南少西至大通縣治五百七十里西北

至甘肅州府山丹縣治二百三十里南至雪山一百

十里西南至北石崖一百八十里

古浪 府南少東一百三十里西南至西寧府大通

縣治四百二十里西南至西寧縣治五百里西南至

碾伯縣治三百八十里南少東至平番縣治二百二

十里東南至蘭州府靖遠縣治五百二十里東北至

阿拉善厄魯特旗駐五百里

平番 府東南三百三十里西北至西寧府大通縣

治五百里西至碾伯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巴燕

戎格廳治三百里西南至蘭州府河州治三百六十里東南至皋蘭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靖遠縣治三百里

莊浪廳 府東南

甘州府 東西距三百二十里南北距二百里東南至涼州府永昌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北至肅州高臺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西寧府治一千三百五十里西南踰祁連山至浩疊水北和碩特西右翼前旗駐四百里北至亦集乃地一千五百里 領縣二

張掖 郭下

山丹 府東少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涼州府永昌

帆十九

十三

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昌寧湖六百里東南至白石崖口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寧番山口一百五十里北少西至居延海千里

鎮西府 東南至哈密三百三十里自哈密東南至安西州治八百七十里西至古城八百四十里自古城西至迪化州阜康縣治三百六十里東至札薩克圖汗旗駐六百里東南至嘉峪關一千四百六十里 領縣二

宜禾 郭下

奇臺 府西七百五十里西至古城九十里自古城東北至科布多一千三百六十里東至木壘九十里自木壘東行折南又折西南有道通土魯番

涇州 東西距一百八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東至慶陽府正寧縣治一百九十里南至鳳翔府鳳翔縣治二百四十里北至慶陽府環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少南至邠州長武縣治一百里東南至乾州永壽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鳳翔府隴州治二百里西少南至平涼府華亭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平涼縣治一百四十二里西北至鹽茶廳治四百二十里東北至慶陽府安化縣治二百二十里 領縣三

崇信 州西南七十里東至邠州長武縣治一百三十里西至平涼府華亭縣治九十里南至鳳翔府汧

陽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隴州治一百三十里北

帆十九

十五

少東至鎮原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靈臺縣治一百里東北至慶陽府安化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平涼縣治一百一十里

靈臺 州南九十里東北至邠州長武縣治八十里東少北至邠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乾州永壽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鳳翔府麟遊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鳳翔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汧陽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隴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平涼府華亭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平涼縣治一百一十里北少西至鎮原縣治一百八十里

鎮原 州西北九十里東至慶陽府安化縣治一百

六十里東南至寧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環縣治一百八十里西至平涼府固原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平涼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隆德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鹽茶廳治三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寧夏府靈州治五百四十里

階州 東西距四百里南北距五百五十里東至漢中府略陽縣治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寧羗州治六百里東南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治七百里西南至龍安府平武縣治五百四十里西南至松潘廳治六百八十里西北至西固城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古宕州二百五十里西北至鞏昌府岷州治四百三十里北至廢漳縣治五百五十里

帆十九

十五

百五十里北少東至秦州禮縣治四百二十里至鞏昌府西和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秦州治六百八十里

領縣二

交 州南少東二百一十里東南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南至昭化縣三百四十里東南至劍州治四百九十里西南至龍安府平武縣治三百六十里西至松潘廳治四百九十里東北至成縣治六百里東北至漢中府略陽縣治四百八十里東少南至寧羗州治四百里北至鞏昌府西和縣治五百九十里南至四川綿州梓潼縣治六百里

成 州東北四百六十里東南至陝西漢中府略陽

縣治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治六百里西北至鞏昌府西和縣治一百六十里北少西至伏羗縣治三百四十里北少東至秦州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清水縣治三百四十里東至徽縣治一百里東北至兩當縣治一百七十里

秦州 東西距二百九十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東南至漢中府鳳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鞏昌府西和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通渭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平涼府華亭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至靜寧州治二百六十里東至鳳翔府治四百九十里南少西至階州成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少北至鞏昌府伏羗縣治一百二十里

帆十九

十六

里 領縣五

秦安 州北少東八十里東南至清水縣治八十里東至鳳翔府隴州治三百里東北至平涼府華亭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廢莊浪縣治九十里北至靜寧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鞏昌府會寧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北至通渭縣治一百里西南至伏羗縣治九十里

清水 州東少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鳳翔府寶雞縣治二百六十里東至汧陽縣治三百里東北至隴州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平涼府華亭縣一百六十里北至隆德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廢莊浪縣城

二百二十里東南至漢中府鳳縣治三百里

禮州西南二百里東南至階州成縣治二百三十

里西南至西固城四百二十里南少東至鞏昌府西

和縣治七十里南少西至階州治四百二十里東北

至伏羌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岷州治三百五十

里北至寧遠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廢漳縣治二

百里

徽州南少東二百八十里東北至漢中府鳳縣治

一百六十里東南至留壩廳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

沔縣治三百七十里南至略陽縣治一百八十里西

南至階州文縣治七百里西至成縣治一百里西北

帆十九

至鞏昌府西和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禮縣治三

百二十里西北至伏羌縣治四百里北少東至清水

縣治三百里

兩當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東北至鳳翔府隴州治

五百里東北至寶雞縣治三百里東至漢中府鳳縣

治九十里東南至沔縣治三百八十里南少東至寧

羌州治四百九十里西南至徽縣治八十里西至鞏

昌府西和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北至禮縣治三百四

十里

肅州東南至甘肅府張掖縣治四百三十里西少南

至嘉峪關七十里自關西北至安西州玉門縣治二百

九十里南至浩靈河南和碩特前左翼頭旗駐六百五

十里東北至威遠城三百八十里 領縣一

高臺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東南至甘肅府張掖縣

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廢鎮夷所城一百二十里自

鎮夷城北至毛同城一百五十里

安西州東西距七百二十里南北距三百九十里東

南至嘉峪關五百五十里西北至哈密八百七十里西

南至色爾騰海五百八十里自色爾騰海西至羅布淖

爾千里南少東至和碩特北右末旗駐六百八十里北

至札薩克圖汗左翼後旗駐八百里 領縣二

敦煌州西少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和碩特北右

帆十九

末旗駐九百里西南至和碩特北左翼旗駐五百五

十里西至羅布淖爾一千四百里北至哈密五百四

十三里

玉門州東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嘉峪關二百九

十里南至和碩特北左末旗駐五百四十里北至札

薩克圖汗右翼右旗駐一千二百里

迪化州東少北至古城四百四十里自古城東至奇

臺縣治九十里西至庫爾喀刺烏蘇七百里東南至

土魯番五百三十里 領縣三

昌吉州西少北九十里西至綏來縣治二百六十

里

阜康州東北一百三十里東至濟木薩二百里自濟木薩東至古城六十里

綏來州西少北三百五十里西至奎屯臺二百八十里自奎屯西至庫爾喀刺烏蘇八十里自奎屯臺北少西至塔爾巴哈臺八百一十里

落帆樓文集卷二十

外集十四

地道記七

四川上

成都府 總督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三百四十里
 南北距二百七十五里東南至潼川府樂至縣治二百
 四十里西南至邛州蒲江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潼
 川府中江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茂州汶川縣治三
 百八十里南至嘉定府榮縣治四百里 領州三縣十
 三

帆二十

一嘉業堂校刊

成都 郭下西北

華陽 郭下東南

雙流 府西南四十里東南至簡州治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資州資陽縣治二百三十里南少東至仁壽

縣治一百六十里南少西至眉州彭山縣治九十里

西南至新津縣治五十里西北至邛州大邑縣治一

百一十里西北至崇慶州治七十里西北至溫江縣

治三十五里北至郫縣治五十五里東北至新繁縣

治八十里

溫江 府西少南五十里西少南至崇慶州治四十

里西南至邛州大邑縣治七十里西南至邛州治一

烏程沈 詩敦三

百三十里西南至蒲江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新

津縣治六十里

新繁 府西北五十六里東至新都縣治三十里東

北至金堂縣治六十里東北至漢州治九十里西少

北至崇寧縣治三十里

金堂 府東北七十里北至漢州治三十五里東北

至綿州德陽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潼川府中江縣治

一百二十里東少北至射洪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南

至遂寧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樂至縣治二百七

十里南少東至簡州治一百五十里

新都 府北五十里東少北至金堂縣治三十里東

帆二十

二

北至漢州治四十里北至什邡縣治八十里西北至

彭縣治六十里

郫 府西少北四十五里東北至新繁縣治三十里

西北至崇寧縣治四十里南至溫江縣治三十里西

北至灌縣治九十里

灌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東至崇寧縣治五十里東

南至溫江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崇慶州治九十里

西南至邛州大邑縣治九十里西南至獠澤關一百

里北至茂州汶川縣治一百三十里

彭 府西北九十里東至漢州治七十五里東少南

至金堂縣治八十里西至灌縣治一百十五里西北

至茂州汶川縣治二百一十里南至新繁縣治三十里東北至什邡縣治七十里北至茂州治三百里
崇寧 府西北八十里東至金堂縣治八十里南至溫江縣治七十里西南至崇慶州治一百一十里西北至茂州汶川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彭縣治三十里
簡州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北至綿州德陽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潼川府中江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三台縣治三百一十里東北至射洪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少北至遂寧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少南至樂至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資州資陽縣治九十里南至嘉定府威遠縣治二百七十里南少西至榮縣

帆二十

三

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資州仁壽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南至眉州彭山縣治二百四十里
崇慶州 府西少南九十里東南至新津縣治七十里西南至邛州蒲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邛州治九十里西少南至大邑縣治五十里東北至郫縣治七十里東北至彭縣治一百二十里
新津 府西南九十里東至簡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資州資陽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仁壽縣治一百五十里南至眉州彭山縣治五十五里西南至邛州蒲江縣治九十里西至邛州治九十里西北至大邑縣治一百里東北至郫縣治九十里

漢州 府東北九十里南少東至簡州治一百八十五里東南至潼川府遂寧縣治三百八十里東至中江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德陽縣治五十里北至綿竹縣治九十里西北至茂州汶川縣治二百八十里
什邡 府北少東一百三十里南少東至漢州治四十里南少西至新繁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少北至綿州德陽縣治六十里東北至綿竹縣治七十里西北至茂州治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汶川縣治二百六十里

帆二十

四

重慶府 東西距八百一十里南北距六百七十五里東至湖北施南府咸豐縣治九百里西至資州內江縣治三百七十里南至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治四百六十里北至順慶府廣安州治三百里東南至貴州思南府婺川縣治八百六十里西南至瀘州合江縣治四百一十里東北至忠州墊江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北至潼川府遂寧縣治四百六十里 領州二廳一縣十一巴 郭下
江津 府西南一百三十里東南至綦江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治四百三十里西南至瀘州合江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遵義府仁懷縣治三百九十里
長壽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東少北至忠州鄂都縣

治一百五十里西至銅梁縣治三百五十里南至南川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至綏定府大竹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涪州治八十里西南至江津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忠州墊江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一百四十里

永川 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江津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璧山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大足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瀘州合江縣治二百里西至榮昌縣治八十里東北至銅梁縣治一百六十里東至酉陽州黔江縣治一千一十里

榮昌 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江津縣治二百

帆二十

五

一十里南少東至瀘州合江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瀘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少南至叙州府隆昌縣治六十里西少北至資州內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潼川府安岳縣治一百九十里北少東至遂寧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北至大足縣治一百二十里

綦江 府南少東二百里東南至貴州遵義府正安州治四百八十里南至桐梓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仁懷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少南至瀘州合江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南川縣治一百五十里

南川 府東南二百五十里東至酉陽州彭水縣治二百五十里西至江津縣治二百里南至貴州遵義

府正安州治四百里東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六百一十里東北至石碛廳治五百五十里西南至桐梓縣治五百里

合州 府西北二百里東南至長壽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璧山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忠州墊江縣治三百里西北至遂寧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二百里東北至廣安州治二百二十里北至定遠縣治一百里西北至潼川府蓬溪縣治三百里西北至遂寧縣治二百六十里西至安岳縣治二百六十里

涪州 府東少北三百一十里東至湖北施南府咸

帆二十

六

豐縣治六百里東南至酉陽州黔江縣治四百里東南至彭水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南川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江津縣治四百里西北至綏定府大竹縣治二百九十五里北至忠州墊江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鄧都縣治一百二十里

銅梁 府西北二百里東南至璧山縣治一百里西南至大足縣治一百里東北至合州治一百里西北至安居廢縣治七十里西少北至潼川府安岳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遂寧縣治二百里北少西至蓬溪縣治二百九十里北至順慶府西充縣治三百八十里

大足 府西北三百一十里南至瀘州合江縣治三百里西南至敘州府隆昌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資州內江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少北至資州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潼川府安岳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少西至遂寧縣治一百七十里北少東至蓬溪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順慶府南充縣治四百里東北至定遠縣治三百里

壁山 府西少北一百里南至江津縣治一百四十二里西少北至大足縣治二百一十里北至順慶府南充縣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榮昌縣治二百里東北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三百里

帆二十

定遠 府西北三百里東南至長壽縣治三百六十二里東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廣安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岳池縣治一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南充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潼川府蓬溪縣治二百里西少北至遂寧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安岳縣治三百里西南至銅梁縣治二百里

江北廳 府北涪水北岸東北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二百二十里

保寧府 東西距七百里南北距五百四十里東南至順慶府蓬州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綏定府達縣治五百六十里東北至陝西漢中府南鄭縣治七百一十里

北至甘肅階州成縣治八百八十里西北至龍安府平武縣治五百八十里西少北至綿州梓潼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潼川府鹽亭縣治二百一十里南至順慶府南充縣治二百七十里 領州二縣七

閬中 郭下

蒼溪 府北少西四十里東南至順慶府儀隴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潼川府鹽亭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少南至綿州梓潼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劍州治一百八十里北少西至昭化縣治二百四十里北少東至廣元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少北至巴州治一百九十里

帆二十

南部 府南少東七十里東北至順慶府儀隴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蓬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西充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南至潼川府鹽亭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綿州梓潼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劍州治二百九十里東北至巴州治二百七十里

廣元 府北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略陽縣治四百八十里北至甘肅階州成縣治六百里西北至文縣治四百九十里西至龍安府平武縣治四百里東南至順慶府儀隴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南至巴州治二百七十里

昭化 府北少西二百八十里東北至廣元縣治四

十五里西北至甘肅階州文縣治四百五十里西至龍安府平武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劍州治一百五十里東南至巴州治二百九十里

巴州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東南至綏定府達縣治三百五十里南少東至大竹縣治三百七十里南至渠縣治二百八十里南少西至順慶府營山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儀隴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漢中府寧羗州治三百九十里

通江 府東北四百里東北至陝西漢中府定遠廳治四百里東北至西鄉縣治七百四十里北至南鄭縣治四百九十里西北至南江縣治二百里西少南

帆二十

九

至巴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順慶府儀隴縣治三百里西南至營山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綏定府渠縣治四百三十里西南至大竹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達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南至東鄉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少北至太平縣治四百里

南江 府東北四百三十里東少南至陝西漢中府定遠廳治六百里東北至南鄭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至沔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寧羗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蒼溪縣治四百二十里西南至順慶府儀隴縣治三百三十里南少西至巴州治一百八十里西至廣元縣治二百三十里

劍州 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東北至廣元縣治一百九十里東至巴州治四百里東南至順慶府西充縣治三百五十里南少東至潼川府蓬溪縣治四百里西南至鹽亭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綿州梓潼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龍安府彭明縣治三百里西少南至江油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平武縣治二百六十里

順慶府 東至綏定府渠縣治二百一十里西至潼川府蓬溪縣治一百一十里南少東至重慶府定遠縣治一百五十里北至保寧府南部縣治二百里東南至忠州鄆都縣治五百里西南至潼川府遂寧縣治一百七

帆二十

十

十里東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五百三十里西北至綿州梓潼縣治三百一十里 領州二縣六南充 郭下

西充 府西北八十里東南至重慶府定遠縣治二百三十里南至銅梁縣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潼川府蓬溪縣治九十里西至射洪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鹽亭縣治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綿州梓潼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保寧府劍州治三百五十里北至閬中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南部縣治一百二十里 蓬州 府東北一百里東少南至綏定府渠縣治一

百四十里東南至大竹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鄰水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潼川府遂寧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南至蓬溪縣治二百一十里西至西充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保寧府南部縣治一百五十里北至儀隴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巴州治二百七十里

營山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少北至綏定府達縣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渠縣治一百二十里南少東至鄰水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蓬州治六十里西北至保寧府南部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少東至巴州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通江縣治三百六十里

帆二十

儀隴 府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南至保寧府南部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閬中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廣元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巴州治一百五十里東至綏定府東鄉縣治四百四十里東少南至達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南至營山縣治一百四十里
廣安州 府東南一百七十里東少南至忠州墊江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重慶府長壽縣治二百六十里南至重慶府巴縣治三百里西南至合州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定遠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岳池縣治六十里北少西至蓬州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營山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綏定府渠縣治

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大竹縣治一百六十里

隣水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東至忠州墊江縣治一百里東南至鄧都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重慶府長壽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重慶府巴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合州治二百里西至定遠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廣安州治一百二十里北少東至綏定府渠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大竹縣治一百二十里

帆二十

岳池 府東南一百十里南少東至重慶府巴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定遠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南至潼川府遂寧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蓬溪縣治二百二十里北至蓬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營山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綏定府渠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北至大竹縣治二百一十里
叙州府 東西距六百里南北距三百一十五里東南至叙永廳永寧縣治三百九十四里西南至雲南昭通府恩安縣治七百七十五里東北至重慶府榮昌縣治三百里西北至嘉定府犍爲縣治二百里東至瀘州江安縣治一百八十里西至寧遠府越嶲廳治七百二十里南至昭通府鎮雄州治四百二十里北至嘉定府榮縣治三百一十里 領廳二縣十一
宜賓 郭下

慶符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琪縣治八十里
西南至筠連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瀘州江安縣
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屏山縣治一百六十里
富順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南至瀘州江安縣治二
百二十里東南至瀘州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重慶
府榮昌縣治一百四十里北少東至資州內江縣治
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資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
嘉定府威遠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榮縣治一百
七十里西南至犍為縣治三百里
南溪 府東少北一百一十里西南至長寧縣治二
百四十里東南至瀘州江安縣治七十里東少北至

帆二十

十五

瀘州治一百五十里東至納溪縣治一百一十里北
少東至富順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嘉定府威遠
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榮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北
至犍為縣治三百里
長寧 府南少東一百四十里東南至興文縣治五
十里南少西至雲南昭通府鎮雄州治二百八十里
東北至瀘州江安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慶符縣
治一百二十里
高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南少東至雲南昭通府鎮
雄州治四百二十里西南至筠連縣治一百里西北
至屏山縣治二百里北少東至慶符縣治三十里

筠連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昭通府鎮雄州
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恩安縣治五百二十五里西
南至大關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少南至永善縣治三
百八十里西北至雷波廳治四百六十里北少西至
屏山縣治二百四十里
琪 府南少西三百里東南至建武城九十里西南
至筠連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長寧縣治六十里
西北至高縣治五十五里南至雲南昭通府鎮雄州
治二百六十里自建武城東南至大壩營六十里自
大壩營東至叙永廳治六十里自建武城西北至府
治二百八十里

帆二十

十五

興文 府東南一百九十里東南至叙永廳永寧縣
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昭通府鎮雄州治二百八十
里東北至瀘州江安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北至琪
縣治八十里
隆昌 府東北二百六十里南少東至瀘州治一百
三十里東南至合江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少北至重
慶府榮昌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大足縣治一百八十
里北少東至潼川府安岳縣治二百里西北至資州
內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北至嘉定府威遠縣治
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富順縣治八十里西南至南溪
縣治二百二十里

屏山 府西少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琪縣治二百四十里南少西至雲南昭通府大關廳治四百六十里西南至永善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少北至寧遠府越雋廳治六十里北少東至嘉定府健爲縣治二百六十里

馬邊廳 府西北二百八十里東南至屏山縣治二百里西南至雷波廳治四百八十里東北至嘉定府健爲縣治二百里東北至樂山縣治二百六十里北至峨嵋縣治二百里西北至峨邊廳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南至寧遠府越雋廳治四百八十里
雷波廳 府西南五百里東南至雲南昭通府永善

帆二十

十五

縣治二百里東北至屏山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嘉定府峨邊廳治六百二十里西至涼山蠻界一百里東南至昭通府魯甸廳治三百九十里
夔州府 東西距五百四十里南北距八百三十里東至湖北宜昌府興山縣治三百九十里東南至巴東縣治三百一十里東北至鄖陽府房縣治七百三十里北至陝西興安府平利縣舊治七百三十里西北至綏定府太平縣治七百里西至新寧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忠州治四百六十里南少西至湖北施南府恩施縣治四百里東南至建始縣治二百六十里 領縣六
奉節 郭下

大寧 府北少東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治五百里東北至竹溪縣治四百五十里北至陝西興安府平利縣舊治六百里北少西至安康縣治六百九十里西北至城口廳治六百八十里西北至綏定府太平縣治七百五十里西少南至開縣治三百三十里東南至廢大昌縣城七十里西北至興安府磚坪廳治六百五十里

帆二十

十六

巫山 府東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湖北施南府建始縣治二百里南至宜昌府鶴峯州治四百四十里東南至巴東縣治一百六十里東至興山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鄖陽府房縣治六百里東北至竹山縣治四百八十里北至竹溪縣治四百五十里北至廢大昌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大寧縣治二百里
雲陽 府西少南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大寧縣治三百三十里東北至陝西興安府安康縣治九百里北少東至磚坪廳治六百里北少西至紫陽縣治八百里西北至城口廳治五百四十里西北至綏定府太平縣治五百五十里西北至開縣治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湖北施南府利川縣治三百四十里南至咸豐縣治五百里南少東至恩施縣治四百一十里東南至建始縣治三百八十里
萬 府西少南二百八十里東少北至雲陽縣治一

百四十里東南至湖北施南府建始縣治五百二十里東南至利川縣治三百一十里西南至石碛廳治三百七十里西南至忠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南至梁山縣治一百四十五里西北至綏定府新寧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少西至太平縣治四百三十里開府西少北二百三十里南少西至萬縣治九十里西南至忠州梁山縣治二百三十五里西少南至綏定府新寧縣治一百六十里西至達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東鄉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太平縣治四百里北少東至城口廳治四百里東北至陝西興安府平利縣治入百里

帆二十

七

龍安府 東西距四百三十里南北距五百二十里東南至保寧府劍州治三百六十里東至廣元縣治四百里東北至甘肅階州文縣治三百六十里東北至階州治五百四十里北少西至西固城六百里西北至潘州七百八十里西少北至松潘廳治三百里西南至茂州治四百五十里南少東至綿州治四百一十里東南至綿州梓潼縣治三百八十里 領縣四

平武 郭下

江油 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東少北至保寧府劍州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綿州梓潼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安縣治一百四十里西至石泉縣治一百四

十里南少西至彰明縣治七十里北少東至舊清川所城二百四十里

石泉 府西南三百二十里東南至綿州安縣治一百一十里南至德陽縣治二百三十里南少西至綿竹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南至茂州治一百三十里西至疊溪營八十里西北至小河營一百八十里自小河營西北至松潘廳治一百九十里

彰明 府南少東三百二十里東至綿州梓潼縣治七十里東南至潼川府鹽亭縣治二百五十里南至綿州治九十里西南至羅江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少南至安縣治八十五里西北至石泉縣治一百六十

帆二十

七

里東北至保寧府劍州治三百一十里 寧遠府 東西距六百六十里南北距一千二百九十里東南至雲南東川府會澤縣治八百里西南至永北廳治一千一十里東北至嘉定府峨邊廳治七百一十里西北至雅州府打箭爐廳治八百八十里東至涼山一百三十里西至雲南永寧土府七百里南至武定州治九百一十里 領州一廳一縣三

西昌 郭下

會理州 府南四百里東北至雲南昭通府魯甸廳治六百六十里東少北至東川府巧家廳治四百四十里東少南至會澤縣治四百里東南至曲靖府尋

甸州治七百三十里南少東至武定州祿勸縣治五百三十里南少西至元謀縣治五百七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大姚縣治六百一十里西少北至永北廳治六百里

冕寧府北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冕山營一百二十五里西南至鹽源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北至越嶲廳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雅州府打箭爐廳治七百八十里東至松嶺關一百九十里

鹽源府西南三百一十里東至德昌所三百六里東南至會理州治四百五十里南少西至雲南楚雄府大姚縣治七百一十里西南至大理府賓川州治

帆二十

十九

九百三十里西南至永北廳治七百里西南至麗江府麗江縣治九百里西至中甸廳治八百四十里西北至永寧土府五百五十里

越嶲廳府北少東二百八十里東北至敘州府馬邊廳治四百八十里東北至嘉定府峨邊廳治四百三十里東北至雅州府樂經縣治四百二十里北少東至清溪縣治三百里西北至打箭爐廳治六百六十里

外集十五

地道記八

四川下

雅州府 東西距五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三百八十五里東至眉州丹稜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嘉定府洪雅縣治一百里西南至寧遠府越嶲廳治五百四十里西至裏塘土司一千三百七十里東北至邛州治一百八十里 領州一縣五廳一

雅安 郭下

帆二十一

嘉業堂校刊

名山 府東北四十里東北至邛州治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蒲江縣治一百里東少南至眉州丹稜縣治八十里東南至嘉定府洪雅縣治一百里 榮經 府西南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天全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蘆山縣治一百十里東少北至嘉定府洪雅縣治二百里西南至邛來關七十里自關西南至清溪縣治六十里 蘆山 府北少西七十里西少南至天全州治六十里東南至名山縣治七十里東至邛州蒲江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邛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靈關六十里

天全州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南少西至清溪縣治二百二十里西至打箭爐廳治四百四十里東北至木坪土司二百二十里自木坪東北至懋功廳治二百三十里西至紫石關一百里東北至靈關一百二十里

清溪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東南至松坪土司一百八十里自松坪東至嘉定府峨嵋縣治三百五里自松坪東南至峨邊廳治二百四十五里南少西至寧遠府越嶲廳治三百里東北至榮經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打箭爐廳治三百六十里

打箭爐廳 府西五百九十里東南至瀘定橋一百

帆二十一

三十里自橋東南至冷邊土司四十五里自冷邊土司東南至清溪縣治一百八十五里西南至折多汛五十里自汛西至雅龍江三百三十五里渡江西至裏塘土司二百九十五里自裏塘西至巴塘土司五百四十五里自巴塘西北至察木多一千四百五里自折多汛西北至泰寧協三百一十里自泰寧協西北至霍爾章谷土司三百四十里自霍爾章谷西北至察木多一千一百三十五里東南至寧遠府冕寧縣治七百八十里東北至懋功廳治九百里 嘉定府 東西距四百里南北距二百一十里東南至敘州府宜賓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寧遠府越嶲廳

治六百二十里東北至資州并研縣治八十里西北至雅州府雅安縣治二百三十里東至敘州府隆昌縣治五百二十里南至屏山縣治三百八十里北少東至眉州青神縣治七十里 領廳三縣七

樂山一郭下

峨嵋二府西少北六十里東南至犍爲縣治一百八十里南至敘州府馬邊廳治二百里西南至峨邊廳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夾江縣治五十里西北至洪雅縣治八十里

洪雅三府西北一百三十里東少南至眉州青神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眉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

帆二十一

三

丹稜縣治四十五里東北至邛州蒲江縣治八十里西北至雅州府名山縣治三百里西北至雅安縣治一百里西少南至榮經縣治二百里
夾江四府西北八十里東至資州并研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眉州青神縣治七十里東北至眉州治一百二十里北至丹稜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洪雅縣治五十里
犍爲五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敘州府富順縣治三百里東南至南溪縣治三百里東南至宜賓縣治二百里南少西至屏山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少南至馬邊廳治二百里西少北至峨邊廳治三百五十

里北少西至眉州青神縣治一百八十里北至資州并研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榮縣治一百七十里榮六府東少北二百一十里東至威遠縣治七十里東南至敘州府富順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南溪縣治三百三十里南少東至宜賓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北至資州并研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仁壽縣治二百一十里北至成都府治四百里東北至簡州治二百九十里東北至資州資陽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資州治二百六十里

威遠七府東少北二百八十里西南至犍爲縣治二百四十里南至敘州府宜賓縣治二百九十里東南

帆二十二

四

至南溪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富順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隆昌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少北至資州內江縣治一百里東北至資州治一百九十里北少東至資陽縣治二百一十里北至簡州治二百七十里西北至資州仁壽縣治二百八十里西至并研縣治一百九十里
峨邊廳八府西南一百九十里東南至敘州府馬邊廳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雷波廳治六百二十里西南至寧遠府越嶲廳治四百三十里西南至木瓜彝巢穴一百八十里北至大渡河十七里渡大渡河北至虎皮岡二十八里自虎皮岡東北至峨嵋縣治一

百五里自虎皮岡西至松坪一百里自松坪西北至雅州府清溪縣治一百八十里

潼川府 東西距三百八十里南北距五百七十里東

南至重慶府合州治五百里西南至成都府簡州治三

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寧府閬中縣治三百一十里西北

至綿州羅江縣治一百六十里東至順慶府西充縣治

二百二十里西少南至漢州治二百二十里南至敘州

府隆昌縣治五百八十里北少西至龍安府江油縣治

二百八十里 領縣八

三臺 郭下

射洪 府東南六十里東南至蓬溪縣治一百里東

帆二十一

五

南至遂寧縣治一百七十里南少西至安岳縣治三

百二十里西南至成都府簡州治三百五十里西南

至成都府治三百二十里西少南至金堂縣治二百

五十里西少北至中江縣治一百七十里北少東至

綿州梓潼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鹽亭縣治一百

里東北至保寧府南部縣治二百七十里東至順慶

府西充縣治一百六十里

鹽亭 府東北一百里東南至順慶府西充縣治一

百二十五里東少北至保寧府南部縣治一百七十

里東北至閬中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蒼溪縣治

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劍州治二百六十里北少西至

綿州梓潼縣治一百里西北至龍安府彰明縣治二

百五十里西北至綿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北至羅

江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少南至德陽縣治二百六十

里南少東至遂寧縣治二百五十里

中江 府西少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樂至縣治二

百二十里南至資州治三百七十里南少西至資陽

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成都府簡州治二百里西

南至成都府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金堂縣治一百

二十里西至漢州治一百里西北至綿州德陽縣治

一百里北少西至羅江縣治一百里東北至綿州治

一百一十里東北至梓潼縣治二百三十里

帆二十一

六

遂寧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北至順慶府南充縣

治一百七十里東少北至岳池縣治二百二十里東

少南至重慶府定遠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合州

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銅梁縣治二百里南少東至

大足縣治一百七十里南少西至榮昌縣治二百八

十里西少南至成都府簡州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

金堂縣治三百四十里西北至綿州德陽縣治四百

里西北至中江縣治三百里

蓬溪 府東南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遂寧縣治八十

里南少西至重慶府大足縣治二百八十里南少東

至銅梁縣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合州治三百里東

南至定遠縣治二百里東南至順慶府岳池縣治二
百一十里東至南充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西充
縣治九十里北少西至保寧府劍州治四百里西北
至鹽亭縣治一百五十里

樂至 府南少西二百三十里東南至安岳縣治一
百二十里南少東至敘州府隆昌縣治二百六十里
南少西至資州內江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資州
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南至資陽縣治九十里西少北
至成都府簡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金堂縣治二
百七十里西北至綿州德陽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北
至射洪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遂寧縣治一百九

帆二十一

七

十里

安岳 府南少東三百八十里東北至重慶府定遠
縣治三百里東至合州治二百六十里東少南至銅
梁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大足縣治一百五十里
南少東至榮昌縣治一百九十里南少西至敘州府
隆昌縣治二百里西南至資州內江縣治一百八十
里西南至資州治一百六十里西至資陽縣治一百
六十里東北至遂寧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成都
府簡州治二百四十里

綏定府 東至夔州府開縣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陝
西興安府紫陽縣治七百九十里北至漢中府城固縣

治入百五十里西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二百七十里
西北至巴州治三百五十里西至南部縣治四百七十
里西少北至順慶府儀隴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少南至
營山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廣安州治三百六十里
南少東至忠州鄭都縣治三百九十里東南至夔州府
萬縣治二百六十里 領縣六

達一郭下

東鄉 府東少北九十里東南至新寧縣治九十里
南至忠州梁山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墊江縣治
二百六十里西至順慶府儀隴縣治四百四十里西
北至保寧府巴州治四百二十里西北至通江縣治

帆二十一

八

三百四十里東北至太平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
城口廳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夔州府開縣治二百
四十里

新寧 府東南一百一十里東少北至夔州府開縣
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萬縣治一百五十里南至忠
州治二百里南少西至梁山縣治一百里西南至墊
江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大竹縣治二百三十里
西北至保寧府通江縣治四百三十里北至陝西漢
中府定遠廳治五百二十里東北至太平縣治三百
六十里東北至城口廳治四百六十里
渠一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東少北至新寧縣治二百

七十里東南至大竹縣治九十里南至順慶府鄰水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廣安州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岳池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北至蓬州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營山縣治二百二十里北至保寧府巴州治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通江縣治四百三十里西至順慶府南充縣治二百一十里

大竹 府西南二百里東至忠州梁山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忠州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墊江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重慶府涪州治二百九十五里南至長壽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順慶府鄰水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廣安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少

帆二十一

九

南至岳池縣治二百一十里西至南充縣治三百里西北至儀隴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北至保寧府巴州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通江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北至東鄉縣治二百九十里
太平 府東北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夔州府開縣治四百里東南至大寧縣治七百五十里東北至城口廳治一百里東北至陝西興安府安康縣治六百五十里東北至紫陽縣治四百三十里西北至漢中府定遠廳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西鄉縣治五百六十里西北至南鄭縣治六百六十里西北至保寧府南江縣治七百六十里西少南至通江縣治四百里

資州 東西距四百三十里南北距五百里東少南至重慶府大足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榮昌縣治二百一十里南少東至敘州府富順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少南至眉州青神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成都府雙流縣治三百六十里北至潼川府中江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樂至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安岳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嘉定府威遠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榮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樂山縣治二百二十里領縣四

帆二十一

十

資陽 州西北一百三十里東少北至潼川府樂至縣治九十里西北至成都府簡州治九十里西南至嘉定府榮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威遠縣治二百一十里
內江 州東南九十里西少南至嘉定府威遠縣治一百里南少西至敘州府富順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隆昌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重慶府榮昌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大足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潼川府安岳縣治一百八十里北少東至樂至縣治二百一十里
仁壽 州西少北二百里西北至眉州彭山縣治九十里西至眉州治七十里西南至青神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嘉定府榮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威

遠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少北至資陽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簡州治一百八十里北少東至成都府治二百里北少西至雙流縣治一百六十里

井研 州西南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眉州青神縣治

七十里西至嘉定府夾江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

樂山縣治八十里南至犍爲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南

至榮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南至威遠縣治一百九

十里北至仁壽縣治八十里東北至資陽縣治二百

一十里

綿州 東西距三百里南北距一百五里東南至潼川

府鹽亭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三台縣治一百三十

帆二十一

十二

里西南至中江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成都府漢州

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南至茂州汶川縣治三百二十里

西北至茂州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龍安府石泉縣治

二百里北至彰明縣治九十里東北至保寧府劍州治

二百八十里東少北至閬中縣治三百里 領縣五

德陽 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羅江縣治五十

里東少北至潼川府鹽亭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

中江縣治一百里東南至樂至縣治三百二十里南

至成都府簡州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金堂縣治九

十里西南至漢州治五十里西少南至什邡縣治六

十里北至龍安府石泉縣治三百三十里

羅江 州西南七十里南少東至潼川府中江縣治

一百里東南至三台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少南至鹽

亭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龍安府彰明縣治一百

六十里西至綿竹縣治七十里西南至成都府什邡

縣治一百一十里

安 州西北九十里東少北至龍安府彰明縣治八

十五里東北至江油縣治一百四十里北少東至平

武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北至石泉縣治一百一十里

西至茂州治二百里西南至綿竹縣治九十里南至

羅江縣治九十里

綿竹 州西南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德陽縣治五十

帆二十一

十三

里南至成都府漢州治九十里西南至什邡縣治七

十里西南至灌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茂州治二

百里西至汶川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龍安府

石泉縣治二百七十里

梓潼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寧府劍州治

一百六十里東少北至蒼溪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少

南至閬中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南部縣治二百

五十里東南至順慶府西充縣治二百三十里南少

東至潼川府鹽亭縣治一百里南少西至射洪縣治

一百八十里西南至三台縣治一百九十里西至龍

安府彰明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江油縣治一百二十

里

茂州 東至綿州安縣治二百里東南至綿州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綿竹縣治二百里東南至成都府什邡縣治二百七十里南至彭縣治三百里西南至灌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懋功廳治六百六十里西至雜谷腦土司二百三十里西少北至雜谷廳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松潘廳治三百四十里北至疊溪營一百二十里東至龍安府石泉縣治一百二十里 領縣一

帆二十一

十三

西南至懋功廳治五百五十里西北至雜谷腦土司二百一十里北至雜谷廳治即舊保縣治九十里東北至廢保縣治即舊汶川縣治亦即明宣德後威州治四十里

西陽州 東南至湖南乾州廳治三百八十里東少南至永綏廳治二百里東北至永順府龍山縣治二百里東北至湖北施南府來鳳縣治四百里北少東至利川縣治五百四十里西北至石碛廳治五百里西北至涪州治五百五十里西南至貴州遵義府正安州治四百六十里西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四百五十里南少西至松桃廳治二百八十里 領縣三

秀山 州南少西二百里東北至湖南永綏廳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乾州廳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鳳凰廳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沅州府麻陽縣治二百九十里南少西至貴州松桃廳治八十里西南至思南府印江縣治二百二十里西至婺川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少北至遵義府正安州治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湖南永順府龍山縣治三百八十里

帆二十一

十四

黔江 州北少東二百八十里東南至湖南永綏廳治三百八十里東南至永順府龍山縣治二百里東北至湖北施南府來鳳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咸豐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恩施縣治三百里北少東至利川縣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石碛廳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忠州鄭都縣治三百三十里西北至重慶府涪州治四百里

彭水 州西北二百一十里東至湖南永順府龍山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黔江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石碛廳治三百里北至忠州治四百里西北至鄭都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涪州治三百四十里西至南川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遵義府正安州治四百二十里南少西至思南府婺川縣治三百里南少東至印江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南至松桃廳治五百里東南至秀山縣治四百一十里

忠州 東西距一百二十里南北距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湖北施南府利川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夔州府萬縣治一百八十里北至綏定府新寧縣治二百里西北至達縣治三百里西北至大竹縣治二百五十里西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涪州治二百三十里南至西陽州彭水縣治四百里東南至石柱廳治一百四十里 領縣三

墊江 州西一百三十里東南至酆都縣治一百一十里南至重慶府涪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長壽縣治一百五十里西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一百里西北至綏定府大竹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達縣治

帆二十一

十五

三百里東北至新寧縣治二百六十里
酆都 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東至石柱廳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西陽州黔江縣治三百三十里東南至彭水縣治二百八十里南至重慶府廢武隆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涪州治一百二十里西至長壽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順慶府隣水縣治二百三十里北少西至綏定府達縣治三百九十里北少東至梁山縣治一百八十里
梁山 州西北一百里東少北至夔州府萬縣治一百四十五里東北至開縣治二百三十五里北少東至綏定府新寧縣治一百里北至東鄉縣治一百八

十里西北至達縣治二百里西至大竹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墊江縣治一百六十里

眉州 東至資州仁壽縣治七十里東南至井研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嘉定府夾江縣治一百二十里西至雅州府雅安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邛州蒲江縣治八十里北至成都府新津縣治九十五里東北至簡州治二百八十里 領縣三

丹稜 州西六十里南至嘉定府夾江縣治六十里西南至洪雅縣治四十五里西至雅州府雅安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少北至名山縣治八十里北至邛州蒲江縣治四十里

帆二十一

十五

青神 州南八十里東北至資州仁壽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少北至資州治二百八十里東南至井研縣治七十里南少西至嘉定府樂山縣治七十里西少北至洪雅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夾江縣治七十里西北至丹稜縣治九十五里
彭山 州北四十里東南至資州仁壽縣治九十里東北至成都府雙流縣治九十里東少北至簡州治二百四十里北至新津縣治五十五里西北至邛州治一百里西至蒲江縣治七十里西南至丹稜縣治一百里
邛州 東北至崇慶州治九十里東至新津縣治九十

里東南至眉州彭山縣治一百里東南至眉州治一百
六千里南至丹稜縣治一百里西南至雅州府名山縣
治三百四十里西少南至蘆山縣治二百七十里西領
縣三

夾邑眉州北少東四十里東北至灌縣治九十里東
少北至崇慶州治五十里東南至雙流縣治一百
十里東南至新津縣治一百里

一蒲江眉州南六十里東北至成都府新津縣治九十
里東至眉州彭山縣治七十里東南至眉州治八十
里南至丹稜縣治四十里西南至嘉定府洪雅縣治
八十里西少南至雅州府名山縣治一百里西至蘆

山縣治一百四十里

蘆州東少北至重慶府綦江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
至榮昌縣治一百六十里北少西至敘州府隆昌縣治
一百三十里西北至富順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少南至
南溪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長寧縣治二百六十里
南至貴州仁懷廳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遵義府仁懷
縣治二百六十里 領縣三

江安 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東南至貴州仁懷廳治
二百三十里南少東至敘永廳治二百六十里西南
至敘州府興文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長寧縣治
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慶符縣治二百八十里西至宜

賓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南溪縣治七十里北至
富順縣治二百二十里

合江 州東一百二十里南至貴州遵義府仁懷縣
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桐梓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少

北至重慶府綦江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江津縣
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永川縣治二百里北至大足

縣治三百里北少西至榮昌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
至敘州府隆昌縣治二百五十里

納溪 州西南四十里東南至貴州遵義府仁懷縣
治二百二十里南少西至敘永廳治二百八十里西
南至江安縣治七十里西至敘州府南溪縣治一百

一十里西南至長寧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少北至合
江縣治一百六十里

雜谷廳 東少南至茂州治一百二十里東至明初威
州城四十里東南至明宣德後威州城即唐汶川縣城
亦即雍正後保縣城七十里南至汶川縣治九十里西
南至懋功廳治六百三十里西南至雜谷安撫司一百
七十里西北至鎮安關五十里北少東至松潘廳治二
百六十里自雜谷安撫司西至古無憂城一十里
敘永廳 東西距二百五十里南北距三百里東北至
貴州仁懷廳治一百九十里東至遵義府桐梓縣治三
百四十里東南至大定府黔西州治四百三十里南至

大定府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畢節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雲南昭通府鎮雄州治三百七十里西北至敘州府建武城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瀘州江安縣治二百六十里北少東至納溪縣治二百八十里 領縣一 永寧 與廳異城廳治東城縣治西城縣西北至敘州府興文縣治一百六十里

石砬廳 東南至湖北施南府咸豐縣治三百八十里東至宣恩縣治五百四十里東少北至利川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夔州府雲陽縣治四百六十里東北至萬縣治三百七十里北少西至忠州治一百四十里西至鄂都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重慶府廢武隆縣治

帆二十一

十九

一百七十里南少西至西陽州彭水縣治三百里東南至黔江縣治二百四十里

城口廳 東少北至陝西興安府平利縣舊治六百里東北至安康縣治五百五十里東北至紫陽縣治三百三十里北至石泉縣治四百里西少北至漢中府定遠廳治二百六十里西少南至綏定府太平縣治一百里西南至東鄉縣治三百七十里西南至新寧縣治四百六十里南少西至夔州府開縣治四百里東南至雲陽縣治五百四十里東南至大寧縣治六百八十里

松潘廳 東西距二百七十七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東南至龍安府平武縣治三百里東南至石泉縣治三

百七十里南少東至茂州治三百四十里南少西至雜谷廳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雜谷腦土屯五百三十里西至生番界一百九十里西北至漳臘營四十里自營西北至黃勝關四十里北至潘州四百八十里北少東至甘肅鞏昌府洮州廳治八百五十里東北至南坪營三百里

懋功廳 本小金川司美諾地 東北至茂州汶川縣治五百四十里東北至雜谷廳治六百三十里北至雜谷腦土司四百八十里西南至雅州府打箭爐廳治九百里西南至天全州治四百五十里 領屯五

帆二十一

二十

撫邊屯 廳西 西少北至綏靖屯三百

里 章谷屯 廳西南

崇化屯 廳西 本大金川司葛刺依地

綏靖屯 廳西少北 本大金川司阿爾古地

初置屯在河東勒烏圍地後移就阿爾古東至昔嶺

一百一十里

落帆樓文集卷五十二

外集十六

地道記九

雲南

雲南府 總督巡撫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三百七
 十里南北距二百九十八里東至曲靖府陸涼州治二
 百八十里西至楚雄府楚雄縣治三百八十里南至澂
 江府江川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澂江府路南州治
 二百里西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北至
 曲靖府尋甸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武定州元謀縣

帆二十二

嘉業堂校刊

治二百九十里 領州四縣七

昆明 郭下

富民 府西北七十里東至嵩明州治一百七十里
 北少西至武定州祿勸縣治八十五里西北至武定
 州治九十里西北至羅次縣治六十里西少南至祿
 豐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安寧州治九十五里南
 少西至昆陽縣治一百七十里
 宜良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曲靖府尋甸州
 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馬龍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少
 北至陸涼州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澂江府路南州
 治五十里西南至河陽縣治一百里

嵩明州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東北至曲靖府尋甸

州治一百一十里東少北至馬龍州治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陸涼州治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廣西州治三

百四十里南少東至澂江府路南州治一百里南至

宜良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祿勸縣治一百八

十里東北至東川府會澤縣治四百里

晉寧州 府南一百里東北至宜良縣治一百三十

里東至澂江府河陽縣治四十里東南至廣西州彌

勒縣治二百六十里南少東至臨安府寧州治一百

五十里南少西至澂江府江川縣治六十里西南至

新興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治一百二十

帆二十二

二

里

呈貢 府南少東五十里東北至嵩明州治一百四

十里東少南至宜良縣治九十里東南至澂江府路

南州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河陽縣治七十里南少

西至晉寧州治六十里西至安寧州治八十里西北

至富民縣治一百二十里

安寧州 府西南八十里東南至昆陽州治六十里

西南至易門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南至楚雄府南

安州治二百八十里西少北至楚雄縣治三百里西

北至祿豐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少西至羅次縣治一

百一十里東北至富民縣治一百里

羅次 府西北一百三十里南少西至易門縣治二
百里西南至祿豐縣治六十里西至楚雄府定遠縣
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武定州元謀縣治一百六十
里東北至武定州治七十里

祿豐 府西少北一百九十里東南至昆陽州治二
百里南至易門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楚雄府磻
嘉慶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南至南安州治二百三十
里西南至楚雄縣治一百八十里西至廣通縣治一
百一十里西北至定遠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武
定州元謀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武定州治一百
三十里

帆二十二

三

昆陽州 府南少西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呈貢縣治
一百里東至晉寧州治五十里東南至澂江府江川
縣治八十里南至新興州治八十里西南至臨安府
嶲峨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二
百七十里西北至廢三泊縣治七十里自三泊廢縣
西北至祿豐縣治一百三十里
易門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東至昆陽州治一百二
十里東南至澂江府江川縣治二百里東南至新興
州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臨安府河西縣治二百四
十里東南至嶲峨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元江州
新平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楚雄府磻嘉慶縣治

四百里西少北至南安州治二百里西北至楚雄縣
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廣通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
至呈貢縣治二百二十里

大理府 東南至楚雄府鎮南州治三百九十里東至
大姚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永北廳治四百二十里
北少東至麗江府鶴慶州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維西
廳治五百八十里西至潞江四百五十里西南至永昌
府永平縣治二百四十里南至順寧府雲州治四百六
十里 領州四縣三

太和 郭下

帆二十二

四

趙州 府東南六十里東少北至楚雄府大姚縣治
三百二十里東少南至姚州治三百里東南至雲南
縣治八十里南至蒙化廳治一百四十里南少西至
順寧府雲州治四百二十里西南至順寧縣治四百
八十里西南至永昌府灣甸土州治五百八十里西
南至保山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少南至永平縣治二
百八十里北少西至麗江府鶴慶州治三百二十里
東北至永北廳治三百八十里
雲南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楚雄府大姚縣
治二百九十里東少北至姚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少
南至鎮南州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楚雄縣治三百
二十里東南至磻嘉慶縣治五百六十里東南至景

東廳治四百二十里西南至順寧府雲州治四百一
十里西南至廢定邊縣治三百里西南至蒙化廳治
一百二十里西至永昌府永平縣治三百二十里
鄧川州 府北少西九十里北少西至麗江府劍川
州治一百七十里北少東至鶴慶州治一百九十里
東北至永北廳治四百里東北至四川寧遠府會里
州治八百里東南至賓川州治一百九十里南少東
至順寧府雲州治五百六十里南少西至順寧縣治
五百五十里西南至永昌府灣甸土州治六百五十
里西南至永平縣治二百九十里
浪穹 府西北一百一十里東北至麗江府鶴慶州

帆三十一

五

治一百八十里北至劍川州治一百五十里西北至
維西廳治四百七十里西北至廢蘭州治二百九十
里西南至永昌府永平縣治三百一十里南至順寧
府治五百七十里東南至鄧川州治二十里東北至
永北廳治三百九十里
賓川州 府東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麗江府鶴慶州
治三百五十里西北至劍川州治四百里西南至趙
州治八十里南少西至雲南縣治九十里南少東至
景東廳治五百里東南至硤嘉廢縣治六百二十里
東南至楚雄府鎮南州治三百一十里東南至姚州
治二百四十里東至大姚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

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六百八十里東北至鹽源縣
治八百三十里北少東至永北廳治三百里
雲龍州 府西二百五十里東北至浪穹縣治二百
九十里東北至麗江府劍川州治四百四十里北至
舊蘭州治三百二十里西至潞江二百里西南至馬
面關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永昌府保山縣治二百六
十里東南至永平縣治一百三十里南少西至灣甸
土州治四百六十里東南至蒙化廳治三百八十里
東南至趙州治三百里東北至鄧川州治二百八十
里
臨安府 東西距五百七十里南北距四百八十里東

帆三十二

六

南至開化府文山縣治三百九十里西南至普洱府他
郎廳治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三百六
十里西北至雲南府易門縣治四百里北至澂江府江
川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少南至元江州治三百里南少
東至納更土司三百里 領州三縣五
建水 郭下
石屏州 府西北八十里北少東至澂江府新興州
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二百五十
里西少北至鎮沅州恩樂縣治五百六十里西少南
至鎮沅州治五百二十里西南至元江州治二百五
十里東南至納樓茶甸司一百九十里

阿迷州 府東一百二十里北至澂江府路南州治三百五十里北少東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廣西州治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廣南府寶寧縣治六百四十里東至廢維摩州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開化府文山縣治三百三十里西南至納更土司三百七十里西北至寧州治二百四十里

寧州 府北少東一百九十里西少北至澂江府新興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江川縣治八十里西北至雲南府晉寧州治一百五十里北至澂江府河陽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路南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少南至維摩

廣州治四百五十里西南至通海縣治五十里

通海 府北一百五十里北至澂江府江川縣治一百里東北至河陽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二百二十里東至維摩廢州治五百里東南至阿迷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石屏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元江州治三百八十里西至新平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嶧峨縣治八十里

河西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澂江府新興州治七十四里北少東至江川縣治七十五里東北至河陽縣治一百六十里東至寧州治七十里東南至通海縣治四十里西南至元江州治四百一十里西

帆船二十二

南至石屏州治一百六十里西至嶧峨縣治四十二里

嶧峨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西少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北至楚雄府磻嘉廢縣治四百三十里西北至南安州治三百六十里西北至雲南府易門縣治一百六十里北少東至安寧州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昆陽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澂江府新興州治七十二里南少東至石屏州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元江州治三百八十里

蒙自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廣西州治四百四十里東北至

維摩廢州治三百九十里東少南至開化府文山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納更土司二百八十里西少南至普洱府他郎廳治六百里西少北至元江州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阿迷州治九十里 方輿紀要

羅洪先曰入交之道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臨安府蒙自縣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關下程瀾洞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下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宣光江南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園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

帆船二十二

八

岐山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蒙自縣
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涼州又五日至福安
縣又一日至宣江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亦至
白鶴三岐山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
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

楚雄府 東西距三百八十里南北距五百二十里東
至雲南府昆明縣治四百二十里西至蒙化廳定邊廢
縣治三百一十里南少西至普洱府他郎廳治六百三
十里北至四川寧遠府鹽源縣治九百二十里東南至
澂江府新興州治四百二十里西南至順寧府雲州治
五百六十里東北至武定州元謀縣治二百里西北至

帆船二十二

九

大理府賓川州治四百三十里 領州三縣四

楚雄 郭下

定遠 府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廣通縣治八十里
東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四百六十里西南至鎮南
州治七十里西少北至大理府雲南縣治三百四十
里西北至姚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大姚縣治一
百四十里北至四川寧遠府鹽源縣治八百里東北
至武定州元謀縣治一百六十里東至雲南府羅次
縣治二百二十里

姚州 府西北一百九十里東至武定州元謀縣治
二百三十里南少東至鎮南州治一百二十里南少

西至鎮沅州恩樂縣治六百里西南至景東廳治四
百八十里西南至順寧府雲州治六百七十里西南
至蒙化廳治三百四十里西至大理府雲南縣治二
百三十里西少北至趙州治三百里西北至賓川州
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永北廳治四百二十里

南安州 府東南五十里東南至臨安府嶧峨縣治
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三百二十里
南少東至元江州治五百四十里西南至硯嘉廢縣
治二百二十里南少西至普洱府他郎廳治六百四
十里西南至鎮沅州恩樂縣治三百九十里西南至
景東廳治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順寧府雲州治五百

帆船二十一

十

六十里西北至蒙化廳治四百一十里東北至雲南
府祿豐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少北至安寧州治二百
八十里東少南至易門縣治二百里

鎮南州 府西北七十里東南至元江州治六百八
十里南少東至普洱府他郎廳治七百二十里南至
硯嘉廢縣治三百一十里南少西至鎮沅州恩樂縣
治四百七十里西南至景東廳治三百八十里西南
至順寧府雲州治五百五十里西少南至定邊廢縣
治三百里西至蒙化廳治三百里西北至大理府雲
南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賓川州治三百一十里
廣通 府東少北七十里東南至雲南府易門縣治

二百二十里東至祿豐縣治一百一十里東北至武定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元謀縣治一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四川寧遠府鹽源縣治八百六十里西至鎮南州治一百三十里南至元江州治六百二十里南少東至新平縣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南安州治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姚州治二百一十里

大姚 府北少西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武定州元謀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四百六十里北少東至鹽源縣治七百一十里西北至永北廳治三百九十里西北至麗江府鶴慶州治五百七十里西至大理府賓川州治二百二十里西少

帆二十二

十二

南至趙州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雲南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南至姚州治六十里南少西至鎮南州治一百六十里

澂江府 東西距二百三十六里南北距一百七十五里東至廣西州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彌勒縣治二百二十里南至臨安府寧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嶧峨縣治二百二十二里西至雲南府晉寧州治四十里西北至呈貢縣治七十里東北至曲靖府陸涼州治二百六十里 領州二縣二

河陽 郭下

江川 府西南九十里東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二百

三十里東南至臨安府寧州治八十里南至通海縣治一百里南少西至河西縣治七十五里西南至嶧峨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雲南府易門縣治二百里西北至昆陽州治八十里北少東至晉寧州治六十里東北至路南州治二百四十里

新興州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江川縣治六十里東少南至臨安府寧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河西縣治七十四里南少西至石屏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嶧峨縣治七十二里西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二百里西至楚雄府碶嘉慶縣治五百里西北至雲南府易門縣治一百七十里北至昆陽州治八

帆二十二

十三

十里東北至晉寧州治一百二十里路南州 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東少北至廣西州師宗縣治二百里東少南至廣西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彌勒縣治一百一十里南至臨安府阿迷州治三百五十里西南至寧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雲南府呈貢縣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宜良縣治五十里北少東至曲靖府尋甸州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馬龍州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陸涼州治一百三十里

廣南府 東西距七百二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小鎮安廳治三百三十五里東南至

思恩府百色廳治四百九十里東少北至泗城府西林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西隆州治二百七十里東北至貴州興義府治四百五十里北至興義縣治三百七十里西北至曲靖府羅平州治四百三十里西北至廣西州治四百八十里西少南至廢維摩州治二百七十里自維摩廢州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治三百七十里西南至開化府文山縣治四百六十里 領縣一土州

寶寧 郭下

土富州 府東南二百六十五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小鎮安廳治七十里東南至天保縣治二百二十

帆二十七

里東北至思恩府百色廳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泗城府凌雲縣治三百九十里東北至西隆州治三百四十里北少東至西林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少南至開化府文山縣治四百里西北至廢維摩州治四百六十里自維摩廢州西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三百二十里
順寧府 東西距三百四十里南北距六百九十里東南至鎮沅州治五百二十里西南至孟定土府六百三十里東北至楚雄府鎮南州治五百九十里西北至永昌府保山縣治三百二十里北至大理府浪穹縣治六百一十里西至灣甸土州一百六十里南少東至孟班土司

五百六十里 領廳一州一縣一

順寧 郭下

緬寧廳 府南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雲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景東廳治三百二十里東少南至鎮沅州恩樂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鎮沅州治四百六十里東南至普洱府威遠廳治三百六十里南少東至孟班土司三百八十里西南至耿馬土司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孟定土府四百五十里西至邊放土司四百九十里西北至鎮東土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灣甸土州二百六十里

帆二十七

土里北至大理府太和縣治四百七十里西北至永昌府永平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南至鎮康土州二百六十里南少西至孟班土司四百九十里東南至普洱府威遠廳治四百四十里東南至鎮沅州治四百四十里東南至恩樂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少南至景東廳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楚雄府楚雄縣治五百六十里
曲靖府 東西距三百九十里南北距六百二十里東南至廣西泗城府西林縣治七百六十里西南至澂江府路南州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貴州大定府水城廳治五百七十里西北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七百二

十里北至昭通府魯甸廳治六百三十里南至廣西州
治二百七十里 領州六縣二

南寧 郭下

霑益州 府北三十里西北至東川府會澤縣治三
百二十里北至昭通府魯甸廳治六百里東北至宣
威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貴州大定府水城廳治
五百四十里東北至安順府明倫廳治四百七十里
東北至普安廳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亦佐廢縣治
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尋甸州治一百五十里
陸涼州 府南少西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廣西州師
宗縣治一百一十里南少東至廣西州治一百五十

帆二十一

十五

里西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澂
江府路南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少南至雲南府宜良
縣治一百三十里西至昆明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
至嵩明州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尋甸州治一百九
十里東北至貴州普安廳治三百三十里東北至興
義府普安縣治四百里東至亦佐廢縣治二百三十
里
羅平州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東北至貴州普安廳
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興義府普安縣治三百八十
里東北至安南縣治四百五十里東至興義縣治一
百九十里東南至廣西泗城府西隆州治四百六十

里東南至西林縣治四百九十里東南至廣南府寶
寧縣治四百三十里南至開化府文山縣治五百三
十里南至邱北城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廣西州治一
百七十里西至師宗縣治七十里西北至陸涼州治
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廢亦佐縣治一百二十里

馬龍州 府西南五十里南少東至陸涼州治九十
里西南至廣西州彌勒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澂
江府路南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雲南府宜良縣
治一百六十里西少南至嵩明州治一百四十里西
北至尋甸州治一百里北少西至東川府會澤縣治
三百三十里東北至霑益州治八十里

帆二十二

十六

尋甸州 府西少北一百三十里南至廣西州彌勒
縣治二百九十里南少西至澂江府路南州治一百
九十里西南至雲南府宜良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
至嵩明州治一百一十里西至武定州祿勸縣治二
百三十里西北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五百八十
里北少東至東川府會澤縣治二百九十里
平彝 府東少北九十里南至羅平州治二百里東
南至貴州興義府興義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普
安廳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大定府水城廳治四百
五十里北少東至威寧州治三百八十里北少西至
宣威州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東川府會澤縣治四

百二十里西少北至霑益州治九十里西南至陸涼州治二百里南少西至師宗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亦佐廢縣治一百三十里

宣威州 府東北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東川府會澤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巧家廳治四百五十里北少西至昭通府魯甸廳治三百八十里北至昭通府治四百里東北至大定府威寧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水城廳治三百四十里東至安順府朗岱廳治三百六十里東南至興義府普安縣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普安廳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尋甸州治二百四十里

帆二十一

七

麗江府 東西距六百七十里南北距九百六十里東南至永北廳治二百里東北至四川寧遠府鹽源縣治六百八十里東北至永寧土府三百七十里北少東至四川邊外裏塘土司一千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巴塘土司一千五百里西至潞江七百四十五里西南至大理府雲龍州治五百六十里南至趙州治四百里東南至楚雄府大姚縣治五百九十里 領廳二州二縣一

麗江 郭下

鶴慶州 府南少西九十里東北至永寧土府四百六十里東少北至永北廳治二百一十里東少南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七百里東南至大理府賓川

州治三百三十里南少東至趙州治三百二十里南少西至太和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鄧川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浪穹縣治一百八十里

劍川州 府西南一百七十里東南至鶴慶州治九十里南至大理府浪穹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雲龍州治四百四十里西至廢蘭州城一百九十里中甸廳 府北少西三百一十里東至四川寧遠府鹽源縣治六百里東北至永寧土府二百里北少東至四川邊外裏塘土司八百里西南至劍川州治四百五十里東南至永北廳治四百八十里南少西至鶴慶州治四百里

帆二十二

八

維西廳 府西北三百五十里東北至中甸廳治二百八十里北至四川邊外巴塘城七百里南少西至廢蘭州城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劍川州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鶴慶州治四百四十里東南至大理府浪穹縣治四百七十里自廢蘭州城南至雲龍州治三百二十里

普洱府 東少北至臨安府蒙自縣治八百里東北至元江州治三百六十里北少西至景東廳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順寧府緬寧廳治六百三十里西少北至孟班土司二百六十里南少西至車里土司五百六十里 領廳三縣一

寧洱 郭下

威遠廳 府西北二百七十里西少北至耿馬土司
五百里西北至順寧府緬寧廳治三百六十里西北
至雲州治四百四十里北少西至蒙化廳治六百八
十里北至大理府雲南縣治七百五十里北少東至
景東廳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鎮沅州恩樂縣治二
百七十里東北至鎮沅州治二百里東少北至元江
州治四百五十里南至孟養土司五百里西南至孟
連土司約千里西南至孟班土司二百里
思茅廳 府南少東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孟養土司
三百八十里西北至孟班土司三百八十里東北至

帆二十一

九

他郎廳治三百一十里東北至納更土司七百二十
里南至九龍江與老撾界處五百八十里
他郎廳 府東北二百里東少北至臨安府蒙自縣
治六百里東北至建水縣治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元
江州治一百六十里北少東至楚雄府南安州治六
百四十里西北至鎮沅州恩樂縣治三百二十里西
北至鎮沅州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威遠廳治三百
七十里東南至李仙江與安南界處五百八十里東
南至納更土司五百八十里
永昌府 東西距六百九十里南北距一千一百四十
里東南至順寧府順寧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緬寧

廳治四百八十里東少北至蒙化廳治三百五十里東
北至大理府太和縣治四百一十里西北至馬面關三
百里西至神護關五百里西南至天馬關九百里南至
孟連土司一千二百八十里 領廳二縣二土府一土
州二

保山 郭下

永平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東南至蒙化廳治二百
六十里東至大理府雲南縣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
趙州治二百八十里東北至太和縣治二百四十里
東北至鄧川州治二百九十里東北至浪穹縣治三
百一十里西北至雲龍州治一百三十里西至馬面

帆二十二

十

關三百六十里西南至灣甸土州三百四十里東南
至順寧府順寧縣治三百六十里
龍陵廳 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東至灣甸土州二百
四十里東南至芒市土司七十里西南至遮放土司
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隴川土司二百里西北至南甸
土司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潞江土司一百四十里自
芒市土司北至潞江土司一百八十里自隴川土司
西南至猛卯土司一百六十里自芒市土司東南至
耿馬土司三百四十里自隴川土司北至南甸土司
一百八十里自南甸土司西至干崖土司一百一十
里自干崖土司西南至蓋達土司一百里自蓋達土

司西南至銅壁關一百里自南甸土司東北至騰越
應治八十里

騰越廳 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東少北至潞江安撫
司一百四十里東南至灣甸土州三百七十里東南
至龍陵廳治一百三十里南至遮放土司二百四十
里南少西至隴川土司二百五十里西南至猛卯土
司四百一十里自猛卯土司西南至漢龍關一百八
十里自漢龍關西北至天馬關三十里廳西南至銅
壁關三百九十里自銅壁關南少東至虎踞關曲折
三百里自銅壁關東北至巨石關曲折二百里自巨
石關東北至萬仞關一百九十里萬仞關在廳西二

帆二十二

五

百六十里廳西北至神護關二百八十里北至滇灘
關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馬面關二百八十里

孟定土府 府西南六百里西北至遮放土司二百
九十里北少西至龍陵廳治四百二十里北至芒市
土司三百六十里東北至灣甸土州四百七十里東
北至鎮康土州三百七十里東至耿馬土司一百一
十里南至孟連土司七百里

灣甸土州 府東南二百二十里東南至順寧府緬
寧廳治二百六十里東至順寧縣治一百六十里東
北至蒙化廳治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大理府太和縣
治五百八十里北至雲龍州治四百六十里西北至

馬面關五百七十里西北至潞江土司三百一十里
西南至芒市土司二百二十里西南至遮放土司三
百六十里西南至隴川土司四百里自芒市土司東
北至保山縣治二百六十里自潞江土司東北至保
山縣治一百四十里

鎮康土州 府東南三百里東北至順寧府順寧縣
治二百里東南至緬寧廳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耿
馬土司二百八十里西少南至遮放土司三百三十
里西北至芒市土司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潞江土司
三百九十里北至灣甸土州一百里自耿馬土司北
至保山縣治五百八十里自耿馬土司東北至緬寧

帆二十二

五

應治三百四十里自耿馬土司東少南至普洱府威
遠廳治五百里自耿馬土司南少西至孟連土司約
七百里

開化府 東西距一千一百四十五里南北距四百二
十里東少北至廣南府土富州治四百里東北至寶寧
縣治四百六十里北少東至曲靖府羅平州治五百三
十里北少西至廣西州治五百四十里西北至彌勒縣
治六百里西北至臨安府阿迷州治三百三十里西少
北至蒙自縣治二百四十里 領縣一
文山 郭下

東川府 東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二十里南少西

至曲靖府尋甸州治二百九十里南少東至馬龍州治三百三十里東南至霑益州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宣威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貴州大定府威寧州治三百五十里東北至昭通府魯甸廳治四百一十里北至四川敘州府雷波廳治七百一十里西北至寧遠府西昌縣治八百里西少北至會理州治四百里西南至武定州祿勸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南至雲南府嵩明州治四百里 領廳一縣一

會澤 郭下

巧家廳 府北二百六十里東南至曲靖府宣威州治四百五十里東南至貴州大定府威寧州治三百

帆二十一

三

敘州府筠連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屏山縣治四百四十里北少東至馬邊廳治六百里北少西至峨邊廳治七百二十里西北至雷波廳治二百里西至寧遠府西昌縣治五百四十里西南至東川府巧家廳治二百八十里

大關廳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南少東至貴州大定府威寧州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水城廳治五百九十里東南至鎮雄州治五百里東少北至四川敘永廳治六百四十里東北至敘州府筠連縣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宜賓縣治五百九十里北少東至屏山縣治四百六十里北少西至馬邊廳治六百五十里

恩安 郭下

鎮雄州 府東三百四十里西南至貴州大定府威寧州治三百一十里南至水城廳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畢節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少北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七百七十里東北至四川敘永廳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敘州府興文縣治二百八十里北少東至長寧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至琪縣治二百六十里北少西至高縣治三百二十里西北至筠連縣治三百二十里

帆二十二

三

永善 府西北三百三十里南至魯甸廳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大關廳治一百二十里東少北至四川四十里東少北至昭通府魯甸廳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大關廳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永善縣治二百八十里北至四川敘州府雷波廳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寧遠府西昌縣治五百五十里西南至會理州治五百八十里

昭通府 東西距五百五十里南北距六百三十里東南至貴州大定府威寧州治二百里東北至四川敘永廳治七百一十里北少東至敘州府馬邊廳治七百八十里西北至雷波廳治四百三十里西南至東川府巧家廳治一百九十里南少東至曲靖府宣威州治四百 領廳二州一縣二

西北至嘉定府峨邊廳治八百二十里西南至東川府巧家廳治三百七十里

魯甸廳 府西南四十里南至曲靖府霑益州治六

百里南少東至宣威州治三百八十里東南至貴州

大定府威寧州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大關廳治二

百二十里東北至四川敘州府屏山縣治六百七十

里西北至雷波廳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寧遠府西

昌縣治六百八十里西南至東川府巧家廳治一百

五十里西南至會澤縣治四百一十里西南至寧遠

府會理州治七百二十里

景東廳 東西距三百四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七里

帆二十一

東南至鎮沅州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恩樂縣治一百

五十里東南至元江州新平縣治四百九十里東至楚

雄府碭嘉廢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南安州治三百

五十里東北至楚雄縣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鎮南州

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姚州治四百八十里北少西至

大理府賓川州治五百里西北至雲南縣治四百二十

里西北至蒙化廳治三百七十里西北至定邊廢縣治

二百七十里西少北至順寧府雲州治二百二十里西

南至緬寧廳治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普洱府威遠廳治

三百四十里南至寧洱縣治四百五十里

蒙化廳 東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二百九十五里東南

至景東廳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楚雄府碭嘉廢縣治

五百一十里東南至南安州治四百一十里東南至楚

雄縣治三百六十里東至鎮南州治三百里東北至姚

州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大理府雲南縣治一百二十

里北至趙州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太和縣治二百

西北至雲龍州治三百八十里西北至永昌府永平縣

治二百六十里西少南至保山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南

至灣甸土州治四百六十里西南至順寧府治三百四

十里西南至雲州治二百八十里南少東至普洱府威

遠廳治六百八十里

永北廳 東西距三百七十三里南北距五百八十一

帆二十二

里東少南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五百二十里東北

至鹽源縣治五百六十里北至永寧土府四百里西北

至麗江府中甸廳治四百八十里西北至麗江府治二

百里西少南至鶴慶州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大理府

鄧州州治四百里西南至太和縣治四百二十里西南

至趙州治三百八十里南少西至賓川州治三百里東

南至楚雄府姚州治四百二十里東南至大姚縣治三

百九十里

廣西州 東西距四百三十里南北距三百八十五里

北少東至曲靖府南寧縣治二百七十里北少西至陸

涼州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平彝縣治三百二十里西

北至雲南府嵩明州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廣南府寶
寧縣治四百八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治三百五
十里南少東至開化府文山縣治五百四十里西至澁
江府河陽縣治三百一十里 領縣二

師宗 州東北八十里西北至曲靖府陸涼州治二
百一十里北少西至南寧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
至平彝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亦佐廢縣治二百
九十里東至羅平縣治七十里東南至廣南府寶寧
縣治四百九十里南少東至開化府文山縣治五百
五十里南至廢維摩州治二百四十里西至澁江府
路南州治二百里西少北至雲南府宜良縣治二百

帆二十二

五

五十里
彌勒 州西南九十里東南至維摩廢州治三百一
十里東南至開化府治六百里南至臨安府蒙自縣
治三百五十里南少西至阿迷州治二百六十里西
南至建水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通海縣治二百
二十里西南至寧州治一百七十里西至澁江府江
川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河陽縣治二百二十里
西北至路南州治一百一十里北至曲靖府尋甸州
治二百九十里東北至馬龍州治二百八十里東北
至陸涼州治一百九十里
武定州 東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三十九里

東至曲靖府尋甸州治二百五十里西至楚雄府姚州
治四百二十里南至雲南府安寧州治一百七十里北
少西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四百二十里 領縣二
元謀 州西一百九十里東南至雲南府羅次縣治
一百六十里東南至祿豐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
楚雄府廣通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定遠縣治一
百六十里西至姚州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大姚縣
治二百三十里北少東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治四
百二十里

帆二十一

五

十里東至曲靖府尋甸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嵩
明州治一百八十里南少東至富民縣治八十五里
元江州 東西距三百里南北距二千一百里東少南
至臨安府蒙自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少北至建水縣治
三百里東北至石屏州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嶧峨縣
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雲南府易門縣治五百里北至
楚雄府廣通縣治六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南安州治五
百四十里西北至廢磻嘉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北至鎮
沅州恩樂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北至鎮沅州治三百里
西少南至普洱府威遠廳治四百五十里西南至他郎
廳治一百六十里 領縣一

新平 州北少東二百六十里東南至臨安府石屏
州治二百五十里東至通海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少
北至嶧峨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澱江府新興州
治二百里東北至雲南府昆陽州治二百七十里東
北至易門縣治二百四十里北少東至武定州元謀
縣治五百里北少西至楚雄府廣通縣治三百八十
里西北至定遠縣治四百六十里西北至南安州治
三百二十里西北至碭嘉慶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北
至景東廳治四百九十里西少南至鎮沅州恩樂縣
治三百七十里西南至鎮沅州治三百九十里西南
至普洱府他郎廳治四百二十里

帆二十二

五

鎮沅州 東西距三百四十里南北距六百九十里西
南至普洱府威遠廳治二百里西南至寧洱縣治二百
六十里南少西至思茅廳治三百八十里東南至他郎
廳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元江州治三百里東少北至
石屏州治五百二十里東北至新平縣治四百三十里
東北至楚雄府南安州治四百六十里西北至景東廳
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順寧府順寧縣治五百二十里
西北至緬寧廳治四百六十里 領縣一
恩樂 州東北七十里東南至元江州治三百六十
里東少南至臨安府石屏州治五百六十里東少北
至新平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楚雄府碭嘉慶縣

治一百七十里北少東至姚州治六百里西北至景
東廳治一百五十里西少北至順寧府緬寧廳治四
百五十里西南至普洱府威遠廳治二百七十里東
南至他郎廳治三百二十里

帆二十二

三

外集十七

烏程沈 堯敦三

地道記十

貴州

貴陽府 巡撫及布政使司治 東西距一百五十里
 南北距二百七十里東南至都勻府獨山州治三百五
 十里東北至平越州湄潭縣治四百六十里西北至大
 定府黔西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安順府歸化廳治
 二百三十里南少西至廣西泗城府凌雲縣治七百里
 領廳一州三縣四

帆二十三

嘉業堂校刊

貴筑 郭下

龍里 府東少南五十里東南至都勻府都勻縣治
 一百八十里東南至獨山州治三百里東南至廣西
 南丹土州治五百六十里東南至那地土州治五百
 六十里南至東蘭土州同治七百里西南至泗城府
 凌雲縣治七百里西南至長寨廳治二百七十里西
 至安順府清鎮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開州治
 一百三十里

貴定 府東一百一十里北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二
 百四十里東北至平越州甕安縣治一百五十里東
 北至平越州治八十里東北至都勻府清平縣治一

百六十里東至麻哈州治一百里東南至都勻縣治
 一百三十里東南至獨山州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
 廣西慶遠府南丹土州治五百里南少東至那地土
 州治五百三十里西南至東蘭土州同七百里西南
 至長寨廳治三百三十里西南至龍里縣治六十里
 修文 府北少西五十里東北至開州治八十五里
 東北至遵義府桐梓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仁懷
 縣治五百三十里西北至大定府黔西州治一百四
 十里西少南至平遠州治一百八十里南少西至安
 順府清鎮縣治八十里西南至安平縣治一百三十
 里東至平越州治二百里

帆二十三

開州 府北少東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貴定縣治一
 百三十里東南至平越州治一百七十里東至甕安
 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湄潭縣治三百二十里東
 北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一百六十里北少東至桐梓
 縣治二百里西北至仁懷縣治五百四十里西至大
 定府黔西州治一百六十里

定番州 府南少西一百里東北至龍里縣治一百
 二十里東至都勻府都勻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南至
 獨山州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荔波縣治四百二十
 里東南至廣西慶遠府南丹土州治五百八十里東
 南至那地土州治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安順府歸化

廳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安平縣治一百四十里北少西至清鎮縣治一百二十里

廣順州 府西南一百十里東少南至定番州治八

十里南至廣西泗城府凌雲縣治六百二十里西南

至安順府歸化廳治一百二十里西至鎮寧州治一

百四十里西少北至普定縣治八十里北少西至安

平縣治六十里東北至清鎮縣治八十里東北至龍

里縣治一百九十里

長寨廳 府南少西二百五十里南少西至廣西泗

城府凌雲縣治四百五十里西南至西隆州治五百

六十里西南至興義府治三百八十里西至貞豐州

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安順府歸化廳治一百七十

里北少西至廣順州治一百八十里北至定番州治

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都勻府都勻縣治四百里東至

獨山州治三百二十里東少南至荔波縣治三百八

十里東南至廣西慶遠府南丹土州治四百三十里

東南至東蘭州治五百四十里東南至東蘭土州同

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那地土州治四百二十里

思州府 東南至鎮遠府天柱縣治二百里南至台拱

廳治一百五十五里西南至鎮遠縣治一百里西北至

石阡府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思南府治二百里東

北至銅仁府治二百里東少北至湖南晃州廳治一百

一十里

領縣二

玉屏 府東四十里東少北至湖南晃州廳治七十

里東南至鎮遠府天柱縣治一百七十里南至清江

廳治一百八十里南少西至台拱廳治一百九十里

西南至青溪縣治七十里西北至石阡府治一百六

十里東北至銅仁府治一百五十里

青溪 府南三十五里東南至鎮遠府天柱縣治一

百六十里東南至清江廳治一百三十五里南至台

拱廳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鎮遠縣治七十五里

思南府 東北至四川酉陽州秀山縣治二百六十里

北至彭水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北至遵義府正安州治

三百三十里西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

至平越州餘慶縣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石阡府治一

百三十里南少東至思州府治二百里東南至湖南晃

州廳治三百四十里東南至銅仁府治二百五十里東

至湖南鳳凰廳治四百里 領縣三

安化 郭下

印江 府東北四十里東南至銅仁府銅仁縣治二

百二十里東至松桃廳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四川

酉陽州秀山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彭水縣治

四百二十里西北至婺川縣治一百二十里南至思

州府治二百三十里南少東至玉屏縣治二百四十

里

領縣二

玉屏 府東四十里東少北至湖南晃州廳治七十

里東南至鎮遠府天柱縣治一百七十里南至清江

廳治一百八十里南少西至台拱廳治一百九十里

西南至青溪縣治七十里西北至石阡府治一百六

十里東北至銅仁府治一百五十里

青溪 府南三十五里東南至鎮遠府天柱縣治一

百六十里東南至清江廳治一百三十五里南至台

拱廳治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鎮遠縣治七十五里

思南府 東北至四川酉陽州秀山縣治二百六十里

北至彭水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北至遵義府正安州治

帆二十三

三

帆二十三

四

里

婺川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東至四川酉陽州秀山

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酉陽州治二百八十里北

少東至彭水縣治三百里西北至遵義府正安州治

二百一十里西南至綏陽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

平越州湄潭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石阡府龍泉

縣治一百一十里南至石阡府治一百八十里東南

至松桃廳治四百二十里

鎮遠府 東南至湖南靖州治四百二十里東北至思

州府青溪縣治七十五里北至石阡府治一百里西北

至平越州湄潭縣治三百里西至甕安縣治二百一十

帆二十三

五

里西南至都勻府清平縣治一百八十里南少東至黎

平府古州廳治三百二十里 領廳二州一縣三

鎮遠 郭下

施秉 府西少南六十里東南至黎平府下江廳治

二百七十里南至都勻府丹江廳治一百九十里西

南至黃平州治六十里西少北至平越州甕安縣治

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餘慶縣治八十里西北至湄潭

縣治二百六十里北少西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二百

二十里東北至石阡府治一百四十里

天柱 府東南二百二十里東南至湖南靖州治二

百里東至會同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至沅州府黔

陽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芷江縣治一百八十里

北少東至晃州廳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思州府玉

屏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青溪縣治一百六十里

西南至黎平府下江廳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黎平

府治一百七十里南少東至廢錦屏縣治一百里

黃平州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黎平府下江

廳治三百二十里東南至都勻府丹江廳治二百二

十里南少東至八寨廳治二百八十里西南至清平

縣治六十里西南至平越州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

甕安縣治一百二十里北少西至餘慶縣治六十五

里北少東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

帆二十三

六

石阡府治一百八十里

台拱廳 府南少東一百里東北至天柱縣治一百

四十里東至清江廳治四十里東南至黎平府下江

廳治一百二十里南至古州廳治二百二十里西南

至都勻府都江廳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丹江廳治

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麻哈州治二百九十里西至清

平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黃平州治二百里西北

至施秉縣治一百六十里

清江廳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東北至天柱縣治一

百里東少北至湖南靖州會同縣治二百二十里東

少南至靖州治一百九十里東南至黎平府廢錦屏

縣治一百四十里南至下江廳治七十五里自錦屏
縣治東北至靖州治一百二十里自錦屏縣治東至
綏寧縣治二百里自錦屏縣治東南至通道縣治一
百二十里

銅仁府 東西距一百七十里南北距二百七十里東
至湖南沅州府麻陽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芷江縣
治一百八十里南至晃州廳治一百里西南至思州府
玉屏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思州府治二百里西少
南至石阡府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思南府安化縣治
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印江縣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至
松桃廳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湖南乾州廳治二百五
十里東北至鳳凰廳治一百六十里 領縣一

帆二十三

北

銅仁 郭下

黎平府 東北至湖南靖州治二百四十里東少北至
通道縣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廣西桂林府龍勝廳治
四百三十里南至柳州府融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南至
都勻府都江廳治二百四十里西至入寨廳治二百里
北至鎮遠府清江廳治一百二十里 領廳二縣一

開泰 郭下

永從 府南六十里東北至廢錦屏縣治一百七十
里東北至湖南靖州通道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
廣西桂林府龍勝廳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柳州府

懷遠縣治二百八十里南至融縣治二百九十里西
南至羅城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南至慶遠府天河縣
治四百二十里西至古州廳治六十里

古州廳 府西南一百里東南至柳州府懷遠縣治
三百二十里東南至融縣治三百五十里南至羅城
縣治三百三十里南少西至慶遠府天河縣治三百
七十里西少南至都勻府都江廳治一百四十里西
北至入寨廳治二百七十里西北至丹江廳治二百
一十里北至鎮遠府台拱廳治二百二十里北少東
至清江廳治三百里

帆二十三

八

里東至湖南靖州通道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古
州廳治一百四十里西南至都勻府入寨廳治二百
二十里西至丹江廳治二百里西北至鎮遠府台拱
廳治一百二十里北至清江廳治七十五里東北至
天柱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都勻府都江廳治二
百六十里

安順府 東西距三百一十里南北距一百六十里東
少南至貴陽府廣順州治八十里東南至長寨廳治二
百四十里南少東至廣西泗城府凌雲縣治六百二十
里西南至興義府貞豐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安南
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大定府水城廳治二百六十

里北少西至平遠州治一百一十里北少東至黔西州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貴陽府修文縣治二百里領廳二州二縣三

普定 郭下

鎮寧州 府西少南六十里東至貴陽府廣順州治一百四十里北至大定府平遠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朗岱廳治一百五十里南至興義府貞豐州治一百三十里

永寧州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鎮寧州治九

十里東北至大定府平遠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北至

朗岱廳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興義府安南縣治七

帆二十三

九

十里南少西至興義府治二百五十里東南至貞豐

州治一百五十里

清鎮 府東少北一百二十里東少北至貴陽府貴

筑縣治六十里東至龍里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

定番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廣順州治八十里西

北至大定府平遠州治二百里西北至黔西州治

百八十里北少東至貴陽府修文縣治八十里

安平 府東少北七十里東少北至清鎮縣治六十

里東南至貴陽府定番州治一百四十里南少東至

廣順州治六十里西北至大定府平遠州治三百三

十里北少西至黔西州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貴陽

府修文縣治一百二十里

朗岱廳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大定府平遠

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大定府治二百四十里北

至畢節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水城廳治六百里

西南至興義府普安縣治二百九十里南至安南縣

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普安廳治二百六十里西至

雲南曲靖府宣威州治三百六十里

歸化廳 府南少東七十里西北至鎮寧州治一百

里西北至永寧州治一百四十里西至興義府安南

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貞豐州治八十里南少東

至廣西泗城府凌雲縣治五百五十里東南至貴陽

帆二十三

十

府長寨廳治一百七十里東北至廣順州治二百二

十里東北至定番州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至安平縣

治一百四十里

興義府 東至廣西慶遠府南丹土州治六百一十里

東南至泗城府凌雲縣治四百八十里南至西隆州治

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雲南廣南府寶寧縣治四百五十

里西少南至曲靖府羅平州治三百九十里西北至平

彝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北至大定府威寧州治六百六

十里北至安順府永寧州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歸化

廳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貴陽府長寨廳治三百八十

里 領州一縣三

興義 府西二百里東南至廣西泗城府西隆州治
二百九十里東南至西林縣治三百三十里南至雲
南廣南府寶寧縣治二百七十里西少南至曲靖府
羅平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南寧縣治三百三十
里西北至平彝縣治二百四十里北少西至普安廳
治二百里東北至普安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北至安
南縣治二百六十里

普安 府西北二百五十里西至普安廳治七十里
西南至雲南曲靖府羅平州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
陸涼州治四百里西少南至平彝縣治一百九十里
西北至宣威州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大定府威寧

帆二十三

十二

州治四百一十里北至水城廳治二百二十里東北
至安順府朗岱廳治二百六十里東北至永寧州治
一百三十五里

安南 府北一百九十里東北至安順府永寧州治
七十里北至朗岱廳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大定府
水城廳治二百七十里西至普安縣治六十五里西
南至雲南曲靖府羅平州治四百五十里東南至貞
豐州治一百五十里東至安順府歸化廳治一百七
十里

貞豐州 府北少東一百七十里東北至安順府歸
化廳治八十里東北至普定縣治一百五十里北至

鎮寧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北至永寧州治一百五十
里西南至興義縣治三百七十里南少西至廣西泗
城府西隆州治三百五十里東南至凌雲縣治五百
七十里東至貴陽府長寨廳治一百九十里

都勻府 東至黎平府下江廳治四百二十里東南至
廣西柳州府懷遠縣治七百一十里南至慶遠府南丹
土州治四百里西南至泗城府凌雲縣治九百五十里
西至貴陽府定番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貴定縣治
一百三十里北少西至平越州治一百三十里東北至
鎮遠府黃平州治一百八十里 領廳三州二縣三
都勻 郭下

帆二十三

十三

麻哈州 府北少東七十里東北至清平縣治六十
里東北至鎮遠府台拱廳治二百九十里東南至都
江廳治三百四十里西南至貴陽府長寨廳治四百
七十里西至貴定縣治一百里西北至平越州治六
十里北少西至獲安縣治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餘慶
縣治一百六十里

獨山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東至都江廳治一百九
十里東南至荔波縣治八十里南少西至廣西慶遠
府南丹土州治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那地土州治三
百九十里西至貴陽府長寨廳治三百二十里西北
至定番州治三百四十里西北至龍里縣治三百里

西北至貴定縣治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鎮遠府施秉縣治三百六十里

清平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鎮遠府黃平州治六十里東至台拱廳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黎平府下江廳治三百八十里西南至獨山州治二百四十里西至平越州治七十里西北至甕安縣治一百里北少東至餘慶縣治一百一十里

荔波 府東南二百里東南至廣西慶遠府天河縣治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思恩縣治二百九十里南至河池州治二百三十里西南至南丹土州治一百九十里西少北至貴陽府長寨廳治三百八十里北少

帆二十三

十三

西至麻哈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貴陽府定番州治四百二十里

八寨廳 府東南二百二十里東少北至黎平府下江廳治二百二十里東至開泰縣治二百里東南至古州廳治一百七十里南少東至都江廳治八十里西南至獨山州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麻哈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北至清平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丹江廳治九十里北少西至鎮遠府黃平州治二百八十里

丹江廳 府東二百二十里東南至黎平府古州廳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開泰縣治二百四十里東至

下江廳治二百里東北至鎮遠府清江廳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台拱廳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鎮遠縣治二百四十里北至施秉縣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黃平州治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清平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麻哈州治二百二十里南至都江廳治一百三十里

帆二十三

十四

都江廳 府東南二百九十里東少北至黎平府古州廳治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廣西柳州府懷遠縣治四百二十里東南至融縣治四百四十里南少東至慶遠府天河縣治三百一十里南至思恩縣治三百里西南至河池州治四百一十里西南至南丹土州治三百九十里西南至荔波縣治二百里東北至鎮遠府台拱廳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清江廳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下江廳治二百六十里

石阡府 東少北至銅仁府銅仁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松桃廳治三百八十里東北至思南府安化縣治一百三十里北至婺川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平越州湄潭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南至餘慶縣治一百二十里西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正安州治三百五十里南少東至鎮遠府鎮遠縣治一百里東南至思州府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湖南晃州廳治二百二十里 領縣一

龍泉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南少東至鎮遠府施秉縣治二百二十里南少西至黃平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平越州餘慶縣治二百二十里西少南至湄潭縣治七十里西至遵義府綏陽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正安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一百一十里東至安化縣治一百一十里

大定府 東南至貴陽府修文縣治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遵義府桐梓縣治四百七十里北至四川敘永廳治二百九十里西北至雲南昭通府鎮雄州治二百里西南至曲靖府宣威州治五百九十里 領廳一州三縣

輿二十一

十五

平遠州 府南少東一百一十里南少東至安順府普定縣治一百一十里南至鎮寧州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永寧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朗岱廳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黔西州治九十里東南至安順府安平縣治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清鎮縣治一百七十里東少北至修文縣治一百八十里

黔西州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東南至貴陽府修文縣治一百四十里東至開州治一百六十里東北至遵義府治三百二十里東北至桐梓縣治三百七十里北至仁懷縣治三百九十里西北至四川敘永廳治四百三十里南少西至安順府普定縣治一百七

十里南少東至安平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清鎮縣治一百八十里

威寧州 府西南三百里南少東至普安廳治三百四十里西南至雲南曲靖府宣威州治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東川府會澤縣治三百五十里西北至巧家廳治三百四十里西北至昭通府魯甸廳治二百一十里西北至恩安縣治二百里北少西至大關廳治三百七十里東北至鎮雄州治三百一十里東北至畢節縣治二百六十里

畢節 府西北六十里東北至四川敘永廳治二百七十里北至敘州府興文縣治三百里西北至雲南昭通府鎮雄州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昭通府治四百八十里南至安順府朗岱廳治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水城廳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平遠州治一百七十里

水城廳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東至平遠州治二百二十里東南至安順府朗岱廳治一百里東南至興義府安南縣治二百七十里南至普安廳治二百二十里西南至普安廳治三百三十里西南至雲南曲靖府宣威州治三百四十里西北至威寧州治二百里西北至雲南昭通府大關廳治五百九十里北至鎮雄州治二百四十里

輿二十二

十六

遵義府 東西距七百九十里南北距三百六十里東
南至平越州治二百三十里東南至甕安縣治一百七
十里東南至餘慶縣治二百一十里東至石阡府治二
百九十里東北至湄潭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四川
酉陽州治八百二十里北少西至重慶府綦江縣治三
百八十里西北至瀘州納溪縣治六百六十里西少北
至敘永縣治四百七十里西少南至雲南昭通府鎮雄
州治七百七十里西南至大定府治四百五十里西南
至黔西州治三百里西南至貴陽府開州治一百六十
里南至貴定縣治二百四十里 領州一縣四

遵義 郭下

帆二十三

十七

桐梓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思南府婺川縣
治三百六十里東北至正安州治三百一十里北至
四川重慶府綦江縣治三百三十里西北至瀘州合
江縣治四百一十里西北至仁懷縣治三百二十里
西南至大定府治四百七十里西南至黔西州治三
百七十里西南至貴陽府修文縣治二百八十里南
少西至開州治二百里西至四川敘永縣治二百四
十里

綏陽 府東北一百里南至平越州甕安縣治一百
八十里東南至餘慶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少南至湄
潭縣治一百里東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一百六十里

東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四川
重慶府綦江縣治三百一十里西少北至桐梓縣治
一百里

正安州 府東北三百六十里東少南至四川酉陽
州秀山縣治四百二十里東北至酉陽州治四百六
十里東北至彭水縣治四百二十里北少西至重慶
府南川縣治三百里西北至綦江縣治三百一十里
西少南至仁懷縣治四百四十里西南至綏陽縣治
二百六十里南少東至平越州湄潭縣治二百里東
南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二百一十里東南至思南府
安化縣治三百三十里東南至婺川縣治二百一十

帆二十三

六

仁懷 府西北四百四十里東北至四川重慶府綦
江縣治四百三十里東北至瀘州合江縣治二百一
十里西北至納溪縣治二百二十里西至仁懷縣治
二十里西南至四川敘永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
大定府治四百九十里南至黔西州治三百九十里
東南至貴陽府修文縣治五百三十里東南至開州
治五百四十里東南至平越州甕安縣治六百四十
里

松桃廳 南至銅仁府治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湖南沅
州府麻陽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南至鳳凰廳治一百八

十里東至乾州廳治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永綏廳治三百里北少東至四川酉陽州秀山縣治八十里西北至彭水縣治五百里西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四百二十里西至印江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南至石阡府治三百八十里

普安廳 東至興義府普安縣治七十里東南至興義府治三百二十里南少東至興義縣治二百里西南至雲南曲靖府羅平州治三百二十里西南至陸涼州治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南寧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南至平彝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宣威州治二百二十里北少西至大定府威寧州治三百四十里東北至水城廳

輿地全圖

十九

治三百三十里東北至安順府明倫廳治二百六十里仁懷廳 東至遵義府仁懷縣治二十里東南至貴陽府修文縣治五百五十里南少東至大定府黔西州治四百一十里南少西至大定府治四百七十里西南至四川敘永廳治一百九十里西北至瀘州江安縣治二百三十里西北至瀘州治二百五十里
平越州 東北至鎮遠府黃平州治一百二十里東至都勻府清平縣治七十里東南至麻哈州治六十里南少東至都勻縣治一百三十里西南至貴陽府貴定縣治八十里西至修文縣治二百里西北至開州治一百七十里西北至遵義府治二百三十里北至綏陽縣治

二百四十里東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四百四十里領縣三

涪潭 州東北二百六十里南至餘慶縣治一百六十一里西南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一百八十里西少北至綏陽縣治一百里北至正安州治二百里東北至四川酉陽州彭水縣治五百里東北至思南府婺川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少北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七十里東南至石阡府治一百七十里東南至鎮遠府施秉縣治二百六十里南少東至黃平州治二百二十里

輿地全圖

二十

甕安 州北六十里西南至貴陽府貴定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貴筑縣治二百六十里西至開州治一百四十里西北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一百七十里北至綏陽縣治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涪潭縣治二百里東少南至鎮遠府施秉縣治一百五十里東南至黃平州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都勻府清平縣治一百里南少東至麻哈州治一百二十里
餘慶 州東北一百四十里西少南至甕安縣治八十里西北至遵義府遵義縣治二百一十里西北至綏陽縣治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石阡府龍泉縣治二百二十里東北至石阡府治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鎮遠府施秉縣治八十里南少東至黃平州治六十五

里南少西至都勻府清平縣治一百一十里西南至
麻哈州治一百六十里

帆二十三

三

落帆樓文集卷二十三

別集

詩本音解

音隨世變古人有韻之文以後世聲音讀之往往不協者非古韻有乖實古人之音本如是而後世之音轉也世儒不知則有叶音之說元明以之釋經典師古以之注漢書皆謂古本不諧須轉讀以協句逮至明陳第改叶音為本音近世顧氏江氏又推衍其說於是詩書之旨明聲音之道顯三百篇之句不必叶而自無不協矣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韻標準二書區定部分攷論古

帆二十四

一書業堂校刊

今異同皆精確不刊夫顧氏轉尤侯入魚虞江氏轉魚虞入尤侯則江優于顧顧氏藥鐸有分而江氏不分則顧優于江試取顧江之說注于本詩之下則音韻和諧聲律宣暢近世攷古之學實有出于先儒之上者此類是已今就闕雖一詩言之寤寐思服服本音蒲北反不必叶音蒲北反也左右采之采本音此禮反不必叶音此禮反也琴瑟友之友本音以不必叶音以也若夫部分平仄字別四聲古人本是同條後世乃生區別豈蓋柄曲唐代訝為聰明天子聖哲梁武猶所不信故關雎末章芼樂同韻不必叶芼為入聲亦不必叶樂為去聲也夫顧江古音本已條分縷析近儒復就其部分再加

分別則失之繁碎矣古人本無四聲近人乃謂古有平上入而無去聲則不如并四聲為一條之為得矣

采蘋之詩鄭箋解

召南采蘋鄭箋以為教成之祭詩確不可易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今其詩曰女則未嫁者也曰宗室則祖廟已毀者也曰蘋藻則羹之芼也以禮證詩極為明確而朱子乃改為大夫妻能奉祭祀則于禮反不合何也古者釔羹之芼据公食禮半羴羊苦豕薇無用蘋藻者大夫祭用少牢釔芼當用苦薇今乃言蘋藻則非大夫常祭禮矣

帆二十四

二

祭禮夫婦交獻後主人主婦皆有致爵之禮其後旅酬主人旅賓于西階上主婦亦旅內賓于房中無舍主人而專言主婦者此詩言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此祭主為女設非夫婦交親之常禮矣孟子言誦詩讀書當論其世三代之詩舍三代禮制何由得其解朱子不信鄭氏故于禮往往不合如卷耳陟岡不用官人之訓躋堂祝壽不信學校之文不知以公堂為路寢非民庶所得登以道路釋周行非后妃所游覽違背古訓大乖禮意又如君子陽陽不用仕冷官之舊訓則陷于恆舞酣歌之習尤失詩人本旨矣

傳注后土不同解

經傳所言后土或指地言或指五祀之土神言或指配食於社之上公言后者君也尊地神曰后土左氏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指地言也土正曰后土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則后土是官名句龍生爲土官有功死爲貴神列之五祀于是五祀之土神有后土之稱后土又爲社而社亦有后土之稱然則地神及土官及配食於社之人及五祀之土神皆名后土矣毛甫田詩傳鄭月令注皆云社后土也而甫田疏引鄭志趙商疑社與后土異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謂社非后土皆拘泥之說耳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注五祀據左氏傳句芒祝融后土等五官之神爲說五祀之祭曲

帆二十四

三

禮謂之祭四方小雅謂之方祀毛詩傳及鄭禮注皆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月令四時迎氣祭五天帝五人帝皆以五官之神配食而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亦皆祀五官之神然則句芒等神祀亦廣矣而后土所祀爲尤廣甫田詩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籥章注云田祖謂神農大司徒注云田主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詩疏謂田祖主祀神農而祭尊可以及卑兼祀后土后稷然則句龍既爲五官之神又爲配食於社之神又爲田祖之神豈以萬物非土不生有土功者食報亦最廣乎左氏明言后土爲社而王肅必謂社非后土是但欲難鄭而不顧傳文矣

古人廟制南向解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宮皆南向則廟亦南向惟明堂四面有堂然觀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亦以南向爲正而青陽向東總章向西元堂鄉北但爲春秋冬三時聽朔之所居而不以爲正向矣鄭康成謂宗廟路寢制如明堂鎬京尚沿諸侯之制故顧命有東房西房東堂西堂周公營洛始用天子制度故洛誥有王入太室裸之文此說人多不從蓋廟必南向天子廟室之廣狹無文祭時室中有尸俎有主人之俎有祝俎而天子之俎十有二常祭各于其廟猶無不相容之嫌若大禘則合

帆二十四

四

毀廟羣廟之主據禮器疏尸主異席則不毀之尸主已有一十四席而毀主更不可以計數也七廟之尸俎各十有二則已八十有四卽據郊特牲疏毀廟之主昭其一年穆共一年而連未毀之主俎已一百有八也而有祝俎有主人之俎一室而得容大禘之席與俎則太廟室亦廣矣若如鄭說太廟路寢制如明堂則匠人度九尺之筵室僅二筵區區一丈八尺之室豈能容此大禘之席與俎哉此則所斷不敢信者也況廟必南向與明堂同制雖以南向者爲正究有四向之嫌然則宗廟明堂制各異矣

諸侯命圭解

五玉三帛羣牧輯瑞于重華會稽念山萬國獻琛于文命介圭入覲韓侯受追貊之封圭瓊對揚召虎拜土田之錫命以寶圭爲國之守朝則特達用殊琮璜貢于王庭統以寸瑁公侯伯子男所執所謂命圭也若夫兩國通好玉帛相交王撫諸侯歲問殷聘則有琢圭以結歡焉二采一就纁藉從同皮弁襲裘當楣授玉人異于北面東面事殊于當心當依較之五等所執制懸絕矣然而琢自玉人掌于典瑞分封之始與車旗同錫于王朝故論語注亦謂之命圭以其亦爲天子所命故也但散雖可通對文則異因有命圭之號便誤爲躬桓蒲穀之倫斯則錯解之非古人不任咎矣

帆二十四

庸蜀羌髻微盧彭濮攷

夫以關中東并者西必兼巴蜀惠王用兵金牛通於五士沛公得漢狼狐定夫三秦魏師入成都而江陵不支元兵取川蜀而荆湖告急并絡天彭天下險阻周武東伐而以師來屬者有庸蜀羌髻微盧彭濮等八國則已舉唐之山南劍南二道及江南道之黔中地而盡屬周矣又何待孟津魚躍牧野鷹揚而始歎師之無敵哉庸爲今之竹山等縣蜀爲今之成都等縣武都白馬之羌屢擾于炎漢西出則宕昌鄧至皆羌屬也然則今之階州以西卽其地矣禹貢蒙山之號標名於青衣蒙髻爲雙聲則髻是蒙山下夷也然則今之雅州以南皆髻地

矣微不可放不敢強爲之說左傳楚伐絞師分涉於彭後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則盧彭地皆近楚百濮聚選以伐楚也濮楚鄧爲南土濮地在楚之南周公陳立政微盧爲夷地之君殷氏辨疆隅濮鉛爲炎州之國蜀髻爲唐劍南道地羌爲唐山南西道地庸與盧彭濮爲唐山南東道及江南道之黔中地在禹貢爲梁州及荊州西界地文王化起岐周而江沱漢廣見于風詩然則八國之服從舊矣夫據岐雍者恃西蜀爲右臂蜀財富厚甲天下巴渝之人勁勇善戰地皆崇山峻嶺絕壁深箐左下浮漢達隨鄧右下浮江至洞庭五渚不得其地則財不足力不厚兵固不能東出也周衰而庸盧彭濮皆

帆二十四

屬楚楚衰而庸蜀盧彭濮又皆屬秦秦乘建瓴之勢東向制諸侯然則西蜀其要地哉特八國之從周則自由德化而非以力制耳

毛詩傳以重言釋經一字攷

古人解經皆取聲相近字爲故訓或聲不相近者則音之轉也許氏說文劉熙釋名等書皆然又或疊經之字而釋之者則謂之重言毛詩傳以重言釋經字如谷風汎汎傳疊經爲汎汎汎汎雲漢蘊隆傳疊經爲蘊蘊隆隆此類多矣蓋以音有緩急語有重輕既方俗之互殊又古今之遞變轉相訓釋意乃可明讀如讀若之等義卽寄于聲宗尊廟貌之言聲皆兼乎義雙聲疊韻無非

轉注之指歸內言外言總屬釋經之要義此古人之所以多取聲相近字為訓也又以霜鐘洪鳴故非遽止焦桐入聽亦有餘音春雷之奮石壁必如連鼓之轟秋風之振林臯豈止終朝之厲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湯湯方割虞廷已有先聲眇眇愁予楚騷又有嗣響疊經之字重以成文但取聲音即是故訓此毛傳之所以多以重言釋經字也後世儒者不攷聲音專求義理穿鑿附會橫生意見卒之古音不知古義亦無由明惜矣

論語古今文異同攷

漢世諸經皆有古今文之異諸儒博士所傳習者謂之今文出於孔壁者謂之古文今所行論語則何氏集解

卷之十四

七

本也夫響啟金絲述于中壘校尉之略璆猛玉璆引于南閣祭酒之編奇文與尚書並重祕府與逸禮同藏馬鄭諸儒以古文正今字之誤王何後學以元風變先師之規自何氏集解行而鄭注廢矣蓋鄭注者攷古今文之異同而得其中者也今就諸經疏中所引鄭注略舉數條已可見集解之失而鄭之得矣特牲饋食禮疏引鄭論語注義以媚寵之竈為爨謂祭畢而祀饗爨爨祭宗廟之神於奧祀爨於爨奧方與憲事得相連集解引孔氏說全無依據朱子以五祀之竈當之則竈在廟門外東方竈陞祭主畢改設饌於奧乃門塾之奧非廟室之奧月令正義剖析極詳朱子用鄭注而不檢孔疏

遂誤合二奧為一廟室之奧可謂長尊門塾之奧非長尊之地祀竈不在廟奧故竈與奧不相連可見鄭注以爨釋竈之確如朱子說則王孫賈喻意不明矣詩王風譜疏引鄭注吾其為東周乎以敬王遷居成周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周集解乃曰言與周道于東方則語意無著且於理有礙矣曲禮疏引鄭注過位為中庭北面之卿位則上與入門下與升堂相應言似不足又與上文與上大夫言間間如相應若集解引包氏說謂君之虛位門外立之處則不應先入門而後過位又恐君之虛位非人臣相與之地矣如上諸條非皆集解失而鄭注得哉惜乎人皆避實就虛厭繁趨易集解盛行而鄭注遂亡夫可以攷古今文之得失者鄭注也鄭注既亡則古今文之異同又曷由而得其詳哉

卷之十四

八

尚書古今文辯

經有不亡于秦而亡于隋唐者其尚書乎王肅難鄭于前元晏作偽于後南奔五馬歐陽與夏侯俱亡東聚三星棘下為航頭所亂西州偽簡從此流傳其時人士皆無遠識所讀不出老莊時尚但知元理震于古文不能鑒別然而南人浮薄爭讀梅賾之書北土英豪尚守康成之注則伏勝杜林賈逵馬融之所傳雖亡于江左尚不亡于中原也逮至隋平區宇擒虎渡江梅姚偽書遂盛中土劉炫者中朝彥達日下無雙雅信偽書私撰舜

典潛哲等字及唐代定五經正義據劉炫本為主於是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反謂之今文皇甫謐姚方輿所撰之偽古文反謂之真古文而書亡矣夫尙書在漢本有古今文之別濟南徵士壁臧列宿之章所謂今文也其說列學官置博士而伏氏亦有古文魯國驕王殿啟金絲之響所謂古文也其書藏祕府劉向父子及東京大儒皆習之然皆先習今文是故馬鄭之學合古今而攷其中者也唐之正義本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者也偽書依傍書序宋取百家其義之精粹皆本周秦諸子其文之卑弱則沿魏晉體裁不識典章亦乖詁訓必究其失可得而言略舉數端足徵其謬夫辰弗集房引于左氏

輒上十四

九

然以爲正陽之所戒非常月之所用也作僞者謬入羲和之罪編爲誓戒之詞代標仲康之年月表季秋之朔致令後世疇人誤測夏時交限耳聽下士翻譏左氏浮夸則攷之推步而不合也自偃師至朝歌孟津爲要地但津會之所在河北而不在河南作僞者別撰太誓乃分孟津河朔爲二斯則津渡南移由人在典午之世導河數語將誤解文命之書則攷之地志而不合也唐虞之制羣牧歲朝鎬洛之規諸侯服見康成有言三年聘五年朝乃文襄之霸制非周公之舊章作僞者撰周官乃有六年五服一朝之說遂至傳會者強通叔向之語任臆者并不信周禮之書則攷之典禮而又不合也王

者擊與必新正朔人時敬授驗候從同故太宰有正月正歲之殊雅詩兼夏正周正之解若夫嗣君繼統百度惟新卽位改年必用本朝正朔故夏時雖善太史不以紀歲所以從實也作僞者撰伊訓太甲諸篇于元祀三祀皆有十二月之文致令後世儒生紛滋改時不改月之辯太初追攷既誤證于漢書魯史尊王乃反訾夫左氏則攷之正朔而又不合也至若太康諸弟厥號五觀淫娛自縱用失家巷故左氏有觀扈之言漢志列辟觀之縣作僞者撰五子之歌乃有述祖訓之說若斯之類尤爲可笑又如爲山面牆之喻衍述之周初崑岡焚玉之言乃出之夏代習三國六朝文人之語而忘其代先

輒上十四

十

古立言斯則淺鄙更不足辨矣夫疑僞書始自朱子而人或非之吾以爲朱子所疑乃千古特識非唐以後諸儒所能及也

姚野橋梅花册跋

余于乙未歲與姚君野橋相識于京師野橋工詩能爲六朝宮體文尤擅填詞彷彿草窗白石通音律吹簫度曲意趣灑然出必以歌童侑酒嘗手疏其小名加以月旦貴游子弟欲得酒佐皆視所品第爲輕重編修徐蓮峰先生野橋師也愛其才館之于家又能容其疎縱人比之奇章公待杜牧之焉野橋又善作畫山水花鳥人物隨手渲染都有天趣京師人識與不識皆知野橋爲

浙東才士惜兩耳少重聽耳野橋任真坦自與余二見
即如素相識者暇日出其所畫梅花冊屬題意致閒雅
天然高妙余既愛其畫欽其文詞尤重其胸懷夷曠不
受世俗一塵也故謹述其梗概以墨其後

薦畫友與人書

吳巽獲契于中郎即銅騰精于薛容夷光雖美明鏡照
而增輝荆璞雖珍良工求而益貴閣下精研六體屢飮
三餘雙戟風流五花雲燦撥燈楷法雅擅于揮毫過眼
雲烟復精于鑿藝遂使鯁生翹首下士傾心爭向風而
長嘶冀拂毛而增價揚州某君精于繪事素號多能六
代青山作胸中之邱壑二分明月烘筆底之烟霞研麗

帆二十四

寫其慧心渲染蒸爲秀采點來花草含露風迎畫出衣
冠添毫頰活寫生妙手故自無慚慕公雅懷希邀清鑒
想高才宏獎必且爲之譽延精識知微定能使彼心服
孫陽垂顧一言變其奔蹏謝傳多情十倍增其葵扇書
此數行俾持晉謁

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

封建之世計口授田處四民各異其所貧富無甚相懸
周末兼并而貨殖之術以興魏晉後崇尚門第九品士
庶之分事雖異古而雜流不得與清班並仕者祿秩既
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遺子孫故可不與小民爭
利唐時封邑始計戶給絹而無實土宋太宗乃盡收天

下之利權歸于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之業方得
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
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貨殖之
事益急商賈之勢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
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
分古者士之子恒爲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爲士此宋元
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則蠶畜之
風日益甚然而睦姻任卹之風往往難見于士大夫而
轉見于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
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也爲豪
傑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爲人所不爲不忍人所忍

帆二十七

是故爲士者轉益蠶畜爲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
俗之大較也同年費君選泉心敏而才贍道光戊戌以
生父席山先生暨徐孺人皆年登七袞乞言于京師將
歸爲親壽費氏湖州望族以科第起家著績中外爲世
名臣者相接先生自少時侍父範九府君治產積居于
臨淮繼又佐其舅氏性廉介會計出入無絲毫私取而
喜施無倦識異族子見山于貧窶時後舅氏家中落先
生別治生有效已亦落而見山乃廢著鬻財于懷寧邀
先生偕往懷寧爲安徽會城當長江上下之衝往來者
相續求者益眾而先生喜施如故見山之財業亦益大
昔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疎昆弟白圭善治

生言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然則治生之道固有以予爲取者世之但知取而不知予者其不善治生者乎且睦姻任卹之風幾不講于世先生乃敦古誼爲士大夫所難欲不以豪傑相推烏可得也先生三子入貴得州判銜選泉其季也少穎悟先生從兄槐堂君早歿無子嫂氏欲其季爲嗣先生卽以少子爲兄後此亦近人所難者選泉于甲午年舉于鄉時先生在安慶次子在雲南今選泉自京師歸先生亦旋里次子又自雲南歸娶天倫之樂綵衣之慶相識爭欣抃焉謂先生爲善之報將未有艾選泉後日侍承明入玉堂出入中外

帆二十四

三

爲世名臣皆先生積善之慶也某等與選泉同年禮不可無言而謂元明來士之能致通顯者大概藉資于祖父而立言者或略之則祖父治生之瘁與爲善之效皆不可得見故推本古今之異與先生之所以自見者以爲先生壽

落帆樓文集補遺目錄

王約甫文稿序

張頌江遺詩序

壽蘇年丈文

陳母姜太孺人六十壽序

某君傳

曹母王恭人墓志銘

例封安人馬安人墓碣銘

公祭王母周太孺人文

帆集補遺目錄

落帆樓文集補遺目錄

落帆樓文集補遺

王約甫文稿序 代

烏程沈 堯敦三

人之成材也古易而今難其為文也古有用而今無用
古人所學皆當世之務所行即生平之學後世所取非
所學所用又非所取則無以成材矣古者上自制詔下
至州縣書檄皆以文行之後世事繁法密一切取辦于
吏牘而所謂文章者皆無與天下國家之故則文為無
用矣講求吏治者不習文章講求文章者不習故事然
天下究未有舍文而能傳其事者亦未有空無事實而
文可貴者是故聰明俊偉之士不肯囿于凡近專心壹

帆補

一嘉業堂校刊

志求學為古作者之文而卒寥寥于數十年中不能
數數邁也凡今之士約有二途通都大邑冠蓋旁午士
習于世尚嗜利而務進取往往虛文可觀而根柢淺薄
不能自振小邑僻壤人事簡少生其間者耳不聞諧俗
之為目不睹譁世之具於今不熟則於古不戾於習不
染則於道不肯故秀出之士往往抗志希古思有以自
見然而家無藏書出無良友抱殘守缺雖有古人之性
情終不能成古人之文章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而求
如古人有用之文所以不可得見也盱眙王生約甫余
視學時以廩滿考取歲貢生及余來京寄所為古文求
序於余余閱之所言多切近而詳實自求而不欺人由

是而充之以經史輔之以良友所為將有大勝于是者
蓋必有本而後有文有性情而後文章事業得有所成
就虛文可觀之士所以不克自振者以性情為嗜欲所
汨也約甫庶幾不戾古背道者修行于鄉而四方之士
皆將取準焉又豈獨文章之終克有成也余深悲通都
大邑之士多汨沒于利祿而山澤之士又以無書無友
之故不克大有所成就故以讀書取友二事為約甫勸
而卽以是言弁於簡首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孟秋
之月前任工部左侍郎安徽學政構李沈維鐫序

張頌江遺詩序

代

工部主事溫君稼生為余門人王實橋太守所取士以

帆補

其姻戚張頌江遺詩乞言于余詩才數十首皆近體附
五言排律體數十首頌江早世其弟養之悲兄學未及
成思以遺詩存其兄乞震澤金君山甫審定以存之養
之愛兄之心可謂篤矣山甫為人沈子敦屢言之余曾
讀其詠明史詩一種詞旨清婉寄託遙深近日詩人多
散處于江湖山甫蓋其一也頌江雖早逝未及多讀書
然得從容見接于山甫飲聞其緒論以發為詩歌宜其
詩之溫麗可喜也世人謂求進取而事吟詠猶欲南走
而北轅詩古文詞經生目為辭官表頌江當事進取之
時故于讀書作詩皆不暇為然終賴此數十首弟猶得
藉以存兄設使并無此數詩雖有友愛之弟亦將何所

施力也窮達由命學問由己世之事進取不遂其志而
早死者何限既喪其可為于己而仍不能取所難必于
天豈不深可哀哉然則頌江猶幸而有是詩也已大興
徐松序

壽蘇年丈文

代

道光十八年秋同年翰林院檢討義寧蘇□□將往觀
省于南陽時年丈□□先生方知內鄉縣某年月日為
六表生辰□□將率其弟及子與從子等舞衣稱慶于
前徵詩于同官某等與□□為同年禮不可以無言乃
各為詩歌以道揚其盛而先之以序曰先生以舉人大
挑一等分發河南歷署夏邑正陽縣事屢以能詰盜理

帆補

三

冤獄聞于上官補南陽府內鄉縣知縣河南為四方走
集之區南陽又當豫荆梁雍之衝地繁人雜而史所稱
循吏事如召父杜母劉寬之蒲鞭示慈羊續之懸魚表
清皆在南陽先生以愛民惜士之心覽故事而酌施其
可行者宜其訟庭空虛而治行大異也內鄉本古析酈
等邑城在府城西幾二百里西北通陝西商南西南通
湖北光化界連數省竄穴易于藏匿西峽石黨子口花
園頭等關皆其西面門戶也川則析水流其西湍水經
其東而東南注于鄧州則漢召信臣之六門故陂在焉
又南近數州縣之所資灌溉者也內鄉故屬鄧州鄧東
與唐鄰宋謝絳知鄧州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壅水注

鉗廬陂溉田三萬頃趙尙寬知唐州視圖記得召信臣
陂故迹發卒疏渠又教民爲支渠化榛莽爲膏腴元楊
彥珍守鄧州與中書平章游顯築楚鐵狗兩堰灌屯田
歲收粟數十萬石楚堰卽今鄧州西北之楚場場東南
去州西北去內鄉縣皆六十里元和郡縣志稱楚堰壅
斷湍水溉田五百餘頃水經注稱楚場高下相承八重
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則楚堰本古有之彥珍特
修復之耳先生今若以除害之心嚴視關隘則姦邪無
所容隱以興利之心相度陂渠則瘠薄皆爲腴壤民之
所以德先生者又豈在古之良吏後也先生配王孺人
儒家女善內助兩子長學健卽□□也先生出膺民社

帆補

四

之寄而□□官翰林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官實惠榮名兩世兼之世或以爲榮
而某等之所以祝先生者推先生之心知以能繼古人
政績爲榮而不以世之所謂榮者爲榮也古書稱酈縣
菊泉水極甘香飲之者皆至上壽今先生身居其地日
汲此泉而餐之則致康強耆艾之美又豈有涯也乎先
生任正陽時縣連月不雨因決一冤獄而雨一事之誠
感動天心先生之爲神所相也久矣其壽又豈藉區區
一泉之甘也乎

陳母姜太孺人六十壽序代

道光十五年陳君喬雲成進士將爲令于吾鄉值母姜

太孺人六十初度先歸家稱慶而後之官京師士大夫
與相識者各爲詩若文以侑觴致祝而微言于余余惟
新城陳氏江西望族自凝齋先生以理學顯子孫官中
外多爲時名臣而戶部侍郎鍾溪先生實余丙辰會試
房考師喬雲又余視學江右時所取士也兩家先後有
淵源之契喬雲父果堂先生與余又有雅故而其從兄
禮部左侍郎石士先生方與余同官于朝故知君家世
德爲詳喬雲又才略恢廓行見循良報最卽膺不次之
擢果堂先生篤內行愛禮賢士生時所獲不足報其德
古人所謂不得于身必有得于子孫者將于喬雲見之
而姜太孺人實肇啟其祥也余曷敢不一言以爲諸君

帆補

五

子介壽之先陳家故饒裕凝齋先生立祭田二千畝學
田一千畝子悉堂先生孫節庵先生兩世推廣之凡立
祭田義田學田共七千畝果堂先生謂欲垂久遠宜如
范氏義莊之例乃具牒縣府巡撫阮公爲請于
朝得

旨旌獎伯兄恕堂先生以官毀家果堂先生與諸兄各
析已產歸之後仲兄約堂先生又以官毀家鬻田償所
負果堂先生乃率從子受田而倍歸其值其承先志而
友于兄也如是厚于故舊嘗學于南豐趙勉哉鳴鑿而
廣昌黃靜山永年新城徐訥庵瑞凝齋先生之師友也
三家子孫率貧乏時存恤之性喜文詞頗爲吳越游謁

姚姬傳程易疇孫淵如諸先生其敦氣誼而敬禮賢士大夫又如是然而果堂先生領鄉薦後再應禮部試不遇遂以奉母家居長子舉于鄉旋以疾卒豐于德而啻于遇造物報施之道似有爽矣然而長子卒得六丈夫子雖不見喬雲之成進士固及見喬雲之有聲庠序余謂君家祖德厚喬雲遠大器所成就未有艾果堂先生獲報方於今始耳篤其慶于太孺人而太孺人乃親見之而享其奉是固可慶也矣太孺人事君子甚莊教子有法余謂坤道無成故不述其庸行而樂稱果堂先生之高義以爲太孺人壽

某君傳代

帆補

六

蓋聞泉名孝感奕禩曜其贊纓里號高陽士類資其模楷古之處士怡情竹素韜德邱園雖遇啻于當時必報豐于繼世史冊炳然不可誣也□□先生生而醇粹長益端嚴居鄰射蛟之臺派衍擾龍之族研經十載藉以娛親勤業三餘亦希用世乃風水遠悲枯魚飲泣遂使養志堅伯吞聲變其解韋色喜毛生哀容輟其捧檄蓋自乾蔭傾而先生遂絕意進取矣家居勤課農業盡力養母母年八十餘寢疾半年而歿先生自侍疾至終喪皆合禮節趙文楚之躬耕爲營甘旨江次翁之持服不忍變除至行之過人里黨交稱焉訓子勤而有法宏農勸學銅盤口肉之珍卹國立庭夜半問安之課策其勤

讀勵使成材以故入室光生繞階蘭茂譽兒非癖寶既驗于傳經孫枝更芳祥又徵于贈硯皆善教之符也亦篤行之報也配王孺人生長名族敏惠知書女紅之閒課兒時勤于晝菽總角之子授讀已勵以折蓂子孫之賢蓋亦有聞中之助焉長子協夢寄籍保定府蠡縣以嘉慶庚午舉人補武清縣學訓導念過庭之昔訓儉手澤于遺編以某舊里後生粗知先生梗概遂授簡札命述生平如某謫陋之方何足掄揚盛德重違其請粗識匡略傳楚國之先賢媿無健筆志陳留之風俗□仰芳型云爾

曹母王恭人墓志銘代

帆補

七

恭人姓王氏睢州人乾隆丙戌進士京山縣知縣廷憲之女儀封曹氏山東登萊青兵備道某之子婦山西河東鹽法道某之妻今禮科給事中宗瀚之母也余故與鹽法公相友善又與宗瀚同官都察院恭人歿宗瀚以銘詞請余據狀敘之曰恭人幼隨京山君子湖北京山君罷官游四方恭人侍母袁孺人僑居漢上年十九歸曹氏時君舅兵備公官蘇州府同知恭人事舅姑于蘇州如事父母君舅擢慶陽府知府祖姑某太恭人以道遠不往儀封故廬圯于河移居蘭儀城侍祖姑于蘭儀數年兵備公解組歸鹽法公繼官戶部歷御史給事中出署山西按察使補河東鹽法道恭人皆從時宗瀚已

爲刑部四川司郎中鹽法公卒于官宗瀚服闋補浙江
司郎中恭人復就養于京師恭人爲室女時京山君罷
官歸家數客游母袁孺人又多疾恭人以勤孝聞歸夫
家持內政不少怠奉舅姑相夫子皆適于禮法宗瀚自
舉于鄉至爲御史每諄切訓諭俾得有成是可銘也已
恭人卒于道光十五年夏四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九誥
封恭人子三長卽宗瀚次宗沂候選員外郎次達本出
爲叔父汝翼後女入壻某某孫械幼女孫二以某月日
祔葬于杞縣高陽屯之原銘曰

襄邑吾縣雲夢旅廬一官爲累難返故居父兮遠游母
兮多疾辛勤藥餌緊女在室九十其儀來嫁于曹君舅

帆補

遷官祖姑年高不窳長城太守行部孫婦賢孝母心無
苦東嶠秉節得奉板輿欲慰眉梨遣子其俱英英君子
職佐司會游擢臺垣賢歷中外內助無愆迎事尊章庭
有嘉賓吹笙鼓簧家道克昌賢子繼起相夫以勤誠子
以禮諄諄母訓可作官箴書此刻詞以告幽陰

例封安人馬安人墓碣銘代

安人姓馬氏海寧州學生員蔣光煦之母也前余視學
浙江取光煦入州學今年夏光煦以狀寄京師介刑部
江蘇司主事沈君濂乞銘按狀安人海寧州人曾祖某
祖某父某國子監生
例贈朝議大夫前母祝氏楊氏母程氏安人少淑慎于

女兄弟中尤得父母歡年二十一嫁爲同州候選布政
司經歷蔣君某妻蔣君生五十日而孤母歸太安人撫
以成立安人事姑孝姑守志三十餘年歿後忌日安人
必稱先姑之節及治家之德訓子之法以戒家人歸太
安人卒得邀

旌表蔣君無兄弟安人生二男二女皆殤屢勸夫納妾
凡三納妾而生男卽光煦也當光煦未生時安人屢焚
香禱天求子忽蔣君遽急疾瀕殆安人念膝下未有嗣
息聞病者得股肉可愈乃閉戶抽刀割左臂肉片許投
鏹中家人排闥入則安人血淋漓仆地而鏹中水沸湯
進蔣君啖之甘病良已踰年光煦生越十年蔣君卒安

帆補

人身摒擋家事而督光煦讀甚嚴書未熟則責跪父影
堂前必使成誦乃已嘗戒光煦曰汝柔懦未能自立幸
藉先人遺澤可無衣食憂宜益敬慎不可妄有交游若
媒孽生于不測汝鮮兄弟誰爲汝禦侮乎性儉約一衣
數十年雖敝不弃而歲製綿衣百領給窮冬告寒者遇
疫作必覓良方合藥以施周卹戚黨無德色狀中所述
大端如此是可銘也願余有所告于光煦者人子無不
思尊榮其親而所謂尊榮者非苟富貴之謂也能推安
人不妄交游之言以親賢友善窮達皆有以自見以成
親之令名是在光煦之立志而已安人卒于道光十四
年冬十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八側室劉氏生子光煦爲

父後錢氏生一女嫁安人之姪孫三人以某月日附葬于王家村之原銘曰

先姑卅年保此子子未生兒胡可死封肉投湯病果已若爲君家延一紀踰年生兒願終慰兒未長成夫遽死母兼父職從茲始愛兒教兒弗敢弛我作此銘告人子成親令名志宜矢

公祭王母周太孺人文代

惟太孺人生而淑慎動合禮法言成閨訓端敏之性柔仁之姿三德七戒無俟女師結禱來歸相夫以義古歡克敦華飾不事奉事尊章敬養備至滌滌柔滑先意承志湖風蕭蕭刀匕親操先姑諱曰云是今朝生未逮事

輓補

十一

歿薦臙臙厨下羹湯今日補調濟濟 皇都我我髦士賦獻凌雲隗游燕市宣文留家畫荻課子夫子金臺留滯四年泊乎南歸舅又秦川筆耕收薄鬻釵貨鈿秦關書到舅泣商南鯉庭別久子安焉驂挈子親親冀慰節舍浮江溯漢將出三戶教匪猖獗襄樊路阻回舟陸行改道申許發駕中牟驅車遷洛陔號而西束馬巖壑到不數月賊匪來攻城如彈丸亂舞梯衝斯時故園書斷雁鴻傳來消息孤城已陷山南劍南賊如虎鬪君舅薄宦遠委天涯秦嘉一去又益舒祺五內崩摧心植荆棘卻有繼姑淚落不得焚香默禱神鑒其懷君舅無恙征人遠來君舅卒官生計益窘東野長貧西華誰憫桑無

八百橋之千頭厭厭君子業筆遠游長子研經少未離抱兒寒思温兒饑索飽秋菘春韭赤米白鹽艱辛煩雜惟母氏兼遙念征人關河迢遞黃耳書稀黑貂裘做歲時伏臘屢勉求全親朋有事束帛芟芟盧諶之家能作曼首蘊習酒食崔浩之母要其卓識督課三餘願子勤學生有令譽不願廢學徒富積備所以士行名成俄頃河東仲郢關西韋逞皆賴母賢箕裘克整五經紛綸推井大春追思慈訓母實勞辛寒泉輟流崦嵫失景長河案戶秋梧落井既天蒼舒又失衮師金匏嬌女繼賦哀詞一之爲甚奈何并命悲纏母心一痛致病和緩難醫已傷之性惟太孺人閨範無愆如何不弔遽赴重泉卜

輓補

十二

其宅兆在今子年飄揚丹旆歸於新阡采此谿毛以薦几筵尙饗

落帆樓文集補遺

沈子敦哀辭

烏程孫燮愈愚撰

庚子十一月十七日沈君子敦卒于京邸踰月計至諸友會弔于其家憫其未有繼嗣中道天折父老而無以爲養莫不仰天叫呼泣如雨下也君名珪子敦其字世居烏程之南潯鎮予于戊寅已卯間始交君時金君山甫館于家君與盛君眉庵紀君半虔間數日必來談藝談必竟日始去年纔二十許英姿卓犖議論常出人意表予與山甫共推爲畏友然性坦率舉動多任情見客不數語輒搖頭作誦讀狀又好直言忤物自一二朋友外咸以迂愚目之君既被迂愚之目則益自喜讀書愈

帆集哀辭

力經史子集罔不溯流探原而尤精輿地之學地理以水道爲提綱書之所載千支萬派芬如亂絲讀者每苦昏眩而不能遽解君獨一覽了然執筆爲圖往往與古圖暗合著新疆私議謂國家開邊萬里常患饋餉難繼省餉必須屯田屯田必講水利某山出某水某水經某處灑灑數千言如指諸掌君友人王君亮生客京師愛其文刊布之徐舍人松一見歎曰某謫戍新疆凡諸水道皆所目擊然猶歷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有此爲之延譽公卿間會何侍郎凌漢視學浙江歲試湖郡校官上諸生優行籍無君名侍郎卻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

郎乃言曰吾在京師聞湖州沈珪學識爲浙江第一而報優無名何也諸校官皆自上視茫然不知沈珪爲何人侍郎笑曰校官所講者時文也所急者贊禮也沈生不攻時文而贊薄宜校官之不識也遂拔君第一于是鄉人爭願識君向之目君爲迂愚者乃更以君爲奇傑時沈侍郎維鑄督安徽學政聞君名以厚幣聘請校文明年科試何侍郎擢尙書去代者爲陳侍郎用光尤愛重君名仍第一甲午鄉試主司徐太史寶善得一卷詫爲奇絕以爲此必湖州沈珪也榜發非是愧甚乃修刺謁君子寓謝不敏焉主司出闈先謁舉子爲從來所未有是年君以優貢入都姚侍郎元之有地志之纂請君

帆集哀辭

主其事君遂館于姚氏侍郎旋督浙江學政君引嫌不從獨留京邸著書未幾侍郎晉總憲以言事降秩有欲請君校文者君曰主人方失意去枯而集苑吾不爲也自是修脯漸薄旅況愈窘君試南闈者六試北闈者四惟庚子一薦卷終不售君雖不遇而所憂常在天下嘗謂乾隆以來士務訓詁意欲矯明人空疏之病然明人講學尚知愛民今人博覽專爲謀利又曰士不好名而好利廉恥道喪害必中于國家著論千餘言與世常格格不相入在京師六年未嘗妄交一人姚總憲既降秩何尙書陳侍郎及徐太史先後卽世沈侍郎以老病乞休惟徐舍人時時過從知已寥落恆鬱悒無聊遂遺疾

以卒年僅四十有三著有新疆私議漳北滄南諸水攷元史西北地理志攷元和郡縣志補圖文數十首君之交游眉庵最早卒君至京師前一年山甫卒甫戒行半度又卒君雖窮困常從京師寄錢卹兩家之孤其風義實今人所罕有子嘗爲眉庵作傳山甫半度之卒皆爲哀辭致慨于天道無知善人常偏受其厄然三君皆有子君獨斬焉無後厄更甚于三君豈君之才名稍顯故折福愈甚然則士必埋名里巷不使一人知已而後可嗚呼悲夫爰爲辭以哀之曰

帆集哀辭

三

斤斧之施豈斧柯之不在手兮抑束于法而不能惟我所欲爲惟科場之定制兮防姦竇而法日以密舍昭昭之可見兮使索物于暗室掩騏驥之形而使辨其聲兮雖九方亦有難識心知其賢而不舉兮當局乃作旁觀之歎息之子之見賞于公卿兮謂科名可必得書士上而終無所遇兮遂客死而不得返乎蓬華身不遇其猶可兮獨惜此著書之年歲終日捉刀爲人兮曾不暇爲已千秋之計歎飢驅之惟坐一貧兮竟不得獨行其志念高堂之遠隔兮望白雲而隕涕妻獨守夫空房兮子未生而遂絕其世早知年命之不永兮悔不忍餓于蓬蒿之內旃蒙協洽之送別兮子借眾友而登君之堂方

期不數年而重聚兮豈料遂判乎存亡自古才人恆失職以死兮惟愚者乃富壽而康強足與翼之不能兼昇兮君又何憾乎彼蒼酌靈筵而一慟兮仰視天之茫茫

帆集哀辭

四

落帆樓文集二十四卷補遺一卷同里沈垚撰垚字子
敦道光甲午優貢爲學使何文安公陳侍郎用光所賞
拔善讀書經史子集罔不溯流探源而尤精輿地之學
應試京師居最久爲徐蓮峯編修補修一統志爲姚伯
昂尙書撰道光九域志爲沈苑廬觀察修畿輔金石錄
遼金元碑考證書多未成留京師六年而卒年四十三
爲人沈篤慷爽嘗歎時事不可爲與友人書言今日風
氣備有元成時之阿諛大中時之輕薄明昌貞祐時之
苟且加以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
之不信古人有定於此卽不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
風俗當世之人心斯豈細故也噫予敦先生於道光時

跋

已作此言况凌夷至今哉先生歿後靈石楊氏刻文集
四卷於連筠簪叢書貴池劉氏刻後集兩卷於聚學軒
叢書汪剛木先生取其叢殘各文編爲文集三卷後集
三卷外集十七卷別集一卷補遺一卷一字一句無所
遺佚承幹假自邢植之部卽爲蔣氏三松堂舊藏悉舉
以付削氏至是子敦先生之粹學剛木先生之苦心庶
幾無遺憾矣歲在戊午上元節吳興劉承幹跋

落帆樓文遺稿

烏程沈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答張淵甫書

後奉手書并所刻教事錄一冊牛痘新書一冊細讀教事錄及來諭具諗隨遇行仁之道然垚有欲言者當賦斂嚴急之時州縣官無不以催科爲要務教官不助州縣催錢糧斯爲不染俗習之賢教官耳餘事皆粉飾之道非當今之急務也儒者爲官易受人蔽故欲以興利爲急尤當以祛蔽爲急未有蔽不祛而利可興者姚元崇採時賢相而子弟放恣卒爲名臣之累斯固居官者所當深念爾若夫教事錄之刻則垚亦不敢貢諛者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孔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未有泄眾出言而可以不文者商周之誥皆泄眾之言而古奧如此六朝人詔令書檄見於史傳者皆典雅深厚至唐中葉始趨於滑易至元明則皆俗語矣今日居官者出言苟非法制所不得爲者縱不如商周之簡奧亦當法六朝人之典雅唐宋之滑易已不可爲况如元明人之俗乎行文之道甯使人不知毋使文不古文而古但有一人知即可人人皆知文而不古卽人人皆知實無一人得與於文發令出言而使人人皆不得與於文是則苟而已矣今之習爲俗體者皆曰欲人易曉也古人如此古奧而不患人之不易曉今人恐人之不曉而至爲如此之俗是不以

古人待人而驅人皆不學而已矣驅人爲不學而苟世俗之人故應如是儒者爲官不當似此諭帖告示文體之至俗者也而俗體尤當出以雅馴昌黎集中敘案牘之文皆離奇簡奧無一率易之筆姚牧庵集中奉詔撰述之文皆淵雅得訓誥之遺時尚流於易且俗之時而古人必力矯之不使人易曉蓋深惡其苟也晉宋後魏等書凡議律令制度及論食貨財用等文皆稟經酌雅簡鍊整肅無一苟者竊謂諭帖告示當用其法而參以昌黎之變化牧庵之駿厲方不愧爲儒者之言乎若謂如此用筆無以喻今之人而必如世俗之爲則豈可編爲一集而輕付棗木於政事未必有益於文章大有所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損故垚以爲不如用此刻書之資以助貧交之轉有實功也乾隆嘉慶閒士大夫好刻詩集今之士大夫好刻告示斯亦世俗趨而益下之一端豈可以賢者而亦蹈此古人術藝之書皆莊雅可誦今人術藝之書大率虛字不通足下以牛痘之法行之有成效而欲廣其術何不刺取書中之意而別作一書何苦仍其不通之陋言致令賢者刻書亦有不講求文體之誦垚之意見與兄絕異書之不文者輒不欲置案頭牛痘新書到時略一翻閱輒病其不文適有鄉人欲得是書卽擲付之矣來書前都中同志誰爲可稱并通人碩士之姓氏垚自問無學識不足知人而褊陋之衷又日甚一日竊以前明

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故大率有得於中故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詆前明人爲不通而當世所推爲通士者率皆冒于貨賄昧于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覺是尙可謂通乎譬之於身前明人於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於一拇一指察及羅紋之疏密辨其爪之長短厚薄可謂細矣而於一足一手之全已不能徧識况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尙可爲通乎由是以之居家則父子賁利以之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習紕繆之論積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堯雅愛文章而深惡人浮薄好攷典故而深惡人貪利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然則通人碩儒終當於山澤閒求之乎都下人議論與昔日眉庵半度之言大異清議久廢公道不存利害得失之顯然者愚夫愚婦能辨之而通人鉅公轉有所不達利欲之陷溺人心也久矣古人成人之美見有才者愛護保全之惟恐其不達今人成人之惡見有才者嫉忌摧折之惟恐其不敗而有才者又不善自處或不能潔己或好爲大言有以招尤取謗忌才者從而中傷之曾不思人之有用時之需才嗚呼如此類者多矣宜乎鱗集麀至者皆一無所知但工便辟之人乎天下不可謂無才在位者無禮賢下士之人

雖有通人碩儒無由自顯於世然則都下或亦有其人而不得知者乎陳卓人已相識其能讀書詢如足下所云特甚好利耳堯今日取友總以不好利爲主也半度家幾餓死足下須有以給之講席清苦幸少刻書如有所刻須爲天下不可無者方可耳

答許海樵書

來書殷殷以石齋爲言具徵友朋高誼然石齋之所爲實有甚難處置者君子爲學不可沈溺於俗亦不可過與時違唐時所尙在文選李栖筠以非是無以出身故亦置一部遺稿筠子吉甫孫德裕家世已顯門資可以得官卽亦不復措意此古豪傑不廢時學之驗也明道先生亦舉進士伊川有兄在前自然可以布衣自遂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聖如孔子賤尙不敢無能况非孔子而又處今世乎願亭林言詩文不能不可以爲通人唯能之而不爲乃爲天下之大勇然則君子有高世之才學必先能爲時賢之所爲矣夫惟爲時賢之所爲而覺不安於心乃創古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爲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後人不以爲惑韓昌黎惟能爲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爲古文程朱惟能貫串注疏故能獨成己說遺書具在不可誣也若古人之書已實未嘗津逮偏欲以己說駕而上之此惟魏之王弼明之姚江一派乃有此謬轉嗣不曉古今或以年少蚤夭未及讀書而然

姚江數傳狡猾者借以籠取衣食非儒者所爲故自不可爲訓石齋以揣摩時藝博取科第詆時賢之所爲此又大誣時賢蓋此乃俗士之所爲非賢者之所爲也近世賢者所爲若高郵王氏之於經嘉定錢氏之於史實事求是疏通證明可以質古人可以詒來者不可謂爲不賢者矣惟是唐人有史學有史才舊唐書皆唐人原稿德宗以前諸傳敘事皆可觀錢氏有史學而無史才故以之釋史則得以之著史則瑣屑破碎不合史法此今人之不及古人也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節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嶽嶽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堯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於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於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也豪傑之士知時賢之所以得又鑿時賢之所以失則律已衡人自有中道矣故以時賢之所以讀書者讀書則書無不通以古人之所以治身治民者治身治民則身無不修物無不理是故治身則必師古讀書則必參取古今過尊時賢而謬斥古人妄矣不能效時賢之細心讀書而欲以己加其上更妄不特欲加時賢之上并欲加古賢之上而於古今人所能爲者槩不能爲斯則妄之尤者實事求是今人之所

以讀書也吳康齋胡敬齋之治身勤苦古人之所以處貧也石齋一切反之而自是其臆說殆矣錢竹汀王懷祖之學雖與宋儒異趣而使宋儒再生於今則必兼取錢王之說斯則宋儒之所以爲大而亦物之是者斷不能謂爲非也輔嗣生長世族故能簧鼓天下而范甯乃斥爲罪深桀紂姚江之徒正當嘉靖後尙異說之時故能立標樹幟而憚子居乃詆爲變舊義以求食可見天下後世萬不能欺而理之非者不能飾爲是也然嘉靖時變舊義可以得食今則不能得食則亦何苦而爲此堯居都下久四方之士接於目者不少矣其性情節槩雖未遇奇特出眾之人而可爲世用之技則皆非故人所及故人欲求自見於世不可浮慕古人而鄙棄時賢尤不可自任胸臆而怠於實功也堯與石齋異尙石齋正當困厄時堯又無從援揀故亦不以苦口相聒答愈翁書已詳言之矣今又言其不能不言者如此

史論立名篇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非君子所不尙也後世病國之人妄託徇名尤之者因謂好名同之好利斯言過矣夫所謂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言之謂也彼病國者正惟不知有功德而誤有所徇耳烏有徇名而國反病者乎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尙周漢而下大槩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

時爭爲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過人爲名唐之士大夫以功業濟世爲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爲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爲名則隨時汗隆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爲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已守其潔故其望峻功豐則拯生民之厄天下樂而安之望峻則立臣道之則天下仰而象之二者雖異有裨於世道人心則一也且夫元起沙漠兵威窮天之畔所夷滅無算而宋獨後亡憲宗傾國之力大舉攻蜀自謂平在旦夕矣而殞於釣魚山則宋士大夫崇名義厲廉恥之效尤有不可沒者憲宗兵力過於鄧艾邢辯奚啻數十百倍而王堅等竟抗拒不下迨後臨安降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七

而萬州上官夔合州張珪猶致死弗去也堅等備禦之策應變之方較之羊侃之守臺城韋孝寬之守玉壁賊質沈璞之守盱眙張巡許遠之守睢陽必有可匹美者惜史策諱而不書後人無由知耳豈非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哉豈非士爭立名則天下治哉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後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狐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宋之君子務高於古人宋小人之所爲亦禍酷於古人古人好利之禍及於一時熙豐小人貪利無恥之禍延及敵國金初本澹樸後

乃遇事觀望不正虧得失以迄於今推其風俗敗壞之由畏罪不敢言之故實由田穀黨禍之所致田穀獲罪則宋六賊遺孽蔡松年之所爲金章宗詔曰自田穀黨事之後居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豈非金之亡又宋六賊遺孽亡之乎夫熙豐小人不過求好官不顧人笑罵耳而其禍敗乃至於此嗚呼酷矣宋兩宮之北也禍慘於石晉金崔立之翻城也禍更慘於靖康嗚呼酷矣

史論風俗篇

夫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八

轉於世尙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俗爲先務昔者漢之風俗美曹孟德壞之唐之風俗美李逢吉壞之宋之風俗美王安石壞之明之風俗美張璉桂萼壞之劉石之亂孟德敗之也五季之亂逢吉敗之也宋失中原君子之免於難者隨高宗南渡不得免者沒死北土其仕於金者率皆六賊遺孽也六賊遺黨金之正士孟浩田穀之徒皆薄之蔡松年者宋燕山守將蔡靖子也求結於穀不得則起黨禍以殺正士而金之風俗壞矣松年詔事宗弼又結張浩浩及子汝霖相繼爲宰輔故世宗章宗雖習知田穀之冤不能昭雪之以激厲風俗迨汝霖死始復穀官則正氣銷亡已久矣

史言浩在海陵時不敢與臣者抗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世宗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治而汝霖等依附苟且無所薦達及章宗卽位詔尙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忠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以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贈其議以聞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章宗乃止豈非金之風俗松年及浩父子壞之乎史又言金自宣宗遷汴後爲宰執者習爲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養相體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當奏者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九

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所用必擇煥熟無鋒銳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因循苟且遂至亡國嗚呼世宗金之賢主而所任者乃張浩父子則安得不陵夷至斯極也且夫宋之立國寬寬則賢不肖迭起相勝故高宗後猶得保偏安之局金之立國猛猛則君子一不勝天下皆化爲小人故以世宗之賢不能得賢相以遺子孫亦其勢然也然則宋無六賊金不得有中原亦宋無六賊金可不卽至於亡矣自宋王安石引用小人至金天興之季中原幾無遺噍而禍始息於是江漢先生趙復魯齋先生許衡奮起於大亂之後拯救於焚溺

之餘遂盡革金季惡俗以開元明之治二人或仕或不仕而關係世運則一也明太祖嚴刑峻法誅斬朝士如草芥而天下不叛者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成祖靖難之慘正士皆盡乃不數年而士氣復振者亦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講道論德之風久而成俗民無異志士無異習故雖法慘於上而猶俗醇於下自宣德至正德奄寺佞倖屢污朝政而風俗不衰嗚呼宋元諸儒漸漬數百年乃克有此斯豈易覩也自大禮議起張璪桂萼諸小人乘時竊政於是新進少年皆奔走阿附希圖富貴而風俗大壞風俗一壞則國富貴之不肖日多一日趨附之術日工一日無忌憚之心日肆一日於是嚴嵩出則附嚴嵩齊楚浙三黨出則附凶黨逆閹魏忠賢出則附逆閹溫體仁出則附體仁而明亡矣生祠之建孩兒之稱九千歲之祝極史策未有之羞而崔呈秀魏廣微輩恬然安之雖人之無良苟風俗不大敗亦何遽至斯非有喜諛惡直倒置冠履之世宗則祖宗朝風俗極厚亦何遽頹敗而馴至於斯非有聰蕩輩逢君之惡世宗亦安得不顧清議而遽傾倒若斯然則明之亡雖亡於崔魏周溫而推原禍始張璪桂萼實罪之魁矣且夫是非得失使人得議者不至亡國不使人得議者則害必深中於人心風俗必潛壞於不覺故其禍不至亡國不止正德前小人屢杖正士天下皆議其惡故風俗無傷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十

大禮一議則世宗自執天子得制禮之權裂冠毀冕泯
棄民彝雖有知禮之人不敢開口而不顧是非之徒略
一附會即加顯擢風俗安得不大壞而漸至於亡也夫
元祐諸君子直言正論人主憚之羣小恨之松年汝霖
揣探主意之術人主忠之同僚諧之熟習世故之人孰
不為松年汝霖而肯為元祐諸君子也然用元祐諸君
子則宋可以不亡用松年汝霖則金之禍難極於天興
之季世但知王安石禍宋而不知并以禍金但知明之
亡亡於崔魏周溫而不知實始於聰萼但見明季朝士
水火相爭不推攷源委反致誚於講學是不知宋明之
不得遽亡實講學之效而松年汝霖揣探主意之術其
禍敗乃若斯酷也嗚呼可以鑒矣

泥水攷

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郁
郅縣泥水出北蠻夷中郡屬又有泥陽縣洛合渭以入
河泥入涇洛東泥西洛大泥小東漢後羌胡雜居郡縣
徙廢泥水漸至茫昧水經涇洛諸篇至宋又亡遺文墜
簡僅散見一二於諸書所引而太平寰宇記為多顯其
中引酈注泥水之文今本譌作洛字不可不為辨正慶
州安化縣白馬水出北塞夷中水經注云洛水南經尉
李城東北合馬領水號白馬水合於渭谷北川與合水
縣相接按此句非酈注本文隋志合水縣開皇十六年
置道元時此地但為鎮防不立縣縣隋合水乃

今安化縣非甯州定安縣洛水按水經云一名馬領川
水酈道元注水經云洛水又南經柤邑故城北與柤陽
合珊瑚谷水水經云珊瑚水東南至柤邑入洛此三條
洛字皆泥字之譌泥洛二水中隔子午大山元和郡縣
甯州西北至州七十里子午山在縣東八十里襄樂縣
西南至州六十里秦故道在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在
華池縣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子午山在縣東八十里
縣西四十五里太平寰宇記坊州平山縣子午山在
北一百里出子午嶺東南流入中部縣合沮水在縣
西九十里山北至華池南至升平真窰幾三百餘里山
東鄜坊等州山洛水出唐慶州洛源縣北三十里白於
山縣本漢歸德縣地元和志縣西南至
金明縣西南縣本漢上郡高奴縣地元和志縣東南至
太武帝於此置廣洛縣隋仁壽四年以太子名廣改為
金明縣按金明故城在今延安府安塞縣北元和志廣
宇記俱不言金明縣有洛水然洛水逕今安塞縣又南
西又後魏置縣以廣洛為名則金明有洛明矣
過敷政縣西元和志縣東北至州一百五十里廣
敷政故城在安塞又東南過鄜州甘泉縣西本漢上郡
縣南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過鄜州甘泉縣西本漢上郡
雕陰縣地元和志縣南至州七十五里宋初改鄜州甘
水在又東南過其縣南寰宇記雕陰山在縣南二十里
伏斤水川在縣南二十九里源出大盤山東南二百里
流入洛水阿伏斤者夷虜名也按元和志鄜州直隸縣
東至州一百里大盤山在直隸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又
里即此大盤山也山在直隸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又
洛交縣東至丹州一百八十三里北至延州一百五十
里洛交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洛水之北故曰洛交洛水
在縣南一里按據元和志則洛水在州城南今水在州
東豈洛水改道歟寰宇記云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
交會之所則縣南之水似指華池水黑原水與洛水相
會之地而言古人言南包得東字三水交會之所在縣
南從此而來之洛水則在縣東讀者不以解害意可也

又漢志上郡離陰應劭曰離山在西南元和志離陰
縣城在甘泉縣南四十里袁宇記作四十一里而山在
縣南二十里則山在漢縣又東南過三川縣東洛川縣
北不得在西南必有誤

西三川本漢左馮翊道縣地洛川本漢左馮翊郡縣
地及洛水三川同會因名洛川縣西北至州六十里以
縣界有洛水又南過坊州中縣東鄰城縣西中亦漢
翟道縣地中縣唐坊州治元和志坊州北至州一
邠州東三百里北至丹州二百六十里寰宇記洛水
在邠州東四十里從邠州洛川縣西南入中部邠州
邠州同州白水縣翟道故城在縣西南一百四十里邠
唐屬坊州元和志邠州城縣西至州一百里宋屬邠州
宇記邠州城縣在州自此以下由同州華州合渭入河泥
東一百二十里

水源出慶州延慶縣西北夷中南流過其縣西縣本漢
北地郡邠縣地元和志縣南至州四里武德六年置
元馬縣以西臨白馬川水為名天寶元

洛帆樓文遺稿卷一

五

年改名又南過順化縣東合水縣西順化亦漢邠縣
地合水本漢北地郡道地順化唐慶州治元和志
十開皇十六年於今州城西四十里北至鹽州五十里
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州城西四十里北至鹽州五十里
白馬二水口因以為名武德二年改為合水縣貞觀元
改宏化天寶元年改為順化縣貞觀元年
朝領兩川交口水經注云邠州城亦曰不窟城元和
今州理順化縣東三里有不窟城據元和志邠州城也
苗邠州理順化縣東三里有不窟城據元和志邠州城也
郁邠州理順化縣東三里有不窟城據元和志邠州城也
據邠州理順化縣東三里有不窟城據元和志邠州城也
非唐順化縣所引周合水故城在其西南則唐邠州城
城亦在順化縣所引周合水故城在其西南則唐邠州城
惟實州在順化縣所引周合水故城在其西南則唐邠州城
屬慶州元和志唐之州城乃在北則不合馬嶺水是唐
今縣西南三十八里西故城是也武德六年置蟠道之
城臨大小樂蟠二水交故城是也武德六年置蟠道之
水縣按今合水縣東有建水西有北分河流合流因曰

合水西南入馬連河其即馬領水自西來注之水出方
古之大小樂蟠二水乎渠縣西北馬領山東南流過其縣西又屈過其縣南方
渠堡北取漢縣為名渠縣西北馬領山東南流過其縣西又屈過其縣南方
縣所置方渠堡又置渠縣五代時廢為鎮周廣順二年改
於方渠堡置通遠縣入州明隆州為縣治周廣順二年改
山在安化縣北唐開元四年張知運破突厥反於青
峽峽在安化縣北唐開元四年張知運破突厥反於青
也峽在安化縣北唐開元四年張知運破突厥反於青
即合則環縣南府一百八十里與唐方渠堡有方渠城當
今環河經縣南及東南又東南過同川縣北馬領縣南
東川亦漢邠縣地馬領本漢舊縣屬北地郡元和志
南五州八十里隋義甯三年分甯州之彭原縣於西
三泉故城移於今所為同川縣因同川故城為名皇朝
乾德二年并於安化又元和志馬領縣東南至州六十
七里隋大業元年分合水縣於此置馬領縣復漢之舊
名以縣西一里有馬領阪因名此縣馬領縣復漢之舊
括漢之牧地也又有水出縣西北水經注云與青山水
一條亦此水經注又東南過順化縣西又屈過其縣南甯
州彭原縣北東入泥水元和志彭原縣南甯州彭原西
南六十里臨涇縣界彭原故城是也因彭池為名原南
北八十里一里東南六十里按實宇記作縣在州西北
百里今馬領水東至慶陽府城在安化縣南去安化城三十里甯
州明始屬彭原府今州北泥水於是白馬水之稱據
少西至馬領水後始號白馬水於是白馬水之稱據
慶已有白馬領水後始號白馬水於是白馬水之稱據
馬領水之稱今東河河相流而下流名曰泥水又通得
過樂蟠縣西甯州彭原縣東元和志樂蟠縣北至慶州
今縣北五里略故城是也義甯二年分合水縣置樂
蟠縣屬安化郡取樂蟠城為名也又略故城在合水

縣西南三十里樂城縣北五里按略又南過豐義
縣東元志西四里東南至南州八十里本漢彭原縣地今
縣置豐義縣以地望準之當漢義渠縣地自豐義西至
臨涇宋為原州治今涇州鎮原縣也豐義故城在鎮原
縣東又南過定安縣西縣本漢北地郡義渠大雙泥陽
等縣地定安唐南州治元和志甯州東至坊州三百二
九十里北至慶州一百三十三里南至邠州一百四十里
哀字記西北至涇州一百三十三里南至邠州一百四十里
州直隸縣三百八十九里元和志漢泥陽縣今縣理東
南十五里泥陽故城是也後魏太武帝置定安縣在今
縣理西北三里定安故城關自開皇三年移縣入廢趙興
郡理按金大定七年改定安日安定元至七年省縣
入州屬鞏昌府明初改屬慶陽府今州西北至西至府一
百五十里義渠故城在州西北大雙泥陽故城在州東南
又南過定平縣西按縣故城在漢當為泥陽故城在甯州南元
和志哀字記北至州七十里大業十年於此置襄社驛武德
二年於驛置定平縣其驛移出城北宋隸邠州哀字記
六十里北又南過邠州三水縣西北縣本漢右扶風柁
邑縣地至元和志甯州南至邠州百四十里三水縣西南
在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柁邑縣古邠國也哀字記後魏
初於今縣西二十八里置三水縣屬新平郡大統十四
年移縣於今邠州西八里置三水縣屬新平郡大統十四
於今邠州西八里置三水縣屬新平郡大統十四年移
五里邠州原上有邠城在龐川水西又曰今縣東北二十
邠州三水縣北界又南至新平縣入涇水縣本漢右扶
風漆縣地新平唐邠州治明省縣入涇州元和志東至奉
寘字記西至鳳翔府一百六十里至涇州一百八十里
注漢之漆縣即今鳳翔府是也後魏於今縣西南陳陽原
上置白土縣隋開皇三年移白土縣於今縣西南陳陽原
年改白土縣為新平縣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泥
洛二水雖皆發源慶州而下流之相去三四百里以元

洛水經

和志哀字記二書攷之慶州東至邠州三百九十里洛
水已經邠州東矣焉能西行經慶州之尉李城邠州東
北至坊州三百十里洛水又在坊州東四十里焉能西
行經邠州之柁邑故城而合珊瑚谷水此即地形滂下
可以任水所之亦斷無忽西忽東之理况子午山隔絕
東西崇岡峻嶺直接甘泉九峻尤不能越之而西乎此
其為泥水之謫無疑惟華池縣在慶州東北一百五十
里子午山在縣西四十五里哀字記日子午山一謂雞
山水經云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注於洛水此則水之出
山東西不可知出山西則注泥出山東則注洛就西北
流斷之當以出山西注泥為近洛水似亦當為泥水但
襄字記文字多錯東西之字誤謬尤甚注洛注泥未得
明證則終不敢懸斷耳

家譜序

先世自嚴墓遷曹村西港族曾王父陞宣先生與羣從
兄弟輯為宗譜其時嚴墓舊支世繫已不可攷僅載曹
村子姓而已譜成於雍正十年迄今又九十八年矣吾
家故貧賤數十年來益衰替繼嗣多絕即不絕亦空乏
不能自存子孫數典忘祖奔走衣食無暇增輯舊譜
乙酉之秋仲弟筠始奮欲增輯之咨訪軼事於族兄翔
鳳與其論定世繫書未成弟遽以療疾卒未半年而族
兄又歿又二年而族兄翔鶴亦卒於是族中遺老皆盡

無有能道舊事者矣今檢亡弟遺稿先所定世繫又頗有散軼再加訪輯錄成三卷舊譜分爲七支支皆備載名字年壽及戚黨今則合族子姓皆不能自詳珪力又不能爲之詳故所增輯僅詳本親而於他支從略勢使之然非有意增減之也嗚呼仲族兄猶在遺老猶存所載甯僅止於是然使無亡弟遺稿珪又何據而能爲是夫爲譜而至於不能詳直與無譜同然竟無譜則祖考之遠近子孫之親疏皆將如嚴墓舊支之不可攷矣故不辭固陋而增輯之如此

書益眉庵唐述山房日錄後

珪之從祖世母眉庵之從母也以姨子時往來從母家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七

又從家大人受經故珪童時卽識眉庵其棄賈而就學也依於舅氏其從舅延張鐵夫先生課從子及子因亦從先生學旣聞先生緒論眉庵以單寒孤苦而能自拔於俗者先生之教也初述詞賦甚獲時譽卽盡棄之而潛心於經史曰士不當爲藻飾無用之言數年學益進境益苦而峻潔之心堅定之守益嚴厲峭拔稜稜露風骨飢則閉門餓不外求人遇同志仍慷慨論古今事不稍倦嗟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眉庵庶幾其人乎設使所遇之困厄不至如剝膚之迫雖耗心血於讀書稽古亦斷無死理所以死者搜討旣勞其心飢寒又傷其體故也可勝痛哉珪稟最愚下藉友朋以自植而所得於

眉庵爲多獲受益於有道先生每眉庵爲之介家事亦往往咨而後行珪不可一日無眉庵也辛巳壬午珪在里中與眉庵往復最勤後以飢驅不獲時時見見則謂珪曰子近日講求說文音韻意欲免俗不知此正俗學也又謂孫愈愚曰子敦材本不小今日之爲所謂匠人斲而小之也珪爲之爽然是時珪家多故氣不振眉庵曰天無厄人之事不可效小人之戚戚以自厄嗚呼此可以徵眉庵之所守矣珪深有媿於其言也眉庵謂著書不可太早故生平讀書甚勤鈔錄前人成書甚多而自著甚少卒後紀師泉定其日記之可留者屬珪編次珪錄爲四卷倘天假以年所成未可量茲之所錄安知非其所不欲存者今則舍是無以見眉庵矣而珪深恨以童稚之交直道規切之友所賴以扶植者而竟困厄以死也則珪又何望哉

重修徐侯齋先生祠記

明遺民長洲徐侯齋先生於國變後隱於天平山麓上沙村所居曰澗上草堂沒後爲富家所有門人吳江潘檢討未贖歸言之巡撫商邱宋公擘改建先生祠其後傾圮嘉慶元年吳江徐待詔達源重修之兼置田以奉祭事十二年又與其徒趙錄事筠增築外垣規制廓於其舊是時待詔家已中落而急於名義如此迄今三十四年矣向之所修者又剝落頽毀而待詔家益貧乃謀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太

與好義之士共任完葺之事而屬記於余我朝褒卹前明死節之臣凡抗顏行拒國命者皆深許其忠專諡通諡照耀史策所以勵忠節示臣則也先生屏居榛莽不接世事無拒命之迹故轉為褒揚鉅典所不及而不屈身以繼父志忠孝大節實與亡身湛族者同風勵百世是故專祠之設亦推衍國家激揚忠義之意不可廢也好義之士敬遵國典以時修其祠宇弗使圯毀於以昭朝廷褒崇之美於以見閭里風俗之厚使過其地者瞻拜祠下凜然於先賢之志節而勃然興起豈不於人心士習大有裨哉宜待詔之屢為修治而不能自已也余與待詔有舊其勇於行義也久欽於余心又以忠臣志士之祠興廢繫於風教事似緩而實急故記之以告來者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

星伯先生閣下首春曾肅手書并奉繳去歲薦函想蚤得達三月中接到惠示安瀾志案語一冊甚深歎獎引曲成若先生真不後古人而自以愚昧過蒙大君子期許為可媿也受讀畢竊謂案語亦經後人增損非盡戴書之舊故攷證處或未明晰或明晰矣又雜引他書亂之如木馬水源委不明白馬山有二一在孟縣東北一在忻州西南據吳任臣說牧馬河有二源一白馬山俱為牧馬河所出是書木馬水中存孟縣山而遺忻州山則牧馬水源委不明矣蒲水蒲吾渠蒲澤濟為一漢志中山國曲逆縣之蒲水在澧水北常山郡之蒲吾渠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在滹沱水南後漢之蒲吾渠當在蒲吾縣滹沱水北蒲水與蒲吾渠不相涉滹沱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為蒲澤亦與蒲吾渠無涉是書乃雜引漢志言或蒲水下流名蒲澤或因滅水入蒲名蒲吾渠牽合為一則誤甚矣又合鹿水鹿泉為一在滹沱水北鹿泉水注縣曼水下流為太白渠斯洩在滹沱水南是書又誤以鹿泉鹿水為一皆誤甚然其精確不刊處固戴書原文也自禹貢雖指有恆即滹沱即滹沱之說於是水道提綱一書凡數水相合者但取最遠之一源為源不復計水之本源又禡諸水之名獨標一目而主名山川之義乖矣是書獨言恆衛滹沱各自為水不得以恆衛滹沱滹沱之名此等卓識豈經生所易及惜乎書為妄人增損而其真面目不可得見也滹沱水在真定城南自唐至今皆然元和志鎮州真定縣滹沱河南去縣一里甚謂南字絕句滹沱河南者在縣之南也去縣一里者北至縣一里也寰宇記改元和志之文曰在縣北一里失吉甫之意矣是書言元史方輿紀要及縣志皆言在縣南吉甫所言當指舊治在今縣東南八里者而言但唐初已移今治何尙據舊說想有所未攷耳甚以此言觀之初以為己見不誤蓋元和志於水在縣北者往往曰某水北去縣若干里水在縣南者則曰某水南去縣若干里若不將南北等字絕句則方面互易古人著書必不錯誤如是既反覆思之始歎己說之未的徵引舊文不加修改李吉甫樂史皆有此病故云水北去縣若干里者亦不在縣北水南去縣若干

里者亦有不在縣南然則信爲引舊文而失於修改而非如堯所云云矣以派水爲派水之譌仁和趙東潛先生亦主是說是書偶未檢說文耳潛邱劄記曰志不詳卽事不該而米鹽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略文不酌諸古則不雅醇而古則遠於俗而不適於用堯竊謂文之適用不適用非由於古不古也近日河渠水利之書連篇累帙無非吏胥案牘語而水之源委脈絡地之向背高下雖尋繹數四仍不得端緒甚者且至虛字不通其故由欲便俗適用取案牘一切盡載之而不知改削故耳以今日之案牘而不改易雖司馬遷班固復生亦不能成佳志卷帙則古人少而今人多論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圭

事則古人周而今人漏古人明而今人昧漏而又昧亦徒見其文之不古未見其書之適用也春閒隨使車歷盱眙鳳陽見人家往往在水中回太平後值江水汎溢安慶太平田廬遭淹沒問其故則由焦山一帶江面狹隘水去不速致然昔嘗與友人論黃河病淮日久治水者每開高堰五壩泄淮水注江如是則不特病淮且病江今之沿江一帶多水災未必非病江之徵如何如何堯頓首

寰宇記雜錄前人成書不加審正往往州縣已移舊治而所載之山水土地名里數方向仍襲舊說粗心人不細加研究遂爲其所誤知其誤者又以其不合

而棄之其實樂史雖學疏多誤而所錄皆六朝初唐人善本信而有徵讀者能思其致誤之由則古書之藉是以傳者固可寶貴矣如媯州懷戎縣本漢潘縣地唐武德四年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曰媯州今宣化府保安州也故城在州西南長安二年移媯州及懷戎縣理清夷軍則爲漢沮陽縣地今懷來縣矣史於懷戎縣下曰鳴雞山在縣東北七十里本名摩笄山按山在縣東北乃初唐人輿地書據縣理漢潘縣故地而言若據清夷軍言之當言在西北不得在東北也又唐雲州雲中縣本置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之故盛樂城貞觀十四年始移於恆安鎮則爲故平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圭

城縣地而舊雲州城後改置單于大都護府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曰君子津冀州圖云雲中郡南有君子津卽大河之津桐過縣城冀州圖云在郡西五十里武進故城東百四十里雲中故宮後魏所都築之在故城東四十里陰山道按冀州圖云雲中周回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漢長城百里卽白道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穫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當原陽鎮北欲至山上當路有千餘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遙去五百里卽見之卽是陰山路也從此以西及紫河以東當陰山北者惟此道通方軌自外道皆小而

其次者多此數條當皆列在單于大都護府金河縣下不當列在雲州雲中縣下樂史錄初唐人書不知改正故有此誤然猶幸其能雜錄之也倘不知審正又若後人之不肯雜錄以自表其審慎則故蹟淪湮後雖善讀書者亦無由攷而知之矣

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

日前奉教攜河南志一冊歸細讀一過欣快無比是志實出元人之手而宮殿坊市則直錄宋敏求之書閒加改竄按隋唐東都宮城南爲皇城東爲東城外爲京城包東南面面周六十九里區置坊市西爲西苑周百二十六里洛水自苑流經皇城東城之南東出郭皇城南

洛帆樓文遺稿卷一

三

門曰端門跨洛水爲天津橋其街直南出京城定鼎門曰定鼎門街河南府治宣範坊在定鼎門街東當東城之南河南縣治寬政坊在定鼎門街西當皇城之南洛陽縣治毓德坊當東城之東唐末移河南府廨於臨闕坊則在舊治東北然猶在東城東南至金正大初改河南爲中京金昌府但據故東城而略展其東偏於是府廨始移在東城中而故宮城皇城及京城皆棄爲城外地元因金城而改曰河南府路今是志言隋皇城在府治城西三里惟府治移處故東城中故皇城在府城之西若府仍治洛水之南當曰皇城在西北不得言治西二里又言定鼎門在府城南一十里建春門在府城東

南一十里屢言府城又每言河南府路則爲元人書無疑且言甯風坊安國寺今徙東城承福門內爲祝釐之所內有八思巴帝師殿元事之顯然者蓋其時敏求書具在故宮殿坊市盡錄原文而略加金元事一二條今宋氏長安志雖存而坊市有譌缺河南志久佚獨藉是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攷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是志非全本言千金竭事具河南縣中可見原書具載屬縣言荷澤寺詳寺類郭從義安審琦宅詳宅類可見第宅寺觀原書又別載其詳是冊特全書什之一二耳而譌字甚多秋冬當取新舊唐書及諸史細爲校正也

洛帆樓文遺稿卷一

四

與龔定庵書

定庵先生閣下承詢以所獲銅器文曰武衛和川府第一按唐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等六軍爲北衙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爲南衙武衛者十六衛之二也新唐書兵志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又云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然則和川府者武衛所領諸府之一也府屬武衛其地必在京兆界內而新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府百三十一但存眞化匡道水衛

仲山新城寶泉善信鳳神安業平香太清等十一名而餘皆逸和川蓋在所逸三百六十府之內足補新志之闕焉特其地不知所在耳按甯州有和泉府岷州有和政府不名和川且皆隸州不隸宿衛雅州有和川鎮又鎮而非府又在外之兵非禁旅也然則和川府必在京兆界內矣和川府隸武衛將軍則此銅器當是魚符非鑰也寓中適有事不能即答今略疏管見未知有當否幸教正之

與溫鐵華書

承示所著魏書地形志注於糾錯譌闕之書而欲辯覈精當可謂爲所難爲諸史地志皆不可無注而宋書州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書

郡魏書地形兩志則尤不可少注兩志比他史志爲難注魏志比沈志尤難夫魏收據鄴都一角之山河遼洛陽全盛之士宇致關西郡縣多漏落今則并其所未漏落者亦缺而不全既爲作注當采羣書之可據者補之夫僑置與實土相混有州郡縣皆僑者有州僑而郡縣實者有州實而郡縣僑者既爲之注當分別部居詳注於下而地之可攷者詳注今之所在二者是皆然矣珪則謂注是書之大要更有三焉一則舊名今縣宜覈實也地形志於縣所屬郡與漢晉異者第曰漢晉屬某郡某年改晉與二漢異者則第曰漢屬某郡晉改而中間移徙之故不明讀其文一似郡屬雖改縣城如故不學

者且舉二漢志所載之山川故蹟一一實之富平白土之遷移橋山黃帝陵之譌謬近者去故土三四百里遠者且千里矣時代益遠名日益消此不詳攷注更何爲故注是書之法當曰漢縣在今某縣晉縣在今某縣魏縣在今某縣庶幾不相混乎一則州郡所治宜詳攷也續漢書郡國志云凡書名先書郡所治也諸史皆然而是書獨否有州與郡各治一縣者有郡與縣各治一城者伯起於州郡下每明注所治或於縣下注州郡所治有非弟一縣者有卽弟一縣者或於州郡下言治某城有易知者有須參攷者有無可攷者又有州郡俱不言所治者此則參攷無從取證更難矣一則宮闕鄉聚鎮戍之屬宜依劉昭補注郡國志例悉爲補入夫班志之集靈蘭池宮闕也扈谷中水鄉聚也東西南北諸都尉猶魏之鎮戍也魏收書於平城洛陽故宮皆不詳宜據酈道元楊街之所言補入而細證以後世釋地之書確攷今之所在鄉聚則據紀傳所載與他史之與是書出入者按切當時之縣細爲列入至戰爭之區尤宜詳載魏初削平關隴河西諸國但爲鎮戍不立郡縣後罷鎮復置州郡統攷魏制始以鎮將加都督諸州之名繼以鎮將帶刺史之號後遂以刺史行鎮將之事而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并以貪殘獲罪則刺史鎮將又有一時并置者戍之屬鎮猶縣之屬郡而鎮有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書

大小之異有小鎮屬大鎮者總之鎮罷而戍不能內地之鎮改爲州郡而外鎮不改青兗徐豫荆郢所屬之戍南備江左沿邊六鎮北拒蠕蠕而六鎮乃後魏存亡所繫尤不可略伯起據武定殘局見恆代以北盡爲邱墟舊時鎮戍無有存者遂不著於志用高齊霸府之版籍致元氏治亂之迹不明其失殊非小矣今欲成一家言豈得因陋就簡不爲詳補之耶此三者注是書之大要也魏收書今不全隋志所載甚略樂史徵引較多而龐雜譌淆非精心決擇不可輕引欲集眾家之長成一良注難矣哉嘉定徐仲圃有南北朝輿地表歛凌次仲則有後魏書注二書均未之見承垂詢殷殷故率抒管見如此

紀思詒事略

黃梨洲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在年二十餘與里中諸君訂交最相親愛者爲盛介眉朝勛所最畏服者則紀思詒慶曾時孫愈愚變邀沈金坡登瀛讀書其家延震澤金山甫錫桂課其子而施北研先生國祚以宿儒獎厲後生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詞介眉旁涉百家言後專治通鑑山甫善詩賦工筆札思詒則識解絕人論古今得失儒術純疵口若懸河聞者爲之色駭在與諸君數過從相質證諸君皆志銳氣盛絕不料有世故之挫折人事之變遷也乃北研先生遽逝未幾而

介眉死十年來在與諸君或合或離非復昔時意興嗚呼孰知山甫思詒又不一而相繼死乎思詒號半度又號師泉烏程人少孤育於祖母天姿警敏入歸安學補增廣生家貧甚授徒自給然不工場屋之文又屢爲族人所累由是大困北游山東五年無所遇歸益窘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以傷寒疾卒思詒彊記過人雙眸炯炯每朋儕會合時笑語喧雜輒起取架上書默視俄頃已盡數卷多能背誦其爲學初頗泛覽繼乃潛思理學家言然所長終在史而明史尤深嘗以國初修明史諸臣多於搜采攷索上用心未及翦裁潤色乾隆時重修刪改出方望溪之手望溪於敘事雅非所長

詳略頗未得宜因擬刪併列傳謂議禮諸臣用漢書韋賢傳體盡載入楊廷和傳齊楚浙三黨諸小人用後漢書黨錮傳序體撮其大略載入東林諸君子傳溫體仁之黨事皆入體仁傳熊文燦之事卽入楊嗣昌傳崔呈秀魏廣微之事卽入魏忠賢傳而刻酷摹寫其上壽頌闈之狀又謂明代氣節與東漢類東漢諸臣章疏史不盡載其事或見本紀或散見他人傳中明史敘直諫諸臣亦當如此土司不必立傳可入地理志治河諸臣事入河渠志邊將無赫赫顯功者事入外國傳如是則篇目省而文體不破碎矣又謂明初政事歸六部其時六部卽宰輔嘉靖後閣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閣臣爲

宰輔表別以六部及都察院爲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不若陳東莊合殿閣部院諸大臣作一表爲善史記載淮陰侯與陳豨步庭語何等神采案牘原文必不如是祇是史臣善改飾耳王之宋傳直載張差供語不爲改潤殊非文辭行遠之道將與元史泰定紀同譏矣王文成傳事功與講學雜見一篇之內文終不純當於本傳中詳載事功而列其論學之指於儒林傳序又謂漢書不別立紀信傳後代史官標忠義之目而史愈下當取忠義傳事多者入列傳餘改爲表列女亦爲表表多而傳少斯事備而文可讀古人爲名臣作傳敘大事不惜數千言而小事則略讀霍光傳可見後代史官無識小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三

事一概采入反將大事刪節字句以爲簡於是閒世名臣黯然無色矣于忠肅傳了無可觀當刪去其小事而鋪張其大事豈謂思詒曰宋禮治會通河祇是強用民力當時國勢方盛小民奔走惟命故事易成然自淮以北運河所經之地皆古人膏壤鄆子藉稻匡衡爭田明著古籍自運河成而山泉皆資以濟運小民不得灌溉由是岱南河北曠土彌望重徵三吳之粟而廢棄淮泗之田譬以一牛易九羊以此爲功吾未之敢許思詒曰陸桴亭先生亦嘗言之謂以民力開河而不興西北水利不可爲智豈與思詒志同意洽聚則窮日夜縱談史傳爲樂思詒興頗豪酒酣以往書卷縱橫歡呼自得其

累亦頗由於酒後自山東歸不復飲矣思詒恥爲求知干譽之文遇知名士則走避豈嘗與約訪一友思詒曰學與我合則往不然甯與古人相對豈每讓其隘數與爭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思詒之人其往山東也妻子時困乏又喪其次子次子頗明慧思詒託之震澤沈退甫眉壽退甫慨然任其教養漸有知矣乃竟天沒思詒思家而歸行裝用盡冬月衣單嗚呼何其窮也長子不能讀父書餘二子皆幼遺稿古文數十首日記一冊山甫先於十四年五月卒豈將之京師聞思詒疾趨視思詒曰初頗發熱今緩矣孰知豈行而思詒遂不起斯言竟爲永訣乎舊時過從之侶愈愚與金坡在里中其傷悼將更何如也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三

落帆樓文遺稿卷一

烏程沈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郡統銜工部右侍郎前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諡文清松筠公事略

公名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先世喀爾沁部人喀爾沁為元時大臣濟勒瑪之後始遷祖達爾彌岱從太宗文皇帝平察哈爾布拉尼汗遂為正藍旗蒙古人曾祖五十九祖舒勒赫父班達爾什皆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母蒙古勒氏祖母蒙古勒氏母布勒噶齊氏皆 誥贈一品夫人贈公素好義家惟有香河縣田三百二十畝有友以其父負官項繫刑部獄告贈公贈公取田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十一

契盡與之時公生七歲贈公指公謂夫人曰此子若不賢田終質於他人種田不如種德也公由繙譯生員筆帖式補軍機章京歷戶部銀庫員外郎蒙古司員任銀庫自公始時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五年也四十八年升內閣學士并 賞戴花翎補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明年改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以事奉 命往吉林五十年春復 命即日又奉 命赴庫倫辦俄羅斯市易事務時俄羅斯界上人掠取庫倫商人貨物庫倫辦事大臣勒保檄俄羅斯捕送恰克圖聽治遷延不受命 上飭停市易使公治其事明年擢戶部右侍郎會庫倫巡兵出巡被殺公檄俄羅斯縛送殺兵者斬於界上以徇

上以公不先奏落職以四品頂戴留庫倫辦事初

孝賢皇后從 高宗皇帝南巡崩於濟南行宮及 梓

宮回京 上悲甚 皇四子謁見以 上前不敢喪服

上望見大怒以為不孝切責之 皇四子旋薨未有

子四十五年 上復南巡回鑾至涿州有僧攜男子投

訴 上前言是 皇四子遺體以服中生不敢留展轉

寄僧舍生十四年矣男子狀貌奇偉願盼非常見軍機

大臣福康安和坤皆直斥其名 上見之心動遣中宮

問 皇四子福晉福晉問管事臣金三合可質言否三

合懼及已對曰 上意未可測若直言是遺體自承罪

也福晉懼遂不敢質言大臣亦無能辨真偽者公後至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十一

奮然曰此偽也 皇孫尊貴必不戀惜小物今乃屢顧

所佩扇囊決非是乃 命大臣訊之遂以民劉六之甥

郭二格詐稱 皇孫定案 上命誅僧成郭二格於伊

犂郭二格之遺戍也沿途官吏皆謂為真 皇孫莫測

上旨供張甚厚郭二格指揮徵索所為多不法至是

郡王福康安由喀什噶爾至京奏言郭二格在戍所稱

皇孫煽惑厄額特恐生他變 上命改戍黑龍江五

十二年春郭二格行至庫倫入見公索器物甚廣公先

以沿途不法事具奏矣姑就其欲翌日又見公公曰汝

今無前往郭二格曰 汗瑪法遣我往敢不前行公曰

汝今猶稱 皇上為汗瑪法乎皇孫帝子無如汝不法

事 皇上以汝小民無知爲妖僧所煽誘故貸汝生命
遣戍遐方汝不思生全之 恩加意斂束反多肆徵求
長惡不改我密奉 諭旨治汝詐稱之罪卽縛出絞殺
之事聞舉朝大駭 上益以明決重公五十六年復擢
工部右侍郎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俄羅斯謝罪 上復
許其互市明年公往恰克圖與俄羅斯立約聽命改戶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留庫倫凡八年歸授 御前侍衛
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五十九年以事奉 命往荊州
過衛輝大水環城公卽貸銀買米以賑 上嘉之旋授
工部尚書駐藏大臣鑲白旗漢軍都統由荊州馳驛往
既至藏悉奏罷無名賦稅之擾民者并請撫卹唐古忒
百姓 上皆從之時貴幸大臣和珅用事公不爲屈故
久在邊地留藏凡五年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
特旨召公爲戶部尚書旋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少保
時陝西甘肅湖北四川教匪方熾 上以公立身公正
得古大臣體故授斯任公於途中奏言四川廓爾喀軍
需分扣各官養廉州縣無養贍之資必多索於軍民軍
務紛繁撫靖安輯事極緊要若辦公無資何以駕馭百
姓臣不敢稍分畛域知而不言 上嘉公忠誠 賜詔
褒美是時經略勒保參贊額勒登保剿川賊參贊明亮
剿陝賊張漢潮將軍恆瑞剿甘肅藍白等號賊提督王
文雄總兵慶溥往來追剿平利西鄉賊公則司餉運居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三

中撫馭給明亮諸軍於是年四月至任請卹戰死鄉兵
安撫被劫良民團練近賊州縣土著使人自爲戰各保
鄉里皆 允行五月白號賊由禮縣西和奔竄藍號賊
奔陽平關欲南入川扼官兵不得入張漢潮奔商洛公
曰漢潮東奔扼於河南官兵必仍西竄與白號賊合若
西竄則鎮安及洋縣之華陽集城固之小河口於三處
屯兵嚴守以逸待勞遣兵東西追擊必可得志於是將
由略陽至漢中而白號賊已從徽縣嘉陵江跼淺渡直
東趨棧道署陝西巡撫永保由襄城入棧賊卽南奔公
遣兵迎擊於略陽之何家崖賊乃由東南山路晝夜狂
奔直趨南江公遣遊擊楊國泰等迎擊而身由略陽赴
漢中時 詔問平賊方略公上疏曰 皇上賞罰嚴明
將士用命 恩旨所頒人人感動正氣旣充邪氣自退
民心旣歸天心自格以天時人事推之川陝軍務自當
速藏臣所愚慮不在賊之未平轉在將平之時與旣平
之後耳何則今之反者不盡教匪也鹽梟私鑄私硝私
礦私鉛之徒乘機起事故日聚而日多此輩卽予以良
田亦不能安分躬耕自食其力首惡就擒餘黨星散勢
必潛匿林箐竄伏深山大兵一撤將出而滋事誅之不
可勝誅防之不可勝防此可慮在將平之時也從征之
川楚鄉勇大抵陽藉官糧以餬口隱攫民財以營私軍
務告竣鹽糧亦停此輩放縱已久習於殘忍計無所歸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四

將來必釀隱憂此可憂在既平之後也臣愚以為皆宜預為籌畫以期久安長治臣伏讀 聖訓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臣捧讀回環謂即此數語已足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聞賊中遇見騰黃竟有沈吟嗟歎言可惜我已成騎虎之勢可見賊亦具有天良非無悔志祇以身降之後無業可歸謀生無計是以未能自決伏思 國家所以嚴禁私鑄私硝私礮私鉛者為其有關於鹽法錢法及軍需也然例禁愈嚴偷漏愈廣地方官吏趨避愈巧具文承應上下相蒙徒以飽關津之需索遂胥吏之嚇詐於民生有損於國計無益且其勢有必不可得而禁者天地自然之利斯民共欲之情非威力所得遏也即以鹽法而論官鹽之價十倍於私鹽又多雜以泥沙不如私鹽之潔白完好今使小民舍賤價通用之鹽而買貴價攪雜之鹽此豈人情所願至於硝磺銅鉛多產川楚地方取攜甚便今使無衣無食之小民忍饑忍寒見利不取以士君子之所庶幾者責之趨利如鶩之小民無怪其抗違而不遵也故巡邏愈密私販者愈接踵向聞達州一帶皆鹽梟出沒之區自夔州以至宜昌大瀾連舸乘夏秋水漲放炮開船順流直下關吏不能訶止石砭以東達於黔楚到處

有銅有柴就山鑄錢窮民以此為生者不可勝數駐藏大臣和甯曾向臣言石砭廳所鑄私錢分兩輕重竟與省局官錢無異福康安查辦私鑄曾將所鑄私錢隨摺呈覽亦與京局官錢無異如是者皆可化私為官不過禁鑄小錢而已無事矣自乾隆五十九年查拏驅逐失業之徒無所聊賴竄入苗峒鈎結煽惑苗疆由是不靖教匪相因而起至今為梗究之錢法何嘗得清是禁之無益而有損也明矣其私販硝磺鉛汞拒捕殺人釀為重案者又比比也臣以為與其禁之而有名無實曷若弛之而化私為公仰懇 皇上因勢權宜明降 恩旨一切有名無實之禁悉與蠲除俟軍務告竣之後再定久遠章程先請將出鹽之所及鹽所經過之關口如夔關鄖陽沙市等處官為收稅以代鹽課一課之後不問其所之聽民自便則私鹽皆官鹽也有銅有柴之處聽民自行采鑄止令報官查驗每千文納稅幾文則私鑄皆官鑄也硝磺鉛汞窮民於所出之地隨便采取地方官酌量抽分以充營汎之用其餘皆聽售賣則皆官硝官礮官鉛也如此因民所利既無作姦犯科之名而無業之徒藉此以為餬口贍家之計其狡悍無賴者身有所營則不暇他顧心有所戀則不忍棄捐可潛消其桀驁不馴之氣川楚鄉勇解散之後不患無以營生從賊匪黨一聞此旨必紛紛來投生路既多必無他慮如

謂鹽法錢法皆經國大計不宜輕易更張硝磺爲行兵利器大不宜公之於民致滋後患臣請得再伸其說火器之制始於元而盛於明當時議者謂東南諸國有硝磺而無硝西北諸部有硝而無磺惟中國兼之以制服四夷故邊關之禁甚嚴然西洋所製鎗砲皆極精巧佛郎機之製卽由彼處所進使其無藥何需是器西洋與海南諸國皆通貿易是東南諸國未嘗無硝臣駐庫倫時見俄羅斯均有硝磺且配置甚佳及哈薩克之藥云皆購於俄羅斯是西北諸部未嘗無硝至金川臺灣苗疆皆有火器使禁而可止彼何從來若禁而不止又何必禁自明以邊塞無糧行中鹽之法令富商大賈納粟於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七

邊以引償之於是分地行銷之制其後法壞而此制未改是弊政也今河南山西陝西鹽課歸於地丁已知其弊而更之矣然販鹽者什倍取利而令力田務本之農代之輸課稅課之不均莫此爲甚川楚地方民力尤形凋敝若令民間自爲流通官取其稅以補鹽課之不足毋庸歸入地丁是在官仍無賠墊之虞在民亦無加派之累民力裕而國課充矣願清而刑罰省矣歷代鑄錢名有定式其立法之善者意在便民非以利國今官取其稅又無工本之費卽以國計而論亦屬無損如蒙聖主格外施恩一切販私牟利之徒俱不至干犯例禁藏匿深山密箐之中匪徒及隨時散遣之鄉勇均可

有路謀生軍務未平之日易於解散既平之後亦不至自外於良民於剿無事宜深有裨益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秀頑雜出正當疏節闊日治其大綱使之有所容而不爲害所謂網漏吞舟之魚而治烝烝日進於古者此也疏入 上以所論迂闊而素知公忠直委任如故六月白號賊由通江竄廣元藍號賊自階州東北奔渡嘉陵江焚掠陽沔縣境將軍恆瑞由徽縣兩當入棧扼賊東北按察司廣厚總兵吉蘭泰屯徽縣扼賊西北公以藍號賊將南與白號合檄遊擊楊國林駐廣元甯羌界上遏賊衝賊乃東南由甯羌之故家壩踰山竄南江於是藍號白號俱南入川公移書經略勒保督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八

川北兵進剿恆瑞遣總兵觀祥率兵屯大安驛助楊國林制賊北竄是時張漢潮由商洛西奔洋縣又西竄鳳縣葦子坪逼棧道而漢水南自平利至西鄉東西七百里處處皆賊公曰西鄉邊界延長歧路紛雜鍾家溝堰口峽口貫子山楊柳山諸處皆要隘而王文雄兵少平利境東西長五百八十里雖不能處處屯兵而要地不可不嚴守乃分楊國林兵遣遊擊阿克東阿自甯羌馳至西鄉助文雄守隘而飛檄慶溥及溫成惠扼賊北竄於是慶溥駐營師子壩當平利中道溫成惠由安康馳至平利分遣鄉兵東守朝天坡西扼白沙河秋慶溥率參將李逢春敗賊於金家山王文雄敗賊於皮貨鋪總

兵柯藩敗賊於滾子嶺慶溥温成惠追敗竹山賊於銅錢關竹山平利西鄉諸賊不得北渡漢水時官兵剿賊久未奏功 詔問公諸將優劣公奏曰參贊明亮久歷戎行素稱知兵近剿張逆布置似合機宜所以罔有成效者蓋由年近七旬精力頹敗所致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功爲最迨剿藍白兩號賊肅清甘境頗著勞績乃亦年近六旬精力似不如前將軍慶成中無主見聽人行止署巡撫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己過則歸人不但弗克領兵亦不能休養百姓若川省之額勒登保不獨轉戰殺賊英勇超眾且於應支餉銀賞項之外毫無私取其次德楞泰臨陣殺賊亦稱奮勇俱在 聖明洞鑒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九

之中 上曰所論甚公不虛延訪時張漢潮自陝西東竄明亮約永保分道夾擊明亮約由鄖陽迎賊西上永保遷延鎮安商州之間日行二三十里賊遂由五郎西竄廢邱關趨甘肅境矣 上革永保職遣尙書那彥成同公鞠訊永保奏明亮所上戰功不實 上亦革明亮職 命公治罪會明亮已擊殺張漢潮 上命那彥成代明亮督兵搜捕餘黨額勒登保自川北移公書曰賊被官兵追剿窮蹙勢將望北分竄漢中諸隘口不可忽也公遣將撥鄉兵分防諸隘而前所調之遊擊阿克東阿自甯羌馳赴西鄉爲賊所殺 上以公調遣失宜冬革太子少保 御前侍衛職拔去花翎時議以終南山

空地給新無之民墾種建立縣治安設營汛 詔下公議公奏言終南山可耕之地俱已開墾所餘老林非地土礮礮即厓勢險峻人力難施川楚及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自乾隆初來種山地結草爲棚所種惟包穀其人轉移無定來去不常故地日闕而不能升科民日增而不能編籍然地界遼闊五方雜處游手無賴之徒多溷迹其中欲爲經久之謀誠不可不爲建官設兵之計至漢水之南平利安康紫陽西鄉各縣及南鄭洋縣褒城所屬地與湖廣四川連界山勢險惡地更遼闊亦當一體籌畫陝西巡撫台布請設總兵於五郎軍機大臣請改漢中副將爲總兵與漢興道同移駐西鄉 詔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十

亦下公議公奏曰西鄉爲漢中屏障守西鄉即以守漢中但建立重鎮必擇居中扼要之地使隨處有警皆可策應方能有益漢中北通襄鳳西達略陽西南甯羌爲蜀棧咽喉東南洋縣爲駱谷要口古來皆爲重鎮今總兵與漢興道俱駐西鄉滯於偏隅他處有事將有鞭長莫及之勢矣陝西外患豈必專在四川即以通川要路言之數年來川省教匪有自甯羌入者有自南鄭入者有自褒城入者近又自城固入矣是守西鄉亦未能屏蔽漢中也五郎爲終南山內適中之地然山徑崎嶇土地寒瘠若設立重鎮兵糧必取外縣輸挽不易臣采訪眾謀揆度全陝形勢竊謂漢中通甘肅四川爲西南門

戶商州通河南湖北爲東南門戶兩處皆屬要區舊制漢中有協商州有營而總兵駐興安今請於漢中商州各設總兵而西鄉甯羌各設副將爲漢中鎮之翼興安改設副將與潼關協爲商州鎮之翼互爲聲援於計爲便旣而額勒登保痛剿川北賊賊犯西鄉石泉等縣又爲官兵所扼不得北渡漢水乃遁入川陝界上之老林復自老林伐木開道出犯南鄭王文雄率兵自西鄉西上扼漢濱要地遏賊入襄城棧道賊乃分爲二一級文雄一直西趨沔縣竄略陽公慮賊繞至嘉陵江泚淺渡乃檄總兵吉蘭泰由鳳縣開道趨徽縣扼漁關臨水拒險與安肅道瑞亨聯絡聲勢檄總兵索費英阿由襄城

落帆樓文選補卷二

七

大道趨擊時漢水淺洞可陟陝西各路兵皆隨那彥成搜剿張漢潮餘黨漢中等處兵備單弱公遣漢興道文需率鄉兵駐長寨以顧南鄭扼賊渡漢而身率副將韓加業等馳赴略陽行至沔縣遇別賊沿途焚掠逼官莊距沔城三十餘里公素謂賊本平民可諭使降至是被賊逼欲單騎赴賊諭之屬下皆諫不聽部將韓加業曰公銳欲諭賊賊不從而喪總督大損國威取笑天下與其喪一總督不若僅喪一副將乃請先公行諭賊賊殺加業遂西竄沮水鋪走略陽趨徽縣兩當五年春正月額勒登保率兵六千自川入陝上復命那彥成馳赴徽縣徽縣賊乃三路分竄上命長麟代公爲陝甘總

督而以公爲伊犁將軍又命公暫署湖廣總督夏五月入覲又請弛私鑄私鹽之禁不稱旨以副都統改伊犁領隊大臣七年春始授伊犁將軍伊犁地肥美饒水泉滿洲駐防八旗兵生齒日繁所得口糧漸不足以贍公謂當廣開屯田通計惠遠城官兵需地八萬畝惠甯城官兵需地四萬畝而伊犁可耕之田甚多乃度地勢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引水開渠透迤數十里又於城西北導泉水爲渠分灌田畝凡兩城有水之地皆開渠溉田分授旗人爲世業又給穀種田器馬牛惠遠城八旗旗牛八十頭惠甯城八旗旗牛四十頭然旗人素驕逸坐食授田令下恚曰奈何使我爲傭奴事則食

落帆樓文選補卷二

七

所給牛馬田器棄不耕公反復曉諭繼以涕泣始稍聽命比公之去凡墾田六萬四千畝伊犁南北山林木茂密舊時民人入山伐木官不問公慮爲逃亡藪乃擇老成者立爲商頭使管束其人書其名於冊冊無名及形迹可疑者不許入山凡伐木百枚官稅七枚備歲修之用故時伊犁河北距惠遠城二三里後水屢衝隄去城僅半里公乃創築挑水壩長六十餘丈下寬七丈上寬四丈由是夏秋閒水發不壞隄矣初新疆進玉頗擾民上令運送之玉於所在棄置及玉慶爲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乃擇其二小者運之然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公奏請毋運送而上亦下詔切

責王慶運王之役遂罷公遇事敢爲不拘拘於曲節先是甯陝鄉兵蒲大芳以叛亂遣戍塔爾巴哈台其黨王文龍周奉等分戍南路喀什噶爾諸城十三年冬蒲大芳復謀逆公以叛兵宜殺前但遣戍已經縱乃檄參贊悉捕斬大芳等五十餘人十四年又檄南路參贊調取文龍等赴伊犁種地而遣伊犁領隊大臣色爾觀悉斬文龍等於冰嶺公恐事不密不先奏也事聞上命革職付刑部治罪公奏上上乃以公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旋以二品頂帶補陝甘總督行至甘州有兵士訴管兵大員尅扣軍餉公以聞上卽命公按治於是布政司蔡廷衡甘州提督百祥皆革職遣戍改兩江總督公素以能任事契於上是時河水倒灌洪澤湖運道梗廷臣皆言漕艘不能如期渡河公入見獨言臣前往能令無誤明年春馳赴任過邳州視微山湖水勢步高郵邵伯隄測水深淺督運清江晝曝烈日夜席地枕一瓜臥神祠旁見水落滯運或風不順輒禱於神卽水漲風轉觀者歎異於是全漕皆渡河早於定限數日

卷之二

裕馳往相視十六年命改兩廣總督又命協辦大學士旋召爲內大臣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至京授鑲紅旗滿洲都統明年充國史館正總裁專看蒙古表傳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八年授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復出爲伊犁將軍授東閣大學士又以平定滑縣賊加太子太保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聽其妻色奇納之言所爲多不法私與霍罕交通霍罕者安集延西一部落去喀什噶爾二千里玉努斯自年班入覲歸遣人齎緞匹茶葉賂霍罕伯克愛瑪爾與通好愛瑪爾遂欲玉努斯尊之爲汗遣人至喀什噶爾城請於參贊大臣恩長欲自設哈子伯克用霍罕抽稅之例典安集延貿易事務情詞黠傲公奉命巡視回疆十年誅色奇納械送玉努斯於京師霍罕使謝去新疆經費歲支內地銀一百九十餘萬兩然平定已五十餘年巴里坤烏魯木齊早列爲郡縣南路各城回民歲輸貢賦與內地齊民無異伊犁塔爾巴哈台亦分列屯田地利人力今異於昔仍歲資內地轉輸非經久之道上命公及參贊大臣長齡通計南北諸城收納大數量減內地饋運公計北路塔爾巴哈台歲需內地銀四萬數千兩南路回疆八城歲需內地銀五萬數千兩地方貢賦皆入經費之內無庸議減伊犁地處極邊鄰接外夷歲需內地經費銀六十萬兩可撙節者亦屬無幾惟

卷之二

南

烏魯木齊爲新疆腹地歲需經費銀一百一十餘萬爲數最多宜加裁減乃請增復屯田廣墾蘆灘荒地開采銅鉛各礦抽收迪化州土魯番木稅以省內地經費又議綠營糧餉舊皆以銀折米今請倉儲充裕之處改給米銀各半入粟爲監生本古納粟實邊之意請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例使邊地之人卽於邊地納粟則內地之轉輸可漸減而或行或不行於內地歲輸卒無大減省也 上轉公爲 武英殿大學士 命班次在董誥之前明年秋喀什噶爾回人仔牙敦作亂公卽由木素爾領馳赴回疆仔牙敦旋就獲冬公至喀什噶爾廉得布魯特比圖爾第邁莫特助亂乃奏請照謀叛律斬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決梟示後訊仔牙敦知比圖爾第邁莫特實謀乃將三人皆凌遲處死 上以公不待報革太子太保下都議議革任 上改爲革職留任二十一年夏 上召公歸公之在伊犁也築四堡於伊犁河北議置八旗閒散壯丁未築室而公去及再至伊犁乃築室於前所爲堡中堡置百戶戶蓋屋三楹院牆周四十丈每戶壯丁授田三四十畝藝穀麥蔬果畜雞豚使可供祭祀喪紀昏嫁之用三時務農冬時習弓箭鳥鎗計頗深遠然新疆之耗中國在歲資內地饋輸公本意惟在加惠八旗非能統計耕墾所獲漸減內地之饋也習旣難易又無輔志佐治之人公亦素非吏才故卒功不克成長齡代爲將

軍公屬耕墾事長齡曰此事由乃意何與吾事於是公去而田遂荒矣秋公自伊犁馳赴熱河八月朝於 行在復太子太保冬兩江總督百齡疾病 命公馳赴江南署其任是時徐海淮揚大水新任總督孫玉庭巡撫胡克家請給沛縣一月口糧十二月公北旋行至邳州百姓遮道哀號公以聞於是總督續以邳州銅山宿遷蕭豐等州縣災傷入告 詔一體撫卹二十三年春至京公素以忠直見重於 上及在朝凡燕游誓御之事乘閒直言略無所避會 上將以明年東巡 盛京謁三陵而是夏久不雨六月公奏請停止謁 陵有旨軍機大臣會同吏部議罪議上革職 上乃革大學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士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職以二品頂戴補察哈爾八旗都統仍帶革職留任明年冬 上以公長子熙昌病沒召公補正白旗漢軍都統 賞還頭品頂戴旋授禮部尙書二十四年轉兵部尙書復爲 御前大臣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旋出爲 盛京將軍時公屢忤 旨明年夏五月以兵部遺失 行在印降山海關副都統又革副都統以公中佐領用六月又降驍騎校秋七月 今上登極冬 特授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升左都御史十一月又出爲熱河都統道光元年夏召補兵部尙書在軍機大臣上行行走以事奉 命往杭州明年春署直隸總督畿輔州縣遇 屬車行幸凡徵

發供億例不準給帑者皆分年扣各官養廉自乾隆四十五年及六十年嘉慶八年及二十三年行幸供億當分扣養廉銀者共二百四十一萬三千九百兩州縣所得養廉不足償分年之扣公乃奏未及分扣之銀請加恩免扣夏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公在邊地久熟悉外藩情勢六月理藩院將奏事公閱其稿謂不合尚書禧恩遂屬公刪改或謂禧恩曰公定稿而彼乃擅易是目無公也禧恩怒言之上有旨大學士等議罪議上革職發新疆効力贖罪上命以六部員外郎候補冬補光祿寺少卿十二月命以二品頂戴補左都御史三年夏以事奉命往熱河秋賞還頭品頂戴署正紅旗蒙古都統上錫宴十五老臣於萬壽山玉瀾堂詔公與宴出補吉林將軍明年復入為左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內大臣五年春以事奉命往熱河明年夏授禮部尚書以事奉命往山西八年春署熱河都統秋又署熱河都統明年春以事奉命往保定夏署直隸總督旋以科布多參贊大臣額勒錦擾累外藩奉命往科布多按治秋轉兵部尚書烏刺特札薩克公車楞旺楚克多爾濟斂取所屬銀言年班入京時以銀分遺大臣禧恩者英長齡及三額駙今當徵取屬下以償諸所為多不法十年秋上命公馳往鞫訊公以分遺大臣事不實奏詔削車楞旺楚克多爾濟公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七

爵明年以前署直隸總督時事違制部議革職上命以三品頂戴休致十二年復命以頭品頂戴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會右翼喀爾喀茂明安土默特三旗爭界地上命公馳往履勘山西巡撫徐忻納與人女為妾妾與忻所幸小童姦與人見而宮之童家言之官忻諷陽曲縣知縣以童自宮驗報知縣不從布政使葉紹本強之事為御史葛天柱所劾上命公馳往按治公亦以事不實奏明年授工部侍郎霍罕伯克請於哈薩克稅馬伊犁將軍以聞上召大學士與公同入對公曰哈薩克游牧在伊犁邊外歲令輸馬為租霍罕本安集延一小部長哈薩克非其所屬豈可令霍罕恃強稅天朝屬藩之馬故時疆外事將軍不聽治今霍罕既陳請當令將軍以己意檄諭霍罕言爾與哈薩克俱大皇帝臣僕宜修好即安集延貿易之人或入居哈薩克地欲招其來亦當婉言相請不得恃強滋事庶足懾服其心免生邊患上納公言十四年春以疾請假上命以都統銜致仕十五年夏公疾篤時久旱上步禱黑龍潭得雨公喜甚令左右扶至庭中觀雨入室坐兩足忽麻木越三日卒五月二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賜諡文清公忠誠亮直名滿海內然頗行小惠乞人貧兒不惜傾財以與而前署直隸總督時有人告其知縣公即給告者錢令自往捕知縣人皆譏其

落帆樓文遺稿卷二 八

失大體屢起履蹟數出技事晚年持正不克如前聞望
大損然實心爲國不憚碎首殞身冀有裨於君上
則公之心固不可於晚近求之也夫人察哈爾氏長子
熙昌官至吏部侍郎皆先公卒次子熙慶

按左翼喀爾喀貝勒沙克都爾札布爲其叔父刺麻
濟蘭所殺公奉命馳至朝陽鞠訊擇其族子昌彥
巴圖爾爲嗣此事未知究在何年故未敘入姑記於
此俟攷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安徽學政鄂木順額公

遺事述

查至當塗學使署與賈應喬君守敬交君先佐前學使

鄂木順額公幕時時道公之賢又悲公早逝無子恐懿

德美行之不克聞於人也屬查撰述其遺事查仰公明

德又感喬君謀不朽公之意因爲撰次之俟能文君子
擇焉公姓鈕祜祿氏諱鄂木順額字見吾一字復亭滿
洲正藍旗人也始祖某從太祖高皇帝征伐有功授
某官曾祖鼎滿達任某官祖伊都任某官父明安泰江
蘇按察使公由貢生授七品筆帖式嘉慶十八年鄉試
中式二十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今上道光
二年散館授編修尋升贊善進庶子四年大考山陽汪
文端公奇公文列一等第三名滿洲翰林列一等自公
始升授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上謁祖陵車駕所過命公與

隨駕諸大臣分視馳道時中官前驅者率踐馳道行

諸大臣莫能禁公獨鞭中官使改行左右道中官愬於

上公即奏曰關外地與關內異先驅蹂踐則路不平

正慮驚乘輿且御道非大駕不得行臣不敢不

鞭上是公奏輦路肅然上知公可用陝甘湖南

學政先後出缺皆詔公補授公時丁內艱皆力辭

上益重公服闋數月即補授安徽學政在任授光祿寺

卿十一年夏大水江溢安徽沿江諸府州田廬悉湮沒

公首出養廉銀督守令勸捐士民皆踴躍當塗縣知縣

趙汝和請帑五千兩救民饑巡撫但許給錢二千緡汝

和曰下官此請非爲入己計也下官雖無狀斷不忍侵

剝饑民如有絲毫入己者身首分離于孫絕滅巡撫大

怒竟不許而汝和已被布政司檄將入鄉聞矣公慮汝

和去而來代者處置或不當饑民且生變即馳書巡撫

曰趙令查勘災戶章程略定民心粗安事急之時不當

改換他人或乖處置夫事必責成於一人斯功罪各有

所屬某職司學校豈敢陷干與之嫌但民命所關不容

漠視巡撫得書乃屬布政司改檄他知縣入闈旋勘災

至當塗入見公曰汝和所請過多且其言無禮公曰令

北人性戇故開罪於公然爲民請命之心殊可原也巡

撫曰凶荒賑卹總在士民捐助動請官帑存活幾何公

曰官帑不發士民豈肯捐貲巡撫曰閣下客官耳乃捐五百金給民獨不爲我地乎沿江災區有重於當塗者焉得人人濟之公正色曰某駐當塗故救當塗之災他處濟否恃有公在非某所敢主也學政無撫民之責故但出已貲給民公以天子重臣巡撫斯土凶荒水旱例得陳請賑救事權在己膏澤由心豈學政比哉巡撫默然無以應於是巡撫續以當塗災傷入奏捐已貲百金助當塗賑而給汝和錢三千緡是時當塗不得公民幾殆事頗聞上益重公有詔留任遷大理寺卿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秋補行正科鄉試公又將赴江甯錄遺忽中暑治益劇仍力疾上道到試院卒

七月十四日也年四十有一總督陶公澍經紀其喪公器量宏達遇事敢爲不克竟其用士論惜之公自奉儉甚衣服器用雖敝不肯易而樂周人急一武生求謁門者辭之乃踰署垣人公詰之泣曰生有老母不食三日矣稔公盛德願活之公諭教官申飭而陰以金給其母性謙沖不伐當塗民蒙全活者具聯額奉公公曰此守令之勞我何功焉卻弗受大學士英和公爲公朝考閱卷師公在翰林非有故不通謁及以事謫戍公送至數十里外英和公歎曰吾自恨不知人平日何曾好待君也掌院王麟公新入軍機公往謁聞人弗納公叱曰英相國之獲罪皆汝曹爲之奈何猶不知懼翌日玉麟

公往謝焉故相松筠公欲引公爲同志會居母喪乃入弔公謝曰某平日未嘗修謁蒙公賜唁竊所未安松筠公曰我所以重君者正以不輕謁人耳君光明挺直上行將大用後事君好爲之公知星術自言當死於外及疾呼妻女與訣而行夫人哈達那拉氏先公十餘年卒繼娶瓜爾佳氏一子早殤遂無子女二皆未字公待喬君厚喬君彊記過人遺事皆君所記錄可謂不負公者矣烏程沈垚謹述

烏程沈子惇先生落颺樓文集平定張石洲刊入靈石楊氏連筠移叢書固已風行海內矣吾友章石卿貽余落颺樓集補遺二卷考訂精確與前編同內松文清鄂侍郎兩事略則先生序事之文前編所未有者隨於蓮漪文鈔內又得兩書并次而刊之想無遺佚矣貴池劉世珩識

瞻衮堂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生諱鈞字陶軒吾鄞西門袁氏也鄞有三袁鑿橋袁氏有絜齋蒙齋二先生以風節著南袁有清容先生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西袁則天與先生諱鏞者抗元騎於資教寺以身死國其家人赴水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甫六歲以僕護持得免事詳先生所著啓孤廟記而先生其裔也先生幼穎悟父諱德達在燕九歲以詩寄之曰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笥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干安能雙飛翼飛到日邊

瞻衮堂文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水鄭虎文贊善稱賞不絕口明年父卒貧無以斂同年生相與經紀歸其喪先生既傷孤苦益委身於學其後虎文主講新安先生往執經其門學乃大進居萬山中師友外無妄交一日夢遊薛琉璃醒卻憶之兀若有失因繪夢遊薛琉璃圖爲文以記鄞藝文志著錄薛琉璃居詩文蓋先生以是名其居也然壽鏞欲求之未得而得瞻衮堂文集瞻衮堂在鄞城西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既老得致仕乃名所

居之堂曰瞻衮其子尙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先生嘗

攷之宋丞相魏杞贈提刑公詩有莫忘瞻衮話平生之句註以爲堂名則瞻衮之名謂昉於太常尙寶者非也父老相傳爲宗正故第宗正則西袁氏遷鄞之始祖云其事亦詳於先生所著重建瞻衮堂記先生遺著其大者爲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壽鏞雖不能盡讀而讀其所自序者辨析譌謬補正缺失齊其不齊以次收合洵爲漢學之功臣不僅高密之嫡系矣浙書局已刊之又如四明文徵刪繁就簡網羅舊聞有裨掌故壽鏞得之於

瞻衮堂文集 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伏跗室今甫付刊又如四明近體樂府彙作者百六十人聞及無名氏附以詞話詞人更賴以傳鄭氏二老閣亦刻之其未刻而藏於其後裔者尙夥也萬季野曰無益之女不作先生之作其小者繫於一族其次繫於一鄉其大者繫於天下萬世自暴秦焚劫詩書義晦綜貫繩合厥維康成洎王肅僞作古書駁難鄭義而遺文幾幾歇絕先生生於百世而後獨能抱殘守闕甄采靡遺則有功於漢也近世學者厭薄朱子務以一名一物爭勝先生則謂朱子鎔鑄羣言獨標精義於是參考眾說

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則有功於宋也其留意四明掌故日攜小囊出有所得卽投囊中夜則鐙下錄之數十年如一日於是更有四明書畫記四明獻徵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博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則有功於鄉者也吾鄉多文學士學與文兼羣推先生阮芸臺不輕許人者謂吾鄞季野之後足與頡頏蓋其信之有素焉耳竊因之有感矣先生十歲而孤淒涼旅舍與先君子十一歲而孤者情景相若其後先君子沒於燕邸又與先生

瞻衮堂文集 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父永北公相類壽鏞行能無似不得如鄭贊善者爲之陶淑然三十三年前居潁州不啻新安之萬山中萬物靜觀而皆自得又若夢遊薛琉璃矣今冉冉將老學無所成惟覺夢寐皆有鄉先生著述陳前而日在故紙求生活讀先生書益想見其人而爲之低徊不置斯集初刊爲其曾孫可煨今板已燬因重刊之而爲之序且願後之人盡傳其書焉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序

四世伯祖袁陶軒先生著書四十種其已刊者曰四明近體樂府十四卷曰鄭氏佚書二十三種總七十九卷近體樂府嘉慶間慈谿二老閣鄭氏刻以行世經粵寇之亂蕩爲灰燼鄭氏佚書先生之曾孫可煨開雕於光緒十年以艱於資斧刻四種而輟時善化瞿協揆視學浙江檄書局踵刊始得告成瞻衮堂文集十卷可煨暨其從弟可羣恐日久散佚不得已貶損衣食先付削氏以存梗概刻竟以示族弟堯年乃僭書其首曰聖清受

瞻衮堂文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文治光昭康雍乾嘉之間鉅儒碩彥比肩接迹顧遂於學問者不必能文章長於文章者不必深學問卽以吾郡言之學問如萬季野全謝山貫穿羣籍實事求是而於文則疏文章如姜湛園登峰造極一時無兩而於學則疏儒林文苑歧而爲二自後漢以來未之或改論者有遺憾焉惟我陶軒先生湛深經術由源及委故其爲文也澹遠簡樸秩然有序如初月如清風如幽林曲澗紆迴不盡如碧梧翠竹芟盡枝葉高出於冬嶺之表又如夏代之鼎商代之盤色澤俱古陳列廟堂之上令

人穆然而高望肅然而起敬求之廬陵南豐如一轍也
又上而求之昌黎柳州如一轍也嗚呼美矣蔑以加矣
所惜先生伏處幽隱聲光闕汶以諸生終老又不得一
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表揚而上諸史氏其生平撰
述未由著錄於四庫遲之又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
能名先生爲何如人也堯年竊不自量思推闡先生之
學問文章章施無極勉爲此敘庶幾後世讀先生之集
得其大概或有大有力者出搜索全稿壽諸梨棗以竟
先生之志此則可煩兄弟所朝夕禱祝而不敢一日或

瞻衮堂文集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忘者已光緒三十有四年先立秋三日四世諸孫堯年
謹敘

列傳 鄞縣志

袁鈞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廬德達之子幼穎悟絕人
九歲德達在京鈞作寄父詩曰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
寄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千
安能雙飛翼飛到日邊父友贊善鄭虎文見而深器
之明年德達卒宦橐蕭然適虎文歸里主講新安以書
招鈞其母命之往曰汝但成名吾不憐汝幼也遂執經
於虎文虎文教之并歲恤其家鈞亦勤於學雖嚴冬隆
暑手未嘗釋卷越五載學成歸年十九補諸生旋受知

瞻衮堂文集

志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學使阮元拔第一元撫浙召置幕中才譽日著鈞工
詩古文詞且精康成一家之學搜其逸書二十三種編
輯之尤留意四明掌故每日攜小囊出有所得卽投囊
中夜則就燈下錄之數十年如一日著述甚富有四明
書畫記文徵獻徵近體樂府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
博自漢至國朝雍乾中凡千餘人一詞一句不令蠹沒
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會邑令錢維喬
聘修鄞志鈞以所見諸家詩文增入藝文志其他辨論
訂正者甚眾嘉慶元年詔徵直省孝廉方正有司以鈞

應授六品銜後主稽山書院卒年五十五子有容廣西布政司經歷署所隆州同知孫眉壽字介春遂安訓導

瞻表堂文集

志傳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徵舉孝廉方正陶軒先生傳 勤縣西袁氏家乘

先生諱鈞字秉國號陶軒一號西廬永北府知府諱德達之子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永北君服闋需次吏部先生才九歲以詩寄之爲秀水鄭虎文贊善所歎賞永北君以疾歿於京邸貧無以斂同年生相與經紀歸其喪先生既傷孤苦益自刻勵委身於學時虎文先生主講新安招之往遂執經於其門學乃大進年二十補縣學生員三十五歲試擢高等食廩餼旋受知於學使儀徵阮文達公元拔第一文達公撫浙延置幕中才譽騰著

瞻表堂文集

家傳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治經力尊古訓篤實謹嚴以謂兩漢以後隋唐以前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游談無根者比於是援據舊籍採漢唐諸儒之說條分而縷晰之爲孝經古解九卷論語古解二十卷又以鄭君康成爲一代大儒綜貫繩台出兩漢經師之上自王肅僞作古書駁難鄭義高密遺文幾幾歇絕於是掇拾殘剩鉤稽同異凡單詞隻義散見於古書者甄采殆盡爲鄭氏佚書二十三種總七十九卷近代學者疾陋儒擺落漢唐師心自用遂至厭薄朱子務考求於一名一物以爭勝先生則謂朱子鎔鑄

羣言獨標精義未可以空疏薄之於是參考眾說務取持平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至鄉邦文獻搜討尤富自宏篇鉅製以及零章斷簡片長薄技一一掇拾而表章之不令蠹沒如師保爲之董督如後死者受死者之付託終其身不忍背負爲四明文徵若干卷獻徵若干卷詩彙一百卷書畫記十六卷近體樂府十四卷嗚呼可謂勤矣嘉慶元年詔徵直省孝廉方正學政阮公元布政使南康謝公啟昆按察使無錫秦公瀛以先生應賜六品頂帶同時徵者

瞻表堂文集

家傳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和邵志純海鹽張燕昌海寧陳鱣慈谿鄭勳皆敦篤之士兩浙人士翕然無異詞後主稽山書院卒年五十五先生所著書又有西袁氏家乘二十四卷袁氏傳徵錄若干卷瞻表堂詩文集三十卷皆寫定可傳於世贊曰吾鄉著述之富國朝推萬季野全謝山兩先生顧兩先生聲名炳著天子動容公卿交口而先生博學多聞不相上下迺以窮老諸生終又無大力者爲之推輓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姓氏可勝歎耶歿後百年曾孫煨竭其緜力先以鄭氏佚書四種付諸剞劂上之浙江

督學善化瞿學士學士攜其全稿檄書局踵刊而先生之名乃著於世然則書之顯晦儻亦有命存乎其間耶

瞻表堂文集

家傳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目錄

卷一

敘

鄭氏佚書目錄敘

論語古解敘

孝經古解敘

從遊稟自敘

續忠義錄敘

四明詩萃敘

瞻衮堂文集目錄

四明書畫記敘

四明近體樂府敘

鄞縣藝文志敘

卷二

敘

秦小峴先生詩文集敘

慈湖耆舊詩敘

四明文獻集敘代

餘姚縣志敘代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龔溪廂詩敘

傷寒證治心傳敘

象山孫廣文寄象圖冊敘

翁州黃氏譜敘代

城西范氏宗錄敘代

橫石橋畢氏小宗譜略敘

卷三

敘

寧波鄞縣西袁氏家乘目錄敘

瞻衮堂文集目錄

袁氏傳徵錄敘

無題詩敘

卷四

敘

送舉主浙江學使少宗伯阮公還朝敘

送鄭耘川歸試詩敘

范二莪亭丈六十敘

鄭母錢孺人七十敘

仇竹窗明經六十敘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姑母董夫人七十敘

張丈岱基八十敘

盧孺人李氏七十敘代

卷五

書後 題跋

書國朝四明詩鈔後呈阮閣學芸臺先生

書汪氏雙節詩文後

書鄭誠齋先生贈績溪方道坤手蹟後

書陳恭潔公甲申三月十九日遺囑後

瞻衮堂文集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學使者試優行生員策問後

書范莪亭明人墨蹟冊子後

書屠罕涯知人錄後

書古樸山房集後

書鄭節婦傳後

書家乘墓祭後

孫後齋廣文經義題詞

梅屋讀書圖跋

桂舫跋

陶陶室贈言集跋

卷六

記

二老堂記

吳山雅集第二圖記

擬鮎埼亭記

啟孤廟記

重建瞻衮堂記

重建六賢祠記代

瞻衮堂文集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建越王祠記代

蕭山義葬記代

更定第行記代

夢遊薛琉璃圖記

黑甜鄉記

卷七

傳

家乘列傳

家乘列女傳

卷八

傳

豐城袁氏家傳

甬上寓公傳

卷九

傳 墓文 行狀 行述 述 考

故惠州永安令王先生家傳

故武昌通城知縣范君家傳

張孝子傳

瞻衮堂文集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母陳夫人家傳

來母周夫人家傳

王吳治家傳

石貞女敘傳

陳秋山傳 代

乾隆丙午科舉人范先生墓誌銘

故鎮海縣學生謝丈惺齋墓表

李氏中殤冥昏合葬墳磚銘

選拔貢生孫君墓志銘

室人董氏墓誌銘

幼女甲乙墳志

鄭籛堉先生行狀

故武信郎浙江提督前營千總嚴君行述

文林郎寧波府象山縣知縣加一級顯考模圃

府君行述 代

例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顯考青崖府君暨配

例封孺人顯妣李太君行述 代

生母洪夫人五十述

瞻衮堂文集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提刑公葬地考

西袁氏世系考

三喉考

卷十

議 說 論 釋 讚 箴 哀詞 雜文 祭

文

改正五世祖文學公歸本宗六世祖晉江公去

本生稱議

易字說

論宋人妄稱錯簡改經之謬

釋黍稷

釋八蜡

釋五岳

阮客蕉像讚

范純甫室人金氏像讚

偶閱詁經精舍集復禮論喜其說經磴磴因作

復禮四箴黏之屋壁他日將寄舍生也

翁蓮叔女哀詞

瞻衮堂文集 目錄

太常公述祖德誄注補正

靜寄東軒一家言

祭邵母程太恭人文 代

室人董氏舉殯告文

祭封昭武大夫齊君文 代

祭外舅陳翁文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卷一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敘

鄭氏佚書目錄敘

鄭康成氏書隋唐志並載其目其時固完好也五季放紛漸就闕佚蓋宋志所著錄自毛詩三禮外存者希矣吾鄉王伯厚嘗輯易注後人或做為之顧未有聚為一書者鄭氏漢代大儒學究本原文其師承多古訓今雖散亡之餘什不存一然斷圭零璧猶在人間深可寶貴

瞻衮堂文集 卷一

鈞自行束脩喜讀其書每思網羅寫定卒卒罕暇今遊

德清寓故人嘉定李君賡芸縣齋宴坐無事藉用自娛

李君好古賢者與我同志爰出藏籍用助搜采於是取

諸經義疏及他所徵引參之往舊所有輯本辨析譌謬

補正缺失并齊其不齊者以次收合成是編焉慨自土

不說學師心游談古義蕩然其敝也久聖治隆古大雅

問作海內知崇漢學矣欲為漢學舍鄭氏書曷從哉自

惟固陋不能有所發明庶幾繼鄉先生王氏之業與二

三君子共臻斯路既竭吾才盡心焉耳已凡得易注尚

書注尚書中候注尚書大傳注尚書五行傳注尚書略說注毛詩譜三禮目錄喪服變除魯禮禘祫義答臨碩難禮箴膏肓釋廢疾發墨守春秋傳服氏注孝經注論語注孔子弟子目錄駁五經異義六藝論鄭志鄭記并附鄭君紀年爲二十三種乾隆六十年歲在旃蒙單闕日南至鄞袁鈞敘

易注九卷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

瞻衮堂文集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授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覲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

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遺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若今宏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鬼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義理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聞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豮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乎鑿學者蓋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爲茲茲者幾希宋王伯厚氏輯周易鄭注一卷其序云爾鈞案鄭易注范書本傳及晉中經簿並載隋志九卷七錄十二卷舊唐書志卷數同七錄新唐書志十卷隋初鄭學浸微然崇文總目尚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至中興書目始不著錄今所傳王氏輯本是後人增益成之者玉海有

瞻衮堂文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易鄭注明胡震亨刊集解本取王氏所輯除已見集解者爲附錄原輯尙可攷見乃其比次旣非鄭第又不詳所據之書時或參用兩書不明所出有乖傳信案孔冲遠云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而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合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答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

瞻表堂文集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據此則鄭易自坤卦以下皆如乾卦之例特退文言傳於繫辭傳後耳冲遠之言尙非其實今用鄭第編輯各注所據本書其曾經王氏輯者並著原輯依隋志爲九卷

尙書注九卷

鄭注尙書載中經簿隋志九卷梁陳所講有孔鄭一家

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新舊兩書志猶存宋志始不著錄輯錄之依隋志九卷

尙書中候注一卷

六藝論云孔子得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隋志云尙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闕此後不見著錄諸經正義史記後漢書注魏書南齊書文選注通典初學記事文類聚御覽路史等書所引十八篇之目尙可攷見文注則並殘缺矣詩譜引鄭中候注云大名在下則十八篇小名在上也哀次之爲一卷

瞻表堂文集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大傳注三卷

漢志今文尙書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與鄭君敘言伏生書四十一篇者合自鄭始詮次爲八十三篇中經簿載尙書大傳鄭氏注是也隋志三卷陸氏釋文所稱同晁公武云今本四卷首尾不倫陳振孫謂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至八十三篇之名二家著錄並同案歐陽永叔嘗言陳隋間伏生之

學廢絕則今流傳本殆亦後人所綴錄與今本四卷以大傳爲二卷五行傳略說各爲一卷云得之吳中藏書家者卽晁氏所稱四卷本與其引書文無傳者殘闕也兼及訓詁與序言別撰大義異者是章句之文混入漢志別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可證也今取大傳注訂正之依隋志爲三卷

尙書五行傳注一卷

尙書五行傳舊列大傳中稱鴻範五行傳案大傳自有鴻範傳此當別是一書孔冲遠曰今文尙書劉向五行

瞻雲堂文集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蔡邕勒石經皆此本葉夢得謂大傳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祥之說是也鄭注所引劉傳卽尙書此傳則伏生創紀獨詳五行之體是漢已前相承古義雖同爲大傳而不在鄭君所詮次八十三篇中今別爲一卷尙書略說注一卷

書傳略說一卷朱彝尊謂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曲禮檀弓王制玉藻疏春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案舊唐志有尙書暢訓三篇新志作一篇暢訓之名其節略說之譌與原列大傳中今別爲一卷

毛詩譜三卷

唐志毛詩譜三卷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永叔序略云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國譜旁行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詩雅頌兼列商魯正變之風十有四國次比莫詳其義周召王邠同出於周邠邠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封國之先後也邠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變

瞻雲堂文集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邠鄘衛王鄭齊邠秦魏唐陳鄘曹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邠鄘衛鄘鄭齊魏唐秦陳曹邠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今因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一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案永叔所稱補文字者原注謂取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檢詩疏自詩之至成王正二百七

字是歐所補補絳州本之殘缺也其他增損塗乙改正者亦是用正義校定絳州本未嘗以己意入鄭書故歐本即同今正義本其絳州本亦即是從正義本寫出加注非正義本所載外別有鄭氏原書也所稱補譜十有五者即所補十五圖是圖譜對文則別散則義通詩圖序云康成所作詩譜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依其次第推之既以鄭爲圖故風雅正變與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其世次皆宜且從鄭意鄭遺說亦時見正義中永叔取以補圖圖雖出永叔而實本鄭意故亦得爲鄭氏之書

贍裘堂文集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今三頌無圖是永叔本又殘缺馬氏釋史補之十五圖乃全張燿序詩本義謂歐補本無三頌圖非也今取正義本列於前繼以正義所述鄭遺說繼以歐補圖及說他若馬氏范氏所考次與歐補異即與正義所述鄭遺說異既輯鄭書非鄭意者概所不取又正義本見他引者據補二十字餘異同並載本文之末尚有零星散見止稱詩譜者七處凡九十字亦推其文義以次補入於是鄭氏譜乃更完矣經典序錄云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今依唐志爲三卷

釋文正義引詩譜者尙有數處皆述師授源流意此書之末或有注解傳述譜如陸氏序錄所稱注解傳述人者序錄引徐整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知鄭有此譜故徐有此暢也今綴錄之附於卷末

三禮目錄一卷

三禮目錄凡七十二篇引見本書正義鄭於論語有孔

贍裘堂文集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弟子目錄則此亦自爲一書者隋唐志並一卷釋文序錄引禮序亦稱目錄采輯之冠於篇首依隋志一卷喪服變除一卷

戴德有變除篇鄭爲之注又別自撰喪服變除一卷見舊唐志哀次之僅得九條注二條附焉

魯禮禘祫義一卷

魯禮禘祫義見本傳正義及諸史志傳引者多稱禘祫志綴錄之爲一卷

答臨頌難禮一卷

鄭君答臨碩難禮見鄭志目錄記賈疏序周禮廢與云
臨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
七難以排棄之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
之迹故能答臨碩之論難使義得條通檢諸經於詩禮
左傳疏得六條七難已居其五差存梗概其十論之答
則無徵焉臨姓八凱大臨之後碩字孝存北海人博學
知名孔融以不及見爲恨者或作林碩引者誤也

箴膏肓一卷

本傳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臚裘堂文集卷一

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玄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
操吾矛以伐我乎隋志膏肓十卷墨守十四卷廢疾三
卷並注何休撰別出廢疾三卷注鄭玄釋張靖箋是時
休書俱在鄭釋又別行耳舊唐書志膏肓廢疾卷數同
隋志墨守作二卷並注鄭玄箴鄭玄發鄭玄釋蓋鄭以
休攻擊左穀已甚故於箴釋二書特詳若墨守之發不
過開休之蔽非必與公羊爲難其所論說較少後來爲
鄭學者鄭所不說便不復載故十四卷僅存二卷此後
漸就放佚崇文總目止載膏肓又少一卷而陳氏書錄

解題所載本闕宣定哀三公陳氏謂其錯誤不可讀疑
爲後人所錄然宣公時事今所散見尙可四五條不應
其時錄者反無一條竊意陳氏所見尙是崇文總目少
一卷之本特傳寫譌錯又闕宣公耳其本後復散亡世
所傳本箴膏肓二十三條起廢疾三十八條發墨守四
條或稱王伯厚輯要是惠棟輩託名非其實也按范寧
注穀梁休說後引鄭君釋休說卽是廢疾各疏引休說
復引鄭箴者休說卽是膏肓之文墨守鄭有發者公羊
休注亦卽同墨守之文今采摭羣籍一例編收先載傳
文次載何說次載鄭說何鄭二說不具者存其目注明
闕字依公類次各一卷

臚裘堂文集卷一

十一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釋廢疾一卷
本傳作起廢疾鄭志目錄起作釋隋志亦作釋按范寧
穀梁注並引鄭君釋當從鄭志此書因范氏采入注中
故所存獨多

發墨守一卷
此書唐已前尙存二卷爲公羊之學者不喜焉故本疏
僅存一條散見諸經疏者亦寥寥數條而已

春秋傳服氏注十二卷

唐會要載宋均詩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惟有評論又載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世說新語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如上所說鄭與春秋傳雖未有成書而服氏書出於鄭即鄭學也容有小異大指蓋不殊矣隋志服氏左氏傳解詁二十一卷舊唐志

瞻表堂文集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經注一卷

孝經注見本傳中經簿有孝經鄭氏解北史儒林傳謂與易詩書禮論語注解同盛行於河北隋書云梁代孔鄭並立孔本亡於梁亂陳及周惟傳鄭氏至隋王劭訪得孔傳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並立唐志一卷崇文總目稱孔注前世與鄭並行今孔不傳陳振孫言鄭注世亦少有乾道中熊克袁樞得之刻於京口南宋尙有異

書不知何時佚也此書以鄭志目錄不載先儒多疑非

鄭作唐開元中詔質定孔鄭二家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議謂今文孝經注相承云是鄭玄荀昶集解具載此注其序以鄭為主孔傳近儒妄作其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謂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司馬之言謬矣萬歲通天初史承節為鄭君碑具載鄭所注解仍有孝經孔賈

瞻表堂文集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疏亦並引用是當時從鄭注者眾也宋均孝經緯論注引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是鄭已自言可信吾鄉黃文潔謂孝經鄭康成注主今文是京口刻本文潔猶及見之今斷句流傳正是今文又可信也邢昺力辨鄭注之偽謂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繁多而肅無言案禮郊特牲疏引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為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甚矣昺之疏也陸氏作孝經

音義據鄭氏解其條例云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故凡經文外所釋皆鄭注也唐玄宗注刑疏於襲鄭者必曰此依鄭注合二書參之往往而合兼他所徵引鄭注尚可十得七八陸氏疑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細案之實未見其不同也依唐志一卷

論語注十卷

論語注本傳及中經簿並載隋書云鄭氏論語十卷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爲之注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隋何鄭

瞻表堂文集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並行鄭氏盛於人間七錄載古文論語注唐志載論語釋義卷數並同至宋志始不著錄今稱王伯厚氏輯本二卷者是東吳惠棟託名或曰江寧嚴長明偽託詭言自秦中鈔得者要是王氏未嘗輯論語鄭注也爲增補存之依隋書十卷

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孔子弟子目錄見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隋志有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其書久佚今所傳古文論語注託名王伯厚者後有附錄乃是東吳

惠棟輩僞爲非鄭書也竊意鄭書是錄弟子傳人姓名加注故釋文稱鄭某注以附論語後人遂妄加論語字耳觀集解所引自顏幸以下皆論語無名知不稱論語尤不宜稱篇目也今據弟子傳人姓名及原有里居者悉錄之以集解所引鄭君語附依隋志一卷

駁五經異義十卷

駁五經異義者鄭君駁許氏慎五經異義之書也案後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

瞻表堂文集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卽鄭眾賈逵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殺梁之義許氏書可徵者如此隋志十卷新舊唐書志並同鄭君駁載本傳及鄭志目錄記隋唐志並連異義爲書不別載卷數其書唐以後無傳惟散見於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通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惠氏棟曾鈔撮之未成也鈞乃徵舊籍編馬案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稅第六鬯制尙書疏又有異義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

分次故重出第六之號也或稱謹案或稱許慎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稱謹案也鄭駁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玄之問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玄之問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玄之問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駁存而異義闕者書異義闕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兼附正義之釋鄭意者依隋志十卷

瞻裘堂文集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藝論一卷

六藝論隋唐志並一卷宋志始不著錄近海寧陳鱣有輯本據鄭君詩論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並云玄又爲之注是作於注書之後以證徐彥公羊疏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之誤是已顧所收太濫一書兩引者未能歸一又多擱入引書者語總論與六經之論往往雜出失於比次蓋創始者難爲功也今審定之依隋志爲一卷

鄭志八卷

本傳稱玄所好羣書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新舊唐書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同隋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爲十一卷旣非舊第此則又闕一卷至崇文總目不復著錄蓋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答者冷剛張逸趙商韋曜孫皓劉琰田瓊吳模王瓚臨碩凡十人臨碩鄭君自有答難禮一書則鄭志問答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尙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雜問志竊意是書是以經爲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雜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稱雜問志或稱鄭答志蓋綴於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翺桓翺劉德陳鏗陳鑠諸人之問答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汜閻而焦汜二人語

瞻裘堂文集

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頗多顧不見鄭君問答中要必及事鄭君與於弟子之列卽所謂分授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答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未附雜問凡八篇鄭記一篇答臨碩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鄭記一卷

鄭記與鄭志別是一書雜入鄭志中非也說見前

鄭君紀年一卷

吾友陳君鱣嘗撰鄭氏年譜以本傳爲主參攷他書排

臚裘堂文集 卷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次事實繫以歲月錢詹事大昕稱其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因加訂正錄附此書之末

論語古解敘

衰嬾漸廢酬應往所讀書多不復省記惟日課夫子論語翻閱終一篇蓋二十日而一周於行己涉世頗似微有得力處病其解誼爲宋後儒者所苛或求之太深成穿鑿支離之弊又或論說過爲高遠一似聖人是世間必不可有之人與人情絕非相類所爲庸德庸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顯相背謬又或顛倒經文妄謂簡編

是錯執持己意用造詁訓師心之學宋人初之前此蓋無有矣於是采錄古解以唐代爲斷純駁並收不加去取自漢世以來至於唐代其言大概有所祖述非憑臆說也此後諸家之言有足發明古解者列入小注閒附鄙見用資攷證諸本異同亦頗采及分注錯經每篇成一卷焉於乎終身可行其惟論語二十篇乎求之太深太高以聖人爲可望不可卽將去之日遠其視己無乃卑淺已甚此亦比於自暴自棄者而已有志之士尙其勉乎哉

臚裘堂文集 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經古解敘

秦焚書孝經爲河閒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各自名家其經文皆一十八章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漢志孝經古孔氏一篇注云二十二章又孝經一篇注云十八章此古今文之分也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省除煩惑以十八章爲定安國傳巫蠱事亡其本馬融亦嘗作傳後亦不傳隋王劭始得孔傳以送劉炫炫序其得喪述爲義疏劉綽亦

爲作疏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闡門一章以合二十二章之數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嘗以古文比較今本與桓氏所說數亦不符蓋炫本未必卽安國作傳本矣古文主孔傳今文主鄭注荀昶集注今文其序以鄭爲主隋書云梁代孔鄭並立孔本亡於梁亂陳及周惟傳鄭氏王劭得孔傳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並立唐開元中詔質定孔鄭二家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議請準合式鄭孔俱行詔鄭注依舊行用孔傳亦

瞻表堂文集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存十年玄宗御注出卒以十八章爲定十八章者今文也其注解自鄭玄外有鄭眾及魏王肅蘇林何晏劉劭吳韋昭謝萬徐整虞翻晉袁宏虞粲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劉宋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陸澄王元載明僧紹梁武帝皇侃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隋魏真克皆今文家也崇文總目稱孔注前世與鄭並行今孔不傳陳振孫言鄭注世亦少有乾道中熊克袁樞得之刻於京口此後不見著錄蓋自御注出而鄭孔及各家之注先後廢矣今錄經文以今文十八章

爲主搜采諸書輯眾說最以唐注爲古解九卷每篇後附古文異者及古文家注說俾鄭孔兩家之學得有攷焉近日日本僞孔傳出他書所引孔安國語亦俱在列盧學士文昭疑爲劉炫所作然炫駁鄭注數處核其傳義與鄭不殊若果炫作當必無自駁其說者學者無爲所惑

從遊彙自敘

鈞生十年孤且貧不敦於學比冠乃遠出問業先子同譜執友鄭誠齋先生於新安有老母無以奉菽水則先

瞻表堂文集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爲周其乏困每課餘師弟列坐或中夜秉燭相對談說往事往往流涕於時同學相友善者先生之子藥園退軒秀水沈又希常州黃中則前後凡五年師友之樂忘言稱心可謂極盛私竊喜以爲自此可長聚五年中間先生嘗撰集古懷德堂課藝竟謂鈞曰人生聚散如擲沙放手輒空吾之爲此將以識磨驢之陳迹留鴻爪之泥痕而文其寄焉者也鈞爲之廢卷而嘆其後別先生於漸江鈞家居逮省試晤又希藥園於武林寓中凡數旬退軒隨侍紫陽中則飄零吳會俱未相見余亦將

奔走四方爲負米計山川紆阻麟羽靡託追念曩權如
隔身世矣歲晏無聊檢閱舊作年來踪跡略具其中自
惟固陋少所存錄然每一覽觀如見故人不忍舍棄置
諸巾笥此後或者再得侍先生杖履聯朋舊卒前所業
或終沈頓營生事自廢少時不敦於學之恨且無時得
釋其何以慰先子地下其何以事吾兩母鈞滋懼矣是
用錄其詩爲從遊彙時省覽自策其惰詩不足存也

續忠義錄敘

先忠定公殉節於宋德祐二年之三月禮部尙書王先

瞻裘堂文集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應麟嘗爲詩哭之其後一厄於趙孟傳謝昌元再厄
於袁桷而史乘失載明初蔣助教景高爲立傳一時名
公咸爲文若詩以紀其事乃大著尙寶公嘗彙刻之翰
林侍講王公直爲序曰忠義錄天啟中監察御史田公
唯嘉謁公祠詢得此本令知縣汪公秉忠重梓視原刻
增祭文一誄一詩十四跋一尙書周公應賓爲序仍其
名江東立國知縣袁公州佐嘗爲文祭公而林評事宏
珪序而梓之亦曰忠義錄附汪刻後然漸失原刻之舊
矣己亥十月鈞從盧氏抱經樓得見原刻本與汪刻比

校且盡檢各書之涉公事者既錄原刻復別錄他文合
之汪袁二公所增益都爲一集曰續忠義錄於乎大備
矣夫公事不見於史而邵經邦弘簡錄已傳公於忠義
我朝修明史於公之曾孫太常少卿瑛傳首大書之後
有重修宋史者其不患無徵矣乎

四明詩萃敘

萃四明一郡二千年之人之詩錄本集者十之三存前
選者十之四網羅散失於他書者十之三殘篇斷句皆
所不遺積十餘年成書人各爲傳綴以軼事詩話凡作

瞻裘堂文集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二千幾百幾十人別錄無名氏閨門官師寓公過客
釋子道流之類又三百幾十人總二千幾百幾十家詩
萬首末附謠諺仙鬼數十則釐爲百卷自惟固陋見聞
未殫取舍未當俟博雅君子補正焉乾隆五十五年重
九日鄞袁鈞序

四明詩選本始鄭干之文獻錄所收止元代四人宋宏
之雅集錄里中詩人二十家戴南江增四十家仍其名
張東沙又增六十家更爲風雅皆專錄本朝人也此後
四明無選本矣鄞詩崇禎時楊孚先陸敬身陳平若李

封若四君有甬東詩括凡四百七人閩秀八人方外四十二人李杲堂因之爲耆舊集補錄元代以前四十人刪一百四十人增七十人內誤入奉化一人閩秀刪三人方外刪三十三人增十二人全謝山續李選存李所刪詩括八十二人增二百七十四人專集本朝一百五十九人其有目無詩者凡三十三人蓋未成之書也全氏之前有王一辰者爲三補耆舊詩蕪穢無法所收多故家譜牒中語然絕續之交亦有藉是以存者故謝山惡其書而亦頗采其所收之詩慈谿詩楊名父所選當

瞻雲堂文集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已不傳近顧鑑沙輯慈湖耆舊詩尙未成編鎮海故定海也康熙中謝瞻在有詩文章創僅三十七人方外一人後張介石欲續之未果其時奉化則舒后村董奇玉二君有剡川詩鈔凡九十九人閩秀三人方外十三人視他邑爲備象山定海皆未有選本也李選於元代前絕無搜采大約其書據詩括爲主本自明始後得薛氏世風錄十四人得鄭氏文獻錄三人又得攻媿清容選集於是稍取志乘所載成之以補宋氏以來專錄明詩之闕然云盡讀郡中舊乘則未必然乾道延祐至正

諸志所有皆未嘗見收而深寧老人詩乃僅見吳先進士一首故知杲堂於前志多未寓目也茲集增二百人以鄞人言亦且多李選十之八而李選所稱王鄞江而下二十五人單章一律不可得見者已有十六人亦足補其闕矣

李傳多侈詞全傳詳明暢達視李勝而中多志傳之文卽取爲詩傳者未免過繁茲整齊其語歸於要刪竊取事增文減之意他瑣屑事及詩話雜引原書附傳後言詩者附於本詩之後

瞻雲堂文集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括據時代編次最善第士大夫則取科目先後布衣文學未必盡得其詳而以某年至某年分起訖恐多失實茲每錄一朝先科目次章布如一朝有至數十年之久者分上下以別之

李選以社集類敘而所錄非必當時社中倡和之作其餘如九大家十二名家八名家七名家布衣十二名家三名公布衣逸詩八家皆強立名目於義無取全氏因之有一人先入某社又入某社者舉此或遺彼亦未爲善今以時代爲次而取自來社集及壇坫相承舊說分

見詩傳之後覽者可自得之

李全二集皆有書法今一準史傳書名之例不欲自我進退古人此敬恭桑梓之義也

人與詩俱重者全才也代不多見因人而存其詩者詳於人因詩而存其人者詳於詩亦有其人其詩皆非足存而前人已存之不欲自我去之者詩傳皆從略也

錄無名氏詩皆四明志乘所載及他書所引指爲四明人作者

李選閨秀取三從之義母從其子婦從其夫女從其父

瞻雲堂文集 卷一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矣然其子其夫其父非必皆能詩卽能或失傳且將焉附此李氏大純全氏少光朱氏德璉詩皆載詩括他選亦多收者而臬堂旣立此例不能不遺之也至如其言以他選與方外同集且雜收女倡爲嫌則吾鄉風俗淳古從無名妓能詩流傳者方外各自爲編亦不相病全選錄流寓詩篇分附社集之後創例也然於義爲得今專錄一門並仿其意以官師一門先之其詩多取與鄉邦有關者

四明僻在海隅四方君子之至斯者或以遊或以訪舊

非若通都大邑經過時有也錄過客一門此與官師寓公皆足爲掌故之資

釋子詩凡俗家於此及曾倡教此方者並列仍李選例也道流甚少於元得二人其一人尙是先翰林公書林集中誤入而考出之者往者范莪亭曾見元道士李素齋手錄詩稿攸州馮海粟序者惜今不可得諸諺載故籍者引之仙鬼同例聊資譚助

四明書畫記序

余不能書不能畫頗能知書畫者之意書者心畫爲六

瞻雲堂文集 卷一

二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藝之一畫者書之餘亦性情之所寄其道故與書通然書可統畫畫不可以去書學書而不作畫胸中有畫不學爲書而畫目中且無書矣畫未有能善者也四明郡邑志所載前人書畫殊寥寥且雜入方技中尤失其指秋兩無事又不耐踏省門輒采吾鄉自來書家畫家分著於錄爲四明書畫記凡十六卷非載籍所有不敢濫登旣貴徵信且不欲自我進退古人此余十數年來錄鄉前輩詩文之本志也草彙粗具質之老友范莪亭先生莪亭以爲此亦一鄉不可少之書有好事者見而愛

之將以授劄剛氏因記其緣起如此日月已逝自分無所效於世生長四明言四明之掌故書畫其一也取適吾意而已鑒賞家勿以偏隅之局見陋則甚幸乾隆五十九年中秋西廬袁鈞書

四明近體樂府敘

古者詩皆可歌至漢而詩與樂府分唐以來始有詞詞者樂府之流也疑於古之樂府以近體別之要皆依永和聲之道所寄或稱詩餘非也未聞樂府爲詩之餘也四明詞舊無專書余以采詩之暇鈔撮之得作者百五

瞻裘堂文集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人閒及無名氏仙鬼之作總詞五百首雜附詞話釐爲十三卷曰四明近體樂府雖未盡諧聲律然亦抑揚可誦矣未綴下里之言并以就正於世之善倚聲者嘉慶五年三月丙子甬上袁鈞書於鯤池書院

唐詞不多得賀監柳枝武后宮人怨回鶻其椎輪濫觴也南唐馮僕射陽春錄最盛自廣陵來居慈谿吾鄉詞學漸開台鈔一卷

和靖詠草澗山詠梅並稱高唱舒信道佳者足與之埒自清真居士以守郡定居奉川詞學大昌鈔北宋詞一

卷清真詞一卷

南渡後作者林立於湖最稱高手平齋君亮梅麓瓦全萬山足相羽翼鈔南宋諸家詞一卷

晚宋時夢窗處靜西麓詞家之大宗也陳本堂詞各選未見然亦作手鈔夢窗一卷處靜西麓本堂一卷

元詞寥寥僅數人惟小山樂府盛稱合鈔一卷

明詞佳者殊少不獨吾鄉然也鈔之得三卷就中張文定張碧谿屠緯真戴杜曲錢忠介錢退山錢蟄菴張石渠董澹子董曉山馮漁山閻秀張琴友此其能者餘或以人存詞具體而已不盡以古律繩之

瞻裘堂文集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朝詞順治時周鐵珊最工康熙則謝恕齋徐晉公姜湛園向純菴並稱佳手雍正間李雪崖專工度曲詞不多見史雪汀只一首然自足傳合鈔一卷

乾隆中施教授盛有詞名李房山最佳可稱正宗胡伊齋俞醉六參乎其間蔣蛾野大似辛老惜其集失傳彙一時之作爲一卷

近時諸君各鈔佳作爲一卷有行輩居先而不入前卷者以其人存也

敘詞以字數多寡爲先後敘人以時代爲先後時代先後中韋布以行輩爲敘有科目者一以科目爲敘至見存之人不分科目韋布一以行輩爲敘其詞亦不敘字數多寡

閨秀方外無名氏仙鬼之作所收不多不零爲門類亦從時代編入

自來詞譜之誤萬氏詞律辨之詳矣萬氏用可平可仄極嚴然言上入可代平是四聲獨嚴於去未嘗不寬耳茲選但取宋元人詞所經用平仄卽爲合作不盡從萬

瞻衮堂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之說

鈞素不善倚聲意之所之亦偶寄焉鈔附卷末用求顧誤非曰能之

鄞縣藝文志敘

藝文有志漢劉氏七略尙已古義寔微別集總集之名起源流莫究且前籍往往散佚處千載下欲尙論作者述其指歸蓋亦難矣後世易爲四部至宋番陽馬氏搜羅討論厥功尤偉故歷世恆宗之勤多耆舊自南宋以來文章儒雅冠冕東南雖書不盡傳然名固班班可攷

也今做通攷之例盡著於篇亦頗兼存其有書名無卷數者後之君子因此以求或庶幾足徵也夫

瞻衮堂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卷一

敘

鄞縣袁 鈞秉國撰

秦小峴先生詩文集敘

杭嘉湖兵備使者無錫秦公自誤所作詩古文詞都為一集以示及門袁鈞鈞斂衽卒業作而歎曰此中聲也有德者之言也公以薇省從臣久直樞要遷侍讀改戶部郎中出為溫處兵備至今官中間三權按察使數歷中外者且二十年中立不倚未嘗為時風眾勢所動搖

瞻衮堂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剛潔之操慈仁之心表裏洞徹終始不渝盎然若春之溫凜乎如秋之肅初非意為名高而一言一動往往與古人會蓋公德性敦厚又能肆力於聖人賢人之書以充其問學故深造自得至於如此凡公之所以為文若詩皆即公之所以為人言行相顧較然不欺聆其言即可以知其人故足重也夫六經皆載道之文自來作者未有不本原於此而能卓然以成其家者然學有純駁文亦因之而異故曰文章如面不可誣也尚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故言為心聲韓子曰根之茂者其

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故言行

者君子之樞機也今其集三十卷類多因文見道深有得於古之立言者之指舉凡謀國治民之大篤近舉遠之誠宅心之術行己之方娓娓乎言之不倦而忠臣孝子畸人端士貞婦烈女之行事又往往樂道以成其美他若登臨感舊卽事徵詞亦必澤乎詩書本乎忠信渢渢乎大雅之遺斯其可以行遠傳後無疑也竊自念少孤露不敦於學比從鄭贊善誠齋先生游始識趣舍之路而貧不自存傭書養母舊學多所荒落今侍公門得

瞻衮堂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重理前業公之所以獎掖後進游揚於當代公卿大人之間者不啻口出此固仁者用心公之所以自處而鈞以樗散瓠落之材得為大匠所錄不終廢棄其知遇之感為何如也附名不朽私心甚幸輒敢綜公述作之大凡以告天下之讀公集者知公言皆內心之發毋徒以文章之美淺之乎測公也

慈湖耆舊詩敘

四明詩有選本始宋宏之雅集南江戴氏繼之東沙張氏又繼之雖未及元代以前亦有明文獻之寄也自楊

陸諸公詩括出於是專錄甬上而他邑闕如矣康熙中鎮海謝瞻在氏有詩文草創奉化舒后村氏有剡川詩鈔近則吾友象山倪君非山蓬山清話頗及邑人之詩而慈谿爲明州望縣名賢輩出與鄞埒顧獨無專錄楊名父氏曾有選然不傳及今不錄後何以觀焉鑑沙顧君博學好古以詩鳴者舊矣慨然念此爲己任積數十年之勤得詩三百餘家取吾邑李氏選詩例曰慈湖耆舊詩余觀臬堂書大半取材詩括其兼錄元代以前於義爲善然甚脫漏視鑑沙一無憑藉集一縣千餘年之

瞻表堂文集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之詩至三百餘家之多其表章之心同而爲功則鑑沙似較難惜鑑沙老而貧慈谿人又無好事者爲之繕寫以一人之力兀兀細書尙未能蕆事也余近撰四明詩萃所錄已二千餘人頃從鑑沙借得此本於慈谿又增十之二三其有余錄有而鑑沙錄無者稿散失次是以尙未檢寫奉寄他日書成尙將與鑑沙共論定之耳

四明文獻集敘

爲盧中翰青崖作

四明文獻始鄭教授干之李徵士孝謙繼有錄視鄭爲富二書皆草創未成彙本世不多有全謝山太史得之

天一閣范氏乃稍稍流傳葦山李侍郎之志有刊本所收較略蓋二書已具侍郎不復詳也夫欲徵方州之事莫先於志乘次則先賢遺集而吾四明自乾道寶慶開慶延祐至正宋元五志並存此宇內所希其當采入前書者尙多宋元人集如絜齋蒙齋攻媿深寧本堂剡源松鄉清容並資攷證有明集部指不勝屈足則能徵亦云盛矣址不敏自行束修喜聚書於鄉邦掌故尤所究心輒以搜采之餘置寫官記之積歲既久分體類次得百四十卷庶幾合鄭李三先生之作補正缺失成完書焉惜余老而失明以耳視不能徧也部帙既繁欲付梓又未逮也後之君子欲共傳寫因而更廣之則又以余此書爲草創本矣與余同志亦所不隱也

瞻表堂文集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餘姚縣志敘

爲紹興守秦君作

餘姚舊有志康熙間知縣康君修之去今且八十年矣三原唐君來尹茲土期年政成力思進治於古勤仰前良用率厥典爰考舊志闕焉無徵則喟然曰此守土者之職志也不卽不圖其奚以彰信於後於是博采遐搜增新訂舊改定體例釐爲五門曰考曰略曰表曰列傳

曰錄其各門所不能備者件繫之曰叢談凡四十卷其
文直其事核世之作志者蓋未之能先也書既成屬余
序其簡端余惟餘姚南連四明巖岫盤互北拒大海茫
洋澶漫渺與天際實古越之巖邑也明代屢苦倭寇登
犯增置新城以爲防禦而衛所諸成分屯阨險居民粗
獲安堵貞元之世孽牙其間宅幽阻深府亂鍾禍雖孫
徐之流毒不酷於此矣自我朝暢以德威漸以醜化涵
濡百數十年於是陳烽故壘剗削消磨蕩爲夷庚生其
地者農服先疇士食舊德遊大同之治而不知所以爲

瞻表堂文集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者通志所稱務本不爭多至百歲往來阡陌閒熙熙
如無懷葛天氏之民者乃今更復見之嗚呼何其幸也
顧念運際休明聖人繼世海隅蒼生固宜罔不率俾矣
至於承流宣化遞而致之民則必因時宜俗以適於治
而後無乖奉行稱上德意是非親民之令莫與同功也
故一令賢則一邑治天下之令皆賢則天下治姚誠一
邑耳迄今衣冠禮樂之盛炳焉與古鄒魯同風其來詎
無所自則凡典章之沿變風俗之轉移國家之厚澤深
仁賢有司之良法美意使不及時輯錄日就蕪沒後育

作者典籍散落傳聞迷謬臆決濫登分離乖隔貽誤後
人爲害滋大故志乘一書賢令之所重也雖然志慮短
淺日卒卒於刀筆筐篋之間者力有不暇暇矣又以非
先務之急棄而不爲卽閒有爲之者學不副此苟且掇
拾益滋蕪穢取譏後世故往往難之然則姚志之修非
唐君不肯爲亦非唐君不能爲唐君其庶幾今之賢令
與余之沚越在丁酉與唐君先後閒志成戊戌三月未
幾唐君以課最移令錢唐去其治錢唐猶治姚也明年
天子春巡江浙省方問俗而黜陟之典行旌賢擢能唐

瞻表堂文集

卷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其自此遠矣顧唐君之於姚故朱邑之桐鄉也則是
志之傳豈僅與武功朝邑爭不朽之名於著述云爾哉

龔溪廬詩敘

溪廬詩凡數變比物類情刻雕陶鑄歸於清新俊逸者
少作也已而棲奇麗古戛戛求異務爲可驚可愕近則
謝去蹊徑極於自然意往筆赴無所規橐合節中度蓋
數年所造爲又進矣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有一
人之志有一人之詩言不足以喻志言勝而浮乎其志
皆支也而溪廬之詩於是每變愈上溪廬讀書好古薄

榮利喜友奇士善飲飲酣氣益振縱論古往奴視流輩
狂歌叫號不可一世世罕測其涯涘獨一二與暱者知
之頃自撰所作屬余序溪廂以余爲知言乎余非知詩
知溪廂而已溪廂少余二歲乃能較然自立不懈以益
進於古所至正未可量余方以筆墨備揣他人意爲言
而自失其所欲言遷流胡底懼其日下也溪廂何以輔
進之

傷寒證治心傳敘

仲景醫之祖也其傷寒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

瞻裘堂文集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醫書之祖也叔和亂之遂失厥指蓋晦塞者幾二千年
新建喻嘉言氏出尙論攷次始有端緒可尋自久敝之
後欲廓清釐正以還其舊辭辨反復夫豈得已學者蓋
望洋驚焉其書晚歲屢有更正坊本旣行未及改梓南
昌羅子尙氏傳喻氏學以授進賢舒馳遠氏馳遠有傷
寒集注一書實喻氏功臣仲景之學喻氏始昌明故獨
盛於江右也余泛攬軒岐未窺精蘊於吳興寓齋邂逅
喻氏鄉人郭明府樗園故嘗私淑馳遠傳喻氏學暇日
出馳遠書共相討論余乃芟其繁雜擷彼精英爲傷寒

證治心傳三卷業此者熟復而深思之其於仲景書思
過半矣

象山孫廣文寄象圖冊敘

明州有志肇於宋乾道圖經今其書閒得之藏書家所
錄率有錄無圖自後諸志例有圖然按圖以求其地則
又往往失之夫有說無圖則無以明其象有圖無說則
不能條其名比而存之斯爲善與後齋孫先生以浙西
名宿司教象山其門下有好奇古士曰倪君余舊好也倪
君念邑中文獻散脫徬攷舊聞爲蓬山清話一書撫其

瞻裘堂文集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爲歌詩嘗言先生閒行郊外求得唐貞冷該書蓬萊
觀碑移置學宮而亭之其好事爲非今人所有至學舍
中一堂一軒一齋若館若亭池之屬先生所葺者倪君
悉取以入詩與前令史公鳴皋所作三友堂並稱而圖
則未之及也昔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惟戴獨好
畫而范不以爲然後以畫南都賦圖范始以爲有益而
重畫畫之所係也如此余嘗欲輯四明志徵凡山川城
郭溝渠坊市第宅故蹟先賢列女以及物產爲他處所
無者咸爲之圖惜乎一人之力不足以勝之尙未有成

書也象山僻處海外而二十餘年閒官有史公師有先生並以教育自任志期不朽史公以丙子至先生以戊子至君子所至之地則其地重故臨安以白傅重滁以歐陽子重兩粵以昌黎柳州東坡重愛人思樹況其游息之所乎於是倪君取先生題所居之目爲繪圖設色而先生既有倡和之什復自爲說屬倪君分書圖之空處辛丑春先生來郡出此册示余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見此者能無望東海而遙契乎異時郡中有能繼圖經之學收象山之故蹟者此又象山一椎輪濫觴矣

瞻表堂文集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名鯤化字後齋湖州長興人倪君名象占字非山邑人

翁州黃氏譜敘 爲黃仲友作

古姓氏之書皆隸於官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司馬氏史記采三代歷譜牒桓譚云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是也六朝百家譜藏吏部唐初氏族之志皆朝廷命官刊修是故天下首郡國之聚部國者家之聚也理家之法蓋莫善於譜吾祖系出高陽氏曾孫陸終之後封於黃以黃爲氏春秋時黃人於楚故

楚有黃歇吾鄉之黃不知所自始會稽典錄云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意者其苗裔歟自太傅公顯於唐季而吾族望甬上鄞之姜山石橋故干上陳東吳而外有居慈谿者居奉化之黃巖者居象山之朱溪者居紹興之山陰會稽諸暨餘姚上虞嶺者居台州之臨海黃巖金華之浦江者枝附葉著亦蕃衍矣譜牒始於晉天福元年高祖御製序也宋咸淳六年有發秀者重修文潔震序之明之嘉靖十九年岳州守巽萬曆八年刑部景莪四十二年兵部景章凡三修入我朝順治十七年

瞻表堂文集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部鼎庸乾隆六年孝廉道炎又再修之而六年之譜則先君樂平公實與其役者也及今未修者幾五十年族且渙不可紀定文嘗有志焉一行作吏於族聯之誼遂用希闕而與楮上舍以新修翁州支譜走書揭陽屬定文爲序繩繩相承如肉貫弗無虛詞濫說使失也誣讀之斂衽無閒按譜興楮與定文由十七世祖宣義公而異宣義五子曰溫曰良曰恭曰儉曰讓卽用其名定著五房興楮爲溫房裔定文則儉房之裔也於世爲兄弟行溫之七世孫尹始居翁州至興楮又十有一世矣

舊譜於尹下書失攷其後人遂不登於錄使非與梧守此系次衰益成編渡海遠來會譜則溫房之派盡矣韓魏公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者也定文於與梧亦云

城西范氏宗錄敘 爲范上林作

今譜牒家大率祖歐陽氏蘇氏法繼禰者皆得爲譜統之於大宗而宗法以明歐陽氏法班序統紀舉支與流裔旁行邪上如史之有表而繫世以莫然宗法卽寓於繫世之中故譜從歐陽氏爲便也四明范氏其顯

贛表堂文集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著者二宗居南湖者尙書楷之宗也居城西者吾宗也皆昉於宋吾宗當南渡時尙書左僕射宗尹公之次子都水員外郎公麟公以魏文節妹壻居明州西門是爲始遷祖十四傳至少司馬東明公寧國令海南公常熟教諭中明公以從昆弟稱三鳳族始大仕宦者蓋連世有人入國朝科名尤盛繩繩至於今勿衰而吾族之譜則元至正間第九世御史臺經歷仲信公草創其從子十竹公嘗請序於烏永新春草經海南公重修付梓然流傳絕少其後七二房有名廷臣善作序次一册自

始祖福字行至大字行止紀載爲詳而光字行至多字行又八世未有繼其事者故系不相屬歲時聚會遂至不能別其輩行此淵明所以有路人之歎涪翁所以有同四世祖兄六十始相識之悲也上林不敏罔羅闕失蓋亦有年遇有遺錄則鈔之於族之老成人則諮詢之久乃參稽同異正譌存是做歐陽氏法彙爲此編非敢曰譜亦以表明世次而已其間重性賄繆知所不免後之君子踵而修之庶幾彬彬矣韓子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吾族有同此志者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則上林今日修譜之意亦上林拳拳之私所望於族之長幼卑尊者也

贛表堂文集 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橫石橋畢氏小宗譜略敘

緣姓有氏緣氏有族鄭氏異義駁云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使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是也畢氏姬姓出自文王之昭以國爲氏望東平衍於河南歷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宋士大夫不絕而鄆之有畢相傳以爲宋南渡時自河南扈從來浙留家台州又自

台州徙吾鄞之土橋明初土橋之支析爲方橋數傳又析爲橫石橋今橫石橋之畢蕃衍矣而其始居之祖稱雲南提舉樸齋公者乃失其名自提舉而下十二傳至諸生厓世次釐然顧無譜無譜故環橫石橋而處之畢幾三百家系世或不能以盡明也舊傳第行尙元匡正純榮厚德忠孝和友提舉行匡十則尙元二行尙在方橋正字行爲提舉之子析四支榮字行爲提舉之曾孫德字行爲提舉之來孫亦各有分支今族而居者夫固莫不曰此父行兄弟行兄弟之子行也而直湊單微確

瞻衮堂文集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指名字誰某爲繩繩相承之自則又渙不可紀也則無譜之失也厓於是與其弟太學生原謀曰由前之失祖父以來病之然無如何矣及今不錄昭穆漸遠又爲路人此淵明之所爲歎而吾與若不得辭其責者也爰輯舊聞奉提舉爲始祖等而下之以至於五服之親枝附葉著如肉貫鼎而正榮德三世支與流裔則虛之以示闕疑蓋亦眉山蘇氏譜止及四親之遺意也夫譜有普屬二義普者謂世數周普屬者謂布列見之也厓兄弟知譜之當普而勢旣有所不能則守當屬之義存其所

知者以禪於無窮自此以往雖百世可知矣抑吾聞之鄭高州梁有言子孫之於其祖問一代焉知其爲吾祖所自出則喜又問一代焉知其爲吾祖之祖所自出則更喜畢氏自提舉來歷年四百歷世且十四矣豈無有偶見於名人集中者乎博覽載籍以求之或庶幾其一遇也又此三百家之渙不可紀者亦宜隨時周詢姑據其可知之行第而各爲之系以附譜略後及今或尙可收拾愈久則愈失之矣余於譜牒之學蓋盡心焉故尤樂得厓兄弟之更因此而推求之也若夫造作名字枝

瞻衮堂文集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峰蔓壑轉相牽引夸目尙奢以亂宗法則厓兄弟之所必不爲者余故以此進之

瞻衮堂文集卷二

瞻衮堂文集卷三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敘

學波鄞縣西袁氏家乘目錄序

錄四篇六卷

誥勅錄一卷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小史莫繫世辨昭穆古者事有專官故所隸別也後代氏族之書不上於史歐陽唐表僅錄宰相於是私家譜錄各

瞻衮堂文集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為編王言絲綸以為寵榮比而登之其所由來漸矣

夫譜有系有錄有記有傳故史官之支流而世家之遺

意也史記孝武三王之篇詳載策文冠於篇首可謂知

所重已近世作者昧於斯義朝廷誥勅或雜入藝文或

散見世傳其於敬慎之道考次之法又兩失之也袁氏

自居鄞以來仕宦者連世有人王命所布文辭爛然即

有關遺其所存者可觀也謹志祇承所自起自趙宋至

於聖朝一循時代次第成錄蔚光家乘之首於乎盛哉

圖像錄一卷

尚書說命曰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圖像所由昉乎其時

第以刀筆刻畫為之漢人畫像石室猶然未有若後世

寫真者也自象教南來圖寫日盛書契易而紙筆於是

繪畫施於丹青矣傳曰廟也者貌也若見先祖之容貌

故入廟則知敬若夫圖像之作儼然臨之在上其足生

人敬愛尤為廓然明著後世之禮有賢於古者若主之

於尸圖像之於主是矣主立而尸不設圖像作而主與

之並存聖人復起當不廢也吾家自宗正公來遺容具

在次第圖之如左肅統文選序曰圖像則讚興名人之

瞻衮堂文集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亦附錄焉

宗子錄一卷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自宗正公由

江西遷鄞則江西南昌者繼別之宗也宗正公以下適

適相承繼禰之宗也然在鄞之袁宗正公為始遷祖則

亦繼別之宗矣賈公彥曰小宗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

高祖於是錄宗正公以來小宗附之蓋專紀鈞所自出

他支有全譜勿著錄也

家訓錄三卷

家訓宋樂清令袁采君載之所作也采之言曰近世老
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爲語錄傳示學者蓋欲以所自得
者與天下共之也然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
誦深思猶不開悟況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
猶賢於已非有裨於名教亦有作爲家訓戒示子孫或
不該詳傳焉未廣采朴鄙好論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
能誦其前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久而成
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徧應乃鈔木以傳昔子思論
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夫婦之不肯皆

瞻養堂文集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
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錄固已
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語諸世俗田夫
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間人或好惡不同互是
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聖
人復起不吾廢也采初目是書爲俗訓府判劉鎮更爲
世範文獻通考載袁氏世範三卷是也今觀其書練時
務通於人情言皆中理要由是而精焉舉而措之裕如
耳采尙書公章之弟自尙書公已上代爲名人采之言

有自來矣采淳熙中爲樂清刻是書以訓樂清之民欲
樂清之民各舉以訓其家也況袁氏乎今備錄於篇署
曰家訓世世子孫遵行之

表三篇四卷

世系表二卷

世系表系袁氏之世也袁氏之世不肇於宋之建炎而
表首宗正公者始居鄞也表以系世世可連及五世一
敘者限紙幅也第二敘中或一二傳止不及五世附書
一敘之尾者便覽觀也止者必仍其世不忍遽削且志

瞻養堂文集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盛衰之感也止而舊譜書無攷者因之存疑也爲人後
者於所後及本生皆書使知所自出也立後書以某子
某爲後以疏屬後者書以某子某爲子子可私後不可
私也不立後者書無後明其罪也數人其後一人其當
後者書後餘書子明其與爲人後以恥之也子異姓不
書子姊妹之子亦然懼亂宗也書名更書字各有同者
字以別之也書爵貴貴也列傳所不詳此詳之也書娶
不娶者不入表也止而附前敘者不書娶從略也書子
以著代也殤不書不成人也異母者不書所出統於父

也卒葬不書別有志也行次不書生年月日有關也舊譜據可知者第之於義爲不足故併去之也遷徙者必書遷他所者及所遷之人而止有專表且別土著也不曰譜而曰表表明也錄其世而系之以表明也此歐陽氏做史記法也本歐陽氏參之蘇氏折衷已意以成一家之書後有作者無變吾舊世世子孫續而增焉可也

遷徙表一卷

袁氏散處者既多其後世或微不可攷不得列諸譜古者安土重遷非辟仇非得罪出奔蓋未嘗輕去父母之

歐陽文集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邦也故去國之禮爲壇於國門向國而哭語云狐死正邱首有旨哉有旨哉自秦廢井田易封建而郡縣周禮族聯之法希闕不講小民謀生轉徙而大夫士不得官於其故土往往遠出或盡室以行此與古之流寓何異士處窮困栖栖走衣食於四方學成而仕則違棄鄉井以官爲家者多矣余故表始祖以來各支遷徙里居本末著於篇

五服表一卷

余既作世系表復別錄遷徙各支自宗正公居鄞以來

歷世二十有三歷年六百有八十繼繼繩繩支附而葉著蕃衍矣眉山蘇氏譜顧止及四親雖非大通之義然其意可取也於是譜我高祖王父以來爲五服表虞書曰以親九族謂高曾祖父子孫曾玄及身也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韓子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苟有志於舉遠其務先篤近矣乎其務先篤近矣乎

歐陽文集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列傳二篇二卷

列傳一卷 敘歸本傳入傳類

列女傳一卷 敘歸本傳入傳類

志八篇十一卷

里居志一卷

昔人有言鄞州之孟亭任城之酒樓賢者過化之地後人猶指名之况於其所居乎過柴桑者必訪淵明之宅遊浣花者必問草堂之址道路且然况於其子孫乎吾家居鄞久先世居址不盡可知其記載所及及父老所

傳說者猶足徵也及今不錄後何以考焉嗚呼堂構之思是在賢者矣

著述志一卷

余讀舊譜亦頗載藝文然客主不辨甚闕略至其所未見者則并弗著作者名氏卷帙或雜見系牒散亂而無紀杯椽之澤古人兢兢焉況其精神所存者乎余故采次諸家凡所著述並錄焉嘗覽藝文總錄如蘇州錢塘江西宗派浙東酬唱鄞江會稽英諸集古人於其鄉之人詩若文不遺餘力表章而吾袁氏著述無專書故

曉雲堂文集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敢以緩凡爲類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得作者十

六人

選舉志一卷

袁氏門第之盛昉於漢其後或起甲科或膺薦辟累世至今不絕也古者鄉舉里選隋唐以來始重科目然亦稱得上帖括之學學術才智乃亦出其中夫上之所求下未有不應者運會所關豈偶然也國家取士仍明舊制科之外薦舉兼行按馬氏通考舉士舉官分兩門今因之舉士之類三曰進士曰舉人曰貢生而監生生員

附焉舉官之類二曰徵召曰薦舉而掾吏入貲之名於官與貲授空階者皆附焉若武職封爵任子代不多見也別爲一條附志末

祭祀志一卷

古之祭者各以其廟爲差禮大夫有事于禘及其高祖則省於君而後祭也宋程氏準服制謂高祖有服祭所當及朱子稱其得祭祀之本意而始祖先祖之祭乃以爲僭而不敢從於乎古禮之難行也久矣宗法不明廟無祧主祠堂合祀達於庶人報本追遠之情願人自致

曉雲堂文集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如耳吾家向無大宗小宗之祠乾隆中重建忠定公祠始祖以下咸爲位以祀當大宗祠各支祀其祖於腹當小宗祠冬至祭始祖以先祖配正元寒食中元孟冬歲除薦於四親端午中秋重九薦於禰此韓魏公所謂節祀也他若忌日拜掃舉行罔缺簿正詳矣今取吾之所與祭者悉載於篇

忠祠志二卷

宋忠定袁公祠舊在郡城湖心寺嘉靖四十五年寺爲尙書張時徹所據後五十二年遷於城西五里牌即今

祠自天啟四年始守土者歲以三月十日致祭載入憲綱康熙間祠圯歲祀亦廢乾隆十七年卽其地重建如舊鈞懼文獻之散失也謹次舊聞爲祠志曰遷祠本末曰祠基曰祠宇曰祀典曰家祭曰祭田曰藝文釐爲七門用備子孫之掌故有賢令長能興廢舉墜者此足徵焉

墳墓志二卷

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蓋古者萬

瞻衮堂文集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葬地同處而各從其親如族聯之法矣春秋之末官失厥職爰洎漢晉形家者流各以術鳴傳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以葬求福其於古人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者之義何與也吾家自宋建炎時宗正公定居於鄞其卒也葬於鄞之西山凡十七傳以至我先大夫中間葬他所者獨曾祖王父郎中公耳其庶幾族葬之遺與余故詳志之俾後人知祖宗體魄之所寄焉

丙舍志一卷

祖墓在西山者三處一爲四十七都五圖楊山人畧一

爲四十八都口圖前畧一爲四十九都一圖董輿丙舍之存者種德世德兩菴然皆尙寶公作非宋時故址矣今備載之其他廢無可攷則從略焉

叢譚二卷

余爲家乘有所疑卽徧求他書參攷之著以論辨久乃成帙頗足資後人證據而先世遺事亦附見一二焉於諸體無所繫目曰叢譚

序錄一篇

袁氏自宋德祐之難遺籍蕩然元至正中翰林檢閱菊

瞻衮堂文集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村公始爲四明袁氏譜圖其子太常少卿柳莊公踵而增之金華戴良天台毛彝仲皆有序良序曰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爲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鑿橋袁氏鑿橋袁氏有絜齋蒙齋二先生者以風節行誼爲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文清者以興學雄文爲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於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寘鏞之四世孫珙與子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爲之歎息不

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於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爲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爲漢司徒曰粲仕宋爲僕射曰昂仕梁爲司空曰恕己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爲執政爲侍從爲制帥爲郡爲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日子誠者自南昌扈駕爲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族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從子衍無子而子其從弟澤民澤民之子寧老以爲弟繼兄於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

瞻雲堂文集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已爲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避之寧老博記善文從之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琪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以才名爲諸公貴人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牒圖而行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子所以觀其書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顯隱之蹟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弔收卹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琪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袁氏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

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奈何自鏞死節之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琪之賢亦且浮沈於時不究於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琪率其宗族子姓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厲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琪一名廷玉卽署其字曰廷玉云至正丙午良月上澣金華九靈山人戴良序良又跋云袁氏世譜自菊村歸宗之後族人之不口者遂匿而不傳蓋懼倫序之復正也菊村爲是而追修之然不能無遺亡之

瞻雲堂文集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憾矣琪復慮其縣歷滋久或併是譜而湮沒因重寫爲圖求余文以表章之其亦有足閔念者焉昔韓魏公嘗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者也余於菊村父子亦云後十日良題彝仲序曰至正壬辰秋參知江浙行省政事滋溪蘇先生在江東軍府間語余曰予平生所著述如名臣事略國朝文類滋溪文彙之類亦足表見予志獨氏族一書車轍馬迹所至輒加搜訪歲久未成予老且疾一旦有不諱事斯終身之憾也子能訪予家塾與一二同志共畢之幸甚余應曰諾未幾先生薨

而天下日多事南北道梗先生嚮所屬者日夜惴惴焉
慮弗克如約居常以是爲意庚子夏五余忝鄆山祠官
始識郡人袁君彥章時彥章先余職是官滿考注吳郡
文學需次於鄉每見輒以家乘爲言意若有所託者後
四年癸卯余亦及格授湖郡文學以贖不上卽四明僑
焉明年彥章歿又明年彥章冢子珙字廷玉者爲余察
氣色知有殊渥及驗卽載其事爲之傳得牽連書其家
世一二比又以宗支圖見示一如其先君子之請噫若
彥章賢父子者可謂克世其家足稱孝子者矣余嘗聞

瞻雲堂文集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故老有言四明袁氏有三族一曰鑿橋袁氏一曰西
門袁氏其一曰南袁三袁之子孫余皆識之南袁氏有
孫曰曦字日嚴者嘗爲浙東僉帥余友也南袁與鑿橋
同譜牒鑿橋之絜齋蒙齋二先生南袁之文清公皆世
所謂文獻者也若吾彥章之爲西門袁氏胄也來自南
昌由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以至隋唐五代迄於趙宋上
下千五百有餘年其間爲師保爲宰執爲侍從爲館閣
爲制帥下至爲郡爲縣奚啻數十百輩其文獻之足徵
者代不乏人趙宋時四世皆大官逮及其季有名鏞者

當革命時死國難舉族殲焉忠貞節義至今凜凜可想
見吁何其盛哉抑嘗考之惟昔先王建邦啟土命氏族
以報功德之臣由是大宗小宗之法行乎其間世家名
閥得以維持鞏固與國相終始者比比而是漢魏以降
至於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第爲甲乙家有譜牒官
有簿狀用於婚姻選舉之時則固寢失之矣況後世哉
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此滋溪
先生所以惓惓乎是而不少置也與余無似異日萬一
階茲妙選以進得持鉛槧爲東觀小史之屬必當言之

瞻雲堂文集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署令有司盡取四方學士大夫家牒哀輯成編庶畢
滋溪先生之志爲天下後世法當是時也袁氏是帙行
將隨郡史計偕豈特圖譜一序而止哉至正丁未春三
月初吉將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毛彝仲述余
得是書於明經袁萬傑家殘闕僅存譜序及雜文數十
篇而已後讀東里續集又得廬陵楊士奇書袁氏譜後
一篇其文云族譜之作所以明源本繫孝敬亦有昭先
德之義焉今世士大夫家能存其譜牒者什裁二三或
遭時多故喪失不存或雖存之而無賢子孫爲之緝理

卒使後世無所於考斯二者皆可謂之不幸也已中書
舍人四明袁忠徹示余以其家君前太常寺丞廷玉所
著袁氏族譜觀之蓋有可慨者矣袁氏有譜歷時變故
獨完中為族人詭利者所匿幾廢矣賴太常之父菊村
先生力追修之至太常又衍為此圖以永其傳夫使袁
氏世世子孫觀於此圖以克究其源本而敦於孝敬
不至為行道之人者豈非不幸之後有至幸者乎菊村
父子非袁氏之賢子孫哉袁氏積忠累厚代有顯者菊
村之曾祖又嘗為吾邑大夫即舊德之難忘睹名賢之

瞻表堂文集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後慨歎之餘益增起敬士奇所稱袁氏譜即四明袁
氏譜圖戴氏毛氏所序者也其後尚寶少卿靜思公嘗
續之未有成書正統六年族人始與豐城之劍東通譜
其時豐城之譜為第四修以吾始祖宗正公為彼族子
華之子上推之至於彼之始祖得七代自此以後吾族
之譜大亂矣弘治十七年彼中五修禮部主事孟悌集
世系授之嘉靖八年六修亦如之後六十三年為萬曆
二十年南昌通判祖義有四明袁氏家乘之輯定譜八
篇自敘曰袁氏族譜自六修以來改元者二歷年者六

十有四子姓日蕃生逝顯晦之跡日異余歸田之暇因
族屬之命名序行淆混無紀聊據舊譜及耳目所睹記
者集為家乘首譜序次世系次簪纓次制勅次墳墓次
禮典次列傳而終之以藝文焉掛一漏萬僅僅為四明
袁氏之紀錄耳自分疏愚極知僭妄姑存之以俟賢達
者之采擇高明者之筆削焉崇禎十年通判孫鴻臚序
班茂蘭即通判臺本增修多凡例祠宇內德三門其序
略云吾祖迴泉府君手輯家乘未脫草屈指又四十六
年年來江右屢徵譜屬藁去消息茫然蘭咨瀟湘署頗

瞻表堂文集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暇且有長卿叔同事爰舉吾祖家乘草藁謄寫楷本以
後此耳目所及者稍增訂焉如通譜已成則此本藏之
在笥不失吾祖孫相承之意如通譜未成則此本載籍
頗詳或可當旁求者少助云爾長卿者名象龍奉新令
彰之後也今觀此書雖未合法則然條目粗具采錄之
功斯已勤已至其於通譜之失不能有所發明猶確守
宗正公已上所謂七代者列之譜首於譜序則盡載豐
城一修至六修原序而遺戴氏毛氏二篇此則其蔽也
乾隆四十四年豐城又更四修為十修矣遣人來徵譜

族人屬余集世系授之余不能沮既乃喟然曰吾袁氏
來自南昌宗正公已前之在南昌與在南昌已前者淵
源可攷蓋載於四明袁氏譜圖譜圖闕失而其詳猶見
於蔣教授景高所作翰林公墓志非如今所稱豐城以
來之七代者也自正統通譜至今三百三十九年襲謬
承舛終無一人起而正之以上紹翰林太常尚寶三公
之業久且愈失所據是其責且在余於是忘其固陋作
寧波鄞縣西袁氏家乘自此以往吾族之譜庶幾復定
乎嗟乎網羅散失攷次舊聞削謬存是義由創造知我

瞻雲堂文集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罪我咸所不辭非敢自附作者亦將以備一家之徵信
云爾

敘曰人之道莫大於尊親天下共尊者君也故首誥勅
誥勅君命也國有君家有祖圖像者祖之遺容也故次
圖像繼祖者必有宗故次宗子祖有訓所以教宗故次
家訓宗不可渙也故次世系系世久不能不遷徙故次
遷徙遷徙者遠也舉遠必篤近故次五服五服親也有
賢焉故次列傳列傳者丈夫之事也匹丈夫者婦女故
次列女丈夫婦女必有居焉故次里居里居中有士而

學者故次著述學優而仕故次選舉人事終而神事始
則祭祀重焉故次祭祀祭必於廟廟未立故次忠祠忠
祠者忠定公祠也廟以栖神必有以藏體魄焉故次墳
墓丙舍者附墳墓者也故次丙舍邇言遺事不可廢也
因以叢譚終焉叢譚者雜而無可名者也是故錄誥勅
而知敬錄圖像而知愛錄宗子而知統錄家訓而知省
表世系而知本表遷徙而知支表五服而知厚傳先德
而知外傳列女而知內志里居而知鄉志著述而知文
志選舉而知仕志祭祀而知誠志忠祠而知奮志墳墓

瞻雲堂文集 卷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知哀志丙舍而知守志叢譚而知軼夫知敬知愛則
無干犯名義之患也知統則不凌知省則不淫知本知
支則序不紊知厚則不至相視若路人也知外知內家
由以興知鄉則有故而去不敢輕也知文則不野知仕
則士由此起也知誠則不慢知奮則不怠知哀則不遺
知守則不迷也知軼則數典而裕如也此作書之意也
袁鈞曰余爲家乘錄四表三列傳二志八序錄一凡十
八篇釐爲二十四卷義例皆見本篇書成正副二本時
皇帝在位之四十六年歲陽重光歲陰赤奮若日南至

告成於祖用示後人

袁氏傳徵錄敘

袁氏媯姓舜後也於周為陳春秋時陳公族有濤塗者其王父曰諸字伯爰因以轅為氏轅爰古字同從齊桓公盟會賜邑陽夏其後或去車為袁襄公三年同盟於雞澤經書陳侯使袁僑如會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杜預曰僑濤塗四世孫而唐宰相世系表謂濤塗生選選生聲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奔鄭其裔孫告秦末避地河洛之間少子政以袁為氏以世

曉寰堂文集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推之頗與僑蓋兄弟也政十三傳為漢貴鄉侯幹復居陳郡陽夏又九傳為司徒安乃自陽夏徙汝南吾鄴之袁自江西南昌其可知之世自宋祥符間始然前代紀載未嘗不推本汝南也蓋自司徒以後中間世次久而失傳或曰司徒之中子京隱居宜春是時宜春未名郡後以京得名夫袁州古豫章屬豫章者今之南昌也南昌之袁徧於江西矣而譜則於其不能徵者概削之嗟乎昔司馬子長論三代歷譜牒謂疑以傳疑為慎曷謂乎夫存其疑者後有博學洽聞之人可由是詳委原溯

末本以廣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豈不益美與吾鄉前輩

鄭高州梁於譜亡之後追述舊聞作鄭氏源流攷其序略云子孫之於祖宗聞一代焉知其為吾始祖所自出則喜更聞一代焉知其為吾始祖之祖所自出則更喜吾袁氏舊譜既多脫漏不次今則愈不可攷矣豈不惜哉夫吾袁氏之散處於四方者其未有不本於濤塗者也由濤塗視之繼繼繩繩皆其孫曾也春秋之末小史氏不舉其職燕自趙公至惠侯九世爵秩名諡遷史闕焉秦漢以後世祿不行宗法廢壞大夫士不能世其家

曉寰堂文集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岷庶或驟致通顯有失其本支世系者其他則又何說數典忘祖決其無後矣此小子鈞所以兢兢焉博采兼收不能自己者也於是集史傳及郡縣志乘譜牒所書整齊其語都為一冊間亦竊附論說正其訛謬曰袁氏傳徵錄凡若干卷嗚呼袁氏自得姓以來二千四百年保世滋大大都知護惜行檢數家聲負不韙之名者蓋寡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後之覽者念之

無題詩敘

原夫國風好色秋士恆悲天若有情凝雲為之不流遇

無故物浮生致其可慨歡名桃核豈遂無仁蠟到炬灰
猶疑有淚所以溫李綺麗之篇纂芬於詞囿盧駱當時
之體不廢於江河僕本恨人飢來驅我粵以建申之歲
爰爲會稽之棲書不滿牀室眞似斗攸攝之義莫追起
子之懷靡託酌酒自怡偏能慷慨詠詩獨立每感蒼茫
以莊見憚槁木損其天機其嘯也歌死灰然於被溺時
維六月序屬初秋疏簾冰簟臺留西子之名畫棟雕梁
地近越王之館薄酒中人涼颺欺客放歌殘醉之辰明
月疑霜之夜聽宛轉之清音誰能堪此奮踰躡之舞袂

瞻衮堂文集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見猶憐非女之美聊爲秉燭之遊謂我何求已類登
徒之好歡會何常關山難越波平洛水望不見而傷神
雲斂巫山迹已陳夫轉瞬辨孔氏之和流悟空王之泡
影人命短淺座鮮中壽之賓世路嶮巖我作空山之哭
正則之美人香草屬有寓言信陵之醇酒婦女初非本
志乞米陋平原之帖終窶且貧擁豔穆柳季之風不羣
以笑柏梁錫宴則如唇可嚙贅壻十石而紅燭初銷詠
諧所至篇什遂多體非一製義取消愁總命之曰無題
云爾

瞻衮堂文集卷三

瞻衮堂文集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敘

送舉主浙江學使少宗伯阮公還朝敘

儀徵阮公以內閣學士視學浙江之二年上念公內廷舊臣久勞于外特擢兵部右侍郎尋轉禮部令受代還朝自公在浙浙人士沐浴教澤若弟子之于其師各得隨所分際成學以去公學無所不通而尤深于經其說經也斤斤守先民故訓旁引曲證以暢其說漢學為俗儒

瞻衮堂文集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部者至公廓然明著其取士也不循一格經生常業外如天文律曆步算諸術以及詞章書畫之倫苟有一長無不錄也孝子悌弟端人潔士字順文從無不錄也公職專文衡而尤拳拳以敦品植行為先經師人師萃于一身故士為公所收即當世咸以為足重嘉慶元年詔徵孝廉方正浙士膺薦者十有二人大半皆出公門蓋浙自尚書大興朱公視學後得公而士氣又為之一振公尚書高第弟子淵源有自而鈞舊亦曾受尚書意外之知今復受知于公其遇合蓋非偶然也方今重離

繼照文治盛古表帥如公在浙則一方被其化在朝則天下咸被其化天子方將以公式天下勤學立品之訓聖語煌煌萬方滿聽則公豈浙人士所可得私哉簡書有期旆旌不日北指知己感恩不能為別輒述數年來所荷陶鑄于公者以送公行從此晝日三接為天子變理助化宣猷以繫四海蒼生之望聖主賢臣頌聲交作鈞以薄材幸附大賢門牆詠歌太平無疆惟休則別公者形迹之暫而受公之福者正亦未有艾也矣

送鄭耘川歸試詩敘

瞻衮堂文集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夫河梁分手愁對盈觴柳岸離驄怨深殘月梅如金彈落地猶酸榴似紅衿和眉並縐蒲泛端陽之節劔割離腸雨深懷德之堂書院六檐欺客夢幸伊人之宛在玉倚蒹葭忽處我而先歸風吹鵬鵠惟君季父實我嚴師永念先人寬收馬帳遂稱世好共侍雞窗通德門中婢猶道古不其山下草亦名書況是小咸早名南阮豈徒阿買聊張吾軍爾迺書記清才幕僚上客王右丞數悲李廣左肘垂楊李玉溪怨託莊生春心錦瑟指尉佗之國只為梅花和易水之歌慣尋屠狗美人香草屬有

寓言檀板金尊屢煩顧曲寄聲玉茗爭傳紅豆之詞擲

破金錢蘇川有大自寫白頭之怨章臺楊柳感朱勒之

悲嘶商婦琵琶灑青衫之老淚璿源玉水永迷世外圓

方茶苦薺甘且樂貧中況味茲者問途姑孰紆道新安

緣從卜尹之占遂輟依劉之計風馳電掣掩紫陽者十

旬漆合膠黏同素心者七子談天鄒衍新樂忘疲斫地

王郎古懷如晤狂登石照待摩漫叟之崖同泛滌梁欲

破宗生之浪歎壯遊之不易幸茲歡之未央乃以叢桂

招人來鴻有信龍光奕奕秋水含星棘院沈沈春蠶食

葉青雲承足慈恩之塔千尋獨爾為綸明聖之湖萬頃

從今席帽棄若秋秋自爾詩腸恬於古井舊是窺鄰之

宋初賦雄風歸非止酒之陶先尋舊徑于是放澄江之

畫鷁翻新調于驪駒令德唱言羣工並奏合詠歌于童

冠略同侍坐之文聯姓氏于篇章差比題襟之集僕與

參斯會屬序其端承師命以操觚觸離心而酸鼻傷哉

毀齒早痛鮮民今也瞻雲永懷慈母受庖丁之法目眩

全牛登易聖之堂書慚半豹歎學成之無日曠子職以

經年嚙指何知忽下曾參之淚執珪非望頓成莊舄之

吟爾我同心休嫌唐突霄淵殊勢敢託升騰藏玉沽之

合歐蘇而針芥歸舟去矣並李郭于神仙

范二莪亭文六十序

師儒放紛交道微城闕子衿足不越里名不出鄉黨各

引曹伍詡詡然自為雄長比其衰也則儼然自視若前

輩一二寡識之徒亦曰是叟也前輩也於乎不習于古

不聞于今惡在其為前輩則師友之義不講而人風之

所以日替也甬上號文獻數我生之初有全謝山先生

昌明絕學特起為士林宗師又有史雪汀先生者亦多

學先全氏起各主壇坫顧門牆遜全氏暮年潦倒傳述

者益少而全氏弟子以余所接識則盧月船氏蔣蟻野

氏樓庵氏董小鈍氏並能以其學鳴雖所至不同要一不

失師門之尺度也莪亭先生嘗聞全史兩先生緒論而

與盧董二蔣友善相切劘又憫學者多抑史氏以附全

氏也嘗謂余雪汀謝山皆桑梓所當恭敬者謝山雪汀

墓文瑕瑜並存欲後世讀其文如遇雪汀而悲其不偶

非有所惡于雪汀今無全氏之學又無史氏之學而肆

然訾議先哲者何多也余深然其言蓋先生說學好古

然訾議先哲者何多也余深然其言蓋先生說學好古

瞻雲堂文集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瞻雲堂文集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晚而彌實無常師惟善爲師其于友也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與人爲善唯恐不及人有不善若疚在己嚴而泰和而節求之吾黨未易數觀焉生平鮮嗜好讀書論古之餘發爲詩歌怡然樂也工隸古書得其法于董君守素而幾抗衡萬先生九沙間作篆刻則雪汀後一人而已篤友朋之誼所與遊數十年常如一日故人遺墨愛護倍至既集明代手簡繼以國朝諸名公得二十冊復檢友人往還書疏別爲四冊尾其後暇日展視若與古人晤對也若萃素心存亡聚散之不齊者而處之一室

瞻雲堂文集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其性情敦厚其言和平處境也夷而門庭聚順其好尚又峻且潔以此味道怡神蓋幾不知老之將至矣謙而下人在敵以下視之若勝己謙陋如余曾無一長足自信而先生折輩行引爲忘年之交初未嘗以後進相目夫以先生之習于古聞于今真吾黨所宜尊爲前輩者而不自滿假若此其庶幾惟學遜志者與今年九月二日先生六十初度里中賢者與四方知名之士咸有詞介壽而樗庵氏首爲文以倡願以先生常表章史氏以欲以史氏處先生者吾謂先生之學于史氏全氏時

有同有異至其風格則皆不相類昔二程子同遊一寺明道入門而左伊川入門而右從遊者皆由左邵子之在洛也扶杖閒行洛中後生無不與親暱者先生倘亦希明道康節之風也乎先生如許余知言請卽以此文于攬揆之辰爲先生侑一觴也

鄭母錢孺人七十敘

去歲辛丑假館半江鄭氏鄭淡園者余妹婿也因之得交其從父明經三雲三雲故多學克紹曾大父寒村先生大父南谿先生兩世之傳遊于京師京師人士交口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譽之會歸省之暇攜余登二老閣徧攬遺籍至錢氏在茲集喟然曰此外大父在茲先生所集先代文獻也因讀錢氏譜爲之斂衽起立正容觀竟日錢氏世居城東芍藥址自臨江守以孝行起家忠介公兄弟相繼徇國爲舊家冠冕入我朝代有聞人恂恂道素自厲教授里中全太史謝山先生每稱甬上族望必首屈錢氏於平盛矣哉余旣交三雲則登堂拜太君且熟聞鄭氏競賢太君三雲復時時爲余道說太君之行事太君之歸鄭氏逮事舅姑得其權相夫子恭而有禮御妾媵以和推

心接物一于慈仁家奴張卒撫其子如子即淡園之尊甫也然亦早卒而太君子六人存者惟三雲一人蓋往往盡然以悲當是時三雲孤弱太君獨持門戶者二十一年延師課三雲勛以力學進取比三雲學成交游日盛以選貢入四庫館行且搏風直上太君康強矍鑠屯銷蹇去膺茲老福又未嘗不欣然而笑也先是大君之伯氏式南君七十余賦詩爲壽頗述錢氏淵源忠孝及吾家與錢氏累世相承之緒蓋吾八世祖靖江公夫人爲錢方伯公女而太君實方伯七世孫戚好甚篤兩家子弟不能通知前人事日以闊疏今余幸得攬錢氏系牒

瞻臺文集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聞舊德展親串之誼又深佩太君幼躬燾後茂著賢聲嘉三雲之守身事親無慚母教也于太君七十開謙之辰余適在秀州輒述此郵寄以佐舉觴

仇竹窗明經六十敘

嘉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老友仇竹窗先生六十初度賓親謀醪金爲製屏障竹窗笑謝卻之謂子弟曰徒瀾乃公何爲也余自清溪歸竹窗先已就余卜鄰詩酒過從無虛日竹窗詩酒之友范孝廉莪亭周明經鐵山及

余莪亭不能飲然吾數人者同飲莪亭必借莪亭不輕從人飲與吾數人者偕則持空杯而欣然有飲意也莪亭篤行爲詩和平敦厚鐵山豪士往往成跌宕感激之音竹窗有酒則豪無酒則否每被酒縱談古今如泉湧風發不可遏抑醒便頽然而止所爲詩纏綿宛轉善于言情頗與其人不甚相肖蓋竹窗故深于情者情有所難堪則藉酒以抒其抑塞磊落之氣酒酣氣益振狂歌叫號用自消其魂礪知其中有所託也余之家居所與商榷可否者惟此三君三君之詩不同其于余詩亦各

瞻臺文集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同然交相善也此非吾數人者之有所阿吾數人者之詩皆出于情之所不能已出于情者不必其似而其言要非可以僞爲故交相善也竹窗爲人稱情而出真率不文雖子弟在側不立崖岸人皆樂與之暱至其酒後放言揮斥淋漓不復隱忍亦多怨畏之者以友朋爲性命和光同塵不輕絕俗顧其胸中之界甚辨無所不與游而心知之契不數人即非心知亦全終始之誼無隙末者故竹窗座客常滿也昔昌黎論交道之衰謂平居示生死不相背負之人臨小利害便反眼若不相識

此語古今同慨竹窗無之吾數人者皆無之故吾數人者之交最善也竹窗盛年失偶終身不再娶此人所難能者吾故知其爲深于情而其隨俗圓融時或嬉笑怒罵要皆情之所激而皮相者乃多失其真也莪亭去年竟作古人詩酒之舊又弱一个余又多在客鐵山與竹窗家相隔稍遠人生少百年者相思披衣得閒便聚雖秉燭夜遊豈有厭時乎于其攬揆之辰輒序生平之誼以進竹窗笑曰子知我者盍書以贈我爰授其子寫爲侑觴之獻

瞻雲堂文集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姑母董夫人七十敘

鈞早失父蔭先府君同氣之親陳氏姑則不及見叔父往齋君卒去今亦且十年惟姑母康強無恙每于負米歸省之暇過其家談說往舊敘天倫之樂蓋如見吾先府君焉姑母于先府君爲幼妹先祖贈刑部公尤所愛憐其在室也事親從兄一于婉順女紅中饋諸事不戒以習相攸以歸于董則歲貢生待次州學正蓼存公之介婦太學生功修君之繼室也太學前妻朱遺子女各一才一二齡姑母翼而長之不異已出太學幼失母奉

庶母慈已者爲母姑母事之克盡禮其于太學必敬必戒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也太學承先人之業家素封姑母持內政一以儉勤爲本給使令者未嘗乏人往往以身先之所生五子一女爲之昏娶而其于前氏子女儀文獨隆余妻董安人卽太學兄女故余知董氏家庭瑣屑事爲詳董氏數內行必以姑母爲首稱五十年來宗婦之言蓋無間也太學不善治生家中落又連歲喪子存者惟第四以下三人姑母安之境逆心夷未嘗戚戚以憂太學慈母之卒姑母亦老矣佐太學治喪葬必使無憾乃已秉誌秉誥秉記諸內弟傭書服賈漸能以力養親而太學卽世已數年姑母每以諸子養不逮父爲憾故受子婦之奉必從其減諸子烏烏之私且無以自將也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姑母年將開八秩于是先期郵書于余乞言侑觴世之爲親壽者率借顯官通士署名屏障用爲宗族交游光寵秉誌等獨拳拳于余則以至親無所文飾惟余言能不失實且亦姑母所樂聞者是在諸子亦可謂能養厥志者矣婦人之義非常事不書姑母安貞異順以厚載福之本雖古之稱善婦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無以加之天釐女士誕膺祉福從此老壽無害備大順之總名而鈞以猶子之誼時得承奉言笑永念先人家門善慶正未有艾行將操筆以從屢書不一書也是爲序

張丈岱基八十敘

余教授蛟川商榷文字之暇屈指蛟川近日耆舊則僉稱張岱基先生歸而與周明經鐵山談次偶及鐵山曰先生吾姑之夫也我知之爰詢其詳則曰先生蓋質行儒者好讀書獨觀大略不屑屑治章句其於古聖人賢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言身體而力行之期必歸於倫要操行醇實擇然後蹈也與人交洞見肝膈其接人也色溫而辭和遇事持重得大體鄉里中有忿爭先生片言立解蓋其所蓄積孚於人者舊矣先生同祖兄弟七人皆以儒術自檢飭爲諸生或貢禮部咸有聲家既繁重則析箸食生產且漸耗先生乃至舌耕自給顧安之若素然者其處亨也無倖倖之色卽在困亦無戚戚之容矣又言先生行年今已八十步履健甚顏腴澤精神大於其身春秋佳日興復不淺經邱尋壑勝具每兼之有子三人長君最

英挺爲名諸生人方期以遠到而中道徂殞仲李謀養亟乃棄書學賈賈稍稍得贏利然皆稟訓在庭篤實謹厚市井狡詐之習絕不省也久而人咸信之家隆隆然有起色矣先生含飴弄孫優游林泉蔗境以漸椒味在回宜蛟川近日數耆舊未有出先生右者也鐵山吾老友又爲昏姻其言信用是余每心儀先生他日鐵山過余言先生於月之某日將開九秩親賓謀舉觴爲壽蓋文之吾嘗聞之董生壽之爲言讐也倫類至曠莫不各讐其所生生而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矣論語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仁者氣純體厚有致壽之本天故以是讐之先生質仁秉義內外口口其自處也已全乎壽之理是故每食不必觀本草也不必服五石散以開滌神情也不必作五禽之戲動諸關節以求難老也大宅氣滿不言不辭處置六鑿神君湛然過此以往如莊叟所言大塊佚我以老者百年期願亦分內事耳浩浩焉落落焉與天爲徒而又何容心哉鐵山曰子言善請以質之先生因書以爲酌斗之獻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盧孺人李氏七十敘 爲錢竹汀學士作

往余官京師聞青崖盧君名於其宗人召弓學士典試浙中青崖從兄儀亭出余門下因得備知青崖立身行己之詳思欲交其人癸卯遊天台取道四明一訪青崖之廬意外握手歡然如平生乙巳丁未間家竹初明府聘修鄞志再至甬上青崖盡出其家藏宋元舊志及四明人詩文寫本與其商榷蓋其于志事多益余者余與青崖此時相聚爲久相知爲最深二十餘年中心藏之者至是始盡吐之今年秋令子鹿萃具書及事略以中冬望日爲母夫人七十初度乞余文別青崖五年停雲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落月時縈余抱今知其矍鑠不減當日而夫人年且開八秩齊眉偕老福壽康寧世所罕比是不可以無言也夫人姓李氏孝廉祇齋之女幼而明惠女紅中饋不戒以習孝廉絕愛憐之不肯與凡子相攸以歸青崖是時二門皆貴盛家素封給使令者趾錯于庭也而夫人事舅姑抑搔扶持盥櫛澣濯烹飪諸瑣屑事必躬必親靡怠靡忒舅姑安焉遇家姻恭而有禮先後之間怡怡如也舅姑沒襄大事必盡誠祭祀必式于禮青崖治科舉業夫人篝燈佐讀往往至夜分青崖試不偶踰躓場屋

者數十年願其平生獨喜聚書抱經樓所藏幾與范氏天一閣埒已而以例策名薇署夫人從容言曰章綬雖榮如何讀書之樂君年尙富科名豈嫌晚遇耶青崖用是不赴選一意攻苦焚膏繼晷至寢食都廢久之兩目失明猶令子弟侍側讀據觚而聽之蓋青崖不得志于功名之路者天限之而其學之克底于成者則夫人左右有力焉夫人七子長鹿萃嘗仕西粵佐郡治縣並有聲諸子皆能克家稱象賢孫十六人曾孫三人家門之盛駸駸未有艾也余惟婦人行不出閨門南山之詩言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蓋常德止此爾常德者載福之基也自來稱善婦者必以相夫教子爲言觀于夫與子而其爲之妻爲之母者可知故婦人之行不必其自有所表見也婦人而有所表見不幸也天以變者成婦名而以常者成婦德常德者庸德也庸德之行其至也聖人莫能加焉天之于夫人亦厚矣相夫教子夫人之所以承天者爲不誣矣魯頌閔宮之篇曰令妻壽母夫人有焉於乎休哉余計青崖年齒後夫人二歲他日渡江晉祝藉爲四明雪竇之遊操筆墨從事夫人得天之厚

以膺老福于無窮者行將牽連不一書也用答嗣君之意郵寄此文于設悅之辰侑一觴且質之青崖以爲何如是爲敘

瞻衮堂文集卷五

書後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書國朝四明詩鈔後呈阮閣學芸臺先生

舊有四明詩萃之錄起漢大里黃公訖於有明之季得作者一千五百有奇仕兩朝者從其終事之世如虞祕監之錄於唐戴教授之錄於元是也其或仗首山之節不肯屈身異代則雖布衣亦進之如皇甫東生楊隱君之錄於宋是也自明代前並用此例至於我朝定字貞

元之際豈無畸人佚士然恭逢堯舜普天率土同歸覆載雖或抱微尚卻聘辭榮終不能自外於聖世之民也故所錄稍變前例自非前代故官及曾登科第者既入本朝悉爲采入順治至乾隆百五十年之間凡得作者四百九十人藏之篋行將待有力者付剞劂而傳之會閣學儀徵阮公視學至有國朝兩浙詩之選以四明詩屬鈞纂輯謹就向所錄本重加裁訂以獻本意網羅散失存人存詩爲鄉邦文獻之助今使者有此舉則鈞詩萃之錄可盡明而止也鄉先生之作載在兩浙賢於一

郡爲當代大人先生所收其視一窮老諸生表章之力奚啻倍蓰哉

書汪氏雙節詩文後

乾隆丙申之冬余識蕭山汪君龍莊於平湖令署前一年龍莊成進士其繼母王氏卽於是春三月卒時距生母徐氏之卒已十三年距其父淇縣典史之卒則三十有七年矣先是浙大吏以兩節母事請旌於朝爲建坊大義村曰雙節入節孝祠春秋歲祀如禮龍莊則重繭扶服徧干當代之名能文章者積十餘年得志表傳記

瞻衮堂文集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雜文詩詞垂千百首將編次鈔板以壽諸世於是兩節母之名口傳耳熟以辨者幾半天下嗚呼可謂盛矣顧余竊獨有感焉當龍莊之十一齡而孤也祖母老貧不繼爨火多家難爰爰有不能其保其孤之勢苟得延千鈞一髮於係絕復屬之際可以告無罪於死者已萬幸而何暇及沒世名卽今名信稱於沒世矣顧當龍莊之舉於鄉也生母徐不及見其貢於禮部也繼母王可見而亦終不及見其他則又何望區區寂寞身後之名其得償畢生之荼苦者幾何哉龍莊曰尊養之望絕矣

其尙得自致於吾母者止此而忍已乎乞言之志有要諸沒齒耳殆孝子萬不遂而幸一盡之苦心也嗟乎天下而有無父母之人也天下而無無父母之人有不聞之聲淚同盡者罕矣余鮮民也倚兩母成長與龍莊同顧才知下凡龍莊之所得效於母者百無一能此余所以手雙節堂集哽咽而不能竟讀者也悲夫

書鄭誠齋先生贈績溪方道坤手蹟後

右先師鄭子己亥年書贈新安方君體道坤者去今年先師厭世亦已五年矣道坤頃來甬上出示鈞手澤

瞻衮堂文集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新哲人已萎爲之泫然出涕憶鈞十八歲時先師教授紫陽書院執經從行前後凡五年粗識爲學之路貧不能養母已乃東西走爲負米計少孤失學甫學矣旋復放廢今三十有八無一端足自信而道坤與余同學於先師不相見者十五六年乃所造已卓然觀其人讀其詩若文皆不媿鄭門弟子既敬之畏之又自念學之無成竊自傷也先師既棄及門鈞方皇皇不知所事而道坤乃復得朱先生以爲依歸觀先生跋語所以期勉之者甚厚昔先師嘗爲鈞言大興兩朱先生竹君先生

嘗侍其言論古之學者也已歸道山石君先生方爲兩浙學使者謂可旅進請業而以先恭人之喪不獲試嗟乎當世賢人君子指不多屈得一觀止固有數存其間耶此冊又有北平翁先生及婁東李君兩跋翁先生精金石文字李君爲錢竹汀先生高弟亦深於說文者道坤集師友之益不懈益虔其進正未有已視鈞之瓠落樽散賢不肖爲何如其幸不幸又何如也

書陳恭潔公甲申三月十九日遺囑後

恭潔陳公遺囑手摺在范孝廉永祺家函書遺囑二字

瞻雲堂文集 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囑云殉難之官不應口言家事但我年五十六尙無子承繼事以家庭之理論自屬嫡姪久樞但久樞係長兄長子別無餘弟不能專爲我後毛家外甥係胞妹之子第三甥小官向有成說劉星符第二子武官係妻兄弟之子亦曾議及恨我去年赴京時不早定此計今遺命並立三兒兄弟稱呼炤年齒我一生清白無宦囊薄田不多凡在納糧簿內者除賣造父母墳塋并留祀田外餘俱三分均分內久樞一分不論執杖不執杖並與之老母年高惟靠兒姪奉侍他非所及崇禎十七年三月

十九日手書遺囑計一百九十四字除賣造父母墳塋并留祀田外十二字係添乙畢命之際字畫猶疑重不苟如此閱之令人肅然生敬本傳稱城陷良謨方移疾臥邸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或勸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嗣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煤山云云須一言者卽此囑不僅詩也又稱妾時氏年十八良謨逾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良謨百二日耳而列女傳言良謨官京師時年十六納爲側室二歲闖賊陷京師與良謨俱縊紀載互異按全祖望撰神道碑云恭潔崇禎十二年以御史巡按川中再踰年始代還乞假省親歸返命補原官視太倉瀕行獨呼畫師寫照而後發或問之曰此委身而去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恭潔以十二年按蜀三年得代當在十五年納妾當在其時列女傳三載之言是也囑言去年赴京是自太倉回京正寫照時或其時又曾乞假歸未可知也碑稱時氏殉節時已有孕公欲使僕護之南行不可欲遣歸其家不可請先公死恭潔赴京時不卽定承繼事者以時已有

瞻雲堂文集 卷五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孕故若如本傳謂納時去殉難才百三日耳則委身而去之日不早定繼嗣乃猶納妾俟生子耶公之嗣子非善類公死後衣短後衣戴笠佩刀策馬馳市中董隱君隆吉見而叱之曰不意恭愍有此奴才遂擊隱君幾斃公蓋早見及此故議立妹之子妻兄弟之子也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子可私後不可私公既有兄繼禰取異姓之子爲子而以久樞爲後可謂義之盡囑言久樞係長兄長子別無餘弟不能專爲我後又言久樞一分田產不論執杖不執杖並與之可謂仁之至恭潔又有

瞻臺文集 卷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月七日札在正命前十日亦在永祺家碑言城陷日作書二函一上太夫人一以與承祧子久樞惜上太夫人書不可得見也恭潔更名是考最召對御筆改史誤南都贈太僕寺卿諡恭愍東江加贈右副都御史諡忠貞恭潔則世祖章皇帝所賜諡也祠在城北娑羅園時氏燕人列女傳以爲揚州人誤

書學使者試優行生員策問後

六經聖人之文也尙書春秋史家之濫觴史亦文也古不能離經史而二之而謂文章與經學殊乎作者之謂

聖六經之文是也賢爲聖譯所以昌明六經之指則漢以來經師之文是也詩者六經之一亦文也昌黎稱李杜文章光燄萬丈卽是李杜之詩故詩文一出漢之儒林賈董匡劉皆以文傳其實卽傳經之人言聖人之言故曰儒彙六經之言而記其傳之之人則曰儒林而已其別以文苑立名此後人不講之過六經之外曷嘗有文經學之外曷嘗有人乎漢之大儒馬鄭諸人通眾經者也鄭氏文箋注外偶有存者與賈董匡劉無以異也兩漢經學之盛文章之盛也韓愈氏自謂其文沈潛訓

瞻臺文集 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詰反復句讀亦愈文所以爲唐之盛也此後能者代興其足流傳無窮者必皆原本六經支流雖別淵源則同然而世每歧視則以學者智力短淺治其流罕治其本習譌承舛不復振起此文章之敝由於荒經者矣聖治隆古大雅間作並世之賢有休寧戴氏大興兩朱先生咸以經學首倡文章稱盛海內承學之士漸知向方比歲以來人材輩出踵漢軼唐實惟數君子爲之先路讀使者策問夫亦可以奮然興乎

書范莪亭明人墨蹟冊子後

范君莪亭博奇嗜古精於識別其所藏東坡山谷楞寮松雪墨蹟並世間不多見之物而明代手筆爲尤盛往嘗專取尺牘裝成十六冊爲序錄疏其人爵里行誼瑞金羅孝廉有高既序之孝廉每與余譚次偶及未嘗不歎莪亭之奇也戊戌夏中莪亭復取舊藏宋仲溫以下五六十人詩文雜彙別爲十冊出以示余書品精絕各體備具有明一代能書者大半在焉覽觀竟日斂衽無間吾甬上稱文獻邦范氏尤爲世家其先司馬東明公網羅載籍富於海內數百年至今未衰今莪亭所收比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之藏書當不後天一閣矣一家之中後先輝映取重藝林不已奇乎余聞禾中錢閣學籀石武林梁侍講山舟輯明人法書甚具而新建熊學士鶴橋專購漢晉以來石搨善本羅君嘗言熊先生官奉所入僅足供裝池之資出都時其未裱者尙可盈車世故有好奇如莪亭者惜不得其聚一方恣觀其所未見也

書屠罕涯知人錄後

瑞金羅孝廉壘三有道之士也友吳門彭允初而願爲僧允初不自爲僧而欲人之爲僧豈以僧爲不美者舍

至美之道不以奉己而與其友非人情不可近初余知壘三於吾師秀水鄭誠齋先生已而壘三用允初說棄其室家將之天台於剡中爲當途所稽遇邵君雙橋而反於鄞主雙橋家交其塾師屠罕涯罕涯則請爲弟子其後與象山倪韭山及余數過從彼此定交而壘三乃不復言爲僧壘三蓋遭家難不得已作汗漫遊與余譚及家庭間事未嘗不流涕嗚咽也今年正月余有廣信之行與壘三別促其歸侍膝下是時壘三發願往南海禮大士求慈悲哀憫故未果也又兩月余自廣信歸則壘三以憂去又月餘罕涯持壘三書示余則已入洞庭矣嗟乎壘三之去也罕涯送之至吳門期以終喪或再來此其所以忍死而報先人於地下者遇則加膏澤於民不遇則發憤於文章以自見而允初乃必欲推挽之使至此極也壘三之去罕涯命工人爲寫照而藏之今更以其所緘留前後與友人往還書並詩若文都爲一冊而以自致壘三書彙附焉取禮記事親知人之義名之曰知人錄蓋拳拳於壘三而冀其翻然易慮其用心爲甚昔雖壘三此時爲僧與否尙未可知然而奔喪之

瞻泰堂文集 卷五

九 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禮則已廢矣奔喪之禮廢則已不復自以爲子不自以爲子則亦不復自以爲人其爲僧決然無疑也余之初遇臺三也書其年來踪跡以告誠齋先生先生復書於鈞其略云羅孝廉吾黨不易得之奇士奈何欲逃於禪耶其何所激而作此想耶孝廉志在千古當爲聖人之徒折而入於空門無論其他舉祖宗之緒業委而棄之此可得爲孝乎父母不得而子之則人倫中無一倫得而收之矣以志在千古之人而一至於此此豈真孝廉之迷謬惑溺如中風病狂者之所爲耶必其中有所大不得已者凡天下之真奇才與真愛才者聞之當爲之同聲一哭況僕與孝廉有舊心識其人以爲可屬大任忽得此信老懷何能已已昔陽明先生少志功業旣得罪遁而入於禪久之乃悟聖賢真諦遂紹絕學爲儒宗豐功偉略震耀今古後儒皆之曾無耗於日月之明也孝廉之才文武兼資果能斂其才氣於人倫日用間求實在立腳處卽陽明何不可爲用行舍藏處此身綽有餘地奈何自棄於聖賢而甘爲異端之歸耶孝廉吾黨中有數人物不可爲異端取之而去故不憚爲足下繁

言之如孝廉猶在明州幸微以吾意語之孝廉善人當不以盡言爲強聒也如在明州度歲明春足下能偕之來及僕於未死前得一見奇士亦勝事耳余持先生書示臺三臺三執書以泣不自勝以供其私室所奉大士前禮拜凡十餘日別錄彙本乃遺余原書禾中之行以余謀食故不果遂至於此悲夫

余交臺三在乙未此文作於丙申五月後余客會稽遂不復聞臺三狀歲暮在平湖遇汪龍莊知臺三已返明州其尊甫尙無恙前此乃怨家謔言臺三不深祭發憤出世耳余不日旋里當爲臺三大慶慰疾促其歸侍膝下也十二月廿有一日寓禾中書帶草堂記

書古樸山房集後

古樸山房在吳山麓黃句湖孝廉讀書其中因以名集句湖之家吳山百年而遙門前有樸樹扶疏垂蔭情風穆然集中閒居詩所謂秋聲先到戶老樹不知年者也又嘗聞其先公有言少時此樹才及肩偶灌溉之遂乃參天蔽日大約百餘年物喬木與故家相爲映炤者矣

句湖爲朱君青湖高第弟子早從朱君受詩嘉慶初余以徵書至武林時朱君同被徵數相過從因識句湖知句湖之能爲詩今讀其集往往情餘於文而尤用心於倫理之際仁人其言藹如不僅僅刻雕眾形侈藻繪用博時譽而已是真能得朱君之教者余衰病久棄筆墨於句湖之詩有動於中故知內心之言足感人矣句湖授書會稽於他日赴武林維舟訪句湖於山陰道上尊酒細論當作竟日談而先以此意書其集尾

書鄭節婦傳後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蔣樗菴氏所作慈谿鄭節婦張氏傳文直事核可徵信余與鄭有姻節婦卒之前一歲嘗館於鄭聞節婦行爲審鄭故舊族有先世遺產足自給節婦嫁時莊又甚盛視窮室寡婦流離困苦謀仰事俯畜者處境差易而其彌縫維持茹痛忍死則所遇亦更有難焉者蓋自節婦舅避事吳中晚橋君奔走救父以憂勞咯血亡也家多難諸費叢集岌岌乎其危之矣節婦勉持大義守門戶反制淚怡色慰譬其姑舅沒請於姑迎舅吳中別置側室及其子女終節婦之身不使別居異財此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又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節婦以婦代終子職周旋庶孽間不欲留憾於舅以成夫之孝以寧老姑之心於乎難哉與姑相倚爲命者二十餘年而長婦賢孝之語得出自其姑之口於乎亦賢矣哉節婦既卒姑哭之過時而哀不兩年姑亦旋卒吾恐節婦不忘舅姑與不忍死其夫之心且沒而猶視也孝哉孤子勦哀毀骨立視無人色乞言顯其親余則以爲節婦之用心有非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可盡者蔣氏傳已詳之勦勉之而已讀書明義無忘賢母之志是則勦之所以顯其親而余之所以書者

書家乘墓祭後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不墓祭墓祭禮之變乎孔子之告曾子言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向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謂夫不得祭於家而後之墓者也禮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祭者吉禮故不得舍廟而之墓矣傳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是也粵自漢世移宗廟之禮於陵墓上冢廬墓習以成俗洎乎唐

代尤重拜掃相沿至今其去古人送形迎精之意遠矣
余家墳墓多在邑之西山自宗正公以來一十八世世
修其祀歲率五六至竊以謂周禮族葬之法既廢將使
手植猶寄樵牧不侵雖年代殊往無嗟淪滅者於此猶
有賴焉其亦庶幾亡於禮之禮與故與夫時祭類而志之
題詞

孫後齋廣文經義題詞

粵稽經義所以明經唐疏實詳自宋紛更語錄講解循
迹附聲及其弊也時文以興彼時文者古無此體能者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之尚由則軌大雅淪喪孰究伊始屢遷愈失莫可殫
紀乃有場屋揣摩之文士不說學渺見陋聞公然剽賊
以爲火薪以腐爲奇以漓爲淳咨余迂闊喜說往舊枘
方鑿圓買用不售庶幾改諸細腰廣袖式觀市門心焉
內疚先生曰然時咸有初古文時文異術同塗仁耕義
耨經訓菑畚勉子之力翼子以趨授余翼篇示余新製
援古衡今波瀾莫二既重且固亦閱而肆奕奕斯文載
道之器曰余輒弱猶見典刑先民有作是訓是程蓬山
茲行庶慰平生何理不諮何懷不傾鬱鬱斯松菁菁斯

竹竹心則虛松膏可燭冬柯長青春枝載馥我儀圖之
景行芳躅臺山韭山其言足傳余也匪茹繼筆於篇前
邪後許激流回湍我思古人喟然以歎

梅屋讀書圖跋

右圖崑山王椒畦孝廉爲華亭張進士子白作梅屋者
子白舊有老屋數間屋前梅九本其先人補植者二子
日補植者又二每花時讀書其中怡然樂也自計偕北
行至成進士往往奔走衣食於外中遭太夫人喪賣屋
治葬所謂讀書梅屋者已屬之不知誰何之人矣屋去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圖存在朝在野之士猶詠歌之使天下想見子白之梅
子白之屋子白讀書之處故知物在天壤如雲車風馬
去來無定未若文章之能不朽也子白天才俊逸詩文
跌宕如其人名山之藏日益以富此十三樹梅者雖轉
落他人手或者得附此圖以傳於無窮也乎往朱竹君
學士視學江南於豐山得宋杜先生手植梅作梅亭
其側而文之其梅至七百年後始顯而吾鄉林處士種
梅孤山所種已無一在然至今婦孺無不知者余於子
白蓋又將信之矣

桂舫跋

桂舫在西湖曲故張氏半舫別業吾友周君竹厓居之
易今名室深兩楹左右皆置榻布窗庭前兩桂樹間以
竹石地不滿數弓而幽古多山林之色竹厓嘯歌其中
欣然自怡無何以補景山教習北上每宴坐寂照未嘗
不憶桂舫也倪明經韭山善畫阮明府寶巖善書與竹
厓同在客於是韭山寫圖寶巖題之諸與竹厓遊者咸
賦詩今年三月竹厓南歸屬余題竹厓少力學刻苦讀
書而所居湫隘近市井每賓朋在座則街談巷語嘈雜
之聲與為應答意殊苦之自乙酉以選士遊京師奔走
衣食於四方繼遭內外艱船舫背手卷不輟境彌困
學彌勤矣辛丑始售舊宅遷此簡書有期不遑寧息今
且需次為縣令其得居桂舫者曾未及歲余竊怪世之
逸樂富厚擅園林之勝者往往不知學好學如吾竹厓
積數十年謀此容膝之地而席未暇暖何也竹厓薄於
榮利吾知其必不如當世逐逐者之所為第出所學以
效於治足自表見蘊蓄則小山叢桂之約且將為竹厓
賦歸隱篇耳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陶陶室贈言集跋

陶陶室贈言集一卷孫君蘭皋衷次友人題詠之作也
蘭皋作此室星紀一周鐵山樵為作銘余既為賦詩又
題楹帖一時與蘭皋遊者皆有所作體非一製義可兼
取彙而存之亦少陵今舊雨之感也蘭皋席先人餘蔭
取足衣食無所求於世顧絕無少年執袴之習喜與一
二素心人飲酒賦詩醉便陶然有自得之樂此其全於
天者為多世俗聲色狗馬之好胥不足以亂之是可嘉
也蘭皋又取少陵詩語名其樓曰養拙延余子治為館
師故余於蘭皋近日踪跡為更密也同人有所為養拙樓
作者不別為集附錄陶陶室贈言後

瞻泰堂文集 卷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瞻泰堂文集卷五

瞻衮堂文集卷六

鄞縣袁 鈞秉國撰

記

二老堂記

二老堂者余同年鄭書常勳祀其高祖王父高州守寒村先生與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者也檢討曷為祀於書常之家以武林重逢鄭高州詩也孰令為之今浙江巡撫吾師儀徵阮先生也書常嘗持檢討詩墨蹟請阮先生題先生既和詩又為書二老堂扁而湖南按察使

瞻衮堂文集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無錫秦先生時官浙江為書楹帖兼許作記於是書常復取詩中別久重逢之意為二老重逢圖與前詩並刻石置此堂也今年春余過半江訪書常登堂瞻拜二老書常謂堂不可無記秦先生方遠宦其許記至今未至當是少暇日爾吾子盍為之鄭氏之在半江舊以二老閣名蓋寒村先生建奉其父副使秦川餘姚黃梨洲二先生者歲春秋仲丁並祀於閣以寒村先生祠今二老堂祀高州檢討則宜以五嶽游人耐游人即檢討詩中所稱後來領袖歸才子者書常之曾祖王父也二老詩

名康熙中並盛於天下而流派迥異高州初亦喜為詩

如檢討後乃專學定山任心揮灑務極自然故全吉士

續甬上耆舊詩特立寒村詩弟子一門用記支別檢討

贈詩獨舉淺水無橋驅馬過曉星如月照人行蓋深許

高州盛年之作以為正宗非許其學菜肚老人也檢討

論詩專主盛唐而以少陵為宗其意頗似不滿山谷然

余讀檢討集至晚年作亦多雜入山谷者故知通人變

化流易往往而然不特寒村先生之學菜肚老人全是

硬語也書常追遠念舊久且益虔君子之澤五世未衰

瞻衮堂文集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深可嘉尚而阮先生秦先生並以大吏好表章茲士先哲於禾中建曝書亭輯竹垞小志復令書常為此堂親書聯額儒雅風流照映當代洵一時佳話也聞秦先生近已引疾將歸里書常倘買舟往無錫訪先生於九龍山下為言頭白門生近且多病一切廢棄惟筆墨緣尙未盡廢耳欲申前請即以余此文為嚆矢焉可矣

吳山雅集第二圖記

嘉慶三年夏六月二十七日鈞與程君易疇錢君晦之陳君仲魚胡君雒君邵君懷粹會於鄭君書常之吳山

寓齋是日書常生朝也談讌終日題名石壁而散吾七人同以元年制科被徵易疇齒最長往在新安曾共遊處不相見者且三十年以赴其師汪中丞葬不遠千里而至寓於中丞豐樂橋之里第晦之雒君並浙江方伯今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客仲魚懷粹書常及鈞則先生所舉士其時先生方修史籍攷羣居布政司署之兌麗軒書常以秋試近辭去寓吳山也會之明日仲魚屬禾人王沛堂爲七人各貌小身奚鐵生補圖曰吳山雅集已而書常又令雲間畫師別作此圖是吳山雅集第一圖也圖中交手立者仲魚然鬚微笑者雒君手左指似與雒君有言者易疇攜行看子前行卻顧者懷粹憑石几觀書者晦之倚石几側立者爲書常與晦之並坐舉筆似欲書者鈞也眉宇飛動顧盼灑落朋友之樂可謂盛矣易疇尋歸新安其明年春懷粹化去及秋蘇潭先生遷撫粵西諸君皆各乖分此後蹤跡卽偶然合并蓋不能若向者之具矣嗟乎人生聚散如搏沙放手卽空將欲留勝賞於異日攬陳迹而不遺斯圖之存蓋千里如一室焉書常曰子盍記之因略敘緣起如右易疇

曠齋文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瑤田歛人曾爲嘉定教諭晦之名大昭嘉定人仲魚名鱣海寧人是歲之秋又中鄉舉雒君名虔桐城人懷粹名志純仁和人書常名勳慈谿人

擬鮎埼亭記 學使者觀風題

鮎埼亭者古斥埃之亭也在奉化南五十里鮎埼山漢地理志鄞有鮎埼亭是也越語句踐之地東至於鄞韋昭注以爲今之鄞縣而後漢書注云鄞故城在鄞縣東今奉化象山漢鄞地以此時地理推之乃在奉化境矣奉化連亘四明巖岫盤互谿嶺重複實浙東巖邑前代

曠齋文集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於鮎埼設巡檢司以資防禦亦要地也自我朝定宇德威遐布海隅蒼生罔不沾被醲化民不知兵者百五六十年一切陳烽故壘銷磨剗削蕩爲夷庚於是亭之故址與當日設官之所卽父老都不能確指其處蓋天下之太平也久矣夫鮎埼之名遠自漢代以埼多鮎名因鮎埼名山又因之以名亭亦四明掌故之一也其可徵者一見於師古漢書注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腹中埼曲岸一見於說文解字所引漢律會稽郡獻鮎醬三斗此卽鮎埼之鮎矣至其別種則有蟹

之附於螺者陳藏器志段成式雜俎所云寄居蟲一螺一螺有解之附於蠟者海物異名記所云蠟奴有大螺之中包小螺者郭璞江賦所云環鮪腹蠟南越志北戶錄所云環鮪腹中有蠟子如榆莢合體共生者皆是也若夫以埼名地則尖埼埼頭皆在明境蓋亦並以曲岸得名云

啟孤廟記

啟孤廟者宋忠臣袁公廟也謹按忠義錄公諱鏞字天與寧波鄞人尚氣節登咸淳七年進士以憂家居德祐

瞻表堂文集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年三月九日元游騎駐資教寺公先與守土臣趙孟傳謝昌元約共死國至是孟傳昌元給公先往期繼以精銳公往責以大義且言勤王師日至敵猶豫未決明日元兵大集孟傳昌元迎降慈谿公失援挺身戰自辰至酉力屈爲所禽脅降不從縱火焚之且死罵不絕口其日家人方上冢西山回舟次鼈山聞公遇害悉驚悼赴水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甫六歲以僕護持得免鄉之人壯其節惜其死志不得申而憫其孤之幼且弱也爲立廟曰啟孤其後譌啟爲棄而以神爲張俊說者

謂俊之棄孤城而逃也棄孤城者何以祀之且俊之不足祀卽張循王廟志乘尙以爲在當毀之列更傳會之而增立別廟可乎已又譌孤爲姑而以神爲天仙天仙何神耶夫大禹廟之譌爲謝女黃公林廟之譌爲黃姑林風朔廟之譌爲風伯數百年卒正其名以公之忠節載在史冊乃因傳襲之譌攷之不詳至易而祀不知誰何之神又可乎廟在西山潘舉口榱棟彫剝四壁不蔽風雨而神像獨完好如新父老言鄉人祀公者凡十八家或多一家則十八家中必有一家亡絕或他徙少一家則有自他方來足其數者公一門授命凡十八人而祠戶適如其數豈非天也乾隆四十四年王君某捐資修廟翰林待詔毛君昇監生范君懋瞻實董其事從卜人言遷之去原廟十餘弓旣成以鈞爲公後人詢廟始末謹述舊聞遺之

重建瞻表堂記

自先祖宗正公由江西南昌來宅於鄞十七傳至我先大夫咸以讀書仕宦矜名節見於當世爲甬上三袁氏之一歲時伏臘冠昏喪祀有堂曰瞻表歲久崩圯乾隆

瞻表堂文集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二年先大夫持服家居爰召族人告之曰堂以聚
換台離俾以時展事是誠不可以廢不即不圖罰其在
予莞莞予在疚方寸迷亂請待之既服闋趨朝告行於
祖復申彙約簡書有期未肇厥功其明年先大夫卒於
京師鈞時才十歲侍兩母家居從兄光銅實從遺令曰
瞻衮堂宜建也汝弟長其成吾志矣兩母每為鈞稱光
鎬所聞先大夫語鈞泣受命志之不敢忘其後鈞出負
米兩母勤十指餬口修脯所入命儲蓄久之得錢二十
萬以四十二年七月丙子庀材鳩工十月辛酉落成謹

瞻衮堂文集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舊記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瞻衮堂在鄞城西
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
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既老得致仕乃名所居之堂曰
瞻衮其子尚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鈞嘗讀宋丞相魏
杞贈提刑公詩有莫忘瞻衮話平生之句分注以為堂
名竊以謂瞻衮之名當不昉於太常尚寶兩府君矣太
常而上代為家嗣守舊居今堂之西去百武垣墉基址
尚存父老相傳為宗正故第者是也尚寶始營新宅於
東田為廳堂廂廡若干楹東田者田在舊居之東因田

以為基則今之堂之基也其亦名瞻衮者示不忘也亦
猶太常之志也太常之堂因舊居而為之尚寶之堂因
舊居而名之其義一也曩者舊居墟矣新宅亦毀焉諸
父兄弟浸遠浸疏等於路人先世締造艱難幾不能舉
其端末其尚克講於周禮族聯之法乎於乎此先大夫
所以不忍堂之終毀而思改作以將其敬宗收族之意
拳拳而不能自己者也鈞以不天幼傾父蔭兩母削衣
貶食積十有八年為先大夫了此事今兩母老矣鈞亦
冠且娶矣貧賤有道之世墮晦前人光登斯堂也百感
交集因念先人付託之重執筆書此不自知流涕之被
面也

瞻衮堂文集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建六賢祠記 為山陰令金君作

六賢祠在城南偏康熙中學使者襄東王公按試紹興
檄知府三韓胡君建以祀明季死節諸賢餘姚得二人
曰忠端黃公恭愍施公上虞得一人曰文貞倪公山陰
得三人曰文忠周公忠介劉公忠敏祁公即文貞郡中
別墅故墟為之面山俯流地夷境闢自創始以來到於
今百年日就傾廢無任修葺之事者椽棟剝蝕牆壁莓

落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大學士梁公嘗貽書邑中諸縉紳謀復其舊數年矣某承乏山陰諸縉紳爲余言余以此守土之責且六賢其三人者皆山陰余固宜任之顧一人之力不足以勝則請從諸君後僉曰諾邑中人士懼怵鼓躍不戒恐後一力齊事以四月辛丑經始周月而訖工前堂後寢翼以兩廡繚以周垣規制視昔爲備嘗攬史書太息有明之亡其禍莫甚於逆奄而黃忠端三疏力糾客魏卒被拷掠以死莊烈帝輕信多疑諸賢曾不得久安其位至於事勢旣去乃或一試之卒莫可

瞻雲堂文集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以至於死明欲不亡得乎都城旣陷施恭愍投纆繩斷繼以飲毒倪文貞周文忠皆自磔死所謂君亡與亡劉忠介祁忠敏時已屏退家居而南都之破劉公絕食祁公赴水則國亡與亡也此六君子者學行卓然表著天下方以其進退卜安危而乃與一代之亂亡相爲終始卒之或先或後或出或處視死如歸不渝其節嗚呼豈不偉哉祠旣成諸縉紳屬余記余何能文且舊記已具輒述邑人士慕義之誠百年廢興之迹及余心之所以感者書之以識歲月其經紀及輸金姓氏則刻之碑

陰

此記刻石刪去中一段前後都有更易後越王祠記亦易數十字恐有傳是余作者掩他人之美以爲己有不可也故存原本而識之如此西廬跋

重建越王祠記 爲山陰令金君作

廟於其土之久歷二千有餘歲民到於今不能忘非功德隆茂感人之深何以至此故越人而祠越王祀典此其最先矣按志王祠舊在府署西北二里前之興廢莫得而詳明嘉靖中郡守洪君卽光相寺故墟改作去原

瞻雲堂文集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祠西北又一里許卽今祠歲久廢不治棟宇圯壞垣墉蕩然無存某旣以諸縉紳之力修六賢祠諸縉紳則又以復王祠請於乎此地爲王生聚教訓之所廟食固宜而越人之能崇本始慕義不倦又可嘉也眾工齊事不勞不匱始於四月經夏之季工告訖功前有堂後有寢旁有兩序重門周垣油茶丹堊煥然也像設在堂臣以從王揭虔爰靈肅然也是歲恆陽若祠成之日甘雨載興穀果完實民用大和僉曰惟王之休是不可誣爰刻廟石以紀厥美而繫以詩辭曰

越之有邦維王所造越之有民王養王教王那其居父
擇子愉佃田宅宅睢睢盱王衣王食既兆既億至於
今茲動動植植越水非深越山非久誰能忘王廟土實
守因故作新王之邦人惠我邦人王祀萬年

蕭山義葬記 代袁上舍作

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春秋左氏
傳曰凡葬士踰月古者葬地同處各從其親葬不踰時
國有定制後世形家之術起死生禍福動人聽聞天下
靡然向之有數世未葬者有已葬旋易其地者孤虛旺

瞻臺堂文集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之說熾則親戚不得同其所水火盜賊之患與則骨
肉不得歸於土世道人心日壞罔悟豈不悲夫蕭山濱
江負海故澤國也乾隆四十一年夏五月雨甚山溪之
水匯於江某鄉某塘潰決水則暴至月餘始殺淺葬之
棺隨水蕩擊白骨藁藁故鬼夜泣子孫微弱孰循其本
亦有不祀幽魂荒忽余家山陰僑於錢唐粵以經過盡
焉傷心思收埋施力薄不任嗚呼悲哉人之有生得天
成氣得地成形氣散於穆形同槁壤還所固有乃為歿
寧歿而不寧誰實致此葬求吉兆所以求福福則未至

禍乃至酷庸愚何知為術所惑古人慮此至深且遠是
有以也於是錢唐顧君敬修謀諸友人得錢若干蕭山
來君啟浩捨傳家峙山地為義山陳君世宸蔡君炯而
下凡幾人共輸錢若干咸來助余六月三日余渡江會
布政使淞江徐公視塘至捐俸三百金屬余總其事自
白馬湖口買舟載棺至於城山寺之陰時田禾未割蕭
山之人咸來會葬十百其羣不召自集經始於八月某
日周月而竣計葬四千九百六十三棺棺多敗朽男女
莫辨爰設左右兩壇以別時祭買善田二十畝命寺僧
亮融收其歲入歲以加土寒食中元孟冬則設祭於壇
以享之其始自今魂其尚無餒而是役也通計費錢若
干徐公以當道主之諸君同晉志者仗助之乃得歲事
謹志其端委以見天子仁民掩骼至意方伯能體而行
之而此邦之民又能各以方伯之心為心用以告世之
求富貴利達而不葬其親者知所改悔焉

更定第行記

通判家乘云宗人行第自十二世始以大承祖慶茂宏
德光行之可久嗣世爾昌第名以端厚誠信謙和恭靖

瞻臺堂文集

卷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廉慎明通肅雍顯敬第行雖析派分處未必人人同而識此相承脈絡卽在久遠可一問而知卑尊也鈞按始祖行遷四其時蓋合兄弟而第之今不可攷三世尙書公亦稱千四何也四世提刑公行六三而長興公行萬六兄弟異行此必有誤五世進士公行九二六世教授公行潤一教授公有兄祐孫何行一也七世翰林公行麒三八世太常公行珍四九世尙寶公行宗七十世鴻臚公行應十四十一世靖江公行孟二十四皆合羣從兄弟第之鴻臚公名應驤靖江公名孟思又以名第行也尙書公夫人王氏行九六提刑公夫人倪氏行亞二進士公夫人包氏行四五翰林公夫人楊氏行新三尙寶公夫人邊氏行新四不用其夫之行何也教授公夫人汪氏楊氏汪氏行純八楊氏行蓮五前後異行又何也十二世下始有通族之行然遷徙者眾不能徧及十二世經歷公行端三十九十三世晉江公行厚二十九十四世文學公行誠百二高祖處士公行信一百七十九曾祖贈郎中公行謙一百五十九至祖父以來世愈遠族愈渙行不可第矣間攷唐人詩文集其稱行多不

過五十者蓋三從而止也親盡則等於路人宗異而行亦異今擬準高祖有服之義合三從兄弟而第之通族端厚等字恐多重出不用高祖王父之字以冠諸首自處士公始處士公之高祖字子繹三從兄弟十五人今更稱繹十三曾祖贈郎中公之高祖字守之三從兄弟十六人今更稱守十二大父贈郎中公之高祖字宗清三從兄弟五人舊無行今稱清二先子永北公之高祖字靜懷三從兄弟六人舊無行今稱靜五鈞之高祖字文叔三從兄弟凡十二人鈞行文十一也以後子孫既冠娶則以此第行妻從其夫世世因之

夢遊薛琉璃圖記

東坡之言思曰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余喜誦此二語性又善忘故遇事則發廩廩然二盞蓄水之喻以休其生以葆其和終日兀兀若木石然所處之境不能長寂於是二六時中得少頃之閒愛惜過於他日自余遊新安居萬山中師友素心之外不妄交一客而余之無思遂與性成一晝寢若有所見安瀾澄凝上若壓頂從於巨包一碧四映余於此時天水以

名天穴海揭本無住處如飄斯飛如箭斯激跌坐竟渡
天水彌合有告余者曰此薛琉璃世界也醒卻記之兀
若有失自此夢輒同趣蓋余心之所習也嗟乎由今以
後余之無所用其思也亦明矣弱水三萬里以達蓬萊
投芥舟於弱水則不能以舉蓬萊可到是弱水爲虛位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而地不與焉則天水爲虛器余之
縱浪大化中聽造物者之載沈載浮而又焉用余之思
爲哉或曰上剛下險於卦得乾坎涉非所利也作事謀
始有戒心焉或曰是止水也水之止者爲澤澤下天上

瞻雲堂文集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而應乎乾履虎尾而不噬人也故可涉大川或又曰
琉璃者石也其質也靜而堅亦曰玻璃玻璃者冰之千
年者之所化也增冰爲積水所成水滄至有習坎之象
焉上下皆止水麗澤於卦爲兌兌說也水之性動故止
之止不可終故跌坐以渡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知仁
之合也余曰之數說者皆非也然而余固不能忘於心
因以寓諸圖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朔日記

黑甜鄉記

竹窗居士失其鄉里纍纍迷處所自斷此生溫柔鄉無

緣得入去而遊於醉鄉睡鄉之間二鄉相距密邇一刹
那頃便可到竹窗往來不倦以迄於今且十年許矣一
日以黑甜鄉屬余記黑甜鄉者睡鄉之美者也爲其鄉
中最深處凡遊睡鄉者至此多阻自東坡先生始闢居
之後乃稍稍有人焉夫飲罷無歸醉鄉難久留也空闔
頻夢不如眠去睡鄉差不惡也白璧不可爲苦節亦不
可貞黑甜之味永矣竹窗是之取也有以哉雖然放翁
有言事大如天醉亦休竹窗故溫柔鄉中人失其鄉而
寓於此觀其意不但已醉不肯休睡乃休乎余尙惑焉
竊自念生平落落寡懋二鄉皆不善遊帝鄉不可期白
雲鄉又縹緲難卽五濁世中投足何所行且歸於無何
有之鄉拉我竹窗同往也竹窗欠伸微笑曰子毋誑我
酌我以大觥曰姑飲是

瞻雲堂文集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雲堂文集卷六

鄞縣袁 鈞秉國撰

家乘列傳

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者實之賓也實本也本之不存末將安附故君子知本而勗之詩曰亦祇以異別異也求自別異於庸眾也故曰烈士徇名記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言末也有道則不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末也而進於本矣故曰原泉混混

瞻衮堂文集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吾家自居鄞以來數世爵於朝而行事或失紀若進士鏞檢閱士元太常廷玉尙寶忠徹雖所由各有其至並能守此三端者以顯名當時傳於後世其餘或仕或隱方志家牒所載猶班班也若夫采之學行忠救忠教之孝友應驩之篤於事師大純之爲循吏茂稜之苦節自持譜既不及倫之孝且逸其名之數君者亦庶幾不失其本者非耶茫茫七百餘年之內祇行立名者又可盡知耶余甚悲之謹采次舊聞起自始祖至於先大夫爲傳凡若干篇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後之覽者其求所自處矣乎

子誠失其字南昌人宋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寺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從高宗南渡以大宗正寺丞知臨安府僑於鄞家焉是爲鄞縣始祖

國賢失其字子誠子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知泉州兼南外宗正事

章字君軾國賢子進士授蒙城簿徵監察御史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出爲提點利州刑獄徙成都路遷太常寺

瞻衮堂文集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卿國子祭酒至刑部尙書子四芳罔自有傳文蔚建安簿瑋德安府教授知建陽縣文蔚子景宏進士

采字君載國賢次子隆興元年進士四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論民繩吏皆有科條最後知樂清縣修縣志作世範三篇曰睦親曰處己曰治家刻以教樂清之民馬氏經籍攷載袁氏世範三卷樂清志十卷是也采遷信安仕至監登聞檢院祝禹圭目其行曰廉而近介公而過剛勤而苦節當時以爲實錄

芳失其字章長子知吉州太和縣遷成都路提點刑獄

與魏杞友善太和秩滿入覲杞贈以詩云壯年鼓篋上神京歎息驚人未一鳴白髮尙堪談世事青衫原不墜詩名簿書堆案三年夢風月張帆五夜程去矣飛騰九霄上莫忘瞻衮話平生瞻衮堂名也文節詩傳於人間者絕少李鄴嗣撰甬上耆舊集不載是詩柳莊公所輯家譜有之

岡字仲山章第三子性恬靜卜築城南有林塘之勝嘗一出爲宣城尉調長興不赴同里趙希洽志其墓以謂孟門樂正子之亞也

瞻衮堂文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鏞字天與岡第二子咸淳七年進士除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未行以母憂居廬時宋事日蹙宗室趙孟傳以華文閣直學士兼沿海制置使經略東南鎮明州將作少監奉御謝昌元亦駐明州鏞與二人者友善激二人者戢兵勤王二人者許諾矣德祐二年三月九日元兵壓境遣游騎十八人略地至邑西資教寺趙謝握兵給鏞先刻期以精銳繼鏞往與敵遇首問行在存亡開陳大義具言四方勤王師且日至敵猶豫未決明日兵大集趙謝懼以兵獻於慈谿車廩鏞既失援挺身戰自辰

至酉力屈爲所禽元將脅鏞降鏞罵曰豎子我宋進士也死則死耳元將怒取箕穴其中加鏞頸然箕燎鬚髮且盡復以刃刳之鏞罵不絕口遂遇害是時鏞家人方掃墓西山歸舟次鼈山聞鏞遇害赴水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以僕護持得免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嘗爲詩以哭鏞也詩曰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機槍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聘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爲襄忠烈貫天地游魂爲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初有同姓求家世於鏞請通譜鏞弗許銜之其孫楠修延祐志抑鏞事不書鏞之祖若父五世皆登進士官達楠并削之鏞死時文書譜牒歸猶子天錫孟傳以女妻天錫使湮其蹟自鏞以前家傳多闕也

瞻衮堂文集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澤民名潤祖以字行一字野航鏞側室之子襁褓時母

置之臥車中旁溫以火車覆焚左手五指及半鏞怒出
其母六歲舉家避兵資教寺旁祖庵鏞既死國家人咸
赴水死僕沈蘭出澤民水中藏古冢中食以青糲黑飯
凡五日兵退乃還守閭妾臘蕊利其篋笥復置澤民大
水甕中莊人朱脚出之其後趙謝恥己之賣友也復多
方謀所以滅孤者而竟得全既長不仕家有田一二頃
吏胥日坐門里中無賴子弟屢見侵侮乃出爲鄆縣學
訓導遷慶元路儒學教授凡二十餘年歸教授里中澤
民性簡易善爲詩歌尤工草書年八十二而終著有野

瞻衮堂文集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航集

士元一名寧老字彥章澤民子也澤民疽發背士元吮
之尋愈嗜學至廢寢食時方少也父母憐而禁止之則
端坐默識長益沈博東南學者翕然從之游郡守禮致
郡庠爲五經師六載以御史薦授本縣學教諭調西湖
書院山長改鄆山書院教道大行至正間以翰林國史
院檢閱徵不就士元砥礪名節退隱城西種菊數百本
自號菊村學者稱菊村先生初澤民既遭家難降繼於
再從兄衍士元謂弟無後兄之禮言之官奉澤民歸宗

而已爲衍後衍入元隱居弗仕衍之父曰景安寶祐中
進士景安父提刑公芳也士元嘗著四書五經疑義若
千卷所爲詩有鄆庠東湖月湖書林諸集皆散失孫忠
徹哀其遺亡書林外集凡七卷

琪字廷玉以字行士元長子也至正間嘗游東海補怛
洛伽山僧別古崖見而異之以相人術授焉廷玉盡其
術自言予以色法別人吉凶屢矣然卽是得知其心善
惡爲反覆究端委竦以危言俾轉禍爲福因之格心改
行者甚多廷玉事親孝臨財廉親有疾亟顛天願減己

瞻衮堂文集

卷七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算疾果差性豪曠家徒四壁立晏如也有求相者輒曰
某也忠某也許直決隱微不諱用是人多畏惡之里中
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者不相聞十餘年及其歸
也還金封識宛然也友人以事遷於歿者莫能贖廷玉
收厝歸其母洪武中倦遊葺故居樹前後以柳曰柳莊
鄉之人稱柳莊先生將終焉成祖在藩邸聞其名以書
幣聘三聘而後行至燕成祖賓禮甚寵無何歸成祖卽
位起廷玉於家官太常寺丞賜居第京師及冠服鞍馬
文綺寶鈔帝將建東宮而意有所屬久不決廷玉相仁

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未幾以守先人墳墓乞老遂不起年七十有六卒於家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賜祭葬廷玉知命之終屬纊時怡然如平常著有柳莊詩集

珪字廷圭廷玉之弟士元第二子也五歲讀書即成誦七歲補學官弟子十八以文學舉署蕭山縣學教諭元季板蕩路梗不得至官改署寧海仍前職以父憂歸免喪郡邑交薦不赴洪武中禮聘至京試治道安民論稱旨令認府正及縣正皆辭授茂名簿鄰邑搖賊燒劫粉

瞻雲堂文集 卷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壁寨統戎命珪同邊將剿捕珪慮殃及平民白統戎全活者甚眾坐違式事奪職戍大寧以詩文自娛燕府知其名召爲府紀善永樂改元遷禮科給事中有敢言聲後出判岢嵐州改浙江布政司照磨仍判和州秩滿乞老終於家爲人慈祥至孝自號清白生有清白生集子忠政以父任爲中書舍人

忠教字公安廷玉長子洪武初籍方氏餘軍有怨廷玉者誣爲故軍是時廷玉送弟珪之廣東有司以忠教行逼使指供廷玉且轉相逮捕忠教曰我父故非軍也今

爲怨家所誣復何言雖然父老矣我應代從戎者十餘年所得鈔及糧米積以供親忠教初娶而寡終身不再娶爲人持重寡言笑曹伍皆嚴憚之後運糧至遼海舟覆而死弟忠教徒步齋糧至海上求之哭極哀哀感路人忠教字耕讀諸生父嘗以事就逮即伏闕自陳願以身代其孝友亦天性也忠教有同兄弟行名倫者字子明亦至孝嘗爲母吮癰母歿爲堂以祀出入必告而譜逸其名見宋元僖思存堂記云是德祐忠臣鏞四世孫忠徹字公達一字靜思廷玉第四子生時夢有人持印

瞻雲堂文集 卷七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受之覺而忠徹生有文在舌曰忠廷玉曰是見他日當貴幼警悟讀書過目輒記廷玉游四方忠徹力耕以養母暇則涉獵書史既長究相人術盡其理父不能難也嘗兩至燕邸成祖器之及即位授鴻臚寺序班入謝時以修主德興文教節財用慎刑罰禮大臣明黜陟進說並見嘉內遷尙寶司丞尋改中書舍人帝嘗謂忠徹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士輔導之責其成效遂命儀智陳山等侍宣宗講讀異時帝以皇太子監國多更舊制揭榜午門凡東

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得疾忠徹奏收午門榜以召和從之秩滿復遷尙寶司丞未幾遷少卿句容女子焦某者自稱真武前奉印女膝上有記若印狀帝崇信之居焦靈濟宮服其符藥多暴怒痰壅氣逆至失音中外莫敢諫忠徹奏此實靈濟宮符藥所致此女貌清眼溼左右顧語音雄亮非正人帝怒忠徹固泣諫帝曰袁忠徹道我死便哭內侍馬靈住劉才與都哭引得合宮人哭命曳馬劉杖之忠徹曰上即用藥當問太醫舍正崇邪非臣所知也帝震怒叱忠徹出二十二年帝北征忠徹諫不聽至沙河腹痛殆忠徹奏宜速屏符藥且此去必不利宜班師弗許遣還北京逾月而有榆木川之變忠徹遇事敢言嘗五從北征多所建白正統四年以病乞歸家居二十年卒年八十三所著有自撰年譜鳳池吟彙符臺外彙拙休吟古今識鑿人象大成相書機要等書凡若干卷

忠徹字蘭莊廷玉第五子自幼讀書日數千言受知文廟兩徵至京師時仁宗在東宮欲官之固辭最後文廟驛召以母老不赴忠徹既家居讀書奉母亦善相人中

瞻表堂文集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達官道經四明者無不造謁顧澹泊退遜入城市未嘗具駟從以父兄官京師代總家政善治生遂買田宅爲富人薄於自奉而喜施與早卒葬之日遠近會葬者數千人云

彭字有常一字葵軒建陽令琦五世孫也永樂九年舉人釋褐授絳州同知遷光祿寺監事出知南昌奉新有惠政商文恪輅嘗稱之

應驊字稼軒廷玉孫也淳謹好義嘗從張文彬學晨昏定省必盡禮文彬貧親喪不能葬應驊裹糧躬率一僕

瞻表堂文集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執畚鍤舉土石爲治冢墳黃僉事潤玉以謂較之孔門修墓尤卓然可尙矣

應驃字毅臣一字竹雪給事中珪孫中書舍人出叅子郡諸生也五歲時珪嘗以事繫獄卽悲泣不食仁宗監國道和州召珪語及應驃而異之賜以制書珍果居常喜急人之困其遊姑蘇遇故人胡生貧甚罄囊中所有得白金百兩文綺四端與之後以子孟梯貴贈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

應驥字仲舉一字慎齋忠徹第二子府學生性孝友篤

學工書忠徹書出入顏趙而師法王右軍應驥能不失其家法以郡守薦授鴻臚寺序班弟應駘字季良由貢生授豐城簿應駘子孟惠字子善貢生皆以善畫稱又有孟惠者字梅莊應駘子能寫梅見葺齋集

孟怡字本和一字澹菴忠教之孫孝友能幹父盡厚於宗黨或質土田以周之妻亡有幼子方謀繼室讀履霜操有感遂不復娶鄰里有爭者一言足以解紛晚說老氏書深自抑損年七十四卒兄孟懋字本誠由貢生官貴池教諭

瞻雲堂文集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悌字本仁一字葺齋應驥子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性亢直不能取容當世故乞歸最早為詩與同里李堂齊名

孟恮字汝敬一字靜隱忠教之孫幼失父與兄孟懋字汝恭事母以孝聞居鄉恂恂橫逆之來未嘗校也

孟思字子繹一字桂莊應驥子以諸生貢太學出為靖江縣丞有善政士民德之兩考最嘗督征海寇海濱居民之被脅從者孟思多方活之後同官率以功多受賞賞不及孟思孟思曰吾求無歉於心足矣殺民以邀賞

吾不為也致政歸日與賓客彈棋飲酒課諸孫而已年七十一卒于大經字守之一字惠齋由國學生官福建鎮東衛經歷大綸大純自有傳大經子承源字宗清一字新塘國學生官泉州府晉江縣丞

文顯字德章一字闔然長興尉岡八世孫正德九年進士拜行人司行人十一年詔分封荆藩子孫文顯當行自始見至成會儀文辭令不失府中交稱之文顯幼而穎異長益奇偉有穴略工文章既奉使還詩文日盛會吏部有襄擢之舉未上而卒士林惜焉

瞻雲堂文集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禮字復之一字敬齋徵士忠教曾孫孟恮之子也以諸生貢太學卒業授開封考城縣知縣考城濱河往嘗被河害其田之下者多不得耕則并賦役於高田已而河徙水退被害之田且為沃壤豪右多兼并隱其稅大禮白監司條上其弊得請而均之民為立祠秩滿當調民遮道留三日不得行改知荊州宜都屢著異政葺學舍廣置弟子員士益嚮學當道咸重之後致政歸大紀字肅之孟悌子諸生為人剛正好義外家金氏舉室病疫且死人莫敢往視大紀為親治湯藥死則經紀

其喪族有喪例分疏布大紀曰族人各服其服固當且多貧者含殮尙不給柩何薄死者以成服乎此後遂不復分矣

大綸字理之由歲貢生授亳州訓導改泰和歷歸善教諭寧州學正瑞州府學教授大綸貌不踰中人常默默口不多道辭然其內行甚修無赫赫名然所設施坦坦如平地人可踐而行也嘗自署曰心田而喜稱說論語尊五美屏四惡之文仿意造說用自繩削五美一曰貴二曰易三曰大四曰惠五曰久四惡一曰虛二曰害三

瞻表堂文集

卷七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荒四曰棄其說曰業本天授匪由人得不亦貫乎不因天時不假人力不亦易乎萬物皆備兩儀混成不亦大乎體之自己及物無匱不亦惠乎貽厥孫謀火傳弗失不亦久乎夫弗耕而穫謂之虛多欲與助謂之害蕪穢不治謂之荒舍己芸人謂之棄二子承敦河間府瀛海驛丞承覺福州府知事

大純字一之一字無偽嘉靖初由監主任崇安丞遷商城知縣聞書稱其和易三子承顏文化縣典史承頤襄陽衛經歷承順稠嶺巡檢

大谷字應之一字賓陽應驃孫孟梯從子也喜學易一時知名士折節爲弟子者甚眾且老以諸生貢太學以疾辭大谷天性純厚尤竭力於宗黨嘗倡舉遠祖墓祭及歲朝詣宗祠行會拜禮至今遵行之萬曆中詔應貢生德學俱優而以年限者予儒官冠服有司以大谷應年八十四卒

祖義字質甫一字迴泉大紀之孫父承禮諸生丰格嚴峻後進憚之稱爲東橋先生祖義承其訓少以操行自厲嘉靖三十七年舉於鄉五試禮部不第謁選得南昌

瞻表堂文集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判改蘭州判遷南康縣知縣被議去居官剛正不取一文家居屢空故人之宦於鄞者欲爲之地不可常舉顏氏家訓言士大夫晚歲名節事訓子孫其卒也無以爲殮屠儀部隆爲賦廉吏詩所著有迴泉集從兄祖榮字德甫一字鶴峯先祖義六年鄉舉明年成進士除廣東南海知縣未行卒

顯祖字伯庸一字心字奉新令彰五世孫少受易於王端簡佐爲諸生有聲浙中學者多從之遊黃狀元越姚運使繼崇陳進士乾陽錢訓導益忠皆其門人也

慶裕字資國初名慶譽字章卿教授大綸曾孫嚶承
數孫博學有詩名授經里中萬孝廉泰其高第弟子也
年七十七卒著有溘然草泉石居集子茂程國變後棄
諸生有苦節從兄子茂忠嘗以京營守備管城西鄉練
事去杜門以終

慶遂字宜卿一字鹿城諸生經歷大經曾孫持重沈毅
重然諾勇於爲義里中有湖心寺宋南渡時吾宗所建
後爲先進士鏞香火院置腴田以資饗祀鬱然居西湖
之勝嘉靖間張尙書據爲己宅削舊志滅蹟且百年慶

瞻寰堂文集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訴之有司得直斷給地價以復宗祠請地卽與地請
助卽與助請祭卽與春秋兩祭至今祀事不墜慶遂之
力也

茂蘭字季佩一字郁汀祖義孫父曰慶桂屠太守本峻
賦玉字清香詩以美之者也早卒茂蘭初工舉子業連
試不售棄去喜任事人德之怨之弗顧也浪跡江湖間
所如不偶骯髒抑塞以終其身晚歲隸鴻臚司賓署爲
序班嘗取祖義家乘藁本續纂成帙於文獻頗詳

茂芳字季英一字培軒縣學生崇禎九年以賢良徵授

貴州新貴知縣遷成都威茂同知子勳保縣知縣相傳
父子皆留蜀不歸世亂未聞其審

曾大父諱茂啟字季裕晉江丞承源曾孫也初習儒已
而爲賈善釀酒能因煥寒酌酒材多寡與縮酒遲速之
度酒輒好人多食其酒每得贏利然取足衣食而已餘
以周人一日取酒責至姚江止宿某家方假寐有二鬼
至前相謂曰善人也多壽當謹辟之明日以詢鄰人則
是家嘗病疫斃一人歸而益自喜樂善不倦年九十有
三吾家自太常尙寶受主知賞賜以千萬計悉散之宗

瞻寰堂文集

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族鄉黨嘗贖子女以還其主助昏嫁以長其子孫蠲租
已責施構造津梁不可勝算而公以治酒積數十年致
千金亦慨然爲之於是袁氏世有長者聲稱里中人喁
喁願樂其昌大長世矣又聞公之葬其親也既得地於
遠祖墓旁葬有日族人某以葬其父公不與校別營地
以葬其後某竟絕而公之子孫讀書仕宦有名於時公
卒後二十八年以孫貴贈朝議大夫

大父諱鰲字士占一字滄崖諸生吾本支自晉江丞以
上或顯仕或仕而公會祖祖瑤祖慶運父茂啟當明之

季三世皆以隱德稱公念式微久思自振拔益刻苦讀書家有老屋在郭外野田四接未曉田夫作識其銚影往往就求火相與勞苦日以爲常尤勤於易嘗手定漢宋諸儒之說鉤稽辨析得其指要與子弟講說不待開卷終始條理井井也爲文章刻深亦用是數困東西走爲人授書久之以親老歸不復出事父母孝居喪哀毀遇兄弟有恩叔父某性嚴急特鍾愛公曰是善事我叔父歿事叔母如母性沈默少時嘗飲於人醉語甚歡雜以諧笑立警省深自愧咎遂屏杯杓終身不復御不喜

瞻裘堂文集 卷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人過失與人接意思寬然曰不報無道吾其庶幾乎年八十一卒贈朝議大夫前翰林王公太岳爲狀其行事焉

德峻字眉少長與尉岡十四世孫父宏綱以孝稱德峻中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善屬文工小楷書得文衡山遺法初爲制舉業與同里蔣翰林拭之齊名其所爲詩歌雜文極富多散脫試禮部時嘗撰郊祀耕籍臨雍三賦名聞京師鄭侍讀江謂其極似少陵也

先子諱德達字性三一字信吾自號近齋登乾隆七年

進士試刑部尙書張照材之子提牢時副都御史仲永檀以言試下獄病篤公據例請尙書以永檀病狀上聞俾出獄視疾永檀故公座右尙書用以爲誚公曰此刑部例也以例請是提牢職非私仲故當死死亦可於獄獨刑部不可違例死仲於獄死仲於獄由提牢提牢壞刑部法刑部撓天子法某何人將恐有任其咎者尙書不應亂以他語同列皆引公衣令退公端立不動爭益力尙書大發怒去而永檀竟死於獄是時公直聲聞京師公方質有氣當義則奮劬躬蠱物一於誠仁既爲刑

瞻裘堂文集 卷七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治律例如治經搜逃疑互離龐會紛雖叢劇促數橫豎鈎貫吏不能欺以輕重用是奏獄同官必推公主稿故事主稿者必議稿堂上與堂上官相可否謂之說堂鬪捷市聲賢能者所爭也公則主稿而委說堂於同官之爭爲賢能者或咎之柰何不自爲計公曰死獄至刑部十不一生我欲生之而專其功爭者必求殺之是彼之決於殺吾成之也今歸彼以功彼樂以生人爲功且助我吾之自爲計不亦善乎守是道不變人厭愛之無論識與不識相語咸稱夫子他有疑獄持不相下得片

言立解多所湔白公爲直隸司直隸總督以定州趙如勳獄上先是如勳父和被其同姓朱簡二人拳而殪簡論抵絞十五年矣至是如勳殺朱詣有司自言報父仇言趙宋實與趙簡毆殺其父而屬趙簡獨承竟詭免是時如勳年十四弱從兄趙欽錫不平指控趙宋而以誣告人論徒及長母屢屢言趙宋切齒如勳痛入骨母老弟幼自禁耐今母已葬弟能食力矣乃決敢歸死有司當如勳斬公駁之曰該督慮是獄情未得尙疑遽質擬非詳刑弼教之本義也此案題結久已十五年案內審

瞻雲堂文集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無干之人而該犯畜謀狙殺口稱報仇其趙宋同毆致死之語僅屬該犯一偏之辭出自其已葬之母之口無別證左承審各官曾不察覈該總督亦遂依違奏當意謂乃按本律擬斬輕重適等奚俟深比不知殺人造意罪在不宥而爲父報仇情則可原以不宥之罪傳可原之情使將來秋審倖邀矜恤暴而逸誅何以懲後且聽其飾詞未睹其真或凶狡奸民而與天性激昂奮不顧身之子混相影冒此間誠偽若不明白所關匪細若該犯供辭屬誠則舊案何妨改正該犯律有本科應從

寬典其或舊案並不差謬該犯亦實無他端祇因母言痛傷父命銜恨枉金一十五年至母亡弟長內顧失戀抽金搥仇束身歸法此其處心良可哀憫亦不應與尋常謀殺一例問擬刑本教理共貫同條豈宜遷就轉致乖疏此案應令該督再行研究確鑿具題到日再議奉旨部駁甚是依議獄再上報仇明白如勳得減戍天下稱如勳孝子而多公治獄之平孝子得不死也上官倚重之歲秋審率屬總其事在刑部首尾十年累官至郎中十五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以父憂去職服闋補

瞻雲堂文集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官十九年出爲永北府知府永北雲南金沙江外萬山中無屬縣民獠錯處貧瘠頑悍禮教衰廢其俗無子子墾不立宗法奴婢之異主者相匹偶各役於主如初不共居室夜則就婦宿生子從父生女從母役屬亦如之乖離憤怨毒聲流聞公至則禮諭法禁俗立不變羞前之爲疏渠墾荒省耕贍農興學勸士口响手摩如母子削衣貶食絲粟不染居二年郡無遺便大吏某徵金無以應怒使人假他端來陰刺其事毫毛無所得歸自治狀大吏慚服行薦之會公丁繼母憂諭其貧資之

以歸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無以為殮同年生之官京師者相與經紀而歸其喪焉初公為諸生授經某氏家塾僮婢夜奔就力拒之婢沮而慙則好謂曰若幸自檢我終不告人晚年始與吾母言之公學有體用顧位與年不稱其施其卒也四方知交皆為流涕贊善鄭先生虎文為立傳

袁鈞曰袁氏之先世以服忠孝顯聞漢以來舊史多見之矣遷鄞五世進士遂死國難不絕若綫復蕃衍世世相承效於君父之際者何彬彬也嗚呼其所從來遠矣

瞻表堂文集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赫赫宗正蹇蹇從王渡江胥字爰來爰荒肫肫其仁斤斤其明以穀後昆後昆有慶

其慶維何龍圖峩峩龍圖有子可寇是儀展也仲山善道葆和迺生忠臣民嘯且歌

天將壞之公欲支之焚如死如壯我義師一門授命蹈險自夷巍巍西山振古如斯

於維野航據德依仁有子而孝百度用貞子在川上尹耕有莘先君之思保明其身

猗與太常門巷滿草照朗人海道湛天初尚寶繼武其

德不渝瞻彼柳莊高風穆如

濟濟象賢世履克崇人多全節家有古風邦之杞梓曰余固窮匪疚匪棘高朗令終

大易寡過我祖是資薰風南來點瑟聲希韜光能明飭行罔遺十室忠信為鄉人師

維先君子明刑罔愆南土是式淑慎其民質直好義木訥近仁不究厥施其心塞淵

袁鈞曰宗正子誠生學士國賢國賢生尚書章章生縣尉岡岡生進士鏞鏞生教授澤民澤民生翰林士元士

瞻表堂文集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生太常瑛瑛生尚寶忠徹忠徹生鴻臚應驥應驥生縣丞孟思孟思生經歷大經大經生縣丞承源承源生諸生祖瑤祖瑤生文叔公慶運文叔公生季裕公茂啟季裕公生滄崖公鰲滄崖公生先大夫自宗正遷鄞至先大夫凡一十八世具載於篇

家乘列女傳

昔劉向氏著列女傳於古賢女一言一行之善綜述以垂內訓女德之美山來尚矣范史有言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夫其同類並稱豈專一操也後人

不審偏崇節烈或安常處順輒以庸行少之無乃女子之行必以不幸得傳耶余甚惑焉唐史曰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吾家五六百年以來豈少其人而紀載寥寥何耶今采獲其可知者凡若干人爲傳云爾

王氏尙書公章之妻累封汝南郡夫人二女長曰善定次失名性至孝皆不願適人施奩田三百四十畝於湖心寺寺所稱七居士八居者是也以老壽卒於家

進士公鏞妾者不知何氏女公之死國家人方上冢回

瞻雲堂文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舟次龍山間變妾與公之三子二婦三孫兄子衡之婦胡氏及其子婦并二孫姑之子下及二僕一婢凡十七人悉赴水死今龍山有解袂匯橋以此得名也

楊氏翰林公士元之妻有賢行凡公之居貧任職養老字幼得之內助爲多

馮氏名守貞德璋妻慈溪人也年二十八而寡子玉相生甫九月德璋垂死謂守貞曰吾家世中衰總功之親皆無可依舅姑幼子累汝矣守貞泣受命居喪柴立營葬地穿窬其側示必同穴家薄田才數畝盡爾奩具猶

不給蠶桑紡紉以爲生仰事俯育咸得其道教玉相尤嚴有過輒泣數之曰若忍負先人地下耶故玉相爲善士年逾五十鄉之大夫士咸爲詩文美之又若干年而卒

倪氏名正真桃源鄉人倪道延女太常公珙之妻也事舅姑以孝稱舅姑亡遺孤男女四人教育之如子長悉爲嫁娶所居竹椽屋半間有捐田廬以處公者倪氏曰吾居雖卑受之先人奈何去之卒不受公嘗客遊或遇或不遇倪氏治家井井雖甚貧宗親至者未嘗廢禮訓

瞻雲堂文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諸子耕讀有方卒起其家公宦達時倪氏年五十有八矣又八年公卒內政尤肅數舉微時事訓子婦永樂二十二年朝廷以太常舊恩又以第四子忠徹在近侍久特賜誥封太恭人命忠徹馳驛歸省明年卒年八十一廬陵楊士奇誌其墓稱爲令妻壽母也

邱氏字妙秀饒州餘干人金谿教諭邱汝恭女忠敗妻也忠敗父給事中廷圭先爲茂名簿與汝恭同以罪遣戍大寧因爲昏姻年十四來歸善事繼姑胡氏流離轉徙於戍所極人生之困無怨言也永樂七年忠敗從父

入北京墜馬卒妙秀聞耗慟絕已乃瞿然曰吾自分不復生念夫死未葬女幼子未及週舅姑老矣誰與任其責者則強起治食事凡苦節三十九年而卒

杜氏名貞素象山教諭杜原亮女也年二十七歸忠教十年而寡又十有四年而卒性婉順通知孝經論語忠教補府庠諸生每晨往暮返貞素候伺惟謹忠教讀書至夜分貞素紡績佐之尙寶公曰孺人事父母孝移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又推所以事舅姑者以順其夫以相成厥家不貳厥志亦可謂之賢有德矣

瞻衮堂文集卷七

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邊氏名素貞慈谿邊本城女尙寶公忠徹妻也公族屬眾家法嚴整邊氏事上接下得其宜公宦遊北南邊氏留事舅姑舅姑卒公被命奪情邊氏經紀喪葬至糶廩祿斥賣奩具無不盡而兄公忠敏似呂氏謀欲異居生釁相陵凡薪粒之取於公家者故絕之親黨爲不平邊氏未嘗校也旣析居則營新宅於舊居之東三年始成宅成芝生堂之兩楹大夫士咸爲歌詩黃僉事潤玉南山集有瑞芝詩序是也性恭順事公踰五十年無惰容愠色公嘗譙客於堂有素飲而詐爲不能者公惡其不

直斥之在座貴人并卻之旣罷席邊氏從容言曰此盛席在禮客客或不然亦爲主者反其敬耳其寬厚之言舉似此好施與佐公行善事甚多語詳傳志宣德初封宜人年七十三卒

王氏按察使經歷某之女禮部孟悌妻也事繼姑以孝稱叔孟慎疾醫者謂得首生兒胎衣可治王氏方生兒輒令取胎衣去兒嘔乳甚危王氏安之聞者以爲難後封安人

瞻衮堂文集卷七

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錢氏名淑順布政使與女按察使副使瓚女兄靖江公孟思妻也少爲父母所愛相攸以歸公姑葉孺人寢疾錢氏跪進湯藥數月不倦其事公也結褵至白首未嘗有違畜庶出子如己子一以公之心爲心子亦不知母之非生母也公自靖江歸常患風痺時錢氏亦老矣家非不給使令而扶持必親後公十年卒年八十有三汪氏宜都知縣大禮妻僉都御史汪玉姑也故富家女旣來歸則悉屏嫁時服飾更著布衣主辦中饋一切家事綜理有方而大禮得一意於學以成其名性嚴格習勤祭祀之筵賓客之饌必躬親子婦治事有失則召至

庭下切責之改而後已雖燕見必肅容用是子婦罔敢有專越者垂老尙率諸女孫紡績年九十卒病革時處分身後事甚悉皆中條理云

孫氏名福清文學承禮妻通知內則小學諸篇年十七來歸既有身謂承禮曰古有胎教其動靜食息必正吾聞其說矣夜令書誦詩不識所誦何詩承禮曰亦聖人之書耳曰古人令書誦吾親誦不尤愈耶事承禮以順具食授衣必兩手致敬遇舅姑忌日祀事必肅兄公某將內婢爲繼室有期矣福清言曰以妾爲妻猶且不可

瞻雲堂文集 卷七

手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况婢乎事遂中止其持正若此三子長祖義由舉人爲縣令

胡氏文學顯祖妻少顯祖二十歲持重而長於才足不踰閭然內外斬斬皆有法度姑老罕當意胡氏時其喜怒揣其指而迎之未嘗不曲中姑安之往往爲加餐年三十二而寡又十六年而卒瑞安訓導錢益忠爲立傳益忠忠介肅樂之父有學行文雖不工其言足徵也倪氏文學慶裕妻事舅姑孝食貧不厭往嘗見其墓志今遺失不存矣

李氏名大純字貞君文學雍簡妻能詩著有紅餘集鄞志稱其真醇蘊藉爲女士之正宗者也

陶氏茂祿妻慈谿人也年二十四而寡子宏度才六齡遺腹產宏綱兄某欲奪其志陶氏指二子號泣呼天曰吾所以不卽死者姑老子幼袁氏文章忠孝不絕若縷繫此兩兒我命不辰已知之矣兄乃相逼迫耶是誠不如死輒引縲將自經兄懼而退陶氏躬紡績奉姑撫二子時時泣久之兩目盲宏綱既稍長痛母每晨夕顙天垂二十餘年某年七月朔陶氏目乃復明里中人異之

瞻雲堂文集 卷七

手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競傳誦凡苦節六十三年而卒督學王挾以節孝旌門事詳鄞志

彭氏名玉英序班茂蘭妻靈山令彭繼美第三女也初繼美貧無子連舉女惡之玉英之生繼美挈瓶水將往溺及第似有人受瓶者授而虛擲墮地以爲有神護不果溺九歲喪母哭甚哀日進香茗若成人事繼母如母用是父母亦愛憐之年十七歸茂蘭茂蘭故婁人常遠客又往往無所遇玉英一手擔柱斥賣簪珥且盡事太姑姑兩世能孝養年五十五卒無子茂蘭鬱鬱若狂失

已乃述其生平之困有非人所堪處者而能以義命自安其言縷縷甚詳讀者悲之

章氏名順贈郎中公茂啟之妻有厚德佐公以勤儉起家中年後喜浮屠說不茹葷腥拆衣製履得錢以與貧者年八十二卒以孫貴贈恭人

傅氏文學宏學繼妻以節孝旌後以子德高貴贈八品孺人

黃氏知沈陽縣燧孫女貢生道成女贈郎中公鰲之繼室也動必以禮未嘗苟言笑兄弟來相對若賓客也事

瞻表堂文集 卷七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舅姑至孝舅姑寢必伺立門外俟甚安乃退典衣脫簪甘旨必備祭必虔治塾師饌具必豐潔其白飯蓋脫粟也敦族睦鄰人無間言下至臧獲待之皆有恩年四十六卒至今宗廟中譚次偶及尙有唏噓感涕者孫鈞曰先子近齋府君太恭人長子也鈞七八歲時遇太恭人忌日前一日見先子作祭文舉筆卽哽咽不能書蓋屢輟而後成文祭則慟如初喪常稱述太恭人之行至今尙及記之太恭人子多不育比產先子以齒自斷其膾愛護未嘗去膝上既入塾讀書督課之又甚嚴太恭人

卒時先子才十四歲貧不具禮故抱終身之隱戚也於乎以太恭人之賢而困其躬促其年豈天道耶卒啟其嗣以荷天寵豈非天道耶

任氏字宏泰未婚宏泰卒父母欲嫁之以死誓執服三年設奠祭其夫三日而歿年二十二母家歸其喪與宏泰合葬馬園府志有傳

徐氏揚州人嘉定令宏益妾也宏益在嘉定時內生子德綸已而宏益罷官卒於家徐氏與子留揚州刺繡囊自給久得贏利而德綸早卒乃遣人至鄞問訊時宏

瞻表堂文集 卷七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益諸孫皆窮困矣招之至資之凡守節五十餘年卒於揚州諸孫以喪歸耐宏益墓上其事大吏請旌如例袁鈞曰徐氏有造於諸孫諸孫德之稱爲繼祖妣矣徐氏之歸宏益蓋宏益繼妻王氏尙在而宏益卒徐氏誠賢然名不可假也

瞻表堂文集卷七

鄞縣袁 鈞秉國撰

傳

豐城袁氏家傳

南昌豐城袁氏相傳與宗正公同祖自宗正公顯於東
州豐城之袁亦保世滋大讀書仕宦至於今不衰乾隆
四十一年余如豐城求所謂老袁坊老袁坊者始居豐
城德之故里也袁氏聚族處者蓋二千有餘家余為留
信宿其長老敦樸而愿子弟循循能禮讓力農務本富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甚雍雍也蓋先世遺澤長矣余頗覽譜牒采次之著於篇
授字伯時德七世孫寬厚不與物忤負責者未嘗必償
壤地為人所侵則讓與之嘉熙四年凶授職鄉轄先輸
己廩以勸里中藏粟多者咸樂趨事民以不饑

漸字伯賢一字魯齋授族弟兩舉進士至清海軍判官
嘗權知德慶府宋季兵起鄉里賴其保聚

灝頤字養正漸子咸淳元年進士為韶府參軍景炎二
年元兵掠地至韶韶帥出降脅灝頤俱不可城陷與子
用誠死之

一龍字翔夫漸從子任江西廣濟庫大使寶祐中避兵

藍溪家焉號藍溪居士熊朋來志其墓曰咸淳中居士
諸父漸以通籍攝守晉康羣從灝頤第進士為府參軍
宦遊千里外居士於此時野服蕭然扁舟釣遊藍溪間
金革之餘又十有六年得全其家孫曾滿前以壽考終
元珪授孫有授風謹厚儉勤以裕其家宋末奉檄編戶
時元兵所至躡籍粵韶當盱撫要津舟車鉦鼓不絕元
珪毀家紓難鄉里以全至元中過軍舟行至粵韶被盜
省院求盜不得則責之居民舉兵臨粵韶元珪厚賂主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帥且告之曰長江夜掠平陸之民何辜主帥既語塞又
喜得賂乃解去好山水籃輿竹杖與田夫野老相爾女
話桑麻疊疊人有售其祖墓壤者如所售與直俾守之
通形家言然未嘗用其術子中孫字立翁沈厚博雅習
故家文獻精岐黃術曰是可濟人

仁壽字壽翁德十世孫少不羈無鄉曲之譽後從揭貞
文學折節為謹飭遷居會城振其先業家益饒月給廩
餼周三黨鄉鄰窮乏貸之粟歲有常期及期檢不能還
者折券振荒瘞殮惟力之視會輸粟補官之令下仁壽

以數多當補不就平章政事忽刺歹雅重仁壽將薦於朝復力辭所居西植疊葉梅一本剖竹爲架分敷之高廣可二丈餘花時與客飲酒其下或獨對終日人稱梅邊先生善鼓琴蓄唐琴二曰壺冰松風書史圖畫所藏皆至精

備字孟敏一字耕野一龍曾孫遊太學舉茂才五轉知青陽縣端恪精毅知人情里俗與所疾苦民有鬪爭召之至不數言折之庭無留獄也暇日作宓犧神農黃帝祠令民知本始朔望深衣角巾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析義進民觀聽令知立身行己大端上下一德政以大和紅軍起潁掠江淮以南備委家野處令民自爲保伍時往來督視收其豪傑賊至率豪傑出戰賊不得逞事平耆老請余忠宣廷心爲文銘其功後防禦池州死國難民祠之

鐸字孟振元珪五世孫洪武初應求賢選知襄陽縣有善政民爲立祠

純字文淵一字孟鈍鐸從弟前後輸粟三千餘石助振事聞賜冠服初習舉子業既棄去爲古文詞又自焚其

彙肆力經傳子史旁及醫藥卜筮陰陽之書於經喜易於諸子喜南華晚歲葺小齋於居之東榜曰愚齋嘯歌以老子瀚字習宗亦好義待以舉火者數百家云

蕢字時裕鈍孫能爲尙書嘗至豫章避雨城隅得遺金訪其人還之子光儒龍川知縣

城字邦衛一字韶江鐸五世孫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十年至郎中治獄明允出知台州衢州百廢具舉課最當遷遂乞歸歸十年卒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近從者至眾有零詔先生集其門弟子所錄也初坡母死廬於墓毀甚坡族弟均治族孫景祉皆嘗割股肉療母病者

伯睿字宗聖城子嘉靖二十八年舉人至魯府左長史先爲仁化知縣入仁化名宦祠

國選字子用中孫十世孫孝友信義喜讀有用之書以子貴封河南左布政使賓鄉飲者三夫婦偕老年九十卒卒時子六人孫十五人曾孫三十五人玄孫八人刑部侍郎朱廷聲譜新建伯王華序之其略云古者有

定姓無定氏姓者正宗之始氏者別祖之後也進賢朱氏以袁爲姓袁嘗後於朱遂以朱氏行於世民版行籍皆從朱乃因所後者而氏之至家藏世譜則所謂袁姓者班班固在也不忘所宗又不絕於所後人倫之道其深厚矣乎袁鈞曰豐城袁常與進賢朱雲相謂爲甥雲無子常子梓後焉梓四傳禮部尙書夢炎請於明祖求復姓忤旨遂陷剝膚之刑又四傳曰廷聲其子孫世世入袁氏譜牒也廟曰袁朱家廟

朱宜中字幼行一字默齋朱梓之子而袁常之孫也世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亂讀孫吳兵法習騎射善禦德祐末元兵入宋都則白父治兵備俄有百餘騎至掠民男女牛馬財物雜騎繞山馳用助聲勢梓曰此亂兵也與宜中率眾出拒矢下如雨宜中左右翼蔽梓矢中左肩拔矢力戰盡奪所掠還之民宋亡杜門養親肆力經史百家慕諸葛孔明之爲人每讀文中子書至孔明不死禮樂可興稱爲至言朱志同字與可宜中兄子也父粹中漕貢進士有材略能聚兵立堡衛其鄉者志同天資亮直喜赴人難天曆二年饑部使者行縣聞志同名延訪勸分之策志同曰

進賢雖小藏粟家何啻數百計其飽妻孥外輸官分給餓夫使者一警歛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必布之以至公示之以至仁民乃樂於從化願力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從之蓋三百里間無餒者舉茂才不就築室白湖之陰課其子渙渙字尙質能古文詞虞集甚器之早卒復課孫夢炎元季兵起夢炎奉志同避地南昌蜀溪卒於蜀溪夢炎貴贈中憲大夫南昌府知府

朱夢炎字仲雅至正十一年進士授金溪丞博於載籍

工文詞宋濂稱其文章五色明太祖起兵以人才徵授

瞻衮堂文集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翰林修撰應制詩文立就每稱旨出爲兩浙憲司經歷遷國子博士吳元年轉山西員外郎改禮部遷郎中洪武中積官至尙書凡議禮制度之事多出其手十三年奏請復姓言改朱爲袁太祖以袁者元也大怒遂殺之臨刑得四詩衣帶中太祖乃悔曰誤壞此文學老臣也朱廷聲字克諧夢炎五世從孫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遷浙江道監察御史上疏劾逆瑾罷官責輸邊粟三百石瑾誅起爲南京刑部主事至郎中僉浙江按察司事累遷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在有聲入爲刑部侍

耶明年雷擊午門又明年彗出東井皆上疏求去位不許旋以疾力請得歸

朱曰且字承旭萬曆十三年舉人歷臨海教諭應城縣知縣韶州同知當事者三寶禮之稱其居官廉能處家孝友杜門卻掃修己養高云

朱承韶字鳳臺早慧長而益騫母疾三月不解衣病篤禱於神夢神告曰某山有桑寄生往取可療也遂取以進病果愈歲饑盡發廩振相其遠近與之資曰是且餒矣豈尙能以粟歸耶病者子藥寒者子衣生濟者甚眾嘗

瞻表堂文集 卷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申明亭歲時朔望集父老子弟講解王恕注解教民榜文鄉有紛難得其言立解著有易經數畫與義以子紱貴贈太僕寺少卿

朱紱字白谷順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遷浙江道御史視漕漕例有餽金命除之眾咸勸運無愆期還視河東鹽政鹽政肅清遷太僕寺少卿歷通政司右通政左僉都御史時江右大吏競斂富民財紱疏請禁止兵戍調鎮例封民船商賈困河泊舟子棄船覓食多不得歸紱請寄造紅船載戍兵故事奏劾發審總屬一人紱曰是

且與不審等耳請督劾撫審撫劾督審三者皆著為令江右漕運後至戶部議改折紱曰古籌國者動曰粟支十年倘一旦不給誰職其咎且江右粟賤難於金民力幾何又益之以折也議遂寢後致政歸卒於家家無餘財卒後二十年乃能葬焉

袁鈞曰豐城有袁叔論先生守定者以名進士出為令遷州牧所至有善政後用禮部主事乞歸布衣蔬食較然不欺其志著書十餘種卓然皆可見於後世余嘗主宿其家時年七十有二矣神明猶不衰余辭歸則走送一里為別其敦族之誼如此傳不載者論定於蓋棺之日也

瞻表堂文集 卷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上寓公傳

甬上風俗淳茂號樂土四方名流往往寄跡於此或以道德或以文章又或避世逃名潔身肥遯徵文徵獻蓋代不乏人向非邑多君子何以致寓公之盛若此也茲采獲其可知者自漢而下若干人列於篇若夫唐之徐浩五代之林無隱宋之孫沔李璣元之迺賢吳志淳丁鶴年皆始以流寓後更定居慈溪之舒賈黃震馮京第

奉化之戴表元曹說之李國標象山之樊天民定海之范兆芝周西並曾託足於鄞然同在一郡不得以流寓目之故皆不載焉

漢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成帝時爲南昌尉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或以爲得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矣舊傳鄞之大梅山中卽福隱處今遺跡尙多往往以福得名也

南齊孔祐會稽山陰人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同瓦石樵者競取之則成沙礫矣

瞻雲堂文集 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收豢創愈而去太守王僧虔欲引爲主簿不屈

梁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日夕研究有養生之志夢神授以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唐李汾會稽上虞人嘗入四明山讀書見太平御覽宋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哲宗時官右正言以言事謫新州徽宗初召還歷遷吏部侍郎再謫永州尋竄昭州崇寧五年敘復歸里大觀四年復直龍圖閣集中有

憶昨隨侍遊鄞川及昔侍先君官四明之句蓋嘗寓鄞浩父戩故任廣濟軍錄事參軍見陳瓘忠公墓志其在鄞爲何官則不可考矣

葛源字宗聖由處州麗水遷鄞仁宗時官至度支郎中湖北提點刑獄王安石稱其所至樂職嗜事子良嗣字興祖許州長社主簿葬父潤州之丹徒遂居丹徒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元祐時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入厚盡棄不取累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忤曾布補外崇寧二年除名竄廉州四年移郴州五年放

瞻雲堂文集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還來明州寓居南湖之南藍貧甚裘葛不具箠屣屢空晏如也瓘在廉州時嘗著尊堯集意尙未愜復著於四明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周錡者瓘妻兄也時家居瓘與悲憤時事商榷成書始以爲無憾云大觀中瓘子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薤執送京師先飛書報京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李孝稱希京旨併下明州捕瓘士民哭送之瓘不爲動獄具正彙坐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四年三月也十

一月詔許自便政和元年正月從宰相張商英請詔下
明州取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時瑾已去明州居通州
五月再下通州取其書既上而英商罷瑾又徙台州矣
晁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元符中以上書入黨籍大
觀四年謫監明州船場寓舍直桃花渡官寺有亭曰超
然簿書之暇讀書自怡時時見於文章經學奧衍不肯
苟同箋疏於易自商瞿下至邵雍孫復於詩兼齊魯韓
三家不專主毛鄭於春秋萃賈董啖趙之說其所引據
多先秦古書確乎自信成一家言又取司馬光太元曆

瞻表堂文集 卷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邵雍太元易準圖合譜之爲易元星紀曆謂楊氏以
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曆辯諸家談
元之失又自跋云今年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意氣自
倍是時甬上經學未盛說之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爲
之倡始於是陳禾有諸經王茂剛有易說彬彬興起矣
說之江上晚望獨坐諸作自幸得江山之樂至比之陶
宏景之愛五戒白蟬青蝦去後猶思木犀水仙詠歌時
及呂祖儉謂其妙句直追驚鴻不誣也方在船場時部
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說之從容置對言船待木成

木須錢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固宜使者爲語塞去其
風裁如此後七十餘年監官王鈞爲立祠今桃花渡口
濱江廟卽說之船場祠堂也

晏敦復字景初撫州臨川人程頤弟子也高宗朝仕至
吏部尚書忤秦檜出知衢州奉祠既退閑來寓於鄞尙
有老母貧甚汪思澥時周恤之見史浩所作汪太府
行狀中

焦公路山東布衣也聲稱滿朝丞相趙鼎欲薦之不可
紹興中至四明寓大涵山之麓家居修容妻子不見少

瞻表堂文集 卷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懈出與物接規矩古樸往往見笑於世俗夷侯倨肆者
不校也史浩往見之稱其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聆其言
接其意有大過人者公路既歿向時從學者尙遵禮法
如公路在時其從仕而歸者人見之不問皆知爲焦氏
弟子也

呂祖儉字子約婺州金華人祖謙弟也淳熙九年監明
州苗米倉郡中楊簡袁燮沈煥舒璘各開講院稱四先
生簡在碧社燮在城南之樓氏精舍煥在竹洲惟璘時
以宦遊遠出祖儉之來於諸講院無日不會甬上學者

遂以呂代舒亦稱四先生滕璘為鄞尉朱熹語之曰彼
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祖儉官司庾但傳其去倉中
淫祀一事格於官守不得有所設施則見之講學矣其
在甬上所作諸詩如弔晁說之祠式豐稷里求陳瓘寓
齋之遺一往情深猶可想見在職六年以考滿去或據
本傳止稱祖儉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
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為限終更赴銓
改調夔州之文謂祖儉未嘗赴明州并疑朱子與滕璘
書特以祖儉有監倉之命故連及之全祖望辯之曰深

瞻衮堂文集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為司倉去倉中淫祠是顯
然有宦績可稽及考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
庚寅冬為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
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尙
有可考偶成數語東季和並呈叔晦其詩有曰鄞川舊
有船司空小亭晚望江之東榻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
袖生穠穉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
帥府幕廣平教授徽州繁齋以德粹同年進士尉江陰
獨叔晦以國學正家居故還往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

山記云王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
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
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
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敬史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
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王寅冬之
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谿龍
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
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
則本傳所謂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非謂
期喪之闕蒙上文而言之也況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
平園方為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
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
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祇收斂人主心念是
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王寅
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即東萊卒之
歲釋褐尉鄞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祖
望之言考据精審足為文獻之助故備著於篇祖儉子
喬年沈煥壻也能守家學亦賢者孫實之遂定居於鄞

瞻衮堂文集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戴良集

蘇舜欽字子美梓州銅山人直集賢院者之子也嘗再至甬上滄浪集中有重過句章郡詩云曾隨使旆此東歸日日登臨到落暉曠昔侍行猶總角如今重過合霑衣窺魚翡翠忘形坐趁伴蜻蜓照影飛風物依然皆自得歲華飄忽賞心違

謝翺字臯羽建之浦城人爲文天祥客天祥殉國翺避地浙東元時以遊至慶元方鳳行狀言翺往來鄞越五年戊子夏至婺按西臺勸哭記云天祥去後二年哭於

瞻雲堂文集 卷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姑蘇又四年哭於越又五年乃今哭於子陵之臺又言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先君登臺在乙丑檢史乙丑爲宋度宗咸淳元年後二十六年則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亥也是年登西臺則自丙戌至庚寅五年中皆往來鄞越之歲也文山以祥興二年己卯北去翺之哭姑蘇在壬午哭越在丙戌任士林傳云過句越行禹窾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晚登西臺則至鄞當即在哭越之歲自丙戌至鄞戊子夏至婺首尾凡六年實五年耳

舒岳祥字舜侯台州臨海人學者稱闔風先生以授徒客鄞

劉正仲字樗園台州天台人戴表元稱其逢人傾肺肝者亦以授徒客鄞集中言正仲今年鄞城之約不就則正仲客鄞已非一日也

胡三省字身之台州寧海人至元二十一年至鄞訪袁洪城南明年留袁氏塾三省嘗釋通鑑幾三十年亂後三失其稿至是日手鈔定注始成完書凡五年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

瞻雲堂文集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炎字叔夏一字玉田循王諸孫本西秦人家臨安元初落魄縱遊來鄞設卜肆其歸也袁桷爲募錢疏戴表元有送張叔夏西遊序其略曰叔夏嘗以藝北遊不遇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唐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叔夏曰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所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而違之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自歌之噫嗚

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矣

葛慶龍南康人寓居四明僧舍精唐律詩酒酣能飛筆為數百言然棄不復錄有什一集極精整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魁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素為賈相客每以科目自恃然卒不能顯用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嘗三至鄞主王厚孫家

戴良字叔能婺州浦江人學古文於黃潛柳貫吳萊學詩於余闕元末以薦授淮南儒學提舉時事不靖無可

行其志乃浮海之中州欲交其豪傑卒無所遇乃南還至正二十六年至鄞寓居者六年從慈谿時亦往來郡中其在鄞所作詩文別編為鄞遊稿

柴養吾永嘉人善畫師米南宮寫雲山煙嵐變滅渾然天成至正間寓鄞書林外集有和邵彥方隱士招予及

趙文張先生德陽陸先生養吾柴先生韻詩送柴養吾先生遊四明山詩陸德陽不知何許人亦寓公也

邊魯生魏郡人善寫水墨花鳥樹石亦至正間寓鄞同

瞻表堂文集 卷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會稽胡舜咨盛景華天台毛彝仲錢唐楊彥常臨安劉庸道豐城揭伯防輩皆先後寄迹於鄞或賦詩或作文或論書法詞章翰墨人爭得之見成化志又有溫州張天秩陳縣梁公輔皆詩人流寓於鄞見書林外集

瞿佑字宗吉杭州錢唐人洪武中官周府右長史少從父寓鄞學詩於王厚孫一日章彥復自福建檢校回杭

過鄞飲佑家佑適學舍歸彥復即指席間雞為題令賦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以贈有瞿君有子早能詩之句佑時年十四云

劉仁本字德元天台人歷官江浙省左右司郎中時方谷真據慶元招延文士仁本與林彬薩都刺朱右詹鼎

輩咸依之而仁本尤為親近谷真海運輸燕仁本實司其事朱右羽庭詩稿序云侯以經濟之才當艱阨之運

為國家安輯海隅以通運道是也仁本治師餘姚嘗作雩詠亭集名士賦詩自為之序刻成取明州佛藏糊為

書衣揭去經文裝潢其詩明太祖取明州數仁本罪鞭其背爛見肝臟乃死僧恕中記其事以為毀經之報也

明高明字則誠溫州平陽人或曰瑞安人至正中官浙

瞻表堂文集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閩幕都事四明獄囚多冤明平反允當人稱神明辟
丞相掾方谷真叛省臣以明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
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寓
於鄞之櫟社沈氏感劉克莊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
唱蔡中郎之句作琵琶記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
辭使者取記上帝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之五穀
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間亦不可少後抱病遺鄉卒於
寧海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記者乃高拭其字則成
別是一人朱彝尊據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疑

瞻表堂文集 卷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舒或有所據然亦疑而未定也

張憲字思廉會稽山陰人嘗仕張士誠士誠亡遁入四
明山埋名傭於僧寺中嘗攜一册臥則以之藉首一夕
死於寺中發讀之乃玉笥集也其詩始行於世
國朝包爾庚字長明松江上海人故明羅定守也蕭散
出塵文亦如其為人順治二年航海至鄞寓焉江上召
之不赴久之歸里

余翥字生生眉州青神人以世襲錦衣家京師明亡擊
眷南下出入諸幕府或曰嘗以部酋監軍或云嘗官通

判順治二年至鄞寓居湖上者二十餘年陸宇燦觀日
堂七子之集翥莅其盟已而出遊倦甚復歸鄞一日題
人扇上曰四明余翥全吾賦諧之曰是所謂此間樂不
思蜀者耶翥爲之流涕乃署所居曰借鑑樓善飲醉卽
罵座工書亦以醉後益奇晚年復出遊竟以客死

瞻表堂文集 卷八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復來鄞寓湖上陸宇燦兄弟思哀資爲買田令奉母
居鄞明年自天門山遊石浦嘔血不起

梁以樟字公狄順天清苑人明商邱知縣也兄明經以
楠字仲木順治四年游鄞交諸畸士歸告以樟後三年
以樟來寓居城東與萬泰林時躍徐鳳垣高斗權斗魁
兄弟李鄴嗣沈士穎倡和稱鷓林八子其在鄞首尾三
年而去去後二年以楠復來未幾兄弟相繼卒又有閩
人林日宣者字君言嘗仕閩浙及滇中亂後來鄞時躍
爲序其詩亦畸士

宋龍字子猶太倉崇明人張采之高弟也錢肅樂稱其
與崑山歸莊足相伯仲明亡泛海至翁州為閣部張肯
堂客課肯堂之孫茂滋順治八年肯堂一門就義獨留
茂滋出走龍重趼至鄞求全茂滋陸宇燦輩方謀救茂
滋遂其成之館於陸氏之湖樓茂滋既出龍返崇明已
無家可歸矣又有江子雲者徽州休寧人寓鄞城西與
宇燦讀書後從肅樂起事事去失勢家居宇燦欲葬王
翊子雲即為計收翊頭者

周維祚一名上竹字雪山揚州人順治八年至鄞寓海

曠齋文集

卷八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寺時西阜毛聚奎有詩社同人吳岳生管道復倪元
楷汪應詔皆振奇之士維祚遊其間大喜遂入社自署
東楚狂客晚年歸里

萬曰吉字允康黃州黃岡人明崑山知縣順治十年至
鄞高斗樞林時躍林時對萬泰高宇泰皆與為刎頸之
交唱和無虛日已而欲之白下同入筮之不吉請無往
不可卒死楊崑之難

林可任字增志溫州瑞安人崇禎時官翰林與金聲金
鉉熊開元黃元恭錢啟忠以理學節義相切劘滇中官

至大學士後入雪竇為僧順治十二年結茅大梅山中
歲飢餐蒿然松讀書怡然自得也

沈麟生字丹紱江南宣城人副使壽嶽之子副使徇張
煌言江上之難麟生棄諸生隱於浮屠其寓鄞最久每
歲一至高宇泰南湖九子之集每設一席以待寓公之
有高節者麟生首豫焉

黃宗義字太冲紹興餘姚人魯王時官左副都御史少
從父忠端尊素學於甬上其時尊素館董德偁家已而

慈谿馮元颺元颺合浙江才彥與復社應馮氏子弟則

曠齋文集

卷八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愷章愷愈元箸元仲京第及劉應期姜思睿鄞則董守
諭陸符萬泰董德偁德偁德仕兄弟姚江則宗義兄弟
也宗義與符泰尤善同遊劉宗周之門亂後流離患難
賴甬上諸人之力以免其繼符泰稱死友者為高斗魁
宇泰嘗言平生師友皆在甬上又曰甬上多才皆光明
俊偉之士足為薪火之寄云

黃宗炎字晦木宗義弟魯王時兄弟執戈行間事去狂
走尋入四明之道巖參馮京第軍京第敗宗炎亦被執
宗義至鄞與馮愷愈高斗魁等謀以奇計出之未幾京

第故部復合宗炎復與共事再遭名捕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得免乃遊浙西賣藝以給高字泰之難營護不遺餘力不以前事而減也性最僻雖宗義尚不滿其意嘗曰東髮交賢豪長者不為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為知我耳

楊彭齡字商賢副都御史維垣子嘗避地至甬上施閩章作墓志蓋邢居實趙德夫之流

羅有高字臺三寧都瑞金人於儒宗明道象山於羣經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古注小學主說文皆參稽義訓句櫛字比以歸一是為文章絕去摹擬依傍曲暢旁通務抒其所獨契乾隆四十年客鄞主同年生邵洪家鄞士請業者無不足其意而去明年渡海禮洛伽山還遊蘇州歲餘復客鄞未幾偕洪入都已而歸瑞金甫抵家卒

瞻衮堂文集卷八

瞻衮堂文集卷九

傳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故惠州永安令王先生家傳

王先生諱世勳字凌衢一字賸樞寧波鎮海人十歲能屬文讀春秋左氏傳即能貫串十二公時事繼益博涉經史未弱冠充學官弟子尋食餼乾隆二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一後四年中胡珊榜進士第二歸禮部為選人四十一年謁選得惠州永安令永安有鈇潭書院久廢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失師先生至捐奉葺治為延師課士公暇親與諸生講說文藝士風日起國子監生鍾清麟者藪盜前令多養癰遺患先生嚴譴之民用安堵盜夜殺鄉民陳槐佑奪其財求盜至不得主名見黃亞三者衣有血痕疑而捕之先生按視非實遣去尋分校秋試權令陳君覆按謂先生故出人罪上之郡守撤闈先生言於守請寬限緝果獲正凶義容墟民械鬪權令以聚徒結盟羅織成獄逮捕至數百人先生詳讞得情其事乃寢巡撫南豐李公謂先生清慎且勤擬以崖州收遷補會先生有疾

辭不赴李公去後撫檄先生分校秋闈先生疾尙未能起乃爲蜚語所中以規避被劾時四十五年六月也又兩月病篤卒於永安年五十有三先生在永安首尾不及四年爲前令代償銀米將三萬金張皇補苴心力俱瘁故其所設施可紀者止於如此事親至孝居父喪毀甚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太夫人勸之節哀順變乃止事太夫人益謹滄瀟菴葺之奉必躬親未嘗假手僕妾與兄文學君最友愛其之官也不攜妻孥獨奉文學君偕行不一年文學君卒先生遂有乞休意久留官所非其

瞻臺文集卷九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志也待三黨皆有恩意自奉廉而緩急之誼在所必申所著有尙書發微毛詩正韻左氏傳補註等書並藏於家

袁鈞曰余幼讀先生制舉文歎其思沈力厚不類時世之作知先生得於古者深也後嘗一識先生於阮增榮坐上古心古貌蓋人如其文今忽忽餘二十年先生墓木已拱矣比歲來教授蛟川與先生之孫曰升最善曰升蓋綽有祖風因其請爲作家傳云

故武昌通城知縣范君家傳

范君諱煒字赤霞一字修園寧波鄞人康熙三年進士除順德南和知縣爲治嚴明倜儻負才氣不肯隨俗俛仰有某生者桀黠能玩吏吏不敢問橫行鄉邑間前令褫其中服則竄名胥徒監內秋夏稅君至廉得之發其私藏稅銀三十兩鞫訊乃曰身誠盜銀然賊未入己罪止擅開官封公卽入吾罪罪止監守自盜監守自盜者論徒四年後且將觀公之政君怒曰此亂民也刑故無小命杖遂斃之視囚有死囚三人請免覆按得實白大吏條上其事竟得減戍蓋刑一人宥三人而南和以治

瞻臺文集卷九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當是時三藩變起羽書旁午芻糧屢屨之供應接無暇時郡縣多以此蒙誚讓而南和之民其奉君命也奔走樂輸恐後不數日間百需具足事平於是歸民故輸寡然安堵君課以最而民頌君之德日愈以崇在南和數年當遷會有輔臣欲致君門下君謝絕之改知武昌通城未幾卒以被議去官君讀書日數行下弱冠負重名旣歸田益泛濫墳籍雖盛暑未嘗不衣冠端坐讀書也家居二十餘年卒曾孫永祺善文能隸書與余善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祖緒字孫貽自號吧亭長沙湘潭人四歲失父母馬氏有苦節比孝子以至於成人孝子既省事不忍違膝下就試絕意進取母子相依爲命者四十年母卒廬墓三年免喪設母位崇節祠守祠五年蓋孝子自母卒食飲必薦薦必哭泣悲哀如初喪凡八年而病孝子子前卒至是諸孫請孝子還家孝子泫然出涕曰吾安歸平竟卒於祠

袁鈞曰余聞湘潭人言太夫人之下葬太公也得地於湘潭泉塘橋數年有譚氏者買地太公墓旁主者書券

瞻雲堂文集卷九

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曰地有絕冢譚氏遂將偪墓葬有期矣太夫人攜孝子白官復攜孝子同寢苦守墓四十日夜訟迺得直今則墓旁地數十畝盡歸孝子後人矣孝子嘗以例爲國子監生卒後三十七年以孫令權杭州總捕同知力行時爲嘉興海鹽令得贈文林郎如力行官湘潭人至今稱張孝子云

孫母陳夫人家傳

孫夫人陳氏某女歸於孫則上舍介然翁之配秀才傳齋之母也凝重寡言笑姑陳太君早寡性嚴急夫人左

右之欣欣康樂得其懽心事上舍一於巽順有所不如意事祕不以告事過乃徐徐言之處娣姒之間秩如也舉丈夫子五人而傳齋善讀書夫人屬望尤切每郡縣小試夫人夜半起親爲治餐出場或遲至漏下數十刻亦必坐俟其歸用是傳齋刻苦嚮學克底於成內治井井食事皆有常度斷慙剪非咸中分寸於先世祭祀必誠潔中饋之事未嘗委之諸婦居常紡績縫紉往往至夜分就寢習勞惡逸出於自然天性也侍陳太君疾尤謹積瘁乃至於病太君歿夫人方臥牀蓐一慟幾絕不

瞻雲堂文集卷九

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旬日竟卒年五十有二聞者哀之

袁鈞曰余與傳齋遊得聞夫人內行之詳後讀孫明經蔚所作夫人輓詩推夫人爲其家女宗諒哉傳齋今爲諸生有警劬躬爨後食報有時惜不得於其身親見之也

來母周夫人家傳

母姓周氏紹興蕭山人國子監生兆吉女年二十五歸同縣國子監生來湘爲繼室三年而生子宗又踰年而寡又苦節四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九湘前妻所遺子四

人珩瑋瑋瑋皆少母鞠育絕愛憐之宗生而瑋忽自投於水以救免母方臥牀尋聞而歎曰後母故難為耶吾所以待若者至矣若故疑之人能自忍即安知不忍人時宗在襁褓甫旬日即以寄養父母家俾姊妹之在室者育之已而湘卒家衰落母亦從父母居父母繼歿乃僦屋率宗以居促宗就塾從師身紡績以資膏火宗長為聘婦貧不能娶遺贅婦家母獨居一切爨汲縫紉之事皆親為之踰年遭宗以會稽遊幕凡數年始構屋數椽命宗迎婦歸母於是乃得有子婦之奉矣宗高

瞻寰堂文集 卷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祖文學君墾田耕者侵其大半宗詢土人則宗兄珩已弼他人歸告母相持而哭命宗舉贖歸曾祖徵仕君墓在青山多年不掃母率宗往拜旁有族人偪墓葬守者言此亦是珩所為宗請告官母啼曰孺子咎不在人在汝兄若告官遷不遷未可知而汝兄已有應得之罪吾不忍以後母訟前子使亡者抱痛九原也宗泣受命於是請之族人集議禁止其後且捐資置墓田守焉珩珩早卒瑋瑋感母之誠卒皆改行母事姑孝於祀事必誠潔時時以先世墳墓為念禮重拜掃而遠祖已上墓

祭其族例非衣冠者不與乃命宗以貲授九品階俾得展追遠之誠生平不佞佛福田利益之說漠不省而菜羹蔬食自奉甚約族屬有貧困者往往量力周卹之或倉卒來請無以應即脫簪珥付之乾隆中族之賢者請於大吏以節孝旌門行將上其事於朝焉

袁鈞曰余讀來氏族譜牒母之為來氏婦也姑夏氏亦以繼室苦節至四十六年者湘前妻所遺子夏氏憐其失母姑息之即湘亦不得輒施檀楚積漸以久乃至游於博徒數負進斥賣其父資產略盡母懲此故其待宗也特嚴語云寡婦有慈無威然以母代父即義同於父宗之能自樹立以長子孫蓋母之嚴有以成之也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母庶幾近之矣

王吳治家傳

王君鏐字吳治寧波鄞人前輩鈍夫先生炳之孫樸存先生畿之子也少穎敏十歲時侍大父疾則竊視架上春秋左氏傳父見之良久叩之曰若解此耶曰不解如傳中某某事似與經不合注中又往往傳會傳文以解經故難解耳父奇之白其大父大父喜病為之瘥里中

瞻寰堂文集 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范曉川先生故多學嘗過宿君家君雜舉史書相質難
皆中款會先生爲之動色鈍夫集中有稚子頗知書之
句謂君也年二十補府學生明年試高等食餼連試布
政司不利文日進鄉人從學者日愈以君於經義功
最深若思白之雅大士之潔思曠文止之幽君實兼之
喜讀宋元以來書姚江黃氏明文授讀秀水朱氏明詩
綜杭州厲氏宋詩紀事尤所究心爲詩歌雜文咸井井
有法度蓋君天質高明迥出流輩然患體羸又專治舉
子業以餘力方爲詩文年三十後始志於古人立言之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而天不假年中道徂隕使竟其所學其成就當自卓
卓豈止此也余與君幼同學於曉川先生其後君授徒
余遊禾中鄭誠齋先生之門每歸省之暇相與談說往
古歎然彌日已而余交瑞金羅君臺三亟稱其學而君
方從蔣君樛庵遊持論頗不合後將介君交於臺三而
不數年間君與臺三先後下世閒居寡偶笑言靡託回
憶往者斷斷各不相下時此境其何可得耶君弟銅囑
余作傳附之家乘執筆法然粗存梗概後之覽者或有
取焉爾

石貞女敘傳

石貞女長沙湘潭人也父歲貢生曰堅早卒事母以孝
聞女幼字同縣曾氏子曾氏子不得於親而非其罪曾
與石舊有媼知女賢而憐其失所嘗請辭昏於母不得
已而曾氏子暴死女聞欲殉母勸止之鄉之人乃爭來
求女昏女泣曰是且謂我忘曾氏耶則請於母素服往
曾氏臨其夫喪請卽留事舅姑舅姑惡其子且謂女少
也不可歸依其母以老母卒時女年蓋五十餘矣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代以還未昏稱節者有之然或爲夫嗣子撫之以成名
又或捐軀愴慨以行其志女至老窮無歸悲夫石曰珠
者女從祖父也爲余道女事又言曾氏父母死其族之
賢者乃爲女請旌也或曰以貞請非也女終身留事其
母當以孝或曰女豈一日忘曾氏往以心許之豈倍其
初哉他日兩家子弟各爲位以祀貞女可矣於乎女之
所爲亦苦矣士故有獨行者若女者其獨行之女士與

陳秋山傳

爲董小純明府作

秋山諱琦字亦韓姓陳氏秋山其自號也先世有官御

史者以直言蒙難子孫竄處四方爲許氏久之復姓歸里譜牒散失莫得而詳其家於鄞也在趙宋時可知之世湖其高祖而止秋山少孤善事母友于兄弟門內之行人言無間象山姜石泉白巖未第時教授於鄞秋山遊其門學日進喜聚書子史百家之說積千百卷作小樓曰西圃丹黃甲乙雖寒暑不輟也七試布政司屢薦屢斥遂絕意進取以詩文自娛所著有國策編年草木春秋詩文稿各如干卷秋山之少也逮事其祖祖甚愛憐之祖老遺秋山遊學而以家政付秋山之弟美珍美

瞻齋文集卷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珍不善治生漸至耗折秋山不問也從父出爲人後無子美珍當嗣秋山請於祖中分其產以授之美珍不可秋山曰叔父無遺貲弟往何以自存我獨擁前人業非心所安且亦何忍令老母憂少子耶卒分界之美珍家日落秋山猶竭力助益之時人以爲難女弟適林氏而寡子幼家窶甚秋山爲治喪葬恤其家性好施予無以殮者予棺不能葬者爲之葬宗黨外嫻貧乏者時時周之或至粥田以給蓋自其曾祖以來行善於鄉至秋山凡四世矣嘗有乞者踵門秋山謂曰若盛年尙可自力

何至此子以資令爲負販之業其拯人多此類秋山廣類豐頤目光炯炯如流星善飲性慤直喜面折人過醉後益甚以此或不諧於俗然其責人也退無後言人亦多諒之者年六十四卒子孫能讀書世其家論曰秋山晚年隱於青烏之術嘗徒步裹糧往象山爲白巖營高敞地白巖不信形家言然未嘗不嘉其篤師門之誼也毛大令烏巖與秋山同學於白巖者每稱秋山爲古之遺直云

墓文

瞻齋文集卷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乾隆丙午科舉人范先生墓誌銘

余留滯德清之四月故人范莪亭先生赴至瞿然以驚盡焉而心傷也惘惘乎若行之有所遺泫然不自知流涕之已被面也自余獲交先生垂三十年家居過從無虛日卽在客書問常至事無小大必相聞蓋生平文章性命之契若先生者未易一二數也其孤懋賢具書述遺命請爲幽室之文嗟乎先生有言他時銘吾墓者必屬子曩旣心許之矣且先生交遊滿天下不少顯官通士而獨惓惓於余以爲身後之託則以知先生之深者

莫余若也既歸走哭其家諸孤稽顙泣申前請不敢以不文辭按狀范氏系出鄧城宋僕射宗尹之子公麟婿魏文節女弟始居鄞十四傳常熟教諭鉅與兵部侍郎欽海南知縣鎬並知名所稱范氏三鳳者也鉅生宣府經歷大涉大涉生封南河知縣汝樛是爲先生高祖曾祖諱煒康熙三年進士通城知縣祖諱廷培府學生父諱從思國子監生妣陳氏謝氏先生諱永祺字鳳韻一字莪亭幼稟過庭之訓力能委已於學長而益奮治制舉業爲諸生食餼有聲角藝必勝雖老師宿儒多出其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每試布政司文出嘖嘖騰眾口屢蹶名益噪韓城王公視學浙中專檄飭學舉優行願俛得俛失晚始以明經充貢尋中丙午鄉試年已六十矣自念遲暮無所復效於世絕跡公車詠歌先王浩然也爲人碩膚豐下金聲玉色見者不知其衰願喜用藥物自隨別署石生老人曰石猶生我矣足不越鄉井而聲光出於四遠篇什唱酬筆札還往几案堆積一一應之不爲疲也四方君子之至四明無不欲接識先生若錢詹事辛楣袁庶常簡齋許侍御穆堂葉太守古渠張刑部餘堂方刑部道

坤羅孝廉臺三並通縞紵爲平生懽其在武林則梁侍講山舟最稱心知之雅好聚古今人手筆於名賢尺牘網羅尤盛疏其人爵里行誼爲序錄羅孝廉極稱之爲之序自後所得益富因附錄其辭之美者以友人書疏尾其後成明人手簡序錄十六卷國朝人手簡序錄十二卷延緣軒新牘二十四卷所著詩古文詞溫厚雅馴不愧作者有朝爽樓稿十二卷並藏於家善隸古書抗衡萬編修九沙間爲篆刻則史雪汀後一人而已事親至孝父太學君性嚴峻罕所當意獨先生侍側能得其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懽侍父母疾必謹居喪倚廬寢處粗惡終三年未嘗入私室篤友朋之誼與人爲善常如不及人有不善若咎在己故先生不輕與人交既定交卽終身不渝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服古而安循理而樂積學以至於老可謂天之君子今之古人者矣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疾卒先自書輓句徧召親知與訣比化異香繞於室隱隱天樂之聲聞者以爲是吉德之驗也距其生雍正五年九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九夫人朱氏黃氏並前卒丈夫子四懋賢鄞縣學生懋穎懋楫並國子監生懋樹

鄞縣學生女子子一嫁鄞縣學生水滄孫男十六女十二曾孫男一先生既卒有憑棺而慟者家人疑其素非相知自言曾受先生恩願先生不自有其恩且諱言之故人莫之知也蓋先生隱德多類此者明年恭遇內禪恩詔舉孝廉方正於是知鄞縣郭君歎曰莪亭在此其選矣鄉人合詞請祀先生鄉賢郭君已上其事大吏今以嘉慶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淺葬所居西南之七松園將俟卜吉而合祔焉先爲之銘銘曰

瞻臺文集卷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事詭激之行中正而和平也不爲雜學純粹精也我

銘其藏涕淚交零也九原可作尙據瓠而聽也

故鎮海縣學生謝文惺齋墓表

文諱琦祚字次韓一字惺齋氏曰謝寧波鎮海人先世居吳郡平江始祖字宋建炎中以進士爲定海令家焉定海今鎮海也世爲縣人字四傳元高安令嗣謙又十傳明兵科給事中諱泰宗是爲文曾祖祖諱得昌入本朝以恩貢候補州同知考諱緒恆副貢生充內廷教習期滿以知縣用不就尋中康熙五十九年順天舉人例贈文林郎生三子文其第二子也妣朱氏沈氏楊氏並

例贈孺人丈周歲失所生母沈五歲太公入都依兩叔父居兩叔父嚴督課之文謹受教力能委己於學學成充鎮海學生員太公客京師垂二十年中更數歲一歸丈侍側一切皆先意承志棋枰酒盞速覓娛賓凡可以致親權者百方爲之伯子頗短於才丈獨總家政區畫中理作事多深長思不肯苟營且暮太公嘗爲丈兄弟析產伯子早卒無子以丈子爲後後數年叔子又卒其二子皆少丈復與合居共爨歲籍記所入及其長而授室乃按籍分界焉舊無家廟丈與宗長籌畫積累以成

瞻臺文集卷九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用不給助以私財獨任勞苦未嘗倦也朱孺人家無主祀者奉遺命歲時爲之設薦宗媼中有窮乏者予以資財令生殖或耗折不能償則舉券焚之中歲日疾不復赴省試優游課孫而已自言某年月日當死及期竟無恙又幾年爲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九元配張孺人後丈三年卒年七十某年月日合葬縣北鄉莊家橋先隴之原子二人佑廷鎮海學生出爲伯父後佑績國子監生孫三人塤賢國子監生篋賢歲貢生候補儒學訓導炳賢寧波府學生曾孫五人某

某鈞教授蛟川與篋賢兄弟善篋賢奉故鎮原令謝先生閭祚所述丈行蹟請爲墓道之文鎮原文從兄先大夫同譜執友也其言質而信謹刪其要辭之表於阡

李氏中殤冥昏合葬壙磚銘

李明經喪其冢子忠桓生十四年矣哭之慟爲制服且將爲之立後蓋過時而哀曰此子善事我欲勿殤也乃求昏於鬼媒氏得同里周氏十五歲殤女迎主與忠桓之主同耐於廟擇隙地而合窆焉以墓磚之文屬余案儀禮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周禮地官禁遷葬者與

瞻表堂文集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嫁殤者鄭氏註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已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冥昏起於後世恐於禮非宜明經喟然以嘆泫然出涕曰世俗之禮豈必盡衷於古古不易墓今遷葬勿禁也古不墓祭今且以拜掃爲重也古不繼支子故殤與無後耐食於祖今則無無後之人也自世祿不行宗法廢壞重者繼禰之宗爾禮註宗子從成人禮又曰宗子爲殤祭於輿似可援也昔者魏武帝幼子倉舒卒掾邴原有女早亡武帝欲與合葬原辭以嫁殤非禮然終聘甄

氏亡女合葬焉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迫封黃爲列侯爲置後襲爵此後遂成故事五代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雖有詔刪正然亦不能禁也元明已來蓋多有其事近在本朝全吉士祖望亦嘗行之聖智無似未敢以先生爲非也余聞其言悲明經之不幸憐其用心喪明之戚責備賢者中人以降無寧失於厚矣忠桓生於七月二十日乾隆五十三年也其卒爲嘉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因明經之請爲之記且繫以辭曰

瞻表堂文集 卷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是爲吾友李明經之子惠而無年埋玉於此命也夫求其特續以似借曰非古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乎
選拔貢生孫君墓志銘

孫君守荃自營生壙於清道鄉翁姚之原韓明經朗山題石余爲賦詩後九月爲嘉慶九年八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蓋三百六十甲子矣葬有期孤學耀等奉君自撰年譜乞銘余知君有年東西奔走聚處爲少比歲閉門養疾益以闊疏然而科場角藝燈火緣深少陵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當不在區區形迹間未敢以不文

辭謹條其世系本末綴之以銘系曰吾里孫氏宋末有名德茂者自吳中來居碧溪六傳而遷郡治之小江里世爲里人六世祖昌期五世祖樺國並賓鄉飲稱長者高祖諱琦曾祖諱宏均並寧波府學生祖諱德乾考諱傳濂例贈徵仕郎妣戎氏例贈孺人側室柳氏君諱蔚字守荃晚號逸雲居士以乾隆十年四月十八日生七歲就塾受句讀起辰終酉恂恂無子弟之過太公服賈常往來吳中納妾柳僑於吳太夫人又善病君自塾歸往往代中饋之勞十六歲太夫人卒太公聞耗自吳歸

瞻雲堂文集 卷九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葬畢返於吳而託君兄弟於鎮海范氏太公之友婿也君奮志讀書足未嘗出庭戶家中虛無人惟守廬一老婢君偶以事歸則寄宿外家事畢即返鎮海凡四年太公歸爲君取婦始家居從郡中諸老先生學二十五年補寧波府學生員教學兼資三十七歲食餼受知韓城王公東武寶公大興朱公連試優等文譽綽然起乾隆五十三年充選拔貢生以太公春秋高不忍離膝下就試太公促之北上君依違不肯行及冬而太公病君親治湯藥露禱於神願減己算益親卒遭大故哀毀骨

立喪葬克盡其誠服闋赴禮部補試以候選直隸州判歸里自題其室曰逸雲因以爲號自此不復踏省門矣喜爲詩與里中仇明經竹窗周明經鐵山相倡和月爲一集優游自得者十年所著有逸雲居士詩文二十卷三餘偶識二十卷增訂詠物詩五十卷宗族聞見錄一卷夫人李氏處士傳純女長於君二歲丈夫子三人長學耀次學烈皆國子監生學烈出爲仲父傳瀚後次學熙女子子一人適諸生金桂孫一人晉甲君之卒也學烈方臥病搥牀大慟益劇竟以毀卒後君卒才四十

瞻雲堂文集 卷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是則可哀也已銘曰

平原一望佳氣鍾樂哉斯邱手自封天荒地老魂所從十年樹木長青蔥鮑家碧血秋墳中厚夜逸光時吐虹銘於好辭傳無窮

室人董氏墓志銘

董氏邑人歲貢生元敬女端重寡言孝兩姑專余無違德余資常客遊辛苦持門戶者十六年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疾卒春秋三十有五時余在語溪不及與訣可悲也卒後七十一日庚申葬於西山前舉先塋

之麓首乾趾巽虛余壙於左子男三人澍濱治女三人
巽甲乙濱與甲乙皆下殤銘曰

爾長乎余兮才七月先余而歸兮作爾室依於先公兮
近咫尺百歲之後兮永同穴

幼女甲乙壙志

乾隆四十有一年太歲在於丙申六月朔日余客會稽
未逾月次女阿甲殤問至太息者久之七月晦歸省則
阿乙亦於是月天矣兩月之客喪其二女悲夫吾未有
子老母未有孫弱女非男慰情勝無而尚如此豈不惜

瞻表堂文集 卷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哉爰命僕人載往西山掩土而埋之去大人墓左數十
武嗚呼吾自推祿命夏秋之間水火交戰兩難相持心
厭其不祥然豈謂如是之驗也乎阿甲生二十月而卒
阿乙生九月卒為之銘曰

適從何來今何往人惟一邱問少長汝飢孰哺寒誰衣
依於汝祖奠厥壤

行狀

鄭鐸垞先生行狀

先生諱大節字臨之一字鐸垞姓鄭氏寧波慈溪之半

浦人可知之世自宋末諱毓者始毓生天秩天秩生仲
微仲微生子弼子弼生孔明孔明生道州知州鏞鏞生
太學生淙淙生栻栻生禹州吏目尚福尚福生之璧之
璧生崇禎三年副貢生諱啟是為先生高祖曾祖諱濂
崇禎十二年副貢生官按察司副使祖諱梁康熙二十
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後以刑部郎中出知高州府世所
稱寒村先生者也父諱性歲貢生二子長即先生先生
幼承祖父之訓力能委己於學顧不喜為制舉文年十
七為諸生一赴省試棄去以例補國子監生又以例加

瞻表堂文集 卷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判銜自此居家事親未嘗去左右也好為詩脫稿後
輒散去能畫顧不肯為人作學琴於天童僧軒宇吳人
周紫芝盡其法每春秋佳日則撫弦一再彈或倚闌吹
洞簫音泠泠然出林木外此外蒔花種竹而已為人方
嚴寡言笑里中後生皆懼之動必以禮祖宗家法必兢
兢守至於老不衰食事有常度子弟燕見必具衣冠肅
容家門之內嚴若官府於祀事尤誠祭器祭服必具年
七十不勝拜跪乃傳重於家孫人湛前此每祭必與也
先世有水鄉竈地在觀海衛地外有塘塘以外塗漲畝

日以增先生與其弟誦齋君謀曰此增者故未有已我
與若守先人成業足自給奈何盡擁其利平則以塘外
地三千餘畝歸月湖書院爲諸生膏火今所增又數百
畝矣不喜爲子孫封殖計歲用之餘者惠及三黨人視
如例有宗人聘隸女爲婦先生力阻之聞已成說復捐
貲償所用聘財終不得已先生若辱在已數十年猶以
爲憾也蓋先生篤於本根之誼如此壯歲喪偶鰥居一
室如枯僧年五十而喪子遺藐孤孫三人長五齡次才
一二齡耳或謂先生此不可不再取先生亦自危乃納

瞻泰堂文集 卷九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副室自號曰補牢翁先生不輕與人交既定交則終身
如一日矣五十以後病日比年又患足疾然飲啖如常
謂可期頤未艾而一病不起是可哀已先生生於康熙
十年二月十三日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配張氏子印印縣學生皆前卒孫人湛人浹曾孫躍鱗
喬遷張孺人之卒也殯於祖塋之側人湛等將以今年
十月二十三日奉先生喪啟孺人之壙合葬鄞縣某都
某圖某處人湛余妹壻也屬余狀先生行事謹敘次其
世系里居以備大人先生采擇焉

行述

故武信郎浙江提督前營千總嚴君行述

君諱殿選字萬青一字蓮仙寧波定海人從父宦於鄞
爲鄞人幼而穎異稍長通兵家言武勇絕倫善射能挽
強控生馬橫出馬道間不失正鵠力舉百鈞又善舞劍
頓挫迴旋神異獨出乾隆六年應浙江鄉試簡親王德
公時爲巡撫奇之欲首舉格於例不果授左塋把總尋
陞前營千總封武信郎未幾君父以營兵盜人財坐失
約束去官君亦失職家居折節讀書爲詩文暇則鼓琴

瞻泰堂文集 卷九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娛間召賓客會飲可十石不醉大吏愛君才將復官
之君以終養父母辭又念家世習武欲以文學見於世
身既放廢課其弟殿鏐殿鏐中乾隆二十五年恩科舉
人今爲新城教諭君爲人勇敢好義喜急人之難定海
之岱山民貧多業鹽竈爲生有賤丈夫航米至其地交
通令長籍戶費與之不及歲而倍其息民以大困君慨
然曰此父母邦也吾既得罪無所用於國庶幾效之於
鄉乃罄所資買米不濟則典其官時衣裘至岱山亦籍
戶與之蠲其息歲以爲例竈民感君意每如期還母本

某年岱山大饑父老奔告於君君立以米往夜泊桃花山遇風舟覆傳於泥君陷於騰泥中里許猶力能登山竟以寒疾卒於山岱之民間之皆爲流涕盡哀君被陷時有桑姓者亦舟至其處盡取米去後三年遇君於道日汝忍取吾米此數千人所藉以生活也吾不可以貸汝汝歸當暴死妻孥咸死於疫已而果然岱之民神之爲立嚴公祠某鄉歲時祭享不絕於乎君惠其鄉人而至以身殉命也悲夫君生於雍正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三十有幾娶江氏先君卒至是教諭君奉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遺體歸合葬鄞縣西門外楊家橋君父壽藏之左會祖某祖某均贈某官父雄浙江提督右營遊擊封武翼大夫母某氏封淑人子璟初名宗堯寧波府學生與余爲同門友故知君之行事爲詳君之卒也璟幼貧不能具禮墓志闕焉今以行述屬余爲之述

文林郎寧波府象山縣知縣加一級顯考模圃府

君行述 爲袁國學志林作

於乎痛哉府君官海外八年矣躬躬未嘗求頃刻暇逸今年正月疾作始引謝又以交代留郡城自府君

作令之三年有彌補虧缺之例凡派賠歷任虧缺銀七千八百兩又前令葉公瑤缺交庫項府君閱其垂老尙羈逆旅爲代認一千六百兩有奇蓋廉俸不足繼以請貸富人而象山之民絕無怨言方且望府君久留既去猶嗚嗚頌府君善政不衰則以府君曾無一錢入己行孚於民故也引疾得請府君籍倉庫錢糧絲毫無所短耗而受代者故吹求文移屢去置不省府君因力疾往象山將與逐款面稽受代者知府君且至禁止渡船肩輿府君不得已從齊民雜渡無所得輿則徒行十餘里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二十五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抵丹山書院時已億甚受代者數拒不見抑勒百端府君以病軀遭此摧挫其何能堪時不孝等侍側猶引孟氏三自反之說用自慰譬然而痰壅氣逆遂不可支矣是爲三月二十七日越七日益劇醫藥罔效延至夜分奄然長逝於乎痛哉不孝等搶地呼天百身莫贖尙何心顏視息人世惟是府君文章行誼久著鄉評莅官服政大有民譽若不忍死詮次恐日久就湮沒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濡血和墨粗陳梗概惟當世立言君子賜覽觀焉府君姓袁氏諱淑先字來範一字模圃郴州桂

陽人系出有虞於周爲陳春秋時陳公族有濤塗者以王父字爲轅氏世居河洛晉世以來分仕南北一徙華陰再遷豫章族滋盛趙宋時有學淵者生子十三人散處四方而瓚始居桂陽長寧鄉之文三三里上流是爲桂陽始祖瓚十三傳至廩貢生子亮公諱嘉謨府君曾祖也子亮公生廩貢生亦邵公諱興鎬亦邵公生歲貢生宗濂公諱風華兩世皆以府君貴贈文林郎亦邵公配宋氏宗濂公配朱氏皆贈孺人宗濂公六子府君其第二子也六歲入塾十歲學爲文十二歲贈公集族人

瞻雲堂文集 卷九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課府君與焉文成爲贈公所許族人咸相推服贈公督課嚴府君尤力能委己於學祇承過庭之訓所業日進雜受諸經子史及唐宋以來諸大家文盡能究其指歸爲舉業文則專師方城下筆輒得其似年二十一補諸生其秋以五經例舉乾隆十八年癸酉科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歸時贈公方家居授書府君益潛心受學贈公嘗言古人立身須有堅定之力每誦范文正畫粥朝朝長白寺之句以勸府君府君由是操行彌厲學益進連丁內外艱服闋再試禮部薦不售三十一年大挑

二等授黔陽縣教諭明年到官力以造士爲己任士盡慶得師捐俸修學宮甫成黔陽士與鄉薦者三人前此未有也四十七年遷漢陽府教授奉文截取赴部明年選授寧波府象山知縣象山地瘠民貧府君至謹守繩墨尺寸不踰未嘗以絲粟擾民故事縣中受詞道役賈票下鄉有下鄉錢聽訊有鋪堂錢府君遣役則酌路近遠給費與之而殊書票端役無所用其需索每日視事剖決如流水胥吏惴惴不敢攙一語鋪堂陋規及一切賄囑諸弊不戒以絕凡數月謳歌徧於路邑人士於治

瞻雲堂文集 卷九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之堂縣額頌美四十九年上南巡大吏檄委府君辦理西湖黃龍紫雲兩洞工程又以寧屬守令皆辦差會城委府君赴郡彈壓在郡三月清操益著郡人至今稱焉四月上回鑾賜荷包一對庫緞二端復奉恩旨加一級明年正月恭遇覃恩榮及兩世府君以仰荷寵光感深祿養每興風木之悲益矢致身之分每與不孝等語及未嘗不流涕沾襟也濱海多盜且門賊竊取漁網事主應佩朝張其詞訴守汛官守汛官遂以賊恩二十餘持鉤挾石行劫傷人通報道府君獲正賊陳江觀等九

人詳鞠之始得其實獄上得從輕擬人皆稱府君治獄之平五十二年正月臺灣賊林爽文聚眾爲患官兵勦捕其黨多竄入海石浦爲象山咽喉要地府君奉檄巡查甚力居民晏然有旨發浙省米十萬石海運赴閩象山派二千石府君每船選兵押運浙省諸邑運米者惟象山及慈谿先到閩七月閩賊黃崑山等在太平劫掠兵船殺兵民十餘人餘盡被縛去已而廣東及温州玉環先後獲賊正法而奏摺中有釣船一隻賊十餘人不得主名之語府君查檢官單知爲林佑等十八人因具

瞻臺文集 卷九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稟通報奉緝旋於東窟石浦獲四人而定海玉環相繼報獲真賊始無漏網矣學宮久不治櫺星門外宮牆一道逼臨玉帶溪民居湫隘塵市囂雜府君因請帑繕修謀於邑士估直售民居闢牆址飭工庀材自大成殿兩廡暨名宦鄉賢諸祠學官署廡俱增新易舊煥然改觀東鄉張氏有女父母亡兩弟尙幼家極貧矢志不嫁育其弟弟長親率之耕久而爲之婚府君給扁旌之城巾周烈婦錢氏之死則爲詩以弔伐石樹碑此二人邑中初未舉報而府君採聽輿論輒舉以示勸其留心風教

如此邑中佛寺頗盛產多爲豪強所侵不肖官吏復蠶食之多中落府君查核被侵田畝俱照例減價斷贖於是護境延壽衍慶普明五獅諸刹盡復其舊府君故非佞佛者以爲象教之設由來既久各安本業與四民不相病也不可獨令彼失所耳府君旣守贈公之訓又自信窮達皆有定分一切逢迎巧宦之習恥不肯爲而方伯顧公獨以府君朴誠能任事屢加獎譽府君感方伯知遇之隆益自刻苦所冀上報國恩無慚職守又以彌補虧缺拮据萬狀數年之間心力交瘁甫得就緒而疾

瞻臺文集 卷九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謂可養疴林下以休餘年乃阨於受代者之苛戾久留郡城不得回籍調治跋涉山海疾乃增劇蒼涼旅舍誰可告語揮手長辭齎志入地於乎痛哉先是府君截取赴部時遇能降神於乩者有秋光菊豔天然妙海外山間一局棋之句已而果得象山八月抵官一時傳爲異事謂乩語畢驗豈意遂爲桐鄉命葬之兆乎生平著述有龍標芳躅吟及經義行世其未刻詩文若干卷謹藏篋笥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六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吾母朱孺人諱山公女

封孺人例晉七品孺人側室富氏子男四人長不孝志林國子生娶朱氏熙尚公女再娶廖氏學西公女次不孝志校增貢生娶朱氏繼唐公女次不孝志樹邑庠生娶朱氏候選縣丞菁華公女皆吾母朱孺人出次志椿庶母富氏出女一人朱孺人出孫男六人某某女一人不孝等扶輿旋里苦出昏迷記憶所及十不得一語無倫次伏冀大人先生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俯賜矜憐錫之銘誄以光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例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顯考青崖府君暨配例

瞻寰堂文集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封孺人顯妣李太君行述

為盧參軍登書作

嗚呼痛哉不孝等遂長為無父無母之人矣自吾母棄養不孝等方日夕侍吾父謀治窳多事私念吾母體素羸弱臥疾以來吾父日三四診視調護百方不孝等侍湯藥抑搔扶持未嘗頃刻去左右凡五年卒至不諱猶幸吾父神明未衰冀得長侍膝下往往制淚承睫不敢流反覆慰譬冀得吾父之悲有時衰減則不孝等終天之恨庶幾於承奉顏色時可以稍釋乃甫浹歲而吾父又棄不孝等矣此皆不孝等罪深孽重天降酷罰遺禍

於吾父母鮮民之生不如其死之久復何心顏視息人世顧念吾父績學砥行久重士林吾母勉治內職無間宗黨使不及今紀載邊前光宿隱德則不孝等罪戾滋不可追用敢茹哀綴述冀當代立言君子采擇焉盧氏系出東陽後遷定海之金塘山明嘉靖間有家錦者以避倭難再遷於鄞遂世為寧波鄞人家錦生傳政傳政生應龍應龍兄弟八人皆以讀書敦行有聲於時里中有高陽之目是生誠吾府君諱學信吾父之高祖也誠吾府君生君育府君諱文英無子以弟素先府君諱臥龍子章為後是為子雅府君子雅府君生明村府君諱兆晨字寅仲國子監生以世父訓導公垣封修職佐郎溫州府儒學訓導以吾父例晉徵仕郎中書科中書元配呂氏贈孺人例晉太孺人副室宓氏例贈太孺人是生吾父諱址字丹陛一字青崖幼而奇疑學於孝廉郭先生永麟為經義有聲年十九受知於學使者長洲彭公充鄞縣學弟子員每試輒高等名噪甚尋補增廣生員乾隆十六年郡中大饑輸粟助賑大吏以聞得旨以貢生議敘連試布政司不利以例授中書科中書然猶

瞻寰堂文集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焚膏繼晷攻苦不輟也久之兩目失視始絕意進取時不孝登書方仕西粵吾父每遺書訓勉惟以居官盡職力圖報稱爲言未嘗及家事也生平喜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賈以購朋舊中有異書必宛轉借鈔晨夕讐校往往至廢寢食搜羅三十餘年所得書凡數萬卷將爲樓以貯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名之曰抱經詹事錢公大昕爲文記之甫庀材而吾父病矣吾父自失視以後每得善書必令子弟侍側讀據觚聽之念縣志自聞隱君性道後歲久未修言於鄞令錢君維喬開局纂輯延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詹事主之吾父則盡出藏籍以供搜采又以志乘所載未能徧及別成四明文獻集一書好吟詠嘗取陶靖節詩次和成集他所爲詩古文詞凡若干卷行將次第編輯授梓以傳性至孝先喪呂太孺人後喪贈公並哀毀盡禮乾隆乙酉省試旣行宓太孺人有疾弗豫命勿以聞吾父甫畢試心動卽於其日乘月渡江比至家則太孺人已先一日捐館舍矣枕口盡哀絕而復蘇者屢旣免喪餘哀未忘不孝等侍坐談次偶及太孺人輒流涕泫然沾襟也與世父訓導公友愛甚至遇事必請命以

行姑母適孫氏中歲而寡所以恤其家者備至子雅府君葬西山墓穴爲風水所侵言於尊行請獨任改葬又念大宗未有祠非敬宗收族之義爰集族人勸建卜地於城東隅鳩工庀材周歲歲事迎主入廟歲時享嘗秩然也是役也吾父任經費蓋十之三他若宗姻中有所求必量力助貧不能殮者或予棺或賻贈蓋歲無虛日矣精岐黃之術人有求治疾者無貴賤必往貧者或助藥餌全活者亦時有嘗雪夜徒倚於門聞兒啼聲命從者審視則甫周遺女也雇婦乳之比其長而嫁之其他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施樂善類如此體素充盛亦少爲六氣所侵偶有弗怡服苓連苦寒之劑輒已故屏葠苓勿御也自吾母不祿吾父悲哀之餘精神微損於前然終日危坐夜漏至四十餘刻方就寢善飲飲猶數斗不醉旣寢疾不孝等侍側猶據牀危坐所以訓誡不孝等者娓娓不倦也凡旬日自審六部脈微見代曰吾殆不起矣因問何時不孝等對曰嚮晨又問不孝等俱在側否咸應聲曰唯是時方倚不孝登焯坐命不孝登翰以手按摩胸前頭微傾氣息漸弱不孝等亟以人葆湯進微啜而已再請目

已瞑矣嗚呼痛哉天平人乎其不孝等生不辰而天奪
吾父之速至是乎吾父生於雍正三年四月三日卒於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配吾母李氏乾
隆甲子舉人候選知縣諱自新公女幼而明惠女紅中
饋不戒以習相攸以歸吾父是時二門方盛給使令者
趾錯於庭吾母侍舅姑一切抑搔扶持盥櫛澣濯烹飪
諸瑣屑事必躬必親舅姑安焉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
吾父性卞急吾母每以溫語解之蓋自結髮以至皓首
敬戒無違如一日也遇家似周孺人恭而有禮先後之

瞻泰堂文集卷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間怡怡若兄弟舅姑沒襄大事必盡誠祭祀必式於禮
先吾父一年卒卒之日爲八月二十六日其生以雍正
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子七人長卽不孝
登書廣西布政司經歷歷署思恩樂平二縣龍勝州通
判德勝州同知娶邱氏次登岳監生娶張氏再娶袁氏
次登焯娶鎮海張氏次登翰監生娶朱氏再娶王氏次
登青監生娶王氏次登封監生娶吳氏次登標監生娶
慈谿孔氏女一人適己酉舉人鎮海陳元枚孫二十人
某某孫女十九人曾孫四人某某曾孫女四人吾母之

卒也吾父卜地於光溪之麓因循未舉今將奉二喪合
葬焉日月有期用敢忍死濡淚和墨粗陳梗概以邀惠
於大人先生之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錫之銘誅責及泉
壤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述

生母洪夫人五十述

生母姓洪氏鄞縣人年十八歸先大夫於京師時先大
夫官刑部主事俸薄不足自給而贈公春秋高家累繁
重則與母陳夫人節縮衣食以寄奉菽水贈公以爲賢

瞻泰堂文集卷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戌先大夫出守永北生母侍陳夫人偕行旣至署布
衣疏食尤以勤儉爲家人先永北無屬縣而先大夫治
事無幕客每讞疑獄連日夕無休時生母恪勤侍左右
未嘗有情容庚辰先大夫以待次吏部卒於京師生母
聞耗一慟幾絕欲以死殉鈞時才十齡兩妹皆幼鈞牽
生母衣哀號向陳夫人不知所出陳夫人素羸疾見生
母奄奄聲氣僅絲髮出喉間顧小兒女疾病不能興生
母念任重道悠乃強起治食事先大夫自永北歸故不
名一錢至是益困則典衣脫珥經營祭葬延塾師課鈞

潔治饌具媼姬友朋饋問必式於禮而日佐陳夫人勤
十指以餽其口每曉漏將盡一燈熒然課讀竟為鈞道
說前事輒相對涕泣哽咽不能成語用是憂勞勤瘁遂
得咯血疾疾數舉發屏湯藥不御鈞泣勸之曰吾七八
年前求死不得尚奚事此汝勉讀父書毋貽兩母憂可
矣操作如平常陳夫人知之乃曰若幸自愛吾老矣不
能為若撫諸孤也蓋生母懼傷陳夫人心故雖甚憊非
昏眩顛仆勿敢言也戊子鈞從學鄭先生於新安生母
誠鈞曰鄭公古人苦從之遊立身行己取舍進退之際

贈袁堂文集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善學之勿徒事詞章科第以人重毋汲汲名利書至
必諄諄及之且曰吾在汝家盛時視富貴無異貧賤故
處約不困性慈仁御僕婢未嘗以盛氣加之又好施與
鄰婦有告貸者倉卒無以應立脫頭上簪與之有鄰人
盜鈞脩脯事敗禁勿窮詰後有所請周恤如故常賊獲
盜錢物鈞繫之官生母善遣之有僕自永北攜歸稍長
歸其質令往省父母同室婦以貧故發憤仰藥藥未盡
而嘔生母廉其狀異之叩之不肯言為營其嘔反復慰
諭解治之得不死初育第五女以病故命媼乳之媼有

子亦命之來媼抱子熟寐壓女死媼惶遽求貸生母曰
汝方欲育吾子以育汝子汝豈謂至是然汝食於乳是
後豈復有人索汝乳子者汝但歸吾今給汝兩年食不
汝苦也時先大夫在京師亦勿以告聞者以為難生母
子六人男一人鈞鄞縣學生女五人殤其三人一字慈
谿鄭人湛一未字乙未八月朔日生母五十初度念生
母苦節撫孤垂十餘年罔極莫報敢懇大人先生之有
道德能文章者錫之壽言以為宗族交游光寵且使生
母得附鉅製以傳感且不朽

贈袁堂文集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

提刑公葬地考

袁氏自南昌來鄞其卒也皆葬於鄞之西山而族譜載
提刑公葬蔣山蔣山在西南之交得西之分為多故古
亦名西山也文學大谷墳墓考謂未考其處崇禎間處
士廣裕率族人往求之以禮部孟悌成進士時曾一至
丁巖設祭因求之丁巖之冷灣得袁氏古冢以為提刑
公墓作集義祀明之亡也相率而避兵祀禮中廢先大
夫據廣裕所記求之已為蓮花菴僧所据言之官而墓

得保復捐貲權子母以修祀事先大夫捐館舍後十有六年其子鈞詳考舊聞竊以謂丁舉之墓非提刑公墓也鈞讀胡祭酒儼曾學士槩所作種德菴記載提刑公葬地甚明胡記云刑部尚書章有子四人長芳泰和令次文蔚建安簿次文炳長興尉次文質建陽令四人者各置莊於邑之西山墓所又各立屋以爲菴者四皆以德名曰世德在資教寺西文質紹之曰大德在眺頭文炳紹之曰厚德在蔣山丁舉文蔚紹之而種德菴實芳之所建與夫人倪氏子進士景安景安孫教授澤民澤

瞻雲堂文集 卷九

三六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民子翰林士元士元子太常琪俱葬是隴而享嘗於是菴曾記亦云芳兄弟四人分葬鄞西各置墓田供祀事且構菴其旁以爲歲時奠薦之所而種德菴在楊山人舉芳與夫人葬於此而附其子孫與胡記略同然則四祖之墓與菴相傳也自宋迄今凡五六百年庵之存者惟種德世德耳蔣山丁舉所稱提刑公墓當是文蔚公墓蓮花菴當即古之厚德也四菴者皆供佛像命僧住持種德世德爲尙寶公重建且歷世之墳墓咸在歲率五六至故至今存文蔚之子孫微矣是以僧人据爲己

有也長興公吾本生祖墓在董舉與眺頭近翰林公既後提刑公以長興爲從祖其祀屬公之少子鈞子孫主之今爲望春橋一支亦微弱墓祭闕焉今眺頭有菴亦爲僧所据當是昔之大德提刑公墓之在楊山人舉尙寶公時猶無異詞自禮部孟悌設祭於蔣山於是葬處不明禮部尙寶公從孫也相距不及百年相沿之謬不知所自起然此後愈遠愈失其本乙未冬鈞得家譜寫本於明經袁萬傑家殘缺金華戴良爲之序有印記以爲翰林公作太常公修其書字畫與余家藏符臺外稟

瞻雲堂文集 卷九

三九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寫本同帙首亦有尙寶公靜思齋印記蓋三世未成之書而又失其半者中一條云昔聞六三朝奉爲幹人顧宗禮稅院以私鑄鹽鈔所累囚於臨安竟以疾卒弟因覆尸以歸爲從事火葬於西莊受度堂化壇骨歸延慶觀堂淨沼後仍刻木同夫人倪氏合葬鄞縣桃源鄉四十七都西山潘舉廟石橋後舉分注云即楊山人舉此與胡曾二記符矣然其詳不載記中豈諱言之耶或曰潘舉小山密嶺昔爲吾家山今屬陸姓中多古冢土人皆謂袁家墳余詢之陸秀才炎良然不知何墳爲提

刑公耳鈞將移蔣山之祀於西山合長與公而享之庶
幾先人之志與庵記亦見家譜中其書晚出先大夫未
之見也鈞謹約其文記之俾後之人審正焉

西袁氏世系考

吾家舊與豐城袁氏通譜其譜始祖德德生明明生珣
珣生宗宗生大升大升生彥高彥高生子華子華生天
祐於天祐下注云字叔晦一字子誠遷浙江鄞縣以宗
正子誠公爲天祐繫於第八代而遞及其子孫相沿既
久莫辨其譌鈞嘗取其生年考之竊有感焉按譜彥高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四十四明徽書

約園刊本

生宋靖康丙午三子長子榮生紹興乙亥次子成生紹
興壬午次子華不載生年然要在壬午後而宗正公從
高宗南渡在靖康丁未其時已第進士積官至刑部侍
郎推其生年至少亦當在哲宗之末是宗正公之生不
特子華未生卽彥高之生尙後三十餘年也而以爲子
華之子可乎且德以大中祥符初年贅豐城下逮哲宗
之末不及九十年亦必無傳世踰七之理間嘗盡考歷
世誌傳其所載世系皆書自江西南昌扈蹕來臨安因
定居於鄞未有及豐城者近得蔣教授景高撰翰林公

墓志以宗正公爲宋鴻臚少卿逢吉之孫比部員外郎
成務之子自逢吉以上世系特詳逢吉之六代祖羣爲
咸寧令始居南昌羣至宗正公正八傳豈子華之子亦
有遷鄞者以八世遷鄞之說合而譌附與且宗正公名
子誠失其字未聞有名天祐字叔晦一字子誠之說又
豈子華之子天祐故字子誠而非吾宗正子誠公與
弘治甲子豐城五修譜禮部孟悌作後序題云弘治乙
丑豐城宗長名洪字畏菴者遺其姪理會譜謹書末楮
以奉正統初彼中刊譜吾諸父以上具載其間有得之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四十四明徽書

約園刊本

吾宗人者未詳因而致誤敢以奉告序略云吾家世傳
趙宋南渡有諱子誠者官至刑部侍郎知臨安府扈蹕
至鄞而占籍焉近年盜發八世祖姑墓得志石曰袁氏
本江西派僑寓於明而爲鄞人序列三代悉與譜合則
臨安府君來自南昌而爲始遷之祖也信矣迨今逾三
百年傳序十餘世每每以南昌爲念者不能忘所自出
也傳序雖遠支派猶幸可尋故愚齋府君修譜自吾遷
鄞始祖以下十世咸無遺焉第山川修阻世序支派得
之吾宗人者不無出於臆料甚至上誣祖宗而下得文

人之奸者有之如我七世祖德祐忠臣寶八世祖諱文炳之中子書其所自曰係潘知府之子繼此使我桓桓烈祖含冤地下子孫世抱悲憤而未之能雪竊考忠臣昆季三爲父母者奚假異姓以爲後耶殆爲隸戎籍者畜養子以代其伍媚愛姬者借螟蛉以悅其心得指而爲之口實耳若太常府君乃檢閱府君之長子則系之於別派豈其涉歷殊方未嘗奉譜以行支派或亦未之究與此尙寶府君每覽惠來譜圖深嘉勞於用心博於睦族又涕泣不幸而致誤之如此也吾家譜系檢閱府

瞻表堂文集 卷九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嘗修之太常尙寶兩府君續之自我諸父以上倫序復正親疏井然尙幸無恙云云鈞按正統辛酉豐城袁純四修族譜吾鄞縣支始與彼通譜以今考之必奉新令彰之所爲也彰之曾祖天錫取降臣趙孟傳女因孟傳得官匿家譜諱忠臣公死節事與吾宗爲難者凡數世天錫二子本立本文本立二子元仁元俊元俊以罪誅籍連元仁遭配遣本文五子長元名坐私錢三隸戎籍次元良元英坐私鹽謫雲南次元輝方氏梢水充水軍次元齡竄身不知所終元名彰之父也然則禮部隸

戎籍媚愛姬之說皆謂彰之祖父與彼通譜必彰之所爲也

尙寶公符臺外集有送襄陽知縣袁孟振還鄉詩孟振豐城人卽四修譜純之從兄而公詩無一語敘及宗親故豐城通譜彰之所爲公之所惡也

檢閱府君所作譜太常府君所修者曰四明袁氏譜圖有戴良毛彝仲二敘首葉有靜思齋印記乾隆乙未得之袁明經萬傑家僅有藝文世系闕焉然記載頗詳其後又有四明袁氏家乘通判祖義屬草彙其孫序班茂

瞻表堂文集 卷九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成之凡二冊往得第二冊於族兄光霖處後叔父往齋君借與族人袁德祊德祊因匿而不歸乙未丙申之間德祊以墳山事構訟將此冊送縣縣吏胥索錢久未給領己亥夏五光霖之子行信言於余余捐貲領歸行信并將第一冊統歸於余余修鄞西袁氏家乘此二書引據頗多

觀通判家乘其於豐城鄞縣聯合處中多微辭蓋亦心知其謬而相沿八世不敢頓易以駭族人耳目己亥夏五彼中十修遣其族人來會譜吾宗人仍集世系授之

余亦不敢沮也吾鄞之宗甚微弱自通判至余二百餘年僅乃一為修輯族人之知言者百不得一若舍豐城而自為譜既不能為之戶說又恐數十年後未必即能舉修付之剗刷也要之通譜自宗正公以下故為可信其前之譌傳者余別為專譜論辨以著其失兩全之方亦敬慎之道也

鄞縣始祖為宗正公子誠二世學士公國賢王世尚書公章其間可疑亦有數端長興公墓志云曾大父國賢大父子誠父章以國賢為子誠父一可疑也胡儼曾棨

瞻表堂文集

卷九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作種德庵記皆云子誠生章不及國賢二可疑也檢閱公墓志曰成務生子誠父名成務子名子誠雖屬嫌名亦恐未安三可疑也尚寶公立兄忠救嗣告祖文曰粵惟先世扈蹕南遷傳世逾七異居各食合祭始祖以下告以分奉文曰吾袁之世始自武翼宗正公會階武翼大夫迄九舍人應世逾七亦似少卻一代者四可疑也慶元路改正昭穆執照曰袁士元狀告故高祖干四官生下四子芳文蔚岡堉舊稱宗正公為遷四而屬之尚書又以遷為干五可疑也歷代墳墓俱在西山而學士公墓或

云耐始祖或云在東湖譜無明文六可疑也譜稱三世叔祖采字君載為永嘉令遷於衢考西安志采登隆興元年進士樂清志采三衢人文獻通考袁氏世範三卷樂清志十卷陳氏皆以為信安袁采君載撰是采為三衢人章字君軾采字君載尚寶公與兄詩亦有願將世範細研精之句是采為尚書公之弟為鄞人采及身而遷不當遂著籍彼土志乘或有傳會通考本其自署七可疑也竊意學士公乃宗正公之父先嘗為泉州泉與衢近遂遷焉宗正公以扈蹕僑居於鄞長子尚書公留

瞻表堂文集

卷九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次子采歸奉祖祀仍家於衢其後子孫知奉宗正公為始祖而不知奉學士公為自出之祖歷世既久遂譌以為二世耳茫茫五六百年之前文獻無徵為之慨然書此以俟後世博學君子審正焉君載公以隆興元年成進士又十六年為樂清縣刻世範以教樂清之民庚子三月余客武林於坊肆間得是書覽觀竟日蓋老成閱歷之言非少年所能作也推其生年至少亦當在南渡時矣尚書公生四子二女其可考者第三子長興公以慶元乙卯生長女七居士以淳

熙戊戌生長子提刑公生年不詳然與魏文節同時在
孝宗之世孝宗在位僅二十七年則提刑公之生亦當
在紹興中而尙書公爲提刑公之父君載公之兄合而
證之其生在南渡初無疑宗正公以建炎從王至鄞而
尙書公以南渡初生是子誠生章之說亦無可疑也
又檢成化郡志載湖心寺始末以七居士八居士爲尙
書袁子誠女按子誠公終大宗正寺丞而尙書名章志
訛其名耳或云宗正公會爲刑部尙書然亦當云尙書
女孫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四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攷先世文獻有誤合宗正尙書爲一人者李賢作尙寶
公墓表陳敬宗作墓志黃潤玉作行狀及成化志是也
有以尙書公爲宗正公子者胡儼曾槩所作種德菴記
姚廣孝作太常公墓志陳敬宗作徵士忠敷墓志嚴端
作贈主事應驃墓志是也其以宗正公爲自南昌徙居
於鄞蓋無異詞至若敘述豐城則祖字行始間有之乃
在萬曆以後正統中與彼通譜而萬曆以後始敘及可
見前此從之者甚少也至學士公往往不見諸墓志有
之蔣教授景高志檢閱公墓及嘉靖中所得長興公志

弘治中所得七居士志而已而長興公志以學士公系
於宗正公之前見翰林公譜圖當爲可信餘皆後人傳
寫豈有所改易耶

三喉考

氣喉在東渡門城牆下食喉在市舶務南牆下水喉在
鄞江廟側食水止用洩水氣則通潮乾隆四十年前臨
江守李君昌昱等請於當事復三喉食水二喉故址已
得尋以經費不足而止四十九年九月李君等復申前
請縣令爲毘陵錢君維喬力主其議而董役者乃鄉人

瞻衮堂文集 卷九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璉故縣吏是時氣喉故道久爲市廛所侵璉受賈人
財以米倉前之溝當之李君等不察也盧鎬誤聽璉說
而堅持之於是拆城拆護城之廟強穴而通之所費餘
千金最後濬河者至生薑橋氣喉故址見焉礮闌之柱
顯然錢君旣請於上官拆城修城事難更張李君等爲
璉所給亦遂掩護之於是毀礮柱以滅其迹五十二年
錢君修保豐碑又令王璉董役璉以仍舊修則不能侵
漁入己也給錢君增高礮底移迴沙闌向裏去舊址七
丈五尺增高一尺早則水涸如故數日雨田禾且病水

於是邑人將改保豐之堰如舊而填塞偽喉有妄男子
創議則欲并塞食水二喉余詳采載籍作三喉考以貽
知言者

舒龍圖實四明雜詩云市港兩潮通自註云閘在城東
隅

按龍圖詩註則食氣二喉北宋時已有特未有喉名
耳以寶慶志它山水利備覽考之惟東渡門牆下者
通潮是龍圖所指城東隅當是城東北隅圖經係傳
鈔之本東下脫北字耳

瞻雲堂文集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乾道圖經云城之河渠蓋一水自它山經仲夏而入南
門一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淫潦泛溢則城之
東北隅有堰以洩於江堰闢猶存

此郡志之最古者止言堰闢未有喉名

寶慶志云日月二湖皆源於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經仲
夏入於南門一自大雷經廣德湖入於西門瀦爲二湖
在城西南隅湖之支派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
清泚又引之於北隅鑿兩池以停之淫潦泛溢則城之
東北隅有食喉氣喉二堰以洩於江

食喉氣喉之名始見於此不及水者兩喉北宋時已
有水喉之設在其後耳

魏泉使峴它山水利備覽云峴考郡志所載淫潦泛溢
則城之東北隅有二堰以洩於江目之曰食喉氣喉注
云水自離入不有二碣以洩之歲旱則有火災紹定元
年守胡築聞諸朝廷禁民立屋以塞二碣且欲沒導必
時隄防必謹然不明言碣之所在峴詢諸耆老僅知來
歷氣喉碣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
坂爲閘潮漲則與坂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啟閘以洩於
江食喉碣視氣喉稍小在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洩水
卻不通潮又有水喉一碣亦以洩水

瞻雲堂文集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喉之名始見於此然與食氣兩喉分別言之蓋圖
經所言堰闢猶存者至此六十餘年中間雖有胡守
建議逮泉使時漸就湮塞故詢之耆老僅知來歷也
觀胡守禁民立屋以塞二碣則紹定時尚未有水喉
可知泉使所引之郡志卽寶慶志其注卽寶慶志之
注云水自離入不有二碣以洩之歲旱則有火災是
食氣兩喉專爲離入之水而設可知蓋自樓昇廢廣

德湖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而保豐故碑亦尋塞矣西北三十里間水無所洩每遇淫潦往往匯於城下反藉城中之喉傳送故其後又增設水喉以洩之建置雖不可考大約紹定以後淳祐未復保豐碑以前十餘年間之事也增設之喉鄞江門側人所共知故不言其地耳林幹元晉迴沙聞記云可齋陳公淳祐二年勦碣一曰保豐修碣號為喉者三曰食曰水喉曰氣是歲東西浙俱歉於澇明獨有秋保豐雖舊有碑其故址已為居民所有陳公復之不殊於創紹定

瞻雲堂文集 卷九

辛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年胡守但言食氣二喉至淳祐二年才十五年而三喉並稱則以並經陳公修治之故也

至正續志云水喉閘在東北隅東渡門牆下都稅務前以板為閘潮漲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啟閘以洩於江食喉閘視氣喉稍小在東南隅市船務之南牆下止用洩水卻不通潮氣喉閘在東南隅獅子橋東舊鄞江廟側

按至正志以氣喉為水喉以鄞江廟側者為氣喉非與它山水利備覽異也備覽是刻本故不誤志是寫

本志文蓋全錄備覽文傳鈔致譌耳水喉閘之水字氣字之譌觀食喉視氣喉稍小句序次顯然可見東南隅之南字北字之譌氣喉閘之氣字水字之譌至此始詳水喉之地矣

聞志云食喉在市船務之南牆下視氣喉稍小止用洩水不通江湖氣喉在東渡門牆下經都稅務前以板為閘潮漲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啟洩於江水喉在靈橋門左亦以洩水

瞻雲堂文集 卷九

辛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隱君載食氣兩喉亦全錄它山水利備覽文而易其序此無關考據不明行文之法耳其於水喉忽云在靈橋門左為據入言之乎抑據出言之乎據入言左即獅子橋東舊鄞江廟側者也據出言左則既以東渡門牆下者為氣喉市船務南牆下者為食喉不得於兩喉間又添一喉也此亦行文不善致有此誤然其於食氣兩喉名實獨不誤

全庶常祖望湖語注云水喉食喉氣喉三閘皆穴城洩兩湖之水東入於江氣喉正當鄞江門下為南湖尾其離龍湫不半里今城下尚有穴洩水入江竭力莫能塞

乃知鄞江門之不可廢也

按庶常所據者亦至正志譌文

錢志云乾隆五十年知縣錢維喬因疏濬城河摻訪故址三喉並行建復維喬重復三喉修濬城河記略曰邑舊有三喉之名下車後訪求水喉氣喉尙有遺跡惟食喉杳不可得郡城形勢西南高東北稍庳東北通潮故無水門賴三喉洩之斯氣不至壅遏且城河久淤居民佔蓋棚屋穢濁日積謀之邦人士數年歲乙巳乃得輸資經始五閱月歲事佔者毀之淤者浚之爲經爲支以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次疏引考食喉在古市船務今常平倉之前址出城根拆雉垣十丈許溝而導之完築鞏固下墊以石於是三喉顯然仍循舊制水喉氣喉置版牖以便啟閉食喉僅以洩水不通江湖者無庸又載建復三喉案云乾隆四十九年九月鄞縣紳士李昌昱等呈稱府城東北濱江西南河渠惟藉四明發源之水一自它山一自大雷分流灌注迤邐入城蓄滯日月兩湖城內舊有三喉在東南隅市船務南者爲食喉在東南隅獅子橋東者爲氣喉在東渡門都稅務前者爲水喉西南兩鄉入城之水

由三江宣洩達江禁民居屋以塞喉道濬導必時隄防必謹啟閉必如式載在志乘班班可考今上流經河通塞不等以致喉道日久淤廢水自西南兩水門入者仍由西南兩水門出不特城內停蓄汗垢居民汲飲多生疫癘東北隅市廛稠密之處因河身壅塞猝有火變汲救無地而且全城之水無喉宣洩仍出南水門繞注南濠河以致護濠長春隄岸不時壅決淡無所蓄鹹無所禦西南兩鄉田畝每多歉薄昌昱等曾於乾隆四十年間呈前邑主并提道府各憲蒙允舉行濬復其食氣兩喉業已開復故址赤露惟水喉因前攝縣主周卸任未遽開通城內外喉道終被市廛居民佔搭河棚水閣茲再公同勘估數處淤塞經河三喉故轍一爲挑濬即可疏通其各喉閘下俱舊有石柵遮闌於城牆並無少礙且需費尙非繁重酌辦捐輸不致稍有勒擾等弊再濬出土泥卽運填長春隄岸俾鞏固不隕水利民業永遠沾賴伏叩詳憲迅賜查辦本縣錢批查寧郡城河淤塞喉道不通久爲水利民生之害前據紳士等呈請疏濬當經前縣詳明舉行旋因籌議未周中止本縣蒞任以

瞻衮堂文集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時深軫念昨曾履勘情形訪尋故道城河不過通塞相間喉道亦俱舊迹顯然正圖修復今該紳士等婚志弗怠自願公捐籌辦具見情殷桑梓好義急公但必須遴選誠實諳練董事善為勸輸實心經理方克有始有終共贊厥成現奉各憲飭詳章程該紳士等速即設法籌費以便及時開工仍候詳明各憲以示獎勵

按此近日復喉之始末水氣二喉謠名食喉失實謠名者正其名可也失實者亟當復真去偽故備載之修復三喉示禁碑文云正堂錢為永遠飭禁事據各紳

贖盜堂文集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呈請捐資復喉濬河以期利濟奉提道府憲批飭遵行在案今三喉業經開復經支各河亦俱一律洶濬誠恐兵民人等不知條禁日久漸淤除現行出示曉諭遵行外合行勒石永禁所有條則開列於後一三喉出水最宜通暢現於喉內近城橋洞添設木椿以闌水面浮草斷梗一切汙淤等物俾水流澄澈每遇水大之時著該圖地保於各該處照管隨時撈淨以防淤塞倘該保日久玩忽不行經管無論紳士兵民許即報明責處一三喉內各設有閘板飭令各該保收存遇有秋汛大潮

著即時開止以免鹹水入城一經支各河有礮石崩頽者著該保報明即押業戶隨時修築如實係無力修築及官街地面即著莊首估計於圖內按戶出資公修如敢玩延推諉許該莊首稟明押辦一河身上不許搭蓋棚屋如有隔河房屋欲通往來只許用板橋寬不得過四尺旁用木欄並不許搭蓋竹席篷屋其橋板離岸升高三尺俾水滿毋礙行舟違者許鄰保呈報責處押折一河身浮浸竹木往往上堆土石取用時隨將土石落水最易填淤深為水利之害嗣後如有復蹈前轍許鄰保呈報責處並即押令淘深一東門城內外有開設棕鋪及織席為業棕屑草皮毋得仍傾河內違者許鄰保報明責處外差押淘濬一有淘沙生業者止許在城外河寬水深之處淘濬不得於城內各河淘沙違者許在城就地居民投保呈明責處一附河居住兵民貪圖近便傾倒灰泥穢物等類最易填塞河身應行飭禁違者許鄰保指名稟究

贖盜堂文集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飭禁碑文雖氣喉未復而於食水一候固善後事宜也故亦備載之惟文內莊首二字百年積弊已奉

大憲禁革不足據耳

盧廣文鎬食喉辨云市舶司爲今米倉載在至正志及聞志者班班可考則志載食喉在市舶司南牆下者確鑿有據矣其無疑一也志載食喉較氣喉稍小今所得古蹟比鄞江門氣喉略減尺寸人因嫌其太小有不似喉口之疑而不知志已先言之矣其無疑二也氣喉與食喉志俱載在東南隅而水喉載在東北隅今按圖位水喉在東北二圖若以水喉爲食喉而欲再從水喉之北別尋一喉則顯與志背至今所得食喉之在東南隅

瞻表堂文集 卷九

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屬顯而易見其無疑三也志載食喉止用洩水卻不通潮今所得食喉之迹穴城而出正在天妃宮前濠河南首其地勢甚高潮流所不能到又顯與志合其無疑四也倉之西有小河從西來者出澄清橋時人呼爲後河而故老傳曰喉河非後河卽舊時契券亦多書作喉河字樣顯然以此河之水東出食喉得名而今所得古蹟正與喉河東西相對其無疑五也村民相傳有三喉對三碑之說謂氣喉對大石碑食喉對起浦碑水喉對烏龍碑而今所得古蹟正直對起浦碑其無疑六也至

正志載鄭奕夫都稅院記云中有古井有方池今城守營公署大堂有井甚寬大制度頗異常井而屋旁亦有池沼是都稅院之爲城守衙門可知而水喉正在其前數十武水喉既定則不得更從其北再覓水喉都稅院既有著落則不得更別尋所謂都稅院其無疑七也所掘出古蹟城根有擎梁梁下有擎柱其色皆堅好光潔斑斕古色穴城而入則泥土皆鬆對出至護城廟牆下已顯有喉道雖甚淺狹而兩旁石砌端正完好若非喉也城牆之下設此何用而或以爲溝也非喉也不知喉

瞻表堂文集 卷九

至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名義古人正取其細小似三寸之管耳豈與溝有異乎或疑城外無形迹聞故老言雍正八年重修城垣時此處屢修不起當道不察城腳之空虛爲喉道也因加功牢築故此處城外土石倍加堅密而喉之迹隱耳然城內旣形迹顯然城外亦從可知其無疑八也按廣文此辨盡舍前志及它山水利備覽而堅執至正志譌文失實譌名皆由此致故備載以著其謬其曰市舶司爲今米倉云云按今米倉乃海倉館舊址而市舶提舉司至正續志以爲在姚家巷食喉見在

東北二圖則市船司故址卽其地矣廣文乃以食喉爲水喉而別尋食喉謬一其曰志載食喉較氣喉稍小今所得比鄞江門氣喉略減尺寸云云鄞江門者是水喉非氣喉廣文據至正志譌文也氣喉在東渡門牆下尙未開復至譌喉之小誠與他喉相去遠甚耆老咸曰溝也非喉也而廣文堅信之謬二其曰氣喉與食喉志俱載在東南隅而水喉載在東北隅云云此亦據至正志譌文圖經止言碣氣食之名始見於寶慶志而詳於它山水利備覽然皆在東北隅惟

瞻寰堂文集 卷九

五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喉一碣在東南隅耳廣文以氣喉爲水喉氣喉未得則移已得之食喉當之卽如其言爲在東渡門城牆下都稅務前乎爲在市船務南牆下乎是兩無據也謬三其曰志載食喉止用洩水卻不通潮云云食喉水喉皆不通潮通潮者只氣喉耳不得以不通潮卽爲食喉之證謬四其曰倉之西有小河時人呼爲後河而故老傳曰喉河云云沿城有河爲喉河所出故名喉河在城外統三喉言之也若如廣文以後河爲喉河則三喉皆有河何以其名止屬僞喉耶謬五

其曰村民相傳有三喉對三碣之說今所得正直對起浦碣云云此鄉里無知之言本不足信卽如所言僞喉南距氣喉北距食喉初無多地何以定爲僞喉直對而非他喉直對耶謬六其曰至正志載鄭奕夫都稅院記云云按至正續志在城都稅務前在東渡門內因宋舊址立卽此也是氣喉也若以爲水喉之證則彼之所謂水喉乃食喉食喉與城守衙門不相蒙矣謬七其曰掘出古蹟城根有檠梁梁下有檠柱云云單面碣石何足爲異湖西馬牙漕城牆下亦有

瞻寰堂文集 卷九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總之原迹顯然不煩人功如市船務南牆下鄞江廟側者始可信耳又曰喉之名義古人正取其細小似三寸之管云云市船務南牆下及鄞江廟側者何以皆不細小如三寸管又曰雍正八年修築城垣至此處屢修不起加功牢築故城外土石倍加堅密云云夫惟其非喉故堅固無隙耳他喉原迹俱存而獨塞此喉無是理也且旣塞之何以檠梁檠柱又存而不去卽其說已與前條自相矛盾矣謬八或曰子辨僞喉信矣然則未出之一喉究在何所曰在

東渡門牆下自生薑橋而出其處有小江橋所謂氣喉也舒龍圖詩注所謂閘在城東隅而東下脫北字者也乾道圖經所謂城之東北隅有碶以洩於江者也寶慶志所謂城之東北隅氣喉者也它山水利備覽所謂氣喉碶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板爲閘者也至正續志所謂閘在東北隅東渡門牆下都稅務前以板爲閘而譌氣字爲水字者也聞志所謂氣喉在東渡門牆下經都稅務前以板爲閘者也昨午已掘得因廣文偏信僞喉錢令君不察遂去閘柱滅迹氣喉

瞻衮堂文集

卷九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復食水二喉雖在不過洩水仍不通潮開與不開等耳近者咎徵疊見僞喉之害非食水二喉之害欲塞僞喉已後其時而一二寡識之徒乃欲并塞食水二喉此則所謂因噎廢食者也夫它山之石自離入故於城東設食氣二喉以洩之先天之離位也大雷之水自兌入半洩於江故於東南添設水喉以洩之先天之兌位也古人立法具有深意豈後人所可妄議爲今之計惟有開復氣喉爲第一義否則塞僞喉而存兩喉以俟來者若并塞食水二喉則其罪且浮於開僞喉又其言欲盡

去兩旁之石填塞城牆是僞喉雖在尙可考而塞之眞喉歷八百餘年之久已湮而幸尋得者又復故滅其迹吾故不知其誠何心也盧廣文錢令君之認僞喉爲食喉猶爲賢者之過彼欲盡塞三喉眞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瞻衮堂文集

卷九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卷九

瞻衮堂文集卷十

鄞縣袁 鈞秉國撰

議

改正五世祖文學公歸本宗六世祖晉江公去本
生稱議

經歷公生四子長晉江公諱承源次承流次承冽次承
泮晉江公吾祖也承流後為裏堂一支承冽一傳祖祐
承泮一傳祖達皆無嗣祝版中以晉江公次子文學公
諱祖瑤者為承泮後非禮也略言之其不可有六按祖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無嗣當以慶字行繼以序言文學公之次子慶還當
後祖達矣舍祖達不繼而繼承泮一不可也承冽承泮
俱有子而絕立繼當先其兄今承冽無繼而承泮有繼
二不可也晉江公有子二人長祖瑤次文學公祖瑤三
傳無嗣當以文學公系下德字行繼而遠取承流之後
德高其後德高遷徙不知所終亦當絕矣長房已絕而
次房又出為人後使晉江公有後而無後三不可也晉
江公為長子繼宗即本無子嗣尚當取兄弟之子後之
今絕長而存季四不可也七修譜中明以祖瑤祖瑤同

系晉江公下時文學公已歿久載及卒葬然則孰之後
承泮耶後人億度之私上誣宗祖五不可也先祖以來
均未聞其審而僅據祝版妄稱晉江公為本生祖以承
泮為祖昧倫序之重乖繼嗣之義六不可也考祖瑤之
曾孫宏岱無子議繼時本房德字行非無人而德高等
欲強與為祖瑤一支後因繼序不當乃以已故之文學
公追繼承泮則文學公為季房而仲房之德高得入為
孟房後矣余之修譜取裏堂一支祝版錄其本系如茂
庶之子宏增出繼於茂廉而庶絕宏培之子德祥出繼
於宏衮而培絕且德祥既後宏衮而宏臣第四子德智
宏恢第四子德源皆與為宏衮後此何說也以余所及
見德立無子其卒也光曙光曜爭為之後服三年喪今
光曜之父尚有他子若光曙則有兄而無子不為立後
其父一支亦絕矣吾族處極衰之運初無生產之藉而
爭繼爭產去其父祖而不悔亦可歎也今祖祐無子不
能為之追繼祖達系下仍以倫序相當之慶還書之而
吾祖文學公奉歸本宗文學公之子孫咸得奉晉江公
之祀而去本生二字豈不善與且先人有行之者矣昔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十三世祖衍無子其時忠臣公死節門祚衰薄族之不肖者欲陵抑之因以公子教授公降繼衍爲子教授公衍弟也凡爲之子者終身至其子翰林公始正倫序奉教授公歸本宗而已爲衍子今慶遐文學公季子也以後祖達以承承泮之祀而文學公得歸宗爲晉江公子繼序復正親疏秩然豈非先志乎因於序世系時請命尊長特爲改正恐相沿已久子姓昧厥義故詳記之如此謹議

說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字說

余之生大人命余曰鈞出就外傳塾師字余曰秉國生二十六年易爲秉穀穀與國聲相近秉從其舊也秉持穀善秉穀秉持善道也詩曰自何能穀危之也書曰既富方穀庶民之志也小之也孔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古者太學官人三年則論定之不至者難之也危而葆之勿自小勉其難焉者其庶幾乎且夫三十斤爲鈞手禾爲秉禾之實爲穀穀三十斤可得米一斗五升余將得此而休焉

論

論宋人妄稱錯簡改經之謬

六經之簡皆有尺寸其容字多少皆有定數蓋三代簡策漢世尙有存者漢書藝文志說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而鄭注易乾鑿度自皆合之於度量至三十二而大周補脫正誤復換七簡適盈其計數亦二十五字爲一簡此其章明可知者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版也賈疏策簡方板者皆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取簡相連之名是也孔沖遠左傳序疏云釋器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注論語

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沖遠之說甚明而聘禮記疏謂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尺之長短按賈以二尺四寸爲尺二寸證以孝經謙半論語三分居一又謙之文尺二寸者字之誤也賈疏又云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之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按六經之簡尺寸皆

禮記集說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不應尚書左氏字數多寡不同若是尚書字數已見漢志此或賈稱鄭注字數爾六經字數以尚書例之則多不過二十五字少不過二十二字以二尺四寸之策計每字蓋約以寸也服氏所說一簡八字者是初記未定之簡春秋序疏謂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是也此皆三代簡策尺寸字數之確鑿可據者也古者竹簡漆書久而剝落故其脫文則時有矣至於錯簡必成一簡之字然後是錯必無參錯不齊或三五字八九字爲一簡如宋人之臆說者且漢儒親見簡編校勘謫脫至爲

精審未嘗敢輕動經文而宋人處千餘年之後乃欲妄改經典引以就已吾不知其誠何心也學者有志讀古聖人書其必從事於漢經師之業焉可矣

釋

釋黍稷

說文黍禾屬而黏古今注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稷是卽今之蘆稷矣蘆稷有赤白二種赤者秔白者糯爾雅藿赤苗芑白苗郭注藿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邢疏詩維糜維芑故此釋之也藿與糜音義同是卽赤白

禮記集說卷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稷也李時珍本草粟卽梁也穗大毛長粒粗爲梁穗小毛短粒細爲粟苗皆似茅穗凡數十又曰粟米比梁乃細而圓明別蘆稷小米二種蓋二物皆有秔糯而黏者總謂之秔可釀酒稷之不黏者粟也其黏者卽黍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謂其黏也稷卽粟也爾雅稷稷邢疏左傳云糝食不糝稷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糝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糝然則糝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邢氏之言甚精竊意小米之黏者爲粟其不

黏者即稷矣北方多以小米作酒亦謂其黏也古者黍稷粳秫皆得稱粟黍稷亦皆得稱梁總名則通散則別矣今人或以蘆稷為梁小米為粟或以蘆稷為稷小米為黍皆失其實

釋八蜡

鄭注郊特牲以昆蟲列八蜡之一王肅去昆蟲分貓虎為二陳氏禮書又以禽獸統貓虎而數百種余謂主先嗇故祭司嗇報嗇故祭百種此錯綜見義者列司嗇於首所以先嗇也如分先嗇司嗇為二則報嗇之嗇亦得

瞻養堂文集 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一乎農先農也郵郵舍也暇田暇督約百姓於閭井

之處鄭氏注禮引詩為下國綴旒作暇郵正義曰三家詩也鄭玄曰暇郵田暇督約百姓於閭井之處疏云郵謂郵舍然彼詩又言為下國駿厲齊詩作駿駟明別二馬則暇郵亦當為二所鄭連言之者統舉之則郵暇皆是廬舍分舉之義自別也禽獸貓虎也古之君子六句所以釋禽

獸亦得列於祭土歸其宅四句祝詞也昆蟲毋作欲令

司嗇諸神除之耳非祭之也彼文曰祭司嗇百種坊水庸曰饗

農郵暇禽獸其析八蜡甚明後人不達古時行文之理往往

謬傳失實

釋五岳

五岳不數嵩高此據虞書四岳四巡而誤蓋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中岳在畿內無巡狩述職於此者故止言四非無中岳也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此其證矣然大司樂之注五岳有嶽山而無嵩高大宗伯之注五岳有嵩高而無嶽山孔疏以大宗伯注為定解而後人以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兩條互異為疑不知前一條第記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並無岳名後一條方是紀五嶽也或又引禹貢至於岳陽文謂唐虞已來以冀州霍太山為中嶽左傳鄭莊稱許為太岳之胤其說似不為無據然周已前則然謂周亦仍之謬矣周初以霍太山為冀州鎮使霍叔主其祀是已夷於四岳隸之諸侯而營建洛邑測日景以定土中必以嵩高為準其改嵩高為中岳當在是時大宗伯疏云爾雅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是也泰山一名岱恆山一名霍漢武移岳祀於天柱亦為霍故衡

瞻養堂文集 卷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霍別

讚

阮客蕉像讚

邑虹橋北有知名之士人稱之為大小阮君者曰畫堂
寶巖畫堂寶巖之仲氏曰客蕉其趨嚮不殊二君而獨
為賈人鬱鬱以至於死余嘗識其人聞其行事於寶巖
得觀其志而為之盡然以傷也寶巖曰某先人早背家
貧伯兄學既成謀養遠出太夫人年高某少無所能門
內之事屬仲兄久之困則去而為賈然頗深嫉市井狡

瞻雲堂文集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誣罔之習與人交罕當意尤不喜交富人視當世富
人夷然也姻某饒於貲初嘗過從已而心薄其為遂絕
之里中人之與伯兄遊者仲兄無不與之暱為人謀必
忠人之為仲兄謀不必如仲兄也不數年竟耗散其母
本時伯兄已卒某方貢入太學居者行者之資繁重促
數仲兄一身任之常貽書勉某進取以繼先人業成伯
兄未就之志家業盈縮趣舍進退之端匿不令某知也
素羸弱蓋至是而病往往作劇旋平然終以勤瘁損其
生語未竟寶巖淚涔涔下矣他日出遺像示余曰此仲

兄未病時作倪君韭山為補畫古松其上者人亡圖存
實深感悼子盍有言乎余交寶巖最早因識客蕉畫堂
行輩長於余又先後遠客比余歸而畫堂歿未相見也
嘗見亡友羅臺三先生所為阮生傳言畫堂好道家言
求金丹大藥謂可事親永年而客蕉置身古松之側意
者亦欲吸其墜露餐其實求長生不死之方如畫堂所
云者耶兄弟相繼中道徂隕此志莫遂悲夫客蕉名顯
榮字客蕉讚曰

瞻雲堂文集 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幾後凋於平客蕉曾不崇朝遺圖宛然斯人已遙

范純甫室人金氏像讚

金寶劉胄奕世振纓雍雍賢令載休厥聲令君嬌女克
柔以婉曰嬪於范千里而遠是時兩家同官西浙之子
于歸其禍新結令君引疾歲維重光眷言庭闈歧路倉
皇聞南薊北關河在目愴矣長離珠淚盈掬乃怨乃慕
乃悲填胸饜滅思劇邪氣攻中嗟嗟夫人其儀不忒宜
彼室家曾幾月日葛生藪蔓託體巖阿斯恨之積如山
如河令君重來不堪回首哀我純甫永懷嘉耦遺掛在

壁遺容在圖父母孔邇慰爾羈孤

箴

偶閱詰經精舍集復禮論喜其說經磴磴因作復

禮四箴黏之屋壁他日將寄舍生也

目上為明日下為清尊我瞻視參前倚衡高仰則傲卑

俯則憂側邪姦淫睇眄旁流克已復禮其道如矢視遠

惟明終三十里

姦聲正聲逆氣順氣有感必應審音知治黠亦可塞流

亦可洗傾耳屬垣君子用鄙克已復禮是與心謀聰聽

瞻養堂文集卷十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彝訓作德日休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樞機榮辱口如瓶守吉人蓋寡躁

人斯多多必有失玷豈可磨克已復禮傳心之聲言之

有文吐以為經

見面益背施於四體動容周旋十手所指跬步必筋表

裏乃應進規退矩曰毋不敬克已復禮終焉允臧動為

世則視履考祥

哀詞

翁蓮叔女哀詞

同年生錢唐翁君名濂蓮叔有愛女生二十年矣字同

里趙孝廉士霖之子某嫁有期以疾卒於父母之家時

孝廉罷禮部試猶未歸蓮叔請於孝廉之母欲從世俗

禮迎主耐墓母許之俟孝廉歸成禮比歸持不可蓮叔

憇甚為言女之賢孝廉之愬欲余有言也案禮記曾子

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又案儀禮喪服章傳曰夫至

尊也妻至親也至尊故壻死女弔服斬衰至親故女死

壻亦服齊衰而弔也以為離絕不屬何以各為之服邪

瞻養堂文集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宋世以降未昏守節者蓋多有矣學士大夫往往稱

述之近則國家亦予旌門之典而謂徒守女死未廟見

葬於女氏之黨之文委而去之夫亦未知其類也邪夫

至尊則成之矣妻至親乃棄之如遺迹邪且夫君子議

道自己置法以民自己者禮之經自民者禮之通也三

古盛時其於民也非其誠勿強也故夫死而嫁弗禁彼

以民自居亦順而民之已矣然而柏舟婦人之死靡他

聖人特錄其詩以垂訓為妻之道定繫厚別若此而謂

夫之於妻怒然無所用其情斯為得其平焉否耶夫女

了從人者也其人已死無可從猶必之死以從之而男子娶死婦晚近世多行之者亦欲令鬼有所歸耳於禮意初無所害魏晉以來冥昏生時本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鄭餘慶作書儀尚以爲定制況乎間名請期已告於祖宗者乎生失所託死無所歸用製短章以寄感慨並以抒吾友之哀詞曰

有美淑女幼嫻內則克柔以婉莊惠靜默詩書有訓在宗教成六禮行具百年既盟天桃及期鼓鐘琴瑟邪氣攻中廿年一瞥命也不辰凋落芳春生女有歸艱難遇

瞻堂文集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潘孫淑儷馮劉怨耦信誓旦旦曾不我有鄰里嗟咨戚懿悽惋明珠失所中心憤懣浮漚易散晨露易晞倦馬令質飄零何依嗟嗟淑女遇人不淑孤魂煢煢誰與獨宿修短孰衷予奪孰主二姓永乖百歲虛語生爲舜華死爲飄蓬奄冉零落悲來填胸長夜冥冥白日杲杲父母孔迺黃土是休

雜文

太常公述祖德誄注補正

太常公述祖德誄未及霑憂訃候聞經衰居廬原注

考諱文炳妣余氏繼喪鈞按趙奉議希洽仲山府君墓志君生慶元乙卯四月乙亥卒於淳祐戊申二月丙戌娶余氏繼室張氏檢史表慶元乙卯係寧宗元年淳祐戊申係理宗即位之二十四年改元淳祐後八年自戊申仲山府君之卒至度宗咸淳七年辛未公成進士凡二十四年則其時公非居父喪仲山府君既再娶於張前夫人余氏已前卒則其時公非居母余氏喪翰林府君作教授府君行實云時大父既登第以憂家居不指所居之喪偶不及耳尚寶府君立忠臣墓碑文云甫擢

瞻堂文集卷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於進士兮何內艱之倏當大約指余氏繼喪雖未考信然非丁父憂明矣奉議所作墓志載翰林公譜圖太常尚寶兩府君或未深察也今當更注曰遭繼母喪家居

又三子二婦伯祖妣胡胡之子妻併其二雛二孫二嬖及姑之嗣曾祖側室從之一婢爭先赴溺原注俱投河而死鈞按三子公之子公子見於譜者祐孫澤民二人公之側室可知者凡三人一爲澤民公之母後被出一爲從死者一爲謀置澤民公於甕中者嫡夫人包氏或

亦有所出今皆不得詳矣伯祖妣胡者魏憲王府教授
衡之妻衡公從父子也胡之子名義翁子妻當是義翁
之婦失其氏二雛義翁之二子三孫公之孫賤而得幸
曰嬖二嬖二僕也姑之嗣未詳曾祖側室公之側室後
來作傳者仍太常公之稱亦書伯祖妣胡曾祖側室謬
矣今當補注曰時聞變赴水死者一妾三子二婦三孫
兄子衡之婦胡氏及其子婦并二孫姑之子卞及僕婢
凡十七人

又爰有同姓曩稱通譜我祖勿從曰吾曰汝暨彼孫梅

瞻表堂文集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仕元翰林妄混其實史用陸沈原注袁氏有三族梅爲
南袁氏絜齋爲鑿橋袁氏吾家西門袁氏梅元翰林學
士承旨諡文清忠臣之事因晦而不彰按我祖弗從之
祖卽指公我祖貨帑皆祖之澤由祖之忠於乎祖心並
同行文脈絡自有可尋不必與是唯我祖哀哀我祖等
句相疑也攷梅家世始祖毅祥符丞毅生謂謂生皐皐
生昇昇生韶韶貴自韶以上三世皆得贈官韶生似道
嚴州守似道爲梅祖在理宗之世與公同時昇爲郡小
吏給事通判廳有隱德至韶而大顯因與鑿橋通譜觀

梅文集可知也求通譜於吾家亦似道爲之耳蔣氏傳
誤以太常公所稱之祖爲教授公乃云大德間袁清容
求家世不與是與暨彼孫梅之語相背且年代亦不合
也教授公時西袁衰矣梅方盛何爲求附依耶林綱齋
環跋公傳後及葉盛水東日記並疑之而謝山全氏力
辨之皆爲蔣氏誤耳總之太常公非鑿空之言必有所
本傳者失其指耳今當於諡文清後更注云其家世自
其曾祖越公韶始貴因與鑿橋通譜越公子嚴州守似
道梅之祖也嘗請與公通譜公弗許延祐中梅修郡志
乃抑公事不書

瞻表堂文集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靜寄東軒一家言

先世祭祀其輪流資次皆不盡當或以與祭多寡或以
輸糧人數或以神主入祠多寡皆一時權宜之舉不可
以訓積久又不易更明者詳考而得其故無多事也
先世各支皆有祭田今多不存矣然往往得諸記載所
及或轉售契據尙有存者考其出售之人大半絕矣以
余所及見若散騎房之聖悅漢倬輩及吾本房之盜粥
墳山祭田者其人皆及身而窮困身死不得葬卽留有

子嗣歲時不能邀一黍一羹之奠矣夫墳山祖宗體魄之所寄祭田祖宗祭祀之所出也而忍於粥之其得罪於先靈大矣陰奪其魄不亦宜乎

寧都魏徵君天民有言曰祭田宜近祖墳蓋世代疏遠則情義漸輕甚有遠祖之墳多年不醮爲人侵佔而不知者倘有田相近卽不肖子孫不往掛紙有不往收租者乎以收租之故墳墓藉以照管不大益耶至若葬時原未有田不妨重價售之或以腴田相易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曰輪管祭產只可照房分不可序長幼其

瞻養堂文集 卷十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祀餘貲宜盡歸當年之人不可零生枝節演戲加胙等事以靡費之蓋子孫中有窘乏者或娶或葬或需財本生理當值之年餘貲可贍今年彼藉成事明年我亦藉以應用爲益良多若靡費分減則諸人之得少者旣不成財而值年者又難了事此兩妨之弊也又曰贍學田產只宜在庠子孫照人均分租稅不可序齒每人一年蓋人多則卑幼不得霑惠旨哉言乎由前之說余有志焉而未逮也其後二說斟酌盡善可以法矣余嘗謂田產不必分授子弟當於歷世本支祖宗俱分立祀產

輪值其田則載明畝分四止原業人立碑祖祠不得盜粥卽粥當論以不孝又設一簿詳載契券呈守土者僉印訖值年以次輪交但又須載明此係某房私祭某人創立他支不得以共祖攬入耳學田之設所以勸士也他如孝子節婦俱宜分立名目贍之嗚呼三代之時一夫授田百畝民皆待養於上得吾說而行之乃子孫待養於祖宗也爲先世血食爲後人衣食計夫孰有踰於此者哉

瞻養堂文集 卷十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宗法久廢宋儒嘗言小宗尙屬可行然宗子未必皆讀書明義則不能承祭祀當於祭田中割十之二爲宗子田養而後教不率則告於祖取易之以次適代子孫爲祖父營葬地不得考妣異域恐異日式微墓祭不能兩舉久且失妣墓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生辰設祭非古禮然亦是事亡如存之義當爲之限及子之身可矣子孫之事不必預謀但使四民各執一業已是遺之甚厚皇皇求富以遺子孫此大愚也我生但了得祖父之

事我事自有後人能辦卽不能聽之可也

子弟識力未定慎勿言交游卽終身無一友未爲不可力能延師課子弟大佳然不可收附學生徒不能延師則已不可輕附他人之塾

無益之人非特不可與游并不必識其人貧則爲彼所賤簡富則爲彼所伎求卽或不然君子觀其所與爲此輩所稱述亦足以損名

友直友諒友多聞士之友也農工商賈亦然舍此三者而言友則足以敗行而已

瞻雲堂文集

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弟能節儉自是美德不可好爲奢靡以徇時好一爲奢靡居貧則失守居官則殃民無一而可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居貧時慎無受小人之惠蓋小人亦有好行其德者然畢竟是小人因貧而受異日爲累不小古人畫粥斷齋豈無一人推挽哉立定腳根然後可以待時而行其志耳

人當窮困往往喜與人事或就中希得所酬或以貧故見人之任以事以爲喜此下愚也明者不爲

娶婦當求清門厚德之家慎勿娶富家女人之娶富家女以厚奩也然奩厚何與我事彼習於驕奢蘋蘩中饋茫然不知給使令好燕逸兼之酬應繁劇適足以損家而已嫁女得佳婿故佳不則須殷厚而儉者

族有公事須量力仗助捐貲而不與其事強作解事必招怨尤且貽身後之累不淺

宗姻中有貧不自存者亦須量力仗助不可收留家中衣食給養仗助則知感且無後患否則飽食終日志不

瞻雲堂文集

卷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勤俗喜賽神里中往往集眾爲會歲時演劇此大不可上干國家例禁且朋飲歡呼有損無益尤非敬鬼神而遠之道慎無從眾也

士農商賈俱須誠實爲木中藏險巖而貌爲謹厚假辭公道愈可憎惡余見今之刻薄寡恩者初不自以爲諱亦其誠也若心口相背卽同類之人譏之矣詐善之說通人之言非務本之論也傳曰不誠無物諒哉

人之語言誠僞最爲易辨於容貌辭氣間明者已可洞

鑿肺腑然更有易者其言而偽敘述一事後或數日或半月複述之則左矣或竟無中生有以資譚柄則他日有人舉前說叩之彼且茫然不省矣若夫言之誠者雖數十年後重爲敘述必不錯一語也以此聽言可以別愛憎毀譽之私令浮薄者無所施其技而吾之觀人擇交亦有術矣

擇交固在義利上審定然不必謂好利者必無可交也當觀其術耳略短取長古人皆然況又使貪使詐未必無效也此非閱歷既深莫輕言之

曠齋文集卷十

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自利之說起而兄弟有致爭訟者雖然慎之哉首訟之人多不昌是先靈之所棄也同父而訟父棄之同祖同曾祖同高祖而訟高曾祖棄之矣今有父在而兄弟交爭至於經官者其首訟之人父喜之乎怒之乎怒之必且不暇論其曲直而但覺發難者之可惡因以不孝之罪加之而不惜父歿在天之靈豈有異也故兄弟有不可以理喻者訴於宗族宗族斷不聽則執而撻之祠堂又不率不齒於族可也至若官吏貪汙兩造破產之說猶屬外篇或曰宗族未必皆賢能彼或強詞奪理宗族

不能治奈何余曰若然彼詞足伸於宗族安知不伸於官耶豈官之疏遠反能愈於宗族之親切耶則奈何以身與彼爲嘗試耶或又曰宗族知其非而勢不足以臨之惟官爲宜余曰若宗族皆以彼爲非則彼誠非矣吾又何必深校而不樂處於是或曰宗族或偏向彼余曰不能人人偏向其君子直我我亦足矣不能喻吾此指者則仍請以兩造破產之說進

祭文

祭邵母程太恭人文

爲鄭誠齋先生作

曠齋文集卷十

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嗚呼春秋往苒崦嵫之景易收河漢蒼茫婺女之星俄掩嗟金石之匪固悼桑榆之不居生也有涯絳幃安仰死而不朽彤史庶幾恭惟太恭人歛浦毓祥虞山誕慶河洲待字周卿士之華宗桃葉宜家唐侍郎之舊閨既二門之藉甚爰一德以洪休時則家稱素封世席富厚而太恭人之來歸也居勤執儉牧己恆卑保泰持盈操心益厲如臨如履非我路之爲難必敬必戒洵其儀之不忒固已珩璜式度蘋藻流馨爾乃海上之桃不實周南之木能樛左右流之鐘鼓樂之水似江而爲汜別出

同流子如荔以駢珠側生旁挺桂數燕山之寶龍推荀
氏之慈惟鳩鳩之均平養文豹以炳蔚蛟騰鳳吐伯仲
班揚璧合珠聯粃糠燕許花磚視日唐時供奉之官鳳
閣書雲周禮舍人之職騏驥則九達騁迹鷓鴣則六月
齊飛於是蠟鳳傳家生花授管籥龍奮地干霄盡慈竹
之孫鳴鹿銜萃肆雅式嘉賓之燕一門獨貴五世其昌
崇號恭人宜躬象服斯可謂備閨門之極軌作禮法之
正宗者矣曩者歲惟元默叔子守郡於溫陵年在昭陽
太君就養於官署笙歌鼎沸八旬介春酒之觴重曳波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奔六邑感慈雲之覆移熊鷲嶺未奉安輿潔膳蘭咳尙
遲愛日增百齡無過旬歲祝九秩行待來年何圖萱草
添髮芝蘭頻折感趨庭之往事愴碩果之僅存涉樂斯
歎言哀積涕遂嬰宿疾頓促馳駒雖生榮死哀足慰九
原之靈爽而雲車風馬難留六族之儀刑於乎哀哉某
舊參子弟忝附昏姻書彤管以揚休託薤歌而寫痛執
服展升堂之拜歔歔瞻遺象之垂懿範長違徽音如日
於乎哀哉

室人董氏舉殯告文

嗚呼爾竟舍我而逝耶使逆知有今日則吾豈肯去爾
而爲石門之遊乎吾既不及見爾之卒又何忍遽除爾
之靈然而停棺在室爾母見而悲焉悲則恐爾母之或
因之而病也爾非爾母爾之子女誰依者今幸得吉地
於先府君塋之麓以明日奉爾棺殯於西山世德堂十
有八日營爾墳及余生藏五月六日舉爾棺入穴於乎
爾休矣爾之不永者年也有子有女亦可無憾爾尙默
慮爾子若女子若女賢吾必善視之其或不率亦爾之
憂也嗟乎董氏幽明異路從此乖分執紼陳詞與爾永
訣爾其知耶其不知也耶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封昭武大夫齊君文

爲山陰令金君作

大樸漸彫淳風日漓繁誰古處振頽式靡於惟先生含
章有耀在閭不遺神體朗照清非矯激和不詭隨形無
慚影學豈干時味道既腴游心自淡孤幹豐尋逸枝修
罕肫肫其仁誼不後鄰施不望報其心塞淵有問於鄉
克修於家先民有言是究是圖居喪致哀弔者大悅終
身而慕靡怠靡忒書云降祥易言餘慶庭階芝蘭有萃
其香雝雝三鳳羽毛豐滿伯也早籌天路游衍長松縣

古細柳風清輕裘緩帶爲時干城疇昔之歲就養子舍
菴鱸故鄉卷焉整駕乃命長君助哉而身尙效於國以
寧而親我將東歸尋釣遊處休我餘年葆我幽素扶鳩
里門含飴弄孫既壽且康垂裕後昆荷天之寵德隆望
重孟軻存心臯陶邁種起居尙健神明未衰何期山岳
忽焉崩頽薤露俄晞濛陰易盡人亡道尊死當不泯傷
哉孝子無言涕零辱共游處悲來填膺有酒在尊有飴
在几鑿其不遠庶或歆此

祭外舅陳翁文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維年月日外舅顯哉翁之歿二十有一日矣於俗爲宜
祭之辰其季女壻袁鈞率二子澍治各服其服謹以辨
香束帛清酌庶羞祭於其靈而告之辭曰嗟嗟維翁一
鄉善士言由物則行無玷毀服賈牽牛以孝以養繫親
之安惟翁之仗不常厥居至於五遷汔可小休而促其
年匪年則促不從所欲有堂未構有似未續七十二歲
彈指流光倏來倏去泉路蒼茫嗟嗟維翁齋志長往我
知翁者爲翁惘惘翁家我家三世之媿今翁既歿古誼
孰敦我先恭人於翁爲姊諸舅氏行惟翁而已甲辰之

春我鯁而貧翁不我棄媒來議昏昏之既成翁心則寧
言笑晏晏懽然平生平生之懽是翁愛女宜我室家綽
有譽處能秉翁敬戒無違人孰無婦無違者希室中
呱呱有失母雛翁每過視手摩口舖翁尙如此況爲雛
母翼而長之今拜於後我之襦襪翁不我嫌我之嫻慢
翁不我怨維翁知我餘復誰可拜翁哭翁有淚雙墮翁
嘗語我吾垂暮人亦有兩兒何時抱孫抱孫何時吾尙
有子斯言孔悲翁今逝矣疇昔之歲外姑云亡因循未
葬停棺在堂曾幾何時兩棺相傍其毒太苦鄰里惆悵
耀也熒熒泰也異鄉須泰歸來爲翁主喪息壤有言我
聞翁女惟翁之志擇吉斯舉勞翁以生逸翁以死百年
易盡萬事如此魂兮無悲亦有倡隨右此兩孤尙其企
而有酒斯馨有飴斯潔揮淚陳詞我心苑結嗚呼哀哉
尙饗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卷十

瞻衮堂文集十卷曾王父陶軒先生所著也先生所著書凡四十種曰詩經朱傳翼二十卷讀詩偶記十二卷詩朱傳補義一卷論語古解二十卷孝經古解九卷鄭氏佚書二十三種總七十九卷續忠義錄若干卷四明獻徵若干卷四明鄉譚若干卷袁氏傳徵錄若干卷西袁氏家乘三十卷四明書畫記十六卷瞻衮堂全集三十卷稽山樵唱一卷觀稼樓唱和詩一卷四明詩萃一百卷四明文徵若干卷四明近體樂府十四卷其梓行者曰四明近體樂府曰鄭氏佚書餘皆稿本藏諸篋笥

瞻衮堂文集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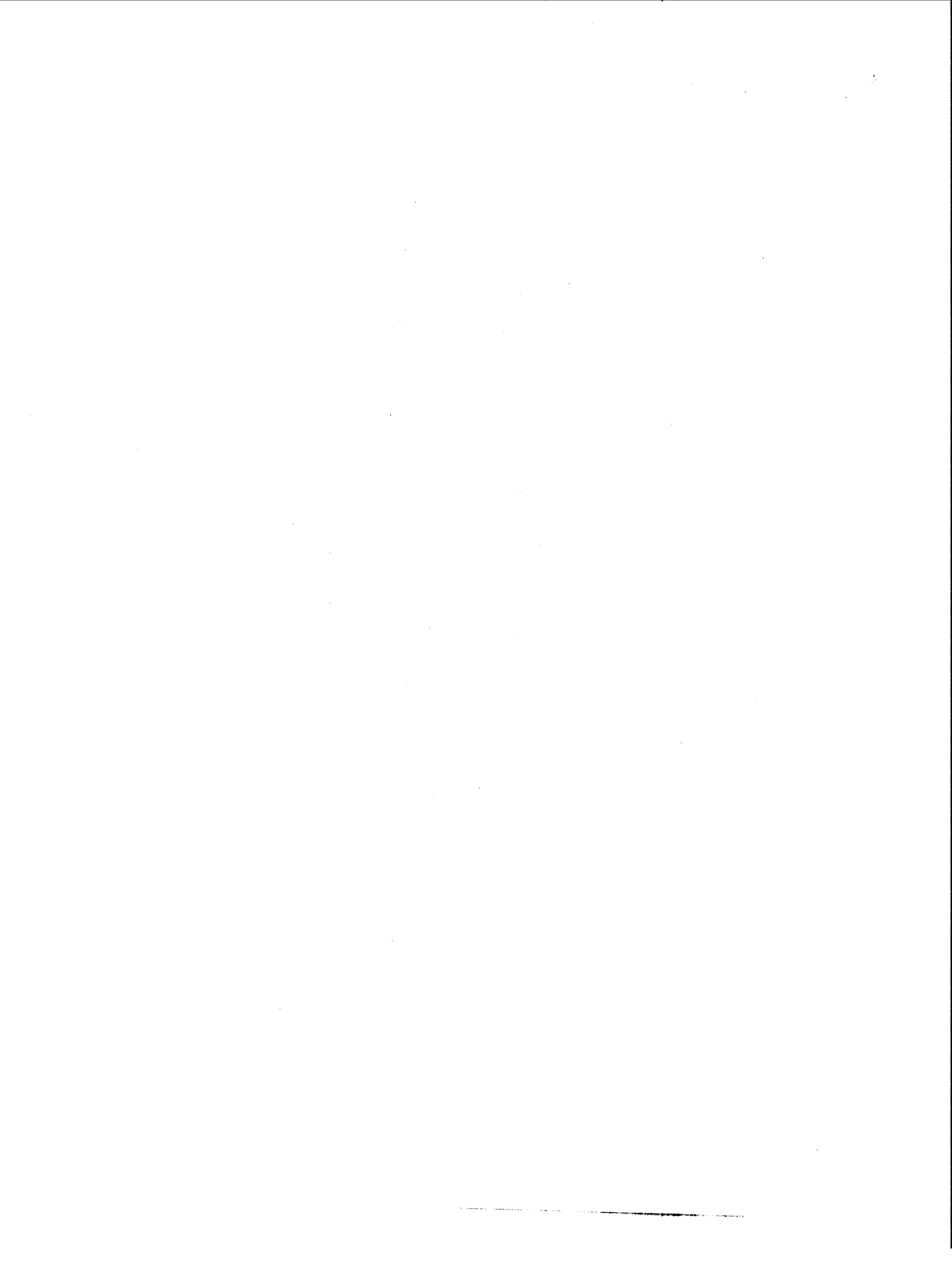
非得萬金不能竣事煩恐年久散佚也爰與從弟可羣原名可貞節縮衣食先將全集內文集十卷付諸剞劂以存梗概或作或輟逾十餘載乃成嗚呼距先生之歿已百餘年矣近體樂府賴慈谿鄭氏刻之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家刻僅四種其餘十九種賴浙江書局續刻之竭二十餘年之懸力所刻止此使夫後之人不能盡讀先生之遺書是可傷已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尚擬與可羣勉力續刊精衛之心可以填海愚公之志可以移山後世子孫毋畏其難也光緒三十四年孟秋曾孫可煩謹跋



道光二十七年冬鐫

三長物齋文集

穀澤堂藏板



序

古無所謂古文自六經外左國史漢莊騷皆古文也唐宋大家出古文始有專名神明變化極盡文人之能事為後人所不能外明以制藝取士古文始不重故終明世二百餘年若茅鹿門唐荆川歸震川數人外能名家者不多概見我

朝文運炳昭古文之學復以大振侯朝宗魏冰叔汪鈍翁方望溪儲同人諸前輩卓卓可傳者奚啻數十人可謂盛矣近今士君子多好詩詞人刊一稿獨於古文幾成絕響焉聞有作者非以詭怪艱深自文鄙陋即庸淺

三長物齋文略

一

庸俗不脫時文習氣求一可與講明者殊落落耳寧鄉黃虎癡先生挺不世之資肩斯文之任自其少時已有志於古文不屑屑以時藝鳴予嘗觀其所著書數十種考据論斷類有規矩剪裁善讀之亦皆古文也茲復取已刻諸書之未收者約為文畧六卷將以付梓俾予檢校之予不知先生之文其於左國史漢莊騷以及唐宋明與我

朝諸名家為何如也然觀其持論正大一衷至道而又不欲拾人餘唾每一落筆必有白出機袖處則凡所謂詭怪艱深庸淺庸俗者固絕無有矣學者深思而默會

之知其與古人之所以異又知其與古人之所以同將古文神明變化之法不絕如綫者猶可以尋緒而得之乎然則是編之存豈獨為先生傳之不朽歟閱既竟為識數語於簡末云時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歲嘉平月愚弟閩海林潤東拜撰

三長物齋文略

二

舊序

居嘗疑唐宋以來所稱考據家考徵曲喻備鑿鑿若
直臣廷爭若老吏斷獄其所沈浸薰染於周秦兩漢
金殘石間者固應益然古氣逼見須眉而其所著述或
乃澹泊釘釘斤斤拘拘無能發其醇懿淵穆陸離光怪
不可掩闕之氣而呻吟阻嚙取韻於齒牙結響於唇吻
以求一字一句之工者反得公然恃其枵腹以相詆傲
夫取精多而用物宏伯有氏之鬼猶能為厲况有胸中
撐拄文字數千卷磅礴鬱積無所於發而甘令挽雜酒
食糜腐於腸胃豈不惜哉天官書曰積錢之家其上有

三長物齋文略

舊序

一

氣然則飽詩書而氣不華非詩書之罪也氣不從詩書
中山又安能為華哉虎癡精攷據家藏金石文字數百
種多前人所未有於時湖湘名上言博瞻者以虎癡為
首然獨不肯屑屑瘁瘁自埋沒於蟲魚豕亥之間以挫
其鋒而損其銳而其所沈浸薰染於周秦兩漢靈金殘
石間者悉鬱為醇懿淵穆光怪陸離不可掩闕之氣而
沛然汨然一發之於文與詩嗟乎予病儉腹久矣譬如
登山見鳥而無弓弩畢弋臨淵羨魚而無釣餌網罟罾
筍來原見戰而無削格羅落罝罾之屬雖悵視終日有
空手而返耳視虎癡家所有弓弩畢弋釣餌網罟罾筍

削格羅落罝罾之屬雖然畢具而又能善其張弛時其
機度摘縱指彈惟我所見此真足以極馳騁之樂收發
之奇豈但不至拘牽攷據自損鋒芒而已是蓋將翹然
獨出於唐宋諸攷據家別樹一幟而攷據家亦將倚是
以張其軍無疑也虎癡有癡學八卷已就刊余嘗為之
序是集名三長物齋彙虎癡所蓄長物甚多金石文字
其一也已自有記故不及

道光丙戌仲冬月友人諸城王金策書於長沙信美樓

三長物齋文略

舊序

十一

三長物齋文略目錄

卷一

序十七首

卷二

序五首 記八首

卷三

記九首 說五首

卷四

跋七首 題二首 書後二首 頌四首

贊一首 銘四首 傳一首 小傳一首

三長物齋文略目錄

書事一首

卷五

書一首 壽序三首 告文二首 祭文七首

卷六

哀辭一首 行狀一首 墓表一首

墓誌銘二首 告示一首

附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李氏蒙求詳註序

著書難註書更難非遍讀世間書不能著書即遍讀世間書猶不能註書世間書無盡而古書之流傳至今者有盡註古人書無一字無來處目中不盡見古人讀本必欲察及淵魚辨窮河豕曰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條舉件繫如數家珍難矣至於排比典故較之服鄭註經裴應註史為更難經主義理事可從畧史雖隸事其源易尋若夫摛撫四部之芳腴薈萃百家之玉屑易牙

三長物齋文略卷一

知味難分釀蜜之華師曠審音莫別樂絃之廟自歐陽氏藝文類聚虞氏北堂書鈔以下無慮數十百家類皆作者自註尚不能銖兩無遺况以秦灰久冷魯壁重湮昔人所見求之今本往往闕如否則一事數說又復彼此踳駁註家命意原欲開導後學考核不情折衷未當適足以滋疑誤而已舊註之精當者以劉峻世說李善文選為最然其詳畧去取已不無可議若近時坊本多以質鼎求售全憑淺陋之見聞不顧本事之當否前人既以譌傳譌後人復將錯就錯心師耳食相習成風繆怪乎古書日註而日亡也聞有鑒彼前車自居博雅者

雖涉躐稍富而體例未嚴芟蕪原文斷鶴脛以省紙板胤易字句添蛇足以欺愚蒙欲使疑皆可信轉教信亦成疑錄其纂輯之功不償妄作之過矣蒙求之名昉於周易著者數家以唐李瀚氏為之祖包舉百代約以四言裁對既工音韻亦叶誠為學者隸事之津梁我

朝採入全唐詩內石渠祕笈久已傳布藝林塾中惜無註本其徵引之博抉擇之情老師宿儒不能盡知所出將何以應童蒙之求乎是固非註不可而註之正不易易也閩中陳楓階先生以名孝廉出宰湘中繁區歷治所至有聲服政之餘輒與鉛槧從事著書等身而蒙求

三長物齋文略卷一

註本尤為精贍不獨為前哲功臣後生良傳亦即劉子駿所謂知蓄積善布施者也其書凡若干條總為若干卷註中引書悉從原本檢出以前後類書為憑事雖習見寧詳無畧不肯增減一字欲使學者因註而見全文是以一書而備羣書之用也又恐原帙繁重難於覆校必詳載篇目使開卷了然體例之嚴可為後來註書楷法非遍讀世間書者能如是乎先生宰永明鳩工付梓於二千里外郵書索序余主講五溪不克親與校讐之列挂名簡末固所甚願因述其註書之難如此抑余重有感焉太元得平子而方顯論衡遇中郎而始傳書

有顯晦自古已然今值

御定全唐文告成而先生適為是註其亦唐賢著作光昌之會也夫

馮樸公集序 代作

明季蔡忠烈公道憲死長沙之難郡中舉人馮樸公一第同時被害附祀忠烈祠其事與宋末長沙守李忠節公帶盡節於熊湘閣而郡人尹穀楊霆繼之就義之烈正相類故宋明二史以穀等附忠節傳以樸公附忠烈傳當忠烈守危城時嘗夢忠節過訪及死即祠於熊湘閣故址然則忠節忠烈之為前後身無疑矣而樸公豈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三

即穀等後身耶穀等之死距今五百餘年其行事已不能詳考而樸公則有却聘之書自弔之文代古之詩及賁閣吟譜諸作猶得於兵燹散佚之餘拾其煨燼以傳於是讀詠古詩而知其趨向讀贈答詩而知其交游讀紀事詩而知其潛心於時務讀自弔却聘諸文而知其早辦一死絕無低徊顧忌之心其生平著作尙有史發等書惜不能盡傳然其所傳者已可窺豹一斑嘗鼎一臠謂之樸公全集可也即謂之忠節忠烈及尹楊二子之英魂毅魄合為一集亦無不可也然忠烈之集近日鄧學博顯鶴已重刻矣而是集復出可以驗武城之得

人可證田橫之感士是即磁鍼珀芥氣類相感之故也耶是為序

讀經心解序 代作

嘗攷漢儒斷獄類皆據經以定律竊謂經與律相表裏治申韓之學者非專治一經不知制律之本非兼治羣經不知變律之宜自藝文志以九流標目而儒法遂分專門然未有儒術不精而能以法家自命者也會稽沈雪翁法家之宗匠也挾其技以游於滇蜀吳楚間其在湖湘臬幕為最久余自通籍後鞅掌風塵未遑歸里耳翁之名而不及一見今以致仕歸距翁之沒且廿年矣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四

友人以其遺著見示目乞一言以弁其端因檢閱讀經心解百餘條不立異以改後生之疑不苟同以拾前人之濬其精審處有號為通儒所不能到者獨於法家本旨絕無一語及之則又何也因思翁以讀律之心讀經即以解經之心解律故言易不必嗟嗟言詩不必行露而折獄速訟之義自具也言書不必呂刑言禮不必周官而詰四方糾萬民之義自具也是謂善於解經是謂善於讀經至其詩若詞之附存者則又風流蘊藉非墨守章句訓詁者所能道是蓋儒法兼長而不屑以一家自命者余於經學未嘗專書雖偶有所存無可問是茲

承友人之屬序以歸之且以質諸世之治中韓者

邦江杜氏四代詩存序

詩世業乃工終唐之世杜氏以詩鳴者四曰審言曰甫曰牧曰荀鶴牧與荀鶴非審言嫡派甫之子宗文宗武亦未聞以能詩名可見世業之不易承即杜氏而已然也維揚之杜其為唐杜氏滴派與否不可得而詳然其能詩者自明季迄今已四世矣時山大兄善承世業收掇遺藁合為一集題曰邦江杜氏四代詩存竊謂祖孫父子家學流傳前人之以總集善者如宋三劉家集則煥也恕也義仲也明長洲文氏五家詩則洪也徵明也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五

彭也嘉也肇祉也評者謂三劉以恕為最五文以徵明為最是編所存如萬翁詩云澹月照孤坐微雲生遠河萬翁子誰堂詩云髮入江樓白燈燐故國紅誰翁弟果齋詩云靜裡求放心春秋互昏曉果翁子補堂詩云萬事青燈在淨生明月知補翁子觀漁詩云把酒送夕陽春風蕩驕旅就一家而論其詩不無軒輊各拈十字已足追美審言希蹤甫效以較荀鶴有過之無不及也荀鶴黨附朱溫其人品既無足道即唐風一集亦惟春宮怨一詩歷卷餘多俗格是編以萬翁為首身處易代之際所遭與荀鶴略同而其詩云遊地遠平陸湖雲望渺

茫亂離如此日風雪似他鄉華髮紫春思離心蕩河陽千時空有策無路獻君王憂世之心可與少陵嗣響其雖於荀鶴者又不僅以詩論也固宜其詒謀懸遠累世能詩有自也時山為視翁長子所著詠花軒藏藁亦不忝其家學他日彙刊成集三劉五文同難專美而維揚之杜直與襄陽樊川同為望族豈非一家之盛事哉

李夔卿吳越游草序

諸城王香杜先生嘗敘夔卿之詩以山川雄秀論其詩境謂西北雄而東南秀夔卿兼有之尚以為未足不憚奔走跋涉而為吳越之游今夔卿自吳越歸挾二巨冊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六

索而讀之雄秀之氣往來紙上足與所到之山川相稱始信先生之論為不妄而夔卿之游為不虛然山川能為詩人之助是說也余尚不以為然西北山川余所遍歷以太行二華終南太嶽之巖嶽黃河汾灞之潏潏泱泱融非不雄且秀也及今數載迴憶舊游猶歷歷在目當時驅車往返足跡幾及萬里徒覺塵沙沒素衣化緇檢視吟藁一無所得豈山川能助夔卿獨不能為余助乎抑東南之山川能助人而西北或不乎蓋余與夔卿所遊之地不同而挾以出遊之具亦異也吾聞善游者必於未游之先閉門却掃卷沈吟吞雲夢於胸

中起五嶽於方寸然後筆鋒突時詞源倒流灑然出游
俯拾即是亦如張長史見瘡夫與公主爭道而得草書
法未可執印板山川以求助也不然沅湘九疑洞庭皆
吾鄉在席間物司馬子長浮而窺焉何以損其精華而
爲史記張燕公守岳陽何以遂得江山之助而吾輩生
長其地者竟頑然自若也羹卿以寒糴一片屈居於菜
羹江上十有一年又屢困於科舉之場其憂愁抑鬱無
聊不平之思無所發泄蓄而爲詩亦既雄且秀矣又復
由吳至越甲要離之家飲參寥之泉泛月於震澤湖中
觀潮於錢唐江上信足所蹈皆若舊游故能吐其所蓄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七

以與山川爭奇而山川亦不能自匿其奇遂輪圍磅礴
澎湃汪洋漫而爲羹卿之詩羹卿之與山川蓋交相助
也而此西北之行特浪游耳山川豈余負哉至其詩之
工妙張君蓉裳既爲評定無俟余言因取山川秀雄之
論爲暢其說惜香杜先生東歸已久不及共讀別後之
詩以滿載而歸爲羹卿賀也

靜虛山房詩集序

竹谿先生生榕城桂嶺間長而隨宦歷濯塘濫瀨之險
北走京師觀城郭宮闕之壯且麗通籍後以縣長即用
而南浮於湘年甫及壯脚跟蓬轉者無虛日安得有所

謂清淨沖虛之一境乎乃其名山房也則曰靜虛而其
自緝古近體詩即曰靜虛山房詩集讀其詩如涉蓬島
而揚輪登閭風而縹馬所蹈之機音動機也所歷之境
皆實境也又烏知所謂靜虛之義何在余始見之於沅
陵學解坐上客請不問而知爲竹谿視其貌則頽然而
豐也叩其中則坦然而充也察其言論舉止則恬澹而
春容也斯其有得於靜虛之境故以名山房者名其集
歟竹谿初令吾郡之益陽斷以理劇才調沅邑皆有能
聲一旦以吏議去職在他人必且憤懣悒鬱無聊不平
之思時見於楮墨而竹谿則以槐國功名雞蟲得失若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八

無與於已者他日溯湘灘而上徑循桂管而蒞止徜徉
乎七星獨秀之峯容裔乎白竹相思之浦聞有朗吟高
詠於山巔水澗琅琅冷冷與瀟湘之歌唱相參猿鶴之
啼喚相雜而自忘其爲風塵吏宰官身者非卽山房之
所在而清淨之真詮沖虛之妙諦也乎或曰竹谿殆有
會於丹經養生之旨故以靜虛子自號是則老莊文列
之說而非余之所知也

吳樸園芬陀羅館詩序

嶺南無雪故嶺南詩人少詠雪之作有之則生於嶺南
而非老於嶺南者樸園嶺南詩人也自其家饒哲昆荷

屋中丞於長沙節署以壬辰十月六日至長沙明年二月三日過返客長沙凡三閱月其中晴霽之日甚少前雪未消後雪復作蓋幾於無日不雪矣瓊英羅徑玉蕊封條其深厚且逾二三尺卽湘中父老亦所僅見陶元亮所謂入耳無希聲在目皓以潔可爲樸園增一詩境矣東坡居士見登州海市以爲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鰲鞭魚龍且引嶂昌黎開衡山雲以相比例而自詫爲神報之豐然則此日之雪滕六有神不知其呼封姨召屏翳塞湯谷釀同雲若何忙迫遂使千山傅粉萬樹塗脂以助樸園吟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九

興而後燠篋之奏得雪以清笠屐之裝得雪以潔他日歸抵羊城時當酷暑嶺南舊把酒招涼談及茲遊之勝卽可舉江天暮雪以爲宇內奇觀瀕行出所著芬陀羅館詩集屬爲之序其詩之裁僞親雅陶寫性靈中亦已有定評矣予則以爲集中雖無詠雪之作而其境之清而不雜潔而無滓正可與謝希逸之賦雪王摩詰之畫雪相爲莫逆則嶺南詩人之善於詠雪者莫樸園若也請以此說題於簡末時道光十三年癸巳正月也

沈東堂遺詩序

沈君春庭以其弟東堂遺詩屬爲閱定東堂之歿距今

二十一年春庭思之不置手輯遺詩逢人就饋余視其帙製序題辭爛然滿目其所以悼東堂而慰存令之思者無義不備不能復有所增益余於武陵詩人交者夥矣萊公泉畔往返者七皆在東堂歿後故無由識東堂卽春庭之名耳熟雖久見面定交才數月耳更無他說可以塞春庭之悲至遺詩之佳者諸君贊之審矣間有字句不穩意義未深則由年壽太促境界未闕無足爲東堂疵累更不必塗改點竄致失作者本來面目余幾無以應春庭之屬矣然竊於春庭思弟之情有以觸余懷兄之感余兄花耘之歿已四載矣自壬午夏初都門分手後不復再見迄今回憶出都時在虎坊橋登車花耘佇立道傍忍淚作別其情狀宛然在目歸里後哀集遺詩凡千餘首旣以力薄未及梓行每開一函不忍卒讀今見春庭於少歿之弟偶存之作彙彙索題懇懇若足益以重余怠忽之責而生敬羨之心此中情緒非他人所及知余之所以應諱屬者亦非春庭莫能共喻也春庭其以此帙速付棗梨不必更煩友生題跋卽以是序綴於簡末而余與春庭之交亦可附見云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十

唐東溪宜園詩鈔序

芷江唐東溪先生余二十年前識之於長沙陳蘭莊翁

之座心知與蘭莊交者必詩人也然未見其詩前年夏
余以試事至沅聞宜園之勝甲於郡城因便服過訪見
池亭竹石位置甚工心已異之并得讀所著消夏吟去
夏再至又讀所著養病諸作彼此唱酬幾無虛日知其
詩之根柢於性情者深矣究未知其性情之所在今夏
澈浦謔生芸帆挾所著詠史詩見訪余愛其才而惜其
過爲題詩卷端策其遠游四方必有以成就之者不致
齟齬老鄉曲也時芸帆有冕州之行道過宜園東溪見
余詩有莽莽風塵慚馬齒悠悠世俗妬蛾眉君才落拓
余休矣更有何人共賞奇數語幾爲流涕因止其行延

圭長物齋文略

卷一

十一

爲宜園上客芸帆遂爲編次古近體詩若干卷而屬序
於余余因此識東溪之爲人不僅以詩名也昌黎之知
孟東野東坡之知李方叔人謂二子之名因韓蘇而著
余則謂韓蘇之名亦未嘗不因二子而成也檢宜園詩
內有跋龔明遠韓鯉齋僧只一詩後諸作雷連愛慕一
往情深今於芸帆一見款畱惓惓不已弔前人於靈簡
振後進於窮途其性情之流露有非古人莫能擬似者
余嘗謂詩本性情人無真性情不可與言詩即東溪之
爲人可信其詩之必仙尙何俟豐干饒舌而爲一辭之
贊乎然余竊有感矣芸帆出游纒跬步耳已週知已果

能遍歷四方則余所謂成就其才如昌黎之薦士東坡
之暗索於棘園中者莫謂今無其人其居宜園未及而
月卽能編次詩鈔信今傳後則余之以東野方叔望芸
帆者亦未必無以成東溪之名也是可書也故書以爲
是集之序

芙蓉樓唱和詩序

柳于厚謂邑有觀游卽爲政之具蓋以祛煩滌壅非有
高明游息之所不能理達而事成况前事者後事之師
其人已遠其蹟猶存不爲修葺而詠歌之非獨山川失
潤抑且取法無由雖執掌簿書其視以玩替政者奚異

圭長物齋文略

卷一

十一

唐詩人王少伯由江寧丞謫龍標尉小說家載其以琴
書自隨命蒼頭拾敗葉供爨及洞蠻長跪乞詩數事僅
與旗亭畫壁同爲風雅之宗若無意於政事者然以琴
書自隨其嗜好可知拾葉供爨其清操可知洞蠻乞詩
則邑中文秀之士其翕然向化又可知蓋于厚所謂清
寧平夷恒若有餘風慮滯志無所容入吾於少伯徵之
矣豈僅以詩人目之哉黔邑西關外舊有芙蓉樓相傳
爲少伯送辛漸處其地原在唐潤州今鎮江府治也蓋
少伯丞江寧時事後人因其謫宦來此建樓存蹟嘉慶
乙亥曾石友刺史鉅知是邑由城東徙今地有詩文紀

其事地據雄濶二水之交有石屹立有樹森陳曠如與如二者咸備誠觀游之勝境也見田明府宰黔三載邑中祠廡橋道煥然一新理事之勤近日罕有因見斯樓之煥棟傾欹丹漆駁侈慨然修復憑欄遠眺適足以祛煩滌壅爲高明游息之所自爲七律四首以落其成又於重陽日招集幕僚子姪及邑人之仕隱而文秀者爲登高之會亦自爲五律四首邑中鈔彙傳和者凡數十人得詩若干首彙爲一帙將付諸梓以志一時唱和之盛而屬序於余余謂少伯詩意冰心玉壺明府誠足以當之其不以勤政而廢觀游尤得子厚所謂理達事成

王長物齋文略卷一

圭

爲邑民之福者豈獨青山明月寄意篇章足與古人爭能而爲時輩所宗仰已哉

胡泮香得樹軒詩存序

庚子長夏兀坐如舟學舍正爲炎歊所窘陸君海山以尺素至啟其緘有山陰胡泮香先生得樹軒詩存屬爲之序朗吟一過覺涼颼驟至煩暑頓除階下叢蘭若與之爭芳競馥因歎詩之移人性情滌我腸胃乃如是耶泮香僑寓桂林隨侍於黔之烏蒙往來湖湘間脚跟蓬轉幾無虛日交游之廣周覽之勝已於是帙得其大概其與海山交之深淺予不得知而予與泮香則無交者

也泮者卒年五十有一今閱二十寒暑矣其舊稿能真集遺稿乞香山黃君定其去留桂林陳君手書付刻而海山又爲之殷勤索序予一瓊僻處不能自文其身何能爲泮香重獨念泮香貽謀之善有子克家而二三朋輩必欲傳其人於身後則其生平交際必有以感人學業必有以服人惜予不克親炙其光儀而既聞其警效也詩之必傳奚俟予言然予竊有不能已於言者近人刻集多由手定作時既不免貪多編時又不能割愛盈尺累函疵累百出卽有佳語閱者不俟終篇而已倦矣是刻詩不及二百首版不及四十葉雖未必首首可傳

王長物齋文略卷一

南

而可傳之作已絡繹紙上令人尋味無已卽有選剩之詩寄語其嗣無庸補刻矣因書是說以復海山當亦羨予却暑之方有得於甘瓜朱李之外者也

菊帆歸省圖後序

人子以養親之身出而從政勢不能乞假歸省不得已而迎養父母戀家居之樂勢不能望其子之歸省亦不得已而就養故迎養與就養皆非人情所得已及一旦欲養不待奉諱以歸始覺前此以升斗之祿易藜藿之餐而吾父母不加飽曾不若田舍之子足不出閭閻昏定晨省得以自如此吾香杜夫子於數年前已計及此

而有菊帆歸省之冊也其曰菊帆者夫子嘗和靖節詩百首慕其為人因好其所好菊固靖節所好者時維九月則又離花正放之候勃然動歸省之思力請於上官上官重其才而抑其所請故歸省之願不遂使其請歸而竟予之以歸則南陔華黍即菊徑之落英也北堂蕙花即菊畦之佳色也太翁抱晚節而終於家夫子采白華而潔其養無論酈泉一勺可制頽齡即使眉壽令終蓼莪廢讀而布帛固無恙也三徑猶未荒也亦何致重栽潘縣之花遽負柴桑之約哉此歸省不能爲迫於勢而迎養爲不得已也今日者太翁就養而養終夫子欲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五

歸而歸遂雖不克趨庭介壽采菊承歡猶幸花裡板輿春暉健在從此晨饜進旨以菊爲陸續之懷夕膳嘗珍以菊爲祭順之拾而且廬墓則松菊齊榮即靖節之述祖德也教子則蘭菊競秀即靖節之誨阿通也前此欲遂不遂之懷不且遂於一旦哉夫子以是冊命題者久矣歸期既果先殯載塗非門弟子所宜巷歌之日謹即迫於勢而不能已之苦衷摠諸冊末以識欲歸之志不自今日始爾

鄭雪堂經義序

雪堂余老友也以五算將家子能文事而好談經學三

十年前余主講五溪時雪堂爲永綏守備知廳事者蔣觀察紹宗也雪堂嘗從觀察受易義而以文字與余相切劘者凡四載厥後雪堂遷黃州都司因議苗疆利病張制軍映漢以所上六條達

天聽超擢毅城泰將即奉

諭查辦苗務省屯防經費歲以萬計旋陞竹山協副將挂吏議捐復任湖州協副將值鎮軍兵勇滋事以楚人習楚事調任寶慶用資彈壓蓋

特簡也壬寅春暎夷不靖遷處州鎮總兵官赴定海防禦血戰六晝夜兵單援絕冒鋒鏑死奉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六

詔優卹其子鼎臣以候補鹽大使投効軍門總理船勇得功授四品銜

賞戴花翎孫三人長次皆以國子生

賞舉人曾孫襲世職一身許國榮及後昆誠異數也雪堂少以世蔭從贈中丞傅公龍平定苗疆積功甚偉而叙秩不顯及中年以條陳文字受

今上殊知累遷至鎮將其遭際可以無憾矣得志後不負所學以死報國其經濟亦可以無愧矣乃羣武人中往往以不學疾其能無足深怪而封疆大吏亦有以武官好文抑之者則又何也夫以武夫能文事而好談經

學雖無益於戎政亦何害於治體况說禮樂敦詩書之
謂何必欲率天下之赴赴者能譽百石弓不識一丁字
其軍政蓋可知矣今觀雪堂從事疆場從容致命使非
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安能如是矚然不汚毅然不擾彼
坐擁節鉞者操軍民生死之權臨事張皇進退失據獨
不聞風而滋愧耶余與雪堂自綏陽別後一會於長沙
一會於武昌中間以尺書通問者無虛歲鼎臣及其孫
鏗銛兄弟皆余門下士今一過浦陽始得哭於其靈
及鏗至長沙以所藏四書毛詩二經義謀付梓氏而乞
余爲序余謂經學爲儒生執業童而習之白首莫窺其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七

底蘊卽老師宿儒非無著述不撫拾陳言墨守古訓卽
矜奇好異靡所折中求其自出手眼成爲一家言者絕
少雪堂於操兵練藝之餘侃侃高談在古之儒將已不
數觀又能行其所學以立名成節卽使所業不精亦當
信今傳後况其書具在以經解經六通四關既無矯拾
墨守之弊又不矜奇好異貽誤後學讀羣聖人之書如
出一先生之口則謂之四書義詩經義可也卽謂之六
經總義亦無不可也他日

國史徵文重修四庫書目武臣而能通經學者當以雪
堂爲

熙朝首選余故歷叙其出身始末及平日交情以期挂
名簡末且以歎余之垂老無成不獨立功立德愧我故
人卽經筵就荒亦當盡焚筆硯云爾

詩傳識名錄序

多識爲學詩之緒餘然夫子之詒小子必於興觀羣怨
事父事君之後而後及此蓋未易爲初學道也古之以
博雅名者如張茂先郭景純類能留心於名物訓故之
學究未敢從事於葩經以動植飛潛厥族有萬種類各
別今昔異名稍有未審輒貽爾雅不熟之譏非若山海
經博物志所載多恢奇瑰異未經人見者人亦無從質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七

正其是否是以難之也自陸璣詩疏陸佃埤雅出始爲
考据之濫觴踵而爲之者宋有蔡卞毛詩名物解元有
許謙詩傳名物鈔明有毛晉陸疏廣要馮京六家詩名
物疏 國朝則有毛奇齡續詩傳烏名姚炳詩識名解
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其書具在於鳥獸草木之名固
已箋釋大備卽一鱗一介一蟲一豸之細微瑣屑亦無
不摻討靡遺後之學者但當涵泳乎貞淫正變之原細
釋乎溫柔敦厚之旨至其緒餘之足以資多識者似無
庸致力於螢窗蠹簡中矣然而經義無窮名物亦豈有
盡安見前人之書不有論且漏者必待後人之正而補

之乎是在善讀書者不爲古人困而後能爲後學倡黔
士丁生友愛家多藏書又好讀書嘗以所著疑問就質
於余於經史之可疑者幾於一字不肯放過余已心識
其用力之勤矣今又取詩傳中鳥獸草木蟲魚彙爲一
編詳加考訂雖未能於二陸兩毛蔡許姚陳諸書外別
出新義而其徵引各說博而不煩間附已見質而不俚
洵足爲發蒙之善本廣雅之新編亟宜付之剞劂以爲
吾黨學詩之一助云

試劍餘墨序

安江廖君桐川諸城王香杜先生之詩弟子也與余爲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七

同門友香杜先生知黔陽時桐川嘗以詩就質亟爲所
賞遂爲門下高弟與余神交者十年及余司鐸來黔始
得握手訂交其時香杜先生改令隴西物故十餘年矣
每一聚晤談及先生之言論風采未嘗不恨來黔之晚
不及分幟吟壇與桐川共領詩教今香杜先生遺稿尙
未刊行聞已散佚十之八九而桐川之詩則旣哀然成
集矣集名試劍餘墨所存不多其生平游覽之勝友朋
酬唱之情家庭睦雍之象皆可於是集得其大概謂非
得力於名師指授其能於張弧挾矢之餘自樹一幟乎
香杜先生分校楚闈者二余則辛巳所薦受知最深者

也先生於諸門人中獨以詩學望余今則一德投老百
藝無成桐川以武科起家尙能傳先生之衣鉢行自愧
矣猶幸所居爲先生過化之鄉得聞弦歌遺澤又得與
桐川叙同門之雅或者假年卒學尙不至爲風雅所棄
與讀桐川詩因題數語於簡末用以自勉且以志余與
桐川淵源之所自云

邱述齋竹蔭軒續集序

述齋吾學中老友也余在長沙時久聞其名與哲兄覺
吾埒及秉鐸來黔覺吾已先逝幸以沆瀣之誼得交述
齋且讀其舊刻竹蔭軒詩集知其沈浸於六義者深矣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七

果不愧爲覺吾難弟余得以交述齋者續未逮之交覺
吾雖逝揖山堂之言論風采猶不啻晨夕相接也惜述
齋以老懶不能常遊城市與所居煙溪相距僅十餘里
而足音楚然仍不能銜杯煮茗暢談其詩境之所獨造
與家學之所力承正惴惴焉以失交覺吾者又將矢交
述齋爲懼適其從子文英持竹蔭軒續集屬爲擇存檢
閱數過見其年愈老而興愈適較之舊刻益臻精遠因
思詩人心力所至自知最明無待旁觀爲之審定余嘗
爲其先世玉璫隱君所闢之月泚園輯有詩文鈔行世
前二卷多高賢名筆後一卷則邱宗人之已往者感在

而以覺吾終焉他日繼覺吾而主是園壘者非述齋其將誰屬因書數語於簡末以見余與述齋交卽與覺吾交且與玉璫以下諸先德亦無不推懷送抱神交於二百餘年之間不僅以得見竹蔭軒詩集爲幸也

羅金淑碧芙蓉館詩序

余近歲序閨閣詩三一前室陳梅仙梅影集一兒女襟儀茶香閣集一今室錢之妹衡齡霜月吟之三人者皆秀外慧中詩有時譽而梅仙又善篆書葆儀善琴皆早天錢亦少寡人謂女子能詩爲不祥其言似非無據今閱善化羅麗笙女史碧芙蓉館詩草則又以前言爲不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三

然麗笙之外氏胡與余族爲戚前在長沙曾見其詩並聞其通星卜諸技其時尙待字深閨未及一見及余遠宦龍標又三年矣一日有湘陰鄒君子香赴館見山停舟見訪于香丁酉拔萃知名士也詢知麗笙得爲其儷深以淑女得所歸爲喜于香年少多才必爲一時偉器則麗笙唱隨偕老之樂有非梅仙等所能及者于香去後以是集郵致索序檢其中有與于香論詩句云何貴性靈還忌滑派無唐宋祇求工知其志趣不凡不屑以香奩自許也又書小倉山集後云却恨阿儂生已晚春風吹不上湖樓知其辨香欲羨而歎目下之無師承也

誠能求工唐宋何患今無隨園余遂不辭而爲之序且以解女子能詩爲不祥之惑而梅仙等早夭而少寡者旣能以一卷長留傲庸庸而福壽之男子若麗笙之唱隨偕老遠而梁孟近而趙管不足羨也人間清福更未可量則女子能詩祥莫大焉卽以此說弁諸卷端質之于香當亦以余言爲信

作是序後逾年得于香書始知麗笙又死女子能詩爲不祥信然也噫

又記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一

三

三長物齋文略卷一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集字音訓序

丙午孟春門人蔣鵠臣抱其卿先生段君所著遺書二十有四冊來謁曰君名廷諤以歲貢生閉戶著書卒於去年四月得年六十有六其子不能讀恐致遺失鵠臣摻得是彙求為製序以存其人余閱其書皆蠅頭小楷約數十萬言名曰集字音訓蓋取坊刻十三經集字逐次詮疏一字數音一音數義或數音一義博引詳徵條分縷析即如大學之道四字所釋已不下六千言可謂

三長物齋文略卷二

博矣所引經史子集又復綱舉目張有條不紊其用力可謂勤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心使所讀之書一字不肯輕易放過何患不為通人則其造就後學之功豈有既乎第其書以四書五經及周儀二禮左公穀三傳為次而爾雅孝經關焉蓋為山九仞一簣未成猶為不完本也余司鐸龍標今已十稔有如此讀書之人終老鄉曲而不及一見心竊憾之蓋其生平立品甚高足跡不入城市其鄉人又無達其姓名於余者故無由而質其體例之得失使之由博返約歸於至當為讀經者必不可少之書是則段君之不幸亦此地讀書者之大不幸也

余獨幸獲見此彙鵠臣其實而藏之以待後來之善讀書者踵而輯之以成完書刊版行世余將濡筆以俟特先敘其大略如此

是書余為改編四書字詁五經字詁二書另有序此其原彙也 又記

承啟錄序

山陰李君閏甫本姓楊氏世居柯里之西其太高祖瑞州娶於李生子質菴出為舅氏茂伯後遂冒姓李氏李氏世居柯里之東質菴出繼後茂伯復舉一子奉李氏祀質菴子訥齋以歸李則為支贅歸楊則又忽然於身

三長物齋文略卷二

二

所自出因別建一祠以瑞州為楊氏祖不忘本也質菴以下仍姓李氏不背德也以故一楊二李族分為三質菴之後與楊氏累世不婚值春秋時祀於楊氏及茂伯之族各舉一人入祠陪祭以繼先人親睦之意此柯里李氏一而二二而一之原委也閏甫以本房人眾聚散無常恐久而忘焉譜其世系名字生卒婚葬都為一冊題曰承啟錄而以三黨姻親及受業之師濟困之友附列其後余謂是錄有三善焉古今冒姓者多矣當窮困時資其撫畜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有所不惜及名位顯顯輒復姓歸宗不獨有背於恩養之義且使吾祖若父

所仰事而趨承者一旦遂爲路人其所以事吾祖者父
者不已薄乎茂伯之族既有本房主祀則質菴子孫原
可復歸楊氏而訥齋必欲聯二族爲一家至閩甫兄弟
行已七十餘人矣而猶遵守不廢是其家教之厚有足
以厲薄俗者善一也閩甫自弱冠後幕游江左繼客湖
南去其鄉已前後二十餘年其敬宗收族之心久而不
忘手訂是錄以貽後人是其敦本之篤有足以廣孝思
者善二也是錄之未附及姻親及患難相卹之人尤爲
近日支譜所罕見在昔人惟柳子厚於先墓碑陰附刻
先友一記彷彿似此至於一字之師一飯之德必欲傳
三長物齋文略卷二

手

志設備要序

示子孫載之譜牒是其存心之厚有足以維友誼戚誼
之衰者善三也有此三善其家必昌吾願天下之胥姓
者以李氏爲法天下之遠遊者以閩甫爲法天下之有
姻戚師友者以閩甫是錄爲法則人心風俗不慮其不
日趨於厚矣豈獨爲閩甫善也乎哉

學於是失傳桐川廖君本儒家者流以餘事習射得擢
鄉科且以其藝授家塾子弟及鄉里後進得其傳而入
武庠拔鄉職者甚夥桐川猶以所授之未廣也因著志
設備要一編有心得歌及弓矢射法諸論其言約而賅
質而便記但識字者皆能會之於心而注之於手命中
之巧不待外求誠習射之秘傳也癸卯長夏携以示余
余亟賞其能以淺近之言達精微之理可爲射義註疏
可爲教師程式愆懇付梓以廣其傳桐川慧心人也書
畫鐫刻之藝無一不精而又長於吟詠卽所撰心得歌
十有五章章僅十六字固精以下十有八章短者才十
三長物齋文略卷二

四

湘漁詩話序

窮鄉僻壤中有老儒焉於茅簷曝背之餘粗糲飽餐之
後執筆伸紙據案疾書所見所聞皆不出閭里之外一
一載記而不嫌其煩自忘其倦若有程限迫之惴惴焉
惟恐家人以米鹽瑣屑妨其工課者在村夫子固不知

所書何用卽高明士見之亦且笑其勞無益之精神而費有用之紙墨及至其人已歿遇有徵文考獻之舉而後訪至其廬於斷爛抄本中採而錄之卽一鄉文獻之所在也是說也吾於邱明經覺吾先生所輯詩話益信先生足不至通都交不遍海內麥隴桑畦垂垂以老何所得詩何從立說乃津津話之其首卷所論應

制諸作原可不話卽各卷中所論

國朝詩人優劣見集未多品評難當似亦可以不話然其中徵錄過客之留題鄉人之遺稿則於文獻之道大有關係前歲議修邑志因費缺中止吾嘗輯有採訪程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五

式於邑人著作備列其目除向天章文煥孤雲亭一集外於唐明經有徵觀瀾塢集黃教諭飛遠椒麓堂集皆無傳本而二君之詩則先生話之卽先生傳之矣黔邑在全楚爲邊境風雅之材原不易覲然一邑之大歷朝之久豈無其人大抵沈沒於子孫之不能珍其手澤鄉人之不以詩教爲重第如時花好鳥過候卽無安得有覺吾老人於傳聞目觀之餘採而話之全集雖佚卽此零圭斷璧亦足以見其人之性情學問此其功德勝於育嬰掩骼多多矣而謂當日之不恤人言而亟爲之者不大有功於一鄉之文獻也哉

杯筭新編序

周易爲冒道之書自來術數家談占候者無不從易義中推測而出如揚子雲之太元經東方曼倩之靈棊經皆言之鑿鑿確有應驗故歷數千百傳而其書卒不可廢近世有所謂打大筭者其人皆游方丐食之流其言多邇野鄙瑣之說彼本不知易爲何物道爲何名故稍諳經術者賤其人並薄其術其實合而爲一分而爲兩參而爲三變而爲千化而爲萬易中之理數精蘊何嘗不賅括於陰陽奇偶之中况盃筭之製其來已久古用玉字爲琰今用竹字爲筭又荆楚歲時記作教朝野僉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六

載作角音朱魏野詩作校皆謂今之竹筭也其術以二筭投空擲地眠其俯仰以斷吉凶昌黎韓子大儒也亦云手持盃琰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後之學道君子顧可賤其人薄其術耶吾友廖君桐川精於易義研朱玩索之餘卽物窮理出其緒論演爲杯筭新編是書既出當與太元靈棊並傳不朽豈僅以小道可觀多能鄙事爲無愧通明之自號也哉桐川自號通明子

重修買太傅祠竝建小學記代作

長沙舊有買太傅故宅及太傅所鑿井在縣治西北羅錦坊後人卽其地建祠以祀竝追祀楚大夫屈原一名

屈賈祠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及

大清一統志記載甚著太傅事蹟見史傳而生平論定則互見於晉庾闡弔太傅辭唐戴叔倫劉長卿過故宅詩宋蘇文忠太傅論明李文正修祠記然其出傳長沙史僅載投湘賦鵬兩事而於澤及湘民千秋廟食之遺愛舉無可攷前漢廟祀之存於長沙者惟文王吳芮定王發二廟一在北關外一在東關內芮佐高帝以忠顯發築臺思母以孝著而此祠獨巋然與二廟並存非以更定法令未竟所施被謫浮湘必有小試於痛哭陳書之先者故思之深而傳之久耶去歲余莅官來湘祇祀

李長物齋文略

卷二

七

先賢見是祠爲佳僧所踞內則商貨囤積外則市肆障蔽椽桷傾圯丹漆駁落未稱景賢之典因攷建祠始末明成化元年始以宅基改創著於祀典至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重建四十年長沙通判賈仲儒置香火田九石有奇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嘉慶二十二年前方伯翁君元圻捐春秋祭銀二百五十兩祠碑多剝蝕惟衡山侍御歐陽正煥祠田碑及長沙守劉某判刻存焉乃爲屏逐住僧拆去左右市肆籌款修祠並植欄以護舊井經始於嘉慶二十五年仲冬落成於今年孟春屬乾州丞翟登煥董其役又屬善化令李宗沆勸丈

祠田田在善化七都十一區民田六石有奇屯田三石與碑載無異歲入折租銀百四十兩又祠後隙地歲賃銀四十兩翁方伯捐項歲息銀四十兩屬理問瞿中溶總其出入除春秋祭及祠田額稅守役工食外建立小學二所每所課童子十人置修脯聘館師餘存藩庫爲尊補之需夫小學非僅爲童子計也學者立身行已務求實效以希有用若徒以章句訓詁取科名童而習之白首終無依據治安數策當時雖未盡用識者謂如其言雖三代無以遠過則湖湘人士期爲有用之學取太傅遺書服膺而三復之其成就定能遠到然發蒙養

李長物齋文略

卷二

八

正自童子始故增立是學以廣嶽麓城南壇坵之所未及而太傅廟食之遺愛益永垂勿替矣

重修李中丞祠堂記

代作

前中丞李瀛仙先生以康熙五十五年巡撫湖南借帑發賑出穀平糶釐奸剔蠹吏泊肅然其尤彰彰者則鄉試分闈一事湖廣鄉試舊係合闈湖南學額與湖北等而赴試者不及湖北十之三中式者準此蓋以險隔洞庭屢遭覆溺功名之念不敵性命之虞故三年大比裹足不前者十常八九先是趙中丞宏恩潘中丞宗洛疏請分闈俱爲部議所格而先生復踵其後三疏懇懇并

捐俸勸建貢院仍格於部議不果行迨雍正元年欽奉
俞旨於甲辰科舉行湖南鄉試湖南士子永沐

聖恩科名蔚起皆先生累疏入告剴切陳情之力也先
生以勞瘁卒於官士紳請入主賢良祠與前巡撫趙恭
毅公申喬合祀復建恭毅及先生專祠於城北歲久祠
爲營卒所踞椽榻傾圮享祀弗虔庚辰秋余叨撫是邦
恭謁各壇廟爲士民祈福見湘中廟祀類多廢弛乃次
第新漢賈太傅及恭毅二祠復敬奠一觴於先生祠下
懷遺愛之永垂懼薦馨之弗稱爰飭長沙謝令希閔勸
丈祠基籌項修葺新化李令之梓先生後裔也捐銀二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九

百兩與通省守令公捐恭毅及先生祠經費發商生息
又丈出祠外鋪地若干所取其賃租交布政司理間歲
會所入爲春秋祭及香火歲修之用是役董工屬之翟
丞聲煥楹柱朽蠹者易之丹漆駁脫者新之瞻仰輪奐
頓復舊觀而先生之崇祀日新全省之士風益振矣湖
南貢院原建號舍七千有奇乾隆十一年楊中丞錫綬
以號舍湫隘拓而大之僅存五千嘉慶三年姜中丞晟
二十四年翁方伯元圻以應試人數過多兩次增建各
以千計合之仍符七千之數夫以未分闈不及湖北十
之三者今日增至數倍非湖南人才昔絀而今優也文

風積而日興端賴後賢之培養士氣剝而必復實由前
哲之轉移則先生廟食此邦宜其爲百世不泯之祀而
後人之崇德報功潔蠲致敬以培一方文教以永千秋
祀典孰有急於是舉者哉故於修葺告成謹記歲月以
勒諸石

重修黔陽縣學記

代作

黔學自乾隆戊辰由西城外遷建今地近百年矣其後
屢有修改規制尙未完備辛丑冬余視事之始祇謁
先師仰見殿宇未宏丹雘就黯心竊悚然詢知邑士先
有重修之議因爲極力贊成倡捐經費擇期於明年二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十

月經始及開工後余適郵事晉省以鳩工庀材託之學
師黃君暨邑紳蔣子仲暉等八首事至八月下旬始奉
檄回任而大工已有端緒矣加以飭匠程工按籍徵費
禮樂器數黃君任之收掌支發仍以首事等是任至今
年仲春丁祭始克次第告成殿制崇於舊者二丈有奇
深廣亦增丈許戟門適與殿稱而壯偉過於舊規左右
增建

御碑亭二座櫺星泮沼翼以石闌東西廡及名宦鄉賢
孝義三祠皆撤舊更新煥然大備除邑紳指捐各項外
用錢不及萬緡皆平地興工寸材片石槩未就用是則

修建之大略也抑余別有說焉邑士之亟議修學非以二十餘年科名不振故耶不知培植風水特可爲文運之助要非擢巍科掇高第之本原也乾隆甲寅嘉慶戊辰庚午等鄉科幸未已卯等會科學宮則猶是地何以甲乙榜屢以捷聞試就鄉先達而敬詢之必有所以自操其券者而後地氣得以效靈黔邑距省爲遠大比之歲列庠序者往往裹足不前近得賢父師助以資斧亦知努力前進矣而羊公之鶴種穠如故者又何耶蓋以平日少伏案之功臨時爲掘井之計鹵莽而耘者亦鹵莽而穫矣上科桂林龍翰臣啟瑞省侍來此竟奪大魁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十一

彼僑居官廨僅三兩載尙應龍陽洲見之諺况生斯地者身游寶山之堂日飲清沅之水其鍾靈毓秀更當何如是風水原不負人要是有志者自勉耳余自去冬與諸生約每月會文者三會各四藝別擬百題限以場前完卷諸生亦踴躍從事伊吾佔畢之聲達於衢巷似此挾持有具韞玉待沽又值釐序新成氣象煌煒安見人文蔚起科第蟬聯不卽兆於今日也哉

重修佛山鎮關帝廟記

代作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里人重修佛山鎮關帝廟余旣爲之記其興建始末刻於麗牲之碑帝君之威靈赫

奕護國庇民所以激忠義而厚風俗者已略具於前記申矣越四年癸巳冬初里人以前修未稱復捐銀二萬二千兩有奇重新廟貌并石臺佛閣至明年冬杪落成時余巡撫湖南董其事者復徵言於余余謂佛山當汾流之衝商賈輻輳闐闐櫛比爲吾粵巨鎮秋水時至海山動搖彌望皆驚湍駛浪霆擊雷轉怒噬乎石壩之趾必氣衰力竭然後循山而下與西北兩水合流而入於海故歷來居是鎮者嘗以水患爲虞而去歲甲午之水爲患滋大使非有靈神以捍禦之古佛以拯救之崇宮傑閣以鎮壓之何能使滔滔者順安瀾之性浩浩者免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十二

懷襄之憂則是廟之修非僅爲都會壯觀直一方之保障也稽之舊碣一修於康熙辛酉再修於乾隆壬午迄今已閱七十餘年棟宇剝侈岸傾頽爰集眾議併力倡修前築臺砌以固其基後建層樓以表其勝有正殿以奉帝君有後殿以供佛像其左右又有迴廊夾道重門複閣以極其幽邃閣敞之致輪焉奐焉成之不日環而集者莫不愕立駭視意其爲佛土化城有鬼神焉以陰相其役且疑乎璇題貝闕一旦涌出於龍宮之表也余故樂得而再記之以誌吾鄉之好義而與斯役者

麻陽縣重修文昌閣記

代作

文昌在天爲司祿尊神在人爲孝友吉哲其聰明正直
開文運掌科名而彰輝于善惡赫赫乎有聲洋洋乎如
在無論通都僻邑廟貌維嚴莫不尊而奉之矣我

朝嘉慶初仿文武二廟制於正祠後

勅建三代祠卽事人之道而寓報本之誠典至鉅也麻
邑舊有文昌閣在城內巽方學宮之右規制精備而
後祠未建春秋祀日卽閣隅行禮道光丙申歲余權縣
專恭詣閣下見祀典不稱心竊未安明年丁酉正月元
日假寐待曙夢避水至閣內欲入而無門有導之從窗
隙入者既入登危樓見帝君端坐其上旁置故紙堆令

長物齋文略

卷二

圭

檢閱隨手拾得一條帝君曰喻否此教人爲父兄訓飭
子弟作好人者又曰爾歸視公署春帖卽知也及覺出
署行香諦視頭門一聯曰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治
民因問書吏曰此陰隲文中語何爲易救爲治而揭諸
署門吏白以偶然書未細審也命亟易之然後知帝君
之靈爽以閣制未備無以妥先靈何以訓後嗣署宅分
內外而栖神之所不如式皆所以警迪乎守土者故於
元日兆之於夢而驗之於目誠赫赫乎有聲洋洋乎如
在也因商之學官朱君捐捧倡修邑紳士亦欣然樂助
未及興工余移任芷江朱君亦以鄉試晉省及朱自省

歸往復札商遂毅然任鳩工庀材之役于是冬經始本
年戊戌夏落成修葺傑閣創建三代祠凡三楹於閣後
丹雘塗暨煥然一新是時朱君又以升階卸任走書索
記因書感兆與修始末以貽邑士鑄諸麗牲之石使知
帝君眷顧斯邑彭彭如是則文運之興科名之盛可翹
首待也而爲舊宰者亦與有厚望焉

劉猛將軍祠記

代作

在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苗患之
切於民生者莫甚於蝗此捍禦之神所以必臚諸祀典
也伏讀

長物齋文略

卷二

圭

大清會典載有元指揮使劉承忠世稱猛將軍禱蝗有
驗雍正二年

勅祀於各直省府州縣而方志所載又有宋紹興名將
劉錡於景定四年勅封天曹猛將有江蘇吳縣石刻可
證又有謂神爲劉錡弟銳者然劉姓而以猛著昔人或
有同稱要其以禱蝗通祀載在會典則當以元指揮使
爲可據湖南自分省以來向無飛蝗害稼之事前明偶
有之亦在岳澧沅靖各邊境至長沙省會則自古未聞
故驅蝗之神未設專祀去秋七月自大湖以北飛蝗蔓
延及於岳郡且至於長沙幸時值收穫不至成災然其

遺卵無算雖經各守令捐俸收買究不能盡鮮不謂螭子發生爲害必甚余於本年春

簡命由黔省移撫楚南視政之餘恭立劉猛將軍神牌率屬虔禱既而詢諸鄉老有謂螭子入水化爲魚蝦者有謂初生時有無數神鴉啄之立盡者及秋穀登場較十數年來最爲豐稔而飛蝗竟至絕種此等歷史罕見之事雖非守土不職之吏所能感召天和然不得謂非神功默佑能使既萌之孽掃除如是之淨盡也爰擇城南書院舊基改建祠宇數楹以爲祈年報賽之所祠既成擇于嘉平甲子率屬致祭以答神庥并記其修建歲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五

月於石使後來者永祀弗懈云

朗溪書院記

代作

古昔盛時國有學州有序黨有庠閭有塾學校之設遍天下以故戶習詩書家敦禮讓比閭族黨無不學之地士農工商無不學之人自宋代設爲書院卽本國學州序之遺意而黨庠閭塾則未遑遍及士民之秀者必裹糧負笈而就省府州縣之書院以爲肄業所或囊無游學之資家有倚閭之望雖有志嚮學而不得自遂其志性因習遠終爲鄉曲之氓非其才質不足以有成蓋黨閭之教不修而造士之方未備也黔邑在湖南爲邊縣

縣城西有龍標書院縣南四十里托口市又有朗溪書院余嘗因公至市喜其與庠塾之制相符邑人果能振而興之一鄉如是各鄉效之安見闔邑文風不且蒸蒸日上况托口爲唐朗溪縣故址渠水入焉居民輻輳商賈雲集尤非絃誦之聲詩禮之化不足以滌舊染之汚而啟鼎新之象則書院之設當與龍標並重書院經始於嘉慶丁卯修建於道光丁亥邑人勇爲義舉并置田以資膏火然則黨庠閭塾之古制鷺湖鹿洞之遺風安得以僻處邊隅遂難與之爭衡而媲美也哉

雙溪鋪新建板橋記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六

客問於余曰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天下責重非宰相不能行秀才分微若之何能任徒有其志而不能澤及天下何足以見文正若以秀才竟行之得無嫌於僭而多出位之思乎余應之曰利人濟物宰相秀才無二心也做秀才能以利濟爲心推而放焉卽宰相之職也澤及一夫此一夫卽天下也澤及一鄉一曲此一鄉一曲卽天下也天下不在廣狹而在任事者之一心卽使文正終身不相安有不能以天下自任者乎是說也余於雙溪橋驗之矣黔邑雙溪鋪上通芷江榆樹灣下通安江熱坪固東鄉一要津也雙溪一出小袂

冲其水小一出山門其水較大前邑侯曾石友刺史建
板橋二行旅便之歲久爲春漲所圯庚子冬邑侯龍見
田司馬倡建石工小橋甫竣所費已逾千金經費不繼
大橋因而中止行旅之淹滯者如故是橋雖修猶未修
也辛丑冬賈子桂軒向子仲友邱子維周共議集貲修
復謂溪流較大瓷石爲之不惟工費浩繁而且沙浮難
固不若仍建板橋壘石爲墩長三丈許廣丈許平坦堅
固勝於石工自去年二月起工本年正月落成所費不
及石橋十之三四皆邑人好義者解囊樂助也而三子
實爲之首三子皆余門下士能以利人濟物爲心卽能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二

志

以天下事自任者也是真不愧爲秀才矣余夏初有事
安江道出此橋見溪流環折有石橋以枕洪瀾有板橋
以通孔道高柳栖鴉天然畫境輿夫爲余頌之固已私
心竊喜矣及歸三子適以橋成索記因書平日之論文
正者爲三子勉且爲及門諸生共勉焉子輿氏曰堯舜
與人同莫謂文正爲不可幾及而以鄉曲義舉爲不足
爲則余有厚望矣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花甲重周第十圖記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長安古名勝地城南為最終南在望鴈塔雙巘樂游少陵諸原曲江樊川諸水縈迴映帶於其間所謂城南韋杜去天五尺也吾鄉唐陶山先生開藩陝右以重九前一日為七十覽揆幕中諸君邀集慈恩塔院煮茗為壽是日也南山雲霧馬首占晴楓徑停車霜葉如赭周君雨香為繪花甲重周第十圖圖中凡十有六人峻塔長松鬱蒼相間為兩列塔前列者先生存父博帶手携垂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十一

髻居其中兩僮夾侍一操杖一負花籠其左采菊而頤然長者為艾聲和右擷芝而微笑者為戴惜初與惜初竝立者驥也驥前為徐松溪後為唐敬之松陰列者中為遲客寺僧其左拈桂華而年最少為蔡臺生臺生前為其兄曼受與曼受竝立隱身紅樹間為雨香迴而與雨香對者車秋舫也其右按掌佛手柑者為沈石樵石樵之後白髭方袍為郭尚齋尚齋名逢錦巴陵人聲和名呂惜初名凝之皆上元人松溪名桓陽湖人石樵名梧仁和人臺生名踵武吳縣人垂髻者咸寧唐大令之子名明行萬載人敬之名釗先生從子曼受見第六圖

秋舫雨香見第七圖故不著其名貫驥首為紀游長律三章先生和之同游諸君及能詩而未偕游者亦和之得詩近百首別刊城南秋眺錄命驥記其事書於圖之左方時道光壬午季秋也

終南訪碑圖記

關中為金石之藏終南一山西起秦隴連亘長安咸寧蓋屋鄠杜之南而東抵於藍田縣延盤踞幾八百餘里又為關中藏寶之所會歸其中吉金貞石之沈埋於荒煙蔓草間者不知凡幾前明趙子函生長其地頗以憲事自負其於此山僅作三日遊所得舊碑不及十種而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二

石墨鐫華之著流傳至今已幾幾與南山共壽車君秋舫以江南才士囊硯遊秦好古之癖遠過前人視子函遺冊為筆路藍縷未足以窮陸海之勝嘗於春秋佳日具餼糧召徒侶凡丹崖翠嶂古墓叢祠猿鶴之所栖樵牧之所憩苟可以得寸金片石者皆為履齒所必到因乞小蓬王君為作終南訪碑圖而屬余為之記夫物聚於所好歐陽子嘗言之余謂所好之聚亦視其物為何如耳衛懿公好鶴鄭子臧好聚鵠冠秦皇漢武好神仙彼以君公之貴非所當好終有難聚之物况吾輩一二寒賤必欲探渤海之奇珍發元圃之祕蘊其能得乎然

未可與訪碑之舉同日語也碑刻之傳可以詮經可以証史非僅耳目玩好之具正爲吾輩之所當好秋舡行矣他日芒鞋踏破翠墨盈囊不獨子函三日之遊難與比數卽歐趙洪薛諸家竭數十年心力著爲專書亦不足以擅名山之藏而誇金匱石室之富則此圖之作其亦山靈有幸寶藏勃興之會也夫

雲深山房記

湘潭李畏齋善岐黃自號醫隱於宅西半里許築茅屋一椽取樊川詩意名曰雲深山房四面皆山蒼翠如屏障前有方塘環以水田十畝顏其堂曰十畝之間志隱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三

契也每當春秋佳日與二三朋輩把酒賦詩坐花垂釣或與野老田夫樵童牧豎隔離問訊閒話片時暇日居息靜軒中明窗淨几手錄方書隙圃閒畦自鋤藥種比鄰有求醫者輒就山房診之百里內外造門延請亦惟視其禮意之誠否間一往治如璽印泥如匙勘鑰無不立效否則厚幣強求未嘗應也余思世所謂醫者自以爲盧扁復生出則盛服高車非朱門重聘不入其於難經脈訣亦能究舉其辭而一藥甫投如操徐夫人匕首血纔濡縷卽能殺人是豈所業之未精耶抑亦利令智昏方東家切脈時而意已火馳西去也惟醫隱隱於醫

直寄於醫耳力田逢年衣食無累白雲深處吾愛吾廬有求醫者卽以醫奇之雖戶外屢滿而其中卒落然都無一事也故曰寄也辛未季春偶館余寓乞爲文以張之走筆書此於雲山佳境可無唐突否也

三長物齋記

余舊名齋曰式相好自余兄花耘先生卽世不忍復稱是名因易之曰三長物齋三長物何物也余不能書而嗜古人之書集秦漢以來金石文字數百種爲長物一嘗學琴於湖州沈山人不耐竟學而止蓄舊琴及支琴輒各一爲長物二囊無一錢而有周秦刀布數十品人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四

以爲廢銅匣而藏之若拱壁爲長物三然則長物止此乎馳逐名場三十年而名不成有志讀書而未暇吾身亦長物也何止於三第以三者皆有用之物適與頑然之軀相遭而辱爲長物則以三長物名吾齋也宜矣

三長物齋後記

旣以三長物名吾齋矣搜索齋中復得三物一自製溪州石磬聞客談猥俗鏗然一擊耳爲之清一歷朝尺式自唐虞至

國朝靡不備世有挾膺骨董者不能欺以長短一雲陽樓看山冊雲陽長沙市樓也乙酉重九後四日集名流

飲此以詩畫見貽者彙為巨冊用識友朋山水之樂夫
天下之物足供嗜好者豈有窮乎今既累三為六矣由
此而十而百而千萬皆長物也皆可作三長物觀也故
仍其名曰三長物齋而著所由推廣之義於後云

琴甄記

山西古帝都為虞夔典樂之邦平陽之洪洞則晉師曠
故里及祠墓在焉論古樂者莫盛於此余壬午秋客其
地得琴甄一雖未必為夔曠遺物然形制古朴非近代
所能做製也時同邑丁禮門先生官岳陽不惜馬力為
余駝歸適中表弟唐敬之以舊琴見贈文篋焦桐兩美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五
畢具因記其事於甄腹道光甲申季秋長沙黃本驥記
武陵陳霖僊書

附題跋

琴之合甚思之 古篆書 列女傳藏孫隱語長白松峻
為虎癡題 草書 良夜氣清竹露如雨篋潤琴和洽
然太古抱樵居士同素生觀并書 正書 汾之陰獲
甄半尋歸以薦琴流響惜惜是將鼓黃鐘之宮而應
以心者耶 子言 行書 以上右方
虎癡香雪文字之友素琴在御貞吉无咎 隸書 甲申
小春十有二日桐城朱彪嘯厓氏題銘於樂石吉金

萬館并誌 行書 何以寫心清琴橫床我之懷人遙

遇三湘 拈花居士集陶 正書 堞古非斲耶桐孤

有託耶其兩美之合耶 僮陽呂麗堂 行書 築屋

松下眠琴綠陰脫巾獨步如見道心 香伯 草書集

詩品 璞齋錢壘觀 湘侍 正書 以上上方

臣叔殊不癡 婉琦謹識 正書 邀素心佇涼月靜

琴張清籟發 大曠 草書 嘉斯器之懿茂含至德

之和乎 隸書集 叔夜琴賦 趙修梅書 闕雲山同

觀 正書 雪夜敲冰霜天擊磬 周安邵 行書 比

德於玉叶韻於琴 李沆訓觀并書 正書 質吾湯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六
蟠同弟小浣護又村爨過頤園琴話護記 行書 相

賞有松石間意 崔舟陳瀾 行書 以上下方

昔傳趙管今見黃陳瀟湘秀氣鍾於斯人 道光五

年元旦湘林觀并識 正書 秀水病崔生談及汾霍

舊游對此如見故人 行書 丹崖劉之屏觀 行書

筠坡蔣竹觀 正書 星沙陳象文刻字 正書 乙亥

二月啟瑞手拓訖并識 以上左方
琴甄後記

物之顯晦豈有定哉是甄余見之於山西李氏廢園中
用薦蒔花之益以其中空而外僕也知為昔人支琴之

具乞以歸里記其事而屬內子香雪書之一時好事君子題名殆遍斯亦極陶族氏之榮遇矣余所藏金石文字有西漢五鳳二年甄刻至今尚存然則斯甄之壽未可限量更歷數百年不知落於誰氏之手其或免為薦盜之斃則諸君子品題之力也第所題有書名者有書字號若別號者恐久而失傳續為是記鑄於甄背俾諸君子姓名里居得與斯甄並壽不獨頑劣如愚夫婦者得以濫廁於其間也記中所及者二人禮門先生名公路敬之善化人名釗右方題名者四人鶴林松峻滿洲內務府人抱樵居士湘潭張君家桀也素生歸安沈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七

君堅子言上元陳君元富上方題名者六人嘯厓自署名貫不重記拈花居士黔陽長王香杜夫子也夫子名金策諸城人麗堂太守原名士澤改名恩湛僮陽今海州地香伯邵君梅臣湖州人樸齋丹徒人湘其長君也下方題名者十人婉璫余兄子適瀏陽歐陽氏大驥香雪兄嶽雲名也修梅名秉禮大興人雲山名嵐桐城人節庵周君衡山人彝卿李君沅陵人三湯善化人鶴舟上元人自節庵以下名皆自署左右題名者七人湘林郡伯名薩迎阿滿洲鑲黃旗人病鶴生沈君光熙也丹崖茶陵人筠坡漢軍鑲白旗人鶴字之陳象文長沙人

啟瑞龍君翰臣名桂林人前題皆道光四五年刻此則十有九年補題也合之得二十有九人此二十九人者或以政事或以文章或以技藝皆自有可傳不藉甄文而顯余昔游長安花塔寺得唐人造像記十餘紙皆佞佛之文無足取檢其中有姚元之一記即開元相文獻公崇未遇時手筆也藏之若重寶後之視斯甄者其亦有德望如文獻者令人珍賞之不置耶甄之顯晦不足道是則余與諸君子所當共勉焉者也

歷朝尺式記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八

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古人審度其稱不一如一髮為程十程為分五寸為耜八寸為咫尺有三寸為矩二尺二寸為幅三尺為武又為跬又為柯四尺為仞五尺為墨又為几六尺為步又為弓七尺為軌八尺為尋九尺為筵一丈為板丈有六尺為常丈有八尺為制二丈為端三丈為維四丈為兩亦為端又為匹五丈為堵此長短異名也公羊傳注側手為膚按指為寸禮投壺注鋪四指為扶一指按寸大戴禮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肱知尋此古人制尺之原也蔡邕獨斷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通鑑外紀禹十寸為尺湯十

三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陳祥道曰周法十寸九寸皆爲尺攷工記十寸尺也王制八寸尺也此古人用尺之異漢劉歆有銅斛尺光武帝有建武銅尺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謂之漢官尺又建初六年造慮僞銅尺晉始平間得古銅尺隋書有十五等尺曰周尺晉田父尺梁表尺漢官尺魏尺晉後尺魏前尺中尺後尺東魏後尺蔡邕銅籥尺宋氏尺隋水尺雜尺梁俗間尺此自周至隋尺制之異年代既遠古尺無存今就各家考訂歷朝尺制及

國朝各部所頒銅尺造爲木尺若間枚匣而藏之以存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九

其式俾知一朝有一朝之尺未可渾同考定古器當用古尺記載今器當用今尺庶不致有毫釐千里之差

雙陸局記

雙陸之戲始於西竺其局彼此內外各有六梁至魏陳思王植始置二投蓋取投擲之義卽今骰子所託始也其戲盛行於齊梁陳隋間如梁蕭賁與湘東王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是也至唐狄梁公與張昌宗賭集翠裘中宗爲韋后及武三思點籌遂爲宮壺之戲宋太祖有雙陸詩紀于奎文閣其時猶以此供御洪景廬雙陸圖序云閱時既久中州泯泯

見而殊方偏澤類能爲之蓋南宋以後博具益精此戲遂不甚傳而湖湘以南見者尤少嘗閱唐子畏譜雙序云垓不可虛門不可啟敵不可縱家不可失積則量輕重遲則計緩速推其術可以用兵并可以論文心竊好之而未及一見壬午秋游山西於洪洞劉氏得之仿爲一局傳之好事者以存近古雅戲博奕猶賢或亦大雅之所不廢云

我我圖說

天下之最難識者我也世之以貌相人者輒曰某人之眉目似某某人之鬚頰似某斷無有曰某人似我我似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十

某人者世豈無似我之人哉人似我我似人皆不得而識也故曰明足以察秋毫而遺於眉睫此特外貌焉爾若夫中藏則尤甚我能知眾人之賢否而於我之賢否則惜焉不知是非不識我之明驗乎夫孔子無我揚子爲我聖學異端公私雖判要其立教無不自我始此雲山闕翁我我圖之所猶作也圖中一人獨立引鏡自照其面以爲圖中人我也鏡中人亦我也我與人相值而無不識之人我與我相值庶幾無難識之我乎或且難之曰鏡中之我有定形哉總角而姣好者少小之我也鬢鬢而有鬚者壯盛之我也齒頰而髮禿者衰老之我

也執鏡以求我得無隨時而異乎翁曰無慮也形之無定者時爲之非我爲之也我有所戚額爲之蹙我有所畏色爲之沮我有所愧顏爲之赧吾之爲是圖也將以自鏡其心之有所戚有所畏有所愧焉否耳若以形論東施媼母非不日臨妝鏡也亦豈知已貌之不若西子哉是則我我之說也余曰善爲援筆而書於冊末

觀我圖說

儒家之言曰觀我生佛家之言曰觀自在不知我之所以生卽不知自之所由在其說雖殊其義一也南溟朱君以觀我名其圖圖中一人獨立引鏡自照其面與髮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二

山闕翁之圖略同而名特異一日持以示余且指圖中
人曰似我否余笑而復之曰君方不知圖中之人似我又安知鏡中之我可觀耶夫我有我之真以心而不以迹也以神而不以形也心與神百年不敝之我也形與迹易化速朽之我也圖中之我鏡中之我皆形也迹也非真我也世有能強記者半面之識一日之緣雖歷數十寒暑於稠人廣坐中一望而知其爲某某至於我之面曰口鼻眉耳腮頰則生初備具者其相聚之久非翅半面一日已也設有人焉與我絕相類旁觀者皆曰某似君我反懵然不知其人之似我也觀人以貌不能無

失觀我以貌其又可據耶曰吾恃有鏡在夫鏡亦安可恃哉孔子陽貨貌之相似者也使陽貨而臨鏡必不曰我以孔子陰險之心異而不知其貌同也西施媼母貌之絕不相似者也使媼母而臨鏡必將曰我以西施媼媚之心同而不知其貌異也夫鏡亦安可恃哉故古之儒者由觀我以觀民是爲成已成物之學而佛家於觀自在之外亦有所謂觀世音者觀世卽觀民也朱君善用其觀裂圖去鏡而真我出焉慎無使鏡中之我爲孔子爲西施而恃鏡者爲陽貨媼母焉則庶幾矣

嘉善徐君與黔西橡繭說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三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或以利小而不必爲或以官卑而不能爲故設官雖衆而有益於民者卒少然利之大者往往由纖細而興官之尊者或不能久於其任欲興一利民難遍喻以致旋興而旋廢不若利小則用力不勞推而行之易於久遠官卑則身與民近指而導之易於率從要非具大本領負大經濟者不能感孚甚速而流譽於無窮也若嘉善徐君與橡繭之利於黔之正安是眞有益於民者也君之階一吏目耳由吏目而上正從之階凡十數級孰不欲爲民興無窮之利然利未興而害輒隨之卽使無害亦且流弊百出阻撓萬端非利

老不可興也蓋所興之利非切中民要以好名之心干
違道之譽故其利善創而不善因而其名亦可暫而不
可久橡繭之利因其土宜橡故教民種橡因橡之宜於
蠶也故教民飼蠶而衣被之利遂及四方使必泥前人
九州之士皆可蠶桑之說謂茨充治桂陽課民種桑黔
西之士獨不可桑乎是猶強民所難而非因民之利而
利之也且橡之爲類見於經典者曰栲曰櫟曰柞曰杼
皆是物也其材可爲薪炭其芽可代茗飲其實可供染
帛之用可療腸胃之疾可充儉歲之糧獨未聞其葉可
以飼蠶自徐君興一利而百利具焉豈僅遵義橡繭得

長物齋文略 卷三

三

興吳越桑絲比價平宜其慶流後裔占籍於黔楚浙三
省者皆科名鼎盛而黔人之食其利者於百餘年後猶
尸而祝之既私祀於杜復敦請於

朝專祀名宦以報其功是非具大本領負大經濟其能
因一時興利而能成不朽之令名乎君名階平字荀令
生平行事具新化鄧君顯鶴所撰神道碑銘不具述

青塘山居圖說

青塘山在長沙郡治東南九十里地介湘潭善化之交
山下二塘表延數十畝又東四五里則荻舟凌君十有
五世族居之所其祖紹山隱君始建別業兆域存焉

甫偉人贈君復營壙於此今岡谷縈紆茅茨在望者卽
所謂青塘山居也近日仕宦者流執掌風塵輒思閑退
往往於從公之暇繪遂初之圖究之林下無人不免爲
識者所誚荻舟年未強仕當水部試政之始正雲程發
軻之初方將歷玉堂排金闕操得爲之柄展有用之才
天爲文墨侍從之臣出膺封疆倚畀之任盡行所學何
用不臧乃復依依於先人邱墓之鄉營營於童子釣游
之地屬同里湯君小浯爲寫此圖廣徵題詠或者不察
謂其無心出岫未倦知還以爲荻舟之用意在是是豈
足爲荻舟知已耶余與荻舟交最密知之最深其初以

長物齋文略 卷三

古

經學受知於南海吳荷屋中丞繼以制科拔萃黨序奪
幟鄉闈近復以師儒之席見重於長白裕餘山宮保一
時名公鉅卿莫不求識願鄰忘分推許非謂塵視軒冕
癖戀煙蘿遂足以見荻舟之素蘊也荻舟之學於事親
從兄之日親師取友之餘養之有素今值春官造士天
下需才正當奪發有爲勉抒夙抱然而悠悠我里何日
忘之携此一圖置之行囊使山光水色都入澄懷馬足
車塵頓銷俗累他日名成志就拂袖歸來青塘之風景
依然山居之主人如故庶不致麋鹿避客猿鶴笑人則
是圖未必非用世之券也余嘗題其卷末云錦衣莫相

負留誓故山前是則荻舟繪圖之意而余之屬望於荻舟者正未有艾也

蠅說

黃子齋居見螻子潛伏牖櫺間若無意於求食者俄而羣蠅飛鳴自得相距稍遠螻子見之略不爲動偶過其前一攫卽得十無一脫者黃子曰噫人爲萬物之靈麟鳳龜龍又爲物之靈者推之至於蜎飛蠕動之屬蠢然無知而造物者莫不各予以求食之方卽予以避害之具夫螻子蠅虎之屬以蠅爲食者也故予蠅以翼可以避螻子蠅虎之害又可以求殘羹冷炙之餘瀝以爲食

三長物齋文略

卷三

五

其所以予蠅者不已周乎然蠅雖有翼卒不能避螻子蠅虎之害者何也蓋以有翼則喜動動則見利必趨見害卽倉皇失措而螻子蠅虎靜以待之於其飛鳴自得時察之已久故偶過其前無或脫也然則人之靈何止百倍於蠅而人之多才能者又何止百倍於衆人方其逞才傲物時自以爲世莫余敵可以肆行無忌又安知凡席牖牖間不有靜以待動如螻子蠅虎者得以潛制其命哉是可畏也已

三長物齋文略卷四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書經節略跋

書在漢代今文古文原自別行各有專門授受之學自後儒合為一編遂致真偽淆雜學者袒分左右聚訟紛然矣自元至今如吳氏澄梅氏鶩閻氏若璩皆有辨駁古文之書其說至為精核而陳氏第乃力攻梅說作尙書疏衍毛氏奇齡亦力攻閻說作古文冤辭皆篤信古文巧相詆詰反以今文為偽是蓋賞其華而棄其實重皮毛而輕骨髓者也謂為善讀書者可乎蔣春巖先生

三長物齋文略卷四

觀潮圖跋

海寧觀潮之勝甲於瀕海諸郡縣錢塘之潮由籠子門入奔騰衝擊聲撼地軸固已極觀海之盛矣海寧西南

五十里有赭山與紹興之龕山對峙為大海門戶海潮趨江始猶廣衍進入隘口橫流箭激東不得肆輒怒而東返東五十里又有石墩山與赭山相望潮返而東為石墩所障仍鼓怒而西東西震盪日再往來狂瀾駕風若萬馬馳驟鼙鼓喧闐雪壁银山排空而至直達城南十里鎮海樓下其勢較錢塘為尤盛樅陽關雲山翁老畫手也東南名勝之區游歷殆遍每遇山水奇絕處輒濡筆作圖筆法既精微以目驗故能繪水有聲余見其所作觀潮圖凡二一為查介堂大令作一為呂麗堂太守作陽侯天吳恍惚上下尺幅之間令人目眩詢其所

三長物齋文略卷四

以命筆之由則曰此余客海寧時舊藁也出藁見示且屬一言以題其端余謂天下勝境夥矣以余所見洞庭之月太華之雲終南之雪皆極寰宇之大觀安得有妙筆如翁者一一圖之張諸齋壁豈非卧游之勝具哉因為詳攷海寧潮勢之所以盛於錢塘而甲於瀕海諸郡縣者跋於卷末以應雅屬云

講藝圖跋

魚麗鶴鵝之制見於鄭荆尸二廣之制見於楚而陣名以著鄭人之為魚麗也曰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楚人之為二廣也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且為敖之治楚兵也

曰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魏舒之治晉兵也
曰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王孫雄之治吳兵也
曰百人爲徹行萬人爲行陳而陣法以傳然皆用於臨
敵對壘時而非平日訓練之法自孫吳穰苴以下如唐
李靖宋曾公亮明唐順之戚繼光諸家所著兵事之書
不下數千百言類皆奇正迭用主客分形攻守異宜險
易殊致而訓練之法於是大清然其立說亦有宜於古
而不宜於今者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至於陣法名目
如流星偃月飛鶚長虹非不碁布繩牽各有條理及當
場校藝授之不得其方守之不通其變往往臨事而廢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三

遂視古法爲具文此兩峯將軍講藝圖之所由作也圖
中所列梅花疊陣之法出於楊誠村軍門呈進之本而
將軍復演爲五星分布之法鉤聯蟠屈變幻無端爲自
來談兵者所未及驥甌生也不知兵然於左氏傳司馬
法及握奇虎鈴等經亦嘗瀏覽及之而知古人用兵如
所謂四奇四正而爲入陣者諸葛武侯嘗行之於蜀矣
然其法不自武侯始也竇憲曾勒入陣以擊匈奴矣亦
不自武侯止也馬隆皆用入陣以復涼州矣皆能取勝
於一時而武侯鞠躬盡瘁僅足以服南方巴楚之首其
於二曹三馬之梟敵究不能建尺寸功豈陣法之不精

而運用之未善哉蓋時與地有以分其心而擊其肘也
今日者

皇威遠振海宇一家軍門之圖既已進

御頒行而將軍復爲推闡以極其變用之苗疆固可以
成武侯之偉績行之天下亦可以建寶馬之殊勳且前
明之討倭寇也屢調永順鉤連槍手矣彼以區區土司
之兵尙足以備征戍而衛海疆況將軍坐鎮五筭練兵
百隊一旦虎符飛調有不與魚麗鶴鵠荆尸二廣竝傳
而爲焉敖魏舒王孫雄所望而却步者哉茲客沱江承
以圖說見示用敢敬摭管見以志服膺而誠村軍門與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四

驥亦有一日之好并乞寓書就正當亦爲儒生紙土之
談發一大噱也

移居圖跋

右移居圖一卷宋景定間雪川進士錢選舜舉作主人
豐頤微髭類有道者騎蹇驢一僮執策左牽之前有少
婦擁二稚子坐犢背一僮負琴囊一媪抱畫軸以二犬
一羊爲導最後有老僕肩帷幕蹒跚行家具不多男婦
老幼皆有悠然自得之意卷端有家石齋先生移居圖
三字甚可寶也今爲鄭雪堂得之雪堂家五筭嘉慶元
年燬於苗以官爲家而余固無家者也安得起圖中人

問之居於何地移將焉往桃源雞犬栗里桑麻尙有隙地許外間人卜鄰否石齋先生爲前代名臣當啟禎朝國家多難慷慨身殉漳浦舊宅未嘗一日安居濡筆書此其亦有欣然嚮往之志耶余爲其族屬擊斷古劍無家可歸流覽手蹟不勝門戶盛衰之感此中情緒又非雪堂所能共喻也

陶山文錄跋

不之關中不知古都會之大自京兆馮翊以至天水隴西南有巴蜀西有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巂之域咸屬焉背山帶河九州膏沃陶山先生以吾鄉耆宿開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五

藩於此疏鄭白之渠關峭函之塞未及期年民物殷阜敷政之餘復取鄠杜竹林南山檀栢昔所號稱陸海者納之胸中撼之腕下故其文章之浩瀚從隆直與洪河涇渭終南太華之山川相埒驥以故人子春官報罷策蹇西行謁先生於古南柯室授餐寄榻數月於茲出所簞陶山文錄命爲校讎讀其文之宏博巨麗如身入建章千門洞闢殊形詭制不可殫論其淵懿則灑灑之迴旋也其險奧則瓌隴之阻阨也其立論之和平敘事之典則長篇短幅皆有切於日用有關於經術則沃野千里而源泉灌注提封萬井而桑麻鋪茶也其中爲驥所

乞請之文凡二一爲先君子墓表一爲近輯隋唐石刻拾遺序驥何幸得游關中周覽夫金城萬雉天地陬區而又得讀先生之文以釋其抑塞磊落無聊不平之氣且得拜求鴻筆榮及先人摻採殘碑挂名簡末他日與湘中故舊談及秦游之勝竝可舉以相詫也

讀十六國春秋隨筆跋

讀十六國春秋隨筆一卷諸城王香杜夫子撰夫子以承明著作之才小試龍標服政之暇輒以文史自娛甲申春以公事詣省門途次取十六國春秋隨讀隨記前序後詩附以雜擬之作凡如干首命驥校付剞劂驥案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六

魏崔鴻是書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今本百卷爲明屠喬孫項琳等僞作其所敘述已非當時實錄而好奇嗜古之士猶得於鴻書散佚之餘尋撫十有六國八十餘年善惡興廢之蹟亦由屠項搜輯之功與他僞書異也南城會賓谷先生陳臬湖湘時曾有十六國小樂府之作刊賞雨茅屋集中夫子是編文仿六朝詩取唐律與賓谷先生異曲同工而論斷之精取裁之富更可補屠項之所未備而爲好奇嗜古之士所目駭而心折也自來論文者推劉彥和文心雕龍論史者推劉子元史通夫子舊史官也以雕龍之筆論史殆合一劉之才爲一

手其卽史通所謂三長兼擅者歟校訖書此以志服膺

跋鄧鹿岩輓一念和尚詩蹟鹿岩名祥麟字子與武岡人詩作於康熙

年十

嘉慶己卯與修省志一日偕共事者游嶽麓寺於方丈
案頭見有朱筆批注妙法蓮華經廿冊書用王逸少法
絕工問之寺僧云此康熙間阿諾和尚手蹟也因摘其
自序為撰傳入方外志而以經目編入藝文志阿諾之
名由是遂顯湘學博得其宗人鹿岩片紙於夫藝僧
舍力為表揚而鹿岩及所輓之一念和尚遂因湘舉而
傳一念阿諾皆世外逃名之士其傳不傳無足輕重百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餘年後尙有見其手蹟輓詩愛護而傳之如余與湘舉
者則士君子閉戶著書特患不工毋患不傳而急急於
鏤板行世者何為哉然工詩能書其人品又為勝國遺
民如鹿岩其人者宜若可傳矣乃百五十餘年後問之
鄉人已不能舉其姓名使非荒庵片紙流落人間又得
有心人如湘舉者為之表揚而欲其名之傳也蓋亦難
矣然則士君子著書雖工安能保其不散則鏤板行世
亦有不能不急急自謀者嘻可慨也

題劉紫峰小照

小雪後一日侍老母坐斗室中聞刺啄聲呼僮啟戶有

客闖然直入時薄暮矣辨其聲則廬溪劉紫峰也以僕

服見老母拜者再老母索杖欲起紫峰以手按母膝曰
奉珍與虎癡交如兄弟虎癡母卽吾母也老母不得已
坐受拜因詢其所自曰自都門歸泊舟長沙哭蔣春巖
觀察於蕭寺詰旦將解纜故夕而謁也既而謂余曰十
年前與君同客永綏時春巖觀察丞其地去歲一晤於
辰郡再晤於五筭皆主觀察治所觀察君之知己亦吾
之受業師也今以王事歿於旅次君得經紀其喪吾春
官報罷僕僕道塗負吾師矣負吾師矣袖中出小照屬
為走筆一題余視其畫筆不甚工貌亦不甚肖問其作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八

照之意曰無深意也問其作照之名曰無定名也余笑
曰不工不肖照奚為存無意無名照奚為作紫峰蹙然
久之曰今之作照者多矣大抵身都顯仕擁厚資藉扞
綺麗之情故託蕭閒之狀登奇峰者不必志在山也臨
清流者不必志在水也橫紙上之琴而管弦正沸坐圖
中之月而車馬方喧照雖工亦奚取哉吾則淄塵滿面
落拓言歸鐵冷一官菟裘是小貌固不必肖畫亦何必
工君獨不可以無意遇之而以無名名之乎且吾與鄉
人及異鄉人交者亦夥矣求其不濫不渝始終若一者
莫君若也故以此照索題非謂積重於珠而以貌似為

可貴也余復之曰君之照不必貌似題君之照者又可
以形迹求乎君之哭春巖觀察也足以見師生之誼拜
吾母如已母也足以見朋友之情叔山無趾有尊足者
存又何必遊於形骸之內而索乎形骸之外徒爲申屠
嘉所竊笑哉紫峰曰善卽是以題而歸之豈道光丙戌
歲也

題李閏甫團扇

余與李君閏甫訂交三年矣常用韓昌黎此日足可惜
韻作詩以贈閏甫珍之爲書於筆茲復出素紈團扇陽
面爲香伯邵君山水屬余爲題其陰余謂團扇詩自班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九

倥倥後絕少繼作宮壺怨辭非吾輩投贈語也因誦倥
仔詩有皎潔如霜雪句謂閏甫曰請爲君談霜雪之勝
余生長湖湘聞行客以風霜爲念徒知朔風之厲而不
知霜甚於風辛巳季冬道過鄭州古燕南趙北地也有
積水周數十里澄碧可鑑中亘長隄跨以連橋十二兩
岸多髡柳野鶩游魚飛躍相狎若家畜然顧而樂之恨
不移家住此是日東方初白車行隄上寒氣襲襟袂慄
慄不可當忽見柳際如堆木棉枝幹盡封水面蘆葦穉
穉然若冰玉人之鬢眉馬之鬣鬣頃刻都白始知北方
之霜甚於南雪壬午客關中開詩社於慈恩塢院重九

前一夕枕上聞折竹聲響振窗紙晨起關戶始知雪深
徑尺披裘上馬馬蹄踐泥土與冰雪相雜瓊瑤滿地溽
滑不能疾馳遙望終南山懸亘數千里混茫一白遠與
天際樊川杜曲諸勝蹟莫不傳粉凝脂獻態馬首及至
塢下埽敗葉與儕偶雜烘談及吾鄉重九未有若是寒
甚者自後每值酷暑迴思車霜馬雪毛髮爲豎然當是
時停鞭覓句若忘其寒蓋境勝而心有所寄故霜雪不
足以撓之也吾輩置身於炎涼毀譽之交大抵心有之
則一刻難受心無之則終身可安何往而非霜雪獨秋
風團扇爲區區弱女子作不平鳴乎閏甫試於熱極用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十

扇時以余所談霜雪之狀而尋香伯畫境當亦暑褪寒
生神往於趙北終南之勝矣

燕泉集書後

郴州何文簡公孟春著作見於行述者有擬古樂府陶
靖節集賈誼新書易疑初筮十二卷五經晰疑萬花谷
河圖洛書解孔子家語注八卷撫滇條約十卷軍中耳
學二十卷平夷錄四卷餘冬敘錄六十五卷閒日分義
百卷備荒恤刑書批點李太白集燕泉雜集十二卷燕
泉奏議十冊燕泉舊藁十冊見於燕泉集者有論衡鈞
石羣芳續鈔見於八世孫泰吉跋者有李文正樂府註

見於盧紹弓家語序者有孔子集語大戴禮註台之得
二十三種驥備硯來邨通求遺集僅得燕泉集餘冬牧
錄家語註文正樂府註四種板藏何氏家祠餘書十九
種詢之鄉先生無復知者豈皆汨沒於兵燹之後耶抑
子孫不克家無能珍其手澤者耶驥竊有慨焉矣公立
朝侃侃不避誅夷即議禮一端固已彪炳史冊後世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原不在區區文字之存與否然
公歿於嘉靖丙申去今纔二百七十年其著作之存僅
十之一二再一二百年後又不知此四種者之能長存
與否是可慨也何世之不能遠觀者或達於朝或窮於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野不思立德立功垂名於不朽惟斤斤焉逞其臆說
各著一隊言以爲千百年後盜名計噫亦愚矣哉

書鄧湘皋學博臨川李公生祖母戴太夫人墓誌

後

爲父後者爲生祖母持服禮無明文惟喪服小記云爲
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所謂祖庶母者
謂祖妾有子而子死父命已妾之子爲之後服齊衰三
年與慈母及後庶母者同也非指父所生庶母而言爲
父所生庶母服齊衰不杖期始於宋開寶禮而朱子家
禮亦有庶子之子爲父之母服一條卽指此也明集禮

明會典皆無其文至

大清會典始復宋制

大清通禮因之夫孫爲祖庶母服議見於杜氏通典者
有晉王廙宋庠蔚之之說見於魏書禮志者有張普惠
之議見於宋史禮志者有王洙之狀見於文集雜著者
有王廷相答左衛夫書姚翼家規通俗編柴紹炳庶孫
不爲生祖母承重說剖析羣言殆無遺議其大旨皆謂
庶孫無重可承斷不得以鞠育私恩制爲匹嫡之服故
明南京車駕主事臧應奎以祖庶母喪求去格於例猶
執私喪三年議者隨之臨川侍郎李公以嫡子之子爲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生祖母後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奏請在籍終養至道
光元年辛巳禮臣議改生祖母服爲斬衰三年越二年
癸未而中丞之養終遂遵

制成服

朝廷若爲侍郎破古今成例而特遂其烏鳥之願者明
年甲申禮臣覺前議過重仍奏請改從期服中丞三年
之喪雖未終而其報本之心則已達矣豈非孝思純篤
有以感人心而膺

天眷哉侍郎嘗任湖南學政與本驥有師弟之誼今歸
道山已逾年因讀湘皋學博所撰戴太夫人墓誌爲申

其說如此或謂服已奉改學博此文可以不存本驥謂
學博之文作於未經改定之前其時侍郎赴告且及天
下銘幽之石早已深埋存此文正足以傳信於後且以
見服制升降之原悉本於我
朝孝治之精意云爾

賢母頌

孟母斷機

嚴嚴孟子道嗣尼山厥母仇氏教以義方買肉示信斷
機立閑機斷可續學廢難寬卒以王道顯齊梁間

陶母截髮

三長物齋文略卷四

三

有晉賢媛惟陶湛氏截髮延賓以成令子母髮則截母
心則喜運熒勤劬翼匡王室截髮初心如是如是

柳母和丸

河東柳氏教子維嚴屑熊為粉和以參連誰謂丸苦不
如飴甘甘者易敗惟苦乃堅母道師道韓夫人肩

歐母畫荻

歐九幼貧家徒四壁母教之書代筆以荻荻無毫穎畫
灰歷歷中書管城遜此勞績學書不成貽阿母戚

愛蘭贊

淵明愛菊茂叔愛蓮蘭有國香愛者闕焉或曰孔子猗

蘭有操辱愛尼山羞供泉好

二難硯銘余蓄端石二方製作各殊大
小相等共為一匣名曰二難

伯虛其中惟虛能容

仲厚於外惟厚能載仲難

粉定印色盒銘

其外白其中赤印以心毋印以石

木鐘銘道光壬寅監製學樂器仿古編鐘作木
鐘為銅工式事後棄之可惜作架縣於座
右銘其背以
博觀者一笑

無聲之樂不金而鑄善用之為振木鐸不善用之為撞
木鐘

三長物齋文略卷四

高

張竹泉刺史傳

前澧州刺史張公諱範竹泉其號河南尉氏人也三世
官湖南祖退庵終善化知縣父艾甫宰芷江時生公乾
隆庚申遷靖州判嘉慶庚申公復署靖州牧有感舊詩
紀其事公弱冠舉于鄉大挑一等分發湖南補鄱縣知
縣歷署武岡芷江等州縣乾隆五十九年遷澧州牧嘉
慶元年川楚教匪跳梁澧屬之石門慈利永定與荆施
接壤公團勇設卡水陸周防復指授各邑令一律籌備
永定十四都熊英才師事川匪楊謹隴傳經於熊向
循等郡民被惑者二百餘戶又令熊學德教資赴川約

於是年三月十日起事由澧趨荆互相接應匪黨熊希勝遣向奎元等買製旗幟縣令張光考獲之廉得其實稟請勦捕此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公曰持之太急是激變也稍遼緩之又恐有滋蔓難圖之勢不如及其未發而速除之猶可以弭患適永定孝廉樊生松等在州公草檄趣其歸諭居民隨將堵禦事宜分任盧閻馮舟二尉而與安鄉尹蕭光詠星馳抵永集吏民講守禦法其附郭民間公至頓釋疑懼惟十四都距城且七十里猶人人搖動都西有檳榔界路通來鳳最爲險要公令鄉勇守之以防竄逸又募有膽力者入都分諭聚集團練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並示從匪人等有能自悔帶擒首惡者免尋有瞿萬占等數十人自首公卽用爲眼目指授方略熊尙信等十四犯以次就獲其時入都之王開義等師事恩施匪王維且將與熊尙信合謀亦就擒公分別首從上其罪狀於大吏正法者九擬配者五餘俱減等省釋縣民安堵如初時永綏苗變故爵部堂福公奉

命南征澧當孔道羽書旁午飛挽馳驟最爲繁劇公擘畫經理悉中機宜大吏方倚爲左右手旋以母憂解任服闋署靖州牧又借署茶陵攸縣武陵等州縣十二年仍補澧州明年告病歸里繪松菊三徑圖以自況公膚

體豐厚多鬚髯善飲啖能爲大癡山水居官多惠政所在有聲卒年六十有七

柳江先生小傳

羅柳江先生耒陽人乾隆戊申名解元也性恬淡能文章六上公車不第髮穆穆白矣就永綏廳學官永綏人士知嚮學自先生始先是永綏城在苗峯中嘉慶二年移治花園堡就民屋爲學署做漏如破甕不可以蔽風雨先生力爲新之集諸生講學其中月有課季有考挾冊而來者不拒也郡縣學官例有正有副有門子以供指使有學田以給養殮學使者三年兩考入文武生或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學官視貧富而收其贄償終歲之用常有贏餘焉惟乾鳳永三廳正副以一人兼之雇一二蒼頭以供指使歲收屯穀百石以給養殮學使者三年一考入文武生十二人苗生四人類皆貧者而永綏尤甚屋角炊煙往往無風自斷而先生處之晏如也先生子若孫指以百計者四男女皆有執業奉所配某孺人居於家惟攜一妾兩孫隨侍笥中舊繡非朔望不加於身出常以步市人擠肩而過不知爲學官也其性之恬淡大都類此驥七歲時就塾師問字有市先生元文者師取而誦之曰此古文冢也近十餘科無此作矣

當是時驥一童子耳不知古文爲何物然師之所言謹志之不敢忘弱冠後衣食奔走於衡邵郴澧間所至之處類皆有學官而學官類皆岸然道貌齒德俱尊後生恒畏見之學官亦自負其尊恒不樂與後生接見故學官之門草嘗徑尺惟鄧南坡尹雨麓諸先生幸以文字爲忘年交去歲至辰陽又交譚曉園先生終以不得至永綏一訪先生講求所謂古文者爲恨今幸至永綏矣先生一見如舊相識若自忘其齒德之尊出生平所爲文使讀之驥以童子時之所聞一旦而償於二十七年之後不可謂非厚幸也第見先生繩牀茗椀硜硜說經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而吾師之誦先生文者已違侍十年不可復見則又愀然悲矣

贊曰未水出桂陽經縣治前東流而會於湘驥嘗掉扁舟往來其間煙水蒼茫望杜陵祠墓不可卽低徊久之意其中必有高年碩學可與弔古爲一鄉文獻之徵者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今乃於斯地遇之欲訂後游驥非其侶自喜又自愧也

書某氏婦事

婦人所重者節耳吾鄉某氏婦孀而嫁嫁而死節不終君子無取也然其往事有烈烈丈夫所難爲者前夫故

貧士婦之父官冀州夫挈婦所生子往依之父子相繼死於冀婦聞耗偕小叔往迎喪走長江取道金陵時有官其地者強止之遣其叔去冀迫喪還而叔又死婦瘞叔於金陵而負夫與子之骨歸里其歸也無舟資婦曰是不可以柩返出其父子屍以大油布裹長短祆作行李狀子身至江干問舟舟子見一婦人而將二祆廉其直附以歸婦至舟以夫置卧具之左而枕其子以卧時值酷暑熏蒸屍氣達於祆外婦焚旃檀亂之且祝曰若幸自斂不爾舟人不我載父子終爲羈鬼矣閱四十日經三千里舟中人莫知也將至里換小舟婦自念曰數

三長物齋文略

卷四

七

千里扶喪而以祆歸爲鄉里笑非死者志吐其責傾橐中數錠付舟子爲市大小二棺就舟中解其祆屍腐筋斷骨有易次者手正之載以歸里里中人莫知也時婦年未三十此其生前自述者吾爲書其事所以壯天下之婦行哀之也闕其名所以勵天下之婦節惜之也

三長物齋卷四終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致李松甫太翁書

松甫太夫子閣下驥自爲童子時於陶季壽姻丈處得讀韋廬鈔藁其時雖不知詩然已心識其境之超味之澹非近人集中所有及春湖夫子視學湘中得以弟子員雜試於席棚鋪舍間擢置優等錄入門牆竊冀安輿就養時或能攀唯一謁少慰夙昔之思及集讀浮湘驥以授徒外出此願遂不及償然韋廬詩初集二集經夫子手授者藏之行篋未嘗一日廢也此後以遠方後學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一

不敢輒以所業文字妄自郵致故私淑雖殷而尺素未達者近二十年矣昨歲家弟本齡自粵歸蒙以續刊各集見賜尤覺般倖之門不遺寸朽本年夏秋間又於家雲滌季父手諭中屢致諄念竝有議修見招之說竊念驥一介寒士伏處湘中行年四十有六而名譽無成然乃自少至長所至輒爲大人長者辱收弊進旣榮之以人倫之鑒又任之以翰墨之責如曾賓谷翁鳳西唐陶山諸先生旣得見而師事之矣若太夫子則猶未及一見也不識何人謬爲陳說得使疲驥之名亦入孫陽之耳此則驥之且幸且慚而不能自解者耳驥少與先兄

本驥同事筆硯同鄉文字之好季壽姻丈雲濤龔君外不過數人先兄中年下世所遺有三十六灣草廬詩草十卷詞草一卷爲生平心血所在頗有直到古人處暫以力薄不及刊行季壽木拱雲濤草宿皆遺著無聞恐就湮沒不知惜才傷逝之餘尙有所收輯否驥壬午秋客關中爲陶山先生編訂文集本年各五算爲蔣春巖觀察校刊書禮春秋各經自信校讐參訂頗有微長至詩古文辭雖性所篤好而存者甚渺近編三長物齋詩文藁各二冊做帚之享僅此而已力旣不能付刊又復懶於錄副故無以爲就正之資惟礙學八卷及先兄所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二

著賢母錄四卷現已付刊俟刊竣卽寄呈也前得季父家諭時方就春巖觀察之館賓主三年情逾骨肉雖欲赴粵應招而去舊趨新道有不可忍今七月初觀察棄世經紀喪事後趨謁之緣似將可遂顧念家慈老病日增門閭望切家然代養之丁勢難絕裾以出請謁緣慳彌深悵惘夫以不能一日安處之身而值萬難外出之境辱荷遠招徒呼負負故敢敬陳下悃伏乞鑒原俟家慈稍健可以遠行不必寄致關聘亦不必拘議修金湘灘伊邇定當荷笈登庭有可稍效心力者無不勉竭微長藉副詢注而巴人下里亦得以效韋高唱執策自撾

或不終於鴛鴦至聆緒論而接風采得以償童年仰慕之願猶其餘幸也謹具寸箋恭候頤履康和冒瀆之愆並乞宥鑒本驥頓首

代城南書院肄業生壽羅湘舟先生八十序

太史公之傳儒林也曰伏生年九十餘爲尙書師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申公年八十餘爲魯詩師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轅固生年九十餘爲齊詩師諸齊人以詩顯者皆其弟子也漢人重經學而史敘經師必兼敘其年齒非年齒之高果足爲經師重也惟經術湛深而後能精神彊固此非弟子所能期必於師而師固有可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三

以自必者吾師湘舟先生以石渠舊史歸老林泉屢主衡邵諸郡講席其在城南又且六年矣執經之士一經指授類多售於有司卽或不售亦不失爲閭里修士雖不知視伏生申轅諸家弟子其所得於師者爲何如以視漢之師法厯厯以訓故立門戶者則旣過之矣抑又聞之伏生被召老不能行而先生則齒牙步履方彊健如五十許人他日

熙朝命使以安車蒲輪修漢代迎師故事吾知其老而益壯鏗說經固不減於申轅諸氏卽濟南遺老亦豈能以壁間數十策相傲耶或者曰衡山壽嶽也而先生

適生其地宜其以地之靈而爲人之瑞也孰是說則先生之壽爲山川靈淑所特鍾一若攷工制器有遷地弗能爲良者然使山川而能增人壽數則彼衡山樵牧非不日往來于祝融紫蓋間其或壽或否要無定數就令餐赤芝而飲醴醪齊年王喬比算羨門亦不過爲巖穴間養生常術其於壽身壽世之道兩無所得要不若古之經師湛深彊固有所以自壽者地固不足以損益而輕重之也今夏四月爲先生八表誕辰生等近在門牆治經之學平日所聞於先生者甚悉而先生又儒林中人也故敢以太史公之敘經師者敬侑一觴至於門第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四

之美科名之盛鳳毛麟角子若孫之濟美一堂銀屏十二朱履三千鏤瓊瑤而揮珠玉則有眾賓之說在

鄧湘臯學博六十壽序

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性情者學問之根柢也不根柢之務而惟枝葉是求雖窮年矻矻著書等身亦如紙卉瓶華非不鮮艷奪目求其久榮而暫覆焉不可得矣今於吾縣學博湘臯先生有以見其性情學問無一不真其著作之宏富文字之瑰奇皆從偷常交際醇篤悃款中流露而出又有不屈不撓之精神以貫注於其中可以壽身卽可以壽世非苟以炳煊自炫而與悠

悠者爭一時之聲譽也先生自少至壯北遊燕東至齊魯又東至吳而南極於粵其於山水友朋之樂足以抒寫性靈者亦既納之胷中攄之腕底矣而一時名公卿及海內知名之士無不傾蓋倒屣求識願鄰共知有湘阜其人者然名益重知者益衆而其學問之根柢於性情究不能人人共知驥與先生未見而傾慕者十年既交而欵洽者又十年矣自先生倦遊歸里屈就玉潭司鐸地距會城僅百里程因事而敘晤者歲且數至至嘗主余家或數月未見則緘素往來無虛日也哲昆雲渠先生篤於友愛嘗取眉山對牀之意以聽兩名山房且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五

爲圖以促其歸隱而先生亦爲南村耦耕圖以報之式好怡怡出於天性其淑配某孺人化之樂與妣氏同居未嘗一至官舍其子若姪亦蒸蒸然化之講藝趨庭讐書共案若不知子有常父其性情之見於倫常者如此湘潭張君蓉裳爲其縣教諭先生生刊其詩卒銘其墓凡所以顧恤其孥者甚至其於同輩及後進之士一日之好一藝之長無不津津樂道惟恐其學之不成而名之不著其性情之見於交際者如此先生喜以著述自任於昔人垂絕之編不朽之烈尤引爲己責而不辭嘗刻湘潭周伯孔楚寶而補其遺編晉江蔡司李遺集而

表其節又摻輯安化益陽新化寧鄉四縣人古近體詩數千百首而定爲澹江耆舊集今古文人血脈流貫其性情之息息相通不懈不倦者又如此夫然後知先生之學問根柢於性情而其精神疆固年雖周甲邁往精進之氣不減少時則又從學問中涵養而成皆非世俗之能文章而享耆壽者所能同年語也抑驥重有感焉先兄花耘與先生同歲而驥之不克肩隨者已逾十年今見先生如見吾兄而見先生之事雲渠先生益令人增脊令之慕會題聽雨圖句云加飯妬君情兩重正謂此也今歲仲冬爲先生六旬攬揆鄉人士屬爲一言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六

稱慶其於先生司鐸七載教澤之深鄉人士類能言之皆略而勿道特於其性情學問之真有非他人所能共知者敬侑一觴先生颯然聽之當不以爲諛我

關雲山八十壽序

壽爲五福之一載籍所傳惟畫家之壽者最多唐宋以前無論已元明諸家如倪黃文沈皆年逾八十說者謂烟雲供養宜其坐享遐齡是福之最清者也余則謂畫家凝神一志如道流之調息釋氏之結跏終日據案不爲外物所擾得仁者之靜靜故能壽又其畫多仙禽古木瑞獸祥芝筆墨所至精誠貫之故其得壽有必然者

今見雲山先生年屆八旬精神強固步履飲啖勝於少年益信余言之不謬矣先生世居樅陽挾藝外出所歷多名山勝水所接多高人逸士流寓湖湘近四十年每出一畫名公鉅卿爭購藏之以爲重寶得意之作往往持以贈人心所弗善易以重金不顧也而其畫筆以丹青工細爲務禽獸之羽毛草木之華葉人物之風神態度無不求工於楮墨之外徑尺之絹累日始成踵門來請者未敢以能事相促故其所作能自信必傳要其用心緻密精力充盈亦卽眉壽無害之實徵也而其爲人存心古道久要不忘所與交者皆服其誠樸性喜客每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七

宴客治饌必精不使一面生者相雜故尊酒不空坐上常滿平生鬻畫之資緣手立盡嘗預製僧服爲仙蛻計家有賢偶且有子若孫若惟恐其以家事相累未嘗一動歸皖之思然則余所謂不爲外物擾者在先生則不僮於畫見也或曰先生壽益高窮益甚得無擇術之未善乎余曰不然造物者欲使人成一藝之名必予以三具凡藝皆然於畫爲甚三具維何曰壽曰健而窮其一也不壽則畫之傳於後世者不能多而其名可暫而不可久不健則不能畫不窮則美食鮮衣求田問舍皇皇然爲子孫計雖雅人不免爲俗累而不暇致力於畫天

之所以使先生老而彌健窮且益堅者未必非玉成其名以視世之庸庸而富厚者孰得孰失先生當有以自擇矣今歲仲春上旬五日爲先生八表誕辰人皆羨其得於天者獨全余故約舉畫家之年逾八十者以爲侑觴之獻知先生之壽因畫而致且卜其爲熙朝人瑞百年未足爲多必能超出於元明諸家之上也是爲序

代鎮鎮告風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致告於風神曰風之薰兮解兮解而徒薰神不若是之忍也風之時兮阜財不財之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八

阜而違時神其何以示閔也將吏不職罰所自來也邊民何辜罹此災也稻之早者未秀而其晚者猶未茂也况彼山田易滲漏也十日一雨尙恐澤之未透今已兼旬苗將槁而莫救也非神之佑而誰佑也雲溶溶而欲布孰爲割之雷隱隱其將鳴孰爲遏之雨翳翳其待施孰爲奪之咎無所歸惟神之尤兮功不可貪惟神之求兮神其召屏翳救豐隆迴羲馭而反此風也約以三日神之功也三日不雨神聽之不聰也爲民請命將吏之責也牲醴既具禱祀維虔不職之罰其或可以少釋也尙饗

代謝風神文

維年月日某官致謝於風神曰時惟仲夏南風大作雨澤愆期軍民焦灼設壇致禱陳辭畧畧自辰至酉風勢愈惡方謂失職非神之虐俄而反風涼氣入幕雨隨風至霑濡優渥遍及田疇漸入城郭竟夕連朝傾盆注壑孰比其甘醴酬乳酪合境民苗皆大歡樂惟神之靈洞察民瘼如慈父母有求必諾得此時霖可占秋穫敬陳牲醴藉申虔恪匪曰報功聊紓愧怍雨沛雲油雷轟電爍凡百神祇同享此爵尙饗

道光丙戌五月余客鎮阜時值亢旱嘉禾待槁呼籲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九

莫及陳雨峯鎮軍階平以函致余曰吾鄉某前輩忘其姓名老名士也生平不詣官府歲值大旱忽詣巡撫轅求見巡撫倒屣迎之既見問何事枉顧某曰方今雨澤不降南風阻之也祈雨無益袖中出祭風文稿曰別設一壇虔誠致禱霖霽可必得也巡撫從之果得大雨今先生來鎮見弟等匍匐郊壇三禱無驗忍坐視乎敬求大筆撰文一如吾鄉故事余復之曰地方官誠求如此無不立應曩非某先生比也承命撰文自不敢卻因擬草付之鎮軍遂設壇致祭是日自辰至午南風更烈及至酉末忽轉北風陰雲四集

大雨如注連宵達旦三日始止禾遂大熟鎮軍因創建風神廟於城南大會賓客以落其成并刊石記之越十年乙未客吳荷屋中丞榮光幕中語及此事中丞索觀是文歎曰丙戌之雨實此文致之也又十年己巳季夏偶檢舊稿附識於後

祭汪容川司馬文

維嘉慶壬申三月日長沙黃本驥客衡陽聞詣授奉政大夫寶慶府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汪容川先生訃欲往哭之牽於事不果驥聞百里羈者致以故乃爲文以寓其仲君蘧樵昆仲代告於其靈曰嗚呼先生死矣先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十

生之年七十有四於禮得稱老先生之子若孫入龍三鳳萃於一門先生雖死先生復何憾先生之科名則由選拔而詞林也先生之宦蹟則由粵而楚由校官而縣令而司馬也先生之政治則舉卓異者再上游之特識僚屬之公評士庶人之口碑具在也先生之文章學問則有獲經堂全集祥刑經解周易衷翼集解諸著作傳之無窮也先生雖死先生復何憾然驥聞先生之死爲位而哭若有不能無憾於天之所以死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死者而先生則竟死矣嗚呼尙忍言哉尙忍言哉驥以乙丑冬由前長沙太守沈筠堂先生達姓名於門

下辱愛最久知先生最詳而先生志之未竟者約有三焉先生之令於粵也歷任新會順德博羅石城等縣疊視繁區家無儋石恬如也案牘之下惟以治盜爲急務瀕海汊港添設哨船又於四鄉行保甲法民賴以安嘗著捕盜議上於長官惜未能次第舉行終先生之身未嘗一日去諸口此其未竟者一先生之丞於楚也階雖遷而事則簡矣因得以其間治經學居恒手一卷丹黃不輟如諸生習舉子業聞考官將至窮日夜之力猶恐不足者其書半已鏤板尙有春秋比義數十卷稿凡數易垂成而廢此其未竟者二先生長君豫林讀書發憤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七

人也西河文學固多傳人而其望長君尤切長君亦善承厥志京兆再試違養三年誓欲得一領宮袍以博老人歡笑無如席帽未離竟於去春客死自聞訃至今家人未敢遽告而今乃白髮斑衣泉臺相見其悲慘更當何如此其未竟者三夫先生治盜之法後之官海疆者或可代爲舉行一二遺經亦可俟子舍諸賢補刊行世卽長君早逝而遺孤稍長天必相以有成然則先生之志雖未竟於生前尙可卜諧異日而驥之所不能無憾於天之所以死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死者則更有在驥與先生非有故舊鄉戚之好也非有財帛酒食饋遺之

私也而先生之視驥也不啻家人父子驥生平於當事中稱知己者三人一爲筠堂先生一爲前澧州刺史張竹泉先生其一卽先生也筠堂先生左遷太原相距數千里無由日炙光儀竹泉先生退老梁園已於前歲騎箕尾去矣所恃以導善而糾過者惟先生一人今一旦而先生又死遙望靈輿悲橫胸臆此驥之所不忍言而卒不能已於言而卽爲言之所不能盡者惟先生其默鑒諸

祭韓旭亭封翁文

代作

嗚呼詩重典型禮隆耆耇寓形有盡立德不朽震澤膏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七

山人文淵藪於惟太翁篤生非偶學泝崑崙與探蝌蚪鍵戶霞騫揮毫珠走俛視時髦千金傲帚半生場屋詭遇所醜天靳其施青燈皓首匪施之靳欲昌厥後三鳳翩翾一龍虬蟠嶽嶽秋官巖疆叠守粵嶠湘江文翁杜母華軒閑侍垂魚佩玖玉樹芝田綵衣春酒錫類疏榮龍章螭鈕諸福大來繁祉斯受黨里誇榮於翁何有秋風老屋斜陽野叟泉石爲鄰鶴鹿與友陶徑孤松周畦早韭疇昔釣游水某邱某翁性之豪投壺擊缶翁德之儉衣麤飯糗人薰其善澆風返厚畱翁百年未爲上壽胡不憇遺遠驂靈輶以翁制行宜膺冕綬鳳皇在攸松

栢植樓賢序悲聲未盡所負有子克家神其無愀某與
冲君論交杵臼樂樂嗜血定繼以嘔寄語吳雲節哀莫
修勉爲蒼生進糜滌垢他日分符虎銅重剖竟翁之志
如農終畝翁雖棄養令名則久二氣軫萬象雜糅華
屋邱山贅疣駢拇不用之用元吉无咎顏壽彭殤犁然
可否嗚呼月冷虹橋雲沈虎阜白楊蕭蕭風淒水瀏濡
筆志哀十遺八九楚些商聲椒醕桂醑尙饗

祭王崑圃太翁文

驥嘗驅車齊境未及登泰岱之崇隆亦嘗浮舟河漢未
及涉濟汶之冲融緊登涉之無緣兮猶幸獲侍於先生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三

長者以開塊磊抑塞之心胸何太翁之不我待兮沅湘
咫尺竟不克一覩其音容計翁之自東而南也道過長
沙者數矣驥以旅食之身若相避然驥之欲謁翁於黔
陽也亦屢矣所欲未遂今幸遂矣而箕尾之騎又不可
以稍延驥於此時不能無憾而翁之貽謀於吾師者則
固毫無遺憾也讀翁之書有澤在手述翁之德有碑在
口行翁之學如鐘待叩竟翁之志如農終畝而吾師猶
以祿養之未遂也泣血而繼之以吐嘔嗚呼龍標木落
錦獎雲寒靈輿旅殯白旆素驂黔之父老既倚杖而流
涕黔之士女復執紼而含酸矧在驥也以通家孫子之

行未遑親炙門下區區之懷其何以自寬

代黔陽紳士祭王崑圃太翁文

邑侯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曰嚴曰慈二者盡之矣
若邑侯之父而就養於邑嚴則導其子爲蒼鷹慈則視
其子爲幕燕二者均失之故古人從政如雋不疑之平
反陶士行之封鮒取資於內教者甚多而稟承於庭訓
者絕少惟我崑圃太翁自嘉慶庚申孟春迄本年春季
前後六年再至黔邑黔之人士聆其言論接其風采合
嚴與慈而渾化其迹若忘其爲邑侯之父而太翁亦謂
黔之人士即吾子之子而自忘其爲邑侯之父也邑侯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四

香杜先生以翰苑名流屈宰是邑文章政事無一不稟
承於庭訓其於文章旣已樹幟辭壇名在海內偶有一
字一句之未安諄諄誨之與課黔塾之子弟無異政事
之得失太翁絕無一語及之每於平居侍坐時談及古
今吏治若者爲得若者爲失無一不與治黔之利弊相
脗合而先生亦善承厥志故所施所措罔不洞悉民情
生等以文字爲贅接見之日旣久故知治黔之術皆本
於太翁而嚴爲邑侯之嚴慈爲邑侯之慈究與就養于
邑者無與也嗚呼以太翁諄諄謀之善爲邑侯撫字之方
正宜父享遐齡子登上考永爲黔邑福星乃於前月九

日太翁遠爾逝世黔之人士既去父母之懷又失大父母之教其悲慘尙可言耶至於太翁早舉賢書文名藉甚屢司縣鐸教士有方生等遠在一隅所聞雖不甚悉卽以太翁在黔所著之詩若文及所以誨迪黔士者推之聞而知不若見而知爲最切也太翁之子昆季六人伯季旣已先亡兩季忽焉繼逝在太翁眉壽令終歡承地下於箕疇五福原無遺憾惟我香杜先生奉老母而神傷撫諸孀而力瘁黔之人士身受嚴慈之澤者見邑侯之不安厥居卽父母之不得其所其將何以爲情謹招儔侶敬奠椒漿惟翼太翁之靈與龍標仙尉靈佑社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五

邑爲唐詩人王少伯謫宦之地順治間有殉節周公神邑人奉爲社神香杜先生請於朝 敕封靈佑伯
共往來於斯邑則黔民幸甚黔士幸甚

兩科鄉試舉人公祭王崑圃太翁文

近代稱師之師師之父皆曰太老師而其自稱也皆曰小門生其稱一也其分同也而其情則有別夫師以恩義合者也師之師則分尊而恩義疎矣其爲太老師者和而易接則小門生親之否則途人而已矣若師之父與小門生固無恩者也以師之恩推而上之猶吾父之父而不可以稍疎故恩由義起太老師之稱雖同而其情則以師之父爲最重崑圃太老師吾師香杜夫子之

父也吾師之父及見者分甘點頤固與事已之大父無異一旦失侍奉其哀自有不能已者至小門生散處四方有終身不及一見者聞訃而爲之誄其辭似不能哀然亦視其師之視門生者何若也師之視門生也如子則門生之視太老師也無論及見不及見未有聞喪而不哀者某等以鄉舉中式受知於香杜夫子門下前後凡兩科矣其於太老師皆未及見及聞訃之日無不各致其哀則以吾夫子之於門生其陶成而屬望之者不徒科舉文字之知而性情之感孚於平日有獨摯也至於太老師人品之端方學問之純粹文章之深厚所聞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六

於夫子者備見於家狀及賓祭之文非未及見之小門生所能揣測而言其萬一也第卽小門生之所以致哀於太老師者敬奠一觴魂兮歸來庶幾享此

公祭呂母李恭人文

代作

禮經嫂叔無服推而遠之也唐貞觀中制爲小功五月而昌黎韓子之報其嫂鄭也則爲之服期爲其爲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自不得泥守乎別嫌之典而視之若等夷惟旌表節孝
諸封恭人呂母李恭人今長沙府知府

欽加道銜麗堂太守之長嫂也太守少恭人三十歲在懷抱時分飢共寒親愛備至及其長也起居服食如慈母之護翼兒太守之官於湖南也恭人實偕至焉隨任常德重居郡治憶祖舅祖姑之音容如在而不及長侍也則爲之涕泣漣洏蓋太守之大父曾守是郡而其太翁亦分巡冀寧恭人嘗以隨侍時所及見者勗太守故太守所歷諸郡治行卓然人知爲先世之遺澤而莫知爲嫂氏之箴規太守感其拊育之慈教誨之德陳其節孝請

旌於朝又以本身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七

誥命馳封如例且閔其無後而以長君嗣焉其所以報恭人者至矣而太守之心猶以爲未盡也則願長分祿養而迭介乎期頤迺自年近七旬首邱念切攜所嗣歸里太守雖饋問常通終以徽音之遠隔也故戊戌之歲藉假暫歸整冠而見亦嘗親奉乎盤區曾不數年歲在重光月維夏五卽音轟至太守爲位而哭憂從中來若無以自解者凡我同僚率屬而唁之曰爲婦爲母若恭人者可無憾矣又奚生死之足悲恭人之歸於憲夫朝議也年纔十七閱二載而養事兩世翁姑敬養倍篤其爲婦之節且孝有如此者嗣子之官勉以大義及其天

折載育孤孫其爲母之慈又如此宜其享年八十有九無疾而終允爲

盛世之女師而作東萊之母儀況有太守爲之表章懿歟庇蔭後昆方之古人鄭仲虞之敬禮甚篤顏洪都之謁誠至感無以過焉是皆太守能奉太翁之治命故事之如母終身不衰然其生也嫂叔之情同於母子及其既歿則推而遠之離眉壽令終略無遺憾揆之至性究無以塞太守之悲故援韓子服期致報之義敬奠一觴魂兮有靈其歆鑒之尙鑿

祭唐氏妹文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六

維嘉慶十有七年七月庚辰 勅贈安人唐氏妹之訃自京師三千里達於家明日辛巳仲兄本驥招魂設位酌醴陳牲爲文以哭之曰嗚呼慟哉汝稟賢淑之資蒼蒼者方將昌其年以竟汝之志不應如是之短折也一紙訃書係汝婿親筆非得於道路傳聞之口仰視日車炎炎如炬更非觴致惡夢所能幻造也嗚呼慟哉自吾父之歿于浙也伯兄九歲余五歲汝纔二歲耳零丁孤苦賴有母慈以養以教至於成人余兄弟家貧負米嘗在百里以外堂上肯甘賴汝佐治膝前歡笑賴汝親承老母嘗欲奇汝不許駟僮子問盟歲甲子汝年二十

有二始字今禮部主事唐受堂爲繼室受堂前妻故有子女各一于歸後老母嘗以善爲後母訓汝迄今七載人無間言可謂難已受堂于汝歸之次年計偕北上汝還母家戊辰受堂成進士選庶常己巳散館改今職汝念藁砧遠宦屢欲赴都余勸以長安居不易輒泣對曰安有嫁女子長以口腹累母家耶遂于庚午二月附糧艘北發余侍老母送至河下停舟三日依依不舍當時情景宛在目前從此一船閉置道險愁長行至中途積血大作閱七越月始抵京師而汝之病已自此始矣然尙不知河下停舟卽爲永訣時也時伯兄落第留京客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九

中相見兄妹欷歔辛未春聞兄復報罷早知汝有今日余固不聽汝去兄又肯別汝歸耶汝在家時雖粗識文字然未嘗脫手作書自運河舟次及到今三年一月之中嘗接汝親筆數紙益欲使老母知兒病猶能搦管也聞訃前十餘日尙接汝請安帖子追計其時距屬纊未及半月置硯炕上病骨闌珊不知費幾許呻吟始能成此十餘字也余館衡郡聞居停有 陛見之行私心竊喜謂依人奔走骨肉得以重逢孰知行者未遑而死者已不及待矣汝於六月六日歿於京師前子晉高童年入泮佳子弟也於六月七日歿於里寓慈護孝竹兩雨

生埋燕楚迢迢同聲一哭汝女阿菊年甫六齡聞汝遺言欲寄外氏余今年三十有二尙無子女他時歸里汝女卽余女也嗚呼汝今已矣白頭老母痛不欲生余於此時難堪已極想受堂官京師對空房而飲泣伯兄客濼水聞惡耗而傷神其悲慘又當何如耶嗟嗟誰無兄妹惟我三人幼孤同乳未嘗暫離余兄弟十歲以後貧難就塾以母爲師偶有童心母輒訶曰若芬告我若芬者妹名也當時幼稚未嘗不以汝爲多言迄今思之童年不再荒曠如常兒齒忠言能復得耶嗚呼慟哉尙饗

三長物齋文略

卷五

十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終

三長物齋文略卷六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張靜軒哀辭

善化張君靜軒於道光二年甫冠而逝其弟雲達為狀其生平屬余友劉君乞為文以哀之余與靜軒無半面之識其辭不能哀靜軒又少沒不中為表揚之作余幾無以復劉君而劉君顧促之甚力因檢其狀有靈輿載道羣鷺隨翔及往送者聞空中簫管之異又述其示夢於從兄元圃姊婿黃泮林有在沙陀河學仙語及游海上登水月樓詩種種情事皆虛無縹緲之談無足徵信

三長物齋文略卷六

一

夫人生不滿百歲顏妖彭壽同一死耳然必有可以死者而後其生為不虛大賢如顏氏者無論已即玉樓之名李昌谷特一詩人耳年雖不永詩集具存昌谷固非虛生玉樓亦非妄名也不然蓬臺瑤島羽化登仙仍與朝菌夕槿倏生而倏死者無異靜軒之生已二十寒暑能詩之名不及昌谷昌谷作高軒過時年才七歲已為韓退之皇甫持正所驚賞故身後之名得以大著靜軒足不出閭閻雖同郡賤夫孤陋而易接如余者且未之識安見其可以死也靜軒娶婦高氏才二十七日而靜軒遂以仙去在靜軒樂道沙陀吟詩海上固已翛然自

得矣獨留此青年孀婦冷守孀閨其將何以為情學仙者顧無情乎仙而無情與山魃社鬼之悲嘯於苦雨酸風荒祠古墓間者必無以異靜軒亦何樂而學此余固知夢境之不足憑而簫管鷺翔為偶然事也然而靜軒固有可以死者不必論其仙不仙也靜軒少歿其弟能為具狀求文舉凡虛無縹緲之談妄言而妄信之必欲不死其兄是其兄弟之情有篤於平日者新婦侍疾未及一月誓以身殉翁姑以撫子承祧勉之始肯稍進飲食是其夫婦之情有篤於垂歿之際者兄弟夫婦各得其情則其事父母交朋友必孝且敬皆可推測而知靜

三長物齋文略卷六

二

軒能詩之名雖不及昌谷玉樓果成其肯舍此人而不名耶死而為仙亦理所應爾惜孤陋如余者不克如退之持正識之於生前其又能無哀耶即以是復劉君且為語其弟雲達使知沙陀水月之夢為可信而靜軒可以死也

周定軒先生行狀

先生姓周氏諱錫齡字仲壽定軒其號也先世某某自明迄今奕奕縣縣為吾邑望族考諱在渭以副車選教職家中落遊幕京陝間近二十年先生生三日失恃寄養外氏成童後奮然自立從本邑邱孝廉遊孝廉奇之

修脯多寡膏火有無不與計也年二十館驥家兄事先
君子先君子亦雅意推許忘賓主迹乙巳秋先君子歿
於浙時伯兄驥九歲驥五歲熒熒無告先生慨然念先
君子交誼之篤撫摩教督欲始終成就之故驥兄弟自
蒙養來未嘗別師一人課讀之外有寸長則誘之遇稍
稍過失呵譴隨及二十年如一日也先生同母兄二皆
力田課俸所入一絲半粟敬奉兄嫂未嘗自新一衣癸
亥丁父憂泣血盡哀附身附棺必使無悔服闋補弟子
員肄業嶽麓書院伯兄遊吳越惟驥負笈相從又二年
驥爲飢驅亦出門下己未先生養於長沙游氏題其室

三長物齋文略

卷六

三

曰鴻竈不因人焚者鹿車自愧我刑于其耿介可見踰
三年而藍田雙壁豐產茂叔之庭矣嘗夢人授異書一
帙曰此周書也把玩驚覺僅記一語曰集於麟原名其
長君曰洛書字麟原志祥也壬戌館邑侯蔚寓中偶發
舊疾咯血數升閱半載稍痊而元氣已漸耗矣甲子春
驥館瀏陽瀕行執手諄諄謂秋闈伊邇努力自期毋怠
惰以偷安毋嬉游以荒業痛哉我師烏知卽承訣時耶
六月旣望驥自瀏陽歸驚悉訃音肝腸寸裂嗚呼先生
之視驥兄弟猶子也而驥兄弟病中不克視湯藥歿後
不克視含殮蒼天有極此恨何極耶撫視兩孤其熒熒

無告曾不異先君子去世時而驥兄弟終年旅食未必
能如師之教督十餘年不倦也同學陳君文雅胡君樹
惠樹慈王君定元等十餘人嘗與驥兄弟聯文社先生
去世時驥兄弟不在側祭奠葬埋不愆於禮者諸社友
力也秋闈前十日驥兄弟倡同人公致賻分百金詣靈
一奠鄧南坡胡玉潭諸君子爲之首數日內知與不知
不期而集者百有餘人嗚呼非盛德之能感人耶先生
績學能文章不屑屑規撫時流習氣顛躓名場賁志以
歿病亟時口誦生平所讀書終夕不輟彌留之際兩手
尙作繙書狀嗚呼先生之志可哀己其平居待人接物

三長物齋文略

卷六

四

胸無城府未嘗有矜驕之色逆億之心故終其身無毗
睚之怨又極儉約嘗訓驥等曰惜物力所以惜福也做
衣麤粒甘之如飴雖升斗費不肯乞假於人人亦以此
重之生乾隆壬午二月一日卒嘉慶甲子六月六日得
年四十有三卒之三日葬省城南關外之太乙山子二
長洛書五歲次洛誥二歲在孩提中嶄然見頭角矣以
先生積累之厚遺澤之長將來正未可量先生有子先
生不沒也嘉慶乙丑正月晦日受業黃本驥謹狀

誥封朝議大夫太學生李公墓表

乙未仲秋昌江文學李君奉其季父上舍君所撰狀副

以書幣造長沙黃本曠之虛乞爲其祖朝議公墓道之
謁其書曰某耳先生名久矣先子終今八年非大君子
一言傳世其何以爲心望之深而委之重辭益固而請
益堅啟其狀竟讀之慨然曰韓子所謂鄉先生沒而可
祀於社者朝議殆其人也而上舍兄弟子姪又能篤承
其志諄諄以闡揚父祖爲念其貽謀之善世澤之長亦
可樂見因不敢讓而爲之言曰公諱萼字韓實自號集
樓其先世自唐宗室官潭州觀察使者結廬於岳州平
江之岑川里遂家焉曾祖諱世邦祖諱思捍考贈朝議
大夫太學生諱元日皆蓄德基仁鄉儔稱善士公太學

三其物齋文略

卷六

五

君之第四子也道光五年以國子生恭遇

覃恩拜封如其子朝議秩配陳氏繼配黎氏贈如例子
三人傳任皆國學生傳早卒保授府同知銜累階至朝
議大夫女三人適巴陵舉人周準國學生王道璋湘陰
胡世緒孫十有二人黼郡廩生黻縣學生次綱純紀綱
緝綜績經綸維孫女四人適任萬晉張仁元字傳玉潤
皆巴陵人一未字曾孫九人鼎泰頤謙晉豐并恒升曾
孫女八人一字巴陵周高騰一字湘陰黃先發餘未字
公以道光八年歲次戊子九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五
明年三月庚子葬於本鄉石瑕背丑首未趾之原自家

世至卒葬見於狀者如此而狀又述其持躬接物事親
教子凡千餘言大要以古人爲師法在今人以為奇行
於公則庸行也不必書書其爲人所難能者莫如減糶
貸穀焚券卹貧實惠及於里閭爲衆所共見信而可徵
也湖以南連歲被水患岳澧尤甚平江近湖而多山值
無水之歲又易至於旱公歲以穀出貨減其息三之一
斛置木餽入留出掣一守其大父遺法而鑄其籌曰平
心以警司籌者偶值歉歲則減糶以爲里人有穀者倡
於宿逋力不能償者貰之數且逾萬聞有棄婦而償重
債者於已則焚其券於人則代爲償務全其室家而後
已卽其人有宿怨以不能自存告或無所歸其周卹亦
與所親等鄉人欲製額以頌解推之惠勒碑以旌橋路
之工則曰是區區者非敢沽名以自伐也嗚呼公留心
經濟之學不能出爲世用以展其才而以素所抱負施
於一鄉視彼齷齪翁持籌握算較量錙銖爲子孫斂怨
者相去固已天壤卽世之抉魏科膺顯秩有父母斯民
之責者席豐履厚往往陵脂膏以自肥聞公之風當亦
愧悔無旣假使十有九布政司治有如公者數千百人
錯置於各鄉各邑之中則風俗不難於大同人心不難
於純厚矣安見鄉里之望非邦國之英而韋布之儒不

三其物齋文略

卷六

六

有資於

聖朝邇化也哉公平居以讀書自娛顏其齋曰強恕曰四勿以自勵書法倣歐陽率更謂其如端人正士可以陶養性情詩文不苟作必為有用之言凡此皆公之餘事不勝書然亦可以覘其志趣之所在云公之諸子皆黎恭人出恭人湘陰士族也治家教子咸得其助故公能徜徉山水間自號柳溪閒叟數十年無內顧憂者皆恭人有以宜其家亦公之有以行於其家也不幸先卒在公若失良友而族黨之婦若女則以為失嚴師矣其內行例得附書書訖系以銘曰

長物齋文略

卷六

七

天岳嶠嶠汨水澹澹不產芝玉為俗所珍毓茲人瑞超軼羣倫軒冕匪樂琴書是親邱園養素黨里師仁王珠薛鳳萃於一門孫曾繞鄰緝緝振振人羨其福公帥以身屬續遺訓羣嗣書紳讀書處世曰惟一真陵谷易變古道長存我銘其壟歷久彌新

秀水文學沈君病鶴墓誌銘

君諱光熙姓沈氏字子咸浙江秀水人病鶴其自號也少而好游有四方之志年三十二入縣學為諸生朱石君相國視學時奇其才既而棄舉子業幕游西蜀嘉慶五年溯巴峽浮洞庭而至湖以南越五年復北走京師

西至晉十一年又南旋於湖南在湖南前後凡三十年其客苗疆最久主客之交蔣觀察紹宗最深余始識君於綏陽其後余亦客觀察幕遂訂交稱莫逆焉君為人真直而介生平不作誑語見不善疾之若讐仇非義之取一介不苟其參謀幕府能識大體觀察所至嘗倚重焉芷江六里民訴於部請撥其地隸黔之玉屏檄黔楚大吏會勘持議未決君為觀察草牘曰乾隆六十年黔苗蠢動蔓延楚邊而六里獨安堵如故則前人所以議撥未行其成效可見地為黔楚門戶門戶之設鎖鑰宜在內不宜在外湖南內也貴州外也隸湖南便牘上議

長物齋文略

卷六

八

遂定奏改其地為晃州直隸廳民苗安之贊成觀察之政多類此及觀察卒官而君亦已老矣寄居道觀不復別擇所栖其於交游少可而多否故所交不多而多端人雲山翁關嵐齒長於君余則少君二十餘歲君兄事雲山而以弟畜余始終如一日今年春以精力就衰屢欲遷居余宅心許之而未果旬日前忽咯血盈缶驟至委頓余往候執手歛歔曰死無所歸惟君能殯我余遂諾之遂力疾遷焉遷甫四日而卒時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四月乙酉也享年七十君少失怙恃及壯無子而鰥遂儻然不復以室家為念人皆曰病鶴真閑雲野鶴也

病亟謂余曰余無所系於浙不欲以旅骸爲邱首計得
免暴露足矣余悲其意爲割先訓導兄塋左隙地在長
沙東郊郭坡原者贈之君喜曰百年荒冢有所託矣附
身附棺皆自爲營備不以毫髮累人卒之三日余爲營
葬既畢乞裕餘山方伯碑其墓道并書銘於石以光幽
壤銘曰

君之視死若歸然生勞死佚其又奚言君之視余若弱
弟然病於我館死於我殯其埋骨之所又與吾兄爲近
余庶幾無愧於爲君之弟也嗚呼君乎其無憾乎

湖州琴客沈君素生墓誌銘

三長物齋文略

卷六

九

道光三年余歸自京師湖州沈君素生適客長沙叩其
學以琴律爲邃其時長沙人從之學琴者家設一榻而
湘潭張蓉裳教諭尤深得其指授嘗與素生過余家酒
闌燈炮竟夕忘歸余兄女適歐陽氏者曰葆儀喜琴嘗
隔簾竊聽未幾而琴學遂精素生亦詫其慧盡以其譜
付余而轉注於葆儀故葆儀之琴雖蓉裳亦自以爲弗
及也既而葆儀歸其夫家蓉裳官於新化而素生亦歸
湖州長沙之琴幾於廣陵絕響矣素生性狷潔不肯以
室家相黷出遊近二十年由蜀而楚皆以課琴自給嘗
爲小影題曰耕琴余亡室陳梅仙題其卷曰不勤耕獲

不苗畬千里攜琴別笠湖占得瀟湘清絕地水雲深處
作農夫蓋素生善彈瀟湘雲水故云素生雖歸里無以
爲家獨與其中表弟姚君味琴爲莫逆味琴琴學亦授
自素生近年嘗以事往來長沙每至必將素生書來余
見味琴必先問素生近狀而後及他語一日味琴得家
書愀然而告余曰素生死矣問其時則上年某月日也
聞其臨終猶諄諄以卜葬道場山見屬初味琴在家時
嘗與素生及同里陸君聽蕉游於山之南麓偶憩歸雲
庵庵以唐僧皎然時得名旁有隙地山水幽蒨素生愛
之爲彈秋思一操屬味琴及陸君將來爲我葬此得與

三長物齋文略

卷六

十

太初結鄰太初者前明逸人孫一元也其墓卽在庵側
味琴曰曩且歸矣將踐前諾爲主其窀穸先生與素生
厚且習宜爲銘余曰余忍銘素生乎素生歸後葆儀卒
於夫家余旣以古琴殉其葬又爲刻茶香遺集而以余
送素生歸里序附其後明葆儀琴學之所自也蓉裳去
夏以秩滿晉省主余家竟月談及素生輒以不見爲憾
今年四月蓉裳卒於官而素生又卒於里山陽鄰笛屢
觸於懷余昔遊并門得支琴古軛置之頤園素生及諸
名士皆題名其上每至必取琴就坐撫弄移時今故物
猶存而素生已矣卽傳素生之琴學者亦零落殆盡幸

有吾子及陸君猶能繼其聲而埋其骨余雖不忍銘素
生然亦不能無一言以應吾子之屬素生在長沙時著
有琴律推原一卷數百年失傳之祕旨也吾子嘗為之
圖矣急宜付梓以廣其傳素生名堅歸安世家子卒年
五十有幾其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彼庸庸之富貴身既沒而名不彰矧茲琴也如風籟之
過耳安能計其人之存亡惟無心於名利者藉一藝以
自藏茗雪之傍山曰道場有太初孫氏挂瓢之堂魂兮
歸來與之跨鶴而翱翔自古皆有死吾又奚傷

郴州觀風示 代作

長物齋文略 卷六

十一

為觀風事照得昭代崇文之盛特重科名英才嚮化之
鄉端由庠序園橋觀聽無美不收類璧趨陰有長必錄
况三楚號多材之地權輿觀倚而來南方為講學之邦
俎豆朱張不墜則人由地傑亦地以人靈矣柳迺桂陽
古郡敦化名區星占分野躔聯軫宿之輝地據上游境
攬衡峯之秀通輿航於百粵瘴雨蠻煙溯襟帶以三湘
芳蘭郁芷洞因鹿至晴翠封雲泉以燕來寒香冽玉固
東南之重鎮而山水之奇觀也惟是金錫若丹蔚然國
寶梗枏杞梓煥矣人文孟瑄摘華序著昌黎令譽胡騰
護蹕人欣葦葢風清文簡 何燕泉先生 芳標氣壓尚苗拔翳

樸齋 鄭忠肅名塾 偉節忠昭土木行營德業既佩其輝煌文
章尤歸於雅正黃金色日成入藝振羽沈宮袁竹第口
授十篇薰香摘豔明末雖趨於詭譎

國初漸返乎清真矣本州才漸玉笋舊厠詞曹篆握銅
符新權州牧一行作吏雖云鞅掌簿書百里專城敢不
留心物色辛酉歲佐操藻鑑第一者頗擅無雙 解首為武陵陳
世甲子科監試文垣拔十者何曾失五肱經屢折悔少
作之弗工尾不妨焦務陳言之悉去月評於巨敢為面
北之師雨化以時請授指南之法蓋以制科之選競尚
揣摩求試之文每多勦襲竊私牙慧無非贗馥殘膏間

長物齋文略 卷六

十二

出心裁祇是藜羹糠飯甚且蠶叢鳥道鼈擲鯨吐字險
怪而不經轉喉觸諱句倔強而莫制捩鼻難馴趨荆棘
以入羊腸厭膏粱而甘鳩羽父傳之子信是韋籛弟受
於師私為邊笥真慶歷之頑民實金陳之敗子也夫文
章之際有神而規矩之中以巧斂精華於守裏束軌範
於行間氣不動則不靈機不流則不轉行如天馬方驟
雨而馳風矯若神龍亦轟雷而掣電山當斷處陡立危
峯水到窮時忽開別島爭兩國而偏從弱角小可縱橫
吞九溟而若控牛蹏大能搏捥搆思於無可思之地設
想於非所想之間要令作者之興趣橫生能使閱者之

精神煥發異日

黃扉隨唱符觀

熙朝鼓吹之依卽此時白屋衡才聊當太史轄軒之採
除將題目發學傳諭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諭仰州屬
生童人等知悉卽由學署領取全題限一月以爲期驗
羣材之競爽雲羅高舉新鮮瞻翡翠之毛鐵網宏張瑾
璨集珊瑚之樹裴延齡號下水船終高姚洎葛子建如
超山兔能折陳琳將指老眼看春風桃李之華勿賦冠
心吟秋水蒹葭之什倘多文以爲富迥殊島瘦郊寒亦
一藝之必庸分別王前盧後錢仲文之峯青曲罷的是

三長物齋文略卷六

三

秀才宋延清之月盡珠來獨傳盛事欲扶大雅共着先
鞭五色寧迷肯負李程之賦三緜何惜尙酬皇甫之碑
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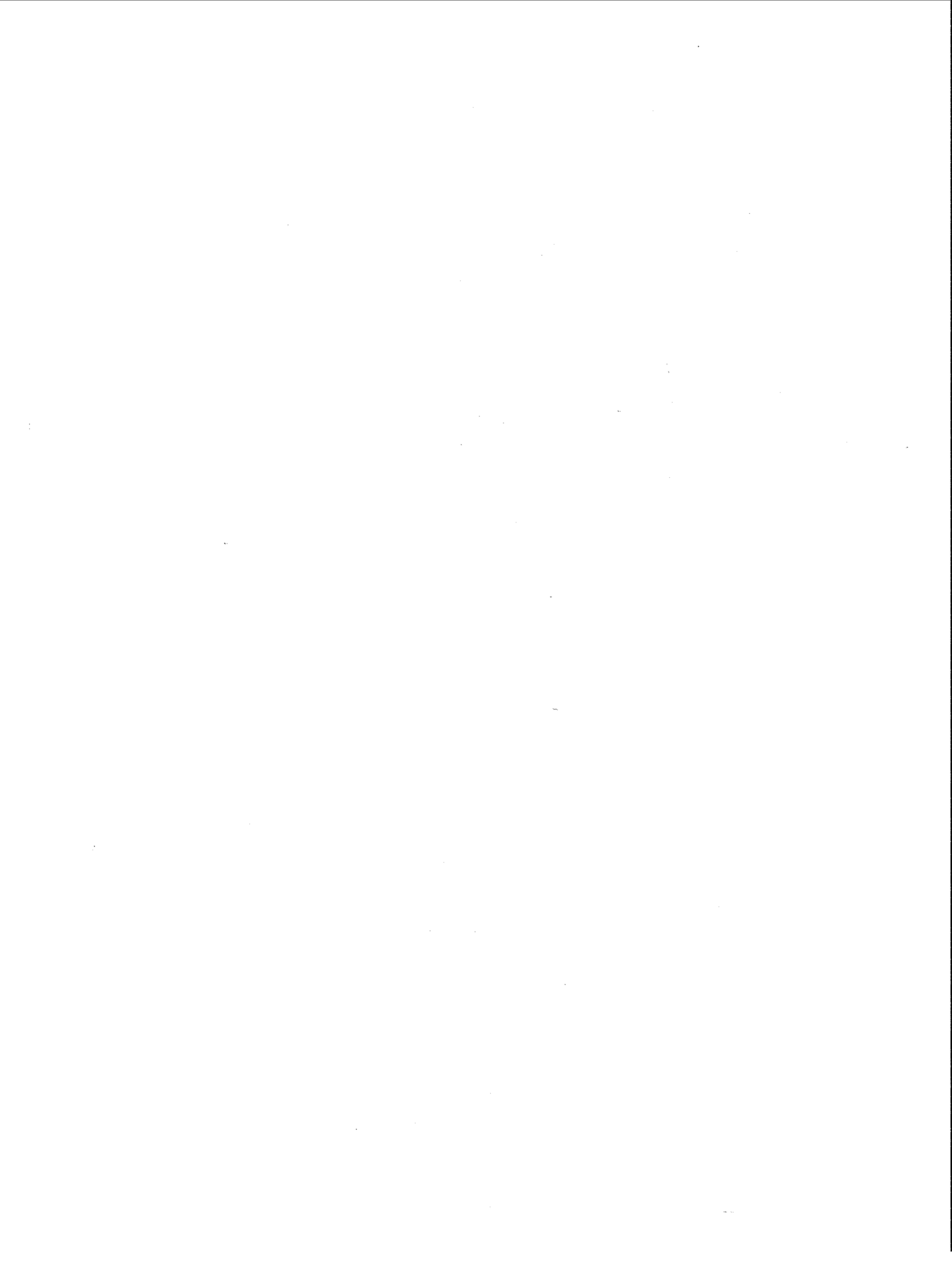
少日駢文焚草殆盡此嘉慶乙丑爲汪容川司馬代
作道光元年於郴州新志偶見此藁蓋少作之僅存
者仍錄其副今四十四年矣聞潤東明府點定拙藁
極賞文章之際一段爲論文要語存之戊申春自記

三長物齋卷六終

道光二十七年開雕

三長物齋藏板

三長物齋藏板



自敘

余以舊存雜稿編入叢書而未得其目一夕夢人以嘽山甜雪四字授之夢中似覺確切不移寤而大笑王嘉拾遺記有西王母進嘽州甜雪之語此作嘽山不知其何謂也既而思之黔地多山故曰嘽山余以冷官奉微不就而恬然安之故曰甜雪其在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山以嘽稱艮為止象余其終老是鄉乎又是編所輯舊游往事都在其中強半皆莊生蝶影盧生梁味睡而夢曰黑甜青天白日身在夢中非白甜乎夫白雪色也既甜之矣謂為甜雪誰曰不宜因即以四字

嘽山甜雪

自敘

標目而自敘其由如此時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歲孟冬月上澣龍標學長漫題

嘽山甜雪目錄

三長物齋叢書

寧鄉黃本驥虎癡撰

湘陰蔣環維揚編

卷一

孟子年譜

卷二

長沙祀議

卷三

屈賈像說

希夷像說

嘽山甜雪

目錄

單煒傳

訪米忠毅墓地記

楊忠愍盡節歌

唐義士傳

卷四

書劉翁凱五事

啞節婦傳

書賀烈婦事

紀烈詩徵

游氏婦女節孝記

雲驥莊拾遺詩草

卷五

戴衣仙傳

梅影集

霜月吟

青厓道人傳

僧竹軒傳

書尼智參事

晬盤詩會

卷六

嶠山甜雪

片紙草

柳嶺紀遊

卷七

拜嶽吟

青門話別

卷八

看山詩會

龍瑞堂集詠

卷九

探驪詩會

目錄

二

集陶詩

集字詩

圓錫盒蓋銘

卷十

校經堂擬作

教澤堂唱和詩

駢字啟蒙

卷十一

經義舉隅

卷十二

嶠山甜雪

六經蒙求

附遊戲文二首

目錄

三

嶠山甜雪目錄終

孟子年譜

孟子生卒史記列傳未載說者紛紛迄無定論自太原閻徵君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附四書釋地以傳考據家遂奉為圭臬焉余近得山東孟氏家譜所載孟子生卒年月日時享年八十有四又賢配田氏之生卒及子孫世系無不詳備可謂聞所未聞或曰譜牒所書未足為據余謂家傳事實或有阿私至生卒年月以其子孫載記累世相傳雖未必盡實不猶愈於

數千年後據逸史遺文推測考求之為確乎况先賢後裔不乏通儒豈若民間族譜全無所據而漫錄之乎又所載出處年月多與史記六國年表通鑑綱目等書相合由是而推其生卒亦甚可據也其不合者惟齊宣王之薨年與六國表異譜云宣王薨於周赧王元年丁未伐燕是十五年丁酉伐燕是梁惠王之薨年與綱目異譜云惠王薨於顯王三十四年丙戌襄王立明年丁亥孟子去梁與孟子合通鑑從竹書紀年謂惠王薨於顯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在梁凡十有八年至襄王元年癸亥孟子以同時人書當卯而後去與孟子不合

世事自較史記通鑑為確閻氏駁之是矣至閻

氏謂孟子未嘗再至梁譜云惠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至梁襄王元年

丁亥去梁適齊襄王十年丙申去齊復之梁十

六年壬寅又去梁適齊是兩次至梁前後共留

年又謂孟子致為臣而歸在顯王丁酉以前譜云在赧王

丁未并牽附伐燕事在宣王丙戌丁酉之間

以合孟子遊齊之歲月則與家譜固不相符即

與孟子亦多未合今以家譜證之史鑑別為孟

子年譜一卷以俟後之尙論者折中而是正焉

孟氏自黃帝四傳至后稷堯封之邵十六世為周文

王再傳為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其子伯禽八傳至

桓公生莊公及慶父叔牙季友是為三桓慶父之後為仲孫氏蓋以莊公為孟也禮庶子自為少長不敢祖諸侯故仲孫氏亦稱孟孫春秋書仲孫左氏書孟孫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氏是也叔牙之後為叔孫氏季友之後為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三家之後皆顯於魯惟孟孫之後世有令德其支庶祇稱孟氏獻子言義利莊子以孝聞孔曾亟稱焉其尤賢者僖子將沒遺其子懿子敬叔從學孔門而敬叔遂為高弟下逮武伯敬子皆與孔曾問答之反公綽亦以廉讓見稱蓋數十傳如一日矣其後裔徙居

於鄒鄒即邾魯穆公時改名史記作騶非孔子所居之邾邑鄒魯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孟子云鄒與魯遂為鄒人案鄒縣有南宮適墓則孟氏自開是也叔之後孟子與告子論性曰激而行之可有名激者使在山殆教學臨文不諱之謂與字公宜娶仇氏仇音掌今沂州府沂水縣有孟母祠孟母始其縣人也而孟子生焉卒得子思之傳以倡其道

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寅時孟子生自一歲至三十六歲皆在鄒其故宅在今兗州府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西傅村是歲為魯共公奮之五年

案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至烈王四年孟子生相距一百有八年孟子曰由孔子以來至於今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三

百有餘歲蓋孟子以傳道自任謂孔子卒而已適生今指所生之年而言故曰百有餘歲又案明郎瑛七修類稿載有孟子生卒一條云史記不書孟子生卒而孟譜云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當今之二月二日也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即今之十一月十五壽八十四又云孟仲子名罊乃子也四十五代孫名寧以今譜校之所載生月日卒年壽數及仲子為孟子之子皆同惟生年卒月日及罊為仲子之名則與郎說大異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又有貞定王在位亦止二十

八年皆無三十七年且定王之後尚有簡靈景悼敬元貞定哀考威烈安十一王而後至烈王其中相距二百餘年即貞定王距烈王亦有六十九年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又八十七年斷無生於定王而卒於赧王者今譜云孟子卒日為冬至則十一月十五是也非正月十五矣以罊為仲子之名據今譜世系數之至名甯者祇四十四代其中亦少一代則罊乃孟子之孫仲子之子非仲子名罊也

六年辛亥三歲父卒葬鄒縣馬鞍山母仇氏鞠之列女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四

傳曰仇氏孟子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

案三遷當在鄒之近地今鄒縣有三遷故址近是舊傳太原榆次縣有三徙鄉非也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聞東家殺豚問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母悔曰吾懷妊是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

買鄰肉以食之是歲魏惠侯營立

七年壬子四歲是歲烈王薨

顯王元年癸丑五歲

六年戊午十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列女傳曰孟子

既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

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而遠害今而即爾廢之是

不免於厥役而無以離去聲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

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去聲其夫子而長不乏糧

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同於修德不為竊盜即

嶠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五

為虜役矣孟子懼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

名儒家譜曰孔叢子稱孟子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

思當在此時

案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年十九娶并官氏

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其時為敬王三十七

年自敬王三十七年伯魚卒至烈王四年孟子生

相距一百一十二年子思之生雖無可考史記云

卒年六十二即以伯魚卒年為子思生年其卒亦

當在威烈王四年距孟子之生尚隔五十一年何

得及門受業即以孟子繆公之於子思一事證之

鼎肉致餽其時子思年已老矣何得更見繆公子

共公五年始生之孟子孔鮒劉向王邵趙岐之說

皆不可從當以史記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為是

十五年丁卯十九歲梁惠王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是

此歲事秦與魏戰於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二十六年戊寅三十歲娶夫人田氏田齊之公族夫

女傳曰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

與去聲焉今者妾竊墮同情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

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

嶠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六

孟子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

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

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

其婦

二十七年己卯三十一歲

案史記以齊宣王立於是年今從通鑑說見後

二十八年庚辰三十二歲梁惠王曰東敗於齊長子死

焉是此歲事齊與魏戰於馬陵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是歲為魏惠侯三十一年秦

將商鞅伐魏虜公子卬惠侯割河西之地以獻遂去

安邑舊都徙大梁改國曰梁

案紀年以徙梁為惠侯九年此從史記

三十年壬午三十四歲八月七日寅時子仲子生

案趙岐曰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

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

昆弟今據家譜是孟子之子是時孟子成室已四

年理合有子然曰仲子而伯子無聞或者伯子早

歿故不見於七篇與又告子篇有孟季子問公都

子語趙氏未註季子何人孫奭曰季子即下卷所

謂季任為任處守者也朱子集註疑即仲子之弟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七

趙氏註季任曰任君之季弟也然家譜孟子子祇

有仲子一人則此季子當是魯孟孫氏之別支孟

子之宗人也故孟子三言彼將曰彼者疏遠之稱

非其子也非其子即非仲子之弟矣謂即處守之

季任亦無所據任薛之同姓夏奚仲商摯仲之後

也未聞以孟為氏謂之任季可也不得以孟季稱

三十三年乙酉三十七歲是歲孟子至梁史記曰惠王

三十五年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

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

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

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與微邑之庭將何以

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

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國危矣

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又曰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

案史記次適梁於適齊之後以孟子及家譜證之

實先適梁而後適齊也適梁之明年惠王薨孟子

始由梁而之齊閻氏曰孟子生為鄒人晚始游梁

謂孟子出游實自梁始足訂史記之誤云晚則非

也孟子是時方是盛年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八

三十四年丙戌三十八歲是歲梁惠侯薨

三十五年丁亥三十九歲梁襄王赫元年孟子見襄王

是此時事是歲梁侯僭稱王

案史記曰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

父惠侯為王是梁之僭王自襄王始孟子史記皆

據追尊而稱惠王

三十六年戊子四十歲秦將犀首伐梁九敗其師擒將

龍賈於雕陰不聞籌策之言則已去梁而之齊矣犀首

秦官名即公孫衍也是歲齊宣王辟疆立

四十一年癸巳四十五歲是歲宋君偃立

四十三年乙未四十七歲仕齊爲上卿史記曰道既通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仕齊實始於此

四十四年丙申四十八歲去齊復之梁

四十五年丁酉四十九歲

案史記六國表田齊世家皆云齊宣王十九年薨
是此歲事明年湣王立則齊人代燕是湣王事與
孟子不合今從通鑑

四十六年戊戌五十歲是歲爲楚懷王槐六年遣將昭
陽伐魏破之襄陵亡其八邑

案朱子集註謂梁惠王曰南辱於楚卽此事其時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九

惠王卒十三年矣安得預言之必前此有梁楚交
兵事史失載也此條閻氏釋地辨之甚詳亡其八
邑集註誤八作七

四十八年庚子五十二歲是歲顯王薨齊封靖郭君田

嬰於薛

案春秋時任姓之薛已滅於齊故嬰得受封孟子

云將築薛乃齊人欲爲嬰城以偪滕也將者事未

定之辭

慎靚王元年辛丑五十三歲夫人田氏卒年四十五歲

葬馬鞍山是歲燕王噲立

二年壬寅五十四歲梁襄王薨復去梁適齊孟子兩次
適梁前三年後七年共十年

三年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就養列女傳曰孟子處

齊有憂色母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斂異日

閒居擁楹而歎母曰鄉同見子有憂色曰不同也今

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去身而就

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

土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

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即飯穀酒漿

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閭門內之修而無境外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一

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少從乎父

母出嫁從乎夫夫死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

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其時孟仲子年二十

二母喪甫舉奉王母至齊有對醫來語是歲宋君偃

自立爲王有萬章問宋小國語

四年甲辰五十六歲孟母卒於齊歸葬於魯今孟母墓

在鄒縣馬鞍山鄒魯接壤地魯爲孟孫氏大宗所在

故不曰葬於鄒而曰葬於魯猶太公反葬於周之謂

也

案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十三字賅三
年事在內充虞敦匠事是孟母病危未卒時在齊
事也及孟子扶喪歸葬終制反齊然後充虞在途
次追問前事故孟子詳告之郎瑛所疑及京山郝
氏所辨皆非是蓋誤以葬魯反齊止嬴爲一時事
故有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之疑又有止
於嬴地拜齊君贈襚之賜仍反於魯之辨閻氏羸
字條內所駁極爲近理特未申明其致誤之由以
三年事爲一時事耳總之孟母卒於齊當在是年
春夏孟子終喪自魯反齊當在六年秋冬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三

五年乙巳五十七歲居喪在里時燕王贈讓其國於臣
子之

六年丙午五十八歲終母喪後自魯反齊宣王以爲客
卿是歲慎覲王薨齊人伐燕有答沈同等語

案孟子三次適齊一丁亥梁襄王立自梁之齊一
壬寅襄王薨又自梁之齊一是年終母喪後自鄒
之齊其書云自范之齊范卽鄒之郭門左傳哀七
年公伐邾及范門是也趙岐云范齊邑非是閻氏
釋地以爲秦隨會食邑尤非也自范之齊范卽鄒
也與許行自楚之滕陳相自宋之滕正是一樣文

法必謂此爲倒裝語其說亦固

赧王元年丁未五十九歲齊伐燕取之燕王贈相子之
皆死是歲宣王薨潛王地立遂去齊史記曰當是之
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
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從去聲連衡從衡卽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家譜曰齊宣之尊
孟子過於梁惠故一時弟子有當路加卿相之語至
以喪還魯稷下談士有淳于髡等七十六人乘間讒
毀再見之後禮意寢衰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三

案孟子去齊朱子疑王驩積憾故閻氏以爲王慙
伐燕事皆近於鑿

七篇之中雖無次第然葬魯反齊之後卽繼以齊人
伐燕燕人畔又繼以致爲臣而歸自此至篇末多論
齊事則去就之迹可見矣

案致爲臣而歸當在潛王初立時故王曰前日願
見而不可得侍伺朝甚喜若據六國表潛王立
已十年則不必爲是語矣又案史記田齊世家潛
王名地孟子則謂齊有王子墊地墊二字皆從土
則地爲潛王之名墊其字也又有望見齊王之子

事又有齊王之子有其母死事所謂齊王之子者皆謂地也觀於士何事之問及孟子居移氣養移體之論則地之驕盈慢士可知矣孟子之久留於齊以宣王果能見用尙可行其所學及王薨而地立孟子云於崇得見王退而有去志者見地也儲子云王使人矚夫子者地矚之也雖有萬鍾矜式之語貌爲恭敬觀其驕盈之態必不足與有爲於是見幾而行不俟終日亦如初見梁襄王時望之不似人君尙能冀其保民而王耶此孟子致爲臣而歸不遇故去浩然自行其志之隱念也及孟子

既去齊事日非潛王出亡於衛以不遜見侵去走鄒魯以驕色不納卒至爲淖齒所殺其事雖在三十一年之後孟子於道途望見時早已決其氣體之移必於敗孟母曰君子之學動而遠害非知幾而善與母教者能如是哉

附錄宋葉大慶攷古質疑曰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史遷以爲潛王而孟軻則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嘗正軻之失軻之書得於親見遷之史出於傳聞而古史斷然以爲潛王而不信孟子何也

原註古史孟軻傳齊潛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問孟子勸齊

代燕也注曰史記世家言孟子勸齊潛王伐燕是不按古史乃蘇公轍所作其子遜爲之注也當時對策者固不暇詳究近見儒學警悟一書內有陳氏新語云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遜子之國大亂云云孟軻謂齊潛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潛王也燕噲之立當潛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晉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取其重器潛王亡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潛王時事孟子遊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以誤爲宣王退之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爾意其以此故誤也

原註以上皆陳氏說

大慶嘗攷之史記齊世家卽無宣王伐燕事至燕世家雖云齊宣王取十城後因蘇秦之說復以歸燕乃在燕易王時非噲也及後噲立遜國子之國大亂諸將謂齊潛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云云又以六國年表攷之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立十九年而薨乃顯

王四十五年也子濬王立濬王四年燕噲方立是噲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五年而遜國又三年而齊破燕即周赧王之元年時宣王死而濬王立十一年矣然則伐燕乃濬王非宣王誠如陳氏之論原註但陳問答時為濬王時此不過據史記世家及年表而言爾是猶可也若謂燕與五國共擊齊而燕獨至臨淄以爲孟子所謂多謀救燕者未必然也蓋齊伐燕至燕入齊時前後二十七八年不應孟子許多年常在齊也初齊伐燕不從孟子置君而後去又攷之戰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原註代秦之弟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霸曰何也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五

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由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昭合又未可遽謂孟子爲誤也然則以孟子爲誤皆因遷史世家年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正與燕噲同時原註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親王立又

六年赧王立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濬王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六年爲異故自是次第有差爾溫公進通鑑表以爲徧閱舊史抉摘幽隱校訂毫釐豈有此大節目不加攷究而或誤乎况孟子答問歷歷戰國策又有可稽乎然即史記參觀互攷紀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又未足以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爲證何者以其未免自戾也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六

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疆北破齊於徐州按此則破齊於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敗越之勢而被齊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圍乃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然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原註通鑑載楚敗越圍徐州於顯王三十六年是知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即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辯而破也案古人著書必謂無誤則正不然如孟子好色好

勇語與齊宣王言也劉向新序則誤爲梁惠王太
王去邠語與滕文公言也史記亦誤爲梁惠王且
誤齊人將築薛爲惠王謀攻趙司馬遷方引此語
作孟子列傳獨不取孟子之書一寓目焉何也卽
此可證史記之誤又何必遠徵越世家與年表之
同異哉閻氏謂通鑑屈齊之年數以從燕爲信孟
子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是仍以
六國年表周烈王四十六年戊戌齊湣王立爲可
據也孟子一書與史記不同者惟伐燕一事葉氏
所論最爲詳贍故采附年譜以爲攷古之助

二年戊申六十歲魯用樂正子及欲見平公不果皆在
去齊歸魯之時是歲爲平公叔立之二年

三年己酉六十一歲於宋於薛餽金而受俱去齊以後
事是歲爲宋王偃十七年薛出嬰受封之十年

案閻氏謂孟子自齊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
魯之滕余謂聞魯欲用樂正子喜而不寐亦孟子
子在齊時事其時宣王薨湣王立知道不行於齊
既喜樂正子將用於魯又喜己之道亦可因樂正
子而行於魯則去齊歸鄒卽以樂正子故也及自
鄒至魯樂正子果已先達於魯君又爲臧倉所聞

卒不能用遂自魯之宋又之薛復歸於鄒時滕文
公爲世子有事於楚道過宋見孟子論性善自楚
反復見孟子論道一之旨皆在宋時事及滕定公
薨文公兩使然友問禮則孟子已歸鄒矣因有在
宋兩次之見及然友兩次之問故又自鄒至滕井
田世祿說幾可行矣許行等又從而撓之於是復
歸於鄒以著述終老此孟子自齊歸後出游之次
第也閻氏敘如宋在至魯之先殊爲倒置
四年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問
答在此時

六年壬子六十四歲是歲滕文公壽立孟子在鄒與然
友往來問答及至滕滕文公問爲國皆在此前後數
年內

案孟子之道國之可爲者惟齊君之可與有爲者
惟滕文公三次至齊而有擁楹之嘆及宣王薨而
稷下之談風愈熾知道之必不可行故三宿出晝
猶有惓惓之意其於滕也自文公爲世子至終定
公之喪所與往復贊襄者已非一日喪制井田有
說必行似可以展所負矣乃有許行陳相等從而
撓之是誠蒼蒼者未欲平治衰周之天下也故退

歸田里以老壽終孔子六十八歲以後不求仕與七十子成六經論語孟子學孔子者也亦六十餘歲以後不求仕與萬章等十有七人成書七篇蓋欲爲萬世之平治計也於人何尤哉

八年甲寅六十六歲三月十六日辰時仲子子畢生傳

都文公卜遷於繹註繹都邑名在鄒縣又詩云保有是繹繹即鄒縣繹山也六書本義舉與繹同孟畢之名蓋取去齊以後宋薛滕魯游歷幾徧皆不足有爲

此二十餘年大抵里居日多史記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即其事也

案孟子七篇趙岐以爲孟子自作朱子亦謂七篇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五

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惟唐林慎思及昌

黎韓子則謂門人共記非孟子自著閻氏從朱子

又謂諸侯王稱諡爲門人所加不知孟子著書時

諸侯王皆已先卒故書其諡非門人敘定也

十九年乙丑七十七歲是歲魯平公薨

二十六年壬申八十四歲十一月十五日午時卒其日

爲冬至鄒人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秦焚詩書孟子

之書號爲諸子得以不毀漢文帝得其書置博士以

傳後罷宋景祐四年兗州刺史孔道輔訪求墓地得

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詔

兗州鄒縣立孟子廟元祐三年封父爲邾國公母爲

宣獻夫人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元至順元年改鄒國

公爲亞聖公明洪武元年立孟氏學免大宗子孫徭

役正統三年以孟子父配享啟聖王去公爵稱先賢

孟孫氏景泰三年以孟子嫡裔襲五經博士嘉靖九

年去公爵稱亞聖孟子

本朝加孟母封號爲端範宣獻夫人於曲阜縣立孟子

專廟康熙二十六年頒

御製

御書孟子贊刻於學宮鄒縣曲阜孟子專祠從祀賢儒宋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五

政和五年封樂正克利國侯配享公孫丑壽光伯萬

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

萊伯克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

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

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城括萊陽伯子叔承陽

伯均從祀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去侯伯封爵以樂正克公孫丑萬

章公都子配享稱先賢某子陳臻等十三人唐韓愈

朱孔道輔從祀稱先儒某氏其遺蹟之在鄒縣者有

孟母斷機堂養蠶祠三遷祠孟子曝書臺三徙館先

賢孟孫氏墓宣獻夫人孟母墓亞聖孟子墓先賢孟仲子墓又滕縣有性善上官二書院存心堂居休館益都縣有雪宮書院萊蕪縣有止齋祠沂水縣有孟母祠曲阜鄒寧陽嘉祥范漢茌平等州縣皆有孟子專祠額設奉祀生共五十二人歷代碑碣之存者有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孟子贊明人在曲阜元豐六年加封鄒國公牒宣和四年鄒國公廟榜皆在鄒縣紹定三年理宗孟子贊道統十三贊之一在杭州府學金明昌二年赫執孟廟題名大安元年重修孟廟碑元至元二十年趙文昌孟廟題名元貞二年重修孟廟碑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三

至正十一年祭孟廟記皆在鄒縣

各家注釋孟子者漢書藝文志有孟子十一篇孟子十一篇傳自劉歆尚有外書四篇漢志合言之故曰十一篇趙岐曰外書後人依放而作今不傳隋書經籍志有趙岐注十四卷鄭康成注劉熙注各七卷唐書藝文志有蘇母遠注隋志謂遠注梁有隋七唐志有之則其時猶未亡也陸善經注各七卷張鑑音義三卷宋史藝文志有蘇轍解丁公著手音張九成拾遺馮休剛孟各一卷孫奭音義二卷戴溪石鼓問答三卷程頤解四卷王令講義五卷蔣之奇解六卷張栻解七卷龔原解十卷王雱注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注陳賜解義游

薛解義許允成新義尹焞解鄒浩解朱子集註又集義又或問張栻詳說王汝猷辨疑各十四卷漢隋唐志皆入子部儒家類自朱子編入四書文獻通考升入經部明史因之編入經部四書類其書非專解孟子者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雜記四卷管志道訂釋七卷

本朝四庫書目有張九成孟子傳二十九卷余允文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蔡模集疏十四卷金履祥集註考證七卷許謙叢說黃宗義師說李光地劄記各二卷

案孟子七篇尊信者多詆斥者亦復不少如王充

嶽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三

刺孟馮休剛孟司馬光疑孟明太祖孟子節文之外尚有蘇軾李觀鄭厚叔等類多駁詰之詞自昌黎韓子紫陽朱子表而彰之列於學官然後尊王賤霸撥亂反正之功燦然大著雖浮雲善蔽究無傷於日月之明也今就各史及

本朝四庫書目著錄各家編附年譜之後此外如葉夢得通義蘇洵批評李昶權衡遺說顧起元私箋之類不見史志而見於諸家藏書目錄及見有刊本行世者尚多不備載

孟氏家譜載賢裔嫡派亞聖子仲子子學學子

寓周叔王四十寓子舒 秦始皇十三年丁卯 舒子之

後漢高祖三之後子昭 文帝十四年乙 昭子但 武帝

元年丁酉生為 但子卿 宣帝本始二年辛巳 授禮疏廣

漢書儒林有 卿子喜 宣帝本始二年辛巳 授禮疏廣

蘭陵喜子鉉 元帝建昭三年 鉉子冀 哀帝元壽二年庚

書冀子嘗 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己亥 生為合浦太守

人嘗子展 明帝永平十七年 展子有 安帝永初五年

為太 敏子敏 順帝陽嘉元年壬申 生以破甌不顧

氏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敏子光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 生仕蜀至大司 光子

嶸山甜雪

卷一

七

嶸山甜雪

卷一

七

百生為河 善誼子誥 唐高祖武帝七年甲申 生累封

州梁 誥子大融 高宗永徽三 大融子浩然 永隆元年

詩隱鹿門山 唐書文藝 浩然子雲卿 中宗神龍元年

有傳云襄州襄陽人 浩然子雲卿 乙巳生為枝書

郎雲卿子華 明皇開元十八年庚午 生為李寶臣幕

華子常謙 天寶十二載癸巳 常謙子尊慶 代宗大曆

已尊慶子瑄 德宗貞元十六年庚 瑄子方立 武宗會

甲子生為澤州成將 唐書五代史 方立子承誨 懿宗

梁雜傳皆有傳云 邢州平鄉人 承誨子漢 昭宗天復元年辛酉

貫後唐莊宗同光 貫子昶 後周太祖顯德 昶子齊 宋

祖雍熙三年 齊子寧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寧子堅 仁宗

亥徐州知事 堅子寬 哲宗元符三 寬子欽 高宗紹興

生欽子津 孝宗淳熙十 津子德義 理宗紹定二年己

德義子允祖 寶祐六年戊午 允祖子惟恭 元至祖

十四年 惟恭子之訓 武宗至大 之訓子思諒 順宗

丁亥生 惟恭子之訓 武宗至大 之訓子思諒 順宗

元二年丙子 生明初 授 思諒子克仁 明英宗天順三

鄒縣主簿 奉祀祖廟 思諒子克仁 明英宗天順三

年贈翰林院 克仁子希文 代宗景泰三年 授五經博

傳 希文子元 孝宗宏治二年 襲世宗 嘉靖二年 元子

公榮 仍以公榮襲 公榮子彥璞 穆宗隆慶 彥璞子

二十五年襲 尚桂子衍泰五十九年襲 衍泰子毓瀚乾隆三十年襲

自亞聖至此凡六十六世

案孟子後裔今在山東鄒縣據各史所載鄉貫不同以

本朝縣名計之屢有遷移八世卿九世喜徙居嶧縣
十二世嘗徙居浙江上虞十五世敏徙居直隸臨
城十六世光徙居河南洛陽二十世觀徙居直隸
東光二十一世嘉徙居湖北宜城二十二世懷玉
徙居山東安邱二十三世表徙居肥城二十五世
威仍徙洛陽二十六世信徙居山東恩縣二十七

嶧山甜雪 卷一 孟子年譜 五

世業徙居直隸邢州三十世說徙居河南汝州三
十二世浩然徙居湖北宜城三十八世方立徙居
直隸平鄉以後史傳無名不知何時仍歸鄒縣譜
載四十四世甯生於大中祥符二年奉祀祖廟則
歸鄒當在宋真宗時也

長沙祀義

一吳王廟 表忠也

議曰一統志云吳王廟在長沙北門外今北門外大道旁菜園內有極小之廟即其地應購基改建以存報本之祀

正殿設主祀

漢長沙文王前番陽王吳諱芮

左設總主祀

漢嗣長沙成王臣芮子

嶽山甜雪

卷二

長沙祀義

嗣長沙哀王回臣子

嗣長沙恭王若回子

嗣長沙靖王差若子

議曰長沙建國始於吳氏史稱其忠著令甲慶流支庶漢初異姓王凡八惟吳氏傳國五世以無後國除應血食此邦以表忠節

左旁另設一主祀

漢長沙王太傅雒陽賈誼

議曰誼所傳者長沙靖王差也誼在長沙雖有專祀在此廟中應附祀靖王之後

右設總主祀

漢便頃侯淺芮子便今永興縣

嗣便恭侯信淺子

嗣便侯廣志信子

嗣便侯千秋廣志子

沅陵頃侯湯成王臣子

嗣沅陵頃侯福湯子

嗣沅陵哀侯周福子

議曰吳王支庶見於漢書王子侯表者凡七人分封皆在湖南境內應附祀芮廟

嶽山甜雪

卷二

長沙祀義

右旁另設一主祀

漢長沙王將十萬戶侯梅銷

議曰銷史未詳其貫據方志乃今安化人宋征梅山蠻在安化地以銷姓名其山也史云吳芮以其將梅銷佐高帝功封為長沙王則芮之王以銷功也應附祀諸吳之後

一定王臺 旌孝也

議曰一統志云定王臺在長沙東門內今東門內定王廟即其地舊基四方而高俗呼為高脚廟嘉慶間改修夷其基已失臺制中祀倉頡孔

子及宋儒周程朱張又祀關帝塑像而以定王
木主參雜其中殊失倫次應恭撤各主專祀定
王以存古蹟

正殿設主祀

漢長沙定王諱發

左設總主祀

漢嗣長沙戴王庸發子

嗣長沙頃王鮒庸子

嗣長沙楊王旦嗣長沙刺王建德子

嗣長沙孝王宗建德子

嶽山甜雪 卷二 長沙記義

嗣長沙繆王魯宗子

嗣長沙王舜魯人子

議曰長沙定王傳國八世惟第四世刺王建德
史載其縱火殺人誣告內史事不應祀其餘六
人均應附祀定王廟

右設總主二一祀

漢茶陵節侯訢茶陵今茶陵州

夫夷敬侯義夫夷今寧遠縣

春陵節侯買買光武帝之五世祖春陵今道州

都梁敬侯定都梁今武岡州

泉陵節侯賢泉陵今零陵縣 泉陵漢書作泉陵
議曰漢書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庶子十有五人
分封在湖南境內者凡六人惟攸與侯攸與今攸縣
則有罪棄市不應祀其餘五人均應附祀定王
廟

一祀

漢嗣茶陵哀侯湯節侯訢子

嗣夫夷節侯禹敬侯義子

嗣夫夷頃侯奉宗禹子

嗣夫夷釐侯慶奉宗子

嶽山甜雪 卷二 長沙記義

嗣夫夷懷侯福慶子

嗣夫夷侯商福子

嗣春陵戴侯熊渠節侯買子

嗣春陵孝侯仁熊渠子

嗣春陵侯敞仁子

嗣都梁頃侯倓敞侯定子

嗣都梁節侯宏倓子

嗣都梁原侯順懷宏子

嗣都梁煬侯容順懷子

嗣都梁侯佗容子

嗣泉陵戴侯真定簡侯賢子

嗣泉陵頃侯慶真定子

嗣泉陵侯骨慶子

鍾武節侯度長沙頃王子鍾武今衡陽縣

嗣鍾武孝侯宣度子

嗣鍾武節侯則度子

嗣鍾武哀侯霸宣子

湘鄉侯昌長沙王子史失其系

昭陽侯賞長沙刺王子昭陽今邵陽縣

承陽侯景刺王子承陽亦今衡陽縣

嶺山甜雪 卷二 長沙祀議 五

議曰定王後裔嗣侯爵者甚多分封在湖南境內者凡二十四人均應耐祀定王諸子之後

後殿設二主祀

漢長沙定王母程姬

長沙定王生母唐姬

議曰定王二母皆葬長安王來長沙輦長安土築臺西向以望母墳此臺之所由傳也既祀定王即應并祀其母以廣孝思且應於廟外累土為臺以復其制

祀議問答

曷為祀吳王開闢此土者也曷為祀定王繼守

此土者也報德也二王之德史無徵曷言報二

以忠一以孝信其德之及於民者深也報二王

之德曷為及其累世之嗣能世其家即能福斯

土也亦報德也黜刺王建德者何懲不德也祀

二王之嗣而並及其支庶之為縣侯者何有德

於縣猶名宦之祀云爾亦以報也其所侯之縣

不在國治者則不祀示限也黜攸與侯則者懲

不德猶刺王也祀吳氏而並及其傳導王以德

者也且及其將佐王以功封土之所由始也而

嶺山甜雪 卷二 長沙祀議 六

銅又邦之傑也銅前而誼後曷為誼東而銅西左文右武誼客而銅鄉人也祀定王而並祀其母臺之所由傳也孝徵也

嶺山甜雪卷二終

屈賈像說

長沙嶽麓山有屈子祠道光八年刻屈賈二像立石祠中余各爲之說屈子像說曰雲山闕丈嵐以丹青名於時爲仙佛鬼神形狀尤擅吳道子之長戊子春正月諸城王香杜太史金策新化鄧湘皋學博顯鶴寧鄉黃本驥集同人於嶽麓祠爲三閭大夫作生日雲山與其會見塑像以爲不類慨然曰大夫以忠死以騷傳像祀於此宜也余客湖湘二十餘年矣寫生其所習不可不以是役自任因謂本驥曰君博雅士生長湘中大夫之年

嶠山甜雪

卷三

屈賈像說

一

貌冠佩必有詳攷於平日者幸以教我庶像成不致爲士林所笑本驥按史記本傳未載其生卒年壽自張儀以六里給懷王至頃襄王聽子蘭之讒而大夫被放以六國年表攷之其間不過十餘年事前後不得而知矣楚辭離騷亦僅述其降生於攝提之歲孟陬之月庚寅之日其月日爲楚之何王何年固未之及卽其自投汨羅亦不知在頃襄之第幾年無從臆度也惟九歌曰老冉冉兮既極九章曰年既老而不衰戴記謂七十曰老則大夫之卒必非壯年漁父篇曰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其貌必瘦削而冀憂世之心有見於面者涉江篇曰帶

長缺兮陸離冠切雲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寶璐而離騷亦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兮陸離則其冠必方屋而高岌岌然有切雲之象長缺其佩劍明月寶璐其雜佩之珠玉也大夫之年貌冠佩可知者如此若夫紉蘭作佩製荷爲裳駕青虬而乘赤豹騷人託喻之辭未可據爲典要其行吟澤畔搔首問天幽憂悵鬱無聊不平之情狀又有驚才絕艷志潔行芳矜然不滓之態流露於衣冠瞻視之餘是則頰上添毫唯吾丈之筆能傳之非善考据者所能歷言而求肖也文翁學舍武梁石室昔人固以畫像傳矣要皆於千百年後想像爲之未必確

嶠山甜雪

卷三

屈賈像說

二

有所據至今賞鑑家以拓本爲珍藏未有或議其面目之不能神似者蓋求肖於貌不若求肖於神吾丈試據案伸紙閉目凝思若與唐勒景差宋玉之徒雜然共侍於大夫之側然後放筆爲之無不神似不爾孫叔敖雖復生優孟不能肖其萬一也衣冠云乎哉賈生像說曰雲山闕丈既作三閭大夫像曰屈賈二子皆有遺蹟在長沙屈有像賈可闕乎屬本驥并攷太傅生卒將圖諸石以爲三閭配本驥案太傅之生不見於史本傳載其卒年三十三爲齊文王薨前之四年以諸侯年表推之爲文帝十二年癸酉迺推而上三十三年爲高帝七年

辛丑其生卒可得而知矣傳曰年十八爲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由高帝七年至高后五年爲十八年文帝初立召以爲博士由高帝七年至文帝前元年爲二十二年故曰年二十餘最爲少也歲中至大中大夫則二十三矣爲長沙王太傅三年而作服鳥賦賦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單闕卯歲也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太傅來長沙已三年則以四年乙丑來長沙長沙王者文王吳芮之元孫靖王差也時差襲封二年太傅年二十五賦服後歲餘帝復徵入則以八年己巳去長沙爲靖王差之六年太傅在長沙凡四年去時年二十九是年拜梁王

嶠山甜雪

卷三

屈賈像說

主

太傅梁王者帝少子懷王勝也勝封國十年於文帝十一年來朝墜馬死太傅在梁凡三年時年三十二後歲餘亦死其年爲三十三夫顏子以三十二而爲亞聖賈生以三十三而爲通儒人貴自立不以年限也治安建策固可與日月爭光然其在長沙纔四年弔屈原賦服鳥外未見他作太史公至以同死生輕去就與屈子合傳千載以下如劉長卿戴叔倫之流過長沙訪故宅者未嘗不想見其人而詠歌焉彼絳灌之功名何在顧以年少短之哉是像不可闕也因書以復之像成附刻其末

希夷像說

有以希夷睡像索題者其像圓如拱壁蓋畫家借搏作圓也余爲之說曰陳希夷隱於睡者也當五季時王侯將相人人皆在睡夢中却無一人知夢境之恬睡鄉之美惟真源遺老生於唐末長於梁初一睡於武當山而後唐之祚移矣再睡於雲臺觀而石晉之社徙矣三睡於少華石室而漢周之鼎遷矣及至宋室開基墜驢笑朦朧睡眼始爲一開是誠千古善睡人亦千古真隱士也他人之睡皆高枕寬牀舒體伸足務求其安惟此老太和元氣渾然一團不必卧雪以鳴高無須枕流而

嶠山甜雪

卷三

希夷像說

四

驚俗邯鄲道上儘可滾滾浪遊渾沌圈中何事勞勞力鑿豈是蒲團穩坐頂現圓光宛如蓉鏡高懸身畱幻相頓使漆園蝶影化爲百轉蜉虻却從槐國蟻柯變出一輪蟾魄故能神如拱壁藝祖太宗不得而臣氣若噓虹趙普宋琪不得而友何待蓮峯長卧大夢始醒即茲睡像之奇可悟隱居之趣矣彼稽顙屈膝求富貴利達於夢幻泡影中如四姓元老之馮長樂袖出禪詔之陶秀實等安足以語此或謂希夷一睡八百年考其壽數實止一百十八歲安所得彭鏗歲月盡在夢夢中然真人不老龜息常存張超谷之五色雲冉冉在望即謂之至

今野睡可也

單煒傳

單煒字丙文自號定齋居士宋光宗時人也先世本錢塘故家自煒始徙居沅州之黔陽父夔乾道中以奉議郎知湖州官至侍從煒好古博雅書學王獻之又善畫梅始學晁无咎既而自成一家人鄱陽姜夔嘗學書於煒煒與夔鄉人張世南論絳帖謂劉次莊輩數十家釋帖非是吾所定者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帖皆在右軍之上著有絳帖評二十卷世南服其精審煒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慶元間

嶠山甜雪

卷三

單煒傳

五

以武舉得西班供奉官仕至路分平生俸入盡費於此沅芷產黎溪石紫者頗類端歛其金束腰眉子紋亦間有潤者煒始創製為硯有色綠而紋如水波者有肌墨而金星者有就石中自然銅琢為三台北斗狀者有中生白線琢為琴式者其類不一以遺故舊黎溪硯遂盛行於時子銓以書法繼其家學紹定改元舉鄉貢進士其時朱子弟子饒敏學適宰黔邑大修學校創建寶山書院改建縣治州學教授東嘉翁永年為之記碑刻見在卽銓所書也明年敏學請於朝始置黔學教授以銓充其選今祀教澤堂外史氏曰余昔與修省志徧閱羣

書於漢代人物增入七人唐宋人物增入五十餘人其

所以殷殷為此者傳曰惟楚有材今日之楚非無材地處邊隅材之湮沒失傳者多也及秉鐸來黔見宋寧宗時修縣治碑為黔人單銓所書字法端雅意其人必非尋常士檢縣志闕其家世偶閱張氏世南游宦紀聞得一人焉曰單煒本中原故家居黔陽書法為姜白石所師著有絳帖評二十卷寧宗時人也在銓書碑之前三十餘年則煒必銓之父也又閱厲太鴻宋詩紀事得一人焉曰單夔錢塘人官至侍從孝宗時人也在煒前三十餘年則夔必煒之父也世南所謂中原故家者蓋

嶠山甜雪

卷三

單煒傳

六

由錢塘遷居黔陽自煒始也第煒之仕履未詳世南目為西班稱之曰路公殆以三班借職而宦於饒州者與世南饒人猶近日稱邑侯郡伯之謂爾黔學生員有單氏二人曰麟曰良必煒銓後裔年代久遠譜系未必具存因合張厲之書參以縣志纂成此傳以為異日續修黔志之據又閱周密齊東野語於姜白石條附載單煒行畧謂其能文善書與世南所載畧同第密以為沅陵人余曾採入通志矣今以銓隸黔陽證之則張說為是周說非也并正之

訪米忠毅墓地記

余昔年與修湖南通志載有前明貴州巡撫米忠毅公壽圖墓在沅州府城東古臺山及司鐸黔陽屢至沅郡詢之士人莫知古臺山所在一日友人邀遊城東雁塔寺聞寺外有米巡撫墓心知卽古臺舊域也亟往訪焉見荆棘滿地荒冢纍纍有一冢稍高其上壓葬一棺蓋營卒新家也前有小碣僅存米字餘文摩滅不可讀因慨然曰昔賢埋骨地遂荒穢至此乎告之總戎遷卒冢并作示付芷江縣尹募邑紳捐修米墓邑貢生唐君可久好義士也聞余言獨任其事出金修復馬鬣巋然矣逾日余偶步城南關帝廟見有誅逆熄亂額粉版墨書

嶠山甜雪

卷三

訪米忠毅墓地記

七

字類法前題隆武元年正月蓋大清順治四年丁亥明閩藩唐王聿鍵年號也後題宛平米壽圖書則忠毅遺墨存焉其年四月忠毅巡撫貴州張獻忠遣孫可望陷貴陽忠毅奔沅十一月大清兵收復沅郡偏沅巡撫傅上瑞以城降忠毅遂闔家死節書額之日正其協守沅城當戎馬倥傯時所謂誅逆熄亂者蓋一片血誠無可控告自言其志質之明神非爲壯繆表靈蹟也余因鈎摹其字攜歸黔學并以明史忠義本傳各刻一碑運交唐君屬於寺之左廂設立龕主而以二石嵌諸廂壁以爲忠毅專祠俾邦人得以瞻禮遺烈而一坏藏

說不致再爲蚩氓所豪奪也唐君謂余曰君以同郡冷官表彰鄰邑古蹟勤懇如是可見大君子遇事輒爲不以疆域爲限余復之曰此其中蓋有夙緣焉余不修省志無由知米墓在沅不以職事至沅無由知古臺山卽雁塔寺不至關廟無由知前賢手蹟尙留人間且不得好義如吾丈者更不能於邱壘垂廢之際而爲一郡大觀是蓋忠毅在天之靈有以默爲驅使余與丈皆奔走承命者也不然墓在此地垂二百年豈無一二有心人爲之經理而聽其荒廢至此乎彼皆限於不知或知之而力不能爲故冥冥中不能驅使而奔走之也十年前

嶠山甜雪

卷三

訪米忠毅墓地記

八

新化鄧君顯鶴搜輯明長沙司李晉江蔡忠烈道憲遺集適其鄉人宦滇者道過長沙詢其行篋藏有忠烈家書索觀之乃盡節前五日墨蹟也因摹其字於祠壁而以書彙入文集逸事入年譜若或使之故不先不後而此書適至修省志時嶽麓山長招局友赴飲湘潭張君家架邀余遊山至嶽麓寺寺僧延入方丈款茶見案頭有朱批妙法蓮花經字類金錢聖教蓋康熙初開山僧阿諾所註全經也因摘其自序並碣銘事實編入釋家書目余曾肄業嶽麓不知寺有藏經非山長招飲寺僧款茶且非是日見經均無由載入省志彼特百餘年前

一釋子耳平生心血寄於簡編尚能驅使吾輩為之代
傳况米蔡二公忠魂毅魄歷久長存而謂修墓立碑錄
文入集為偶然事乎余故牽連及之而知夙緣之由前
定也嗟夫人特患不自立耳果能自立豈必邱首方保
遺骸豈必子孫方珍手澤是又在吾輩之表彰前人而
因以自勵也激浦謀生瑤殆所謂有心人也抄錄同時
游客表墓詩文刻集行世茲不具述而以拙詩附於記
後詩曰不堪迴首望幽燕公順天獨向沅南作寓賢奮筆
向書誅逆字錫名賴有表忠編乾隆四十年賜諡載
摩挲斷碣荒郊外想像英魂夕照前愧殺當年降節度

嶠山甜雪

卷三

訪米忠毅墓記

九

幾曾富貴到黃泉順治四年四月公至沅州與偏沅巡撫傅上瑞協守州城十一月
清兵至上瑞迎降明年與降將劉承允並誅死事見欽定通鑑輯覽明史忠義傳於順治四年下脫四月
二字誤以十一月為十一年當以輯覽為正

楊忠愍盡節歌

乾隆甲寅家青厓伯父率子姪輩讀書邑中仙雨山前
明楊椒山先生託此筆課藝時余年十四亦與其會十
月朔日先生降筆作長歌一篇曰天地一逆旅人壽難
滿百古今誰不死死者誰清白我有百畝田我有五畝
宅束身歸聖賢不屑膏粱客詔書臨吾廬捧檄長安陌
筮仕時老成豈無治安策補座多僉壬小臣飽難厄諫

草煖紅爐一字一點血小人道日長君子道幾絕主恩
高且厚此身甘寸牒既讀孔孟書何惜軀七尺俯首就
刀鋒天乎在今夕小子聽我歌歌兮尚未閱宋有文交
山從容盡臣節骨肉沓河山聲名光竹帛嗟予與前賢
所處不同轍人或謂我狂我實安其拙灑氣還蒼真丹
心貫日月臨終一言至今留史冊戒爾後生輩居官
務清潔父生與君食此恩一何別移孝以作忠綱常不
可裂一食皇家祿念念思報國位卑與位高隨分無失
德切勿逞奸謀效彼分宜賊罵名在天壤千古銷難得
富貴如春華轉眼傷落葉惟有忠義子情魂不可滅君

嶠山甜雪

卷三

楊忠愍盡節歌

十

不見百卉林中歲寒不彫獨松栢迄今讀之猶生氣凜
凜道光壬午偕計北歸道過保定謁先生祠有詩曰毅
魄猶爭日月光鈴山空有讀書堂成仁始覺科名貴廿
九年前一瓣香猶憶入塾之始此筆以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子必勉之賦得天驥呈才三藝命題且訓曰嗣
後讀書之餘修省工課有過加倍無自棄亦無自欺也
時方髫稚不知修省為何事今則同學之侶彫謝殆盡
一羶投老百行無成其有負諄諄致勉之意者多矣乙
巳秋仲本驥謹識時年六十有五

唐義士傳

明義士唐元宗字丹崖辰州溆浦人少有膽畧遇事敢
爲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有聲譽激在萬山中惡溪靈
峒多土獠窟穴嘉靖三十八年獠沈亞當等叛大爲境
內患元宗建平獠策上之有司事洩爲獠所殺時七月
十四日也先是元宗父琮哲好任俠善養士能得人死
力至是客感元宗之死有代琮哲走京師伏闕上書以
事白者詔下湖廣總督石勇議勦勇檄總兵官都督同
知石邦憲將兵勦之屯白馬山獠恃險負固往來厓谷
捷若飛猿士卒仰視皆驚怖不敢進邦憲嚴申軍令編
愛子於行陣間親鼓督戰軍有後顧者乃斬子以徇士

嶠山甜雪

卷三

唐義士傳

十一

卒皆股慄殊死戰直抵野豬窩生擒亞當等斬獲二百
有奇土獠悉平邦憲葬其子於營盤山土人呼爲石公
子墓並祀邦憲於其地而於接龍橋建義士祠以祀元
宗 國朝乾隆二十六年金匱楊鴻觀爲撰祠記其畧
曰史稱孟嘗君能得士士皆雞鳴狗盜之雄議者病其
不能以南面制強秦今琮哲之客獨能爲元宗復仇因
以剪除一邑之患雖古豪傑不是過而琮哲能使人樂
爲用其氣誼必有以服人向非元宗之死當永陵之世
上下相蒙以養成大患則受屠毒者不獨一隅之民矣
是則平獠之功雖成於石總戎其實成於元宗父子元

宗年少捐軀以衛鄉邑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今激人
之祀元宗禮也道光二十年元宗九世族孫思忠持狀
屬爲之傳將以徵海內之能詩文者表彰其事余謂元
宗之義揚君論之詳矣余復奚言竊謂有石公子之死
而邦憲之功以成有琮哲之養士而元宗之仇以復是
可以勸天下萬世之爲父子者故於石公子事爲史所
未及者亦牽連書之惜不得其名字云

嶠山甜雪

卷三

唐義士傳

十一

嶠山甜雪卷三終

書劉翁凱五事

湘潭劉翁凱五少有膽畧不治生產年三十許策蹇游
 閩浮海者三瀕死者再嗣後授徒吳市僑寓燕臺又閱
 十餘寒暑嘉慶庚申將鼓珠江之棹道過里門則已蒼
 髯雪鬢稱老夫矣嘗自述其閩海被難事命甥黃本驥
 書其畧云翁之游閩也以從兄亨基官臺灣同知乾隆
 五十一年署彰化知縣甫卸事有告城東二十五里大
 里枋反者該地有虎尾溪水素濁至是忽清又李氏園
 有妖鳥竹林開白花傳為鳳凰來集居民林姓將應溪

濤鳳見之兆謀不軌總鎮柴南路協郝游擊耿率兵五
 百偵之十一月二十七夜賊起於大墩官兵盡覆彰化
 無城編竹為柵賊於二十九日拔之同知自縊家屬死
 者半罵賊受旌者其字黃季女也先一日同知命親屬
 自為計翁匿門子家為邏賊獲獻逆首林爽文爽文偽
 號天順短衣赤脚青布裹頭年不滿三十駐城外講武
 廳叱翁何人詭以貨紹酒者對有保戶否曰無之既乃
 反接校場繩縛甚急蓋爽文約非令至不得擅殺食頃
 賊請令爽文欲生之有彰化舊役指翁曰若劉官弟五
 老爹也翁行五老爹臺灣人尊稱爽文怒翁誑命斫之

賊有某甲者拔所佩刀摩其頂曰盍以若祭旗俄昇帥
 字旗至乙曰我有新刃欲試其鋒甲曰令在我非乙可
 代正爭持間有老民者見之曰緩若刑我將保若言於
 爽文命釋縛且曰同知好官何不早日實告斷其髮以
 為記老民者送至城下問其姓曰馬此城破之次日也

翁入城單衣徒足民家知為官親莫敢匿栖白沙講舍
 飢托鉢卧擁苦賊偽官任彰化趣翁執水火役道逢從
 賊吏操七首過翁請死時賊稱爽文曰大哥吏曰大哥
 不殺死何為翁曰為若役寧速死吏曰易耳有役公者
 詭云隸東門街王大將軍麾下王大將軍者賊帥也翁

如其指果免役臘月六日舊吏會信官願收同知親屬
 爽文許之給令箭一禁眾賊毋擾翁聚官眷之未死者
 上下五十餘人居信官家而亂兵中無衣食憂矣同知
 署彰化時頭役楊之弟從賊役首於官處以極刑械諸
 獄獄破爽文用為副元帥翁至曾宅楊戎裝拜人為翁
 危翁談笑出迎無怖色楊曰疇昔之獄咎在我兄縣官
 非敢讐也温慰而去次日鄉勇起所謂副元帥者已作
 檻中俘矣自城破以來賊張甚本府孫府佐長彰化縣
 俞縣佐陸淡水同知程死之連下鳳山諸羅兩縣爽文
 自稱大盟主出安民示曰旬日之內殄滅一廳三縣府

城即日可破其猖獗如此次年正月五日閩省官兵渡
臺翁擊官眷赴鹿仔港距城十八里官兵駐紮處也
室林華官日給日糧得無恙翁欲渡海念從兄骸骨留
彰化仍子身反城中主舊吏家日則官兵巷戰夜則賊
黨喧闐不突蜂屯刻無寧晷至二月五日城中火四起
勢難再留所主吏將移家鄉落避之強翁與俱吏嘗從
賊翁恐流入賊籍違之又恐殺以滅口陽諾之即於是
夜匿類池深草中次日遷鹿仔港十三日擊官眷放洋
十九日抵泉州此其瀕於死者一也翁至泉張羅資斧
遣官眷旋里終以從兄骸骨滯海外爲己身未了事在
嶼山甜雪 卷四 書劉翁凱五事 主

十三年勇嘉郡王督兵渡海檻林爽文至京師斬之臺
灣平是秋翁復隻身過臺初同知死瘞番仔井之傍翁
歛番錢千餘圓於本年臘月運還閩省明年遣人護送
歸葬海外一棺得遂首邱者翁力也翁遊幕留閩五十
八年復隨鳳山令張過臺嘉慶元年自臺歸四月十三
日舟抵蚶江海口距泉州四十餘里有海賊數輩搖小
舟名媽祖鞋者過舟側揚言曰若屬無逃所矣俄而賊
舟至者約四五十號每號約百餘人弓矢刀劍烏鎗藤
牌諸械悉具環繞翁舟舟中舵工曰出海矯捷如猿攜
口子數斛躍上大桅望賊舟投之賊以鎗炮迎敵幸風

浪顛簸炮子不能近舟舟中載有油數十石貯巨鑊熬
之令沸實瓦罐中以敗絮塞其口視出海所投處擲之
賊赤身著油燙甚躍海死者無數翁舟自辰至酉四面
受敵正危急間忽西北風起舟行如駛賊舟差小不能
緊隨至起更時安抵泉州是日入蚶江同行舟五賊獲
其三惟翁舟未傷一人此其瀕於死者二也翁名亨壘
現年六十有一本驥曰無事而勇者死臨事而怯者亦
死當豺虎縱橫之際與其怯而死寧勇而死况勇而未
必死乎翁渡臺時年雖壯無縛雞力不可言勇爲飢寒
奔走無守土責更不可言死重洋兵燹中獨往獨來能
嶼山甜雪 卷四 書劉翁凱五事 四

啞節婦傳

啞節婦生而啞未陽南鄉農家婦也舉一子而寡教之
讀書未弱冠入縣學爲諸生時值春暮隣人分秧於田
見節婦家有光炎炎以爲不戒於火奔救之至則闐然

無事也而其子入學之報適至節婦聞報則大喜又見諸鄰之驟集也忽然開聲蓋節婦從此不啞矣噫異矣婦有四德言其一啞固民之窮於天而寡又窮民之無告者節婦以一身兼之天之窮節婦可謂酷矣然節婦不以窮於天者自窮教其子以入學昔人金饒刮膜瞽目頓明精誠所通錮疾可起節婦之不啞無足異吾獨異乎天之窮節婦甚酷而其報甚廉也節婦農家婦農之子恒爲農獨能使其子棄本業而業儒志願固已大矣又其所以資膏火奉脩脯者出自針杼之餘心力抑又勞矣以是而責報於天封太母旌門閭誰曰不宜乃

嶠山甜事

卷四

啞節婦傳

五

不以是報而報以不啞啞何損於節婦必遲之又久始獲此報即是則可異也夫世之不啞者遍天下矣詩書所載男子則爲鬼爲蜮爲飄風爲貝錦女子則爲梟爲鴟爲牝雞司晨彼其人宜爲天所甚惡何以遲利口掉長舌者自若未聞以啞罰之也不以啞罰而以不啞賞是猶賞盜以官而於茂材異等堪膺民社者僅宥之爲平民也其報節婦不已廉乎然而天之報節婦自有在也以節婦志願之大心力之勞報其身以不啞固不爲厚卽報其子以諸生亦何足榮而鄰人所見怪異之徵乃彰彰如是天固恐人之疑其夢夢也故無火而現炎

炎之光使鄰人見之四方傳之以爲節婦之獲報有如此者則遲利口者可以箝口掉長舌者可以捫舌封太母旌門閭遲速未可知其左符而右契固已及節婦之身而付之矣不然天之爲天真真爾漠漠爾日月以常照四時以常成聖人之道以常治何獨於一鄉里寡婦家爲是怪異之徵以駭世人耳目耶吾故知天之報節婦自有在也余喜傳人節孝聞羅柳江學博言此事節婦爲其同縣人姓劉氏學博年高而有德其言可信爲書啞節婦事願以告世之不啞者

書賀烈婦事

嶠山甜事

卷四

啞節婦傳

六

黔陽楊生昌健余門下士也肄業嶽麓以書抵余附致賀烈婦王氏事狀乞爲一言表其烈生與常寧賀君嘉齡王君前友善二君與烈婦母族爲同鄉以鄉人言鄉事旣確有可據余爲司教之官又誼不得辭按狀烈婦幼適清泉賀氏其夫負博債將自媒以償姑又縱之一夕引無賴子破扉入室婦不從垂之幾斃明日避於同里姊氏夫若姑持之急婦從容語其姊曰勿固畱我我歸當有以處此遂歸道過油榨嶺嶺高數十丈婦躍身墜焉有樵者聞哭聲哀甚迹視見婦死崖腹膜目端坐面如生無少許裂痕譁諸里里人哀之瘞於嶺麓時道

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也年二十有二死之次年有出妻者經墓下輿折不行從者多顛踣禱以還聚乃免繼有背夫逃者亦如之土人遂以貞烈名其山嗚呼若烈婦者可以風矣烈婦與元初嶧縣之王烈婦同一投崖而死然王死於亂兵擄掠之時欲潔其身自無生理婦則身值太平盛世卽所適非偶亦何至自戕其生乃夫也不良至以之償博債易云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以終身之望不正若此夫婦之道已絕則其所處視亂兵擄掠爲倍慘矣使其隱忍偷生必致虧損名節爲父母羞卽爲鄉人所不齒烈婦能忍須臾之苦舍生取義固無

嶧山甜雪

卷四

書賀烈婦事

七

愧於王烈婦王烈婦血濺崖石歷久如新得嶧嶮子山一詩表烈而清風嶺之名至今傳焉今常寧人士歌詠烈婦事者不下數百十家賀王二君及遠方負笈之揚生又爲展轉函達千里乞言以倡風化其事皆有足書者余宦黔五年矣旣刻龍標節孝錄一編行世又爲新祠建坊設主棲神備牲致祭觀者皆爲泣下可見人心非不知感特患烈蹟就湮而同里異鄉之士大夫視表揚爲身外事則無以感之也庚子秋芷江令謝爲璜道過黔之鷓鴣灘纜斷舟危失足落水其妻朱奔救無及自投以殉余爲徵詩表烈當事遂據以入奏其事雖與

烈婦不同而皦然自矢之志則一也因附書於後以爲婦範云

紀烈詩徵

道光二十年山陰謝明府爲璜挈婦朱赴芷江任道過黔陽鷓鴣灘纜斷舟危謝惶急出望失足落水朱奔救無及自投以殉時七月二日事也經宿始得二尸朱目瞑而面色如生旣無子女又無同行親屬以二婢引擧權殯蕭寺行路傷之余曰舍身殉夫是可旌也有司以其狀上之大府大府憫謝死之慘將援長江大湖遭風被溺例爲請贈廕余聞而駭然曰其地旣非江湖其事

嶧山甜雪

卷四

紀烈詩徵

八

又非差遣同溺竝無別人是必被駁且遭風身死朱不能旌生無子息廕將誰屬此情大府不得知也余又不便越職代陳因思表揚烈操司教者之責也遂竭一夕之力作成小詩四十首分列合邑官紳名氏題曰紀烈詩徵卽於翼日馳達大府大府得余詩見眾議確鑿不待援前例入告遂以卹旌雙請及奉到部覆果曰謝之失足落水究屬輕生無庸議卹其婦從死予旌可也朱遂得旌如例繼而其兄少府世楨在大梁官次亦徵詩當道及遣使扶柩以刻本寄余是舉也使非余詩早達則朱不能旌而其親屬或訴於部一奉咨查南省大吏

且無辭以覆是則詩徵之刻所繫良不爲小今以代作
諸詩彙錄於後而友生謬許之作亦附及焉至兩省徵
得各詩則有少府及余刻在不備錄余詩曰本期白首
共官航中道同歸劇可傷從此危灘成坦道鷓鴣名合
易鴛鴦代作詩曰茫茫身世任沈浮作吏原同斷纜舟
但願貞魂化精衛填平宦海總安流大有曹江孝女風
殉夫殉父此心同世人祇道隨夫貴誰敢輕投急浪中
患難從來不易經何期義勇出娉婷跳身直入蛟龍窟
奪得夫歸目始瞑夫貴妻榮事事虛慘留雙婢導靈旌
行人見此心都碎戒食沿江比目魚福固能齊禍亦齊

嶠山甜雪

卷四

紀烈詩徵

九

殉夫心跡更堪悽伏波本是男兒事好建芳祠遍五溪
會向瀕湖泊宦舟風波日日使人愁謝會署臨湘此番事因公被議
欲喚公無渡化作冤禽逐水流蹈海昔曾聞義士成仁
原不責深閨沅湘古有懷沙客今日招魂到屈妻拚將
烈骨葬江魚生死從夫義有餘楚俗年年誇競渡從今
不獨爲三閭相偕悔不鹿門耕未共榮華共死生試聽
鷓鴣灘下水至今嗚咽不成聲梁孟高風趙管才幾人
攜手赴泉臺殞官試種相思樹定有雙鴛比翼來還將
天道細參詳未許紅塵老孟光選得五溪奇險處一灘
秋水葬鴛鴦已缺天因媧石補最堅城爲杞梁崩漫直

慷慨捐軀易壯士臨深亦戰兢從夫誓比海還深同穴
何曾惴惴臨勢不能爲陳孝婦重泉猶切養姑心黃泉
白水義從夫龍劍雙沉氣不孤銀漢有橋空駕鵲貞魂
先已逐飛鳧時在巧夕前五日畫舫纜從宦海過如何雙壁委
澄波料因魚水恩情重怕戀風塵累素娥明知從溺兩
難全誓以孱軀報所天活到百年同一死管他黃土與
黃泉不甘生作未亡人何暇從容問水濱趁此清流堪
一躍延平真是化龍津今生難見月重圓頃刻相從勝
百年莫說無情惟逝水秋風開出並頭蓮城東老樹本
連枝黔邑東城外有連理樹正與權墳之地相望引得韓憑伴伏雌靈佑有

嶠山甜雪

卷四

紀烈詩徵

十

妻今血食國初縣令周公文煜死於賊其妻施自縊以殉今附祀靈佑祠何人更建水
仙祠守節何如殉節難倉皇無暇避驚湍遺奩不敢留
香字恐被慈姑淚眼看滔滔沅水接三湘列女騷人
例亡沈處不須懷片石遺骸猶帶芷花香湖上君山萬
古青天雷烈蹟配湘靈故將一勺沅江水直送香魂到
洞庭匆匆隨宦累姬姜十載綢繆等電光何似田間老
夫婦白頭閑坐課農桑斷絃枉向塵中續破鏡終從水
底圓豈是溺人偏欲笑祇因身沒喜名傳人言撫子存
夫祀或說畱身爲養姑自分偷生難雨盡從來忠孝不
嫌愚俗云螻蟻尙貪生涉險何無畏怯情率性從夫從

到死不教有息獨忠貞不為凌波學洛神要將忠節比
靈均一編閩史從頭看冒險隨夫有幾人平地風波無
處無臣忠婦節祇須與死生大義臨流決此志真堪立
懦夫臨危何恤百其身數即難逃志已伸怕被侍兒相
阻撓不畱血淚灑湘筠從溺時並未揚聲號泣故近待無知者珠沈合浦
光逾潔劍入延津氣未銷得共夫魂歸故里英靈定化
伍胥潮謝本浙人寄籍順天要將清白表夫衷生結同心死亦同
寄語世間賢伉儷何須勇退急流中送客樓存蹟太孤
唐尉王少伯送客處又看秋水沒雙鳧就中有句堪
持贈一片冰心在玉壺綿綿此恨共天長定卜他生更
嶼山甜雪 卷四 紀烈詩徵 二

諫顏成得妻名夫不死孰云仕宦誤糟糠原期偕老同
泉穴不謂相從在水湄聽說中河之死狀那堪重讀柏
舟詩暮暮朝朝水自流唱隨泉路共悠游望夫豈若從
夫好莫向山巔化石頭湘水清兮澗水長貞魂直欲效
英皇雖無兒女臨流哭難得旁人淚兩行父老傳聞記
舊因百年孤冢寄江濱紫陽閣教今猶昔二姐遺徽有
替人康烈問漢守朱女溺於此灘屍浮安江衣鳥不卸
儀容若生鄉人蔣某知為大家子為具欲葬金峯
若守訪得之厚葬義立一泓秋水碧漪漪想見臨流
絕命時我欲招魂無處覓夕陽孤艇卧鷓鴣同歸恰在
鵲橋先如此夫妻豈俗緣誰識溪流通碧漢一年一度

一團團又陽湖高申之承錫詩曰風義殷殷重楚邦阿
誰提唱郢中腔當年黃憲今司鐸猶記班荆在小艤激
浦謔芸帆瑤詩曰劍化驚波蹟尚存淒涼蕭寺水雲昏
多情難得黃夫子遍召清流表烈魂嘉慶丙子會同周
孝廉世珏送王氏姊歸夫家過鷓鴣灘上之連洲抱幼
甥坐船頭為石所觸舅甥皆落水其姊情急挽弟袍帶
姊之長女又牽母裾亦相牽落水同時被溺者凡四人
或有輓朱孺人詩引此事相比附者余曰死之慘同處
死之情不同也周舟小故能彼此相援因而致死謝舟
大朱在舟中瞥見其狀已非牽挽所及使其情激於中
嶼山甜雪 卷四 紀烈詩徵 三

大聲呼救不得議其過恕周之姊若甥女以兄弟母子
之情當無可如何之際盡力牽挽冀其或生並非甘與
同死也朱則明知無濟志在必死並不揚聲奮然一躍
故同舟皆無知者此則義勇出於倉皇果毅成於平日
山川為之震盪天地為之低昂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
者其是之謂乎又灘上有楊氏三侯祠前夕老祝聞祠
中神號鬼哭喧沸達旦是日立岸側募香費見舟中三
人落水憑高疾呼舟眾始知其事其實落水者止謝朱
夫婦無三人也此其中蓋有天焉報前生之孽成今日
之名儻所謂鬼神者非耶余有一詩並附於此鷓鴣灘

上楊侯祠前從死侯先知老祝呼救救不急陰風獵獵吹神旗

游氏婦女節孝記

游七姑善化吏員玉書之女也幼為父母所愛擇婿過嚴三十未字後因父母年老兄弟四人相繼卒孤孀滿室恐傷二老心遂有終身奉事之志因曲意承歡以女代子職有媒氏至門輒私白其母固却之父或諭以女子有家為人道之正則垂涕不語父母卒不能強父年八十有五母年八十有三先後壽終時七姑年亦五十外矣先是同懷妹適周者贅而寡兩子俱不育遂依母

嶼山甜雪

卷四

游氏婦女節孝記

七

家以勤苦度日至七姑既終喪念羣從孤弱遂與寡妹共寢處至親近鄰三尺童子罕見其面代持母家門戶經紀婚嫁待人接物性極溫柔聲不出閨內外服其嚴正道光十八年卒得年七十耐葬父母坐側至今族里以孝女稱論日緹縈曹娥古之孝女皆以身處變境倉卒成名若安常無事矢志事親孝敬不衰數十年如一日者史冊罕見或者以女貞不字非人倫之正然使龍鍾兩老喪子忘悲回足補家庭闕陷况自命為偉丈夫不顧父母之養者世不乏人聞七姑之風當亦赧然自愧矣

周節母游氏余業師同邑周定軒先生之配玉書季女也定軒先生諱錫齡年三十始入縣學為諸生贅於游舉二子而先生歿先生故貧士寄居婦家歿後同學友感其素行醇篤醵百金為卹孀計族眾亦聞風助之賴以存活未幾次子不育母念遺孤單弱先世墓地距省百里祭掃為艱遂親負舅姑遺骸卜地遷葬與夫塋同城及長子既冠將為授室而子復歿母因恚曰昔之遷葬便祭掃也今二子繼殤是誤葬絕地不獨祭掃無人日後纍纍之家且不可保又負舅姑及夫若子之骸返葬夫族祖塋並附其木主於廟凡所以為亡夫慮者既

嶼山甜雪

卷四

游氏婦女節孝記

四

深且遠而天之所以阨窮養者亦奇且酷矣前所醵助之金坐是頓匱賴有母家依倚不致此離父母皆以上壽終同懷兄四相繼卒今所依者則兄之子若孫也而母家又復中落內外數十口存者僅數人耳前與在室守貞之姊同居姊歿又與寡姪婦聶同居孤苦之狀聞者悽怛道光十五年吾邑彙請旌表余舉其名得入總坊十七年余之黔陽任地產良材母命為市藏具及運歸斷就藏之七年余子邁卒於省寓倉卒無辦木處母聞即讓以具殮余雖即日購償使非推愛情深幾無以全舐犢之痛今年七十守節四十三年而余年亦

垂老矣顧影覺覺迴憶師門宛如隔世適以行取進省
假館比鄰得以暇日承母命書其守貞姊姪婦壽及其
兄女適毛者之節行且恐母節之未彰也別書其生平
蹇遇並貽游氏子弟存爲異日修家譜邑乘之據云論
曰兩世遺骸往返遷葬人生恨事也母以苦心孤力行
之卒使毫髮無恨此烈丈夫所難者母毅然任之不以
爲難卽此才能使之助夫教子何事不成乃報施之爽
若是鮮不謂天道無知然游氏一門節孝自母而倡雖
閭閻未崇視世之貴族華宗榮顯多矣孰謂天之所以
阨窮羨者非卽天之所以成苦節而彰令名也哉

嶼山詩集

卷四

游氏婦女節孝記

五

游氏玉書孫女也年二十三適同里毛大祥大祥素游
蕩氏屢勸不從于歸甫六月欲挈之索本家債償博資
氏不願往大祥夜半伺氏熟睡操利刃登牀亂剉之氏
夢中驚覺徒手格拒身面共受二十餘傷損骨數處墜
中食二指血流被體時懷孕在身呼救甚急家眾盡起
大祥惶急自刎未殊投井死氏亦暈絕逾日母家昇歸
醫治得不死已成廢人僅藉兩指拈針以資衣食遺腹
生子八歲而殤復撫族子存夫祀現年五十守節二十
六年至今猶恃殘指自給論曰夫婦以恩義合者也游
氏所遇不淑境亦慘矣身負重傷幸而不死夫婦之情

已絕苦節二十餘年以殘指自給得婦人守身之道原
不必爲毛氏延祀計也以律意論當旌其父母之門不
當仍歸毛氏鞠育遺骸全私恩也所生旣歿復撫子承
祀則已愚矣然處極變極貧之境能以正節自持智者
所不及也又安得以愚責之哉

游聶氏江西撫州人玉書第四孫之婦也二十九而寡
現年五十有四守節二十五年當游氏盛時卽居省城
南關外下碧湘街四十年前余會寓是街所及見者翁
媪健存兄弟無恙子姪男婦凡數十人近二十年來零
落幾盡孫婦輩僅存者惟氏一人家復中落氏又無子

嶼山詩集

卷四

游氏婦女節孝記

六

撫族子爲後與夫之姑適周者同居周亦無子而以苦
節奉旌者也空牀冷月斗室孤燈對卧同炊形影相
弔氏則事周如母疾痛痲罔不盡力保持家事大小
多取決於周得氏爲助入其室者咸以爲不失舊日家
風則門戶之大當可於一二孀婦卜之論曰往史所傳
婦人之行多以烈著蓋窮閭委巷中以節稱者無力
上聞類皆湮沒失載今上允前兩江督臣吾鄉陶
文毅澍之請直省州縣得建總坊一體旌表其闕發
幽隱誠聖世特恩千古所未有也余因沆瀣之誼
得知業師妻家內行卽此一門已多苦節有觀風整俗

之責者能不留意搜訪爲我 朝修史之根據與因書
游聶氏節行并及之時道光二十四年秋八月也

雲驥莊拾遺草

雲驥莊拾遺草一卷先大母秦恭人作也嘉慶庚辰載
其目入湖南通志詩止七言長律十首長沙毛君青坦
選入湖南女士詩鈔新化鄧君湘皋又選入資江沅湘
二者舊集詩已傳矣無俟更爲表彰惟先大父朝議公
所撰詩序及當時名公題集之作斷楮零縑散佚過半
彙鈔成帙以存先輩遺墨詩序曰元配秦孺人名邦淑
同邑知龍門縣諱安鎬公次女也九歲失恃時公久登

嶼山甜雪

卷四

雲驥莊拾遺草

志

鄉薦方膺選北上慮無依託素與吾父友善遂締姻且
寄養焉性閑靜朝夕侍吾母旁未嘗一出戶外女工針
繡之餘嗜讀古名媛詩傳粗釋義亦不求甚解吾母益
愛之及笄後既執婦禮余家本寒素益屏紛華遠服飾
躬操井臼潔治盤餐事堂上以敬處妯娌以和晨昏佐
讀之下嘗勵余曰丈夫不窮則不達貧乏不足繫懷但
期勿負飲食虛度歲月以貽父母憂居恆喜拈句惟不
多作作亦輒燬不欲外人見以爲巾幗非所重於吟哦
也余亦嘉其志而默之以故平昔無一知者己巳歲余
得列弟子員越四年謬膺貢選特邀 簡命出宰燕

平迎養於署奉侍偕來惟時少年筮仕不學無術催科
撫字之外竭蹶未遑賴以助理間以內劃然不紊十年
來哀號衰絰同奔母喪跋涉風塵隨余南北人生艱苦
之况殆亦徧歷何天奪之慘一朝遂萎余方迫以王事
離家十日相距僅百里而迷離神脫之際未嘗一言永
訣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嗟嗟殘月悲風招魂腸斷因思
傳舍無常擬於初秋歸櫬鄉園庶幽魂得安託焉檢拾
鍼筭忽見長律十章自述平生所歷之境讀至終篇泣
然泣下嗚呼豈其機之先見而讖語忽出諸口耶平居
偶作稿不一畱獨存此十章意謂三十年來不能已於

嶼山甜雪

卷四

雲驥莊拾遺草

志

言者恐子女幼小久而失貞故自述其事以待成人時
知其母之甘苦備嘗邪或者存以勗余爲忠臣爲孝子
毋忘糟糠之舊邪抑或者離形之驟而不及自燬邪嗚
呼傷哉夫巾幗誠不以文字重亦不必以文字傳第其
意清真其音淒切余不欲沒其素常故略敘其大概竝
付諸梓以乞當世士大夫先生俯采擇之俾賜如椽之
筆以光泉壤存歿均感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五月
寧鄉黃立隆識題集詩富陽董公邦達曰循吏稱三輔
仍聞壺德兼錦機調玉宇琴閣贊銅籤朝露晞花徑淒
風咽鏡奩沅湘流恨遠歌些罷筵占常熟蘇公去疾日

赤縣張京兆豪情世所知如何畫眉筆翻寫悼亡詞掩
帳濃花夕空齋夜雨時不眠應到曉輾轉泣遺詩荆溪
儲公麟趾日紫陌花光風雨催珊珊無復遶苔階完人
不愧湘蘋職贖句猶驚詠絮才三峽魂歸隨恨鳥一生
心苦問寒灰神傷奉倩君知否淚盡當年玉鏡臺大浴
柯公瑾日鑄傳遺帖復臨書淚染霜毫想欲枯漫以多
情疑奉倩由來有筆似班姑文林雅頌香奩句畫閣仍
懸百子圖祇是琴堂絃柱冷何緣鶴馭偶仙鳧晉安林
公守仁日聯詠深閨筆墨香最歡娛處最悲涼蘆簾紙
帳孤燈夜更復何堪憶孟光閩縣陳公燮日魚軒佐政

嶺山甜雪

卷四

雲驥莊拾遺草

九

幾經年鴻案聯吟每竝肩鍊得藥成奔兎窟痛將盟負
隔臺泉秋絲添壓潘郎鬢春絮吹零謝女箋字字鮫珠
留點血定知開視一潸然上海曹公錫寶日爲讀江郎
賦因憐謝女才流芳餘翰墨遺挂冷妝臺腸斷華年逝
心驚落葉催莫疑頭白早摻篋儘堪哀最是難忘處重
泉別恨深風塵千里夢甘苦十年心莊岳何堪擊柝車
豈可尋俸錢他日好終自想遺音新建熊公爲霖日蓮
花瓊瑤見天身玉屑蘭香落世塵收拾零殘餘粉淚悼
亡新稿哭安仁髮髻才流侍北堂耽書偏愛雪花香衣
箱賸有迴文錦壓線牽開與恨長南北奔喪血淚枯慈

韓孝翁變江蘆調羹空憶當年事霜結寒吟字字珠宦
隨蘭署十餘年還賦梁鴻廡下篇玉案可憐塵土骨月
酸連理叫啼鵲侯官李公廷欽日暫別還成永訣期誰
憐針筍遺夫詞只今夜夜瀛洲月翻似深閨鬪淺眉撫
卷何如織錦圖平生忠孝一心俱莊前雲驥山頭石爲
道重泉尙望夫晉安郭公貢許日半世艱難七字詩筆
端和淚共淋漓祇今彤管增新詠一幅南陔華黍辭漢
陽蕭公匡日見說媿光隱瀛洲百草寒衙齋春寂歷參
斗夜闌干檢餘詩句回風借羽翰不堪丹旆影迢遞
入江灘白馬灘聲轉冷冷向耳悲故園驚落葉殘月照

嶺山甜雪

卷四

雲驥莊拾遺草

十

虛帷七字傳悼史千秋作女師此生復何恨况乃有佳
兒孝感胡公紹鼎日南經白馬灘卓哉生賢媛君子勵
事業所託志已伸道路日修阻感時而思親至孝率天
性成家見本根此意當不朽畱以勗後人寒月照新土
朔風吹片雲遺詩身後出讀之良苦辛幽蘭在空谷啟
心祇自薰長沙羅公源漢日秦簫淒斷舊音聲贖草無
多劇有情自是降真回上界誰知夙世占詩名十年佐
政勤劬在七字流傳感慨生白馬灘前還屬耳可能遙
夜警雞鳴長沙羅公裕遠日迴腸淒斷江淹賦淚濕蘭
幃承訣期十載風霜勞內助一生心事在遺詩魂依燕

北妝臺月夢冷湘南玉樹枝他日史中傳淑則名齊鍾
鄰可堪師長沙劉公校之日閩範由來匹孟桓花封月
關隴江寒餐蘭佩芷風猶在詠菊銘椒墨未乾一卷遺
編傷化蝶卅年愁緒悵驂驚重吟繡閣知何似聲繞濕
浚白馬灘長沙劉公權之日寶發無光素旒旋琴堂誰
共理朱絃秦簫縹緲留遺韻謝柳低迷賸彩箋淚化瓊
瑰驚此日名書彤管重他年香奩應補離鸞操曲奏青
城紫府邊醴陵張公邦柱日清吟肯與外人知底事流
傳篋裏詩應是精華難泯滅故教神物爲呵持迴文錦
燦蘇娘字飛絮風生謝女辭鄉路欲歸歸不得迷離猶

嶠山甜雪

卷四

雲隱在拾遺草

三

切蓋臣規詩中有故園未卜重歸日比翼鴛鳴錦水波
待擬鵬程易蓋臣之句
十年冰蘖飽經過班姬自解裁箴史鮑婦猶聞卻綺羅
白日彩雲看易散秋風紅豆怨偏多鸞絃罷御清音渺
奉倩情鍾可奈何湘潭張公世淥日內則芳徽杳莫攀
珠沈碧海玉埋山詩吟柳絮香分謝史續蘭臺豔是班
三十年傷新歲月四千里憶舊鄉關楚南燕北成幽夢
佇望秦樓彩鳳還鼓盆聲斷憶當年余於癸酉會又見
有悼亡之作
檀郎淚泣然花縣何人簪寶髻琴堂無伴撥冰絃芙蓉
帳冷畱遺挂孔雀屏封護彩箋他日輜軒到瀛水定將
列女傳中傳湘潭劉公亨地日才同謝女正華年官閣

酬詩好竝肩豈意白炊占旅夢空畱血淚染雲箋花開
滿縣簪誰鬢琴撫中宵慟舊絃素旒飄飄隨逝水瀉江
月落意愴然湘潭羅公典日日出秦樓漸曉時東方千
騎怨歸遲竟牀花簾經秋覺拂地湘簾有月知每以通
家聞淑德轉從殘篋見遺詩瀛洲亦是傷心地莫更登
樓悵別離衡山文公光朝日空幃遺挂落香塵餘韻猶
傳蘭蕙身北帝招魂修女史黃庭參座竝夫人吹殘葭
管三更月望斷梅花萬樹春閩範何須同譜譽紫泥書
降登 楓宸祁陽陳公繩祖日雲路鸞車杳秋風總幕
寒珠璣遺墨在冰雪蠹魚乾萬里魂何倚三春夢忽殘

嶠山甜雪

卷四

雲隱在拾遺草

三

辛勤勞內助廿載共郎官曉月思妝鏡孤鸞失後期家
風西肅穆仙馭已迷離白馬灘聲咽黃山蕙草悲可憐
荀奉倩淒斷鬢成絲李公超以下四人日閨中寂寂歎
失其縣貫
娉婷林下高風遜典型莫道幽光潛不見至今人在說
湘靈陳公朝礎日大家風已渺今與古人儔弱歲悲吟
蓼寒門笑借糧事姑如奉母佐讀更持籌省舅江塘暮
從夫澤國秋十年辛苦盡千里夢魂悠燕冀重來地蓬
瀛何處洲藁砧暫離別殘月忽颺颺七字絲珉石哀聲
起暮楸王公有格日巾幗能文章高下調律呂作史詣
班姑焚香迓天女三復幾斷腸所遇良獨苦至性感鬼

神寸心具今古吁嗟日難逐況乃天難補已矣更何云
瑟瑟悲風起有鳳挾飛鳴求鳳越道左慷慨紀生平謂
當示來許瑤池頻西望帝子降北渚桂酒與蘭漿持以
酌黃母李公宗寶日九歲顛連失恃時蒹葭深幸託奇
姿魚軒燕北重來地仙路瀛洲永訣期故國祗憑千里
夢斷腸總在十章詩他年女史收鍾郝淑德如君亦可
師

嶽山甜雪

卷四

雲驥莊拾遺草

七

戴衣仙傳

戴衣仙女史名珊衣仙其自號也浙江烏程人烏程之戴自前明工部員外郎大禮始顯至本朝翰林院侍講紱遂為望族衣仙父懋由官醴陵縣典史與湘潭吏部主事致仕梁君溶交最篤遂以衣仙字其子季脩衣仙幼嗜書史能為古近體詩其於長短樂府尤稱閩中獨步歸梁後梁故中湘世族家素封季脩亦耽吟詠唱隨之暇益肆力於古今作者適同里張紫峴老人九鉞內嵩少歸主昭潭講席衣仙遂執贄為詩弟子其刊行

嶺山甜雪

卷五

戴衣仙傳

一

之廡下吟詩四卷詞二卷皆所點定也後因家道中落季脩以貲得官衣仙隨任於湖北廣濟巡司非其志也然以詠絮之才助哦松之興或者不為造物所忌得以白首相從齊肩梁孟乃年甫四十遽先季脩二年而卒時嘉慶戊辰仲夏也余自髫髻時即聞衣仙詩名其後往來湘上未及以姻家子登堂請見先兄花耘則既見之矣且跋其集今花耘下世又二十餘年遺墨猶存讀之益增感喟其詩詞之佳妙紫峴老人稱其善寫性情出入香山劍南玉田夢窗之次自抒胸臆若行所無事者花耘以為煙江坐空闊星火望冥濛雖浣花翁登壇

不過如是皆確論云論曰嘗閱吳興閩集有吳淑姬陽春白雪詞五卷家叔陽評曰佳處不減易安居士衣仙適與淑姬同里其詞之佳亦何讓易安始信菰城茗雪鍾毓特奇夫陽春白雪楚聲也淑姬以之名集廡下賃春吳故也衣仙以之成吟則吳楚閩情千里昭合皆詞壇佳話又何易安之足比哉

梅影集

余作七室陳梅仙梅影集序曰梅仙喜讀古名媛詩而不喜自為詩既歸虎癡後頗有意學詩虎癡又復頻年外出無由質正其是否間有持縑素索詩者梅仙輒為

嶺山甜雪

卷五

梅影集

二

臨古篆應之詩非經虎癡閱定者不肯以隻字示人故于歸四年所存止此然其中尚有經虎癡改竄或全首代為者非盡梅仙手筆也於其歿後收拾殘藁不忍棄遺因思古名媛詩之存者不必多亦不必盡工班婕妤蘇蕙詩雖工團扇迴文二篇外未見他作管夫人以墨竹名世名媛詩歸所選止畫竹一詩亦未見佳妙梅仙篆書頗有傳者詩之多少工拙不必論存此數篇以慰其學詩未竟之志并以友朋投贈虎癡之作與梅仙有涉者附錄卷後而以諸城王香杜夫子新化鄧湘舉學博所撰小傳墓志冠於卷端總名其集曰梅影若曰此

特梅仙彭子云爾又作篆經圖序曰梅仙陳氏武陵將種也年三十歸虎癡爲第三娶婦在室時女紅鍼繡之餘喜研朱樨秦漢璽印于歸後以縑扇相索者甚衆虎癡時自關中歸得金石碑版數百種爲三長物齋長物之一謂梅仙曰摹印雖工於書法無當也蓋棄之而專攻篆學夫六書之法在古人爲小學在今人爲絕學矣閩人弱腕彷彿冰斯當不爲識者所誚因檢行篋所藏自琅邪繹山以下凡三十餘種盡以付之梅仙性既篤好用力頗勤居恒埽一室蘆簾土銼間或作擘窠大字或作簞頭小書日恒盡數紙無倦色虎癡既久困不能

嶼山甜雪

卷五

梅影集

三

達其相助之志然好與當代名公之流寓湖湘者以文字相接故索梅仙書者益衆梅仙嘗謂昔人學書多寫梵篆以書者可以養心而觀者不致褻視非特求福田利益而已爰取心經手書一過而以唐刻佛像及貝多葉各一置於前復取唐人楷書心經用代釋文而縱陽闕雲山翁名畫手也適作篆經圖見贈命工裝池合爲一冊虎癡素簡易入寺不禮佛而梅仙亦藉此學書非佞佛也又作香雪閣遺篋序曰梅仙在室時女紅之暇能作丹青花卉及歸余家始學爲篆見余與四方朋好以詩文相投贈又欲學詩見余兄女葆儀善琴復欲學

琴余皆止之人生絕藝博不如專詩畫琴書兼工盡善雖偉男子不能也况篆學既精幹架筆力猶其餘事貫通六書之學方識制字本原老師宿儒皓首不能窮其底蘊多奚爲也梅仙從此專力於篆惜年壽太促四閱寒暑遽爾天折所書楹聯齋額不下數百十紙脫手輒爲友人索去梅仙亦不甚惜檢點遺篋褪筆如束筍而篆書之存者止此裝池成冊題曰香雪閣遺篆俟達兒長以付之

霜月吟

余作錢蘅舫女史霜月吟序曰丹徒女史錢衡齡從九

嶼山甜雪

卷五

霜月吟

四

品樸齋先生璽之第三女也適武進劉晴嵐少府璜之長子上舍子需次武陵上舍負才未試擊女史隨侍七載篝燈佐讀相得甚歡道光甲午少府卒踰年上舍又卒女史孑然無依乃屠其翁壻於武陵而歸依伯兄雨蒼於長沙有二子鳳祥甫三歲磨祥背父生居無何雨蒼亦卒遂與寡嫂季妹同依仲兄松友其長姊夫黃本驥素聞女史嗜書史自樸翁棄官後流寓湖湘隱於畫其閨教之能識字宜也而不知其能詩丁酉夏初將之龍標見婦奩中有孀居感述十二絕句詢知爲女史作大奇之謂柏舟言節以矢死靡他一語盡之而

女史乃演之爲三百餘字首首同意却首首換意構思之深曲乃如是耶如曰明知永訣會無期夫呔時驚屢啓扉架上殘書壁上詩恰如暫出未歸時却怪無憑顛倒夢逢君偏作等閑看愁緒似憐人寂寞方纔撇下又招來用意措詞皆未經他人道過又如未敢偷延別後春憐兒反更惜微身非卽託孤寄命之君子人耶得訴離懷休道苦封書和淚更何妨非卽窮民無告之鐵板注脚耶人謂女子之能吟詠者未必通經要其情真語至卽與經通今女史之詩與兩子輿氏之言暗合亦其驗也因謂其姊曰是可傳矣因索觀他作存者不多偶

嶠山甜雪

卷五

霜月吟

五

書一事偶詠一物無不以柏舟本意貫注其中橫見側出並無一語雷同始知構思深曲固由慧心而其得力於書史已非一日其可傳者原不在多由此而進亦未必不能多多益善也爲摘感述詩斜月滿階霜滿地句名其草曰霜月吟攜至學署付梓以傳一時見者莫不曰元遺山謂有情芍藥無力薔薇未免小視女郎詩矣并以題詞諸作附於卷首云

青崖道人傳

青崖道人姓黃氏長沙寧鄉人原名河鑾字敬輿後更名湘寧青崖其號也弱冠爲名諸生家中落以謀徒自

給屨舉鄉試輒不第娶楊氏無出竟絕嗣中年棄舉子業習老氏教飲食男女悉屏除長齋粗粒甘之如飴嘗衣一布袍暑不袒不浴寒不裘褐夜則露頂披衣跌坐達旦冬雪盈尺夏蚊成雷不設帳具或問之則曰吾夜坐時元光如炬自頂門躍出周身熱氣蒸蒸日上寒暑不能侵蚊蚋不能近何用衾幃爲行之幾二十年顏色益豐潤未嘗一染寒熱疾人益異之道人曰吾道果成將與闍羅王拱手所未踰者一門限耳駐顏却病其餘事也世所謂尸解坐化皆修道未成自墮惡障非真人也真人皆不死嘉慶十三年將游羅浮訪抱朴子有同懷

嶠山甜雪

卷五

青崖道人傳

六

兩弟先客羊城共止之居歲餘於十五年正月寢疾數日死於粵時年五十有七其從子本驥曰道人與驥同會祖爲諸父行平居嘗勸人學道至闍羅孺臧獲偶語輒正色曰若所言者吾道中功行也後輩竊笑之道人曰汝等勿笑我誕將見汝等生而死死而復生道人固無恙也今道人死且三年矣豈真人不死之說果荒誕無稽耶抑道入所謂一門限者竟不能踰亦如尸解坐化者之自墮惡障耶否則道人固未嘗死特以冥然寂然者掩世人耳目耶是皆未可知也道人性孝友事其父廣文先生年五十承歡如孺子撫諸弟暨子姪輩喜

怒不形於色善岐黃求者無不應謝以金不受又善堪輿顧其說與世俗地師多不合疑信者參半道人不置一辨也嘗芒鞋簪笠擇地萬山赤日中改葬先世數棺至今馬鬣纍纍談地者猶議其僻云

僧竹軒傳

竹軒名本照字印雲湘潭董氏子自幼入等覺寺薙髮爲僧不事經梵嗜爲詩嘗從劉賓門太史游詩益進先君子客潭時往來甚密寺故饒香火贊竹軒好以蔬筍餉詩人坐是日窘太史及先君子謝世後竹軒遂遊南嶽住祝融峯頂暨拂稱方丈師凡幽巖邃谷虎豹蛇虺

嶽山甜雪

卷五

僧竹軒傳

七

之所藏雲蘿之所翳樵牧罕到者無不有竹軒趾跡焉遊數歲歸主懺心寺既又主善化桐溪寺曾賓谷廉訪以兩淮都轉遷長沙下車卽問竹軒所在蓋歛人黃心菴曾選其詩屬廉訪物色之也余馳片札招至竹軒戴破笠曳長布衲衣闐然直入廳事門者以何物野僧喝止之余爲達其名遽延入談及海內詩人半爲舊好出生平所爲詩質之廉訪廉訪贈以詩有袖中出詩本要我定敲推之句旣而朱魯門方伯亦以心菴之屬訪之每入署必煮蔬共飯且有歸田結社之約招主北嶽外開福寺寺爲五代馬氏會春園故址前帶湘流有烟帆

上下漁舟出沒之勝後有古樟綠蔭數畝環以湖名碧浪菡萏菱芡雜浸其中境甚幽異竹軒爲結茅亭一所具脫粟燒芋魁集詩人開湘春詩社湘春者北關名也竹軒貌瘦削類枯樹根兩耳毫髮長徑寸目短視而好看詩或授以詩必以鼻端帖紙下上久之性善記史傳逸事叩之響應構思最捷鬪韻聯吟之會無先之者詩主性情不尙雕刻集名杯渡齋藁少壯老凡三刻一自選一南城吳白广選一方伯孫小雲谷選又喜爲長短句柔情綺思讀者不知爲僧語也近日長沙之寄塵湘潭之滌塵以詩僧名於身後皆其學詩後輩云論曰

嶽山甜雪

卷五

僧竹軒傳

六

竹軒一老衲子耳而嗜詩若是不猶愈於坐禪說偈指蒲團袈裟爲眞衣鉢者乎或乃議其好與當事往來然亦有以招致之非竹軒所當拒也余謂竹軒好名則有之遊朱門如蓬戶不足爲其累也嗟嗟深山窮衲數十年心力耗於無用之詩使復匿迹逃名孰從而知之孰從而信之昌黎之序石鼎聯句至今猶疑軒轅彌明爲神仙中人然當劉侯談藝時亦且癢不自禁稍獻其技若竹軒者尙近之與

書尼智參事

鳳凰廳太平庵比丘尼智參黔人姓鍾氏贈中丞傅鼐

家女侍也中丞女適長州徐止峯曰海鍾媵焉傅孺人無子止峯納鍾為筵事孺人及堂上翁姥咸婉曲得歡心翁姥孺人先後卒鍾侍疾持喪盡力盡禮止峯以候補縣丞隨中丞平苗疆勞績甚著授麻陽崖門丞兼管屯務嘉慶二十三年積勞致疾亟語鍾曰吾無子汝少而孀能死死之否則以牀頭金為歸籍資鍾大慟諾以身殉及止峯卒殯出之日鍾盛妝就縊有趙雨甸者傅戚也破扉入探之氣絕矣繞項帶深入分許結甚牢趙操刃斷之帶斷膚為之裂俄而氣大吼良久始甦瞠目長號顧趙曰公誤我矣趙屬婢媪嚴伺之鍾乘間截

嶼山耐雪

卷五

書尼智參事

九

人廬人思之為附主中丞祠值春秋祀智參必具麥飯楮饌親奠之余與止峯舊好今客廳城聞智參名造庵訪之未及遇留詩於壁智參感焉屬趙君代謝趙因述詩所未及事並出止峯所遺冷金牋屬為補書藏之法林用傳久遠初智參入庵挾婢自隨婢感其義烈願終事之亦披剃為弟子名曰心道例得附書

醉盤詩會

嶼山耐雪

卷五

醉盤詩會

七

太史序曰歲在攝提月逢姑洗風名明庶温應候於東皇星號老人朗垂芒於南極則有佳兒挺特誕生江夏之門好景芳蕤正值竹秋之節今年係長年初度遲盃流水曲之一旬前夕為望夕良辰次月滿珠圓之二日屏開錦繡門間瓠矢森陳地藉氍毹席上俎戈燦列集嘉賓於藜閣履如曳春申三千出英物於蘭堦氣可吞雲夢入九早知跨竈之異何俟著鞭且試醉盤之祥果先挈印岱宗之松雖小已具干霄礙日之姿丹穴之鳳方雛便有巢閣儀庭之致羨權奇之有種父匪牛醫信炳蔚之多文母占虎夢文彊再見還推行誼無雙魯直

重來又擅文章第一乃有南陽才子北海詞人雅會墨
莊千日之春醪共倒同揮藹紙七枝之香草爭吟謂盛
事當以圖傳而佳篇必須臚列駢羅百寶堆來瑪瑙之
盤秀發三珠寫入琳瑯之什昨歲犀錢玉果請散筵前
他時驥足龍文看徵軸裏盤以將頌真符多富多壽之
云詩可作聲試聽大珠小珠之落蘭坡先生詩曰丹山
萬里桐花開鳳羽翩翩毛瑤璣晨翔紫霧鳴賀世喜依
玉樹謝庭來赤文五色浴香水經年繡祿珍瓊瑰我來
摩頂識英物恰值醉盤陳堂陔忝為座賓醉綺席何以
酬之呈新裁阿郎看取提戈印他年定卜掌鈞台鄧菊

嶠山甜雪

卷五

醉盤詩會

十一

裳先生丹鳳吟詞曰小院桐花纔放鳳子探紅鸞雛棲
碧華堂深處剛被雨絲留客芳辰恰恰石麟初度百寶
陳來試他提挈記取持戈握印勝似曹郎拈彩毫展瑤
冊為憶犀錢玉果嘉賓四座都拋擲問醉盤新樣把蠻
牋細寫生絹橫擘撚眉吟就恐惹阿翁詩癖好是於菟
占夢異看他時應發一年一咏題此圖滿百李星門先
生詩曰昨歲慶元閭珠光照眉宇脫綳甫一週騰躍如
乳虎睥盤挈金印力足千鈞舉羣兒徒紛紛英風萬夫
沮龍文與鳳毛親串競欣許無雙出江夏三復非虛語
李茗漁先生侍香金童詞曰旖旎春深翠閣開瑤席看

濟濟羣賢欣畢集初度懸瓠佳氣溢試罷啼聲寧馨先
識展氍毹百寶堆來迷五色喜挈印提戈今似昔鳳羽
龍文真比得虎夢占時已傳消息劉笠庵先生詩曰弧
矢陳初度華筵斬水開無雙江夏望第一斗南推已試
啼聲異會摩頂骨魏吾家有月旦早識不凡才劉樸齋
先生迴文詩曰神明降嶽紀歌詩樹擬瑤林桂擬枝珍
異比堪王與謝人誰似此得佳兒毫楮染香花燦燦試
週初慶共傳圖曹郎列印提看早毛羽新成雙鳳雛皆
庭燦玉蘭同好秀吐雙珠瑞氣占懷入寶盤金印握佳
稱自昔勝丁添劉荻漁先生詩曰早驚七月識之無頭

嶠山甜雪

卷五

醉盤詩會

十二

角經年相更殊昨日黃姑方浸種今朝丹穴正將雛塔
前秀發看珠樹席上攜持對玉壺怪得提戈兼挈印初
生占夢是於菟劉湘槎先生詩曰有母系出御龍氏毓
得龍駒卜千里吾家慙愧無牢之聳壑昂霄誰得似乃
父汪洋千頃波競羨王家之復之快把煙樓加百尺穩
知撞破不需時族祖鰲詩曰造命全含太極圖化工元
氣與人殊中藏良異下安震定是吾家千里駒族兄本
杰詩曰戈印盤中列華筵試歲時鳳樓他日造莫負老
兄知先君子謝啟曰除是龍文方號渥洼之駿若非鳳
羽敢誇香水之雛湘南寄廡無家牽衣有子才殊謝遏

詎擬芝蘭質類劉琮應豈豚犬乃者桐花正放柳絮初
飛值三月之中旬爲次兒之初度俎戈列處影動紅氍
毹祿攜來歡騰翠閣猥蒙太史重荷同人繪出盤盂形
不辜乎五嶽光生瑪瑙寶豈遜乎三珠理洩瑤樞丹圖
畫就書編瓊笈錦罽裝成管城子脫帽而來毫鋒穎利
好時候披襟而至墨瀟淋漓瑀戈共寶劍齊輝玉笏與
金章並燦赤仄則五銖錯落朱提則三品晶瑩且也雅
什敲來新詞譜就聲隨擊鉢盡翦紅刻翠之篇體效雕
瓊皆滴粉搓酥之句瑤環瑜珥祝以佳兒虎豹麒麟呼
爲英物字分大小徽集腋以成裘寫徧中邊恍聚沙而

嶸山甜雪

卷五

醉盤詩會

七

爲塔遂使懸來堂上徹几席以生輝貯向篋中借琳瑯
而共寶此日啼聲乍試爭來溫疇之稱他時名譽無奇
恐負黃童之號慚惶莫罄感泐何窮右眸盤圖并詩詞
一軸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三月十七日余周歲之期外
家戚長戚聚於湘潭之碑市時先君子寄孥其地因會
於外祖劉賓門太史名元熙之靳江書屋分體聯吟者
凡十人二鄧一名枝麟一名枝鶴二李一名家聚一名
家耿皆先君子兩姨兄弟四劉一名亨臺一名亨堃一
名亨埏一名亨塤皆太史之子先君子之內兄弟也并
屬族祖名齋者取提戈擊印故事爲繪是圖圖畫白玉

盤一盤中貯金印太極圖各一仙桃二佛手一其右貯
寶瓶一內置戈磬如意各一又書一函金一錠分列瓶
之左右其左貯古藤筆筒一內置牙笏寶劍朱墨筆各
一又天然硯一金錢二分列筆筒之左右十人之作分
題各物及盤之脣趾徧太史撰駢文序之先君子有
啓謝焉迄今六十有三年當年吟侶余兒時皆及見稍
長已先後凋謝惟頑軀健在德業不修名位不顯有負
先德期許余五歲而孤每讀先君子大瀉山房遺集有
舉第二子詩云潦倒儒冠已誤身生男聊復慰長貧敢
言丹穴無凡鳥深望青箱有後人跨竈可堪他日遂懸

嶸山甜雪

卷五

醉盤詩會

七

孤正值好花新時壯丹啼聲試罷稱英物鑒賞何緣遇
太真時李茗漁即先君子亦未嘗不以充閭相望今寒
旣投老寄隱邊隅每閱斯圖輒增嗚咽彙鈔成帙置之
案頭不啻長侍先君子坐隅而在會戚長之流風餘韻
亦得親炙於垂暮之年是則莞莞在疚之隱念也昔道
光二十四年甲辰仲冬鮮民本驥謹識

嶸山甜雪卷五終

嶸山甜雪卷六

三長物齋叢書

片帆草

嘉慶甲戌仲春湘潭秦百二關主承綬講席先兄花耘
主乾州講席余亦主講辰郡三人同舟途次得唱酬詩
一帙題曰片帆草今百二花耘久已下世百二詩僅存
四首花耘詩存二十三首余詩存十九首彙錄成帙以
志存歿之感百二詩曰春水漲江綠舟行縹緲間蓬牕
拭遊目隔岸見青山此地幾人隱仙緣終我慳高歌懷
杜老訪古興能攀右過銅官渚用杜工部韻江春夜流月天空收積
雨遠火下漁舸隔林響樵斧濁醪浥湘醺清茶烹的乳

嶸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一

談諧共開襟消盡愁千縷五溪隔楚西遠涉重攀林膽
被逆灘浪魂消蠻嶺岑歲歲此行役擬險力不任夜深
思故鄉夢繞家山陰右野泊雷霆戰鬪白日寒劍戟森
立青巒吮洪濤萬丈走光怪辰江湧出清浪灘漲天雲
岫夾灘瀉水石爭衝氣不下石迎水搏立青猊水駕石
奔馳白馬舟穿石罅衝波行水石鬱怒威猙獍颺颺一
派風火聲百丈纜牽千篙撐得寸上寸尺上尺十里灘
盡波始平波雖平心猶悸瀟湘千里流無如此險地其
險也如此胡掉扁舟至既非南征馬伏波亦非西謫龍
標尉依人強作登樓客千里蠻江勞跋涉鷓鴣聲裡憶

故園茆屋梅花春釀熟右過清浪灘作花耘詩曰綠湧天無際

層波渺渺間乘風來一葉流夢過重山檣雨花飛澀江

春柳破慳銅官雲幾疊翹首遠難攀右過銅官渚用杜工部韻春風

吹客醉村酒不須賒曠蕩心如水艱難鬢有華壯懷雙

劍冷離思一帆斜迴望湘流渺寒聲走白沙右入喬口用杜工部韻

行藥勵巖苔踏石落洞乳日暮蕩鄉心遙天雲一縷我

家負湘郭環以嘉樹林春風瞥然至吹綠林間岑擊檝

去鄉國悵望情何任撫琴不成弄哀猿曉夕陰右次百韻

春風碎客心吹作橫江霧隔斷舊山青溟濛天外

嶸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二

樹懸魂香草中千秋人不遇一杯醉江波喝月流不住
右沅江別淚灑湘雲萬綠搖竹箭愁絕鷓鴣啼扁舟去
鄉縣朝聞江水吞暮看江烟變回望舊家山蒼茫總不
見廿載片蓬飛曳風鳶斷線性命波濤輕生死鯨鼉戰
印爪笑泥鴻歸心慙社燕此行又偕君依人磨一硯縑
帛慎勤裁丹鉛休告倦登牀杜甫狂洗足馬周賤誰能
測延津掣影躍秋練况我蹋蠻山破碎雲千片狎鳥恣
啣啾撞花空婉變芥蒂雲夢胸模糊廬山面何時歸舊
廬對牀契夙戀右入沅江攜手踏燕臺漏聽銅虬箭歸
來各紛飛同開儼隔縣君才健於鷓鴣盤空翻矯變瓊榻

擁瓊湖風雅翩翩見憶昔角馳騁流霆閃飛線辟易干
後鏡雷雨昆陽戰嗟我坐盲聾旦夜判蝠燕毫禿狂毛
管墨枯鸚眼硯蠻府拜參軍蠻語耳聽倦吐茵誰耐狂
扣角自鳴賤此別慘難摹莫剪半江練江水咽離愁激
盪不成片雷人風打頭孟婆亦婉變又詩聊撚鬚暖酒
且熱面秋帆盼同歸倚閭慰遙戀右疊前韻答賀蕉片
農風齒見贈之作
帆飛挂洞庭烟水影山光盪眼前點浪桃花紅未了過
江柳色綠無邊課牛曉甸來龔遂步馬春街避鮑宣却
笑清風仍雨袖虛名傳得宰官賢右贈陳楓階
大令宸書作衝碎湖
心雪抽帆坐森然舊山青斷楚遠水白環天旅夢懸千
嶼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里春寒聚一船朗陵在何處雲外幾絲煙右天心撫劍
湖雪泛
忽不憚行行去舊里散髮掉扁舟衝風一葉駛巨浪撼
愁飛頽雲壓天圯狂蛟又阻舟十日九齟齬蕭颯天心
湖慘澹揚幺壘宋鼎昔偏危草竊亦睥睨背危不飛來
安能靖江汜搖湖卷草旗青青千載指卷旗湖上草名
傳是岳侯靈蹟
對此感茫茫扣舷歌未已蹤跡大海萍浮沉渺無淚
濕阮途窮爨冷梁麻噫倚市邯鄲倡被酒來作使撥雲
叫明月一樽吾醉爾太白杯猶生伯牙絃已死去年京
洛歸到門笑投止長揖入邊幕將軍大樹倚唱斷武溪
深毒淫澹清泚吹角夜無眠鶴孤秋不弛膽碎盤馬聲

身翻射鵰勢徑欲終投筆何妨誓折矢狂語駭湖波簾
盪舟難艤湖神倘我憐怒顏應轉喜傍晚風竟平拖練
淨無滓更呼瑤琴彈庚庚裂橫理湖上青峯青知音究
誰恃右過天心湖用王陽明
先生天心湖阻風韻流水依然幾曲斜東風吹
綠柳鬢髮九年夢斷仙源路今日重來問酒家右武陵
酒碧亭
壁輕帆吹挂桃源春紅霞壓岫花飛津三千年來問流
水我亦當時洞裡人結茆記得緣巖隩半枕幽泉半林
陸行吟未擷楚臣蘭別淚不彈湘女竹長城築怨官築
愁逃遁勞曾脫赭服雲水一區天外源亦疏蕪穢鋤田
園不見高池龍壁碎詎知蘄澤狐篝喧吁嗟海上童男
嶼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集徐市漂流去鄉邑蜉蝣島外片蓬飛鼉鼉波中扁舟
入眷屬何如家此間擾攘浮雲任往還重瞳離逝烏江
水五采龍遙芒碭山四塞况經黃霧見閨位鼉聲噪赤
縣銅臺歌伎悲曹瞞玉塵蒼生誤王衍世上滄桑幾戰
爭山中歲月無更變千古萬古煙雲深蒼茫隔斷桃花
林卽今商山起園綺如此仙源誰去尋右桃源行用
王右丞韻
飲溪渴蟒蛇鱗送躍立墓石屹不動溪上山如盤蛇
則有石名蝦蟇陡看
轟鐵撐青天窅闕哈呀嵌破瓮鏡痕頗訝神磨錐斧跡
全消鬼鑿空虬螭掣攪蟠幽宮風雷吞吐激陰洞瞞天
參差一帳高凝乳時聞滴碎澆我來停船傍石根闌首

不敢恣嘲哂阿虎肩扶梯層巔趨捷雙跌躡飛鞚挂樹
落日圓傾盆插雲遙峯尖裏糗危橋空跨山半腰絕壑
俯懸壁一縫岩堯崇煥三神祠煙外泠泠搖鐵鳳踐窟
忽驚巢鶴唳窺林怕有山魃閩仲仲歸船擁被眠髣髴
神官導儻從悄然拉坐寶石間頓遣嶢嶢化牖棟眺游
攀險雖我豪骭髀驅飢亦我痛再拜覩縷將申詞春枕
灘聲悸破夢是夜所夢如此湍花滾月蕭蕭流踞船橫笛疊三
弄右過石寒翠落層霄稜稜抽雲骨流影到蠻江一片湘
天月右明難風吹我毛髮寒癡雲冷墮青巉屹平生膽
碎江湖險盤盤又上蠻溪灘萬石咽水水亂瀉一纜失

嶠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五

勢千丈下何異猿啼出峽船灑灑騰空怒如馬曩聞轉
漕師南行頑根稚斷千猱乾隆乙卯平苗會鑿險利運乃斬蛟鯨
漏蠢蠶歎風欲浪鳴有聲伏波祠飛壓石破支危尙賴
餘威撐誰磨快劍盡刻斫綠淨一溪春水平我來沂灘
了不悖開拓心胸要險地畀兀片帆翩然至驅鱷未敢
當韓豪射虎何妨呵醉尉却笑髯秦老作客吟摹萬險
愁遠涉艤舟且買灘頭釀澆君一醉春風熱右清浪灘次百二韻
壺頭矗立雲濛濛四環冷翠吹船篷豁然聚米拓形勢
終古新息畱英風烈士晚成四七際羊裘皮袴何恢雄
白帝公孫井蛙噪天水上將丸泥封遨遊二帝不苟合

洛陽奉使真人逢南盪交趾北抗虜駱越鼓鑄銅馬銅
勳業不藉椒房貴圖畫那用雲臺崇被甲據鞍示可用
壯哉征蠻矍鑠翁貔貅大眾壺頭進要制蠻命腹心攻
鋌險利戰在神速寧假迂道潛由充炎氣毒蒸土疫死
天阨良非人謀窮曳足蛇窟耿颯爽裏尸馬革垂精忠
未論心跡論成敗西域胡賈讒誠工上書縱賴訟朱勃
飛謗何能排梁松不觀希範據五代控馭谿崗殲獠獠
一柱銅鑄錦獎界猶繩祖武銘其功二千餘年陳迹掃
巖關阨險開辰龍風馬雲旗想來去怪鳥呼烟猿嘯空
鐵笛橫吹武溪曲斜陽倒挂山椒紅右望壺頭山斷斷青山

嶠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六

骨梯雲拓郡樓人煙棲樹冷客夢咽灘流又踏五溪水
來停千里舟數聲邊外角落日挂壺頭右泊辰州去年我來
遊獨卧五溪堡今年又攜君同踏五溪道傷哉貧驅人
身世混狴獠酸風冷雨中坐令光陰老舉頭望湘雲一
白橫天杪臨行身上衣線跡縫顛倒慈親定倚門雙眼
倦遠吳大婦縑徒織中婦素空擣無米事晨炊何能矜
手爪縱不節禁煙定亦爨斷燎蕭蕭郭門骸繫繫鬚蓬
葆燒紙嘯孤兒澆飯走村媪草荒先人坐迢迢廢拜掃
羨此蚩蚩氓其鬼尙宿飽瑣屑煎中懷百憂來悼悵客
臆手一編勉旃共追討右辰州寒食示虎癡高植酣酣蘇春陽煙

綠飛送山一房虎谿先生絕可笑抱經坐破藜根牀炯

炯光吐鼻端白稜稜氣躍眉梢黃幅巾試作鸚鵡舞要

君學癡先學狂閉關一編伴侶陽蔬笋厨冷如僧房歌

聲有時出金石筆花捶落銅琴牀天與男兒好身手徑

須飛劍師中黃生斫乖龍縛饒虎跳盪一吐書癡狂

右和虎癡至虎谿書院韻二首舊塢扶藜到衣冠碣像存宗風繇西水

餘緒勦寧藩朱陸雖殊派王蕭得及門虎谿今樹學百

代仰淵源右虎谿書院謁王陽明先生遺像先生自龍

夫蕭瑀子玉及劉易仲等游其門寺旁石有杖藜塢三字先生題也石今無存余詩曰一水送

遙碧銅官香靄間烟波催客艇風雨別家山望遠愁難

嶺山甜雪 卷六 片批草 七

豁懷人夢亦慳垂垂江上柳征路忍重攀右過銅官谿

到此沅湘合客遊程尙賒浮雲畱別夢流水惜年華雨

過岸花動風來津柳斜汨羅春未遠騷屑讀懷沙右人

用杜工部韻汎楫去故里移舟發長謠絕壑澹夕靄紆途來

幽鷺烟農耕隙地蚤晚思沃膏餐藜已可樂無事浮名

高右遺放舟湘水春遙望湘山雨林深不見人隱隱聞

樵斧听草綠未齊山鶯嬌欲乳停橈試問津炊烟來

縷炊烟起何處疑是桃花林不見林下屋空餘烟中岑

凝眸久竚立咫尺情難任便欲捨舟去抱甕師漢陰右

泊二辭家已三日鄉心寄湘霧春水洞庭船落日潭州

樹推篷縱遠矚偶與青山遇移家欲卜居沅水流不佳

右沅江道中挂席趁春曉疾若離弦箭朝發大浦潭莫宿沅

江縣我聞山水鄉烟雲旦夕變小舟如車箱閉置不得

見酒篷雨千絲漏罅天一線鴉軋櫓枝柔力與波聲戰

同舟三兩人促處泥窠燕往往唱新詩草草具筆硯市

米晨炊遲攤書午睡倦諧談雜僮僕箕踞齊貴賤推篷

一欠伸到眼銷素練風吹野菜香水漲桃花片狎浪無

樊籠鳧鷖亦婉孌遙岑擁髻螺隔林窺半面送綠到船

腮境過心猶戀右人奕奕鑑湖英南金與東箭中鵬疊

必雙聲名滿鄉縣乃兄固龍超謂藕耕之子亦豹變我

嶺山甜雪 卷六 片批草 八

忝車笠交登堂母互見同著遊子衣縫盡臨行線今朝

泊喬江風雨蛟鼉戰刺啄訪高齋翦韭畱歡燕子擁瓊

湖瓊我寄西水硯中途一以遇談笑情忘倦依人氣骨

柔索米文章賤牛鐸引黃鐘羊裙書白練讀罷起三歎

愁來結千片汝我總角交倏忽非婉孌功名不蚤成蒼

老到頭面欲長英雄心勿爲兒女戀右疊前韻春風吹

湘船剪綠去故里兩日到沅江風利帆頗駛入夜波喧

脛齧岸岸欲圯生平逆旅中所向多齟齬賴有掌上杯

澆我胸中壘雄驅怒馬奔氣壓狂蛟晚賢侯陳孟公謂

大令擊舟繫江汜招邀入縣齋飽饌動食指滕六忽作

威信宿殊未已雪霽風稍平解纜解水淡詰日過天心
叩舷發長噫我輩千金軀忍聽饑寒使衣食能幾何行
役艱乃爾辭家歷甘辛涉險輕生死心隨社燕歸夢逐
沙鷗止迢迢望辰關銅柱參天倚勛業葉辭條古今萍
泛世世事原變遷男兒擔敢馳我今游五溪努力趁風
勢講學仰陽明虎谿書院爲先生講學地入聖路如矢道岸誰誕登
汶港戒勿艤歌罷湘水平同舟皆色喜帆輕翼微湍練
淨無纖滓險夷係寸心安危有定理波濤無處無忠信
差可恃右過天心湖用王陽明先生天心湖阻風韻十年曾踏道吾山萬山
人道吾其夢裏林泉日往還一笑逢君桃滿洞何時移

味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北

任此花間我是漁人黃道真扁舟又泛武陵津讀君書
稿尋前路風景依稀舊日春右題郎萬山桃源圖二首洞口桃花春
復春漁郎去後誰問津典午經今又幾世武陵猶自傳
秦人田廬阡陌依崖隩鷄犬桑麻散平陸鋒鏖會無待
鑄金簡篇猶有未焚竹一家眷屬去西陲終古雲山閱
南服世風淳薄既異源出山却笑綺與園眼中但見子
孫長夢裏不聞車馬喧築城當日丁夫集親故幾人家
舊邑閉關不許客重來尋踪恐有征符人此中天地亦
人間籬落惟容雲往還我來又在漁郎後一溪紅雨圍
春山神山市世所見異境何常隔鄉縣好事人推高

尙劉談天我笑荒唐衍山中歲月古今同世上滄桑秦
晉變回頭一望烟水深千樹萬樹花成林黃髮垂髻仍
似舊何須世外勞追尋右桃源行用王右丞韻蠻雲破碎山風送
飛塵懸巖巖石動憑空壁立三十丈當脊橫穿如臥甕
要將日月強相吞雷與烟霞闕補空豹斑駁落黏苔錢
鷺管橫斜酒乳漣屹立不受秦皇鞭回頭欲嚙造父鞵
南游我昔闖郴山萬石攢刺如剝糞青蓮華湧觀音巖
鬼斧斷開山骨縫振衣高跨百尺虹舉手欲招千仞鳳
雲宮七級陰風號刀劍森羅神鬼闕縱觀此石更奇險
一笑冠裳蟻奴從巖巖亦有觀音祠仰瞰飛雲出簷棟

嶠山甜雪

卷六

片帆草

十

攀蘿直上窮峩嶶躡捷頓忘腰脚痛手擲杯玦祝山靈
指點前程醒幻夢祝罷拜石石點頭一聲鐵笛臨風弄
右穿石次飛躡躡雲梯珊瑚風透骨一笑悟前身舉頭
花耘韻見明月右明白雨打篷篷臘寒辰溪兩岸攢嶺玩黃牛
白馬不足數天險乃有清浪灘灘流卅里直一瀉扁舟
倒壓頽波下健兒斫陣在快便篙師使篙如使馬千氣
萬力舟稍行當頭一石尤猙獰石與篙搏石不勝噴沫
怒作鯨鼉鳴篙師瞪目不致瞬翻身屢跌猶支撐須臾
出險一迴顧牙爪紛孳感未平我乍過之心膽悸如此
溪山非樂地峩峩壺頭參天青伏波會爲南征至饑驅

我輩來浪游頭銜未署蠻軍尉安得歸家長謝客魂夢

不知愁跋涉一杯試酌難頭水冷然洗我中心熱右清

次百倚劍來千里思親隔萬山未能輕險阻如此尙鄉

關客路灘聲禪人家虎跡間門閭勞望眼秋棹卜刀環

右泊蕭蕭高踞碧峻嶒如此堂階未易登開戶嶺雲晴

滿榻隔牕山鬼夜吹燈齏鹽生計貧家婦瓶鉢光陰退

院僧好在見江亭上望蒼茫烟水一欄憑右至虎

遠客辰溪陽爲我十日留山房不須詩裡更傷別難得

客中還對牀春樹千重山月黑秋風一棹離花黃買柴

糴米作朝食菹羹共啜猶能狂右虎翁送花夢魂飛墮

嶼山甜雪卷六片帆草

瀟水陽縮地誰爲費長房何時共築三間屋到老同眠

八尺牀放頭睡到曉臆白起眼看時秋稼黃雞蟲得失

了不計自信齒拙非佯狂右叠韻

椰嶺紀遊

先兄花耘與巴陵龔雲濤立海同以能詩著名南城會

賓谷嵯憲煥陳泉湖南時有楚南二生行爲龔黃作也

花耘年未五十以廣文終雲濤差長以明經卒皆無傳

詩之息偶於舊篋中得椰嶺紀遊一冊蓋嘉慶甲戌秋

同修宜章縣志時作彙錄成帙以廣其傳雲濤重游宜

章詩曰十載登臺拜定王秋空一鷗又南翔慚無楚典

莫雞次喜有神風借馬當久別山疑逢舊友慣遊人似

返家鄉不知都尉當年柳故壘蕭蕭賸幾行先都尉公

立海隨侍今與花耘應陳固庵明府修志之聘感而有作花耘和曰邊陲拓地說蕭

王隋日荒淫羽檄翔五嶺雄分三楚盡入排險接一夫

當風謠採舊添閩史文字傳奇到海鄉遠樹連天鳴櫂

去秋雲千疊鴈聯行隋末蕭銑鳴鳳花耘夜發長沙曰

明星何搖搖行人起夜半營室無晶光離宮紛兩畔秋

風別室家安逃天所算駭女黯無言淚滴機絲斷癡牛

不縛輓瞳眼隔河看造父車奔馳王良策凌亂咄哉九

析津如船橫絕漢載我遠離愁夜越瀟湘岸鳴船生風

嶼山甜雪卷六椰嶺紀遊

瀟離夢半飄散烟宵空江空擁衾坐待旦鈎月忽墮水

遠聽荒鷄喚雲濤和曰久蹶絕塵奔百里九十半新婦

閉帷車農敢思越畔忽枉仲弓招迥出夏侯算橘洲別

阿連鴈影遙天斷藥幸聚糧充囊有大錢看十載迫飢

驅湘浮沉屢亂迢迢策女牛歲歲隔河漢又聯李郭舟

重泝空靈岸江寒秋已深月墮烟未散感舊悲山陽談

古恣月且欹枕夢未終渡口聞人喚花耘贈雲濤曰勁

翎凌秋捷翻鷁才氣推君最排冪平生兩脚千輪蹶風

霜飽鍊冰鐵貌自言將種骨相殊秃尾嘶風盤馬稍懸

河奔注捫蝨談廣座名流盡籠罩冲襟納俗仍圖融高

眼曠古獨精到山磨水淬生英思石裂金鏗唱雅調苦
心力真正始音一字不屑前人盜百年文獻缺莫稽瘴
嶺鶴書忽飛召走也十倍遜君才疆拉同鼓柳江權我
聞志邑如志國風土淳漓民則傲何事文藻森鋪張政
須緊嚴入典要元和郡縣徒胥鈔桂海虞衡僅詩料君
真肉譜追倉曹我未書癡半袁豹地理詎殫扶風長郡
國難窺馬彪奧來提鉛槧親編摩庶第甲乙佐棊校譬
彼拜將君登壇快屬囊韃逐塵纛推蓬一笑爲君謠雪
捲江聲吼萬竅雲濤和日魯連爪觜矜黃鶴到眼黃童
尤兀鼻摩天巨刃揮霜鋒玉山久識裴君貌綺年仗劍

嶽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三

東入吳盤馬彎弓時奪稍歐陽門下數晨昏嘉慶戊辰會賓谷夫
子陳果湘中與花起同遊門下意氣儘把羣英罩元方季方古云難令
弟虎不數雙丁與二到推襟送抱逐雲龍前喁後于賡
同調巴山漢水吾家詩豈屑元纖明剽盜陳蕃解榻遠
延賓茅容拜母同應召君才何止十倍丕榜人今夕歌
同權史難作志聞江淹紀月編年紛做做青芝赤箭雖
良材佳處惟須領其要龔黃並稱恰偶合韓孟聯吟豈
意料頭白我慚遼東豕文蔚君本南山豹魏收穢史有
前車相期同入古窳奧餓夫爲將吾豈敢魯魚帝虎差
堪校并陘旗鼓行前翰君高驥與大羸此行大屬文

字緣五石休嗤瓠無竅雲濤湘行雜詩八首曰天空一
鴈下高秋寒色依微壓橘洲十七年來春夢過江山無
恙客重遊潛蛟鼓浪白茫茫畫角吹殘野戍荒千尺芙
蓉青墮水秋風落日弔昭王烟痕下接水痕青烟水空
濛一鑑停秋蝶幾雙黃閭白曉風吹上岸花亭淥水如
油下醴陵山盤五鳳勢鶩騰天花臺上雲繚繞結習捐
除笑未能盈盈秋水碧於苔晒網漁村戶半開疎柳幾
株人待渡夕陽黃過板橋來江雲低壓石嶙嶙船上昭
靈勢若登到耳忽驚風雨驟灘聲疑帶驛樓崩人家多
住綠雲邊七二衡峯斷復連樓畔雲開山色見朝朝青

嶽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四

到縣門前又踏朱陵洞口秋賣薑踪跡笑沈浮酒狂擬
盡鄱湖水要取東坡傳率牛花耘和日帆拽秋江送客
風廿年飽卧一孤篷麓峯怕我添離恨避入蒼烟翠靄
中曉程江驛遞郵籤洗眼玻璃水一奩倒影昭山清鏡
裡片帆飛過綠雲尖層層塢影裏晴嵐遠水鋪秋瀉蔚
藍樹外青旗人賣酒半江落葉過湘潭花石城邊紅漲
天楊梅洲外綠吹烟泝灘一葉風催上快意何輸下水
船杜老曾題石上苔粼粼鑿石浦滌洞高吟新詠酬秋
水九百餘年我後來淥口涓涓水鬢脣醴陵秋色接湘
濱何時香冢尋紅拂不弔英雄弔美人斜日鴉翻社廟

前疎疎垂柳今堤烟空江翠墮衣衫冷人與秋山共
船離魂飄蕩水雲鄉高枕難眠舊草堂又被西風吹斷
夢送將秋鴈到衡陽雲濤望衡嶽二首曰鐵脚無因踏
上方帆隨鴈影轉清湘雄蟠楚塞環三郡高鎮炎荒祀
百王九面陰陽分向背半空雷雨下青蒼登臨我欲窮
滄海觀日還騎赤鳳凰雲海茫茫盡劫塵高空去地幾
由旬白衣未竟匡扶策紫蓋真同倔強人神禹碑難尋
舊蹟懶殘僧定是前身瓣香擬下靈宮拜霖雨端期壽
此民花耘和曰紫蓋飛擎七二旒蕩搖雲氣下孤舟嵩
恒岱華分雄鎮河濟江淮降列侯九面自蒸三楚雨重

嶽山甜雪

卷六

湘嶺紀遊

其

霄青塞一峯秋凌風欲拄仙人杖放眼南溟衣帶流遠
樹蕭疎楚塞涼芙蓉拔地染秋霜慙非宰相分煨芋恐
有神仙喚賣薑旅夢和雲吹縹緲行人隨鴈入青蒼鬢
眉素與山靈識茅屋居隣嶽麓旁花耘登合江亭讀韓
吏部詩碑次韻曰雲水契夙緣落手劬操左一鼓時圓
石蘚花繡碧唾踞江扼關鍵拱嶽森校佐林烟棲鶴鶩
擢火泊貶貨二水合蒸湘過斷橫流過飛亭冠其巔歸
然壓石挫碑嵌昌黎詩擎牙韻窘和綠淨語驚眸驪珠
耀五箇謫潮此昔經秀句出坎坳禹碑絕險探嶽寺關
雲卧道闡佛老關學紹朱張課嗟我世無名誰識伯休

那心警前賢豪膽振後生儒石墨南軒書推揚少流播
鼎鑊來親嘗枵腹喜充餓聯句難希郊嘔心敢效賀面
碣摠精誠鼓勇策憐情石氣潤生亭練光清照座一聲
何處鐘江雲忽打破回首鴈峯翔蒼翠滌無澆雲濤和
曰蒸湘燕尾分右滙折而左厥石狀肖鼓苔花凝紺唾
峻岫壓江雲荒祠祀漢佐雉堞排烟嵐魚鹽富泉貨一
亭踞層巔柱砥狂瀾過昌黎木彊人百折氣不挫詞雄
衰賴起語硬調寡和玉磬徹聲聲琅玕森箇箇征塗歷
艱虞奇文發坎坳磨牙猛虎行當道老罷卧誠通雲乃
開名存實可課我來秋已深俯仰悲無那道可闢老佛

嶽山甜雪

卷六

湘嶺紀遊

其

風足振頑懦未遘河北凶先罹嶺海播矧茲稷下生難
免翳柔餓墨尙欠劉父心徒嘔李賀譬彼苗與畚鹵莽
報農情古洞冷生雲石氣寒侵座事往等逝波一鳥青
雲破擬搦石墨歸袖拭蘚斑澆花耘題合江亭曰醜酒
江頭石離鴻遠斷羣亭皋空落葉今古此斜曛一鼓青
無恙雙流綠不分昌黎詩碣在搔髯望衡雲雲濤和曰
蹀躞西谿路空亭對夕曛殘碑指古樹危磴墮秋雲一
碧水遙合半黃林乍分高峯盤遠勢鴈影悵離羣雲濤
未陽中秋曰月光墮水水光生水月近與舟同行長天
萬里真如水常夜一輪無此明露霽空江添暝色蕭蕭

遠樹作秋聲銜盃菽酬佳節忽憶家園永少清花耘
和日倚間慈母隔清湘弟客辰陽我耒陽同此一輪明
月色分將三地照秋光橫江遠樹征帆渺渡嶺寒雲去
鴈翔醉枕船舷拚熟睡團團隨夢夜還鄉雲濤過耒陽
帶社工部墓日浣花溪水琉璃鋪瀼西故宅埋春蕪蔡
倫并畔晚作客青鞵白髮天南隅孤墳難破大雅死荒
城落日啼鷓鴣憶昔獻賦長安邸雲垂海立凌三都吹
臺懷古世莫測岸憤氣與常人殊范陽烽起豬龍吼六
軍駐馬蛾眉殂玉魚金碗弔廢寢棧雲隴樹悲窮途麻
鞋蹠躩見天子臣甫含涕隨班趨滿腔忠愛經濟手熟

嶺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七

精文選詩其餘滄浪評古雅未允白也李廣公孫吳周
公制作孰敢擬氣雄六代無黃初殘膏賸馥徧沾丐呻
吟無病嗟何須稗史荒唐幾笑柄十姨之謬同髭鬚嚴
挺之兒公所厚傳會欲殺胡爲乎襄陽耆舊傳須訂牛
肉白酒將同誣余生落拓走江海長鏡托命生計疎鍾
離一妹已黃土觀豐兩弟猶飢驅今雨不來衣變狗殘
杯冷炙酸辛俱安得起公製廣厦風雨庇我還安居吁
嗟乎鷄蟲得失無時無苦寒垂老徒唏噓杜陵自合布
衣老許身稷契無乃迂花耘和日積雲壓秋秋欲死嗚
咽寒流葬詩史不將吟骨埋青山要把靈光化秋水炙

酒誣傳耒陽令殯遷疑說宗武子元稹碑銘定假飾昌
黎詩筆知終始吁嗟乎汨羅香渺屈靈均采石月冷謫
仙人先生又騎鯨魚去西風千載烟江暮故人鬼語王
永日新詩夢寫狄遵度馬鬣空寥荒蕪寒雲旛縹緲歸
何處靴洲流月月無聲招魂吟斷楚天樹雲濤永興道
中曰吟魂驚不定奇鬼石當關篙眼蜂窠聚苔痕竹淚
斑陰巖呼老鶴獨樹立童山待訪唐賢蹟荒榛苦未刪
花耘和日詭譎殊無定奇峯湧似濤秋容分客瘦詩骨
傲山高野氣沈千樹灘聲聚一篙臨流旣行邁顧影亦
蕭騷花耘永興觀音巖曰飛青巖巖開巉嶒縹緲五雲

嶺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六

結樓閣透空誰運神斤修劈石定煩雷斧鑿巖華高湧
水月光森然寶相垂瓔珞似聞菩提發妙香半空敲敲
天花落飛龍蟠頂鱗銜銜馴象蹲厓眼矐矐江心忽驚
獅子吼石挾山掀勢擎攬懸梯千尺倚秋雲試踏初枕
一騰躍舉手時摘瑤草莖聳身高踞蓮花萼人天兩界
瞰危欄峯巒四面捲飛箔嗟我墮落閻浮提茫茫天親
總無著六根不洗塵海塵一帆難渡弱水弱紺林偃卧
緣久慳飛鳴羨殺頻伽鵲頗怪山僧亦世情口釋毗曇
大張藥清齋雖設八關嚴魔天未解四禪縛南膜我欲
豎一義踢翻鸚鵡捶黃鶴拈花座上應微笑小厮宛有

大九作雲濤和日雷斧怒劈混沌殼鐵骨孤撐寸膚削
胸洞腹剖齧齧張蜃氣嘘雲結飛閣憑虛縹緲排丹梯
一氣青蒼俯寥廓渴日下瞰義車翻香雲上擁曇花落
水月輝爭七寶光烟戀秀奪三春夢翻身誰是獅子兒
石吼荒灘勢燔攫少年塗抹繡薛斑重到雲烟悵風瘴
故人銅鉢鬪尖叉大敵鐵鎗恣歡噱古錦盡割江淹鮮
新詩難洗徐凝惡振衣千仞凭危欄塵海樊籠嘆羈縛
七條難製宰官衣六經半屬古人粕天風浪浪空籟生
凌雲擬借蘇耽鶴雲濤柳江夜望日暝色遙空下推篷
獨望時灘流春月碎人語出烟遲敗店鳴飢鼠荒林教

嶼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九

病鴟壓船天水黑峯影太離奇花耘和日鐵骨磨秋色
童童立萬峯殘雲樓絕壑落月挂孤松破屋狐鳴火荒
庵鬼拜鐘潏潏下水猶認侍郎蹤侍郎塚在永興上流五十餘里以昌黎詩湖時泊舟得名雲濤到郴州日三戶人烟在荒陵落日哀邊
雲橫楚塞古縣冷秦灰劍卓泉猶例樓高鶴再來阮生
傳百詠繼響爾何才花耘和日黯黯征雲過荒荒暮靄
屯懸巖巢鸛雀欹樹落猢猻水盡三湘路山開百粵門
角聲林外驛吹斷旅人魂雲濤答李菊甫日青眼依然
對碧岑成連雅奏海天音廿年舊雨陪情話一劍秋風
感壯心陽鳥夢尋泥雪瓜磨牛蹟轉去來今酒杯慷慨

思前事檢點痕雷昔日襟花耘和日片帆烟月角高岑
慙拜飛鴻索賞音菊甫與余素不相識得余片帆聯吟始以書來訂交千里秋風
新握手三年春夢舊知心文章駢駕能爭古嶺嶠蒼茫
獨立今笑我登壇分一幟墨花和酒潑蘭襟雲濤九日
王蔭三叅戎招讖北郭二首日錦絡花鷓小隊遲出林
歎帽曉風吹幕排青障開高會炙割黃羊走健兒繞郭
雲山新壁壘迎人烟樹舊鬚眉武昌手植千營柳遺愛
先雷峴首碑沿山樹以雷計叅戎親植碑禁樵蘇行厨蕙酒對朝暉手控
驂騮踏翠微五嶺雲連山不斷三瀧水接海同歸鵬盤
遠勢摩空下鴈帶邊聲列陣飛何意將軍饒武庫却招

嶼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十

揖客款禪扉花耘和日飛巖攀林豁遠氛馬蹄殘葉踏
紛紛峯巒曉捲巖城雨鼓角秋鳴幕府雲天外射生馳
校尉酒邊落帽醉叅軍萬株榆柳連營植大樹風高石
紀勳抱郭青蒼列障開題餽招我上崔嵬百蠻風雨麾
吟袖五嶺烟雲落酒杯樹繞瀧流邊地盡鴈拖秋色故
鄉來將軍緩帶耽儒雅蚪蚪親撫洞碣苔是日因遊山巖洞龍殘碣
危手鈔雲濤黃岑嶺古杉日雷雨陰黑吼天半天矯雙
龍齊入漢鐵臂擎雲挺夜叉蒼鬣排風嘯老鸛混沌未
經劫火焚分裂疑遭雷斧判繡斑鱗皴太古苔支干荒
忽大撓算梯雲憶昔訪山嶠烟嵐墮翠盈輕裾謝客齒

折上山巖罨翟輪回中道車卅年重踏邊城路一鶴耗
影孤度夜月寒侵都尉松秋風吹老將軍樹豈知靈
光獨獨存不汗不折森如故駢枝交讓分陰陽連理同
根互依附深山荒怪百靈走元氣渾淪鬱積久爪爬蝟
磯鳥巢避雪戰霜塵鬼神守一命不屑秦官榮五柞何
甘漢官朽波斯浪傳西海兒博物徒矜頽遜酒滋培儘
仗大造功沈淪且共名山壽吁嗟乎張鎬九尺骨相奇
用與不用分雲泥磊砢自分老窮谷昂藏原是帝王師
花耘和日黃岑老杉何夭矯古黛參秋入蒼昊駢拏苔
幹雙蛟翻孤踞霜根五人抱斑繡磨銅蝕皺敲杖枒折

嶽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圭

鐵禁屈撓風搖襪襪蒼鳳翎影動氍毹黑蟹爪交柯豁
從愁攀猿飛蓋高擎絕棲鳥鹿松牛梓詎頤頤晉歲唐
年誰究討連理一氣爭低昂答響千秋嘯昏曉磅礪元
化迴鴻濛阿護鬼神守幽窮雲痕拖白連衡峯海氣蒸
青接粵嶠我生嗜古來摩抄如對古人早傾倒冠劍森
排漢官儀髭鬚肅揖商山皓未屑秦皇庇雨風定坐將
軍樹旌葆林林旁立臚諸孫落落中懸挺二老君不見
扶風樹古柞爲宮綈錦被飾溪荒草又不見茂陵臺高
栢作梁斧斤雕斲傷文藻何如輪囷埋山阿飽鍊烟霞
養壽考雲濤遊良巖曰馬蹄踏碎秋雲碧春夢來尋舊

遊跡遙天雲壓雨脚垂長林籜捲風聲逆繞徑泉鳴郝
素筇撐巖松化康于石礪砢幾疊龍蛻蟠鏞澁千年冶
鐵積門闕敞闢符良占大腹窠窿亦離德曇花高擁蓮
花青睨日倒射驪珠赤溶溶鏡懸遊魚颯颯寒颯吼
暗壁前洞後洞分晦明出窞入窞轉逼仄天鏤神鐫蹲
象獅攫石擎人跳鬼蜮瑤簪斜矗雲根排翠蓋高張鐘
乳滴研旬忽爾生風霆茫昧還教失咫尺水湧乍驚老
龍翻膏屯尙靳爲霖澤徒聞參養樹五花不見馳驅車
九色蒼生霓望意正殷神物泥蟠眞足惜是時佳節共
開樽作賦羣公多岸幘笑口頻看紫髯掀疎鬢豈知紅

嶽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圭

黃側苔刪薛剔搽古碑泥印沙錐辨舊刻少年塗抹類
石頑陳蹟模糊儘繡蝕青衫痕沈尤郎當紅袖飄零幾
拂拭斜陽落葉秋蒼然竝立空山感今昔花耘和曰千
峯萬峯秋破碎環繚黃岑互鈎帶雲根飛立開巉巖止
止連山配良位鹿盧雙屨來探奇路躡烟蕪入蒼靄青
綠林渲鷓鴣斑腫醜石卧蝦蟇癩哆然巖闢天扉圓眼
藏頓開閃金績沈烟鼎裏迦葉龕龕鉢噴曇花界斜
裂龜紋半壁枯倒垂龍骨千年蛻冷冷泉遠佛脚流齋
漆無底漚其內呼召擬遺神魚飛磬欬怕驚老驪睡抱
珠不醒御風靈噓氣無聲吐靈霄旁懸一洞尤竅奇巧

穿巖腹出巖背蝙蝠啾鳴巢黑陰燃藁下燭駭幽怪奇
鬼森搏熊罷蹲伏弩蹶張劍鏑淬石花飛乳聲珊珊灑
壁灘纒篆倒薜偃僕仄步窈難前毛髮冷豎攢磔蝟五
嶽平生癖眺遊烟霞借豁胸襟隘南來未窮滄海觀得
此邱壑頗稱快圖經三十六洞天陋笑光庭脫記載蒼
茫短袂吹仙雲渺靄寒空落暝黛巖巔捫搦濡吟毫流
響西風禽鐘咽雲濤答胡白齋賞菊二首曰天涯蓬鬢
莽蕭騷簾卷西風對濁醪老圃清華推晚遇幽人風格
比秋高淡中味豈同鷄肋醉後情猶戀蠓螯疎藥寒香
誰寫照可容俗艷上吟毫酒釀甘泉近飲醇烟輕雨細

嶠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七

恰經旬淡交應許同君子疎放渾疑狎故人老去風霜
成傲骨賦來湖海稱閒身漫言溷跡離邊寄清節端推
主共賓花耘和日無弦塵澀壁間琴日對黃花寄傲深
畢竟清高歸晚節依然醞釀抱秋心邊城落鴈人初到
故國持螯夢遠尋庾幕風流勞折東天涯搔首漫沈吟
寒香吹灑酒鱗鱗壓鬢斜簪白氎巾解向樽邊添骨韻
拚從霜裡出精神淡分秋色延高士瘦立西風看美人
醉眼膏騰開口笑逸情誰詡葛天民右古近體詩五十
六首皆彼此酬唱之作其一人獨作及同人繼和者不
備錄明年乙亥宜章人士留先兄主講其地別有章本

磨和詩鈔則雲濤不與焉悼皮陸之云亡念孟韓之不
作撫今思昔良用惘然道光乙巳本驥謹識

嶠山甜雪

卷六

柳嶺紀遊

七

嶠山甜雪卷六終

拜嶽吟

丙子秋仲隨兄花耘拜嶽為母氏祈年時桃源文雲巢
 運昌亦以祈父年往雲巢春初衝雪登祝融峯頂俯視
 羣峯腰腹為凍雲所壓未盡展眺之奇花耘往來衡湘
 間幾二十年嘗作雲中望嶽諸詩而以屐齒未到為憾
 余七年前奉母氏謁嶽廟往返煙雨中咫尺不辨輿從
 更無論山靈面目矣三人互話舊遊或造其巔或循其
 麓所見各殊雲海盪漾之奇觀峯巒起伏之勝槩則均
 未見之也至是約同行先期愁霖如注竟五日夜不休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一

雲巢謂余曰名山之游信有夙緣昌黎攷亭諸大賢杖
 履所經猶不免為雲雪所撓况吾輩哉然為祈年故不
 可因雨止遂以二十三日發長沙比登舟晴旭東升陽
 光射麓峯頂上三人相顧喜甚是日泊湘潭次日過杜
 工部草堂遍和集中鑿石花石諸詩將至衡境西望嶽
 山岩巖如在空際又各和工部望嶽詩一章二十七日
 抵衡山縣舍舟登陸石徑二千尺古松三百株人行其
 中衣履凝碧仰見芙蓉烟霞石廩天柱諸峯摩霄插漢
 競秀爭雄而祝融頂巒為近山所掩反深藏不露粵人
 指點某所為半山亭某所為南天門此心已飛到祝融

高處矣傍晚抵嶽市齋宿廟前料理脚力為登山計或

且泥之日連日秋陽燥甚又將作雨余謂不然神既許
 於途中決不屏我嶽下厥明謁廟禮畢由廟後接龍橋
 決策上登雲巢為重遊地知道傍勝蹟所在余與花耘
 雖初至亦往往暗識其處蓋據圖經所載而以意會得
 之也三里許至雲梯嶺嶺名退道坡會稽張氏易名進
 道跌坐石上摩挲前人手蹟類皆肇窠深刻奇偉可觀
 稍遙而東石蹬縈紆如長繩委地人行石上如羣蠶附
 繩纍纍相貫不覺其高而此身漸入雲際土人狀為竹
 篙嶺甚肖道經玉版橋橋東為壽澗源出紫蓋峯下匯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二

為絡絲潭來路中所聞仙樂琮琤曲注廟後者此水也
 再上為半山亭上窺峯頂下瞰嶽廟各十五里而上十
 五里尤峻山行士女例皆編管護膝五步一拜唱俗所
 謂進香咒者至是輒喘不能出聲石級齟齬中前人之
 踵與後人之頂相摩拜亦不能盡拘步數迴顧下方層
 巒疊嶂已如覆鷲惟石廩天柱數峯昂莊自若及登南
 天門數峯忽在履底祝融一峯獨翽然遠翥上與天際
 始知山上有山五峯所以成其大山外有山祝融所以
 成其尊也由天門再下再上歷鴈齒仄徑約數千百級
 至上封寺松杉人立皆數百年物枝幹輪囷矮秃為勁

風闕折衙衙盡南向寺下觀音巖一松尤奇屈可畫寺
僧導登望日臺指日所出處惜未畱宿待曙而火輪騰
躍之狀已可想像遇之道傍飲虎跑泉一勺泉流石規
傳爲善女子積針刺錢所修深廣各寸許一綫涓涓由
峯頂十數折盤屈而下徑注上封僧厨其上半里許爲
祝融君祠祝融去地九千七百五十丈此其最高處也
側身四望空闊無際七十二峯重重環抱如開明堂設
九賓而羣侯內附也五嶺九疑匡廬瀟霍之屬髣髴可
辨如啟閭闔闕鉤陳而衆星外拱也他山不在嶽屬者
盪爲寒烟幾與平地無別花耘誦舊作至維南天有柱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三

此外楚無山二語雲巢拊掌以爲絕工坐盤陀石上遙
望蒸湘一帶紫白自衡州五折而至長沙境內又數折
而入洞庭洞庭入百里僅如杯水墮莽蒼中而已僧指
方廣寺在蓮花峯下爲朱張登嶽之路險遠不能一訪
悵惘久之夫昔賢遺蹟之在茲山者如鄴侯讀書堂康
侯隱居處白沙甘泉諸精舍踏破幾兩芒鞋亦難遍探
其勝此日之遊不爲雨阻已有天幸天幸固難數邀而
遊名山如嘗異味一齋已有餘甘正不在過求屢足也
遂尋故道下山過丹霞廢寺問此中尙有燒佛人否寺
僧瞠然不知作何語復由赤帝集賢諸峯徑至朱明峯

下朱明者嶽廟坐峯也自辰至酉午日間雲海盪漾之
奇觀峯巒起伏之勝槩既到者目及之未到者意及之
東坡云茲游奇絕冠平生不信然歟是夜宿九真觀聽
老道士話游嶽之勝以望雲爲最陰雨將作祝融峯頂
濃雲一縷隨風散布填滿羣峯如堆絮如湧濤變幻不
測或如一二巨艦泛大海中葢紫葢諸峯浮沉雲面也
扶筇獨立忽入雲中忽出雲上幾忘身在人間世矣雲
巢聞之則又以此游無雨爲憾余謂昌黎攷亭之爲雲
雪所撓非山靈匿不與見特欲借化工渲染以彰諸賢
游覽之勝耳君與余敢希此遇哉相與啞然一笑次日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四

辭嶽抵舟順流徐下月大盡日經空靈岸誦工部詩迴
帆覽延賞佳處領其要余於此游益信九月一日麓峯
之雲溶溶作雨而歸舟已泊長沙矣往返凡九日三人
共得古近體詩一百二篇差償平生之願前後皆雨中
間獨晴或以爲祈年所感花耘與余未敢自信謹述斯
游爲老母慶且爲雲巢歸里時作驂前佳話非僅紀一
時勝覽已也此余舊作遊嶽記也其時同游者凡三人
雲巢花耘皆已物故二十年矣記中所謂古近體詩一
百二篇者今花耘遺集及余稿所存共得七十二首此
外三十首則雲巢作也雲巢詩當時未及畱草今已無

傳因彙錄余兄弟詩以志當年填篋之樂今日春令之
悲花耘詩曰壽山崑崙插天半縹緲一炷生紫雲喚起
山靈注母壽雲中親謁紫虛君七十二峯翠斷續九千
餘丈秋週遭我來拜嶽不敢瀆但祝親年比嶽高夜拜
瑤章徹紫京光天堂上步虛行萬年矮樹千年竹盡爲
慈雲獻壽生蔥龍瑞氣鬱佳哉綠宇丹文玉檢開便學
林邊羅漢鳥聲聲念佛入雲來右赴嶽廟爲母夫
人祈年恭紀四首久雨
忽晴霽行子喜不凡恭維母介壽朝嶽進三帆母壽得
天貺敢云通至誠先拜嶽峯麓濕雲埽松杉湘流三百
里皎鏡開塵函照取芙蓉影一路秋岳岳我生僻游覽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五

波濤驅文辭行篋墨狼籍半是紀游詩茲行挾豪侶又
喜令弟隨蓬牕開一甕出入殼負龜依然事筆硯卧對
吟拄頤秋山入腸胃吞吐生離奇蘭皋綠被露橘林黃
染霜瀨瀚渺無極秋色流瀟湘指點興馬洲雲樹紛微
茫偏據稿五季九龍飛殿梁堂堂府天策亦解重文章
此事足感喟寒波明夕陽昭山折烟流迤沓孤帆轉波
紋魚蹙鱗沙蹟鳥畫篆門巷瀟湘色城郭露棧鱗潭樹
霜後脫岸花風裏泣問俗易俗河風俗今猶善鷄豚散
村店稷稻聚客編身世久無託何妨希禽尙消受山水
緣埽除文字障峩峩大圍石福地紀道藏龍虎凝紫烟

火燒丹鼎煬定有古仙人山雲坐供養扁舟不可卽搔
首徒吟望朔朔空靈岸蔚若雲霞生寂寞屹江滸奔峭
叢榛荆次舟少陵詠千載誰繼聲忽覩巖壁額署以觀
音名何異十姨廟祈禱煩娥姪懷古坐三歎作詩告虞
衡夜上昭陵灘石咽灘聲吼我船類飛鳥急趁灘風走
詰旦過樊田轉轉湘岸久又似遊武夷溪迴九曲九空
翠來吹衣嶽雲盪蚺喜晤雲中君天際立招手插天
張屏風嶙峋七二扇曩遊六度經矯首詫奇變未能俯
絕頂安得認真面祈年躬齋宿禮帛敬告薦雲霧竟埽
開了了峯巒見料理雙芒屬泊舟衡山縣右秋雨新霽
借文雲集家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六

弟虎擬拜嶽沿途得詩八首
以帆隨湘轉望衡九面爲韻秋光半在水帆脚吹早涼
烟林望縹緲城郭生青黃樓管新編簡白頭久屈郎歸
田休著錄壽世有文章時仲繁大令作不如歸去來五
甚堅 右早發湘潭寄張仲雅
大令用韋韶州寄杜員外韻詩史久不作江山失藻
麗我來捫片石肅然整冠繫大雅開唐風一鳴埽眾噫
白日熙中天纖雲不敢翳生愁薪椽塹死飽炙酒惠墨
花飛嶙峋與石屹千歲舉酒醜明月我亦一舟繫宿鑿
石浦
湘水環湘山青蒼滿一眺螺髻如佳人船頭立娟妙岸
石忽飛出玲瓏插斗峭貼水雲霞生蕩作金碧照孤吟
發空濶聲作鳳鸞嘯昨秋此經過促裝歸粵微無詩寄

煙水苦受白鷗諄石上火急題詩通債最要次空甬聲

吹落日荒荒下秋成霜葉照江水紅黃颯疎樹微涼衣

上生吟望不知暮烟嵐紛渺靄山川莽盤互衡峯歸其

南轟轟青無數拖雲叫蒼茫鴈與我爭路願乞紫泥髓

一勾天瓢注持歸奉萱闈壽巨南山固霜鐘忽到船斷

續風前度卸帆宿花石燈底詩自賦宿花江聲瀉襟懷

噴薄詩濤壯揚帆過晚洲清景不能狀飄然一片蒲浮

出湘水上烟草綠中棲雲波青四當遊興久未騁秋懷

耿耿悵嶽色壓船來倚篷雙眼放次晚洲右由湘潭

四部詩韻 儂淚斑斑染磯竹竹淚斑斑染歡衣儂淚化竹

嶸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七

竹化淚歡船莫過斑竹磯磯在衡山縣下六十餘里衡山深深白雲

間朝雲飛去暮雲還為雲為山不分別歡作白雲儂作

山贈儂珍珠與儂別歡采珍珠去海南珍珠似儂得歡

意儂家移住珍珠潭潭在斑竹磯上流儂心湘水到底清歡心

蒸水波不平多謝合江亭一箇兩水會合歡儂情右江

四到眼雲巒扇扇開樓鞦藤杖踏崔嵬蒼官肅客分班

立卅里長松引路來盤陔石亦峭旋螺架石疎泉野屋

多牧豎騎牛雲際出山腔演唱進香歌煉砂燒汞學長

生欲采神芝到赤城誰料仙山仙藥賤家家開店賣黃

精殿瓦楞楞巖紺煙環居市僧亦神仙寓鶴假虎雕山

木徧賺游山士女錢嶽市刻賣龍虎百戲粗醜異翫贊

地媪扶天公南訛德耀銓鈞中躔配炎鷄轄首尾端翔

朱鳳儀雌雄峯嶸浮青九千丈高穹有盡峯無窮殿閣

巍我壓峯趾舜樟禹柏飄靈風威儀三公袞冕赫典禮

百代馨香通秦皇漢武輦不到石無封禪誣辭空獨專

火柄育萬有壽民壽世光昭融恭祈母年致齋肅僮僕

萬叩趨神官微誠凝入篆煙紫嘉麻儼貺芝雲紅默降

純釐錫壽祉何由感佑昭愚衷苦節貞操理必壽正直

端能鑿母躬黃純道流慣禱祝羅縷根角談參同青玉

壇頭步踏斗云與天地無始終安得築雲奉母住朝真

嶸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八

曉夜邀神功暝色微茫落殿瓦聖燈巖壑開朦朧五嶽

分雄幾競秀西華西峙東岱東右謂嶽廟用嶽脈蟠南

維一鑿豈斷絕啞彼山居人片石蜿蜒接接龍峻坂當

面迎滑滯勢陡落一蹴上天梯中間休住脚進道高原

下紫蓋曲折流沄沄天風吹不斷一絲絡白雲絡絲跨

澗飛秋虹峭石竦奇怪枯松踞石栽一噴雲林畫玉版

叢蘿捫千尋回頭怕下看嶽髻雖未窺烟雲喜得半山

亭笑彼丹霞師木佛燒舍利何如野火飛燒盡丹霞寺

廢址丹霞寺巒岫芒鞋底班班立兒孫揮手謝塵侶我到南

天門南天門孤高能讓風蟠屈必南向不拜落伽人森然

揖古丈觀音一杵上封鐘壓頭詫天矮撥開頭上雲手

中有鐵拐寺上封海湧火晶盤滿眼紅霞射嶽頂已平明

人間纔半夜望日舍利在我心光明照四海荒塔峙空

山不受如來給舍利絕頂太陽泉一線雲千轉今古清

泠泠流出老女規老女惴惴瞰危崖壁削千仞下除却

報君親此身安敢捨捨身雲海盪胸襟空曠四無極此

心久超然飛立天際石試心石右遊蒼雲堆磊九千

丈我騎赤鳳徑飛上盡洗平生邱壑胸四寓空明眼一

放罡風吹老五峯秋峯雲下吐身上浮南天門邊難插

脚攬身更踏祝融頭祝融去天一尺五叫開閭闔共天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九

語烏蟾醉跨雙紅輪戲撼天心第六柱低頭下瞰幾千

里人間都化浮塵紫一絲紫白瀟湘烟半杯瀉碧洞庭

水東望粵海南豫章咫尺雲樹分微茫羅浮兩螺露黛

影匡廬一粒凝青光旁拱層峯七十一偃僕柄持萬笏

立紫葢倔彊不肯朝氣欲爭雄頭總屈金簡玉珮埋峯

阿王母離宮馨香多人皇九首盤古臂石竈秋深挂薛

蘿地老天荒等一夢火芝枉費仙人種我欲推開石廩

門券借天糧活萬眾右登祝融余詩曰吾鄉勝蹟富天

下湘流曲遠衡山雲遠訪禹碑近招屈縹緲欲接雲中

君右赴岸草染微露餘綠未盡菱蒨且戒舟子指揮開

征帆游山如嗜炙腹屢心猶饒靈麓立雲表一髮秋嶮

巉周覽不適意舉足成藩籬濟勝有真具安問險與夷

名山人胸臆吐納皆天倪此行三百里未發心先隨泛

泛漁家子少小浮三湘不知秋遠近延緣叢葦旁鳧鴈

近可狎生計了不忙投竿釣明月此願何時償泰華與

嵩恒名勝昭祀典書生脚力慳欲訪愁重南衡在吾

鄉烟水通一編卧游不知勞夢與山根轉蒼蒼祝融峯

高見壽耆相雲中鬚眉青羣山不敢抗真官勞遠迎袍

笏森入望久別笑故吾拱手問無恙秋去已大半少昊

司其衡中途無厯日但覺寒燠平朱張昔決策路與風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十

雪爭喜余有天幸際此清秋清雅游貴同心况隨兄與

友小舟苦掀簸並坐或加肘有時擁被吟起書十忘九

夜半泊荒江寒水浸南斗我無長卿才作書恥封禪百

拜祈親年椒酒陳薄奠秩祀崇皇王乞靈到愚賤神其

鑒微衷雲開見真面右隨花松兄文雲巢運昌拜嶽為

湘轉望衡九面為韻秋水送孤棹北風生微涼戍雞催曉白霜葉

受新黃生計訪鴈戶子孫長漁郎湘琳有舊宅記俗補

君章右早發湘潭一片荒涼石千秋屬杜陵江山遺蹟

在風雨幾人登野水維孤艇空堂卧病僧往來檣上燕

猶識舊峻嶒右過鑿石此游秋已深山水亦明麗行

方寸室有工部草堂扁舟且暫繫屈宋久不作孤月蝕橋噤

大雅偶經過力與開叢翳片石多古今膏馥留餘惠惜

哉璫琬詞未勒中興歲投老無所歸寸心君國繫宿鑿石滸

開蓬來遠山日夕縱幽眺霞石束空靈船頭羅眾妙衡

山七二峯峯清且峭蒸相繚其陽一鑑週遭照驚人

謝朓詩振谷孫登嘯片岸因人傳峩峩耀僻微千年我

後來橋鳥莫相誚引領望衡山替紋職清要次空寒鴈

宿荒汀悲笳鳴古戍孤雲水一灣落日秋半樹歲序無

古今風景分朝暮昂藏七尺軀飢寒兩纏互平生山水

緣信宿亦有數前年客衡陽會此首歸路非無鼓柁吟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上

水經難補注杜陵有遺詩五字金城固後生強效顰舉

動失態度何妨許身愚亦獻大禮賦宿花石戍湘山來蜿蜒

到此忽道壯蒼烟暮靄間變幻紛難狀巋然古丈夫倔

強立雲上高與秋空爭氣力相抵當三年遲我游嶽色

殊悵悵今夕次晚洲茲懷為一放次晚洲右湖行用杜工部詩韻四首

湘水碧無底衡山青到天舟行四五日日結文字緣把

酒醉江月投詩懷昔賢倚篷一長嘯孤嶼生秋烟右舟行

羣山如小侯萬笏趨朝王南離地首出屹立鎮一方歷

代崇秩祀肸蠁聞秘香金泥緘玉簡莫瘞殊與亡

熙朝盛文治瑞應鍾湖湘朱鳳巢其上赤芝產其旁我

來值秋仲氣與秋軒昂五峯拔地起頂踵歸一望雲龍

遠盤屈海鶴高迴翔林白去年雪草黃昨夜霜昔歌南

山壽為阜為陵岡今見真面目暮歸奉高堂夜夢侍虞

舜鞭螭偕英皇聖燈照輦蹟巖壑昭嘉祥右望嶽用杜工部韻

脈本荒唐填橋亦愚絕嶽龍千里來一簣何勞接接龍

元因識文有朱字掘塹於嶽廟後朱明峯以斷其脈明管大勳築橋接之進道勿太勇千丈

妨一落青天上未難來人穩著脚進道會稽張元休易名

道靈潭繞壽嶽一絲流沄沄欲借九張機遍絡山中雲

潭絡絲橫鎖壽溪流嶽靈橋亦怪片玉枕秋雲渡我入圖

畫橋玉版星辰高欲捫雲海低可看努力上天關到此途

嶽山甜雪

卷七

拜嶽吟

上

才半亭半山燒佛即奉佛是為真舍利老僧四大空多此

一廢寺丹霞寺廢址丹石闕銘聞陸天台賦有孫此

間一片石讓我勒天門南天絕頂多勁氣讓北不敢向

移根到人間孫枝定千丈觀音崖南向松登天石磴高

到門松樹矮我亦行腳僧放下擔雲揚寺上封晨鐘猶未

撞海日已騰射為語邯鄲人此際非長夜望日舍利成

劫灰祖燈照雲海瑤中臍骷髏莫信頭陀給舍利活

入僧庖曲折隨雲轉翻嫌織女駭不架銀河規老女規

有善女子積畢平生七尺軀甘居國士下移此投崖心

請臨大節捨捨身我輩儒者流方寸分福極何須更履

危心本介於石試心石 右登嶽紀九千七百三十丈
絕頂時有雲週遭我來決策出雲外眼底未覺秋山高
右祝融 峯絕頂

青門話別

道光壬午孟夏自晉至秦謁父執唐陶山先生仲冕於
關中藩署畱住數月至冬初仍作晉遊周君雨香作青
門話別圖見贈因占長律二首呈陶山先生并畱別幕
中諸友詩曰峻望歸然海內宗卅年父執幸重逢乾隆
會謁先生揚芬表拜鴻章賜先生近為先訪古吟聯鴈
於湘中揚芬表拜鴻章賜 君子表墓假館息剛周六月
增從九月入日同人集慈恩塔院為假館息剛周六月
嶼山甜雪先生作生日刊有城南秋賦錄假館息剛周六月

嶼山甜雪

卷七

青門話別

七

論文用可足三冬此行努力期無負夢繞蓮花第一峯
闔韻警書樂未央驪駒一唱阮途長蠹編幸獲中郎集
偶於長安得宋製茶中郎螢照欣探武子囊客中與秋
集曼受蔡君為跋其尾行客搜碑資記室仙人製序姬公房關中城固
訪關中生為製序付梓搜錄成編多賴諸友之力雲山持贈勞
周昉策蹇尋詩到霍陽陶山先生和曰竹筍鬢年說孟
宗衰齡纔向客中逢故人風範真神似貞石文辭實景
從藥榜雙花應競爽金萱一節最榮冬棄繻為報關門
尹有客攜詩過廬峯何處蟬鳴訪未央玉山藍澗水天
長題名預兆慈恩塔素句先探古錦囊金確搜堪增德

甫紫薇忙恐失君房阿咸歸去君偕計離思分投兩岳
陽時姪劍歸里君車秋舫持謙和曰白眼能容阮次宗
澄波千里快相逢無多行李供來往不定浮萍問去從
半載光陰同過夏一番離別又成冬湘靈定報郎君捷

江上青青立數峯

君明歲由霍自慙劉繪在中央周北

張南各擅長

謂君及雅有閒情畱畫本

王小蓬為余作

為撰

纒經高會賭詩囊

城南秋眺以化雲是處隨東野

縮地無由學長房為羨北堂藪草健暫抒歸夢問衡陽

唐瓶山釗和曰總角論交許亢宗客游關輔喜重逢湘

江回首三年別官廨連床半載從脂轄分程同選日亦

嶼山甜雪

卷七

青門話別

七

於是日登 傲裘衝雪可資冬羨君此去登雲路直到蓬
萊最上峯南山競祝壽無央趨侍藩垣愛日長椎魯自
知慙玉樹欽承何敢佩香囊同依夏屋懷護砌共卜春
暉駐藥房征鴈一行分遠近為傳鄉思到衡陽蔡曼受
成輅和曰鳳毛文采謝超宗十載知名一旦逢書卷羅
胷燈有味雲山到眼屐相從清言似酒消分夜雅契如
花獨款冬此去灞橋殘雪後懷人詩好寄蓮峯酒旗楓
葉共央央話別沙隄柳綫長斷碣殘幢添石墨契刀貨
布滿奚囊書憑塞鴈傳梅驛夢度湘靈繞藥房記賦畫
圖人影裏鞭絲搖曳送斜陽周雨香行和曰敢拈秃筆

仿南宗秋景蕭蕭畫裏逢異地幸聯魚作隊征途好約
鴈相從數行驛柳催殘日幾樹山梅報嫩冬晴雪一鞭
人一騎終南回首最高峯河梁愁見幾死央別緒如絲
理更長抖擻緇塵欣攬轡摩挲金薤喜盈瓊瓊林計日
開清讌錦里何時款曲房料得停雲勞遠企酒徒猶憶
舊高陽戴惜初凝之和日騷壇喜得近詞宗魯直前因
一笑逢擊鉢聲慚父手捷扶輪雅欲聳肩從悔教習射
經三頁虛負論文已半冬祖逸先鞭君竟著可能遲我
步雲峯訪求金石樂央央漢碣唐碑校短長翻遍六迦
千貝葉真餘四海一奚囊攀裾已後霜芻馬問字先虛

嶠山甜雪

卷七

青門話別

五

雪研房烟冷梧桐枝幹老遙期鳴鳳待朝陽王菱江慶
瀾和日墊巾何幸識林宗暇日經過快始逢豈謂鶯鄰
雲樹隔忽將葭水溯洞從苑舒文杏期三月嶺秀蒼松
耐九冬難得周郎離緒密一圖贈遠寫花峯霜悴寒荻
未渠央鞭絲猶拂柳絲長名心歷歷車生耳銳意翹翹
穎脫囊從此影孤嗟客座終難語妙遇君房明年策馬
看花處莫忘枯桐在嶧陽長白善禧和日傾心小謝說
華宗去歲同令弟實甫需次來秦隔歲居然大謝逢百二雄關供覽
眺三千佳客暢追從風高蓮幕依長夏雪滿梅窗別孟
冬畱下飛鴻新爪跡文章如海筆如峯東行文旆自央

央珍重衝寒道路長送別江淹工別賦能詩李賀艷詩
囊霜林夾水紅千樹雲驛當山翠一房轉瞬春明應報
捷好聽榜首出衡陽王藝村餘晉和日薇臺久已仰詞
宗上客南來喜得逢雅唱裴王邀共賞新交班尹許相
從無雙士本推江夏第一程偏值雪冬行色圖看鞭帽
影那堪天外隔三峯桐院聽音夜未央一編珍重寄情
長商警金石搜唐帖判斷江山入客囊行卜看花探上
苑從來下筆妙君房詰朝折送亭前柳好別成陽入晉
陽黃鑿塘德觀和日西江詩派本同宗何意青門一笑
逢撲我俗塵真有幸畱君長聚竟無從歌傳觀樂聲能

嶠山甜雪

卷七

青門話別

六

夏賦就過秦令值冬珍重勳名酬遠志莫教人戀麓山
峯灞橋殘雪水中央送客臨歧話正長千里關河隨阮
屐一肩行李賸奚囊高文下筆絲抽繭壯志懸弧矢插
房記到燕京春試近泥金帖早報衡陽蔡臺生踵武和
日騷壇半載仰文宗萍水天涯邂逅逢折柳最憐寒日
淡攜琴此去好風從飛鴻認跡猶畱雪小鳥號寒且過
冬等是離情禁不得芙蓉黯黯隱三峯細數郵籤問社
央鞭絲搖曳柳絲長行看高第畱青瑣早聽香名溢縹
囊山右峯巒連客路城南花木憶禪房沿途爲報寒梅
發恰好春光正小陽自陶山先生以下凡十一人皆臨

行發贈之作及行抵山右繼和者又得四人并錄於後

楊菊泉延亮和日二陸文章夙所宗君與乃兄花狂均以文詞著名故

園攜手記初逢論詩屢下焚香拜問字猶遲載酒從夢

裏鶯花重感舊天涯鴻雪幾經冬知君新作長安客應

有遙情寄華峯兼葭遙隔水中央舊雨重來話倍長七

載離情消酒盞一年客况付詩囊文搜薙葉青摩壁山

對蓮花綠繞房聞說灞橋風雪冷狂吟都擬孟襄陽菊

泉又和日詩派西江湖正宗苔岑到處有遭逢鴻都舊

刻停鞭問鴈塔閑遊步屣從槐樹音聲聽別夜西安藩署有古槐相傳即唐

之音聲樹梅花消息話初冬不知一枕秦樓夢飛落

嶽山甜雪卷七 青門話別 七

湘灣第幾峯衙鼓敲殘夜未央雞壇回首識情長芸香

捧出新牙軸藻思分來古錦囊君以石經見贈又僕前寄懷詩亦蒙和答

踐霜蹄思峻坂模糊雲爪記禪房應知無限青門客別

夢隨君到岳陽余自關中還晉途中次菊泉寄懷韻二首云名區假道夏初天僕僕風塵又

陰揚會見蒲懸郭外鞭僑吏不須稱佛子可知文字勝

枯禪昨別青門領屢酬驚人句寫華峯秋要君擊鉢添

新詠為我瀟灑紀勝游掃榻定開邀客徑藏書應築貯

訪之於趙城官署盤桓信宿臨別依依及乙未春闈再

至都門問菊泉已遷滇南刺史因趙民倡亂家殉節

業成原無遺憾而區區故舊之情流覽遺詩謝榔湖玉

綵和日虎頭癡客列僊宗結得人緣到處逢燕市名流

會景附秦關勝侶又雲從偶因棲託謀消夏未肯懷安

約過冬料道揮鞭下蒲坂幾番回首望三峯葭蒼露白

水中央詩譜秦聲客路長泥爪分明雷雪廡碑銘收拾

入芸囊會登鴈塔凌三輔定躍龍門冠一房記取紀遊

圖再繪咸陽經過又平陽僕馳繫并門二十年矣聞鄉

恨不一見去夏晤於平陽即赴陝右約北上時過我比

返僕適于役保陽不果來承以石經及鴈塔題詠郵寄

新正六日惠我足音並出青門話別圖屬和辭荒劣

勉賦二章非為紀勝遊亦望春風得意時毋忘神山哀

也劉虹橋肇淮和日風雅如君信可宗無多聚首惜萍

逢名流到處人爭識勝地遊時我未從仙掌日華拋舊

雨馬頭春色煥殘冬行行約得青雲侶共步蓬萊第一

嶽山甜雪卷七 青門話別 六

峯公車北上聞與衙鼓東東夜未央記會清坐戀更長

題將韻事丹青筆迭得新詩亦白囊雅客丰神推叔度

狂奴姓字愧文房無端又掉鞭絲去晉嶺秦關總夕陽

謝懷棠庭樹和日廿年叔度許詞宗同郡偏宜異地逢

千里論交傾蓋合三生有約執鞭從秦關風雨消長夏

晉國河山閱孟冬霍嶺雲開程遠到會看人在最高峯

纔駕征車訪未央雲山繹絡記途長詩摹魏晉編遊集

碑補隋唐壯客囊幸觀緜緜陪史席羞持琅琯對文房

傾談款款煩燒燭愁挂銅鉞遊岳陽壬午距今凡二十

四年卷中詩人陶山榔湖兩先生及菊泉鑿塘懷棠皆

作古人惟虹橋於乙未春闈都門一晤瓶山於去秋長
沙一晤餘皆遊宦四方久無音耗惟龍標老叟塊然獨
存迴憶舊遊不勝萍蓬離索之感乙巳季秋虎癡又記

嶠山甜雪

卷七

清門話別

九

嶠山甜雪卷七終

嶸山甜雪卷八

三長物齋叢書

看山詩會

道光乙酉重九後四日余於長沙市樓招集同人作看山之會一時詩畫名流聞風遠集彙其彙素都為一冊海寧周文泉明府樂清序之曰夫翼軫垂芒星占長沙之一湘衡聳翠地高阿閣之三而况寄斜字於長天賓鴻求友負題糕之令節叢菊咲人爰開北海之樽共挹西山之爽虎癡先生冲懷鑠月逸氣干雲藉巖壑以招人溯蒹葭之在水非村非郭一樓當尺五之偏不暖不寒四日展重陽之半供張勝地羅致羣賢遠不勞訪戴

嶸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一

之舟近可即攀嵇之駕同人星聚大有風流或分沈約詩牌或倩長康畫管調青風於蜀軫響答四山望紫氣於秦關飛來一鶴西嶺道士劉莫不倚闌長嘯振鳥高吟延林激之鮮娛薦烟霽之綽態恰似西園雅集遠契蘓黃剛同東漢名流數兼俊及會者凡十六人仙招黃鶴落蚪蚪於杯中豪婉元龍走風雲於筆下固已極咏觴之雅量徵角之音音交戰之駘右丞雨蓼花衝泥有履王于安乘風亭閣初自無人營俯仰以興懷覺今昔之殊致又何必哀絲豪竹張綠衣蒼鶴之尊隔座分曹鬪玉柱潛虬之令也哉嗟呼白駒跳影幾度琴樽黃土搏人

萬重桑海慨盛筵之難再未免遐心攬勝景於當前矣

之交臂或僅考槃澗谷座無風月之賓行李天涯插少茱萸之伴或砧寒杵急易悵窮途或墨舞筆歌偏來俗物以故杜少陵吟垂望遠菊淚兩開潘大臨與敗催租詩題七字類皆感身世於浮漚寄光陰於逆旅者也今虎癡情深一往曠覽千秋費長房地縮方壺聯苔岑於咫尺宗少文卧遊斗室列烟景於須彌寓日常存會心不遠清也免金谷三升之罰幸未追陪擬天台一賦之遊徒增惓惓他日採芙蓉於遠浦可容鷗鷺尋盟此時奏鈞樂於層霄竊願琴瑟附響余作看山約曰長沙秋

嶸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二

色以麗山為勝郡城看山以雲陽樓為宜樓踞明藩故城之巔市人賣茶所也選茲勝日招集同人掃花煮茗為看山之會俾舊雨能聯重陽可展或憑高而作賦或分韻以畱題善畫者灑墨成圖能琴者揮絃寄興雲峯佳處良會難逢幸無空谷遇心致使山靈負屈又詩曰平生頗結名山緣太行太華隨行驪結廬况在湘江曲開門便對衡山麓衡山之麓雲模糊秋容巧繪倪迂圖道鄉臺接道林寺中有福地仙人居惜為飢驅走四海未暇遍瞰山顛跌偶然在家翻似客片時莫憩勞人軀竭來山光正晴霽林葉未黃苔似繡開筵賴有酒家樓

借與吾儕作秋賦黔陽夫子王江寧一門再結通家契
是利家弟揚生亦出香杜先生門下肯為李賀枉高軒未厭陳平門席做
座中諸客皆名流能詩能畫能觥籌不許簾櫳暫隱蔽
要將峯岫窮雕鏤憑闌日暮不欲去與酣忘是他人樓
安得淵明不乞食日與名師勝友看殺秋山秋諸城王
香杜先生金策詩曰江夏英英好兄弟先得元方後得
季虎癡辛巳出予門弟暢元方有兄尤其尤謂哲兄
生復以今歲本房中式頤園爛醉悲前遊予以壬午乞疾留省垣時虎癡方遊
俱從恩置樓池上遊關西花松拾飲頤園陳子言張蓉裳
澀未果而花松物故今三年矣庭除逼仄廬瓜牛看山
商着添會樓萬事無錢不可謀一坏雲冷秋風秋令我

嶠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三

重來意不憚以病相憐又相泣閉向忙中偷一日道北
何嫌市塵逼市樓下瞰凌虛危弗檐左右皆等夷其下
可建五丈旗乃以臨深成秀峙萬瓦鱗鱗伏不起對面
笑兀開羣山遙青不為浮雲關山遊羣鹿渡江岸隔水
人從高處見暫驅羣屐招名流豁胸不畏天風適酒中
四望感身世古今變滅如浮漚十載知交半生死擊碎
唾壺還拊脾主人如客客何如漂泊孤蓬去無已風雨
先人有做廬東俯維流南馬耳便是無田亦當歸欲呼
老坡使之起與之更誓湘江水張謇家集詩曰僑居
環坻塵隘與麓峯背仰天才一席地若覆盆戴故人五

歐宅據地特爽塏西山日在戶陰晴狎朝晦前年二華
歸足雲生蹇蹇茲山嶽之足一成眇邴邴相看尙不厭
命酒呼朋葦簪猶肥臙後適口取生菜宅前有市樓窗
虛做無礙風飄極煙激花宮沈夕霽便擬酌醪醪遙揖
山靈酌莫嫌秋陰薄紫翠少變態美人澹容飾眉秀捐
螺黛須與斜陽下澹沲豁遠睇依稀辨楓峽新霜紅瑋
項吾儕殊仕止泉石心期在當其膺簪紱意豈迕恬退
謂香杜而我本康鹿長林甘放廢不逢李八百是日有
大令早辦靈樞佩行當游五嶽未待畢昏配被髮入抱黃
任人嘲襍穢邵香伯梅臣詩曰我從資江來長沙重陽

嶠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四

攜酒湘江涯好山無數一水隔登臨不得慚黃花故人
招飲折名紙設席危樓背塵市高會翻嫌四日遲與酣
不覺談鋒侈分張旗鼓開吟壇江山收拾歸毫端畫圖
紀事真小技一指誰悟天龍禪湯小唐漢詩曰青山對
面雲可呼秋水俯瞰江與湖高樓日暮風色冷憑闌忽
若凌空虛主人好事客與俱酒龍詩虎真吾徒釀成百
末炊彫胡侑以楚舞歌吳飲秋聲正懽爽涼氣飄輕裾
是時山空木脫雁飛盡但見荒煙慘澹橫川塗靈旗續
兮羣龍趨帝子含睇愁不愉雲邊誰繫三足鳥願邀明
月照座隅勸人更盡雙玉壺月影微茫隔煙水萬戶紅

燈檠樓底雲鬟天外數峯青霜角城頭一聲起眼前安
知秋足悲醉後何妨狂自喜黃君黃君快意有如此不
見古人獨醒徒爲爾今人擾擾竟誰是愚者不樂智者
死胡不移家住酒裡幕天席地自茲始又詩曰吾廬可
愛歸去來重陽兩看黃花開惜無白衣人對舉東籬杯
南山在眼空崔嵬昨聞題糕有新詠羣公意氣何雄哉
與酣搖筆彩雲上顧我下界徒塵埃一句亦無良可吟
豈知今夕猶得相追陪我志不在帝鄉與富貴願廣長
座周八垓盡收天下抑塞磊落之奇才不識人間何事
爲可哀胡爲寂莫感今古鳳泊鸞漂半羈旅李廣難封

嶠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五

數何奇張衡不樂吟方苦詞泉外論邵子行窩誰爲署
安樂香伯陳君草檄愈病空自許紫巖且須飲此醉起
舞王夫子香杜愛士今誰儔翩然共此汗漫遊幾年蜚
鳥來瀛洲圍花作縣西南陬哦詩一字皆千秋錦袍烏
帽何瀟灑雪花亂落芙蓉樓大令有芙蓉樓欲往從之道
阻修尊前相遇聊淹留諸公之才况神勇奇氣飛揚風
骨聳三峯華嶽天能參萬斛源泉地隨湧文章自足身
後名麟閣雲臺孰輕重詞泉有投筆語故云明朝送別湘水濱時
泉還安化學行將持竿隨隱淪請看七澤煙波裏我亦
署場生如夢江湖一散人李訥泉沈詞詩曰故人九日邀題鮮蒼花

山館聯詩豪重陽日陳紫巖張玉峯招集好山當面不

登眺癡頑應被山靈誚黃君意氣何嶽嶽當筵預定看

山約佳節已過人能延銜杯不愁白日落頤園近接雲

陽樓憑闌山色迎雙眸龍標仙令來瀛洲王香杜由庶

令口含東海噓聞浮得閑快如鷹脫鞴凌空搖筆風颺

颺太邱紫巖才力壓萬牛屈注銀漢西南流千金一字易

不得故府法物森琳球平子紫巖近益吟詩愁出聲抗抗

多并幽一詩累月或不就興至千言忽不休當其旗鼓

一相遇壁觀股栗羣諸侯邵香湯小餘事復工畫荆關

董巨非其儔嗟我報罷猶滯留鞭弭暫逐羣公游文章

嶠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六

憎命何足怪朋尊文讌堪千秋此間舊是藩王宅崇隆
高踞潭城脊邱山華屋二百年我我官殿今岷塵管絃
聲沸列茶肆游人幾爲看山至我曹憑弔一登覽山亦
向人如得意天空木落秋氣肅壁立猶見高士致夕陽
紅照楓樹林遙揖山靈同一醉須臾月出光炯炯酒盃
倒浸青山影拔劍起作王郎歌便擬乘風凌絕頂吁嗟
富貴皆浮雲買山難遇千將軍何時竟跨盧耽鶴去作
遨遊五嶽人陳紫巖元富詩三首曰地古前王宅天空
落木晨會添重九節酒聚異鄉人細雨迴山翠危樓出
市塵故交俱健在莫負此吟身聚會都關數升沈各任

天古人殊已矣此日可徒然放眼煙雲外論詩酒棧前
未應彭澤叟獨醉菊籬邊羽客來千里雄談競一宵澹
烟籠月影寒響靖江湖衣鉢前生締風雲後會遙蘭亭
圖續得終讓阿龍超沈素生堅詩二首曰畫意詩情最
上頭展陽時節共登樓西風觸我東歸思遠浦征帆萬
里秋夢澤波寒峽氣高廿年作客鬢蕭騷囊琴記踏南
朝寺五月松風響暮濤去歲游嶽麓寺
彈琴六朝松下朱南溟鵬詩曰
兩粵經年汗漫遊登臨到處有詩畱一帆乍返湘流棹
結伴同過市上樓觴詠客歸名士座山川猶贖古秋
張軍尙有荆關在爲我當筵畫十洲張玉峯宗瑞詩曰
嶽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七

莫阻看山興攀躋豈憚勞挂窗窺遠岫入座發新醪結
會迨重九尋歡讓我曹籬邊猶採菊席上再持螯勝事
欣相約芳筵喜幸叨邀朋仍把酒攜手復登高但見危
樓峻都忘近市尊嵐光宜作畫秋景好揮毫放眼詩情
壯開懷笑語豪問名皆碩彥合志盡英髦此處堪懷古
誰人愛詠陶謂香社
太史諸君多絕唱無復敢歡糕西嶽道
士劉卧松詩曰翰墨因緣會合奇未曾拜嶽便題詩四
千里外多今雨十六年前感故知哲昆花松與余訂交
邦上昔嘉慶庚午歲
也山放雲遮秋水岸樓邀月映菊花危分明夢到蓬萊
頂祇恐羣仙笑我癡從父覩麓氏湘索詩二首曰邊滌

塵襟踞此樓與來鷲地豁雙眸雲山到眼天空濶城郭
憑虛地鬱繆正擬題糕延令節雅宜挈榼集名流芳情
韻事知多少坐對烟嵐愜唱酬白袷青衫列座宜登高
作賦思非夷解衣况擅荆關畫夏玉兼工庾鮑詩絲酒
飲酣楓冷候朱弦揮趁月明時探幽直比龍山會何事
攜筇躡險巖從弟暢生本齡詩曰鏡秋風月喜雙清山
帶閒雲欲進城送客重逢唐少伯拈花同拜古先生指
香杜夫便從主將排詩陣更溯津涯奮酒兵惜別匆匆
人未散牙琴三疊耐深更附錄兄女葆儀詩曰一桁湘
山色隨入上市樓有誰詩壓卷莫負酒盈甌畫補黃花
嶽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八

節琴傳白鴈秋何時陪阿叔詠雪續前游闕雲山嵐詩
曰未踐登高約看山負此時聊將平遠畫爲補會中詩
陳鶴舟瀾詩二首曰秋老江城候已寒高樓置酒佐清
歡霜酣籬菊英堪撥嶽晚煙嵐秀可餐讌賞肯教佳日
負登臨須及好懷寬年來自笑成疎懶不共凌虛一倚
闌一自江鄉賦索居幾回東望憶吾廬已拚松菊荒三
徑况是田園愧雨疏幸及朋儕親笑語又辜臨眺負居
諸何當續得龍山會更使重陽節再舒唐陶山先生仲
冕用杜文貞嶽麓山道林二寺行韻題詩曰南樓感舊
景不殊湘西對岸路威紆爽澗高松厯盤登諸峯疊秀

瞰重湖登閣少去聲窺鵠頭榜宿庭晨燕鵲尾鑪塵鞅歸
來霜滿鬢寒廳坐對雨跳珠我所思兮望弗及將往從
之誰與俱每循城角矚林鹿空向渡頭瞻檣鳥極知名
勝四處少甚欲描寫一字無詩畫喜披錦囊讀騷壇正
藉雅輪扶煙霞輝映心共賞脂韋齷齪筆能誅定王臺
邊秋色爽雲陽市上風味腴餐菊飲蘭憑軒賦嘯猿舞
鶴隔水呼健羨與高神仙侶頗惜緣慳衰病軀猶記渭
北題鮫會會詠終南積雪圖壬午年重陽前一日會於
關中慈恩寺時南山已有
積雪周與香作圖君先
有詩見贈同人皆屬和
青門握手朝雨散赤沙返櫂夜
月孤山英顧我情脉脉歲杪逢君話于春暖携圖策

嶠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九

班杖一重一掩問樵夫沈栗仲道覽題看山畫冊詞曰
高樓望遠嶽色湘煙紛在眼寶繪新章幾度裝池入縹
囊我來看雪雅集風流今一瞥更畫斯圖萬頃銀濤昔
有無洪洞劉君師陸詩二首曰客裏楚然此合并縱談
燕市別君情披圖示我看山句怪底年來太瘦生吾宗
例不敢題糕未與江樓對染毫卻憶衡湘簪菊日禹王
臺上獨登高葉春塘夢草詩二首曰看山結伴值清秋
擊鉢分箋盡日留逸興似君能醉客風光如此合登樓
數枝籬落黃花燦一色江天碧玉流茶熟酒闌明月上
置身何異泛瀛洲三熏鴻跡補新詩我恨來遊十載遲

忍使好山虛雅約也知名士本情癡清樽未與羣仙會
黃絹爭誇幼婦詞冊中有葆儀
女史詩極佳他日登高勞望眼湖雲
千里是相思吳南林懋詩曰北風吹浮雲黃子欣逢適
為數平生歡示我看山冊山林無賞音吾儕更誰責人
生會面難所期心印迹披圖一再讀讀竟如親歷良會
誠千秋好句豈多得為我謝康節冊中香伯
曾訂交勿笑吾畏
敵他日從君登奇境或能關重開詩社盟因緣結翰墨
龍翰臣啟瑞詩曰十五年前舊畫圖臨風重為細摩撫
遙知山色應無改未識樓臺似舊無嚴麗生學淦詩曰
首曰洞庭張樂夢仙攜帆挂窗前萬絲齊花雨濃收帘

嶠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十

影澹秋江高捲嶽痕低人遊南浦吟情倦句續西園雅
集題如此佳景原不負寄雲深處卜幽棲千峯回鴈到
江干飛翠層樓足倚闌酒可盈樽同結社花宜插鬢笑
彈冠桂之樹引鄉愁遠澧有蘭紉楚佩寬吟到秋眉十
分瘦一聲玉笛盪雲寒蔣筠坡竹詩曰看山不造高明
境市廛誰識林泉勝登高不上酒家樓風塵誰具清幽
興虎癡夫子人中仙三生結得名山緣胸中雲夢吞八
九樓頭氣象羅萬千座中諸客皆風雅作畫題詩真健
者雲煙嘯傲有同癖筆墨欒崎復瀟灑少陵無人謫仙
死世間無復佳山水爾將此冊遺後人遙遙千載情何

已竹也隨宦東南遊青山無數歸吟眸攀躋欲假十日
暇山靈不許聊淹留洞庭北望家何在客裡浮沉廿餘
載湘山湘水如故人馬背依稀識風采蠻溪深處走且
僵橐中久乏尋山糧吳楚名勝附過眼願陪杖履同徜徉
夫子粉榆標雅望鬢眉未老心逾壯平生不作肉食
謀就中誰識清幽狀倦游謝客門難閉日以琴書作生
計市樓偶聚何足言山水因緣信非易唐東溪可久詩
曰廿年不到古潭州卷裡青山笑白頭若使當時添箇
我憑欄分取幾分秋縹我湖山與更幽詩情畫意盡名
苑老梅一樹清香甚攜向花間當即遊唐韋舫萬策詩

嶠口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七

曰高會潭州已廿年酒龍詩虎憶羣賢揮毫欲補雲陽
曲九面湘山一抹煙會秋瀟世崧詩二首曰隔江嶽色
逼層樓袞屐相邀坐上頭薄醉難謀干日酒黃花且賞
一年秋事當快意詩先就畫到名山稿亦畱怪得披圖
人盡識片帆曾挂五溪游我亦江干小有廬南華晴翠
壓窗虛廿年作客貧猶爾一飯畱賓願未如吾舌尚存
容隱市此山能買定藏書知君早負蓬瀛望看剩林泉
合讓予張我園求詩曰前年晤香伯會說雲陽樓其地
離城市致有山林幽樓前居者誰山谷在上頭地既踞
其勝人亦罕其儔讀書萬卷破富貴等雲浮曠懷本無

極况復值清秋高張北海筵登眺豁雙眸西陽照山樹
紫翠座中收座中海內彥卓卓適時流大筆具邱壑高
歌凌滄洲同登百尺頂一瀉古今愁斯樓會有盡此會
應長畱而我慳良緣不得與盛游眼前湘水濶咫尺嶽
峯脩今我且東歸此願更悠悠瞿魯青岱詩四首曰潑
空嵐翠落闕庭嶽色全看九面形天與詩人作供養好
山長送四時青平遠峯巒一望收高樓背倚古城頭不
須更攬匡廬勝如此真堪足卧遊就中邱壑寫來難古
翠奇青萬疊攢五嶽分明起方寸何煩重向畫中看欲
學荆關苦未工暫將摩詰覓詩筒知君別具看山眼祇

嶠口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七

在微茫香藹中謔芸帆瑤詩曰天以好山壯南服一峯
飛峙嶽之麓天教名士張名山萬古山靈託耆宿雲陽
市上雲陽樓樓影山光秋復秋木落天空萬峯出看山
有約羣賢集誰與主者黃涪翁乙酉重陽後四日酒龍
詩虎紛紛來入座之客無凡才與酣瞥見電光走唾壺
擊碎真快哉好山不用一錢買天外峯巒任揮灑畫圖
何處逢荆關風流韻事非等閒君不見蘭亭碑剩數行
字尚有精光在天地又不見桃花萬樹汪倫家至今過
客塵咨嗟富貴聲華瞬息耳大名如山不朽矣不然此
樓舊屬藩王邸蕭瑄彈指付流水何似生綃十幅人爭

傳不隨陵谷爲變遷長沙秋色自終古湖嶽山斗千百
年元龍樓下一瞻拜無數青峯歸眼前卷中人物半師
友焚香重結文字緣嗚呼何日凌風長嘯高會蓬島從
羣仙廖桐川三杰詩曰萬古長沙矗此樓樓前雨水夾
山流水來水去山長在紅樹年年醉暮秋黔陽蔣生湘
玉詩曰買山無力起高樓十載摩挲畫裏秋占得龍標
開講席便將官舍作菟裘蔣生鵠臣詩曰安得置身千
仞峯徧觀雲海盪漾之奇蹤安得追隨者宿後頓開塊
壘抑塞之心胸長沙舊有雲陽樓天開好景供吟眸羣
賢扶輪屬大雅看山作會詩名留牛耳騷壇問誰主盡

嶽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七

指涪翁喚詩虎我翁慷慨平生心不惜裁箋召吟侶一
時名流乘興來拍檻狂呼山欲語敲金戛玉千百言遂
使衡雲九面蟠薄而飛舞惜哉此會我未遇餘韻流風
感前度幸有城西少伯樓千里雲山隨杖屨朝夕讓翁
飽眼看何異雲陽最高處我欲重結文字緣生綃再繪
同流傳先生在前弟子後指點羣峯歸眼前靈麓龍標
兩不朽始信名人到處非偶然李雪舫汝灑跋曰湘中
記曰雲陽之墟可以避世可以隱居或以茶陵雲陽山
爲其地然唐張謂作長沙風土碑亦引湘中記語則雲
陽爲全郡之稱不應專屬一山此市樓之所以名也麓

山在郡城西十里中隔湘江當清秋佳日登樓看山見
橘洲泛綠楓徑拖黃有石壁立曰禹王碑有亭翼然
曰中庸一曰高明有宮觀出於林表曰雲麓其峯巒隱
奧處若洞真之墟道林嶽麓之寺朱張講學之壇坵雖
不盡見可於煙雲縹緲中以意會得之余客長沙時每
過其地延佇久之幾忘身在闕闕中矣虎癡先生之宅
適在樓東招集名流彙成詩畫巨冊不獨麓山面目藉
以寫真卽市樓亦可託以不朽余家山陰所謂蘭亭者
自典午以來名在天壤及身歷其地茂林脩竹固已蕩
爲寒煙鞠爲茂草卽崇山幽水不隨時世爲變遷者亦

嶽山甜雪

卷八

看山詩會

古

不能實指其處則勝蹟之傳以人而不以地也明矣安
見看山之冊不可與禊帖並傳乙酉冬仲獲讀是冊於
五筆官廨爲跋數行以志欣賞右看山冊自香杜先生
至家弟暢生皆當年與會之侶雲山鶴舟則約而未與
陶山先生以下皆續題是冊者也其中惟香伯小唐粟
仲春塘翰臣葦舫桐川湘玉各有畫本其無詩而有畫
者爲趙君秉禮李君錫徐君台應費君樹棠田君雨時
胡君萬本高生朝棟凡詩畫家四十人共得古近體詩
四十四首詞一首序跋各一畫十有五幅今距作會時
纔二十一年市樓久圯故居已屬他人而香杜陶山兩

先生雲山蓉裳詔泉紫巖素生南溟鶴舟東溪葦舫諸
君視麗家叔兄女葆儀皆先後下世王逸少云俛仰之
言皆爲陳迹又云脩短隨化終期於盡當流連勝景時
而致痛於死生之大非閱歷深而交誼篤者不能道此
語也乙巳孟冬彙鈔成帙以遺來者續題數語於後虎
癡又記

龍瑞堂集詠

龍陽洲見狀元來之諺載於黔陽縣志不知起自何時
乾隆四十二年此洲適見知縣事葉二楓夢麟題龍瑞
堂額於廳事蓋以甲科爲邑士望也道光十七年桂林

嶺山甜雪

卷八

龍瑞堂集詠

去

龍見田光旬來宰是邑又於學宮之右建狀元路坊額
亦以二楓之望望邑士而欲斯諺之速應也其時哲嗣
翰臣啟瑞隨侍在署及己亥北上辛丑遂捷南宮對策
第一始悟龍其姓也瑞其名也堂額既驗諺云狀元來
者自外來也故不驗於邑士當二楓題額距翰臣及第
時凡五十七年見田在任年才五十其時生翰臣者尙
未生而翰臣登科之兆已著始信事由前定亦如翰臣
故里伏波巖有石柱下垂去地尺許諺云石柱連中狀
元明正德丁卯有游宦四人作聯句詩刻其上至嘉慶
庚辰陳蓮史繼昌大魁名字皆在詩內是則三百年前

其兆已著不獨五十餘年事也猶憶翰臣北上時以留
別詩索和余援桂林石柱與龍洲之諺相比附而決其
必元今則字字皆驗壬寅春翰臣省侍武陵寄題龍瑞
堂長律二首危移山學博人偉倡爲和作得詩盈帙一
時傳爲佳話獨是二楓之堂額既應於翰臣而見田之
坊額猶有待於邑諺余昔與修湖南通志載宋時有駱
駝紫斷狀元出之諺辛稼軒帥潭州伐石修城而是山
之指適斷其時湘鄉王容以特科狀元應之明時有龍
湖坪狀元出之諺正德己卯茶陵龍化湖因旱涸而坪
明年州人張治應之本朝亦有三洲連中狀元之諺三

嶺山甜雪

卷八

龍瑞堂集詠

去

洲者長沙江中矮子洲牛頭洲水陸洲也嘉慶甲子水
涸洲連明年衡山彭寶臣浚又應之此皆吾鄉故事可
與龍洲之諺相證故余撰黔學記云翰臣信宿官廨尙
應斯諺况邑士生長其地身游寶山之堂日飲清沅之
水其鍾靈毓秀更當何如必有人焉副二楓見田之望
而不虛移山徵詩之盛意也爰題其帙并以和翰臣留
別二詩附錄於後詩曰羨君年少富才華研鍊功深學
問加別思折來江上柳春風吹放筆頭花山尋廬草非
無面水到蓬瀛自有涯此去漫誇科第貴文章經濟總
名家抱寒笑我自烘冬說到春明興亦濃始信名元非

僞得須知異兆本前鍾家山石已連盈尺客地洲還現
幾重兩地奇祥千里合百年佳話一時逢此道光甲辰
正月余撰龍瑞堂集詠序也附翰臣元作并序曰龍瑞
堂黔邑前明府葉公夢麟所題額也邑有洲曰龍陽常
隱水中諺云龍陽洲見狀元來乾隆丁酉六月洲忽見
明府修邑署適成題此額用待將來道光丁酉八月隨
侍至黔邑中人士僉謂姓名符合將應於余明年戊戌
庚子兩次北上不第今年辛丑始得冠南宮追念此額
良非偶然時歸省家大人於武陵邑署因作詩寄題蓋
藉以厚自勗勵且與邑中後來諸彥共相勉副云爾六

嶠山甜雪

卷八

龍瑞堂集錄

七

十年前蹟尙新徵祥如待後來人歌謠成讖非無意山
水鍾靈信有真敢道佳名符兩字聊憑妙墨照千春他
年莫負畱題意俚語曾經達

事入委退限俚語得達
天聽誠異數也隨侍棠陰信宿緣歸來路隔五

溪煙璇題憶向高堂煥花韻會分彩筆妍花韻分妍亦
葉明府所題

額也天巧定知非偶合地靈端欲藉人傳殷勤寄語龍

標彥事業科名勵後先余和作曰甲第如花轉眼新來

科又有探花人佳名預兆堂非偶捷足同由路更真龍
尊人見田明府於學前建坊題曰狀元路今

龍瑞堂名已應驗此坊亦必爲邑人預兆桂苑莫虛

秋夜月杏林應報隔年春賢官學圃都巍煥定有良材

提 帝宸始知文字有因緣曾踏溪南十里煙偶爲
邱園標古豔更移寶墨助時妍首豈爲煙溪邱氏刻月
神於堂側建古墨亭堂傳舊澤千秋盛地見新洲萬
口傳寄語玉堂人共勉科名學問孰爭先余代友人作
曰世事如棋著著新看花原是種花人狀元科目目前生
定龍瑞堂名此日眞管尹偶畱棠舍筆時英獨占杏林
春後來羣彥應同勉也使芳聲達 禁宸文人信宿
有前緣楚岫常畱粵嶠煙果許錦心成慧業何難彩筆
發奇妍掄元路關洲長見教士堂成澤共傳轉眼春光
來鴈塢題名不讓伯高先舊事從今說更新肯將奇瑞

嶠山甜雪

卷八

龍瑞堂集錄

六

應他人斯文遇合原非巧本地風光別有眞桃樹偶來
前度容梅花不藉異鄉春龍陽洲畔多芳草定長菁莪
奉 極宸別館新成有夙緣寶山秀毓瀟溪煙傑靈

自可符人地抽騁何難獻秘妍教澤喜因眉蔭廣虎瘡
學師

建教澤堂邑侯楊君培
建三齋學師題曰墨蔭科名應共桂林傳一鞭好試春

郊駿莫讓看花獨占先屈指韶光五度新眼前幾見奪

標人每思雁塢題非易始信龍淵識是真珊瑚已探珠

海月去秋歲燕
典武賈東冰壺應貯玉堂春水壺謂芙蓉
樓齋游地長安早

返皇華轡定有謫謀獻 帝宸攀稽笑我太無緣最

後來看瀟水煙不及題襟分雅韻僅從寓墨見餘妍掄

元預兆關心切得意新詩脫口傳未必龍頭無後望屠
蘇酒讓少年先邑士繼和之作不備錄詩中先字韻如
移山云轉盼又成新局面安知後進不如先陳生寶樹
云斯言未必於斯驗聊作登階讓客先危生煥宸云材
推杞梓生於楚粵縛無妨記在先危生人表云時人競
說窺天榜誰識斯堂額已先激浦湛瑤云桂林山色龍
洲水兩美難推獨秀先皆佳語也

嶺山甜雪

卷八

龍瑞堂集詠

九

嶺山甜雪卷八終

嶼山甜雪卷九

三長物齋叢書

探驪詩會

余舊製木片一匣共十槩每槩凡百片二面刻平仄字
 各百名曰探驪詩會其會以五人為率每人分平仄字
 各一槩槩中字二面聽用其一集成七言或五言律詩
 一首作絕句二首及古體詩者聽其自便不命題不拘
 韻或以酬贈為題或就所分字自製一題如詠物懷人
 閨情出塞之類皆可詩內重字如漠漠濛濛之類雙疊
 字如瓊龍縹緲之類又如姓名地名之類槩中止有一
 字者準於公貯無字木片內換出一二枚替用全無是

嶼山甜雪

卷九

探驪詩會

一

字者不準替用又和韻詩準以木片代韻余有銘詞曰
 散騎千文詞林所寶驪珠可探焉用鱗爪抽秘騁妍摘
 華挾藻魚貫雁行迴環顛倒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遇故
 成新因難見巧滿地散錢一綫穿好集腋累丸匠心獨
 造蘇蕙錦機王勃腹藁語貴天然思通幽眇藉以銷閒
 何須起草妙手雕蟲無嫌技小道光丁酉冬至明年秋
 山齋無事招同人分集近體詩得如千首亦一時勝會
 也怕聽長征北上鴻那堪攀折柳邊叢多攜笈贖塵頭
 軟暖透輪蹄日色融鼓濯翼鱗誇館列馳驅禁闕勝官
 窮藤牀聳壁懸余獨學團親鋤地一弓余送龍翰臣燭

地蟾圓後拈題雅趣生香焚宜靜室詩就出新聲瀟露

闌花放懷人晚夢清揚盼期早達折柳不勝情男過

君買楫金門去書劍勞勞換素衣勝友莫嫌邀鶴跨閨

蓬猶喜趁風飛重城雪化高松瘦深驛雲封古木肥欲

向鱸堂賡錦字織成離緒幾依依翰臣高齋曉闢眼能

空尋樂須從笠屐中茗席傾甌驅夢蝶蘭窗蘸筆謝雕

蟲騷辭雅曲談休厭綠意紅腔調未工絃管居然傳後

進鬱輪袍蹴杏陰驄余贈會片帆曾記指仙鄉關墅雲

深草木長漁網銀壺青翠聳幾添新詠壓奚囊適侍師

生同小集花院午來清入坐團詩客開懷試酒兵遠山

嶼山甜雪

卷九

探驪詩會

二

滋爽氣鳴鳥識新晴靜對歡無極知心剪燭情並舫幾

株垂柳間叢篁多少吟情入錦囊酒不嫌沽招客醉茶

能卻睡助詩狂素琴罷鼓留餘響險韻分題索和章自

笑疎慵黃石老一瓊冷卧讀經堂余贈唐客社憑闌放

醉眸龍山橫翠喜探游滄浪近范青衫秀城堞遙迎碧

黛浮層疊烟曩天際出蒼茫畫景席前收辛勤蓮漏初

沈後雪案螢窗志莫休余贈張欲補騷經倦莫支路黃

清話勝餐芝風吹弱柳絲千縷雨灑修筠箭萬枝秋菊

春蘭堪結佩濃桃淡李共裁詩宿盤恰踐迎年約覓句

應多絕妙辭余贈路華甫禿筆詩難就輕拈轉取羞陪

君沈醉後勝向閣蓬游華甫幽趣開吟社花開破寂寥

遠山殘雪霽別墅斷霞飄繞室班聯荀酬年酒挹椒吟

遲緣獨醉放筆客心遙徐作峯巒遠映碧天虛望裏林

亭落日餘小苑叢英開繡曆偶延佳客過吾廬圓滿蟾

光入夜明清談雅酌可忘情紅妝欲睡高燒燭靜聽銅

壺漏暗傾逸作閉戶閑談屈子經齋頭長物一瓊青余

名三景差唐勒皆同侶何必逢人說獨醒余贈及一舟

小住五溪橋冷淡生涯類楚樵愛客同游誰最厚分曹

朗詠不因招春光漸暖歡心結逸思羣飛興漫消快及

陽和烟景麗錦衣攀折杏園條余贈熾堂及潛堤碧柳

嶠山甜雪卷九探驪詩會三

葉初生上有黃鸝巧弄聲似笑折腰緣斗米欲攜婦子

學躬耕前作已就字有未無邊風景恰宜人雅集何妨

雜主賓著樹濃花開近午橫窗朝靄照臨辰牙籤斑管

供清賞玉案相簾絕俗塵陰惜三餘燒燭繼拈毫試墨

那嫌煩通作赤石山頭綠水邊公門弟子敢居先當檐

嫩柳扶雲薄滿地深篁帶露翻選韻探驪成勝會聯吟

畫壁換新年琴臺價重誇名手獨取椒花介壽筵熾堂

雪時難得是晴天粵主吳賓盡寓賢燭剪紗屏星暗度

簾垂畫閣月斜穿餐英共采蓮枝繁集錦分雕杏朶圓

路館能容予脫畧壯心還借酒懷延龍毅士招余龍標

寄跡恰初春柳外鶯聲入聽新牛笛隔村吹遠近雞窗

支枕度昏晨家幃漫憶鄉園樂官牘長羈楚縣賓欲覓

禪關參不二紛華淨盡著僧巾華甫淵淳岳峙仰韓歐

鈍質何知許唱酬酒煮紅爐題競病花明絳蠟訂交游

湍衝曉霧千峯濕雪壓驚灘萬壑流探得驪珠陪鳳尾

餘醒獨自放吟眸作之韶光一轉百華生到處山城美

趣迎才拙何堪成逸韻興高端可愜幽情風前隱隱蘭

芽馥雨際依依柳色清但願盤桓虛左席持壺誰計玉

甌傾毅士學舍渾忘屋打頭談經讀史舊緣修瑟邊穩

勝吳娘擢杯底遙追越客樓花樣休從時派覓墨痕須

嶠山甜雪卷九探驪詩會四

向古編偷候鴻北舉吾空羨日下濃光射紫裘余送芷

試裝積詩成遞唱酬怒怒駒隙為人留池華繞管深紅

陞山色窺窗淺黛浮簾颺微風飄斗室茶烹活火沸吟

甌多君共助清狂興何事脂車又遠游通作絳帷光霽

映朝暉分席聯吟藻欲飛著手爭看新詠出開懷恰趁

早春歸花光戀客紅歌坐草色迎人綠上衣拜贈愧無

瓊玖報寸心長共柳依依芷舫會從辰市接雄談去夏

修司馬自嶺入都與子遇於浦市判署今向沅南候客驂恰遇鄉人聯舊

袂同馬與華粗才何敢與君參余於華甫坐中楚縣集

羣仙籠紗共醉筵青燈賡午夜白雪賦遙天衝險溪流

外舟爲辭水所壞因而尋歡驛館前春光生客路萬

里結新緣修冰席樓遲忽隔年吟懷最喜伴羣賢合

英共唱延春曲破浪還來不繫船逸趣差能分夜燭壯

游無計展晴鞭歡情客似垂垂柳雨宵長條雪滿川送

歸修新詩擊鉢漫催成難寫康成邂逅情同是吳儂翻

送別笑吾萍集去留輕華甫南詔來仙吏鱸堂偶聚游

開尊霏玉屑繞席遞花籌風颺眠琴室仙迎入畫舟羨

君吟興爽鴻爪迹長留作之暫淹歸棹進蔬筵刻燭分

題快占先好句籠紗聯舊社高人入座結新緣持籌把

酒歡生席對客揮豪意欲仙冷署花繁春透露凍雲遙

嶽山甜雪卷九探驪詩會 五

鎖碧峯顛適侍選韻仍朝夕題襟即弟兄鸞翔還鶴立

岳峙更川橫鐵劍消雄氣銅鞮助塞聲滇池何日到珍

重故人情修士雅予閑偶舉鴈庭花堵草極芬芳蒼

官老作龍鱗蹙丹聖新看鳥翼張要使車書同闕里須

將鐘鼓列迴廊揚君有建鐘良材付與工般手穩建東

西鐵柱坊余集楊馥園向季玉議此日春初到山齋曉

色晴帳前宜舞鶴花底辨交鶯化雨沾常渥蘭言聽更

清樹人還樹木繞座羨班生季玉一夜聽簫管山城節

候移遠烟浮浦草快雪映林枝冷謝温回後經酣字愜

時何緣陪絳帳許進治春詞煥堂簫管叢中錦帶鬆含

羞擁扇作嬌容鄉音唱到溫柔處似祝郎心莫負儂余

燈詞二子真時駿慙子借片瓊挑燈分雨席探篋共花

筵野竹添新趣門桃識夙緣羽儀看遠上雙浴鳳池邊

余贈向生敏之敬之翦燭書齋飲軒然喜唱酬蘭芬飄舊榻雲液

熟新甌伴讀嫌宵短窺窗見柳稠湖湘公望滿官味澹

如秋敏之暖愛春晴候山光鎖寂寥攜琴分綠野觀瀑

霞飄適侍嫩寒春雨潤如酥山市盤餐屈過吾雅集飛

觴爭戰拇豪情奪采勝呼盧詩成酒政傳金谷官冷賢

聲頌玉壺元白讓君能壓倒愧余那得探驪珠華甫君

嶽山甜雪卷九探驪詩會 六

藏卮酒味加酥高會羣仙亦到吾坐上鳳毛誰是謝尊

前馬齒愧先盧蓉樓更約尋春展縣治西有芙蓉樓相

茅屋頻傾賞雨壺醉後不須燒絳燭胸中自有夜光珠

余贈華甫鱸堂招飲勝餘酥半載春風獨愛吾叔度汪洋欣

捧席相如文采薄當盧執經成市傳衣鉢雄辯經筵擊

唾壺從此不須深入海師門一字勝探珠作之次華

鄉城郭幾昏黃水陸辛勤未易詳且喜官牆沾美秀漫

辭關塞感微茫同濡膏雨歌初洽新浴文瀾爽更揚得

接塵談償夙願鴻鈞醞釀溢鱸堂馮子厚至自桂高談

四座遍賢明筆戰胸藏百萬兵漏靜然藜情宛轉興高

獨管趨縱橫杏壇振鐸春風滿槐市橫經化雨生最愛

巖前花似錦留陪何惜玉壺傾穀士半生勤荻畫謀食

愧漁樵密柳紫前渚孤帆趁暮潮筆翊龍躍浦曲遞鳳

鳴簫且喜閱名絕泉香味自調何生劍橐筆天涯客經

年花課忙堦蘭開並蒂邀對合歡觴華甫益蘭盛客裏

能尋樂看花終日忙蘭亭真可續曲水共流觴華甫但

得花前醉何知案牘忙芳心如好友爭侑主人觴子厚

掃徑增僮約花閒人自忙祥微蘭服媚醉借鶴傳觴穀士

和九畹連朝放人忙花亦忙探珠嫌晝短醉月更飛觴

少思和作靜室言歡候叢蘭盡吐英對吟新詠雅修禊古懷

嶠山甜雪 卷九 探驪詩會 七

清入畫枝芬馥依琴影澹橫黃瓷栽植淨四座失炎庚

余贈翠萼邀閒盼深香繞砌畱輕盈看獨秀持贈快羣

華甫謳靜室香逾遠芳姿暖更稠幾莖堪玩賞蟾照恰當頭

子厚幕院秋光滿窗前秀氣浮芳初薰塢草色已映宮

樞最喜添君興還能遣我愁蘭亭成勝會少長快同遊

穀士並蒂誇繁蕊三湘興可尋微涼生錦簟逸韻滌塵

心掃榻迎佳客開簾趁午陰唱酬紛倚檻池上晚風臨

翰臣秋禊成佳會賓賢主更良來看蘭並蒂共醉酒盈

鵲竟體清芬襲同心臭味忘莫嫌花太素况對紫薇郎

庭前紫微盛開若與芳蘭爭豔少思作老蚌珠光吐雙鬢影半斜叙芳含

夕露照粉映朝霞人是同心侶秋生共萼花明年添一

个競爽在君家今春華甫先生舉一子基曾歸試啼聲

雅管華逾潔高人隔俗招嵐光連篠徑蓮露挹詩瓢集

字歌金縷思尊繫玉橈引觴還共酌叙佩愧相邀邁侍

晨起飲秋露幽蘭發幾叢得親君子佩莫笑主人窮獨

坐羣芳繞孤吟半壁空呼童重掃徑酣賞待諸公華甫

官隱辭炎熱羣英到草堂蘭泉朝浴秀桂殿夕飄香愧

子吟新曲知余近古狂西湖春柳碧歸後莫相忘余喜

生穀生至秋九趨陪日勤招問字人諧聲篇快觀脫手

句增新法妙通言志書多著等身陋材聊贈答幸接舊

嶠山甜雪 卷九 探驪詩會 八

音塵陳邨堂芝秀蘭幽耀畫堂風鏡廿四送花香遙看

贈作瀛路濃暉麗近指松陰靜趣芳荔映醇醪真嫵媚蕉迎

客袂共飄颺調羹好藉匡時手細領陽春化日長子厚

逢君欽令飽抱負等公侯拋殘欣論古題鮓快賦秋低

同心共寫策勉願相酬旭景層巒時招予小飲畱華甫

樓成百尺境幽遐靜對春風坐絳紗堤柳垂絲欹碧水

井桃凝露襯紅霞松醪細釀廚中粟筠管妍生夢裏花

薄暮斜陽親倚望蒼茫游子未歸家作之偶集詩籌度

午曛吟餘講藝更殷勤最宜繞榻梨雲羃更喜攀條杏

蕊芬句讓同儕誰奪錦才非老宿敢書勳會看鳳沼

微髮後翰藻翩翩盡出羣歲月羨初夏開簾秀色

迎關懷看故里濯足冀前程雁序勞殘夢鶯聲恰早鳴

添樽遙遣興永夜破愁城子厚暫作辭榮客琴材密種

桐鬢宮多古趣淳行冠儒宗市甕常傾桂停車為愛楓

薰衣焚寶鴨御李暢私衷林作千山日色照龍洲江枕

芙蓉九派流平野明星連北極潛宵酥雨灑南疇霧籠

紙薄宜裁句泉湧思抽勝集裘繡虎才高三楚地文章

經史繼曾歐贈作

集陶詩

余弱冠時喜讀陶詩嘗作讀陶四十韻曰古詩三百篇

嶠山甜雪卷九 集陶詩 九

蘇李實冢嗣流行及建安綺麗日橫恣步兵鸞鳳迨高

蹈闊淳懿卓哉生陶公浩然返風始質樸根性情沖和

吐胸次美無雕飾痕別具天然致初視若常語細玩得

奇思羞為頗牧雄恥作媿媚媚敗葉辭空林疎鐘出破

寺秋山獨鶴行春水童牛睡即此眼前景想見胸中事

自非十年讀不能領其意後來壇坫雄王霸滑真偽餽

釘非不豪乞兒入寶肆平淡非不佳富室陳瓦甃綺語

非不工鬚眉塗粉膩險語非不峭白日逢魑魅輕俗如

元白村女羅珠翠寒瘦若郊島愁人病瘡痍惟有微士

詩百讀難棄實難以迹象求不能言語譬富貴如雲烟

生死若夢寐輓辭成於生祭文題以自節比張子房志

同綺里季述史懷夷叔讀騷悲原諠帶索慕榮公杜門

思張擘抱琴窗北眠采菊籬東醉入社常攬眉歸田誰

把臂東林釋慧遠南陽劉子驥續之與遺民匡廬跡同

寄甲子偶標題五臣紛聚議淮海與山谷亦莫辨全異

不觀蕭維摩一傳表大義不觀顏光祿一誄詳私諡綱

目炳日星紫陽掃檉蕙義例仿麟經徵士書無愧使傳

東魯薪柴桑卽洙泗雖未躋顏曾端不後由賜迄今讀

其詩如與其人值門庭無雜賓左右列童穉招我粟里

遊受我羔鴈費微雨從東來清風脫然至又作集陶詩

嶠山甜雪卷九 集陶詩 十

二十六首日乃瞻衡宇樂是幽居田園不履儻石不儲

斯晨斯夕有琴有書襲我春服脂我名車芳草鮮美林

竹翳如春醪獨撫悠然自娛右幽遙遙三湘依依舊楚

勗哉征人平路伊阻雷雷停雲翼翼歸鳥敬哉離人良

朋悠逸東園之樹鬱鬱淇柯之子之遠抱恨如何和風

清穆春服既成送爾于路霰雪飄零右送別歸去來山

中青松冠巖列坐止高陰下栖遲詎為拙獨樹眾乃奇

卓為霜下傑提壺挂寒柯逸興與世相絕飄飄西來風翳

翳經日雪繞屋樹扶疎柯葉盡摧折此陰獨不衰念之

五情熱不為好爵榮深得固窮節采菊東籬下菊為制

懸掛一條有佳花遂與塵事冥草木得常理林園無俗
情山中饒霜露氣澈天象明哀蟬無語響來鴈有餘聲
清涼素秋節蔓草不復榮懷此貞秀姿衰露掇其英漉
我新熟酒杯盡盃自傾右題張竹泉刺史節
松菊三徑圖二首先師有遺
訓游好在六經一旦壽命盡二鬮纒數齡枯形寄空木
荒草旅前庭開歲候五日懷人在九冥右立春日懷業
師周定軒先生
錫春秣作美酒酒中有深味平生不止酒酒能祛百慮
日暮巾柴車晨興理荒穢有酒斟酌之數斟已復醉隻
雞招近屬斗酒聚比鄰且盡杯中物空負頭上巾代耕
本非望校書亦已勤鴈酌失行次君當恕醉人青松在

嶽山甜雪

卷九

集陶詩

二

東園新築鬱北牖摘我園中蔬漉我新熟酒遙遙沮溺
心汲汲魯中叟懷古一何深愚生三季後得酒莫苟辭
鷓來爲之盡榮華難久居趣舍逸異境寒雲沒西山素
月出東嶺古人惜寸陰日暮燭當秉右飲酒
四首少無適俗
韻聊用忘華簪談諧終日夕卧起弄書琴悲風愛靜夜
騎鳥戀舊林此中有真意清歌暢高音仲蔚愛窮居袁
安卧積雪孰是都不管也無一可悅白雲宿簷端青松
冠巖列淹留豈無成栖遲詎爲拙人生少至百託體同
山河氣變悟時易草榮識節和物新人惟舊世短意苦
多故老贈余酒提盃挂寒柯未知明日事且極今朝樂

孤雲獨無依眾鳥欣有託委懷在琴書命室攜童弱在
吾余多師榮叟老帶索詩書塞座外桃李羅堂前雖有
荷鋤倦而無車馬喧服勤盡歲月守拙歸園田鼎鼎百
年內無復東西緣壺漿勞近鄰促席延故老貧賤有交
娛冰炭滿懷抱寒風拂枯條嚴霜結眾草歲月不待人
稱心固爲好粲粲三珠樹卓然見高枝春秋多佳日冬
夏常如茲寒暑有代謝山川無改時人生無根蒂霜露
榮悴之亭亭月將圓靡靡秋已夕寒竹被荒蹊落葉掩
長陌秋草雖未黃元鬢早已白昔欲居南村南山有舊
宅榮榮窗下蘭蒼蒼谷中樹林園無俗情井竈有遺處

嶽山甜雪

卷九

集陶詩

三

屢空常晏如萬理自森著時還讀我書所營非近務草
木得常理瑾瑜發奇光萬族各有託拙生失其方貧居
依稼穡所業在田桑榮華誠足貴盛衰不可量天高風
景澈道狹草木長心遠地自偏傲慮何必廣閑居離世
紛虛室絕塵想再喜見友于奇文共欣賞談諧無俗調
園林獨餘情不言春作苦但道桑麻成芳菊開林耀青
松夾路生達人解其會庶以善自名伊余何爲者肆志
無依隆不喜亦不懼非商復非戎空庭多落葉敝廬交
悲風被褐欣自得曲肱豈傷沖濯木荒余宅慨然知已
秋神淵瀉時雨開谷矯鳴鶴歸道平素撫劍獨行遊

高舉尋吾契顧瞻無匹儔右開卷雜詩十四首又道光丁亥集題

鄧湘皋學博松堂讀書南邨耦耕二圖一首松堂述先德也耦耕

遺烈往迹浸就湮青松冠巖列先巢故尙在栖遲詎爲

拙昔欲居南村天高風景徹坐止高蔭下逸與世相絕

一去三十年念之五情熱計日望舊居量力守故轍再

喜見友于服勤盡歲月落地爲兄弟此契誰能別依依

在耦耕胡可不自竭遙遙沮溺心方此詎不劣茅茨已

就治簞瓢謝屢設依依墟里烟曖曖空中滅時還讀我

書深得固窮節

嶠山甜雪 卷九 集陶詩 三

集字詩

近人多集稷帖字爲楹聯山陰倪九山翁至集詩數十

卷無一字出稷帖外者然皆四韻無長篇也又長洲沈

渭梁蓬莊集六卷文賦詩詞皆集前後赤壁賦字韻語

亦無巨製余嘗集成七言排律詩三首一蘭亭序除重

文存二百五字一岳陽樓記除重文存二百一十四字

一前赤壁賦除重文存二百九十六字每文各取一百

十二字成七言排律一首亦吟壇遊戲之一端也集蘭

亭序日暮矣禊初爲勝會羣修快遇之品峻若將

崇嶺合流清能引激湍隨風和自足齊絃管地靜終當

聽竹絲少日每懷山水樂陳言未盡古今悲游觀坐次

因年敘俯仰情形豈世期浪迹既欣同列信幽娛况有

昔賢知人無躁趣咸相得歲不虛遷在及時觴詠故亭

酒可作契蘭興感寄於斯集岳陽樓記曰曠古詩情屬

岳陽洞庭南去是瀟湘湖形遠與煙霏際樓影高連日

月翔感物無心春浩浩觀瀾有象景洋洋百年興廢橫

空浪千里浮沈薄暮橋巴峽排青吞雨氣君山銜碧隱

星光後先蘭楫騷人國上下鷗波酒客鄉覽勝多爲行

旅至傾懷誰得泳游長潛鱗驚集漁歌作頃刻登臨樂

僑嘗集前赤壁賦曰如此風光沂往遊蘇仙曾一賦清

嶠山甜雪 卷九 集字詩 南

秋吹簫客汎波間葉駕鵲星明渚上牛問婦喜能戴斗

酒用後賦事知音樂與共扁舟凌虛羨彼漁人適望月飄來

桂子幽孟德旌旗空逝水周郎歌舞亦蜉蝣無窮世變

蒼茫出不盡江聲浩渺流自有雄懷橫赤壁何須飛棹

下荊州予將縱目觀遺美千里山川正鬱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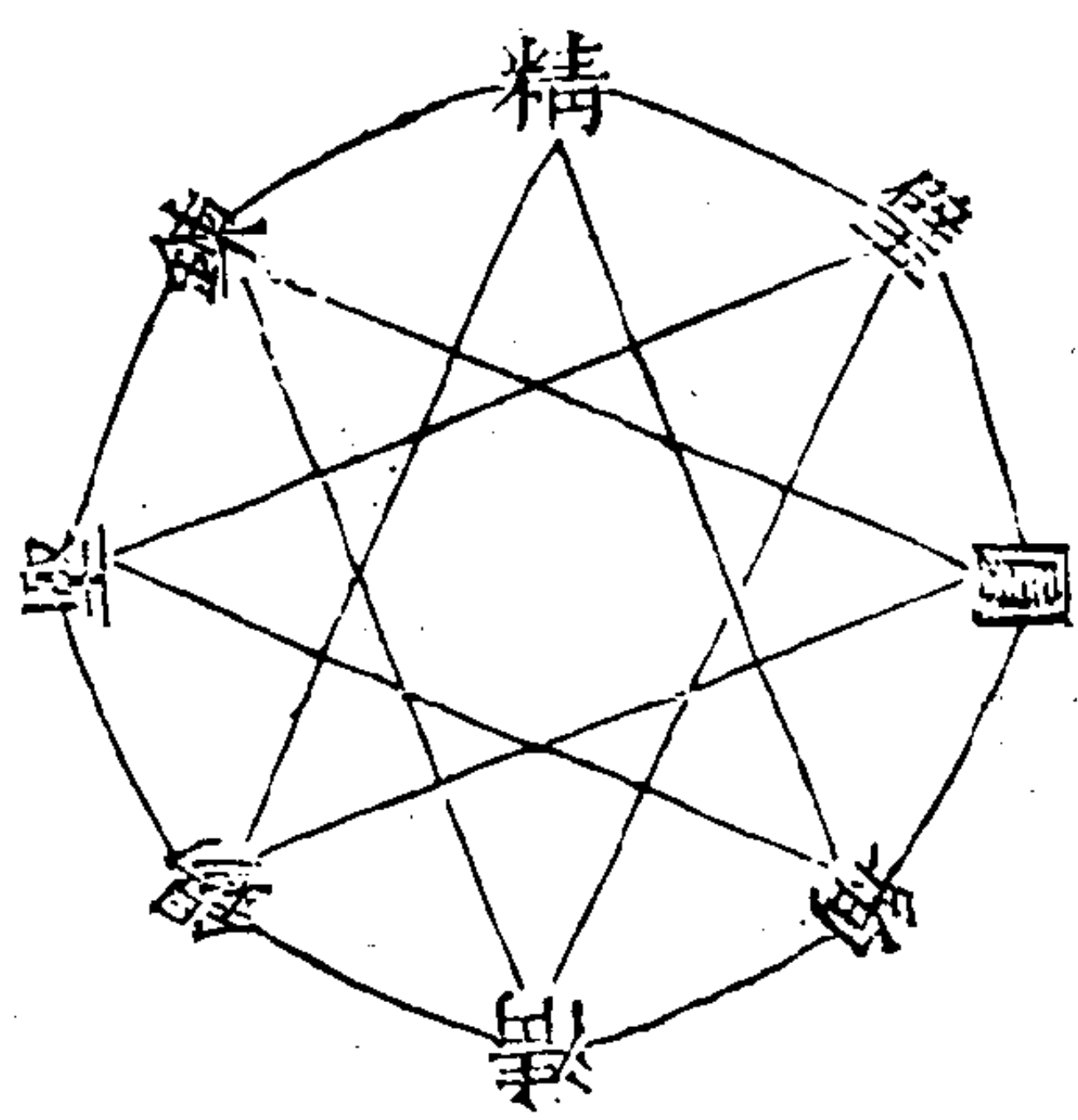
圓錫盒蓋銘據梁簡文統扇銘製迴環交午讀之得三十六變

精鍊堅錫清綯圓璧 鍊堅錫清綯圓璧精 堅錫清

綯圓璧精鍊 錫清綯圓璧精鍊堅 清綯圓璧精鍊

堅錫 綯圓璧精鍊堅錫清 圓璧精鍊堅錫清綯 精鍊堅錫清綯圓 每句退一字 精鍊圓綯清錫堅

鍊 璧圓絢清錫堅鍊精 圓絢清錫堅鍊精璧 絢
 清錫堅鍊精璧圓 清錫堅鍊精璧圓絢 錫堅鍊精
 璧圓絢清 堅鍊精璧圓絢清錫 鍊精璧圓絢清錫
 堅每句退一字 精錫圓鍊清璧堅絢 鍊清璧堅絢
逆讀八首 精錫圓 堅絢精錫圓鍊清璧 錫圓鍊清璧堅絢精
 清璧堅絢精錫圓鍊 絢精錫圓鍊清璧堅 圓鍊
 清璧堅絢精錫 璧堅絢精錫圓鍊清每句隔二字
 精絢堅璧清鍊圓錫 鍊圓錫精絢堅璧清順讀八首 堅璧清
 鍊圓錫精絢 錫精絢堅璧清鍊圓 清鍊圓錫精絢
 堅璧 絢堅璧清鍊圓錫精 圓錫精絢堅璧清鍊
 鍊山甜雪 卷九 圓錫盒蓋銘 五



璧清鍊圓錫精絢堅每句隔二字
逆讀八首

嶽山甜雪卷九終

校經堂擬作

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開校經堂於長沙節署以經義課士道光癸巳余客其幕擬作甚多今存二首一曰釋雲夢雲夢古無二澤之分見於經傳有合稱者有單稱者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菅菅與夢通爾雅釋地有十藪呂氏春秋淮南子作九藪漢書作八藪皆曰楚有雲夢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又曰吞若雲夢者八九

嶽山甜雪

卷一

校經堂擬作

一

於胸中史記高祖紀用陳平記乃偽遊雲夢漢書地理志南郡編縣有雲夢宮又曰楚地東有雲夢之饒後漢書郡國志南郡華容侯國雲夢在其南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云夏水自州陵東逕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隋書地理志安陸郡有雲夢縣元和郡縣志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西七里凡此皆合稱雲夢者也夫曰縣曰城為地已隘必以雲夢合稱曰臺曰宮其地更微亦未嘗舍雲而稱夢舍夢而稱雲也其為一澤斷可知也況相如已明言楚有七澤雲夢其一乎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

嶽山甜雪

卷十

校經堂擬作

二

雲中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又有藪曰雲連徒洲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後漢書郡國志江夏郡有雲杜縣隋書地理志巴東郡有雲安縣元改為雲陽州明改為雲陽縣今因之屬夔州府凡此皆單稱雲者也左傳宣四年邾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宋玉招魂篇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凡此皆單稱夢者也其單稱雲單稱夢者特省文耳非謂雲中非夢夢中非雲也杜預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言雲而并及夢則夢亦在雲中矣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言夢而并及雲則雲亦在夢中矣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然則江南江北皆雲夢也自司馬貞史記索隱乃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而雲夢澤名始分為二至宋之沈括羅泌易被郭思鄭樵洪邁洪興祖之徒遂有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之說後之學者莫不遵之古之雲夢方八九百里今湖北省之沔陽荊門蘄三州監利石首枝江黃岡麻城安陸等縣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其地也而德安府屬之雲夢縣置於西魏至今固之特雲夢之一隅耳猶古之蒼梧其地甚廣後世以名專指之縣豈謂蒼梧僅一縣地

乎禹貢雲土夢作又史記夏本紀作雲土夢為治水經注因之亦作雲土夢作又而漢石經及漢書引禹貢文本作雲夢土作又唐太宗始詔改石經為雲土夢以符史記玩史記以為治二字易作又蓋謂雲夢之土可治非謂雲之地僅土見而已夢之地已生草木可芟又也又攷湘中記云雲陽之墟可以避世可以隱居唐張謂作長沙風土碑亦引此記夫長沙去古雲夢之地且千餘里其墟猶以雲陽為名則雲之為地亦安得謂定在江北而不在江南乎其誤蓋由於史記傳鈔本偶倒夢土二字而水經注因之唐太宗遂據以改經小司馬因

嶠山甜雪

卷一

教澤堂

三

分雲夢為二澤宋以來儒者復創為北雲南夢之說而經傳古義遂棄若塵羹矣一日庵字諸庵字在漢不見於說文而見於衡方碑碑云庵離瘧疾隸釋云以庵為庵其時雖有庵字猶無屋舍之義至梁之玉篇云庵舍也廟也其時雖以屋舍為庵猶未嘗以庵為僧舍唐人如溫庭筠詩云禪庵過微雪陸龜蒙詩云尋僧助結庵則以庵為僧舍矣然唐之廣韻云庵小草舍也宋之集韻云園屋為庵其時猶未以庵字專屬之僧舍故宋人多以庵為別號及書室之名如朱子號晦庵胡詮號澹庵米芾所居號海岳庵陸游所居號老學庵是也庵之

為字以广為義以庵為聲取就广為屋而有所掩覆之義故後人或以說文广字為庵之省文其字與司馬相如子虛賦菴間草名謝靈運山居賦菴羅果名之菴字相通菴一作莽文之變也故掩揜二字義亦相通菴有掩義在石鼓文勿菴勿伐其字從六至東漢王充論衡菴邱蔽野始變而從艸皆以掩蔽為義其以屋舍為菴則見於後漢書皇甫規傳親入菴廬巡視三國志不出菴菴音書竟陵王子良傳編草結菴葛洪神仙傳結草為菴王子年拾遺記編茅為菴杜佑通典齊人謂栢菴為菴菴皆菴與庵連之證也後代摹印家以六書無庵

嶠山甜雪

卷一

教澤堂

四

字不能強作篆文故元吳鎮有樸學庵朱文印則借盦為庵明王穉登有屬長庵主白文印則借閭為庵說文盦從皿盦聲字既從皿義當為器東觀餘論有尸素盦又有印仲孫伯文之饋盦又有漢小盦宣和博古圖有周交蚘盦皆盛精飯之器有益以覆之是為盦之正義而闕則說文云閉門也亦與庵義有別蓋以屋舍為義當以庵為正以菴莽為通以菴為古通以广為今省而盦闕則借用也其以庵為僧舍專稱非古義也

教澤堂唱和詩

道光十七年六月余至黔學見學官後有隙地嘉樹成

林蕪穢不治心甚惜之詢知爲前學師周六屏從普明寺園基清出欲建亭未果有記存焉明年捐錢百三十千建屋五間正中祀宋教授單銓等七人皆有功於黔學者也顏曰教澤堂繚以土垣招邑士肄業其中二十二年四月歲科兩試生列優等童入泮者凡十餘人其時適有修學之舉邑紳董事者撤殿廡舊材於堂之正西建奎文樓祀石魁星一軀移教澤堂於樓下改舊堂爲樂羣書屋又建靜者居二間於堂之東南隅又移宋刻修縣志碑之在明倫堂者明刻寶山書院碑之在水口山者於堂之左建亭覆之並易土垣以甃石署其門

寶山甜雪

卷十

教澤堂唱和詩

五

曰寶山別館而堂於是乎成其時則二十三年十月也邑士從遊者益眾至不能容邑宰楊君既資以膏火又於堂左增建學舍三間余爲題曰眉蔭齋以志廣廈之庇邑中藏修所有龍標書院游息所有芙蓉樓皆足以爲造就人才雷遵風景之勝境斯堂既成登樓遠望東麓赤寶諸山環繞戶外列屏障而當面則粉堞森排文峯卓立沅澗二水左右分流其東北遠景尤爲寬曠計其地不及二畝而朝煙夕嵐萬千氣象悉納於疏櫺短檻之中以此讀書則志氣頓遠以此勵志則聖域比鄰行見黔邑人文之盛可於斯堂卜之遂爲記其興建

始末以貽來者此余癸卯歲所撰教澤堂記也堂成邑宰楊君作長律二首落之一時和者盈帙肄業生有不能詩者余爲次韻代作楊詩曰學舍經營次第成龍標何幸得先生欣逢桃李盈庭日更卜弦歌比戶聲鹿洞規條師仲晦明山壇坫繼文清程門底事人爭立爲有循循善誘誠門對青山關講廬諸生問字競停車地鄰泮水鸞旂盛人在春風化雨餘學有真傳期實踐業資取友重羣居希賢希聖先儒訓莫爲科名始讀書余詩曰五載綢繆始落成絳帷深處集諸生冀從燈火尋書味敢許弦歌助政聲增舍頓忘瓊席陋授餐分得俸錢

寶山甜雪

卷十

教澤堂唱和詩

六

清文翁雄化操何術教澤源頭祗一誠非無粵鑄與秦廬爲學工夫類造車要使轍從門外合須將理向靜中餘春風座上前儒澤秋樹根邊近聖居我欲報公何處報願攜多士列賢書代作詩曰賦園誰是庚蘭成講幄新開瑞靄生地僻絕無城市氣堂深惟有管絃聲公修泮水千年業詩與沅江一派清應識育才同保赤居官全恃此心誠寶山眞面勝匡廬別館頻邀長者車縣有山宋台館敏學朱子弟子也建寶山書院明林少保復有重修碑記今多置斯堂題曰寶山別館講學肯教駒隙過論文不拾蠹編餘青山明月詩人宅唐王詩宦於此青山暮鼓晨鐘釋子居普明寺我欲升堂還明月其詩意也

入室翦燈更讀十年書一木難將大厦成扶持賴有兩
先生既培芹藻開科運更啟絃歌作頌聲顧我幸師黃
叔度如公真是薛文清工材喜不勞鳩庀百堵重興感
至誠寂寞荒江有敝廬祠成未敢枉高車一門節孝旌
繁後千古馨香薦享餘蕭吉亭仲暉家茶陵溪建公暇
許窺言宰室問奇欣就子雲居從今願與鄉人約不務
農桑便讀書教士材分大小成吾師不愧古先生太羹
寡味翻多味古樂無聲勝有聲室欲方知仁者壽戒欺
便是聖之清鸞湖鹿洞條規在細與同儕辨偽誠賢侯
惠澤徧窮廬問俗常乘出郭車聽訟每因窮理得會文

嶸山甜雪

卷十

教澤堂唱和詩

七

多趁辦公餘既為聖域成崇構又向儒門闢廣居他日
龍標新乘出名師名宦好同書傳經賴有鄭康成學紹
前賢啟後生禮備周庠兼夏校樂諧玉振與金聲寶山
碑建書堂古澗水源開教澤清眉蔭更添佳話在兩公
心事一般誠吾儕獨學守鄉廬誤認金銀作漢車誰肯
忘年師項橐漫誇耐久友陳餘何如共入春風座相約
同來夏屋居細玩壁間酬唱句雅言都是禮詩書九仞
功從一簣成奎光快觀慰平生賢官既奪扶輿秀講席
還添振鐸聲寶館重修山獻瑞龍洲再現水增清嶺陽
狀元來邑中舊諺也乾隆六十年湖忽見葉二楓邑侯
題龍瑞堂額於縣治桂林龍翰臣請侍來此上科得大

魁龍其姓也瑞其名也卓榜帆開
學以此上達天聽瑞異也更聞鐵樹花新放
花科名鼎盛今夏花適開盡是賢侯感格誠得闕相

從喜屋廬金針會度指南草教因善誘才無棄學為親
仁力有餘莫忘德德還切切敢仍究究與居居此閱即
是卿孃地好讀人閒未見書山環水抱本天成教士堂
開色倍生滿院槐陰留德蔭一樓風韻助書聲材培植
樸心俱化勝接芙蓉景更清縣北芙蓉樓唐詩
人王少伯遺蹟也二十年
來文運轉端由培養出真誠此是龍標第一樓文章畢
竟仰前車光陰未肯拋分許歲月尤當惜閨餘詩可以
興還學禮食無求飽敢懷居晨鐘暮鼓催人老笑我華

嶸山甜雪

卷十

教澤堂唱和詩

八

願尚讀書自慚書劍學無成恥作儒門繼繼生得就名
師親道範更逢賢尹著能聲堂開夏屋千間廣座引薰
風雨袖清古墨亭前遺蹟在熏香留待趙明誠釋褐何
時出野廬親借計吏赴公車功名肯使飢寒累溫飽原
為志業餘修得棠陰三月坐不殊杏苑十年居欲探二
酉斯堂近快讀先秦未火書不待三年政已成宰官原
是舊書生陶鎔士習金無價磨厲文心玉有聲婦孺皆
知君實正懦頑能識伯夷清采風更得師儒助酬唱詩
篇字字誠藏修何必遠山廬斯館能容結駟車高放眼
光鵬背上細收心境靈須餘農知力穡秋方稔賈善爭

奇貨可居嗟爾小民猶自奮吾儕况讀聖賢書講舍羣
材荷玉成幾時修到定前生日高樹有千重影風靜庭
無萬籟聲如此讀書真是福從茲立品自能清師門教
澤賢侯政感切中心報以誠翹首承明有直廬崇儒何
日降安車勉因後進成師說不為前修拾唾餘眉蔭可
為寒士庇奎文况近聖人居晴窗欲副殷勤望檢點牙
籤自曝書入聖功原戒速成明新理自靜中生春來壇
杏花增色秋到庭槐樹有聲但使立身同嶽峙何愁登
第俟河清寶山別館眉山蔭都是歐陽好士誠何必遙
尋世外廬此間絕少過門車青山碧水皆陳迹月窟天

兼山甜雪

卷十

教澤堂唱和詩

九

根亦緒餘松菊徑非高士宅芝蘭室是善人居賢侯為
補藩籬缺讓與涪翁老著書繞廓雲山畫裏成龍標間
氣此中生花開鐵樹占科兆瑞集翼宮起頌聲有學有
才兼有識能勤能慎更能清文彊教澤宏農政大抵居
心一樣誠廣慶精於獨學廬安貧誰嘆出無車科名不
在雞窗外膏火嘗分鶴料餘青眼幾會叨重顧白衣何
敢便安居從今莫負眉山望選得棠陰好讀書遠山排
闥畫難成勝地才多間氣生徑僻可通霄漢路牆高不
隔管絃聲幾株老樹參天碧滿院光風入座清為感賢
侯栽植力辨香心奉樂憶寶山別起一廬負笈人

欣羨後車續學不知家有累憐才惟恐食無餘共依絳
帳親師席誰向芸牕賦索居最喜登科消息近鐵花輝
映榜頭書美錦匆匆製未成良工在望感平生麟臺動
閱西家傳虎觀謳吟作吏聲將去更思眉蔭廣此心真
比澗溪清涪翁門下慚樗散也合焚香寫懺誠力學如
農守一廬秋來但祝穫盈車未能人十求千倍安望耕
三有九餘文字果酬黃絹價步趨應近紫雲居攀畱豈
獨升堂士八百孤寒盡上書其諸生自作而稍為潤色
者不具錄

駢字啟蒙

兼山甜雪

卷十

駢字啟蒙

十

童子入塾有所謂對課者即將來詩文詞賦構思屬對
之階梯也然以兒齒樗腹字義未明塾師遽教以妃紅
儷白即使聰穎過人鮮有不為合掌之語者此弊既深
白首難改余嘗取經典中對待字義編為一冊每日授
以二三十字講明訓詁使知開合反正配對之法又以
字義相同者彙附其下以便平反聽用未及數月開口
屬對已知合掌之非及學作詩文立柱分股皆用此法
有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者不獨為蒙求計也曰陰陽又
幽明同曰寒暑又寒熱寒暄寒燥寒暖一作寒煖
寒温冷煖冷熱炎涼燥濕清竝同曰古今又今昔同

日晝夜又日夜晨夜夙夜早夜一作晨夕旦夕朝

夕昕夕朝暮一作莫旦暮早暮晨昏朝昏旦晚早晚昏日

昏曉竝同日早晏日陰晴又晦明晴雨暘雨竝同日盈

虧又盈昃同日燥溼又乾溼同日高卑又崇卑高下高

低低昂隆窳音竝竝同曰上下又天壤天淵霄壤雲泥竝

同日遠近又遠邇一作爾遐邇竝同曰大小又細大巨細

巨一作鉅洪纖竝同日厚薄日精粗一作麤又粗細粗鑿竝同

日美惡一作美又美醜好醜妍媸一作媸秀頑良楛竝同日

淺深日清濁又潔污同日淨穢日香臭日長短又修短

修一作脩舒蹙竝同日廣狹又寬窄同日濃淡日甘苦日鹹

鹹山甜事 卷十 駢字啟蒙 二

淡日前後日先後一作後日左右日方圓一作圓日曲

直又紆直枉直迂直竝同日剛柔日強弱一作強又強柔

勇怯衰健堅脆竝同日動靜又靜躁同日出入又出納

內一作內同日出沒日升沈又浮沈同日離合又分合即離

竝同日開合一作合又開閉啟閉闔闔翕闔竝同日多

少又多寡同日晨寡又羣獨羣特竝同日詳畧又博約

繁簡一作繁竝同日同異又同獨同日損益又增減加減

添減增省增刪補竝同日因革又沿革同日始終又

初終同日本末又始末顛末端末端委竝同日首尾又

頭尾同日頂踵又顛跌頂踵竝同日起止又起訖同日

根本日枝幹日體用日源流一作源又源委同日疏密一作疎

疎一作疎又稀密同日縱橫一作衡又橫直橫豎竝同日反正又

反覆翻覆翻正竝同日向背又趨避一作避從違依違迎

拒一作距竝同日抑揚日俯仰一作俯又偃仰同日操縱又

擒縱操捨一作舍收放收發存發竝同日卷舒一作卷日進

退又前却一作卻推挽一作挽竝同日屈伸一作伸又伸縮同

日升降一作升又登降陟降竝同日虛實日有無一作有

日是非又可否同日疑信又然否果否竝同日緩急日

遲速又久速疾徐遲早竝同日久暫又常偶同日順逆

日難易日輕重日利鈍又銳鈍同日奇正又經權常變

鹹山甜事 卷十 駢字啟蒙 三

正變平奇竝同日偏全日圓缺日斜正又偏正欹正同

日反側又正側同日奇偶又雙隻單雙竝同日單複又

單夾同日整散又總散零整竝同日取舍又棄取去取

竝同日去留又去住去來去就竝同日往來又往反一作

返往還往復往回一作迴竝同日酬酢日迎送日聚散又

積散萃涣竝同日接續又斷續同日真偽又真假真贗

竝同日誠偽又情偽誠妄竝同日新舊又新故新陳竝

同日生熟一作熟日老嫩日硬軟一作軟日滑澀日肥瘠又

肥瘦肥磽竝同日豐儉又奢儉豐吝約竝同日險夷

又險易平陂竝同日盈虛又盈虧盈瀡羸絀竝同日隱

顯又隱見潛見二見字微顯竝同曰昏明又明昧明暗

一作明滅昭昏竝同曰文質又華素華樸一作文素竝

同曰緇素又黑白皁白竝同曰表裏又內外裏外竝同

曰彼此曰人已又人我彼我物我爾我竝同曰貧富曰

貴賤又良賤同曰窮達又窮通通塞竝同曰行藏又出

處仕隱行止進止竝同曰作輟又作止同曰行息又作

息游息居遊一作竝同曰起伏又起仆同曰行立曰坐

卧曰坐作曰拜興又跪起同曰寢興又卧起同曰起居

又興居同曰飢飽又飽餓同曰醉醒曰夢覺音曰覺迷

音曰得失又得喪同曰勞逸一作又勤惰同曰親疏

疎一作又疏戚同曰卑抗一作又恭倨傲肆傲侈竝同曰

爭讓曰辭受曰取與曰求與又乞與請與竝同曰德怨

又恩怨恩讐一作竝同曰公私又理欲義利竝同曰善

惡又邪正良莠敬肆敬怠謫正貞淫淑慝聖狂賢愚賢

否臧否忠姦忠佞貪廉仁暴竝同曰智愚智一作又愚明

同曰雅俗曰聖凡又仙凡同曰性反曰安勉曰性習曰

優劣又優絀同曰巧拙又工拙靈鈍靈蠢靈笨部本竝

同曰純駁又純雜純疵淳澆淳漓竝同曰寬嚴又寬猛

慈嚴恩威竝同曰溫肅曰慘舒曰和介又通介同曰閉

忙又閉劇同曰感應又寂感同曰名實又聲實同曰毀

譽又詛祝同曰問答又問對同曰呼應曰呼吸一作

吐茹又吐納吞吐竝同曰語默又喧寂同曰唱和又唱

隨唱酬竝同曰作述曰筆削曰綱目曰授受又傳習同

曰創守曰承啟又承起同曰創垂曰榮辱曰吉凶又休

咎宜忌竝同曰禍福又禍極慶殃祥殃妖祥災祥竝同

曰慶弔又弔賀同曰賞罰又生殺刑賞誅賞竝同曰功

罪又功過同曰黜陟又舉錯用舍褒貶予奪子一聲竝

同曰法戒又懲勸同曰治亂又理亂治忽竝同曰安危

曰利害又利病利弊竝同曰成敗又成毀同曰勝負又

勝敗輸贏竝同曰盛衰又衰王去聲與衰榮落榮謝

榮瘁榮枯苑枯否泰剝復消長隆污竝同曰興亡又興

廢興敗與滅竝同曰存亡又生死死生卒死活存逸一作

存歿一作存故竝同曰壽夭上聲又壽殤同曰好惡

又愛憎愛惡欲惡竝同曰苦樂又憂樂憂喜憂欣喜怒

喜懼喜愠悲喜悲歡悲愉欣戚休戚哀樂啼笑歌哭竝

同曰尊卑曰長幼又少長少壯同曰老幼又老少老稚

一作老小老弱童叟翁孺耆髦旄倪竝同曰嫡庶嫡一作

曰主佐又正佐正副竝同曰朝野曰華夷又夷夏中外

邊腹竝同曰叛服曰戰守又攻守同曰勦撫又招討同

曰豐凶又荒熟同曰水旱又旱澇同曰人物又民物倫

物竝同其指物為辭者曰冠履上下之別也曰冰炭裘
葛寒熱之分也曰秦垓山之崇卑也曰涇渭水之清濁
也曰廣輪廣袤二廣字去聲袤音茂地之縱橫也在天曰參商相
見難也在地曰胡越相去遠也曰滄桑陵谷古今之變
也曰薰蕕草之香臭也曰荼薺菜之甘苦也曰苗莠種
之美惡也曰瑕瑜玉之純疵也曰砥礪石之麤細也曰
張弛弓之開斂也曰禪衲一作袂衣之單夾也曰經緯絲
之橫直也曰絺綌葛之精麤也曰醇醲酒之厚薄也曰
腥膻肉之生熟也曰蠶麩蠶同鮮音音魚之鮮乾也其於人
也曰堯桀喻仁暴也曰舜跖跖音同喻義利也曰夷貊喻貪
廉也曰夷惠喻和介也曰顏彭喻壽殤也曰嬖嫫音模喻
美醜也曰環燕喻肥瘦也曰擗闔擗音說士言開閉也
稅說音曰空色釋家言有無也

嶽山甜雪

卷十

聯字啟蒙

五

經義舉隅

道光丁酉余司鐸黔陽築堂課士庚子癸卯兩經鄉試無一售者推求其故蓋由經學就荒故無制勝之具難操必勝之權甲辰春仲始以經義課之先課以讀次課以寫次課以默尙慮其徒申佔畢而不知運用之妙徒事鋪陳而不知融貫之法也手編經義纂成聯語每經各百餘條以爲讀經之書季夏下旬忽奉司檄有行取赴都之役而經課遂罷及是冬回任因取詩書二義刪輯成編題曰經義舉隅蓋欲讀詩書者以此爲隅卽讀

嶸山甜雪

卷十一

經義舉隅

十一

易禮春秋者亦以此爲隅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卽此一帙已賅經學之全正不必五經皆備徒爲架上觀印板物也課經約曰學作時藝務須熟讀經書劉彥和云取鎔經義自鑄偉辭經不熟安能鎔辭不鑄安能偉所謂鎔鑄者非抄寫經語堆砌成篇之謂也必須穿穴貫通讀書尋問非尋不得也於有字句處尋其理無字句處尋其神將整句經書拆成粉碎復比而聯之如縫衣之有針線衣成而針線之迹盡滅是之謂善用經是之謂善讀經讀而不能用雖熟矣爲用而不能化雖多何益每讀一經將全部經義組織成聯信手拈來皆成妙

語經之板者活用之陳者新用之奇零者整齊用之有

出卽有對無獨不成偶眼光旣快思路旣靈書卷之氣經籍之光沛然吐於胸中盎然浮於紙上是之謂通經經果通矣焉有作文不佳應試不捷之理然欲求通經先從讀經起欲善讀經先從用經起諸生現讀各經偶寒舊聞及近日心得者撫錄若干條聊以示法由此舉隅而反之觸類而推之經爲我用自有讀書之樂而忘佔畢之苦矣諸生其共勉之書義曰二典虞書之經也三謨二典之傳也二典易之乾坤也三謨坤之承平乾也書首二典猶詩首二南也虞書先以堯典猶衛風先

嶸山甜雪

卷十一

經義舉隅

二

以邠邠也若稽古帝堯虞史追尊之以君天下之號也若稽古帝舜夏史追尊之以婉於堯也虞書成於夏故皆稱之曰古若稽古大禹禹在虞時尙爲臣故大之而不以君稱也若稽古皋陶陶雖終爲虞臣功與禹並非益稷比也以其同在虞書故亦稱之曰古堯之德祇一敬故堯典以欽始亦以欽終堯舜之德同一敬故虞書以欽始亦以欽終堯典始言德舜典始言敬禹謨始言心虞書開理學之原禮誥始言仁湯誥始言性說命始言學商書啟道學之統堯之親九族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協和萬邦平天下也舜之五典克從齊家也

百揆時敘治國也四門穆穆平天下也堯時設官以授時爲重命羲和四子分掌其職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其官輕矣然酒荒廢職尙勤王師周則馮相保章隸於宗伯皆以中士爲之官愈輕矣舜時分職以治水爲大命禹作司空成鯨之績至商則司空次於食貨其職小矣然司徒司寇尙居其後周則溝洫之治載於考工僅以匠人掌之職更小矣羲和命於堯世至夏仲康始以戶位征之蓋世掌其官任以能也不在賞延於世之列三苗竄於舜時至禹攝位復奉帝命征之蓋世濟其惡恃乎險也不在罰弗及嗣之條舜命九官不及司天之

嶠山甜雪

卷二

經義舉隅

五

職以羲和二氏自有世掌無庸各授也舜征有苗特以大禹總師以平時兵政領於刑官有事則專遣也堯時羲和以氏稱也共工四岳以官稱也舜時伯禹以爵稱也伯與伯夷以字稱也欽若昊天以形體言見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類於上帝以主宰言見沖漠之神至尊無上也測日月星辰以授時堯之齊政也造璿璣玉衡以齊政舜之授時也堯典詳天時東作西成人時因時而授舜典詳人事協時正日天時隨事而成授時言中星卽月令之昏中且中也授時言鳥獸卽月令之七十二候也羲仲羲叔乃羲伯之弟和仲和叔乃和伯之弟

二伯掌天地四子掌四時以家學而著名也惟二季不顯於唐代四岳總在外之諸侯百揆總在內之百官唐虞之四岳舜以前之百揆以大臣而不名也故姓名皆闕於虞書堯不因放齊啟明之言而傳丹朱知子莫若父也舜不因伯禹枚卜之讓而議功臣知臣莫若君也啟明不予以登庸釐降必欽於側陋堯之不私其子也方命必至於圯族象恭且慮其滔天堯之不私其臣也丹朱嚚舜之母亦嚚究無損於父子之聖也丹朱傲舜之弟亦傲究無損於父兄之聖也堯知朱之嚚訟共工之庸違而立吁之知鯨之方命始吁之而姑試之吁之

嶠山甜雪

卷二

經義舉隅

甫

者已薄其德試之者眾惜其才也堯聞忝位之讓而不強岳聞弗嗣之讓而終授舜知岳賢於眾舜賢於岳爲天下得人難無庸再巽也堯時共工不名蓋世官也至幽州旣流舜始咨垂授其職堯時百揆曰納蓋新設也至司空旣舉舜始咨禹兼其官方命圯族堯知鯨之惡矣弗成必待九載者鯨之才足以惑眾必使眾人皆知其惡而後可正其罪而黜之也觀刑納麓堯知舜之賢矣陟位必待三載者舜之身出自側陋必使天下共知其賢而後可表其功而升之也唐虞以四岳命官或以爲羲和四子或以爲姜姪一人堯咨之以舉舜舜咨之

以舉禹其知人之明爲何如也虞舜於封建諸侯或輯以五等瑞玉或定以五載四朝舜巡守則觀之禹征苗則會之其歸化之衆爲何如也舜在畎畝而聞於堯舜之所以爲舜也舜在畎畝而聞於堯堯之所以爲堯也師曰在下微之也岳曰瞽子賤之也可見薦舉之無黨試以二女察其私也納於大麓投諸險也可見禪授之甚難堯不先聞舜之賢草野匹夫豈可試以二女故曰予聞堯雖久聞舜之賢非詢於岳究難實考其詳故曰如何堯咨異位岳以舜之處家事對家齊而後國治也堯將禪舜先以二女觀刑身修而後家齊也岳言舜孝

嶠山甜雪

卷士

經義舉隅

五

而不及其友能使傲弟克諧孝卽其友也岳言舜德而不及其才能使頑父底豫德卽其才也以帝女而降匹夫易至於驕故戒之以欽有必敬之義無貴賤之分也以二女而事一人易至於暎故合辭曰嬪有同父之親無嫡勝之別也天不以地有惡產而廢覆有故五穀與黃稗共畛而天不偏其發生君不以時有小人而廢咨詢故四凶與虞舜同朝而堯必擇於羣議堯有華而舜協之故曰重華文有光而武宣之故曰重光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舜之耕歷山而升聞於帝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舜之納大麓而雷雨弗迷也納于百揆如納總納

經納秸之各供其職也使宅百揆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之各安其居也舜惟百揆時敘故咨岳以宅百揆爲先舜惟五典克從故命契以敷五教爲重納于四門所以禮四方之賓客故王可來於四夷闢四門所以禮四方之才俊故賢不遺於四野舜終文祖堯雖在位不復爲政使舜攝之終其事也舜命神宗大政猶自舜出使禹攝之行其命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治天事也同律度量權衡以修五禮治人事也古無五嶽之名虞舜巡守不至中嶽周考制度亦云四嶽至爾雅載太室嵩高其名始著古無四瀆之號禹貢導水不以瀆

嶠山甜雪

卷士

經義舉隅

六

稱職方言川亦無瀆號至爾雅載發源注海其名始傳禮以吉凶軍賓嘉爲全舜之巡守曰修五禮舉其全也禮以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爲重舜命秩宗曰典三禮舉其重也敷奏以言下奏上也卽詩以奏膚公之義加以考始知其言之善故曰明試以功敷納以言上納下也卽易納約自牖之義驗之於衆始見其言之公故曰明庶以功理刑之道曰欽曰恤欽則詳慎而不失其平恤則仁厚而不流於刻敷教之道曰敬曰寬敬以持已則人不敢慢寬以接衆則人樂於從帝世言刑曰欽恤非欽不能恤也王朝言刑曰勤恤非勤不能恤也舜

攝位而誅四凶稟命於堯也禹攝位而征有苗稟命於舜也竄三苗舜攝位時事分北三苗舜即位後事三苗不敘竄地之苗也禹作司空時事征三苗舊都之苗也禹攝位時事帝曰食哉惟時禹曰政在養民虞廷播穀以稷爲專官其實人人皆能養民故安民則惠不必自稷發也帝曰工以納言禹曰敷納以言虞廷納言以龍爲專官其實人人皆可進言故予違汝弼不必爲龍言也書言柔遠能邇必曰難任人慎之也詩言柔遠能邇必曰謹無良戒之也宅百揆則咨四岳典三禮則咨四岳舜之取人以爲善也征三苗則拜昌言惇九族則拜

嶽山甜雪 卷十一 經義舉隅 七

昌言禹之聞善言則拜也禪受得人則朝野一家矣故百揆曰宅隨刊奏績則中外一家矣故三危曰宅禹襲蘇爵而封崇伯兪曰伯禹以爵稱也禹平水土而建大功謨曰大禹以功稱也禹益皆以伯稱禹襲父封於崇故虞書稱伯益封費伯在夏后啟時故虞書不稱伯稷夔皆以后稱堯封稷於郃故虞書稱后周有夔子當亦夏時所封故虞書不稱后禹作司空掌平水土與周之司空掌百工藝事者異然非得益爲之前導則草木不焚禽獸不驅無以興治水之功益作虞官掌烈山澤與周之虞官掌山澤政令者異然非有禹爲之疏導稷爲

之播種則草木之焚者復生禽獸之驅者復至無以成掌火之績舜因禹讓而命稷契臯陶因夷讓而命夔龍曰汝往哉曰往欽哉止禹夷之讓也舜不因垂讓而命及斯伯與不因益讓而命朱虎熊羆曰往哉汝諧使各爲其佐無庸別授以職也宅揆之命禹不讓益其時益猶未顯也至疇咨作虞兪始舉之征苗之會益獨贊禹其時禹以爲佐也故烈山敷土功實同之虞帝命官皆詢於眾惟稷契臯陶則直申其命而不詢命以舊職無庸詢也虞臣受職皆讓於眾惟稷契臯陶則直承其命而不讓舊識而讓非誠讓也穀有百而以稷爲之長后

嶽山甜雪 卷十一 經義舉隅 八

稷名棄以其養天下故曰稷官有百而以尹總其成伊尹名摯以其正天下故曰尹倫曰五品如官司之有等級嚴踰越之防也臣曰四鄰如里居之有左右忘尊卑之分也虞書言敬者六言欽者十有三非敬民事不能欽天道也洪範言極者八言福者十有五非立主極無以錫民福也虞書五教長幼附於兄弟賓客附於朋友玉制則分而爲七虞書五禮冠昏合於嘉鄉相見合於賓王制則分而爲六敬敷五教而無謨故虞書不載司徒之語禮渾六官而無象故魏闕不縣宗伯之書契以教爲職禹臯益稷之謨見虞書獨契未載一言則身教

者多矣比干以諫聞微箕之語見商書獨比干夫載一
言則面諍者多矣刑次於教虞書九官以臯陶作士用
繼司徒者弼教之意也刑本於禮呂刑三后言伯夷降
典不及臯陶者探本之論也蠻夷猾夏虞舜以刑治之
而有餘至海隅蒼生從欲以治並刑亦措而不用矣獫
狁蠻荆周宣以兵威之而始服至桓文創霸四夷交侵
卽兵亦窮而難恃矣唐虞以前水土未平草木鳥獸皆
妨稼害人之物也必力殫勤驅而後能順故虞帝疇咨
而用伯益夏商以後山澤既闢草木鳥獸皆材用田獵
之需也必仁育恩養而後能盛故召南被化而詠騶虞

嶽山甜寧

卷二

經義舉隅

九

垂之器有竹矢陳於顧命垂之器有和鐘列於明堂殆
以人重其物也益之裔有造父以善御聞益之裔有非
子以善牧著殆以虞世其家也虞廷五臣惟益最少故
僉之舉禹以伯稱舉益不以伯稱也虞廷九官惟夷最
老故帝之咨夷以伯稱咨禹不以伯稱也官曰秩宗以
宗廟爲重凡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秩然有序
者皆夷掌之也與曰三禮以祀神爲先凡輯五瑞修五
禮章五服施五采與而有要者皆夷掌之也命夷曰夙
夜惟寅自蚤至暮無時不敬始可以事神命龍曰夙夜
惟允自蚤至暮無時不信始可以納誨呂刑以伯夷禹

謨爲三后其恤功同也畢命以周公君陳畢公爲三后
其協心同也教胄曰寬簡深契於臯陶臨御之謨也教
胄戒傲虐深鑒於丹朱是作之失也舜卽讒說不慮其
惑已而慮其惑衆故曰震驚朕師舜望彌遠不患其能
犯而患其有隱故曰汝無面從九官新命者六禹夷特
咨而命者也垂益泛咨而命者也夔龍不咨而命者也
若稷契臯陶則舊居是職申命而已因讓而命者五稷
契臯陶禹讓而命者也夔龍夷讓而命者也至及斯伯
與未虎熊熊雖讓而不命使佐垂益而已舍已從人堯
之德也師錫曰予聞何嘗舍己僉於音曰弗哉何嘗從

嶽山甜寧

卷二

經義舉隅

十

人知人安民堯所難也用舜於賦政何難於知人授時
以熙績何難於安民益言三見皆在大禹之謨書載受
命以禹爲主故但稱禹謨而不及益益稷一篇並無二
臣之語禹言治水賴以爲佐故但稱益稷而不曰謨禹
言惠迪曰吉從逆曰凶不輕言禍福也吉凶非自外至
故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舜言志曰先定謀曰僉同
不專信鬼神也龜筮既已協從故不曰不卜吉而曰不
習吉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虞書可通於周易
或哲或謀或肅或父或聖或否小雅可通於箕疇慢遊
是好遊於逸也明淫於家淫於樂也益舉丹朱以戒舜

君子在野不任賢也小人在朝不去邪也益舉有苗以戒舜益戒舜曰罔從己欲專欲難成也舜美臯陶曰俾予從欲同欲共濟也穀爲土之所生木之所屬卽五行之一物也因重民食故別爲一府利用爲工之所作商之所通皆生之所由厚也因重民財故別爲一事數成於九故合六府三事而爲九功總三德六德而爲九德數極於萬故繼百工庶事而言萬事進五辰庶績而言萬幾九功之歌九韶之胚胎也喜起之歌三百篇之權輿也正德利用厚生爲三事帝世之政也和親康樂安平爲一書王朝之政也六府三事非一時之功也故永

嶠山甜薯

卷二

經義舉隅

二

賴者萬世治水教稼非一方之利也故作乂者萬邦臯陶爲天下明刑卽爲天下刑無刑伊尹爲天下先覺卽爲天下覺後覺臯陶刑官也而教民祗德伯夷禮官也而折民惟刑以民心爲心者舜之德也故洽於民而民無不化以君心爲心者臯陶之德也故德乃降而民無不懷言必則古昔稱先王無稽之言則無徵不信謀必及卿士及庶人弗詢之謀則專欲難成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曰可愛非君民賤君褻之嫌其不畏故曰可畏非民禹疇未衍元龜命於虞廷大龜錫於荆貢早爲洛書啟其祥夏建未開正月上日書於舜典正月朔旦

書於禹謨先爲寅正闡其統謀及乃心已謀也謀及卿士庶人人謀也謀及卜筮鬼謀也卜以決疑故必參以鬼謀朕志先定已謀也詢謀僉同人謀也鬼神其依鬼謀也不疑何卜故仍定以已謀征苗誓師則作誓不始於殷矣禹會羣后則作會不始於周矣力不能服以德動之德不能動以天動之故曰惟德動天頑不能化以誠感之誠不能感以神感之故曰至誠感神臯謨九德先柔後剛臣德也洪範三德先剛後柔君德也帝世治功以日計故曰日宣日嚴日贊贊日孜孜帝世治功以天成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畏人君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聚天下之才爲才故曰九德咸事人君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曰無曠庶官唐虞之盛曰百僚師師同善相與也殷商之亡曰卿士師師同惡相濟也天子逸欲諸侯效之不啻天子教之也故曰無教逸欲有邦百姓所願天子同之非敬修不能擇其可也故曰敬修其可願幾事之微也微一而著萬故臯言萬幾志心所之也心一而用百故益言百志天工人代天之自爲者曰工也時亮天功人所力致者曰功也典禮本於天待人成之故曰勅我自我命討非人所得而私也故言天不言我典禮

嶠山甜薯

卷二

經義舉隅

三

非一人所能成故曰和衷命討君主之故再勉之曰懋
帝臣曰贊贊贊君以道也王臣曰勉勉勉君以道也乘
四載決九川以不矜不伐之禹不嫌自敘其功曰予言
之惠可底行以思曰贊贊之臯陶不嫌自是其說曰朕
禹之治水得益稷爲助故鮮食粒食歷述其功不掩人
之善也禹之昌言寓保泰之意故決川距海自言其勞
非矜己之功也虞舜安汝止性焉安焉之謂也太甲欽
厥止執焉復焉之謂也股肱耳目君以臣爲體也翼爲
明聽臣以君爲心也翼爲明聽乃政教禮樂之事皆曰
予欲不及兵刑者兵刑非所欲也翼爲明聽乃稷契夷

嶠山甜雪

卷七

經義舉隅

七

夔之職爲禹言之皆曰汝者禹綜其成也汝翼四事皆
曰予欲欲其將順乎我也汝弼一言獨曰予違不欲其
苟順乎我也舜之爲君豈有違道而畏人後言者敬畏
無已恐有不聞之過也禹之爲臣豈有不弼而故爲面
從者求言甚切恐有難言之隱也朱雖傲能爲在之虞
賓其嚚訟猶可化也故不比於四凶象雖傲能使就封
於有庠其烝乂尚可期也故不罹於四罪與龍蛇爭性
命聖人之平成甚難觀鳥獸之舞儀聖人之感孚甚易
君任臣之事則元首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股肱怠
墮矣夏翟於夏時翟將希革而取之故羽豐而文足可

以飾窆不僅訓夏爲大詩曰夏屋亦以屋之高大者可
避暑皆指時令言也菁茅於霜前茅方榮盛而取之故
葉茂而香多可以縮酒不待枯而後拔詩曰菁莪亦以
莪之菁菁者狀其盛非以菁爲物名也禹傳子而扈叛
之終夏四百年不臣至湯伐夏始非臣扈湯放桀而巢
叛之終商六百祀不臣至武伐商始作旅巢命誼仲作
典寶咎單作明居伊陟作原命殷之文也伊陟爲伊尹
後巫賢爲巫咸後祖伊爲祖已後殷之獻也武王數紂
以女色敗忘恒舞之訓矣微子痛紂以酌酒亡忘酣歌
之訓矣仲虺贊成湯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聖輔贊

嶠山甜雪

卷七

經義舉隅

七

聖君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誦周宣曰衮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以賢臣誦賢主不曰無闕而曰補闕洪範
陳於箕子而不載於商書以紂不稽於古也九疇錫於
大禹而不載於夏書以啟未得其傳也箕子陳九疇獨
以皇極居其中周禮存五官皆以民極冠其首文王風
化不見於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不見於書而見於
三禮詩義曰詩首周召猶易首乾坤也詩終魯頌猶書
終秦誓也二南乃王者之風文王爲西伯職守僅列於
諸侯故不編於雅王風爲天子之國平王旣東遷政令
不行於天下故祇錄於風文王之德化及女子故關雎

之淑女漢廣之游女皆有貞靜之風后妃之德化及士夫故標梅之庶士野鷹之吉士絕無強暴之習歌吟在牀第而師友得於笄珈故文王之治先求淑女醜毒在宮闈而兵戎生於筦簞故幽王之亂特刺豔妻麟不常見見則爲祥周南曰麟之趾見其趾矣麟之角見其角矣麟之定見其定矣須知麟見非祥化行俗美則王者之祥也河不常清清則爲瑞魏風曰清且漣一言清也清且直再言清也清且淪三言清也可見河清非瑞年豐人和則聖世之瑞也鳩居鵲巢南國被召伯之化鸛鳴蟻垤東山美周公之征雀角鼠牙無中生有故行露

嶸山甜雪

卷七

經義舉隅

五

於獄訟象之鳶飛魚躍靜中見動故旱麓以天淵擬之穿屋穿墉貞潔之女罹於訟矣宜岸宜獄病寡之子陷於刑矣鼠無牙而訟不可速鼠有皮而儀不可無小星五而小星三不同者命也標梅三而標梅七迨吉者時也小星五而小星三衾裯在抱無衣大而無衣七吉燠難安正風不廢男女之情故編詩不刪老吠變風亦識夫婦之禮故放鄭獨取雞鳴壹發中五祀恩深而無害於殺並驅從兩牡俗薄而不覺其仇邶鄘衛一國之詩分爲三式微黍風也附於邶載馳許風也附於鄘莊姜一人之詩分爲二綠衣書其怨也錄於邶碩人書其賢

也錄於衛周詩十五國邶風鄘風衛風衛居其三周書三十篇康誥酒誥梓材衛亦居其三摠首柏舟逢怒而稱夫曰彼夫婦之變也鄘首柏舟求諒而呼母曰天母子之變也凱風之子稱母曰聖庸眾其親者可戒矣柏舟之女呼母曰天怨悱其親者可戒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鷺鳴之雉飛亦稱牡綏綏之狐走亦稱雄飛曰禽走曰獸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走亦稱禽考工之大獸五四曰羽者飛亦稱獸茶或如薺苦者可甘思婦之深情也莪忽成蒿美者可賤孝子之隱念也禹衛而呼同列爲叔伯黎臣望救之心不異申晉之痛哭居周而謂他

嶸山甜雪

卷七

經義舉隅

末

人爲父母王民孤特之况宛若伯奇之悲歌女曰靜女所以刺宣姜之不靜也婦曰哲婦所以譏幽后之不哲也衛公子伋之爲子其難處之境與晉申生同衛共姜之爲婦其自潔之心與宋伯姬等鴻離魚網難勝燕婉之求鳩居鵲巢克媿關雎之化魚有網而鴻則離之適啟牆茨之亂鵲有巢而鳩則居之足開潦藻之風詩載節婦惟衛共姜一人禮載賢母惟魯敬姜一人牆茨刺淫也載馳河廣不以宣姜之淫而擯二女之善柏舟表節也新臺偕老不以共姜之節而擯繼姑之惡隰化之詩數國之富以馬馬賤畜也言賤以賤貴牧人之夢占

人之眾維魚魚潛物也言潛以見昭碩人美莊姜也不以夫之惡而揜其善故日月終風別刺衛侯之無道桑柔刺厲王也不以子之善而揜其惡故崧高雲漢特美周室之中興莊姜歸衛而及於鱸鮪發發葭揭揚土產饒則內政之賢可知姑女歸韓而及於魴鱖甫甫鹿鹿嘯嘯品物豐而相攸之善可見四民之秀者爲士庶士有竭勝臣而士之也烝我髦士農夫而士之也男子之美稱曰子子之不淑夫人而子之也之子子歸女子而子之也木瓜美齊桓而編於衛著其存與國之功也猗嗟刺魯莊而錄於齊著其忘父讐之罪也王既爲風

嶠山甜事

卷二

經義舉隅

七

與侯國等故編於衛鄭之間商雖有頌與今樂殊故附於周魯之後風有正變緇衣好賢小戎赴義風變而情則正也雅有大小六月酬功賓筵悔過雅小而義則大也鄭聲淫緇衣好賢雞鳴戒旦聲淫非詩淫也衛音慢干旄禮賢綠竹表德音慢非詩慢也鄭之于田愛叔段也不言莊公正所以刺其不友唐之椒聊愛桓叔也不言昭公正所以刺其不君鄭風暴虎非周南發蹤之仁也齊風從狼非吉日殢兕之義也乘鵠獸以鳥名芄狐獸以草名而六駮則木以獸名者也桑扈桃蟲鳥以木名茅鴟鳥以草名而旨藹藹蘿則草以鳥名者也鄭之

雞鳴勗其夫以親賢而雜佩非所愛也齊之雞鳴警其君以勤政而同夢未敢甘也士愛青衿戒城闕之挑達女懷彤管羞城隅之踟躕戒齊君者雞蠅莫辨心靜而耳爲之熒也閔周室者黍稷難分心動而目爲之眩也商書不載帝乙之事衍易占歸妹所以備誓誥之遺也魯史不書文姜之歸刪詩存敝笱所以補春秋之闕也晉文歸國秦穆公之力也故渭陽不錄於唐而錄於秦衛戴廬漕齊桓公之功也故木瓜不編於齊而編於衛國風黍苗邠伯之勞曹民懷之矣小雅黍苗召伯之勞謝民志之矣詩有章合而義分者如七月一詩可分爲

嶠山甜事

卷二

經義舉隅

末

三首二章爲豳風以介眉壽之前爲豳雅後爲豳頌是也詩有章分而義合者如武酌桓賚般五詩可合爲一大武樂以武爲首章賚爲三章桓爲六章是也王后親蠶而女子執懿筐矣王后獻種而婦人饋南畝矣桑之葉茂而條柔者風曰柔柔雅曰柔柔文異而義同也惟女桑則言小者故別著其猗猗蠶之動股而振羽者周曰蠶斯幽曰斯蠶物同而名異也若阜蠶則言大者故特詳其趨趨蠶績爲公子之裳狐狸爲公子之裘小民奉上之詞不敢直言爲公服也至獻研稱兕則專美於公矣茨梁如會孫之隸坻京如會孫之庾大君恤下之

意必欲多蓄爲農食也至于倉萬箱則貽慶於農矣七月之萬壽無疆農壽其君也甫田之萬壽無疆君壽其農也元聖周公爲宰輔第一人鷓鴣東山公自作也破斧軍士答公也伐柯以下東人思公也詩非爲幽作總錄於幽風睿聖衛武公爲諸侯第一人綠竹衛人美公也賓筵公悔過也抑戒公自儆也詩不居一體分編於風雅陰雨而徹桑土思患而預防也陰雨而膏黍苗極亂而思治也三年東征思歸而不怨其久六月北伐定國而不怨其勞伐柯之匪斧不克匪媒不得東人比周公之難見南山之匪斧不克匪媒不得齊人刺魯侯之

嶽山甜雪

卷七

經義舉隅

充

易昏周公治周南以治周者治采邑故狼跋別載於幽風召公治召南以治召者治王朝故甘棠特編於南國處變而不失其正赤烏昭几几之容旣耄而克卽於勤綠竹表猗猗之度讀四牡而君臣父子之道盡畧言君臣者父子之恩篤君臣之義益明也讀常棣而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盡薄視朋友者親疏之分明朋友之交始厚也四牡鴉羽同述孝養之情而恩怨分于役采薇皆言飢渴之况而勞逸別常棣述兄弟之情終言妻子者室家和而後手足睦也四牡念父母之養重言將母者慈母之望子切於父也言南北伐元戎十乘用寡也期

於不戰而勝之方叔南征其軍三千用衆也期於將戰而降之視夜而詠庭燎之光雞人之職不修矣戒且而歌月出之光挈壺之官不設矣小人能害君子亦能成君子故他山之石可攻美玉君子能去小人亦能用小人故集泮之鵠可懷好音祈父之尸饗念母獨子從軍矣擊鼓之偕老難信新昏遠別矣家父作誦老成憂國之心孟子作詩替御諷諫之義十月作而艷妻煽處矣瞻卬作而哲婦傾城矣是之謂女禍牆茨作而狄人入衛矣株林作而楚師入陳矣是之謂女戎鹿斯鷺斯蕭斯柳斯凡言斯者皆語辭也非螽斯以二字爲名斯翼

嶽山甜雪

卷七

經義舉隅

充

斯棘斯葍斯飛凡言斯者亦語辭也非斯螽以兩言爲號爲鬼爲蜮小人以醜面工讒爲鴟爲梟婦人以長舌階厲巷伯憂讒親近之侍臣不免則疏遠者可知矣小宛畏禍鰥寡之刑辟難逃則壯盛者可想矣桑扈之羽有鶯色以異而見同也桃蟲之飛維鳥形由小而成大也鐘鼓于宮聲聞于外惡之不可匿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美之不可藏也師克在和殷商之旅如林雖眾而易敗師出以律吉甫之車十乘雖寡而有功君尊而臣卑詩以尙父稱師臣則臣道亦不可不尊父嚴而母慈易以嚴君稱父母則母道亦不可不嚴荼苦菜也生

於周原則苦者可甘鴉惡鳥也集于泮林則惡者可美
詩言先後禦侮奔秦疏附臣而曰友者也書言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邦而曰友者也帝謂文王者三周室之興
本於天命也文咨殷商者七厲王之亂忘其祖訓也衛
武公戒飲酒不曰改過而曰悔過過非悔不能改也仲
山甫輔周宣不曰無闕而曰補闕闕非補不能無也飲
酒戒其伐德故賓筵言德者一酒誥言德者八飲酒戒
其失儀故酒誥言儀者一賓筵言儀者五韓奕稱周天
子曰汾王厲王居於汾明其失一統之尊也南山稱魯
夫人曰齊子文姜通於齊諱其合二姓之好也召虎爲

嶽山甜事

卷上

經義舉隅

三

君爽之後皇父爲南仲之後此世祿之克繩祖武者故
一則曰召公是似一則曰南仲大祖皆導揚先世以美
之也皇父卿士爲大師皇父之後尹氏大師爲吉甫之
後此世祿之鮮克由禮者然在宣世爲良佐在幽世爲
權奸則臣之賢否視其君也宣王平淮夷用江漢之士
謫近兵而不勞平王成申許用畿輔之民興遠役而致
怨肆夏卽時邁也樊邊卽執競也渠卽思文也詩以金
奏而異名七月豳風也楚茨三篇豳雅也思文六篇豳
頌也詩以籥章而異用酌資般不用詩字標題知古詩
無定名也爾無正不與詩義相涉知古詩無成例也童

子舞勺勺卽酌也詩義與幼儀無涉樂師歌徹徹卽
也詩名與雖徹相通祭牲曰白牡騂剛不用牝者恐覺
其生也家畜曰五雞二彘皆言母者欲廣其生也殷武
以哀荆伐楚見土兵鄉導之功祈父以爪牙從征知禁
軍遠出之弊

嶽山甜事

卷上

經義舉隅

三

六經蒙求

甲午長夏思為銷夏之舉每值夜涼露坐與錢塘吳月
 榘增及表弟劉澤金兒子適拈四子書內四字句仿李
 瀚王令之例輯為蒙求適有他友見過謂五經皆可類
 及因與月榘及邁復成易書詩三類而禮記則余一手
 所成也春秋左氏傳隸事甚繁辭尤穠郁新化曾伯醇
 毓芳鄧孟華琳仲權琮伯樞瑤仲錫琮長沙胡笛湘蓉
 周彥昭懋均皆有杜癖各以儷語見貽因命邁校其所
 出而補其未備余為聯綴成章故所得較他經為夥然

嶼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一

裝積之學用心甚苦雖文義不盡相屬而句讀必分
內節去一二字聲韻必叶每聯出句對句必平仄相間
者對雖工不錄擇偶必工每句必平仄相間
倫類意相違背者皆不錄刪煩去複共得
 千七百二十二聯名之曰六經蒙求是亦無所用心猶
 賢乎已之義云爾非敢以經易史竊比唐宋作家亦非
 舍義徵辭具訓鄉塾蒙士也易經曰天地交泰品物咸
 亨萬民以察六位時成開國承家順天休命篤實輝光
 剛健中正乾坤成列剛柔相推納約自牖貞吉升階原
 始要終无往不復升其高陵入於幽谷鈞深致遠精義
 入神開物成務利用安身大君之宜小人勿用謙尊而

光祿順以動上九白賁六二黃離笑言啞啞婦子嘻嘻

主人有言夫子制義二女同居十年乃字一闢一闔分
 陰分陽剛柔相雜上下无常不利即戎無敢折獄折其
 右肱入于左腹喪羊于易見豕負塗何校滅趾剝牀以
 膚長子帥師大君有命與時偕行遯世无悶動悔有悔
 時行則行夫妻反目男女構精得童僕貞畜臣妾吉相
 見乎離蓋取諸益履道坦坦成性存存小狐汔濟羝羊
 觸藩即鹿无虞喪牛于易六爻發揮八卦成列困于赤
 紱藉用白茅龍戰于野鳥焚其巢知柔知剛无喪无得
 君子攸行小人勿克風行天上雷在地中日中見斗天

嶼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二

下有風枯楊生華碩果不食朱紱方來黃裳元吉待時
 而動見善則遷其於馬也故稱龍焉往蹇來連先迷後
 得困於金車係用徽纆喪馬勿逐舍車而徒以辟咎也
 其知幾乎不事王侯无有司保不出戶庭以配祖考尺
 蠖之屈飛鳥以凶日中為市莫夜有戎立心勿恒居德
 則忌不見其妻反歸以娣離凶居吉用晦而明得其大
 首是以小亨三歲不興七日來復能說諸心並受其福
 受茲介福揚于王庭六五元吉九二利貞无交而求有
 言不信動靜有常剛柔相應繫于金柅執用黃牛无咎
 无譽或與或求故神无方唯變所適九五含章六四元

吉窮理盡性正言斷辭于稽其類匪夷所思書經曰古
我前后惟彼陶唐王道蕩蕩聖謨洋洋四方無虞一人
有慶克寬克仁其難其慎貳公宏化萬邦咸休無反無
側不剛不柔利用厚生服田力穡鬼神其依祖考來格
乃罔畏畏敢恭生生有備無患弗爲胡成每歲孟春正
月上日其惟有終乃并是吉五者來備百度惟貞慮善
以動疑謀勿成草木漸包魚鼈咸若治梁及岐自河祖
毫東流爲漢南入於江永清四海表正萬邦五典克從
九族既睦格其非心纘乃舊服是彝是訓惟幾惟康時
乃楨幹殊厥井疆肆予冲人告爾多士嗚呼嗣孫勗哉

嶽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三

夫子九功惟敘六府孔修爲厥疆畝肇牽車牛山川鬼
神社稷宗廟爲下克忠奉先思孝彰善癉惡推賢讓能
敬用五事永肩一心敷求哲人敬慎明德用保乂民厥
有成績乃逸乃諺于遊于田無偏無黨引養引恬詢事
考言繩愆糾繆五辭簡孚三細不宥珍禽奇獸峻宇雕
牆弗畏入畏雖臧不臧學古入官宅心知訓建邦設都
發號施令黼黻絺繡齒革羽毛越有雉雉乃作旅葵習
與成性政由俗革降之百祥咸有一德伯夷降典太史
秉書克慎厥始靡不有初無怠無荒有倫有要寵綏四
方敬敷五教禮煩則亂業廣惟勤尙迪有祿咸秩無文

蓄發敗謀玩物喪志百度惟隳九德咸事格于上帝欽
若昊天匡其不及思免厥愆告爾祥刑慎乃儉德變理
陰陽旌別淑慝淵亮四世張皇六師王命作冊公乃爲
詩蔡蒙旅平覃懷底績行之維艱動罔不吉越予小子
鑒于先王不殖貨利咸懷忠良徽柔懿恭聰明齊聖人
求多聞學于古訓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慎徽五典允釐
百工陽鳥攸居華蟲作會百姓昭明萬世永賴恭默思
道垂拱仰成惟忠惟孝是訓是行濟哲文明平康正直
用康乃心惟新厥德人惟求舊政貴有恒惟日不足中
夜以興在彼夏王惟我文考敬授人時欽崇天道其惟

嶽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四

吉士罔非正人朝夕納誨夙夜惟寅汝無面從朕臯譏
說顯忠遂良經德秉哲恪謹天命統承先王式商受命
于湯有光三后協心五子咸怨若虞機張不學牆面用
人惟己舍己從人惟精惟一乃聖乃神世變風移道洽
政治澤潤生民德垂後裔詩經曰關關雎鳩雝雝鳴雁
終風且霾旭日始旦于幽斯館在洽之陽彤管有煒朱
芾斯皇時維姜嫄實生后稷登是南邦奄受北國鴻飛
遵渚雞棲于埘無聲無臭不識不知太任有身文王之
母六轡如琴三星在戶豐水東注滌池北流繩其祖武
詒厥孫謀之子于歸匪媒不得昏以爲期卜云其吉並

瓜瓞焉飛戾天鶴鳴于垤有扁斯石莫高匪山思樂泮
水以望復關弓矢斯張鐘鼓既設子無良媒我有嘉客
日之夕矣月出皎兮貽我彤管錫爾介圭袞衣繡裳赤
芾金鳥取彼斧戣脩我矛戟有客有客日歸日歸六轡
瀾瀾四牡駢駢其爲飄風又窘陰雨維熊維羆匪兕匪
虎鸞聲噦噦鷄鳴膠膠維桑與梓匪莪伊蒿三事大夫
百爾君子齊子由歸魯侯戾止杲杲出日噎噎其陰簫
管備舉笙磬同音載笑載言或歌或嘏如有隱憂且以
喜樂有杖之杜彼蒿者葭莫如兄弟宜爾室家彼黍離

兼山詩集

卷三

六經蒙求

五

翼先民有言古訓是式百祿是何萬壽無疆
葉莫莫維魴及鱮自羊徂牛允文允武或哲或謀織文
烏章象弭魚服于此中鄉在彼空谷入于幽谷陟彼高
岡元袞赤舄綠衣黃裳羊牛下來烏鼠攸去金玉其相
琴瑟在御乘馬在廐執豕于牢雖無旨酒又有嘉穀洪
水茫茫相土烈烈興雨祁祁飄風發發侯亞侯旅以社
以方斂飛載止將翔將翔抱布貿絲握粟出卜有女懷
春其人如玉跋彼織女嗟我農夫邂逅相遇顛倒懸子
不續其麻載弄之瓦匪適諫於燕在桑野交交黃鳥咬

候白駒亦白其馬莫黑匪鳥嚶嚶草蟲交交桑扈爾公
爾侯我徒我御碩鼠碩鼠委蛇委蛇謂行多露匪陽不
歸尹氏大師方叔元老綠竹猗猗白右皓皓平陳與宋
生前及申聞于四國媚茲一人宜君宜王爲賓爲客析
其柞薪施于松柏垂帶而厲側弁之俄與子偕老忘我
實多揚柳依依榛楛濟濟是剝是菹爲酒爲醴載色載
笑乃寢乃興雖無好友每有良朋有兔爰爰其魚唯唯
赳赳武夫借借士子七月流火三星在天維此六月于
今三年整我六師正是四國之子于征無思不服歲律
云莫日之方中矢其文德載績武功良士休休碩人僕

兼山詩集

卷三

六經蒙求

六

僕維羊維牛有貓有虎雨驟如舞六轡既均懿厥哲婦
念彼碩人雖則七襄不盈一剗乘彼坳垣在其板屋白
鳥嚶嚶倉庚喈喈爰居爰處莫往莫來于時言言有客
宿宿君子所依小人與屬爰伐琴瑟於論鼓鐘百祿是
總萬福攸同駉駉征夫招招舟子所謂伊人豈無他士
厭厭夜飲肅肅宵征春秋匪解禍祿來成亦有利羹豈
無飲酒躋彼公堂酌以大斗既醉既飽來遊來歌獨行
踴躍屢舞蹙蹙彼東方惠此南國萬民所望百夫之
特聽言則對矢詩不多勿以爲笑作此好歌禮記曰禮
有五經典司六職君子表微太上貴德天降時雨地出

禮泉無本不立有開必先誓蟲昭蘇征鳥厲疾動靜有
常陰陽相得刊仁誥讓學樂誦詩出疆必請入國不馳
怡色柔聲先意承志視瞻無回進退有度櫛縫斧總砥
萬廉隅不徹琴瑟教以詩書任矢哨壺大觸木燧父黨
無容廟中不諱行不舉足暑無褰裳坐不中席立必正
方視於無形聽而不問氣志如神正直而靜長惠幼順
男唯女俞堂下步武城上不呼入戶奉扇登城不指執
王不趨請業則起堂上無跣室中不翔好禮不變博學
無方古人與稽君子慎始合志同方議道自己居不主
與慮必掩身允也君子謂之大成有禮則安好學不倦
禮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七
五帝殊時三王亦憲運步以上歷階而升拜賓及介選
賢與能終日筮賓拜至拜洗樂而無荒恭以遠恥餽客
於舍揖賓就筵有後入者無往參焉握衣趨隅說屢升
坐大夫再重國君七介羅氏致鹿雍人拭羊犧牲駒犢
燔燎羶薌犬羹兔羹麋脯膾脯調以滑甘備其鼎俎豕
曰剛蠶兔爲宛脾簋簋籩豆敦牟卮匭染醜在堂膾炙
處外肩桂與薑切葱若薤漿水醴濫糗餌粉醢日莫人
倦食節事時昏冠弁酌獻酬酢舉旅於賓又重以樂
管磬鐘鼓竽匏笙簧匪翼翼濟翔翔宵雅肆三眾
賓飲一元衣纁裳朱干玉戚居士錦帶野夫黃冠四正

具舉三加彌尊織絛組紉衿纓綦履有本有文或青或
素因地事地以人望人合諸鄉射與於蜡賓選士厲兵
講武習射迭相爲經合同而化少長以齒大小相成序
其禮樂本之性情味爽而朝辨色始入大德不官小孝
用力委贄而退受書以歸莊敬恭順潔靜精微文繡有
恒圭璋特達安上治民涖官行法欣喜歡愛慶賞聲名
官職有序都邑以成越棘大弓路車卷冕世婦卒蠶后
妃獻蘭天子玉藻王后褱衣展輪效駕并轡執綬替則
稱君辭無不腆諡以尊名頌而無調鸞蟲搏攬羣鳥養
羞鄉爲田燭家主中霤土鼓黃桴華門圭窬灑埽室堂
禮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八
開通道路移風易俗樂事勸工夙夜強學清明在躬麟
鳳龜龍錦文珠玉黼黻文章金石絲竹天地訢合風霆
流行在天成象因物之精至敬無文大禮必簡於是乎
書相觀而善春秋左傳曰諸侯正封天子建德昭四
嶽三塗昭五侯九伯昭四經緯天地昭二表裏山河昭二
招搖以禮昭七師克在和昭一內平外成昭一上讓下競
以決疑昭一杖莫如信昭一皇皇后帝昭二世世子孫
楚氛甚惡昭二晉政多門昭一晉楚治兵昭二周
鄭文惠昭三抽楯擊扉昭二以枚數關昭一登山以望昭二
循塗而歸昭四陳衛方睦昭四晉鄭焉依昭六軍其南門昭二

侵我西鄙信二 魏犢束胸信二 荀躒掩耳昭三 行道

有福信十 陵人不祥信五 齊侯小白信十 箴尹克黃信四

明神先君信二 皇天后土信五 不禽二毛信二 初獻六

羽信五 文之教也信七 武何能焉信七 至今為法信三

從古以然昭四 彼竭我盈信十 中權後勁信十 叔孫指楹昭元

趙孟視蔭昭元 枕轡而寢信十五 執冰以遊昭十七 楚子乘駟

吳人見舟信二 輦而如公信六 乘以適野信十一 天其天

諸信六 神弗福也信十 犯五不韙信十 有三雋才信五 老夫

童矣信四 孺子善哉昭十 化為黃熊昭七 如眾赤鳥哀六 楚師

經宛襄二 衛國弼小信四 南宮敬叔哀三 北郭子車襄二 剪

我羈馬成十 獲其雄狐信五 伍列登城昭八 三進及酒

與田蘇遊襄七 見翼缺釋信十三 懿公好鶴昭二 楚人獻龜

迹人來告哀十 獸臣司原襄四 五叔無官定四 百工獻藝

鄭伯先歸昭四 孔張後至昭十 老夫無罪襄七 童子

何知襄三 虞箴如是襄四 周諺有之桓十 鄭有虞心桓十 號

多涼德莊三 歲在豕韋昭十 舍於豚澤定六 傷足喪履莊八

中項伏弢成十 熊虎之狀宣四 豺狼所嗥襄十 戰於赭邱

殺諸絳市宣八 拔旆投衡宣十 中車折軾成十 翠被

紫衣狐裘哀十 流血及履成二 生瘍于頭襄九 不及馬

古者畜龍昭十九 警如捕魚昭十九 實有豕心昭十八 不及馬

瓜時而往昭八 蒲宮有前元來 反馬也信五 疆委禽

吳王百年信七 齊人三鼓信十 火中成軍信五 星隕如雨

面縛銜璧信六 肉袒牽羊信二 各有妃耦昭十二 以備

啟蟄而郊桓五 用牲于社莊五 猶有妖乎莊十 是

楚人衷甲襄十七 齊氏用戈昭十 蠶蠶有毒

犀兕尚多信二 饋叔向羹昭十 飲趙盾酒信二 杖戈而

挾軛以走信一 纂乃祖考襄十 謀及子孫信三

為蠶尾昭四 請食熊蹯元宋 其興乎莊十 號必亡矣莊三

有淖于前成十 還淳而止信五 以求五鹿襄十五 是生

禮新敘舊昭十 棄親用騎昭七 實為夏郊昭七 而

不及黃泉信元 有如白水信十四 塞井夷竈成十

右顧而笑昭十四 左射以芻信二 卻子無基

孔張失位昭六 不戮一人信十七 分為二隊信六 鬼

石何故言昭八 譬諸草木信十二 絕其本根信六 外

左實右偽襄八 就直助疆信三 兼弱攻昧

鳳鳥適至昭七 鸚鵡來巢昭十五 請八百乘信二 為十

慶封好田襄十 伯有嗜酒襄三 公子公孫昭十

與疆相惡昭十一 見犀而行宣十 貫三人

先二子鳴襄二 子產有辭襄三 季孫失色襄二

臧紇為客襄三 晉與魯衛成二 蔡及曹滕昭四

受養反壁昭二奉壺飲冰昭十牛則有皮昭二馬不食粟

成十從其有皮昭二必斷而足昭五譬如禽獸昭十一各有

雞鳴而食昭六將享諸郊昭五驟施於國昭四終事

八反昭元一夕三遷昭八小人恐矣昭十六童子言焉昭八始大

於齊昭十六故處諸蔡昭五其位在三昭三君命無二昭十四

子產辭邑昭十六伯華得官昭三賈賈賈賈昭三辱亡齒寒昭八

將墮三都昭二請致千社昭十五納諸竹中昭八謀于桑

下昭十三七日不克昭十六年其適昭五以蔽惡也昭元能惡

歸乎昭元鄭瞞侵齊昭一羣舒叛楚昭二接公之翰昭四抑

君昭十三載寶以出昭二執玉而沈昭三而監其臍昭二

入昭九食于心昭九瓊弁玉纓昭八簞路藍縷昭二何以及

三昭七誰能待五昭元古之火正昭九故為水師昭六祀節

何事昭十一蔡衛不枝昭五不見皮冠昭二與之編帶昭九

韓子成貪昭六樂厲為汰昭二過信為次昭十三歸寧日

來昭七齊楚結好昭元晉鄭同儕昭十三以正諸華昭十無

速眾狄昭十四居安思危昭一去順效逆昭三分為二廣昭十

二守在四夷昭十三豈其愛鼎昭二不知奕棋昭十五貴而

能貧昭十二讓不失禮昭十六愛其二毛昭十二名在重耳昭二

三室如懸磬昭十六門不容車昭十一女而不婦昭十姪其

從姑昭五春無淒風昭四天作淫雨昭一鳳凰于飛昭十二

鸛鶴之羽昭十五剛而無禮昭十七輕則寡謀昭十二宋公違

命昭十鄭伯效尤昭十一已則反天昭五我亦得地昭二思莫

在公昭五守不假器昭七衣之龍服昭三遂入羔裘昭九故紀

于鳥昭七而奪之牛昭一蕭叔大心昭二公子重耳昭二

三壺何為焉昭二帶其褊矣昭元無告無罪昭四不備不

虞昭五以貫笠蔽昭四登諸樓車昭五君子勞心昭九小人盡

力昭三授僕人書昭三使宗婦覲昭十四歌邶鄘衛昭九佐

戴武宣昭七相三君矣昭五獲九人焉昭十六且旌善人昭十四

以待能者昭五庶有豸乎昭十是乃狼也昭四反軍于市

成十授兵登陴昭八社稷有主昭十輔車相依昭五西鄰

責言昭五南風不競昭八猶有八人昭十是不一姓昭四

齊方勤我昭三秦將祀余昭十許男錫我昭七晉侯夷吾昭二

經昭十四行無越思昭十五坐而假寐昭二實生龍蛇昭十一以禦

魑魅昭六成軍以出昭一摩壘而還昭二土薄水淺昭六

井煙木刊昭十五秦將生心昭七冀為不道昭二衣製杖戈昭二

七寢苦枕草昭七脩陳圖列昭六撥甲執兵昭二敢布其

死昭十一改命曰生昭四鬼有所歸昭四妖不自作昭四實甚

好龍昭九皆曰使鶴昭二平易道路昭三跋涉山川昭八

臣之壯也昭十吾將老焉昭十彼徒我車昭九先偏後伍

五以白公六哀十盟于黃父七宣辛未取郟八隱十已卯滅

徐三夷于九縣二宣十克其三都九成南氏生男三哀景公

無子十哀二取三帥焉十隱獲一卿矣二文十子產聞盜十襄管

仲請囚九莊禦諸桑隧六成會于葵邱九僖穆伯如齊元文賈季

奔狄六文服冕乘軒五哀十奉觴加璧二成納衛太子二哀取楚

夫人三昭二言猶在耳七文禮以庇身五成十假鐘磬焉九襄

車馬也六桓無求於龍九昭十乃不歸馬九昭二君處北海四僖

紂克東夷一昭十背棄盟誓三成十同恤苗危二成十喜賂怒

頑十僖二即聾從味十僖二貪色為淫二成嘉耦曰妃二桓其眾

素飽十僖二亟戰將饑十莊二有餒而已十襄二不饑何為二襄

入交日以飛六哀見星未已六成十我奚御哉八第余無歸矣

入昭十秦可以霸五僖十鄭何能為六隱棄人用犬三宣射糜麗

龜二宣十鄭先衛七昭晉無楚備五昭其傷實多十二襄三為罪

滋夫六昭十慎其四竟十三昭二畫為九州四襄余焉能戰二閔我

不知謀二文十非威非懷七文無怨無德三成猶有鬼神十襄二

是謂魂魄十昭二凡有血氣十昭是謂股肱九昭敗諸鵠岸五昭

次于魚陵五昭以通北方九昭不親南氏三昭十吾盟固云九襄

童謠有是十五昭二聘于上國十七昭二敢在下風五僖十奄征南

海三襄十遂窮西戎三文日尋于戈元昭擐甲冑三成十人犧

實難十二昭困獸猶鬪二宣十武有七德二宣十天生五材二襄

十宋徵于鬼元定許不弔災八昭十萇叔違天元定聃季授土

四圍其東門四隱入于北斗四文十恒星不見七莊甚雨及

之八襄十遇水適火九哀為羸敗姬五僖十衛國忘七二閔楚人

猶競十二襄高固逃歸六襄十卻克趨進三成竊其拱璧一襄十

賂以襄鐘十宣以奉五色十五昭二而行八風五隱禍福無門二襄

三善敗由己十僖二行人失辭二宣十羞者獻體昭二闕于

兩社二閔無廢二勳十三襄二狄有五罪五宣十晉作三軍三成皮

之不存四僖十璧其焉往七哀十六鷁退飛六僖十兩馬掉鞅

二宣十親疎一也九僖上下同之十二襄二弱不好弄九僖生而有

須昭十駟良方爭三襄呂卻畏偪十四僖二摩厲以須元昭超

乘而出昭長轂七百五昭被練三千三襄是區區者昭十賁

蠢蠢焉昭十余取余求七僖敵惠敵怨六文冉有用矛哀十

子行抽劍四哀十自雍至絳元昭沿漢沂江十一文戰而霸二僖

七五世其昌十二莊宋公求珠一哀十襄仲辭玉二文十惠伯

令龜八文十衛侯貞卜七哀十工誦箴諫四襄十祝幣史辭五成

莫可歌也七文其誰云之十九襄二宋國區區七襄周道挺挺

五敢布腹心二宣十獲保首領三襄十衣裳劍帶十七襄二鞶厲

游纓二桓刻桓宮楹四莊為周公祔九莊處許西偏一隱十

伐衛南鄙元隱魯其懼哉一襄鄭有辭矣七僖賦車藉馬二襄

五通商惠工二閔眾怒難犯十襄婦怨無終四僖楚瓦不仁四襄

晉午在難襄三辱在泥塗襄三廢子鐘鼓襄三兩君相見襄三

二國治戎襄三我曲楚直襄三楚辟我衷襄三莒有婦人襄三

昭十衛多君子襄二華元殺羊襄二卻至奉豕襄二各修襄二

舊職襄二使佐新軍襄二南轅反施襄二西狩獲麟襄二

以破山林襄二越在草莽襄二與之虎牢襄二戰于狐壤襄二

十無國不記襄二賦詩斷章襄二言以考典襄二樂而不襄二

荒襄二四書曰昔者先王古之君子國家將興聖人復襄二

起三分天下九合諸侯布在方策速於置郵博學於文襄二

為政以德稱諸異邦交於中國有物有則宜民宜人可襄二

使南面譬如北辰王子比于古公亶父仁者樂山小人襄二

懷土抱關擊柝抽矢扣輪楊氏為我子貢方人勾踐事襄二

吳孺子侵衛斂則有功惠而不費馮婦攘臂越人關弓襄二

養其大體擇乎中府有楚大夫為魯司寇伊尹相湯伯襄二

夷避紂天之高也室是遠而予所否者人必知之雖有襄二

惡人卒為善士趨而避之至則行矣勞而不怨樂以忘襄二

憂宜在高位惡居下流出入無時死生有命莫顯乎微襄二

知遠之近好行小慧則亂大謀必敬必戒不悛不求國襄二

君進賢仕者世祿旅於泰山瞻彼淇澳終夜不寢明日襄二

遂行百姓不足三年有成勿施於人反求諸己一以貫襄二

之再思可矣以超北海遂有南陽辛之東郭決諸西方襄二

嘯山甜掌 卷三 六經彙求 五

父母俱存兄弟既翕加我數年羣居終日燔肉不至接

浙而行君子懷德小人犯刑小人閔居處士橫議必有

天殃不如地利徒哺啜也不素餐兮犯而不校怨是用

希蒙竹猗猗原泉混混將以毀鐘可使制挺隱几而卧

踰牆相從脅肩諂笑令色足恭楚狂接輿瞽瞍焚廩不

得其門將入於井東里子產達巷黨人江淮河漢日月

星辰反其旄倪綏厥士女其父攘羊有眾逐虎有能一

日以待來年為可繼也又何加焉易其田疇修我牆屋

如鼓瑟琴必有酒肉君臣上下長幼卑尊自天子出則

有司存瞽瞍殺人葛伯仇餉朝將視朝王之不王魯君

之宋齊人伐燕彼丈夫也有婦人焉寬裕溫柔剛毅木

訥君子中庸小人下達是吾憂也於女安乎矣為後我

則必反予或為大人乍見孺子四體不勤十目所視賢

哉回也墨者夷之所求乎弟不讓於師足食足兵聞詩

聞禮子好遊乎吾執御矣樂然後笑哀而不傷學如不

及遊必有方大夫以旌小子鳴鼓由鄒之任自衛反魯

正是四國在予一人雖之夷狄莫不尊親不得於心請

問其目不以兵車如其禮樂得之不得斯焉取斯吾將

仕矣王請度之日月有明霜露所隊必得其名不患無

位以小易大辭富居貧夫豈不義然而未仁城郭不完

嘯山甜掌 卷三 六經彙求 五

舍館未定惟孔距心謂戴不勝雖有智慧不信仁賢
駁猶可巫匠亦然富而無驕窮不失義可使爲山譬如
平地子爲恭也人恒敬之其助上帝以迎王師達乎天
子附於諸侯自大夫出爲諸侯憂人亦有言女奚不曰
子謂南容吾聞西伯不敢請耳可得聞乎回雖不敏求
爾何如子將奚先君孰與足宜爾室家修我牆屋雖加
一日比及三年吾土地也有社稷焉惟我與爾舍已從
人既明且哲若聖與仁君子固窮善人是富父子有親
兄弟無故朋友有信夫婦之愚是亦爲政何必讀書誰
毀誰譽不憂不懼人而無恒學則不固我所欲也人其

嶽山甜雪

卷三

六經蒙求

七

舍語益有之矣豈其然乎此編之作意在引導後生默
記經語並可開發心思使知配對工穩推陳出新以爲
詞章資斧究係一時遊戲之作裁截經文不足存稿因
板存省會索者甚多不能自匿且時才一紀與斯會者
如吳月槎鄧孟華及兒邁等皆少年天折未展其才每
一展閱逐熟研經之狀如在目前不覺涕泗之滂集也
竟亦不忍以小技棄之道光乙巳孟秋書於龍標學舍

附游戲文二首

孟堅有答賓之作曼倩多諧諼之辭文彊以尋美戲奴
張敏以頭責戲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亦文之

一體而大雅之所不廢也近人刻有文章游戲四帙其
中近褻者過多非所謂善戲謔也余檢舊稿偶得二篇
本不欲存亦聊附游戲之末以志師弟賓主之歡今不
復得也諸城王香杜夫子金策道光辛巳房師齒少於
余志分相待解黔陽任後餽寓省城一日致師母之意
以四金爲老母取質裘自作破題見示余因續成全文
以博一笑文曰觀師母之所贈老師之窮可見矣夫老
師不窮師母之賢不若以師母而贈門生之母師生雖
窮亦樂矣哉嘗聞門生窮曰荒莊使莊荒而老師之金
窟如故則冰寒而水猶不寒鉢授而衣亦可授雖荒猶
未荒也乃小人有母卒歲無衣老師聞之歸謀諸婦惠
雖微而情則重境雖窘而話則佳矣日者老師以四金
贈曰爲汝母取質裘且告以金之所自曰出於師母之
橐夫金而出於師母之橐則非鄰醯之乞也非暮夜之
投也鬱林有石此其女媧之所遺歟宦袖有風此其封
姨之所積歟不然范叔雖寒贈綿非閨門之舉夷吾知
感分金豈鮑母所能哉使師母而不賢指困高義出自
鬚眉牀第之言或有以沮之矧所贈之出自師母也使
師母賢而老師無以成其賢已室窶貧尙憂交謫釜庾
之請孰從而與之乃所贈竟及門生之母也或以漂母

嶽山甜雪

卷三

附游戲文

末

張敏以頭責戲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亦文之

之食方之漂母知王孫而不知王孫之有母或以鬻菜
之饋擬之宣子知鬻菜之有母而不知其母之無衣將
欲爲母固辭長者之賜豈嗚蹴之與耶豈嗟來之食耶
少賤何敢代辭將欲爲母圖報一介之與卽桃李之投
也卽編紵之贈也弟子不知所報况師母有姑分厨下
之美湯餉他人之孀母此錫類之孝也君子周急其小
焉者矣况師母有子取膝前之瓜果遺懷橘之門生此
眾母之慈也細人愛人其末焉者矣嗚師母賢此老師
之所以窮也老師窮而師母之賢益著此門生之所以
不終窮也嘉慶庚午客彭觀察幕中爲掌書記到館次

嶽山甜雪

卷三

附游藝文

充

日作送撫軍內用稟藁中敘依戀意用陳檢討四六越
禽戀煥代馬嘶寒二語觀察云二語甚佳但自此禽獸
矣作答主人戲曰越禽代馬本非佳辭閣下以爲自此
禽獸則過矣竊聞陳思求試曰狗馬微功令伯陳情曰
鳥鳥私願禽獸自此由來舊矣越禽者孔雀也孔雀產
南越炎荒之地羅而置之北方則有戀煥而鳴者矣代
馬者千里馬也昔人求良馬必於代北繼而置之南方
則有憶寒而嘶者矣今之方面大員旣以仙鶴錦雞
其服元狐紫貂綴其裘銀繡之皮製其褥取諸禽獸亦
云備矣豈直心豈在解情樂孔是求其羽而不得也

致以越禽自比乎下之事上其自比於負山之蚊慕蠶
之蟻附尾之蠅當轍之螻者取譬昆蟲誠卑之無足高
論矣等而上之亦不過以鴛鴦自比以鞭策求人是非
欲比於代馬而不敢乎况賀稟中鴻勳駿烈極力恭惟
巍巍大人且禽獸之矣不獨此也頌聖則曰鸞章鳳詔
自謙則曰雀躍鳧趨一生長也彼曰鶴算頻添此曰馬
齒加長一遷轉也彼曰鸞遷喬木此曰驥困鹽車由是
言之舍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竟不能成句卽以命名
作號而論閣下旣俯象乎二禽觀察名應不肖亦卑儕
於兩獸本驥號又何怪捉刀者選言之過當乎

嶽山甜雪

卷三

附游藝文

嶽山甜雪卷三

金銀

寶

同

寶

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蛻石文鈔序

僕罷官後恆主講席於維揚姑蘇間終歲不一歸以故鄉國後起之士罕接襟論然而後起者亦僅矣嘉慶庚辰冬十月德清蔡生爾眉以試事入都道出吳下訪僕於寓齋時僕已邁老病不復能冠履就床下見焉與之語恂恂當人意坐次出所爲蛻石文屬加點定視之擗藻於齊梁而胎息在魏晉益重之自是間日一至至輒竟日雖風雪填衢弗顧也生少治小孝故善誥經著有說文質疑清遠堂隨筆竝能闡發經旨自成一書嗚呼僕所資以老者其在生平生家累世通顯祖以名字典郡所至有直聲父任俠繇此落其家嘉慶四年以貧故客粵東西曾從軍入海勦洋匪雖梟獍未殄吁亦勇哉生兄弟二人以父游未歸奉儀母氏母歿則其世父撫之飲食教誨過於己子生兄弟迺底於成生之兄亦文士詩詞竝所長而尤精秦漢碑版之學昔婁江吳梅村祭酒贈生之先德中丞公詩有云一經傳漢相八法繼秦碑生兄弟可謂各肖其一矣生配毘陵趙氏恭毅裔也閨房婉孌亦工筆札生嘗輯錄隨蕭該漢書音義讐校之力半得諸閨中嗟乎循吏豪士與夫孝友之彥文章之英萃於一門而又有賢母名媛以焜耀之人倫之盛如生者斯爲難矣若徒以年少才美爲生牽抑何淺哉武進趙味辛司馬吾友也亦愛重生作長歌贈之云

蛻石序

蔡郎少小氣莫當噴噴共羨今中郎十三文筆疾風雨二十羽毛成鳳凰又云詩逼香山文鮑照但擬古人無不肖其言固非虛爾今歲生北行有期就僕言別僕病瀕殆與生得再見與否所不可知而人世聚散之感遂有不得已於中者爰力疾書數語於其文卷之首而送之行云道光建元歲次辛巳春二月仁和余集纂

蛻石序

鶴賦 井序

湖地有鶴以其肉不中食為增繳所不加故種類獨繁
 春秋之交羣飛樹閒余喜其能自全也為作斯賦
 爾其棲無定巢飛不擇木載頡載頡青白相逐觸隱念
 於勞人步長林而伫日嗟乎雉以膏而被射鶴以采而
 見戕幸微軀之莫問庶遠害於機張本自汙以求免雖
 放棄其何傷但全生於鼎俎敢希志乎稻梁

吳興廳事壁管夫人畫鶴賦

嗟乎哉徽宗以畫鷹名而難保其國之不傾文敏為馬

蜨文

嘉業堂校刊

寫生而其自立也曾無瘦骨之銅聲惟夫人擅其能於
 畫竹亦不聞以有筠玉夫子以成願非惟煙雨之可玩
 抑且翎毛之是精管繪百鶴列于兩楹或粉其羽或丹
 其睛或延頸對立若關關之和鳴既不能馳軍中之檄
 以召外兵又不能傳書萬里省二帝於五國之城胡易
 朝而後有若是之閒情且在外軒而非密室彼翠帔而
 明璫兮宜未可以屢出也羌百鶴之同翔兮又豈一朝
 而繪畢也將毋設青綾步幃於中央而後觀飲啄以資
 畫筆耶何所取於斯堂迺劈墨調黃於是必吾所以疑
 為偽者此其一矧粉壁之高高乃巧者之所治既不類
 剡溪之藤可舒卷而如意又不類屈曲之屏可便宜以

從事若立地以揮毫則高不可至若憑高以落墨則腕
 弱趾纖豈其無悖吾所以疑為偽者此其二然而讀畫
 者于焉徘徊好古者因之作賦可以興懷可以起慕歷
 五百年備吳興之掌故則亦何必聘我之辯才以與古
 人相抵牾哉感頽壁之如斯歎華年之不支或為風雨
 所漂落或為大力者所取攜僅存其四雖呵護亦徒爾
 為彼畫中之小鳥尙有失侶之悲則曷怪乎人世每難
 合而易離

老少年賦

涼夢回雲芳姿耀日鵝黃甫滿猩紅次出紅豈沃丹黃
 匪蒸栗映碧紗而靚深罨朱欄而蕭瑟於時旅雁南翔

蜨文

二

關河欲霜看朱成碧轉綠回黃雲譎波詭豔耗而成章
 胡老少之靡定徒想象夫容光想夫倩女棲真宮人下
 殿閱青春而不字剪黃繩於別院鍊汞駐顏守丹醞面
 逝泊乎以忘老乃闐然之終絢被五銖而遺世冠九霞
 以相見又如蜨燈焰魄蜃翼霏塵銜玉魚而不化抱金
 鴛以善輦幽宮黯其無色歷千春與萬春忽若感而意
 迨託餘華於世人風澁澁而扶袂振珠纓而璘璘蜨仙
 襦以夕舉人何世而弗新曲裏非花壺中卻老植蘅臯
 而案衍匹蓮衣之麗好佳人以續命為名帝主苦返魂
 不早指青霜以為期願朱顏之永保極目平蕪紅心未
 枯嗟予嫩之獨處值眾芳之已徂吳妃之頰頰點漢宮

之額黃塗仕瑤華而不見愴秋色之應圖亂日當春匿
豔豈吾所否兮假葉呈姿豈吾所喜兮終已不華折枝
何取兮折枝倘免是亦可已兮君子樹之匪徒悅其綺
靡兮

復朱丈飯石書

飯石先生足下頃奉惠書兼辱弁語發函伸紙懽笑無
量才非馮宿迺損昌黎之書學豈太冲謬假皇甫之序
既仰承夫藻飾益自愧其縛雜揄揚過當恐君子之失
辭聲價頓增懼狂者之益肆中心欽欽莫能自己隔侍
蓮幕遽去孤城載月一船探梅十里晨風相送回首路
遙停雲在天素心人遠自抵甥館倍極孤趣奇書獨擁

魏文

三

善談無析作外家之布袋暇輒憶人乞內子之色絲願
繡知已惠而不見我勞如何竊念壽昌少好辭章頗自
鏃礪九齡作對不求人知一編匿懷祇以自享辭非絕
妙口乏辯才猥蒙先生予以吹噓飾其鼻岸文衣既御
不鄙布裳金鐘在懸特眷瓦缶抑既宏獎彌自矯勵敬
惟先生天生異才筆有奇氣口吐白鳳手搏赤猿文以
高麗擅長詩則清新入妙猶復負米告勞登樓况瘁嫵
隅入詠致忘其上音荒愴遞進意困于接席才人廝養
不其然歟若壽昌者又何曹焉郡解後荒園十弓素不
翦草層臺百級仍名愛山長松出牆如我孤直雜花生
樹助人好懷于焉逍遙得少佳趣春分後當挈妻而歸

負郭種田牽蘿補屋言羅雞豚更沽酒脯祀竈之外以
請比鄰門臨清溪頗可飲犢婦亦奇女雅能代春遲日
再當詳書於先生耳仰惟清風起居萬福聊布懷往不
盡所言壽昌頓首

答馬棣原書

棣原足下思已丈年聚惟寸晷別後怏怏如讀古書偶
輟卷如撫古琴偶絕絃雖水上荷花不過浮友而山中
蘭草生而素心頃蒙損書深慰離悵囑題聽潮圖一如
來意率成二首具如別楮布鼓雖響不足以過雷門鉛
刀非銛乃欲以質薛氏自顧簡陋無任慙慙幸憐而教
之伏念足下秉氣英淑負材經奇賦長笛于早歲感橫

魏文

四

行之奇夢出其所作如威鳳五色仙霞九光狹襟者聞
而心動單慧者見而色沮一編甫定千秋在茲至若僕
者才既不敏學又未逮時有季重好伎之累非無平子
輕狂之譏辭別以來益復誕逸懷人白蘋之館弔古碧
澗之堂兼以獨游頗涉遐思二分塵土春人殆勞足下
知我尚望時惠德音以匡不逮春陰連日薄寒中人幸
慎起居不勝勞位

寄僚壻吳碩甫書

碩甫足下曩者吳山子布衣來盛稱足下負材經奇秉
性通素以枚臯之弁雅兼謝朓之清華氣吐爲霓筆疾
如雨頃挾所著出游在京僑春明以校書停夏課而流

唱意所撰述當益溫麗僕始聞而慕徐思則疑竊謂標榜爲高古人不免鈞弋之弊近世益叢逞聲聞過情比未涸之夏雨積學殊薄如迨泮之春冰況乎遠道三年看朱成碧征衣一着化素爲緇搆瑕闕于輕狂耗歲月于抗走不殖將落有識所懲客歲趙厚之上舍南還復稱足下性益亮特學益醇粹剛日柔日頗能自得馬上厠上均以爲功有才人之資焉學人之望焉僕旣信所聞愈增其慕便欲尺書相寄寸心以投而猶抱孺悲無介之虞深仲氏未同之慮故魚龍遞變雖遙感于風雷而燕雁代飛曾未致夫箋素也頃謁外舅季由先生道足下書來必齒及下走迺知尹邢避面正交羨夫嬋

蛻文

五

媛笙磬同音不異響于吹擊慙甚厚眷戀彌勞僕西吳之年少也舉止疏放骨月躁脫比歲以來益復誕逸日則廓足出門寂寞往返夜則息燭就枕驅役魂夢然而雙管雖禿未嘗去身一編白娛藉以下酒生今之世爲古之狂自謂視木石而靈方牛馬則俊者矣正恐足下遠在京洛無人告述卽有矣而傳聞之語莫之或稽毀譽之來甚且失實用敢削牘伸楮略陳其愚惟足下察焉昔者周瑜瑰偉獲交于孫策元發端巖連袂于樂道兩美必合千秋共成足下與余亦豈在古人後乎

寄趙味辛先生書

風簾膠亮別來三旬月輪周圍減殆一寸想林泉多暇

攝衛自宜幸甚幸甚敬惟先生美意延年澄懷觀道河海之氣迎秋而湖松柏之姿經冬則絢古所謂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者不是過也比來茗雪名動衣冠載刺盈車人思問字脫屣滿戶日賦娛賓竹夕飛章花晨寓韻固已觀劍干口交推君大之識精得金一筭不若伯騫所心賞者矣而先生別鍾偏愛雅送虛襟日賤子以能文謂中郎之繼武掄揚過當心口俱殷伏念壽昌西吳一年少耳生無九鍊變骨之丹長靳七寶靈檀之几雖螢芝作食可希一竅之明而釜石實中難適升斗之用猥蒙先生予以吹噓加諸矜寵構軒說虎容我儂言卽席賦鸚許其獨秀寶之若猶巍之鍊飾之以顯色

蛻文

六

之膏中心欽欽以感以愧所願涼風告節噓肯來游趁洞庭之始波載蘭陵之美酒峭帆乍卸吟懷輒增重探白雀之幽一踐青蓮之約爾時松如插翠山俱艷粧金霏碧淖峰枝壑漫昌與先生瘦藤在手秋雲盪冒近聆唄音若孤竹之響清雪遙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歲華不居此樂何極先生亦有意乎幸因郵傳增益教條載渴載飢不勝勞佗

寄趙厚之書

逞時與吳碩甫書云趙厚之上舍所見旣遠用心更顯時賢之中吾見亦罕少不屑爲君家季重以好伎累名長寶能爲吾宗伯嗜以博覽抗世此皆篤論非有阿私

雖企慕之獨深亦才分素有定也若夫壽昌年既差幼學又不逮內無得于己外無合于人每省子華子之言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庇身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及沈麟士所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感此數語掩卷而悲悠悠我心嗒焉神解況機下之婦雅能食貧篋中之文難可問世自顧簡陋甘于沈浮敝廬之旁舊有隙地雜植茄莧亦云樂飢勉謀稻粱用以供祭畜雞于籠勿傷鄰苗宿酒在盆留待客話遇有暇日陳書自娛石隱之流樂與齒序家藏之籍得以遍稽如此十年或有所就再當與足下商千古耳若欲以簪笏

蛻文

七

見勉榮名相規則是我之過深而知我之轉淺也至于狷忿之疾輕狂之譏少時則然近已無有蓋念馬勃之賤亦登醫書牛鐸之微尙佐樂律苟有知識何可以非是用塊然而居抑然而下精悍之色畏見于眉間琴瑟之聲不聞于戶外奇花罷藝恐迂棘榛落葉打頭懼傷膚髮匪敢玩世實將保身人各有心幸勿過責夫行年二十爲力正富人方展騏驥之步僕已深煙蘿之情足下聞之益當驚笑然僕之自計則已足也

與曹曹村書

亭伯書來道足下厭稱時藝專力古文且創爲自時文興而天下無文自試帖興而天下無詩之說僕始聞而

快徐思則驚悠悠我心欲有所白幸同清聽納此芻蕘時方窮冬卽以冬喻日出而未起櫛沐雖大被亦覺其忽寒宵分而未接衾牀雖重裘亦難以禦冷何者順乎時則易安違乎時則多苦也文章之道何獨不然誠能降心相從改絃而奏舉業之暇閒爲詩歌學問既醇性情不失豈不樂哉頃因人便貢此迂言若不見遺有以答我

與婦書

別時鼉更已沈蟾月將墮柔櫓孤曳起人遠懷矮鐙一星搖我夢影越日就岸舍舟載途春陰在林豐澍將至湖氣彌白山光匿清流雲滿衣從澗覓路覆磴歷歷曲

蛻文

八

如螺旋輿夫盤盤時或猿挂清曠悅目幽奇駭心怪禽一聲雜樹答響如此里許始抵僧舍石壁千尺鏤繪仙佛之形松扉一開平視城邑之瓦惟賃地苦隘樓居不怡隨車之書仍弃於篋稍一陳設几席皆滿風來振卷輒污墨藩舉袖待拭復覆茶具故臨文但條其所憶引古罷稽其所自意緒乖錯如何如何兼之親懿莫從觴詠坐廢相見之士有同於交蘆遠道之思詎殊乎倚竹雅知細事未可戚君而縱言所之不能自己聊復相笑勿以爲懷春寒中人幸衛眠食二月廿七日自保俶塔寓樓率白不宣

再與婦書

自抵寶石倏彌半年峰巒阻深林木修蔽昨已小暑樓
居益煩山雲四蒸則几席皆煖湖雨一灑則枕衾欲冰
陰晴迭更涼燠遞變坐是不樂羈愁薦臻日惟踞牀學
佛趺坐夜反啟幕陳書而觀月來西隅原野皆見千鵲
委地與苔俱青一燐隔波附葦而渡雖極幽趣彌觸孤
抱維君隨官茗上清閨自憐奇書摘鈔偶示哲弟鮮茗
手淪罷呼雛髮時復錦機助愁玉鏡卜遠夜雨承雷動
成自淒之音晨葩在瓶定有誰適之感凡惠心之所屬
悉鄙意之所經尙望善遣積懷慎攝眠食鞠前桂後會
相晤言

與沈朗亭書

說文

九

昭彭子俞知足下端居多暇選日出游租胥江之船眺
言氏之闕命儔獻侶君子維宜甚善甚善僕旅次瑣瑣
懸乎寡懽朱沈兩生遠在東郭南鄰王郎翫婦不出
三知己踪跡殊闊顧影頽歎罕所解慰自非誦古如居
諸何頃者研幾水經翫索鄙注粗綴津緒繪列爲圖意
指所存益可略述汾水篇之梗陽縣定是鄉字之譌濟
水篇之故隴城當有垂字而奪礫溪初無南北而胡氏
強析其流石橋自有東西而朱箋不得其解密水又南
東合盧川水應改東南渠水又北東逕伯禽城宜云東
北凡茲舛謬易混輿徒匪按圖以瞭如將開卷而嗟若
僕也術疏句股知昧開方間以臆推得其竅要方邪迂

直庶幾不誣圖書之名肇始於漢武準望之法竊取諸
裴秀丹鉛並下窮西極辰旬月以來稍稍成帙向聞虞
山黃氏儀篤好是經每水各寫一圖兩旁翼帶諸水惜
彼都人士罔加愛護告以姓氏知者已渺詢厥著述蕩
焉靡遺蠹走蟬飛我心滋戚然而絳雲脈望引重是鄉
鈿軸金繩豈無繼起雖曩編已杳而副墨或存足下以
博覽之才人薄游于境上儻羽陵墜簡尙在人間則麻
紙傳鈔何難購讀誠得搜述散佚裨益愚不勝幸甚
琴溪幾折下達楓涇轉權何時待蠲首疾

與沈西雒刺史書

說文

十一

某聞黃鐘在懸牛鐸諧響素月委炤蟻珠告盈何則懸
絕者材而默感者氣也某愧當士衡入洛之歲未知所
宗冀遂康成捧手之願計維執事前蒙頒示十經齋文
集伏覽五六日至於旬時中間與馬珊林書一篇謂大
波之訓散見諸選注濤塗之名顯載於左氏嘉名肇錫
字非新附良可闕俗說之陋兼可補許書之遺因憶賤
名壽昌見者逞逞斥壽爲壽之偽體而不知說文口部
確有一壽字誰也从口特取義迥別耳蓋眞書之壹卽
小篆之壽若从又从寸則本屬可通故交亦作容叔亦
作村賤名本取壽字義而相沿既久卒不能改按五經
文字云壽經典相承隸省遂亦安之且如未重之姓本
是邑部壽字而今漢書本傳及宋槧說文竝作許願未

聞有疵之者則知假借爲之未嘗不爲通人所諒今之學者胡但知壽之非壽而不知壽字之外尙有一直由切之壽字哉敢因賤墨求益教條允篋蛻石文鈔序言無任忻感經天女之梭迹綿繒爲之改觀汲梁家之井華煙娥藉以矜治星雲以先覩爲快飢渴狀欲尋之心龍門可登近在隔巷惜病體孱弱不能奮飛佇望一言以當七發謹承動靜不盡欲言

將至嶺南上何藜閣大令啟

蓋聞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杼清述德代有其人以故教誨之恩上同鞠育五服之誼歸重一師願未有貶藥籠之獲苓情均知母種春風之桃李移近蘭陔如今

下

上

日者也竊念壽昌生甫四齡家君遠客征車一去粵嶠千盤老竹出牆新篁誰蔭啼鳥繞樹雛鳥自憐闕定省者一十八年計道路則五千餘里朝企雲天之末敢同狄梁公之望親夜視星斗而行將爲趙興祥之省父門前秣馬室內烹雌業分惘惘出門茫茫前路矣迺蒙夫子矜其俸弱予以提攜謂十陟九登南天多厲瓦觴薪榻中路奚堪適平安馳故里之書俾琴劍附輕舠而去孝子錫類仁者愛人聞命之餘感何能已矧知南越之地山水至佳租珠江之船溯增城而上萬木無次中聞鷓鴣一灘忽明下俯玉鏡見趙王之舊壘想南漢之盛時擊銅鼓以紀程約羅浮而竟到峭帆之卸諒在窮冬

做裝而行計將逾月拜父旅次既涕且笑畢宣盛德雜述鄉事同舍之客爭來聽其土音行李在床達旦未之獲息見兒長似父則衰親亦爲之解頰念母殯于堂則老鄉又不能無感凡所經歷皆爲詩歌自此隨侍而歸氣識增矣文章進矣躬耕而養乃賤子之所忻教孝有成副先生之所望惟是一枝可借已幸同舟兩漿啟行未知何日欽欽在抱不能奮飛佇望台裁以爲進止此去遠尋白髮譬如落葉之護根明年歸謁絳紗仍若嬰兒之戀母

百心謝沈雲嵐惠水煙壺啟

俾來承惠水煙壺一具視其制度狀類鞞笳中含煙雲

下

上

妙比壺嶠呼吸之下似煙非煙水火相射既濟未濟雖臣心如水而未免熱中得土行如銅亦何必方外臨池換水則游魚吸香倚柱噴煙則仙禽避影既助我之游戲鍊水生雲亦對客而談諧張口吐火取攜甚便酒闌茶罷之時位置劇佳硯鏡筆牀而右敬陳鄙隱不盡謝忱

乞外舅石蟬小啟

伏見案頭水注中所蓄石子有天成蟬形者長年響出疏桐居高自遠此日心如介石勺水勵清潤澤可觀玲瓏若刻愛逾瓊玖見卽貪癡以饒眼之睽睽觸童心之栩栩撰得小言以獻竊比蟲吟冀茲文石之頌愧非玉

潤所願公也割心頭之愛譬其為曳聲而飛昌則攜鬢影而歸待之若媵嫁之子

說文質疑序

壽昌少好詞章頗自鏃礪行年二十始知治經匪有季長雋本之名徒深子雲小技之悔比歲以心血過耗恆意外求寐迺取浚長之舊箬為江泌之夜讀日三商則搗書以就燈繼再唱則緘篋以到枕既破岑寂亦資聞見遇有所獲雜而書之凡前哲所已言及時賢所共喻苟非恆有闡發務必概為刪削冀免郭象攘竊之誚兼除魏武暗合之病顧述作之家無盡而披檢之力有限容有複而未汰要為閱者所諒至於典籍之載有同師

說文

十三

資將借之呼豈無朋友茲悉疏其卷帙羅其姓氏庶幾李善之注咸知仍劉逵之舊姚察之名不致為師古所沒若夫轅固馳辯折黃生之不經杜休敏求喻左氏為無據今之所撰蓋竊比之故說雖綜乎羣流義必求其一一是間有訾毀之處非由門戶之見業始於嘉慶二十三年秋九月輟於冬十一月時逾九旬都為一卷名之曰說文質疑云爾

吾妻鏡補後序

風車火微屹然南戍之門鳥卜獅言邈矣古辰之國檀原繼統克念衡山采藥之人柳谷迎暘表通勃海扶桑之地攷其酋長舊是姪娥媿慧業於惠真亦能織錦關

英姿於柳葉井不驚弓洵衣冠劍佩之可稱為赤白元黃所未逮制度恪遵乎中土聲名特盛于東方此吾妻鏡之所以流傳於上國也其書凡五十二卷所紀共八十七年惜乎鳩舌句糾無非孔木姿基之語蟲書結屈間有花羅唎子之文無當雅裁殊乖史例雖承兌叟以佚名為憾寶之不啻龍威而曝書亭以識小相譏視之究同雞肋平望翁海琛先生智珠善記古尺工量譚天之日明補其所當補表世系則瞻波彥激詳書築紫之初終志職官則治部軍尼細辨玢丹之大小因幡出羽遐稽州島之名紺屋金魚歷記郵程之號他如馬町新編

說文

十四

之教令雞林舊弄之簡編青龍指午之年經書始渡白鳳紀元之歲韻語方滋多賀城訪從四位碑想見遐陬之石刻忠懿王頌五百座增留遺古篆於金塗朱絲鈐物氏之章識是大連後裔翠墨拓人皇之誥計當開寶元年曉井春雲詩成宋炤蓮花貝葉表具雋然莫不輯錄多多部居秩秩至若披龍之戲採鯨之方臂鯨蛟鱷之形環挂鸕鷀之項製茜衫而索婦跨火新譜設柴鼎以娛賓磨茶競尚以及青玉白珠之焗曜鹿身魚首之傀奇蚶瓦光青鰕鎊紫嵌龍鑿鳳湛然上庫之刀繪月描雲妙絕倭奴之扇土風備載方物周知極之大漢之所居毛人之所宅下野先為屬國而後改州名新羅

雖不附庸而恆通驛使別爲一卷並足千秋顧或者謂龍漢而遙縉紳勿道鴻濛以外聞見多誣今乃範水於柳津模山於稻佐便奪驢骨之席難論鳳味之勳不知高麗圖經仿自宣和之世島夷志略成於至正之朝或時或從足資青史爲夷爲夏並在黃圖儻使見是冊而攢眉蓋亦類垂紗之蔽眼矣壽昌名慚怒虎路昧句驪信書之言竊聞諸許氏文章之友罕遇夫晁卿佩迷穀以何能服采華而斯在柔遠能邇但看吾鄉七十座之譙樓惠清縣故城久圯明嘉靖間以防倭始復建置詳見家尙書惠清縣築城碑用夏變夷

隗與徐尹輔詩序

隗

十五

僕與徐子尹輔交垂十稷矣騎竹之歲卽聞其雋聲盟案以遺恆視爲畏友維時歸安嚴處士僑北郭以養痾踵南皮之雅游春華方敷吾黨滋樂裙屐畢至詠歌遂多厥後僕遊陵陽君客顧渚嗟紫筍之味苦翫白蘋以怨遙會處士哀蟬蛻紅病鶴返素宿草拂蹠感深於酒鑪交蘆易分願乖乎吟局今年僕又將投試京國驅車蘆溝道經吳門行篋暫憩鴻飛遵渚多止一宿獸窮走曠噤不復嗥尹輔跂停雲以致思慨舊雨之行遠郵示所爲詩若干卷誦諉序言伏念吾邑山川秀明人士清美明嘉靖之際吾宗子木尙書屏七子之類響成一家之好言遂使成都楊用修有立鵝夫馬之喻毘陵唐

荆川有元遠幽微之歎自是以降能者輩出雖大雅不替而嗣音實難迄乎國初君之先德宗伯公總順治六家之成刊會昌一品之集湘管出手芸編等身遠揚韓蘇之芬近空王李之習至今飛文染翰之士握槩懷鉛之徒蓋莫不以自知堂道貴堂兩家爲圭臬焉尹輔仰藉通德平視餘子瓊樹挺秀根蟠百圍長離弄吭動協九奏洵眉目之如點覺舖啜而亦佳所居谿樓揖吳羌之遠青漱餘不之淨淥黑蝶栩栩高士之井未湮金龜湛湛故侯之印安屬或出或處或歸劫輪歷久不渝厥惟雲壑每當魚鳥貢媚煙霞示冲屏張六重幔捲一角尹輔輒俯仰身世流連景光惜寸陰于曜靈莫尺表之

隗

十六

貞世浴硯之水魚吸多而尾元讀書之燈膏漬久以槃翠故其詩有冶久鍊雪之譽無範鐵淘沙之譏妍詞粲花叢蘂束筍神君控弩則碧玉爲牙佛女縑絲而紅珊瑚作雙眞宰上訴靈襟豁開豈不賢乎勉其情矣至若僕者盛年坐凋飢走靡所深思世業之墜非關工詩而窮夙敦苔岑之懼勉騰繁擁之舌涼風倏起于天末實勞我心姓名互見于集中請事斯語

月夜登愛山臺詩序

繡夏已闌素秋垂近杜門陳書旣苦寥寂喚酒角韻復稀友朋日惟出游與馬爲二夜乃特立對影成三爰登層臺以寄遐賞腐草不翦化螢而飛古磚有文捫字可

讀月輪無轍詎疾行之御風樹身若偃非端拱而肅客
葛屨乍響蟲吟遽停籜冠偶離木葉正墮北眺城市檐
瓦可數樓窗未扃時見燈影人語甫歇徐聞簫聲南望
道場遠距十里塔火明滅乞食之僧未還天風清冷警
露之鶴欲唳月光既高人影忽短悄焉返步因而賦詩
儕輩訝其不羈臧獲笑爲多事嗟乎何夜無月但少閒
人此間甚喧不妨着我錢唐應文若嶺南黃洵同里徐
球均有逸趣未與此游故詩中及之亦以誌離懷耳

朱西生詞序

於時落木參雨寒雲護霜羈人拊心值此急景病婦擁
髻黯然損歡藥煙出房遇簾隔而仍返琴軫在御怯疆

軋文

十七

寒以罷彈是用幽憂適合詞旨惜余減字之學有慚乎
蛻巖曼聲以唵甘讓之蛩砌苔榻正宋忽聞足音玉簫
奏能快遂心抱則吾友朱君西生手其所著緹錦詞一
卷來問序言卷中先有君配湘筠女史題詞謂擇調翳
古匪箏琶錯陳恆耳罕諧宜緹錦十襲西生重感其語
遂顏厥編顧獨不薄鄙人下徵調語豈非以夢蟲桂蠹
辛苦自知采雉文苑羽毛共惜也乎長夜披覽閒房靚
深雙鬟侍旁促拍解按異錦脫杼莫名爾工飛花過風
不見定影胎靈氣於石帚嗣新聲於草窗南渡以還斯
爲作者漏滴催曙宵寒痒肌鐙華墮紅未及几而已黑
月浪純白忽因風而暈藍濡毫一言掩卷三歎翠簾坐

我尺身自憐羅幃有人瘦蛾正斂以筦投鑰彌覺笛語
之撼魂已

餐雪上人西子湖頭擺渡僧圖序

餐雪上人禪藻自抒辨才無礙吟詩之日先百鳥而開
曉鏡之燈後眾星而滅習慧束誠散華霏蕤萬峰環其
寺門五嶽待其行腳泉石之趣既永乎山中清冷之風
彌眷於湖上筆墨所託煙雲方滋倚青竹一竿分白鷗
半席菰蒲風緊壞色之衣自飄餅鉢裝輕淺水之舟不
閤塵心都淨畫手通禪斯時也南屏之飯鐘已催西冷
之漁火漸遠纜解水仙祠下路經玉帶橋邊沿月而還
尋煙而語橋聲如啜千魚出聽艇小於瓜一鶴附載美

軋文

十六

葉彌望宛礙乎篙蜻蜓掠波時歇于榜棕笠斜掛取代
布帆芒鞋暫閒脫置篷背信慈航之普渡匪急水之枯
樁宅時一葦相尋六橋問訊與之話若溪之舊就茅菴
而居警我虛舟憑君振柁則迷津可問彼岸非遙不必
更憶浮沈人海時也

應亭伯秋林覓句圖序

吾友應亭伯秀才以蕭曠之懷結閒散之趣南渡此地
茫茫古愁西湖已霜寸寸秋色判苦吟而致病恆端牘
以振思乃乞徐君西澗寫秋林覓句圖于扇頭而屬予
一序序乞出入懷袖故人保其清風瑠鍤雲煙吾輩同
此結習深宵無事濡毫欲言棕櫚隔窗翳鬢其髮燭燄

既暗形影自疑舊雨不來新知益寡強余棲息逢君畫
圖爾乃薄暝釀秋斜陽昏樹澗石五色粲然樛蒨遠山
數重兼似草隸疏林向暮千蟲聚吟瘦葉墮風一蝶堅
抱小橋之下魚行若空涼風所經鶴夢易警是秋也殆
詩人所獨得者乎而况幽憂之疾偏鍾於公子遲暮之
感有動於美人遙情所通短歌斯作書竹既編畫之於
松賞心者希質之於石白標雋旨取適靈襟它時載酒
尋君買鄰許我秋氣如雨相喻于不言詩境在煙可起
而共覓則六橋深處三竺道中願背一古破錦囊而從
子也

趙味辛先生七十一歲小像序

蛻文

十九

味辛先生抱德煬和含華隱曜簪組之累既釋山水之
緣益深迺選蕭辰來游茗上白鷗矯翅羣迂詩人青山
對門宛逢舊識君子至止幽致為多壽昌載酒相從袖
詩逕造清談合拍勝讀異書寒花在籬足供情話暇日
出七十一歲小像誣諉序言竊念先生沈沈大集若列
宿之粲陳鼎鼎盛名比靈光而屹峙威鳳鳴盛凡鳥不
能和其吭梅檀扇芬羣卉靡自襲其馥無已則即先生
之遭遇序之可乎先生弱冠知名盛年媚學堅石生於
右族固自不凡到洽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出語能驚其
長老此才足弁乎英髦由是出手得盧處囊脫穎賈生
應召而無忝揚雄奏賦而益稱翔步蘭塗置身薇掖將

謂蓉鏡蓄彩木天倚梯而乃十載春明素蟾老我一官
寒寂紅藥笑人歲華不居風雨誰共雖關登曠達不以
淹晚容心而白傅居貧已覺長安不易冰銜自冷畫影
彌清既而解紫荷之囊下青藜之閣依方銓引低頭入
中隔舫聞琵琶易濕青衫之淚孤鴻作賦虛傳黃絹之名
加以青莪隕霜白華孤露奔星路遠裝輕賸有篋書觸
月船傾波駭疑因阡表既失乾木之蔭旋被甘蔗之彈
擲輒成韃棋皆是劫其境可謂具矣其生可謂勞矣今
夫渺巖殿之榮者必多登陟之趣無軒冕之契者必有
煙霞之親而先生晚歲遊秦經年作客風霜多厲怡歷
忽形迨返鄉園已成衰病簾影踈地秋樹飄紅藥爐近

蛻文

二十

床春煙裊碧泯人我相惟經卷以長緡激運暮心或唾
壺之欲碎抑且江夏先亡鄱陽繼逝總角之友散為晨
星後起之英盡登華省十步之外芳草未歇三笛既罷
白雲何多徒乃蹢躅半人有類鑿齒頰仰六合稀逢叔
牙人事不齊中年以往雖有達者能不腰可減帶腸若
消湯也乎而先生以夸曠之襟忘苑枯之象知白守黑
調鉛理黃發為詩文類皆瀟灑與泊俱入終和且平于
言匪艱譬蕉之展其葉一字特謹若花之爰于剪逸響
所流清輝 曰遠業已作尺之集及身而傳藏書於楹名
世是必矣而况少壯之日陵緬亦曾舟車所經流連不
少登岱捫深翠之葛航海見垂紅之珊以至木葉之山

松花之水莫不騎驢犯雪縛袴禁寒紀程之詩積至千首出塞之作別爲一編昔嚴夫子之言曰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歷其八者先生有焉今雖踰關靡寧支離伊久然而隻雞斗酒有局必聯鄰竹社蓮得閒便訪陶公病脚門生尙昇輿而行謝傳還山別墅任賭棋而去撻其素履豈不怡然夫以至豐之才安至嗇之遇以養疴之日尋行樂之方名山不以之自矜龍門不以之自峻薄宦不足以累其志末疾不足以損其眞卽此數端已堪千古其亦何煩塗潤過事揆張也哉若夫一物之微一器之美則阮孚之屐著幾兩而未知彭澤之琴無一絃而亦得非寄託之所在可得意而忘言質諸先生庶

蛇文

三

其許我

王井叔青桐仙館擁書圖序

吾友井叔秀才長洲王先生惕甫之少子也眞宰內冲英姿外朗拔幟健藥之室角藝長楸之街得父膏腴是爲作者與兄競爽加以清言彬彬乎枚乘之後生臯夏侯之門有建焉所居青桐仙館略置泉石遠離市塵旋房靚深旁闢蛇徑雜樹森聳中多鳳條則見明藍出檐黠綠垂檻穴蟻六七運葩作糧爾蟲一雙嚙葉成篆高幹倚石材中朱弦之琴叢苞綴珠狀若翠玉之杓維君一室頤道三餘沃心靈檀取資漂麥不問黃卷宵肄得燭燼數升青瓊歲更減板牀四角二六之葉若假人以

閏年一尺之蠹竟先我而食古永日永夕以陶以游矧夫鉤閣儷影文奄媿能繁掾之定情以詩高柔則愛翫成癖輯大家之集姪其從姑君配曹小琴女史扇名士之風婦或呼妹閨房之筆有勤於畫眉卿嬈之編不嫌其印指檢校相助婉變可知乃者屬丹徒張解元深華亭改布衣琦各寫擁書圖一幅而僕爲之題其端亭臺儼然花木蒼若覆井之葉高低肖生堆牀之書斜整隨意粉墨自恣不名古今丹青忽明與紙凹凸問繪事於妍手如華孕馨觸勞人之積懷以管投鑰僕早歲作客長貧累人驛次柳條訝青黃之屢換家藏竹素著鉛墨而未週觀茲畫圖彌益慨歎振筆序之非特美吾友之

蛇文

三

所遭而已

送李宮詹師還都序

己卯九月吾師李宮詹芝齡先生以壽昌入貢成均大經中經豈有當於三問日試墨試殆偶中乎一時在徐淑舉未及年見左雄而必問況蘇賦文雖近古非承叔而終遺粵忝元豐優平之科滋愧大業貢士之日既深正平被薦之感爰執維翰弟子之禮於焉規十庭之脯手一編之經才匪陳遵乃荷開閣道隆韓愈爭思造門俯念單寒預語長安之不易有心宏獎或當座客以掄揚人方驚以爲奇公且愛而忘醜盼睐成飾骨肉有加所惜北雪多寒南雲易斷珊瑚旣採則漁父迴舟李桃

甫花而春風思去貯菱苓於藥籠味總酸心肄絲竹於
後堂琴彈送遠關河多阻攀戀無從然而上下雲龍合
離有定團圓月免盈缺何常遵渚憐鴻隨行讓鶴雖馬
逢伯樂願效麟鞭而星朗文昌終回鳳紀推斯意也復
何曹馬而況明歲春和水程風利壽昌亦將听然西笑
飄爾北行揚京口之帆恢奇可想沂大江而上氣識漸
增由是陟紅螺之山歷黃華之鎮駐馬神木之廠弔古
樓桑之村譬賈誼之入都學揚雄而奏賦賃春未定懷
刺先來拜於古藤屋中坐我山薑花底授生紙一束使
展微長飲清酒三升叨陪雄辯更搜陳語各領前因或
嘯或歌此時此際然則今日者翠旗星動紫邏雲長載

覽友

三

召一船聚糧三月曾何必餞流霞之酒嗣防露之音也
哉若夫先生行誼之高丰裁之峻門標通德代有達人
童年累十二圍棋早歲奪八十餘席以及皂帽有導輿
之樂紗帷因課弟而垂淑風載鮮景式咸備則杜公望
重業已人海交欽蕭相名高無俟生徒溢美矣至若蓬
山此去蘭省重開流譽瓊條扇芬珠樹從容燕見承
天語之褒稱總務宮端本臣家之故實袍披鶴襪爭賜
銀裝特晉一階仕超九轉則事爲固有語似工訣乃末
俗之所忻非吾人之所尚茲之所撰故亦略之嗟乎白
雲在天龍門漸遠蒼波如積秋氣何多亭短亭長埃雙
埃隻銷魂一賦見天涯惜別之心述德千言卽古者合

尖之體謹序

外舅季由先生五十壽序

夫長生無極拓漢瓦之曼詞壽考維祺飾周詩之吉語
自來升堂介祉執爵祈年鞠脮分行黎收肅拜者莫不
評松頌柏潤古珮今非言禪善天長卽謂堅牢仙久然
而千金萬金之壽已近乎夸未央未艾之文甄嫌其誕
蓋年齡而動以嵩衡爲比旣非徵信之談况弟子而言
於尊長之前尤無面諛之理欲稱觴之有助須涉筆之
不誣外舅季由先生生有異徵少失乾蔭蘭雖嘉種未
免露根梅是冷香不須庇葉金桃作對克雋其初聲寶
樹當階見誇於羣季孝廉之船千里芙蓉之鏡一奩旣

覽友

西

濯纓而登朝迺分曹以治事會計之暇陳書自娛休沐
而還飲酒亦得固已才兼二妙譽重五司旣而烏府馳
聲青囊賦印甫起避驄之諺旋應夢象之占水俯碧湖
一清見底山通金井萬壑推尊于焉揚慈惠之風踐廉
明之實居官數月未置鞭筆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庭前
鶴舞繼清獻之家風汀上蘋花擅齊梁之詩韻謝方明
之改做政不使人知李惠登之順民情暗與古合加以
脂膏不潤澹泊能安儉欲程霜清惟飲水橘熟旣食納
直於官桑甚過墻拾還其主郡多麻苴家人乃無以爲
繩手種莧茹常餌而猶以爲費冠履將易遲更八九年
券帖之多積至二十籠入張詠之寢禪室不如味郎基

之言木枕亦撤而且志趣元遠胃懷廓超塵累不膺智效維穆杜司徒之言志每在盤鈴傀儡之觀蘇長公之服官自稱風月江山之主王修之山資未足已有遐心歐陽修穎上可居俟諸他日其致可謂逸矣其情可謂芳矣今夫持已廉者其待人恆薄宦情澹者其世故或疏先生則門無停賓謙而識體許文休之博愛九族均周王子端之好施百負不恨雖言如春雨而未嘗臧否于人雖察及秋毫而不見是非之色屈曲庇物王遠以屏風被稱臭味合宜蔚宗以沈香自況不知者以為守跂立跨行之戒其閱歷也深知之者以為釋七無三有之言其成全者大若夫人倫為盛天爵自尊則純孝之

蛇木

垂

可稱尤近今之所罕世豈無起居八座報答三春然而得鮮一鬢莫當高堂之意奉金百鎰更非賢母之心惟先生縹被承歡籃輿養志簿書勞畢佐餞如初鞭撲聲稀老人亦笑種于母檀欒之竹看兒孫旌節之花人世為榮同官亦羨行見賢侯有喜祝壽母以長康化雨無邊覆慈雲而益溥也已壽昌通犀自累雛鳳虛稱白屋棲貧誰先谷于細席青燈炤影夢不到夫密州而乃賞袁郎子於髫年拔王公孫於綺歲才非山谷猥以詩卷為媒貌豈伯珪竟以部民人贅于是彩鳳騎來碧雞留住蘿依松樹漸入雲霄石近泰山自然岬嶸或夜半嚼漢書下酒而愛之更勝平時或閨中為天壤戲言而聞

之轉訶嬌女或醉後之狂談忤客曲為解紛或文成而隻字歉心代為加點無微不至有意皆深問嘉貞之女婿五人而何以專誇元振郭瑀之門生幾輩而何以獨取延明則豈非兜率天高幾生修到陳芳國裡再世皈依哉此壽昌所以納手捫心而懷知感德者也今年十月十二日為先生五十攬揆之辰第祿源源逢春不小功名鼎鼎如月將員金蓋之山自高雲霞助其靈氣瑤席之池長滿波瀾送其頌聲爰徵納祉之由用代延洪之祝非關知遇遂爾阿私但就生平敘其梗概蓋修道以養壽美意以延年必致之符自然之理受之者不可得而辭頌之者不必強為說也

蛇文

天

穀山兄七十壽序

壽言非古吉語近諛况金昆之氣誼匪疏則彩筆之鋪張不易雖有壽人之曲吹簾者譜之而不高非無壽木之林承萼者言之而誰信家庭胼飾達士嗤焉然而親如靈運緒論常聞生有元方鄙宗良幸置家雞而不愛豈是人情祝海鶴之多姿非關潤色欲侑手仇之爵須憑心寫之文吾兄穀山先生生有奇徵羣稱英物李青蓮乃太白星降崔縉郎從翠微寺來智慧非凡因緣不昧文戰屢捷巍科早登以通博之才與清英之選金蓮撒燭紅杏開筵夙擅詞華尤耽筆札東紙萬卷懸墨滿堂孫何辨識古文搔髮垢而黥者終日信本流連善筆

臥碑下而觀者決旬遂使米舍人之書名禁中亦遍蕭
子雲之字跡海舶爭求洵可謂蘭桂有芬清暉自遠草
隸兼善尺牘必珍者矣既歷清秘之官特試承明之職
掄才泮水典試梁園洛陽爲天下中得文軌之正拔用
皆厲行士見心秤之平復命瀛臺天顏有喜旋因封事
未合時宜天子謂迂闊如賈生言雖過當念忠愛如蘇
軾心本無他暫亞班聯仍留卿寺華林預講朶殿趨風
眷念老成方切嚮用而先生尊鱸起興簪黻辭榮順風
之帆易回絕頂之樓倦倚賀監返里但乞鏡湖高閣出
都屢望闕表思愆家巷是王弘之素心晦志山田惟袁
淑爲相諒青山好在白髮歸來朝無巧宦之稱野有長

蛇文

注

者之望不因家祭懶著朝衫時會密親相與情話物我
均適心形兩忘沈僕射垂暮之年歡歌園藪趙清獻辭
官之後遍游名山今春復爲嶺外之行竹葉符新勝佩
延年之錄梅花樹大長留太古之春粵嶠千盤試人詩
膽蝶親五色艷我歸裝溫公取暢湖山多有詩什陶峴
經過郡邑無不招延有夸曠之懷焉有濟勝之具焉或
曰西來之意儒者勿宗而先生屋壁函經好言三昧心
香奉佛素解六如不知愛寫黃庭迺前生之慧業澄懷
花水卽吾道之存心貴似杜公願追禪理才高蘇晉不
諱長齋華嚴之界本空文字之禪何礙或曰從大夫而
後未可徒行處丈人之尊不須折節而先生加容後進

抗禮鄉人雖是持盈終嫌略分不知惟謙受益在福則
冲凌公績之居鄉見長吏亦懷三版而進朱敬則之讓
路便終身不過百步之多維其搏紕而無驕益見綏成
之未艾也今年冬十二月爲先生七十壽辰望望考祥
灑灑致福樂齊眉而敦禮到老還莊看繞膝之諸孫方
孩已慧圖描家慶會赴耆英壽昌豈有權奇猥蒙矜飾
喜文章之有替逢人必獎宗駒恐服屬之易疏對客但
稱從弟花萼之集行附向一而傳竹林之游復與阿咸
最密雖滄于遠爲秦贅而君苗頻接兄書脉脉一心依
依兩地頃遇生申之節彌殷算亥之忱敢次第其洪龐
以導揚乎休美借穆氏醍醐之味爲介社之觴就章家

蛇文

注

杞梓之傍祝恆春之樹今朝獻壽如游曳瑟知林後日
論文請賦沈香山子

太外姑汪太恭人八十壽序

憶丙子歲三月二十二日壽昌就昏吳興郡署於時清
旭呈麗韶風盪春越三日值太外姑汪太恭人壽筵先
期斟柏酒以娛賓賀者都來而認婿阿娜拘萱花以獻
壽老人轉祝其宜男一門之中密親咸萃百拜而飲吉
禮孔明壽昌鞠脰來前黎收肅拜手進樂胥之竿肩隨
貽厥之行顧不敢率貢曷詞播光屏幃者誠恐圖畫仙
靈之狀丹青輦輓之文祇堪鏗耀珩璜難可揆張懿美
也擎拳而退執筆未遑今年爲太恭人八十壽辰樹蔭

苦提花飛吉慶康強逢吉壽考宜家我外舅季由先生
人紀克修順親有道敘天倫之樂事命賤子以引隍壽
昌久贅青廬躬親絳節宣文經義述自閨人鄭母賢聲
聞諸親串既瞻依之有素詎胥飾之猶誣用敢端矜敘
裾抽毫進牘以展躋堂之敬以推錫福之原太恭人越
國名宗晉陵望族代傳通德生席素封襁錦而衣縠米
而食愈音勃遂系出瑤池鍾郝譚邢門高繡戟宜乎嬌
愛損此清衷迺太恭人則淑慎修儀莊姝協度簪環不
曜于首機杼恆顧于宵固已諸姑服其柔嘉孟娟欽爲
恭儉矣泊乎兩姓合好三周御輪筮辰于歸移孝及所
左紛右續率介婦而前頌菊銘椒得威姑之意善心爲

蛇文

五

窃婦職無愆既乃六珈虛借老之期寡鵠重未亡之痛
諱昭庭誥藏敕楹書女布男錢總其家政折夔畫荻攝
乎義方卒使嚮趾能仁鳳毛有采伯霜仲雪佳兒都肖
半千三筆六詩時譽尤推第五所謂幼則束以禮讓長
則訓以詩書者非歟維時季由先生巍科早登家聲蜚
越分曹農部旋列諫垣紅日天邊白雲嶺上久隔晨昏
之定省念言菽水之艱難太恭人手線密縫默憐滯宦
垂書相慰但說平安暫寬游子之鄉心慮阻出山之遠
志古之賢母何以加諸迨我外舅出守菰城近通梓里
籃輿迎養縹被承歡起居增八座之榮報答永三春之
慕幾年西笑一賦東征湖山極清消息大好人謂荷心

蓄苦蔗境償甜而太恭人抑抑彌謙媿媿善下豐能守
約德不尙才班誠夙嫺詎寶仲姬之竹濟尼偶至厭談
白雀之蓮慈惠及于嫫媿而妯姆有所必斥散贍遍乎
姻黨而奢風有所必懲然則美意延年修德獲報理固
然乎今者天露垂綸仙霞擁帔節孝之媿媿諸史書翟
菲之榮光於戚里文孫傳硯能裁祖德之詩少婦偏絃
代奏姑恩之曲五韃來備百祥有徵際茲設帨之期稽
古稱觴之禮伯雅季雅飛四座之霞杯大鷲少鷲集三
山之青鳥壽昌碧衣末座黃絹虛稱瑜珥齊班恭逢此
日鬢髮替縮話到從前業納手以捫心迺屬辭而比事
袂除調語闡述內心彩雲一揮靈璫四應安妃有慶挈

蛇文

三

鄧魏以俱仙王母揚衡樂劉樊之介社太恭人其必欣
然引滿領之以領亦如丙子春錦毳初拜時也

德凱亭都督暨配愛新覺羅夫人六十雙壽序

蓋聞泰岱千尋尹喜繕長生之籙蓬瀛萬縉愈音奉益
節之花自來等祿劉樊比齡鄧魏者莫不綴綵晉獅蠻
之粉餐英開鳳肺之筵煥觚牘之璘璫羅穆羽闕瓊
房而頤姓瑟瑟施楣參錯笙璫飛籟則臙詞霞曲喧闐
輪蓋稱觥則露液雲漿豈況大將一星本屬長庚之宿
女媀連曜彌徵吉亥之麻者乎維我凱亭都督以儒雅
之才荷清門之寄步陸孤羣推右族紇豆陵不愧聞家
李遠兒時略試行軍于持杖宇文少日便能壘石以爲

城奇佻非常抗颺自許嗣以終軍之志襲回樂之封五
夜聞珂衛清嚴于禁闥三驅負弩見整暇之軍儀田益
宗不願內榮賀若弼出爲禮將歷桑卿之七鎮媿唐瑾
之四遷既而列戟南苕擁旄西塞承公擅湖鏡之譽適
蒞是鄉耶律揚緋帛之威足稱健者麟符錫命九重特
沛殊恩熊旄觀兵二廣盡成上選亶可煬和于燕寢允
宜彪炳于虬囊百祥有徵五韙來備矣今夫鉞斧方專
罕習祭遵之俎豆鈞鈴正握難兼何氏之文章而乃緩
帶垂風雅歌匝日花辰進牘遐稽文鼓之銘竹夕張筵
屢博投壺之笑建燾牙而坐鎮獨鶴能歌磨盾鼻以飛
書婆駝解譜杜預乃三軍之帥喜讀春秋呂蒙當百勝

蛇文

三

之餘善談周易至于今雖秩居二品坐擁八騶而曹彬
之橐惟書自成逸致馮異之醪共飲餽得軍心殆所謂
闔澤深醕則苧萌滋出栽培敦厚則竺祐藎敷者與淑
配愛辛覺羅夫人粉禮宗姬金溝貴戚以天孫之雲錦
匹上將之星旄壽榮之草同根鸞鳳之環合紐象賢之
嗣琪樹流芬繞膝之孫鵲雜絢綵識家祥之未艾羨世
詰之方融茲者葛鮑齊年韓嬴偕老鳳銜詔至鷺遞書
來慶吉耦之相莊胥康時之上壽某曾陪虎帳風景龍
門分居子姓之班幸屆申生之節展方回之瑤簡寶露
垂文瞻勃遂之珠幢仙霞擁帔此日烏巾釀酒無非介
壽之觴他年大樹開花卽是恆春之木

董觀橋督部七十壽序

夫華嶽千尋地峻而彌微其靜壽靈椿萬拱根高而倍
永其春秋自古延禧建福之臣都膺綰綽康虔之慶是
以潞公望重羣瞻畫彩之仙靈晉國功成自顯精神於
龍馬莫不事垂史乘言炳裘鐘蓋有開之必先至于今
而益信恭維觀橋督部大人荷四英之族望擅八及之
俊聲房庫五經笙簧六藝賈誼以能文而應召揚雄因
奏賦而成名筆札給自上方雲霞粲其滿紙固已置身
薇掖翔步蘭塗矣既而銀榜臚傳鈴條許引探花鳳沼
視草麟臺陸宣公甫入翰林遽稱內相朱徽國每思建
樹不謂玉堂爰辭學士之班上應郎官之宿但閒啟事

蛇文

三

便理琴書時與上僚對談風月嗣以銓門之簡要出爲
蜀道之監司於時于栗磳之簫鼓專征屈突通之旌旄
西下公乃被短後從戎之服製高前却敵之冠伉慨偕
行鈞鈴密贊簪筆于籌邊樓上據鞍干折柳橋西山巨
源夙領選曹例陪宣武韓退之未居兵署先佐平淮箭
落雙雕鏡喧獨鶴天子眷元暉之懋績特授超階仿漢
代之殊恩無拘官簿尙福星之照路早仙露之流天寵
錫鸞綸榮放豸服又念張適非一官可限故甫遷六察
而遽轉藩垣李蔚爲百姓所思故暫蒞八番而仍移劍
外公金章在握琛版宜躬恩以樹而彌深政以習而愈
肅譬會昌之井絡益都乃常照之區如澤物之江流岷

山爲發源之地既著宣猷之效旋夸開府之榮歛浦揚
旌不取羅紋之硯玉泉弭蓋惟分仙掌之茶繼領八川
再臨五嶺秦關屹屹倚使節若金城粵嶠盤盤識臣心
如玉鏡共仰當頭之瑞月眞能着手以成春於是彥深
召對於朝端顯達邀封於格外擇良笏以畀汝選今日
以用卿都典一方總持六纛凡浙水閩山之秀美悉朱
輪華轂所經行榮問逾常勳華邁代而公且温温表度
抑抑制心視履考祥鳴謙終吉陸慧曉雖臨掾吏不以
卿稱富鄭公但助官方輒成韻語加以春和在抱夏蔭
宜人禮微賤之故交恤單寒之下士分來樹葉總是梅
檀寄到梅花不忘風雪其載德也遠斯其載福也長其

不
變

佳

成物也多斯其成已也大宜乎名書琳札齒衍陀移班
春於三竺道中競稱生佛折簡於南華洞外壽及部民
靈貺自甄嘉祥不應也已尤喜生申之節恰連祈已之
期文武露濃菩提樹茂華鐘千石聲滿人間寶帶萬釘
賜從天上閣煥延和之榜屏張家慶之圖次公則位列
雲司季子則歡承冰解左磨右鳳前輝後光茁瑞菌于
階除莖團一尺獻靈桃于海上核大三升某風景龍門
遙吹鶴筵謹徵奇于亥字特送喜於庚郵方今壽域宏
開正值舒長之化日此後台階進秩長留功德之卿雲
謹序

蔣子延破樓風雨圖題詞

虞山蔣子延布衣隱曜含華棄鱗養角託泉石以頤道
貞山園之素心闔閭之城可居魯望之里滋近貫地一
角危樓數椽沽白醕以睦鄰規黃羊而祀竈書簾在擔
肖韓況之所圖小窗多明協焦贛之所卜今歲之夏陰
霖匝旬雷車不藏農事告損隴上之麥壤黃欲漂牆東
之桑黝碧時隕蝸螺生子唾涎又復盈壁莓苔入門延
綠漸將上榻瓦罅承幄雷側出以若傾風來揭茅藤倒
絡而遂已兼之手赤如洗飛舄不歸粟紅於瓶化蝶都
盡眾所吞歎君獨夷曠左顧椎髻之婦右撫挽須之兒
乾紅一星颺此鏡穗濕翠滿眼證茲畫禪雲皴其始興
木道而不了自繪破樓風雨圖一幅而余復爲題其端

不
變

佳

將以狀飢鶴之曬翎留征鴻之爪印云爾

謝秋蚓小照題詞

秋蚓校書生具員姿長而纖慧山傳眉樣雲想衣痕玉
聲清乎其前釵色艷乎其後玫瑰離樹隨春送香紅杏
出墻多人識面則有漆園妙裔朱邱少年邂逅傾心句
留匝月日成簾底軟語燈前車量歡喜之丸手進鴛鴦
之牒公子是南華氏族允稱蝴蝶之孫佳人亦北里胭
脂略似鳳凰姓祖倚膝捧硯攬秋入詩回身理裙流影
在鏡錦衾互覆春蠶宛轉之絲紈扇交胎夜月團圓之
魄因生于想合且忘離玉墮懷中珠擎掌上旣而鳩媒
不信鴨打還驚黃衫不來紅綃遠去笛中楊柳吹傷鈿

閣之心夢裡櫻桃醒墮枕函之核駱駝無角聳兩耳以何能芭蕉有心經繁霜而已碎此則左行之草難使無訣別之情西逝之波莫或有重回之望者已爰圖素貌小駐春風寄示散人屬題駢語嗟乎哉花正含而爲蕊紅笑可知鳥未孕者曰禽翠衣自惜何期俸弱莫保嬋媛雜綴成篇勉從所請啣悲口裡視石闕以尤深淚替人垂譬蠟燭之多事

林霽山集跋

蓋聞荆和挺價際則足而斯傳莫邪在鎔雖鑲身而不怨何者希世之寶必出於險巖蒙難而貞益見其鏤礪也有宋林霽山先生生不逢時退而尚志月虧仍皎流

蛇文

三五

伏彌清發爲詩文類皆深造寄興夷遠竊比五柳中年悲感大似浣花嗟我懷人而宜睇宜笑若其賦物則如娠如生得離騷之韻幽有竹枝之調苦冬青不翦天水長枯憂從中來言以述志矣集凡十卷嘉靖辛卯春平陽縣令馮彬重刊流傳甚少是編乃明季人遵刊本手寫者筆意妍妙具有風致暇日披覽起人古愁時方暮春風日清美柳澹如雨草薰欲煙竹鞭過墻筍茁盈寸遇有石壓乃自側出覩此物理微若有悟正如古人直而能婉爰跋卷尾以誌時日後有覽者尙其審之

金朗甫先生竹鄰遺藁跋

嘉慶己卯二月壽昌偕同友人金庶仲讀書於西湖之

寶石山煙雲方滋風日大好瘦塔植影曾名美人涼波到窗如沁詩晚偶因密坐互詳家牒迺出其先德朗甫先生竹鄰遺藁誦序言側聞先生生即岐嶷學臻醇粹英詞茗發流聲蘭馥入龍鳳之署粵在盛年淬鏤錙之鋒自知易折林牙甫擢莛榮遽摧素旆載馳竟銜酸而南返翠岱何極識游魂之東去盈幅之字小吏竊以換羊散置之編病日殆已供鼠維時庶仲弱不勝帶藐然始孩楹無可讀之書案有將枯之荻言之隕涕聞者愴心後七年而庶仲始與其兄衡伯從常州張文翰風董丈晉卿乞得先生所著古賦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詩餘若干首彙付劄副嗟乎弄宛陵之集端賴友朋輯昌

蛇文

三六

谷之詩大都散佚然而拾海南之斷梗總是梅檀掃蓬頂之落華無非珊瑚碧一編有屬千秋在茲壽昌檢括未諳輪翻無取雖有心於係仰知無當乎脣飾謹書末簡聊敘大凡若夫賦有凌雲之聲辯有雕龍之稱則文舉之書不少魏公募錄昌黎所詣除非李漢能言有待於人姑從其略質諸庶仲當亦云然

還印廬記跋

道貴堂者吾鄉徐大宗伯之舊第也世家門戟志乘特詳尙書故園花木深秀君子之澤未艾後起之英孔多吾友尹輔秀才振藻鼎門播光家荷提印咳笑奇早徵乎試碎捧硯啜泣情實殷于誦芬頃其所親于當湖市

中購贈石印二方一日道貴堂一日南州徐氏道貴堂
收藏圖書記審之皆宗伯故物也白石鑿雪朱絲燦雲
尹輔知象賢之維艱幸鳥篆之未泐緹錦韜匣珊瑚架
床於以精廬作為小記寄示下走俾加脣飾嗟乎金駝
襲鈕聽話先賢紫鳳裝函記曾借讀紅泥壓角新編祖
德之詩翠墨關心附問吾家之帖文符詔為家尙書所
書四山詠石刻在君
世父館庵
先生處

澄碧樓記

澄碧樓者在吳興郡署前明太守陳公之所築也長煙
一抹颺入空際遠近數朶飛來窗間或謂不祥樓乃永
閉畫板零落曾近羅襪粉壁頽廢亮無脂痕幽草萬莖

蛻文

毛

透露古意湘簾四捲想其盛時人之情也倏然感矣丙
子三月余來署中熟聞斯樓欲極奇趣迺請于外舅季
由先生而啟鑰焉三徑皆綠蒿生而叢一絲挂簾蛛抱
以墮初枕乍上疑聞人聲登樓而觀乃有鼠跡闌干朽
而莫倚窗白壤而未脫坐視雲物愛憐景光時方暮春
原野秀色樹綠檻底雲藍目前羣鷺飛鳴答我嘯咏路
人望見驚為神仙前山陰陰激射落日之影昏鴛曳曳
遙聞凌雲之聲盡興而還斯樂何極厥後太外姑汪太
恭人以古屋岑寂慮涉遐想隻身吟眺適增旅懷誠勿
復往于焉罷登言念昔游恨然何已是為記

陳小梅自描小像記

陳姬燕香字小梅維揚倡家女也紅橋住家瓊花比貌
純情舍利出自生成顯色天膏勻從鏡裡此幅乃自描
小影殘雪不舞寒梅着花跋玉香獨見之鞋理黃金雙
蝶之鈕牽帷以出持頤若思非衫服以呈妍覺澹粧之
彌倩可謂清而能綺冶而不妖者矣後以忤觸貴官當
筵被辱自傷麗質引帶而經嗟乎繡袜當曾故女子之
心窄金子忌蝨迺嬋媛之性芳以此傑池妨其年命人
生到此能不愴恨僕多生綺障未證情禪展卷流連薰
香愛護所冀風裳水佩再轉人天庶幾稚齒韶顏相逢
月夜入之情也又何曹焉

西湖錢別記

蛻文

毛

己卯六月十五日幹村楊先生將有 京師之行壽昌
乃與及門諸子設餞於西湖一葦可渡時方斜陽百壺
載沽卜此良夜柳景搖夢云是水仙之祠菱花送聲言
經夾字之港瞻魄無驕船師亦欣維舟湖心之亭橫攬
南北之勝短几徐設甘芳雜陳杯傾餘杭之醪盤薦宋
嫂之鮓擷定水之菹菜擘清波之藕根歲華不居此樂
何極相與跌宕文史頰仰今古鐵券盈尺緬錢王之盛
時荷花十里嘅學士之老去既攄懷舊之念彌觸沒世
之想斯亦可謂言笑伉伉心神恢恢者矣在昔安定授
徒奏雅徹夜彭澤出郭門生昇輿媚學者播為聲詩好
事者繪諸屏幃以視斯譙何慚昔賢然而歡悰未申離

緒已振鴻雁北向匪遠謀乎稻梁鷓鴣南飛定增戀於鄉邑北海長笛和驪駒之苦吟東陵有廬供指點於他日況復明月移照則閒雲亦零飛泉出山則芳草誰灑憫儔侶之星散仙關河而路遙蓋壽昌於諸子中與歛縣金書恩順德何越旃性情略同知愛特甚次則丹徒蔣澐同縣王植戴作銘並皆笙磬諧響椒蘭合芬今且琴樽不怡襍被待發潭水千尺問金生之去程嶺梅一枝約何郎而寄到北望京口雲山莽蒼一江所橫三徑斯在卽如綴鳳之士聽鷓鴣之賢非不欣戚相聞衡宇可望然而彼此飢走輪蹄各天茶餘旅生之名竹有外出之筍雖近在一堞而渺若千里勝筵不再我勞如何然

蛻文

三九

則是集也非惟深先生去留之嗟抑亦定吾黨離合之局已惜別之感已彌乎襟持杯而吁不覺頽醉悄焉返櫂爲之損歡塔影一繩指我歸路河漢斜角知爲宵分僧扉未扃僮僕甫醒入室已倦于焉欲眠披帷而思反致無寐此又文通善恨最畏說夫河梁仲宣素羸彌自感其身世者焉是爲記

前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墓表

年月日柯家山人嚴元照于道場山麓訪得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墓所寓書來告并囑爲文記之以示來者壽昌不敢辭謹削簡焉按湖州府志公溫姓諱璜初名以介字于石號寶忠烏程人七月彌慧三歲而孤母陸

孺人上事孀姑下撫弱子周旋三代苦而可貞燈火一篝織以課讀公少秉懿訓長騰英氣磷磷秋水之石落落冬嶺之松鄉里稱爲善人朋輩憚其君子崇禎癸未成進士年已六十授徽州推官銅章甫佩金甌旋破蟻殘蟻化鼎震龍飛公乃雪涕登壇精忠激烈敵血誓眾聲色慨慷經略出於文章山水保其殘賸一身是膽眾志成城乙酉南都亦覆郡守及諸僚皆遁去辭燕眇樂生之涕登車鮮徐廣之悲公則誠積于中確不可拔挽回天命竭盡愚忠生也不辰死而後已郡人金聲舉兵績溪與公犄角憤薄之下焚筆硯而執爨血性相感率婦稚爲一隊雖螳螂氣盛怒欲當車而精衛力微勢難

蛻文

四

填海未幾聲敗家居御史黃澍潛以城獻惟公雷霆屹若鋒刃恬然日昔一瞋背創皆裂見危不怯視死如歸引決全家致身一旦裹屍以革得箭鏃二升闔戶而經引弓弦三尺蓋城破之日公卽與夫人茅氏女公子寶德同日殉焉紅羊劫重蒼兕呼窮愛女銀瓶從武穆而玉碎嬌兒繡襦賴程嬰以瓦全國殤如彼家難如此良足悲已墓今在道場山之陽玉鏡飛天金輪轉地墳前石馬夜半還嘶塚內枯樹死而猶齧荆棘不翦長過墓碑翁仲側眠時礪樵斧梨花寒食少麥飯之一甌楸樹叢生蔭燐火之千點莫爲之表知者殆寡嗟乎牛羊弗踐先生在天之靈蘋藻可羞吾黨尊賢之禮從此雲防

霧護不愁犁而爲田筆壽墨貞敢請刊之于石

胎塚銘

蔡子年三十娶于趙以門祚式微迫思舉子謂楹書有託便可孑然遠游謀所自立矣顧三孕而三殯嗟哉余既少貧賤鬱憂成疾比歲益尪羸譬諸鳥也羽既鍛而欲覆其卵焉容可得乎感流離之苦身世無所就迺并瘞三胎于澄碧樓墻外五步而系之銘曰

玉在璞而已脆乎蘭未香而已瘁乎殤乎有墮地而殤者矣而并弗逮乎抑吾非壽者相而因之不壽乎而誰愆乎噫

謁趙恭毅公祠祭文

蛇文

伊我公之神偉兮爲吳越之所思矧賤子之留感兮實松羅之附枝幼執業於公孫兮長匹清門之令姿撫膺藁以頽歎兮識官書之自治頃登降於吳山兮潔春茗而薦祠閭閻其寥廓兮靈髣髴其在斯重檐深而匿蝠兮金鋪颺而蟠螭謹再拜以成禮兮攄蓄念而陳詞慨末學之拘攣兮指古狂以自師雖硜硜之匪石兮恆廩廩於素絲維鑿佑之不遠兮庶終始而無渝悵徘徊以永慕兮動宵風於靈旗

祭董文恭公文

嗚呼一柱西傾華蓋黯雲霞之色大星北隕瑤精歸閭闔之班赤道昃而磨步難回青冥遙而鵬飛不復樞鈴

掩彩裝襍纏悲恭維大學士文恭公婺水名宗江都舊

族世傳通德代不曠僚早步蘭塗無慚華胄崔瑗以父居重任特亞鰲峰唐冲之名滿當時仍趨鶴籙羣稱內相陸宣公之制策無雙驟進經筵蘇學士之恩榮不欠賜居北第致陞非遙盤馬西清銀槽特貴蔡興宗以亥年錄百遂參兩府之洪樞吳華覈之乙部標青允備朝之掌檄既而黍陔隕涕蓼莪廢詩萱凋樹背之根芽設愴心之饌於時鸞螭蠢動鳥鼠鳴張宵旰方勤老成彌眷翟方進心懸王事居喪卅六日而遽起從公房元齡辭冠朝端召對一二言而卽膺顯秩三台在望翔紫鷲以諧音六幕均歡協蒼麟而表瑞爰以寶籙欽傳之

蛇文

歲上應金甌枚卜之占榮問逾常嘉猷邁代富文忠乃心捧日朝臣盡服其賢徐英國再畫凌煙帝主親爲之序厥情制禮尊允五世之繫白葉流根駝紐襲一門之貴然而樓登百尺易倦憑欄松拔三尋漸思偃頂積勞成痍拜表辭官天子眷阿閣之成勳寵老成以異數敕十三科而診籍眞同杜相之加優增百八索以頌賢仍給王公以全祿顏含遜位四時尙致其餐趙槩告年三乞始從其請君之厚也臣之榮焉今夫甲第干楹大小鄭之簪纓駭駭丁男萬指東西裴之輪蓋星排公則鳳行清聲鶴無餘俸青黃十笏故鄉稀種杭之田丹墨一床客邸刺判花之管抑且妙參鍾索法具曹吳名動

九邊并慕蝶芒之字夢頌二筆兼工燕尾之圖寫尊勝以祝慈寧邸彤奉敕進畫本而藏秘府戴琬承恩卽此緒餘亦云迥絕他若金篋刮日朗藻鑑於春闈銀箭懸腰扈華輿而秋獮挾張莫盡肝飾寧虛茲者翠岱東游素旗南返九重錫禮一祐榮祠全兩貽唐相之金經百領給漢官之繡被魏徵寵盛遺羽葆以監喪劉廩家貧賜金錢而歸葬香雲擁壘泥金頌望送之詩寶露垂綸水玉泐碑題之字權德輿位兼太傅想見哀榮溫彥博諡曰恭公聿昭敬慎某等備聞典冊式望旌車執蕙紉以克襄奠椒漿而倍肅銀魚玉雁識盧氏之喪儀翠壁蒼崖拜王君之幽宅潔西湖之蘋藻猶是我公游釣之

蛻文

鄉瞻北隧之松杉隱環故相中和之氣嗚呼尙饗

蛻石文鈔終

蛻石文鈔一卷德清蔡壽昌爾眉撰爾眉嘉慶二十四年優貢父以貧故遠客兩粵時爾眉生甫四齡及長獨走五千餘里尋父見所作上何藜閣大令啟武進趙學轍季由以御史出守吳興愛其才以女妻之爾眉嘗從婦翁乞得石蟬一枚故以蛻石名集是編從江陰金粟香同轉處得之前有仁和余秋室學士序謂其所著說文質疑清遠堂隨筆並能闡發經義自成一書又嘗輯錄隋蕭該漢書音義惜均未之見然則爾眉蓋治說文通雅故猶是乾嘉學派不僅工於駢文已也卽以駢文論麗詞雅義絡繹行間具有根柢非徒以綺章繪句爲工中間撫景言情之作多悽惋動人雖所存無幾爲刻而傳之亦可見其梗概已癸亥人日吳興劉承幹跋

跋

2018 04/15

二十經齋文
二集

丙子歲七月
建德周氏刊

讀書證疑跋

吾師陳蓮夫先生淹通經史精治浚長書潛研翁嘗引為忘年友余十七八時執經受業先生授以聲音訓詁之學每以古通人相期惜問字未久哲人其萎致余學業無所成就今其令子聘侯孝廉刊先生遺著讀書證疑成屬余跋尾余受而讀之大半當日篝鐙侍坐時所親承講畫者末學膚受何敢贊游夏之一辭然如書中據文選注證說文衣部衿字為衿字之誤據六書故證

文二集

自莊嚴世

日部昏字从民不从氏省余撰說文古本考皆嘗敬述其說人或疑之臧文學經義雜記孫侍御讀書勝錄余謂二家有此宏通無此精鑿也先生又嘗著說文聲義一書謂說文聲亦兼義取序中江河二字為舉例書未成而先生遽歸道山今聘侯能承家學所著六九齋撰述藁於許氏轉注假借之義多所發明何不尋繹體例踵而成之俾後之讀許書者於形聲會意相通之旨昭若發矇以卒先生未竟之業豈不懋哉

馬芙蓉夢歐軒古甄文序

自趙德甫載陽朔四年尉府靈壁甄文於金石錄而洪

景伯隸續亦收永平永初等五甄於是瓠甌之微遂與吉金樂石俱為嗜古者所珍重周益公據范皮墓闕磚證先儒謂謝朓始為誌銘之誤見劉昌詩蘆浦筆記韓仲止考黃覺寺桓府君墓磚定為桓伊之子墓亦見所著澗泉日記中然則博埴之文足資考證其有裨經史豈不與金石並重哉近人好收古磚如毘陵呂堯仙編修吾鄉馮柳東學博以及海昌六舟上人無慮數十家吳興馬君芙蓉亦其一也君所藏西漢元平磚尙在陽

文二集

二

朔以前又自吳赤烏至宋孝建其有號年及為吉祥語者共三十餘種拓其全文彙為巨帙洵足補洪趙所未備惟歐公集古錄未收古磚而君乃以夢歐名軒蓋金石之學實自公啟之磚亦金石之一類中心嚮往之誠不禁寤寐通之也又趙氏不解靈壁為何義余謂乃令璧字之假借耳令璧見周禮注賈公彥曰今之埴也并質之君以為何如

燕筑雙聲序

竹漚松陵之路菰煙蘆雪之鄉淺渚盟鷗曲欄鬪鴨照

一星之漁火分半席於樵風水調斯聞吳歛競唱亦有
秦淮煙月茂苑鷺花名士題襟美人拾翠顧白紵紅鹽
之幾曲坐玉簫金管以兩頭綺語之債於是遂多緣情
之作每不容已若乃幽并躍馬通潞擊舟層冰一川積
雪萬里孤蓬自振黃榆白草之天驚沙坐飛紫塞盧溝
之道是宜橫吹朔管激引胡笳和歌酒市拍殘銅斗以
狂吟賭唱旗亭畫徧黃河之遠上求其寄懷縣邈結趣
幽微高指偷聲換頭減字極蘭畹金荃之能事爲清真
樂笑之替人蓋亦妙矣則有邊君袖石石生長燕南金子

文二集

三

改之來從楚尾各擅三生之慧業羣推絕代之消魂旣
萍梗之偶逢遂苔岑之相洽每於酒邊花外星晚露初
此喁彼于一唱三歎體物則下賢善感言情而洗馬工
愁積十有數旬得四十餘闕都爲一集命曰雙聲調比
雍門之琴義取漸離之筑夫筑之爲物形類坎侯聲殊
悲栗振蕩則空山長嘯響答林中琤琤則幽澗飛泉韻
流絃外自非銅琶鐵撥所得儼彼清鏗卽論瑤瑟銀箏
亦難盡茲要眇二君含商協律嚼徵諧聲泠泠然笙磬
之同音落落乎風騖之獨遠洵可續樂府之補題入詞

林之萬選矣僕住近賓洲居環梅屋曾載江湖之酒屢
逃文字之禪二君辱問芭奇許參批導未足媿牙曠之
知識竊願附姜史之籜籬他日簫譜分修霓裳同詠洛
州唱和一編當亦繼欸乃竹枝而起也

劉梁壑詩集序

汪生彥石以其亡友劉君梁壑遺詩若干卷問序於余
余初未識劉君且未知劉君之爲人彥石告余曰君故
蜀產而寓於吳奉母居不蓄妻子買畫自給不妄干人
人知之者妙以故畫亦不售卒窮困以死所爲古文及

文二集

四

詞皆卓卓可傳而尤深於詩君峭潔孤冷類古之獨行
君子而事母至孝則可入孝義傳不求聞達則可入逸
民傳能爲詩歌則可入文苑傳旁通畫理則可入藝術
傳固不僅爲獨行傳中人如周嘉范式等比也顧終以
性僻少人知恐卒就湮沒得品題一言劉君可以不死
余昔窳荒率言之無文又何足爲劉君重然觀劉君之
詩託想幽邃而取徑高迴絕去時流庸庸叫囂之習其
古體義心苦調大類酸寒孟尉近體雋潔少俗韻亦不
減楊朴魏野傳此一編劉君果可不死而彥石不負死

友既壽其詩文又亟亟求品藻於人其風義亦可傳已
余因援筆序之以慰劉君之靈並以塞彥石之請而余
之言故不足爲劉君重也

禹貢錐指節要序

說尙書家以禹貢專爲一書者自晉裴秀禹貢地域圖
十八篇始而其書不傳傳於今者有宋毛晃之禹貢指
南程大昌之禹貢論傅寅之禹貢說斷及我朝朱鶴齡
之禹貢長箋皆能博引舊文考證得失而莫善於胡氏
朏明之禹貢錐指其書採摭繁富討論詳明於山川地

文二集

五

理瞭若指掌不特毛程諸家未敢望其涯涘卽裴司空
書猶存今日恐亦未能及其精核也顧其書卷帙甚繁
汪生彥石慮初學者望若而歎也爰爲節要一書爲家
塾子弟課本以二十卷之多約之於一篇之中而胡氏
微言奧論賅舉靡遺洵可爲簡而有法矣彥石之言曰
禹貢孔傳多牴牾蔡傳因陋就簡胡氏摘孔蔡之謬摻
諸家之精爲自來說禹貢者所未有然胡氏之書亦有
仍襲孔蔡之謬者如冀州既載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
志周禮載師鄭注引此文皆以載字絕句書正義引鄭

注曰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而蔡傳以既載連壺口
讀云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又厥賦貞作
十有三載乃同史記集解引鄭注云貞正也此州正作
不休作十有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是以厥
賦爲一句貞字連下句讀而僞孔傳云貞正也州第九
賦正與九相當則以厥賦貞三字爲句凡斯之類胡氏
皆承用其說蓋胡氏長於山川地理而於漢學聲音訓
詁之精微尙未能涉其堂奧彥石爲陳君石甫高足弟
子石甫與余同出金壇段先生之門故彥石經學小學
皆有師承他日挹漢注之精英補胡氏所未備自成一
家之言當更有進於是者余於彥石有厚望焉

書汪彥石釋邠後

汪生彥石作釋邠一篇云爾雅西至於邠國說文作汭
汭邠古本兩字特今本爾雅借邠作汭耳乃陸氏釋文
云邠本或作幽說文作汭同是不知汭與邠異妄以爲
同也愚案爾雅釋文云邠本或作幽字同彼員反說文
作汭字音同此當以兩字字句絕元朗之意以三字皆
同音彼員反非謂字之同則陸氏不誤也汭爲西極水

文二集

六

正字邪爲太王國正字幽爲美陽亭正字二字本不相
同然古人字之同聲者率相通假故毛詩假幽爲邪爾
雅假邪爲汎或假幽爲汎以毛詩言之邪正字幽假字
以爾雅言之汎正字邪幽皆假字

陸曉峯西涇草堂詩鈔序

陵轍波濤穿穴險固秋月朗照春花怒生飢鷹獨出奇
矯無前長河一直自然千里此才人之詩也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逞妍拙秘摻難抉新別裁僞體揚挖風雅經
營意匠規摹前修此學人之詩也若夫有道君子之詩

文二集

二

不以藻績爲工不以連狝爲巧泯引商刻羽之迹而暗
叶宮徵無雕章琢句之勞而自成馨逸平淡卒造童姬
解頤風骨適上曹劉卻步足使恃才者無以炫其才綴
學者不能矜其學若海昌陸曉峯先生西涇草堂詩是
其選也先生抱德煬和含章味道鄉里稱其長者儒林
呼爲丈人在山之泉清已見底樂志之詠眾乃共推既
而戰捷禮闈薦登刻牘終辭膺仕甘守冷官此其胸次
之夷曠天機之清妙早已宙合眞宰截斷眾流故其爲
詩言多澹懷理謝空綺咀英陶謝之圃躋載韋柳之堂

絃外之音靈響孤結環中之趣意象獨超况乎宦游之
鄉乃在山水之窟留雲亭古夢草堂幽康樂則讀書有
齋襄陽亦樂成名館凡茲勝蹟皆益古權加以雁蕩奇
峯龍湫飛瀑長鯨人立揚滄溟之大波木奴侯封種瓊
田之萬頃先生假日嬉遊精心模範以孤嶼之峻森其
筆峰以天池之廣盪其吟魄固宜思湧韓潮篇成陸海
此非徒煙墨之靈蓋亦有江山之助矣先生居州之修
川去鴛水百里而近濤在弱齡卽聞風采今與令子虹
江方伯同官江右蘭抱推襟苔岑合契屬爲隍引敢辭
批導夫今之後生輕弄柔翰取青儷白是丹非素往往
驚四筵者難娛獨坐倚偏師者未窺正始讀先生之詩
其亦俗耳之鍼砭迷方之秋駕也

文二集

八

書六九齋饌述藁後

吾友陳聘侯孝廉研精書數刊其所著書爲六九齋饌
述稿而授簡於余余於九數之學夙未究心而六書之
學則畢生所嗜今觀書中所論說文諸條皆精鑿不磨
而其尤精者莫如論戊伐二字聘侯之言曰案伐字與
戊字同文說文戊入戈部訓守邊也从人持戈伐入人

部訓擊也亦曰从人持戈是戊伐兩字不分矣竊謂戊下从人持戈當爲从人荷戈之譌檜風何戈與被其證也戊字人在戈下象人荷戈之形伐字人在戈旁象人持戈之形蓋戊之用戈緩止須荷戈以守之伐之用戈急必須持戈以擊之細釋戊訓守邊伐訓擊之義而知用戈之有緩急荷戈持戈之字形亦微別不然何以別兩字乎其分析二字象形指事之理可謂明且確矣然此非聘侯之凡說也遼僧行均龍龕手鑑說解中從某云云者雖不明引說文而寔皆本說文其戈部戊字注云從人荷戈也可見古本說文於戊字解作荷字不作持字爾時南北分域行均所據之說文尙非二徐鼠改之本所謂禮失而求於野余故爲聘侯表而出之俾後之讀是書者勿以爲無顯據而疑之也

大獮禮成頌 謹序

皇帝嗣位八載敬天尊祖勤政愛民孝治顯融大化翔洽緬溯木蘭行圍之典列聖所以肄武習勞綏懷藩服乃以七月下旬勅所司備法駕幸避暑山莊諏吉於中秋節後率領蒙古王公及八旗官兵啟蹕至木蘭行大

文二集

九

獮之禮循舊典也臣維田獵起於皇古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爲田除害也秋田爲獮周官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肆師職曰獮之日泣下來歲之戒古帝王歲習其祥四時皆因田講武而簡軍實詰戎兵於秋獮尤致意焉然而攻車同馬復古僅聞昌間比蒲非時違禮下至長楊羽獵文人著諷諫之詞元狩神麋紀載侈禎符之號律以虞箴義所不取我國家凝承景運式廓丕基聖祖神勇天錫篤念創業艱難不可一日弛武備爰以木蘭塞垣爲蒐狩之地肇舉行圍著爲令典

文二集

十

世宗在位十三年垂訓諄諄不忘家法高宗欽承世德歲時進哨奮武柔遐先勞率眾舊藩新部成就畏懷景前徽而敦舊俗爲久安長治計者禮莫隆焉義莫備焉皇上道光繼述自郊壇宗祀以逮臨雍耕藉式循前憲不懈益虔歲王戌越舉獮禮駐蹕灤陽之日川陝楚三省同時告捷露布上聞凡瞻望屬車者咸仰以聖繼聖大武布昭用能感格天心捷於桴鼓今年五月經略大臣等奏報餘匪淨盡全境蕩平天子穆然益思所以恢揚光烈優撫遠人申命百官復修田事發軔畿甸憩程

熱河惟時山川效靈風雨和會遂乃選辰夙駕道崖口
抵伊綿跋馬興安等城哈納凡塞館來游之地皆高宗
當日行軒屢駐之區塞農野老得見天顏無異爲兒童
時仰覲神堯也而蕃部諸王之鱗集仰流者絡繹來庭
相望於道行慶施惠更有加焉且也於永祐寺瞻禮神
御優見愾聞至孝也六飛所莅賜復蠲租至仁也孝以
固本仁以惠民是用保大定功中外禔福萬年一範莫
盛於茲臣生際昌期年始舞象未及躬塵陪扈而恭閱
邸抄敬繹諭旨仰見勤民柔遠作述同符茲聞大禮之

文二集

二

成中心忭舞有不能已謹獻頌曰

我皇纘緒受天之祐舊章率由海隅卽敘藉田禮動大
閱義舉繼繩繩光昭聖武惟此木蘭天府神皋灤河
絕漠繡壁增高柳條爲界茅蕝周遭廣場別部遂遂陶
陶金風載路玉趾親臨千乘雷動七萃雲屯員游員獵
豐草長林四靈爲畜匪今斯今乃布穹廬乃張大纛組
練前驅驂騶騁足莽喀多璫過防弗逐馬絆先儲馳裝
結束幔城日麗勅勒風清驩呼負弩妙選射生突圍犀
兕剝廂麋不媒不罔以多獲牲哨鹿應時大羅來告

霜坂單行松巖窮奧木窳斯鳴冠皮爲號芝草能銜花
神是導重移帳殿再整軍裝鴻綱而進魚貫彌長洞胸
白鹿觸膈黃輦一發再發中必疊雙神御式憑寺名永
佑厥有雙麕以供乾豆瑞儷騶虞典仍文囿地曰巴顏
德產殷富賢王蕃部四十九旗長筵班坐庭實多儀教
駝詐馬右有左宜稱觴懷炙起而陳辭昔覲龍光今親
雲日九伐夙嫺三驅有秩德威並施中外爲一惟聖天
子克明紀律天子明聖匪好游觀曰有家法敢自逸安
武無忘肄游亦戒盤聲靈赫濯眷此興桓於哉我皇通

文二集

三

追來孝惟祖惟宗是則是做世業用光前型克劭奮武
揆文北燠南耀教田以武綏遠以仁八荒在宥一家同
春鳴音多革虎旅咸臻靈臺偃伯譯館臚賓詒燕繩承
龐鴻錫羨化澤覃敷神人助順咸五登三緝熙行健匪
頌恭抒一辭莫贊

此詰經精舍課題也時余年十五從族兄小湖先生
受業余熟精選理而先生諳習掌故因爲點竄而成
儀徵相國師刊入詰經精舍文集稿已久佚卽從文
集中錄出存之 自記

余原名爾振先君子用宋書謝宏微傳風流由爾振之意後改今名故詒經精舍題名碑及文集皆刊原名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年劉更生用特附識於此又記

書宋史宇文虛中傳後

宋史宇文虛中傳敘叔通仕履大率本之行狀而其被禍之由行狀謂與偽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結集欲因虜酋拜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秦檜忌功繳回蠟書會事亦覺父子俱死家無噍類云云傳則謂虛

文二集

三

中恃才輕肆女真貴人積不平摘其撰宮殿榜署字以爲謗訕遂告虛中謀反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與老幼百口同日就焚乃與中州小傳所敘畧相似然中州小傳尙有皇統初上京諸虜俘謀奉叔通爲帥奪兵仗南奔事覺繫詔獄一節而傳亦不載考叔通受金人官爵爲之掌詞命定官制金人號爲國師史言洪皓見而鄙之中州集亦言朱弁恥列爲二星似尙不若王倫之不受虜官死不辱命者而宋人於其死後賜諡賜廟且賜國姓恩禮有加遠過于倫若非真有蠟書告謀之事

宜不應濫恩若是蓋叔通之爲人志大才疏慷慨喜事其受金人官爵亦如李陵欲得當報漢之意行狀以比蘇武之餐糞嚼雪固屬疑非其倫而宋史但譏其輕肆譏諷覆其家族並沒其泄謀被害之實亦寃之乎論叔通矣叔通與李綱不協濟南隴西爭保城之功見安成之議燕保京記故綱傳信錄有一走而爲內翰再走而爲大資三走而爲樞密之語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施彥執北窗彘轅云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柄會

南北講和太母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

文二集

十四

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得脫遂爲所擒此雖與行狀所載畧異而皆言叔通以謀變被害又記

杜珪皇朝名臣續錄引留正曰公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往使金國留繫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帑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年攻暨偽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爲復讎之舉欲因九

月虜主祭天而劫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爲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跡其禍端由於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爲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公之事不顯最後張魏公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詳云云固知行狀之言初非無據也

又記

四朝聞見錄曰揮塵錄載王正道倫死於金謂金人欲用爲留守不從殺之案王氏家廟記與揮塵所載絕異蓋倫拘留金廷密約宇文虛中劫敵反其地而

文二集

五

南謀泄爲敵所害云云然則叔通之舉正道亦預其謀而叔通之被害爲劫虜而非訕謗亦一證也

論語孔注辨僞序

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皆不言其著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謂孔氏所傳古經文字讀皆異非別有訓解也而其書之傳於今者則有古文尙書孝經二傳識者皆疑其僞獨論語傳散見於何氏集解中古今無異議近世劉端臨學博陳仲魚徵君臧在東文學始疑之而未敢訟言攻之以余觀之亦僞書也何以明之漢

書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傳十九篇古經注皆單行故志云魯二十篇復云傳十九篇知經傳之不相混淆也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三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三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而

於古文論語但云論語古三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而已並不云有孔氏說若干篇是安國未嘗作傳其證一也何氏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既云世不傳矣平叔所集又從何得其證二也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宜不肯其師說今考之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與孔注不合其證三也鄭康成就魯

文二集

二

論篇章考齊古爲之注見何晏序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見釋文今釋文所引鄭讀之從古者孔注率同魯論安國既注古論字豈轉不從古其證四也許叔重解字序云俾論語古文今說文所引論語之字每與孔注不同其證五也至其銓義之膚淺徵典之舛誤有不待明眼人而自知者蓋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范武子所謂罪浮桀紂此蓋卽其一端予豈好辨而有不得不辨者作爲辨僞上下二卷如曰不

然請俟後之君子援西河毛氏寃詞之例可也

常山貞石志序

自闢駟十三州志據柏人城西門碑以為舜納於大麓之迹而酈道元撰水經注魏收撰地形志以及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往往以古碑碣證今地名是金石之學實與輿地相表裏宋景定建康志列有石刻一門咸淳臨安志亦載歷代碑刻目乃後來方志家率不考及金石以致勒銘刀迹待訪無徵於是嗜古振奇之士不憚捫蘿剡蘚搜剔於敲火礪角之餘拓其遺文

文二集

三

證以墜簡別成一書以補志乘之未備此弁山制府關中中州儀真相國師山左兩湖諸金石志所由作也真定古河朔大郡漢唐以來穹碑巨幢林立不少殘珉斷壁亦時時出土余治郡二十閱月訪獲古碑二百五十種上自蒼姬下至蒙韃其中為前人所未著錄海內金石家所未經見者大抵十之五六每於簿書堆中羅列經籍鈎擿參稽撰為跋尾量移後復以打本自隨又有武進湯子厚上舍璚任邱邊袖石明經浴禮助余考覽而南樂段筠坡布衣錫田以篆隸諸體摹寫全文錢唐

張子真茂才復如皋宗少雲上舍金枝則任校讐之役

凡積精五六年成書二十四卷其於小學經學史學皆足稽譌同異是正淮別不至但評詞章之美惡點畫波折之工拙如王光祿所嗤云爾也夫畿輔地方數千里為路者四為郡者十為直隸州者六龜趺螭首屹峙於山顛水涯者所在皆有倘一一窮搜響揚蒼萃而甄錄之奚啻什百倍蓰於是顧余官守所局限於一隅雖有採緝之勤終懼壘漏之誚有志而未之逮姑以是編為疇矢焉

文二集

六

清芬閣吟稿跋

先太恭人王臺詠絮紗幔傳經既詞翰之畢工兼義方之有訓濤襁褓時即抱置膝上授以四聲一燈青熒盞柄皆曲四壁蕭立谿煙自穿濤以蠟鳳之年得擅雕龍之譽皆太恭人教也顧所為詩不自存稿棄養後啟其遺篋僅錄得若干首因刊附先大夫詩集之後嗚呼蓼莪久廢杯捲不存彤管之煒美誰傳蠹簡之俄空可懼藉皮削骨竊媿未能守缺抱殘已歎觀止匪敢效鈕遁之贊亦聊述孫綽之哀云爾

陶邕州小集跋

右竹翁手錄陶商翁邕州小集詩七十二首商翁宋史列傳載其仕履由陽朔主簿遷陽朔縣令歷知賓容欽鼎辰諸州兩知邕州而終於順州大略與黃文節所撰墓誌相同惟墓志不言授忠州刺史耳集中有題陽朔縣舍及邕州辰州容管等詩皆非一時所作其以邕州名集者蓋商翁治邕最久故以官名其集猶唐人戴容州獨孤常州之例或謂是集皆在湖南作故以邕州為名其非湖南作者不在此持論猶未核也商翁在北宋

文二集

九

時詩名初不甚著史但稱其能為詩山谷亦僅云尤號為能詩疑其所作本不甚多墓志所云十有八卷乃兼詩文章奏而言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載是集則其遺佚已久此本疑即竹翁由他書采輯者張叔未解元朱蘭坡侍讀皆謂是竹翁晚年手筆雖未有顯據而前輩露抄雪纂之勤年既老而不衰者要非後人所可及也驚湖修禊之日吾鄉陸賡鄉茂才不遠數十里持此見眎屬為跋尾因為考其崖略而歸之

計氏二磚文跋

計君曦伯以所藏古甄拓本二見眎其一曰永安六年

七月計氏造其一日元康六年八月十日計氏作烏程張秋水學博考永安甄為孫吳景帝時物又據山謙之吳興記謂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計於此以計氏為計然之後皆可謂精且確矣惟謂計蒯本一姓計子助與蒯子訓即一人則余不謂然案路史夏后紀云帝之支子或封於辛昭王南征辛繇靡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計氏又黃帝紀云武王克商求封帝之裔於蒯以復鄴有蒯氏是蒯姓為黃帝後計姓為夏禹後源本

文二集

三

不同元和姓纂云國語計然為越大夫范蠡師云本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本史記集解則計姓又為晉國之後計之與計源本又不同更無論蒯姓矣後漢書方技傳明列蒯子訓計子助為二人子助當即風俗通所云為司空掾者子訓當即神仙傳所云為駙馬都尉者不得以計蒯訓助音聲相近混而一之惟通志氏族略計姓注又有計訓一人未免舛誤然不得以此并疑范蔚宗分子訓子助二人為誤也此磚僧六舟得於計籌山下吳興掌故山下有計村為計然所居

磚爲然後所船無疑元康一甄張叔未解元得以贈君者所云計氏當亦是然之苗裔曦伯家居閬川去吳興百里而近自必派衍蠡師無事牒徵姒族而于望出內黃之薊見氏族略尤不啻風馬牛作此二磚者要皆爲君之先德數典不忘子孫永寶正不必於無稽志乘中求其人以實之耳

又書宇文虛中傳後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虛中死節事全本虛中行狀又引李大諒征蒙記云都元帥兀朮回師忽承認

又二集

三

報宇文國相當作國師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

息及遷都之冗謀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三字疑有悞告

首捕獲宇文等請帥暫歸議事心傳又云王大觀行程錄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蓋知虛中死節無疑也云云然則叔通因謀變被禍不但行狀言之其家訴理狀言之卽金國之人亦無不能言之椒邱何氏乃謂金人得於所見而不能無所諱宋人得於所聞而亦未究其心要難與死節者比蓋未嘗博考諸書而輕於持論矣且叔通前在雲中曾有誓書之寄亦見繫年要錄正與後

日之蠟書相表裏則叔通報國之忱無日不往來於胸中乃元修宋史盡沒其實致後世尙論者直以叔通爲輕儇小人自取禍敗嗚呼史官失其職而古人多被誣豈獨叔通乎哉

周必大省齋文稿跋宇文虛中誓書云宇文公忠謀議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僞於地下可爲痛哭流涕又云蘇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歸宇文公真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益公當日親見是書其惋惜懷慕者至矣得此論定而

又二集

三

叔通可以不死又記

三千藏印齋詩鈔序

國初稱詩吾郡以吾宗爲最盛山子客子之外如苧莊瓜田柘西梅涇諸吟稿皆能截斷眾流自成馨逸二百年來餘微未沫余嘗問葉於梧桐鄉中得一賢焉同歲生曉滄司馬豪情橫溢屢膺緊望不廢嘯歌其集已付手民播滿人口難弟台替大令復以競爽之姿挺後起之秀綜其生平所作爲三千藏印齋詩鈔若干卷斐然粲然迴軼流輩少陵云詩是吾家事豈不信哉台替之

爲詩不主故常不名一格絕幽穴險舒翹揚英流泉琴
筑非足比其清瓦棺侈鼎無以喻其古而卒歸於恬愉
和雅不爲么絃孤吹哀厲噍殺之音則知其爲縣政除
苛慝令絕煩燒蕩佚簡易必有大異於俗吏之所爲者
想見吟髭繞頰手板支頤對訟庭之落花挹西山之爽
氣心不滯物物無遁情詩既克昌縣亦大治所謂聲音
之道與政通也質之曉滄以爲何如

孫月坡叩門詞序

倚聲一道吳門最盛余所交詞人亦吳下爲多一時訂

文二集

三

編紵之雅者如董琴涵觀察潘星齋學士絨庭舍人吳
清如農部戈順卿典簿諸君皆能入姜史作者之室最
後乃獲交月坡孫君君短小瘠鰲貌甚樸野而擣藻富
豔不減三河少年顧窮老不遇其生平抑塞骯髒一一
發之於詞故所作遂多有曰拜玉者曰說夢者曰折柳
者曰鳳簫者皆已鏤板行世近又哀其客江右所作叩
門詞一卷將付手民間序於余余雅歌未諳綺語久懺
何足爲君之元晏惟念詞之爲道取徑幽微奇興深遠
大抵託諸美人香草纏綿幽怨之旨以寫羈客放士鬱

伊侘傺之懷可以娛情可以蕩魄天旣豐君之才而音
君之遇此後爲之不已含商咀徵作送老之藎鹽窮且
益工興復不淺不猶愈於宦旣未成事又久廢者則君
顧何足惜哉君詞能屏浮俗側豔之調亦不爲昔人聲
律所縛蓋時出入於姜史諸家而於竹山竹屋爲尤近
世皆知之故弗具論

玉雨堂書畫記序

小亭女夫好蓄古人法書名畫尤精於鑒別幾至以手
摸絹可辨宋元明余嘗過其玉雨堂羅襪錦罽觸手耀

文二集

香

目如登虹月舟如入波斯藏今擇其最佳者數十種綴
以跋語編爲書畫記四卷而問序於余余觀世之藏弄
書畫者大抵貴遠賤近務名而不究其實所謂牛卽戴
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得者比比皆是卒致葉
公之龍魯國之鼎玉文檀几間紛然雜陳閱者無不掩
口胡盧而主人方且掀髯自得享帚以爲珍絨石而不
知謬其蔽良可慨已小亭所蓄多神逸上品有真賞而
無耳食故記中著錄唐宋不過數家餘皆勝國及國初
諸勝流翰墨不以時代綿邈爲奇不以聲聞炫赫爲重

其識已高人一等又其品題評騭精審曲當南濠寓意之編北平銷夏之記殆無以過余故樂爲序之以諭世之藏弄書畫者視此特健藥勿效詭符

書續唐書後

王西莊光祿題五代史曰朱溫篡弑之惡千古未有史家不當輒予天祐四年溫僭號開平而河東節度李克用仍稱天祐鳳翔淮南亦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唐號未絕以溫繼唐不如以克用繼唐也廢帝清泰三年十一月自焚死明年卽南唐烈祖昇元元年以石敬瑭繼後

文二集

三

唐不如以烈祖繼後唐也自是以下及開寶八年李氏滅始繫宋則名正言順矣簡莊徵君此書正用光祿之說二君皆有不忍亡唐之心然朱耶代北皆賜姓非屬籍知詰爲徐氏養子其世系尤不可考與昭烈帝室之胄不同不得援蜀漢以爲例若如二君之見則修晉書者當黜典午而進元海矣有是理哉

宋揚蘭亭跋

此本購自吾鄉錢氏前有籀石翁題簽紙隔麻首尾完具無前人跋語張叔未解元定爲宋揚且謂隔麻之法

宋後遂絕嘗記姜湛園有一宋揚蘭亭跋云王中歲獲見於朱竹垞之六峯閣乃是定武之最有風神者紙隔麻首尾無損竹垞云多方購之始得今遂落查浦手其計更過於蕭翼云云則是此本先藏潛采堂後歸查浦書屋兩翁當時必有題跋不知何時爲何人割去并湛園之跋亦不可見矣余所見宋揚蘭亭無慮數百本而神采秀奕實未有逾此者安得起朱查二翁共欣賞之

邇言序

家隱侯譔俗說三卷載隋書經藉志子雜家類當時劉霽亦有釋俗語八卷書皆不傳傳於今者惟宋龔頤正之釋常談明楊慎之俗言數家而近時翟晴江學博通俗編錢辛楣少詹恆言錄爲尤著可慮徵君固少詹之難弟也嘗著邇言一編與少詹書相出入昔人言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豈知街談巷語亦字字有所本世之人習焉不察好學深思者觸類皆通女夫韓君小亭將刊行是書徵君孫直卿文學請余弁首余曩時曾撰續恆言錄其徵引頗有出於諸家之外者蓋亦識小之一端揮塵之一助也

文二集

三

王伯盞拓本跋

履澤王研農徵士藏古器一三足而方旁有兩耳其欵識云王白作寶簠與薛尚功書所載王伯鼎同薛氏云王伯鼎一作王伯盞蓋簠即盞字也說文皿部盞黍稷在器以祀者御覽七百五十六器物部引在器作之器蓋古本如是韻會所引亦無在字足徵大徐本之誤案盞為盛黍稷之器與案字相通而實不同周禮天官甸人凡祭祀贊玉盞康成注曰玉盞玉敦也受黍稷器此盞之本字本義又春官大宗伯奉玉盞義亦相同故鄭

文二集

三

氏無注疏云盞謂黍稷誤矣若甸師以供盞盛大祝五曰盞號小宗伯辨六盞之名物皆案字之假借故鄭注云盞讀為案明非正字案乃案字之誤又秋官司煇氏以共祭祀之明盞注曰謂以明水滌黍稷之器以盛黍稷則此盞亦本成之意謂以明水滌黍稷之器以盛黍稷則此盞亦本字不應作案更不應作案矣說文禾部稯字本從齊聲案乃或體从皿者為器从禾者為穀許鄭解本相同後人不明盞稯二字之分輒疑為一字因改許書之器為在器而其說遂不可通薛氏欵識又有趕盞亦作簠字

盞本从皿而此从鼎亦猶簠之作簠玉簠簠之作簠詩古字重文許書不能盡載見於鐘鼎書傳者甚夥張秋水學博不得其說疑為齊鼎二字合文誤矣學博又謂盞字唐韻不收故今韻亦刪案此字廣韻在六脂今韻在四支何不檢照至此此尤不足深辨者也

得鏡圖記

漢鏡多吉祥語而於祝宜男者為尤多有云長宜子孫者有云子孫備具者有云富貴宜子者有云長宜子生者子生猶言子姓生即姓字之省鄭康成儀禮注曰言

文二集

表

子姓者子之所生賈公彥疏曰云子之所生則孫是也然則長宜子生即長宜子孫或讀為長生宜子者非也余藏有漢八子九孫鏡中列十二辰外層銘曰尚方御竟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中央長保二親樂未央宜侯王共四十五字馮氏金索亦載此鏡而文皆不同惟八子九孫句無異蓋時以為善頌恆語耳女夫韓君小亭從蜀中來與菜女雙雙俱至中秋日薄游洪州市上見有一鏡案其文與余所藏悉同知為八子九孫鏡因以數

緝購得之博古圖載唐武德鑑云八月十五日揚州總
管府造是唐以中秋爲鑄鏡之日而小亭適於是日得
鏡亦可異已小亭知余有鏡癖乃屬李寶之學博繪爲
斯圖而以鏡歸余並請紀其事此不獨爲小亭徵蟲斯
瓜瓞之慶尤喜余而鏡軒中又添一重金石緣也因敘
其得鏡始末而復系以詩曰

珍賞古懷託新圖老筆披團圞人月鏡瀟灑畫書詩

贊

并作長歌題後金石癖如此子孫宜保之誰能足吾好莫漫笑

貪癡

文二集

完

新建韋白二公祠堂記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秋九月余權溥關樞事權解枕
山瞰江風帆魚鳥頗娛心目又衙稀務簡筦樞之外一
無所關因損俸錢三百七十緡擇城北隙地建韋白二
公祠祀唐之韋左司白太傅以志嚮往夫白公之爲江
州司馬人皆知之韋公則但稱韋蘇州不知其曾由滁
州改刺江州見唐詩紀事新城尙書分甘餘話載於淮
陰張力臣處得舊版韋集籤題獨稱韋江州是也二公
在唐中葉稱詩爲大家白公與元九書於風雅比興之

旨三復致意秦中吟新樂府等篇諷諭深切韋公郡齋

讌集文士詩亦拳拳斯民之康否是皆有志扶持六義

四始非苟嘲弄風月如白公所云誘於一時一物發於

一笑一吟率然成章者白公在郡爲冗長官政績宜無

所表見韋公居處既崇抱負可展疑當日六條之察十

善之旌必大有異於俗吏之所爲而今不可考矣吳門

向亦僅有白公祠近始荆韋公祠其議實自余發之今

又於此竝祀二公余之於公意不無香火緣也祠既落

成乃迎二公粟主奉祀而爲文以紀其事是日也撤兵

文二集

辛

衛之畫戟焚燕寢之妙香薦洞庭三百之甘奏溢浦四

絃之樂靈之來兮若有所歆神之去兮杳不可執惟是

余瓜代已及菊泉蕉荔虔奉弗替是在後人董斯役者

郡人黃五雲司馬黃曾官於皖亦循吏而兼詩人者也

因并記之

倚闌詞序

孫君月坡哀其客章江節署倚聲之作爲叩門詞余既

爲序而行之矣庚戌秋日借余遊潯陽嗣又居恭齋浦

太守郡舍每當溢浦潮生庾樓月上修簫擗笛復得倚

闕詞若干首么絃孤緒大半搖曳於丹楓白荻間其思
宵而深其旨婉而約意外無朕時與古遊此中有人獨
尋煙語清空迺上一洗曩日金荃綺靡之習蓋君之詞
每變而愈工而又有江山之助如此讀者掩卷輒疑爲
西秦生蘋洲老漁余前序云於竹山竹屋尤近者始悔
言君之淺矣聊綴數言以代隍引

夏小正正義序

夏小正爲大戴禮四十篇之一然隋書經籍志經禮類
載大戴禮記十三卷又別出夏小正一卷均題戴德撰

文二集

三

是當日自爲單行之書不知何時始附大戴記中鄭康
成注禮運謂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太史公亦云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可爲漢時此書單行之
證魏書北史儒林傳皆言永熙中孝武於顯德殿詔中
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疑二書合併卽在
盧辯作注之時隋志分而爲二寔本漢以來著錄之舊
不得轉以離析篇目爲誤如傅氏崧卿所云也又撰之
云者撰述其書之謂隋志又有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
守戴聖撰不得疑四十九篇卽爲小戴所著而傅氏譏

志中撰字爲疏或又疑撰爲傳字之誤斯皆不然之論
矣是書經傳潤淆亥豕舛謬傅氏參考釐析其抱殘守
缺之功寔不可泯我朝專治是書者有鎮洋畢氏陽湖
莊氏臨海洪氏數家大率略而弗詳高安朱芷汀孝廉
蒼萃諸家之說疏通證明稽誤同異爲正義四卷援據
極爲精博於是小正一書始有專家之學其功當不在
信都太傅下更何論傅氏矣余向亦研究是書稍有論
誤如正月農及雪澤澤爲釋字之假借管子立政篇作
農耕及雪釋可證五月乃瓜乃爲及字之誤左傳及瓜

文二集

三

而代正謂五月時及猶汲汲故爲急瓜之辭乃者曳詞
之難見說文是緩辭非急辭矣若斯之類皆前賢所未道
今觀孝廉是書其說頗與余相印合又據鄭氏月令注
陸氏詩疏孔氏左傳正義謂經傳之分不自崧卿始尤
爲先獲我心顧余學殖荒落無所成就而孝廉專精覃
思斐然成一家之言乃轉以元晏相屬敢辭不敏用滋
媿已

書古今姓氏辨證後

元黃縉筆記云鄧名世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

爲宋繆公之後音謬者爲秦繆公之後又云漢有謬忌
字正作謬又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爲一而忌之名
亦辨證所不及案今本去聲五十一幼但有謬姓云亦
作繆而無繆姓入聲一屋繆姓音穆秦穆公之後以謚
爲氏或作穆初不云宋穆公筆記又云漢翟方進汝南
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今入聲二十陌
翟姓云西河翟氏出自黃帝之後春秋時世居北地後
爲晉所滅秦并天下子孫分散居晉地及江今翟氏出
汝南而音宅者又別爲一氏亦無方進之翟音狄之文

文二集

三

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采出爲明初之本距南宋不遠與
蒙元時代尤相接已與文獻所見之本乖異若此宜古
書之傳刻愈久而愈失其真也

兩漢刊誤補遺云凡彭衙及衙氏按集韻鄧名世姓
氏書存兩音切謂地名及姓氏當從一作語不當又
爲牙音云云今本九麻衙字注云姓書或音訝或音
語大抵當以平聲爲正是鄧氏列訝語牙三音不止
兩音切矣疑宋本不如此又記

金山錢氏守山閣叢書所載不全宋藁本內中繆翟

二姓皆與日損齋所言相同足見大典本之譌脫又記

太平興國續高僧傳殘本跋

唐祿山時有兩角女子之謠初謂安字形不如此及觀
唐人碑碣安字皆書作安始悟當日字體郭恕先佩觿
所謂八女之識祿山或改爲一止者誤也是書安字率
書作安蓋宋初猶然此外各字體皆與六朝唐碑所書
相同真可寶貴六朝唐時从木从手之字皆得相通故
揚子雲自稱出自晉之楊侯西漢書本傳字皆作揚後

文二集

三

人因雄無它揚於蜀一語遂謂子雲姓从手不从木不
知楊德祖明稱修家子雲小顏謂蜀諸姓楊者皆非雄
族故言無他楊極爲可據是書楊姓皆作揚而道傑傳
明著爲引農漢太尉震之後足破俗儒謬悠之說又僧
鳳傳有立性矜莊之語可見古人矜憐矜莊字皆从矛
令不从矛今余說文古本考中詳著其說此爲北宋雕
經最古之本雖僅殘鱗片羽而足資考證有如是者六
公其實之

元次山唐亭銘跋

亭字篆書作頤乃說文高部頤字之變體錢少詹云說文高小堂也或作頤讀去穎切與亭字音義各別次山此銘本是頤字俗儒罕通六書誤讀爲唐亭其婿瞿理

中溶

問云考窳尊銘文有爲亭尊上句令問公卽瞿書

亭作嶺其字下亦從傾但變厂爲耳又太和四年李諒湘中紀行詩有唐亭仰文哲句正書作亭字恐次山當日本以亭字名之第篆書用古文寫之耳予案說文高部高亭二字相次頤爲高之重文玉篇則二字皆無重文疑唐本說文頤本亭之或體故袁滋瞿令問用之

六一集

三

二徐本說文傳寫誤倒于亭字之上遂以爲高之或體耳不然豈唐人皆不識字耶

又案說文頁部頃頭不正也傾字从之有欹斜不正之義此字从頃故當爲亭之重文高爲小堂堂則無有不正者矣余嘗據唐以前書所引說文作說文古本考以正二徐本之誤此字當亦可補入

書皇宋書錄後

後序稱閑中老叟董更良史綠飲叟疑更良爲字而史其名又云及觀他書亦有以董更著錄者近檢江村銷

夏錄載適堂董氏舊藏擣練詩帖中有閑中叟一詩及

洪董史良史收藏印記於是知其隸籍洪都而序中更字爲史字轉寫之訛無疑云云濤案曹士冕法帖譜系後有史一跋云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廿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爲考一卷以便檢閱淳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原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子所記如何余曰博矣廼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則其人寔名史字良史諸書更字皆史字之誤而所著又有法帖考一

六一集

三

卷不知尙在天壤間否

蓑衣真人非何立考

蘇州玄妙觀有蓑衣真人肉像相傳卽秦檜押衙何立按江湖雜記雲適淡墨皆言立至陰司傳東窗事發之語初不言其肉身成仙惟張光弼廬陵集詠何立事詩注云復命後卽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蓑衣仙其詩後二句云視身已是閑軀殼一領蓑衣也是多未知本於何書蓋當時民俗傳聞之訛考程史載姑蘇異人何蓑衣本書生一旦遁去旣歸被草結廬於天

慶觀即今之玄妙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有驗卧草中不

垢不穢有一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

蓑可愈病孝宗賜號通神先生慶元間猶在云云四朝

聞見錄有光皇策士一條云先是吳中號為何蓑衣者

頗能道人禍福至聞於上上屢遣使問之而建炎以來

朝野雜記言其始末尤詳云蓑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

胸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舉進士

不中紹興末始來平江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則扣門

乞食夜則止於天慶觀之門外衣敝則以莎緝之嘗遊

又二集

三

妙巖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

奇中世號莎衣道人孝宗聞其名召之至賜號通神先

生光宗即位又召復不至慶元六年卒於平江云云固

知真人非何立也錢遵王述古堂書目有何蓑衣真人

始末一卷其書未見

許梅屋有小蓑道人詩其結句云笑問舊蓑衣秋來

添幾結是宋時又有小蓑衣道人其人不知何姓其

號小蓑當亦慕何真人或即姓何亦未可知又記

洪老圃集跋

宋史藝文志載此集僅止一卷此本從永樂大典中采

出分爲上下二卷然宋人詩話及合璧事類所載駒父

詩不見此集者甚多謝枋得祕笈新書言駒父平生爲

詩千餘篇著老圃前後集而此僅一百七十首則大典

所收亦止吉光片羽耳小亭女夫校刊是書因綴數語

於後異日當采宋人說部中駒父逸詩爲補遺一卷寄

小亭續刻之

丙丁龜鑑跋

是書起秦莊襄王五十一年訖晉天福十二年歷陳丙

又二集

三

午丁未二年事變之應竟以此二年當陽九百六之會

其說固屬不經然謂是說倡於仲山則不盡然考宋史

陳亮傳淳熙五年詣闕上書中有云石晉失盧龍一道

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

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

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

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寔以丁未歲即位

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

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警

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
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是當時皆以丙午丁未兩
年皆厄會故同父持此立論容齋三筆亦云丙午丁未
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云
云數高祖以丙午崩至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其說尤詳
於同父仲山特踵其說而勒成一書耳

雲

在

丈

稟

—

雲在文彙目錄

山陰楊紹文子掞

論范武子

論丙吉

論鄭放游楚於吳

季札論

商鞅變法論

鄉思樓文集後序

王學愚愛石圖說

禮論

明論

與崔格卿書

養心論

長河修稷圖記

服說

論樂毅

與崔桂五書

取士

孔子從周解

周公執贄見士辯

史記儒林傳論

卻宛論

雲在文彙目錄

讀史記循吏傳

讀平原君朱建傳

與惲子寬書

崔格卿傳

記丁烈婦

記烈婦沈氏

李氏花木記

喬如壙碣

跋崔格卿書後

游天鐘山記

雲在文彙目錄

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勿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予懼其益之也予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身乎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論曰武子非謀國者也夫國家之用人也當綜其成敗而為萬全之計然後能收其功而不受其禍譬若火起于積薪之內其將起也焰不過尺寸耳提挾簞壺之水即足撲滅之也曰今雖撲滅之恐有後患不若盡焚之夫焚之而無患也幸也不幸而其焰遂烈焦原爛澤而不可撲滅則火之患豈可

雲在文臺

勝言哉且夫勢未有逆用之而不愈甚者也今夫水塞而漲不使之疏其派反決其道以暢其橫以為可以藉漑灌之用吾見其敗障決堤而已耳武子之請老何以異是且武子以卻子之喜怒為以類乎為不以類乎既不能以類而怒豈反能以類而止亂乎夫兵危事也卻子能必勝齊乎以勝負未可決之齊而以試憤恨已甚之卻子其道固已危矣萬一不勝于齊必增怒于齊則又將何以處卻子也如是而廢卻子之位徹卻子之權卻子其能靖乎若其能靖也則雖不授之政又何益亂之足患也楚成得臣率帥帥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曰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而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入也其後

果敗于城濮卻子之事無乃類是白公之亂也起于不得伐

鄭也然其亂也由子西之許其伐鄭而又救鄭然則上之人不有以激之即白公亦未必亂也為武子計者當導之以君臣之義登降之禮而修晉之典則使卻子知齊之非禮不足以辱我也則將渙然釋然而不以齊事介其心何亂之與有且使卻子而悍然叫囂不可以禮馴也者則如虎豹之跳跟暴怒不至破檻圈橫噬搏網其勢固不可止不為之高其藩

柴固其肩柙而反假之以翼哉且夫武子之威政成于晉也久矣武子為政卻子必不敢亂然則為晉國之藩柴肩柙者非武子而誰而退然高拱以翼不可馴之虎豹以幸其不至破檻圈橫噬搏網嗚呼武子之為國謀也左矣卻子之勝于

雲在文臺

摩笄也幸也天下不知卻子有可敗之道而見卻子有勝齊之迹而武子遂有知幾之名使後世用人者法之其不為禍于國家也幾希矣
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鬥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而問牛喘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發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世以吉為知大體
論曰吉非知大體者也吉得于問牛而失于不問人因不問人而問牛之事亦失昔者孔子殿焚曰傷人乎不問馬夫畜與人輕重之相隔懸殊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

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惡有見人鬥至死傷橫道而漠然不動者乎嗚呼吉之視人不若牛矣且夫事有緩急有可待時而行有不可待時而行譬如火猝然燎于原苟有介乎其側者將不待其職所禁禦而始取水而灌之也今有人操水而立于其旁而不肯一問曰以待掌火者是豈仁人乎哉設使吉遇稱戈立矛之事豈亦將待歲竟而課殿最也且吉亦並不知陰陽君臣率父子親貴賤不失尊卑不逆萬物得所是為陰陽和而寒暑自得其節百姓羣鬥其為陰陽之不和孰大焉釋百姓不問而恐陰陽不時吾不知吉將何以理此陰陽也吾固曰吉非知大體者也昔文帝以決獄錢穀事問周勃勃不能對問陳平平曰各有主者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雲在文庫

三

四時下遂萬民之宜平一時口給不足言也吾特怪吉名相有大臣之風而其言繆戾若此嗚呼不學之過歟

論鄭放游楚於吳

持法而忘勢者為公畏難而就易者為私為政者趨公而滅私斯可以已亂夫苟有君子之心未有不知用公以已亂者而有時不得已而必出于私則非公之不可用也所以用者失其術也夫人莫不有爭心爭而不已必亂當其爭之始也其勢未遂而其計未審自非大奸惡皆有所畏忌唯君子知其將然而預為之所使知禮之不可犯欲之不可逞則爭雖動而可止若使之既逞其欲則雖有不可宥之理而或有不宥之勢于是其亂百出而不得不為不公之事昔者子

產當政子皙與子南爭室子南傷子皙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乃放子南于吳說者多謂子產能用刑吾獨以為不然夫徐吾犯之妹于南既聘之矣子皙何得委禽焉犯告子產犯蓋知禽之不可再受也若使犯請女擇而子南不許而訴于執政子產能不罪子皙耶若使子南知子皙之藥甲而訴之執政子產又能不罪子皙耶然則創禍者子皙也成禍者子皙也致變者又子皙也而子南之過獨在不早訴子產耳長者之罪三卑者之過一又何得謂直鈞而幼賤有罪哉不放三罪而放一過甚矣子產之失刑也雖然子皙強而侈勢固不可一朝去也苟罪子皙則必且放子皙放子皙子皙必亂子產之權未足以誅哲故不得不委曲遷就以求一日之無

雲在文庫

四

事然吾謂子產之失在知其亂而不為之所也苟以犯告之時召子皙而明語以婚姻之禮兄弟之義勸之以敦睦喻之以法制臨之以君命子皙未必不從也如其不從而請君以討之彼干國之典違君之命國所不與討之易耳不知出此而聽使女擇故使藥甲之釁得作子南之戈得擊哲之罪未白于國而討哲之舉未可驟行不得已而府獄于無辜之子南徐待子皙之變故子產非私子皙也不得用公之術也是故君子為政不論其勢而一正以禮夫苟正以禮尚何亂之不已而以廢法為苟且之權哉

季札論

大臣之當國也不難于潔已而難于安人不難于為人所不

爲而難于謀人所不能謀吳公子光之弑王僚也季札致之也季札之所以致禍讓之未決也夫以千乘之國君父之命而不受其爲節豈不高且遠哉然以壽夢之父諸樊餘祭夷昧之兄而猶不能免篡弑之禍是雖武王周公終不能靖國也則亦短乎其謀矣夫諸樊餘祭夷昧名分之不顧死生之不畏而必欲致國乎季子其情豈肯已哉夫惟絕其致國之路則可以居正而無後患若襄徊于將去不去之間則是明示以可致之勢而諸樊餘祭夷昧之情愈殷衆人之視聽日疑而姦者得以乘其隙札知諸樊餘祭夷昧之賢亦知諸樊餘祭夷昧之子孫不能賢乎諸樊餘祭夷昧之子孫之不若諸樊餘祭夷昧者勢也立僚則光不服立光僚亦必不服也

聖人不能救亂于已成貴止亂于未起然則光之篡也起于兄弟繼立兄弟繼立起于札之不蚤行太伯之逃也何其恕也蓋知不恕必不能讓也是以太王之病而不顧以父死之哀而不奔夷齊之讓國也齊既逃則夷可以不去然不義之徒皆足以乘其隙是故甘與齊俱逃而不肯與次子讓使國有主而不惑也季子當諸樊授國之際棄其室而耕則舍之矣當諸樊之卒是吳國治亂之機也札宜正言乎國定光之位不可則遂去不復返季子已行餘祭必不立光得逞其欲而僚無由起豈國安得禍也哉雖然季子可謂守節者也而不幸而致亂不足以爲玷吾第表而出之惜其有絕人之行而無其才不得與泰伯夷齊同論也

商鞅變法論

凡人之智不患于不能知不能行而患于不能行而又不能不知不能行不能知不足以救天下之禍不能行而又不能不知適足以致天下之禍人之情莫不好行其能不能者自知果無能也將亦不强爲能即雖爲能人亦將無以信之不能行而不能不知則已必曰我能矣而人見其言有以過人也于是亦從而聽其言商鞅之變法也可謂忠于秦矣非獨忠于秦并忠于天下三代聖人之治天下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蓋夏之敝蠶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是非質無以救之故商人易之以尊神商之敝也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文而不慚賊而蔽是可無以易之乎孔子曰殷周之道不勝民殷之敝流爲無恥故以禮養其廉周之敝流爲詐則不得不探其隱而除其垢吾觀戰國時天下不知尊王七國相伐惟唯是尊是雖天道之無常亦積弱之勢乎周官曰刑亂國用重典孟子亦云及是時明其政刑鞅蓋察古今之變知易周之道在整一民心而用之不得其本故立威于棄灰之忍而不顧也說者謂鞅之罪在開阡陌破井田先聖王之法于是盡滅夫管子之治齊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孟子說井田之制多與周禮不合大人因時制事蓋無有不變者矣鞅亦二子之意也而至于亡秦者才不足以制作故多戾于古惜乎商鞅知救敝之道而不知用救之法也

鄉思樓文集後序

右大瓢先生集若干卷其六世從孫文讀而歎曰古有傳人有傳文文瑜而人疵弗貴也古之傳文自六藝諸子而外若司馬遷楊雄韓愈之徒皆更困窮感憤發憤然後其人成而其文亦成其他一節之士忠臣孝子勞人思婦自道其志未嘗欲爲文而其文往往不可及蓋勢至窮心至苦則其用心也精處事也審而于言也達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不其然與吾聞諸父言先生之叩闥請從戍也法戍者子屬惟出戍時得從先生于例不合謁吏部乞爲之請

天子感其孝乃從部議杖一百許從戍先生受杖赴邊關吏以其無牒也不得出復歸請牒道遠且險曰行數十里計三

案在文集

七

年始達而安城公病已革一見遂絕嗚呼以九死之身匍匐萬里外千百日僅得將死之一見蓋爲人子之艱難僅而自濟未有如先生者嗚呼以先生之爲人雖不能文且得不傳乎哉以先生之人而爲文其文又且得不傳乎哉先生之事說者多異無誌傳可徵集中偶及之又不知詳故著所傳聞者附于篇嗚呼後之讀先生之文者可以興起也夫

王學愚愛石圖說

王君學愚作愛石圖或曰君子比德于玉蓋取其有用也此頑石耳何取焉或解之曰天下有用之實者有用之形者有人人用之而不知其用者夫人人用之而不知其用此其爲用豈直形與實哉然則石未爲無用也且夫玉者蘊于

石者也吾惡知此石之非玉耶嗚呼其爲玉也人知寶之其爲石也人則不知嗟乎吾無暇以無所用爲石惜而將以天下之不知用石爲天下惜也王君負奇氣好學不倦其志將有用于世而不得施設其亦有感于斯石乎雖然王君之所以愛之者則非直是也昔者米芾好石芾之所好奇石耳奇者悅乎人頑者全乎天奇者章乎外頑者全乎性故曰溟溟濛濛萬物函容天地至幽莫測其窮無所可用萬物咸從嗚呼王君可謂知所愛矣

禮論

凡人不得其平則爭而人之心又必不能平故聖人作禮以平其心吾見天下之巧詐者矣曰若是則我勝人不若是則

案在文集

八

人勝而我負嗚呼彼其勝我者必其智其能之不若我者也若我者我不能勝之矣勝我者彼又將勝我然則勝負未可決也且夫吾力能勝百人者不可謂天下無勝千人者也推此而上則雖勝萬勝億將亦無可恃而何以爲必勝哉雖然其所以爲此者則有故焉彼蓋未知登降揖讓之節親疎貴賤之分無謙讓無等衰彼其于人泛泛焉而無以相繫則誰撫之誰恤之誰尊之而敬之勞吾知其無助也憂吾知其無分也勞無助憂無分則不得不思所以禦其憂勞而千萬人之張之敵者又岌岌乎有不能禦之之勢于是姦詭詐佞之念橫生遂至于無所底止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就人之所自有之理而文之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

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孟子曰人皆有是四端也因其各有之心而施于所宜發之地人皆安焉父母生而知愛者也于是制昏定晨省之禮以成之兄弟生而知友者也于是制隨行鴈行之禮以成之君生而知尊者也于是制南面北面之禮以成之夫婦生而知親者也于是制同居同廟之禮以成之因其心而制其事使其親疏貴賤之相屬者情有以相聯義有以相結乖離滯縱之漸有以相禁而無所發故其民相依以生相保以死相慶以喜相救以患難紛爭攘奪之形不作于外而巧詐姦宄之心不作于內矣賈生曰法者禁于已然之後而禮者制于未然之先故曰禮至則不爭蓋先王所以平天下之心者恃有此具也夫天下雖有傑悍之夫臨之以禮未有不馴者然則天下所以勝人者孰有如禮而胡以巧詐為哉

明論

凡人之明有可知有不可知夫惟聖人能無不知無不知者雖有不知而不害其為知常人不能無不知即有所知而未必果知故求知之道在屈所知以養其不知故吾之論明也不以明論人而以人論明今夫海泛泛乎其廣且大也江淮河濟并百川而共歸之浸浸乎其受之而不溢也洩之而不窮也盤之口實大于甕而甕之容實多于槃聖人之知大受而大出渾乎其不可知也海也庸人之知出之多容之必少故宜為甕而不宜為槃月與星並縣于天星不若月之明也

然而月與星並則知星之不若月不並則不知星之不若月也嗚呼世之有星之明者吾甚懼其不見有月也夫以一緇之火欲鑿一室之物此固未可以盡見也然而物物而燭之寸寸而識之吾未見其不盡一室也唯其稍有所見而止故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苟自知其為緇也見一物焉曰吾豈足以審此物乎既審此物矣曰吾豈足以審此室之物乎由其所見以及其所不見則一緇之明未必不審于巨燎也嗚呼聖人吾不敢知也常人其慎所屈哉昔者齊桓公之待管仲也重之為相尊之為父管仲一言惟恐其聽之晚也桓公豈絕無所知哉誠以其知小故屈之以自養耳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然觀其戰于城濮也不棄與人之謀孰謂人可不屈哉心之虛者識必靈養之久者見必大吾故曰求明之道必屈所知以養其不知也

與崔格卿書

僕與足下童穉之交也竊嘗謂交道之壞久矣以世故交者交盡于世故以意氣交者交盡于意氣古之所謂心交者善足以相勸過足以相格疑足以相析若周旋之故飾其外傾動之念塞其中相蒙相避之不暇其猶能相長乎記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惟學所以同其心惟同所以成其學故嘗謂擇交者必就于學以得其心之所同始與足下同就外傳時俱幼嬉戲終日輒怒輒喜莫逆也未半載足下西去不相見

者五六年歲丁未始會于京師居相近也得朝夕相過從知足下之學日進鬱鬱乎有成人之望矣未幾足下又去又四五年復來京師當是時人以足下為有名士風然僕與足下交也由是遂疏嗚呼人之交友也就人之榮引人之重而僕顧反是僕之不善交也彰彰矣然愚以為人之取于道者周其蘊于內也遠今之所謂名士者豈古之所謂名士乎足下所喜者金石文字目之所見必得而得已夫有所甚者必有所蔽以足下之才不用之大者遠者而區區是物之好不暫釋于其懷僕固疑足下之有所蔽也夫苟有所蔽則其精神將不足以受天下之大而其器識膠固將亦不能來天下之善故且自疏焉以窺足下之志趨所就蓋區區之心二年于

皇在文集

卷五

茲而今者一旦釋然信足下所蘊者深而僕實不足以窺也然亦幸而不敢以為能窺而今日得見足下之深也夫以天下不可多得之物意之所甚愛寶之者四五年一旦以為非義舉之與人如棄敝屣絕無艱吝之意者非明于義利之辨斷然自克孰能若是之果哉足下之不蔽于所好如此其達也足下之就善如此其速也然則足下學道之徒而僕以今之名士待足下則僕之淺也僕雖無知然見富貴勢利無所慕聞人之變禮義趨便利則為之面熱汗流而已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倘足下幸而教之扶翼以使其成就或無累于足下之交乎又不識足下許為同志否也僕生二十年少不知學聖賢之書多所未讀自顧此身耳目手足未有所

措置誠欲求益于足下非敢謂與足下有相長也然惟素心不敢周旋于世故不敢傾動于意氣故敢以昔之疑足下而今之信足下者陳于足下既以訟僕之鄙且欲與足下相勗于學也足下其亦察之

養心論

凡事之動莫不役心心為事役則將隨于事以為變而不得自主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吾心之用也耳目鼻口四肢者吾心之官也耳欲聲而心為謀之目欲色而心為謀之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佚而心又為謀之得之則喜失之則怒撓之則哀迫之則懼繫之則愛觸之則惡耳目鼻口四肢者逐逐然享之而心做做然役之然則喜怒哀懼愛惡欲祇以

皇在文集

卷五

供耳目鼻口四肢之用而吾之無心也固已久矣且夫聖人豈能外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以為心哉情者心之見乎外者也心者情之宰諸內者也內者主而外者客是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不為耳目鼻口四肢之用而為心用聖人之心主有常而客不足以乘之常人之心不足以為主則必審之于客而使無為其所撓水之清者多在澗木之密者多在山非山之木易長而澗之水易清也其得雨露之澤深而無牛羊斧斤之賊也其得隄防之勢阻而無塵泥穢惡之入也人之得乎天者曰消而習于人者曰積雖欲心之存其又可得乎若使旦旦而自新刻刻而自反使不賊于斧斤使無滄於泥滓雨露之澤畢受防範之勢恒密鬱鬱乎深林之勢可望矣

激激乎淵源之幽可指矣巍巍乎反諸天而得其本也浩浩乎行之外而應之內也凡事之動無不從心而養心之道亦備矣

長河修稷圖記

苟有以寓其意順適其志氣則雖一成之邱一畝之沼樂之悠然皆與崇山巨川等京師故燕薊之地土地平曠壤墳而水漂游觀之地蓋少城之西偏有釣臺者金莊宗之故址也下臨長河環植天桃楊柳之屬都人士游宴者屬至辛亥上巳吾兄子靖邀同志者往修稷焉其明年又往且爲作圖而同遊者歌詠其事予家山陰山陰之山水甲天下使吾兄在故鄉徘徊蘭亭之間慨然想永和之風其樂豈今日之比哉

雲在文集

古

雖然茂林修竹何處茂有而蘭亭獨傳者非以遭右軍故耶夫一觴一咏之間樂未畢也感慨係之吾烏知右軍之果有樂于蘭亭耶即又烏知右軍之不遭蘭亭而居荒曠決溱之所即無以寄其樂耶然則茲之樂即以為無殊蘭亭可也今日之樂即以為無殊右軍可也兄之敘言多感今傷往之懷夫地者寄也哀樂亦寄也當其寄百世如一晷也不當其寄則吾昨日之所樂今日爲之而不適又何暇來者之慨乎而修短之化不能喻之于懷此則右軍之蔽也兄何悵焉予忝從游愧不能詩退而爲之記云

服說

喪服之制有親有尊又有降有從有報親也者自吾之所生

以及吾之所自生者也尊也者自吾之所貴以及吾貴之所貴者也降也者本吾之所尊所親而有所受者也非吾之所尊所親而從吾之所尊所親服之者從服也吾爲人之所尊爲人之所親人既親吾而尊吾于是以服吾之服服之者報服也夫吾之所親吾之所尊而于是服焉情也何爲而有降也從也報也聖人蓋知後世之必有疏其親離其尊者矣故立之法焉使後之人知吾之所尊所親者之所尊親尙不可忽如此也蓋以見吾之所尊所親者之不可忽也使知吾之所尊所親猶有所屈如此也蓋以見我所受于所尊所親者之不容不伸也使知親吾尊吾者之不忍薄如此也蓋以見吾之所尊所親之不忍不厚也且夫聖人亦知哀出于心非可以法求矣然而必爲是法者聖人不得已之情也後世之人之不免于疏其親離其尊者聖人之所不能禁也不能禁而不禁是使君臣父子無以相屬也其心雖不能稱吾教而其居處衣服使不敢越吾之法故雖疏其親離其尊者咸得自反而得其尊尊親親之心是故爲之衰以哀之心爲之負以哀之背爲之經以哀之首爲之帶以哀之身爲之非以哀之足爲之杖以哀之手爲之哭泣以哀之聲爲之苴斬以哀之貌爲之稽顙躃踊以哀之動爲之倚廬苦塊以哀之居處爲之餽粥以哀之飲食而于是爲之節文以差之虞祔練祥以殺之其汚也雖情之至勿敢遂也其隆也雖情之衰勿敢懈也夫然後服其服處其居親其聲容飲食而尊尊親親之

雲在文集

古

心油然而生故曰禮有以故與物者此之謂也嗚呼喪禮之不講久矣士大夫家至不識衰經之制其至性者曰惟其戚而已飾于外者何為焉嗟乎先王豈不知哀之者雖不飾于外猶不廢其尊尊而親親乎而必沾沾焉情而盡制者必將有所不得已也古者傳重三年唯適孫為祖耳喪服曰為人後者斬說者曰不言父若祖曾祖可也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說者曰如其倫之喪也不言父宗子無父也祖父母如倫之喪則不為所後者傳重加也以此知宗子不孤為其後者亦不三年也後世尊母如父又尊凡所後者如大宗因以尊當室之服如傳重而三年之喪始廣失其意矣雖然君子之有其服也則思稱其文

雲在文集

五

至于總麻袒免且然而况其為三年者乎予表叔計伯英遭所後祖母之喪于京師哭泣如禮不以情之輕而殺其文也其明年始克奔以葬詩曰庶見素冠兮言喪不可不慎也君既不愆于始矣則其葬之不違于禮也無惑乎于其行也為服說以遺之

樂毅為燕破齊湣王亡走齊城之不下者惟莒即墨圍之三年不克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毅遂走趙盡亡所得齊七十城

夏侯太初論之曰毅以天下為心者將以二城而致天下故不忍拔城而業乖蘇氏曰自知其可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可霸而而霸者五霸也以霸佐之才而欲行王者之事毅

之所以中敗也以吾觀之二子之論固各有當者然而俱未可謂知樂生也夫昭王之卑身下士志在報齊而已非有取天下之心也樂生之立功成名亦自比五霸而已非有安天下之道也彼其約趙結楚追亡逐北收蓄積遷重寶未嘗行王者之事也既以力勝全齊而特恃此區區二城以行仁義其于王道不亦細哉吾又以知樂生之必不若是愚也夫以齊之大湣王之雄一旦盡滅之天下將必震動震動則其仇我者眾仇我者眾而國危矣夫差之敗齊也未幾而滅于越宣王之滅燕也取之矣而諸侯畔夫非以滅之甚而仇之者眾哉使樂生盡燕之銳決屠二城齊之遺民一旦有變而天下環起燕將何以當之故且逡巡焉以待二城之傲斯可以

雲在文集

五

收齊之完而無後患此正樂生之所以為伯者之謀也然則何不休兵息民以待其歸也曰勢不可也田單賢將也而襄王明主也假二城之勢以號召齊之舊臣燕兵朝罷于莒即墨之下而齊禍夕起于七十城矣蘇子之所責于樂生者又非其勢也且二子以為舉全燕之兵以決齊之二城勢若振槁乎則又不然田單之與騎劫智愚之相懸也明矣燕軍大破齊城盡復騎劫還保聊城田單圍之三年不下况以安平之智而激莒即墨扶義之民三年之守豈為過哉故以謀則未可速決以力則未可遠勝而勢又必不可息兵故曰樂生之敗非王道之咎二子之論非明于事情者也

與崔桂五書

桂五足下自別之後絕少音問相知之情固不以書疏爲也
格卿四兄中道妖喪言之傷心其楷隸書固已可傳于世然
特其小者耳年來頗能講實學立身克己孳孳不怠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僕甚惜其道之未聞而死而志之不得伸
也僕雖無所得于學問而竊慕聖人之道記曰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僕嘗以是遺格卿格卿亦不以僕言爲謬嗚呼今其
已矣僕于足下昆仲童穉相善在南中時字卿格卿相處最
久而識足下獨遲曩在京師不半載晤一別輒五六年而字
卿亦別久比年來得朝夕相過從者惟格卿一人去歲又與
僕同師受業每講肄之暇便得終日談方謂朋友之緣天獨
使我于格卿厚而恨足下與字卿之不得偕也嗚呼孰謂其

雲在文集

卷五

取士
止于此耶夫人相處已久一旦別去猶且惘惘終日况所同
志者而生死訣乎嗚呼格卿復何可言僕之作書本欲開足
下之哀下筆輒恨不已無乃重戚足下然足下之哀固無
可開者聊以當唁不復多云
天下不患無才吾未見今之才少于古之才也抑何天下之
才之少也昔者周之時公卿以至羣吏皆得其人其詩曰嗟
我懷人置彼周行周行列位也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當是時天下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其詩曰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言禮樂之盛無不遍也其農夫庶人莫不有忠
信之望其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撮庶人之服也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中林之野人莫不可任股肱腹
心爪牙其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于城肅
肅敬也言置兔而不忘敬將帥之選也文王周公立于上而
士之盛如此其後政衰德薄則士隨以微詩人傷之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夫豈天之于才有時而生有時而不生耶或
者上之人無以取之也古之養士也入以孝出以弟八歲而
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和之音聲節之弓矢然後興之鄉里
而造之司徒少不失職長不失行吾之所教者即吾之所取
也吾之所取者即吾之所任以事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斲譽髦斯士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其
取士有此道也今者以制藝取士工于詞句者即列上選外

雲在文集

卷五

而爲縣令治百姓羣吏內而爲部員治文書案牘其入于翰
林者則惟以詩賦爲事不數年亦出而爲有司矣亦易而治
文書案牘百姓羣吏矣夫上者下之所向而從者也上以是
求下下即以是求上上以詞句取士而欲士之以德行道藝
應上必不能也上之求士以治百姓羣吏案牘文書而責之
于詞句必不能也今夫南人操舟北人牽車不相習也良工
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有所化之也孟子曰有
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曰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責之以詞句而任之以治百姓羣
吏文書案牘是何異楚人而齊語哉或曰六經者先聖之所
以垂教後世也爲制義者必治經則聖賢之道備矣夫以道

義求者應之以道義以詞句求者應之以詞句上之人曰如是為工如是為劣下之人亦曰如是為工如是為劣則是上之所求本不以道義也是故曰誦孔子之說考三代之治及見言仁義守廉恥者相聚而笑之矣然則幾何有古之士哉故為今計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而論者猶以為難何則古者之制黨有庠州有序其課之也密其較之也公入于太學則王太子王子公侯之庶子國之俊選皆同學也責而出學移之郊移之遂遊之遠方終身可以不齒也今若舉取士之柄歸之于州縣之吏是開奔競之門而真才愈不出也竊以為法古者不于其跡而于其意書曰敷奏以言文者士之言也取士不病乎言而病乎所以言者今之所謂時文者即

東坡在文彙

卷六

古之所為經義也然經義以言道也時文以言詞也誠以今之時文易為古之經義則文章之美不廢而經術之才或出矣今之所謂策者非古之所謂策也古者以天下之務為問而以經術為通今者以剽竊為事而上之取之者亦以駁雜為宏苟盡禁止其所謂駁雜之論而切問以時事使之盡其說則庶乎其材之優劣不可掩也今夫言之而不能行者有矣言之不能而能行者寡焉言之既謬而曰吾能行則必無之理也故就其能者而試之幾矣若夫詞賦之文則亦盛世之飾也固不必去然亦何足重哉

孔子從周解

孔子曰吾從周孔子固周人矣以周人而行周禮何擇而從

焉曰孔子般人也記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則行禮無變于其俗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自防叔至孔子固已四世而孔子之在宋者猶世世為卿孔子用殷禮也孔子之從周其亦以殷制之不若周者易而就之歟惟其尚有爵祿列于朝而又有三世去國之遠故得擇取宗周之制而兼用之因以寓百王之大法孔子于魯則曰父母之邦而又曰某也般人也其意固彰彰矣公西氏之徒不察及其葬也用三代之禮為志夫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孔子般之子周之臣而固變禮易樂以自表異哉

周公執贄見士辯

東坡在文彙

卷六

荀卿稱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王荆公作論以為周公之時修法以造士士當在庠序不得與公卿游周公當薦士于天子亦不得與士游予以為不然周公不如是趨士士安得為周公用周公之見士者公也非私也士之言于周公者公也非私也士何嫌于遊公卿之門周公又何嫌于與士遊哉且亦安知周公不已薦舉之朝也或曰既有職矣則當以爵見周公位冢宰不當執賓主之禮是又大愚也至尊莫若天子然有師焉者有友焉者豈周公而以冢宰傲士耶且又安知其非始以禮見之而後舉之耶夫庠序之法所以造士也至于士之所以為用則非法之能具也

故聖人以意率天下而不恃法故法可以治人若第以法者申商之爲也而以此測聖人不亦謬哉吾觀荆公之言語文章實見周官之制而其爲政抑何戾也豈非不務仁義之意而第守其法耶

史記儒林傳論

記曰無爲而爲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余謂此非孔子之言傳之者之妄也夫學者以立志爲本昔者孟子著書明王道務在去利崇仁義夫不去利而能爲仁義者未之有也天下因利而行仁義者有矣君子病之以爲久假而不歸也況以利而誦仁義之言而絕不爲之者乎余讀史記儒林傳曰嗟乎儒術之壞自此始矣古之養民也立庠序學校以教之升

之司徒司馬以寵榮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婣任卹進之以

智仁聖義中和範之以禮而和之以樂使其心知道之實有可樂而非以爲榮寵也其所以榮寵之者亦爲取其所有餘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爲之報也故學者多有廉恥之節而士大夫無相背之行漢興幾百年歷文景之治而後學校立寢寢乎固一時之盛也然其所舉者治六經之說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選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誘之爲博士弟子爲郎中爲秀才異等釋奠舍采誦弦書禮之教蓋無聞焉而自布衣爲天子三公者乃公孫宏等而申公韓生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則是風天下之爲學者治章句以爲榮寵之資而爭爲阿諛之術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顏而爲儒林而不知

愧也當周之衰攻戰從橫之術行然孔子之門弟子游夏之屬各有徒數十人後百餘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盡燒天下之書殺戮諸儒然陳涉起而孔甲從伏生之徒猶守其遺經以至漢豈非先聖人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而無爲而爲仁者人之良心未盡泯哉漢之舉賢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較唐宋爲盛其使天下驚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則學校之失也公孫宏之曲學阿世諸儒詆之學校與而倖進之徒得所資而起而老師宿儒不得復以道正其失其有異己者共擠而排之而漢遂無儒矣太史公敘云建元元狩之間文辭可觀傷儒林之徒有文辭自此始也故學校不壞于周之廢而壞于漢之興則公孫宏之罪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叔孫通制禮而先王之禮亡公孫宏崇儒而先王之教亡其遺害百世曷可道哉

卻宛論

費無極欲譖卻宛謂宛曰令尹欲飲子酒宛曰我賤人也令尹將來辱吾無以酬之遂用無極語取五甲五兵置諸門竟以是見疑子常盡滅卻氏之族黨楊子曰勢利之害人甚于水火世之人不思也小人而趨勢利也有小人爲之援尙猶及焉况乎衆小人之所以擠君子者勢利也而君子方汲汲焉幾倖小人之勢利以求免其及于禍豈不幸哉卻宛楚之賢大夫也子常初未嘗欲殺之使宛聞子常來好謝之卽來而以禮待之無極之讒尙未得行也不知出此乃欲以賄

取子常豈非託於亂國惴惴焉恐及于難而思自結于小人哉嗚呼君子不幸而死于亂猶不失為君子也君子而為小人之事以死若此者吾甚哀之武安侯為相與灌夫言欲過魏其魏其與其夫人夜洒掃早帳具平明令門下伺候曰中丞相不來兩人卒以此生隙且夫魏其嘗為丞相矣當其引卮酒諫上不得擅傳梁王及推隆儒術貶道家言意且不知太后天子之貴一丞相來何榮于魏其而汲汲如此何其悖也豈非是時嬰失勢而急欲自結于蚡哉韓安國坐法失官居家以五百金物遺田蚡乃為北地都尉遂為太尉然而田蚡死安國亦卒以左遷至歐血死使安國不急于丞相其病蹇將屯必不至默默以死使安國早知其卒不得相必不以

與在文案

手

賄求都尉故君子行道而身榮是兩得之也失其守而身殆是兩失之也觀三人者之出處禍敗後之君子可以戒歟

讀史記循吏傳

太史公作循吏傳列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且遷之書上自五帝下至秦漢而此五人者皆在周之末世又公孫敖子產公儀休非以吏治為名而奢與離又絕不載其政蹟世多以為疑余讀其敘曰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其意蓋慨自漢之吏不師聖人之道不知孝弟廉恥之教而為一切之治民俗日以媮姦偽滋起上不知所以移易則務以刑罰相勝酷吏自茲月去峻而不得其平上下相訛浸以誣言故推其本以為為

政之道莫如修身導民于善事有統紀上下有體奉職莫如任官守法莫如不阿故五人者莫不先自修而後及于民而奢與離者尤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若夫上不及三代之政下不及王成文翁者蓋以為古道遠矣其下者則不足道也

讀平原君朱建傳

嗚呼利之中人也何其易哉蓋自世道衰禮樂廢人皆不識道義之本故雖有一二自好之士知不以利陷其身者一旦為事物所誘而不自知夫既于道不明則于是非也無擇是非不足以自擇則利之重可以奪義其為利誘也不難矣觀夫平原君所以交辟陽侯者五百金也平原君豈重五百金者哉其意以為有厚于吾母者吾不可以不厚之云爾而豈

與在文案

手

知為陸生所賣哉故君子必明是非而後能決于義利之際聶政之隱于屠也以百金狗韓傀荆卿之雄也以駿馬婦女狗燕丹嗚呼士之于世自處何其難也陸賈之為人可謂智巧兼全者矣受其成不與其敗然諸呂之難辟陽侯以陸生平原君之力全卒之平原君死而陸生免官其于辟陽侯則善矣何足取也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季布知其非長者也而曹邱生以一言逢之遂為上客嗚呼豈知彼之揚吾名于當世者乃所以敗吾名于後世乎

與惲子寬書

日者出城與足下聚語終日當時不覺也既而思之不幾孔子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耶以吾與足下之交不當如

是足下恭于兄信于友僕與足下久處未見足下之過足下其有道者耶雖然足下之為人足下之兄稱之兄之友稱之已之所與同道義者稱之而又未嘗有見其過者在足下其亦有自信其道而不謬者耶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傳曰以為易則難者至矣以為難則易者至矣夫所謂滿非必恃慢之謂也苟以為是則滿矣所謂易非必輕忽之謂也苟以為能則易矣僕願足下益進于是以全其德也僕無似言未必當特以謝前日之愆幸垂察紹文叩首

崔格卿傳

崔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貴為國子監生一應順天鄉試不第乾隆五十八年五月病熱七日遂卒年二十四娶童

氏有遺腹未彌月而殞竟無後格卿父曰龍見以進士歷官荆州知府兄曰景儀官翰林院侍講格卿既名家子儻有才氣工八分楷書學為文志高而氣深弱冠游京師公卿間交稱譽之武進張先生皋文格卿與為友既數歲乃曰吾擇可師者莫如先生遂執弟子禮甚恭時余亦從先生游每格卿來先生與之論仁義之說格卿聽不倦退而告人曰先生幸教予予其可負蓋自是益勵志聖賢之學矣格卿好金石文字嘗說人一善本帖攘而取之五年弗反其後有以非禮開之者即日出還之曰吾以善言為寶也嗚呼以格卿之為人而天假之年其立身學問必不止此雖然世之壽考而死者多有而若格卿之立身學問者幾何哉然則世之壽考而

死者吾不知其果孰長于格卿也

記丁烈婦

烈婦宜與人夫曰丁三郎世家子也嫁未踰年三郎死婦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測也後四十九日既奠婦出就位立視紙位久之拜拜時若聞其呼三郎者遂伏地不能起遽掖之則死矣昔先王制喪禮哭泣擗踊有數蓋所以達人之哀即以節其生也婦惟自必于死故不宣則其一哀而至于死宜也雖然婦苟不死孰知其哀之至于此極耶告余者不能記其氏故闕焉

記烈婦沈氏

烈婦姓沈氏懷遠人嫁同縣秀才某生子十餘歲矣乾隆五十年懷遠大饑貧無以為生計夫婦相謀同縊死及秀才已就縊目婦婦不行秀才曰汝改悔耶婦曰戲耳何遽至是秀才大恚曰不死當賣汝婦曰賣不勝死耶遂賣之得錢若干秀才父子得以濟婦既就賣家默入幃中縊死嗚呼秀才之欲賣其婦也以其有外志也婦惟知不有外志則其夫必不賣已不賣已則其夫與子必死傳曰非死難處死實難婦之處死何其善耶又聞其後秀才父子相繼登第而秀才亦仍復迎其喪歸由是觀之世之處行善而無報者亦可愧也

李氏花木記

余讀書于西安門外李氏庭有花木數本高或出簷大或盈拱余謂主人曰樹此幾何主人笑曰是吾之手植也十八年

矣指其最小者曰是南崖尤難成室之西偏有槐焉曰是方
四五年大倍蓰于此然又不若彼精也夫椿不樹而生不培
而長戕之不死不數年而覆庭宇然其遇春而花憑風而搖
其臭四達人皆惡之故其大者卒亦寡焉余聞之默然既而
思之豈天惡善而喜惡也抑天下之物多惡類而善類之氣
不勝耶然而槐與椿雖大花雖小其貴賤異也况又有惡而
戕之者耶然則其不為速成者即其所以自異也抑又思之
地之生木一也而產于南者植之北則長也難然則物之不
得其所豈非其不幸哉

喬如壙
喬如壙之子也于吾父為長孫生三歲而殤于京師某

和禮吾父既葬而喬如殤嗚呼喬如其為吾父之卒而生耶
與曰當歸于江南從吾父焉喬如死以乾隆六十年三月某
日葬以某日越十月除吾父之喪愍然念之乃碣其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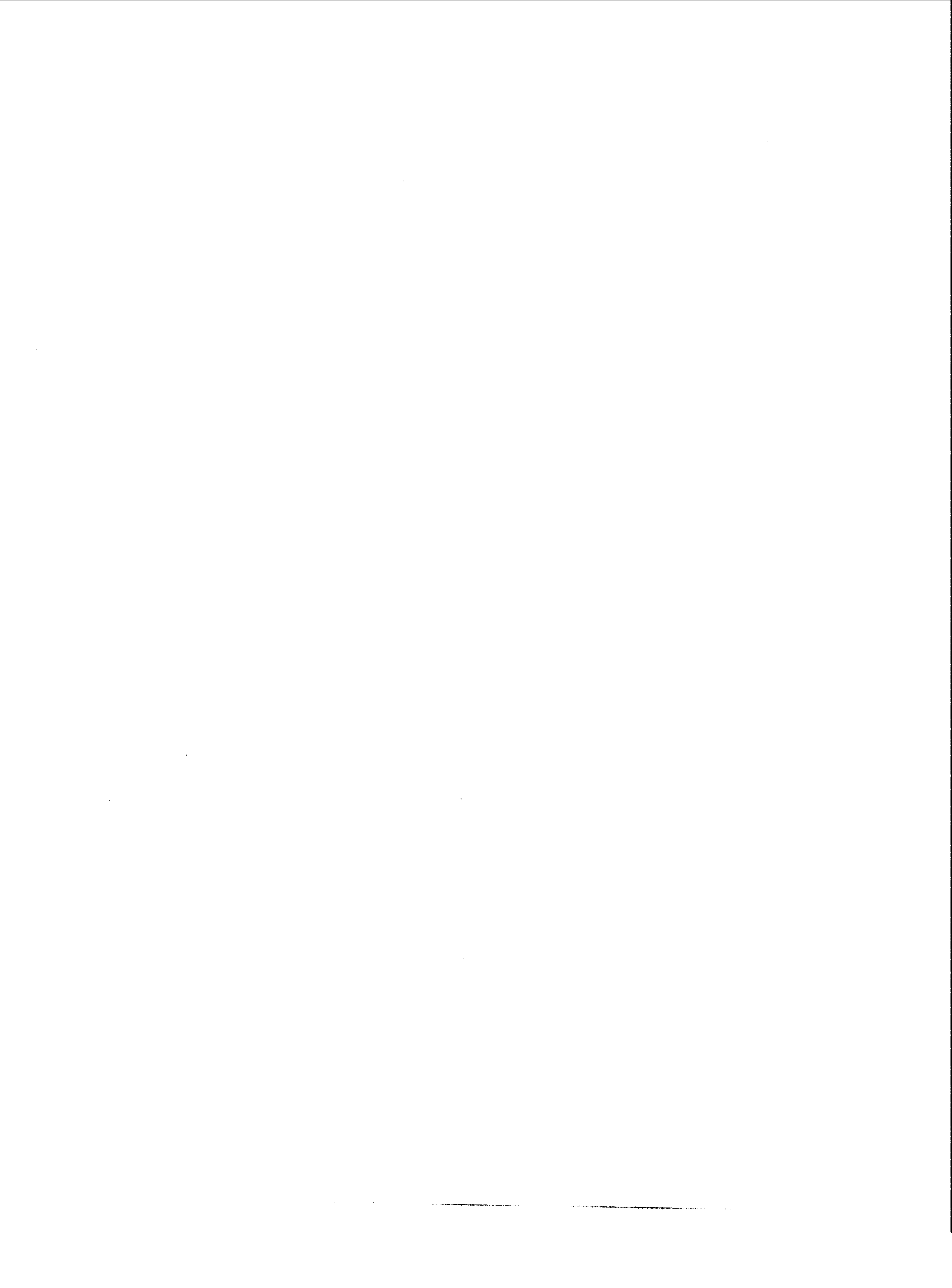
跋格卿書後
余友崔景偁格卿之亡余既為之傳其明年于友人家敗簾
中見是幅無款識余心知為格卿書也嗚呼余不見格卿久
矣見其書如見格卿焉雖其零篇斷簡皆可愛惜况其書自
足傳于後耶乃乞歸而藏之凡書三體其前蓋有臨李少監
篆書紙斷不具嘉慶元年二月十五日展閱誌此
游天鏡山記

天鏡山在富陽縣南十五里自江口入曰小鳩舍舟而上至
山之頂五里兩峯夾谿崖石交錯自遠望之行若無徑水從
石間下時廣時狹透迤漂怒雲委風屬聲隨態殊與人意近
遠其高激之處則懸而成瀑其下為潭凡水之成瀑者五潭
亦五愈上則瀑愈高潭愈深五潭之激越相應答也山之頂
為天中院游者憇焉外山環之如屏天鐘或名天中院名是
也或曰水在兩山中激宕鏗訇似乎鐘音故名天鐘也余寓
富陽迎陰浹辰泥淖滿路坐卧一小樓咫尺不得出及相約
游天鏡雨霽兩日若有數存乎其間者吾聞縣東南有洩谿
其懸流危瀑可壯而誠倘有高人逸士伏處而樂焉者乎他
日往訪焉

富陽縣佔說巖羅枚聲父周凱仲
嘉慶元年二月某日山陰楊紹文



玉鈎斜裒隋宮人文



玉鈞斜哀隋宮人文

姚梅伯

甘泉城西四里。吳公闢難臺之下。曰玉鈞斜。隋宮人歿葬地也。原草不綠。莖葉亂開。杜鵑天遠。帝子之魂異鄉。蝴蝶春短。美人之夢長夜。紫華一瞬。哀怨千秋。金粉彫於山川。煙花封為京觀。用拾椒風之事。以當薤露之篇。辭曰。白雉蜚。似社滅。元龍化。姬鼎移。驪鳴。太子經。燕涎。皇孫啄。傾城哲婦。索家化難。自昔為然矣。然難援此以立汝宮人之罪。汝宮人者。不過備位九嬪。充一百二十人數耳。價不直三萬金之聘。位不居十二星之尊。而竟使北嶽溟濤。陰天村絕。沈豔睇。招花之魄。聚單衣。泣月之魂。辱非潤而玉樹彫。易江秋而素馨萎。其孰致之然邪。夫不立天定。禍明為鑒。而荒淫非度。者。煬帝也不取周姜。楚鄧為師。而順意曲從者。蕭后也。意在廣陵。何如一幸。非后之變。帝以為禍始者乎。后之弟懷靜。因乘勢建開河之議。諫者多死之。役丁夫五百萬人。置離宮四十餘所。乘二百里西苑。營千萬戶。迷樓充役。宮良家女數千。翻一院十六人。舊周惟時。嬉沙棠於太液。后實從焉。一趙婕妤也。蕩采舫於西湖。后並偕焉。一陳

卷二 玉鈞斜哀隋宮人文九

香 鮑 敬 也

金鳳也。而宮人遂敢服妖效。尤。盡寵。龍。鳳。揮其翹。必翡翠與桃葉。揮其鬢。曰翻荷與坐愁。鳩履飛。鳳。鳳。錦。銀。泥。緋。羅。盛。金。以。為。被。五。色。夾。襯。單。羅。花。籠。以。為。裙。於是發姿媚。八萬四千懸寶珠。一百二十。陳宜華。賜同心合也。沈。整。華。署。長。秋。書。也。香。嬈。擗。字。慧。心。也。警。兒。解。夢。靈。舌。也。周。晨。光。辨。酸。梅。味。也。楊。明。霞。報。玉。李。榮。也。妥。之。獨。居。不。聞。再。幸。羅。之。託。疾。無。賴。橫。波。於。月。寶。寫。芍。藥。酣。姿。於。雅。嬈。索。薔。薇。花。笑。惟。時。瓊。屑。靡。而。冰。漿。成。市。甲。煎。沃。而。沈。火。如。山。洛。妃。移。機。則。珠。海。龍。迴。玉。女。行。觴。則。碧。天。鳳。下。御。轉。關。車。一。兩。薛。靈。芸。夜。來。之。雲。環。烏。銅。屏。四。圍。武。媚。嬈。鏡。殿。之。月。信。乎。珠。幌。館。娃。之。開。爽。光。與。脩。明。鬪。妍。玲。瓏。崇。霞。之。臺。旋。娟。借。提。嬈。爭。妙。已。矧。盈。盈。十五。吃。吃。蹙。愁。一。斛。水。傳。花。肉。身。寫。影。雙。附。紅。粉。蕊。迎。釐。司。香。又。哀。寶。兒。之。工。於。承。悅。賦。至於韓俊兒者。侍兒耳。設珠翠香牀。置荊榴寶枕。解馬相如橫陳之賦。通拳夫人素女之經。吳絳僊者。殿脚女耳。靈璣佩之蓮帶。長眉畫以遠山。給五斛波斯之螺。賜一器合歡之果。而皆綠女君。隱嫉香登潛疏。以致來夢難憑。張阿元舊恩中斷。崆峒長隔。吳淑清故里无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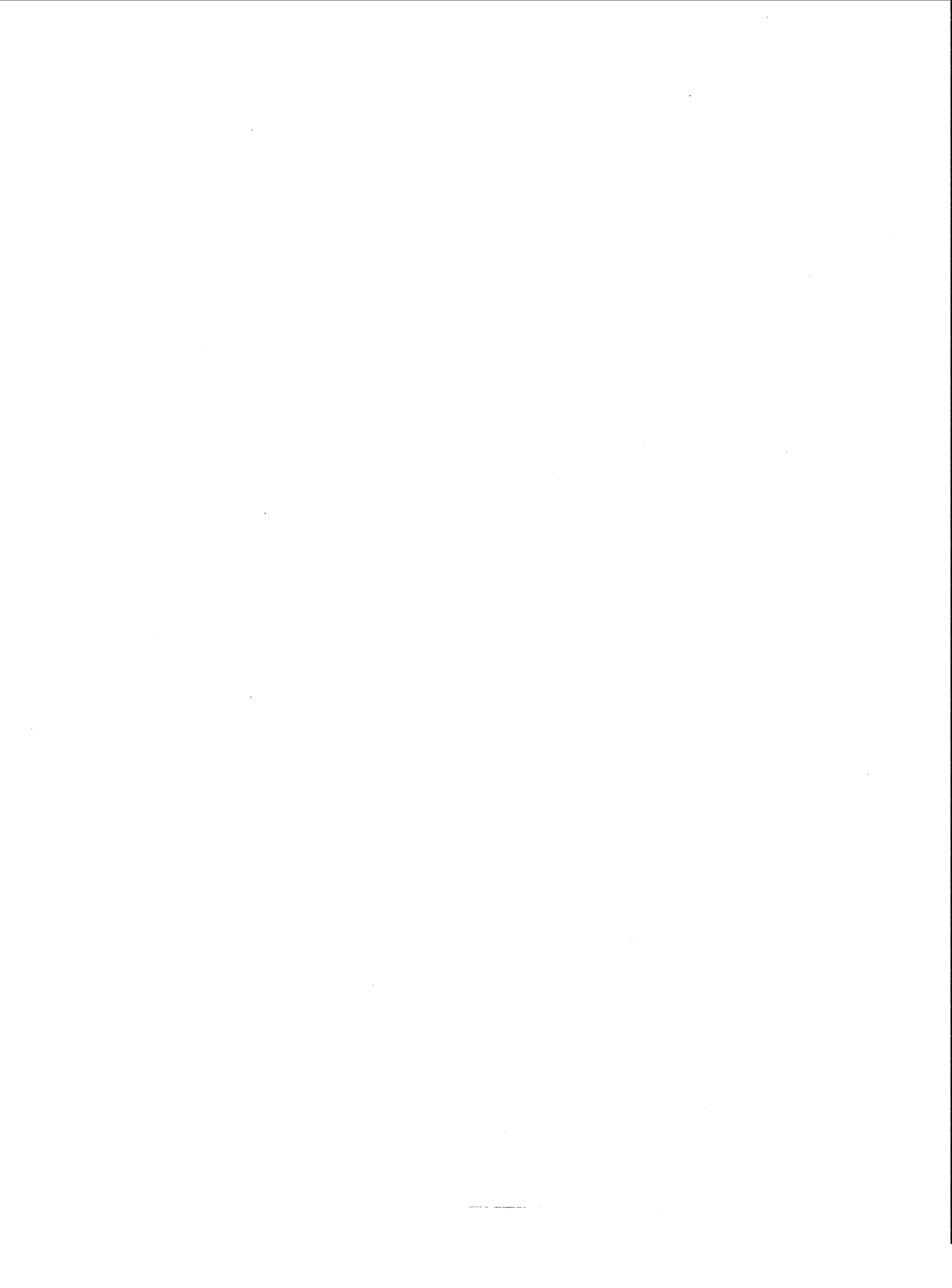
荷謂防其僭而奪倫而志在整宮闈后詎有仁宗誓后之讖謂其禍而忘政

而心常存社稷后豈有慕容股后之仁况汴堤乘舸依依坐臺上重簾月觀凭肩唱唱說東宮時事知時勢去而終於默賺宮人奏而速之刑其又誰也故賦絳綵絲竹之辭知后特假文以自飾繹睿蘭秋菊之語知后久固寵於上心一朝開殿巢巢倒戈入蕭衍踐東昏之闕道成突廢帝之宮焚摘星樓毀流珠閣夷長阜苑傾木蘭亭龍尾斷而難脩鼠腦搥而垂殞應大行殿之讖從長城公而遊為慨然於吟秘洞僊卉詩而翻如桃暈者侯夫人也而早以縣帛亡矣在后既無此先幾揮嵐山潤毛玉而澤比蘭蕙者朱貴兒也而肯以罵殺佞矣在后更遜其節烈忍為之竊紀姬大去之義馳明駝以出關偷蔡女一息之生唱胡笳而返漢後且入唐貞觀宮掖同元夜赦嬉責隋大業荒亡背故恩深重賢婦人當不至斯又安能原情為后宥乎而汝宮人絮影向溷夢散成煙欲效銅雀臺寶履分香招魂於月朝十五皆受磔於司馬之亂軍或類阿房宮慢立遠視不見者三十六年亦同羅慘於楚人之一炬刀兵閃避都鞏難回豈尙有

卷二 玉鈞斜哀隋宮人文十

香 鮑 敬 也

冲華流播改服為尼樊嫗出宮家人語舊者乎雖汝宮人當日未免色婉才變被季蘭之寵榮齒齒折腰學孫喜之盡媚亦不過如河東輕鳳翥贊帳夫容南唐娥皇唱琵琶煙月既不以洗兒錢造孽從祿山謔飲於便殿又不以鴉鴉袋構獄遭海陵手刃於門樓其次者厠順容習樂之班儕充容分脂之例為裏頭內人供掌茶泔衣之職為袍袴宮人隸執拂掃盂之司間或有押竹灑鹽邀恩晉武尚衣巧笑獲寵魏文而即云困民役於昆靈明光寶綠李夫人哀嬈之怨尖兵利於淮南寧鄧盡關潘玉妃貼地之蓮此汝宮人所歎恨含冤不瞑目於泉下者也嗚乎奈鑽鑽滅啼光汾之蠅帖金殿香殘走蕪城之樂鹿雷唐莫雨閨玉管朱絃之聲盤苑西風逼荒楊衰草之色苟或被昭華之寵名已沒其朱斐班或著辭釐之賢事且伏乎彤史絡綱之晨窗綺綠早絕飛灰愀愀之夜帳甜香空翠斷淚金龜長化絲鳳皆墜等素之內人斜猶唐之野狐落明珠翠羽弗魅蕭生月地雲階可逢僧孺十四載無愁天子抵得麻胡盜首撒手虛空千百劫薄命佳人好從欲界回頭齊心悔



斷

未

畫

庭

巢

稿

20720. 0120.

文

孔子刪詩書辨

世謂孔子刪詩書其說非也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尚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為尚書百二十篇此刪之說所由來也考左傳所引之詩共二百七十七條而不見于詩者僅有其三如成九年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敬仲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之類是列國公卿自引也信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賦河水之類是列國宴享贈答所引也國語所引凡三十一條而不見于詩者僅有其二如衛彪王飲賦及公子重耳賦河水是也至若論語所引以及禮記如射義曾孫侯氏八句緇衣昔

我有先大戴禮如驪駒在管子如浩浩者莊子如青青之蒨正八句大戴禮門四句管子水四句莊子如青青之蒨書不見於詩者亦罕使古詩有三千餘篇則所引之詩當十倍于三百五篇豈反不及三百五篇之十一是詩之逸而非孔子所刪者於此可見况國風有淫奔之辭亂世之音悉皆采錄而諸書所引逸詩亦未嘗無義可取豈孔子必欲刪彼而願反存此乎至史記言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下未嘗刪去猶之緯書言帝魁之書迄於秦穆不應孔子所刪之篇如是之多而古文秦誓之後卒無一篇被刪即如左傳定四年祝佗告其弘言魯命以伯禽言衛命以康誥言晉命以唐誥是伯禽之命康誥唐誥皆誥體也而孔子必刪其二而存其一何也此可知二書之亡亦非孔子所刪也况正義

云尚書遺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豈有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孔子刪存百二十篇之說是刪書之不可信正與詩無異矣

三代田制異同說

周禮小司徒注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萬井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沚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周之田制也徵之詩則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考之國語則曰有田一成是周之田制即夏之田制以溝洫沚涂觀之夏殷周若不相因而必欲改作恐易代之際天下之民皆不得而安即聖人亦心有所不忍力有所不能然

則何有五十七百畝之異或言尺有長短則其數有多寡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則周田之多于夏殷固宜然百畝可為百四十六畝則以夏視殷尚近而以夏視周則大相遠也又考之遂人上地夫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田百晦萊二百晦故說者謂夏五十畝其五十畝是萊殷七十畝其三十畝是萊概未可知然一井內豈田萊參半乎大抵夏時水土初平則土曠人稀故授田五十畝其為畝也大殷周疆域漸開則土闢人稠故授田七十畝其為畝也小名異而實同以新一朝之耳目要之溝洫沚涂夏殷周莫不相因而未嘗改作不然秦用商鞅始

開阡陌此井田之所由壞豈三代時而已遞變其制乎

六國論

嘗讀漢史而知沛公起於亭長非有一民尺土而秦之天下遂爲漢有何六國諸侯不足以拒一秦也哉蓋秦非無事之國勢必并吞六國而并之必自韓魏始韓魏焉能拒秦乎當是時若齊若燕趙皆去秦有遠近惟楚與韓魏則與秦爲鄰使楚攻武關魏攻臨晉韓攻函谷合三國以攻秦楚退魏進魏退楚進則秦將奔走南北若楚魏蔓延南北而韓又據其中間則秦將首尾橫決恐漢水以南漸爲楚有渭水以北漸爲魏有而華山之陽桃林之塞亦漸爲韓人之所畜牧如是則秦必敗矣秦敗則三國首蔽趙以及燕齊而趙及燕齊勢不得不聽命於三國何畏乎秦之遠交而近攻也雖然此不出合縱之策即賢於蘇秦者無幾豈足以久安而長治哉天下之所以治且安者不在戰守而在仁義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其知之矣

讀漢書武帝紀

秦以三世亡天下而漢武與秦皇相似則漢之不亡也何故蓋前賴文景之蓄積後則昭宣繼之中興復盛雖輕舉妄動猶不至傾覆而況有晚年一悔足以轉禍而爲福此四百年天下之所由來哉不然開疆拓土無異秦之窮黷也繕錢舟車無異秦之貪慾也宮室臺榭神仙怪異之術無異秦之興土木聘遊觀也然所亡若彼所存若此豈非際乎文景昭宣

秦王之所得罷乎輸臺秦王之所不及悟乎噫漢武之不亡天下良有以也

封建論

夫三代之所以不易亡者亦賴有封建或以崇德或以報功或以展親而天下勢不至于孤立皆所以屏翰王室者也自夏至周胙土不廢然而鑿叔之不咸故周制特隆親親邇夏之時太康尸位而后羿遂篡竊之雖有五子未能興一旅之師以討亂賊及少康立因而立庶子無余于越餘亦罕見至于殷有微箕二國然微箕常爲父師少師則雖有國以爲食邑亦祇毗輔于內耳未聞出封就國使之藩衛於外也孰若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哉蓋嘗謂周道親親磐石之固一成逆節之萌不起雖東遷已衰猶依晉鄭此豈非封建同姓之明效大驗歟即後此秦爲虎狼之國楚有霸王之資而報王尙得居于虛位以異姓封建猶有存者況同姓乎至秦一懲之悉廢封建而爲郡縣謬矣漢魏而下同異姓或封或廢或封之不當而終至于廢或廢之當懲而仍失其封故通考云列侯不世襲始于唐親王不世襲始于宋使欲列爵分土而復三代之制豈易言哉

廣養生論

嘗讀嵇叔夜養生論約其大旨內而寡欲外而服食其所以養生也至矣由其道以爲之不以聲色貨利累其心以害其身恬淡虛無歸于自然豈非老子之教莊子之學也哉雖然

以聖賢之道觀之竊以爲有未盡者何所見之不廣也夫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云云此記聖人飲食之節未嘗言服食也而所以養生者自在其中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未嘗不言寡欲也而所以養其心者在義理之心非徒養生也大抵異端之養生不過養其身聖賢之養生有以養其心是故食則與之于農使人人而無飢衣則勸之于桑使人人而無寒教則示之于禮樂使人人而無悖逆之患政則嚴之于禁令使人人而無刑罰之傷此豈非人心之所同欲哉以眾人之心爲心則其所以養生者愈廣不然帝王之憂勤惕厲非不能恬淡虛無也而孔子之于春秋孟子之于戰國亦非不能燕居以自安也蓋欲養天下之生以爲生豈若養生者之不外乎一己哉吾故曰叔夜之養生有未盡者彼蓋所見者小卒死於非命耳

勸善類編

五

通國叢書

釋周禮刑制

周禮之刑有五野刑施于六遂而遂之刑大約與鄉刑同如不孝之刑不睦之刑八者是也故鄙師察其媿惡而誅賞媿謂成于鄉三物者惡謂陷于鄉八刑者國刑施于國中如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也按自國而鄉自鄉而野其餘都鄙與鄉遂同鄉及國中之獄訟鄉士掌之若遂士則掌四郊縣士則掌野方士則掌都家皆辨其獄訟以職聽于朝而司寇則聽之以斷其獄獄成而後士師受中故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一旬野三旬

都三月邦國期與質人治質劑者無二致此刑之所以治民者若夫大司馬四中教振旅芟舍治兵大閱誅後至者不用命者斬之又出師比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既事而賞罰則軍刑之常法至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則又左氏所謂大刑陳于原野者也官刑考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是刑之施于官者蓋刑所以弼教舉凡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暴其法異其理同總之興教化致太平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而聖王制治之道不外乎周禮可酌而行之矣

黃河源流考

禹貢導河自積石此記導河之始非言河源也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如列星然名星宿海此河發源之處見元史爾雅及水經注皆言河出崑崙按崑崙在朵甘思東北而朵甘思在崑崙西南星宿海又在朵甘思西南則所謂河出崑崙者猶未詳也河自積石而下至于寧夏始折而北又折而東至于東受降城又折而南至于龍門謂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貢所不加故禹貢有未詳也按禹貢由龍門至于底柱爲西河由底柱至于大伾爲南河由大伾至于大陸爲東河至北則播爲九河而入于海矣斯輔治河書謂漢時黃河從黎陽東郡開北流入海黎陽東郡卽今之滑滑二縣間也按禹貢錐指滑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

代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及宋仁宗時累經河患而漢唐之河遂廢迨至神宗熙寧間黃河南徙會于淮於是黃淮合流考宋史河渠志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尤甚是則今黃河所行之道也要之河之源今古不易河之委今古變遷使河而復其故道勢必有所不能使河而與淮合勢更有所不便大抵惟有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策蓋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在當時已有此法至于今亦勢之所不能廢也

孔子年譜跋

年譜孔子三十四適周五十七適陳圍匡還衛適宋遭桓魋微服去至陳據通鑑綱目孔子適周時年三十周景王巳卯二十三年孔

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在定公十四年是年五

十六孔子適宋及鄭至陳在定公十五年是年五十七按定公六年侵鄭取匡杜征南注匡鄭地是畏於匡當在五十七適宋及鄭時若衛地有匡今長垣縣與陽貨曾暴之匡無涉然則五十六適陳畏於匡反衛似有誤也至六十三將適楚扈于陳蔡至楚反衛按通鑑綱目周敬王三十一年吳伐陳孔子自蔡如葉此哀之六年而孔子年六十三當時吳伐陳楚救之陳被兵乏食孔子在陳蔡閒因有絕糧之事是扈於陳蔡即在陳絕糧時矣

石鼓文

右石鼓文凡十今在國子監大成門左右元至元中國子司

業潘迪撰音訓刻諸石並采鄭樵施宿僻尙功王厚之諸家之說近張氏燕昌復作釋文更爲詳審然閒有疏略處如射其猶蜀潘云蜀恐慎字蓋蜀有獨音余按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郭璞注蜀猶獨耳爾雅釋山蜀者獨是蜀獨二字本一義故其音同也此云獬獨亦舉其獸之大者如爾雅雞大者蜀之類與毛傳肩義亦合潘云獬或作獨或音豚錢竹汀引詩並舉從兩肩兮毛云三歲或从豕

贈徐州都督房彥謙碑

隸書貞觀五年三月

右贈徐州都督房彥謙碑李百藥撰歐陽詢書文云高祖法壽立功歸魏封莊武侯使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青州刺史諡簡侯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爲魏書北史法壽

冀州

八

傳俱云諡敬侯又以東冀州爲冀州稱平遠將軍不稱龍驤將軍皆其脫誤余按魏書地形志有冀州南冀州無所謂東冀州者後讀崔鑿傳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又北齊書高乾傳孝昌末葛榮作亂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是東冀之名孝昌末始有疑百藥從後書之以別河北之冀州亦非史有脫誤也故碑又云宋元嘉中以齊郡之西部置東冀州而宋書州郡志冀州下文帝元嘉九年分青州立歷城亦無東字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正書貞和三年十二月

古兗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廟碑事見魏書本傳其命工人修建容像則傳所未備潛研堂跋尾云以十哲配食孔子實

自仲璇始矣子按魏書世祖紀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然則廟制配食太武時已有仲璇特取四科之目推而演及之耳碑所敘歷官及以字爲名金石家言之綦詳其云趙國柏仁人而傳作趙郡平棘蓋舉其族望柏人漢舊縣其書仁爲人古字通用與曹望倍造象記同而王弼州續稿以爲碑誤似不然也

記瓦當文

右瓦當文一十六種大率宮苑官署所用亦作吉祥語者爲多今并記之曰長生未央曰蘭池宮當曰延年中作飛鳥形曰鹿甲天下鹿字作二鹿形曰宗正官當曰右空曰高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與天無極曰長

書集

九

通圖叢書

生無極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其說並見於朱楓秦漢瓦圖記申兆定函真閣秦漢瓦當圖說程敦秦漢圖瓦當文字曰漢并天下見於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曰駘湯萬年按詩宛工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古文論語云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注魯論作坦湯是湯蕩二字古皆通用玉篇駘蕩廣大意又三輔黃圖建章宮下有駘蕩宮言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宋次道長安志作駘蕩殿注引關中記建章宮中有駘蕩殿蓋粉謂承光四殿據此即駘蕩宮殿瓦矣曰千秋長安疑非地名蓋亦吉祥語意二瓦向藏海寧許氏篆法古妙近金石家所未錄爰書此而合裝於冊

勘書集未定稿

深柳堂文集一卷墨翠居文集一卷勘書集未定稿一卷沈登瀛紀慶曾溫曰鑑撰登瀛字金坡號柳橋歸安人湖州府學生性醇厚外和內介家素饒裕好行善事善讀書喜攷史傳異同尤留心鄉邦掌故此集其甥丁子香桂爲編輯之如重定兩晉南朝吳興郡守表序長興邢志條辨序南林鄉前輩私祀錄序南潯著述總述錄序雖未見書猶存梗概臧眉庵傳楊秋室傳施北研傳邢書城傳表章同人不遺餘力附漢書表傳不同考唐科目錄均考訂翔實不苟作者慶曾字思貽號師泉歸安文生二君均沈子惇之密友溫曰鑑字鐵華已見魏書地形志跋歲在柔兆執徐六月吳興張鈞銜跋

深柳堂文集

十